

世界文明史

東方出版社

序 言

二十一世纪就要来到我们眼前。在这一个新的世纪中、甚至一个新的千纪中、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的、仍然处于正在发展中状态的大国、应该抱什么态度呢？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中国古代经典上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们对事物应该采取的步骤，总的过程是：从学习到实行。首先是要学习，学习的方法、大体说来，不外两种：一直接，一间接。前者指的是直接接触社会，直接接触万事万物，首先得到感性认识，然后再进而成为理性认识。后者指的是间接通过别人口头的叙述、更多的是通过书本。俗语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秀才”指的是能认字读书的人，他们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指的是读书。这里的“天下”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的“天下”一样，在古代主要限于中国，到了今天，我们必须把它扩大为世界了。

要学习，必先明确要学习什么。天下事物，错综复杂；宇宙万象，头绪万端，我们决不能什么都学，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依我的看法，我们首先必须“术业有专攻”。根据社会分工，我们搞哪一行，首先必须学习这一行，精通这一行，学习得越精，越深入，就越好。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此为满足，我们还必须学习本行以外的东西。上面引的古代经书上的话“博学之”中的“博”字，就是指的这一种情况。博，也要有一个界限，决非无边际。这个界限是无法固定的，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认为，其中也有一个最低限度。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史（也可以叫文明史），其中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等，等等。这些学问对我们待人接物、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和人际（社会）关系，是非常有用的；对于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必不可缺的。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也必须学习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其中包括的学问同上面完全相同，学习这些东西，一方面可以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在国际上待人接物能够掌握恰如其分的态度，以增加国与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理解

与友谊、为了保卫世界和平贡献我们的力量，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为了达到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学习的目的，我们首先必须有适当的书籍，秀才们靠的主要就是书本。关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书，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版了不少。但是，叙述比较全面、比较准确，而文体又生动活泼的，却不多见。现在东方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博士的《世界文明史》，是一部长达十一卷的巨著，叙述了全世界各地古今文明的情况。本书英文原名是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直译应为《文明的故事》。可见原作者的意图不是想写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全世界各地文明发展的情况，文体轻松活泼，生动有趣，极富可读性，决不是高头讲章，威仪俨然，令人望而生畏。根据原文出版后国外报刊上的评议和反应，本书具有很多优点。我只举几个例子：对卷三“凯撒与基督”一章，《纽约人》的评论是：“这本书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注重文章的知识性和情节的戏剧性，它应受到广泛阅读。”对卷五“文艺复兴”一章，《纽约时报》的评论是：“他从语言和形象两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世代相传的文化所形成的一幅壮丽的、广阔的前景，以至于外行也完全能理解。”例子就举这两个，其余的评论都与此差不多，读者举一反三可也。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好雨知时节”的春雨。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一部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文明发展情况的书。

李燕林

1998年8月

出版说明

《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及其夫人,耗40年光阴与心血完成的一部划时代巨著,英文版由美国Simon Schuster公司出版,中文繁体竖排版由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98年初,中国东方出版社斥巨资从前述两家出版公司分别购得翻译权及中文简体横排版之独家版权。

威尔·杜兰特是美国麻省人,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著名哲学家伍伯利和杜威的学生。1926年,他以生动简洁的文笔写成《哲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philosophy)一书,出版后获得意外成功,使他在西方世界一举成名。之后他便偕同夫人,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世界文明史》一书的写作中。为了写成该书,他进行过两次环球旅行,作实地踏勘。

该书英文版是分卷出版的,写成一卷出版一卷,凡11卷,耗时40余年。台湾幼狮文化公司将其译成中文,并出版中文繁体竖排版,也耗费了10多年。为了便于操作,幼狮公司又把英文版的11卷,再细拆为38册刊行,每册依其内容冠以书名。此次本社出版中文简体横排版,又恢复到英文版11卷的体制,不分册刊行。

两岸长期的政治与文化隔离,已经造成两岸语文的不少差异,致使从中文繁体竖排版向中文简体横排版的直接移植,几乎变得不可能。所以此次本社虽已购得中文版权,但还是在繁体竖排版基础上,作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勘修工作,尤其是人名、地名、物名等。不作这样的工作而直接移植,对大陆读者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读的。现将勘修工作的具体情况,向读者作一说明。

一、此次勘修工作的原则,是在充分尊重台湾繁体竖排版版权的前提下,作一些适合大陆语文环境的更改,决没有章、段、句的删削或增补。

二、本社将台湾版的11卷38册,重新组合为11卷11册,并没有改变台湾版的基本架构,相反,是原原本本回复到该书英文版的原初体例。英文版分11卷11册,此次中文简体横排版亦分为11卷11册,保留了原书的整体风貌。

三、台湾繁体竖排版之中文索引,是按其11卷38册体制编成的,此次出版简体横排版,其中文索引也只能依据原中文索引编制。故简体横排版之中文索引在各卷中是分部(台湾版之一册为一部)排印的,请读者注意。

四、台湾繁体竖排版之中文索引,已对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等,大部分作了检索,但仍有相当遗漏。未被检索的人名、地名、物名等,此次出版时仍以台湾译法为准,不作大的改动。理查唐雷(Richard Towneley)未在索引中出现时,一般不改为理查德·唐雷;其余类推。

五、已在台湾繁体竖排版之中文索引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物名等,此次出版时均已被改为大陆习惯用法。如改亚里斯多德为亚里士多德,改纽西兰

为新西笔、改体漠为体漠、改哥德式为哥特式等。

六、本书卷帙浩繁，涉及的人名、地名、物名等数以万计，要将其全部或大部从台湾译法改为大陆习惯用法，没有众多学者的参与，是不行的。而众手并进，就有可能造成各卷间甚至同一卷中各部间的不统一，请读者阅读时务必注意，并予谅解。好在书中出现某人名、地名、物名时，一般都附有英、德、法等外文原字，不会使读者产生误解。

七、某些词汇，两岸有不同用法，此次出版时尽量照顾大陆的习惯，作一些更改。如改气概为气概、改丰功伟迹为丰功伟绩、改凶涌为汹涌等。

八、某些词汇台湾习用，但大陆读者可能视为错别字的，此次出版时依大陆习惯改正。如台湾习用唯妙唯肖、连系、宫廷、安详、膨胀、刻画等，此次出版时分别改为维妙维肖、联系、宫廷、安详、膨胀、刻划等。

九、台湾繁体竖排版中出现的某些明显错误，此次出版时径自改正，不作说明。如书中有“永达禁止”一语，径改为“永远禁止”。

十、台湾繁体竖排版在每分册前均载有“译序”一篇，说明译制经过及人员。考虑到这与大陆读者关系不大，此次出版时删除。

十一、台湾繁体竖排版在每分册之末，均附有英文索引，此次出版时删除；中文索引保留，且对应外文，并填充简体横排版页码。

十二、本书的“注释”及“参考书目摘要”两部分内容，系直接采自英文原版，与台湾繁体竖排版无涉。

十三、数字、年月日、年龄等，台湾繁体竖排版习用中文大²（如三分之一、一八九八年、五十岁等）表示，此次出版时一律改用阿拉伯数字（如1/3、1898年、50岁等）。但有些习惯用法，如二八年华、年五十四等，不改为28年华、年54。

十四、本社中文简体横排版虽以台湾繁体竖排版为底本，但亦参照英文原版，作了某些修订。凡台湾繁体竖排版之有缺漏、不清楚、不确切或有疑问处，均已依英文原版改正。

以如此短的时间，出版如此浩繁巨制，要做到完全没有错误，是很难的。尽管本社同仁，已经以最大耐心做出了最大努力，但错、漏、乱处，肯定仍不少，请方家指正，请广大读者指正，以利本社再版时改过。

东方出版社

1998年10月

卷目

卷一 东方的遗产

- ① 文明的建立
- ② 埃及与远东
- ③ 印度与南亚
- ④ 中国与远东

卷二 希腊的生活

- ① 希腊的兴起
- ② 希腊的黄金时代
- ③ 希腊的衰落

卷三 凯撒与基督

- ① 凯撒时代
- ② 奥古斯都时代
- ③ 基督时代

卷四 信仰的时代

- ① 拜占庭伊斯兰及犹太文明
- ② 黑暗时代与十字军东征
- ③ 基督教巅峰的文明

卷五 文艺复兴

- ① 文艺复兴总述
- ②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
- ③ 文艺复兴在罗马
- ④ 文艺复兴的没落

卷六 宗教改革

- ① 从威克利夫到路德
- ② 宗教改革
- ③ 宗教改革之余响

卷七 理性开始时代

- ① 理性的觉醒
- ② 理性与信仰
- ③ 理性的考验

卷八 路易十四时代

- ① 路易十四与法国
- ② 英伦、欧陆的兴革
- ③ 智识的探险

卷九 伏尔泰时代

- ① 伏尔泰与英国
- ② 伏尔泰时代的欧陆
- ③ 伏尔泰思想与宗教的冲突

卷十 卢梭与大革命

- ① 卢梭与法国
- ② 卢梭时代的南欧
- ③ 卢梭时代的宗教
- ④ 卢梭时代的英国

卷十一 拿破仑时代

- ① 法国大革命
- ② 法国大革命与英国
- ③ 拿破仑与欧陆
- ④ 拿破仑的升沉

结论 / 历史的教训

世界文明史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3

CAESAR AND CHRIST

凯撒与基督

*A History of Roman Civilization and of
Christianity from their beginnings to A. D. 325*

威尔·杜兰特 (WILL DURANT) 著
幼狮文化公司译



图1 凯撒(黑色玄武岩, 柏林 Altes 博物馆)



图2 Cervellin 的 - 摩伊特拉 I 坟墓穴



图3 女人的头(出自科尼斯的一座伊特拉土坎墓穴)



图4 维爱的阿波罗(罗马久利亚别墅)



图5 演说者(佛罗伦萨 Archeologico 博物馆)

致读者

本卷为《世界文明史》第3卷——第1卷为《东方的遗产》，第2卷为《希腊的生活》——不过自成独立单元。如果时局与健康许可，第4卷《信仰的时代》可望于1950年完成。

前述各卷均为综述历史写作法。综述性历史所讨论的，主要是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工作及文化等重要史实。分析性历史所讨论的则是某一文明或整个人类文明中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如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所以这种分析也很需要，并且需要史识。分析法的缺陷是从整个史实中割裂强解为孤立事件；综述法的弱点是欲借一人心力而把纵贯千余年的复综的文明，在每一方面均使用第一手知识说出来，不大可能。故欲详反误乃是势不可免；但又唯有这一方法才能使一个人的心智为哲学所迷住——从透视中寻求理解——钻进故纸堆中而悠然自得。我们可以透过科学借由空间上万物关系的研究而寻求透视，我们也可以透过历史借由时间上史实关系的研究而寻求透视。我们透过6000年人类行为的观察，总比只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著作知悉人类更多的性质。尼采曾说过：“凡哲学目前均已堕入历史的窠臼。”^{*}

太过重视古代的研究无何价值，除非它对我们当代的生活能造成生动的重演或借鉴。罗马从一个十字路口的小镇兴起而成为独霸世界的主人翁；其从克里米亚到直布罗陀以及从幼发拉底河到哈德良长城获得两百年安定与和平的成就；其古典文明伸展到地中海沿岸和西欧；其从野蛮民族的团团包围中致力于维护领域内的秩序；其从长期的、缓慢的腐蚀以及最后全面的崩溃而进入黑暗与混乱的局面——确是人类前所未见的一出最伟大的戏。若不是另外一出戏的上演——这出戏由凯撒与基督对簿于彼拉多法庭开始，一直到激进的基督徒因时间与政治容忍而造成的成长壮大，复经迫害与恐怖屠杀，先是联盟，后成主宰，最后索性做了继承人，它实在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

但是，从错综繁复的活动全景观察，比只从疆域或王权的变迁上分析，对我们来说，当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如：它与我们今天的文明与问题重大的类似之处，往往对我们具有威胁性的启示作用。这就是对一个文明就其幅原及生活的全面研究著

* 见尼氏所著：Human, All too Human. 英文本1911年纽约版第2卷第17页。

2 致读者

有裨益之处——即我们可就其每一阶段或其每一境遇的每一方面，跟我们自己的文化轨迹在符节相合的时间与成因上，作一对比，可以借古警今，也可借古励今。诸如罗马文明对境内外蛮族的斗争方面看，也是我们自己的奋斗史；从罗马在生物学上的与道德上的隳败问题看，也不啻为我们今天的前程道路上竖起指标；至于格拉基兄弟俩对元老院、马略（曾七任参考）对苏拉（民选参政）、凯撒对庞培、以及安东尼对屋大维的阶级战争，也是我们承平期中穿插发生的战争；而且地中海沿岸的人民，誓死努力地维护某些基本自由而反抗强敌暴政，也正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预兆。鉴彼知此（De nobis fabula narratur）：这部罗马史，也可以说是讲我们自己。

威尔·杜兰

总 目 录

第一部 凯撒时代

第一章 伊特拉士坎人序曲(公元前 800—公元前 508 年).....	(5)
第一节 意大利	(5)
第二节 伊特拉士坎人的生活	(7)
第三节 伊特拉士坎人的艺术	(9)
第四节 诸王统治下的罗马 ...	(12)
第五节 伊特拉士坎人的统治	(14)
第六节 共和国的诞生	(15)
第二章 争取民主的奋斗(公元前 508—公元前 264 年).....	(20)
第一节 贵族与平民	(20)
第二节 共和时代的政体	(23)
(一)立法者	
(二)选任官	
(三)罗马法的起源	
(四)共和时代的军队	
第三节 意大利的征服	(30)
第三章 汉尼拔对抗罗马(公元前 264—公元前 202 年).....	(34)
第一节 迦太基	(34)
第二节 雷古拉斯	(37)
第三节 哈密尔伽	(38)
第四节 汉尼拔	(40)
第五节 西庇阿	(43)
第四章 斯多噶派的罗马(公元前 508—公元前 202 年).....	(46)
第一节 家庭	(46)
第二节 罗马的宗教	(48)
(一)神祇	
(二)祭司	
(三)节日	
(四)宗教与性格	
第三节 道德	(55)
第四节 罗马文学	(58)
第五节 土地的垦殖	(61)
第六节 工业	(62)

第七节 罗马城	(65)	第八节 身后事	(67)
第五章 希腊的征服(公元前 201—公元前 146 年)	(68)		
第一节 征服希腊	(68)	第五节 文学复兴	(77)
第二节 罗马的改变	(69)	第六节 加图与保守派的反对	(82)
第三节 新神	(74)	第七节 迦太基消灭	(84)
第四节 哲学的到来	(75)		
第六章 农民的背叛(公元前 145—公元前 78 年)	(89)		
第一节 革命的背景	(89)	(C. Gracchus)	(92)
第二节 政治家格拉胡斯 (T. Gracchus)	(90)	第四节 马略	(93)
第三节 政治家格拉胡斯		第五节 意大利的动乱	(95)
		第六节 快乐将军苏拉	(97)
第七章 寡头政治的反动(公元前 77—公元前 60 年)	(101)		
第一节 政府	(101)	第五节 斯巴达克斯	(107)
第二节 百万富翁	(102)	第六节 庞培	(108)
第三节 新时代的妇女	(105)	第七节 西塞罗和卡蒂利内	(109)
第四节 小加图	(106)		
第八章 革命期间的文学(公元前 145—公元前 30 年)	(113)		
第一节 卢克雷卡鲁斯	(113)	第四节 学者们	(121)
第二节 论事物的本性	(115)	第五节 西塞罗的文笔	(122)
第三节 Lesbia 的情人	(118)		
第九章 凯撒(公元前 100—公元前 44 年)	(127)		
第一节 浪子	(127)	第六节 内战	(135)
第二节 执政	(128)	第七节 凯撒和克娄巴特拉	(139)
第三节 道德和政治	(130)	第八节 政治家	(141)
第四节 征服高卢	(131)	第九节 布鲁图	(144)
第五节 民主的堕落	(134)		
第十章 安东尼(公元前 44—公元前 30 年)	(147)		
第一节 安东尼和布鲁图	(147)		(150)
第二节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第三节 安东尼和屋大维	(152)

第二部 奥古斯都时代

第一章 奥古斯都的政治权术(公元前 3—公元 14 年)	(159)		
第一节 导向帝制	(159)	第四节 奥古斯都的新政	(165)
第二节 新秩序	(161)	第五节 奥古斯都其人	(168)
第三节 全盛时期	(164)	第六节 一个神的末日	(170)
第二章 黄金时代(公元前 30—公元 18 年)	(173)		
第一节 奥古斯都的刺激	(173)	第四节 贺拉斯	(181)
第二节 维吉尔	(175)	第五节 李维	(186)
第三节 艾内德	(177)	第六节 爱的反叛	(187)
第三章 君主专制之另一面(公元 14—96 年)	(193)		
第一节 提比略	(193)	第五节 三位短命皇帝	(209)
第二节 盖尤斯	(197)	第六节 韦斯巴芗	(210)
第三节 克劳狄乌斯	(199)	第七节 提图斯	(212)
第四节 尼禄	(203)	第八节 多米提安	(213)
第四章 白银时代(公元 14—96 年)	(216)		
第一节 业余艺术家	(216)	第六节 罗马的医学	(228)
第二节 佩特罗尼乌斯	(217)	第七节 昆体良	(230)
第三节 哲学家	(219)	第八节 斯塔提乌斯与马提雅尔	
第四节 塞内加	(221)	(232)
第五节 罗马的科学	(225)		
第五章 成长中的罗马(公元 14—96 年)	(235)		
第一节 播种者	(235)	第五节 商人	(242)
第二节 工艺家	(236)	第六节 银行家	(244)
第三节 交通	(238)	第七节 阶级	(245)
第四节 工程师	(240)	第八节 经济与国家	(248)
第六章 罗马及其艺术(公元前 30—公元 96 年)	(250)		
第一节 希腊人的功绩	(250)	第五节 雕刻	(257)
第二节 工匠的罗马	(251)	第六节 绘画	(260)
第三节 伟人之家	(253)	第七节 建筑	(263)
第四节 装饰艺术	(256)	(一)原则、材料及形式	

4 总目录

(二)罗马的神殿

(三)拱式的建筑革命

第七章 享乐主义的罗马(公元前 30 年—公元 96 年)	(269)
第一节 人民	(269)
第二节 教育	(272)
第三节 两性	(273)
第四节 服饰	(275)
第五节 罗马人的一天	(277)
第六节 罗马人的假日	(279)
(一)居院	
(二)罗马人的音乐	
(三)竞技(艺)活动	
第七节 新信仰	(287)
第八章 罗马法(公元前 146 年—公元 192 年)	(290)
第一节 大法家	(290)
第二节 罗马法的根源	(291)
第三节 自然人法	(292)
第四节 财产法	(294)
第五节 程序法	(295)
第六节 万国法	(297)
第九章 哲学家帝王(公元 96—180 年)	(299)
第一节 内尔瓦皇帝	(299)
第二节 图拉真皇帝	(300)
第三节 哈德良皇帝	(303)
(一)统治者	
(二)漫游者	
(三)建筑师	
第四节 安东尼·庇护皇帝	(308)
第五节 哲学家即帝位	(309)
第十章 第二世纪的生活与思想(公元 96—192 年)	(314)
第一节 塔西佗	(314)
第二节 尤维纳利斯	(316)
第三节 罗马绅士	(318)
第四节 文化衰落	(319)
第五节 皇帝哲学家	(320)
第六节 康茂德皇帝	(322)

第三部 基督时代

第一章 意大利	(329)
第一节 地方志	(329)
第二节 庞贝古城	(333)
第三节 自治生活	(336)
第二章 开化西邻	(338)
第一节 罗马和各省	(338)
第二节 非洲	(339)

第三节 西班牙..... (343)	第五节 不列颠..... (349)
第四节 高卢..... (345)	第六节 蛮族..... (351)
第三章 罗马希腊 (355)	
第一节 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 (355)	第四节 卢奇安与怀疑主义者 (365)
第二节 晚秋的时间..... (358)	
第三节 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第四章 希腊文化之复兴 (368)	
第一节 罗马埃及..... (368)	第六节 小亚细亚..... (380)
第二节 斐洛..... (370)	第七节 伟大的米特拉达梯 (383)
第三节 科学的进步..... (371)	第八节 无谓的议论..... (385)
第四节 沙漠诗人..... (375)	第九节 东方潮..... (387)
第五节 叙利亚人..... (377)	
第五章 罗马与犹太(公元前 132 年—公元 135 年) (392)	
第一节 安息..... (392)	第五节 大期待..... (400)
第二节 哈斯摩尼安王朝..... (394)	第六节 反抗..... (403)
第三节 希律大帝..... (395)	第七节 散居异邦..... (405)
第四节 律法与先知..... (397)	
第六章 耶稣(公元前 4 年—公元 30 年) (411)	
第一节 发轫期..... (411)	第四节 福音..... (420)
第二节 成长期..... (415)	第五节 受死与复活..... (424)
第三节 传道期..... (417)	
第七章 使徒(公元 30—95 年) (428)	
第一节 彼得..... (428)	(三)神学家
第二节 保罗..... (431)	(四)殉道者
(一)逼迫者	第三节 约翰..... (441)
(二)宣教士	
第八章 教会的成长(公元 96—305 年) (444)	
第一节 基督徒..... (444)	第四节 信仰辩护者..... (455)
第二节 教条的冲突..... (449)	第五节 教会的组织..... (459)
第三节 柏罗丁..... (453)	

第九章 帝国的没落(公元 193—305 年)	(462)
第一节 闪裔的朝代	(462)
第二节 战乱时期	(467)
第三节 经济的衰微	(469)
第四节 异教文化的兴起	(471)
第五节 东方的君主政体	(474)
第六节 迪奥克里先的社会主义	(477)
第十章 基督教的胜利(公元 306—325 年)	(480)
第一节 教会与国家之争	(480)
第二节 君士坦丁的兴起	(484)
第三节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	(486)
第四节 君士坦丁与文明教化	(490)
尾声	(493)
(一) 罗马衰颓的原因	(493)
(二) 罗马人的成就	(496)
中文索引	(499)
注释	(555)
参考书目举要	(577)

第一部
凯撒时代

第一章至第六章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 | | |
|-----------------------------------|------------------------------------|
| 613 (?)：迦太基建国 | 287：罗马平民最后 1 次脱离；《霍滕西娅法》确定公民大会的权力 |
| 558 起：迦太基征服西西里西部，萨迪尼亚，科西嘉等 | 283：罗马占领希腊属意大利领土之大部分 |
| 509：罗马共和国建立 | 280—275：皮拉斯转战意大利及西西里 |
| 508：与伊特拉土坎人战争；英雄霍雷修斯 | 280—279：皮拉斯在赫拉克利亚及阿斯丘兰的胜利 |
| 500：汉诺到非洲西海岸探险 | 272：罗马占领他林敦 |
| 494：罗马平民首次脱离，设置保民官 | 264—241：第 1 次与腓尼基战争 |
| 492：科立奥雷那 (?) | 248：哈密尔伽入侵西西里 |
| 485：史普里，卡修斯判罪 | 241：迦太基舰队在艾加地亚岛战败；西西里成为罗马一省区 |
| 458—439：狄克推多辛辛纳特 | 241—236：佣兵对迦太基战争 |
| 451：第 1 次十头政治 | 240：昂德洛尼古士的第 1 部戏剧 |
| 450：《十二铜表法》 | 239：迦太基割让萨迪尼亚及科西嘉予罗马 |
| 449：罗马平民第 2 次脱离 | 237：哈密尔伽在西班牙 |
| 445：《卡纽利亚婚姻法》 | 235：拿维士的第 1 部戏剧 |
| 443：监察制度的建立 | 230：对伊利里亚海盗战争 |
| 432：第 1 次立法制止选举舞弊 | 222：罗马占领南高卢 |
| 396：罗马人攻占维爱 | 221：汉尼拔为西班牙统帅 |
| 390：高卢人洗劫罗马 | 219—201：第 2 次与腓尼基战争 |
| 367：《李锡尼减债法》 | 218：汉尼拔横过阿尔卑斯山，并在提西那斯河与特里比亚河击败罗马军队 |
| 343—341：第 1 次塞尼阿姆战争 | 217：汉尼拔于塔西米尼湖大破罗马军；法比尤斯为狄克推多 |
| 340—338：对拉丁战争；拉丁同盟解体 | 216：汉尼拔在坎尼奏捷 |
| 339：Publiliae 法结束元老院否决权 | 215：汉尼拔·菲力五世条约 |
| 327—304：第 2 次塞尼阿姆战争 | 214：喜剧作家普劳塔斯作品流行 |
| 326：《博迭利亚减债法》 | 214—205：第 1 次马其顿战争 |
| 321：罗马人在高汀·福克斯战败 | 212：罗马军占领锡拉库萨 |
| 312：Appius claudius 为都察官；埃涅阿斯开始建筑 | 210—209：西庇阿在西班牙 |
| 300：《互勒利亚上诉权法》；《奥苟尼亚祭司任用法》 | |
| 298—290：第 3 次塞尼阿姆战争 | |

4 世界文明史·第三卷 耶稣与基督

- 207: 哈兹得鲁堡在梅托拿河战败
- 203: 汉尼拔奉召回非洲
- 202: 西庇阿击败汉尼拔于扎马; 皮克顿的
第1部罗马史发表
- 201: 西班牙成为罗马一省区
- 200—197: 第2次马其顿战争
- 199: 拉丁文学家昂纽士作品流行
- 189: 马尼西亚之战
- 186: 禁止崇拜酒神 Bacchus
- 184: 老加图为罗马都察官
- 171—168: 第3次马其顿战争
- 168: 彼得那之战
- 167: 希腊名史家波力比阿在罗马
- 160: 德伦西的喜剧 *Adelphi* 问世
- 155: 加尼德斯在罗马讲学
- 155—138: 罗马对卢西塔尼亚人战争
- 150—146: 第3次与腓尼基战争
- 147—140: 西班牙的 Viriathus 反抗罗马成
功
- 146: 小西庇阿灭迦太基; 孟米厄斯洗劫科
林斯; 罗马统治扩张及于北非与希
腊。

第一章 伊特拉士坎人序曲

(公元前 800—公元前 508 年)

第一节 意大利

山谷中点缀着寂静的小村庄，山坡上展现着广阔的牧场，群山环抱有如高举的酒杯，湖泊处处有如杯中的佳酿，绿色的田野，黄色的麦地向碧海之滨伸展。村落、小镇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倦怠慵懒，然后又蓦然复苏，生气活泼，热情奔放，即使较大的城市之中，虽然尘土飞扬，但每一件事物，从小平房以至大教堂，看起来都是那样美——这就是 2000 年来的意大利。因此，即使那落笔平实，不嗜雕饰的老普林尼 (elder Pliny) 提起他的祖国，都要说：“普天之下，走遍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有如此的美。”^① 罗马诗人维吉尔 (Virgil) 歌颂道：“此处四时皆春，就是炎夏也没有暑气。每年牛羊繁殖二次，树木结果子二回。”^② 在帕埃斯图顿 (Paestum)，玫瑰每年二度盛开；在意大利北部，有许多像曼图亚 (Mantua) 一样的肥沃平原，在那些地区，“有许多蔓生绿草的溪流，正是天鹅繁殖之地。”^③ 沿着这个大半岛，亚平宁山脉 (Apennines) 好像一条脊骨，为半岛西部遮蔽东北风，并使地面上分布着无数河流，滚滚地流入那些迷人的海湾。在北方，有阿尔卑斯山 (Alps) 为屏障，其他三面皆有水护卫，而海岸则大多难以攀登，悬崖峭壁亦不少。这一块陆地，正是勤奋的人民易于得到报酬的地方，而其伸入地中海上的战略地位，又注定了他们统治古代世界。

这些山地带来繁荣也带来死亡，因为不时的地震与火山爆发，使多少世纪的辛劳变成了灰烬。但是，此处的死亡，通常却是生的礼物，其熔岩混合着有机体，使百代后都享受其丰富的土地。^④ 半岛上有一部分地形太过陡峭，不宜耕种，有一部分满是瘴气沼泽；而其它地方则十分肥沃，使希腊名史家波力比阿 (Polybius) 对于古代意大利食物的丰富和价廉，大为惊叹。^⑤ 他暗示，意大利农作物收获的量与质，可以其人民的活力与勇气判断出来。戏剧家阿尔菲耶里 (Alfieri) 认为，“人与庄稼”的关系，意大利比任何地方都好。“甚至在今天，那些魅力十足的意大利农民之热情——他们筋肉的结实，喜怒的迅速转变，以及他们燃烧似的眼睛，还会使胆小的学生受惊；在马略 (Marius)、凯撒 (Caesar) 及文艺复兴时代，曾使意大利伟大，也曾使其自行破裂的骄傲与愤怒，迄今还保留在意大利人的血液中，只等待着一个大好理由或争辩而发。差不多每一男人都刚健面又英俊，每一女人都美丽、壮健而又勇敢。“意大利母亲” (The mothers of Italy) 3000 年来所孕育的天才朝代，有什么国度能与其媲美？没有其它国家能像意大利一样，成为

那么久的历史中心——最初是政治，其次是宗教，再其次是艺术。自政治家加图（Cato）到艺术家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历时 1700 年，罗马一直是西方的中心。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据最善于判断那个国家的人指称，当意大利人做了奥诺特雷亚（Oenotria）国王后，那里的人民就不再称奥诺特雷亚人，而自称意大利人了。”⁷⁷奥诺特雷亚是在意大利半岛靴部的足趾处，那里葡萄遍地，故有奥诺特雷亚之名，意即“葡萄酒之地”。希腊史家修昔底斯（Thucydides）说：“意大利人是西西尔人（Sicels）之王，他们于占领奥诺特雷亚后，即征服了西西尔，而称该岛为西西里（Sicily）。”⁷⁸正如罗马人称所有希腊人（Hellens，即泛希腊人）为希腊人一样，希腊人最初只有少数人从阿提卡（Attica）北部移民那不勒斯（Naples），称当地人为意大利人，以后渐渐地，对于波河（Po）以南的所有半岛人民，皆被希腊人称为意大利人了。

无疑地，意大利的故事有许多章已经销迹于地下了。旧石器时代（Old Stone Age）的文化遗迹告诉我们，至少在耶稣降生前 3 万年，意大利那些平原就已有居民了。在公元前 1 万至 6000 年之间，又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一种古代传统上称为利古里（Liguri）及西西利（Siceli）的人种，长长的头型，形似粗陶器，穿着线状的服饰，用磨光的石头作工具和武器，以驯养家畜、打猎、捕鱼及埋葬死者。有些人居住在穴洞中，其他的人则用篱笆和涂料构造圆形茅屋来往；从这些圆形小屋的构造，继续不断地发展，以至于有建筑在柏拉蒂山（Palatine）上的圆形“罗缪勒斯之宫”（House of Romulus，罗慕路斯为古罗马的建国者），建在会堂（Forum）中的维斯塔庙（Temple of Vesta），及哈德良皇帝陵（Mausoleum of Hadrian）——今日的 Castel Sant' Angelo。

约在公元前 2000 年，来自中欧的一些部落，侵入——据推测当不是第一次——意大利北部。他们把其建筑风格带了进来，那是把村庄建筑在水中的木桩之上，以防野兽或人的攻击。他们定居在加尔达湖（Garda），科莫湖（Como），马焦雷湖（Maggiore），及其他美丽的湖上，时至今日，这些迷人的湖仍然吸引了许多外国观光客。后来，他们逐渐向南迁移，发现南方湖少，才把家屋建筑在陆地上，但仍以木桩为屋基。他们在其居住地四周筑垒掘壕，这个习惯传下来，便成为罗马军营与中世纪城堡的特色。他们放牧马牛，耕种土地，织造衣物，烧制陶器；意大利在新石器时代之末（约为公元前 2500 年），以青铜铸造上百种的工具和武器，包括梳子、发夹、剃刀、钳子以及其它不明创始时代的器具。⁷⁹他们把所有废物堆积在村子四周，后人因其遗土具有肥沃的潜能，遂称他们的文化为 *terramare*，意思是泥灰土。据我们所知，他们就是有史时代意大利的直系祖先。

在波河流域的这种民族之后裔，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向日耳曼人学会了用铁，制造改良的器具并以博洛尼亚（Bologna）附近的维拉诺瓦（Villanova）为中心，凭其铁器为武装，推广他们的“维拉诺瓦文化”（Villanovan culture）。我们或可相信，其后的翁布里亚人（Umbrians），萨宾人（Sabines）和拉丁人（Latins）之血统、语言及主要艺术，皆由此而来。后来，约在公元前 8 世纪，又有一个新的移民潮到来，他们征服了维拉诺瓦人，在台伯河（Tiber）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建立了人类史上最奇特的文明之一。

第二节 伊特拉士坎人的生活

伊特拉士坎人 (Etruscans) 也是历史上恼人的难解之谜。他们统治罗马百余年，留给罗马的影响甚为深远，不知道他们就很难了解罗马。然而，罗马的文学却是闭口不谈他们，好像一个高贵的夫人极想在大家面前忘记其青春时代的浪漫一样。正如意大利的学者所提供的，他们的文化系以伊特拉士坎人的遗迹；而在诗歌、戏剧及历史方面，也有许多已佚文学的征候。¹但是，其语言迄今仍只有少数几个字能够认出，今天的学者们对于伊特拉士坎人的神秘，比商博良 (Champollion, 研究古埃及风俗、制度之法国学者) 以前对于法老时代的埃及所知还少。

因此，伊特拉士坎人究竟是什么人，何时以及从何而来，迄今仍在争论中。或者旧的传统已经被人抛弃得太轻易了；那些卖弄学问的人，喜欢否定非正经流传下来的公认之事。希腊史家和罗马史家，绝大多数人都假定伊特拉士坎人来自小亚细亚。²他们的宗教、服饰及艺术，有许多部分暗示着一种来自亚洲的起源；但也有许多部分，则是出自意大利本土。伊特鲁里亚 (Etruria) (译案：系伊特拉士坎所在之地区) 的文明很可能是维拉诺瓦文化的一个支流，在商业上曾受希腊和近东的影响；然一如大家所相信的，伊特拉士坎人本身，则系来自小亚细亚——可能是吕底亚 (Lydia) ——的人侵者。不管怎样，他们优越的杀伤力，使他们成了托斯卡纳 (Tuscany, 罗马北方的地区) 的统治阶级。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何处登陆，只知道他们发现、征服及发展了许多城市——不再是以前那样用泥和草筑成的村庄，而是有围墙的小镇，用几何学划定的街道；他们的房屋也不再是用土筑成的，一般都用烧硬的砖或石头。他们 12 个社区，组成一个松弛的伊特拉士坎联邦 (Etruscan Federation)，由如下几个城市支配：泰尔昆 (Tarquinii 今之科尼多 Corneto)，阿里廷 (Arretium 今之 Arezzo)，帕鲁西亚 (Perusia 今之 Perugia) 及维爱 (Veii 今之 Isola Farnese)。^{*}然由于山地及森林阻隔，彼此之间交通运输困难，又像希腊人一样，人民妒忌好战，喜欢自己的独立城邦，很少团结对外；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安全，每逢其他城邦遭受攻击时，往往袖手旁观；于是，一个接一个都被罗马征服了。但是，这些同盟城市在公元前 6 世纪的大部时间内，形成了意大利半岛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包含一支组织精良的陆军，一支著名的骑兵，及一个强大的海军，以致有一个时期统治了那个迄今仍称为第勒尼安海 (Tyrrhenian Sea, 亦即伊特拉士坎)^{**} 的全部水域。

伊特拉士坎各城邦的政府，也像罗马一样，最初是君主政体，以后变成了一些“头等家族”组成的寡头政体，渐渐地又给予有产公民组成的议会以每年选举选任官员 (magistrates) 之权。就我们所能理解的墓地绘画和浮雕看来，那完全是一个封建社会，土

* 此等城市皆是罗马人的命名，伊特拉士坎人的称谓不详。

** 希腊人称伊特拉士坎人为 Tyrrheni 或 Tyrseni；罗马人称他们为 Etrusci 或 Tusci。希腊人所叫的名称，正如 Tyrant 一字一样，可能系来自 Tyrrha-Lydia 的一种堡垒。Tower 或系它的一个同源字。

地属于贵族所有，维拉诺瓦农奴及战争所俘的奴隶从事耕种，所有剩余生产，皆供贵族地主作豪华享受。他们以这种训练，自森林与沼泽中开垦了托斯卡纳，并发展一套农村灌溉与都市暗沟排水系统，这在同时代的希腊是没有的。伊特拉士坎的工程师们开山凿石，建筑排水隧道，以宣泄过多的湖水，并建筑有排水沟的大道。⁴⁸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伊特拉士坎人的实业，是开采西海岸的铜及埃尔巴岛（Elba）的铁，铁矿运到波普洛尼亚（Populonia）熔解，将生铁在意大利全岛出售。⁴⁹伊特拉士坎的商人，进出於第勒尼安海上，从事贸易，从北欧下至莱茵河及罗讷河地区，迈过阿尔卑斯山，带回琥珀、锡、铅及铁，并在地中海的每一重要城市出售其生产品。约在公元前500年，伊特拉士坎的各城市，发行其本身的硬币。

伊特拉士坎人在其坟墓中刻绘自己的像，粗矮结实，大头，差不多完全是阿纳托利亚人（Anatolian）的容貌，肤色是红的，特别是妇女的肤色；但是，擦胭脂则与文明一样古老。⁵⁰女人以美丽著名，⁵¹有些男人的面貌也很斯文高尚。其文化已进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因为在他们的坟墓中，曾经发现过补假牙的架子的样本。⁵²牙科医术，也像医学及外科手术一样，系由埃及与希腊输入。⁵³男女二性都留长发，男人很喜欢留须。衣服仿效伊奥尼亚人的式样，内衣像古代希腊人的袍子，其外袍后来就变成罗马人的礼服。男女皆爱好装饰物，他们的墓中有很多珠宝。

如果我们可从坟墓中画像的快活相来作判断，伊特拉士坎人的生活，也像克里特岛人一样，以战斗而坚强，以豪华而柔和，以节庆赛会面快活，男子从事战争，干劲十足，并从事各种男性的运动。他们打猎，在竞技场斗牛，沿着危险的赛程驾御战车，有时候是四马并驾的车子。他们投掷铁饼和标枪、撑竿跳高、竞走、摔跤、拳击以及格斗。这些比赛都很残酷无情，因为伊特拉士坎人也像罗马人一样，认为让文化进步到离开兽性太远，是极为危险的。不够英雄气概的人则挥舞哑铃，掷骰子，吹笛子或跳舞。坟墓中的画也描绘着饮酒狂欢的光景。有时候也举行唯有男人的酒会，有醉后交谈状；然而，时常总是男女同在，穿着富丽的服饰，成双成对的靠在漂亮的长椅上，或吃或饮，旁边由奴隶侍候着，且有跳舞和奏乐助兴。⁵⁴偶然亦以色情的拥抱来点缀席间。

在这种场合的女子，可能是高等妓女，相当於古希腊的妾（hetaira）。如果罗马人的传说可信，伊特拉士坎的少女，也像希腊属亚洲及日本武士时代的少女一样，准许以卖淫获得她的嫁妆。⁵⁵在普劳塔斯（Plautus，拉丁喜剧作家）笔下的一个剧中人，控告一个少女“以托斯卡纳人的方式去出卖皮肉而获致婚姻。”⁵⁶可是，在伊特拉士坎人中，妇人的地位很高，绘画上所表现出来的，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女人都很突出。其亲属关系可从母亲查考出来，使人再度想起是亚洲的血统。⁵⁷教育并不限于男性，因为泰尔昆首任国王的夫人塔纳奎（Tanaquil）除精通政治权谋外，也精通数学和医学。⁵⁸狄奥庞巴士（Theopompus）曾认为伊特拉士坎人属於公妻社会，⁵⁹但是，没有遗迹留传下来，以证实这个柏拉图式的乌托邦。那些图画场面，有许多都是夫妇和谐与家庭生活，孩子们在左右做着顽皮的游戏，快活天真。

其宗教，對於一种消极的道德，极尽刺激的能事。伊特拉士坎人的万神庙，以其充分的装备，来吓阻日益增长自我主义，而使门第的责任易於履行。最大的神是掌管雷电的听哪（Tinia），在她的左右，有“十二大神”，好像一个委员会，无情地执行她的命令，这些神太伟大了，谈及她的名字是犯渎神罪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必提他们的名字）。

特别可怕的是地狱的男女主神曼塔斯 (Mantus) 和曼尼雅 (Mania), 各有一群有翅膀的恶魔为其执法。最不易满足的是命运女神拉莎 (Lasa or Mean), 手里舞着蛇或剑, 还用铁笔和墨水书写, 用铁锥和钉子固定, 以执行她的毫不通融的命令。比较愉快的是拉雷斯 (Lares) 和珀那忒斯 (Penates)——置放于炉边的二种小神像, 象征在家和出外的神灵。

以研究羊肝或飞鸟断定未来的卜巫术, 可能是从巴比伦传给伊特拉士坎人; 但是, 依照他们自己的传说, 此事是由一个圣童启示他们的, 这圣童是听哪的孙儿, 他从一个刚翻过的畦沟里跳而出生, 同时也就以圣哲的智慧开始说话。伊特拉士坎人的最高祭礼, 是以一只羊, 一头牛, 或一个人为牺牲。作为牺牲的人, 或被斩杀, 或在大葬礼中活埋。有些时候, 将战俘屠杀, 作为神前的一次赎罪; 因此, 公元前 35 年, 在阿拉雷亚 (Alalia) 俘获的腓尼基人 (Phoceans), 是在西里 (Caere) 的会堂用石头打死的, 又在公元前 358 年所俘虏的约 300 名罗马人, 则在泰尔昆做了牺牲。伊特拉士坎人显然相信, 他每杀一个敌人, 就可以从地狱中解救一个灵魂。⁵³

伊特拉士坎神学的最得意之处, 就是对于地狱的信仰。我们在其坟墓画像中所见的死者的灵魂, 被守护神带往地府法庭, 在是处进行最后审判, 给他一个为生前行为辩护的机会。如果辩护失败, 他就被判罪, 要受种种折磨, 其痕迹留下在维吉尔的作品中 (《曼图亚的伊特拉士坎人谈丛》后部), 遗留于早期基督教的地狱观念中, 且借但丁的《地狱篇》流传了 2000 余年。好人不会受到那些惩罚, 被判者的痛苦也可因其活着的朋友之祈祷或牺牲, 而得缩短。已被拯救的灵魂, 从地狱升到天上的神祇社会, 在那里享受着墓中图画所描写的欢乐与豪华的神仙生活。

对于死者, 伊特拉士坎人通常都予以埋葬。那些有钱人家的死者, 则被安置在赤陶做成或石头雕成的棺材里, 棺盖上刻绘着一部分像死者, 一部分像古希腊阿波罗神的微笑人像; 这方面, 又是伊特拉士坎传统对于中世纪艺术的贡献。有时也将死者火葬, 然后将骨灰置于瓮中, 骨灰瓮上亦绘有死者的画像。有许多例子, 骨灰瓮坟墓都模仿一幢房屋; 有时, 坟墓是自岩石中凿开的, 且分成几个房间, 放置一些家具、餐具、花瓶、衣服、武器、镜子、化妆品及宝石等, 以为其死后生活之用。在西里的一个坟墓中, 一个战士的骨骼, 躺在一张保存得极为完整的铜床上, 床的旁边还放着武器和战车; 在其后面一个房间里, 有女人的装饰品和珠宝, 那个女人可能是他的妻子。那堆曾是她可爱身体的灰尘, 仍旧裹在她所穿的婚礼袍子之内。⁵⁴

第三节 伊特拉士坎人的艺术

伊特拉士坎人的艺术, 差不多就是我们所知的伊特拉士坎人历史的全部。我们可从其艺术中, 探索其人民的生活方式与道德, 宗教与阶级的权力, 及其与小亚细亚、埃及、希腊、罗马之经济与文化接触的消长情况。这是一种受宗教习惯束缚, 而由其熟练的技术加以解放的艺术; 它反映出一种野蛮和蒙昧的文明, 但却表现得很有特色和力量。伊奥尼亚、塞浦路斯及埃及等东方人的影响, 支配了伊特拉士坎人艺术的初期形式和风格,

而希腊的典型则支配着其后期的雕刻和陶器。但在建筑和绘画、铜像及金属制品方面，伊特拉士坎人的艺术不但有其本身特色，而且不同凡响。

他们的残存建筑物，只是一些碎片或坟墓。伊特鲁里亚城的城墙依然存在——是没有粘合的石块砌成的厚墙，石块接合得很好，也很坚固。伊特拉士坎富人的家屋，变成了意大利房屋的典型设计：一个令人无法接近的外围墙，一个内部中庭或接待室，中庭屋顶有一部分是露天的，让雨水降落于下面的水槽中；中庭四周是一些小室，对面通常是有支柱的门廊。罗马名建筑师维特鲁维亚（Vitruvius），曾描述伊特拉士坎人的寺庙；同时，他们的坟墓有时也采用寺庙形式。大体说来，他们是仿效希腊模式；但“托斯卡纳式”（Tuscany style）修改了Doris式，柱子上没有凹槽，和一个柱基，内堂设计的长宽为6：5，而不是较为雅致的雅典派之6对3之关系。一个砖起的内堂，一个石起的列柱廊，木材的台轮与山形墙，陶瓦上的浮雕和装饰，整个内堂置于一个垫基上或台地上，内部和外部都画得很辉煌：这就是伊特拉士坎人的寺庙。至于非宗教性的大建筑——如城门与城墙，沟渠与排水——据我们所知，拱门与圆顶是伊特拉士坎人介绍给意大利的。显然的，这些庄严的建筑形式，他们是从吕底亚带来的，而吕底亚则学自巴比伦。^{*}但是，他们并没有仿照这样漂亮的方法，即覆盖广大空间而没有竖柱其间，及一种台轮压力法。因为绝大部分，他们还是应用希腊人的旧方法，进入于凹槽之内，而留给罗马去完成拱形建筑革命。

伊特拉士坎人最著名的产品，是他们的陶器。每一博物馆都有很多这种陶器，使置身于陶器厅的厌倦航海者，看到前有未见的最完美的制作，不知何以未收集那些存品。伊特拉士坎人的花瓶，如果不是显然仿效希腊式的，都是设计平庸，技艺很粗，其装饰是野蛮人的。没有任何民族的艺术产生过那么多人体的扭曲、可怕的面具、奇怪的野兽、凶恶的魔鬼及恐怖的神祇。但是，其公元前6世纪的黑陶（bucchero nero），则具有一种意大利式的活力，也许是代表着维拉诺瓦风格的发展罢。在佛尔西（Vulci）和泰尔昆二处，曾经发现精美的花瓶——从雅典输入或模仿阿提卡式的黑图样。弗朗索瓦花瓶（Francois Vase）是一种大油罐，是那个名叫弗朗索瓦的法国人在丘西（Chiusi）地方发现的，显然是希腊著名技师克里夏斯（Clitias）和埃哥第麦士（Ergotimus）的作品。稍后发现的一些瓮，黑底绘上红花样，倒很别致，但显然也是希腊制造的；这种产品之丰富，使人联想起，阿提卡陶器夺取了伊特鲁里亚市场，逼使本地工人只限于从事工业产品。总而言之，当强盗们抢劫伊特鲁里亚坟墓而留下那么多陶器时，他们就被宽恕了。

我们谈到伊特拉士坎人的青铜器时，就不能那么不客气了。伊特拉士坎人的青铜矿工，是他们手工艺中最上乘的。其产量差不多可与其陶器相匹敌；据说，单是一个城市之内，就有过2000个铜像。他们留给我们的遗物，差不多全是罗马统治期间的出品。在这些浮雕品之中，有两件突出的杰作：《演说者》（Orator）现在名列第四，存在佛罗伦萨（Florence）古物陈列馆，这个作品，有罗马人的高贵气质与青铜的谨严；1553年在阿雷佐（Arezzo）发现的《凯米拉》（Chimera，怪物名），也保存在佛罗伦萨，但有一部分是经过切利尼（Cellini）修复的。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铜像，可能是被贝勒罗方（Bellerophon，

^{*} 埃及的坟墓与寺庙，及尼尼微（Nineveh，古代亚述之首都）的宫廷，也使用这些建筑法。罗马有些拱门则与伊特鲁雷亚残存拱门同样古老。^⑧

希腊神话中之科林斯英雄)所杀的怪物。(即《凯米拉》)——狮头狮身,尾巴是一条蛇,背上长出一个羊头;然其暴力与结局,则使我们一致认为,只是生物学上的幻想物而已。伊特鲁里亚的青铜产品,如小像、剑、头盔、胸甲、矛、盾、餐具、水壶、硬币、锁、链、扇、镜、床、灯、烛台,甚至还有战车,数以百万计,常输出到遥远地方。纽约美术陈列馆保存的一辆伊特鲁里亚战车,最受游客的欣赏:车身和轮子是木制的,套子及轮箍是铜的,前部很高,且有相当优美的人物浮雕。许多青铜制品,都有精致的雕刻。表面以蜡涂着,用铁笔将图样蚀刻进去,将全作品浸入酸液,无蜡的线条被酸液腐蚀,然后将蜡熔去。在金、银、骨、象牙的雕工方面,伊特鲁里亚的艺术家是埃及与希腊人的继承者及同辈。

在伊特鲁里亚社会,刻石并不流行。大理石很少,显然不知道卡拉拉(Carrara)有采石场。好粘土是有的,很快就被用来制成许多陶器浮雕、小像及石墓或建筑的装饰物。约在6世纪末年,一个不知名的伊特鲁里亚艺术家,维爱建立了一个雕刻学校,刻出了伊特鲁里亚艺术的杰作——《维爱的阿波罗》(Appolo of veii),那是1916年在是处发现的,直至最近还竖在罗马的久利亚别墅(Villa Giulia)之中。这个可爱的雕像,系仿照当时的伊奥尼亚与阿提卡之《阿波罗》像作成的,这像显示出差不多是女性蒙娜丽莎(Mona Lisa)的脸型,带着微妙的笑容,弯而斜的两眼,及健康、美丽和生气勃勃的身体;意大利人称之为《行走的阿波罗》(il Apollo che cammina)。在这个雕像以及许多石棺上所雕刻的人物中,其头发与披布的亚洲型,已被伊特鲁里亚雕刻家做得维妙维肖了;而在《演说者》那个雕像中,他们及其罗马传人则已替写实的肖像画建立了一个传统。

伊特拉士坎人的绘画,与希腊意大利的绘画合作,将另一种艺术传给了罗马。老普林尼描写阿尔代亚(Ardea)的壁画为“比罗马本身还古老”;而对恺里的其他壁画,则称为“更老的古物”且是“最美的”。⁶⁶其艺术利用陶器及家庭与坟墓的内部作为它的外表;只有墓中的壁画与瓶画遗留下来,但是,留下的数量那么多,使我们可从那些遗物中,追溯伊特鲁里亚绘画的每一阶段,从东方的与埃及的开始,经过希腊的与亚历山大城的,以至罗马与庞贝的风格。在若干坟墓中,我们发现第一批意大利标本的窗户、入口处、柱子、门廊,及画在内墙的其他仿造的建筑形式,每一风格都是庞贝的。这些壁画的颜色,一般都已消褪,但有几个则使人大为惊异,经过2000多年的时光,其颜色还是光彩夺人。其技艺则很平凡。早期的绘画没有配景、没有远近透视、没有用光暗表现充盈与深度;人物都是埃及人的苗条身材,好像在凸面镜中平视一样:不论足尖方向如何,面孔总是侧面的。在稍后期的标本中,配景法与透视法已经出现,身体的比例都呈现得很逼真、很有技巧。但是,无论那一时期的画,都表现狂欢快乐,近乎顽皮,使人想到其坟墓做得那么好,真不知伊特拉士坎人的生活有多么的愉快。

这些人在战斗中,因战斗而愉快;或在竞技场中作马上比枪竞赛。他们猎野猪或狮子,以那些拥有观众的勇士,尽全力以赴;他们在运动场赛拳或摔跤,而观众们的争论反比竞赛者更激烈,他们骑马或驾战车绕着小山而行;有时也归于平静,而去捕鱼。有一个愉快的画面明示着,有一对夫妻在静静的小溪中,悠闲地划着船,一种很古老的明智之举。在西里的一个坟墓中,画着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靠在一张长椅上;男的戴着桂花冠,举起一杯酒,向女的誓言永远对她忠诚不变;她虽然明知他说谎,还是笑了,并且相信他。在其他墓室中,伊特鲁里亚画家画出了他的理想天堂:永不休止的狂欢酒会,

那些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们，跟着双管笛和七弦琴热烈狂舞。笛子、七弦琴、喇叭及古笙，显然是每一宴会、婚礼及葬礼所不可或缺的；爱好音乐和跳舞，为伊特鲁里亚文明优美的一面。在科尔内托的母狮子（Lioness）地方，有一个坟墓，所画的人物，都赤身裸体，狂欢暴饮，在团团地打转。⁹⁹

伊特拉士坎人的自然命运，是向南北同时扩张，使其势力伸展到北方的阿尔卑斯山麓，南方的坎帕尼亚（Campania）的希腊城市，于是，他们就与新兴的罗马，隔着台伯河而对峙。他们在维罗那（Verona）、帕多瓦（Padua）、曼图亚、帕尔马（Parma）、摩德拿（Modena）、博洛尼亚，及亚平宁山外的里米尼（Rimini）、拉韦纳（Ravenna）及亚德里亚（Adria）等处，建立了殖民地；亚德里亚是伊特拉士坎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前哨，而亚德里亚海（Adriatic）即因此地而得名。伊特拉士坎人在非德耐（Fidenae）、柏拉尼斯特（Praenest 今 Palestrina）及卡普阿（Capua）等处的殖民地，可能还有小托斯卡纳（Little Tuscany），便把罗马包围起来了。最后，公元前 618 年（这个年代，虽然传统说得那么正确，却不很可靠），伊特拉士坎人的一个前进部队占领了罗马城，自是 100 年间，罗马始终受着伊特拉士坎人的权力统治，并依其文化而组织国家形式。

第四节 诸王统治下的罗马

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维拉诺瓦移民渡过台伯河，定居于拉丁（Latium）平原。他们征服了或消灭了在是处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种，或只与他们通婚，谁也不知道。在台伯河与那不勒斯之间，这个历史性地区的各农村，渐渐地合并成为一些城邦国家，彼此互相嫉忌，不愿团结，只有每年几个宗教节日，或当偶然对外战争时，他们才会联合起来。其中最强的城邦是位于阿尔邦山（Mt. Alban）之麓的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其处可能就是当今教皇避暑之处的甘多尔福（Castel Gandolfo）。大概在基督降生前 8 世纪，一队拉丁移民——由于贪心于征服或由于人口出生率的压迫而需要土地——向西北移动了 20 英里左右，在是处创建了最著名的人类居所的，即系来自这个阿尔巴隆加城邦。

这一节大胆的臆断，敢说就是罗马全部历史的起源。但是，罗马人的传统说法却不如此简单。公元前 390 年，高卢人烧毁了罗马城，大多数的历史记录可说都已付之一炬，继此之后，爱国心的想像就自由地描画出罗马的诞生。而我们所称的公元前 753 年 4 月 22 日这一天，就被称为 A. U. C. (anno urbis conditae)，即罗马开始建城之日。有上百的故事和成千的诗歌告诉我们，爱与美之女神（Aphrodite-Venus）的子孙埃涅阿斯（Aeneas）如何从燃烧着的特洛伊城（Troy）逃出，忍受了许多地方人民的虐待之后，终于带着普里阿摩斯（Priam）城的神祇或肖像来到意大利。埃涅阿斯娶了拉丁国王之女拉维尼亚（Lavinia）为妻；其第八代子孙努米托，（Numitor），据说就在拉丁首都阿尔巴隆加登上王位。一个篡位者阿茂里（Amulius）逐走了努米托，为了断绝埃涅阿斯的后代，又把努米托的儿子杀死，并强迫其唯一的女儿雷亚（Rhea Silvia）到韦斯塔神庙（Vesta）去做女祭司，誓不嫁人。但是，雷亚在一条小溪旁边躺下，“敞开胸部乘凉”。¹⁰⁰她相信神和

人都不会侵犯她，就睡着了；Mars 为她的美丽所惑，使她生了一对孪生子。阿茂里下令溺死这两个小孩。他们被置放在一个木筏上，却为浪潮吹上岸去，由一只母狼 (Lupa) 哺乳——一个怀疑的说法，喂乳者系一个牧羊人的妻子阿卡·洛伦蒂 (Acca Larentia)，其花名 Lupa 与母狼 (Lapa) 同音，她因为喜欢这两个小孩，而又不知道犯法，所以把他们带大。这一对孪生兄弟，一名罗慕路斯 (Romulus)，一名雷麦斯 (Remus)，他们长大后，就杀了阿茂里，使努米托复位，他们自己则坚决地到罗马小山上另建一个王国。

考古学家并没有提供证据以证实这些故事；但可能包含着一个真实的核心。也许拉丁派遣一部分殖民去发展罗马，作为抵抗伊特拉士坎人扩张的战略外壕。城址距海 20 英里，对于海上商业并不十分适宜；但在那海盗劫掠时期，倒有一点内陆的利益。对于内部商业，罗马位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道，十分便利。那不是个很合卫生的位置，多雨、泛滥，又在四周平原的沼泽中，甚至城中的低洼地区，春天都是疟疾的温床，所以全城的七个山冈都盛行疟疾，据传统说法，首先建筑的是帕拉蒂 (Palatine)，可能是因为该处山下有一个小岛，便于作为台伯河的徒涉场及架桥之故。其邻近各山冈的斜坡上也暂住下了人，且不断增加，直至人口泛滥，以至渡过台伯河，到梵蒂冈 (Vatican) 及 Janiculum 山冈之上。^{*} 七山居民有 3 种部落——拉丁人、萨宾人 (Sabines)、和伊特拉士坎人——他们首先组成一个联邦 (Septimontium)，逐渐合并而成为一个罗马市。

古代传说的故事继续告诉我们，罗慕路斯如何使那些移民娶妻，他安排一些运动项目，邀请萨宾人其他部落参加。在赛马的时候，罗马人夺取了萨宾人的妇女，并将其男子赶走。萨宾丘里迭斯部落 (Sabine Curites) 的国王塔蒂乌斯 (Titus Tatius) 立即宣战，并进军罗马。据守卡皮托利诺要塞的是罗曼 (Roman)，他的女儿泰匹亚 (Tarpeia) 打开城门迎接攻者入城。他们给她的报酬，是用盾牌将她打死；过了几代之后，复以她的名字以名“泰匹亚岩石” (Tarpeian Rock)，那是一个刑场，凡是判了死刑的人，就从是处抛下去摔死。萨宾的妇女并不抱怨被掳，当国王塔蒂乌斯的军队逼近帕拉廷时，她们请求休战，因为：如果丘里迭斯 (the Curites) 人战胜，她们便要失去丈夫，丘里迭斯人如果战败，她们就要失去父兄。罗慕路斯又说服了塔蒂乌斯与他共主王国，且使丘里迭斯人与拉丁人合并，成为共同的国民；自是之后，罗马的自由人就称为丘里迭斯人 (Curites 或 Quirites)。^{**} 在这全部“罗曼蒂克”故事中，或者也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在内——否则就是基于爱国心，而掩饰了一次萨宾人征服罗马的事实。

经过长时间统治之后，罗慕路斯被一阵旋风送上天去，此后他就被崇拜为贵里纳斯 (Quirinus)，那是罗马人所爱的神祇之一。塔蒂乌斯也死了，那些重要家族的族长们，选择一个名叫努马·庞毕里 (Numa Pompilius) 的萨宾人为国王。自罗马城创建至伊特拉士坎人统治之间，罗马政府的权力，可能是在那些长老或元老之手，而国王的职责，则像同时代的雅典执政官，主要的都是最高祭司之职责。^① 罗马的传说把努马描绘为萨宾的马卡斯·奥雷柳斯 (Marcus Aurelius)，身兼哲学家及圣人。罗马史家李维 (Livy) 写道：

* 罗马不止七个山冈，而七山究指那七个，说法也因时而不同。在西塞罗 (Cicero) 时，七山是帕拉廷，卡皮托利诺 (Capitoline)，恺良 (Caelian)，埃斯基利诺 (Esquiline)，阿文蒂诺山 (Aventine)，维米纳 (Viminal) 及奎里纳莱山 (Quirinal)。

他努力教导人民害怕神祇,视之可对……野蛮民族发生最为强大的影响。如果不宣称具有超自然的智慧,则他的努力将无法感动人民,他便佯称夜间曾与女神依格里亚(Egeria)晤谈,并遵照她的劝告,制定天堂最能接纳的宗教仪式,同时为每一重要神祇派定一个特别祭司。⁶⁶

努马以为罗马各部落建立一个统一的崇拜,就加强了他的王国的统一与安定;⁶⁷西塞罗认为,努马以使好战的罗马人将兴趣转向宗教,给他的人民带来40年的和平。⁶⁸

他的继任人塔拉斯·好斯迭里(Tullus Hostilius)使罗马人恢复了正常生活。“他确信,国家的活力已终由于久无战斗,而逐渐地衰弱。他环顾四邻,觅取战争借口。”⁶⁹他选择罗马的母城阿尔巴隆加为敌国,加以攻击,并将其彻底消灭。当阿尔巴国王违背其同盟承诺时,塔拉斯将他缚在两车之间,并使两车分向相反方向驶去,而把他撕成碎片。⁷⁰他的继任人安库斯·马基乌斯(Ancus Martius)也同意他的尚武哲学,据卡修斯(Di Cassius,罗马史家)说,如下的塔拉斯战争哲学,库完全了解:

人们希望借不做错事而保持和平,那是不够的……但是,一个人愈想和平,他就愈容易遭受攻击。他看出,对于安静的渴望,并不是一种防护力,除非还有战争装备伴随:他又认识,在四方扰攘中,只耽乐于自由,而不热心战争的人,很快的就会被毁灭。⁷¹

第五节 伊特拉士坎人的统治

传说继续告诉我们,约在公元前655年,科林斯富商狄马拉塔斯(Demaratus)被驱逐出境,来到泰尔昆居住,娶了一个伊特鲁里亚女人为妻。⁷²他的儿子泰尔昆(Lucius Tarquinius)迁居罗马,并在那里取得很高的地位。当安卡斯死时,或是他自己夺取了王位,或者,更可能的是,与城内的所有伊特鲁里亚家族联盟,而被选举为王。李维说,“他是第一个以拉票为王的人,他发表许多演说,取得平民的支持。”⁷³平民(Pleb)是指那些无法追溯其原始祖先的市民。君主政治的权力,在这位泰尔昆·普利士卡斯(Tarquinius Priscus)的治理下日见增大,进而驾临了贵族政治,而罗马的政治、工程、宗教和艺术,遂大受伊特拉士坎人的影响。泰尔昆王成功地击败了萨宾人,并征服了全部拉丁平原。据说,这位国王利用罗马的资源,去装饰泰尔昆城及伊特鲁里亚的其他城市,然同时也把伊特鲁里亚及希腊的艺术带回他的首都,并兴建了好些庄严的寺庙,以美化罗马。显然的,他代表着商业与财经势力的增大,压倒了地主的贵族政治。^{*}

这位第一个泰尔昆王,于统治38年之后,被一个贵族刺死,此人的目的,是想把王

* 以阴沟排水设备清洁罗马的人可能也是他。罗马好些史家描写他为“阴沟最高首长”(Cloaca Maxima);但也有些学者把这个荣誉保留到公元前2世纪。

权再度限制于一个宗教角色。但是，泰尔昆的遗孀 Tanaquil 控制住情势，并把王位过渡到她的儿子图列乌斯 (Servius Tullius)。据西塞罗说，图列乌斯是第一个“不经人民选择而保持王权的国王。”⁴⁰这里所谓人民 (people) 是指有领导地位的众家族。他统治得很好，并在罗马四周筑起城墙，开掘外壕。但是，大地主们憎恨他的统治，并阴谋推翻他。结果，他便与平民中的富有分子结为同盟，并改编军队及选举人，以加强其地位。他举行人口与资产普查，依照市民的财富，而不是依照其出身，以区分阶级。于是，虽然旧的贵族阶级没有变动，他却提起一个 equites 阶级，直译就是骑士阶级，作为一个平衡力——所谓骑士，就是能自备马匹与披甲，而服役于骑兵队的人。^{*} 这次普查报告，能够负担武装的约有 8 万人。料想每位士兵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每四个家庭有一奴隶，据此估计，公元前 560 年左右，罗马人口及其郊区臣民的总人数或有 26 万人。图利乌斯把人民分为 35 个新部落，其区分安排，是依照居住地区，而不是依照血统和阶级。因此，也像一世代之后的阿提卡之克利斯提尼 (Cleisthenes, 雅典执政官) 一样，他把贵族阶级的政治凝结力与选举力削弱了——贵族阶级是依出身而列为最高阶级的。他自己的侄儿攻击他的统治不合法，他就举行一次平民投票，据李维说，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⁴¹他的侄儿不服，暗杀了图列乌斯，自称为王，他与泰尔昆同名，故为另一个泰尔昆。^{**}

在这个绰号“骄傲者”的泰尔昆·苏柏巴士 (Tarquinius Superbus) 统治之下，君主变成了绝对权力者，伊特拉士坎人的影响力高于一切。贵族们一向认为国王只是元老院的执行人，及全国宗教的祭司长而已；他们决不能长久答应无限制的王权。因此之故，他们曾经杀死泰尔昆·普利士卡斯 (第一泰尔昆王)，而图利乌斯之被杀，他们也袖手旁观。可是，这个新泰尔昆王却比第一位泰尔昆王更坏。他身边有一个卫队，迫使自由人服行数月强迫劳役以贬抑其地位，在会堂前把公民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上层阶级的领袖们处死了不少，他极度暴虐，导致全国有影响力人的一致痛恨。^{42***} 他想借战争成功以博取威望，乃进攻鲁图里 (Rutuli) 及伏尔西亚人 (Volscians)。公元前 508 年，正当他率军出征时，元老院集会把他废掉，这是罗马历史上大转变点之一。

第六节 共和国的诞生

有关此事，传说变成了文学，政治散文融化而为情诗。据李维说，一天晚上，在阿

* 由于最初用的名词是 Cavalrymen (骑兵)，英文传统误译为 knights (骑士) 可能即由此而来。但是，罗马这种骑士很快的就失去了原来意义，而变成了上层的中等阶级，或商人阶级。

** 家罕有附和佩斯 (Ettore Pais) 之极端怀疑论的，他认为公元前 443 年以前的所有罗马历史，全是传奇故事，故拒绝接受。他相信先后二个泰尔昆实系一人，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⁴³ 罗慕路斯以后的罗马传说故事，若作为一种试验性的和修正的接受，则其“对于现象的说明的”，当比任何臆测之说为佳。

*** 传统的叙述，可能因贵族及反伊特鲁里亚宣传之故，而使泰尔昆成为那么狠毒。早期罗马史都是贵族阶级的代表或其羡慕者所作，正如日后罗马帝国时代诸帝的历史，系由元老院贵族——如泰西塔斯 (Tacitus) ——所写一样。

尔代亚地方的国王营幕中，王子塞克斯都·泰尔昆（Sextus Tarquin）正与一个亲属科拉定（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辩论着他们的妻子中那一个德性好。科拉定提议，他们应即乘马回罗马去，使他们的妻子子深夜中惊喜一番。回到罗马宫中，他们发现塞克斯都的妻子正和密友们欢宴，而科拉定的妻子卢克里霞（Lucretia）则正为她的丈夫织羊毛衣。塞克斯都大受刺激，很想一试卢克里霞的忠贞，并享受她的爱。几天后，他秘密回到卢克里霞家中，用欺骗和暴力制服了她。卢克里霞派人请回她的父亲和丈夫，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便自杀而死。为了这件事，科拉定的朋友布鲁图（Lucius Junius Brutus。译案：与暗杀凯撒的那位布鲁图有别。）向所有好人要求，把泰尔昆王室逐出罗马。他自己本是国王的侄儿，但是，他的父亲和哥哥都被泰尔昆处死了，他为了保全性命以待复仇，便假装精神错乱，因此得了这个布鲁图别名，这个别名意为“傻子”。现在，他和科拉定一同乘马前往元老院，把卢克里霞的故事告诉元老们，并促请驱逐所有王室的人。与此同时，国王亦已离开军队，匆匆地赶回罗马；布鲁图得到这个消息，乘马前往军中，又把卢克里霞的故事说了一遍，遂获得军人的支持。泰尔昆王逃奔北方，请求伊特鲁里亚为他恢复王位。^{66*}

于是，国民与军人召开第1次大会，他们不再选举一个终身国王，而选出两位执政

* 尼布尔（Niebuhr）之后，大多数学者们都把卢克里霞的故事视为传奇及莎士比亚所捏造。我们并不知道“历史”在何处消失而“诗歌”进场。有些人甚至认为布鲁图也是传奇人物；⁶⁶然而，此处也是怀疑论可能过甚之处。

(Consul), * 统治期为一年, 二人的权力完全相等。依据传说, 第一届二位执政就是布鲁图和科拉定; 但科拉定辞职, 代替他的是瓦勒留斯 (Publius Valerius), 他之博得“人民之友” (Publicola) 的称号, 是因为他曾促使议会通过几个法案, 迄今仍为罗马的基本法: (1) 对于任何试图自立为王的人, 可以杀之而不受审判; (2) 任何人不经人民同意而企图擅自担任公职者, 应处死刑; (3) 任何市民已经选任官员判处死刑或鞭笞罪者, 均有权向议会上诉。瓦勒留斯又曾创下一个惯例, 当执政进入议会时, 必须将其手下所持之斧头自束棒取开, 并予放下, 以表示服从人民主权, 及平时宣判死刑的唯一权利属于人民。

这次革命导致了两大结果: 罗马自伊特拉士坎人统治中解放出来, 并以贵族政治代替君主政治, 贵族们统治罗马直至凯撒 (Caesar) 为止。但是, 贫穷市民的政治地位并无改善; 相反地, 前由国王图列乌斯给与他的土地, 现在都要交出, 而且还失去了适度的保护法案, 凭那些法案, 贫民在君主庇护之下, 可不受贵族的支配。⁹ 胜利者们称这次革命为自由的胜利, 然而强者口号中的自由, 时时意味着, 强者剥削弱者的限制被解除了。

泰尔昆家族之被逐出罗马, 再加上 524 年在丘迈 (Cumae) 地方, 伊特拉士坎人被希

* 另一传说则谓所选举的是两位副执政 (proetor) 或将军。

译按:

(一) 执政 (Consul) 系罗马帝国共和时代的最高官职。此制发轫于王政时代之末, 成长于共和时代。共和时代有两位执政, 各享国家最高统帅权而相互制衡。易言之, 甲执政的决策 (或作为) 若为乙执政所否决, 则此决策 (或作为) 无效。两位执政的任期各为一年, 任期届满时, 必须把职位传给继位者。继位者虽由执政提名, 但必须出自民选。就我们所知, 在共和时代唯有“百人会议” (Comitia centuriata) 有选举执政权。执政本为贵族所独占, 后因贵族与平民相冲突, 乃于公元前 367 年制定 Licinio-Sextian 法, 规定在两位执政之中, 必须有一位平民; 平民遂有参政机会。执政的权力, 虽因副执政、都察官 (censor)、市政官 (aediles) 等新官职的设置而逊色不少, 但他们仍然是国家的元首: 会同元老院控制整个帝国; 颁布元老院所批准的法案; 对外代表帝国; 向元老院引介外国使节。此外, 他们是各省区的行政首脑, 各区行政部门的设置与人事的安排, 都须由他们认可; 同时, 他们还保有某些行政与刑事权力。因此, 西塞罗曾说: “执政是官职的顶峰。” 在元首政治时代 (The Principate), 他们的权贵锐减, 任期更短 (先缩短为 6 个月, 后再减为 2 至 4 个月)。在帝国时代, 执政位高而无权。最后一位拥有执政头衔的是 Basilus (公元 541 年)。

(二) 在共和时代之初, Praetor 一字本是用来指称“执政”的, 但后来渐为 consul 一字所取代。副执政系依据公元前 367 年的 Licinian Law 而设置, 由“百人会议”票选产生之; 其作用乃在于辅助执政, 其任务概属司法事宜。副执政的名额, 时有更易, 称号也略有差别。例如在副执政中有“城市执政” (Praetor urbanus) 与“外务副执政” (foreign praetor), 前者意指其首要分子, 后者则专指审理外国人与本国公民间之诉讼的副执政。其后, 更因版图的扩展和陪审团的设置, 副执政的职掌与名额遂大为增加。为应付日益繁剧的事务, 执政与副执政的任期, 实际上都从一年延长为二年; 只不过在他们任期的第 2 年, 称为地方长官 (proconsul) 与省执政 (Propraetor) 罢了。到了苏拉 (Sulla) 时代, 他把副执政的名额从 6 人改为 8 人, 并规定 8 位副执政于任期的第 1 年坐镇罗马, 裁夺争讼; 于任期的第 2 年, 则以省执政的身分, 总揽各军政区的政事。在帝国时代, 罗马诸帝常把某种特定职责的指派给某些副执政, 例如奥古斯都曾任两位“国库副执政” (praetores aerarum); 奥雷柳斯 (M. Aurelius) 曾任命“监护副执政” (praetor tutelaris), 专门负责有关青少年问题的处理, 并曾任命“解放副执政” (praetor deliberalibus causis), 专门负责奴隶解放事件的审判。副执政除了司法职掌外, 并兼有行政权, 执政出缺时, 由其代理之。(参见《大英百科全书执政条》与《副执政条》。)

腊殖民军队打败，伊特拉士坎人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导权，就被威胁而濒临结束了。为了这些理由，克卢细安 (Cluis um) 的选任官员波尔塞纳 (Lars Porsena) 答应了泰尔昆的请求，自伊特鲁里亚联邦各城市中，召集一支军队，向罗马推进。同时，在罗马方面也有人企图使泰尔昆复位。布鲁图的二子，也在被捕的谋变人物之中。这位性如烈火的第一届执政，似禁欲主义者的沉默，目睹着他的孩子受鞭笞及杀头之刑，替后日的罗马提供了一个榜样——这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罗马人在波尔塞纳的军队到达之前拆毁了台伯河的所有桥梁。那位霍雷修斯 (Horatius Cocles) 就是在这次防御桥头堡之战中，使其自己在拉丁文及英文诗歌中永垂不朽。尽管有些故事，以及试图以光荣掩饰战败的其它传说，罗马终于向波尔塞纳投降了，⁸⁸且割让一部分领土给维爱，被罗马诸王先后掠夺过的一些拉丁市镇。⁸⁹波尔塞纳为表示好感，并不要求恢复泰尔昆的王位；这时候，伊特鲁里亚的贵族们也把他们的君主放逐了。罗马衰弱了一代之久，然其革命仍然存在。

伊特拉士坎人的政权虽已被排除，然伊特拉士坎人影响的特征与遗迹，仍存在于罗马文明之中，直至伊特鲁里亚灭亡的时候。在拉丁语中，显然很少受到伊特鲁里亚的影响，然而，罗马数字可能都是伊特鲁里亚的，⁹⁰而罗马 (Roma) 这个名字，也可能系出自伊特鲁里亚语的 rumon (河) 而来。⁹¹罗马人相信，他们征服者的凯旋仪式，选任官员的紫边袍子与象牙宝座 (形似战车)，及在执政之前，由 12 个手下 (lictors) 携带的束棒和斧头，以象征执政之打、杀权力的，都仿自伊特拉士坎人。⁹²在罗马建立其舰队之前数世纪，其银币即用船首作花纹——伊特拉士坎人的硬币则久已使用这种花纹，以象征其商业活动与海军力量。自公元前 7 至 4 世纪中，罗马贵族中有一种习惯，派遣其子弟前往伊特鲁里亚各城市，去受高等教育；除其它课程外，他们要学几何学、测量学和建筑学等。⁹³罗马的衣服式样仿照伊特拉士坎人，或二者皆系出自一个共同来源。

罗马的第一批伶人，以及他们之被称为 histriones (演员)，皆系来自伊特鲁里亚。如果李维的话可信，罗马的第一个大竞技场之建筑，由伊特鲁里亚输入比赛马匹及拳击师到罗马比赛，就是泰尔昆·普利士卡斯所为。伊特拉士坎人带给罗马残酷的格斗竞赛，但也带给罗马妇女，比在希腊所能发现的较高地位。伊特鲁里亚的工程师们，替罗马建筑城垣和排水设备，并把一个沼泽地区转变为有保护和文明的都城。罗马的宗教仪式，占卜官、肠卜司、预言者、绝大部分都是效法伊特拉士坎人的；迟至尤理安 (Julian) 皇帝时 (363)，伊特拉士坎人的占卜官仍为罗马各部分中一个正规编制。罗慕路斯是以伊特拉士坎人的礼仪习惯，来划定罗马疆界的。有抢夺象征的罗马婚礼及正式的葬礼，也是同一来源。罗马音乐的音阶法及乐器，也来自伊特鲁里亚。⁹⁴罗马的画家，绝大部分都是伊特拉士坎人，画家们工作的那一条街叫做 Vicus Tuscus；可是，画家本身也可能是坎帕尼亚的希腊人，经由拉丁渗透进来的。罗马的雕像深受戏院家庭包厢护面的影响，而这种护面又是来自伊特鲁里亚的习惯。伊特鲁里亚雕刻家以青铜像、陶瓷像及浮雕来装饰

• 在韦豆隆尼亚 (Verulonia)，有一个伊特拉士坎人的坟墓，系建于公元前 8 世纪，在那个墓中，发现一个双头铁斧，斧柄用 8 个铁棒裹扎着。⁹⁵这个双斧象征政府，这象征由来很古，至少当与米诺斯克里特 (Minoan Crete, 克里特岛上的古王国) 的文明同时，罗马人对于缚扎的权标及斧头，称之为“包扎”或“捆束” (fasces) 执政的手下人数之所以定为 12 个人，是因为伊特拉士坎联邦系由 12 个城市所组成，每一城市派遣一个执法官，为联邦首长服务。⁹⁶

罗马的寺院及王宫；伊特鲁里亚建筑师传给罗马一种“托斯卡纳建筑式”，迄今仍可在圣彼得教堂的柱廊中见到；罗马的几位伊特鲁里亚国王，似乎是首先建造罗马大建筑的人，他们把土或木屋拼集起来的一些村落，改造为木、砖、石造的城市。直到凯撒时代，罗马人未尝见过比伊特拉士坎人统治期间更多的建筑。

我们决不应过度夸大。尽管罗马曾向其邻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但在其生活的所有基本特征中，显然还是罗马自己的。在伊特鲁里亚历史中，并没有使人联想起罗马特性的东西。罗马凭其严格的自律、残酷与勇气、爱国心与禁欲的行为，耐心地征服并统治着地中海沿岸国家。现在，罗马已经自由了，舞台已经准备就绪，古代世界的异教徒的兴亡大戏即将登台了。

第二章 争取民主的奋斗

(公元前 508—公元前 264 年)

第一节 贵族与平民

什么人算是贵族？李维认为，^①罗慕路斯曾于其部落中选出 100 名族长，协助他建立罗马，并作为他的顾问或元老。这些人，后来被称为“父老”（Patres），他们的后裔则称为 patricii（父老传下的）。对古代传说吹毛求疵的现代理论，则喜欢作这样的解释：贵族是侵入拉丁平原的外来征服者，也许是萨宾人，他们统治平民，视之为下层阶级。我们或可相信的是，贵族包含着这样的几族人，他们运用经济的或军事的优势，取得较佳的土地，复由农业的领导地位，转变为政治权威。这些胜利的各族——曼利（Manlii），瓦莱里（Valerii），艾米利（Aemilii），科尼利（Cornelii），法比（Fabii），霍雷第（Horatii），克劳迪（Claudii），朱里（Julii）等等——继续维持了 5 世纪之久，所有罗马的将军、执政们，及一切法律，都由他们产生。当 3 个原始部落联合起来的时候，其各族首长便组成一个 300 人的元老院。他们并不像其后代一样过着舒适豪华的王侯生活，他们要用斧用犁，亲自动手，只食粗茶淡饭而干劲十足，穿的是家中自行纺织的衣服。平民很羡慕他们，即使他们与贵族作对时，亦不减其敬意，所以用一切属于他们的名词，称之为 classicus，意思是最高阶级。^②

财富与他们很接近，而在政治权力上低得多的是骑士（equites），或商人。有些商人钱很多，就设法进入元老院，使那个组织包含着父老与被征召者（patres et conscripti），而新进者则属于其中的第 2 部分。这两个阶级称为两个 Orders，且称为“善士”（boni），因为在初期文明中，美德是指阶级、能力和权力。在罗马人的意识中，美德这个字意为男子汉气概，即成为男人的种种资格。人民（Populus）最初只限于这 2 种上层阶级，在此意义中，缘起是使用著名的 4 个大写字母（SPQR，即 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曾有 10 万个纪念碑标明这 4 个字母，可见是很足以自豪的。^③渐渐地，随着民主政治的奋斗进展，人民这个字便包含平民（plebs）在内了。

平民是罗马公民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是工匠或商人，有些是自由人，大多数是农民；在最初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被征服的罗马七山的本地人。有些是依靠上层阶级保护的附属者（clientes），他们耕种主人的土地并受其保护，为此，他们平时要协助其主人，战时要在其属下服役，在公民大会中也要依其指示而投票。

最低级的是奴隶。在诸王统治的时代，他们人数很少而身价很高，因此，被当作极

有价值的家庭成员看待。在公元前6世纪时，罗马开始从事征战，战俘为数甚众，不但卖给贵族、商人，甚至还卖给平民，而奴隶的身分也就沦落了。法律上可把他们当作财产的一部分来处理；在理论上，依照古代的习惯，他们的生命已因战败而丧失，他们做奴隶是抵偿死罪的恩赦。有时，他们管理主人的财产、业务或基金；有时他们亦会成为教师、作家、演员、工匠、劳工、商人或艺术家，以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付给其主人。无论从那种途径，他或可赚足了钱以购买自由，而成为平民阶级的一员。

人与人之间也像野兽与野兽之间一样，自自然然地少有心满意足之时，因此，无论任何形式的政府，决不能永远使其臣民满意。在罗马这种制度中，商人因被排斥于元老院之外而生气，富有的平民则以不能列于商人阶级而不平，贫苦的平民则以憎恨自己贫穷，缺乏从政资格，以及由于债务而易沦为奴隶为苦。共和国初期的法律，许可债权人把长期拖欠的债务人逮捕，关在私设的地牢内，把他卖充奴隶，甚至杀掉他。有一条法律规定，联合债权人或可将拖欠不还的债务人之尸体切开，予以瓜分——这一条规定显然从未实行过。^④平民要求废除这些法律，并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战争所得的土地及固有的土地应该分配给贫民，不应赐给，或以虚价卖给富人；平民应有资格做地方官吏及祭司，并允许他们与上层阶级通婚；政府中的最高官职，应有平民阶级的代表。元老院为了破坏这种运动，便制造战争，但是，平民不理睬召集令，使元老院大为震惊。公元前494年，为数颇众的平民退出罗马，移到城外3英里的阿尼奥阿（Anio）河畔之圣山（Sacred Mount），发表宣言，除非他们的要求获准，他们不再替政府打战及工作。元老院用尽种种外交与宗教的策略，去引诱那些平民归来；他们害怕在外敌人侵时，内部亦将叛变，便同意取消或减轻债务，并设立2个保民官（tribunes）和3个营造官，作为民选的平民保护者。平民仍先作神圣宣誓，如有任何人胆敢使用暴力加于政府中的平民代表者，他们就把他杀死；经此宣誓之后，才回到罗马。^⑤

这是一次阶级战争的序幕，这战争一直继续到共和时代的终了。公元前486年，执政 Spurius Cassius 提议，把战争夺得的土地分配给贫民；贵族们指责他讨好平民，想自立为王，便把他处死。在罗马史上，土地平均分配论的提出，与元老院的暗杀事件，是连续不已的，其最高峰是格拉基兄弟（the Gracchi）与凯撒的被暗杀，而这次也可能并不是第一次。439年，又有 Spurius Maelius 的被暗杀。时值大饥荒，他以麦子给与贫民，只收低价或完全免费，元老院派遣一个特务，到他家中杀害了他，指控他的罪名，也是阴谋为王。^⑥又在384年，那位曾经英勇抵抗高卢、保卫罗马的 Marcus Manlius，以自己的财产救济一些破产的债务人，也被控告同样罪名，而被处死。

在平民步步爬高的过程中，其次一步骤，是要求明确的及成文的非宗教性法律。迄至此为止，贵族僧侣们始终是法规的纪录人及解释人，他们秘密地保持纪录，并利用其专利权，及法律的仪式要求，作为反对社会改变的武器。元老院对于平民的这个新要求，经过长期抵抗之后，终于在454年，派遣一个由3个贵族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希腊研究梭伦（Solon）及其他立法者所定的法律，回国提出报告。他们回来后，451年，公民大会便选出10人（decemviri）负责制定一部新法典，并赋予他们统治罗马的最高政府权力，为期2年。这个10人委员会，在坚决反动的 Appius Claudius 主持下，把罗马的旧习惯法改变为著名的《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向公民大会提出，稍事修改，加以通过，并在会堂中公开陈列，使凡能够阅读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

事件，却是罗马以及人类历史的划时代大事。这是第1次的成文法，其结构是罗马最了不起的成就，也是罗马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

第二年，10人团任期届满，他们拒绝恢复执政与保民官的政府，继续行使最高权力，而且更不负责了。有一个像卢克里霞故事一样可疑的故事说，Appius Claudius对平民中的美丽少女维吉尼亚（Virginia）燃起情欲，想得到她以供取乐，罚她为奴隶。她的父亲Lucius Virginius提出抗议，被Claudius所拒绝。Virginius把自己女儿杀死，连忙跑回自己的军团，要求军队援助，以推翻这个新暴君。于是，忿怒的平民再度退至圣山。据李维说，“他们模仿其父辈的温和，极力减少一切伤害。”^②贵族们听说军队支持平民，就在元老院集会，罢免10人团，驱逐Claudius出境，恢复执政职权，扩大保民官职责，承认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并认可平民的上诉权，对于选任官员的决定，得上诉于百人会议（Assembly of the Centuries）。^③4年后（445），保民官Caius Canuleius动议，平民应有与贵族通婚之权，及平民阶级应有担任执政的资格。元老院此时又值面临着邻国的战争威胁，屈从了其第一要求，对第二要求则避开正题，同意由百人会议选出的6位保民官，今后具有执政的权力。平民对此反应很慷慨，他们所选出的具有执政权力的军事保民官，全部是贵族阶级。

对维爱的长期战争（405—396），及高卢人攻击罗马，使举国暂时团结一致，平息内争。但是，胜利与灾祸同样的使平民阶级越发贫困了。当他们为了国家而从事作战时，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或被破坏，而他们负债的利息又日益增高，高到无力偿付的程度。贷款人不顾任何借口，坚决要求付还本息，否则就使告贷者下狱或沦为奴隶。376年，保民官李锡尼（Licinius）与塞克斯塔斯（Sextius）提出几项建议：（1）已付的利息应在本金中扣除，其余差额分3年还清。（2）任何人不得保有500iugera（约合300亩）的土地，也不得使用超过一定比例的奴隶去利用那些土地，借以解放劳工。（3）二位执政之一，必须经常由平民中选出。贵族们抵抗这些提案达10年之久；同时，据卡修斯（Dio Cassius）说，“他们掀起一次接一次的战争，使人民忙于战事，无暇倡议土地问题。”^④最后，平民再以第3次“脱离”作威胁，元老院才接受了《李锡尼法》，而保守派领袖卡米拉斯（Camillus），且特在会堂中建筑一座堂皇的“和合庙”（Temple of Concord），以庆祝这次的阶级妥协。

这是罗马有限民权成长的一个重大步骤。自那时候起平民进步得很快，步步朝向与元老院的“两阶级”（Orders）在政治与法律上的正式平等而迈进。356年，有一个平民做了一年狄克推多（dictator）；351年把都察官，337年把副执政，300年把祭司之职也先后开放予平民阶级了。最后，在287年，元老院终于同意，族派议会（Tribal Assembly）的决议也有同样的法律效力，甚至当其与元老院的决议相反时亦然。因为在族派会议中，贵族们很容易被平民的票数压倒，所以这个《霍滕西娅法》（lex Hortensia）是罗马民主政治的顶石和胜利。

然而，元老院几经失败之后，不久又恢复了权力。罗马人被派往占领殖民地，国内土地的要求因此平息。罗马官吏是无薪给的，其争取及保持职位须付出相当代价，因此便自动地取消了贫民的资格。而那些富有的平民阶级，既已获得政治平等及机会，于是就反而与贵族合作，以抑制激进的立法；至于那些贫苦的平民阶级，则因其经济媒介被剥夺，在罗马事务上已有200年之久，不再担任重要角色。商人们更与贵族政策完全一

致，因为其政策给他们承包公共工程，开放殖民地及省区让他们去开发，并委派他们替国家收税。百人会议继续选举选任官员（magistrates），但其票选方法已被寡头政治完全控制，元老院也是如此。保民官要依靠富有的平民阶级支持，其官署变成了保守派的力量。每一个执政，甚至由平民选出的，皆为风气所染，而热心于保守，当他的一年任期届满之后，他就进入元老院，以元老身分终其一生。元老院在立法方面采取主动，其权力由于习惯允许者，远超过法律条文的规定。由于外交事务日益重要，元老院处理外交的坚定，很提高了它的威望与权力。264年，罗马与迦太基为了争夺地中海霸权，而进入百年战争，在此期间，每一困难及胜利，都由元老院领导全国度过；人民在危急存亡与拼命奋斗中，只有屈服于元老院的领导及支配，而没有抗议。

第二节 共和时代的政体

（一）立法者

让我们来把这个经过500年发展而形成的复杂国家，替我们自己作一次写真。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世界上迄今所见的一个最能干和最成功的政府；的确，波力比阿且认为差不多完全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它提供了罗马历史的结构，有时也成为战场。

在全体人民中，谁算是公民？严格说，凡是出生于或被收养于罗马3个缘起部落的人，都是公民。实际上则意味着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不包括奴隶及外国人）以及获得罗马公民身分许可的所有外国人，都是公民。像这么被人嫉妒及人人都想争取的公民身分，实在是空前绝后的。它意味着只是一个小小团体的成员，而这个团体不久就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它带来依法拷问与监禁的豁免权，及上诉权，可从帝国之内的任何官员起，上诉到罗马的族派会议，或后来的罗马皇帝。

与这些特权俱来的，是一些义务。除赤贫者外，公民自16岁至60岁，有应召服兵役的义务；除非已在军中服役过10年，他不能担任政府官吏。他的政治利益与军事责任牢牢地结合着，其最重要的选举权就是在他服役的本团（Century，原义为百人队）行使的。在诸王统治时，他也在区会议（Curial Assembly；Comitia Curiata），中选举，那是说，他和其他家庭的头子，集合在一区中选举，罗马共分30个区（Curiae）那是3个部落划分的地界；到了共和末年，则由区会议将统治权（imperium）给与当选之选任官员。在君主政体结束之后，区会议的其他权力很快的就失掉了，而转移于定员百人会议大会（Centurial Assembly；Comitia Centuriata）。所以称为Century，因为最初只有100名士兵。凡选任官员的选拔，对所有官吏或元老院所提议案的通过或拒绝，听取对选任官员判决之上诉，审判所有罗马市民的死刑案件，及宣战与媾和的决定，都是这个百人会议官员大会的事。这是罗马军队与政府的广大基础。然而，其权力很多受限制。它只在执政或保民官召开时始能集会。它所能表决的议案，只以选任官员或元老院所提交者为限。它

不能讨论或修改议案，只能表决其可否。

大会表决的保守特性，借成员的阶级安排而获得保证。在最高层有 18 个百人队，系由贵族及商人（骑士）* 组成的。其次是市民的第一阶级，属于这阶级的每人有价值 10 万 asses 的财产**，这阶级共有 80 个百人队，合 8000 人参与大会。第二阶级的市民，拥有 7.5 万至 10 万 asses 财产；第三阶级 5 万至 7.5 万；第四阶级 2.5 万至 5 万；这三个阶级各有 20 个百人队。第五阶级的市民拥 1.1 万至 2.5 万的财产，共有 30 个百人队。凡财产在 1.1 万以下的市民，合编为一个百人队。¹ 每一个百人队只在大会中投一票，而投票结果则取决于各该百人队中的多数；因此，在某百人队中的小多数，可能击败别的百人队中的大多数，而胜利遂属于总人数中的少数。因为每百人队皆依财产阶级的次序而投票，且系随投随时宣布，安排在前头的两个组，占有 98 票，已为全体 188 票的多数，因此，他们的票唱完了，较低阶级就罕有投票的必要了。投票是直接的，不能亲到罗马与会的市民，在大会中便没有代表权。所有这些规定，无非只是取消农民与平民投票权的策略而已。百人队的阶级区分，系经过调查决定，依各人对于纳税及战争的贡献力而区分。罗马人认为，投票权应与其所付的税额及所要求的军事义务成比例。那些财产在 1.1 万以下的市民，总共只有一个百人队的一票；但同样的，他们所付的税微不足道，且在正常状况之下，总是免服兵役的。² 至于大众阶级，直至马略执政之前，政府对他们别无要求，只要他们多生孩子。百人会议的规定，其后虽有若干变更，但仍旧是明明白白的保守与贵族政治的体制。

毫无疑问的，平民为了抵消这个不利，共和国一开始，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平民会议（Concilia plebis）。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前 357 年即已行使立法权的族派会议，可能就是由平民会议产生的。在这个族派会议中，其投票人系以塞尔维亚的调查（Servian census）为基础，依部落及居住地而安排；每一部落有一票，贫富一律平等。287 年，元老院正式承认族派会议的立法权力，自是以至 200 年，这个会议的权力日增，成为罗马“私法”的主要来源。族派代表（tribunes）的选择，与全体百人队选出军事保民官（tribuni militares）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族派会议中，人民并无讨论，某一选任官吏提出一项法律并加以辩护，另一选任官员或将发言反对；大会只是听着，并表决可否。此会的组织，虽比百人会议进步得多，却一点也不激进。全国 35 个部落中，31 个在农村，其成员，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土地，都是谨慎的人。城市的大众阶级，都在四部落区域内，在马略以前及凯撒以后，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力量。

元老院依然是最高机关。院内元老除原有的氏族首长外，并以卸任执政及都察官者经常加入补充，又授权都察官从贵族及骑士阶级中提名，以保持元老院 300 会员人数。会员是终身职，但是，任何会员一经查有犯罪或严重之不道德行为，则可由元老院或都察官开除之。这个尊严的机关，应主要选任官员的要求而集会，在会堂对面的元老院会所举行。依照一种愉快的习惯，会员可带他的儿子同往，让他静静地在会中亲自学习政治

* 译按：罗马的资本家以“骑士”著称。他们多属新富，与元老阶层的贵族有别。他们不一定是罗马人，其中有些是各省区的商人；有些具有希腊或叙利亚的血统，由奴隶而被解放的自由人；有些是“公务员”（承包政府公共工程者，以及在某一区域为政府征税者。）

** asses 为罗马货币单位，就其购买力而言，相当于 1942 年的美金 6 分。

手腕和诡辩。从理论上来说，元老院所能讨论及决定的，以选任官员提出的问题为限，元老院的决议也只是建议性质，没有法律力量。实际上，因其威望很大，选任官员们差不多总是接受其建议；而未经元老院许可的任何法案，也罕有经由选任官员提出百人会议的。元老院的决议可被保民官否决，而在元老院中失败的少数派，亦可上诉于百人会议。^②但是，除在革命时期外，类此的程序是罕见的。选任官员只有一年当权，而元老院会员则为终身职，因此，这个不死的主权者，必然支配只持有短时权力的人。关于外交关系的指导，结盟与缔约，从事战争，殖民地及各省区之统治，公地的管理与分配，财政及其支付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事全是元老院的专属职掌，且拥有很大的权力。它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兼管的机关。诸如叛国罪、谋叛罪或暗杀罪等，皆由元老院执行法院职务；对于最大的民事案件之审判，也指派元老院会员为法官。当一种危机到临时，元老院便发布其最严厉的命令（*Senatus-Consultum ultimum*），“执政应设法使国家不受危害”——可凭这一种命令，以施行戒严，并使举国的人与财产皆受执政的绝对控制。

共和时代*的元老院，时常滥用权力，袒护贪污官吏，残酷无情地进行战争，贪婪地剥削征服之省区，压制希望对罗马繁荣负起更大责任者之抱负。但是，除图拉真（Trajan）与奥雷柳斯两位皇帝外，能在政治手腕上运用那么多智能与技巧者，再没有别处比得上罗马元老院；而其服务国家的理想，能把政府或人民支配得那么好的，也是世无其匹。就个人而言，元老们并非超人，他们常犯严重错误，有时对政策踌躇不决，时常因贪图个人所得而失去了帝国的见地。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做过选任官员，行政首长及军队指挥官；其中有些人曾做过“地方长官”，统治大如王国的省区；更多的人都是出身世家，其家族数百年来选出罗马政治家及将军；所以像这些人组成的一个机关，如果说制定不出最佳的法案，那是决不会的。元老院在胜利时最坏，而在失败时则最好。它能推行前进的政策，影响几代人及几百年间的事；它能于公元前264年发动一次战争，到146年始结束。280年，那位哲学家辛尼阿斯（Cineas）以伊庇鲁斯（Epirus）王皮拉斯的特使身份来到罗马，看到元老院的审慎辩论，并观察那些元老们。他向那位新亚历山大（皮拉斯）提出报告说，这里并非贪污政客之集会，不是智慧平凡者的偶然会议，而是真正庄严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诸王集会”。^③

（二）选任官

重要的官吏皆由百人会议选举，次要的则由族派会议选举。每一官署由2人以上的同僚共管，权限完全相等。除都察官外，其他官员任期只一年。同一人再任同一职务者，10年中只限一次；从某一公署离职，到另一公署就任新职，中间须有一年间隔；在此期间，这位业已离职的官吏可能因其任内的不法行为而受到检举。一个人在军中服务10年之后，有志从事政治生涯者，可设法当选为财政官之一，在元老院与执政指挥监督之下，掌管国家经费的出入，并协助副执政执行罪犯的防止与调查。如果他能使其选民或有力

* 共和国（Republic）（罗马人用的名词是 *respublica*，意为公有财产或共同福利），曾被用于罗马的三种政体——王政、“民主”及元首政制。但是，现在史家一致同意，罗马共和时代，只限于公元前508年至49年。

支持者满意，稍后他就可当选为主持营造司的4位市政官(aediles)之一，负责主持建筑、水沟、街道、市场、戏院、妓馆、餐厅、违警法庭及公共运动场所。如果他再度成功，他或可成为4位副执政之一，在战时带兵，平时执行法官职务，并解释法律。*

在任官的过程中到了这个地位的公民，如已获得廉明的名气，或可选为二位都察官之一，都察官(censors，原义为“评价员”)，每5年由百人会议选出一次。其中之一人，每5年调查市民一次，并评定其财产，以确定其政治与军事的身份及应纳税额。都察官对于每一候选官吏者，皆须考查其性格及服务纪录；还要监督妇女的荣誉，儿童的教育，奴隶的待遇，税收的收集或承包，公共建筑的建造，政府财产的出租或订立合约，及土地的至当耕种。都察官可使任何公民降低阶级，可开除元老院元老，只要他们发现其人有不道德行为或犯罪时即可执行；当二位都察官之一执行此种职责时，另一位都察官不能加以否决。他们可以提高奢侈税以抑制浪费。他们编造并公布国家经费的5年预算计划。到他们18个月的任期终了时，须集合市民，举行神圣的斋戒会，以表示与神保持着热诚的关系。Appius Claudius Caecus(瞎了)——十人团之一的曾孙，是第一个使都察官职权与执政同样尊严的人。当他在任期间(312)，他建筑了阿比安水沟(Appian Aqueduct)及阿比安大道(Appian Way)，提升富有平民至元老院，改革土地法及国家财政，打破祭司及贵族们对法律的专利与操纵，并留名于罗马文法、修辞学及诗歌上，而当他临死时，还遗言要提防皮拉斯，断言罗马征服意大利。

理论上，二位执政之一必须是平民阶级，实际上却很少平民当选，因为执政必须对付整个地中海战争与和平的每一执行阶段，故平民也宁愿选举有教育、有训练的人去担任此职。在选举前夕，负责选举的选任官员夜观星象，看看所提名的那些候选人名字是否与星象相宜；翌日，他为百人会议主席，只把星象示有祥兆的名字提请大会选择。^④遇到这种情形，星卜家使政治暴发户及煽动家大为沮丧；然在大多数时机，大会受着威胁恐吓，往往会上伪虔诚者的当。候选人亲自到会，身穿纯白色的礼服，以强调其生活与道德的简单朴素，或者更常有的是显示出他在战场上所得的伤疤。一旦当选，则于3月15日就职。执政领导全国举行最神圣的宗教仪式，以接受其神圣职务。在和平时候，他召集元老院及百人会议开会，自为主席，命令开始立法，处理司法案件，及全面执行法律。在战争期间，他召集军队，筹集军费，与他的同僚执政共同指挥军队。二位执政如在任期内同时死亡或被俘，元老院就宣布“悬缺”(interregnum)，并任命一位为期5天的“监国”(interrex)，同时即准备新选举。此字(interrex)暗示着执政在其短短的任期内，继承了国王的权力。

由于二位执政权力相等因而彼此制衡，并要受元老院的牵制，而保民官又有否决权；因此，执政权力是颇受限制的。公元前367年之后，在战时，则选举14位军事保民官，以领导各部落；在平时，则以10位平民保民官代表他们。这10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在一个合法的狄克推多统治之下，否则，对他们施以强暴手腕便是犯了渎神或死罪。他们的职掌是保护人民，对抗政府，无论何时，只要其中有一人认为必要，只用一个字

* 财政官(Quaestor)这一词由Quaerere(查询)一字而来，因此，审判也是一次Quaestio。市政官(aedile)这一词由aedes(建筑)一字而来。副执政(praetor)一词由Prae-ire一字而来，意为先走，带头——因此，护卫他的大队称为Praetorian Guard。

veto——意思是“我反对”——就可阻止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关之作为。保民官可以沉默的观察员态度，出席于元老院会议，把会中的议事报告人民；而使用其否决权，即可取消元老院决议的所有法律力量。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住宅，日夜敞开大门，让寻求保护或求助的公民自由进入；而其庇护权，可给市民以相当于人身保护状 (habeas corpus) 的庇护。他若坐在裁判席上，即可执行法官职务，他的判决是不能上诉的，除非上诉于族派会议。他负有责任为被告获得公平审判，只要可能的话，使已判罪的人获得赦免。

尽管有这些阻力，而贵族政治仍能得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一，保民官的职权行使只限于罗马城及和平时期，一到战时，保民官就服从执政了。第二，说服族派会议选举富有的平民为保民官；富人的威望及贫民的胆怯，使人民选择富人以保护贫民。第三，让保民官的人数从4员增至10员；10人之中，只要有1个人服膺道德或视钱如命，他的否决就会使其余9人受到挫折。⁹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民官变成了贵族们很可信赖的人；可信任他出席元老院会议参加议事，而保民官任期届满后，也就变为元老院的终身议员。

如果所有这些策略都一一失败了，依然还有一个社会秩序的最后堡垒在，那就是狄克推多制度 (dictatorship)。罗马人承认，当国家骚乱，或危及他们的自由与特权时，他们为了保卫自己而创建的所有制衡体制，将会妨碍救国所必需的迅速统一行动。在那种时机，元老院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而提名二位执政官之一为狄克推多 (dictator)。在所有例子中，除了一个例外，其余的狄克推多皆系来自上层阶级；然必须说明的是，贵族阶级也罕有滥用此种职权的可能性。狄克推多对于全体人民及其财产，差不多有完全的权力，只是没有取得元老院的同意，则不能动用公共基金，其任期也只限于6个月或1年。所有先后的狄克推多皆遵守着这个限制，只有二位是破例的。公元前456年，辛辛纳特斯 (Cincinnatus) 应召为狄克推多，放下他的犁头，前往挽救国家，而一俟任务完成，立即解职归田，这个故事受着其后的历届狄克推多之尊重。当苏拉 (Sulla) 与凯撒违反这个前例时，“共和制”就回到共和时代以前的王政制度了。

(三) 罗马法的起源

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体制中，各级官吏执行着基于10人团 (Decemvirs) 之《十二铜表法》的一套法律。然在此一划时代的法律制订以前，罗马的法律一向是一种混合体，包含有部族的习惯，王室的诏书，及祭司的支配。古代的方式 (Mos Maiorum)，直至异教徒的罗马终止时，依然是道德及法律来源的模范；虽然想像与薰陶已使早期共和的无情公民理想化，然他们所流传的故事仍然帮助着教育者，使罗马青年养成一种禁欲主义的性格。至于其余部分，早期的罗马法就是祭司的规则，属于宗教的一个部门，充满着神圣的许可与庄严的仪式。法律是命令与公正二者的结合，不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神的关系。犯罪是侵犯那种关系，侵犯神的和平；在理论上，法律与惩罚是用于维持或恢复这种关系及和平。祭司们于法院开庭之日或人民集会之时，宣布何者为正，何者为误。所有问题，如关于结婚或离婚、独身、守身或乱伦、遗嘱或让与、或儿童的权利等，有许多问题要请教祭司，正如今日要请教律师一样。事事都要照公式去做，才不会违法，而又只有祭司们懂得“律则”。在罗马，祭司是第一个法律与意见的顾问；第一个

以法律见解告诉人民的的就是他们。法律都由祭司们记录在卷，保管得很秘密，不让平民知道，因此，不禁使人猜疑，祭司们偶而也会改变原文，以适合经书或贵族之目的。

《十二铜表法》引起法律的双重革命，即罗马法的公布与俗化。正如公元前5、6世纪中的其他各国法典——如卡龙达斯（Charondas）、撒留卡斯（Zaleucus）、莱克尔加斯（Lycurgus）及梭伦等的法典——代表着从不确定与不成文的习惯法，转变为明确的与成文的法律；皆是阅读能力提高与民主政治进步的结果。载在《十二铜表》上的《公民法》（*ius civile*），自神的法律中解放出来，罗马遂非“神权政治”了。公元前304年，“瞎子”Appius Claudius的秘书，公布了法庭行事历及正确法律程序的公式书，而祭司们的专利就更加消失了，因为在此以前，这些事情，只有祭司们知道，人民是罕有知道的。280年，科兰肯纳（Coruncanus）开始公开讲授《罗马法》，法律的俗化又进了一步；自是之后，支配罗马人的意识与生活者，就不再是祭司，而代以律师了。未几，《铜表法》又成为教育基础，直至西塞罗时代，所有学童都要默记；毫无疑问的，那种坚决而有秩序，好讼而守法的罗马精神之铸成，那些人都曾尽了一部分责任。经由立法程序，副执政的公告，及后来的皇帝命令，《十二铜表法》虽曾一再修正补充，然历时900年之久，始终还是罗马的基本法。

在这部法典中，诉讼程序法已经相当复杂了。差不多每一选任官都可以担任法官，然只有副执政的才是正常法庭，而他们对于法规的修正与解释，则使《罗马法》成为活的与成长的法律，而不是死板的前例。每年由主要的选任官开具一个名单或“白表”，列举适任陪审团服务的元老与骑士；而每一诉讼的主审法官则在这个表中，选择原告被告都不大反对的少数人为陪审团委员。律师得在法庭内向其委托人建议并为辩护；而若干元老则得在公众讲座或自己家中提供法律意见。公元前204年的《新西阿斯法》（*The Law of Cincius*），禁止法律服务收费，但是，法律的技巧还是可以胜过这个法禁的。奴隶们则常被拷打迫供。

《十二铜表法》是历史上最严肃的法典之一。它保留着兵农社会父系全能的古风；父亲得拷打、捆绑、囚禁、出卖、甚至杀死他的孩子，只有出卖过3次的儿子，以后才不再受父亲的管。^①阶级的区别，是借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而保持着。债主对负债人享有一切权利。^②财产所有人可立下遗嘱自由处置其财产；产权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小偷被当场捕获时，就给与被盗人家作奴隶。处罚的范围很广，自简单的罚款以至驱逐出境，罚为奴隶或处死刑。有少数几种处罚方式是等于报复性的；大多数的罚款都会巧妙地调整以适应受害人的阶级。“折断自由人的骨头，罚款300个asses，受害人是奴隶时，则只罚150asses。”^③判处死刑的罪，为诽谤、行贿、伪证、盗窃农产品、夜间损坏邻人的农作物、保护人之欺骗被保护者、用妖术蛊惑他人、纵火、谋杀、夜间在市内作扰乱治安的集会。^④忤逆罪则装人袋中缚紧，有时还加入一个公鸡、一条狗、一个猴子、或一条毒蛇，然后投入河中。^⑤但是，在首都罗马城内，被宣判死刑的市民，可从任何一级起，上诉于百人会议，只有狄克推多的宣判不得上诉；如果被判罪者料想百人会议的投票对他不利时，他只要离开罗马，便可将其死刑改判为放逐。^⑥结果，尽管《十二铜表法》十分严厉，在罗马共和时代，自由人之被处死刑者还是罕见。

(四) 共和时代的军队

罗马的政体，最后是依靠其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组织。国民和军队是二而为一，军中所有百人队集合起来，就是国家的主要立法机关。其为首的18个百人队，是提供骑兵的；第一级的百人队是重步兵，其武器有矛二，短剑一，剑一，防护具有铜盔，胸甲，胫甲及盾；第二级只少一个胸甲，其余全同；第三第四两级没有披甲，第五级则只有投石器和石头。

一个罗马军团(legion)是一个混成旅，包含4,200名步兵，300名骑兵，及各种补给组；²⁵二军团编成一个执政的部队。每一军团下面分为若干百人队——初为100人，后为200人，由百夫长(centurion)统率。每一军团各有其军旗(vexillum)。军的荣誉不许军旗落入敌手，有些聪明的军官，有时故意把军旗投入敌人阵中，以激励士兵拼命进攻，夺回军旗。战斗时，位于前列的步兵，于10至20步的距离，用“齐放”向敌人投掷标枪——木杆装有尖铁的短矛——在两翼的士兵则用弓射箭，用掷石器抛掷石头，以攻击敌人，同时骑兵亦持矛挥剑向敌冲锋；最后与决定性的短兵相接时则用短剑。攻城时，则密集使用木制弩炮，依张力和扭力的作用，抛射10磅重的石头，射程可达300码；巨大的撞城机，由粗绳悬吊着，像秋千一样先向后拉，然后对着敌人城墙一放；用土筑或木头造成斜坡，把有轮的炮塔推上或曳上这个斜坡，即从塔上发射“飞弹”，以攻击敌人。²⁶罗马约于共和初期，自伊特鲁里亚学会了希腊方阵(Phalanx)——由6列士兵构成，每列约500人——因其密集而运动不便，到公元前366年，罗马军团便重新编组，以2个百人队编成一个中队(Maniple)*；中队与中队之间有相当空隙，其后各列的中队皆位于空隙后而。这种队形，可使一系列的士兵能够迅速获得次列的增援，又能使一个或数个中队迅速变换方向，以面对侧方的敌人攻击；而且罗马士兵都受过各个战斗的特殊训练，而这种队形则便于各个战斗的自由发挥。

罗马军队成功的最大要素是纪律。罗马青年自幼即受战争教育，他所研究的战争艺术，高于一切其它学问，一生中有10年的悠长岁月在战场及营房中度过。在罗马军队中，畏怯是不可饶恕的罪，对于犯者的处罚是用鞭打死。²⁷将军有权把其士兵或军官杀头，不仅自战场逃跑者如此，凡是违背命令者，不论其结果多么好，皆难逃一死。逃兵或犯窃盗罪者刖其右手。²⁸营中食物很简单：面包或麦片粥，一点青菜，酸酒，很少有肉；罗马军队靠一个素食菜单征服世界；凯撒的军队，当谷物缺乏，不得不食肉时就发怨言。²⁹军队平时要做很艰苦的长时间劳役，士兵们情愿请求去打仗；勇敢变成了较佳的选择。公元405年以前，士兵是没有薪给的，那年以后，也还是很少；但是，他们准许依照阶级，分享战利品——金银与货币，土地与俘虏，及所有能搬动的物品。这样的训练，不但养成渴望战争的英勇战士，且养成能干和无畏的将军们；服从的纪律，发展为指挥的能力。共和时代的军队也常打败战，但从未有一次失去战争的信心。由禁欲主义教育成的人，及对于死亡熟视无睹的残酷景况，雕塑成这个胜利者，他们征服意大利，接着又征服迦太

* Manipulus 的原义是少许干草和羊齿植物等缚在一个竹竿上，最原始的军旗似乎就是这样的；这个字似乎意味着在同一军旗之下服役的一个士兵团体。

基与希腊，最后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

像这样概述的“混合体制”，波力比阿很羡慕，说是“现存各种政府中之最佳者”：在议会的立法主权方面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在贵族元老院领导方面是一种贵族政治，就短期的效忠执政而言，是斯巴达的“两头政治”（dyarchy），偶而由狄克推多当政时则为君主政体。本质上，那是一种贵族政治，在这种制度中，旧家族和富有家族，凭其能力与特权，执政了几百年之久，并使罗马政策不屈不挠，连绵不绝，那就是罗马成就的秘密。

但是，这也有其缺点。那是一种粗陋的制衡混淆，在那制度中，于平时，差不多每一指挥部的效能，都被另一个平等的对立指挥部所抵消。分权确有助于自由，有时候，也能抑制不法行为；然另一方面，则导致于军事上的大祸，像坎尼（Cannae）一样，且瓦解了民主政治，变为暴民统治，最后终于带来永久的“元首政治”的独裁。最使我们惊奇的是，这样一种政府居然维持了那么久（公元前508至49年），而且成就那么大。其所以能够持久，也许是因为糊里糊涂地适应了情势的变迁，以及在家庭中，在学校，在寺院，在军中，在议会，在元老院等所构成的那么自豪之爱国主义。献身为国造成了共和时代的最高峰，正如其无可比拟的政治贪污造成其没落一样。只要罗马的敌人还逼迫他们去团结，能先见及保持英雄主义，罗马仍旧是伟大的。当它征服所有敌人后，繁荣了一个短时间，便开始衰亡。

第三节 意大利的征服

罗马被敌人包围得最紧的时候，就是它刚脱离了君主政体，成为一个弱小城邦国家的时期，它只统治着350平方英里的土地——等于19英里乘19英里的一个空间。当伊特鲁里亚领袖波尔塞纳（Lar Porsena）进军罗马时，所有罗马诸王征服的四邻社会，大多数都恢复了自由，并且组织一个拉丁同盟（Latin League），共同抵抗罗马。意大利是许多独立部落与城邦的混合体，每一部落及城市，各有其政府及方言：在北方的是利古里人（Ligures），高卢人，翁布里亚人（Umbrians），伊特拉土坎人及萨宾人；南方的是拉丁人，伏尔西亚人（Volscians），塞尼阿姆人（Samnites），卢卡尼亚人（Lucanians），布鲁希亚人（Bruttians）；沿西南海岸是希腊殖民地，包含如下各地——丘迈，那不勒斯，庞贝，帕埃斯图顿（Paestum），洛克立（Locri），里吉安（Regium），克罗托纳（Crotona），梅塔蓬图姆（Metapontum），他林敦（Tarentum）。罗马位于那些部落及城邦的中心，战略位置便于扩张，但也有受到四面八方同时攻击的危险。它之得救，是因为那些敌人很少联合起来对付它。公元前505年，当罗马正与萨宾人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强有力的萨宾氏族——投奔罗马，罗马以优待条件给以公民身份。449年，萨宾人被击败；到290年，所有萨宾人的土地皆并入罗马，250年，萨宾人获得完全的罗马公民权。

496年，泰尔昆人说服一些拉丁城市——条斯坎览（Tusculum），阿尔代亚（Ardea），拉努维安（Lanuvium），阿里西亚（Aricia），台布尔（Tibur）及其它城市——加入战争，联合对付罗马。面临着显然压倒优势的敌人联合阵线，罗马任命了第一位狄克推多波斯

图米 (Aulus Postumius); 在雷吉拉斯湖 (Lake Regillus) 一战, 罗马人获得一次救亡的胜利, 据他们说, 是靠着卡斯托 (Castor) 和波鲁斯克 (Poilux) 二神的帮忙, 二神离开奥林匹斯山 (Olympus), 加入罗马军队作战。3年后, 罗马与拉丁同盟签了一个条约, 在此约中, 签字国家保证, “罗马与拉丁各城邦之间, 必须天长地久的和平相处……共同战争所得的战利品, 双方必须平等分享。”^②罗马成为拉丁同盟的一个会员国, 接着就成为它的领导国, 接着又成为它的主人。493年, 罗马对伏尔西亚人战争, 在这次作战中, 马尔希亚 (Caius Marcius) 因占领伏尔西亚人首都科里奥利 (Corioli), 而被称为科立奥雷那·马尔希亚 (Coriolanus Marcius)。史家们可能以其“罗曼史” (romance) 的笔调接下去说, 由于平民阶级的坚决反对, 491年, 科立奥雷那被放逐了。他逃到伏尔西亚人那里, 将他们重新编组, 且带着他们围攻罗马。历史告诉我们, 罗马人为饥饿所迫, 一再遣使去劝阻, 皆无效。最后, 他的母亲和妻子一同出城去见他, 威胁着说, 如不听她们的请求, 就横尸路上以阻其进军。于是, 他撤军而去, 被伏尔西亚人所杀; 一说他和伏尔西亚人住在一起, 老年生活很艰苦。^③405年, 为了争夺台伯河的控制权, 维爱与罗马决生死之战。罗马围攻维爱城, 历时9年, 竟未能攻陷, 伊特鲁里亚一些勇敢的市镇也加入这次战争。他们自四方进攻罗马, 罗马共和国的存在受了威胁, 他们便任命卡米拉斯为狄克推多。卡米拉斯召集一支新军, 攻下了维爱, 将其土地分给罗马市民。351年, 又经过好些战争, 伊特鲁里亚西南部地区亦被罗马兼并, 改称差不多现代的名字多斯西亚 (Tuscia)。

同时, 在公元前390年, 出现了另一更大的危机, 与高卢人开始了长期决斗, 那战争一直拖到凯撒时候才结束。当伊特拉士坎人与罗马连续打了14次战争时, 来自高卢与日耳曼的塞尔特诸部落, 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 到意大利北部定居下来, 远及波河以南地区。古代史家漫不经心地把这些南侵部落写作 Keltai 或 Celtae, Gelatae 或 Galli。这些部落的来源, 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只能把他们描写为印欧入种 (Indo-European stock) 的一支, 印欧人遍布于日耳曼西部, 高卢, 西班牙中部, 比利时, 威尔斯, 苏格兰及爱尔兰, 在罗马占领那些地区之前, 当地都是“先罗马语言” (Pre Roman languages)。波力比阿描写他们“高大英俊”, 喜欢战争, 赤身露体从事战斗, 身上只挂着金符篆及链子。^④南高卢的塞尔特人尝到意大利葡萄酒, 十分愉快, 他们便决心要到出产那么好的水果地方去; 其实更能打动他们心意的, 可能还是新土地与新牧场的要求。他们进入意大利后, 在不正常的和平中居住了一个时期, 耕田畜牧, 仿照市镇中所见的伊特拉士坎人文化。大约在公元前400年, 他们入侵伊特鲁里亚, 大掠而去; 伊特拉士坎人的大部分军队都已派往防守维爱, 对抗罗马人的攻击, 所以对于高卢人的抵抗十分微弱。^⑤391年, 高卢兵3万人到达克卢细安; 一年后, 在阿利亚河 (Allia) 与罗马军队相遇, 高卢人大破罗马军队, 遂长驱直入罗马城。他们洗劫并焚毁了此城的大部地区, 且围攻罗马残军于 Capitol——在卡皮托利诺山顶——达7个月之久。最后, 罗马人投降了, 付出1000磅金子, 作为请高卢人离境的代价。^{*}高卢人走了, 但于367年, 358年, 及350年, 又三度进犯罗马, 皆被击退, 最后, 他们终于满意地住在意大利北部, 其地今称内高卢或南高卢。

残存的罗马人看到他们的城那么残破, 便有许多人愿意抛弃这个地方, 改以维爱城

* 李维的《罗马史》说,^⑥最后, 卡米拉斯拒绝交付金子, 并用武力逐走高卢人。这个史话现今无人相信, 视为出于罗马人自尊心所作的一个捏造。在任何国家的教科书中, 从无倾覆的记载。

做首都。卡米拉斯劝阻他们不要离去，并由政府拨款援助，使人民重建家园。罗马在面临许多敌人威胁下，迅速重建；其所以造成毫无计划与曲折狭窄的街道，一部分原因在此。那些屈服于罗马的人民，看到罗马濒临毁灭，便一再叛变，罗马费了半世纪之久的间歇性战争，才平息了他们的自由欲望。在此期间，拉丁人，伊快人（Aequi），赫尼西人（Hernici）及伏尔西亚人，或对罗马轮流攻击，或共同进攻；如果伏尔西亚人成功，他们将使罗马与意大利南部隔绝，也与海隔绝，而罗马历史也许就此结束。340年，拉丁同盟的各城一一被击败；两年后，罗马解散这个同盟，差不多把同盟所属的拉了平原全部地区一齐并入罗马国土。*

同时，罗马战胜了伏尔西亚人后，即面对着强大的塞尼阿姆各部落。这些部落占据着广大地区，横断着自那不勒斯至亚德里亚海之间的交通，该地区内包含着几个富有的城市，如诺拉（Nola），贝尼文坦（Beneventum），丘迈，及卡普阿等。西海岸的伊特拉士坎人与希腊人的殖民地，大部分都已被他们兼并了，而他们又大大地吸收希腊文化，而产生风格特殊的坎帕尼亚艺术；他们的文明可能高于罗马。罗马与他们争夺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打了3次长期浴血战。321年，罗马军队在高汀·福克斯（Caudine Forks）战败，这是罗马许多次中最大惨败之一，他们的败军，在敌人矛头构成的拱门之下通过，作为投降的象征。在前方指挥的二位执政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元老院拒绝批准其和约。塞尼阿姆人又与伊特拉士坎人及高卢人结为同盟，有一个时期，罗马差不多面临了整个意大利的武力。但是，到了295年，罗马军团在生第南（Sentinum）之战，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面坎帕尼亚平原及翁布里亚都变为罗马领土了。12年后，罗马把高卢人驱逐到波河以外，再度迫使伊特鲁里亚成为罗马的一个附庸国。

在北部的的高卢人地区，与南部的希腊人地区之间，罗马现已成为意大利的主人了。一方面是贪得无厌，一方而是不安全感作祟，罗马向意大利南方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各城邦提出通牒，要他们或与罗马结为同盟，接受罗马领导，否则战争，二者任择其一。图里（Thurii），洛克立及克罗托纳三个希腊城邦，因其内部及四邻到处都是“野蛮人”（希腊人对外国人皆称野蛮人，此处指意大利人）的各部落，为了不愿被其吞并，宁与罗马结盟，遂同意了。另一可能是，他们也像拉了平原各市镇一样，本身正为阶级战争所苦，所以接受罗马的警备部队，以保护有产阶级，压制平民起义。^②独他林敦很顽强，并请求伊庇鲁斯国王皮拉斯渡海来援。这位热衷于阿基利斯（Achilles）与亚历山大（Alexander）的英勇战士，带着一枝伊庇鲁斯军队，渡过亚德里亚海而来，公元前280年，于赫拉克利亚（Heraclea）击败罗马军队；他的胜利付出了很大代价，替欧洲语言留下一个形容词。^③现在，意大利的所有希腊城市都加入了皮拉斯，卢卡尼亚人、布鲁希亚人及塞尼阿姆人，也自行宣布为他的同盟。他派遣辛尼亚斯前往罗马，提议媾和，并释放了2000名罗马俘虏的话，如果罗马还要战争，他们就回来。罗马元老院正要商讨和平条件，那位退隐已久的老“瞎子”Appius Claudius叫人抬到元老院，要求罗马决不可与驻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外国军队媾和。元老院把皮拉斯释放的2000名俘虏遣送回去，断

* 争以二件大概是传奇性的行为最为显著。一位执政德西厄斯（Publius Decius）骑马驰入敌人重围中而死，作为一种牺牲，以博得诸神的援助；另一位执政杜快塔斯（Titus Manlius Torquatus）斩其子（因其子违背命令）而赢得一次战斗。^④

然恢复战争。这位伊庇鲁斯年轻国王又打了一次胜仗；接着，因为厌恶那些同盟国家的懈怠和胆怯，便带着他的损失已多的军队，渡海到西西里去。迦太基人正在围攻锡拉库萨（Syracuse），皮拉斯解了锡拉库萨之围，差不多把西西里岛上的所有迦太基占领军一齐逐走。但是，他的专横统治，冒犯了西西里的希腊人，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命令与勇气，也能获得自由，便不再支持皮拉斯。他又回到意大利去，临去西西里时，他说：“我留下这块肥肉，让迦太基和罗马人去争夺罢！”275年，他的军队与罗马人战于贝尼文坦，他在是处第一次打了败仗；罗马军团的轻武装与机动的中队证明优于运动不灵的希腊方阵，在军事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皮拉斯向其意大利各同盟城邦请求派遣新军给他，他们怀疑他的诚意与持久，拒绝他的请求。他回师伊庇鲁斯，在希腊一次冒险中死去。就在他死的那一年（272），米洛（Milo）以他林敦投降罗马。不久，所有希腊城市一一屈服，塞尼阿姆人也悲惨地投降了，经过200年战争之后，罗马终于做了意大利的统治者。

罗马很快的就以殖民巩固了征服地，殖民有些是由拉丁同盟所遣，有些是罗马直接派出。这些殖民解决了好些目标：罗马正受着人口压力，生活困难，结果遂造成阶级斗争，而殖民便解决了本身的失业问题；那些殖民在不稳的臣民中，作为警备队或忠贞核心，又为罗马商业作前哨和出口处，且为首都饥民增加粮食供应；于用剑开始征服之后，很快的就用犁头完成其征服。在这种方式之下，数以百计的今天依然存在的城市，接受了他们的基础，或他们的罗马化。意大利半岛此时还是语言复杂的野蛮民族占多数，一俟拉丁同盟及其文化发展及于整个半岛之后，渐渐地就把意大利铸成一个统一国家了。罗马所采的第一步骤是“政治综理”（Political synthesis），执行上很残忍，成效却很辉煌。

但是，在科西嘉（Corsica）、萨迪尼亚（Sardina）、西西里及非洲，有一个更古老更富裕的强国，封锁着罗马与西地中海的商业，把意大利关闭在其本身的西海之内。

第三章 汉尼拔对抗罗马

(公元前 264 - 公元前 202 年)

第一节 迦太基

约在公元前 1100 年,腓尼基(Phoenicia)的好奇商人发现西班牙的丰富矿藏。不久,就有一队商船往来于地中海东端的西顿(Sidon),提尔(Tyre)及 Byblus,与西端 Guadalquivir 河口的 Tartessus 之间。由于那么远航必须有许多停泊地,而地中海南岸的航线较短,也较为安全,所以腓尼基人就在非洲海岸的 Leptis Magna(今 Lebda), Hadrumentum(今苏斯 Sousse),乌提卡(Utica 今 Utique), Hippo Diarrhytus(今 Bizerte), Hippo Regis(今朋尼 Bone),甚至越过直布罗陀(Gibraltar)海峡,到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南方的 Lixus,建立中途停泊地及商业站。在这些站所的闪族(Semites)殖民者,有些人与本地人通婚,并对其余土人贿以礼物,遂得和平相处。公元前 813 年,有一群新殖民者,或系来自腓尼基,或系从乌提卡站所向外扩张的,在今突尼斯(Tunis)西北 10 英里的一个海岬上,建筑他们的家屋。这个狭小的半岛很容易防御,其土地受着 Bagradas 河(今 Medjerda 河)的灌溉,十分肥沃,所以虽一再破坏,皆能迅速复元。古典传说谓此城的创建人为提尔国王之女 Elissa 或黛朵(Dido),据说,她的丈夫被她的兄弟杀死,她就带着其它喜爱冒险的人乘船前往非洲。她所建的殖民地称为 Kart-hadasht,意为“新镇”,以别于乌提卡旧殖民地;希腊人改称为 Karchedon,罗马人又改称为 Carthage。拉丁人替迦太基(Carthage)与乌提卡附近地区起了一个大地名,叫做非洲,又跟着希腊人习惯,称非洲的闪族人为 Poeni,即腓尼基人。Shalmaneser(亚述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 巴比伦名王)及亚历山大先后几次围攻提尔时,提尔的许多富人都被赶到非洲去。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到了迦太基,使是处变成了腓尼基商业的新中心。随着提尔与西顿的衰微,迦太基的力量和名气则日益增大。

此城日见加强,把非洲土人赶入内陆去,越赶越远;初则停止进贡给他们,继则勒索他们进贡,并利用他们作奴隶或农奴,服役于迦太基人家中及田野。大农庄逐渐形成,有些农庄多至 2 万人;¹在经验丰富的腓尼基人手中,农业变成了一种科学和实业,迦太基人 Mago 曾在其著名的手册中有过简述。用运河灌溉,遍地种花变成了花园、稻田、葡萄园,并有橄榄、石榴、梨、樱桃及无花果等果园。²他们牧畜马、牛、绵羊、山羊;用驴子和骡子负重,象也是许多家畜之一。除金属工厂外,都市工业则相当幼稚;迦太基人也像其亚洲祖先一样,喜欢贸易以换取他国成品。他们带领着满载货物的骡子,向东

向西，并越过撒哈拉（Sahara）沙漠，去觅取象、象牙、黄金或奴隶。他们的巨大帆船，载着货物，往来于亚洲与不列颠之间约100个港口，因为他们也像其他海员一样，不肯在海克力斯天柱（Pillars of Hercules 直布罗陀两岸的峭壁）处回头。一般推测，公元前490年左右，Hanno航海探险，沿非洲的大西洋海岸下行2600英里，及Himilco沿欧洲北海岸的探险，都是由迦太基人给与经费的。他们的硬币虽不十分著名，却显然是第一个发行类似纸币的通货——一块细长片皮革，印上价值记号，整个迦太基地区都接受。

提供经费，成立迦太基陆海军的，可能是富商，而不是贵族地主，迦太基凭其陆海军，遂由一个商业站变成了一个帝国。除乌提卡外，所有非洲海岸，自昔兰尼加（Cyrenaica，今埃及西部与利比亚东部）以至直布罗陀以西，全是武力征服的。西班牙的Tartessus Gades（今Cadiz）及其它城镇，皆被占领，迦太基自西班牙取得金银铜铁，财富大增。他们占领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a Islands），甚至远及于马得拉群岛（Madeira Islands 在西非）；又占领马耳他（Malta），萨迪尼亚，科西嘉三岛，及西西里岛的西半部。迦太基以各种程度不同的严苛手段，对待那些征服地，要他们每年进贡，征他们的人口服役陆军，并严格控制其外交关系及贸易。相对地，迦太基也给与他们军事保护，许其地方自治，并使其经济安定。Leptis Minor一个市镇，每年要缴纳迦太基财库365 talents（等于1314000美元），我们从这一个事实，就可以判断那些附属地的富有。

这个帝国的剥削及其贸易，使迦太基在公元前第3世纪中，成为地中海各城中 richest 的一个。关税及贡品，使迦太基每年收入12万 talents——比雅典登峰状态的岁入大20倍。上层阶层住在宫内，穿的是价值昂贵的袍子，吃的是精美可口的舶来食品。此城人口稠密，有25万居民，著名的有金碧辉煌的寺庙及公共浴室，尤其是它的安全港及广大的码头。其220个码头，每一个正面都有二个伊奥尼亚式的大柱（译注：其特征为柱头带涡卷形装饰），因此，其内港呈现出440个大理石柱构成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圆环。有一条很宽的大道，自港口通往会堂（Forum），会堂是一个列柱广场，装饰着希腊雕刻，内含行政大厦，商业公署，法庭及寺院。其邻近的各街道，则为东方式的窄街，有1000间商号，经营着成百种工艺品，充满着论价的吵杂声音。房屋高达六层楼，而往往一家人全挤在一间房里。在这市中心内，对后来的罗马建筑师们，提供了许多暗示之一。是处为一个山冈或城堡，称为Byrsa；是处有国库及造币厂，更多庙宇和柱廊，还有最华丽的迦太基——是供奉Eshmum大神的。此城靠陆那一面，有防护的三重城垣，高45英尺，并有许多更高的堡垒及城垛；城墙之内是可供4000马匹，300头象，及2万人的住宿设备。³墙外的庄园，再过去是穷人的田畴。

迦太基人祭于闪族，其血统及容貌皆与古代犹太人相同。他们的语言不时带有希伯来腔，例如他们称法官为Shofetes，希伯来人则称为Shophetim或Judges。男人都蓄胡，通常用铜刀片剃光上唇。大多数人戴着土耳其帽或裹头巾，穿鞋子或草鞋，一件宽大的上衣。上层阶级则仿效希腊的服装式样，袍子染成紫色，用玻璃珠子镶边。妇女常戴面纱，过着隐居生活；她们也可以担任高级女尼之职，一般人则只好以妩媚为满足了。男女皆用珠宝和香水，偶然也戴鼻环。他们的道德，我们所知很少，而所知都是其敌人的描写。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把他们描写为狂饮暴食者，喜欢参加餐会，性关系的马虎正如他们政治上的贪污一样。无信的罗马人却用“迦太基人的信用”（fides punica）一语，作为背信的同义语。希腊历史家波力比阿报告说：“在迦太基，凡是不能获利的事，都认为

可耻的。”^④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斥责迦太基人尤甚,说他们“粗鲁而忧郁,对统治者驯服,对臣民刻薄,害怕时胆小如鼠,发怒时残忍如狼,对决定很顽固,严峻而不知娱乐或文雅生活。”^⑤但是,普鲁塔克虽然常能说公道话,他总是—个希腊人;波力比阿则是西庇阿(Scipio)(小阿非利加)的密友,而西庇阿则是焚毁迦太基者。

迦太基人在宗教方面显然是很坏的,然我们所知道的事,仍然是他们的敌人说的。他们在腓尼基的祖先,把 Baal Moloch 神及 Astarte 神,当作自然界阴阳的原理及天上的日月来崇拜;迦太基人也虔敬相当 Baal Moloch 等之神——Baal-Haman 神和 Tanith 神。Tanith 神特别引起他们爱敬,她的庙充满着奉献的礼品,他们宣誓时也提这位女神的名字。第3个受崇敬的是 Melkart 神,意思是“城之钥匙”;其次是 Eshmun 神,那是财富与健康之神;再其次是一大群小神,总称 baals(诸神);甚至黛朵也被崇拜。^⑥在危急存亡的时候,则以孩童为牺牲,活祭 Baal-Haman 神,最多时一天牺牲 300 小孩。偶像两臂斜伸,孩子们放在其臂上,滚落于下而的火中;号角饶钹之声震耳,孩子的哭声被其淹没;孩子们的母亲必须亲自到场观看,而不得悲哀流泪,以免被神谴责为不诚,而失去神赐给他们的光荣。有时,富人不肯牺牲自己的孩子,就买贫民的孩子来代替;然当锡拉库萨国王 Agathocles of Syracuse 围攻迦太基时,上层阶级害怕他们的欺骗行为冒犯了神,遂有 200 个贵族的婴儿投入火中。^⑦此事必须说明—下,这些故事系由 Diodorus 告诉我们的,他是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对于希腊人的杀婴风俗,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也许是,迦太基人以孩子为牺牲,除敬神的本意外,还有控制生育过多的作用罢。

当罗马人焚毁迦太基时,他们把所发现的图书馆书籍,分给其非洲同盟国。这些收集的图书,今已一无所存,只剩下 Hanno 自己的航海纪录,及 Mago 农业论著的片断。圣奥古斯丁含糊地向我们保证说,“迦太基有许多事情,都被保留得很好,传给后人记忆。”^⑧萨卢斯特(Sallust)与尤鲍(Juba)曾利用迦太基人的历史学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其本地人所写的迦太基史。至于他们的建筑,则已被罗马人夷为平地了。据说,其建筑式样是腓尼基与希腊的混合式,其寺庙伟大堂皇;Baal-Haman 神庙及神像,都镀上了金,金的价值达 1000 talents。^⑨又说,连骄傲自大的希腊人,也承认迦太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都城。突尼斯博物馆保存有几块雕刻,那是从迦太基附近的古墓石棺中所发现的;其中最好的,是一个强壮而文雅的人像,或者就是他们的 Tanith 女神罢,然其雕刻的风格则还是希腊式的。自 Baleares 迦太基人坟墓中发掘的那些小像,都是粗劣作品,且往往是令人厌恶的奇形怪状,似乎是用以恐吓小孩或吓跑魔鬼的。残存的陶器则纯粹是实用的;然我们知道,在纺织,珠宝,象牙,黑檀,琥珀及玻璃方面,迦太基人的手工都做得很好。

要将迦太基的政府描写得清清楚楚,已不是我们今日所能做到的。亚里士多德称赞迦太基政体说,“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其他国家。”因为“平民都对这个制度忠心耿耿,没有发生过值得一提的内部冲突,没有人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狄克推多,凡此皆足以证明其国家有良好的秩序。”^⑩迦太基市民偶而在人民大会集会,对于由 300 位长老组成的元老院所提交的议案,表决接受与否,惟不能讨论或修改;但是,元老院本身所协议的所有议案,并没有—提到人民大会的义务。^⑪元老院议员由人民选举,然因贿赂公行,降低了民主美德,或这个民主程序的危险性,而—种依据家世的贵族政治,便为富人寡头政治所取代。人民大会每年于元老院所提候选人中,选择二位 Shofetes,以为司法及行政部门的首长。在所有政府机关中,最高的是由 104 位法官组成的法院,那些法官与法律的规

定相违背，是终身职的。法院有权监督所有行政机关，有权要求每一任满的官吏提出报告，在 Punic 战争期间，法院甚至获得最高控制权，以控制政府各部门及每一市民。

军队指挥官由元老院提名，再由人民大会选出。迦太基指挥官的地位比罗马执政官好得多，因为只要元老院愿意，他可以无限期的做下去。可是，罗马用以抵抗迦太基的军团，是由自有土地的爱国分子组成的，而迦太基的陆军则为外国雇佣军队，以利比亚人 (Libyan) 为主，他们并不爱迦太基，只忠于出钱的老板，偶而也效忠其将军。毫无疑问，迦太基的海军是当时最强大的，有五行桡的大划船 500 艘，色泽华丽，轻快而迅速，足以保护迦太基的各殖民地，市场及商业路线。迦太基以其陆军征服西西里岛。以其海军封锁西地中海，不让罗马通商，遂因此引起绵亘百年之久的生死决斗，即我们所知的 3 次 Punic 战争。

第二节 雷古拉斯 (Regulus)

罗、迦两国曾经做过朋友，那是当其中之一力量强大足以控制另一国的时候。公元前 508 年，两国订了一个条约，承认罗马对拉丁平原海岸的霸权，但亦立下誓约，罗马船只不得航行于迦太基以西的地中海，也不能在萨迪尼亚或利比亚 (Libya) 登陆，除非为了修理船只或补给而作短时的停留。⁶⁴据希腊一位地理学者说，在萨迪尼亚与直布罗陀之间，发现有外国船只，即将其击沉，已经变成了迦太基人的常事。⁶⁵Massalia (今马赛 Marseilles) 的希腊人已于高卢南部与西班牙东北部之间，发展了一种和平的沿海岸商业，据说，迦太基人以海盗方式加以攻击，而 Massalia 则是罗马的忠实同盟。(这些战时宣传，我们不知道究有多少可视为历史的) 及罗马已经控制了意大利，而与意大利海岸相隔不满一英里的西西里岛，却由两个敌国——希腊和迦太基——占据着，罗马自然感觉到不安全。不但如此，西西里土地肥沃，其谷物可供意大利所需粮食的一半。西西里一经获得，则萨迪尼亚和科西嘉也将自动归降于罗马。西西里显然是罗马扩张的次一步骤。

那么，怎样去找到一个战争理由呢？约在公元前 264 年，有一队塞尼阿姆人雇佣军，他们自称 Mamertines，意为“战神 Mars 的子孙”，占据了最接近意大利的西西里海岸城镇墨西拿 (Messana 亦作 Messina)。他们将希腊国民或杀或逐，而把受害人的妻儿及物品分占，又劫掠邻近各城市以维持生活。锡拉库萨的狄克推多希伦二世 (Hiero I) 兵围墨西拿，而迦太基亦派兵一队，到是处登陆，击退希伦，将此城占据。那些 Mars 子孙向罗马求援，以驱逐他们的解围者。罗马元老院知道迦太基很富强，犹豫不决；但是，平民阶级的富人控制着百人大会 (Centurial Assembly)，他们喧嚷着要战争，要取西西里。于是，罗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决不让迦太基人保有那么接近的一个战略海港。他们准备并派出一个舰队，由克劳迪厄斯指挥，前往解救那些 Mars 子孙。但是，在此同时，这些 Mars 子孙已被迦太基人说服，向罗马撤回他们的求援，当克劳迪厄斯走到 Rhegium 时，就接到 Mars 子孙这样的信。克劳迪厄斯不理睬这封信，渡过海峡，邀请迦太基指挥官举行一次会议，而把他监禁起来，并派人通知迦太基军队，如果他们抵抗，就杀掉他

们的指挥官。迦太基的雇佣兵乐意接受那么堂皇的借口，而避开罗马军团，墨西拿便落入罗马手中了。

在这第1次 Punic 战争中，兴起了二位英雄，在罗马方面是雷古拉斯 (Regulus)，迦太基方面是哈密尔伽 (Hamilcar)。也许我们还要加上第三和第四英雄——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元老院把锡拉库萨的希伦争取过来，与罗马站在一边，从而就保证了在西西里的罗马军队之补给；元老院明智和坚决地把全国组织起来，领导国家渡过几次最大的灾难，终于获得胜利。罗马市民出钱，出物，出劳力，出人，以建造罗马的第1个舰队——有船330艘，差不多全是长达150英尺的五层桡大划船，每船有300名划手，及120名士兵，而且大多数都装有新发明的钩锚及移动跳板，以捕捉及登上敌船；罗马人对海战很陌生，用了这种新法，把海战改变为肉搏战，罗马军团的纪律和战斗技术便可以尽量发挥了。波力比阿说：“此一事实，比其它任何事情更容易使我们理解到，当罗马人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时，他们是以何等的精神与勇气以赴……他们过去从未想过海军，然而，当他们一旦构想了这个计划时，他们就那么大胆地着手，且在尚未获得一点海战经验之前，立即与迦太基人交战，而迦太基人则是几代人以来，一向支配海上，无可抗争的。”¹⁴公元前256年，在西西里南海岸的 (Ecnomus) 附近的海上，敌人的舰队，载运着30万兵，从事古代最大一次海战。罗马舰队在雷古拉斯指挥之下，赢得决定性胜利，遂毫无阻碍的直航非洲。罗马军队登陆非洲后，没有审慎的勘察，不久就遭遇到兵力优势的迦太基军队。罗马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其粗心大意的执政官也做了俘虏。紧接着，罗马舰队又被暴风所袭，触到海岸的石礁，284艘船皆毁，约有8000人溺死。在人类记忆中，这是一次最惨的海难。罗马人表现出他们的优异，3个月内再建200艘新的五层桡大划船，并为这个新舰队训练了8万人。

雷古拉斯做了五年俘虏之后，适逢迦太基派遣一位大使，前往罗马觅致和平，遂命雷古拉斯与这位大使同行，雷古拉斯承诺，倘若罗马元老院拒绝所提和平条件，他就回来再做俘虏。当雷古拉斯听到那些条件的内容时，他劝告元老院加以拒绝，不顾其家庭及友好的恳求，仍随来使回迦太基去。他在那里备受虐待，且不许睡眠，不久就死了。¹⁵他的儿子们在罗马抓到两个高阶级的迦太基人，把他们缚起来，用长钉钉过其胸部，并不让他闭目瞌睡，至死为止。¹⁶直到我们想起我们这个时代的野蛮行为之前，这两个故事似乎都是不可信的。

第三节 哈密尔伽

在迦太基人当中，哈密尔伽、汉尼拔 (Hannibal) 及哈兹得鲁堡 (Hasdrubal) 三个名字很多，因为在古老的家族中，这些名字差不多是世代相传的。这些都是虔诚的名字，系由神祇而来：Hamilcar (哈密尔伽) 意为，“他是受 Melkart 神保护的入”；Hasdrubal (哈兹得鲁堡) 意为“他是 Baal 神所援助的”；Hannibal (汉尼拔) 意为“Baal 神的恩惠”。我们现在所说的哈密尔伽，以 Barca 为绰号，Barca 意为“闪电”，那正是他的性格，他进

攻时迅速敏捷，突如其来，无所不至。247年，迦太基命他为一部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他率领着一小舰队，到意大利海岸骚扰，各处突然登陆，摧毁罗马的前哨，捕去许多俘虏。继而，他面临着一支罗马军队，据守着 Panormus（即今之巴勒摩 Palermo 在西西里岛西北部），他带着军队下船，占据一个瞰制此城市的高地。他的军队兵力太小，不能冒险与敌人决战，但是，每一次带着军队出击，必有掳获回来。他乞求迦太基元老院增援及补给；元老院不肯花钱，命他的士兵之衣食，就地取给于附近乡间。

同时，罗马舰队获得另一次胜利，但也在 Drepana（西西里西部）遭受了一次严重的败绩（249年）。双方同样的精疲力竭，二国休息了9年。但在这几年当中，迦太基一无所为，完全依赖哈密尔伽的天才去应付；罗马则有一些市民自动报国，捐献了一支舰队，有战舰200艘，可运6万名军队。这个新舰队秘密发航，到西西里海岸附近的 Aegadian 岛海面，突袭毫无准备的迦太基舰队，获得压倒性的大捷，迫使迦太基求和（241年）。迦太基的西西里向罗马投降，承诺赔款分十年交付，每年付与罗马440 talents，所有迦太基对罗马商业的限制一律取消。这次战争历时差不多24年，使罗马濒临破产边缘，罗马银币减低成色83%。但是，也证明了罗马人不屈不挠的性格难以抵抗，而由自由人组成的罗马军队，毕竟优于只想流一点血发大横财的迦太基雇佣军。

迦太基现在已完全为其本身的贪婪所毁。它的雇佣兵已经好久不发饷了，连那些曾在哈密尔伽麾下服务成绩很好的人也不例外。雇佣兵一拥入城，向政府要钱，当政府发怒而试图驱散他们时，他们就发生叛变。臣服于迦太基的人民，在战争期间，付出了超过其忍受程度的高税，此时也加入叛军，还有利比亚的妇女们，把她们的珠宝卖掉，以供给叛军作经费。2万名叛军和乱民，由一个利比亚自由民 Matho，及一个坎帕尼亚的奴隶 Spendius 共同领导，围攻迦太基城，而这时候城中几乎没有一个兵防卫。富商们唯恐性命不保，请求哈密尔伽救命。哈密尔伽既爱他的雇佣兵，又爱此城，伤心欲碎，终于组织了1万名迦太基人的军队，加以训练后，带领着去出击，而解了迦太基之围。败走的雇佣兵退入山区，把所俘的一个迦太基将军 Gesco 及其他官兵700人斩掉手足，割断大腿，然后把这些还有一息生命的受害人，埋葬于乱坟中。³⁷哈密尔伽以巧妙的策略，把4万名叛徒迫入一个隘路中，堵住所有出口处，叛徒无法出走，遂开始饥饿。他们先杀掉剩下来的俘虏以作食粮，接着又杀奴隶而食，最后终于派遣 Spendius 出来求和。哈密尔伽用十字架钉死 Spendius，又将几百名俘虏给象踏死。雇佣兵力图冲出重围，结果被击而溃散。Matho 被擒，命其在市民鞭打之下，游街示众，最后终被酷打而死。³⁸这次的“佣兵战争”（War of the Mercenaries）历时40个月，据波力比阿说，“是历史上大流血和最邪恶的战争”。³⁹当这次战事结束时，迦太基发现，萨迪尼亚已被罗马占领了。迦太基提出抗议，罗马再度宣战。迦太基人在绝望中，加付罗马1200 talents，并将萨迪尼亚与科西嘉割让给罗马，才购买到和平。

我们当可判断而知，哈密尔伽看到罗马如此对待其祖国，一定十分愤怒。他向政府建议，请给他一部军队及经费，到西班牙去重建迦太基力量，作为进攻意大利的踏脚石。贵族地主们害怕再度引起战争，反对他的计划；而商人中等阶级，则因深恨失掉了外国市场和港口，都支持他。由于折衷的结果，哈密尔伽只得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队，他就率领着渡海前往西班牙，时在公元前238年。西班牙有许多城市，已在战争中背叛了迦太基，哈密尔伽一一将其克复。他招募本地人为兵，自建军队，用西班牙的矿产作经费

及装备之费。229年，哈密尔伽讨伐一个西班牙部落，于一次领先军队冲锋时战死。

他营中遗下他的女婿哈兹得鲁堡，及汉尼拔，哈兹得鲁堡（与姐夫同名）及 Mago——他的3个“幼狮”。他的女婿被选择为继任指挥官，他贤明地统治西班牙8年，赢得西班牙人的合作，并在银矿附近建筑了一个大城，罗马人称为新迦太基（Nova Carthago，英文作 New Carthage），即今日西班牙东海岸的卡塔基纳（Cartagena）。221年，他被人暗杀，军队选举哈密尔伽的长子汉尼拔为领袖，那一年，汉尼拔已经26岁了。先是，哈密尔伽于离开迦太基之前，带着他的9岁的大儿子汉尼拔，走到 Baal-Haman 神庙的祭坛之前，命儿子宣誓，他日必为他的国家，对罗马复仇。汉尼拔宣誓了，永不忘记。

第四节 汉尼拔

罗马为什么允许迦太基人再度征服西班牙呢？因为罗马正为内部的阶级斗争所苦，又在亚得里亚海扩张势力，北方也与高卢人战争中。公元前232年，一位保民官 Caius Flaminius 作了格拉基（Cracchi）兄弟土地改革的前驱，极力抵抗元老院的激烈反对，领导平民会议通过一个法案，把新近自高卢人手中得来的一些土地，分给贫苦市民。罗马于230年开始，进行其征服希腊的第一步，先肃清亚得雷亚的海盗，占据伊利里亚（今南斯拉夫西部及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海岸的一部分地区，作为保护意大利商业的进一步措施。南方及东方都已安全了，罗马便决心把高卢人逐出阿尔卑斯山外去，使意大利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为获得西方的安全，罗马与哈兹得鲁堡订了一个条约，西班牙的迦太基人同意停留在 Ebro 河以南地区；同时，罗马又与西班牙境内半希腊人的城市 Saguntum 及 Ampurias 结为同盟。公元前225年，高卢一支大军，有步兵5万，骑兵2万，南下扫荡半岛。罗马首都的居民惊骇万分，致使元老院采取以人作牺牲的人类原始习惯，在会堂前活埋了2个高卢人，以求神释怒。^①罗马军团迎战进犯的高卢军于 Telamon，杀敌4万，俘虏万人，乘胜继续北上，去征服南高卢全部地区。他们在3年之内，完全达成了任务；并于 Placentia 及克雷莫纳（Cremona）（二处皆在波河流域），建立二个保护性的殖民地，于是，自阿尔卑斯山以至西西里，意大利完全一统了。

这次胜利很不合时机。倘若让高卢人多几年留在原地，不加讨伐，也许他们就会阻止了汉尼拔的进军；可是，现在呢，所有高卢人皆燃起了反抗罗马的怒火。汉尼拔看出其渴望的机会已到，遂通过高卢，没有遭遇多大抵抗，且与高卢的若干部落结为同盟，共同侵入意大利。

这位 Punic 人领袖，现在已经28岁，正是体力与智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曾在迦太基人的士绅学校，学过语文、文学、腓尼基及希腊的历史；^②除此之外，他又随营接受军事训练达19年之久。他严格锻炼自己，使身体能耐劳苦，食欲有节制，保持缄默，思考客观。他跑步或骑乘都最迅速，打猎或战斗最勇敢；其敌国的史家李维说：“进入战斗时他是最先一人，放弃战场时他是最后一人。”^③老兵都很爱他，因为他的威严的态度与锐利的目光，使他们好像看到老哈密尔伽再现身了；新兵也很喜欢他，因为他穿的是与士兵一

样的衣服，在安排好军队需要之前决不休息，且与士兵们同甘共苦。罗马人斥责他野蛮、残酷及没有信义，因为他夺取补给品以应其部队的需要时，他不受良心谴责；而且严厉处罚背叛者，设下许多圈套以捕捉其仇敌。可是，我们发现他时常仁慈待人，经常显示侠义风度。那位比较公正的史家莫姆森（Mommsen 著有罗马史）说：“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依照当时的国际法，所有有关他的叙述，从没有发生过不合理之事。”⁸⁹ 罗马人打算原谅他，因为他赢得许多会战，是靠他的脑筋，而不是靠部属的生命。他对罗马人玩的诡计，他的侦探技术，他的战略的巧妙，及他的战术之屡行奇袭，直至迦太基被消灭的时候，始终还是罗马人所无法理解的。

公元前 219 年，罗马的情报人员在 Saguntum 组织一次武装政变，建立一个与迦太基为敌的爱国政府。Saguntum 人复侵扰与迦太基友好的许多部落，汉尼拔命令他们停止行动，他们拒绝，汉尼拔便围攻 Saguntum。罗马向迦太基抗议，并以战争相威胁；迦太基回答说，Saguntum 位于 Ebro 河南方 100 英里，罗马无权干涉；至于罗马与 Saguntum 结为同盟，那是违反罗马与哈兹得鲁堡所订之条约的。汉尼拔坚持不让，继续攻城，罗马便再度宣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回的“第二次 Punic 战争”会成为罗马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战争。

汉尼拔费了八个月时间，才征服 Saguntum；他要向意大利进军，但不敢在后方留下这么好一个港口，给罗马军队来此登陆。218 年，汉尼拔渡过 Ebro 河，正与凯撒渡过鲁比肯河（Rubicon R.）时一样，向命运挑战了。他有 5 万步兵，9000 骑兵，其中无一雇佣的兵士，多半是西班牙人和利比亚人，西班牙士兵听说要越过阿尔卑斯山远征，当即逃走了 3000 人；另有 7000 人向他抗议，指他的冒险是不可能的，汉尼拔又把他们释放回去了。⁹⁰ 强行通过比利牛斯山（Pyrenees）是够艰苦的；尤其出乎意料的是，有一些与马赛同盟的高卢部落，抵抗得很顽强；经过一个夏天的战斗，才到达罗讷河（Rhone R.），而在罗讷河渡河时，还有 1 次大战。他刚离开罗讷河，就有一支罗马军队到达了罗讷河口。

汉尼拔率领他的军队北进，到达 Vienne，然后才向东进入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塞尔特人的军队也曾越过这些山脉，倘若不是山中的阿尔卑斯各部落（Alpine tribes）与他为敌，及他的大象通过狭小和险峻的山道特别困难，他也许会像塞尔特人一样，并无多大困难便可通过。9 月初，他们登山了九天之后，到了最高峰，发现已被积雪封住；他在是处让人及动物休息了二天，然后开始下坡行军，通过的山道比上山时更陡峻，有好些时候，道路被崩山阻塞，且常常遇到冰封的路面。有许多士兵和军兽，失足翻下山去而死。汉尼拔替绝望的士兵打气，向他们指出，在远远的南方，就是意大利的绿野及闪烁发光的河流；他向士兵们保证，那个乐园很快就是他们的了。在阿尔卑斯山中过了 17 天之后，他们到达平原休息。在山中损失人马很多，他的军队现在只有 2.6 万人了——较之 4 个月前他们自新迦太基出发之初的人数，一半还不到。倘若内高卢人也像外高卢人一样抵抗他，汉尼拔的进展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是，Boii 人及其他高卢部落欢迎他，视之为救主，以同盟地位参加他的军队，而最近才建立的罗马殖民，则渡过波河而南逃了。

罗马面临着七年中的第二次生死存亡之威胁，元老院动员所有资源，并要求意大利各邦联合起来，以防御其国土。罗马得到他们的协助，召集了庞大军队，共有 30 万步兵，1.4 万骑兵，及 45.6 万名预备役。以一个军，受西庇阿指挥，罗马有许多著名的西庇阿，

此人是第一个。他在 Ticino 河沿岸与汉尼拔相遇，此河是波河的支流，在帕维亚（Pavia）注入波河。汉尼拔的努米底亚骑兵使罗马军队大败而逃，西庇阿受了重伤，他的儿子奋勇加入作战，才把他救回；（他的儿子也叫西庇阿），16年后在扎马（Zama）与汉尼拔再遇的就是他。在 Trasimene 湖，汉尼拔又与另一罗马军队相遇，此军有 3 万人，由保民官 Caius Flaminius 统率，且有不少奴隶买卖人随行，他们携带着手镣和铁链，希望捕捉俘虏去卖。汉尼拔以一部分军队去诱敌，引着罗马军队进入四围都是山林的一个平原，而汉尼拔的主力部队则隐藏在山林中。待他信号一举，伏兵齐出，四面进攻罗马军队。罗马军差不多全部被歼，包括其指挥官弗拉朱纽斯在内，时在 217 年。

现在，汉尼拔已经控制了北意大利全部了，但他知道，这一个意志坚决的敌人，兵力比他大十倍。他的唯一希望，是说服意大利各邦，至少也要说服其中的一部分，起而反叛罗马。他把所俘的罗马同盟官兵一齐释放，对他们说，他这次到来，不是与意大利作战，而是要解放他们，使其自由。他行军于洪水泛滥的伊特鲁里亚地区，在是处，4 天找不到一块干地扎营；然后就越过亚平宁山脉，到达亚得里亚海岸，作长时间的休息，使士兵恢复体力，并治疗伤患。他自己患着严重的眼炎，因为没有时间医治，一目失明。接着，他就沿着东海岸南下，邀请意大利各部落参加他的阵营。但没有一部响应，相反地，每一城市皆闭门拒绝，并准备战斗，他的高卢盟军，只关心其北方的家，当汉尼拔南进中，便开始逃亡。暗杀他的阴谋很多，使他不得不时常伪装。他请求迦太基政府，利用亚得里亚海港口，输送补给品及兵员给他，被迦太基政府拒绝了。他要求留在西班牙的他的弟弟哈兹得鲁堡，编组一个军，越过高卢及阿尔卑斯山，与他会合；但是，罗马军队已侵入西班牙，哈兹得鲁堡不敢离开是处。要过了十年之后，他才前来。

罗马现在采取了阻碍政策，以对付其最顽强的敌人。217 年，以法比尤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为狄克推多，他尽其可能以迟滞与汉尼拔直接交战，从而便创造了一个形容词；他相信，时候一到，侵略军必因饥饿、不和及死亡而减弱。经过一年之后，这种“巧妙的避战”，使罗马人大受恼怒，平民会议不顾元老院的决定，也不顾前例及论理，选举 Minucius Rufus 同为狄克推多，与法比尤斯共同指挥。Minucius 不理法比尤斯的忠告，迳向敌人前进，结果落入敌人陷阱，遭受惨败。自是以后，才了解为什么汉尼拔会说：“他只需怕法比尤斯的不战，而不怕马赛勒斯（Marcellus）的出战。”²⁰¹ 年后，法比尤斯被罢免，罗马军队交付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和瓦罗（Caius Terentius Varro）二人指挥。贵族出身的保卢斯主张谨慎，平民出身的瓦罗力主作战，正与一般常例相同，谨慎论总是辩不过对方的。瓦罗搜索敌情，发现迦太基军队在 Apulia 的坎尼，距离亚得里亚海岸约十英里。罗马军有 8 万步卒，6000 骑兵；汉尼拔只有 1.9 万名老兵，另有靠不住的高卢兵 1.6 万人，及骑兵 1 万。汉尼拔把瓦罗引诱到一个广阔的平原地去作战，那是骑兵的理想战场。汉尼拔把高卢兵置于中央，预期着他们败退。高卢兵果然后退，罗马军在其后跟进，入了口袋，这位巧妙的迦太基指挥官命其老兵包围罗马军的两翼，又命骑兵击破对方的骑兵，自罗马军团后面进攻。罗马军被包围，完全不能动弹，差不多全数被歼；被杀死 4.4 万人，包括保卢斯及从军的 80 位元老院的元老在内；有 1 万人逃往 Canusium，其中有瓦罗，及后来绰号“大阿非利加”（Africanus Maior）的西庇阿。（坎尼之战在 216 年）汉尼拔损失 6000 人，其中 2/3 是高卢兵。这是将才的最高范例，历史上没有比此更成功的例子。这一战；结束了罗马人信赖其步兵的日子，而部署军事战

术的防线达 2000 年之久。

第五节 西庇阿

这次的惨败，粉碎了罗马在南意大利的盟主权。塞尼阿姆人，布鲁希亚人，卢卡尼亚人，宋太邦顿人，图里人，克罗托纳人，洛克立人及卡普阿人，都加入内高卢人，自附于汉尼拔；只有翁布里亚（Umbria），拉丁同盟及伊特鲁里亚依然坚定如故。锡拉库萨领袖希伦二世虽然至死效忠罗马，但其继任者则宣布拥护迦太基。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五世（Philip v of Macedon）害怕罗马经由伊利里亚向东扩张，自动与汉尼拔同盟，向罗马宣战，迦太基政府现在也很有兴趣了，送了一点点增援兵和补给品给汉尼拔。在逃往 Canusium 的那些罗马残军中，有些青年贵族们，认为局势已经绝望了，便策划着逃往希腊，然西庇阿以他们的行为可耻，如此刺激他们鼓起勇气来。罗马一个月来歇斯底里地恐怖着，只有一小部警备部队保卫都城，以防汉尼拔来攻。高贵世家的主妇们流着泪奔往各寺庙，用她们的头发拂拭神像；有些人因其丈夫和儿子都已战死，便与外国人及奴隶同居，以免其家世断绝。神显然已被冒犯了，为了重新博取神的恩顾，元老院再度批准以人作牺牲，活埋了二名高卢人和二名希腊人。⁵⁸

但是，波力比阿说：“罗马人处在真正危险时，才是最可怕的……诚然，他们现在败得那么惨，他们的军誉已经消灭，可是，凭其政体的特别优异，凭其明智的意见，他们不但恢复了意大利霸权……且在几年当中，就变成了世界主人。”⁵⁹内部的阶级战争终止了，所有各团体皆以救国为急务。税额早已高到显然无法忍受的程度了，但是，现在的市民，甚至寡妇和儿童们，都自动地将其私蓄交给国库。每一个能执武器的人，都被征召从军；连奴隶在内，并对从军的奴隶提出诺言，一旦胜利到来，他们就获得自由。士兵们都不要薪饷。罗马准备寸土必争，以对抗这个迦太基的新狮子。

但是，汉尼拔并没有到罗马来。他认为，一旦罗马城被攻，那些依然效忠罗马的各邦，皆会派军向罗马集中，他自己军队只有 4 万人，实在不足以围攻罗马城；即使攻下了，又怎能守得住？他的意大利同盟者，不但不能加强他的兵力，还会削弱他的兵力。罗马及其友邦召集军队，攻击他们，如果没有汉尼拔的援助，他们就会向罗马屈服。他的左右责备他过于谨慎，其中之一悲伤地说道：“神并不把所有恩赐给与一个人。汉尼拔，你知道如何赢得胜利，却不知如何去利用胜利。”⁶⁰汉尼拔决定暂时等待，以俟迦太基、马其顿及锡拉库萨能和他联合起来，发动多方面的攻势，以重占西西里、萨迪尼亚、科西嘉及伊利里亚，迫使罗马的权力局限于意大利。他释放了所有俘虏，独不放罗马人，而以他们向罗马索取少数赎金。罗马元老院拒绝其要求，汉尼拔就把大部分罗马俘虏送往迦太基作奴隶，其余的则照罗马的方式，命他们斗剑以娱乐士兵，有些人甚至斗死。他攻下几个城市，然后就带着他的军队前往卡普阿冬营。

所有他能选择的地方来说，卡普阿是最愉快也最危险的地方。这个位于那不勒斯北方约 12 英里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已从伊特鲁里亚人及希腊人学得高尚的文化，也学得

了邪恶的文化；汉尼拔的军队经过那么艰苦及身体创伤，到了那里，都认为在这一个季节里，有权纵情于肉欲了。他们经过许多战役，已成为其主人斯巴达偶像中的无敌军人，然而现在却不再是无敌的了。在其后5年中，汉尼拔率领着他们，只获得一些小胜；而罗马进围卡普阿——则使他们的行动大受束缚。汉尼拔为解救卡普阿，而进军到距离罗马数英里之处；罗马成立了25个新军团，总人数20万人，而汉尼拔的兵仍旧只有4万人的限度，于是，他只好向南撤退。公元前211年，卡普阿被罗马军攻陷；卡普阿领袖们，曾纵兵屠杀城内的罗马人，城陷之后，或被暂首，或自杀；其人民曾经坚强地支持汉尼拔，此时便被分别放逐于整个意大利。又在一年之前，罗马的马赛勒斯已经攻下了锡拉库萨；一年后，Agrigentum（亦为西西里之一城）也向罗马投降。

在这同一期间，罗马有一支军队，受二位老西庇阿指挥，派往西班牙，以牵制哈兹得鲁堡。公元前215年，他们在Ebro河击败哈兹得鲁堡；然为时不久，二位西庇阿皆在战场战死，而罗马军队的所得又复失去。于是，他们的儿子及侄儿大阿非利加·西庇阿就被派到西班牙去，继其父亲及叔父指挥是处的罗马军队。他才24岁，比担任此职的合法年龄还差一截；但是，此时的元老院很愿放宽制度以救国家，而平民会议则自动地愿意屈居元老院之下了。人民都爱慕这个年轻的西庇阿，不仅是因为他长得漂亮，能言善辩，智勇双全，而且也因为他虔诚、有礼及公正。他有这样一个习惯，在进行一个事业之前，一定要到议政厅的寺庙去，与神交谈，及其胜利回来，则举行百牛大祭以酬诸神。他自信为天之宠儿，他几次成功，使他这个信仰传遍各地，也使他的士兵充满信心。他很快的就恢复了军队的纪律，经过长期围攻之后，终于攻下了新迦太基；而把所得的贵重金属和宝石，小心谨慎地缴交国库。西班牙的大多数城市皆向他投降，至205年，西班牙就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了。

可是，哈兹得鲁堡的主力部队却逃走了，这时候已经通过高卢及阿尔卑斯山而进入意大利。但哈兹得鲁堡送给汉尼拔的信，却被罗马人截获，其战役计划因而泄漏。207年，他这支不大不小的军队，在Metaurus河与一部罗马军相遇，尽管他指挥卓越，还是被击败了。他看到作战失败，与其兄相会的希望已失，遂跃入敌人阵中而死。罗马的史家们，大概是以小说的方式告诉我们，胜利者把哈兹得鲁堡的头砍下，派人南送，经过Apulia，投入汉尼拔营中。汉尼拔深爱这个弟弟，他的死使汉尼拔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于是，汉尼拔带着他的日益减少的军队，撤退到Bruttium。李维说：“这一年，他没有作战，罗马人也不敢去惹他，虽然他的愿望已经一点一点地毁灭，他的声威还是那么伟大。”¹⁰⁶迦太基派遣100艘船，载运兵员及粮食去接济他，然被一阵暴风，把那些船只吹到萨迪尼亚。是处的罗马舰队击沉及夺获其80艘船，其余20艘则逃回本国。

205年，这位青年西庇阿，新从西班牙获胜归来，遂当选为执政官；他成立一支新军，渡海前往非洲。曾经长久拒绝支援汉尼拔的迦太基政府，请求汉尼拔回援其首都。我们试想，这位瞎了一个眼睛的战士，被川流不息的敌军迫到意大利一个角落上，看到自己15年艰苦经营一无所成，所有他的胜利皆归结于无益与逃亡，他将作何感想？他的军队，有一半官兵不再登船随他回迦太基去；据其敌方的史家说，他害怕罗马获得那些兵员，加入他们的军团之内，因而杀了2万名不服从命令的官兵。¹⁰⁷他去国36年之后，又回到故乡。他一登岸，即匆匆地成立1支新军，前往扎马去面晤西庇阿（大阿非利加）——扎马是在迦太基南方50英里，时在公元前202年。这两位将军很礼貌的会过一次面，发现无法

觅取协议，遂开始会战。在汉尼拔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战败；迦太基士兵大多数都是雇佣兵，为罗马步兵及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的鲁莽骑兵所败，遗尸2万于战场。现在已经45岁的汉尼拔，英勇战斗不减当年，亲自攻击西庇阿而将其击伤，又攻击马西尼萨，一再整编其溃乱之兵，带着他们拼命反击。当一切希望都已消失时，他避开了被俘的危险，乘马到迦太基，宣布他不但失去会战，也失去战争了，遂建议迦太基向元老院求和。西庇阿（大阿非利加）颇为慷慨。他允许迦太基保留其在非洲的帝国，但须交出所有军舰，只许保有十艘三层桨座的战舰；对于非洲之外及在非洲之内，非经罗马同意，不得从事战争；每年须付给罗马200泰伦（talents 等于美金72万元），为期50年。汉尼拔宣称这些条款公道，劝迦太基政府接受了。

第二次Punic战争改变了西地中海的面貌，西班牙及其所有财富都归罗马所有，替罗马提供了征服希腊的基金。意大利再告统一，罗马成为毫无疑问的主人，并为罗马的船只及货物打开了所有路线及市场。但是，在所有古代战争中，这次战争却是成本最高的。它蹂躏或损坏了意大利农田的半数，毁了400个市镇，被杀死30万人；⁸⁵意大利南部直至今日还没有十分复元。这次战争削弱了民主政治，因为它显示出，大众的议会不能明智地选择将领或指导战争。这次战争开始改变了罗马人的生活和道德，因为农业受害而商业获益；因为把乡下人征召入营，教以战斗的残暴，而军营中又盛行男女乱交；因为带回西班牙的珍贵金属，用于新的奢侈及帝国的扩张；因为它使意大利能够依靠自西班牙、西西里及非洲榨取来的小麦为生。总言之，差不多罗马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以这次战争为枢轴。

对迦太基而言，这是灭亡的开始。既然还留下那么多商业及那么一个帝国，其更生问题当可解决。但是，其寡头政治的政府太腐败了，把每年付与罗马的赔款，全部让下层阶级负担，还要从中盗用谋利，大众党要求隐居的汉尼拔出来拯救国家。196年，他当选为行政首长。他提议法院的104位法官应每年改选一次，且非经一年间歇，不得重任，他这个提案震骇了寡头政治的政客们。元老院拒绝这个法案，他就提出于平民会议，面使其通过；他凭这个法律及其程序，一下就建立了相当于罗马程度的民主政治。他严惩贪污，并追究其来源。他减轻市民的过重税额，且把财政管理得很好，到公元前188年，就付清了罗马的全部赔款。

寡头政治的官僚们要除去汉尼拔，便向罗马告密说，汉尼拔正在阴谋恢复战争。西庇阿（大阿非利加）用尽其所有影响力，以保护他的敌手，但被反对派所压倒；元老院顺应迦太基富人之意，要求汉尼拔投降。这位老战士于夜间逃走，乘马走了150英里，到达Thapsus，再由是处乘船前往安条克（Antioch），时在195年。他发现Antiochus三世（叙利亚塞流息咨王朝的国王）对于与罗马和战问题，正在迟疑不决；他建议战争，遂成为国王的参谋之一。189年，罗马击败Antiochus于Magnaesia，所提和平条件之一是，将汉尼拔交给罗马军队。汉尼拔逃走，先到克里特岛，再到比提尼亚（Bithynia在黑海南岸），罗马人搜索他，其兵士围绕着他藏躲的地方。汉尼拔宁死不愿做俘虏。他说：“罗马人焦急已久，让我们替他们解除了罢，因为他们认为，为了等待一个老头子之死，已经付出太多的耐心了。”⁸⁶他随身带有毒药，现在就服毒而死，享年67岁，时在公元前184年。几个月后，他的征服者并仰慕者西庇阿也就追随他于地下。

第四章 斯多噶派的罗马

(公元前 508—公元前 202 年)

这些不可抵抗的罗马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是什么制度造成他们在性格与政策方面那么顽强呢？——什么家庭与学校，什么宗教与道德礼法？他们怎样取之于土地，他们铸成什么经济组织与技艺，以为他们利用，以及用什么财富以装备成长中的各城市，与不断更新永无静止的军队？在他们市街与商店方面，在他们的寺院与戏院方面，在他们的科学与哲学方面，在他们的老人与死亡方面，他们喜欢些什么？除非我们把早期共和国的罗马一幕一幕地看清，我们将不能了解其习惯、道德及思想的进化；其思想，有一个时代产生了斯多噶派 (Stoic) 的加图 (Cato)，稍后一个时代为伊璧鸠鲁派 (Epicurean) 的尼禄 (Nero)，最后则使罗马帝国转变为罗马教会。

第一节 家 庭

在罗马，生育是一种冒险。如果孩子为畸形或女性，风俗容许其父亲抛弃婴儿致死。¹¹ 除此之外，孩子是受欢迎的；尽管在这个时期，实行过若干家庭限制措施，他们还是渴望儿子们的。农村生活使儿童成为财产，舆论谴责无子的人，宗教更促成多产，因为它使罗马人相信，如果他死后无子上坟，他的鬼魂将受到无限的痛苦。孩子出生八天，就在家庭内的炉边举行庆祝，以表示其家庭及本族的正式接受。所谓族 (gens)，是有共同祖先的一群家庭，族人都带有始祖的名字，联合举行共同崇拜，平时或战时皆必须互助。男孩的命名，第 1 个名字是属于各人自己的，如 Publius, Marcus Caius 等，第 2 个名字是族名，如 Cornelius, Tullius, Julius 等，最后 1 个是家庭名字，如 Scipio (西庇阿)，Cicero (西塞罗)，Caesar (凯撒) 等。女人通常都简单地只用族名，如 Cormelia, Tullia, Claudia, Julia 等。因为在古典时代，男子所用的第 1 名字，大约只有 15 个，在 1 个家庭中，许多代相传下来，重复得混淆不清，他们把第 1 名字缩写，只用第 1 个字母，而另行加上第 4 名——甚或有第 5 名——以为区别。例如两个西庇阿的区别如下：征服汉尼拔的是 P.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ior (大阿非利加·西庇阿)；毁灭迦太基的是 P.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 (小阿非利加·西庇阿) (译按：此例举得不很恰当，因为后者是养子，故多加一个原来的本族名 Aemilianus。此人的生父保卢斯是马其顿征服者，其全名是 Lucius Aemilius Paulus；祖父即 Cannae 战死的执政官保卢斯，全名是 A. Aemilius Paulus)

孩子们得全神贯注于罗马制度的基本特征——即族长的制度。父亲的权力差不多是

绝对的，家庭好像被组织成军队的一个单位，经常在战争中。共和国初期，在法律之前，家庭中只有父亲一人享有任何权利；只有他一个人得买卖或保有财产，或签订契约；在这个时期，连他的妻子之嫁妆也属于他。如果他的妻子有罪嫌，她就得听凭他的审判和处罚；为了她的不贞，或为了窃取他酒库钥匙，他可以宣告她死罪。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们，有生死或卖充奴隶之权。儿子的全部所得，法律上都变为父亲的财产；非得父亲同意，儿子不得结婚。已结婚的女儿仍在父亲权力控制之下，除非是把她交给她丈夫手中或其权力之下了。对于他的奴隶，他有无限权。这些奴隶，连同他的妻子儿女都是他的 *Manicipa*，直译是“掌中物”；不论他的年龄或地位如何，他们仍受他的权力控制，除非他自动解放他们——让他们“脱离手掌”。这些家庭父权，因习惯、舆论、族人大会，及保民官法，而受到若干程度的限制；此处他的父权是至死为止的，即使他疯了，甚或他自愿，也不能终止其父权。其效果是巩固家庭的团结，以为罗马道德及政府的基础，并建立严格纪律，使之强化罗马人性格，而有坚忍而自制的力量。那些家法，文字上较实行更为严厉；其中最极端的规定是罕见实行的，其它也不滥用。父母与子女之间深深的自然敬爱 (*Pietas*)，家法并不限制。罗马人对于坟墓的看守，亦如希腊人或我们自己对于坟墓的看守一样。

由于男性的需要更加迫切，具有魅力的女人，有比法律上所规定的更大的势力，她们在罗马的地位，决不可以其法律上没有资格来作判断。她们不许出现于法庭，即使作为证人也不可。丈夫死后，孀妇没有在她丈夫产业中宣称保有任何应得部分之权；死者如愿意那样做，他可以遗一物给他的妻子。在她一生的任何年龄中，她都要受一个男人——她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或一个监护人——的保护，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她就不能结婚或处理财产。另一方面，她可以继承遗产，虽不得超过 10 万 *Sesterces*（等于 1.5 万美元），却能无限制的保有它。自共和初年以至后期，有许多例子，女人变成了富婆，因为她丈夫把他的财产用她的名字登记，以逃避破产义务，败诉赔偿，遗产税，以及其它无止尽的危险。女人在宗教方面，可担任一个女祭司角色，差不多每一祭司皆必须有一妻子，当他的妻子死后，他就不能再做祭司了。在家庭中，她被尊为主妇、夫人。也像希腊人的妻子一样，她并不限制于闺房或女人住所；她和她的配偶共同进餐，虽然当他躺着时，她只能坐着。她很少做奴隶的工作，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市民都有奴隶。她或亦从事纺织，作为大家闺秀的象征，然她的主要经济职掌，则为监督奴隶；但是，她必须亲自照料子女，其子女则以深爱和尊敬，以报答她的耐心的母爱；而她的丈夫也罕有为了保持其法定的家长尊严，面稍减其热诚的。

父亲和母亲，他们的房屋、土地及财产，他们的小孩们，他们的已结婚的儿子们，他们儿子所生的孙儿们，他们的媳妇们，他们的奴隶及食客们 (*Clients*)——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一个罗马人的家庭 (*Familia*)，与住在一屋之内的一家并不完全相同；不完全是血族关系的一群人，而是多属于年高的男性直系尊长之所有人和物的集合体。在这小型社会中，其本身包含着家庭、教会、学校、实业及政府的所有机能，罗马的孩子们自这样的小型社会中长大，虔敬而服从，共同构成一个无敌之国的刚毅国民。

第二节 罗马的宗教

(一) 神 祇

罗马人的家庭有两种性质，一是人与物的结合，一是人物与神的结合。家庭是宗教的中心与来源，也是道德、经济及国家的中心与来源；其财产的每一部分，其存在的每一方面，皆在庄严亲密中，与灵的世界牢结着。他们以感人的无言榜样来教孩子们，炉中的不熄之火，是女灶神 Vesta 的圣迹与存在，其圣火是象征着家庭的生命与连绵不绝；因此，那炉火是永远不许熄的，必须以虔诚的心来照顾它，以每餐饭的一部分来滋养它。在火炉上面，孩子们可以看到小像，头戴花冠，是家庭诸神或鬼的代表：Lar 是田地与房屋，及财富与命运的守护神，而 Penates 或内部诸神，则分别在储藏室中，碗橱中及谷仓中，保护家庭的积聚。巡视着门槛，虽看不见却很有力的，是门神 Janus，此神有前后二副面孔，却并无欺诈相，只是看守着每一道门的进出口。小孩们听说，他的父亲是监护人，是一个内部监护神或生殖力的化身，其神的权力不随身体死亡，在父坟中必须永远滋养。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女神的媒介人，也必须同样的当作神看待；她身上有一个 Juno 女神，作为她生育能力的精灵，正如父亲身上有一个守护神，作为他为父能力的精灵一样。小孩本身也有一个监护神或 Juno 神，作为他的监护人及他的灵魂——人身外壳内的核心。小孩们敬畏地听着，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在他身边都有他的男性祖先之慈祥影子 (Di Manes) 监视着他。那些祖先的狰狞死面具，挂在家中墙上，警告他不要远离祖先所走的途径，并提醒他，这个家庭不仅由他这时候的少数几个活着的人所组成，还包含过去曾经是，及未来将会成为的成员在内，从而构成灵魂很多而没有时间性的结合之一部分。

随着他的长大，更有其他精灵来帮助他：Cuba 监视着他睡眠，Abeona 指导他走路，Fabulina 教他说话。当他离家外出时，发现无论走到那里，都有神与他同在。大地本身就是一个神：有时是大地女神 Tellus，或大地之母 Terra Mater；有时是战神 Mars，因为这正是他所践踏并施以神肥的土地；有时是 Bona Dea，即好女神，她使女人及土地多产。在农场上，每一工作或每一地点，都有一个神相助：Pomona 管果树，Faunus 管牲畜，Pales 管牧场，Sterculus 管肥料堆，农神 Saturn 管播种，谷类之女神 Ceres 管收割，Fornax 管于用炉火烤玉蜀黍，火及金工之神 Vulcan 管生火。超过范围，就统归大神 Terminus 所管，此神被想像存在于标示农地界限的石头或树林中，故向这些木石崇拜。别的宗教或要向天空中求神，罗马人也承认，天上也有很多神；但是，他最虔诚的祈福是向大地，视之为他的生命之源之母，为他死后之家，及神奇的保护种子发芽之所。每年 12 月，他们都在十字路上欢宴，以崇拜土地之神 Lar；每年正月，备了丰富礼品，为所有种植之物，请求大地女神庇护；每年 5 月，“犁兄弟” (Arval Brotherhood) 的祭司们，领导一个歌唱

行列，沿着农田的边界，为石头装饰花环，并以牺牲的血洒在其上面，同时祈祷战神保庇水果丰收。那样宗教的奉献上财产可以息争，又吟诗演戏以讴歌劳工，以信仰及希望来使身体及灵魂康强。

罗马人也像希腊人一样，并不认为诸神具有人形；他只简单地称他们为精灵 (Numina)；有时只是一些抽象概念，如健康，青春，记忆，幸运，荣誉，希望，恐惧，美德，贞操，和好，胜利，或罗马。其中有一些，例如 Lemures 或鬼，是司疾病的精灵，很难讨好的。有些是季节的精灵，例如 Maia 是 5 月的灵魂，其它还有水神，例如海神 Neptune，或住在树上的小精灵或神，例如森林之神 Silvanus。有些精灵是寄生于奉献动物中的，如用作牺牲的马或牛，或在议政厅中虔诚地保养着但供玩耍而不许伤害的鹅。有些是主管生育的精灵：Tutumus 监督怀孕，Lucina 保护月经与生产。普来埃帕斯 (Priapus) 原系希腊主管生殖的一个神，不久就移居罗马了，无论处女或已婚妇人（如果我们肯信圣奥古斯丁所说），坐在他的神像之肢体上就会怀孕；^②许多花园中都装饰有他的淫秽的形象；愚蠢的人佩戴他的小阴茎像，以求多子、好运，或辟邪。^③从未有过别的宗教，有那么多神的。瓦罗推算有 3 万个神，而 Petronius 则抱怨说，意大利有些城市，神比人多。但是，罗马人所谓 deus 含有亦圣亦神的意义。

在这些基本概念之下，潜伏着多形态的许多大众信仰：兽性主义，拜物教，图腾崇拜，巫术，奇迹，符咒，偶像及禁忌，这些信仰，绝大多数都要追溯到史前时代的意大利居民，或者更要追溯于上古时代还在亚洲故居的其印欧族祖先。有许多物件，地方，或人，因已被圣化，所以都成为禁忌，不能触及亵渎，例如新生的婴儿，经期中的妇女，及已判刑的罪犯等。人们使用着几百种口头公式或小巧的机械物，以超自然的方法，去达到自然结果。护身符是最普遍的，差不多每一个儿童都佩戴一种垂饰 (bulla) 或金符，自头上挂下来。门口或树上，挂着好些小偶像，以驱除邪神。用符咒或魔法，以避免意外灾难，治疗疾病，求雨，消灭敌军，使敌人的农作物或其本身枯萎。老普林尼说：“我们全都害怕，唯恐被咒诅或魔法所伤害。”^④在贺拉斯 (Horace)、维吉尔、狄巴拉斯 (Tibullus)、吕西安诸人的诗中，都出现有女巫。罗马人相信，她们是吃蛇的，夜间飞行于空中，散播从神秘药草中制成的毒药，以杀死小孩，但又能起死回生。除极少数几个人怀疑外，全都相信奇迹与预兆，相信会说话或流汗的偶像，^⑤相信诸神会从奥林匹斯山下来，替罗马作战，相信单数日吉利双数日不吉利，相信以奇异的事情预言未来的事。李维的罗马史包含有这类的预兆数百个，是以哲学的严肃态度提出报告的；至于老普林尼的巨著，所记预兆及神奇治病的事，更是非常丰富，为此，他的“自然史”大可以改称“超自然史”了。最严肃的商业、政府、或战争等事业，往往只因祭司宣布一种恶兆——如祭牲的腑脏畸形，或空中一阵响雷等——便延期或竟终止了。

国家曾抑制这些过度行为，一点不错，正确地称之为迷信。但是，却又尽力利用人民的虔诚信仰，以促进社会及政府的安定。它使农村的神进入都市生活，特为灶神 Vestal 建造了一个国家火炉，并指派“守护女灶神的处女” (Vestal Virgins) 修道院，以照顾罗马城的圣火。于是，家庭的、农村的及乡镇的神，便发展为国家的神，且以全体市民名义，为这些神举行一次庄严而生动的崇拜。

在这些原始的国家诸神中，最受人喜爱的是丘比特或 Jove (丘比特之别称)，虽其程度还不及希腊的万神之王宙斯 (Zeus)。在罗马最初数百年间，丘比特神还只有半超人的

力量——茫茫一片的空中之光，日光和月光，霹雳一声的雷电，或一阵及时霖雨；甚至在贺拉斯、维吉尔二人的诗中，偶而也用“Jove”一名，作为天雨或天空的同义字。⁶⁴遇到天旱的时候，罗马最富的女人，形成赤脚行列，走向卡皮托利诺 Hill（古罗马之七丘之一），到丘比特神庙（the Temple of Jupiter Tonans）去求雨。丘比特之名可能是 Diuspater 或 Diespiter（天父）一字的转讹。其最初的名字或为 Janus，而 Janus 的原始字则为 Dianus：首先是茅屋门的两面精灵，其次是城门之神，其后又转变为任何开启或开始，例如一天或一年之始。丘比特庙的正门只有在战争时候才打开，那么做，他就可以随同罗马军队，去克服敌人的诸神了。受人民尊敬与丘比特一样早的是战神 Mars，最初他是耕种之神，其次是战神，再其次差不多变为罗马的象征了；意大利的每一部落，都用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月令名称。另一同样古老的神是 Saturn，那是司播种的国家之神（一般译为农神）。传说把他描写为史前一个国王，他使各部落皆受一种法律统治，教他们从事农业，而在“Saturn 统治的黄金时代”（Saturnia regna），曾建立和平及共产社会。

权力较小而更受人深爱的是罗马的一些女神。Juno Regina 是天后，是女性、婚姻、母性的保护神，以她的名字为名的 6 月（June），⁶⁵据说是结婚最吉利的。Minerva 是智慧（Mens）或记忆的女神，也是手工艺与指导的女神，又是演员、音乐家及画家的女神；其 Palladium 像，被认为是罗马安危所系的，原是 Pallas Minerva 偶像，据说，罗马原始祖先 Aeneas 由于爱情及战争之故，自亚洲特洛伊城把此像携来罗马。维那斯是愿望、结婚、生子的精灵；对她的奉献是在 4 月，那是百花开放之月；有些诗人如卢克雷卡鲁斯（Lucretius）及奥维德（Ovid）等，都说他是万物的多情之起源。Diana 是月神，也是女人与生产之神、狩猎之神、及森林与林中野生动物之神；她原是非洲的一个树木精灵，当非洲的拉丁地区归入罗马统治时才带进来的。在 Aricia 附近，有 Nemi 湖及同名的小丛林，而在那丛林中，有一个富丽的 Diana 庙，信徒们常往是处进香，他们相信，Diana 曾在是处与第 1 位“森林之王”Virbius 结婚。为确使 Diana 及这块土地多产，Virbius 的继承人——全都是祭司及这位女猎神（即 Diana）的丈夫——一个接一个都被一个精力充沛的奴隶所取代；那个奴隶从丛林中的圣橡树上，取榲寄生的小枝作护符，而进攻并杀死国王——这个习俗相沿甚久，直至公元 2 世纪。⁶⁶

自然，这些都是罗马官方正式崇拜的大神。还有些较小的国家诸神，但也同样受到大众崇敬；Hercules 是快乐神和酒神，他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一个妓女而与他庙中的神器监护者赌博；⁶⁷Mercury 是商业、演说家及小偷之神；Ops 是女财神；Bellona 是女战神；此外还有无数的其它诸神。随着罗马城统治的发展，又自外面带回好些新神（dinovensiles）。有时候，系自战败城市中，把他们的神带进罗马万神殿，作为一种征服的象征及保证，例如维爱城的 Juno，就是领导着维爱城俘虏进入罗马的。反之，当某一社会的人民被迁入罗马时，也让他们带着他们的神同来，以免这种新居民的精神道德之根源，被折断得太过突然；今天的美洲移民也是如此这般的带着他们的神以俱往的。罗马人并不查询这些外国神的存在；他们大多数人皆相信，当他们把神像带走时神也就随同他们俱来了；许多人相信，神像就是神。⁶⁸

但是，其中有些新神却不是被征服者，而是征服者。罗马透过商业、军事及文化，与希腊文明发生接触，那些神便渗进罗马，而受崇拜——罗马与希腊文化的接触，首先是在坎帕尼亚，其次是在南意大利，在西西里，最后是在希腊本土。罗马宗教的国神，有

点冷酷和非人性；可用贡献或牺牲去贿赂，但诸神罕能给与大众慰藉或个人灵感；与其比较之下，希腊诸神似乎较近人性，富有冒险、幽默及诗意。罗马人民欢迎希腊诸神，为他们建庙，极愿学习其宗教仪式。官方的祭司们，愉快地收编这些新警察，为秩序及满足服务，把希腊诸神收入于罗马的神族，每当可能的时候，就与最类似的本地神祇合并。远溯自公元前 496 年，就有得墨忒耳 (Demeter) 与狄俄尼索斯神 (Dionysus) 二神进来，被分别归属于罗马的谷类女神 Ceres 及 Liber；12 年后，又接受了 Caster 与 Pollux，而成为罗马保护神；公元前 431 年，特为治病的阿波罗 (Apollo the Healer) 建庙，希望他能消除一次鼠疫；294 年，以一条大蛇作仪式，¹¹ 自 Epidaurus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迎接希腊医神 Aesculapius 至罗马，并在台伯河上的一岛，替他建造了一座医院庙。Cronus 之被接受，实际是与农神 Saturn 成为二位一体，还有 Poseidon 与 Neptune (水神) Artemis 与 Diana, Hephaestus 与 Vulcan, Heracles 与 Hercules, Hades 与 Pluto, Hermes 与 Mercury, 也都成为二位一体了。借着诗歌的帮助，丘比特升格为另一宙斯，为誓言的严正作证者及监护神，有胡子的道德审判之神，监督法律之神，及万神之神；于是，罗马人缓缓地受着教育，准备接受一神论的斯多噶主义 (Stoicism)，犹太教 (Judaism) 及基督教了。

(二) 祭 司

为请求或招募这些神祇的帮助，意大利用着一种苦心从事的僧侣。在各人的家中，父亲是祭司；然公共崇拜的举行，则由几个祭司协会领导，每一祭司协会可自行填补其祭司空缺，但所有那些协会，皆须接受百人大会选举出来的一位祭司长 (pontifex maximus) 领导。在那些圣职协会中，会员并不需要特别训练；任何一个市民皆可以加入或退出；他们并无阶级分别，除作为国家的工具外，在政治上毫无权力。他们接受若干国有土地的收入以维持其生活，也有奴隶供其使用；又因虔诚者的慷慨遗赠，他们渐渐地富了。

在公元前 3 世纪中，主要的罗马祭司协会有九个会员。他们保存历史年鉴、成文法律、卜测预兆、供奉牺牲，每五年举行一次清除邪垢仪式以洁净罗马。在执行这些正式宗教仪式中，有 15 个圣火，司火人协助那些祭司。较小的祭司协会，有如下的特定职掌：每年新年，引进跳舞的人向 Mars 神作一种宗教仪式的跳舞，认可条约的批准及宣战，狼兄弟 (Luperci) 要在 Lupercalia 节日 (意为狼节，在二月)，举行奇怪的仪式。守护 Vestal 的处女修道院照顾国家火炉，每日要洒以 Egeria 泉的圣水。这些穿白衣披白面纱的女尼，是由 6 至 10 岁的女孩中选出来的。她们作一次保守童贞服务 30 年的宣誓，换来的是接受许多公众的尊敬与特权。她们中如有任何一人被发现犯了性关系之罪，就被处以棒打和活埋；罗马历史家记录下 12 个如此处分的案件。30 年之后，她们可以自由离院及结婚，但很少发现能有机会而结婚的。¹²

祭司协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九位占兆家 augures，他们研究神的意图或意旨，其方

法是，初期则注视鸟的飞行，* 后期则查看祭牲动物的腑脏。在每一政策、政府、或战争行动之前，都要举行卜兆，由政府首长们举行，然后由占兆家们解释，或由肝脏视察专家解释——这种专家的艺术，须自伊特鲁里亚回溯到 Chaldea，而且还要往前溯上去。由于祭司们有时竟公开接受金钱游说，他们的宣告有时会迁就出钱的买主之需要；例如，他们宣布预兆不利于那一天的事业，而使其不便的立法为之停止；又或平民会议受了吉兆的引诱，而投票进行一次战争。³³在重大危机中，政府就宣言，要从《女预言家之书》(Sibylline Books) 以获悉天意——那些书是女预言家 (Sibyl) 或在丘迈的阿波罗之女巫所记录的神谕。凭借这些方法，有时更派遣代表团前往德尔斐 (Delphi 希腊阿波罗神的圣地) 去求神谕，贵族们就能随心所欲地影响人民了。³⁴

崇拜的礼仪，其唯一目的只是向神献上礼物或牺牲，以博得神的援助或使神释怒。祭司们说，为使崇拜有效，其仪式必须用十分简洁的言词及动作来表达，也就是只有僧侣才办得到的。如有任何一点做错了，全部仪式就得重来，有时甚至重复 30 次。Religis (宗教) 这个字，意为以虔诚的小心来履行仪式。³⁵仪式的本质是一种牺牲——照字面解释是使一件东西属于神所有。在家庭中，奉献通常只是一块糕饼或一点酒，置放在火炉上而，或倾倒于炉火中；在村中，则初熟的水果，或一只牡羊、一条狗、一头小猪；在大场合中是用一匹马、一头大猪、一只绵羊、或一头公牛；在最高仪式中，则须将后面 3 种牺牲，在 *Su-ove-aurilia* 里而一齐宰掉。对着被宰的牺牲物宣读神圣仪式书，使牺牲转变为接受牺牲的神，³⁶意为神的本身变成了牺牲；因为烧化在神坛上的只有牺牲物的内脏，其余肉皆被祭司及人民所食，于是，神的力量与光荣，就传递于享受的崇拜者了（人们这样希望着）。有时也供奉活人为牺牲，迟至公元前 97 年，才通过一个法律，禁止此举，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本着其各种不同的代人赎罪思想，一个人也可以为其国家而奉献自己的生命，像 *Decii* 所为一样；又或像 *马库斯·库尔提乌斯 (Marcus Curtius)*，他为了向忿怒的地下神祇赎罪，跳入会堂内由地震造成的裂口之内——据说，他跳下去后，裂口就闭塞，一切完好如初。³⁷

较愉快的是洁净仪式，在一个军队或一个城市中，用一些农产品或一群羊行之。把被洁净的奉献物围成一个圈子，奉上祷告与牺牲，于是，魔鬼的影响就被逐走，不吉利的事皆被排除。祷告词系由巫师的咒文演进而成，但还不十分完美。祈祷所用的字是 *Carmen*，意思是不仅是一首歌且是一种符咒；*普林尼*曾坦白承认，祈祷文就是一种魔术的辞句。³⁸如果公式词句背诵得一点不错，且依照着 *indigitamenta*，即由祭司编纂及保管的诸神分类簿，向正确的神祷告，则所要求的一定会得到神赐；如果神没有赏赐，则仪式中必有错误。还有 *Vota*，也就是人民为请求神的援助而奉上的誓言，也与魔术的词句相近；有时，几个大寺会履行他们的誓言。在罗马遗迹中所发现的许多誓愿，不禁使我们想起，罗马人民的宗教颇为热烈亲切，因为出于虔敬与感恩的态度，也就是与大自然中的隐藏力量有一种亲情之感，及与它们完全融洽的一种渴望。相反的，罗马的国家宗教则过度拘泥于形式，只是政府与诸神之间的一种法定的及契约的关系。当新的崇拜仪式自东方征服地方带进来后，这种官式的崇拜便首先衰微，然乡间之生动的与亲切的信仰

* *augure* 这个名词意为鸟传谕 (*Aves-gero*)，而 *auspices* 则意为鸟视察 (*Avcs-spicio*)。原始人可能即已学会凭借鸟的飞行，以预测天候。

及仪式，则仍在容忍与倔强中继续存在。胜利的基督教——半投降的——明智地取去许多罗马宗教的信仰与仪式，而在新的辞句形式之下，在拉丁世界中，一直继续下去，以至今日。

(三) 节 日

如果说官方的崇拜失之幽晦与严格，则其节日是可以补修的，节日表现出人与神之间有一种较轻松的情调。一年中有 100 多个圣日 (eerie)，包含每月的第一日，有些月份的第九日和第十五日也是。有一些圣日是奉献给地下的死者或鬼魂的；在这些圣日的仪式中是一种 apotropaic，其目的在于抚慰死者使其息怒。5 月 11 至 13 日，罗马各家庭都以敬畏与快乐的心情，纪念死者的灵魂 (Lemures)；父亲从口中吐出黑豆，喊道：“我以这些豆子来自赎……我祖先的阴魂，请走罢！”²⁹ 2 月的 Farentalia 与 Feralia 二个节日，也是同样的企图与可怕的死者和解。但是，这些节目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饮酒狂欢的场合，在平民阶级当中，且往往是性自由的；在普劳塔斯 (Plautus) 的喜剧中有一个角色说道：“你可以吃所有你喜欢的东西，到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去……且爱你所喜欢的任何人，只要你能不犯他人的太太们、寡妇们、处女们，及自由的男孩们的话。”³⁰ 显然的，他认为仍留有广泛的选择余地。

2 月 15 日这一天，是奇怪的狼节，为驱狼而对 Faunus 奉献；以山羊和绵羊作牺牲，而狼兄弟们——只围着一条羊皮腰带的祭司们——则绕着 Palatine 山跑，向 Faunus 神祷告，请驱逐邪恶的精灵；所有碰到的妇人，即用藏在牺牲动物之下的皮带打她，使她们洁净，并使其能生子；接着就把稻草做的傀儡投入台伯河内，以讨好或欺骗河神，因为在较原始的时期，河神或曾要过活人的命。3 月 15 日那天，穷人都从他们的茅屋中出来，像犹太人的“移动神殿节”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一样，在战神之野架起他们的帐幕，以庆祝新年的到来，并向 Anna Perenna 女神祈祷，他们年年都是这样痛饮的。³¹ 单是 4 月 1 个月就有 6 个节日，最高潮是花神节 (Floralia)，Flora 是百花及春季之女神，这个节期达 6 天之久，男女混杂，饮酒狂欢。5 月的第 1 天，是善良女神 Bona Dea 的节日。5 月 9 日、11 日、13 日，是葡萄神节 (Liberalia)，庆祝男性及女性二葡萄神 Liber 及 Libera；男女成群，放荡不羁地，坦然礼敬于作为多子象征的阴茎图像。³² 5 月的最后一天，由则“犁兄弟”领导人民，庆祝庄严而快活的 Ambarvalia 节。在秋季 3 个月中，农产品已经完全地收好，却把神忽略了，然一到 12 月，节日又多了。农神节 (Saturnalia) 自 17 日以至 23 日，他们预祝来年播种顺利，也庆祝 Saturn 神 (农神) 的愉快而不分阶级的统治；人们互相交换礼物，且许可许多自由行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区别暂时取消，甚或颠倒过来；奴隶与主人并坐，命令主人替他做事，且叱责主人；主人伺候着奴隶，须待所有奴隶都吃饱了，自己才吃。³³

这些节日虽起源于农村，在都市也一样的受欢迎，虽历经信仰的盛衰，这风俗仍保存到公元四、五世纪。他们的节期日数很多，使人记不清，所以罗马日历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节日列出，以指导人民举行。在意大利早期的风俗中，祭司长须于每月开始时召集市民，把此后 30 天内的节日一一说明；因为有此召集 (calatio)，每月的第一天便有 Calendae 之名。在罗马人看来——即现在的天主教或正统的犹太教，也还多少

有点同样的意思——日历的意义，是祭司所列举的假日与办公日期，并夹杂着有关宗教、法律、历史、天文知识的屑片。传统说法谓罗马日历创于 Numa 国王，直至凯撒以前，罗马人的编年纪事及生活，皆受其支配。那日历将一年分为 12 个阴历月份，加上复杂的闰日，平均每年有 366 天。为了补救日子过度的增加，公元前 191 年，授权他们修正闰日；但是，他们却利用其权力，使他们喜欢或厌恶的市长，加长或缩短了任期，因此，到了共和国末年，罗马日历已有 3 个月差错，变成了混乱与奸谋的怪物。

在早期的罗马，时间的测定，但凭太阳在空中的高度为准。公元前 263 年，自西西里的 Catana 携回一个日晷仪，置于会堂中。但是，由于 Catana 在罗马南方四度，日晷仪的针面很不可靠，罗马的祭司们历时百年之久，无法作必要的调整。公元前 158 年，Scipio Nasica 设立了一个公众的铜壶滴漏，或水钟。一个月分为 3 个时期，称为 Kalends（每月的第 1 日），nones（3、5、7、10 月之第 7 日，其它各月之第 5 日），及 ides（3、5、7、10 月之第 15 日，其它各月之第 13 日）。日期的名称很笨拙，说是这 3 期之某一分界线的前几天，例如 3 月 12 日，称为“3 月 ides 之前第 4 天”。每 9 日为一个 nundiac，相当于放宽的一个经济周，每逢此日，村民皆到市镇去赶集。年以春天到来时作开始，第 1 个月称为 Martius，是用播种之神的名字；其次是 Aprilis，意为发芽；Maius，意为 Maia 神之月，或亦有增加的意义；Iunius，意为 Juno 神之月，或亦有茂盛之意；再往后，便依一年的数字顺序，称为 Quinctilis，Sextilis，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接着还有 January，是用 Janus 神之名，February，取名于 Februa，那是用以洁净人身的魔物。年的本身称为 Annus，是一个环，其意若曰，实际是无始亦无终的。

（四）宗教与性格

这种宗教有益于罗马的道德吗？就某些方面而言，这宗教是不道德的：它强调礼仪，暗示着神所得的报酬，不是人们的善行，而只是礼物与仪式；至于他们的祷告，则千篇一律，都是请求物质的东西或军事的胜利。仪式给予人生及土地者只是一幕幕戏剧，但是，他们愈变愈多，似乎那些仪式就是宗教的正确本质了，而不是部分对全体一种虔诚的表示。除少数例外，诸神都是没有道貌岸然或高贵气质的可怕精灵而已。

然而，这种旧宗教却为道德律而设，为个人、家庭及国家的秩序与力量而设。在孩子们还不懂得怀疑之前，信仰就把他们的性格熔铸于纪律、责任及庄严中。宗教给与家庭以神性的约束力与支持；它对父母子女们，逐渐灌输着永恒至上的相互尊敬与孝道，它使生与死具有神圣的意义与庄严，它鼓励忠于结婚誓言，它使人对于求得死者灵魂的安息，成为家系中必不可少之事，从而促进生育。在每一次战役或会战之前，小心翼翼地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故能提高士气，使官兵们相信，有许多超自然的力量与他并肩作战。它视法律源起上苍，并成为宗教形式，视罪犯为天国秩序与和平的扰乱者，又使每一宣誓后面皆有 Jove 神的权力在，而法律遂因此而强有力了，它以宗教的神圣，赋予公共生活的每一阶段，政府的每一行动，皆以仪式及祈祷开始，把国家融化于与神那么密切结合的状态中，使对神的虔诚与爱国主义打成一片，养成了狂热的爱国心，比历史上我们所知的其它社会更强。总而言之，宗教与家庭共同养成荣誉与责任，而形成其铁的性格，那性格就是罗马成为世界主人的秘诀。

第三节 道 德

罗马人从这样的家庭生活及人与神的关系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道德律呢？罗马文学自 Ennius（拉丁文学之父）到朱韦纳尔（Juvenal 罗马讽刺诗人），把最初几代的罗马人理想化，而伤悼古代简朴美德的消逝。这一节几页篇幅，也把法比尤斯时代的斯多噶派之罗马与尼禄时代的伊璧鸠鲁派之罗马，提出来比较一下。但是，这个比较不能凭偏见选择证据，以致夸大不实。其实在法比尤斯时代也有伊璧鸠鲁派，尼禄时代也有斯多噶派。

罗马历史自始至终，一般人的性道德，本质上依然相同：粗鲁和自由，但与其成功的家庭生活并不予矛盾。所有自由阶级，皆对青年女子要求处女贞操，且讲述一些有力的故事，以赞扬处女；因为罗马人有强烈的财产意识，所以希望其妻子确实可靠，能合理地向他保证，决不会让他的财物遗留给仇人的子孙。但是，罗马也像希腊一样，即使那么尊重人类的伪善，并不非难男人的婚前不纯洁。自老加图以至西塞罗，²³我们都发现有过视为合理的表示。其所加重于文明者，属于表现机会者多，属于有意的不道德行为者少。早期罗马社会，娼妓并不很多。作为高贵妻子之标帜的已婚妇女的外袍，娼妓是不许穿的，而娼妓的住所也只限于罗马社会的黑暗角落。迄至那时候，还没有像希腊艺妓（hetairai）一样的受过教育之妓女；也没有奥维德（Ovid）诗中那么美丽的娼妓。

男子通常 20 而娶，有些结婚过早的男人，不是由于罗曼蒂克的爱而结婚，而是为了有个终身的伴侣，得力的孩子们及健康的性生活之正常目的。照罗马人婚礼中的话来看，结婚目的是为了生孩子（*liberum quaerendorum cause*）；在农家，孩子们也像妻子一样，是经济财产，而不是生物玩具。婚姻通常皆由父母安排，有时还在婴儿时候就定了亲。无论如何，必须双方的父亲同意。订婚是正式的仪式，具有法律的拘束力。亲戚的群集于酒会，目睹其订立婚约；一根花木枝梗或一根稻草，由男女双方亲属拉断，作为他们同意的表示；婚约须写成文书，特须载明妆奁；男子把一个铁戒指戴在女孩左手的第 4 个手指上，他们相信，是处有一个神经通到心头。²⁴法定婚姻的最低限度年龄，女孩为 12 岁，男孩为 14 岁。罗马初期的法律，婚姻是强迫的；²⁵公元前 413 年，卡米拉斯为监察官时，对独身者课税，旧日的婚姻法就等于具文了。

婚姻有两种形式，*cum manu* 者，须把新娘及其所有物交给其丈夫或公公所据有；*sine manu* 者则否。（译按 *Sine manu* 婚姻用宗教仪式举行，只需新娘新郎同意就行。）* *cum manu* 婚姻又有 3 种方式，一是 *usus*，即先须同居一年；一是 *coemptio*，即购买；一是 *confarreatio*（直译是共食一糕饼），那是要在宗教仪式中履行的，但只限于贵族婚姻。真正的购买婚姻很早就消失了，或是倒过来了；新娘的妆奁往往是事实上买了男人。这样的妆奁，通常皆由其丈夫处理，但当离婚或男人死后，须以其等值物交还妻子。婚礼有

* 照拉丁文的字面解释，*cum manu* 似可译为“连带交付”式婚姻；而 *sine manu* 则为“不交付”式婚姻。

丰富的民间仪式及民歌。男女双方家人皆在新娘家中举行酒会；然后，就以生动而嬉戏的行列前往男家，吹奏笛子，唱结婚歌，并大开玩笑。在一个装饰着花环的门口，新郎问新娘“你是谁？”新娘答以一句热诚、平等、和谐的公式话：“你是 Caius，我就是 Caia。”他抱起她跨过门槛，把屋里的所有钥匙交给她，两人的颈项同置于一个轭下，以表示同受约束的意思；因此，婚姻称为 *coniugium*，意为共负同轭。此举象征着她之加入这个新家庭，从此新娘便与家中的其他男女，共同崇拜家神。

confarreatio（吃饼式）结婚的，离婚很难，也罕见；*cum manu* 婚姻，只有丈夫可以解除；*sine manu* 婚姻的离婚，则男女任何一方皆可随意为之，不必取得国家同意。罗马史上第 1 个离婚记录，时在公元前 268 年；有一种不大可靠的传说宣称，自从罗马建城以来，过去从未发生过离婚。⁵³ 民族的习惯，只有丈夫可以离掉其不忠或不育的妻子。老加图说：“如果你发现你的妻子与人通奸，法律准许你杀死她，无须审判。如在同样情形之下，她来捉你的奸，她连手指头也不许碰你；法律禁止她。”⁵⁴ 然尽管有这些差别，显然还有许多愉快的婚姻。墓碑很多记载死后之爱。有一个被尊敬的动人的女子，曾事二夫而都很好，其墓碑说：

Statilia, 你的美无法形容, 你对你的丈夫是忠实的! 你的第一位丈夫如能不死, 他将会为你立此碑石; 至于我, 啊呀, 这 16 年来, 一直宠邀着你的纯洁的心之福, 现在却失去了你。⁵⁵

罗马早期的年轻女人，可能没有后期的那么美丽，那位有经验的加塔拉斯（Catullus 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诗人）相信后期的女子们“小小的两颊光滑如羊毛，还有柔软的一双小手。”（*Laneum Latusculum manusque mollicelas*）。⁵⁶ 或许是，在那农村岁月中，耕作与照顾家事，很快的就压制了青春少女的爱情。女性的相貌多半是鼻梁小而薄，头发与眼睛通常都是黑的。金黄色的头发特别受人尊敬。好像是用日耳曼人的染料染成的。至于罗马的男子，不仅英俊外貌，且其内涵亦予人深沉的印象。受过严格的教育及多年的军事生活，他们面上的肌肉都是结实的，随着其后的放纵生活，肌肉或会松软下来。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之爱上安东尼（Antony），一定是爱其别的，而不是爱其有酒涡的双颊；她爱凯撒也是爱他别的魅力，而不是爱他的鹰头隼鼻。罗马人的鼻子，也像他们的性格一样，尖而不正直。约在公元前 300 年，罗马才开始有理发行业，在此之前，罗马人都有留须及蓄长头发的习惯。罗马人的衣服，基本上与希腊人相同。男孩子，女孩子，官吏，及较高地位的祭司们，都穿紫色镶边的袍子，称为 *toga praetexta*；男孩子到了 16 岁生日时，就改穿成人的白袍（*toga virilis*），以象征他已有权在平民会议选举，也有了服役军中的义务。妇女在室内，穿一种长及足部的女袍（*stola*），腰部下面束一条腰带；外出时，再加上一件外衣（*palla*）。男人在室内只穿一件简单的衬衣（*tunica*），外出则加上一件袍子，有时再加一件外衣。他们的 *toga*，原字 *tegere*，意为披覆上（中译名袍子不如披风恰当），系一整块的羊毛衣，比穿者的身材宽 2 倍，长 2 倍。除将身体包裹住外，剩下的就从左肩上撇到背后，再从右臂之下通至胸前，最后复从左肩上抛到背后去。胸前的摺叠处作为口袋，而右手还是没有被覆的。

在罗马上流社会的男子必须养成一种严肃高贵的气质，虽然这是很不舒适的，然不

仅罗马人民如此，此风且延及整个半岛，终至整个帝国。情感和慈心另属于私生活；在公众场合，高阶级的男人必须坚决地像他的雕像一样，然在其严峻沉默的面具之内，还藏着激动与幽默，这种内心的蕴积，不但已由普劳塔斯的喜剧表现出来，且见诸于西塞罗的演讲词中。这时代的罗马人，甚至在其私生活中，也被期望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豪华的衣服和桌子，曾受到监察官的谴责；甚至农民忽略了耕种，也要受加图的归咎。在第一次 Punic 战争时，迦太基大使自罗马回去，为使富商们欢笑而对他们说，罗马请他吃过饭的每一家庭，都有同样的一套银盘；以同一套秘密地传递，足以使全体贵族们都有一个。其实在那个时代，元老院议员在议事厅中，坐的是硬木凳，冬天从未生火。

可是，在第 1 与第 2 两次 Punic 战争的中间，罗马人的财富与豪华便开始了。汉尼拔于坎尼获胜后，在 Cannae 地方，从罗马死者手指上取下来的金戒指，收集了相当多；⁵²而罗马的节约令也再三——由此可见其徒然——禁止华丽的珠宝，美观的衣服，及昂贵的食物。在公元前 3 世纪中，一般罗马人的菜单还是简单的：早餐用面包，加上蜂蜜或橄榄，或干酪；午餐和晚餐用饭，有蔬菜及水果；只有富人才有鱼肉吃。⁵³酒通常都是冲淡的，几乎每一桌都有，饮不渗水的酒，被认为放纵行为。在这个斯多噶主义时代，只有节日或宴会才得放松一些；那些人在这种时机仍不能放松的，则变成了过度紧张，在其留给后裔的塑像中，显示出神经疲劳的模样。

在这种节俭生活中，慈善的余地很少。在那个时代，客栈很简陋，而又隔离很远方有一二家，所以有款待客人的风俗，作为彼此互相便利；但是，那位富于同情心的波力比阿却报导说：“在罗马，从没有人给与别人任何东西，即使他能帮助别人。”⁵⁴——无疑地，此说是过度夸大的。青年人对老人是够仁慈的，但是，一般说来，仁慈与殷勤的生活，只有到共和国垂亡的时候才出现。战争与征服铸成的道德与态度，使人常常粗鲁暴躁，杀人而无悔意，被杀而无怨言。数以千计的战俘都被卖充奴隶，除非被俘者是国王或将军们；这些人常在胜利者凯旋时屠杀，或让其从容饿死。在商业世界，这些特性的外貌却较为公道。罗马人爱钱，但是，波力比阿（约在公元前 160 年）却把他们描写为勤勉诚实的人；这位希腊人说，希腊人无论有多少职员监视着他，还是不能阻止他盗用公款，而罗马人则不然，他们使用很多公款，而被发觉的不名誉案件却很少。⁵⁵不过，我们得注意，公元前 432 年，曾通过一项法律，在选举中要检查不法行为。据罗马各史家的报导，政治廉正的高潮，是在共和国的开头 300 年间；但是，他们对于下述之人的高度赞扬，却很引起我们怀疑，这三人及其故事如下：Valerius Corvus，做过 21 个辖区的地方官之后，归回田园，其贫穷一如他来自田间之初；Curius Dentatus，夺获敌人许多战利品，他自己一无所取；皮克顿及其左右，他们自一个驻埃及大使馆中得来的丰富礼物，全部献于国家。还有朋友之间贷与巨大款项，不取利息。然而，罗马政府对于其它国家，则常犯背信之罪，在外交关系上，也许帝国时代还比共和时代忠实些。但也不尽然，元老院曾拒绝共谋毒害皮拉斯国王，且将这个阴谋通知他。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派遣十名俘虏前往罗马，谈判另外 8000 名俘虏的赎金问题，并取得这十人的归国承诺；他们只有一个人没有回去，元老院把那个人逮捕，加以镣铐，送还给汉尼拔。波力比阿说：“汉尼拔看到罗马人那么坚决的态度与旺盛的精神，大为沮丧，他对于胜利的喜悦还不及沮丧之甚。”⁵⁶

总而言之，这一时代典型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重秩序、保守、忠诚、有节制、虔诚、

固执、朴实、重实际。他乐于守纪律，不胡乱主张自由。其服从性，就像正受着指挥训练时一样。又认为政府有权调查其道德及其所得，及纯粹依照他对国家的服务来判定他的价值，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不相信个性及天才。高雅的希腊人的魅力、活泼、及善变的流利演说才能，罗马人全没有。他之爱慕性和意志，就像希腊人之爱慕自由与智慧一样；而组织则是他所擅长的。他缺乏想像力，甚至不会制造他自己的神话。他能以相当的努力去爱美，却很难自己去创造美。他不会利用纯科学，对哲学也很怀疑，视之为古代信仰与方式的恶毒溶解剂。他毕生不会了解柏拉图，阿基米德，或耶稣基督。他就是能统治世界。

第四节 罗马文学

罗马人之塑造，不但靠其家庭、宗教及道德，多少也靠其学校、语言及文学，只是后者的影响程度较小而已。据普鲁塔克说，第一所罗马学校大约创始于公元前 250 年；⁸⁸李维的说法则或者不很真实，他描写十人团之一（《十二铜表法》制定者）所欲得的维吉尼亚少女，曾在会堂内上文法学校，则时间推早到 450 年的时候了。⁸⁹当时对于成文法律的要求，及《十二铜表法》的刊布，不禁使人想起，那时候的大多数市民都已能阅读。

教师一般都是奴隶或自由民，或由数个家庭联合雇用，以教授他们的孩子们，或自己创办一个私人学校，学生来者不拒。他教学生读、写、文法、数学、历史、及服从；道德教育是最基本的，要连续不断地教导；“门生”与“纪律”差不多是相同的字眼。记忆与认字的训练，是教学生记住《十二铜表法》。海涅（Heine 德国诗人及批评家）说：“如果罗马人一开始就得学习拉丁文，他们就没有余裕时间去征服世界了”；⁹⁰但是，罗马人也还是要学习不规则的拉丁动词，而不久之后又为希腊文所苦。罗马的男孩子，透过诗和散文的薰陶，自动地熟悉于他们国家及英雄的勋业，并从那些虚构的教育性故事插曲，而接受了许多爱国的课程。罗马人完全不注意体育，他们认为要锻炼身体结实，最好是到田野间或军营中去做有用的工作，而不必透过运动场或健身房的竞赛。

罗马的语言，也像其人民一样，是重实用的，经济的及军事的，尖锐而简短；其全句或子句之进行，皆由有规律的从属位置以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在印、欧族中，与罗马语言有类似关系的不下千种，大致说来，罗马语含有梵文、希腊语及古高卢、威尔斯与爱尔兰人的塞尔特语音调。在意象、伸缩性及复合字的现成组合方面，拉丁语文要比希腊语文贫乏；卢克雷卡鲁斯与西塞罗都曾抱怨说，罗马语文字汇不够，且缺乏微妙的变化。可是，它却有声音宏亮的光彩与雄壮的力量，使其成为演说家的理想语言，而其简洁与合理的句子，又使其成为罗马法律的好工具。拉丁字母源起于埃维亚（Euboea 希腊一岛）人的 Chalcis，经由丘迈及伊特鲁里亚传入的。⁹¹我们所知的最古的拉丁文碑铭，是属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其所有文字全是希腊文的形式。C 的发音与英文的 K 同，J 同 Y，V 同 U 或 W，其母音则与意大利文一样。凯撒同时代的人所知的他有如 Yoolleos Keyssar，西塞罗则如 Keekero。

罗马人写字是用一根细长的金属制芦管状之物 (calamus, stilus), 蘸着墨水而写, 最初是写在树叶 (folia) 上, 我们的 folio 和 leaf (两个页字) 即由此而来; 其后则写在内树皮 (liber) 上; 也往往写在涂了腊的木片上; 再往后则写在皮革上, 亚麻纸上, 及羊皮纸上。由于拉丁文字不像其口语时时变更, 其文学所用的文言文与人民日常的谈话越离越远, 就像现代美国或法国的情形一样。那些和谐悦耳的拉丁文变种语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兰西语、及罗马尼亚语——皆由粗糙而通行的拉丁语演变而来, 然拉丁语之传入罗马各行省, 不是由诗人与语法家, 而是由军人、商人、及冒险家们。例如, 在拉丁变种语言中, “马”称为 caballo, cavallo, cheval, cal 等, 就是由拉丁口语的 caballus 而来, 而不是渊源于拉丁文言文的 equus 一字。通行的拉丁语 ille (他) 是一个音节, 就象法语和意大利语的 il; 而最后的 -s 和 -m, 亦如那些拉丁变种语一样, 可被略去或不发音。最好的是从最坏的腐败而来: (corruptio pessimi optima。)

在共和国最初 3 世纪中, 那些罗马青年人读的是什么文学呢? 有些是宗教的赞美诗歌, 如“阿维尔兄弟会”之赞美歌等, 有些是罗马古代历史或传奇的流行抒情歌。有些是关于选举、官吏、大事、预兆及假期的官方——通常是祭司的——纪录。公元前 202 年, 皮克顿 (Q. Fabius Pictor) 以这些档案为基础, 编了一本颇负盛名的《罗马史》——却是用希腊文写的; 此时还认为拉丁文不适于写散文, 所以罗马各史家都不用拉丁文写历史, 直至老加图才改变。有些是称为 satirae 的散文杂著, 所谓 satirae 是作乐的胡言与色情的调笑之混合物, 而卢西吕士 (Lucilius 讽刺诗人) 大概就是根据这些东西, 替贺拉斯及朱韦纳尔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有些是非常淫秽的滑稽文学或笑剧, 通常是由伊特鲁里亚演员上演的。有一些演员是来自伊斯特里亚 (Istria) 市镇的, 他们被称为 istriones, 拉丁文的演员一名 histrio 即由此而来, 而现代语亦渊源于此。此外又还有以假日或赶集日为题材的一些笑剧, 都是半即席而作的粗陋作品, 然为古今意大利喜剧储存了数以千计的剧中人物: 有富而愚蠢的父亲, 有挥霍无度的卷入爱情的青年, 被诽谤的处女, 聪明人与其奴仆的私通, 饕餮者常常以诡计骗取食物, 及摇摇摆摆和踉踉跄跄的小丑。这最后一种角色, 得意洋洋地炫示其华丽的补绽衣服, 又长又大的裤子, 大袖子的紧身上衣, 剃光的头, 即今日的青年也还十分熟悉。在庞贝的壁画上, 我们曾看见与本杰尼禄 (Punchinello) 或本杰 (Punch 二者皆为傀儡戏的滑稽主角) 相似的角色。²⁴

文学正式来到罗马, 约在公元前 272 年, 是由一个希腊奴隶所带进来的。那一年, 他林敦攻下后, 许多希腊市民被屠杀, Livius Andronicus 幸免一死, 却做了奴隶。他被带到罗马, 教其主人及他人的孩子们学拉丁文和希腊文, 同时把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 译为拉丁文的农神诗 (Saturnian verse) ——那是松弛而不规则的韵律诗, 依重音押韵, 而不是依音量。奴隶地位被解除后, 他受营造司的委任, 为公元前 240 年一次比赛, 制作一部悲剧和一部喜剧。他仿照希腊的形式编制此二剧, 自为导演, 自己担任主角, 伴随着一枝笛子而唱, 直至唱到嗓子哑了; 接着他仍继续演下去, 以哑嗓子唱诗——其后罗马有许多戏剧都仿效他的方法, 而哑剧的产生也是受此影响。罗马政府对于这次的文学戏剧之产生, 感到十分愉快, 为尊崇 Andronicus, 特许诗人有集会结社之权, 且让他们在阿文蒂诺山山上 Minerva 神庙中开会。自是之后, 在公共节日演出这样的现场剧, 遂成为一时的风尚。²⁵

在这次历史性的第 1 次公演之后五年, 有一个来自坎帕尼亚的平民退役军人拿维士

(Cnaeus Naevius) 演出一部喜剧，剧中以阿里斯托芬式的自由 (Aristophanic freedom)，讽刺当时在首都罗马所盛行的政治滥权事件；拿维士此举，使保守派人士大为震惊。贵族们提出控诉，Naevius 下狱。他道歉后获得释放，又写了另一部讽刺剧，尖锐一如他的第一部戏，遂被罗马所禁止。他于老年放逐生涯中，其爱国主义并不稍减，写了一本第 1 次 Punic 战争的史诗，那次战争他是身与其役的；此诗集自特洛伊 (Trojan) 难民创建罗马写起，其中有一主题及几节专写维吉尔。他的判罪有双重不幸：喜剧的活力与创作力受了伤害，因为定了一种检查制度，把诽谤罪定为死刑；而罗马的政治，也就失去了民意批评的洗涤。拿维士又曾根据罗马历史，写过一本歌剧；这个经验也是与他一同结束，自是之后，罗马的悲剧便徒然盘旋于已经他人收获过的希腊神话园地中。拿维士的作品只留下极少的片断，可借以透露其性质。有一节描写卖弄风情的女郎者，原文如下：

她好像在一群观众围绕中玩球，很轻快的由此处跳跃到彼处，她的话；她的眨眼，她的满不在乎和拥抱，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对每一个男人而发；时而紧握着手，时而脚踏一下；她四周环顾，两唇张开，好像请人去吻她；有时唱一句，有时又以手势代语言。⁶⁶

这使我们愉快地看到，那时候的罗马女人也和现在一样有魅力，而罗马人也并非全是加图们 (保守派)，在门廊暗处之下，甚至贞德也会暂时休息。

除基本的算术，及以几何学划定农地或筹建寺庙外，在罗马市民的教育或训练中，科学迄至此时尚没有担任角色。孩子们用指头计算，一个伸出的指头为一 (I)，一手全伸为五 (V)，两手联合伸出为最高数字的十 (X)；其它数字是这个符号 (伸一指头) 的重复表示，像如二或三 (II, III)；多于或少于五或十的数字，则用前置法以表示四和九 (IV, IX)，用附加法以表示五或十之上，例如六和十二 (VI, XII)。由此手算便出现了十进制，系根据十 (十个指头) 的部分或复数而构成的。罗马人的几何学，在建筑及工程方面都应用得很好，然对于希腊人已有圆满成就的几何学定理，罗马人未尝增加过一条。我们没有听说罗马人有天文学，有之，不过是在谬误的日历中所记，及颇为兴旺的日历姊妹或母亲——占星学。

迄至第 3 世纪，罗马的医学大都限于家庭草药，巫术及祈祷等；只有神能治病；为使治病确实有效，每一种病皆有一个特定的神⁶⁷——好像现在求助于专家一样。为对付罗马四周平原的蚊子，他们就求佑于 Febris 和 Mephitis 二位女神，好像迄至我们这个世纪为止的罗马人之请求 (La Madonna della Febbre) 一样。⁶⁸求诊的神庙与圣水，和今天一样普遍。Aesculapius (自希腊请去的药神) 寺是最忙的宗教医疗中心，是处有饮食节制及水疗法，其平静的四周环境，及静静地举行的日常祈祷与安静的崇拜仪式，再加上实际医生的协助，及熟练照顾人的笑容，联合起来共同恢复病者的信心，而得到显然神奇的效果。⁶⁹但在基督降生前 500 年间，罗马也有好些奴隶医生及庸医；其中有些人也做牙医，因为《十二铜表法》禁止用黄金殉葬，只有在牙齿间所镶的金线是许可的。⁷⁰219 年，我们听到罗马出现了第一个自由人医生，是希腊伯罗奔尼撒人，名叫 Archagathus。罗马贵族们对他的外科手术感到很愉快，元老院赐他一个官邸并享受罗马市的自由；其后，由于他的“解剖与燃烧癖”，得了个屠夫 (Carnifex) 的绰号。⁷¹自那时以后，希腊医生纷纷前往

罗马，使罗马行医成为希腊人的专利。

第五节 土地的垦殖

在那几百年间的罗马人，是不大需要医药的，因为他们在农村或军中的积极生活，使他们保持着健康而强壮。他们之于陆上，正如希腊人之于海上；他们以土地为生活基础，在地上建造村镇，以为农民及其农产品集会之所，在地上组织其军队及国家，以准备防御及扩张其所有，把他们的诸神想像为生活于地上及滋养大地的空中之精灵。

在我们所能远溯到的罗马最古时代，就有了私有财产。⁶³但是，也有一部分土地为公地（Ager Publicus），通常系由征服而取得，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共和国早期的农民家庭，每家有二至三英亩土地，全家人从事耕种，偶亦有一个奴隶，靠其农产品过着节俭的生活。他们睡在稻草上，⁶⁴起身很早，脱去上衣，⁶⁵在从容不迫的牛后而从事犁耙，牛粪用作肥料，牛肉则用于宗教奉献及节日的食物。人的遗弃物也用以肥田，但在帝国之前，意大利还罕有化学肥料。农业的科学手册，是由迦太基及希腊输入的。农作物以谷类和豆类轮流栽种，耕地也定期的改为牧地，以防地力耗尽。蔬菜和水果种得很多，亦成为主食物，仅次于谷类。大蒜已经成为大众所爱的调味品。有些贵族家庭的名字，有一部分就是由他们传统地爱好的蔬菜而来：Lentuli, Capiones, Fabii 三名是由扁豆、洋葱、豆子而来。无花果、橄榄及葡萄的种植，渐渐地侵占了谷类和蔬菜的收成。橄榄油在食物中代替牛油，在洗澡时代替肥皂；又可用作火炬和油灯的燃料，且为头发与皮肤所需的油膏之主要成分，在地中海夏季的干风和烈日吹晒之下，这种油膏是必需品。绵羊是他们爱好的牲畜，因为意大利人喜欢羊毛衣服。猪及家禽养在农家的围院内，差不多每一家庭都有一个花园。⁶⁶

战争改变了农村土地的景况。农民放下犁头，拿起剑来从军的，有许多人或被敌人杀死，或被市镇所诱，永不再回田野；另外有许多人发现其田园为军队所毁，或因无人照顾而荒芜，没有勇气去重建；又还有许多人，则因累积的债务而破产。那些人把他们的土地低价卖给贵族或农业资本家，后者把小农合并为大农（Latifundia），使种植谷物的广大土地，改变为畜牧地、果园或葡萄园，以战俘奴隶为人力，受一个监工的监督，那监工往往也是一个奴隶。大地主们不时乘马前来看看他们的产业；他们不再亲自动手工作，而是住在罗马城内或郊区的别墅中，成为一个遥领地主。这种改变过程，在公元前第4世纪即已开始进行，到第3世纪末年，乡间便产生了负债的佃农阶级，在罗马首都之内，则产生了毫无财产的大众阶级（proletariat），他们的愤怒不平，势将毁灭农民土地所建的这个罗马共和国。

第六节 工 业

意大利土地矿产很贫乏——此一事实，可在意大利经济与政治史上大书特书。金完全没有，银也很少；铁的供应相当不错，也有一点铜、铅、锡、及锌，但因数量稀少，不足以支持其工业发展。在帝国中，所有矿产皆为国有，但却租给私人去经营，使他们利用数以千计的奴隶替其卖命，而大获利润。他们还是使用青铜机械多，用铁的机会少，只有最佳和最新的矿场，才装备有绞车，起重辘轳，及有链吊桶，那是阿基米德及其他人士已在西西里和埃及建立起来的。主要燃料是木头；所砍的树木，也用以建造房屋、船只及家具；一英里复一英里，十英里复十英里的，森林逐渐向山边退缩，甚至退缩至树木的界限线。最繁荣的工业，是在坎帕尼亚的武器与工具的制造业。除武器与陶瓷外，并没有工厂体系。制陶工人不仅制造碟子，也制造砖瓦及管筒；在阿里庭及其它地方，陶器工人仿照希腊产品的式样，并学习制造精巧的陶器。早在6世纪中，纺织工业虽仍由家中的女儿，太太及奴隶们忙着纺纱，而在打样、准备、及亚麻与羊毛的染色等方面，则已成长到超过了家庭工业的阶段；自由或非自由的织工，都集合在各个小型工厂中，那些产品不但供应当地市场，也供应出口商业。

非供应当地消费的工业生产，因运输困难而大受阻滞。道路很坏，桥梁都不安全，牛车太慢，客栈少，而强盗则又遍地皆是。因此，多选择运河及河流为交通，而沿海岸的城市则多仰给于海上的输入，而不靠内地的货物。可是，到了202年，罗马人已建筑了三条大道，称为“执政官之路”——所以有此称呼，是因为每一条路皆以开始建筑该路的执政官或监察官之名为路名。这几条公路系仿照波斯及迦太基公路式样而建造的，然在耐久性及强度两方面，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路。三条公路中最早的一条路是Via Latina，约在公元前370年开始建筑，可使罗马人前往阿尔邦山。312年，瞎子Appius Claudius用数千罪犯劳工，²⁶开始建筑罗马与卡普阿之间的通道（Via Appia）；稍后，又延伸通至贝尼文坦，Venusia Brundisium及他林敦；此路长333英里，把意大利两海岸连结起来，向东与希腊及东方通商，再加上其它道路的协助，遂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241年，监察官Aurelius Cotta开始建筑奥雷柳斯路，自罗马经比萨（Pisa）及热那亚（Genoa）以至Antibes。222年，Caius Flaminius开筑Flaminian路，通往Ariminum；大约与此同时，又开了巴莱里亚路（Valerian way），使台布尔与Corfinium连结起来。慢慢地就变成了庞大的公路网：Aemilian路自Ariminum向北爬坡，经Bononia及Mutina以至Placentia（187年）；Postumian路将热那亚与维罗纳连结起来（148年），还有Popilia大道自Ariminum起，经拉韦纳（Ravenna）至帕多瓦（Padua）（132年）。在其后1个世纪中，公路更向外伸展出去，自意大利至约克（York），维也纳（Vienna），塞萨洛尼迦（Thessalonica）及大马士革（Damascus），且将与北非海岸相连结。凭借那些公路，能迅速调动军队，传递情报，传播风俗及思想，使帝国受到防卫，得以统一，并获得生机；那些公路变成了伟大的商业交通线，对于意大利及整个欧洲的人口与财富的增加，尽力不

小。

然尽管有了这些公路，意大利的商业始终没有东地中海那么繁荣。高阶级人士以轻蔑的眼光来看贱买贵卖的事，把商业让给希腊人及东方人的自由民去经营；至于意大利乡间，则以偶而举行的商品展览会及9日一次的市集，已经感到满足了。外商到意大利来的也不多。海上运输很冒险；船只很小，用帆或桨每小时只能行驶六英里，且须紧靠着海岸航行，自11月至3月间风浪尤大，大部分时间都是胆怯地停留在港内。迦太基控制着西地中海，大希腊的各地君主又控制着东地中海，还有海盗也定期倾巢而出，抢劫商船。台伯河口永远是淤泥充塞，封锁住罗马的港口 Ostia；是处曾因一次暴风，而沉没了200艘船；不但如此，台伯河水流湍急，船只溯河上行以至罗马，运费不能补偿其劳工及成本。约自公元前200年起，船只开始停泊于 Puteoli，那是在罗马南方150英里之处，自是处以至罗马，货物皆由陆运。

为便于国内外的贸易，必需建立一种由国家保证的货币及度量衡制度。^{*}直至公元前4世纪，牛仍然是交易媒介，因为牛有普遍的价值，又容易移动。随着商业的成长，约在公元前330年，才有了粗制的铜块作金钱使用；拉丁文的铜字是 *aes*, *estimate* (评价) 这个字，原先为 *aes timare*, 意思是评定铜的价值。价值的单位为 *as* (1), 意为1磅重量的铜；而 *ex-pend* (用钱) 这个字的原义则为称出去。约在公元前338年，由国家发行一种铜币，上面常刻着牛、羊、猪的像，所以称为 *pecunia* (*pecus* 为牲口)。第1次 *punic* 战争期间，据普林尼说，“共和国无法以应需要，遂把一个 *as* 减为二盎斯的铜，靠着这个计划，节省了5/6，公债便因此而得清偿。”^⑧到202年，降低为一盎斯；而公元前87年，为帮助“社会战争”(Social War)的经费，再减为半盎斯。269年，曾铸造2种银币：*denarius* 等于十个 *as* 铜币，亦相当于后期贬值的大希腊形式之雅典银币 (*Athenian drachma*)；而 *Sestertius* 则代表2个半 *as*，或为一个 *Denarius* 之1/4。217年，第一次出现3种罗马金币，称为 *Aurei*，其低价分别等于20、40、60个 *Sesterces*。其金属与美国货币的等值，*as* 为2分，*sesterce* 为5分，*denarius* 为2角；但是，那时候贵重金属很少，因此，其购买力要比今天大几倍，^⑨我们且不管尼禄以前物价波动，把罗马各种货币与1942年的美元之实际等值，大致估定为 *as* 等于6分，*sesterce* 1角5分，*denarius* 6角，*talent* (6000 *denarii*) 等于3600美元。^{**}

这种有保证的货币之发行，促进了金融这一行业及其运用。古老的罗马人以寺庙作为他们的银行，恰如我们以银行作为我们的寺庙一样；而罗马这个国家直至它的末年还是把建筑坚固的神庙，作为公款的储藏所，其所依据的理论可能是，宗教的顾忌或可使盗贼胆寒。放款是很古老的一种营业，因为《十二铜表法》曾禁止年息高于8.33%。^⑩法定的利率曾一再降低，347年降为5%，342年竟降至零，可是，这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

* 些度量衡如下：一个 *modius* 约等于一配克 (*peck*)；一尺等于英尺之 $11\frac{1}{8}$ 寸；五罗马尺成为一步 (*passus*)；一千步成为一里 (*milia passuum*)，合1619英码；一个 *Iugerum* 约等于 $\frac{2}{3}$ 英亩。12盎斯 (*uncia*) 成为一磅。

** 在北意大利，约在公元前250年时，一蒲式耳 (*bushel*) 小麦之价为半个 *denarius* (三角美金)；客栈中一天的宿膳费为半个 *as* (美金3分)；^⑧在提洛，于公元前2世纪时，一座中等房屋的月租为4个 *denarii* (美金2元4角)；在罗马，公元50年时，一杯酒及一小碟菜之费为半个 *as* (美金三分)。^⑨

禁令很容易逃避，因此，实际的最低利息，平均为 12%。高利贷（高于 12% 者）很盛行，而债务人，或宣告破产，或透过立法，以解救其累积的债务。公元前 252 年，政府用了一种很新式的解救方法：政府把借款人所提出的保证偿付之抵押品接管过来，一方面又劝告接受抵押品者降低其利率。^⑧邻近罗马会堂有一条街，变成了银行区，经营放款与货币兑换业的商号林立。为筹措工商企业或航务的经费，可以土地、农作物、有价证书及政府契约为担保，而向那些商号借钱。他们以联合贷款代替工业保险，不由一个银行家去单独冒险，而是由几家联合起来提供其资金。联合股票公司之存在，主要的是为了履行依监察官命令而发出的政府合约；他们收集资金的方法，是用小额股份（partes or particuta）的方式，售卖其股票或公债于人民大众。这种从事于公共的或国家的企业的人们，称为 Publicans，他们的公司，在第 2 次 Punic 战争时，对于补给及运输物资于陆海军，曾担任过重要角色——也不完全没有欺骗政府的企图。^⑨担任这些企业的指导者，大部分是商人，一小部分是自由人。还有一种人称为 negotiatores 的，是拿自己的基金来经营的，然政府的事业皆不由他们经手。

工业操在独立的手工艺者之手，他们在各别的商号中工作。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自由人，但是已获自由与未获自由的奴隶比例日增。劳工的差别很大，其产品销于市场，不是直接供应各个主顾。奴隶们的竞争，贬低了自由工人的工资，而使无产阶级住在贫民区中生活更苦。在这些工人中，罢工是不可行的，也很罕见，^⑩但是，奴隶们则常常起而反抗；公元前 139 年所谓“第一次奴隶战争”（First Servile War）实际并非第一次。当大众不满情绪激烈时，则必须找出一些理由来从事战争，那样就可使普遍就业。滥发贬值的货币，并转移人民的愤怒加诸外国仇人；战而胜，则他们的土地解救了罗马人民，不幸而败亡，则其怒气已被敌人接收去了。^⑪自由工人各有工会或基尔特（Guilds），拉丁文称 Collegia，但是，这种组织很少关心他们自己之工资、时间及工作环境的。传说创建这种组织或使其合法的人是纽马国王；不管怎样，公元前 7 世纪，即已有了笛手、金匠、铜匠、漂布工人、鞋匠、陶工、染工及木匠的组织。^⑫在上古世界中，协会最普遍的是演员与音乐家的联合协会，二者合称为“酒神艺术家”（Dionysian Artists）。到公元前 2 世纪，我们又发现厨司、皮革工人、建筑工人、青铜合金工人、铁匠、绳索工人及织工的基尔特；这些组织很可能也与其他基尔特一样古老。这些工会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社交的愉快；其中有许多组织同时又是互惠社会，以支付会员的丧葬用费。

国家不但要管制基尔特，对于罗马的经济生活，有许多方面都要管制。矿业及其他政府特许或合约发包的企业，其经营皆受国家的监督。国家自外输入粮食以分配贫民或所有申请者，只收微薄的价格，借以平息平民阶级的激动。国家对各种专利者课予罚金，且因专卖盐者提高盐价，超过工人阶级的购买力，遂使盐业国有化，而结束了盐的专利。其商业政策是自由的；自从征服迦太基后，西地中海对所有商业开放；它之保护乌提卡（Utica），及稍后之保护提洛（Delos）岛，皆以各该处作为自由港，允许货物免费进出为条件。然亦有好多次，禁止输出武器，铁，酒，油或谷物；它也定下关税，绝大多数输入罗马的产品，一般皆课以 2.5% 的税，后来又把这种温和的关税，扩大及于其他城市。迄至公元前 147 年，国家还征收财产税（Tributum），整个意大利皆施行。总而言之，其财政收入是适度的；也像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财政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战争。^⑬

第七节 罗马城

借着税收、战利品、赔款、及自外涌进的人口，到公元前 202 年时，罗马已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最主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 234 年人口调查，有 270715 市民——自由的成年男性；在大战期间，人口数字大减，其后复增，公元前 189 年为 258318，公元前 147 年为 322000。我们估计，公元前 189 年，这个城邦国家的总人数，约有 110 万，其中可能有 27 万人住在罗马城内。鲁比肯（Rubicon）河以南的意大利，约有 500 万居民。⁶⁷ 移民，包含所吸收的征服国人民，外国移民进来的，解放及授与公民权的奴隶，已经开始改变其人种，到尼禄时代，罗马已变成了现代的纽约，一半是本地人，另一半则无所不包。

有两个主要的十字街，把罗马城内分成几个区域，每一区各有其行政官吏及守护神。各区交界处，重要者建有小教堂，次要则竖立交叉处之神（Lares Compitales）的神像——这一种好风俗迄今还可以在意大利看到。大多数街道都是土路，有些则铺上取自河床的小圆石，如今天地中海上的许多城市一样；约在 174 年，监察官开始用熔岩块铺上主要大道的路面。312 年，瞎子 Appius Claudius 建筑了第一条水道，把活水引入城内，在此以前，城内完全依靠泉水，井水及台伯河的浑水。有了自储水池管导进来的水，贵族们才开始每星期洗澡一次以上；一俟击败汉尼拔之后，不久便开办了第 1 个市营浴室。不知何时所建的那个排水道，是罗马或伊特拉土坎工程师所建，其巨石筑成的大拱门，可容一辆满载乾草的马车在下面通行。⁶⁸ 此外还加建了好些较小的排水沟，以宣泄罗马四周及侵入罗马城的潮水。城中的垃圾及天雨，自街边的明沟通往那些下水道，然后流入台伯河——该河污染，是罗马人生活的永恒问题。

此城的点缀，差不多只以寺院为限。房屋全依照前面说过的伊特拉土坎人之朴素式样，唯一例外的是，外部用砖墙或泥灰墙，还有成为识字能力增进的标帜，墙上常被涂鸦弄污，而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都只是流浪人所作的诗或散文。寺庙都是木材建筑的，加上赤褐土的被覆及一些装饰物，全是仿照伊特拉土坎人的图样。奉祀丘比特（Jupiter）、Juno、Minerva 三神的一个寺，是建在卡皮托利诺山上；Diana 神庙则在阿文蒂诺山（Aventine）山上；在公元前 201 年以前，除此二寺之外，还有 Juno、Mars、Janus、维纳斯（Venus）、Victory、Fortune（幸运与财富）、Hope（希望）等诸神之寺。303 年，画家法比尤斯（Caius Fabius）在卡皮托利诺山上的 Health（健康之神）寺中，绘制了一些壁画，乃在他的豆氏族之上，又加一个皮克顿（Pictor）之姓。在罗马的希腊雕塑家们，为罗马诸神及英雄们，制作了好些赤褐土像，大理石像及铜像。公元 293 年，他们在议会竖立了一个巨大的丘比特神铜像，远在 20 英里外的阿尔邦山上都能看见。约在公元 269 年，营造司建了一个女狼铜像，稍后，又有些艺术家在其上面加了罗慕路斯、雷麦斯兄弟二人的像。我们不知道这是西塞罗的集体描写，或是其中之一与现存的“首都之狼”（Wolf of the Capital）为同一作品；无论如何，在这个铜像使我们得了一个最高级的杰作，死的金属使每一肌肉及神经都活现了。

贵族们透过绘画与雕像，以庆祝其胜利，并荣耀其家世，一般的人民则以音乐，跳舞，喜剧及运动比赛自娱。意大利各道路上及家屋中，都有独唱或合唱的歌声萦绕着；男人在酒会中歌唱，男孩与女孩们在宗教行列中唱赞美诗；新娘与新郎为赞美歌所护送，每一葬礼也是歌声不绝。笛子是大众最受欢迎的乐具，然七弦琴也有很多爱好者，且变成了抒情的最好伴侣。当大假期到来的时候，罗马人群集于圆形剧场或露天运动场上，在阳光之下活跃，而那些被雇的人，俘虏，罪人，或奴隶，则在奔跑跳跃，或者最好的是相斗至死，以娱观众。有两个大圆形剧场，一个名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据说是第一个泰尔昆王（Tarquin）所建，另一个名弗拉米纽斯竞技场（Circus Flaminius），是公元前221年所建。这两个竞技场是免费的，所有自由人，不分男女，只要能及时进去，找座位就行。剧场的开支最初由国家负担，稍后则由营造司官吏们自己掏腰包，到共和国后期，则常由执政官候选人出钱；这个费用代有增加，到了最后，事实上它已变成了贫民求官的障碍了。

在罗马的壮观活动中，最上流的当是一位归国将军的正式凯旋（triumph）。足以当此荣耀的将军，必须赢得杀敌5000以上的战役；运气不好的将军，所赢战役没有屠杀那么多敌人时，则只能接受一次群众欢呼（Ovation）——没有公牛作他的牺牲，只用一只羊代替。凯旋式的欢呼行列在城外编成，将军和他的军队到达这个群众行列前，必须放下其武器；于是便通过一个凯旋拱门而入城，这种凯旋拱门后来已成1000个纪念碑的式样了。凯旋行列的进行，以喇叭手领先；在其后面，是代表攻占城市的塔或游行车，及表示胜利者功绩的种种图画；再往后是满载金银、艺术品、及其它战利品的马车，隆隆地进行。马赛勒斯（Marcellus）的凯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所盗取的锡拉库萨（Syracuse）雕像（212年）；阿非利加·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于207年凯旋时，展出1.4万磅银子，202年第2次凯旋时又展出12.3万磅银子，前者得自西班牙，后者得自迦太基。继此之后，有70头白色公牛跟着，像哲学家那么悠然自得地走向其死亡；其次是所俘的敌人头子们；再次是持棒清道的小吏们，竖琴乐队，奏笛队，及持香的人群；其后便是乘坐于一辆华丽战车上的将军本人，他身穿紫袍，头戴金冠，携着一根象牙杖，一枝作为胜利象征的桂树枝，佩戴一个Jove神（即丘比特）的徽章。可能还有他的孩子们，与他同乘那一辆战车；战车两旁乘马的是他的亲属们，后面则跟着他的秘书或随从人员。最后跟进的是士兵们，有些人携带着他们所得的奖品，每人皆戴着帽子，有些人在赞美其长官，有些人则嘲笑其长官；因为这是不可侵犯的一种传统，在这短短的时机中，军中一言，百无禁忌，借以提醒胜利者勿为赞美所误以致败亡。这位将军来到议会，进入丘比特、Juno、Minerva三神之庙，脚踏着神像之足，献上动物牺牲，通常还要下令杀死所俘的首长，作为奉献特别感谢。这是特为鼓励军事野心，及酬劳军事努力而巧妙设计的一项庆祝仪式；因为男人的虚荣只对饥饿与爱情让步。

第八节 身后事

战争在罗马人的生活中，是最富戏剧性的特色，然在罗马历史的篇幅中，战争却不是那么引人注意的角色。更使我们注意的，或者还是以其家庭及家室为中心的他之存在。当他年老时，对于世界扰攘的每日新闻，已是无动于衷。在他余生中的大事，不复是政治或战争，他所关心的是子孙的生育与结婚的酒会，而所忧郁者则是死亡。

罗马的老年人，并没有各个时代中常使人生黑暗的被遗弃的孤寂。青年人照顾老人的责任决不成问题；老人至死为止，凡事皆由他首先考虑，并保有最后权力；在他死后，只要还有一个男性后裔存在，他的坟墓一定有人祭拜。葬礼也像婚礼一样，是经过周详准备的。葬礼行列以雇用的一队哀泣妇女领先，她们有组织的歇斯底里（hysteria），曾被《十二铜表法》禁止，不许他们撕断自己头发。接着是笛手队，其人数，被类似希腊《梭伦法》（Solonic Law）的法律限定为十人；其次是舞蹈者，其中有一人扮演死者。跟在其后面的是组成奇怪行列的演员们，他们佩戴着死者祖先的死面具或蜡像，那祖先是做过官吏的。其次是死者的尸体，载在像凯旋车那么华丽的车上，穿着他平生最高官阶的华美礼服，舒适地躺在棺中，上覆紫色而绣金的床单，四周放着他所杀死的敌人之武器与披甲。棺车后面是死者的儿子，皆穿黑衣，皆穿面罩，他的女儿则不戴面罩；后面是他的亲戚、族人、朋友、食客、及自由人。葬体行列在公所内停下来，其一子或一个亲属宣读一篇颂词。即使仅仅为了那么一次葬礼，人生也就不虚此生了。

在最初几百年中，罗马的死人是火葬的。这时候，一般皆用埋葬，虽然仍有一些顽固的保守派人士，宁愿烧化。无论在那一种情形之下，其遗体或骨灰皆葬于一个坟墓中，那坟墓就变成了祭坛，其虔诚的子孙定期前往献花，或献上一些食物。罗马也像希腊及远东一样，借着祖先的崇拜，及相信其灵魂依然活着并监视着子孙，而道德及社会得到安定了。在大希腊化的罗马神话中，如果死者很伟大善良，他将前往伊利西亚之野（Elysian Fields），或福岛（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但是，差不多全体人死后都要降到地下，进入 Orcus 与 Pluto 的阴森冥国去。Pluto 是罗马型的希腊地狱神 Hades，用木槌为武器把死者的灵魂打昏；Orcus 是一个妖怪，它把已被打昏的尸体吃掉。因为 Pluto 是地下诸神中最受赞扬的一个，又因土地是财富的最后来源，且常靠其积聚粮食与货物而繁荣，所以他又被视作富人及财阀之神而受人崇拜。他的妻子 Proserpina，是 Ceres（谷类女神）迷失的女儿，也被奉为谷物发芽的女神。有时，罗马神话中的地狱，被想像为一个惩罚的地方；⁶⁶但大多数时，皆被描写为人死后的模糊影子之居所，那些影子受过奖惩之后，已经无法分辨彼此，而平等地受着永恒黑暗及无名之苦。吕西安（Lucian）说，在彼处，人们将终于找到了民主。⁶⁷

第五章 希腊的征服

(公元前 201—公元前 146 年)

第一节 征服希腊

公元前 214 年，马其顿国王菲力普第五与汉尼拔结为同盟，以共同对付罗马，他当时希望所有希腊城邦都会统一起来支持他，以杀掉那个日益长大的西方青年巨人。但是，希腊境内忽然起了一种谣言，传说他正在计划着：如果迦太基胜利，他就借着迦太基人的援助，征服全部希腊。结果，埃托利亚同盟 (Aetolian League 希腊西部数城邦的结合) 签订了一项协约，帮助罗马对抗菲力普，而聪明的罗马元老院，在尚未派遣西庇阿 (大阿非利加) 远征非洲之前，即利用腓力的沮丧，说服他接受个别的议和 (公元前 205 年)。但是，元老院永不忘记这个屈辱，扎马 (Zama) 一胜利，就开始计划对马其顿复仇了。元老院认为，在一个狭小的海面外，有一个那么强大的国家在背后，罗马永远不能安全。当元老院提议战争时，兵员大会加以拒绝，且有一位保民官指责贵族们寻求战争，以转移对国内不幸的注意。¹元老院攻击他们怕死，及缺乏爱国心，反对战争的声浪很快就沉默了。公元前 200 年，弗拉米纽斯 (T. Quinctius Flamininus) 率兵渡海，进攻马其顿。

弗拉米纽斯是一个 30 岁左右的青年，当时西庇阿手下有一个大希腊化集团，他就是这派内的一人。经过好些谨慎的兵力运用，他在狗头山 (Cynoscephalae) 遇上菲力普，当即将其击溃 (公元前 197 年)。接着，他使正在苦难折磨中的菲力普，恢复为一个破产与衰弱的王位，并允许全希腊自由，此举不但震骇了地中海所有国家，也震骇了罗马。元老院中的帝国主义派提出抗议；但是，在那短短期间内，元老院正为自由派支配着。196 年，希腊人正在伊斯米亚 (Isthmain) 举行竞技大会，弗拉米纽斯的传令官到会场宣布希腊完全自由，不受罗马约束，不受马其顿约束，不进贡，甚至不被驻军。群众欢声雷动，据普鲁塔克说欢声响彻云霄，竟使竞技场上的飞鸦震骇得堕地而死。²当怀疑世界问及这位罗马将军的诚意时，他便以撤兵回意大利作答。这是战争史上光明的一页。

但是，一次战争常常又带来另一次战争。埃托利亚同盟因其附庸的希腊城邦皆被罗马所解放，而痛恨罗马，乃请求叙利亚的塞琉息密国王 Antiochus III, (the Seleucid King)，再解放这个已被解放的希腊。Antiochus 亦因在东方获得一些轻易的胜利而自大起来，正想扩张其权力及于西亚全部地区。帕加马 (Pergamum 今土耳其亚洲西部的 Manisa) 害怕他，便向罗马求援。元老院派遣西庇阿和他的兄弟卢修斯 (Lucius)，带着

罗马的第一支军队踏上亚洲土地；公元前189年，与敌军遇于Magnesia（帕加马首都），罗马军获胜，也就开始其对于大希腊东方的征服。罗马军队继续北进，又将威胁帕加马的高卢人。逐回其本国加拉太（Galatia在安纳托利亚），因此赢得所有伊奥尼亚希腊人（Ionian Greeks指小亚细亚的各希腊城邦）的一致感激。

但是，欧洲的希腊人却没有那么愉快。罗马军队虽然不占领希腊土地，可是，他们现在却在东方及西方包围了希腊。罗马已使希腊自由，然而却是有条件的，即战争及阶级战争皆应停止。对于希腊人的城邦国家而言，没有战争的自由是一件新奇的体验及苦恼的生活；上流阶级的人渴望对其邻邦玩弄权力政治，穷人则抱怨罗马处处支持富人、压迫穷人。公元前171年，菲力普第五的儿子柏尔修（Perseus）嗣位为马其顿国王，既已安排着与塞琉古四世（Seleucus IV叙利亚塞琉息朝的新王）及罗得岛（Rhodes）结为同盟，遂号召希腊起来与他共同对抗罗马。3年后，坎尼（Cannae）战死的执政官之子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在彼得那（Pydna）击败柏尔修，摧毁了马其顿70个城市，并俘虏柏尔修，使罗马大凯旋增光不少。^{*}罗马对罗得岛的惩罚是，把它的亚洲附庸城市解放，并在提洛岛建筑一个竞争港。有1000名希腊领袖，包括史家波力比阿（Polybius）在内，带回意大利作为人质，那些人在那里过了16年流亡生活，死了700人。

在其后十年中，希腊与罗马的关系，差不多变为公开敌对了。希腊的各对立城邦、党派及阶级，纷纷向罗马元老院请求支持，并给与干涉的理由，于是希腊实际上已成为罗马的属地，尽管名义上是自由的。在元老院中的西庇阿党，现在已被现实主义派所压倒，后者认为，希腊境内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或秩序，除非完全置于罗马统治之下。公元前146年，罗马正分别在迦太基及西班牙作战，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各城邦突然宣布一次解放战争，这运动被贫民领袖们控制着，使奴隶们恢复自由并加以武装，宣布所有债务延期偿付，承诺土地再分配，于是战争又加上革命。当孟米厄斯（Mummius）带着罗马军队进入希腊时，发现希腊人民四分五裂，而毫无纪律的希腊军队则很容易击败。孟米厄斯焚毁了科林斯，屠杀了他们的男子，把女人与小孩卖充奴隶，并把所有能够搬运的财富与艺术品一齐带回罗马。希腊和马其顿改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在罗马总督统治之下；只允许雅典和斯巴达仍受其自己的法律管制。希腊从此在政治史上消失，达2000年之久。

第二节 罗马的改变

罗马帝国一步一步的成长，然由于有意识的计划者少，由于环境及国境安全的日益

* 保卢斯这次离国前往马其顿作战时，曾对业余战略家们致送其典型的颂词：“在所有公共场所，及所有私人宴会中，都有好些人知道应由何处进军马其顿，应占领什么战略位置……他们不但提议应当做些什么，而且，当所决定的事与他们的判断相反时，他们就责难这个执政官，好像是弹劾他们的……如有一人认为，他自信能给我提供善策，就请他随我一同去马其顿罢……如果他认为这样太麻烦，则请他不要在醉地做行舟舵手。”¹³

降低所迫使者多。公元前 200 年在克雷莫纳 (Cremona)，及公元前 193 年在 Mutina，先后二次浴血战斗，再度征服了内高卢，把意大利国境推进到阿尔卑斯山。西班牙已从迦太基手中夺了过来，这次必须确实控制，以免再被迦太基争取过去；不但如此，西班牙还有丰富的铁，银和金子。元老院向其征收很重的年贡，取其金银块或金银硬币，而罗马派驻西班牙的总督们，也为其离家一年的开销而随意取得补偿；因此，米纽修斯 (Quintus Minucius) 做过短短的一任西班牙总督之后，就带回罗马 34800 磅银块，及 35000 银币 (denarii)。西班牙人被征兵至罗马军队服役；西庇阿 (小阿非利加) 带着去攻下努曼第亚城 (Numantia) 的军队，就有西班牙兵 4 万人在内。公元前 195 年，各部落爆发广泛的叛乱，马卡斯·加图 (Marcus Cato) 凭其非常正直的态度将其扑灭，他的正直使人回想起日渐式微的罗马种族之昔年光荣美德。公元前 179 年，格拉胡斯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以同情态度调整其统治方法，以适应当地人民的性格与文化，使那些酋长们都变为他的朋友，又以土地分配给贫民。但是，他的继任人之一 Lucius Lucullus 于公元前 151 年，违背他所订的条约，对那些可以不劫掠的部落，无理地加以攻击，甚至不屑制造一个借口，而使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或被屠杀，或被奴役。公元前 150 年，加尔巴 (Su' picins Galba) 伪订条约，承诺分给他们土地，诱致了 7000 名当地人到他营中；当他们到达时，加尔巴派兵把他们包围起来，或逼充奴隶，或加屠杀。公元前 154 年，卢西塔尼亚 (Lusitania 今葡萄牙) 各部落发起了反抗罗马的 16 年战争。他们中出了一个很能干的领袖维里亚图斯 (Viriathus)，身材魁伟、坚忍、勇敢、高贵，生就一个英雄气概；在八年中，罗马前往讨伐的军队，一一被他击败；最后，罗马收买刺客，把他暗杀了。叛变于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塞尔蒂韦雷亚人 (Celtiberians 塞尔蒂韦雷亚人与西班牙半岛土人的混血种)，在努曼第亚城内，忍受 15 个月的围城，甚至以死人为食；最后 (公元前 133 年)，西庇阿终于逼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一般说来，罗马共和国的西班牙政策是残酷和欺诈的，其结果则为得不偿失。史家莫姆森说：“以那么多背信、残酷和贪婪来从事的战争，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①

自各省掠夺回来的财富，徒增官吏贪污及中饱私囊，终于引起革命，毁灭共和。迦太基、马其顿及叙利亚所付的赔款，每一战场所俘的大量涌进罗马之奴隶，征服内高卢及西班牙时所夺得的宝贵金属，取自 Antiochus III 及柏尔修的 4 亿小银币 (sesterces；共合美金 6000 万元)，渥尔索 (Manlius Vulso) 在其亚洲各战役中^②取得的 4503 磅金子，与 22 万磅银子——所有这些收获以及其它横财，顿使罗马的有产阶级，在半世纪之内 (公元前 204 至 146)，自小康之家，一变而为富爵王侯。士兵大掠归来，满囊的金银币与战利品。意大利内部，通货倍增，快过建筑。所以首都罗马的不动产业主不出力，又不动脑筋，而财富便增加了 3 倍。在商业繁荣中，工业却落后了；罗马并不需要自制货物，它拿举世的金钱，购买举世的货物。公共工程空前的扩张，使那些依靠国家合约为生的“公用事业承包人”大增财富；任何一个罗马人，只要有一点钱，都买他们公司的股票。^③ 银行家获利而繁荣；他们吸收存款而付与利息，办理支票兑现，代顾客记账，放款及借款，自行投资或经管投资，靠那无情的高利贷而自肥，职是之故，割喉 (seotor) 与放款人 moneylender 变成了同一个字。^④ 罗马成为白人世界的金融与政治中心，而不是工商业中心。

有了这么多财富，罗马贵族们及上层的中等阶级，以飞快的速度，自斯多噶

(Stoci)的简朴生活，一跃而为恣意奢华；在老加图（公元前234—149）一生中，就目睹着这种改变直到完成。家庭越变越小，而房屋越变越大；家具与开销的增加与竞赛，日益华丽；为购买巴比伦地毯，镶有象牙或金银的睡椅，及在桌椅上、女人身上、马具上闪烁发光的宝石与贵金属，所付的钱数目很大。随着体力消耗的减少与财富的增加，旧日的简单食谱不再见，代之而起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及各种的调味品。对于社会地位或在社交场合，舶来食品是绝不可少的；巨富们一席蚝肉，要费1000个小银币（sesterces）；一桶进口鲱鱼，价值1600个小银币；一瓶鱼子酱要付1200小银币。^⑧在奴隶拍卖台上，好厨子要出很高的价。饮酒之风大盛，要用大杯，最好是金杯；酒很少冲淡，有时全不渗水。元老院通过节约令，限制宴会及衣服的费用，但是元老院议员们自己都不理会这些条例，所以没有人肯遵行。加图伤心地说道：“市民们皆不听善良忠告，因为肚子没有耳朵。”^⑨个人明知故犯地背叛国家，儿子背叛父亲，女人背叛男人。

女人的力量通常总是随着社会财富而提高的，因为当肚子吃饱之后，人们就忘了饥饿而追求爱情了。娼妓繁荣起来了。同性恋爱因与希腊及亚洲的接触而受到鼓励；有许多富人，以一“泰伦”（美金3600元）购买一个妾童；加图抱怨说，一个姣好的男孩，其代价高过一个农场。¹但是，女人并不输于这些希腊和叙利亚入侵者。渴求美人者仍大有人在，妇女们已经垂手可取财富了。化妆品已成为必需物，自高卢输入的苛性肥皂，可使日渐灰白的头发，染成赤褐色的鬃发。^⑩富人以昂贵的衣服首饰装饰其妻女为荣，使妻女成为他财富的宣告人。甚至在政府中，女性角色也已增大。老加图喊道：“所有别处的男人，皆统治女人；只有我们罗马人例外，罗马男人统治着全世界所有男人，却又被我们的女人所统治。”^⑪公元前195年，罗马的自由女人公然走进公所，要求撤销215年的奥比安法（Oppian Law）此法禁止女人用金饰及过度鲜艳的衣服，或乘坐兵车。加图预言，如果此法撤销，罗马就会毁灭。李维（Livy）记下加图的一篇演说，使每一代人都可以听到：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过去都能在自己家中，保持丈夫的利益与权力，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我们的女人来麻烦。现在一切事情是这样，我们的行动自由，在家中已被女性专制所毁，而在此会堂之内，现在也被粉碎及践踏了。……请记住，关于女人的一切条例，是我们祖先定下来限制她们放肆，并使她们服从丈夫的；现在所有这些条例具在，你们还很难使她们听从。如果你们答应她们，除去这些禁令……并使她们与丈夫立于平等地位，你们想想看，你能受得了吗？从她们与你平等的时候起，她们就将是你们的主人了。^⑫

妇女们把加图哄下了台，她们坚持立场，直至此法令被撤销。加图以监察官的地位图谋报复，对于奥比阿斯（Oppius）所禁的物品，课以十倍的税。但是，潮水已经泛滥，他终于无法扭转。还有其他不利于妇女的法律，也是或被撤销，或被修改，或者根本不理。妇女的获胜，得自由管理其嫁妆，得与丈夫离婚，甚至偶而有毒死丈夫的事，而且怀疑在这都市人口拥挤及帝国主义战争频繁的时代，女人生孩子是否明智之举。

到公元前160年时，加图与波力比阿已记下人口减少，国家已无法召集像对付汉尼拔时候的大军。新一代的罗马人，继承着世界主人的地位，却没有时间或根本不愿防卫

它；构成罗马地主之特性的随时准备好从事战争，现在已经消失；土地所有权都集中于少数几个家庭中，与乡间毫无关系的一种无产阶级，充满于罗马各贫民区中。男人只于被委托代理投票时很勇敢，在竞技场中看到流血比赛就会害怕，在他们酒会中雇用斗士替他们打架。刚完工的那些学校，开放给男女二性，男孩和女孩们在学校学习唱歌，弹七弦琴，及优雅的行动。⁶⁴上层阶级，随着道德的放松，态度都变得更文雅了。下层阶级的态度则仍旧那么粗鲁有劲，娱乐常常使用暴力，说话很随便和猥亵；我们于此嗅到了普劳塔斯的韵文形式之粗豪气息，也就了解为什么他们厌倦于泰伦提乌斯（此二人皆喜剧家，前者作品豪放而带俗鄙，后者较文雅——译注）。167年，有一队笛手有意在一次凯旋式中开音乐会，听众强迫他们的表演改为拳赛。⁶⁵

在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中，则毫无阻碍地受着重商主义的支配。他们的财富不再基于不动产，而基于商业投资或经理。旧道德及少数加图派，无法防止这种新的流动资本体系，不成为罗马人生活的基石。每一个人都渴望金钱，每一个人皆以金钱条件来判断人或被人判断。包商欺骗日甚，以致许多政府财产——例如马其顿的矿场——皆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包商剥削工人，欺诈国家，无所不用其极，以致企业困难多于利润。⁶⁶至于特殊阶级们（如果我们相信罗马史家所记——但我们是不应相信的），他们过去认为荣誉高于生命的，现在也采取新道德，不享新财富；他们不再想到国家，念念不忘的只在于阶级及个人的特权与额外津贴；他们接受礼物或慷慨受贿，而偏袒某人或某些国家，并觅取种种现成理由，对富有国家，而不是对强大国家战争。贵族们在街头公开付钱于平民，要求他们投自己的票。官吏们盗用公款是常事，而他们之被检举则为罕见之事；当国家的官吏有半数参与违背条约，劫掠同盟国及各行省时，还会有什么人能处罚盗用公款者？加图说：“偷窃民家者结果是系械入狱，偷窃社会者，结果是穿戴紫袍金冠。”⁶⁷

然而，元老院的威望则空前的增高了。它经过2次Punic战争，3次马其顿战争，皆使罗马成功；它曾向罗马的所有敌人挑战而一一加以击败，曾赢得埃及的屈从友好，曾夺得那么多的世界财富，以致在146年，意大利免了直接税。在战争与政策上的多次危机中，曾篡夺兵员大会及官吏的许多权力，然而胜利批准了它的篡夺行为。兵员大会这个机构，被帝国弄得可笑之至；元老院的主要组成分子是圆滑的政法家与胜利的将军们，那些现已屈从元老院统治的狂暴人们，曾经激动地抗议过：反对那些能够在罗马出席兵员大会的千把人，就可以包办决定他们的事情。民主原则是自由，战争原则是纪律，二者互相排斥。战争要求高度的智慧与勇气，迅速决策，一致行动，即刻服从；战争频仍，而民主的劫运便注定了。依照法律，只有兵员大会才有宣战媾和之权；然依照元老院指导外交关系的权力，元老院时常可使事情做到某一程度，使兵员大会实际上无选择余地。⁶⁸元老院控制着国库及所有公款支出；又因法律规定，所有重要的审判案件，皆必需自元老院议员名单中选择审判官，元老院又控制着司法制度。法律的制定与解释，皆在贵族阶级手中。

在这个贵族政治中，有一种支配寡头政治的家族存在。直至苏拉以前，罗马历史上的记录，毋宁是一些家族，而不是一些个人，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出现，在国家的高级官吏中，所出现者只是一代复一代的同一名字。自公元前233年至133年之间，200位执政官中，有159人属于26个家族，100人属于十个家族。在这期间，最有权势的是科尼利家族（Cornelii 西庇阿家族。）从公元前218年特里比亚河（Trebis R.）战败的西庇阿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开始, 经过他的儿子, 即击败汉尼拔的大阿非利加·西庇阿, 以至后者的养孙小阿非利加·西庇阿, 即公元前 146 年毁灭太基者, 罗马的政治史及战争史, 大部分都是这个家族的故事; 而毁灭贵族政治的革命, 亦由西庇阿(大阿非利加)的两个孙儿格拉基兄弟开始。扎马的救亡胜利, 西庇阿声望很高, 各阶级一致尊崇他, 曾有一个时期, 罗马准备无论他想做什么官皆给他。但是, 公元前 187 年, 当他偕同他的弟弟卢修斯自亚洲战争回来时, 加图派要求卢修斯把 Anticchus 给他的赔款运回罗马的款数列举账目。西庇阿拒绝让他的弟弟答覆, 而在元老院之前, 把原记录撕得粉碎。卢修斯在兵员大会前接受审判, 且被判定盗用公款之罪; 但因西庇阿的女婿格拉胡斯(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使用保民官的否决权, 而使卢修斯免于处罚。轮到传讯西庇阿受审时, 他打断审判程序, 领导大会人员前往丘比特寺, 去庆祝扎马周年纪念。再度传讯时, 他拒绝服从传讯, 退居 Lilerum 他的农庄中, 一直住到他死, 也没有人去打扰他。这种政治上的个人主义之出现, 与商业方面及道德方面个人主义的增长完全符合。这个罗马共和政体, 不久就被不受约束, 有能力的伟人所毁灭。

这种贵族政治与这个时代的特色, 是他们唤起了美的欣赏。罗马人与希腊、西西里及亚洲的希腊人相接触, 不仅熟悉了豪华享受的从属权利, 也熟悉了古典艺术的最高作品。这个征服者带回了世界著名的绘画与雕像, 雕镂金属的杯子与镜子, 及昂贵的纱织品与家具。当马赛勒斯用盗回的锡拉库萨雕像装饰罗马广场时, 老一代的人大为震骇; 他们不是为窃取而抱怨, 所怨的是那些“懒惰”和“无益的谈话”, 因为那些一向勤劳的市民, 现在居然放下工作, 去“审查及批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⁹³Fulvius 自安布拉西亚湾(Ambracia) 的皮拉斯收集馆中, 携走 1015 个雕像; 保卢斯自希腊取去艺术宝藏, 作为他解放希腊的一部分偿付, 传说他在罗马凯旋时, 这些艺术品装满了 50 辆兵车; 在 200 年间, 还有苏拉、Verres、尼禄及 1000 名其他罗马人, 皆曾做过同样的事情。剥光了的希腊人, 做为罗马人精神的衣服。

为这些人侵的作品所压倒, 意大利艺术放弃了其原有的品质与风格, 除一个特例之外, 完全向希腊艺术家、主题歌及形式投降。希腊的雕刻家, 画家及建筑师们, 循着这个最伟大的黄金路线, 移居罗马, 慢慢地就使他们征服者的首都大希腊化了。罗马的富人开始用希腊方式, 围绕着开阔庭院, 建筑大厦, 用希腊的廊柱、雕刻、绘画及家具为装饰。寺殿改变得比较慢, 以免得罪神祇; 对于寺殿的建筑, 仍受矮内院高围墙的 Tuscan 式之支配; 然因 Olympian 诸神定居罗马者渐多, 它们的居所自以照希腊的纤细方式设计为宜。可是, 罗马艺术虽得自希腊的提示, 但在一个重要方面, 则以不凡的方法与力量, 来表达坚定的罗马精神。对于凯旋门, 装饰辉煌的纪念碑, 长方形会堂, 及下水道的建筑, 罗马建筑师们用拱门代替了楣梁。公元前 184 年, 加图建造了石墙的波西亚会堂(Basilica Porcia); 五年后, 保卢斯建下了第一个艾米利亚式样的会堂(Basilica Aemilia), 这会堂历经许多代人, 一定由其后裔重修及美化过。* 典型的罗马会堂是为处理事务或法律而设计的, 一个很长的长方形, 用内部两排廊柱, 分隔为本堂与通道, 屋顶通常用有天花板的桶状的拱圆形——是学自亚历山大城的一种发展。⁹⁴由于本堂高于西边的通道,

* 罗马长方形会堂(basilica)原是大希腊人用拱门所建的波斯王宫及埃及的多柱形大厅; 在公元前 3 世纪中, 提洛及锡拉库萨皆曾有过这样的建筑。

一个由石块交叉砌成的格子棚式之高窗，遂造得高于通道，以吸进新鲜空气。当然，这也是中世纪教堂的内部主要形式。有了这些大厦，罗马就在其建筑堂皇坚固方面而享盛名。甚至在它不再为世界首都之后，仍是杰出的城市。

第三节 新 神

在这随意改变的时代，旧神祇何以自处呢？显然的，自贵族以至大众的点滴怀疑，已汇集成一条溪流了；这是难以了解的，一种仍旧信仰其古代万神殿（pantheon）的人民，如何能够接受那么喧哗喝采的喜剧——在那些喜剧中，普劳塔斯不论其有何藉口，总是仿效希腊的方式，他开玩笑的使丘比特神为阿尔美娜（Alcmena 希腊女神）做工，又使 Mercury 神变为小丑。甚至连非常渴望保存旧方式的老加图，也为二个占兆官的能力而惊叹，当此二人（当系指喜剧上扮占兆官的演员）相遇时，他终于笑了。⁵³这些取吉兆的人为政治奸谋所贿，由来已久；奇异的事与预兆协调起来，以形成民意，人民的投票被假宗教之名的欺骗所取消，而宗教亦已允许把剥削转变为神圣之事。那是一个不祥之兆，波力比阿在罗马最高社会中生活了 17 年之后，约在公元前 150 年所写下的，好像罗马的宗教只是政府的一个工具：

据我判断，罗马国协最显著最卓越的特性，是它宗教的本质。这件事，在其他国家中是被谴责的对象——那就是迷信——然而保持罗马国家团结的也正是这个。这些事情披上华丽的玉袍，贡献于公众的及私人的生活中，达到那么高的程度，绝没有别的宗教能与其媲美。……我相信，罗马政府是为了一般人民之故而采取这样做法的。倘若能由哲人组成一个国家，此举也许并无必要；然而，由于群众都是多变的，充满着不想守法的念头，不合理的冲动，及暴烈的情怒，所以必须借着不可见的恐怖与宗教的壮观来加以压制。⁵⁴

波力比阿也许能以近几桩事情，自我证明其说的合理，那些事故所表示的趋势是，尽管有普劳塔斯及希腊哲学，迷信仍然是王。当坎尼惨败之后，罗马城似乎处于对汉尼拔毫无防御的状态，极易激动的人民陷于风声鹤唳中，叫道：“我们要祈求什么神来拯救罗马呢？”元老院为平息此一骚动，先用人作牺牲，接着又向希腊诸神祈祷，接着又用希腊人的宗教仪式向所有神祇祈祷，不分罗马神或希腊神。最后，元老院决定，如果政府不能阻止迷信，就应加以组织和管制。公元前 205 年，元老院宣称，预言书（Sibylline Books）载有预言，如能将大神母（Magna Mater）——Cybele 女神的一种形式——自佛里几里 Pessinus（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接到罗马来，汉尼拔就会离开意大利。帕加马国王阿塔拉斯（Attalus）同意了；大神母化身的那块黑石就用船运到罗马的 Ostia 港，到了那里，即由大阿非利加·西庇阿率领一队品德高尚的夫人们前往接待，举行了动人的仪式。载运此女神的船在台伯河的淤泥上搁浅，Vestal 修道院的修女 Claudia 以其不可思议的贞

女之力把它解开，溯河曳上罗马。于是，那些高贵的夫人们每人依次轮流抱石，以庄严的行列把它携往 Victory 神庙内；大神母所过之处，虔诚的人民都在他们门口焚香膜拜。元老院此时才知道，这个新神必须有一些自阉的祭司们服侍，不禁大吃一惊；这些祭司终于找到了，但是，不许其他的人和他们在起。自那个时候起，每年4月间的大神母节，罗马人皆举行庆祝，首先是一片悲哀，其后是一片欢笑。因为这个女神是植物之神，据传说，她的儿子阿提斯（Attis）是秋季和春季的象征，不幸死了，进地狱，然后又从死中升起。

就在那同一年（公元前205年），汉尼拔离开了意大利，元老院便自我赞美处理这次宗教危机的成功。但是，对马其顿的几次战争，打开了通往希腊及东方的大门；及战争结束后，士兵带着东方的战利品、思想及神话归来，而希腊和亚洲的俘虏、奴隶、难民、商人、旅行家、运动员、艺术家、演员、音乐家、教师及演说家们，也随着潮水涌至；而那些移民又带了他们自己的神来。罗马的下层阶级很高兴懂得了戴奥尼索斯酒神（Dionysus-Bacchus），懂得了 Orpheus（音乐之神）与 Eurydice，懂得了能赐给神的灵感与极度兴奋的一些神秘仪式，也懂得加入神秘的会，该会能启示复活之神，并允许崇拜者永生。公元前186年，元老院很感苦恼，因为听说有不少人采用了戴奥尼索斯酒神的崇拜仪式，他们举行夜间酒神会以为庆祝，他们的秘密，已使谣言所谓无节制的饮酒性交之狂欢，变成了事实。李维说：“男人所作的荒唐事比女人多”，他又加上一句：“无论何人，凡不肯同流合污者……就作了被害人而牺牲了。”⁶⁶可能要把传说改变为历史了，元老院制裁这种崇拜仪式，逮捕其信徒7000名，有数百人被处死。在罗马对东方宗教的长期战争中，这是一次暂时的胜利。

第四节 哲学的到来

希腊人征服罗马的方式是，派遣宗教与喜剧给与罗马的平民，而希腊的道德、哲学及艺术则给与上层阶级。希腊人的这些礼物、财富及帝国同谋，以腐蚀罗马人的信仰和性格，这是大希腊人对其征服者的长期报复之一部分。希腊人的征服，于罗马人的哲学中到达了颠峰，其过程是自卢克雷卡鲁斯（Lucretius）的禁欲式享乐主义（Stoic Epicureanism），以至塞内加（Seneca）的享乐式禁欲主义（Epicurean Stoicism）。在基督教神学中，希腊人的形而上学克服了意大利诸神。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兴起，初与罗马相匹敌，其后又成为罗马的继承者，这是希腊文化的胜利。当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希腊的文学、哲学及艺术，又在文艺复兴期间，再度征服了意大利及欧洲。在欧洲文化史上，这是主流，所有其它文化皆是支流。西塞罗说：“自希腊流入我们城市的不是一条小溪，而是文化与学问的一条巨川。”⁶⁷自是之后，罗马的精神、艺术、宗教生活，皆为大

希腊世界的一部分。*

希腊的文化侵略，在罗马各学校及演讲厅中，找到了战略进攻之所。罗马人常称希腊人为 Graeculi，意为小希腊人，可是，随着罗马军队自东方归来，这个小希腊人的水流高涨了。许多小希腊人在罗马人家中作奴隶的，变成了教师；有些语法家则在罗马创建了第二级教育，开办学校，教授希腊语言及文学；有些修辞学家或私人教授，或公开讲演，以教授雄辩之术、文章作法及哲学。罗马的演说家都以利夏士 (Lysias)、埃斯基涅斯 (Aeschines) 及狄摩西尼斯 (Demosthenes) 的演说词，作为他们自己讲词的范本——连反希腊主义者老加图也是如此。

这些希腊教师，少有任何宗教信仰；转述宗教的则更少；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跟在伊壁鸠鲁 (Epicurus) 之后，走在卢克雷卡鲁斯 (Lucretius) 之前，把宗教描写为人类生活中的最大邪恶。贵族们看到暴风将起，努力加以阻止，公元前 173 年，元老院驱逐二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出境，公元前 161 年又下令“不许哲学家及修辞学家留在罗马。”然而暴风并未停止。马拉斯的克雷迭斯 (Crates of Mallus) 是帕加马王家图书馆馆长，是一个斯多噶派哲学家，他于公元前 159 年出使罗马，因折断一条腿而留在是处，当他逐渐复元的时候，他发表了几次演说，讲文学及哲学。公元前 155 年，雅典派遣三大哲学派的领袖，以大使的身份前往罗马，这三人是：卡尼阿德士 (Carneades)，正统派或柏拉图主义者；克里托劳斯 (Critolaus)，逍遥学派或亚里士多德派 (Peripatetic or Aristotelian)；第欧根尼 (Diogenes)，有塞琉西亚城的斯多噶 (the Stoic of Seleucia) 之称。他们的到来，给与罗马的刺激，犹如 1453 年基利索洛拉斯 (Chrisoloras) 带给意大利者一样强烈。卡尼阿德士 (Carneades) 讲雄辩术，讲得口若悬河，青年们每天都前往听他演说。²⁹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怀疑所有神的存在，他辩称，好理由之可为坏事辩护，亦如其可为好事辩护一样——这是迟来的柏拉图向斯拉西麦卡斯 (Thrasymachus) 投降。³⁰当老加图听到此说时，他在元老院提议，遣返这些大使们回国。他们都被逐了。然而，罗马新一代的人，已尝到了哲学的酒味；自是之后，罗马富家子弟都渴望前往雅典与罗得岛，以其老信仰，交换新的怀疑。

希腊文化的真正征服者，还是在罗马赞助大希腊文化与哲学的那几个人。弗拉米纽斯 (Flaminius) 还在他进攻马其顿及解放希腊之前，就很喜欢希腊文学了；他在希腊看到其艺术和戏剧，感动很深，我们应相信罗马人所说，他们有一些将军们，了解波利克莱塔 (Polycleitus) 与菲迪亚斯 (Pheidias)，斯科帕斯 (Scopas) 与普拉克西特列斯 (Praxiteles)，他们因为很重视其作品，所以把它盗取回来。保卢斯战胜了马其顿国王柏尔修，得到很多战利品，而他为自己保留下来的，只有国王的图书，那是留给其子孙做遗产的。他命其诸子学习希腊文学和哲学，及罗马人的下棋和战争之艺术。他自己只要公余有暇，也和孩子们一同学习这些。

在保卢斯未死之前，他的最年幼的儿子，就被他的朋友收养了，这位朋友就是西庇阿 (大阿非利加) 之子，名叫科尼利·西庇阿 (P. Cornelius Scipio)。依照罗马习惯，这孩子要用养父的名字，加上自己生父的族名；因此，他的全名是科尼利·西庇阿·艾米

* 人贺拉斯在其题为《陈腔滥调》(now-trite) 的诗中说：“被征服的希腊，俘虏了她野蛮的征服者。”(Gra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

里安 (P.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而我们此后也就把他看作西庇阿（即小阿非利加）了。他长得漂亮而壮健，生活简朴，谈吐温和，重感情，慷慨大方；特别是非常诚实，尽管所有迦太基战利品皆经其手，当他死时，只留下 33 磅银子和二磅金子；而他过的是士兵生活，不是富人生活。他在幼年时就遇到了希腊的流亡学者波力比阿，此人给了他好些嘉言劝告及有益书籍，也就获得他的感激和毕生友谊。这个孩子曾随其父在彼得那（马其顿境内）作战，很受到激励；在西班牙时，敌人曾向他挑战，要和他单独战斗，他接受了，也打赢了。⁶⁶

在他的私生活中，常与一群醉心希腊思想的罗马闻人相处。其中最主要的是拉埃柳斯 (Gaius Laelius)，他是一个善良的智者，友情坚定，判断公正，生活无瑕，其演说的流利口才与简洁的风格，亦仅次于艾米里安。一世纪之后的西塞罗很喜欢他，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论友谊的散文集之书名，并且玄想着，但愿自己不生在这个扰攘的时代，而生于那些高尚的罗马智识青年圈子里。拉埃柳斯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大；泰伦提乌斯 (Terence) 的词句发展得那么文雅简洁，也有他一份功劳在内；而卢西吕士 (Lucilius) (公元前 180—103) 以社会目的作讽刺诗题材，对他那时代的罪恶与奢侈大张挞伐，也可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在这一群智识青年中，其希腊良师就是波力比阿与帕纳迪 (Panaetius)。波力比阿曾在西庇阿家中住过好几年。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及理性主义者，对于人和国家很少幻想。帕纳迪来自罗得岛，也像波力比阿一样，属于希腊贵族阶级。他和西庇阿（小阿非利加）共处过很多年，感情很亲密，彼此互相影响；他鼓励着西庇阿成为最高尚的斯多噶主义者，而劝使他修正其纯道德要求的极端哲学，而成为可以实行的教条者，则可能是西庇阿。帕纳迪在其所著的《论责任》(On Duties) 一书中，写下了斯多噶主义的中心思想；人是全体的一部分，必须与全体合作——与他的家庭，他的国家，及全世界的圣灵合作；人之生于斯世，不是为了享受其感觉的愉快，而是要毫无怨言，毫不吝惜地去尽其责任。帕纳迪不像早期的斯多噶主义者，要求完美无瑕的贞德，或完全不顾于美好与幸福的生活。受过其教育的罗马人，把握住这个哲学，作为一种庄严的和漂亮的代替品，以代替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的旧信仰，且自其伦理中发现一种道德律，与其传统思想完全气味相投。斯多噶主义变成了西庇阿的灵感，西塞罗的抱负，塞内加的高尚品质，图拉真的指导，奥雷柳斯的慰藉，及罗马的良心。

第五节 文学复兴

西庇阿左右这一群人的基本目标，是要鼓励文学和哲学，使拉丁语文成为美好流利的文学媒介，诱导着罗马人去沉思于希腊的怀春之诗，并为好的诗及散文著作准备读者。公元前 204 年，大阿非利加·西庇阿显示了他的性格，欢迎加图带来的一位诗人到来罗马，老加图是西庇阿的死对头，凡是代表西庇阿及其朋友的一切事情，无不反对。这位诗人 Quintus Ennius，公元前 239 年生于 Brundisium 附近，其父母一为希腊人，一为意

大利人。他在他林敦接受教育，当时在他林敦舞台演出的希腊戏剧，使他热情奔放的精神深受感动。他当了兵，在撒丁尼亚作战，以勇敢获知于加图，加图是萨迪尼亚的财务官。到了罗马，Ennius以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为生，也向他的朋友们背诵自己的诗，不久就进入西庇阿的圈子内。

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诗的形式，他没有试过。他写过几部喜剧，悲剧则至少有20部。他很喜欢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此人也像他一样，轻浮而思想激进，惯以这样的伊璧鸠鲁亚讽刺语，来挖苦虔信宗教者：“我向你承认有神，但是神并不关心人的作为，否则就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这是罕见的。”²⁸据西塞罗说，听众对他这几句话大为喝采。²⁹Ennius曾翻译或意译欧里庇得斯的“《圣史》”（Sacred History），此书辩称，诸神只是那些已死的英雄们，被大众感情奉为神罢了。Ennius也不免有一种神学，因为他曾宣称，荷马的灵魂曾到过许多人身上，包括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及一个最骄傲的入在内，现在则在我Ennius的身上。他热情地写了一部《罗马编年史》，自埃涅阿斯（Aeneas）（传说的罗马祖先）以至皮拉斯（Pyrrhus），而直至维吉尔（Virgil）以前，他这部编年史始终是意大利的国家之诗。这部史诗还有少数部分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一句，为罗马的保守分子百诵不厌：

罗马凭借其古道德及伟人而立国。

这诗是一种革命；它用势如潮涌而又伸缩自如的希腊六音步史诗（Greek epic poetry），来代替不严谨的拿维士（Naevius）的《农神史诗》（Saturnian Verse）。Ennius改造拉丁文形式，赋予力量，他的诗充满思想食粮，且在方法、语汇、主题、思想各方面，替卢克雷卡鲁斯、贺拉斯及维吉尔等作了准备。在他生涯的顶点，他写了一篇论文，论味觉的愉快，接着他就死于痛风，享年70，临终时自己写了一篇骄傲的墓志铭：

不要向我流泪，也不必为我的去世而悲伤；
我永远活在人们的嘴唇上。³⁰

Ennius事事成功，只有喜剧失败了。或许是他太重视哲学之故，忘记了别人对他的忠告：“人必须哲学化，但不能太过。”³¹人民喜欢笑话而不喜欢哲学，所以使普劳塔斯发财，Ennius贫穷，并没有错。同样的理由，在罗马，人民也很少鼓励悲剧。帕库维乌斯（Pacuvius）和阿克齐乌斯（Accius）的悲剧，被贵族们喝采，被人民所忽视，终于给时间遗忘了。

在罗马，亦如在雅典一样，戏剧系由国家官吏们主持公演，或作为某一宗教节目庆典之一，或作为某些闻人的葬礼仪式之一。普劳塔斯Plautus与泰伦提乌斯的戏台是这样构成的，以木架支持一个布置着装饰的背景。其前面是一队圆形的管弦乐队，或一个跳舞用的平台；而在这圆形的后半部则为剧台。这种不坚牢的结构，每次节日过后就拆掉，像我们今天的检阅台一样。观众在露天处站立，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凳子上，或蹲在地上。要到公元前145年，罗马才建筑了一座戏院，仍旧是用木材架成，上无遮盖，但已仿效希腊的半圆式戏院，有了固定的座位。入场不收费；奴隶可随主人入场，但不许坐；

女人则只许进入后位。在戏剧史上，这时期的观众可能是最暴躁和愚蠢的——站在地上的一群人，你推我挤，人声嘈杂；说起来很可哀，报告节目的演员常常要请求观众肃静或改善态度，而粗鄙的笑话与陈腔滥调的思想，常因观众没有听懂，而必须一再重演。有些报告节目的演员要求母亲们把孩子留在家中，或对喧哗的小孩子们加以恐吓，或劝告妇女们不要交头接耳；甚至已刊行的戏剧，在其演出当中，也仍有这类请求出现。⁶⁷如在有奖的拳赛，或走绳表演中，则无论愿不愿意，戏剧都要暂停，等待使人更兴奋的表演完毕，再行续演。在一出罗马喜剧结束时，有一片嘈杂声，使人们都知道，戏已经演完，观众正在喝采中。

罗马舞台上最出色的是演技。主角通常由剧团经理人自己担任，他是一个自由人；而其他演员，则大都是希腊奴隶。任何市民，做了演员之后，就丧失了他的民权——这种风俗一直保持到伏尔泰（Voltaire 18世纪法国悲剧家）时为止。女性角色皆由男人扮演。由于观众很少，这时代的演员并不戴面具，只要脸部化装及假发就够了。约在公元前100年，由于观众大增，为辨别剧中角色，面具便成为必要而不可缺的东西；罗马人称面具为 *Persona*，显然是由伊特拉士坎人的面具一字（*Phersu*）而来；剧中的角色则称为 *dramatis personae*，意为戏剧中的面具。悲剧演员穿的是高鞋子或厚底靴（*cothurnus*），喜剧演员则穿平底鞋或软鞋（*soccus*）。演员唱歌时，由一枝笛子伴奏；有时候，另由一些歌手代唱，演员只像哑剧般表演动作。

普劳塔斯的喜剧系用粗鄙的和现成的抑扬诗句写成的，其韵律及内容全是仿效希腊的模型。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拉丁喜剧，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取材于希腊戏剧，或把希腊的数剧合并为一；通常是选自菲利蒙（*Philemon*）、梅南德（*Menander*），或雅典新喜剧的其他从业人之作品。希腊原作者及原书名，一般皆在书名页上写明。希腊阿里斯托芬所编的及其他古代喜剧，则在《十二铜表法》中有一条禁令，不许采用，依此禁令，政治上的讽刺要处死刑。⁶⁸剧作家大概就是因为害怕触犯这个处死的禁令，所以把希腊的舞台、剧中人、习惯、名字、甚至其硬币，皆保持着其原名原状；但对于普劳塔斯这个时代，罗马法律或已禁止把罗马人生活完全搬上舞台。罗马的警察监督，也包含粗鄙和淫秽的表演在内，但是，管娱乐的官吏宁愿观众娱悦，不肯提高戏剧的素质；而罗马政府亦未因群众不顾此一禁令而感到不愉快。观众们宁愿看广泛的幽默，而不喜欢智慧的谐语；宁愿粗俗下流的，不愿巧妙的表演；宁愿低级趣味的作品而不要诗；宁喜欢普劳塔斯，而不喜欢泰伦提乌斯。

普劳塔斯的全名是 *Titus Maccius Plautus*，直译是平脚小丑 *Titus*，他于公元前254年，首先进入罗马东北的翁布里亚（*Umbria*）。到罗马后，做舞台布景道具管理员。他辛勤积蓄，亟亟投资戏剧，完全亏光。他为吃饭而写剧本。有些略懂希腊戏剧的人，很喜欢他所采用的希腊剧本。他又赚了钱，并取得罗马市民的身分。他是世俗人中的一个人，充溢着愉悦，身体很强壮，他与每一个人同笑，也取笑每一个人，但是，人们都感觉到他是善意的。他写作或重编了130种剧本，其中有20本留传至今。*The Miles Gloribus* 这个剧本，是一个自大军人的诙谐生动描写，他的仆人存心说谎骗他：

仆人：你看见昨天拦住我说话的女孩子吗？

上尉：她们说些什么？

仆人：啊，当你走过时，她们问我：

“什么！是伟大的阿基利斯（Achilles）在此吗？”

“不，是阿奇里斯的兄弟。”我答道。接着另一位女孩子又问：

“Troth，他很漂亮！多么高尚的一个男人！多么美的头发！”……于是她们二人一致要求我，使你今天再到那里散步一次，

那么一来，她们可以更清楚地看你一番。

上尉：长得这么漂亮，真是讨厌死了！⁶⁵

The Amphitryon 一剧，是取笑 Jove 神的，他假扮阿尔美娜（Alcmena）的丈夫，要求他自己目睹自己的宣誓，并向丘比特献上虔敬的牺牲。⁶⁶这个女人于被奸的第二天，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剧终，普劳塔斯请神宽恕他，并以群众的喝彩尽量归之于神。这个故事证明，在普劳塔斯时代的罗马，梅南德时代的雅典，莫里哀（Moliere 17 世纪的法国名喜剧作家）时代的巴黎，或我们自己这时代的纽约，都同样地为大众所爱好。The Aulularia 一剧，是描写一个守财奴贮藏的故事，比莫里哀的 Avare 一剧，写得较为同情；这个守财奴把自己指甲剪下来的屑片收藏起来，并伤悼他所流的眼泪浪费了水。The Menaechmi 一剧，是双生子的老故事，其中的最高潮——为莎士比亚喜剧《错误》（Errors）的来源。莱兴（Lessing 18 世纪德国戏剧家）认为，普劳塔斯的 captivi 一剧，是所有上演戏剧中最佳的一剧；⁶⁷普劳塔斯自己也很喜欢此剧，他在序幕上说：

这不是平凡的戏剧，与其它各剧不同；

这里没有别人不能引用的猥亵句子，

已没有作假证的鸨母，也没有邪恶的乡妇。

这话一点不假；但是，情节太过复杂，过于依靠着不可能的偶发事件和启示，因此，对于死去的历史之反感意识，或将原谅了其过去。使这些喜剧成功者，并不是上古时代的剧中情节，而是因为剧中富有幽默的意外事情，富有像莎士比亚剧中那么坏的开玩笑的双关语，猥亵的吵闹，还有他们的妇女楼座，及他们偶发的感情；每一戏剧演出，观众们皆相信必有一个爱情故事，一次勾引，一个漂亮和高尚的英雄，及一个很聪明的奴隶，其他角色加起来都不及他的智慧。在戏剧这方面，罗马文学一开始就接触了平民大众，它披上希腊的伪装，进入于日常生活的真实，是拉丁诗做不到的。

可能就在普劳塔斯死的那一年（公元前 184 年），泰伦提乌斯诞生了。他的全名是 Publius Terentius Afer（今通作 Terence），生于迦太基的腓尼基（Phoenician）人家中，可能也还有非洲人的血统。他的初期故事不详，只知道他出现于罗马，初为 Terentius Lucanus（元老院议员）的奴隶。这位参议员发现这个羞怯的孩子有天才，就让他受教育，并解放了他的奴隶身分；这位青年感激之余，取了他的主人之名为自己的名字当时支配着罗马戏剧界的，是史泰迪阿斯（Caecilius Statius）的喜剧，然他的作品现已全失。当我们听到“这个一文莫名的可怜孩子”泰伦提乌斯，如何走进史泰迪阿斯家中，把自己的 Andria 剧本第一幕向他诵读时，我们不禁为罗马人的态度而欣慰。史泰迪阿斯听得津津有味，便邀请这位青年诗人共进晚餐，并以羡慕的心情听完其余各节。⁶⁸不久，泰伦提乌斯又博得埃米利亚努斯（Aemilianus）及拉埃柳斯（Laelius）二人听他诵诗；他们二人心

6A 中最喜欢的是经过润色的拉丁文，便希望泰伦提乌斯以这种文字为其风俗。自是之后，就有闲言闲语，据说拉埃柳斯正为泰伦提乌斯写剧本——这位圆滑而谨慎的作家听到此说，既不证实，也不否认。⁸泰伦提乌斯或系受了西庇阿（小阿非利加）圈子内令人尊敬的大希腊主义之感动，诚心诚意的忠于希腊原剧，他的剧本都用希腊原题，且避免提到罗马人的生活，他自称只是一个译者⁹——对于他的作品，这是相当谦虚的一种说法。

史泰迪阿斯所喜欢的泰伦提乌斯之第一个剧本，结果如何，不详。泰伦提乌斯所写的第二个剧本 *Hecyra* 是失败了，因为观众们偷偷溜走，去看斗熊去了。公元前 162 年，幸运向他笑了，他在那一年，演出他最有名的戏剧“自寻烦恼的人”（*Heauton Timoroumenos*）。此剧的故事是这样，一个儿子看中了一个女孩，他的父亲禁止他与那个女孩结婚，可是儿子还是结了婚。父亲不再承认其子，并把他赶出家门。其后，父亲懊悔不已，便不肯再触及自己的财富，自做苦工而活，过着贫苦的日子。一个邻居自愿为他们父子作调停人，那个父亲问他为什么那么好，对别人的苦恼感到兴趣；其邻人答复他一个举世著名的句子，曾博得全体观众同声喝采：

3 我是一人，我认为凡是人，都不是外人。

翌年，他的另一新剧 *The Eunuch* 更受欢迎，一天之中演出 2 次（当时是罕见的事），而自早晨到夜晚，他得了 8000 个小银币（*sesterces*，等于 1200 美元）。¹⁰几个月之后，又演出 *the Phormio*，是以剧中的仆人之名为剧名，这个仆人很有机智，曾在其小主人的父亲盛怒之下，救全了小主人的性命；而 *Beaumarchais*（18 世纪法国大喜剧家）笔下的那个精力旺盛的斐伽洛（*Figaro*，剧名“斐伽洛的婚姻”，为世界名剧），也就是以这个仆人为蓝本的。公元前 160 年，泰伦提乌斯的最后一剧“兄弟们”（*Adelphi*），是在保卢斯葬礼比赛会中演出的。此后不久，这位剧作家就渡海前往希腊。在归途中，病死于 *Arcadia*，年仅 25 岁。

他的后而几部戏剧，比较没那么受欢迎，因为大希腊主义已使他赢得过于满盈的胜利了。他缺乏普劳塔斯的活泼及幽默感；他从未想及罗马人的生活。在他喜剧中，没有强悍的恶徒，没有任性的娼妓；所有剧中女性都被处理得很温柔，甚至连他笔下的娼妓也盘旋于贞德的边缘。有一些优美简洁的句子及值得记忆的片语，如 *hinc illae lacrimae*（于是，他们流泪了），*fortes fortuna adiuvat*（幸运只赐予勇者），*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像男人那么多意见——那些戏剧都是用诗写的，美在音韵，译文只能译意，不能传神），还有其它 100 多句。但是要领悟那些句子，还得有哲学的智慧或文学的感受性，而这位非洲奴隶发现，这正是罗马平民阶级所缺乏的。观众并不留意于他的喜剧中含有一半悲剧，他的结构很好而进行缓慢的情节，他对于奇怪角色的精细研究，他的静静的对话及过于整齐的风格，以及他所用语言之近乎侮辱纯洁等；观众们好像只感觉到罗马人民与文学之间已有一个裂痕，永远没法加以弥补。西塞罗因为太接近加塔拉斯（*Catullus*），而无法了解他；又因为过于谨慎，而无法爱好卢克雷卡鲁斯，所以他认为泰伦提乌斯是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好诗人。凯撒评断他更公正，他称赞泰伦提乌斯为“完美讲词的爱好者”，而惋惜其缺乏笑的功力，并称之为“半个梅南德”。但是，有一件事，泰伦提乌斯是做到了的：这位闪（*Semitic*）族的外国人，受了拉埃柳斯及希腊人的感悟，终于把拉丁

语言改造成一种文学工具，才使下一世纪的西塞罗之散文，及维吉尔的诗，有出现的可能。

第六节 加图与保守派的反对

希腊人在文学、哲学、宗教、科学、艺术各方面的侵略，及罗马人本身态度、道德、与血统的革命，使旧式的罗马人充满着憎恶和恐惧。在萨宾(Sabine)人的一个农家，有一个退休的元老院议员弗拉库斯(Valerius Flaccus)，鉴于罗马人性格的衰颓，政治的贪污，及希腊思想与方式取代了罗马人的古有方式，面感到焦急不安。但是，就在其邻近的一个田庄中，正在 Reate 市郊，有一个平民阶级的青年农民，他表现出老罗马人的所有品格，热爱土地，工作勤劳，小心积蓄，过着保守的简朴生活，而其谈吐的才华又不下于一个激进派人士。他取名 Marcus Porcius Cato (老加图)，Porcius 是因为他家世代养猪，Cato 是因为他们都很精明。弗拉库斯鼓励他去学法律，加图学成之后，曾在地方法院为其邻人的好些案件辩护都获胜了。弗拉库斯劝他去罗马，加图到了那里，颇有成就，30岁时得到财务官职务(公元前204年)。公元前199年为营造司官吏，公元前198年为副执政，公元前195年为执政官，公元前191年为保民官，公元前184年为监察官。同时，他在军队服务26年，已是一个无畏的士兵，又是一个能干而残酷无情的将军。他把纪律看作性格和自由之母；他最看不起这样的一个人，‘行军时手忙，打仗时脚忙，而又鼾声如雷的’；但是，他很博得他的军队之尊敬，因为行军时他不乘马，得到的战利品分给每人一磅银子，而他自己一无所取。⁴¹

在和平期间，他指责修辞学家及修辞学，而成为他那时代，最有力的演说家。罗马人听他演说，虽不愿意，终为倾倒，因为从未有人以那么坦诚及带刺的才智对他们说过；他的口头鞭挞，可能会加诸到在场的任何一人，然而，当他们看到自己旁边的人被骂时，却又觉得骂得痛快。加图不顾一切地与贪污战斗，几乎每日都制造有新的敌人。人们都不喜欢他，因为他的满脸伤疤及凌乱的红头发使他们不安，他的大牙齿威胁着他们，他的禁欲主义使他们感到羞耻，他的勤奋使他们感到落后，他的一双绿眼睛随着他的说话而看透他们的自私。他的贵族敌人要消灭他，44次对他提出公开控诉，而41次皆由农民投票救了他，那些农民也像他一样，是深恨虚荣与豪华生活的。⁴²当那些人投票选举他为监察官时，整个罗马都发抖了。他实践其竞选所提的威胁诺言；对奢侈品课以重税，以浪费罪而将一位议员处以罚金，元老院有六位议员被他发现有恶行记录而被开除。他驱逐曼尼利阿斯(Manilius)，因为他当众吻了加图太太；至于他自己，他说，他从未拥抱过自己的妻子，除非遇到打雷的时候……虽然在打雷时候他很感愉快。他完成了罗马城的下水道系统，切断秘密接上公众导水管以盗水的所有水管，他强迫业主拆毁其建在或侵犯公共道路上的所有违章建筑，压低国家付与公共工程的价格，又恐吓收税人员使其将税收的大部分汇进国库。⁴³经过五年反人性的英勇战斗之后，他自公职退休，成功地从事投资，用奴隶以垦植现在已经很大的农场，放高利贷，廉价购进奴隶，经过技术训练及

以高价卖出，于是，他很富有，便从事著书——他曾经蔑视的一种职业。

加图是第一个拉丁散文的伟大作家。他以刊行自己的演讲词开始。接着他又发行一本雄辩术手册，他要求以罗马人的一种粗犷风格，来代替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修饰之流畅，并为演说家下了一个定义：“有说话技巧的一个好人”（as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⁶⁵，因而又为昆提良（Quintilian）定下一个主题（但是，演说家可曾有过这样难得的统一吗？）。他利用其农业经验，写了一本论文集 *De agri cultura*——这是保留至今加图的唯一作品，也是最古老的拉丁著作。此书是用简单有力的风格，写得扼要而紧凑；加图不浪费一个字，也罕有屈从于连接词的。他对下述诸问题，一一提出详尽的建议：论奴隶的买卖（年老的应在其还不至于亏本之前卖去），论租地给人耕种，论葡萄的栽培法，论内政的管理与实业，论结合物与烹饪术，论便秘与腹泻的治疗，论以猪粪医治蛇咬，及对诸神奉上牺牲。问他怎样才能最佳利用农地，他答道“饲养最赚钱的牲口。”再问其次，“饲养赚钱适度的牲口。”再问第三，“饲养不赚钱的牲口。”第四，“去耕犁土地。”这就是给与意大利大地主领地的理论。

他所著各书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今已遗失的 *Origines*，在那本书中，他大胆地企图讨论自开始以至加图有生之日为止的意大利之古代风俗，人种，制度及历史。我们对此书内容所知者只是，透过其情报贩子的祖先，以诬蔑贵族们，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到一位将军的名字，却为对抗皮拉斯（Pyrrhus）战役中的一头善战之象命名，并加以称赞。⁶⁶加图拟将此书及他的有关演说，农业，卫生，军事学，及法律等散文，编成一种百科全书，以教育他的儿子。他用拉丁文写作，希望借以排除各种希腊文课本，照他判断，那些课本歪曲了罗马青年的心。虽然他自己也研究希腊文，他似乎很坚持他的信念，那就是，希腊文学与哲学的教育，必将迅速瓦解罗马青年的宗教信仰，使其失去了精神生活的降御，无法抵抗贪心、好斗及性的本能。他的定罪，象尼采（Nietzsche）一样，采纳苏格拉底意见；加图认为那个多嘴的老接生婆之被毒死一点不错，因为她伤害了雅典的道德与法律。⁶⁷甚至希腊医生也很使他厌恶；他宁用家传的老药方，而不信任最方便的外科手术。他写给他儿子的信上说：

希腊人是顽固而邪恶的人种，你记住我的话，这种人民以其文学给与罗马，将会毁灭一切。……如果他们要派遣医生给我们，还是先行防备好。他们的共谋杀害所有“野蛮人”。……我不许你和他们的医生有任何接触。⁶⁸

加图有了这些思想，自然成为西庇阿圈子的敌对者，这个圈子中人认为，希腊文学在罗马的流行，是促进拉丁文字与罗马人精神的一种必需酵母。加图如不对阿非利加·西庇阿及其兄弟起诉，则反贪污法就没有人重视了。对于外国，除一个特例外，加图主张的政策是公正与不干涉。他虽憎恶希腊人，对希腊还是尊敬的。当元老院的帝国主义劫掠派正从事对罗德斯战争时，他作了一次决定性的演说，主张和解。那个唯一的例外，是举世皆知的迦太基。公元前 175 年，他以正式代表团派往是处，看到受汉尼拔战争影响的迦太基城，复元得那么迅速，使他大为震惊；但见果园与葡萄园果实累累，复活的商业使其财源广进，兵工厂内武器堆积如山。他回来时，手握着一束新鲜的无花果，显示于元老院之前，那是 3 天前他在迦太基摘下的，以作为迦太基那么繁荣及其接近罗马

的一种恶兆。他断言，如果迦太基不加制裁，它不久就会十分富强，足可与罗马再争地中海霸权。从那一天起，他本着其顽固的性格，所有在元老院的演说，不论讲的什么题目，皆以一句严厉的信念作结：“还有，我想，迦太基必须歼灭！”（*Ceterum censeo delendam esse Carthaginem*）元老院中的帝国主义派之同意他，为了贪图迦太基商业之动机者不多，最大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看见水利办得那么好的北非田野，可作为他们金钱的新投资，即利用新奴隶耕种的新大地主农庄。他们渴望地期待着一个借口，以发动第3次 Punic 战争。

第七节 迦太基消灭

这个角色来自那时代最特别的统治者。北非努米底亚（Numidia）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活了90岁（公元前238年——公元前148年），86岁时还生了一个儿子，^④他善于养生之道，差不多到他死时身体还很壮健。他把他的游牧人民改组为一个定居的农村社会及一个有纪律的国家，他很能干的统治他们60年，以堂皇的大建筑装饰他的首都锡尔塔（Cirta），而且遗留下他的大金字塔之墓，迄今仍矗立于突尼西亚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 即古之锡尔塔）附近。他已获得罗马的友谊，又知道迦太基的政治弱点，便一再侵袭并占据迦太基的领土，夺取其大莱普提斯（Great Leptis）及其他城市，最后复控制了迦太基首都的所有陆上通路。迦太基受条约束缚，非得罗马同意不能进行战争，乃派遣几个大使前往罗马，向元老院抗议马西尼萨侵占其土地。元老院提醒他们，所有在非洲的腓尼基人都是私商，没有受别国尊重的权利。迦太基每年须付给罗马200 talents 赔款，须付50年，当它最后付清时，便以为不再受扎马战后所订条约的约束。公元前151年，迦太基对努米底亚宣战，一年后，罗马亦向迦太基宣战。

罗马的宣战，与罗马舰队已在北非登陆的消息，同时到达迦太基。这个古城虽然人口众多，商业繁盛，却完全没有进行一次大战的准备。它只有一支小小的陆军，海军则更小，没有雇佣兵，没有同盟国。海上是由罗马控制着。因此，乌提卡（Utica）宣布归降罗马，而马西尼萨又封锁着迦太基对内陆的所有通路。迦太基急遣一个特使团前往罗马，授权他们答应一切要求。元老院答应，如果迦太基以其最高贵家庭的300名小孩，交给驻在西西里的罗马执政官，作为人质，且遵守执政官给予的任何命令，则迦太基可以保全其自由及领土完整。然元老院又秘密嘱咐二位执政官，仍照他们已经收到的训令行事。迦太基人怀着不详预感和哀悼心情交出他们的孩子；孩子的亲属们群集海岸，作绝望的送别；到最后一瞬间，母亲们拼命不让船只开行；还有一些人跳水游泳，对他们的孩子作最后一瞥。二位执政官把人质送往罗马，自率陆军和舰队渡海至乌提卡，召唤迦太基的特使团们到是处，要求迦太基把他们剩下的船只一齐交出，交付为数至巨的米粮，所有战争机械及武器亦一齐交出。当这些条件一一履行之后，执政官进一步要求迦太基人口退出城外十英里，而城市则要彻底焚毁。迦太基特使们辩称，毁灭一个不发一矢即已交出人质和武器的城市，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背信暴行，然抗辩也是徒然。他们自请

以自己的生命为人民赎罪，当即俯冲地下，以头触地。执政官们答复他们说，这些条件是元老院所定，不能变更。

迦太基人民听到这个最后的要求后，他们疯了。那些交出孩子的父母亲们，因悲伤过度而发狂，把劝告他交出孩子为人质的迦太基领袖们，一个一个的砍断肢体；其他的人则把劝告他们交出武器者杀死；有些人把刚刚回来的几个特使，拖着游街，用石头打他们；有些人又把城内所有意大利人，凡能发现的一齐杀掉；有些人则站在空空如也的武器库前掉泪。迦太基元老院对罗马宣战，召集所有成年人——不分男女，不分自由人或奴隶——编成一支新军，并重新铸造防御武器。愤怒至极，使他们坚决起来了。他们拆毁公共建筑以提供金属及木材；珍贵的神像皆被熔化，用以制剑，又把女人的头发剪下来做绳子。这个被围的城市，于2个月内，制造了8000个防盾，1.8万把剑，3万支矛，6万个石弩，并在内港建立一个舰队，有船120艘。⁶⁹

此城抵抗海陆围攻，亘三年之久。罗马执政官们一再率领罗马军攻城，皆被击退；罗马将领中，只有西庇阿·艾米里安（即小阿非利亚）一人证明是有智有勇，他是军事保民官之一。公元前147年年尾，罗马元老院及委员会选举他为执政官及远征军司令，所有士兵也一致赞成。其后不久，拉埃柳斯就以云梯登城成功了。迦太基人已因饥饿丧亡而衰弱，然仍一街一巷的奋斗到底，经六天的屠杀而不乞饶。罗马军队为狙击手所苦，西庇阿下令，所有已攻下的各街巷，一齐放火焚毁，夷为平地。藏匿的迦太基人数以百计，皆被大火烧死。最后，50万人口只剩下5.5万人，才向罗马军队投降。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Hasdrubal）请求保全性命，已获得西庇阿允许，但是，他妻子斥他胆小卑怯，自己带着几个儿子投身火中而死。残存的迦太基人卖充奴隶，城市交给罗马军团去洗劫。西庇阿不愿夷平全城，遣人去罗马请示，元老院答复说，不仅是迦太基，所有支持过其作战的迦太基附属城市，皆要完全毁灭；其土地应先犁翻，再播散盐于其上，并举行正式祈祷，谁企图在是处重建城市，就请上帝降祸于他。迦太基焚城，亘17天之久。

这次战争并无和约，因为这个迦太基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乌提卡及其他非洲城市曾经协助罗马的皆获自由，成为罗马保护国；其余的迦太基领土则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Africa）。罗马的资本家们到来瓜分土地，使成为大地主农场，罗马商人则继承了迦太基的商业。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成为显明和自觉的罗马政策之动机了。叙拉古被并入西西里行省，南高卢被征服，作为完全压服西班牙所必需的陆上路线，对子埃及与叙利亚的大希腊君主，则悄悄地加以引诱——例如以波碧里阿斯（Popilius）引诱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使其屈从罗马的愿望。道德观点常常是国际政治的窗厨装饰品，然从这个观点而论，则迦太基城与公元前146年科林斯（Corinth）城的毁灭，应列为历史上最残酷的征服；另从帝国观点而论——以安全与财富而论——则同时为罗马的商业与海军奠下了两个基石。自此时起，地中海的政治史就以罗马为主流了。

在战争当中，二个主要的煽动人，都已带着完全胜利而死去——加图死于公元前149年，马西尼萨死于公元前148年。这位老监察官替罗马历史留下很深的记号。许多世纪之后，人们还要回顾他，视为共和时代的典型罗马人；西塞罗在他的 *De Senectute* 一书中把他理想化，加图自己的玄孙又把他的哲学再化身，只是没有他的幽默；奥雷柳斯将以他为榜样而使自己定型；弗龙托（Fronto）将要求拉丁文学返回他的简单直捷风格。然而，他的唯一成功，只是毁灭迦太基而已。他反对大希腊主义的战争完全失效；罗马文

学、哲学、演讲术、科学、艺术、宗教、道德、仪态及服装，每一部门全都投降于希腊的影响。他深恨希腊哲学，而他的著名的后裔则自己置身其中。他已经失去的宗教信仰，继续衰微下去，尽管他努力使其复活。他在青年时代曾经艰苦战斗的政治贪污，变得更广更深了，因为随着帝国的扩张，官吏的赌金也随之而增高；每一次新的征服，都使罗马愈富，愈腐败，愈残忍。罗马赢得每一次战争，只有阶级战争败了；而迦太基的毁灭，是除去了内部分裂与斗争的最后一个制衡作用。现在，经过100年坚苦的革命，罗马即将付出获得世界的惩罚。

第六章至第十章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 139: 西西里岛首次奴隶之乱
- 133: 保民官格拉胡斯 (T. Gracchus) 被刺身亡
- 132: 讽刺家 Lucilius 声誉日隆; 罗得岛哲学家 Panaetius 旅居罗马
- 124—123: 格拉胡斯 (C. Gracchus) 被举为保民官
- 122: 保民官格拉胡斯 (C. Gracchus) 倡议粮食分配
- 121: 保民官格拉胡斯 (C. Gracchus) 自杀身亡
- 119: 马略被举为保民官
- 116: 马略被举为副执政
- 113—101: 罗马军队与条顿人、Cimbri 人构兵
- 112—105: 朱古达之乱
- 107, 104—100, 87: 马略被举为副执政
- 106: 庞培生; 西塞罗生
- 105: Cimbri 人于 Arausib 城附近击退罗马人
- 103—99: 西西里岛第 2 次奴隶之乱
- 103—100: Saturninus 被举为保民官
- 102: 马略于 Aquae Sextiae 城击溃 Cimbri 人
- 100: 马略平定 Saturninus 之乱; 凯撒生
- 91: 保民官德路萨斯倡议改革, 被刺身亡
- 91—89: 意大利社会战争
- 88: 苏拉被举为执政; 马略逃亡
- 88—84: 首次密司立对提战役 (First Mithridatic War)
- 87: 马略与 Cinna 叛乱; 激进派行恐怖统治
- 86: 苏拉袭取雅典, 并于 Chaeronea 城击败马其顿王朝的建立者 Archelaus
- 86: 马略与 Cinna 解除苏拉职务; 马略卒
- 85—84: Cinna 卒
- 83—81: 第 2 次密司立对提战役
- 83: 苏拉抵 Brundiisum 港
- 82: 萨抵攻取罗马; 反动派行恐怖统治
- 81: 苏拉颁布《尼可连法》Leges Corneliae)
- 80—72: 塞多留占据西班牙, 对抗罗马
- 79: 苏拉隐退
- 78: 苏拉卒
- 76: 学者瓦罗声誉日隆
- 75—63: 第 3 次密司立对提战役
- 75: 西塞罗被举为西西里岛财政官
- 73—71: 第 3 次奴隶之乱; 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为自由而战
- 70: 审判省执政瓦罗; 诗人维吉尔生
- 69: 学者 Atticus 资助各党派
- 68: 凯撒被举为西班牙财政官
- 67: 庞培肃清地中海海盗
- 66: 西塞罗转为 Pro lege Manilia 命令
- 63: 西塞罗揭发卡蒂利内的叛乱阴谋; 屋大维生
- 63—12: 罗马将军阿古利巴
- 62: 凯撒被举为副执政
- 61: 庞培凯旋
- 60: 第 1 次三头政治——凯撒、克拉苏、庞培

- 59: 凯撒被举为执政; 留克利希阿斯写成《论事物的本性》
- 58: 保民官 Clodius 放逐西塞罗; 凯撒远征高卢, 击溃 Helvetii 人, 打败日耳曼 Ariovistus 的军队
- 57: 西塞罗返回罗马; 凯撒击退 Belgae 人
- 56: 三巨头会商于 Luca 城
- 55: 庞培与克拉苏被举为执政; 庞培与建大剧场; 凯撒率军深入日耳曼; 凯撒首征不列颠
- 54: 凯撒二度入侵不列颠
- 53: Clodius 与 Milo 两人明争暗斗、各自诉诸暴力; Carrhae 战役, 克拉苏惨败
- 52: 谋刺 Clodius; 审判 Milo; 高卢领袖 Vercingetorix 叛变; 庞培被举为独任的执政
- 51: 西塞罗任西西里岛总督, 完成《共和国》; 凯撒写成《高卢战记》
- 49: 凯撒率军渡过鲁比肯河, 占据罗马
- 48: Dyrrachium 与 Pharsalus 战役
- 48—47: 凯撒驻扎埃及、叙利亚
- 47: 于 Zela 与 Thapsus 两战役, 凯撒战无不克; 小加图自杀身亡
- 46: 凯撒被举为狄克推多; 凯撒编订历法; 西塞罗写成 Pro Marcello
- 45: 凯撒于西班牙击溃庞培党羽; 西塞罗写成 Academica 与 De finibus
- 44: 凯撒被刺身亡; 西塞罗写成 Disputationes Tusculanae、De natura deorum、De officiis
- 43: 第 2 次三头政治——安东尼、屋大维、李必达; 西塞罗卒
- 42: 布鲁图与卡修斯死于 Philippi 城之战
- 41: 安东尼于塔尔苏斯会见克娄巴特拉
- 40: 安东尼与屋大维于 Brundisium 港议和; 诗人维吉尔写成“第四牧歌”
- 36: 安东尼人侵帕提亚
- 32: 安东尼娶克娄巴特拉
- 31: 屋大维于亚克兴岬击败安东尼
- 30: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自杀身亡; 埃及并入帝国版图; 屋大维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第六章 农民的背叛

(公元前 145—公元前 78 年)

第一节 革命的背景

革命的导因很多，革命的后果更是无穷尽。随着革命的危机所产生出来的人物，从格拉基兄弟到奥古斯都，在历史上都算得功名显赫，傲视群雄。这次革命战争所下的赌注真可谓空前绝后；世界局势也从来没有过那么紧张。革命的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从西西里岛 (Sicily)、萨迪尼亚 (Sardinia)、西班牙和非洲等地流入大量奴隶生产的谷类，国内谷类的价格遂一落千丈，甚且低于生产成本；一般农民便因而濒于破产。革命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大量奴隶的涌进，取代了乡间的农民和城市的工人。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广大农地的垦殖。法律禁止元老院议员订定契约合同，或作商业投资。由于元老院议员们都拥有庞大的战利品，他们遂用以购买广大的农耕地。征服得来的土地有时候分成一小块块卖给殖民者，有一部分给资本家们，以作为偿还战争贷款；大部的土地都在元老院订定的原则之下，由元老院议员或商人购买或赁租。为了与这些大地主竞争，一般小民只好四处借贷；由于利息奇高，他们不久便债台高筑，或沦为贫民，或举家破产。于是最后这些农民对于农地的单调工作和琐屑杂事，既感到不耐烦，也提不起兴趣。他们宁愿在都市喧嚷的下层社会里混日子；在圆形剧场里看白戏；接受政府配给的便宜谷类；一有选举，就把他们的一票卖给出价最高的候选人……于是他们就在这贫困和杂乱的社会中迷失了自己。

原来是自由耕农制的罗马社会，现在渐渐地仰仗于外边的侵略掠夺，和内部的奴隶制度。在都市里，所有家庭琐事、手工艺、大部分贸易、银行业、几乎所有工厂的劳工、以及公共事务的劳工等等工作都由奴隶来担任。于是自由劳工的薪津一落千丈，一般劳工几至干活不如呆坐的地步！对于大地主来说，他们也比较喜欢雇用奴隶，因为奴隶不必服兵役，而且奴隶的人数也容易控制。至于奴隶的来源有如下数处：(一) 整个地中海地区；(二) 每次战争所掳获的俘虏；(三) 海盗从亚洲沿岸所捕捉的奴隶或自由劳工；(四) 罗马政府官吏有组织的捉捕队，四处捕捉地方当局不敢护卫的居民。^①奴隶贩子每星期从非洲、西班牙、法国、德国、多瑙河地带、苏俄、亚洲和希腊带来大批的奴隶到地中海和黑海港口。单在提洛一地，一天里面拍卖 1 万个奴隶，并不算稀罕。公元前 177 年有 4 万个萨迪尼亚人，公元前 167 年有 15 万 Epirot 人被罗马军队捕获，全部沦为奴隶，以差不多一人一元的价格被拍卖一空。^②在都市里，奴隶的命运要好一点；因为他们跟主

人时有来往，他们都怀着被解放的希望。但是在大的农场里，奴隶跟主人老死不相往来；这里奴隶不再是主人家的一分子，如同希腊时代或早期罗马时代一样，他们一生难得见主人一面；监督者给他们的报酬，是依榨取劳力的多寡而定的。在大地主里面的奴隶的薪水，只够维持他们每天能从早忙到晚的温饱而已。只要他们稍有怨言或出言不逊，他们工作时脚踝就被链锁着；晚间就在地牢里渡过（几乎每一大地主领地里都有地牢）。

如果我们还记得一半以上的这些奴隶曾经是自由之身的话，我们会体会到这些不幸沦为奴隶者的悲惨境遇；我们也一定会为他们绝少起来反抗之事感到惊愕不置。公元前196年，Etruria地方的乡间奴隶和自由劳工相率起义，旋即由罗马军队镇压。罗马历史家李维（Livy）在描述这次事件时说：“此次事件，好多人被杀戮，或系牢；有些则被鞭笞和钉死在十字架上。”^③公元前185年，一个类似的起义发生在Apulia地方，有7000个奴隶遭逮捕后被拘禁在矿场作矿工。^④单单在新迦太基（New Carthage）的一个矿场里就有4000个西班牙奴隶。公元前139年，西西里岛爆发第一次奴隶战争。有400奴隶响应Eunus的号召，他们屠杀Enna城的百姓。旋即风起云涌，从西西里属的农场和私人地牢涌进了大批的奴隶，使叛乱的人数增加到7万人之多。他们占领Agrigentum城，打败罗马副执政的军队，盘据全岛达八年之久。一直到公元前131年，罗马执政的军队才把他们节节逼守在Enna城，断其粮源，迫其投降。首领Eunus被解押到罗马，关在地下监牢饿死。^⑤公元前133年，有好几次小规模起义，结果有150个奴隶在罗马被处死；Minturnae地方有450个奴隶被处死；Sinuessa地方则有4000之多。同年，格拉胡斯（Tiberius）通过土地法，于是触发了罗马革命。

第二节 政治家格拉胡斯（T. Gracchus）

格拉胡斯（Tiberius）乃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之子，老格拉胡斯曾以宽大政策赢得西班牙的衷心感激，而两度任罗马执政，一度为罗马督察官，又曾因救了西庇阿（大阿非利加）的弟弟，而得与其女儿Cornelia结婚。Cornelia虽为他生了12个儿女，但除3个外都夭折。故自他死后，扶养两儿即格拉基兄弟两及一女——也叫Cornelia——的责任就落在她的身上了，其女后来又嫁给西庇阿（小阿非利加）。Cornelia喜好文艺，遂设立一文艺沙龙。其作品文体之纯美、高雅，为一时之杰，至今犹被视为对拉丁文学的一个卓越贡献。普鲁塔克（希腊传记作家）说，有一个埃及国王曾经在Cornelia守寡期间，向她求婚，但是遭她拒绝。她坚不改嫁，含辛茹苦，宁愿继续做西庇阿（大阿非利加）的女儿西庇阿（小阿非利加）的岳母，以及格拉基兄弟的母亲。

由于格拉胡斯（T）和其弟Caius早年都在政治与哲学气氛浓厚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深知罗马政府的难题所在，以及希腊思想的偏于沉思。他们兄弟尤受惠于希腊大哲Blossius，彼启发他们那低估罗马保守派力量的自由进步主义。这两位兄弟几乎同样自命非凡，雄心万丈、自尊自重；既能言善辩，又勇不可当。格拉胡斯（Caius）在他哥哥Tiberius如何记取上次因土地法而产生的悲剧时，这样描写着：“我哥哥看到了百姓的贫困，也发

现了农民和牧羊者皆为外来的奴隶……”。^⑥格拉胡斯(T)知道当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参军的资格,由是他遂扪心自问:这样一来,如果本来由强壮农民组成的罗马军队,完全由外来的契约履行人取代,那么罗马如何能维护其独立和领导地位?整个罗马充斥着受贫穷腐蚀的劳动阶级,以往拥有耕地的义勇子弟兵如今安在?罗马的生活和民主政治如何而得健全?……要解决乡间奴隶、都市拥挤与堕落,和军队腐化三问题似乎要从分配土地给贫民着手。

早在公元前133年,于格拉胡斯(T)当选为保民官之时,就宣布他有意向族派会议(Tribal Assembly)提出三个建议:(一)市民不得向政府购买或赁租330亩以上的土地(如果他有两个男孩子,则不得超过667亩。”(二)以前出售或赁租出去的所有公家土地,政府照价酌予少许津贴悉数收回。(三)收回的土地,等量划分成20亩为一家,然后分配给贫民,不过有一条件:就是要答应不再出售分配的土地,而且每年要向国库按期缴税。这并非是做不到的“乌托邦”的想法,这只是实行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西尼法》的一个企图而已。有一次,格拉胡斯(T)对平民作一罗马历史上开纪元的演讲时说:

飞鸟走兽各得其所,然而为意大利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只有空气和日光陪伴着。我们的一些将领督促他们手下为他们祖先的坟墓和祠堂而战。这种思想极其无益,也荒谬至极。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祖先祠堂;你们被驱上战场,流血捐躯,还不是为人作嫁?你们虽被称为“世界主人翁”,然而实际上却无立锥之地。^⑦

元老院斥他的建议,控诉他阴谋夺权,并力促另一保民官屋大维以否决权阻止其法案送到议会。于是格拉胡斯(T)提议说任何违反选民愿望的保民官,要立即革职。议会通过这个议案,于是屋大维遂被迫解除保民官的职务。格拉胡斯(T)原来的三项建议遂成为法律的一部分。议会为格拉胡斯(T)的安全起见,派人护送他回家。^⑧

格拉胡斯(T)对保民官否决权的不合法批驳,给了他的对手们挫败他的可乘之机。他们宣称格拉胡斯(T)违反国家体制和对保民官施以压力,声言在他一年任期的结尾要弹劾他。为了未雨绸缪,他更进一步的违反国家体制——设法于公元前132年连任保民官。由于本来支持他的建议的小西庇阿和Laelius及其他的元老院议员,现在都不再支持他,格拉胡斯(T)目前更要依赖公民的支持了。他向公民保证说如果他获连任,他要缩短服役年限,废除元老院议员当陪审委员的专有权利,以及准许意大利各邦人民加入罗马公民籍等等。此时,元老院拒绝拨基金给执行格拉胡斯(T)法案的农业委员会。当帕加马(Pergamum)的阿塔拉斯三世(Attalus III)于公元前133年把王国遗赠给罗马时,格拉胡斯(T)即向议会建议说阿塔拉的动产应该拍卖,所得之钱分配给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之人,以充实他们的农场设备。他这个建议震怒了元老院,因为他们眼看元老院对各军政区的政经大权就要移落在议会上了,而议会的代表们大部分又出身卑贱。投票的那天,格拉胡斯(T)身着丧服与随从数人在会堂出现。他着丧服是要向选民暗示如果他落选,就只有死路一条,以博取选民同情。投票正在进行时,双方叫嚣不停,暴乱迭起。西庇阿(Nasica)一面高叫说格拉胡斯(T)一心一意想做皇帝,一面带领身怀棍子的元老院议员们走进会堂。格拉胡斯(T)的支持者,看到这些贵族的皇袍便退避三舍。在混战

中，格拉胡斯(T)头部遭一重击，不治死亡，他的几百个手下也跟他一起成仁。格拉胡斯(C)要求埋葬他哥哥的尸体被拒；及其党徒的尸体都被抛下台伯河。Cornelia 只得默默饮泣着。

群众愤愤不平，为了抚慰他们，元老院只好答应如期实行《格拉胡斯法》案(Gracchan laws)。从公元前131年到公元前125年新登记的市民有7.6万之多，这显示元老院照规定的分配土地给贫民了。然而农业委员会的工作，犹困难重重：很多农地早被私人从政府购买得来，因此这些土地所有人声称他们权利永固，没有理由被征收回去；很多人从政府手中买下便宜的土地，再以高价出售。定居于公地的意大利的地主自感岌岌可危，纷纷请求西庇阿(小阿非利加)出面保卫他们。借着他的影响力，彼等地位才由危转安。然而舆论哗然，他被指为格拉胡斯(T)的叛徒。公元前129年的一天早上， he 被发现死在床上，很显然是遭不知名的暴徒杀害的。

第三节 政治家格拉胡斯 (C. Gracchus)

谣言纷传 Cornelia 阴谋与其女儿——西庇阿(小阿非利加)的残废而失宠的太太——杀害西庇阿(小阿非利加)处在这种四面楚歌，时时遭人疑忌的恶劣环境下，Coenelia 忍气吞声，含辛茹苦，冀其幼子——她的最后“宁馨儿”——长大成人。格拉胡斯(C)对于其兄被暗算致死之事，并未存心报仇，只是他决心完成其兄未成之遗志。格拉胡斯(C)曾在西庇阿(小阿非利加)手下表现得精明、勇敢，同时也以其正直光明的行为赢得众人的赞赏。他热情的气质，使他成为西塞罗(Cicero)以前的罗马最出色的演说家。只要有比赛口才的场合，必有他的出现。公元前124年的秋天，他终于被选为保民官。

格拉胡斯(C)比他哥哥尚实，他深知任何改革欲求一劳永逸，一定要先求得国家经济或政治力量的平衡。于是他决心拉拢农民、军队、劳工以及商人等四阶级，以巩固他的政治基础。首先他以革新他哥哥的土地法、扩展土地法于各省的国有土地、恢复土地委员会、以及亲自参加土地委员会的活动等等作风赢得农民的普遍拥护。他继以在卡普阿、他林敦、Narbo、迦太基等处建立新殖民地来满足中产阶级的野心，并设法使这些地区发展成为商业中心。为了取悦军队，他通过由国家统一配衣服给军队的法案。最后他又以“粮食法”使都市居民感激涕零。这个“粮食法”是政府以每 modius (容量单位，等于0.96配克) $6\frac{1}{3}$ asses 的麦(约合三毛九—配合比市价少一半)配给需要的市民。这个措施对于一些惯于自恃的老罗马人来说无宁是一惊喜，在罗马历史上着实也扮演一重要的角色。格拉胡斯(C)相信谷贩向市民索取成本两倍的价钱；而他这个统一分配的措施绝不会给国家带来损失。总而言之，新法律使罗马的自由贫民由贵族政治的支持者转向为格拉基兄弟的护卫者了。

格拉胡斯(C)的第5个措施是结束贵族可在百人会议(Centurial Assembly)优先投票的传统，俾以巩固其党派的力量。从此以后，百人会议遇有选举，都由抽签来决定投

票顺序。为了安抚商界，格拉胡斯(C)给他们专权以担任处理各军政区渎职事件的陪审员。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法官大半由他们自己人来担任。他又给他们权利以征收十分之一的所有小亚细亚的赋税，使得这些商人乐不可支。他复以在意大利各地筑路的计划使工程包商收入大增，同时也降低失业率。大致说来，尽管这些法律其中含有某些政治诡计的色彩，还不失为凯撒以前罗马最具有建设性的立法组织。

安抚事毕，支持著既众，格拉胡斯(C)自可放胆行事；于是他轻易地再获连任两届保民官。大概就在此时，他“笼络”元老院，把原来300席再由议会从商界选出300席的席位。他又建议罗马自由市民有充分的选举权，其他意大利的自由市民有部分选举权。他这个迈向自由民主大道的大胆建议，算是他第一个战略错误。因为投票人对他们投票的特权提不起兴趣，而且很少数的人愿意参加在罗马举行的议会。元老院眼见格拉胡斯(C)以一保民官之职，张牙舞爪，任意分配国家财产和基金以求巩固自己地位，早就思图去掉这个眼中钉。于是当格拉胡斯(C)到迦太基建立殖民地时，元老院趁机建议一名叫 Marcus Livius Drusus 的保民官以如下方法从格拉胡斯(C)手中夺回民心：(一)由他向元老院建议取消《格拉胡斯法》向农民所课土地税之法案；(二)立即建议在意大利新建12个新殖民地，每个殖民地派驻3000个罗马人借以取悦劳动阶级。元老院马上通过这两个法案。当格拉胡斯(C)回罗马时发现他的领导地位受着严重的挑战——他已不如 Drusus 那么孚众望的了。他企图挽救狂澜，竞选连任第3任保民官，但是他落选了。原来他应该当选的，可是反对他的人从中舞弊，总票数减少。于是格拉胡斯(C)的左右愤愤不平，欲图诉诸武力。格拉胡斯(C)好言相劝，力求息事宁人，终至隐身不仕。

翌年，元老院计划放弃迦太基殖民地。各方公开或私下都议论着这个计划是要废止《格拉胡斯法》的有计划的第一个行动。格拉胡斯(C)的一些手下身怀利器参加会议。有一个保守派声言要向格拉胡斯(C)下手，却被格拉胡斯(C)手下砍倒。第二天一早，每一元老院议员由两个武装的奴隶随侍，布好战阵后即开始发动攻击。格拉胡斯(C)竭尽所能，试图平息暴乱，未果；旋即逃至台伯河。当他被敌军追赶上来时，命其仆人把他杀死，仆人照做，然后自杀。有一个人把格拉胡斯(C)的头砍下，带到元老院领奖。^⑧格拉胡斯(C)的支持者共有250名死于暴乱中，还有三千个以“元老院令”被处死。当格拉胡斯(C)和其手下的尸体被抛入河里时，曾经是格拉胡斯(C)忠实朋友的那些民众一声不响，不敢作任何抗议。格拉胡斯(C)家中财物均被搜刮一空。^⑨元老院还禁止 Cornelia 为其子佩带志哀的丧徽。

第四节 马略 (Marius)

占了上风的贵族于是就阴谋打击格拉胡斯(C)立法里的积极成分。但是他们不敢把商界排出陪审团之外；也不敢把契约者和收税官逐出他们在亚洲的地盘。这些贵族倒还保留食物赈济法，以防饥民暴动。由于新法律规定准许出售土地，不些时，成千上万的农民把田地都卖给拥有奴隶的大地主。大地主领地(Latifundia)于是又复苏了。公元前

118年，土地委员会被废除，首都地方的民众也没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深知吃公家发的食粮比在田里挥汗耕作舒服多了。为解决都市贫穷，曾试图把一些市民移居到迦太基。但是由于迷信（迦太基是被咒诅过的土地），加上怠惰，移民到迦太基之事至凯撒时代才开始。虽然人民财富增加，但是贫富悬殊。公元前104年，有一个民主派人士作了一保守的统计，发现只有2000个罗马人拥有自己的财产。^④这个叫Appian的民主派人士说：“贫穷的情况比以前更甚……市民一无所有……市民和士兵的数目渐渐减少。”^⑤罗马军队的士兵渐由从意大利征募的士兵来充任。但是这些人毫无斗志，也缺少爱国心。于是逃兵之事迭起，军纪腐败，罗马共和国的防卫力也随着降至空前的衰弱。

几乎在同时，罗马南北受敌人夹攻。公元前113年，Cimbri人和条顿人这两个日耳曼部落，像是要给罗马尝尝其最后命运的味道似的，浩浩荡荡地从日耳曼以排山倒海之势——30万大军及其眷属、家禽——进攻而来。或许阿尔卑斯山彼边的他们也风闻罗马人酷爱财富，厌恶战争吧！彼等身材魁梧，勇猛善战；其发色金光闪闪，以致有些意大利人形容那些小孩的头发为“白发苍苍”。他们和罗马军在Noreia首度交锋，罗马溃不成军。于是他们渡过莱茵河，再度击溃另一支罗马军队。旋即折向西边到南高卢，又击败第三、第四和第五支罗马军队。在Arausio一地，就有8万名罗马士兵和4万个军队眷属遗体疆场！^⑥整个意大利拱手给入侵者。罗马引发了自汉尼拔以来最大的一次暴乱。

几乎就在同时，努米底亚（Numidia）也发生战事。马西尼萨（Masinissa）的孙子朱古达（Jugurtha）把其弟弟鞭死，并且试图剥夺其侄儿们的种种权益，于是元老院于公元前111年向他宣战，目的是在使努米底亚成为一个军政区，并且将它开放给罗马商界。朱古达贿赂贵族以便在元老院替他辩护。当他被召唤到罗马时，他更大行其金钱攻势，最后终以身免，平安的回其首府。^⑦

在这几次战役里，有一个军官脱颖而出。他叫马略，是一劳工的儿子。他早年从军，曾在努米底亚战役中负伤。彼娶凯撒的姑母为妻，尽管其身教不好，他还曾当选过一次保民官。公元前108年的秋天，他从非洲回来竞选执政。彼声言如果能取代Quintus Metellus（他曾是Quintus Metellus的手下），就可结束朱古达战争。他就于当选之后，统领军队，终于在公元前106年迫使朱古达投降。此时一般民众还不知道此役功劳最大的是一位叫苏拉（Lucius Sulla）的年青贵族（不久他们终于知道了）。马略战绩辉煌，为议会深爱戴着。于是他就一连担任好几年的执政（公元前104到100年）。商界支持他，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胜利给他们开拓了市场，一方面更是只有他才有办法逐退入侵的日耳曼民族。

入侵的Cimbri入于Arausio城大胜之后，暂时给罗马以喘息之机。彼等随即横跨比利牛斯山，蹂躏西班牙。但公元前102年时，他们又折回高卢，人数比以前更多。彼等与条顿人协商，分两路同时夹攻意大利北部的大平原。为了应付这个危机，马略颁订了新的兵役法，使军队和国家革命化。他鼓励没财产的壮丁和有财产的一起从军，给与高酬；并答应战事完毕可解甲归田。于是现在组成军队的分子都是一些劳动阶级；他们对共和国的贵族都怀敌视心理。他们不是为国家而战，而是为其将官和战利品而战。就这样（马略本人或许也不知道），马略奠定了凯撒革命的军事基石。他是军人，非政治家，他没有时间权衡什么政治因果。他率领其军队爬阿尔卑斯山，以锻炼他们的体魄；他又以攻击容易赢取目标的训练来壮其部下的胆量。因为他深知军队不经过严格训练，如何驱

之沙场？条顿军队从其营地呼啸而过，还讥讽地问罗马人要不要他们带信息给他们在罗马的太太。条顿军队之众可从其通过罗马军营达六天之久的事实看出。当这些敌军都通过时，马略一声令下，从后追击。在 Aquae Sextiae 城的大交锋中，这个由马略率领的新罗马军队，于公元前 102 年杀死，虏获了 10 万名敌军。普鲁塔克这么记载着：“据说，马赛（Marseilles）地方的居民以骸骨堆砌篱笆；那个地方附近的土地，由于尸体腐烂，加上春雨的冲蚀，变成一块非常肥沃的田地，当地农民翌年因而得了空前的丰收。”⁹⁵

休息数月后，马略又再度整军进入意大利，与 Cimbri 人在 Vercellae 地方遭遇。双方会战的战场正是汉尼拔当年赢取罗马第一仗的地方。这些人侵的野蛮人为了表现他们的勇气和力量，脱光衣服在雪地行走，几经波折地爬到山巅后，以他们作战用的盾作雪撬沿着陡峭山岭急剧滑下。⁹⁶此一战役，他们几乎全军覆没。

战胜归来，举国上下欢欣鼓舞，马略一时被誉为“卡米拉斯（Camillus）第二”（卡米拉斯曾逐退塞尔特的入侵。）；也有人称为罗慕路斯（Romulus）再世（罗慕勒斯曾重建罗马）。马略所掳获的战利品之一部分，因国家赐给他作私人财物；于是他便一跃而为腰缠万贯的富翁。其拥有地产之大可自成一王国。公元前 100 年，他第六度当选为执政。他有一个叫 Lucius Saturninus 的朋友，是一个决心以法律或武力达到格拉基兄弟目标的一个激烈的急进分子。此时彼请求马略赐殖民田地给参加最近战役的士兵。马略对此不表示反对。他把配给谷类的价钱，从每包三角九分降到五分。元老院为了保持财政及国库的平衡，唆使一个保民官设法不使这个法案付诸投票；然而 Lucius Saturninus 还是有办法使其完成投票程序。于是双方演出武打。Lucius Saturninus 杀死 Caius Memmius（贵族中最受崇敬的人）后，元老院只好使出王牌，命马略为执政，来平息暴乱。

马略于此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抉择。他这一生为罗马人民鞠躬尽瘁，很遗憾的是现在居然与他们的领导者及自己同事旧友为敌。他最反对暴乱，认为革命百害而无一利。于是他领导军队，镇压暴乱分子，置 Lucius Saturninus 于死地后自己深居简出。他这种作法不仅为百姓所不谅解，也为贵族们所不齿。

第五节 意大利的动乱

至此革命已演成内战了。当元老院请求与罗马联盟的东方诸王派兵支援罗马抵抗 Cimbri 人的入侵时，其中一位叫 Nicomedes 的国王回覆说，为了满足罗马税吏的勒索敲诈，其王国里的壮丁都被卖做奴隶了。由于急着要一支军队，元老院只好下令所有因没纳税而沦为奴隶的男人可获自由。听到这个命令后，成千上万在西西里岛的奴隶（其中很多是东方的希腊人），丢弃他们的主人，纷纷聚集在罗马副执政的宫殿门前，要求回复他们自由之身。由于奴隶的主人提出抗议，副执政只得暂缓执行这项命令。于是奴隶们自己组织起来，由一个叫 Salvius 的宗教骗徒领导，开始攻打 Morgantia 城。此城里的市民请求他们的奴隶组队击退入侵者，并答应乱平后，他们即可获自由。于是奴隶们力战，终把暴民逐退。可是这些市民食言，奴隶们于得知不能恢复自由之后，纷纷加入叛党。大

约就在这个时候(公元前103年),西西里岛西端有6000个奴隶,在一个曾受过教育,而且坚忍不拔的Athenion之领导下,也起而抗暴。这支暴民屡次打败副执政派来的军队,于是他们开始东征,旋与Salvius的暴民汇集。两军会合,战力非同小可,不久即打败从意大利派来的一支强大军队。就在庆祝胜利之际,Salvius突然死去。罗马政府军在一个叫Manius Aquilius的执政的领导之下,跨过海峡。Athenion单独与他决斗,不敌被杀。于是这些失去指挥官的乌合之众,顿时不知所措。成千上万的奴隶因而陈尸疆场;数以万计的人被遣回他们的主人家;还有一些被运到罗马,在Manius Aquilius庆祝胜利的游戏中,他们被命令跟野兽决斗,成为人们欢乐的牺牲者。奴隶们不甘受辱,纷纷自相残杀,以求解脱。

第二次奴隶战争发生后数年,整个意大利已经武装起来了。几乎两个世纪来,罗马——这个介于亚平宁山脉(Apennines)和海洋之间的小国家——居然以自主国自居,统治意大利其他附属小王国。甚至像台布尔和柏拉尼斯特等接近罗马的城市,在罗马政府中也没有代表权。元老院、议会、和执政对意大利社会阶层颁布法律、命令,和对征服领地的方式并无二致。“联盟”的人力和资源因为战争之故,已消耗殆尽;这些战争充其量只不过是富裕了罗马少数家庭而已。忠于罗马的小王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许多帮助罗马建国有功的王国也遭挞伐,以致很多人被迫加入奴隶的反叛了。城里的少数富人获准成为罗马公民;“罗马”的招牌到处被用来支持富人,压抑穷人。公元前126年,议会禁止意大利城市的居民移居罗马;公元前95年时,首都地区一概禁止非罗马市民居住。

为了要改进这种情形,有一个贵族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M. Livius Drusus是一个曾与格拉胡斯(T)敌对过的保民官之子。彼于公元前11年当选为保民官后,即建议三个措施:第一、多拨一些国有土地给穷人;第二、恢复元老院独有的审判权利;同时另加300个商人名额到元老院去;第三、凡是意大利的自由市民都可能为罗马公民。议会欣然地通过第一个法案,但第二个法案议会表示冷漠。元老院则断然反对前两个法案,并宣布其无效;至于第三个法案,根本无疾而终,因为Drusus被一个不知名的刺客杀死在家中。

由于Drusus法案带来了希望,更由于这个法案的恐怖结局,使意大利诸王国深深了解不论元老院也好,议会也好,都不会轻易的移尊俯就;于是意大利诸王国便准备反动了。联邦共和国随即成立,Corfinium城为临时国都。除伊特拉士坎人和Umbrians两部落拒绝加入外,各部落总共选派500名代表组织元老院。罗马立即对意大利宣战。罗马各党派像是为防卫联邦似的团结起来,同舟共济;每一个罗马人都害怕如果叛党赢取这场“阅墙之争”的话,他们将遭到如何残酷的报仇。马略从隐居生活中出来,再度执干戈以卫社稷,他屡战屡胜;其他罗马将领除苏拉外,则节节败退。三年战争下来,有30万士兵战死疆场,意大利中部满目疮痍,断垣残壁。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两部落将要转向投靠叛党之际,罗马将以将赐罗马公民权给他们来抚慰之。公元前90年,罗马宣布只要意大利各邦的自由市民宣誓效忠罗马,就可获得选举权。这些迟来的让步措施使联盟的斗志削弱不少;各城市纷纷解除武装。于是这个血淋淋的战争终于在公元前89年结束了。战争结束后,罗马不履行诺言,随即把新公民编成十个新部族,这十个新部族投票时只能在现有的35个部族之后,是以其投票权形同虚设。此外,只有少数的新公民才有权参

A 加在罗马举行的会议。这些新公民于被骗、绝望之余，只好等待另一个时机的来临了。40年后，他们敞开大门，让一个准许他们公民权的凯撒来统治他们。

第六节 快乐将军苏拉

才平静几年，意大利又起内哄，不过这次是由“社会战争”而变为“内战”，范围也由市镇移到罗马。苏拉被选为执政，统领军队，正准备攻打 Mithridates。然而有一个叫 Sulpicius Rufus 的保民官不愿意把这么大的一支军队给苏拉这种保守者之率领，于是他规劝议会把统率权移给马略。马略虽身材肥胖，又年届高龄（69岁），但还具有军事野心。苏拉拒绝放弃这个他期待已久的领导机会，于是他逃到诺拉地方，得到军队的支持后随即整军向罗马进攻。

3 苏拉的出身、品格、和命运皆与众不同。出身虽贫贱，但如同格拉基兄弟 Drusi 与凯撒等贵族之成为穷人的领袖一样，他一直是贵族政治的护卫者。由于深恶自己卑微的出身，因此他矢志成为贵族与豪富；一旦富有时，他即放肆地以金钱来满足他的胃口。他面貌不扬——一张白皙的脸孔上红斑点，⁴⁷“就像桑椹撒在面粉上一样。”⁴⁸看他的长相很难使人相信他竟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呢。他精通希腊文和罗马文学；对收集艺术品也不外行（通常是靠军事手段取得的。他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从雅典搬来罗马，作为他最贵重的战利品的一部分。在战争和革命期间，他还忙里偷闲地写他的回忆录。他慷慨好客，酷嗜杯中物、美色、战争以及歌唱。罗马历史家萨卢斯特（Caius Sallustius Crispus）这么记载着：“他生活奢侈，然而他把游乐和工作分得很清楚。”⁴⁹他飞黄腾达得很快，尤其在军中几年使他无往不利。他待兵如兄弟般的友善，与他们共患难，同甘苦。萨卢斯特说：“他的唯一疑惧是怕他的智慧和勇气被别人赶上。”⁵⁰他虽不相信有神祇的存在，但却很迷信。除此之外，他是罗马有史以来最讲实际和最残忍的人了。他的想像和感情通常都在其理智控制下，少有冲动之时。据说，他一半像狮子，一半像狐狸；狐狸性格的他比其狮子性格更危险。⁵¹虽然他半生戎马，在内战中渡过其晚年，犹不失其幽默本性。彼以警句格言来掩饰残暴性格；使罗马洋溢着他的笑声；与成千成万人树敌；终就达到其预期目的，而得宁静的寿终正寝。

要镇压国内革命，绥靖国外蛮横的 Mithridates 人，似乎就要有像这种美德和恶癖兼于一身的人才会有办法。他训练有素的 3.5 万名军队易如反掌地把马略在罗马临时组成的军团打败。眼见大势已去，马略潜逃至非洲。保民官 Sulpicius 被其仆人出卖遇害。于是苏拉把 Sulpicius 的头颅挂在前几天他本人还在滔滔不绝发言的讲坛上。奴隶忠于他者得获自由；背叛者一律处死。他一方面让其手下控制会堂，一方面颁令说除非经元老院同意，从今以后，所有措施不得呈给议会。至于投票的顺序，要按照“塞尔维亚宪法”（Servian Constitution）规定，上流社会有优先投票权。他自己封为地方长官；并于公元前 87 年准许屋大维和 Cornelius Cinna 当选为执政。安抚事毕，即开始向 Mithridates 大举进攻。

就在他刚要离开意大利出征时，平民与贵族之争又死灰复燃。支持屋大维的保守派

与支持 Cinna 的激进分子在会堂打起战来。在一天之中，就死了 1 万人。结果屋大维得胜，Cinna 逃到邻城重整旗鼓。隐藏了一个冬天的马略潜回意大利，声称要给奴隶自由，带领着 6000 士兵与罗马的屋大维对阵。结果马略大胜，屠杀数千人，还把一些元老院议员的头颅挂在讲台上作为装饰品。他们又把一些贵族的头砍下在街上游行示众。屋大维坐在护民官的椅子上，很冷静的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大屠杀持续了五天五夜，暴乱余波则延至一年之久。革命法庭传审许多贵族，如果贵族反抗马略的话，就判其罪，没收财产。马略一点头就可把任何人处死，而且通常都是就地行刑。苏拉的朋友无一幸免，他的财产被搜刮一空。马略解除他的统帅权，宣布他是人民公敌。既有尸体不准收埋，都被遗弃在街道上，任飞禽走兽吞噬。被解放的奴隶到处抢夺、奸淫，四处杀人；直到 Cinna 带兵把这 4000 名奴隶团团围住，一一处死后才算了结此事。²⁰

公元前 86 年 Cinna 第二度被选为执政；马略则第七次当选为执政。刚上任的头一个月，马略即去世，享年七十有一。代他的人名叫 Valerius Flaccus，他继位后即通过一个法案，取消 75% 的债务；然后率领着 1.2 万大军东征去解除苏拉统帅的职位。Cinna 在罗马独享不分割的权力，把共和国改成独裁政体，任命主要官职，并使自己选为连任四年的执政。

当 Flaccus 离意大利东征之际，苏拉正围攻与 Mithridates 一同反叛的雅典。由于得不到元老院发给的军饷，他只好以抢夺奥林匹亚、德尔斐、Epidaurus 等地的祠堂和珠宝，来维持军队的生存。公元前 86 年的 3 月，他的部队攻破雅典城墙，全军涌入，大肆报复、屠杀、抢夺。普鲁塔克记载着说：“死伤难以计数……鲜血流出街道，流到遥远的郊外道路上。”²¹最后，苏拉下令停止屠杀，还“慷慨”的说他要原谅那些幸免者。之后，他重整部队又继续北征，在 Chaeronea、Orchomenus 两地击溃了一支大军，逐其余部越过 Hellespont 海峡进入亚洲，又准备迎战 Pontic 国王的主力军。此时 Flaccus 及其防区也到达亚洲，再令苏拉放弃其统帅权。苏拉说服 Flaccus 让他完成征讨战役，因而 Flaccus 即被其副官 Fimbria 弑杀。Fimbria 随即自称为罗马各军统帅，向北进军攻打苏拉。面临这种局势，苏拉只好暂与 Mithridates 言归于好，和约中规定 Mithridates 把 80 艘长船 (Galley) 献给罗马，赔偿两千“泰伦”后可收复其失去的土地。绥靖事毕，苏拉立即南下与 Fimbria 相遇于吕底亚 (Lydia)。Fimbria 之军队向苏拉“反正”，Fimbria 自杀身亡。此时苏拉已是东希腊的总统帅，于是他向伊奥尼亚的反叛诸城强索两万“泰伦”作为军事赔偿费。得手后率军驶抵希腊，经 Patrae 到达 Brundisium 港；Cinna 试图截杀，未果，反被其部下杀死。

于是苏拉满载而归：总共带回 1.5 万磅金子和 11.5 万磅银子给国库。此外，现金和艺术品他宣布为己有。此时在罗马得势的民主派领袖们，仍然指责苏拉为人民公敌，并诉称苏拉与 Mithridates 订定的和约是罗马的国耻云云。苏拉缓慢地带着 4 万大兵进罗马城。很多贵族走出城门加入其队伍行列。贵族中有名叫庞培 (Cnaeus Pompey) 者，率领着从其父亲的食客 (Clients) 和随从招募而来的军团，加入苏拉行列。马留之子率领一支军队，冲出城门，旋即被苏拉击溃；兵败后他逃到 Praeneste，吩咐副执政把还留在首都的主要贵族通通处死。这位副执政遂召集元老院议员假装开会，很多显要的元老院议员就在座位上被杀死。然后民主派军队撤出罗马，苏拉及其部下轻而易举地就进城了。此时，意大利中部的塞尼阿姆 (Samnite) 族 10 万军队欲报社会战争之仇，从南部来攻，旋

即加入民主派的残余部队。苏拉出城迎战，在哥林门（Colline Gate）两军相遇，苏拉的5万军队在这历史上最悲壮之战役之一中获胜。此役中虏获八千敌军，苏拉下令格杀勿论，理由是俘虏会带来麻烦。虏获的将军，其头被砍下后挂在柏拉尼斯特城的墙壁上，以吓阻城里被围的最后一支敌军。不久 Praeneste 城陷，年青的马略举刀自尽。他的头颅砍下后被钉在会堂的讲台上——这种过程现在已成不明文规定了。

现在苏拉该没有困难的劝诱元老院选他做狄克推多的了。他立即宣布一个判刑公告，宣布将处死40个元老院议员和2600个商人。为了悬赏捉拿这些死刑犯，他鼓励人民活捉或击毙一个死刑犯可获1.2万个银币（合美金7200元）。会堂的讲台上挂满了被砍下来的头颅，不时还有新判刑名单的公告。从罗马到邻近军政区充满着屠杀、放逐和没收等的恐怖气氛。在这一连串的恐怖残杀中，有4700名贵族被杀死。普鲁塔克描述说：“男人在与他们的太太拥抱的当儿被刺死；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遭杀身之祸。”甚至有很多走中立路线，或保守派的人也被判刑、放逐或遭残杀。据说苏拉杀他们是为了掠夺他们的金钱以维持军队的生活和供他作乐挥霍。没收得来的财产便卖给标价最高的人，或者苏拉的心腹。

苏拉借着狄克推多的权威颁布了一连串的诏书——通常称为《可尼连法》（Cornelian Laws）；借着它，苏拉希望建立一个永固的贵族政体。为了要弥补死去的公民，他赐公民权给很多西班牙人和塞尔特人以及一些以前的奴隶。他以添加他信赖的人到议会来减少议会对他的威胁；他又再一次的颁令说行政措施除非经过元老院的同意，不得呈给议会。为了使穷苦的意大利人不再涌向罗马，他停止分配谷类给贫民。同时，为了缓和城市的人口压力，他分配土地给12万名老部下，为了防止执政的连任，他三令五申的说执政任满后，要等十年才可竞选连任，他又以限制保民官的否决权以及便做过保民官的人不得再任高职等措施来减低保民官的威望。苏拉不准商界有加入陪审团的特权，把高等法院陪审团的这种特权只给予元老院。以前是实行承包收租税的，现在改由直接向国库缴税。苏拉知道法庭的重要，于是增加法庭的数目，以求尽速审判；他还小心翼翼的载明各法庭的功能和行事范围。在格拉基兄弟革命以前元老院所享有的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特权，现在都可继续享有；因为苏拉知道只有一个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才能有效地统治一个帝国。为了补充元老院的名额，他允许族派议会（Tribal Assembly）增加300个名额到元老院上去。苏拉又以解散军团和命令意大利不准有军队存在，来显示他全面革新的信心。这样独裁了两年后，他辞去一切职务，重新建立执政政府，并于公元前80年隐居退休。

现在他可高枕无忧了，因为他几乎把可能暗杀他都清算了。他把他的卫队解散，在会堂处出入没有丝毫顾虑；如果有人寻问他的官方活动，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他的晚年是在丘迈的别墅渡过的。由于厌倦战争、权势和荣耀，现在环绕在周围的尽是一些歌手、舞蹈家、以及一些名伶。同时他还抽空写其回忆、纪事录；打猎、垂钓之余，就是大吃大喝。大家都管他叫快乐将军苏拉，因为他战无不胜，享尽人生乐趣，尝过任何权力，生之时无惧，死之后无憾。他结婚五次，离弃四个太太，取而代之的是数不尽的情妇。58岁时，他的结肠溃疡。普鲁塔克记载着说：“腐烂的肌肉竟长出虱子来。雇来了好多人日以继夜的想驱逐这些虱子；但是由于病情加重，虱子越来越多，不仅其衣服、洗澡水、脸盆、甚至连吃的食物都沾染了虱子。”^⑨于是他退休还不到一年（公元前78年）就

因肠出血而与世长辞了。对自己的墓志铭，他并没“遗漏”；他口授说：

我乃快乐的苏拉！我的生活历程，曾经超过了我的朋友和我的仇讎！前者我尝报之以善；后者我则待之以恶。^④

第七章 寡头政治的反动

(公元前 77—公元前 60 年)

第一节 政 府

苏拉的“慷慨”行为使他这一生中犯了两次错误。第一、他斩草却没除根——让其敌手的儿子和外甥逍遥法外。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凯撒，在苏拉大举屠杀异己的那几年，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虽然死刑犯的名单载着他的名字，但是经不起其朋友的一再请求，苏拉终于饶他一命。当时苏拉赞叹的说：“这个小伙子抵得过数个马略”^①苏拉竟不幸言中了。第二个错误是他退休太早。要是他的耐力和眼光及得上他的残酷和勇气的话，他可能挽救罗马混乱半个世纪的局面；而早在公元前 80 年时就给罗马带来和平、安乐、和繁荣了。他只重复古，其实他更该创新。

就在他死后十年，尸骨未寒之际，他一手经营的罗马帝国已混乱不堪了。贵族们在胜利的余韵中显得懒散颓唐；大家不过问政事，尽情追求财富，尽情享受人生。贵族与平民之争有增无减，而且正酝酿着另一次的暴乱。贵族们把其高贵身份视为当然，他们认为一个好政府必定要把政府中高位高职留给祖宗做过大官的人来承继。如果你的祖宗未曾任官，而你想竞选当官的话，准被讥为“新人”或“暴富”，马略和西塞罗就是属于这一类人。一般平民则主张“能者有其位，才者得其所”，议会享其特权，解甲战士和贫民有私有田地。贵族与平民都不相信什么民主，他们宁愿独裁；双方肆无忌惮地强行胁迫，或贪污贿赂。原来用于社会福利的社团机构，现在则演变成为买卖选票的图利市场。买选票的行业演进到需要有专才方能“胜任”的地步：有顾问专司买票事宜，有居间人专管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者。^②西塞罗描述说候选人手拿着钱袋，不停地周转于投票者之间。^③庞培以邀请部族首长到其花园后，赠送金钱给他们的办法，来使他一个叫 Afranius 的平平庸庸的朋友当选为执政。^④由于候选人需要大笔竞选经费，致使利息提高到月利八分之多。^⑤

已被元老院收买了的法院，与选举竞相贪污收贿。誓言已失其效用；假誓与贿赂一样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有一个叫 Marcus Messala 的人竞选执政，用钱买选票而被起诉，法庭宣告无罪，尽管他的朋友都认为他确实有罪。^⑥西塞罗在写给他的儿子的信中说：“法庭审判腐败到这种田地，以后除了杀人犯外，没有人会被判罪的。”^⑦其实他应该说：“除了杀人犯外，只要有钱就不会被判罪。”^⑧因为有一个律师说：“要是缺乏钱与一个好律师，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案件都会被判罪。”^⑨有一个叫 Quintus Calidus 的副执政被元老院的陪审

团定罪，他就暗自盘算着说：“这回他们的‘索价’不会少于 30 万 Sesterces 的了。”⁴³

在法院的护翼之下，元老院的地方长官 (Senatorial Proconsuls)、税吏、债主、以及商业机构代理人等等大肆勒索意大利之外的领地。实在说，倒有几个正直的、有魄力的总督，但这又可起什么作用？他们任期通常只有一年，得不到薪水；在这一年中，他们得存钱还债，想法再买个官做。元老院是他们贪污的唯一克星，但是他们知道元老院不致干涉得太过份，因为元老院的议员几乎都与他们“同道”的。当凯撒于公元前 61 年到西班牙任地方长官时，他举债 750 万元（美金）之钜；翌年他回来时，把所有债务一笔勾销还清。西塞罗自认是一个诚实到家的人，但是在西里西亚 (Cilicia) 任总督的一年中就囊括了 11 万元（美金），还不时为自己的“清廉”称道不已。

征服意大利之外领地的将军们是第一个获利的人。在东方诸战役后，卢加拉斯 (Lucullus) 马上成为暴发富。庞培在同一地区的战役中带给国库 1120 万元（美金）；自己则留着 2100 万元（美金）营私。凯撒在高卢之役后，搜刮了亿万之数。除了将军搜取民脂民膏外，税吏更向人民索取他们缴给罗马政府的两倍租税。如果军政区或城市无法向人民索取应缴的税金，罗马财政当局或政客会以高利贷借钱给他们。收取利息时，如果需要的话，就由罗马军队以包围、征服和掠夺等手段行之。元老院禁止其成员参与贷款之事，但是贵族中的庞培，圣者如布鲁图 (Brutus) 等则闪避法律，经由居间者把钱借给他人。亚洲的领地有好几年因贷款而付的利息比他们缴给税吏与国库的要多出两倍。⁴⁴ 为了应付苏拉公元前 84 年的勒索，小亚细亚的几个城市所贷款的利息，比本金高出 6 倍之多！为了还债，只好把公共建筑和雕像变卖；父母亲们把孩子卖做奴隶，因为拖债的债务人随时有遭拷打的危险。⁴⁵ 这样一再搜刮后，如果还剩有财富的话，由意大利、叙利亚和希腊来的企业家和元老院签订合同，共同“开发”军政区的矿物、木材和其他资源。于是贸易交往开始，有人买奴隶、有人买卖货物、有的人则买田地，于是建立了比意大利更大的大地主领地。西塞罗于公元前 69 年略为夸张的描述着说：“所有高卢人做的买卖都有罗马人参与其中；高卢人手中的零头，每一辨士都曾经过罗马人的手里。”

这个政府是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强势，也是最腐败的了。

第二节 百万富翁

商界还算安于元老院的统治，因为对于开发诸军政区，他们比那些贵族更具热心。这两个上流阶层的携手合作，在西塞罗年青时，已经开始了。他们同意共同联合、奋斗。商人和其野心勃勃的代理人聚集在罗马的街道，涌入军政区市场和首府。银行家在其军政区的分行发行兑换的特权状，随时都可以借钱给需要的人。⁴⁶ 由于元老院不参与贷款之事，商人和财政机构借着借钱给平民之便，对平民颇有影响力。

克拉苏 (Marcus Licinius Crassus)、阿提库斯 (Titus Pomponius Atticus) 和卢加拉斯三人分别为罗马三方面财富的典型：贪婪、投机、和奢侈。克拉苏乃贵族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演说家、执政和督察官，曾经是苏拉的助手，有一回兵败拒绝投降而自

杀身亡。苏拉有感其德，让其儿子以低价买得死刑犯的充公财产。克拉苏早年研读过文学、哲学，还曾认真的研习过法律；但是现在金钱的诱惑力使他心迷。他组织一个消防队，这在罗马还是新玩意儿。消防队被雇去灭火，或者房子失火，他即以极便宜的价格买下这房子，然后才开始扑火。就这样，克拉苏获得成千间的屋子和住宅，然后再以高价出租。他买下国有矿产后不久，苏拉即宣布矿产民营化。于是他的财产由原来的 700 万 Sesterces 增加到 1 亿 7000 万 Sesterces（相当于美金 2550 万元），这个数目几乎等于国库一年的总税收。克拉苏认为一个人除非他有办法招募、装备以及保养一支军队，否则不能算为富有。^⑩他的失败命运就因为这个偏差的思想所造成。成为罗马最有钱的他，现在还不满足。他渴望公共职位、渴望自己有一个军政区，渴望在亚洲征伐战役中任统帅。于是他谦冲的在街上拉选票，记住无数市民的姓名，布衣粗食以博取选民同情；同时他还以无利贷款巴结有势力的政客。他现在变得好好人一个，和蔼可亲，慷慨解囊。对两个党派，他则施以不同手腕，使之皆大欢喜。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实现他的美梦：公元前 70 年当选为执政，15 年后二度连任；他做叙利亚总督，帮助罗马建军攻打安息（帕提亚）（Parthia）王国。在 Carrhae 之役中，他遭“滑铁卢”，旋被俘，于公元前 53 年惨被杀害。他的头颅被砍下来，敌人把熔化的金倒在他的嘴里。

阿提库斯虽然出身武士之家，但比克拉苏更像贵族，也更像百万富翁。他有 Meyer Anselm 的诚实；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的学识；理财方面有伏尔泰的狡猾。我们第一次晓得他的名声是当他在雅典做学生的时候，苏拉听到他念希腊和拉丁诗时抑扬顿挫，有板有眼，大为敬佩；这位满面杀气的统帅想带他来罗马作为他的伙伴，结果被其拒绝。阿提库斯是个学者兼历史家，曾写过世界历史的大纲；^⑪其一生大都在雅典哲学圈子里面渡过的；由于其博学多才和博爱慈善而名闻遐迩。他的父亲和叔父留给他一笔相当于美金 96 万的财产；于是他把钱投资在伊庇鲁斯的大牧场；在罗马买下屋子后出租，训练公开表演之格斗者和秘书以供出租；以及出版书籍等等。好机会到来时，他就放高利贷营利，但对雅典人和其朋友，他不取利息。^⑫西塞罗、Hortensius 和加图（Cato）等人把他们的储蓄都委托给他；他们一致对他的正直、谨慎表示尊敬。西塞罗听他的忠告，不仅去购买房产，也选买雕像来装饰房屋和其书房。阿提库斯请客少有排场，对自己生活则讲求享受，是个地道的美食主义者。但是他那亲切和蔼的个性与其有教养的谈吐，使他在罗马的住宅成为显要政客“促膝谈心”的场所。他对各党派都捐助、贡献，所以在每次的判刑公告中，都逃过浩劫。77 岁时，他患了重病，由于他明知痊愈无望，就绝食而死。

卢加拉斯是高尚的贵族，曾于公元前 74 年率军援助苏拉讨伐 Mithridates。八年来，他以勇气和纯熟的技术来率领他的军队。当他的战役几至成功的阶段之时，厌倦了的士兵起而反叛，他只得率领一小部队从亚美尼亚（Armenia）撤退到伊奥尼亚，历经千山万水。由于政治阴谋，他被解除统帅职位。回罗马后，他靠着世袭财产和一些战利品过其平静恬淡的晚年。他在 Pincian 山坡上建造一个拥有宽敞大厅、走廊、图书馆和花园设备的宫廷；他在条斯坎的房地产绵亘几哩之远。他以 1000 万 Sesterces（合美金 150 万元）买了一栋别墅；又把 Nisida 的整个岛屿美化成避暑胜地。他拥有的各色各样的花园，以其园艺革新名闻遐迩。举例说吧，樱桃树就是由他从 Pontus 介绍到意大利来的，再从意大利移植到北欧及美洲。他的晚餐之丰盛当时无人能出其右。西塞罗有一次想看看卢加拉

斯单独用餐时吃些什么东西。于是他请求卢邀他和一些朋友吃晚餐，但叫他不要告诉仆人说晚餐将有客人共餐。卢同意，但要求准他告诉其随员说今晚他要在“阿波罗室”用餐。晚饭时候，当西塞罗和其余客人驾临时，他们看到菜桌上摆着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原来卢加拉斯在其宫廷中有好几个餐厅，每个餐厅各有其特色。“阿波罗室”是预备餐厅，其菜钱价值 20 万 Sesterces 之钜。^⑩然而实际上，卢并不是一个饕餮者。他的住宅简直就是精选艺术品的陈列馆；他的图书室则是学者专家和其好友的阅读胜地；而他本人更精于古典文学和哲学。他对庞培的求功好利性格嗤之以鼻；对他来说，一次出征已够受，多了就是虚荣、空幻。

他这种奢侈的例子马上在罗马富有家庭播下种子。不久，贵族和巨擘竞相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腐败的军政区正酝酿着革命，而百姓饿死在贫民窟里。元老院议员躺在床上睡懒觉，很少人愿去开会。他们的孩子打扮得像娼妓一样，在路上扭捏作态；这些公子哥儿穿着绉边的袍子和妇人的便鞋，身上珠光宝气，香水冲鼻；大家竞相效法希腊的所谓“两性公平”。元老院的住宅总值在 1000 万 Sesterces 以上。Clodius 是平民的领袖，他建造一座价值 1480 万 Sesterces 的大厦。西塞罗和 Hortensius 两位律师不按照《新西安法》(Cincian Law) 规定，滥收诉讼费；还在宫廷大厦中争辩长短。Hortensius 家的花园所搜集的植物标本为全意大利之冠。稍为讲求虚饰的人家在 Baiae 或其附近都有一栋别墅，贵族们就喜欢在此地沐浴作乐，欣赏那不勒斯 (Naples) 海湾胜景。罗马市郊，别墅林立。富人且拥有好几个不同别墅，以适应季节变迁。大量金钱被用来室内装饰、家具、或银盘。西塞罗以 50 万 Sesterce 买了一张柑树桌子。有人还出价百万 Sesterce 购买一张柏树做的桌子。甚至连信奉禁欲主义的加图，据说也花了 80 万 Sesterce 从巴比伦买了几张餐巾。^⑪

一些有专长的奴隶就在这些大厦里做贵族的侍者；有任邮差者、有任音乐家、秘书、哲学家、医生、厨师、仆人等等。对于罗马上流社会人士来说，现在吃是最重要的了。公元前 63 年，一个祭师宴客，单单其正菜前所上之开胃食品就有贻贝、脊椎、芦笋鹑、肥鸡、牡蛎、海荨麻、鹿肋骨、紫贝和鸣禽等等。正菜则有牝猪乳房、雄猪头、鱼、鸭、小鳧、野兔、鸡、点心和甜食等等。^⑫这些山珍海味都由帝国各地或从国外进口来的。孔雀来自萨摩斯岛；松鸡来自弗里吉亚 (Phrygia)；鹤来自伊奥尼亚；鲑鱼来自 Chalcedon；牡蛎来自他林敦；鲟鱼来自罗得岛。意大利本地出产的食物被认为粗俗难咽，只有平民才会吃本地食物。有一个叫 Aesopus 的演员有一次请客，单单鸣禽就被吃掉了 5000 元（美金），^⑬尽管节约条例一直在斥责盛餐的不是，但没有人理会。西塞罗试着遵奉条例规定的菜单，却害得他拉了 10 天肚子！^⑭

有些富人开始建造剧院。公元前 58 年，Aemilius Scaurus 造了一座戏院，里面有 8000 个座位，360 根柱子，3000 座雕像，有一个三层的舞台，和三列柱廊，一列木柱廊，一列大理石柱廊，一列玻璃柱廊。由于他压榨奴隶的劳力太过份，终于引起不满，奴隶暴乱，把才完成的戏院烧毁掉，使他白白损失 1 亿 Sesterce。^⑮公元前 55 年庞培筹金准备建造罗马的第一间石造戏院，里面有 17500 个座位；一个宽大的回廊公园，以供观众幕间休息时散步之用。公元前 53 年，曾在凯撒手下任指挥官的 Scribonius Curio 建了两座木造戏院，这个建筑非常特别，是由两个背靠着背的半圆形组成的。早晨两个舞台公演戏剧，然后当观众还留在他们的座位时，这两座可旋转的建筑物开始作 180 度的旋转，于是便

合成了一个圆形剧场；两个合起来的舞台就可作为格斗用的比武场。^⑧这种游戏耗费奇大、往往接续数小时之久。在凯撒主持的一次格斗中，有1万个人参加，比赛完毕后，有好多人被杀死。苏拉用了100双狮子在格斗场；凯撒用400双；庞培则用600双之多。格斗场里，兽与人斗，人与人斗，观众则在看台上等着看死亡的“奇观”。

第三节 新时代的妇女

政治腐败导致私人的暴富，暴富又是道德衰落和婚姻制度破产的导火线。妓女制度逐渐猖獗，容纳妓女的妓女院和酒店因此变得热闹异常；有些政客就靠妓院老板替他们拉票。男女私通已不算稀奇，除非含有政治色彩。几乎每一富有的妇女都离过一次婚。这并不是妇女的错误，都是由上流社会把婚姻隶属于金钱和政治所造成的。娶妻结亲都是为了某种利益关系或者看上庞大的妆奁。苏拉和庞培两人都结过五次婚；为了要攀点亲，苏拉诱劝庞培丢弃其第一任太太，而跟苏拉的继女 Aemilia 结婚。Aemilia 其时已经结婚而怀孕了。经不起其父亲的胁迫，她勉强答应。但是嫁给庞培不久就因难产死去。后来凯撒把女儿 Julia 嫁给庞培，作为他们三头政治联盟的保证。加图悻悻的说罗马帝国已经成为婚姻的经销处了。^⑨这种结合就是所谓的政治联姻；只要利害关系一终止，做丈夫的就再另寻觅一个太太，以为将来更高职位或更多财富的踏脚石。他不必提出要离婚的理由；他只要写封信告诉他太太说“你现在可以自由了”就成。有些男人则终生不娶，说他们看不惯新时代妇女的奢侈和“前进”思想。也有很多男人与他们的姘妇或奴隶即合即离。公元前131年都察官 Mettellus Mace-donicus 呼吁男人结婚生子是对国家尽责，尽管太太会带来不少麻烦。^⑩但是，单身的人以及婚后无子的数目反而更多。养孩子已变成一种“奢侈品”，现在只有穷人才“养得起”。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以责备说妇女忽视婚姻誓言，而追求政治联姻所没有的罗曼蒂克气氛和爱情？当然，在富有的妇人当中也不乏贞节烈女。但是新自由制度把旧有的伦理传统破坏殆尽。当时的罗马妇女几乎与男人一样毫无拘束，自然洒脱。她们穿着从中国进口的透明绸衣；香水和珠宝则从亚洲洗劫而来。婚姻已失去意义，妇女也跟她们丈夫一样——随时都作好离婚的准备。渐渐的，有一部分妇女在文化上求表现；她们学希腊文、学哲学、写诗、演讲、演戏、唱歌、跳舞、和开学术座谈会等。有些甚至做生意、行医或当律师。

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的太太 Clodia 此时是一个最出色的妇女之一。她热衷于妇女权利的伸张。她结婚以后还单独的和其男性朋友交往；在街上遇到熟人就大方地大打招呼，有时甚至还亲吻他们。（照理一个淑女应该低头，坐在马车里也应俯身。）当她丈夫外出时，她就邀请许多男友到她家吃饭。西塞罗的书里还记载着她的男友、通奸、淫事，她的歌声、晚餐和狂欢的宴饮。^⑪她的确很聪明，做坏事做得很得体、很漂亮；但是她却低估了男人自私的本性。她的每一个情人都想占有她，直到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而每当她又跟别人厮混时，她就得罪了他们。因此，诗人加塔拉斯（Cutallus）以下流的讽

刺话污辱她；Caelius 在法庭上公开辱骂她是低级妓女——只值一分半钱的妓女。她曾控告他下毒杀她；他请西塞罗为他辩护。这个大演说家于是就控告她乱伦及谋杀，并且也郑重声明说他“并非妇女的敌人，也不是所有男人的朋友。”Caelius 被判无罪；Clodia 则受到处罚，只因为她是西塞罗不共戴天的敌人 Publius Clodius 的姊妹。

第四节 小加图

在这政治腐败，道德衰落，人心不古的当儿，出现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小加图 (Marcus Porcius Cato the Younger)，他违背其曾祖父的箴言去学习希腊文。从学习希腊文里，他领悟到斯多噶哲学的真理，及对生活不变的热衷。虽然他继承了相当于美金 42.2 万元的财产，他还是布衣粗食，乐此不疲。他借钱给人都不收利息；他缺乏其祖宗的那种粗犷的幽默。人们都为他那种一贯的清廉作风和死守信条感到惊讶异常。大家都希望他犯点人类习以为常的小罪恶和错误。当他持犬儒学派极端观点而认为女人是一种生物器械，把太太 Marcia “借给”他的朋友 Hortensius (即跟她离婚，帮助她和 Hortensius 成婚)，他的朋友去世，他又把她接回来当太太。⁹⁹当人们看到上述情形时，一定乐得不可开交的说：“这家伙终于犯罪了！”他不可能成为孚众望的人，因为他对乡愿深痛恶绝；他比都察官加图更铁面无私。小加图脸上鲜有笑容，从不装友善殷勤；如果有人敢当面奉承他，必遭严厉斥责。他没有当选执政，西塞罗认为是因为他的行为太像柏拉图共和国里的公民，⁹⁹而不像活在罗慕路斯* 后代渣滓的罗马人。

小加图是个财政官，他使那些无能和渎职的税吏心惊胆寒；他严密的监视着国库，以防各种政治洗劫。当他的任期快结束时，也不放松他的监视。他对各党派一视同仁，该起诉的就起诉，因此虽赢得成千人的赞赏，但却得不到一个朋友。当他任副执政时，他诱劝元老院颁布命令，要所有的候选人到法院说明他们竞选费用和竞选运动的进行过程。这个措施给那些靠贿赂当选的候选人当头一棒；于是这些政客和其赞助人，当小加图第二天在会堂出现时，就利用机会辱骂他，还有人用石头打他。他马上跑到讲台上，面对群众，把他们说得服服贴贴。当他任保民官时，曾率领一军团攻打马其顿王国；其时他的卫士骑马，他却用步行。小加图鄙视商界，护卫贵族制度。对于那些用金钱腐化罗马政治，和以奢侈败坏罗马道德的人，他都予以猛烈抨击。对于庞培告凯撒主张独裁的建议，他极力反对，支撑到底。于是当凯撒把共和国推翻时，他饮恨自尽，身边堆着一大叠哲学书籍。

* 译注：罗慕路斯 (Romulus) 相传是古罗马之建国者，亦为其第一代之国君。

第五节 斯巴达克斯

至此恶政已达最高点，民主制度也发展到极限，这种现象在历史上鲜有同例。公元前98年，罗马将军 Didius 把易肇事的土著诱进在西班牙的罗马军营，假装说要分配土地给他们。当他们悉数进营后，Didius 一声令下，把他们杀的一个不留。他回罗马后，还被褒奖了一番。^⑧罗马军队里的一个萨宾（Sabiner）军官塞多留（Quintus Sertorius）目睹帝国这种惨酷景象，大为震怒，于是他逃到西班牙，把当地土著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不久即屡次的打败派去镇服他们的罗马军团。整整8年之久，他统治着这个反叛王国，以其公正的领导和设立学校教育年轻土著，而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拥护。罗马将军 Metellus 悬赏相当于美金36万元和两万亩的田地给能够杀死他的人。一个叫 Perpenna 的罗马难民此时正在塞多留手下任职，于是他趁邀请塞多留吃晚餐的机会，把他杀掉后，自己称王。罗马派庞培讨伐 Perpenna，庞培旋即获胜，Perpenna 被处死；开发西班牙的工作又恢复了。

接着来的革命是由奴隶，而不是自由平民发起。一个叫 Lentulus Batiates 的在卡普阿开设一个专门训练格斗人才的学校。受训的都是奴隶或死刑犯，他们被迫在公共比武场与野兽格斗或与他们伙伴残杀。于是其中有200人试图逃脱，75名成功的逃了出来，经过武装后占领 Vesuvius 的一个山坡，并于公元前73年袭击附近诸城，抢劫食物。他们推选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作领袖。普鲁塔克说：“此人英勇过人，谅解体贴，温文优雅。”^⑨他于当选为领袖后，振臂疾呼意大利的奴隶相率起义。不久，他就纠合了7万之众，为自由和报仇而战。他教导将士制造武器；其军队训练严格，军纪严明，因此屡屡打败被派来镇服他们的军队。他的节节胜利，使意大利的富人心惊胆颤，但也使意大利的奴隶充满了新生的希望。由于各方相率投奔，使他的军队激增到12万之久；后来怕尾大不掉，他只好拒绝新兵加入。率领着这支大军远征阿尔卑斯山，他的心愿是：义师所至，无不自由之人^⑩但他的随从中有点歧见，不听从指挥，他们开始攻打意大利北部诸城。于是元老院派两个执政，率领重兵勘乱。其中一支军队与从斯巴达克斯分离出来的军队相遇，旋即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另一支军队攻打叛兵的主力，反为叛兵所败。斯巴达克斯稍整队伍后又往阿尔卑斯山前进，中途与卡修斯（Cassius）的第三支军队遭遇，斯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当他又前进时，为其他罗马军团所阻；于是他转而南攻罗马。

在意大利的奴隶，一半以上几至相率起义的地步。首都罗马的市民不知道战火几时会扩延到他们的家乡。这些一直在享受着奴隶劳力的成果的贵族，一想到将会失去控制权、财产和生命，便不寒而栗。元老院议员和那些百万富翁要求另派更好的统帅；但是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大家都对这匹新兴“黑马”存有戒心。最后一个名叫克拉苏的将军被命为统帅，带领4万大军；很多贵族还没有全部忘掉他们族里的传统精神，纷纷以自愿军加入。斯巴达克斯深深了解罗马帝国在捉拿他，也知道他的手下无法统治管理帝国或首都罗马，所以不准备攻打它；于是率军路过罗马后即径自南下 Thurii 打算率领部众

到西西里或非洲。沿途他击退敌人的每一个攻势。但是他那些沉不住气的士兵不听指挥，又开始攻打邻近城市。克拉苏即率军应战，总共杀死 1.23 万名。同时，正从西班牙归来的庞培，被遣派去支援克拉苏。眼见大势已去，胜利无望，斯巴达克斯单刀直入克拉苏的部队里，冲到敌阵中心去，杀死两个敌军队长后，被打落马下；由于负伤过重，爬不起来，他就跪着继续挥刀杀敌。最后他几乎被斩成肉酱。他的手下也大部分一起成仁；有些逃脱到山林的人，就终生住在那里，以打猎为生。有 6000 人被俘后都遭极刑，尸体被悬挂了好几个月，借以收杀鸡戒猴之效。

第六节 庞培

当庞培和克拉苏战胜归来，他们没照法律规定，和元老院所期望的在城门解散部队。这两位将军在墙外扎营后，再违反规定地要求准许他们未进城前即成为执政的候选人。此外，庞培还要求元老院赐田地给他的士兵。元老院拒绝他的要求，期望城外的这两只“老虎”自相残杀。没想到他们居然携手合作，并与平民和商界联盟；旋即借着慷慨的贿赂，被选为执政（公元前 70 年）。这两个将军联盟是为了达成两项目的：第一是夺去审判他们的陪审团的权力；第二是以他们心腹的人来取代统治罗马的卢加拉斯。

此时庞培才 35 岁，但已是沙场老将。他出生在武士的家庭，素以勇气和节制赢得大众的赞赏。他曾在西西里和非洲打败苏拉的敌人。由于他的胜利和自傲，狄克推多苏拉遂给他一个“马格纳斯大帝”（Magnus, the Great）的绰号。年纪还小时，他就屡建奇功。²⁸由于长得英俊潇洒，一个叫 Florá 的妓女宣称说她每次跟他别离时都“心痛如绞”。²⁹他很敏感、害羞；在公众面前讲话就面红耳赤。但是在沙场上却像一只猛虎。中年以后由于胆小和肥胖使他失去统帅的职位。他的悟性却没有什麼深度，也不出色；他的治术、权谋都是别人供给他的，第一次由庶民政客；第二次由元老院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由于他很富有，使他免除政治的粗俗诱惑。在那举世污浊、腐败、自私的时代，由于他忠心耿耿和正直坦爽，使他显得格外出众。他极力为大众和他自己谋求福利。他的一个很显著的缺点就是自负；“小时了了”使他高估自己的能力。罗马什么官都让他干过，于是他疑惑的自问：“为何不叫我当国王？”

这两个苏拉的得意名将，双双都当了执政后，竭力推翻苏拉所立的体制。他们通过一个恢复保民官权力的法院。他们以命令卢加拉斯给予税吏全权在东罗马收税来巩固他们与商界的联盟。他们支持立法，规定陪审团委员必须由元老院、武士阶级和国库保民官等三处平均保举。克拉苏等了 15 年，他的报偿——独享亚洲金矿——终于到来；庞培则于公元前 67 年，议会授给他全权以扫荡西里西亚的海盗。以往罗德斯人守卫着爱琴海，但是被罗马强索租税后，已变得无力维持这么强大的舰队了。执元老院牛耳的贵族们，对维护海上商业的安全不太感兴趣。于是受害最大的是平民和商人：在爱琴海，甚至在地中海中部做生意简直不可能；谷类进口遂急剧削减，罗马的麦价已涨价一包三元之钜。海盗以涂金桅杆、紫色扬帆和镀银船桨来炫耀他们的胜利。他们抢劫占领四百个沿海城市；

洗劫 Samothrace, Epidaurus Argor, Leucas 亚克兴和萨摩斯等地的祠堂；绑架罗马官吏；甚至，还攻击 Apulia 和伊特鲁里亚两处沿岸。

为了应付这种情势，庞培的朋友 Gabinius 提出一个法案，建议由他控制所有的罗马舰队和地中海海岸 50 公里以内的居民三年。除凯撒外，所有的元老院议员都一致反对这个惊人措施；但是议会欣然的通过这个议案，批准 12.5 万名军队和拥有五百只船的一支海军给庞培；并命令国库拨款一亿四千四百万 sesterce 给他支配使用。实际上，这个法案等于解了元老院的职，结束苏拉所力求恢复的成果，以及建立了一个临时君主国，给凯撒带来序曲和训示。就在庞培就任统帅的那天，罗马的麦价开始降低。只费了 3 个月的上夫，庞培完成了他的使命——悉数捕捉海盗船只，占领海盗据点，处死海盗首领。于是海上贸易畅通无阻，谷类大量流入罗马了。

当庞培还在西里西亚时，他的朋友 Manilius 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议会把卢加拉斯的兵权和军政区统治权转移给他，并且延长《盖宾尼安法》(Gabinian Law) 赐给他的权力。元老院不准，但是商人和放贷者全力支持他的建议。他们希望庞培对他们在亚洲的债务人会比卢加拉斯更残酷、暴戾。庞培会恢复税吏的收税权；他不仅会征服比提尼亚和 Pontus，也会征服 Cappadocia，叙利亚和 Judea。这么一来，这些广大富有之地就成为罗马军队保护下的罗马市场了。曾经由商界支持当选过副执政的“新入”西塞罗，以资格拉基兄弟以来仅见的滔滔雄辩，攻击元老院寡头政治说：

我们罗马现在通行的信用和财政制度，与我们在亚洲领地的国家岁收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些岁收被破坏的话，那么我们信用的制度就告破产……如果有人倾家荡产，就会连带着使别人也家破财失。救救我们的国家吧！……让我们大家一起起来讨伐 Mithridates，唯有如此，罗马的荣耀，我们联盟的安全，我们的岁收，以及无数公民的财产方得有保障。⁹⁹

议会很快地通过这个法案。由于这样议会授全权给一个将领，庶民看到苏拉立法的废止以及元老院的解职后欣慰莫名。从此共和国的命数已定矣。罗马革命的锋针从而指向凯撒了。

第七节 西塞罗和卡蒂利内 (Catiline)

普鲁塔克认为西塞罗之被称为西塞罗 (Cicero)，是因为他的祖先的鼻子长了像大巢菜 (拉丁文叫 Cicer) 样尖尖的一个大瘤；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他们素以种植鸡豆闻名。在其所著的回忆录里，西塞罗很周详的描述他出生的地方——罗马和那不勒斯间的 Arpinum 的一个别墅。他的父亲当时非常有钱，所以有办法给他受最好的教育。他延聘希腊诗人 Archias 教导他的孩子文学和希腊文；然后又把他送到当时最伟大的法学权威 Q. Mucius Scaevola 那里研习法律。西塞罗在会堂很热心的注意着各种审判和辩论，很快的就

学会了辩论的艺术和巧技。他说：“要学好法律必须放弃一切乐趣，避免任何娱乐、游戏、款宴，甚至要自我隔离、少与朋友来往。”⁶⁸

不久他就以律师为业，到处演讲，赢得了中产阶级和庶民对他的衷心感激。他检举苏拉的一个好友，斥责苏拉公元前80年恐怖的判刑公告。⁶⁹或许为了避免这个狄克推多的报复，不久他便到希腊继续研习哲学和演说术。在雅典过了快乐的3年生活后，他转到罗得岛去听Molon的儿子Apollonius所开的修辞课，和Poseidonius的哲学课程。从修辞课里，他学会掉尾句的构造*和讲词的纯粹，使他以后的文章和演讲自成一格；从哲学课程里，他学到了温和的斯多噶主义，他晚年关于宗教论述、政府和友谊方面的文章都深受它的影响。

30岁时，他返回罗马与Terentia结婚。他太太带来的庞大妆奁使他有钱可以从政。公元前75年，他以公王的处理西西里岛的财政官的职位而赢得大众赞赏。公元前70年，他又以律师为业。由于他接受西西里城的聘请指控曾任省执政的Caius Verres的罪状，在贵族中引起了骚动和狂怒。Verres被控派驻西西里时(73—71)出卖他的职位和行政决定；收取贿赂以减低税收；抢劫了锡拉库萨(Syracuse)所有的雕像；把整个城市的岁收让渡给他的情妇；总而言之，他的抢劫、敲诈、勒索把整个岛上搞得乌烟瘴气，比两次奴隶战争下来还更凄凉。尤有进者，Verres还把应该交给税吏的战利品占为己有。商业支持西塞罗的起诉，然而执律师业的贵族领袖Hortensius全力支持Verres。而西塞罗得以100天的工夫去西西里收集证据；但是他只用了50天就把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收集齐全。Hortensius——这位曾用被告所搜括的雕像来装饰其花园的律师，眼见大势已去，遂自动退回他对被告的辩护。于是Verres被判4000万Sesterces的罚款后，畏罪潜逃到海外。之后，西塞罗又发表了五篇讲演，严厉谴责罗马各军政区的贪污渎职罪行。他的干劲与勇气赢得大众的支持，因此在公元前63年的执政的竞选中，他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由于出身于小康的武士之家，西塞罗很自然的偏袒中产阶级，而憎恶贵族的虚荣、特权、和施政。他恐怕一些急进的领导分子，由于其暴民领导而威胁到人民财产的安全，于是他于就任执政后，就力促贵族和商界携手联盟，以防革命的反动潮流。

然而不满的原因和其声势力量形形色色，且又根深柢固，以致不容易获得解决。很多穷人耳濡目染乌托邦的宣传，甚至有的已作好叛乱的准备。比他们高一等的平民，由于无力清偿抵押的东西而丧失他们的财产。苏拉的一些解甲战士无力偿还土地债务，于是都想借暴乱来赖债。上流社会的一些人都债台高筑，他们已失去偿还债务的信心和希望。那些有政治野心的政客则被一些保守分子掣肘得不能有所作为。少数几个革命家是道地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唯有推翻罗马政府，才能解决贪污、渎职以及不公平等的严重问题。

一个名叫卡蒂利内的抨击反对，可大略的了解卡蒂利内人，想要把这数个零散的小组织组成一有力的政治集团。我们从卡蒂利内的敌人萨卢斯特(Sallust)那里和西塞罗对卡蒂利内的其人其事。萨卢斯特形容他为“满身罪恶，与上帝和人类都合不来的人，终日不得安宁，连睡觉也提心吊胆，良心谴责他够受了的。因此，他苍白的面色、充血的

* 译注：所谓掉尾句就是把主要子句放在句后，从属子句放在句前；因此没有结尾之字词，意即不完整的句子叫掉尾句。通常用于引起人家的注意力。

眼睛、时快时缓的步伐等在在都显示他是个狂人。”^⑧这个描述使人联想到一个要争生存或权势的民族，把与他们作战的对方视作敌人；但当战争过后，对敌人的观感就会渐渐的改正。然而这种情形对卡蒂利内来讲并不适用。年轻时，他就被控蹂躏罗马庙宇中守护 Vesta 女神之圣火的处女。法院虽没判这个守护女郎的罪，舆论却不饶卡蒂利内的可耻行为。据说卡蒂利内曾杀死他的儿子以讨他那善妒情妇的欢心。^⑨对以上的传说有人提出反驳，因为卡蒂利内死后的 4 年中，罗马庶民年年在他的墓上撒花。^⑩萨卢斯特引用他的一篇表明意旨的讲词说：

打从罗马的命运操于少数人之手后……所有影响力、高位，和财富都在他们手中了。留给我们的只剩危殆、穷苦、败坏和起诉……除了呼吸外，我们还拥有什么？……像这样遭人荼毒、污辱，苟且偷生难道会比果敢成仁有意义？！^⑪

卡蒂利内所倡议的要联合革命的庞杂分子，简单的说，就是要把所有债务一扫而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确使尽全力。有一阵子，他还得到凯撒的同情。西塞罗说：“此人的脑海中没有不能完成的事；他能忍受寒冷、饥饿和口渴。”^⑫据说他曾纠合了 400 群众，计划于公元前 65 年元旦杀死诸执政并接管政府。政变的时间到了，但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公元前 64 年冬天，卡蒂利内与西塞罗争夺执政职位，曾有一番激烈的竞选争夺战。上流阶层组成西塞罗的后盾。

政治上受挫，卡蒂利内图诉诸武力。他的手下秘密地在伊特鲁里亚地方集结了两万大军，与罗马一群上至元老院下至奴隶的谋叛者联合起来，其中包括两个都市副执政 Cethegus 和 Lentulus。翌年 10 月，卡蒂利内再度竞选执政。为了保证他的当选，保守派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阴谋在竞选时把他的对手杀害，同时也计划谋杀西塞罗。西塞罗知道消息后，即布署卫队，并亲自监督投票。虽然劳动阶级热心的支持卡蒂利内，他还是落选。西塞罗说 11 月 7 日那天，有好几个谋叛者来敲他的门，后被他的卫队逐出。第二天早上在元老院看到卡蒂利内时，西塞罗即以每一个小学生都会用过的骂人话责骂他。演讲进行后，坐在卡蒂利内四周的人纷纷离席，最后只剩他一人。他一个人默默的坐在那听着尖刻、无情的控告，一字一句像鞭子打在他的头上似的。西塞罗的讲词富有情感，他把罗马比喻做父亲，把卡蒂利内比喻成杀尊长的逆子。西塞罗并非用证据控诉他，而是以讽刺来含沙射影指责他叛国、抢劫、通奸和强暴。最后西塞罗请求古罗马主神 Jove 护祐罗马，并严厉惩罚卡蒂利内。西塞罗讲完话后，卡蒂利内神不知鬼不觉的溜了出去，到伊特鲁里亚地方的阵地后，命其将领 Manlius 向元老院作最后的请求说：

我们要求神祇来作证此次的起义并非反对我们国家，也不会威胁到我们国民的安全。我们这群可怜的人几经放高利贷者的剥削，已几至倾家荡产而遭人齿的地步。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我们的个人安全得到保证。富贵与权势

* 在这激烈的竞选运动中，西塞罗的兄弟 Quintus 为他草拟一份竞选技术手册。Quintus 献计说：“夸大你的竞选诺言！”“选民总是偏爱虚伪的承诺，讨厌断然的拒绝……渲染某些新颖的丑闻，夸示对方的愚行、腐败或罪恶！”^⑬

于我们如浮云。我们只要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元老院诸公，我们请求你可怜可怜我们这群无辜吧！⁴⁶

第二天的演说中，西塞罗再度的以讥讽和谩骂抨击暴民。过几周后，他向元老院提出卡蒂利内阴谋在高卢叛变的证据。12月3日他力促元老院逮捕卡蒂利内的党羽Lentulus、Cethegus和五名卡蒂利内的拥护者。在第3次的公开演说中，西塞罗宣布他们的罪状，要求拘禁他们。他还通知元老院和庶民说谋叛者阴谋已失败，大家可安心的重回家园。12月5日，他在元老院召集会议，征求如何处置那些犯人的意见。Silanus主张把他们一律处死；凯撒则认为拘禁就已够，因为《森颇年法》(Sempronian Law)禁止处死罗马公民。第四次的演说中，西塞罗很委婉的要求将他们处死刑，当凯撒离开元老院时，一些年轻的贵族试图谋杀他，凯撒仅以身免。西塞罗带着卫队到监狱提领犯人，旋即将他们一一处死。此时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也是执政，他被派北征卡蒂利内。元老院颁令说暴民只要弃武投降，既往不究，还可领到2万Sesterces；但是萨卢斯特告诉我们说：“卡蒂利内的手下没有一人变节！”于是公元前61年两军在皮斯托亚(Pistoia)平原作殊死战。3000叛兵虽寡不敌众，却战至最后一人，抵抗到底。没人投降，也没人逃脱；连卡蒂利内也战死疆场。

西塞罗是个思想多于行动的人，因此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竟会以如此的魄力与勇气平了这次危险的暴乱。他后来有点自夸的向元老院说：“要平这样的暴乱，非有过人的才智不足以胜任其事！”⁴⁷他拿他自己与罗慕路斯——罗马的建国者——相比。但他认为他这样挽罗马于狂澜比罗慕路斯的缔造罗马要来得艰辛、光荣！⁴⁸元老院和罗马巨擘听了不禁莞尔一笑，但他们不敢否认西塞罗确实是他们的救主。加图和加塔拉斯则称颂他为罗马之父。公元前63年冬，当他辞职时，罗马社会的富有阶级纷纷来谢他恩德，呼他万岁，并且礼送他返乡。⁴⁹劳动阶级没来参加他的欢送游行，他们对他违法处死罗马公民犹怀恨在心；他们认为西塞罗并没有设法解决卡蒂利内所以叛乱的原因——贫穷。西塞罗最后一天在议会演讲时曾受到他们的阻挠，当西塞罗讲到他挽救了罗马时，他们更怒火如焚。革命至此还没完了，凯撒任职后，革命火种又重新燃起了。

第八章 革命期间的文学

(公元前 145—公元前 30 年)

第一节 卢克雷卡鲁斯 (Lucretius)

在这经济制度，政府形式和道德标准都在急剧转变的当儿，文学并没有被忘却，它给人们带来的激励和狂热亦无异于其他时代。瓦罗 (Varro) 和尼波斯 (Nepos) 两人在古典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各得其所；萨卢斯特已卸下戎装，而以他显眼的专论来为其友人辩护；凯撒则埋首于研习文法，继续写他的《记事录》(Commentaries)；加塔拉斯和 Calvus 从政治舞台转到创作情诗；像卢克雷卡鲁斯这般敏感和胆小的人则躲在象牙塔里研读哲学；西塞罗也偶而的从激烈的演说辩论中抽空看书研究，俾便冷静思考和增广见闻。然而这些学者并没有找到一个幽静的环境来畅所欲言，因为战争和革命吵得他们不得安宁。看卢克雷卡鲁斯如下的描述可见纷扰不安情景的一斑：

人们心情沉重，大家心事重重：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何而生存，只管改变身分地位，好像这样做就会解除重担似的。曾有一个在家里活得不耐烦的人，时时离家出走，但是在体会到“在家日日好，出外百事难”的滋味后又决心返家。于是他骑着马，飞也似的赶回他在乡村的老家……当他才跨过门槛，他就打了个大呵欠，然后又奔回都市去了。就这样，每一个人都在求自我解脱；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更与他的意志冲突。于是他就自暴自弃，因为他患了“心病”，却不知道病因所在。懂得问题症结的人就会抛开一切事情，尽先了解宇宙事物的本性。^①

卢克雷卡鲁斯的诗文是我们可得到他的传记的唯一来源。作者本人绝少在诗文显现，罗马文学很奇怪地隐没了罗马历史的大伟人之一，根据传统，他出生于公元前 99 或 95 年，死于公元前 55 或 51 年。他的一生都在战火中度过——内战，Marian 大屠杀，和苏拉的排斥异己大屠杀；也经历了卡蒂利内的阴谋叛乱和凯撒的当选执政。他大概是贵族出身，但其时的贵族已腐败堕落不堪；他就这样的活在生命和财产都没有安全保障的乱世里。所以他的诗主要的也在追求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谧静。

卢氏一生都以自然、哲学、诗词为其“避风港”。在情场上或许他不太得意，因为他把女人描写得一文不值，公开斥美色的不是，并忠告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以不太激烈的乱

交去满足肉体的需要。^②山林或田野，植物或动物，高山、溪流和海洋等都能引发他无比的兴致和情趣。他善感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敏锐如济慈（Keats），和雪莱（Shelley）一样在一石一叶上去发现他们的形上学。自然的可爱或恐怖都在他笔触的范围内。声调的形式，物体的气味和味道都能引发他的思潮；他甚至可以感觉到暮霭的来临和白昼的曙光。举凡自然的一草一木——潺潺之溪水，种子之萌芽，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固定不移的恒星等等对他来说都是自然的奇象。他又以怜悯和好奇心来观察动物，喜爱其优雅温驯，同情其遭遇与苦痛。他是把宇宙万象描写成那么细腻且苍劲的第一位诗人。自然在文学中取得避难所；而诗人的那只劲笔唯有荷马和莎士比亚才能望其项背了。

年轻的一辈一定为宗教的那种神秘和盛观而感动不已。然而维系家庭伦常和社会秩序的古老信仰，对罗马的知识阶层已失去效用。一些僧侣所举行的宴会已成为罗马一群嗜美食者的狂欢假日。有一小撮人则是道地的无神论主义者。偶而地有些罗马宵小在夜里砍断神明的雕像。^③由于许多人从官方的祭礼膜拜得不到慰藉和灵感，纷纷跑到小亚细亚古国弗里吉亚（Phrygian）的大圣母神像和由东方传过来的神明去顶礼膜拜。在希腊或亚洲信仰的影响之下，古罗马人对冥府（Orcus）的观念已被转变为恐怖的地狱——无止尽的痛苦深渊之地。^④月亮和太阳都被视为神祇；遇有日月之蚀则乡村无知的人们都视为不祥之兆。预言家和占卜家以其对穷人或富家的占星而风靡全国，他们为信者预言将来，鼓其三寸不烂之舌来为人们的征兆和恶梦解疑。如果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就被认为是上帝的警告或预示。卢克雷卡鲁斯所了解的宗教就是这一连串的迷信、仪式、矫饰。

因此难怪卢克雷卡鲁斯要反对宗教了，且以宗教改革者的热诚来攻击批评。从他对此事的深痛恶绝，我们可体会出他当初的虔诚和失望后的痛苦情景。由于急于寻觅一可靠的信仰，他精研 Ennius 的怀疑主义，不久又研究恩塔多克勒（Empedocles）阐明进化的伟大诗集。当他发现希腊哲学家伊璧鸠鲁（Epicurus）的著作后，他好像已获得了问题的解答。那种物质主义与自由意志的奇异掺和，像是给他怀疑和恐惧的最好答案。一种免于超自然恐惧的气息好像吹自伊璧鸠鲁的花园，从而揭露了自然的自治独立和死亡的必然性。卢克雷卡鲁斯于是决定把伊璧鸠鲁散文里的这种哲学融合成诗的形式，然后作为他那一代人的真理和道德标准。他自己感觉到一个奇罕和双重的力量——科学家的客观感受和诗人的主观情感。在自然的整个顺序中。他发现了鼓舞他那哲学和诗结合的美感和宏壮。他的伟大目标令他兴致勃勃，精神充溢；但他的如醉如痴也使他筋疲力倦。然而他不断的努力终给他带来短暂的幸福。

他的作品题目是属于哲学性质而非诗情画意方面的；作品标题为《论事物的本性》（De Rerum Natura）——这是从苏格拉底前的学者所常用的论文题目《论自然》（Periphyseos）而翻译过来的。他把此呈献给副执政（Caius Memmius 的几个儿子，作为他们从恐惧到了解的道路指南。他把恩培多克勒的解释史诗拿来作他的模范；把 Ennius 的坦直无讳作为他行文的出发点；以流畅和易变的六音步的诗行作为媒介。然后暂时忘却神祇的疏忽，他开始向维纳斯（Venus）祈求说：

英雄 Aeneas 之母，哦，圣哉维纳斯！你创造万事万物；风为你的莅临而逃避，云因你而分离。奇象万千的土地为你长出芬芳的花朵；海涛为你而面展笑靥，平静的天空为你散发光芒。只要春季一到，肥沃的南风吹得万物新鲜而富

生机，鸟儿则啭出迎接你到来的乐曲。野禽在牧场嬉戏，在溪流里捉迷，都为你的风采吸引到天涯海角各地。你把慈爱广被宇宙万物，经历高山、大洋、湍流以及青翠的田野大地，使之能传递接替。是以你主宰万物之一切；没有你，辨别不出是非善恶，也长不出美好可爱的东西。因此我祈求你做为我写这首诗的伴侣……赐给我，哦，神祇，赐给我的诗篇以永恒的美丽；也祈求你将野蛮战争作品毁灭丢弃……^⑩

第二节 论事物的本性

如要把卢克雷卡鲁斯的杂乱论点简化成逻辑形式，让我们看看他论文里的著名词句：“宗教劝诱人们做了这么多坏事”。^⑪他接着述说了在 Aulis 发生的故事，很多人在祭典中丧生。除人外，牛也成为祭祀的牺牲品。在 Etruria 古国的艺术和东方各国的神秘传说中记载着一个年轻人迷失在住满有复仇心的神明之山林里，害怕闪电和打雷，死亡和地狱。他又斥责人类宁愿奉献祭仪式，而不善于发掘哲学的奥秘，他说：

哼，你们这群可怜的人竟把如此的行为归罪给神祇。你们信奉神明，为他献祭，但真正的虔诚并不在带面纱、拜石像，不在亲近每个祭坛，也不在顶礼膜拜和以兽血洒在祭坛……而是要以宁静的头脑观判事物。^⑫

卢克雷卡鲁斯认为神明是存在的，但是它们隐居在尘世以外的另一世界，无忧无虑，无牵无挂。^⑬在那里它们听不到我们的祈祷；像伊璧鸠鲁的追随者一样，它们绝口不谈尘世事务，尽情享受美的沉思，如是而已。^⑭他们并非造物者，也不是事物的造因者。把尘世的浪费、混乱、痛苦和不义归咎给它们，不是太不公平吗？这个无垠的宇宙是完备自足的，除宇宙本身外没有律法。自然造万物是出于自愿。因为要不然“谁有那么大的权力来统治万物，来执万事之牛耳，来运转宇宙之星球，以雷声来震撼谧静的蓝天，以闪电来损毁祠庙，和雷击无辜者？”^⑮“法”才是唯一的神，好好的学习“法”，爱护“法”，才是最虔诚的膜拜，也是寻找心境安宁的唯一方法。“心理的恐惧和阴影只有靠自然的律法来排除，太阳光无能为力……”^⑯

因此，卢氏把德谟克利特的唯物论作为他那“除了原子和空无外，一切都不存在”定理的基石。^⑰他进一步又阐明近代科学的主要原理——认为宇宙能量不变，毁灭只是一种形式的改变而已。原子是实质的、无声的、无味的、无臭的、无色的、不定的、不变的、有弹性的、不可破坏的。原子不停地相互穿通，以致产生无数的联合；原子在停滞不动的东西上，也不停地在运转。

在那小山上，群羊徜徉于镶满露珠的青草间，戏谑地以头相互轻碰耍玩；但自远处观之，它们只不过是青山上一团不动的朦胧灰白罢了。在那原野上，大

军模拟战争演练奔驰，战士的光亮盾牌照彻田野，且闪映在苍穹，而飞奔的步伐、疾驰的骏马，更震颤大地，其隆隆声浪击打高山，并直敲群星；但自绝顶高处观之，大军只不过是静止于原野上的一抹小光罢了。¹³

原子*有几个部分(Parts)，每一部分都是实质的、最后的、不可再行分割的。或许由于这些部分的不同排列，原子的大小、形状以及性质，就因而有所差异。原子并不按照直线或固定的方向而运动；在它们的运动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可胜数的“偏差”或逸出正轨现象。此种“脱轨”正是穿梭于万物之间，使人类自由意志达于顶盛的自发性。^{**}

混沌之初，万物皆无形，渐渐地，由于各具形状、大小之原子的运动与配合而产生了气、火、水和土，并因而形成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在无垠的太空中不断地产生新世界，来取代旧世界。恒星是环绕在每个行星系统的苍天中的火圈，这个火圈的宇宙墙构成“世界的火焰堡垒”。一股从大气分裂出来的原初烟雾，独自旋转后冷却成大地。地震并非神明的吼叫所致，而是地下的气体扩张而成。雷声和闪电也不是神祇的声音和气息，而是云层凝缩和撞击的自然结果。下雨不是Jove神的恩德，而是水受热蒸发成水蒸气再降至地上的必然过程。

生命跟其他事物根本上也没有两样，它是原子运动之产物。就像宇宙由事物的固有法则所成形一样，大地很自然的产生器官和人类。

身体诸部分并不因我们的使用而生，而是源于它们自己的运行。¹⁴……原子并不以智巧去妥善地排列它们自己，它们的运动是机械性的、毫无目的的……在无垠的时空里，无数的原子以各种方式聚合离散，因而造成宇宙间的万千事物……以及世上的一切动物。¹⁵……在太古时代，世上居有许多奇形怪状的生物；或残腿、或无手、或没嘴、或缺脸，……这些怪物都欲维持自己的种类，但那是毫无效果的，因为自然否定了它们的生长，使得它们既无法觅食，也不能繁殖。……如此，便有多种动物由于无能熔铸“生殖之链”而绝种了……那些缺少自然所赋予的“保护”特质者，只好任他种生物宰割而迅速灭绝。¹⁶

人的心灵(Animus)系由最精微圆滑的原子组成；恰如双腿或两眼，心灵是一种器官，也是灵魂(Anima)的工具。而灵魂布满全身，把生命力赋予身体的每一部分。组成心灵的一些极高度灵敏的原子，构成来自物质表面的意像，这就是感觉的来源。味觉、嗅觉、听觉、视觉、触觉等都是物体和舌头、软颚、鼻腔、耳朵、眼睛、皮肤等的微粒所引起的。所有的感觉都属接触的形式。这些感官皆是真理的最后试验；如果他们发生错误，那必定是由于误解所致，并且只有另一种感官才能纠正他们。理性不会是真理的试金石，因为理性要依据经验——即感觉。

* 卢克雷卡鲁斯从不运用“原子”这个字眼，他称呼最根本的微粒为 Primordia, Elementa 或 Semina (种子)。

** 参考当代某些物理学家的电子“未定”说。

灵魂既非精神，更不能永垂不朽。除非它是物质的，它不能移动躯体；灵魂与躯体一同成长，一同衰老。它跟躯体一样会受病害，医药或酒的影响。当躯体死亡时，灵魂原子就会消散。没有躯体的灵魂就没有感觉。没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器官的灵魂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拥有的个人生命是短暂的，当我们用尽这些短暂的能量，我们就要像宴会完毕时客人满足的起身离席一样的离开生命的桌子，死亡本身并不可怕，死亡以后的恐惧是我们怕死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来世”的存在。所谓地狱也是由无知、好斗、和贪婪的人所构想的地方；所谓天堂则是“智者之谧静祠堂”。⁹⁷

美德不在于恐惧上帝，更不在于逃避欢乐，而在于由理性所引导的各种感官的和谐运作。“有人为名誉和雕像而耗尽生命力”；但是“人的真正财富端在于一个平静的心灵”⁹⁸比住在局促的镀金屋子里爽快的是“三五成群躺在小溪流附近或树荫底下的柔软草地上”，⁹⁹或欣赏轻快的音乐，或耽溺于细心照顾小孩。婚姻是件好事，但热爱则是疯狂，会把心灵的理性和清静破坏殆尽。“倘使某人被维纳斯的箭（Shafts of Venus）射伤——不管是那位女孩似的男孩或那位妇女所发射——则他就会渴望结合。”¹⁰⁰在这种情欲的迷乱下，社会与婚姻便找不到一个健全的基石。

卢氏于结束他对哲学的热爱后，情场上不得意，因此他就丢弃那赞美原始生活的希腊卢梭式的浪漫人类学。当然原始生活要苦些，他们住在没有火的洞穴里，他们不经结婚手续就成亲，他们的饿死就和文明时代人们的饱死一样的平常。¹⁰¹文明如何发展，卢氏在其古老人类学的摘要中有所交代。社会组织使人类在其对野兽的斗争中胜利，而获得生存。人类从木头的摩擦而发现火，从手势而发展成语言，从鸟啭而学会唱歌；且驯服野兽供其使用，更以婚姻与法律驯服了自己。人类耕田、织布，并把金属铸成器具；观天文、测时间、学航海；人类也改进杀人的艺术，打败弱者，建立都市和国家。历史是国家与文明之起源、兴隆、式微、衰绝的一种进程；但每次总把习俗、道德及艺术等的文明遗产轮替地传递下来，“就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他们传下了生命的火把”。¹⁰²

所有会成长的事物，像器官、有机体、家庭、国家、行星、恒星等都有衰绝的一天，只有原子才能不朽。创造、发展的力量与毁灭的力量相抵消。自然界有善有恶；生活总有折磨；死亡永远伴随着进化。我们地球本身正朝着死亡，地震使它衰弱、毁灭。土地渐渐磨损，雨水和河流蚀化土地，终会有把高山化成沧海的一天。有一天我们的行星系统会遭到同样毁灭的命运。“天空的四周都会遭到袭击，然后轰然巨响，塌陷崩溃，混乱一片”。¹⁰³但是就在死亡的当儿，世界的无敌活力便接踵而来。“新生婴儿的哭声与为死者唱的歌打成一片”。¹⁰⁴于是构成新体系、新行星、新地球和新的生活。于是进化又再度开始了。

倘若我们回顾这个“古老文学中最奇异的景象”，¹⁰⁵我们不难发现它有很多缺点：内容很混乱，诗人早夭后没人修订整理；词句、诗行甚至整个段落常有重复现象；其对太阳、月亮或星星的观念跟我们现在迥然不同；¹⁰⁶它的体系没法解释具有意识之原子的沦亡现象。它对洞察力、慰藉、灵感及宗教道德、社会功能等的感觉太迟钝、太不灵光。但是这些错误与其对宇宙、历史、宗教及疾病所作合理解释的勇敢企图比较之下，就不算什么了。¹⁰⁷它把自然当作一个有法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万物和运动既不减少也不会增加。而诗文里持续不变的想像力把恩培多克勒的想像，德谟克利特的科学，及伊壁鸠鲁的伦理道德提升到最高尚的诗境里。写此诗时的语言还很粗鲁不雅，也不够成熟，几乎

没有什么哲学或科学方面可资运用的名词。卢氏不仅创了一些新词，也把古旧的语言融合着新韵律和光彩。其六音步的诗行气势雄伟，有着维吉尔的成熟柔美和流畅。留氏充满活力的诗显示他虽然饱受痛苦和失望，却也享尽了他短暂的一生。

他怎么死的？Saint Jerome 记载着说：“卢克雷卡鲁斯因吃了魔药而发狂……44岁时他自杀身亡。”^②这个记载没被证实，很多人都怀疑它的真实性。有些评论家则认为颇有可能，因为其诗篇节奏紧张、内容散乱、结尾突然，此皆可为明证。^③

跟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一样，卢克雷卡鲁斯很前进；他的思想、感受与耶稣前的时代不合，却与我们现代的意气相投。贺拉斯和维吉尔年轻时深受他的影响，并大大的赞赏他；但是奥古斯都恢复旧信仰的试图，使他们两人不得太公开的表达赞叹之词。

伊璧鸠鲁派哲学不适于罗马人，而享乐主义* 适合卢克雷卡鲁斯时代的罗马人胃口。罗马需要一种能颂扬神秘力量的形上学而非自然法；希冀一种能培养刚强、尚武民族的伦理道德，而不需求那爱好静谧和平的人文主义；更欲求一种能替罗马帝国霸权辩护的政治哲学。

在塞内加 (Seneca) 以后的信仰复兴期间，卢克雷卡鲁斯几乎被人遗忘。直到公元 1418 年 Poggio 重新发现他后，他才又开始影响欧洲的思想。维罗纳 (Verona) 的一个医生 Giralamo Fracastoro (1483—1553) 采信卢氏的理论，认为疾病是由于有毒的“种子”在空中飘浮所致。公元 1647 年，法国哲学家 Gassendi 重振他的原子哲学。伏尔泰很专心的研读卢氏的这篇论《事物的本性》，看过后他同意奥维德 (Ovid) 的说法：这些诗集必将与大地并寿。^④

在东方和西方精神信仰与物质科学两大壁垒的争夺战中，卢克雷卡鲁斯在他那个时代独自进行一个壮烈无比的战斗。当然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哲学诗人。由于他，拉丁文学才算“成年”，至少，文艺领导权才由希腊移转到罗马。

第三节 Lesbia 的情人

公元前 57 年，曾接受卢克雷卡鲁斯献诗的 Caius Memmius 离开罗马，到比提尼亚 (Bithynia) 任省执政。按例他可随带一个作家；出人意外地，他没带卢克雷卡鲁斯，而带另一个叫加塔拉斯的诗人。加塔拉斯从他的家乡维罗纳来罗马已经五年了。他是个富家子弟，他爸爸在家乡与凯撒时有交往。他在台布尔附近和加尔达湖旁都有别墅，在罗马还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屋子。尽管这么富有，他还声称说其财产是抵押品，说他一文不名。但是我们从他的诗里面，发现他是一个不必为生活愁苦的文雅士绅，终日在罗马与一些大亨为伍。这个圈子里的人包括大演说家和一些政客：Marcus Caelius 是一个贫穷的贵族，

* Epicurean 与 Stoic 两字在本书中意指信奉伊璧鸠鲁或齐诺两位哲学家的形上学与伦理学的人；epicurean 与 stoic 两字则指耽溺和规避感官恣纵的人。(译注：即两字如大写开头即指两个学派，小写开头，即指享乐主义与禁欲者)

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Licinius Calvus 通晓诗文和法律；Helvius Cinna 是一个诗人。这些人以其讽刺短诗来反对凯撒，没察觉到他们的文艺反动反应了其时的革命。他们看厌了文学的旧形式，以及拿维士的粗俗和 Ennius 的夸张。他们希望以新的抒情诗韵律来唱出青年的感情。他们也讨厌古老道德和一些他们兄长谆谆教诲的古训。他们宣告本能的神圣，欲望的无辜和放荡的堂皇。虽然如此，但是他们和加塔拉斯比起另一派的年轻纨绔子弟，则要好的多了。贺拉斯、奥维德、狄巴拉斯 (Tibullus)、普罗佩提乌斯 (Propertius)，甚至连维吉尔，这一小撮人作诗和生活总离不开女人。

这个小团体里最活泼的一个女人是 Clodia。罗马哲学家兼讽刺家阿普利亚^⑥ (Apuleius) 告诉我们说为了纪念女诗人萨福 (Sappho) —— 加塔拉斯常常模仿、翻译她的诗，加塔拉斯把 Clodia) 命名为 Lesbia。加塔拉斯 22 岁来罗马时就与她结为朋友，其时她的丈夫在 Cisalpine Gaul 当总督。当他第 1 次见到她那“摇曳生姿”时就意乱情迷了；他把她叫作他的“纤美脚步之女神”。诚然，一个女人的步伐和其声音一样很可能是一种诱惑。她于是把他列为崇拜她的追求者之一。这个着了迷的诗人除了能写诗外，根本不是他的情敌的对手。于是他就以最美丽的抒情诗来赞美她，歌颂她。他又为她翻译了萨福描写情人痴狂的爱情诗，^⑦有一阵子，他每天陪伴着她，沐浴在爱情的幸福中，把他作的诗念给她听：

我的 Lesbia，我的爱
 让我们永远厮守在一块；
 那些粗鄙老人的咕哝，
 尽可把它当作耳边风；
 太阳东升西落，
 对我们，它一旦西沉，
 永恒的酣睡黑夜就跟着…
 给我一千个吻，多加一百个，
 再给我一千个吻，再加一百个，
 又再给我一千个吻，又再加一百个；
 当我们狂吻了数千数万次后，
 我们会弄不清到底总共有几次，哦，
 这样也好，
 不然，那一群下流卑鄙的人，
 会羡慕我们这一对，
 会知道我们接吻实际有几回。^⑧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感情维持了多久。或许他的“成千成万次的吻”吻得她生厌，她曾为他背弃她的丈夫，现在反过来背叛他又另结新欢了。这次她的交游范围更广阔了，加塔拉斯气愤的说她“两手拥抱 300 个奸夫”。^⑨于是他由爱生恨。^⑩并且以一种济慈式的意象 (Keatsian Image) 唾弃她的贞洁抗辩：

妇女向她那渴求爱底情人
所灌的迷汤，
铭记于心！
恰似风中絮，
更如海底月。⁶⁸

当他的怀疑被证实后，他更醋劲大发，思图报复。他斥责她成为酒店常客，公开指摘她的新情人。于是他就作了一首很动人的结婚歌典送给他的朋友 Manlius，羡慕他的结婚，和有一个甜蜜安定的家庭。为了怕触景生情，他就陪 Memmius 到比提尼亚去了，希望换个环境来弥补他心灵的创伤，但是他失望了。他绕道去探望他一个死在 Troad 的弟弟之坟墓，之后他写了几行流传很久的诗：

亲爱的弟弟，
我翻山涉水来到这里，
向你献祭，
带给你最后的祭礼……
望你的灵魂来把它显现，
啊！这一别就是永远，
哦，永远，
弟弟，你安息吧，再见。⁶⁹

寄居在亚洲数年，终于使他改变，使他柔弱。那把死亡描写成“永恒夜晚的酣睡”的怀疑论者，已被东方的宗教和仪式影响而改观了。在其最富丽、最伟大的诗“Atys”里，他栩栩如生的描写着人们对小亚细亚大神母 (Cybele) 的崇拜。在“Peleus and Thetis”这首诗里，他以维吉尔都难望其项背的六音步诗行之精致韵律，来重述 Peleus 和 Ariadne 的故事。他从 Amastris 买来一小游艇，独自驾艇渡过黑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到加尔达湖然后抵达他在 Sirmio 的别墅。他自问自答的说：“哦，要逃避尘世忧虑，还有比回老家安枕床上更快乐、更惬意的方法吗？”⁷⁰人类就是这样，其始总是拼命追求幸福，最后还是满足于平静安逸的生活。

在罗马的那么多诗人里，我们比较了解加塔拉斯的原因是他的文题很少超出他个人以外。这些爱与恨的抒情诗写出了敏感和亲切的心境，但是有点太偏激，过份淫秽和残酷。他描写他的仇敌时便揭发他们的隐私，他们的鸡奸行为，以及他们身体的恶臭。他说他的一个仇敌仿效西班牙的古习俗，用尿刷牙！⁷¹还有一个仇敌嘴里发出的臭味会把人熏死！⁷²对加塔拉斯来讲，爱与恨，善与恶之间只隔一层薄纸。

然而他那正直完美的诗补偿了这些过错。他的十一音步诗行很自然的跳跃纸上，与贺拉斯的技巧迥然不同，有时还比维吉尔的诗更优雅。他的用字尤属上乘；他把俗语粗字磨练成诗行，并把文学方面的拉丁用语掺杂着一些酒店俚语。他避免倒装句和隐晦不清的词句，使行文清澈流畅。他熟读了古希腊的亚力山大的诗和古伊奥尼亚的诗人的诗集他精通了卡利马科斯 (Callimachus) 的变化韵律和流畅技巧、Archilochus 的活泼轻快、

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丰盛充溢、及萨福的狂热多情。实在说，是他告诉我们这些诗人的格式和作风的。他很专心的跟他们学习、观摩，以致由他们的学徒变成跟他们并驾齐驱。西塞罗对拉丁散文功不可灭，他对拉丁诗则贡献至鉅。

第四节 学者们

拉丁书是如何书写、说明、装订、发行和经售的？自古以来，罗马人一直用尖笔把信笺和商业记录写在蜡板上，如有错误则用拇指擦去。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拉丁文学是用刚毛和墨水写在由埃及运来的纸上。纪元之初，从动物身上剥下的兽皮所制成的羊皮纸已取代埃及的纸草纸，而被用于书写文学和重要文件了。通常文学作品都写在一卷卷的羊皮纸上，要看时只好一卷卷的展读。文章通常有两三小栏到一页之长，没有标点，甚至字和字间也没有分开。有些原稿用墨水画画，瓦罗的意像（*Imagines*）里画了700个有名的人，每一个人的画像后面都附了简短的传记。人们都可以雇用奴隶来抄写原稿，而后出售。有钱人家要什么书，就可雇办事员来抄写。由于抄写员大都是奴隶，而不是用钱雇人抄的，所以书都非常便宜。通常第一“版”都有1000本左右。书店向发行人整批购买，然后在小摊子零售。书店和发行人没有报酬给作者，偶而的会送些礼物。私人图书馆此时已经很多；公元前40年时，波利奥（*Asinius Pollio*）以他的存书建了罗马第一间公立图书馆。凯撒还计划建一间更大的图书馆，由瓦罗任馆长。但是跟他的很多其他计划一样，这个构想到奥古斯都时才实现。

由于这些设备的激励，罗马文学与学术渐和亚历山大的工业并驾齐驱了。诗集、小册、历史书、教科书等与台伯河的河水相争长。每个贵族懂得用诗文装饰自己，每个贵妇学会作词和作典，每位将军都在写他的回忆录。这是一个写“大纲”的时代，由于时代已进入竞争的商业社会，摘要大纲遂广被采用。尽管瓦罗忙着东征西讨，在其89载的一生中，他仍然忙里偷闲，几乎把各部门的知识都摘略下来。他的620“卷”书（大约74本）在那时算是只手独创的百科全书。由于对字源发生浓厚的兴趣，他写了一篇《论拉丁语文》（*On the Latin Language*）的短文。或许要呼应奥古斯都对人们的要求，他在《论乡村生活》（*On Country Life*）的一篇文章里，鼓励大家说乡村是逃避争斗、混乱的最好去处。他的序文说：“我的第80年生涯，警告我必需脱离这种生活。”⁴²他的最后遗嘱里详细述说乡村的谧静和幸福，他很钦佩乡村的妇人——坐蓐不久，就回到田间工作了。⁴³他很为罗马的低生育率担忧。“以前有子万事足，现代的妇女则说她宁愿上3次战场，也不要生一个孩子。”在他的《神圣的古代》（*Divine Antiquities*）一书中，他作了一个结论说一个国家的丰饶、秩序和勇气需要有由宗教信仰支持的道德戒律才行。他同意大法学家Q. Mucius Scaevola对于两种宗教——一种是哲学家的宗教，一种是一般庶民的宗教⁴⁴——截然划分的看法，但是他主张说庶民的宗教虽然缺乏知识背景，也应该受到支

持和保护。虽然他本人信奉含混的泛神主义，*他却力促恢复对古罗马神祇的崇拜。他受加图和波力比阿（Polybius）的影响很大，而他自己对奥古斯都的宗教政策和维吉尔的虔诚的田园风味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老加图没有完成其《发源论》（Origines）就去世了，未完成的部分由瓦罗在其《罗马人民的生活》（Life of the Roman People）——罗马文明的历史——一书中有详尽的叙述。很可惜，这本书和他所有的著作都被时间湮没了。在罗马，历史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然而历史像修辞学一样，在这一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很伟大的历史从业者萨卢斯特。他是凯撒手下的武士和政客，曾统治过努米底亚（Numidia），也曾花一大笔财产在女人身上。随后他退休住在罗马的一个别墅，过着豪华的生活。这个别墅以其花园出名，后来成为皇帝的住宅。他的几本书如《史丛》（Histories）、《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 War）和《卡蒂利内》（Catiline）等是用另一方法继续战斗，而为庶民辩卫。他揭露罗马的道德衰落**，控诉元老院和法庭把财产置于人权之上，还声称说马留主张阶级平等和适才适所。^⑧他以其哲学评论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来作深入的叙述，继又开创一种警句的简洁风格，泰西塔斯（Tacitus）受这种风格的影响至钜。

像萨卢斯特时期的罗马散文一样，这种格式的色彩和语调乃取自会堂的演讲术和法庭的辩论。法律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公共演讲的需要益形增加。不管政府的三申五令，开修辞学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增设。西塞罗说：“修辞学专家有如过江之鲫。”公元前50年，修辞学大师有安东尼、克拉苏、Sulpicius Rufus及Quintus Hortensius。从听众挤满会堂（有的甚至被挤到邻近的祠庙和阳台上）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见演说者的嗓子之大了。Hortensius的讲词活泼生动，以致连Roscius和Aesopus等杰出的演员都来聆听，来学他讲话姿势和手势，俾使他们的演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Hortensius效法老加图，也把他的演讲词修订后出版。演讲术使拉丁语言臻至富丽多彩，雄壮有力，且富有东方的优雅美。诚然，Hortensius和西塞罗之后的年轻一辈的演说家抨击所谓“亚洲派”风格的矫饰做作和骚动狂乱；凯撒、布鲁图、波利奥等数人联合保证采用较平静、简洁的“雅典”之语风。于是便形成两大壁垒——“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年轻一辈的古典主义者抱怨说甚至连演讲术，东方都快要追上罗马的了。

第五节 西塞罗的文笔

西塞罗知道他的演讲词将在文学上占有地位，所以他对“雅典”学派的评语非常重视，并在其论演讲术的很多篇论文中为自己提出辩卫。他以活泼生动的对话描绘出罗马雄辩的历史，并订定一些作文、散文、韵律的规则。他没有承认他自己的风格是属“亚

* “世界的灵魂就是上帝，而它的各部分便是诸神祇。”^⑧

** 瓦罗声称：“萨卢斯特与人通奸，而为Annius Milo所捕获，Annius Milo以皮带痛加鞭打，但又允诺他付出一笔款项后，立即让他逃脱。”^{⑨a}然而，这或许是一种政治手腕的运用罢了。

洲派”的，他说他曾模仿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的风格，他提醒那些雅典学派说他们冷酷和无情的演说，只有使听众昏昏欲睡或逃之夭夭罢了。

西塞罗传给我们的 57 篇讲词，对演讲的巧技都有明确的解说。这些巧技包括（1）热烈的提出问题；（2）以幽默和轶事来取悦听众；（3）无情地揭露敌手的隐私或张扬对手的错过；（4）对自己不利之处，则要巧妙地转移听众注意力；（5）布下修辞学方面的问题，使对方无招架之力；（6）以掉尾句来加重语气和吸引听众注意力。这些演说算不得什么雄辩，都是有意中伤对方，滥用自由，大放厥辞。这种情形在舞台上不允许，但是在会堂和法庭却屡见不鲜。西塞罗毫不犹豫地选择像“猪猡”、“毒虫”、“刽子手”，和“卑鄙”等字眼来谩骂他的对手。安东尼在公共场合跟他太太表现过分亲热即遭西塞罗的议论与责骂。听众和陪审团对这种辱骂、诋毁觉得很有趣，大家都没有认真地把它当作一回事儿。众所周知，西塞罗的演说表现自我和咬文嚼字的色彩比道德的真诚、哲学的智慧和合法的聪明与深度要来得浓。然而他的雄辩的确举世无双，甚至连狄摩西尼斯都没有他来得生动、活泼、机智。诚然，西塞罗拉丁文的流利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拉丁散文的全盛时期。凯撒在把他的《论类推》（On Analogy）题献给西塞罗时说：

阁下发现演讲术的宝藏，也是使用这些宝藏的第一个人。您施惠给罗马市民，罗马因您而荣耀。您的胜利比最雄伟的将军们的联合功绩更伟大、更辉煌。因为增长人类的见识要比开拓罗马的领域来得崇高和有意义。⁶⁸

西塞罗的演讲词和书信大都由他口授给秘书，他本人很少修改过。当初根本没有要出版的念头。因此他的一切就赤裸裸的记载下来。尼波斯说：“读过这些书信的人，就不必看这一时期的历史书了。”⁶⁹书信的风格朴质无饰，间或夹以幽默和机智，⁷⁰优雅的文言和粗俗的白话交相互用。在现存的拉丁散文中，这要算最引人入胜的了。在所难免，于这 864 封信中（有 90 封是别人写给他的），偶而有矛盾和不诚之事。这里面缺乏像在散文里常发现的宗教虔诚和信仰。他对各种不同人的意见。（尤其对凯撒）与他在公众的声明并不完全一致。⁷¹书信措辞没有他的演讲词那么浮夸和自负。⁷²他向我们保证说：“本人是世界上最不懂虚荣的人。”⁷³在这些书信里，有很多讨论及金钱和住宅。西塞罗除了在 Arpinum, Asturae, Puteoli 和庞贝等地有别墅外，在 Formiae 还有一价值 25 万 Sesterces 的房地产，另一个房地产位于条斯坎览，值 50 万 Sesterces。此外在帕拉蒂的一座宫廷价值 350 万 Sesterces。这种享受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实在太过分，也太不可思议的了。

虽然如此，我们之中有谁的书信发行后，会像西塞罗这样的永垂不朽呢？诚然，只要我们更仔细的展读这些书信，我们会渐渐的对这个人发生好感。他一生的过错没我们多；或许他还没我们骄傲自负的呢！他的过错就是以完美的散文来使虚荣和错失不朽化。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工作认真，还是一个体贴的父亲，大家的好朋友哩。此时，他

* 这笔钜款是向一位诉讼委托人所“借”的，我们不知道这笔钱是否付还过。法律禁止律师收受诉讼费，但他们却接受“贷款”或馈赠。经由这种赠与方式，西塞罗在 30 年中“继承”了 2000 万 Sesterces。⁷⁴国家的法令，总为人情所改写！

呆在家里含饴弄孙，读书作乐；对待他那患有风湿病而脾气暴躁的太太 Terentia 还不坏呢！只是他们实在太富有，富有而不快乐，终日争吵、忧虑，弄得家无宁日。结果为了一点财务上的争执，两人在年迈之时离了婚。不久，他又跟一个非常有钱的 Publilia 结婚。但是婚后 Publilia 与其女儿 Tullia 不睦，西塞罗一气之下又把她离弃了。他非常溺爱 Tullia，所以当她的不幸去世后，他几乎发狂；终于决定为她建一座庙宇。西塞罗的信大部都是写给阿提库斯的，此人为他投资，替他解决财政困难，把他的著作发表出版，还不时给他忠告。当阿提库斯在革命最炽烈的期间到希腊时，西塞罗于怀念之余，给他一封诚挚的信：

这个世界上除您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能和我共商大计的人了。您爱我，您做事谨慎；我们之间坦荡荡没有谄媚、虚伪和做作。家兄虽也坦直友爱，却远离了我……而您时以您的忠告解我之忧虑，除我之疑忌；往日公事有您代办，私事有您安排，如今您安在？⁶¹

凯撒横跨鲁比肯河（Rubicon）打败庞培，而自封为狄克推多的这段暴乱期间，西塞罗暂时退出政治舞台，而从埋首研究哲学当中求得慰藉。他告诉阿提库斯说：“记住，不要把你的书籍送给任何人，你已答应要送给我。除书籍外，我现在对什么东西都提不起兴趣。”⁶²年轻时，西塞罗曾以最亲切和谨慎的口吻为诗人 Archias 辩护，他赞赏文学的研读可以：“滋养年轻人，装饰中年人，娱乐老年人。”⁶³他自己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所以在不到两年的短短期间，几乎写了一图书馆的哲学书。⁶⁴由于上流社会宗教信仰瓦解而形成的道德真空状况，几乎使罗马社会演成分崩离析的局面。于是西塞罗就梦想以哲学代替神学来使这些人的信仰和生活走上轨道。他决定不再另创新体系，而以希腊古圣贤的教义归纳起来作为他呈现给人民最后的礼物。⁶⁵西塞罗很坦诚的说他大都改写或翻译帕纳迪 Poseidonius 及其他希腊作家的作品。⁶⁶但是他把枯燥的散文格式改变成优雅而清澈的拉丁文，以对话来使演讲生动，然后经由逻辑和玄学的寂寥心境转到行为的实际问题。和卢克雷卡鲁斯一样，他自创一些哲学术语。他终于成功的把哲学和语言融会贯通了。

更有进者，他的观念大都源自柏拉图。他既不喜好伊壁鸠鲁学派的武断（好像直接来自诸神集会处，他们常用这样的信念，谈及神圣的事物。），也不爱好斯多噶学派的论断（他们汲汲于辩说：“万物皆因人类的使用而生，即使是神祇也一样。”⁶⁷）西塞罗的起点端在于新学院派（The New Academy）：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否认所有确定的事实，而寻求人类充分生活的可能性。他写道：“对多数事物，我的哲学便是怀疑。⁶⁸……可以允许我不去知晓我所不了解的事物吗？”⁶⁹“那些想获悉我的个人意见的人们，显现出一种过份的好奇”，⁷⁰但是，他的表达天分，很快地就慑服了他的腼腆本性。他嘲笑祭祀、神谕及占兆，并且热切地撰文以证明占卜的荒谬。对于信仰占星术的善男信女，他一概嗤之以

* 公元前 54 年，写成 De Republica；公元前 52 年，写成 De Legibus；公元前 45 年，写成 Academica、De Consolatione 及 De Finibus；公元前 44 年，写成 De Natura Deorum、De Divinatione、De Fato、De Virtutibus、De Officiis、De Amicitia、De Senectute、De Gloria 及 Disputationes Tusculanae。更且，在公元前 45、44 年间，西塞罗也完成五本演讲书籍的著作。

鼻，他问难说：死于坎尼城（译案：意大利古城。公元前 216 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于此地击溃罗马军队。）的人们，是否都生于同一星宿之下？⁸³非常自负的，他想以“一笑置之”的方式，来迅速地破坏古老信仰：“当我们称谷类为 Ceres（罗马谷神），称酒为 Bacchus（罗马酒神）时，我们所使用的，仅是通常的辞藻；但人们是如此的愚蠢以致于相信他们以神为食料吗？”⁸⁴他不但怀疑神祇的存在，而且怀疑任何独断的说法。他摒弃德谟克利特与卢克雷卡鲁斯的原子论。所谓欠缺导引的原子，能够导致既存世界的秩序（就如同一个个的字母能够自动自发地构成诗人 Ennius 的伟大作品 *Annales*），对于这种论调，他大不以为然。⁸⁵然而，吾人对诸神的一无所知，并非他们不存在的明证；事实上，人类大都同意建立一个赞成上帝的可能“平衡”。西塞罗归结说：就个人道德与公共秩序而言，宗教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具有识见的人将不会攻击它。⁸⁶因此，在叱责占卜之时，他却不断地践履占兆官的职掌。这并不算十分矫饰；他认为是一种政治手腕。罗马的道德、社会及政府都系于古老的宗教，因而不能如此地就让它枯萎了。当他所钟爱的女儿 Tullia 去世后，西塞罗比往昔更希冀个人的不朽。在《共和国》的最后一章“西庇阿之梦”中，他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及 Eudoxus 处，转借出一种复杂、动人且神秘的死后生活，在那里，具有大德的死者，享受永生的极乐。但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即使对丧失亲属的朋友的吊慰函——他却从未提及来世。

由于那时期怀疑的气氛太重，西塞罗以纯世俗的理由来做为他的道德和政治论文的基础，不谈怪、力、乱、神。在《论界限》（*De Finibus*）这本书中，他开始探求幸福的途径，同时怀疑斯多噶派认为美德至上的学说。因此，在《论责任》（*De Officiis*）这本书中，他寻求美德的途径。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整个世界就是神祇和人类的共同城市一样。”⁸⁷最完美的道德，即是每一组成分子应对些整体忠诚。一人为自己和社会而生存，首先他自己应建立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然后才履行作为市民应尽的义务。聪明的政治手腕比最微妙的哲学要来得崇高。⁸⁸

君主政体只有在主权者是贤明时才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贵族政治也只有在统治阶层是真正的领导人才时，才是好政体。但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西塞罗不太相信固守的家庭制度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只有在百姓都是善良的时候才算好制度，但是西塞罗认为百姓不可能永远善良。最好的政府形式是混合政体，像格拉基兄弟以前的罗马政体：议会的民主权力，元老院的贵族权力，任期一年的执政之无上权力等。缺乏制衡，君主政体就会变成专制政体，贵族政治则变成寡头政治，而民主制度也就变成暴民政治——混乱且独裁的统治。在凯撒当选为执政之后，他抨击说：

柏拉图说暴君随自由的口号应运而生……最后，这所谓的自由就成为奴役。在这种制度下，某些人会被选为领导者。这个领导者以没收甲方财产来取悦乙方。像这种人在独处时因怕生命危险，总有卫士在旁保护。平常则以独裁者自居，统治曾帮他取得权势的人们。⁸⁹

不论如何，凯撒还是当选了执政。于是西塞罗知大势已去，只得研习法律，重温友谊和荣耀以娱晚年了。他以“战时无律法”来自慰，他和斯多噶派一样，把法律解释为（顺乎自然的正当理由），⁹⁰即法律是要把人类的关系弄得井然不紊。他说：“自然要我们爱

人类，这就是法律的基石。”⁸⁸友谊不能以共同利害为基础，而要以由美德与正义联合和限制的彼此利益为准则；友谊之道，应该“既不央求不名誉的行为，即使对方有此央求，也不去从事。”⁸⁹廉洁自守才是幸福老年的最好保证；少壮不努力，则老大徒伤悲。循规蹈矩的过一生，会使你延年益寿。埋首书堆会使人“不知老之将至”。⁹⁰老年会恐惧而亡，但是若果人的心灵经过哲学的冶炼熏陶，就不会有此恐惧。死亡后的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说不定会更幸福。至少也会得到谧静、平和。⁹¹

总而言之，西塞罗的哲学短论枯燥乏味，这些短论和其政治手腕一样，太墨守传统和正统学说。他好奇如科学家，胆小如资产家。纵使在其哲学短文里，也还留有政治的风味。唯一可取之处就是这些短文格式的质朴美。他的拉丁文多么流畅，多么易读，其行文多么清澈、柔和！当他叙述一个事件时，他尽可能的活拨生动，使其演讲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当他描述一位人物时，他所运用的技巧，竟令他自己哀叹说：我没有时间成为罗马伟大的历史家。⁹²他从伊索克拉底(Isocrates)那里学来的平衡子句和掉尾句的修辞学技巧，使整个会堂为之轰动不已。他的思想属上层社会的思想，但是他采用的格式是针对一般庶民的。他力求明白清楚，使他的道理令人感动，并以轶事和智慧来使抽象事物变为具体。

西塞罗再创拉丁语言。他增加拉丁语字汇，把字汇炼成有弹性的哲学用语，使它成为西欧1700年来学术和文学的工具。我们记忆里的他是一个作家，而不像是一个政治家，在我们几乎都忘了他曾任执政的当儿，我们还依稀记得他的雄辩和其不朽的书信。由于形式和实质，艺术、知识和权力同样为人所重视，我们可以说西塞罗的成就仅次于凯撒。

第九章 凯 撒

(公元前 100—公元前 44 年)

第一节 浪 子

凯斯·朱利斯·凯撒 (Caius Julius Caesar) 的血统要追溯到 Iulus Ascanius, 传说后者为 Aeneas 之子, Aeneas 是维纳斯之子, 而维纳斯又是丘比特的女儿, 故他从生至死皆像神一样。Julius 家族虽然一直都很贫困, 却是意大利最古老和高贵的世家之一。公元前 489 年和 482 年分别有 Julius 族的人任执政之职; 公元前 473 年和 157 年 Vopiscus Julius 与 Sextus Julius 也分别任职执政。^①凯撒的母亲 Aurelia 是个贤明能干的主妇, 住在 Subura 地方, 商店、酒店、妓院等混杂地区的一间小屋子里。凯撒就于公元前 100 年生在这个地方。

荷兰历史家 Suetonius 说: “凯撒性温好学。”他的拉丁文、希腊文和修辞学的老师是一个高卢人, 这位老师对他后来的成大功、立大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年轻时, 凯撒就对演讲发生兴趣。他做过 Marcus Thermus 的军事武官, 曾参战失败而被救。比提尼亚的国王 Nicomedes 很喜爱凯撒, 以致于西塞罗讥讽凯撒“把童贞都献给了那位国王”。^②公元前 84 年, 凯撒回到罗马, 为了顺其父意, 便跟 Cossutia 结婚; 不久他的父亲死后, 他就跟她离婚, 而跟 Cinna 的女儿 Cornelia 结婚。当苏拉取得政权后, 他命令凯撒与 Cornelia 离婚; 凯撒不从, 于是苏拉就没收他的世袭财产和其太太的嫁妆, 并且要处死他。

凯撒闻讯逃离意大利, 投奔到西里西亚的部队去。公元前 78 年苏拉死后, 他回到罗马; 但他于看到他的敌仇在罗马当政后, 一气之下又奔走亚洲了。在途中遭遇海盗, 于是凯撒就被捉到西里西亚, 海盗索价 20 泰伦 (合美金 7.2 万元) 才准许释放; 凯撒当面斥责对方低估他的价值, 自愿将赎金提高到 50 泰伦! 于是派遣仆人四处借钱后, 他自己则悠哉地写诗自娱, 还把诗念给海盗听。海盗自然不解“风情”, 于是凯撒破口大骂他们野蛮, 并誓言要尽早绞死他们。当赎金筹足后, 他就急忙奔至米利都, 招募部下和船只, 掉头追赶海盗。当他捕得海盗之后, 他把赎金要回, 然后将他们一一处死。^③事毕, 他就到罗得岛去研习修辞学和哲学。

当他重回罗马之后, 就把精力平分在政治和爱情上。虽然他的头发稀疏, 却不失为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公元前 68 年 Cornelia 去世后, 他就与苏拉的孙女 Pompeia 结婚。由于这一次的婚姻是纯政治性的, 他也就毫无顾忌的乱跟其他女人私通。但是凯撒情妇之多, 其私生活之淫乱, 以致其部将之父老 Curio (见 202 页) 称他是“人尽可夫亦人尽可

妻”。^①在战时，他的这种行为更是放荡；在埃及，他有绝世美人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在努米底亚，他有皇后 Eunoe；在高卢更不计其数，于是他的部下称他作“彰名较著的奸夫”。当凯撒征服高卢后，大家流行着一句对话，警告有太太的丈夫在凯撒还没离开高卢以前，要把太太拘锁在房里，以防他的调情。贵族们讨厌凯撒有双重原因；第一，他破坏他们的特权；第二，他诱奸他们的太太。庞培把太太离弃，是因为她跟凯撒私通。加图对凯撒的敌视并非纯因哲学上的观点不同而引起的，他的妹妹 Servilia 乃是凯撒最喜爱的情妇。加图怀疑凯撒与卡蒂利内串通，而控之于元老院。在元老院开会时，突然有人传来一张条子给凯撒，于是加图要求凯撒把这张条子大声念给大家听，凯撒看后默默地递给加图，原来是他的妹妹 Servilia 写给凯撒的情书！^②Servilia 对凯撒一往情深，形影不离；无情的谣言传说她老年时，还把自己的女儿 Tertia 送给凯撒，以逞其欲望。内战期间，在一次公众拍卖中，凯撒把从顽强的贵族没收得来的房地产，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 Servilia。后来，Tertia 嫁给谋杀凯撒的主要人物卡修斯（Cassius）。私人的奸情终于演变成国家的骚乱。

或许凯撒这种风情万种的性格使他得意的快，也失败的惨。他的情妇通常都是仇敌里有权势的人。虽然凯撒移情别恋，她们对他的感情仍一如往昔。克拉苏虽则明明知道他的太太与凯撒有染，还以大量金钱资助他竞选。曾经有一度，凯撒欠他达 800 泰伦（合美金 288 万元）之多。说穿了，这些贷款并不表示慷慨或友谊，而是期望他当选后能提拔他。像阿提库斯一样，克拉苏虽腰缠万贯，却需要政治上的保护和机会。此时期的罗马政客大多负有同样的“债务”：安东尼欠债 4000 万 sesterces，西塞罗欠债 60 万 sesterces，Milo 欠债 7000 万 sesterces——虽然这些数字也许含有诽谤的成分。凯撒给我们的印象：起初，他是个不讲理的政客和轻率的浪子；渐渐地，由于年长和责任感的增加，他变为历史上最资深、最正直的政治家。虽然凯撒这一生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第二节 执 政

苏拉死后不到一年，凯撒就把苏拉反动的走狗 Gnaeus Dolabella 处死。陪审团投票反对他，但是一般百姓则在他的为民主而战和精辟的演说而喝采。凯撒的演说没有西塞罗的充满热情、智慧和修辞的锋利；他实在不喜欢西塞罗那种“亚洲派”的风格。他自己独创一种精链简洁、雄壮有力的风格。他那描写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记事录》（Commentaries）就是运用这种风格。不久，他的雄辩进步到仅次于西塞罗了。^③

公元前 68 年，他任职财政官（Quaester），旋即被派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率领军队远征当地土著，包围城市，搜刮民脂民膏，以偿其债务。同时，由于他减低罗马银行业者借钱给西班牙各城市人民的利息，而赢得广泛的赞赏和感激。有一次，当他走到亚历山大的雕像面前，他很惭愧的说亚历山大当年在他这样的年纪时，已征服半个地中海了。于是他再度返回罗马争夺官位和权势。公元前 65 年，他被选为市政官（Aedile）。他把一

大笔钱——即克拉苏的钱——花在装饰会堂上面。苏拉得势时，把马留的一些战利品——旗子、画像和一些猎获物品等——都从政厅（Capitol）搬走；凯撒却把这些东西归位，使得马留的旧部欣喜不置。

公元前64年，凯撒被任命为审理谋杀案件的审判长，他把苏拉时期公布的罪犯还逍遥法外者，招来审理，审判结果，一些处死，一些流放。公元前63年，他在元老院投票反对处死卡蒂利内的共谋，他说人格不因死而俱亡。^⑦同年，他被选为罗马宗教的教主（Pontifex Maximus）。公元前62年当选副执政时，处死一个侵占公共基金的主要保守派人士。公元前61年被任命为驻西班牙的省执政，但他的债权人阻止他前往任职，因为他欠了2500万sesterces的债。^⑧克拉苏闻讯马上伸出援手。于是凯撒始得动身前往西班牙。到西班牙后，他再度讨伐当地土著，战绩辉煌。带回来的战利品不仅还债有余，还充实了国库，元老院为他的胜利喝采不已。上流社会的人比较敏感、阴险，他们知道凯撒志在执政官，也知道元老院明文规定出征的将领战胜归来时，要先停留在城外；但是凯撒违反法律，凯旋归来后就径直进城，还积极的筹备竞选活动。

凯撒的胜利实得力于他与庞培的巧妙默契。那时庞培方从东方衣锦荣归，军事上、外交上无往不利。由于海盗已扫荡殆尽，地中海的海上贸易遂畅通无阻，因此庞培给这些城市带来繁荣。他以征服比提尼亚、叙利亚及Pontus等地使罗马的资本家感激欢跃；他罢黜旧王，扶持新王，并以极高的利率借钱给他们；他接受埃及国王一大笔贿赂以平定埃及内乱，后又借口不合法而拒绝履行契约；^⑨他平服巴勒斯坦，使其归属罗马；他建立了39个城市，同时制定法律，维持秩序与和平；总而言之，判断力强、政治手腕好，他为自己和罗马带来财富。庞培给罗马带来成山的贡品、财物和金钱，所以他捐了两亿sesterces给国库，另捐3.5亿sesterces以增加国家的岁收，同时于犒赏3.84亿sesterces给其士兵之余，还留了一大笔作为私产，现在他和克拉苏算是罗马的二大巨富了。

元老院对于庞培的成就与其说高兴满意，不如说惊愕不置，心存戒意。元老院风闻庞培登陆Brundisium港，而其部下又拳拳服膺，就已心惊胆寒了。为了使元老院释惧，庞培公开解散部队，进罗马城时只有数名卫士随行。庞培的胜利维持了两年，忘恩负义的元老院就拒绝他的请求，不分配国有土地给他的士兵，不批准他和被征服国王的合同，同时恢复卢加拉斯在东方的一些设施，这些设施庞培根本不予重视。这一连串行动的结果使西塞罗和上流社会的联盟破坏了，也迫使庞培和资本家竞相讨好庶民。于是凯撒就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公元前60年与庞培和克拉苏等三人组成“前三雄政治”，大家联合保证反对任何不合于他们三人的立法。庞培同意支持凯撒竞选执政，于是凯撒向庞培许诺说，如果他当选，他必定贯彻庞培在元老院行不通的议案。

竞选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双方都利用“银弹”攻势。当保守派的领袖加图知道自己派内的候选人也在行贿拉票时，他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的把此事视为合法了。庶民拥护凯撒，上流社会人士则投Bibulus的票。公元前59年，凯撒当选执政之后即向元老院提出庞培当年被驳回的议案：把国有土地分给包括庞培手下军队在内的两万贫民；批准庞培在东方的一切设施，以及减低三分之一的租税。元老院自然百般刁难，于是凯撒效法格拉基兄弟直接把议案呈给议会。保守派人士唆使Bibulus利用其否决权把议案否决，凯撒也不甘示弱，劝诱议会弹劾格拉基兄弟，一个狂热的庶民还把一桶大便泼在Bibulus的头上。最后，凯撒的议案终获通过。这些议案跟格拉基兄弟时代的情况相同，是把农

业政策和财政计划联合，使商界欢呼雀跃的一种措施。庞培对凯撒的魄力惊叹不已，感激之余，娶凯撒的女儿 Julia 为妻。“三头政治”的首领们向追随者的一些激进分子保证说，他们会在公元前 59 年秋季，支持 Publius Clodius 竞选保民官；同时他们以无限制的娱乐和游戏来博得选民的欢心。

4 月时，凯撒二度提出土地法案，要求政府在坎帕尼亚的土地配给有 3 个孩子的贫困家庭。元老院再度反对，但是议会通过此议案。于是经过 100 年的奋斗，格拉基兄弟政策终于如愿以偿地付诸实行了。Bibulus 不得志后，只得呆在家里，偶而听到一些不利于立法的宣布时，会幸灾乐祸的一笑。凯撒独来独往的执行公务，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为了使元老院的一举一动公开给大众，凯撒创办了“报纸”，聘请一些文书把元老院每天的议程记录下来，将这个“每日记事”（Acta Diurna）公布在会堂的墙壁上。一些私人信差再把这些报告抄下来，传达帝国各地。”

执政任期快满时，凯撒自命为 Cisalpine 和 Narbonese Gaul 两区的总督。为了保证他的立法的广受支持，他设法使他的两个朋友 Gabinius 和 Piso 当选公元前 58 年的执政，并且和 Piso 的女儿 Calpurnia 结婚。同时，为了取得平民的继续支持，凯撒竭力支援 Clodius 竞选公元前 58 年的保民官。虽然他的第三任太太 Pompeia 最近跟 Clodius 私通而遭他离弃，他仍然不怀恨在心，而不变更其支持 Clodius 的计划。

第三节 道德和政治

Publius Clodius Pulcher 是 Claudia 族的后裔，是一个勇不可当的年轻贵族。和卡蒂利内与凯撒一样，他领导贫民对抗贵族。为了要使他自己有资格当保民官，Clodius 便由一个平民家庭收为养子。为使罗马的财富平均和打击西塞罗——因为西塞罗曾攻讦其妹 Clodia（见 204 页），并且拥护财产神圣——他在未从凯撒手中夺得实权之前一直任凯撒的部属，他赞赏凯撒的政治手腕，暗恋凯撒的太太。为了要跟她亲近，他乔装为女人混进凯撒的住所；公元前 62 年还扮装为祭师，参加奉献“好女神”（Good Goddess）的仪式，终被察觉识破，于是被控违反“好女神”的玄秘而公开受审。凯撒被传来作证人，但是他说他不想控告 Clodius。于是检察官便质问凯撒说他为什么要跟他太太 Pompeia 离婚？凯撒回答：“因为我的太太必须不容怀疑的。”这个回答很技巧，因为这样既没有开释对他很有用的这个政治副手，也没有一口咬定他有罪。很多证人——也许是贿赂来的——指认说 Clodius 和妹 Clodia 有关系，并说他的妹妹 Tertia 嫁给卢加拉斯后，还设法诱奸她。Clodius 抗议说其妹 Clodia 被控乱伦案之时，他并不在罗马。然而西塞罗却指证说那时 Clodius 和他确实还在罗马见过面云云。一般庶民认为这是元老院阴谋打击平民领袖的一项计划，因此纷纷要求赐 Clodius 无罪。克拉苏——有人说由于凯撒的吩咐——就为 Clodius 收买了一些法官，于是终被判无罪。凯撒就利用这个机会，虽失去一个保守太太，却娶得了一个元老院议员的女儿为妻。

凯撒的执政任期才到，一些保守分子便建议彻底废除他的立法。加图也认为这些

“凯撒律法”应在法令全书中消失灭迹。元老院对统领着罗马军阀的凯撒和支配保民官职务的 Clodius 不敢贸然妄动。公元前 63 年，加图以恢复分配便宜谷类给庶民来讨好他们；公元前 58 年，Clodius 则更把这些谷类免费赠送给需要的民众。他在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利用宗教上的否决权来对抗立法程序。他把一些行会组织起来成为一投票集团，并获得他们的忠心拥戴，筹组了一支卫队。由于恐怕他保民官任期一到，加图和西塞罗可能试图破坏凯撒的成就，于是 Clodius 便诱使议会派遣加图出使塞浦路斯 (Cyprus)，并且通过法令说任何没经过议会同意，便处死罗马市民的人将遭放逐。西塞罗知道这条法令在影射他，于是他便潜逃到希腊。希腊各城市和一些显要纷纷争相礼遇，视为贵宾。议会下令没收西塞罗的财产，他在帕拉蒂的房屋则被夷为平地。

Clodius 乘胜利余威，转而攻击庞培和凯撒，想独自为平民领袖。庞培思图报复，于是他支持西塞罗的弟弟 Quintus 召回西塞罗的请愿。元老院要求所有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投票来解决这件事情。Clodius 就召唤了一群武装民众来监督投票；庞培也叫 Annius Milo 组成一队人马互相对峙。于是剑拔弩张，渐成流血事件，好多人因而丧生，Quintus 仅以身免。所幸他的工夫没白费，西塞罗于过了几个月的流亡生活后，在公元前 57 年返回意大利。当他从 Brundisium 港到罗马的途中，广受群众欢呼致敬。欢迎的人群多到使西塞罗害怕会被人诬告说他自设流亡的圈套之名，以行其被众人迎接的衣锦荣归之实！¹⁹

很明显的，西塞罗归来后对庞培和凯撒已作了某些的誓言和承诺。凯撒借一大笔钱给他另起炉灶，并不取分文利息。²⁰于是好几年来，在元老院里，西塞罗一直是“三头政治”的赞助者。公元前 57 年，罗马谷荒，西塞罗为庞培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管罗马的粮食供应和各港口以及贸易事宜。于是庞培总算又渡过了另一难关，但是共和国的组织法又遭受另一次的打击，“法治”也渐由“人治”来取代了。公元前 56 年时，西塞罗诱使元老院发一大笔军饷给在高卢的凯撒。公元前 55 年时，他忘了凯撒给他的恩惠，开始抨击另一个叫 Calpurnius Piso 的总督。他犹记得此人当年也是促使他流亡的人，但凯撒之妻就是此人的女儿，他却给忘了。

加图到塞浦路斯绥靖，获得辉煌成就，于公元前 57 年返回意大利后，就开始重拟保守派的政策方针。与庞培敌对的 Clodius 答应赞助，并把他手下的刺客借给贵族。此时的文学著作颇有反凯撒的色彩；加塔拉斯与 Calvus 两人的讽刺短诗像毒箭般地飞射在“三头政治”的头上。此时凯撒正在攻打高卢，却不知他已成众矢之的，危机重重。难怪西塞罗要说一个人的死法多得不可胜数矣！有数个保守派分子与日耳曼领袖 Ariovistus 协商暗杀凯撒事宜。²¹ Domitius 要竞选执政时，宣布说如果他当选后，他便要召回凯撒——这意味着说凯撒要被起诉、受审。此时西塞罗也见风转舵了，他建议元老院于 5 月 25 日和 26 日这两天考虑废除凯撒的土地法。

第四节 征服高卢

公元前 58 年春，凯撒正式接受北意大利 Cisalpins 和法国南部 Narbonese Gaul 等两区

总督的职位，并开始执行职务。早在公元前 71 年时，Ariovistus 就应一高卢部落之请，率领 1.5 万名部众到高卢平乱。乱平后，他就留在高卢统治着这些部族。其中一个叫 Aedui 的部落于公元前 61 年请求罗马派兵驱逐这些日耳曼军队。元老院命令 Narbonese Gaul 的总督派兵支援，但几乎就在此时，元老院也把 Ariovistus 这个人列为罗马友好的领袖之一。同时，有 12 万日耳曼人已跨过莱茵河，定居在佛兰德斯 (Flanders)，因此大大的壮了 Ariovistus 的声势；从此他把当地土著视为臣民，同时还一心一意地想征服整个高卢。^⑧这个时候，日内瓦地区 36.8 万 Helvetii 人也开始西迁；凯撒被警告说这些人到法国西南部去时会路过他的 Narbonese Gaul 军政区。历史家莫姆森 (Mommsen) 说：“从莱茵河口到大西洋都布满着日耳曼部族；整个莱茵河都在他们控制之下；情势就像 500 年以后，日耳曼民族之法兰克人 (Frank) 与其 Alemanni 联盟猛扑没落的罗马帝国一样。”^⑨正当罗马内部酝酿罢黜凯撒之时，凯撒还在为罗马的安全作殊死战呢！

除了他原有的 4 个军团外，凯撒没经过元老院的认可就私自筹组另四个罗马军团。于是他便邀请 Ariovistus 前来磋商局势；果如他所料，Ariovistus 拒绝前来。许多高卢部落派代表要求凯撒出兵保护。于是凯撒同时向 Ariovistus 和 Helvetii 人宣战，率军北上，与 Helvetii 人碰个正着；大战终于在 Aedui 部落的首府 Bibracte 爆发。凯撒虽获得胜利，却也付出相当代价。这些战争的情形，我们只好照凯撒自己的记载来说了。Helvetii 人战败后，要求返回他们在瑞士的老家，凯撒答应让他们安全返回，但要求他们归属罗马帝国，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高卢人老老少少都为凯撒欢呼雀跃，同时继续请求他驱逐 Ariovistus 出境。凯撒在离莱茵河十英里外的 Ostheim 地方遭遇 Ariovistus；并于公元前 58 年，几乎捕杀了所有日耳曼部队（据凯撒的记载）。首领 Ariovistus 脱逃，但不久即告死亡。

凯撒解放高卢后，认为已形同征服了高卢。于是他马上把高卢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借口说除此外别无防止日耳曼侵略的办法。有些高卢人不信他这一套，起而反抗，并请求居住在高卢北部的一支强大的 Belgae 部族（日耳曼人与塞尔特人的部族）出援。凯撒随即在埃纳河 (Aisne) 河岸将他们打败；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连打垮了 Suessiones、Ambiani、Nervii 以及 Aduatici 等部落，掠夺洗劫，并把战俘卖给意大利的奴隶贩子。于是凯撒就这样的宣布他已征服高卢；元老院并于公元前 56 年，把高卢划为罗马的一个军政区，而罗马的庶民更为他们遥远的胜利欢呼不已。凯撒再一次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到 Cisalpine Gaul，为其内政问题而忙碌，同时补充他的罗马军团，并邀请庞培和克拉苏到 Luca 城来和他计划商讨对抗保守派的联合阵线。

为了争先 Domitius 一步，他们三人同意庞培和克拉苏应于公元前 55 年时与他竞选执政；庞培和克拉苏分别任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总督；而任高卢总督的凯撒得延长五年任期，还有总督任期到满后，他可以竞选连任执政等等。他从高卢战后得来的战利品，分一部分给他的朋友，以作为他们竞选的费用；还把一大笔钱送回罗马，为一些失业者制造工作机会，并建造公寓给支持他的人；尤有进者，他把元老院的议员收买得服服贴贴，以致废除他的立法的运动遂告寿终正寝。在一惯例的贿赂选举中，庞培和克拉苏都当选了执政。凯撒则不厌其烦的向高卢老少解说和平比争自由更可贵，也更甜蜜。

莱茵河地区正酝酿着暴乱。有两个日耳曼部落已越过列日 (Liège) 了；高卢的民族主义党派请求他们对抗罗马军队。凯撒于公元前 55 年与这些入侵者遭遇，把他们赶回来

茵河，并不管男女老幼的大肆屠杀。他的工程师们于十天之内完成了一座跨河大桥。凯撒大军过桥到日耳曼作战，把莱茵河巩固成一坚强的阵线。两星期后，他又率军返回高卢。

我们不太清楚为何他要侵入不列颠，很可能是因为听说那里蕴藏着丰富的金矿和珍珠吧；或者是他希望夺取那里的锡矿和铁矿以供输出；或许因为不列颠支援高卢而激怒了他，使他认为罗马在高卢的军力要面面俱到才能保障安全。于是凯撒率领着一支小军队渡过海峡的最狭窄点，把毫无备战的不列颠军队打垮后即班师回来。翌年他再度渡海，征服 Cassivelaunus 统治下的不列颠，深入到泰晤士河，要求其入贡后，才率军返回高卢。

或许他也风闻高卢部落再度酝酿暴动。于是他先镇服 Eburones，而后再率军进入日耳曼（公元前 53 年）。回来时，把主力军留在高卢北部，其余部队则开进意大利北部过冬，希望能在罗马呆个数月，就便整顿他的“地盘”。然而公元前 52 年春的时候，他就听说高卢部落里最凶悍的首长 Vercingetorix 几乎把各部落都已联合起来要为独立而战。此时凯撒的情况岌岌可危，因为大部的军团都驻在北部，而中间地区却在叛军控制之下。于是凯撒统领一支小军队到冰天雪地的 Cevennes 山派与 Auvergne 对抗；当 Vercingetorix 率军起而抵抗时，凯撒命 Decimus Brutus 暂任指挥官（译案：这位 Brutus 与那位暗杀凯撒的布鲁图不是同一个人。），自己则带数个骑兵，乔装后驰向高卢北部，与其主力军会合后，随即率军反攻。把 Avaricum 和 Cenabum 两地包围后，大肆屠杀，并大量搜刮以补充军饷。然后再继续攻打 Gergovia，由于高卢军队顽强抵抗，只得撤军。Aedui 部落自从受惠于凯撒后，一直忠于凯撒；不料此时竟然也起来抵抗凯撒，把他在 Soissons 的基地夺去，并准备把他赶回 Narbonese Gaul。

这时候是凯撒命运的最低潮，有一度凯撒曾认为大势已去了。因为他在攻打 Vercingetorix 拥有 3 万军队的 Alesia 城时几乎把赌注都下了；现在他好不容易再集合零散部队准备攻打 Aedui 时，消息传来有 25 万高卢人从北部浩浩荡荡的南下而来。于是他命令手下沿城造两层同中心的土墙。Vercingetorix 的军队和其盟军几度攻城均未得逞。一星期后，敌人的部队因缺乏纪律和补给，已乱不成军；饥困的士兵把他们的首领绑送给凯撒后，向罗马军队投诚。城围已解，所有士兵成为罗马军团的奴隶；Vercingetorix 被押到罗马处死，终为其争取自由付出代价。

Alesia 城之围决定了高卢的命运和法兰西文明的特性，给罗马帝国带来两个意大利大的土地，并且为罗马贸易打开了 500 万人的市场；使意大利和地中海一带免于外族入侵达 4 世纪之久；同时使凯撒从失败绝望的边缘，转而使他的名望、财富和权势达于最高点。以后高卢再发生间歇性的暴乱，凯撒甚为震怒，严惩暴乱分子后，从此整个高卢才算完全降服。凯撒一旦认为战事已毕，胜利在握时，他就是一个慷慨的征服者了。于是他把这些部落视同己入，优礼有加；在以后的内战中，罗马军队无暇顾及之时，这些部落仍然没有乘机反抗的念头。就这样高卢隶属罗马达 300 年之久，在罗马的护翼下繁荣成长，学习和改变拉丁语言，同时成为古典文化传至北欧的媒介。无疑的，凯撒和其同时代的人绝不会料想到他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竟会产生这么重大的影响。他只认为他拯救了意大利，获得了一个军政区，和建立了一支军队而已；他万没想到他居然是法兰西文明的缔造者。

凯撒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败家子、浪人、政客、和改革家；但是他又是一个精力旺

盛的行政官和足智多谋的将军，同时也是个颇负盛名的历史家。当他攻打高卢时，颇受罗马各方的抨击，他把征服高卢的详细情形一一记在其《记事录》里。甚至连西塞罗都以赞美歌来歌颂他：

我认为抵御高卢的入侵和日耳曼部落的野蛮，
不是阿尔卑斯山的屏障，也不是莱茵河的湍流，
而是凯撒的双臂和将才。
纵有一天海枯石烂，我们所恃以能巩固意大利的，
不是天然的防御工事，
而是凯撒的胜利与功绩之启示。³⁰

有一个伟大的日耳曼人也这么称赞着凯撒：

凯撒建了一道桥梁，把希腊和罗马的光辉荣耀与当今的历史衔接起来。在东方的一些古英雄的建树，早经中世纪的暴风雨摧残殆尽；而凯撒的丰功伟绩却依然独存，永垂不朽。³¹

第五节 民主的堕落

在凯撒第二度出任高卢总督的五年期间，罗马的政治空前的腐败与混乱。庞培和克拉苏掌执政之职，却时常贿赂拉票，借陪审团之势张牙舞爪，还行恐怖谋杀政策。³²执政任期结束时，克拉苏征召了一支军队，逃往叙利亚。当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时，与安息（帕提亚）人的军队遭遇于 Carrhae。克拉苏被他们精良的骑兵打败，他的儿子也不幸战死。于是他很有秩序的撤军，之后帕提亚（安息）人的将领邀他谈判。克拉苏不疑有他，前往约谈，被残害杀头。他的头颅被用来扮演欧里庇得斯所作 Bacchae 戏剧中 Pentheus 的角色。其顿失龙首的军队也厌恶战争，纷纷作鸟兽散了。

同时，庞培也征集了一支军队，大概是要完成征服西班牙的战事。当年凯撒的远征计划如果成熟的话，当他深入泰晤士河和莱茵河时，庞培很可能就会征服西班牙，而克拉苏也会征服亚美尼亚和安息（帕提亚）的了。现在庞培除了借一个军团给凯撒应付高卢暴动外，其余军队都驻在意大利，公元前 54 年，庞培的太太 Julia 难产去世后，凯撒想把他的侄孙女 Octavia 嫁给他，而他自己想娶庞培的女儿为太太，这两件婚事都遭庞培拒绝，于是两雄之间的友谊终于破裂了。翌年克拉苏的失败，使他们两人去掉了一眼中钉，因为要是克拉苏战胜，也不会容许凯撒或庞培个人独裁专政的。因此，庞培乃公开宣布与保守派联盟。于是，他企图经过合法程序而获得的至高权力，如今只有一个阻碍了那就是凯撒的野心和军队。庞培知道凯撒到公元前 49 年将任满，所以他就设法把他的任期延至公元前 46 年；同时要求意大利的所有军队一个个的向他宣誓效忠。他相信如此一

来，在罗马称王只是时间的问题了。^④

正当这些未来的独裁者在争权夺位时，罗马首都充斥着那即将消逝底腐败的民主气息。判决、官职、领地等都可用金钱购买。^⑤当金钱行不通时，就诉诸谋杀了。^⑥一个人只要被抓到一些弱点，勒索敲诈就一齐到来。城里罪恶满布，乡村盗匪横行，警察力量已经不存在了。富人雇用大群的斗士来保护他们，或者在公民会议（Comitia）里支持他们。意大利的一些地痞流氓被铜臭吸引到罗马来，把议会搞得乌烟瘴气。不管是不是公民，只要你收谁的钱就投谁的票——选民册里当然会有你的名字。有时候，在投票人当中，只有一少数人有投票资格。想要在议会里发言，得有后力支持才行。立法由敌对势力的消长来决定；投错了票的人会惨遭毒打，然后放火烧毁你的屋子。西塞罗描述着说：“台伯河（Tiber）浮尸累累，公共水沟里塞满尸体，一些奴隶用海绵拭去从会堂流出的人血。”^⑦

此时 Clodius 和 Milo 在元老院里明争暗斗得很厉害，每人都雇用了一批无赖，几乎每天都要较量长短一番。有一天，Clodius 在街上袭击西塞罗；又有一天，他的武士烧毁 Milo 的屋子；最后 Clodius 本人为 Milo 的党羽杀害（公元前 52 年）。未能与闻 Clodius 阴谋的罗马大众阶级把他封为烈士，大肆铺张他的葬礼，并把他的遗体抬到元老院，然后放火，使元老院和他一起“殉葬”。庞培见状带兵入城驱散暴民。事毕他即向元老院领功，要求元老院封他为“无辅佐的执政”——这是加图向他推荐的，比“狄克推多”不刺耳的名词。然后拥着重兵，庞培使议会通过数项措施，防止政治腐败。他又恃军事力量，大公无私地监督法院审判。Milo 因谋害 Clodius 而受审，虽有西塞罗的陈词力辩，* 仍被判罪，于是 Milo 遂潜逃到马赛。西塞罗于公元前 51 年任西里西亚总督，他的能力和正直廉洁的态度使人叹为观止，也得罪了他的一些朋友。首都里的富豪只好任庞培摆布，而贫困的市民则期待着凯撒的“王师”来拯救他们。

第六节 内 战

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把自私的贵族政治破坏殆尽，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可以取代这种政治的政体。失业、贿赂等已使议会腐化成一个短视浅见、感情用事的暴民集团，自身都难保安，更遑论要统治整个帝国了。而所谓民主政体，已岌岌可危，此正与柏拉图的律则（Plato's Formula）益合符节：自由导致放肆，放肆演成紊乱；社会紊乱，则人们厌恶自由，企求秩序。^⑧凯撒和庞培都同意说共和时代已经死亡。凯撒说：“共和政体现已仅有其名，即没躯体，也没形式。”^⑨专制独裁遂势在必行。然而凯撒仍然希望建立一个前进的领导权，使现状起死回生，去除民主堕落的贫穷、不平等和权利滥用等等现象。

* 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演讲词，已为人点窜过，其内容与西塞罗的原来讲稿颇有出入。当 Milo 于事后阅读原稿时，喊道：“呵，西塞罗！只要能将你的讲稿，一一地念出来（案：当西塞罗陈词力辩时，不时为恶意的滋扰所妨碍。），那我现在就无法尝到马赛这种色、香、味俱全的鱼了。”^⑩

如今他已 54 岁了，由于高卢的长期征战，使他体衰心疲。他实在不想和他的同胞与旧友为敌。但是，摆在他眼前的却是陷阱重重；一想到曾为意大利效死疆场，戎马倥偬数十年而今天竟得到这种下场，他不禁摇头三叹。他的总督任期将在公元前 49 年的 3 月 1 日结束。一直到当年秋天为止的这段期间，他不得再竞选执政。因此这个空档期间，他就会失去依恃，如果进罗马城，判刑公告上准会有他的大名。马赛勒斯 (Marcus Marcellus) 将军已经建议元老院解除凯撒的职务——在任满前解除，以便使其受审或流放。保民官把这个议案否决掉，但是元老院很显然的还是赞成这个提议。很坦白的，加图公开表示希望凯撒遭受控告、审判而后驱逐出意大利。

凯撒尽力采取怀柔政策。当元老院要求他和庞培各拨出一个军团以对抗安息 (帕提亚) 时，他马上答应。而当庞培向他索回去年借给他的一军团时，凯撒也如期交付。然而，他的友人告诉他说这些军团并没有派到帕提亚 (安息)，仍留驻在卡普阿镇。凯撒由其在元老院的朋友之协助，请求议会批准他留有执政的名义。元老院拒绝把他的请求呈给议会，同时要求他解散部队。但是凯撒认为军团是他唯一的后盾，他平常要求他们效忠的目的也许也是为了要应付像这种危机的情况。然而凯撒仍建议如果他解除职务的话，庞培也要解职释兵。元老院以 370 票对 22 票通过，可是庞培反对。公元前 50 年的除夕，元老院说除非凯撒在公元前 49 年 7 月 1 日前解职，否则就要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公元前 49 年元旦时，Curio 把凯撒给元老院的信宣布，信中凯撒说如果能任职到公元前 48 年时，他愿把他的十个军团解散，只留两军团；凯撒还附带说明如果他的建议不获接受，就等于向他宣战一样了。西塞罗赞成，庞培也同意；但是一个叫 Lentulus 的执政干预此事，他把凯撒的副将 Curio 和安东尼赶出元老院。⁹⁸经过一场辩论后，Lentulus，加图和马赛勒斯等三人终于说服元老院，给庞培一种“无损于国家利益”的权利——这就是罗马话里独裁者和戒严令的代用语。

至此凯撒更裹足不前了。照理说，元老院这样做并无错误，他根本不能提出辞职的条件。他知道内战会使高卢人乘机反抗、暴动，而意大利也就从此陷人混乱的局面。但是如果他现在屈服的话，那就等于把整个帝国交给无能，腐败的人的手里了。正在他盘思不决中，他获知他的一个最亲近，也是最能干的副官 Jitus Labienus 竟投奔到庞培的旗下去了。于是他把他最可靠的第 13 军团集合起来训话，晓以大义，他的第一句话——“同胞们” (Eommilitiones) ——就引起他们的共鸣。知道凯撒与士兵们共患难，同生死的人会认为他有十足的权利用这个称呼。平常他也都使用此称呼，而不简慢地用“兵士们” (Milites) 这个比较不雅的字。他的部下大都是 Cisalpine Gaul 地方的人，他都赐罗马公民权给他们。彼等知道元老院并不承认他们为罗马公民；有一个元老院议员鞭打他们一个同志，借此故意蔑视凯撒授与他们的公民权，因为鞭打罗马公民是不合法的。在经历多次的战役中，他们渐渐的尊敬凯撒，爱凯撒。对于胆怯和不遵守军纪，凯撒严究不贷；但是对于一些极通常的过错，凯撒都不追究；兵士们纵欲，他也默许之；他使他们脱离险境，以其不凡的将才救了他们的性命，付他们双薪，同时跟他们平分战利品。现在他把他向元老院的建议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并提醒他们说腐败，散懒的贵族政治无法带给罗马和平、正义和繁荣。当他问：“有谁要跟随我呢？”，众人皆无异议。当他向士兵说他现在没钱付给他们薪饷时，大家反而慷慨解囊，倾己所有，为他捐钱献躯。

公元前 49 年 1 月 10 日，他率领一个军团渡过鲁比肯河，此河与 Cisalpine Gaul 区邻

界。据说他渡河后说：“大势已定了。”^②他这一次的用兵似乎有点愚蠢，因为他的另外9个军还远在高卢，要赶来助他，至少要数个星期的时间。而此时庞培已有10个军团，共6万部队之众，同时随时都可征兵补充，又有足够经费作装备和军饷之用。凯撒的第12军团在 Picenum 城与他会合，第八军团也在 Corfinium 城会合了。他又从平民，自愿军和犯人等处募集了3个军团。现在他要募兵已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意大利还没忘记公元前88年发生的“社会战争”的惨痛教训，大家都把他看作意大利的救星。意大利城市一个接一个的打开门来迎接凯撒，^③有的城市还倾城出来欢迎他。西塞罗描述着说：“城人奉他如神。”^④Corfinium 城稍加抵抗后，就弃械投降了；于是凯撒免其劫掠之灾，把虏来的军官都释放了，还派人把 Labienus 弃置在城里的金钱和行李送到庞培的营里去。虽然他囊空如洗，他现在也避免没收他对手的财产——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使中产阶级由反对他转而中立。他宣布说，保持中立的人都是他的友朋。现在他还是采取和解的政策。于是他送信给 Lentulus，请求他以其执政的影响力来维护和平。凯撒写信给西塞罗说如果能平静的了其余生，他愿马上退休，把一切大权让给庞培。^⑤于是西塞罗在尽办法使这两雄妥协，但是徒劳无功，一事无成。^⑥

虽然庞培的军力现在远比凯撒雄厚，他还是从首都撤军，成群结队的贵族跟在他的后面，把他们的太太和儿女留下，任凯撒摆布和处置。庞培拒绝一切和平的建议，还宣称说任何留在罗马城的元老院议员，都是他的敌人。大部分的元老院议员都留着未走。庞培率军到 Brundisium 港后，渡过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 Sea）。他深知他的军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训练，才可以与凯撒一争长短。同时他希望在他控制下的罗马舰队会截断意大利的粮源，迫使其投降就范。

凯撒把军队留驻在罗马近郊后，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独自进城了，他马上宣布大赦，恢复市政和社会秩序。保民官召集元老院开会，凯撒要求元老院提名他为狄克推多，元老院拒绝；他又请求元老院遣使庞培，磋商和平事宜，又被驳回。他向国库索取基金，保民官 Lucius Metellus 从中阻挠，但经不起凯撒的威迫利诱，终究屈服。于是凯撒可任意支配国库的金钱了；但是他还把最近几次战役所得的战利品储存在国库里。事毕，他又回到他的军队那里，准备对付庞培在希腊、非洲和西班牙所组成的3支军队。

为了要获得意大利的命根——粮食，他命 Curio 率领两个军团去占领西西里。加图战败后，逃向非洲；Curio 从后猛追，与加图交战，但为加图所败，终至战死。临死前他不为其命运不舛悲伤，而深深为他给凯撒所带来的创伤难过。此时，凯撒也率领军队攻打西班牙，一方面是为了要使西班牙恢复对罗马的输粮，一方面则要为他攻打庞培作准备。然而在西班牙，他犯了几次跟在高卢一样的战略上的错误。^⑦有一度他的大军曾面临饥饿和挫败的危险，由于他的机智和果敢始免于难。^⑧他很有耐力的按兵不动，以待敌军的堕入陷阱，他的手下却跃跃欲试。最后庞培的军队投降，整个西班牙于公元前49年8月，都归凯撒统治。然后他由陆路班师回意大利，在马赛与 Lucius Domitius 的军队遭遇。经过激烈的围城战役后，凯撒终于占领该城；不久他又重新组织高卢人的行政部门，12月又回罗马去了。

这一次的战役由于解决了首都的粮食问题，凯撒的政治地位遂益形巩固。元老院终于提名他为狄克推多，但是凯撒放弃这个头衔，因为他已被选为公元前48年的执政了。此时意大利发生贮藏金钱，影响物价的危机，同时一些债主拒绝偿还债权人所要求的高

利贷借款，于是凯撒便颁令说债务可以相当于战前的物价之物品抵偿。凯撒认为这样是“维持债主的荣誉和避免赖债不还的最适切的方法。”³⁴这一切显示改革对罗马发生不了大作用，于是他不得不再三禁止为债务而沦为奴隶的事件。他允许已付的利息可从本金中扣除，并且把利息降低至月利率一分。这些措施使大部分的债主都感到满意，因为他们本来深怕凯撒没收他们的贷款呢。一些激进分子则对这些措施感到相当失望，因为他们原以为凯撒会继承卡蒂利内的政策，废除所有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凯撒把粮食配给穷人；除 Milo 外，把一些要放逐的人都赦免了，同时归返罗马城的贵族也都无罪被释。凯撒的这些仁慈作风却得不到人们的一点感激之情。保守派分子继续意图谋害他，而当他在 Thessaly 地区对抗庞培时，激进分子背叛他，转而投靠 Caelius 去了；Caelius 答应他们废除一切债务，没收富家财产，以及重新分配土地等等。

公元前 49 年岁末，凯撒联合他的副官为他在 Brundisium 港所募集的军队和舰艇。一支陆军在严冬要跨越亚得里亚海，在那时确是不可想像之举。凯撒的 12 条船一次至多只能载运他 1/3 的军队，况且庞培的优越舰队都在各个岛屿和对面的沿岸巡哨哩。尽管如此，凯撒仍然扬帆出航，率领 2 万士兵渡海到伊庇鲁斯地区。但是当他们的班师回意大利时，一些船只搁浅。凯撒于到达岸上后才发现一些船没有跟上来，于是他又率领部下乘着小艇回头查看。小艇出航未久，即告触礁，士兵几乎都被淹死。凯撒不顾一切，再三鼓励幸存士兵提起勇气向前迈进，他说：“别怕，有凯撒和他的命运随着你们。”³⁵然而大风浪把船吹回岸边，于是凯撒只得放弃这个企图。此时庞培率领 4 万大军攻取 Dyrrhachium，但是由于踌躇未决，他没有乘机攻击凯撒的溃乱军队，就在这犹疑的片刻，安东尼已聚集了另一舰队，也把凯撒的其余部队集合起来了。

此时凯撒虽然已经部署妥当，但是他还想作最后努力，避免内哄，于是他便遣使建议庞培说他们两人一起解职释兵。庞培避不作答，³⁶凯撒就发动攻击，旋被击退；但是庞培没有乘胜追击，是一失策。庞培的军官违反他的命令，把俘虏一一处死；而凯撒却把俘虏释放，³⁷这么明显的例子一比较，大大的激励了凯撒的士兵士气，同时也使庞培军队的斗志一蹶不振。凯撒的士兵与庞培第一次交锋时，胆怯败阵，于是他们自动请求凯撒处罚，凯撒不应，他们就再请求上战场杀敌，以洗前耻，然而凯撒认为暂时退居 Thessaly 地区休息才是上策。

此时庞培作了一次使他步上死亡之途的决定。Afranius 忠告他班师回来攻打几无设防的意大利，但是他的大部分参谋都促他追击凯撒。庞培营里的贵族们夸张庞培在 Dyrrhachium 获得的胜利，并且认为大事已定，稳操胜算。西塞罗后来也投入庞培的行列，看到战时的庞培军队之奢侈生活后惊异不置：用银盘装菜肴，用毛毯作篷帐，还以花环装饰营地。他描述着说：

除庞培本人外，他的士兵贪婪无厌；他们的口气凶恶残暴，我很难想像在他们胜利的背后不会暗藏几许恐怖气氛。彼等认为除了既定的目标外，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事情了……判刑公告已集体化了……Lentulus 已在等待没收 Hortensius 的房产、凯撒的花园及 Baiae 别墅了。³⁸

庞培本来是要采取拖延战略，但是经不起嘲笑与讥讽，他就下令进攻。

公元前48年8月9日，两军在Pharsalus城作了一次殊死战。庞培拥有4.8万步兵和7000骑兵，凯撒只有2.2万步兵和1000骑兵。⁵¹普鲁塔克记载说：“一些罗马贵族以旁观者的身分在观战，深为人类的感情用事，不惜刀光剑影互相残杀而惊叹。”⁵²有些兄弟或近亲分属在两边，遭遇时也互相肉搏，残酷至极。凯撒下令不准射杀投降的敌军；至于年轻的贵族布鲁图，只能活捉，不得伤害；捉不到就放他逃走。⁵³庞培军队在领导、训练和士气上均逊一筹，以致有1.5万名战死或受伤，两万人投降，其余则逃命。庞培把衣服上将领标志撕下，也跟着逃走。凯撒告诉我们说他只损失两百个人。⁵⁴他的军队看到庞培士兵的军营布置得优美高雅时，觉得可笑和有趣，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正好供他们庆祝胜利之用。当晚凯撒就在庞培的营地里吃晚饭。

庞培漏夜赶到Larissa城，到达海边后即乘船到亚历山大港。在密特里尼(Mytilene)与其太太会合，当地的人民留他住下，庞培婉拒他们盛意，并且劝告他们向凯撒投降，他说：“凯撒是个大好人，他有菩萨的心肠。”⁵⁵布鲁图也逃到Larissa城，闲荡了几天后，写一封信给凯撒；凯撒获悉他还健在，欣喜异常；马上告诉他说他已获宽恕。布鲁图还要求凯撒也原谅卡修斯，凯撒也答应了。对那由上层阶级控制的东部——一向都支持庞培——凯撒也以厚道相待。他把庞培的存粮分配给希腊的饥民。雅典人民向凯撒祈求恩惠与宽恕，凯撒面露笑容地责备说：“你们祖宗的荣耀常会保佑你们，使你们于自我灭绝吗？”⁵⁶

或许凯撒被警告说庞培希望恢复与他争取埃及的军队和资源。但是当庞培到亚历山大港的时候，托勒密十二世的大臣Pothinus就命他的仆人杀死庞培，此举目的大概是要向凯撒领功。庞培是在要上岸时被刺死的，其时他的太太还在船上，目击丈夫被杀，伤心欲绝。当凯撒赶来时，Pothinus的部下把庞培的头颅献上。他见庞培死后的惨状，不禁悲从中来，因命以香料涂庞培首面礼葬之。于是，他在设立政治中心于托勒密王朝的皇宫后，就开始整顿这个古国的一切。

第七节 凯撒和克娄巴特拉

托勒密六世死后，埃及就每况愈下。诸王已无力维持社会秩序或国家独立自由。罗马元老院常常指示他们政策方针，并以军队保卫亚历山大港。托勒密十一世遗嘱吩咐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儿子托勒密十二世和女儿克娄巴特拉，并希望他们两人结婚后共同主政。

克娄巴特拉原籍希腊，⁵⁷她并不十分漂亮，但是她态度举止的优雅，身心的活泼，她的多姿多彩，风度的娴雅，讲话声音的韵律等等和她高贵的身世，都足以使一个罗马将军神魂颠倒，惊为天人。她熟谙希腊历史、文学和哲学；她能操希腊文、埃及文、叙利亚文。据说她曾写了一篇关于化妆品的论文，还有一篇是讨论埃及的度量衡和钱币。⁵⁸她是个能干的统治者和行政官，很有效地发展埃及的工商业，甚至在谈爱时也是个能干的理财家。由于她这么出色，很多人争着要她，以致引起残杀争夺，和一场政治野心，覬覦王室的争战。如果她不具托勒密皇族血统的话，她很可能实现成为地中海地区之女王。

的目的。她深深知道埃及没有办法脱离罗马而独立，因此她便决心要统御其联盟。

凯撒得知 Pothinus 已把克娄巴特拉驱逐，而为年轻的托勒密二世摄政之时，甚为不悦。于是他秘密的叫克来商计，克也智巧的藏在被褥底下，由她的侍者带进凯撒的房间。这位沙场猛虎，情场老将的凯撒为她的勇气和机智迷住了。他设法使她和托勒密二世言归于好，并且重新建立她和她哥哥的埃及王位。凯撒从他的理发师处获知 Pothinus 和埃及将军 Achilles 正阴谋暗杀他和消灭他带来的部队，于是凯撒就先发制人，巧妙安排谋害 Pothinus 事宜。Achillas 闻讯后逃到埃及部队里，号召军队起义；不久，亚历山大港便纷乱迭起，箭头指向凯撒。元老院派来的罗马驻防军，也被一些军官煽动，加入“起义”的行列。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凯撒仍临危不乱，运用他的智谋。他把皇宫和附近剧院改成临时堡垒，并向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罗得等地求援。当他发现那些无设防的舰队将要落入敌人之手时，他就下令烧毁；祝融不知烧掉了多少亚历山大港的藏书。在几次拼命出击后，他终于占领援兵必经之地的 Pharos 半岛。在这好几次的交战中，有一次埃及军队把他和部下赶到海里，在弓矢如林的海面游泳求生。此时托勒密二世以为叛军已获胜，于是他就离开皇宫，加入叛军的行列，从此也就生死不明。当援军到来时，凯撒一举把埃及军队和元老院的驻防击溃。在这危机中，克娄巴特拉一直站在凯撒这一边，于是凯撒便把政权交给她和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以示报答；从此克娄巴特拉就成为埃及的女王了。

正当敌军在乌提卡城阴谋叛乱，而罗马也由于 Caelius 和 Milo 的煽动，混乱不已，正需要凯撒来维持局势之时，凯撒竟留驻在亚历山大港达 9 个月之久，实在令人费解。也许他认为他该歇歇，作乐一番，因为打了十年战已使他疲惫不堪了。罗马历史家 Suetonius 记载说：“凯撒时常与克娄巴特拉饮酒作乐到天明；要不是他的部下威胁要叛变的话，他就会带着她乘船到伊索匹亚去了。”^⑧凯撒很殷勤地等着她的分娩，以便和她分担痛苦。公元前 47 年，她终于产下一男婴，命名为 Caesarion。安东尼记载说凯撒承认这男孩为他的儿子。^⑨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如何向凯撒耳语，要他称王后跟她结婚，把整个地中海掌握在他们两入手里的了。

然而，这只是猜测和令人发生反感的想法而已。不久 Pontus、Mithridates 的儿子 Pharnaces 又夺回 Pontus、Lesser 亚美尼亚、Cappadocia 等地，同时唆使东方起来反抗分崩离析的罗马帝国。如果东方与西方一起起来对抗罗马，罗马帝国早就瓦解了，而我们就看不到罗马还有个奥古斯都王朝的了。凯撒组好 3 个军团后，就于公元前 47 年的 6 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进军叙利亚、小亚细亚而后到达 Pontus，于 8 月 2 日在 Zela 地方打败 Pharnaces 之时，发送一个简明的报告给他在罗马的一位朋友说：“我至，我见，我胜。”(Veni, Vidi, Vici)^⑩

9 月 26 日他在他林敦港遇见西塞罗；西塞罗要求他饶恕他和一些保守派分子，凯撒很亲切地答应了。凯撒于得知他离开罗马 20 个月，罗马的内战即演成社会革命后，甚为惊愕；西塞罗的女婿 Dolabella 与 Caelius 联盟后，向议会建议取消所有债务的法案；安东尼没有尽职讨伐 Dolabellas 的叛军，以致会堂有 800 个罗马人被杀死。Caelius 以副执政的身分把 Milo 召回，他们两人一起在意大利南部组织一支军队，并邀请奴隶参加他们的阵容。他们虽然少有成就，但是他们的精神却为入争颂不已。罗马城里，急进分子正在为

卡蒂利内举行纪念庆祝会，并到他的坟墓献花致敬。同时庞培遗留在非洲的军队正日见壮大中，他的儿子 Sextus 在西班牙又组成了一支军队，于是意大利的粮源再度遭困。这就是公元前 47 年 10 月凯撒带着克娄巴特拉与 Caesarion 回到罗马时的大概情势。

于是凯撒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他再度被任为狄克推多后，以撤消苏拉的最后律法和取消低于 2000 Sesterce 的罗马房租，来安抚急进分子。同时，他又以任命布鲁图为 Cisalpine Gaul 总督、保证西塞罗和阿提库斯说他不没收财产以及重建苏拉的雕像等措施来取悦保守派分子。但当他想到如何处理庞培的军队时，他同时得知他最可靠的军团因为长期领不到军饷起而反抗。并拒绝乘船往非洲，凯撒甚为沮丧。由于国库呈空虚状态，他只好没收造反的贵族的财产，然后拍卖以筹基金。凯撒自己说他深知金钱、军队和势力三者的连环重要性。⁹⁵于是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叛变的军团营里，小声地通知他们说他们已准许他们回家；他又补充说等他在非洲打胜仗后，一定会报偿他们。历史家 Appian 说：“听到他的话后，这些士兵都深深为他们在凯撒危急之时背叛他而感到羞耻……于是他们惭愧地大哭，并请求凯撒再领导他们出战。”⁹⁶凯撒就率领他们向非洲进军了。

公元前 46 年 4 月 6 日，凯撒在 Thapsus 镇与 Metellus Scipio、加图、Labienus 和努米底亚国王 Juba 一世的联军遭遇。第一回合他战败，于是他重整旗鼓，再度出战，终获胜利。他那些好战的士兵埋怨凯撒太过仁慈，要不然在 Pharsalus 城之役就可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使彼等无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们把庞培的 8 万军队打死了 1 万人，毫不饶命与留情。Juba 一世自杀，Scipio 逃命，但在海上的交战中被杀；加图则率领一小部队逃到乌提卡城，他的部下希望抵抗凯撒，加图劝他们少做傻事。他为那些准备再逃命的人一一发给路费，同时劝他的儿子向凯撒投降；他自己则既不准备逃命，也不屈服。每到傍晚时分，他就集合同好，讨论哲学；然后他就回房休息，展阅柏拉图的大作 Phaedo 篇（译案：此篇描述苏格拉底之死，探讨灵魂不朽等问题。）他的朋友因怕他自杀，所以把他床边的剑拿走了。等他们疏于戒备时，他强迫他的侍从把它取回。他假睡了一会，然后拔剑自杀。他的朋友闻讯冲入房里，医生把外流的肠子装入肚内，缝好伤口、绑上绷带。等大家都离开房间后，加图解开绷带，挖破伤口后，把大小肠都拉了出来，他就这样的惨死了。

凯撒赶来时，深以无机会赦免加图为憾；现在他只能宽恕他的儿子了。当地人们为加图举行了一次大场面的葬礼，好像知道他们把 500 年的共和时代也一起埋葬了。

第八节 政治家

凯撒于任命萨卢斯特做努米底亚总督，和重划非洲军政区后，在公元前 49 年的秋天班师回返罗马。元老院像惊弓之鸟，知道独裁专制之势在所难免，乃推举凯撒做十年的狄克推多，这种情形在罗马算是破题儿第一遭。凯撒发给每个士兵相当于美金 3000 元的硬币，比他许诺的要多出许多，他摆了两万两千桌的酒席，以饗市民；为了提供娱乐，他用了 1 万个人作一次假海战。公元前 45 年春，凯撒率军征服西班牙，在 Munda 地方把庞

培的最后一支军队打败。当他于10月回罗马时，发现整个意大利已混乱不堪了。100年来的革命战火和寡头政治的失政，使农业、工业、财政和贸易都紊乱无序。资金的贮藏和盲目的投资阻塞了货币的流通。成千上万的地产丧失殆尽；有10万个壮丁被征去作战；不计其数的农民由于外地粮食的入口和大地主领地内奴隶的竞争，已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纷纷加入城里的下层阶级的组织，每天听一些野心家的政治许诺。一些不为凯撒的宽厚感召的贵族正阴谋叛变。凯撒在元老院向他们解释独裁的必要性，要求他们和他合作重建罗马。这些贵族不满凯撒带克娄巴特拉来作罗马上宾，大家谣传凯撒计划要做皇帝，并且要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亚历山大港或Ilium城。

因此凯撒虽然已届“耳顺之年”，还决心独撑局面，为重建罗马鞠躬尽瘁。他深知要是他不能建造一个比他推翻的政权更好的制度，那么他的一切胜利也就化为乌有了。公元前44年时，他的狄克推多任期延长而成为终身职，凯撒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虽然此时他还不知5个月后，他就要与世长辞了。元老院把一些赞美词和头衔都加到他的身上，或许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加深对他的仇恨，因为人们一听到“国王”的名称就咬牙切齿。一连串的头衔使凯撒戴上桂冠花圈，把他的秃头给盖住了。他现在控制着国库；他以执政的身分，建议和执行法律；以保民官的身分使他神圣不可侵犯；以都察官的身分使他有保举和废止元老院议员的权利。只有议会还留有表决建议措施之权，但是凯撒的副官Dolabella和安东尼把持着议会，当然会偏袒凯撒的了。和其他的独裁者一样，凯撒企图把政权建立在民心上。

在他的灵活手腕运用下，元老院几乎成为顾问性质的隶属机构；他将原有的600个席次增加到900个，新增的会员有的是罗马商人，有的是意大利的杰出市民；有的是出身于百夫长(Centurion)军人、也有出身于奴隶的。贵族看到高卢的首长竟进入元老院并参与帝国政事，大为惊异。甚至一些诙谐者也大表不满，而流行着一讽刺对句：

凯撒谆谆善诱高卢人民，然后把他们护进元老院；
Gallos Caesar in Triumphum Ducit, Idem in Curiam;
高卢人脱去他们的裤子，套上元老院议员的外袍宽边。⁶⁴
Galli Braccas Deposuerunt, Latum Clarum Sumpserunt

或许凯撒故意把新的元老院的体制扩大，使它不会发生效用，同时要一致联合反抗他也不容易。他选举一些朋友，如Balbus、Oppius和Matius等任非正式的行政要员。他准许议会选举一半市行政官，另一半由他“推荐”。由于他身兼保民官之职，他可以否决其他保民官和执政的决定。他把副执政增加到16个，财政官增加到40个，以加速处理公务。他对市政职务也屡加过问，并置有私人的眼线，如有耽搁或延误公事，他绝不容忍。在市政规章里，对于贿赂选举和行政上缺乏效率，凯撒均明文规定要处以重刑。为了防止集体买票的政治支配，或许同时也为巩固自己地位，避免劳动阶级反动，凯撒废除委员会(Collegia)。他又把陪审团的权利限制在两个上流阶层，而他自己则审判最重要的案件。凯撒常常坐在法官席上审理案情，他的公正和智慧无人能出其右。他向当时的陪审团提议一个罗马法典，但是由于他的去世，这个计划遂无疾而终。

凯撒效法格拉基兄弟，把土地分配给退伍军人和贫民。后来奥古斯都继行这种政策

好多年，对制止农民反抗发生很大的作用。为了要防止土地集中，凯撒规定新土地 20 年以内不得出售；为遏止乡村奴隶制度，他通过一项措施，宣布农场的工人一定得要有 1/3 的自由劳工。凯撒把一些游手好闲的大众阶级捉来当兵，又把 8 万个市民迁移到迦太基、科林斯，塞维利亚（Seville）和阿尔勒（Arles）。为解决罗马的失业问题，凯撒拨款 1.6 亿 sesterce 作建筑房屋之用。他又盖了一座宽敞的会议厅，一间会堂。他把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和希腊的城市布置得面目一新。凯撒缓和贫穷的压力后，规定领取政府救济品的标准；于是申请户便从 32 万降低到 15 万了。

到目前为止，凯撒仍然是庶民的支持者。然而由于罗马革命是农业革命而非工业革命，而其主要对象是贵族，其次是贷方，所以凯撒继行格拉基兄弟的政策，邀请商人支持农业和财政改革。西塞罗曾试图把中产阶级和贵族联合起来，凯撒则想使他们和平民和谐相处。从克拉苏到 Balbus 的大资本家都以他们的资金支援凯撒。凯撒降低债务，并严格规定利息不可过高；对于破产的补救，他创立了跟目前差不多的破产法。为了维持货币的稳定，他以黄金的多寡作为发行货币的标准。政府发行的硬币印有凯撒的肖象。帝国的财政制度有条不紊，以致当凯撒死后，国库孕余 sesterces 7 亿之多，而他自己私产也有 1 亿 Sesterces。

为了便利征税和行政，凯撒在意大利作了一次户口调查，同时计划整个帝国也要作同样的调查。由于年年兵火，人民死伤无数，为了弥补市民的数目，他把罗马公民权广泛的赐给大众——罗马的医生和教师也都享有公民权了。由于他一直担心罗马的低生育率，他早于公元前 59 年颁令说有 3 个孩子的家庭便有优先分配到土地的权利；现在对于那些大家庭，他依法奖赏；而没有生育的 45 岁以下的妇女不得乘舆或戴珠宝——这是他的立法里面最大的缺点，也是效果最弱的一环。

凯撒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偶而也会迷信神祇，⁸⁶他是国定宗教的祭师，并时以基金支持宗教，他不仅修复古老寺庙，也增建新寺庙，对维纳斯尤为推崇。凯撒一向主张宗教自由，解除以前对女神 Isis 崇拜的禁令，并且保护犹太人宗教信仰之自由。由于教士的历法与季节的变迁不能符合，凯撒委派 Sosigenes 仿效埃及格式创造出尤利安历法（Julian Calendar）。因此，一年有 365 天，每 4 年在二月时多出一天。西塞罗埋怨着说，凯撒征服、统治地球还不满足，现在正调整宇宙星球。

凯撒还计划一些伟大工程，但是后来由于他被谋杀，使这些计划都难产了。他铺好了一间大戏院的基地；任命瓦罗为建立公共图书馆的主脑人物。为使疟疾敛迹，凯撒把 Fucinus 湖和 Pontine 沼泽填成耕地。他又以加高堤防来制止台伯河的洪水泛滥；以改道台伯河来改进常为淤泥所塞的 Ostia 港口。凯撒还训令他的工程师筹划建筑横跨意大利中部的道路，并在科林斯开凿运河。

在凯撒的措施中，最遭人怨的是他把意大利的自由人的地位提高到跟罗马市民一样。公元前 49 年，他把罗马公民权赐给 Cisalpine Gaul 的百姓；公元前 44 年时，他起草市政宪章，为的是使意大利各城市的居民享有罗马公民的权利。或许他正计划使意大利有权参与罗马的代议政治。⁸⁷他把任命总督的权利从腐败的元老院手中夺回，改由他依能力才干分派，并得随时解其职位。凯撒把租税降低 1/3，税吏都由他自己委派。他不顾古人的禁忌，修复卡普阿、迦太基和科林斯三地，完成格拉基兄弟未完的工作。他又赐罗马人的权利给一些殖民和从直布罗陀（Gibraltar）到黑海一带的居民。而且很显然地，他希望

帝国的成年男子都享有罗马公民权，这么一来，元老院并不代表一个阶级，而是代表每一地区的意愿和心声了。

跟亚历山大一样，凯撒并不知道适而可止。他梦想远征帕提亚（安息），为他的老友克拉苏复仇；出征黑海沿岸、绥靖西徐亚（Scythia）；征服多瑙河和日耳曼等等。^⑧这样把帝国稳固后，他就可以带着战利品衣锦荣归了。从此可以结束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不怕有人会反抗他了；而且可以任意的指定他的继位者，从而安枕无忧的离开这个尘世。

第九节 布鲁图

这项计划的消息渐渐传开后，喜好荣耀的罗马庶民拍手叫好；商界则为凯撒将带回国的战利品而垂涎三尺；而贵族们知道凯撒与他们势不两立，便决心设法杀死他。

凯撒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一些贵族名门，西塞罗为此大加赞赏夸口。凯撒把投降的敌军都释放了，只有把那些战败投诚而后再度反抗他的军官处死。当他发现庞培和 Scipio 的书信时，他没有打开来看就将它烧毁了。他又把掠来的庞培的女儿和孙子送还仍在跟他作对的庞培儿子 Sextus。他的部下把庞培的雕像捣毁，他却重新把它立起来。凯撒任布鲁图和卡修斯为总督，并把政府高职让给他们的同派人士。对于闲言诽谤，他置若罔闻；对那些有谋害他的嫌疑者，他也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他不仅宽恕西塞罗，还对他百般礼遇敬重；西塞罗要求他恩赐，他也都一一答应。他甚至由于西塞罗的一再请求，把罪无可逭的马赛勒斯给释放了。在一次精辟的演说中，西塞罗赞美凯撒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气度”，并承认说，如果换上庞培的话，一切都要改观了。西塞罗说：“本人听到阁下宣布说‘吾已穷毕生之力，事业已达顶峰’之时，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您未完的大事还多着呢，您还未打好根基哩。”西塞罗很郑重地以元老院的名义向凯撒保证会注意他的安全，如有人敢攻击他，他们会以躯体抵挡之。^⑨此时，西塞罗左右逢源，正准备再购买一间华丽宫殿。凯撒的副手安东尼、Balbus 等都邀他吃饭。^⑩此时凯撒并没被蒙在鼓里，他写给 Matius 的信中说：“没有人再比西塞罗更亲切和蔼的了，但是我知道私底下他却恨我人骨。”^⑪

对曾被剥夺世袭权利的人，想要以宽恕他们反抗的意志来抚慰他们，很难办到；因为要原谅此种宽恕就像要原谅曾加害我们的人一样困难。元老院的贵族不敢否决凯撒的提议。他们申斥自由已遭破坏，却不承认恢复秩序需要限制他们个人的自由。克娄巴特拉和 Caesarion 住在罗马使他们惶恐不安。诚然，凯撒和他的妻子 Calpurnia 相亲相爱的同居着，但是谁不会怀疑他时常驾访艳后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大家谣传说他将称帝，与克娄巴特拉结婚，而把他们联合帝国的首都迁东方。因为他不是下令把他的雕像竖立在罗马先王的旁边吗？他不是破例的在罗马硬币上印着他的肖像吗？他不是穿着只有国王才穿的紫色长袍吗？公元前 44 年的 2 月 15 日，执政安东尼在 Lupercalia 节（译案：Lupercolia 节系古罗马每年一次的节度，为纪念丰饶之神 Lupercus 而举行。）曾三度试图把皇冠戴在

A 他的头上，凯撒三度拒绝；难道这不是因为群众默默反对的结果吗？* 把加在他雕像头上的王冠移走的保民官不也都遭他免职了吗？当凯撒坐在维纳斯封庙里，元老院议员驾临，他没有起身迎接；有人说是因为他患癫痫症，有人说他拉肚子，坐在那里不便站起。⁹⁹很多罗马贵族都在担心总有一天凯撒会称帝的。

卡修斯是体弱多病的人，普鲁塔克形容他为“瘦弱苍白”。¹⁰⁰他建议布鲁图谋杀凯撒。他本人赢得一些元老院议员和资本家的支持。大家推举布鲁图为暗杀凯撒的主脑人物，因为他素以才高德勋闻名。据说他的祖宗曾于464年前罢黜过国王。他的母亲 Servilia 是加图的妹妹；他的太太 Portia 是凯撒的敌仇 Bibulus 的遗孀。历史家 Appian 说：“据说布鲁图是凯撒的儿子，因为他出生时他的母亲是凯撒的情妇。”¹⁰¹普鲁塔克也说凯撒相信布鲁图是他的儿子。¹⁰²很可能布鲁图本人也相信这个传说，所以他很气愤凯撒诱奸他的母亲，使他背着私生子的罪名。布鲁图沉默寡言，忧郁善变；时时以其高贵出身自豪。他精通希腊文、热爱哲学；在形上学方面，他崇奉柏拉图，在伦理学方面，他是齐诺的信徒。斯多噶派的诛杀暴君说，对他颇有影响。他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的先祖认为我们不应忍受暴君的存在，纵使他是我们自己的父亲。”¹⁰³透过中人的介绍，他借钱给塞浦路斯的 Salamis 人；当这些人拒绝付给他利息时，他请求当时在西里西亚任地方长官的西塞罗派罗马军队强制执行。¹⁰⁴他治理 Cisalpine Gaul 区时正直廉洁，胜任能干。子任满回罗马时，凯撒命他为都市的副执政。

布鲁图每次看到雕刻在他祖宗的铜像上面的题字时，就会脸红。这些碑铭这样写着：“布鲁图，你死了吗？”“你的子子孙孙将以你为耻。”¹⁰⁵此时贵族们谣传说3月15日元老院开会那天，Lucius Cotta 将建议封凯撒为王，因为神谕说要征服帕提亚（安息）人，只有国王才有资格。¹⁰⁶卡修斯认为凯撒把持着元老院的一半票数，一定会通过这项提案，这么一来，恢复共和的希望便破灭了。于是谋害凯撒的决心遂更坚定。

3月14日晚间在凯撒家里的一个聚会中，凯撒提议讨论“要怎么死才痛快”的题目。最后他自己的答案是：“突然的死才过瘾。”第二天早晨，他的太太请求他不要到元老院去，因为她梦见他满身是血。凯撒家里的仆人故意把他先祖的遗像打落，以便给凯撒一个坏预兆，使他能提高警觉。然而，往昔是他的密友，现今是谋害者之一的布鲁图，一直坚持要凯撒到元老院去一趟，纵使作礼貌性的拜访也好。凯撒的一个朋友得知暗杀阴谋后，想到他家去警告他，但此时凯撒已离家到元老院去了。在路上凯撒遇到一个预言家，此人不久前曾警告凯撒说：“3月15日那天你要特别当心。”此时凯撒便笑着跟他说：“今天就是3月15日，一切都如常啊！”这个预言家回答说：“今天还没过呢！”当凯撒在庞培的剧院作例行献祭时，有人塞一张纸条通知凯撒说有人要谋杀他，但是凯撒不予理会。据说凯撒死时，这张纸条还握在他的手里。¹⁰⁷

Trebonius 曾是凯撒的得意名将，如今也参与谋害凯撒。他借口与安东尼说话使他进不了会议厅。当凯撒走进剧院坐下时，谋杀者即蜂拥而上。Suetonius 记载说：“当布鲁图

* 译案：据普鲁塔克言，凯撒虽见众情不愉而拒绝王冠，然而他却采用象牙上笏（Scepter）与宝座——此二者皆为古代罗马君王的传统标记。论者因谓，凯撒虽辞国王的尊号，实开帝国的先声。

** 这些关于3月15日的故事，Suetonius、普鲁塔克和 Appian 都曾提起，¹⁰⁸然而这或许是一种传奇故事罢了。

也参与一手时，凯撒用希腊文说：‘孩子，你也来杀我！(Hai Su Teknon)’”⁶⁹历史家 Appian 说：“当布鲁图举刀砍凯撒时，凯撒就不再抵抗，用长袍把脸和头蒙住，任大家砍杀，终于倒在庞培的雕像脚下。”⁶⁹历史上的完人终于如愿以偿的与世长辞了。

第十章 安东尼

(公元前 44—公元前 30 年)

第一节 安东尼和布鲁图

凯撒的被杀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凯撒死后，罗马陷入一片混乱，终于引起 15 年的战争。奥古斯都平定天下之后，才又开始继续凯撒未完的遗志。或许凯撒和他的反对派的想法都没错；反对派认为凯撒一心一意想做皇帝，凯撒则以为要维持社会秩序，独裁专制是势所难免的。

凯撒死后，群龙无首，大家意见分歧。安东尼于事发后，躲在家里，静观事态的发展。雄辩如西塞罗者，现在也为这突然的事件吓得说不出话来。谋杀分子于看到广场那边有一群激动的民众后，就试图以自由和共和的标语口号想要来赢取他们的共鸣与同情；但是民众丝毫不为这些宣传所动。这群谋杀者深怕被暴民报复，都躲在政厅 (Capitol) 里，还派私人卫士保卫着。傍晚时分，西塞罗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送信给安东尼，安东尼只作了友善和委婉的答覆。

第二天，会堂聚集了更多的人群。阴谋分子派人去收买他们，然后组成一个合法的议会后，他们就一起从政厅走出来。此时布鲁图就开始演讲，但是观众一点都没有反应。卡修斯接着讲，也被报以冷漠不屑。于是这群“解放者”又回到政厅去了，等群众慢慢的解散后，他们便偷偷的跑回家里。安东尼认为他是凯撒的合法继位者，于是他就到凯撒家里拿了一些文件和基金。同时他秘密的把凯撒的旧部召回罗马。3月17日他以保民官的权利与身分召集元老院开会，大家都为他的镇定与和蔼惊讶莫名。他接受西塞罗的建议，宣布大赦；并同意说如果元老院批准凯撒的命令、立法和任命的話，布鲁图和卡修斯就须接受总督的职务。当元老院休会期间，安东尼由于对维持罗马和平贡献很大，被赞誉为伟大的政治家。当晚他就宴请卡修斯。3月18日元老院开会时，决定要为凯撒举行公葬，并指定安东尼宣读例行的颂词。

3月19日，安东尼宣读凯撒的遗嘱。凯撒把私产分给他的三个孙侄儿，并声明其中的一个叫屋大维的是合法的继承人，读到这里，安东尼又惊异又激怒。凯撒把他的花园捐作大众公园，并给每一个罗马公民 300 Sesterce。这个恩赐的消息马上传遍整个城市。凯撒的遗体于 3月20日被搬到会堂供人瞻仰时，有一大群人前来膜拜祭献。于是安东尼便开始演讲，起初他的措辞用语都非常含蓄；但是当他讲到一半时，他的情绪激烈的使他滔滔不绝。当他把凯撒的长袍掀起，群众看他被杀得不成人样的惨状时，大家都异常激

动。有的大哭，有的大叫，众人四处寻找木材，放在凯撒尸体的下面；一些退休士兵都把武器丢在火葬的柴堆上面，演员的衣服，音乐家的乐器以及妇人的贵重装饰品等也都抛在上面，作为供奉之物。有些人激动得要去烧毁那些谋杀者的房子，然而这些房子门禁森严，而主人都已逃离罗马了。一部分群众在凯撒的灵柩旁为他守夜。好多犹太人感于凯撒宽宏的立法，在为他守夜的3天中，高唱他们古代的葬礼圣歌。这几天中，首都到处都有暴动。最后安东尼只好出兵维持秩序。安东尼与奥古斯都两个人的才干，均远不如凯撒；安东尼只有凯撒的一半才能，而奥古斯都则仅具凯撒的另一半才能。安东尼是将军，奥古斯都则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安东尼出生于公元前82年，他半生戎马，酷爱玩乐、好喝酒、好渔色。虽然出身高贵、英俊潇洒，但具有普通人的特质；身材魁梧、浑身是劲、生性善良、慷慨大量、勇敢果决、忠心耿耿。^①他在一次拍卖中把庞培的房屋买下，住下后却拒绝付款。^②现在他从凯撒家里取得的文件，使他可以任用他的朋友为官，自由发布命令，以及得到不少钱财等等好处。于是两个星期以内，他就偿付了相当于150万美元的债务，他劫取凯撒存放在欧比斯庙（Temple of Ops）里约值2500万美元的金钱，同时凯撒那相当于500万美元的私有财产也被他一扫而空。安东尼知道凯撒任命Decimus Brutus为Cisalpine Gaul总督，这是一个肥缺，他不愿被Decimus Brutus霸占，于是他使议会任命他为Cisalpine Gaul总督，而Decimus Brutus改任马其顿总督。

眼见安东尼的势力日渐壮大，元老院采取对策，把凯撒的养子屋大维召回罗马。这位将成为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那时才只有18岁。照例，他以养父的名字为主，以自己的名字为辅，于是他的名字便叫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一直到17年以后，他才接受我们所熟悉的奥古斯都（Augustus）的高贵称呼。他的祖母是凯撒的姐姐，叫Julia；他的祖父是Velitrae城的银行家；他的父亲做过副执政，后来任马其顿总督。屋大维从小便接受严格训练，而具有斯巴达式的纯朴风格；并且他也涉猎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与哲学。凯撒被害的前3年中，他大都住在凯撒的宫廷里。凯撒没有合法的儿子，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而他能收屋大维为养子却是其明眼洞察的几件事情之一。公元前45年时，他带屋大维到西班牙，屋大维在这次出征中所表现的勇敢和毅力，使凯撒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凯撒不厌其烦的传授他作战和统治的艺术。^③很多雕像刻划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性格：精练、柔弱、严肃，虽乏自信却具果决，虽易屈服却也固执；本来是个理想主义者，终被迫而成现实主义者。屋大维体弱多病，一直患着消化不良症；饭量小，不大喝酒，因为这样的节制和规律的生活，他的寿命比那些体壮如牛的人都来得长。

公元前44年的3月末，有一个人到屋大维的驻扎地Apollonia告诉他说凯撒已被暗杀，屋大维得知这个消息后，对那些谋杀者的忘恩负义感到非常震怒与遗憾。他想到凯撒对他的爱护，想到凯撒为重建罗马面鞠躬尽瘁，一股复仇之气便从他的心底涌起。于是他便动身奔回罗马。他的亲戚劝他暂时躲藏起来，以免安东尼的谋害。他的母亲也叫他提高警觉，不要外出。但是屋大维认为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他的母亲又告诉他利用机智，要有耐力，不要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屋大维聆听母训，奉行到底，受益不浅。

他去拜访安东尼，询问他对谋杀凯撒的人要如何处置。没想到此时安东尼正准备率军攻打拒绝放弃Cisalpine Gaul区的Decimus Brutus。他请求安东尼按照凯撒的遗嘱，付出他的遗赠物，尤其要早日分45元给每个公民。安东尼借口拖延，于是屋大维便将他从凯撒的朋友处借来的基金，分配给凯撒的旧部。同时借着这个机会，他就开始组织自己

的军队。

安东尼对屋大维这“小子”的无理取闹，甚为激怒，因此他宣布说以屋大维为首的煽动分子要暗杀他。屋大维便竭力声明没有这回事。西塞罗利用他们争吵的机会，告诉屋大维说安东尼是个无赖，一定要设法打败他。屋大维颇有同感，于是就率领他的两个军团，与 Hirtius 和 Pansa 两执政的军队联盟向安东尼宣战。西塞罗以攻击安东尼的政策和其私生活来为屋大维助战。公元前 44 年，在 Mutina 城的战役中，安东尼战败后逃命，但同时 Hirtius 和 Pansa 两执政也战死疆场，因此屋大维班师回罗马后，就成为元老院的军团和他自己军队的统帅了。由于这些军队做他的后盾，屋大维便强迫元老院提名他为执政，并且取消对谋害凯撒的人的大赦，而依法一一处死。屋大维后来发现西塞罗和元老院只不过是利用他来做反对安东尼的暂时工具，于是他就与安东尼妥协，再联合李必达 (Lepidus) 遂组成后三雄政治。他们的联军马上轻易的攻占了罗马。城里绝大多数的元老院议员和保守派分子因而逃到意大利南部以及各军政区。议会只得批准新政府的成立，并且授全权给“后三雄”统治罗马五年。为了充实军饷和替凯撒复仇，第 2 次三头政治够得上是罗马历史上的血腥统治时期。他们颁令处死 300 个元老院议员和 2000 个商人；捉到一个犯人，普通人可得到 2.5 万 Sesterce (合美金 1.5 万元)，奴隶可得到 1 万 Sesterce。^④他们又宣布说有钱人要处重刑，因此一些继承到大笔遗产的小孩子都被判刑处死。寡妇所继承的遗产也都被抢夺一空。有 1400 个妇人得把他们的财产统统交给政府。最后甚至连存放在守护神 (Vestal Virgin) 的钱也被洗劫。阿提库斯因曾帮助安东尼的太太 Fulvia，幸免于难。这三雄命令士兵严守意大利各地，防止犯人逃离；因此这些人只得隐藏在井里、排水沟中、阁楼上或烟囱里。有人反抗被杀，也有人自动投案；更有人饿死、吊死或投水自杀；还有人跳楼自尽；也有人被误杀的，更有进者，某些未被判处徒刑的人，竟在他们亲戚的伏尸处自杀，俾求解脱。Salvius 虽是保民官，却知道他的命已朝不保夕，就宴请他的友人，做最后惜别；设席不久，三雄的卫士就冲进门砍掉他的头颅，而把他的躯体留在桌上，并令客人继续吃喝。此时奴隶便乘机解脱桎梏，但是仍有很多人为了保护他们的主人而战死；有一个奴隶甚至乔装他的主人，被砍头而死。做儿子的有为了保护父亲而被杀死；也有为继承遗产而出卖自己父亲的。元老院议员 Coponius 的太太为求得他丈夫的安全，不惜与安东尼同床睡觉，以求幸免。安东尼的太太 Fulvia 以前曾向她的邻居 Rufus 购买大厦，Rufus 当时不答应出卖；现在虽然他要把大厦送她作礼物，她仍宣布他为罪犯，并把他的头砍下，钉在他的门前。^⑤

安东尼把西塞罗列为重要人犯，因为西塞罗在监狱里杀死安东尼的继父 Catalinarian Lentulus。屋大维起初反对，但不久他也就不坚持下去了，因为他忘不了西塞罗曾对谋杀凯撒的人赞颂备至之事，更忘不了西塞罗借以戏弄他的双关俏皮话。^{*}西塞罗想脱逃，但是由于风浪太大，又晕船，他便下船，当晚就宿于他在 Formiae 地方的别墅。第二天他准备呆在原地，等着捉拿他的人来。但是他的奴隶把他抬到船里，想继续逃亡；此时安东尼的部下赶到，西塞罗的仆人试图拒捕，但他却愿束手就缚。“满身沙泥，胡须和头发蓬乱一片，面容忧郁”，^⑥他把颈子伸直，慷慨就义。追杀者按照安东尼的命令砍断西塞罗的

* 西塞罗曾论及屋大维说：“这个孩子值得赞誉、授勋、擢升” (Laudandum Adolescentem, Ornandum, Tollendum); 但擢升 (Tollendum) 另义为 (杀害)。^⑥

右手；当追杀者把他的头颅和右手带上时，安东尼得意的大笑，发 25 万 Drachmas（约 1.5 万美元）给有功人员，并把西塞罗的头和手钉在会堂的柱子上。^④

公元前 42 年春，三雄联军越过亚得里亚海后到达色雷斯。布鲁图和卡修斯正在那里凭着他们的势力，敲诈勒索当地居民。他们预收十年的租税，当罗得岛的居民反对时，卡修斯便率军猛攻罗得岛的大港口，命令市民交出所有财产，稍有迟疑者，即被杀死，总共带走 1000 万元（美金）之多。卡修斯在西里西亚把他的军队驻扎在塔尔苏斯（Tarsus）附近，一直到受害者交出 900 万元（美金）时才拔营离走。塔尔苏斯市民为了筹足这一大笔钱，把土地都拍卖掉了，祠庙的器皿和装饰品也倾售一空，最后只得把人卖做奴隶了——起初卖小孩，后来卖妇人和老年人，最后连年轻人也都卖了。很多人在知道自己被出卖后都纷纷自杀而死。卡修斯又在 Judea 地方强征 420 万元（美金），并把四个城镇的居民卖为奴隶。布鲁图也一样以武力强征租税；Xanthus 城的市民拒绝他的要求后，他就率兵围城，居民虽饥馑不堪但却坚决不屈，最后集体自杀而死。^⑤由于布鲁图喜好哲学，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雅典；然而，雅典城却聚集了许多罗马的年轻贵族，他们喧嚣求战。当筹足基金后，布鲁图放下书本，会合卡修斯的军队，重趋战场。

公元前 42 年 9 月，两军在 Philippi 城遭遇。布鲁图击退屋大维的攻势，并占领其营地；但是安东尼却打垮卡修斯的军团。卡修斯命令卫士杀死他，卫士只好从命。此时屋大维卧病在床，其部下也就乱不成军了。安东尼重组部队，休息数天后便开始攻打布鲁图。布鲁图眼见大势已去，就扑向一位朋友的剑，自杀身亡。安东尼赶到时，把他自己的紫袍盖在布鲁图的遗体上，他们一度是好朋友哩。

第二节 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在 Philippi 城这一役是贵族的最后一次的战争。加图的儿子、Hortensius 的儿子、Quintilius Varus 和 Quintus Labco 等等都随着布鲁图和卡修斯自杀身死。战胜者就开始瓜分帝国了：李必达占领非洲，屋大维领有帝国西部，安东尼则自己选择帝国东部，埃及和希腊等地。由于安东尼需要钱用，在取得十年租税之同样金额的条件下，他便宽恕东部诸城资助其敌手的罪过，以弗所（Ephesus）城的妇人，因为以迎接狄俄尼索斯神（Dionysus）一样的礼遇来欢迎安东尼，他便减少他们的租税；他的厨师为他烧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他便把一座堂皇的屋子送给他。安东尼在以弗所城召集伊奥尼亚诸城的百姓开会讨论划分市界事宜。他把划界有关问题处理得相当得体，以至十年后，奥古斯都发现并不需要加以多大更动，而萧规曹随了。所有参与反对他的人，除了谋杀凯撒的阴谋集团外，他都既往不究。对于那些曾遭卡修斯和布鲁图洗劫蹂躏的市民，他免除他们一切的税捐；很多被卖做奴隶的人也都获得自由。此外，安东尼还解放了叙利亚。^⑥

饱暖则思淫欲，安东尼现在的生活少不了舞娘、妓女，终日闹饮，歌舞达旦。一个女孩子只要被他看上，就逃不出他的魔掌。他派人去叫克娄巴特拉到塔尔苏斯与他会面，因为有人控诉她帮助卡修斯筹集金钱和招兵买马。克娄巴特拉听命前往，但是她没有按

照他指定的时间和方式到达。安东尼高坐在会堂的御座上等着她来叩头求饶，她则悠哉游哉的乘着一只佩有紫色帆布和银色船桨的游艇，准备赴约。她的女仆盛装艳抹、权充水手；她自己乔扮女神维纳斯，躺在舱里，身上盖着金布。当塔尔苏斯地方的居民听到这位艳妇将要驾临时；纷纷聚集在岸边，想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而此时安东尼便独自坐在宝座上，没人理会。克娄巴特拉邀他来船上共进晚餐；他就带着随从前往。她盛宴以待，并以礼物和微笑送给他的将军们。在亚历山大港，她含苞待放时，安东尼就爱上她了；如今她二十有九岁，丰满成熟，娇艳欲滴，使得安东尼魂不附体。起初他还带着责骂的口吻斥责她，谁会料到最后他把塞浦路斯、西里西亚、腓尼基、Coele—Syria、Judea 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土地都送给她呢？^②至于他要求什么，她就尽量使他满足，并邀请他到亚历山大港玩。于是安东尼就在那里度过一个冬天，终日无忧无虑，与克娄巴特拉形影不离，把统治帝国的大事都置诸脑后了。克本身却非常理智，并没陷入爱河，她深知埃及虽然富有，但是兵力薄弱，随时都有遭罗马帝国吞没的危险。为了要解救她的祖国与保全她的王位，唯一方法只有跟罗马要人结婚。她曾看上凯撒，现在她的目标转为安东尼了。而安东尼只会固守凯撒的政策，终日梦想使罗马和埃及联盟，而把首都建立在迷人的东方。

正当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港嬉戏作乐时，他的太太 Fulvia 和他的弟弟 Lucius 正阴谋瓦解屋大维在罗马的权势。那时屋大维真是四面楚歌：元老院尽是一些冒险分子；失业者众，人心惶惶；平民流散，没有组织；庞培的儿子阴谋阻止粮食进口；商业萧条，租税和掠夺已把民脂民膏搜刮一空；生活已失去目标和意义，大家尽情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明日货币贬值、或遭洗劫、或遭杀身，谁能预料？此时屋大维本身表现得也不太好，于是 Fulvia 和 Lucius 便乘机组织一支军队，呼吁全意大利人民起而反抗、驱逐屋大维。屋大维手下的名将阿格里帕在 Perusia 地方把 Lucius 包围，终于在公元前 40 年 3 月迫其投降。Fulvia 由于屡遭挫败，和埋怨安东尼对她的冷落，生病而死。屋大维借宽恕 Lucius 而想与安东尼求得妥协，但是安东尼却渡海包围屋大维在 Brundisium 港的部队。想不到这两支军队遭遇时，双方的士兵都非常理智，拒绝自我残杀，于是安东尼只好与屋大维握手言好。为了表示亲善，安东尼娶屋大维的妹妹为妻。局势就这样暂时的平静下来了。

公元前 38 年，屋大维爱上 Tiberius Claudius Nero 的太太 Livia；于是他便跟他的太太 Scribonia 离婚，同时诱劝 Nero 放弃 Livia，终于达到与她结婚的目的。婚后 Livia 忠告他与资产阶级求得和解，他便减少租税，把逃脱的 3 万个奴隶捉回给他们的主人，并下决心要整顿意大利的秩序。由于罗马将军阿格里帕（Agrippa）的帮忙，加上安东尼支助的 120 条船只，屋大维击溃了庞培之子 Sextus Pompey 的舰队，从而稳定了罗马的粮食供应，并于公元前 36 年彻底消灭庞培的残余部队。元老院因此提名他为终身的保民官。

安东尼与屋大维妹妹结婚后，便偕妻住在雅典。这一段期间他享受着与一个好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新奇经验。他忘却政治和战争，心无邪念，娇妻在旁，陪他听哲学课程。闲来无事，他便研究凯撒留下来的征服帕提亚（安息）的计划。此时凯撒手下将军的儿子 Labienus 深受帕提亚（安息）国王的宠爱，已率军攻占罗马的肥沃区西里西亚和叙利亚。为了应付这个威胁，安东尼需要军队；养军则要足够的金钱，而克娄巴特拉有的是钱。于是安东尼突然厌倦美德和宁静，把太太送回罗马，并请克娄巴特拉到安条克（Antioch）跟

他见面。她带给他一些军队，但是反对他的征服计划，因此只答应他很小的资助。安东尼不顾一切，于公元前36年率10万大军侵入帕提亚（安息）；攻占城堡不得逞后，知难而退，几乎损失一半军队。回程时他把亚美尼亚并入帝国的版图，他就以此沾沾自喜，在亚历山大港大肆庆祝他的胜利。公元前32年时他与克娄巴特拉结婚，宣布他和 Caesarion 为埃及和塞浦路斯的联合领袖，并把帝国东部各区传给克和他生的儿女。鉴于不久就要向屋大维寻仇，于是安东尼大吃大喝、嬉戏纵欲，先行享受一年。克娄巴特拉多方鼓励他，帮他筹集军队和舰队，并誓言“有朝一日将要高踞政厅，号令天下。”^⑧

第三节 安东尼和屋大维

屋大维的妹妹被安东尼离弃后，便默默地住在罗马，忍气吞声的抚养 Fulvia 的孩子以及她自己生的两个女儿。屋大维见他妹妹失宠，终日饮泣，使他更深信如果安东尼的计划得逞之后，意大利和他本人都不堪设想了。他就设法使意大利人民了解目前的危机：安东尼跟埃及女王结婚后，把最富庶的罗马军政区割给女王和她的儿女，同时正计划把帝国首都迁到亚历山大港，这样一来，罗马和意大利都要变成附属国了。安东尼此时建议元老院说他和屋大维应该同时退休隐居，恢复共和的体制。屋大维从守护 Vesta 女神之圣火的处女那边窃取得来的安东尼立好的遗嘱后，便当众在元老院宣读。遗嘱注明安东尼的继位人是克娄巴特拉的儿子，并吩咐说死后他要葬在亚历山大港女王的旁边。^⑨遗嘱的后半句话给元老院一记猛棍：克娄巴特拉。借安东尼来腐蚀罗马帝国。于是屋大维便很智巧地于公元前32年，向克娄巴特拉宣战（不向安东尼宣战），声称这是为争取意大利独立的神圣战争。

公元前32年9月，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500只舰队浩浩荡荡的从伊奥尼亚海（Ionian Sea）出发，声势之浩大堪称空前。总兵力包括10万步兵，和1.2万名骑兵，这些军队大都是由东方诸王资助的，他们希望借此能摆脱罗马的统治。屋大维则率400只舰艇，8万步兵和1.2万个骑兵渡过亚得里亚海。两军遥遥对峙达一年之久，彼此不敢轻举妄动。最后大战终于在公元前31年9月2日于 Ambracian 海湾的亚克兴岬爆发了。阿格里帕技高一筹，而他的小艇也比安东尼的巨舰来得机动、敏捷。安东尼的许多舰艇都被屋大维的部下放火烧毁。历史学家卡修斯描述说：

一些水手在火势未到达前，即被火烟窒息死亡；有些则在船上被烤得焦烂；更有些人则因为他们身上的铁甲被烧得滚烫而死。好多人跳海求生，却被海怪吞噬，或被箭射死，或淹死。那些互相残杀，以求解脱的人，算得上死得舒服、愉快的了。^⑩

安东尼眼见胜利无望，便暗示克娄巴特拉实行他们预定的撤退计划。于是她先率军南下等安东尼；安东尼由于无法救出旗舰，就索性弃舰逃命，与她会合。他们驶到亚历

山大港时，安东尼垂头丧气，知道大势已去，乾坤已定了。

屋大维在亚克兴岬获胜后，即率军攻打雅典，然后到意大利，镇服其部下的叛变。随后他又抵达亚洲处罚安东尼的赞助者，并再度筹集基金后，于公元前30年抵亚历山大港。安东尼此时已离开克娄巴特拉而住在Pharos小半岛附近的岛上。他向屋大维求和，屋大维拒绝。克娄巴特拉没征得安东尼的同意就送一只金宝杖、一个王冠和一个宝座给屋大维，以示臣服。屋大维回复说，只要她杀掉安东尼，他就会保证不入侵埃及。^⑨安东尼再度写信给屋大维，叫他不要忘了他们以前的友谊；并同意说如果克娄巴特拉得保全生命，他愿意自杀。屋大维对他的提议根本不予理会。于是克娄巴特拉便把埃及所有的财宝堆积在一个宝塔内，并通知屋大维说如果她得不到光荣的和平，便要与这些珠宝一同毁灭。安东尼则犹作困兽之斗，起初还颇有斩获；但是第二天他看到克娄巴特拉的佣兵投降，又风闻克娄巴特拉战败被杀，他就决意自杀。不幸，当他已经刺中要害的时候，忽闻克娄巴特拉尚在人间，乃命人抬往克娄巴特拉处。那时她正和一些随从守护着塔里的珠宝。大家合力从窗门把安东尼拉上来，于是安东尼就这样的死在她的怀里了。屋大维准许她出来埋葬她的情人。随后屋大维召见克娄巴特拉，此时克娄巴特拉虽已39岁，但风韵犹存，然而，屋大维却不为所动。克娄巴特拉于得知屋大维要将她押到罗马，作为胜利的象征时，就身穿皇袍，以毒蛇噬身而死。她的女仆Charmion和Iris也跟着自杀殉命。^⑩

屋大维准许她葬在安东尼的墓旁。Caesarion和Fulvia的大儿子都被杀头。屋大维把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所生的孩子都送到意大利，他的妹妹则把他们视作自己骨肉，含辛茹苦亲自抚养。屋大维发现珠宝没动，堆积如山，便发出会心的微笑。埃及没有被并入罗马的版图，屋大维仅仅象征性的坐上托勒密(Ptolemy)王座后，就让一个地方官吏(Praefectu)代他治理国事了。凯撒的嗣子战胜亚历山大的子孙，西方再度打败东方。双雄争夺战至此已告结束，结果弱者获得胜利。

共和沦亡于Pharsalus城之后，而革命结束于亚克兴岬一役。罗马刚好完成柏拉图和我们所知道的政体演变说：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治、民主政治、革命混乱、独裁政治。在历史回轮的运转中，一个自由的世纪已过，接着来的是一个纪律的世纪了。

第二部
奥古斯都时代

第二部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30 年——公元 192 年

公元前

- | | |
|---|--|
| 30: 屋大维被举为终身保民官; 贺拉斯的《讽刺诗集》第二卷出版。 | 20: 贺拉斯的《函札》(Epistles) 首卷出版。 |
| 29: 维吉尔的《农事诗》(Georgics) / 及贺拉斯的《长短句抒情集》(Epodes) 出版。 | 19: 维吉尔卒; 普洛佩提乌斯诗作流行。 |
| 27: 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的徽号。 | 18: 《通奸律》(Lex Iulia de adulteriis) 颁布。 |
| 27——公元 68: 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 | 13: 马塞卢斯剧场建立; 贺拉斯的《颂歌集》第四卷出版。 |
| 27——公元 14: 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 | 12——9: 德鲁苏斯在德征战; 台北留征服 Pannonia。 |
| 25: 阿格里巴建万神庙; 提布卢斯诗作流行。 | 9: 李维著作流行; 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建立。 |
| 23: 贺拉斯的《颂歌集》(Odes) 前三卷出版。 | 8: 梅塞纳斯及贺拉斯卒。 |
| | 6: 提比略莅罗得斯岛。 |
| | 2: Julia 被放逐。 |

公元

- | | |
|--|-------------------------------------|
| 公元 4: 奥古斯都收养提比略。 | 23——31: Sejanus 当政。 |
| 8: 奥维德被放逐至 Tomi。 | 27: 提比略定居 Capraea。 |
| 9: Varus 死于德国; lex Papia Poppaea 及《婚姻律》(Lex I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 颁布。 | 29: Livia 卒; Agrippina 被放逐。 |
| 14: 奥古斯都卒。 | 30: 辞典编纂人 Lelsus 崛起。 |
| 14——37: 提比略的元首政治。 | 31: Sejanus 卒。 |
| 14——16: Germanicus 及德鲁苏斯在德国 | 37——41: 盖恩斯(小靴子)的元首政治。 |
| 17——18: Germanicus 在近东。 | 41——54: 克劳狄乌斯的元首政治。 |
| 18: 奥维德卒。 | 41——49: 塞内加被放逐。 |
| 19: Germanicus 卒; Piso 受审。 | 43: 征服不列颠。 |
| 20: 《叛国律》(Lex maiestatis) 颁布; 告发人兴起。 | 48: Messalina 卒; 克劳狄乌斯娶小 Agrippina。 |
| | 49: 塞内加作副执政官, 任尼禄之家教。 |
| | 54——68: 尼禄的元首政治。 |

- 55: 塞内加向尼禄献《仁慈论》(De Clementia) 尼禄毒杀 Britannicus。
- 59: 尼禄令其母 Agrippina 自杀。
- 62: 塞内加跌伤; 伯夏斯卒; 尼禄杀 Octavia, 娶 Poppaea
- 64: 罗马大火; 罗马基督徒第一次遭受迫害。
- 65: 塞内加及卢卡受刑。
- 66: 佩特罗尼乌斯及 Thrasea Paetus 卒。
- 68—69: 加尔巴的元首政治。
- 69 (元至四月): Otho 的元首政治。
- 69 (7 至 12 月): Vitellius 的元首政治。
- 69—96: Flavian 王朝。
- 69—79: 韦斯巴芗的元首政治。
- 70: 圆形大剧场建立; 昆体良充任第一个国家教职。
- 71: 韦斯巴芗驱逐哲学家。
- 72: Helvidius Priscus 自杀。
- 79—81: 提图斯的元首政治。
- 79: 维苏威火山爆发; 老普林尼卒。
- 81: 提图斯拱门建立。
- 81—6: 多米提安的元首政治; 马提雅尔及斯塔提乌斯诗作流行。
- 81—84: 阿格里科拉在不列颠征战。
- 93: 犹太人、基督徒及哲学家被迫害。
- 96—98: 内尔瓦的元首政治。
- 98: 塔西佗执政官。
- 98—117: 图拉真的元首政治。
- 101—2: 图拉真第一次对 Dacians 人开战。
- 105: 塔西佗的《历史》(Histories) 问世。
- 105—7: 图拉真第二次对 Dacians 发动战争。
- 111: 小普林尼作比希尼亚的主政 (curator)。
- 113: 图拉真建大会堂及圆柱。
- 114—6: 图拉真出征安息 (帕提亚) (Parthia)。
- 116: 塔西佗的《年鉴》(Annals) 及尤维纳里斯的《讽刺诗集》(Satires) 出版。
- 117—38: 哈德良的元首政治。
- 119: 苏埃托尼乌斯的《罗马皇帝列传》出版。
- 121—34: 哈德良巡视罗马帝国。
- 134: 法学家 Salvius Julianus 崛起。
- 138—61: 安东尼·庇护的元首政治。
- 139: 哈德良的陵寝建立。
- 161—80: 奥理略的元首政治。
- 161—9: 维尔拉斯与奥里略分治罗马帝国。
- 161: 盖恩斯的法规。
- 162—5: 对安息 (帕提亚) 战争。
- 166—7: 瘟疫蔓延罗马帝国。
- 166—80: 与 Marcomanni 人战争。
- 174 (?): 奥理略著《沉思录》(Meditations)。
- 175: 卡修斯谋叛。
- 180: 奥理略卒。
- 180—92: 康茂德的元首政治。
- 183: Lucilla 谋叛。
- 185: Perennis 受刑。
- 189: 大饥荒; Cleander 受刑。
- 190: Pertinax 执政官。
- 193 (元月 1 日): 康茂德被谋杀。

第一章 奥古斯都的政治权术

(公元前3年——公元14年)

第一节 导向帝制

屋大维 (Octavian) 从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进至亚洲, 继续封赠王国及领土, 他于公元前 29 年夏始入意大利, 人民视之为救主, 各界人士参加迎宴, 庆祝凯旋, 狂欢三日, 门神 Janus 的庙宇因之关闭, 以表示让战神马斯 (Mars) 尽兴一番。

意大利这个富庶的半岛已因 20 年的内战而凋敝, 农田荒芜, 城市掳掠围困, 财富洗劫一空, 行政及保防松弛, 入夜盗贼横行, 不法之徒出没街巷, 绑架商民售之为奴。商业萧条, 投资停顿, 高利贷猖獗, 财产跌价, 道德水准因为富豪骄奢而低落, 但并未因为贫乏混乱而改进, 在某些情况之下, 道德堕落比由丰足变成贫困更令人沮丧。

在经济上由富而贫, 在道德上失去重心之人在罗马到处可见: 士兵们习于走险, 嗜杀成性; 因为苛征及战时通货膨胀眼见自己积蓄耗竭的人, 失神的渴望形势转变而再回复富饶; 妇女们放纵于自由、离婚, 堕胎及通奸率倍增。人们因为失去了生存活力、多以不育子女为理想; 肤浅的潮流均以悲观讽世为荣。这还不是罗马的全貌, 而是其内在的严重隐忧。

海上盗贼复出, 对国家间的自杀正可幸灾乐祸。城市与地方抚摸着苏拉 (Sulla)、卢库卢斯 (Lucullus)、庞培 (Pompey)、Gabinus、凯撒 (Caesar)、布鲁图 (Brutus)、卡修斯 (Cassius)、安东尼 (Antony) 与屋大维等横征暴敛后的创伤。沦为战场的希腊被毁了; 埃及遭窃了; 近东地区须供养大量军队, 贿赂无数将军; 人民痛恨罗马统治者剥削了他们的自由而未能给他们任何安全与和平。若是有人发现意大利外强中干的真象, 团结自己人民, 起而反抗罗马, 发动另一个争取自由的战争, 那该怎么办?

当时曾有某一颇有魄力的元老意欲面对此项危局, 组织强大军队, 罗致优秀将领, 并教之以深远的治国之道, 可惜他没有结果。因为可以作其后盾的望族都已毁于战争与子嗣不继, 传统的治国之道尚未传给继承他们的商人、军人及省民, 新元老院欣然将大权授与了一个能策划、善领导、肯负责的入。

屋大维对废止旧宪法迟疑不决。卡修斯 (Dio Cassius) 代表他与梅塞纳斯 (Maecenas) 及阿格里巴 (Agrippa) 等磋商甚久。他们认为一切政府均为寡头政治, 所以在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三种政体中, 究竟选择那一种, 并不成问题; 他们所要决定的是在目前的空间与时间之下, 究竟采用以军队为本的君主式寡头政治呢, 或者

是世袭式的贵族寡头政治呢，还是以工商界之财力为主的民主式寡头政治？屋大维把他们合而为一，称之为元首政治（Principate）、那就是熔合西塞罗（Cicero）的理论，庞培的作风，凯撒的政策为一体。

人民冷静的接受了他的决定。他们不再恋慕自由，只是疲乏地企望着安全与秩序；只要能保证他们有娱乐有饭吃，谁来治理都无所谓。他们已经发觉议会的贪污无能，充满暴力，不但不能统治整个帝国，恢复意大利生机，甚至连罗马都无法管理。因为版图的扩张，自由问题也日趋复杂。罗马已非城邦国家，帝国无情地驱策它模仿埃及、波斯与马其顿。自由崩溃之后所形成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混乱，必须由新的政府建立新的秩序予以安抚。所有地中海的动乱国家都仰望着屋大维，期待着贤明政治的出现。

凯撒的失败就是屋大维的成功之处，因为屋大维较为圆滑，较有耐性，他了解文字和礼仪的妙用，他是步步谨慎，而且，屋大维有的是钱。他的叔祖（凯撒）则迫不及待地要扭转生活，想在半年之间完成一世的改革。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说：“当屋大维带来了埃及的宝藏时，罗马因财力雄厚，利率从12%降到4%，不动产之身价，亦大大增值。”当屋大维表明产权之不可侵犯，他已不再放逐人民及没收其财产时，金钱立即出现，投资踊跃，贸易开展，财富又开始储积，且有一部落入劳工与奴隶之手；各界人士得知意大利仍受封赐，罗马仍为帝国首都，均不胜欣喜；东方复苏之威胁已可暂时解除；凯撒所梦想的平等联邦（commonwealth）已被恢复统治民族特权所暗中取代。

屋大维开始用掳来的财富支付其士兵的欠薪。他保留20万现役军人，各个宣誓效忠于他；其余30万人则予授田遣散，每人皆赠与巨额银钱。对他的将军们、拥护者、朋友们均不吝厚赠。有几次，他曾以私人财产弥补国库赤字。对遭受战祸或天灾的地方都拨出巨款赈济。他焚毁产权人的欠税纪录而免征他们所积欠的税款，他拨款救灾、举办盛大展览和竞赛，他慨解私囊从事公共建设，以防止失业并美化罗马。众属国奉之为神明，岂无由乎？

当大量金钱被他挥霍之后，这位布尔乔亚皇帝生活得非常简朴，他放弃贵族们的锦衣绣食与公家俸禄，穿着自家妇女所纺织的衣服，一向住在Hortensius宫室中的一间小房之中，但占住了28年之后，该屋惨遭回禄，他又按照原样建造新宫，可是他仍旧住在那间狭小的寝穴之内。即使离开了众人的视线，他还是过着哲人般的简单生活，而不享受帝王的奢侈豪华。他唯一的嗜好是放开国事，驾舟徜徉于坎帕尼亚（Campania）的沿岸。

他逐步地或谦和地允许元老院，让他们授权与他，使他成为一位有权有实的国王，除了名称，他一直保持着“大统领”（imperator）的头衔，统率三军。由于军队大部驻扎在首都以外，普通是不在意意大利本土，所以人民虽然生活在与以前各种旧共和完全无异的政环境中，但却不觉得是处在军事帝国统治之下，因为这种政权只要能用法令统治，便不再使用武力。

屋大维于公元前43年与33年，31年到23年的9年间，每年都被选为罗马的执政官。由于公元前36年、30年和23年所取得的保民官权威，他已成为终身不可侵犯的保民官，在元老院他有立法权，对政府官吏的行为有否决权。对这种独裁政体没有人说个不字。商人们在太平盛世之际都把握机会发财，知道屋大维曾经掠夺埃及的元老们，拥有屋大维所赐土地的士兵们，在凯撒立法封派及遗嘱之下的受益人等等——都一致同意荷马“一人统治最为上策”之说法，至少，像屋大维那样慷慨大方，像他那样勤奋尽职，

像他那样献身于国，一人统治是不会错的。

1A 公元前 28 年，屋大维与阿格里巴同为罗马都察官时，他曾举办人口普查，校正元老名额，削减为 600 人，他本人则被命为常任“首席元老”，该头衔之原意是在元老名录上居首之意；不久，该称号便如“大统领”一样有了“君主”的意味，在屋大维终身拥此称号之下，那就是“皇帝”。

历史上都称他以及 200 年以后继承人的政府为元首政治，而非纯粹的君主政治；因为到康茂德 (Commodus) 死亡时为止，所有的“皇帝”都认为，他们只是元老院的元首，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为了使他在宪法上的权力更为扩大，他在公元前 27 年辞去所有官职，宣布恢复共和，并表示他本人希望退隐园林，不复问政（时年 35 岁），这出戏排演得很好，因为屋大维素以谨慎著称，他深信“诚”是最好的策略，只是在作的时候不能不权衡变化。元老院不但不同意他辞职，并几乎将全部大权交还给他，请他继续领导国家，并加之以“奥古斯都”(Augustus) 的尊称，在历史上奥古斯都曾被误认是他的名字。在此之前，此字一向是指圣物或圣地，以及某些创造或扩大的神祇；如今用到屋大维身上，便带有一种神圣的荣光，而使他成了宗教与诸神的保护者的意味。

罗马人似乎要想一想，“恢复”是真的，是他们用一个形容词“奥古斯都”换了来的。元老院与议会不是仍旧立法和选举官吏吗？不错；奥古斯都或他的代理人只是“提出”法案和“推荐”重要的候选人而已。他是以“大统领”和执政官的地位统领军队、掌理财政和管理司法；他以护民官之特权控制政府各项活动、他的权柄并不大于伯里克里斯 (Pericles)、庞培或任何能干的美国总统，所不同者，只是权柄之永久性与非永久性而已。公元前 23 年他辞去执政官，但接受了元老院授予的“总督之权”，使他能管制一切属地的官吏。这一切仍旧无人反对，而且当发生粮荒时，人民竟包围着元老院，反而要求命他为大独裁者，因为人民在元老院寡头政治之下生活并不幸福，所以想换换口味，尝试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也许会使他们发财。奥古斯都予以拒绝；不过他承受了粮政和食物供应的责任，并立竿见影地解决了粮荒，人民对他感恩不尽，所以当他以自己的威信修改宪法时，人民毫不在意。

第二节 新秩序

在历史上，此种元首政治不失为精明的政治成就，所以这里有详加申述的必要。

以前，他的权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他可向议会提出法案，然后运用、实行并解释；他可以加违法者的罪名。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正襟危坐，俨如法官，每至日暮，“当他感觉不适时，就摆一张便床在旁边……他光明正大又极宽厚”。^①他因身兼多项要职，便组织一个非正式的内阁，其中有梅塞纳斯等为顾问，有阿格里巴等为执行长，有提比略 (Tiberius) 等为武官，并设一低级行政机构，主要由自由人及奴隶所组成。

梅塞纳斯 (Caius Maecenas) 为一富商，他提供了半生精力，在平时及战时辅佐奥古斯都处理内政与外交，最后，虽然出于勉强——帮助他恋爱。他建筑在 Esquiline 山上的

公馆素以花园及温泉泳池闻名。他的敌人形容他是脂粉气的享乐者，因为他既爱锦绣与珠宝，又能鉴赏罗马的各式佳肴。他酷爱文学与艺术，并慷慨加以赞助，归还了维吉尔（Virgil）的田园，并赠送一份给贺拉斯（Horace），他激发了田园诗与抒情诗，他本可为官，但不屑为之；许多年他对内政与外交方针的制订不遗余力；当奥古斯都犯了严重的错误时，他敢教训他；所以奥古斯都对他的辞世（公元前8年）哀悼逾恒，如失左右手。

大概是由他的建议，中产出身不鄙视经商的奥古斯都，擢拔了若干商人担任高职，甚至昇以省政重任。某元老对这种改变极为不满，奥古斯都乃授与元老们以例外的权限，并召集约20位元老组成首席会议（Concilium Principis）以示亲密，以示道歉。原先这个组织的决策须经元老院的同意，可是元老院逐渐衰微，这个组织的权力与作用则与日俱增。奥古斯都对元老院极尽礼貌使之成为高级傀儡。他曾以罗马都察官身份四次修改其组织；他能够，并且曾经将其中不称职或道德不修的人革职；新进元老大半由他提名；主计官、役政官、执政官任满之后进入元老院，都要经过他的选择和同意。意大利的殷商全部罗致在元老院中，使这两个阶级实施西塞罗所倡的和衷共济。财富抑制了出身的傲慢与特权，世袭的贵族政治制止了财富的浪费。

奥古斯都主张元老院每逢月之1日和15日开会，会期一天。院会既由他主持，一切方案须经他同意之后才能提出；事实上，一切方案都是由他助手或他亲自草拟。元老院司法和行政作用已大于其立法作用，它成了高等法院，经过委员会来管制意大利，指挥各项公共建设的执行，并管理那些不需大量军队控制的地方，不过外交大权目前是在奥古斯都手中。元老院的古老权力被如此削减，以致对有限的任务也不热心，便把更多的责任推给皇帝跟他的幕僚。

议会召集的次数虽已减少，但仍旧召开；他仍旧投票，不过只投给皇帝所批准的法案或所指定的候选人。公元前18年他又制定法律，规定须财产在40万 *sestertises* 以上的人才能为官。²奥古斯都曾13次竞选执政官，跟别人一样去拉选票；这真是高雅的让步和戏剧性技巧的配合。候选人必须提出保证金以防将来受贿的办法，阻止了贪污。³可是奥古斯都曾经送给自己一党的投票人每人1000 *sesterces*，以保证投他的票。⁴直到公元第5世纪，⁵保民官和执政官都由选举产生，不过他们的大权落入皇帝手以后，他们的机关就变成事务性质而无决策权力，最后只剩了空架子。奥古斯都把罗马政府交在受薪的地方公务员手中，设置一个3000警察武力，受市警察局局长指挥，又进一步为了保证他所要求的秩序，和维护他的权力，他严重地违反常规，安置6个团队（每团队由1000兵士组成）驻在罗马近郊，3个驻在城内，这9个团队以后成为他的禁卫军——保护大元帅大本营。公元41年，就是这个团体拥克劳狄乌斯（Claudius）为帝，政府开始屈居军队指挥之下。

奥古斯都的政务从罗马传到意大利和各属地；参加埃及战争的意大利社区，他都给与罗马公民资格或有限的“罗马参政权”。他用赠品帮助他们，用新的建筑美化他们，并为他们设计一种邮寄投票的办法。他把属地分成需要军事保护和不需要军事保护两种，后者（西西里、Baetica、Narbonese Gaul、马其顿、阿哈伊亚、小亚细亚、比希尼亚、Pontus、塞浦路斯、克里特、昔兰尼及北非）交元老院管治；其余——“皇家属地”——由他的副将、收税官或司令官去管。这种得意的安排使他对军队保持控制，军队大部是驻在“受威胁”的属地之内；这种安排使他从埃及得来大量税收；使他透过他所派的收税官监

视属地总督，每个总督都发给固定薪俸，减少他们榨取百姓的企图；此外，设置一个文官机构，办理日常事务，并防范首长的不法行为。他对属地的小王们十分礼貌而取得他们的效忠。他让他们把儿子送来宫内居住，并接受罗马教育；经过这样慷慨的安排，这些青年都成了人质，到他们回去继承父业，不知不觉中都成了罗马化的工具。

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Actium）海战胜利的余波中，拥有强大的陆海军，他显然要把帝国伸张到大西洋、撒哈拉、幼发拉底、黑海、多瑙河和易北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不是用消极的防卫来维持，而是用向外侵略的政策来维持。皇帝亲自完成征服西班牙，大力地改组高卢政府，使它安静将近百年，对于安息（帕提亚），能收回从克拉苏（Crassus）手下失去的军旗和战俘，也就满意了；对亚美尼亚（Armenia），他使一个倾向罗马的 Tigranes 回复王位。他派军远征埃塞俄比亚（Ethiopia）和阿拉伯（Arabia）。从公元前 19 到 9 年间，他的义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Drusus）征服了 Illyria、Pannonia 和 Raetia。德意志侵入高卢使他大为震怒，他命德鲁苏斯渡过莱茵河，这个才气横溢的青年一直打到易北河，使他大为高兴。但德鲁苏斯因从高处跌落，内部受伤，病痛地挨了 3 天，终于死亡。提比略手足情深，抱着他垂死的兄弟，骑马从高卢到德意志走了 400 余里的路，然后转运到罗马，一路他都走在行列的前面（公元前 9 年）。提比略又回到德国，经两次战斗（公元前 8—7 年，公元 4—5 年），把易北河和莱茵河之间的部落征服。

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不幸事件，把扩张领土的热狂变成了和平的政策，公元 6 年，最后征服的属地 Pannonia 和 Dalmatia 叛变，屠杀了境内罗马人，组成 20 万大军，声言侵袭意大利。提比略立即与德国部落言和，领着他的疲军进入 Pannonia。他采取忍与狠的战略，掠取或毁坏了资敌的庄稼，同时用游击战防止他们重新播种，但是他很注意自己军队的食物。不管国内对他如何批评，他不改策略达 3 年之久；终于他看见饥饿的叛军解体，看见罗马势力的重建。就在当年（公元 9 年），阿米尼乌斯（Arminius）又在德国组成叛军，引诱罗马总督 Varus 的 3 个军团中计，除了像 Varus 者刎颈之外，余者全被杀绝，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闻之大痛，以致 3 个月不修面，也不理发，有时以头撞门，喊着 ‘Quintilius Varus, 还我的军团来!’”。⁶⁶提比略赶紧去德国，重整军队，奉命将罗马边界退到莱茵河。

这项决定，对皇帝的自尊心是一项损失，但对他的判断来说，则是一种收获。德国投降了“野蛮”——低级文化——以便有机会武装它那日益增长的人口来对抗罗马。不过又有人说，要想征服德国就必须先征服西徐亚（Scythia——南俄罗斯。帝国扩张须有止境；莱茵河是乌拉河（Urals）以西最好的边界。奥古斯都兼并了南北西班牙、Raetia、Noricum、Pannonia、Moesia、Galatia、Lycia 和 Pamphylia 之后，他想他已足够赢得“威望日隆的神祇”（the increasing god）的尊称。在他死时，帝国版图 3340 万平方里，大于美国本土，比与布匿战争（Punic War）以前的罗马大约百倍，奥古斯都认为他的继任人对这历史罕见的帝国应该满足；他愿继承人能在内部加强团结而不必向外扩张，他对“亚历山大重视争取帝国，而没有把得到的帝国之内部建设大业加以重视”一点，表示惊奇。⁶⁷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已经开始。

第三节 全盛时期

这不能说奥古斯都造成一片荒凉而后称之为和平。亚克兴角之战以后 10 年中，地中海区域认为这种经济复苏是史无前例的，而秩序恢复是刺激复元的主因。海上恢复了平静，政治呈现了安定，奥古斯都的保守，埃及宝藏的消耗，新富源的开发，货币可信，流通增加，用农地分配和向外移民以和缓人口密集等——在这种兼施并用之下，繁荣怎能不听呼唤呢？当奥古斯都来到附近时，有一群亚历山大兵士，都穿上礼服，有如焚香拜神一样向他致敬，他们说他们能安全航海，信用交易，生活安定，都是奥古斯都之所赐。^⑥

他的祖父是银行家，所以他认为最好的经济是自由和安全的结合，他用公平的法律保护社会，在通商要道设置警戒，对有信用的地主予以无息贷款，^⑦以公粮彩券或赠品抚慰贫困，对其余的人，他将工业、生产和交易让他们自由去作。但是国家领导的事业还是非常兴隆，对经济恢复厥功甚伟。他建造了 82 所庙宇，一个公所，一座会堂，以供收税与审案；把烧死 Clodius 的旧元老院代以新建，梁柱高耸入天；完成凯撒所动工的剧院，以其女婿马塞卢斯 (Marcellus) 之名命名；他激励人拿出部分的财产来装修意大利的会堂、教堂、图书馆和道路。卡修斯说：“他命令以战利品建立一些公共建筑，以纪念他们的功业。”^{⑧a} 他想以宣扬罗马的伟大来象征他个人的伟大，他在暮年时候曾说罗马原是砖头城，现在已是大理石城了。^{⑧b} 人们原谅他的夸大：罗马从前有许多大理石，如今留下来的砖头也不少。不过从前不曾有人为了一个都市做像他那样多的事情而已。

阿格里巴是他重建罗马的得力助手。此一益友与梅塞纳斯为他共襄大计。阿格里巴担任罗马公共建筑管理时 (公元前 33 年)，为屋大维争取声望，他开办 170 所公共浴场，供给免费油盐，举办赛会连续达 55 天，供应公民免费理发为期 1 年——显然全部都由他个人解囊。他的能力足以比美凯撒；但他宁愿终生辅佐奥古斯都。据吾人所知，舆论或非议，对他一生并无影响。罗马人的背后蜚短流长可以断送任何人的前途，对他则毫无损伤。他是最先重视海上霸权的人，舰队是由他计划建造及指挥，他打败了庞培，吓阻了海盗，在亚克兴角为奥古斯都赢得国际声望。胜利之后，他安抚了西班牙、高卢和 Bosphorus 王国，全国 3 次要为他庆功祝捷，都被他谢绝了。奥古斯都对他的酬谢使他成为巨富，可是他仍然生活简朴，而献身公益就如同卫国征战一样。他用私款雇用工人修桥补路，疏导阴沟，重开 Marcian 水道。又新开朱利安水道，凿水井 700 口，开水源 500 处，建蓄水池 130 座，以改善供水。人民嫌酒价过高而批评时，奥古斯都狡猾的说，“我的女婿阿格里巴已经注意到了，他不会让大家不醉的。”^⑨ 阿格里巴这位伟大的罗马工程师，将 Lucrinus 以和 Avernus 以湖与海接通，开建了一个广大的港口和造船厂。他在罗马开办第一所豪华公共浴场，为其他城市所不及。他用私款为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斯建庙，该庙曾由哈德良 (Hadrian) 重建，称为万神庙 (Pantheon)，柱廊之上仍旧刻着“阿格里巴…建”等字，他筹办帝国 30 年疆域调查，编著地志论，在大理石上绘制着色世界地图。他

像达·芬奇一样，是个科学家、工程师、武器发明家和艺术家。他之在 50 岁时不幸早逝（公元前 12 年），是奥古斯都晚年增加哀痛的原因之一，后者把女儿许配给他，原想让他继承帝国，因为他是最适当的治国人选。

公共建设和政府业务造成史无前例的庞大开支。公务员的薪俸，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建修无数的房屋、粮食与娱乐以收买人心等，都用钱无数。这些花费既须以现行税收来应付，不能诉诸举债，所以奥古斯都的税政就成为一种科学和永不松懈的实业。奥古斯都并不残酷：他对穷困的个人或城市时常免征，或者以私钱替他们完税，他将第 5 次就任执政官时人民赠给他的就任礼物 35000 磅黄金都退还给各市，又谢绝了若干其他的礼物。^④他废除了内战时期的土地税，而代之以 5% 的遗产税，但遗留给近亲或穷人的遗产不课。^⑤对拍卖所得课 1%，出卖奴隶课 4%，释放奴隶课 5%，关税率为 2.5% 到 5%。市民须向市府纳税，罗马的不动产仍须缴纳土地税，罗马有两处税库都设在庙里：国库（National aerarium）元老院掌管，御库（imperial fiscus）由皇帝所有和管理。^{*}皇帝的收入包括私人财产收入、朋友和友善人士的遗产，这种遗产在奥古斯都一生中共达 14 亿 sesterces 之多。

总之，在元首政治下的税制并不苛刻，在康茂德以前，人民付税并非得不偿失。繁荣的地方，为了向这位神祇奥古斯都表示感恩或期望，都摆设祭坛；就是在世故的罗马，他都指责他们的歌功颂德未免过分。曾有狂热的崇拜者沿街高呼，男女们“献身”奥古斯都——在他逝世时约以身殉。公元前 2 年，Messala Corvinus 在 Philippi 夺取了屋大维的阵营，仍建议把“国父”（Pater Patriae）的尊称给与奥古斯都，保有荣誉和财富的元老院乐得少负责任，情愿把各种荣衔加给奥古斯都。致富的商业界每年举行两天的庆会庆祝他的诞辰。苏埃托尼乌斯说：“三教九流的人，都在元月一日前来献礼。”^⑥他的旧宫被焚之后，各城市各部落与各行业都捐款助他重建；他虽只向每人收取一个银币也都用不完了。长期受尽折磨的地中海区似颇高兴；奥古斯都大可认为他的耐力和苦干成就了他的勋业。

第四节 奥古斯都的新政

奥古斯都牺牲了个人的幸福，以使人民善良快乐；使得罗马人不能原谅他的是税捐；而改善道德，是政治措施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一环；极少领袖敢于尝试；多数领袖把它推给伪君子或贤达之士。

奥古斯都谨慎地防止种族变质。罗马人口并未减少；因为救济的吸引，财富和奴隶的输入，人口反而增加。因为释放的奴隶亦包括在赈济之内，许多人便将老而多病的奴隶释放，推给政府来赡养；善良的动机也使奴隶获得自由；若干奴隶以自己积蓄买回自

* 在共和时代 fiscus（复数 fisci）一字，系指封起的篮子（sealed basket），为地方装盛贡金运往罗马之容器。

由。被释放者的子女自然成为自由公民，奴隶解放运动与异族生殖率之强超过了本国人，使罗马的人种性质发生了变化。奥古斯都认为在这种异族交配之下社会是不易安定的，同时一个人的血管里流着异族的血是不会向帝国效忠的。由于他的极力主张释放奴隶，于是产生许多法案，规定有两个奴隶的人须全部予以释放，有3到10个奴隶的人须释放一半，有11个到30个的人须放1/3，有31到100个的人放1/4，有101到300个的人放1/5；最多不得释放100人。

人们希望奥古斯都限制奴隶可别限制自由。古老思想认奴隶制度为当然，如果大批释放必须戒慎恐惧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如同现在的雇主恐怕安定会造成疏懒一样。奥古斯都所考虑的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他认为一个强大的罗马是不能失去传统罗马人的特性、勇气和政治才干的；最重要的是不能没有贵族制度。上层社会对古风失去了信仰，使婚姻、贞洁和血统的神秘性为之失色；人们由农村进入城市，小孩不再是父母的财产，变成了负担与无用；妇女卖弄风骚而不注意妇德；总之，争取个人自由而违背种族的需要。社会罪恶日益增加，于是寻求遗产成为意大利一项热门职业，^⑨没有子嗣的人到了晚年一定会有人来献殷勤；许多罗马人竟爱好这种贪婪的追求，干脆就不生育子女。兵役延长使许多青年不能结婚。多数罗马人不愿结婚，而喜欢宿娼纳妾。那些结了婚的人，往往实行堕胎、杀婴、性交中绝术（coitus interruptus）以避妊。^⑩

奥古斯都被这种文明现象所困扰。他开始认为恢复传统信仰与道德是必要的，当岁月催他衰老而扩大其眼光时，有一种敬重传统（mos maiorum）的要求，他认为现时和过去骤然脱节，并不妥善；国家必须继承传统才能健全，个人必须有钱才能神气。他以高龄的认真态度阅读罗马历史学家传记，他嫉妒他们把美德都归于古人。他欣赏 Quintus Metellus 的婚礼讲话，他向元老院宣读，并以御诏向人民介绍。年长的一辈多半与他同感；结成党派急于以法令改革道德；可能是 Livia 给他们的感应。奥古斯都以罗马都察官与执政官的权威颁布——经元老院通过——一连串的法令，目的在恢复道德、婚姻、忠贞、门第和朴素生活。法律规定少年必须有成年亲属陪伴，始可进入娱乐场所；禁止妇女参加体育表演，观看斗剑时规定坐在高处；规定家庭开支、雇用仆人、宴客酒席、婚礼、衣饰必须节约。这些法律中之最重要的一项《朱利安律》（Julian laws）* 是：“鼓励贞洁，制止通奸”。罗马开始由国家保护婚姻，父亲发现女儿与人通奸，得处死其女与该共犯；如果妻子与人通奸地点是在夫宅，丈夫发现之后可立即杀其奸妇，丈夫侦知妻子与人通奸者须于6个月内提出告诉，丈夫不告者，女方之父须控告之。父不告者任何人得以控告。奸妇被处以终身流刑，并没收其财产之1/3与嫁奁的一半，且不许再嫁。丈夫对妻通奸加以默认者亦处以相同之罪，不过妻不得控告丈夫通奸，夫宿公娼者无罪，该法仅适用于罗马。

大概在此同时，奥古斯都又通过一种《婚姻法》，通称为 *lex I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该法有三重目的：既鼓励结婚又限制结婚，就是阻止罗马人与异族通婚，恢复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不满60岁的男子和不满50岁的女子，皆有结婚的义务。遗产继承人不能结婚者其赠与变为无效。对独身主义者的处罚：除了亲属，不得继承别人的遗产，否则应于遗赠亲属死亡后100天内结婚，不得参加庆典或赛会。寡妇或离婚女子在

* 此项名称系来自奥古斯都所被收养之宗族。

丈夫死亡或离异后6个月内再婚者始有继承权。老处女与无子女的妇女在50岁以后无继承权，在50岁以前据有5万sesterces（约合美金7500元）者亦无继承权，元老阶级不得与解放的奴隶、女演员或娼妓结婚；伶人或被解放的男奴亦不得与贵族的女儿结婚。拥有2万以上sesterces的妇女每年须纳1%的税直到结婚为止；婚后税额因生育而递减，生育3个子女者全免。在2个执政官中，以小孩较多者优先，任用政府公务员时，家庭较大者优于其对手。3个子女的母亲得穿特殊服装，且不受其丈夫管制。

各种阶级，甚至连清教徒们（Puritans）在内，都对这些法律不满——他们说，因为3个小孩的特权有使孩子的母亲脱离男性权威的危险。有人则以“现代妇女”太自由、太傲慢、太任性、太奢侈为理由而守独身。禁止单身汉参观表演，未免过于严苛而且不易施行；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将此项条款废除。公元9年，放宽了独身者继承遗产的规定，放宽了寡妇和离婚女子为享受继承权而再婚的期限，无子女的继承人继承数目予以增加，3个子女的母亲所享继承权不再受Voconia法律条文的限制，谋求公职者的年龄限制因家庭大小而比例降低。法令通过之后，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法律的命名者都是没有子女的单身汉，人们闲说修改法律是梅塞纳斯向奥古斯都建议的，奥古斯都只有一个孩子，而梅塞纳斯则一个也无；又说该法在制定之时，梅塞纳斯的生活穷极奢侈，奥古斯都正在引诱他的妻子。⁴³

这些法律的草拟有失周密，因此实行后发生许多漏洞。有人为了守法而结婚，不久又将妻子离掉；又有人为了获得职位或遗产而收养孩子，然后再把他们“解放”，打发他们走路。⁴⁴一百年后，塔西佗（Tacitus）宣布这些法律失败：“结婚生子并未普遍，无子的风气引诱力太大了。”⁴⁵社会道德仍旧低落，不过比以前稍显文雅而已。奥古斯都对他自己的法律效果发生疑问，他同意贺拉斯的话：“人心不变，法律无用。”⁴⁶他不遗余力的想打动人们的心：他在观剧的包厢里介绍许多模范的子女；慷慨赠款给子女众多的父母；⁴⁷在一个一胎5子奴女墓前树立墓碑；⁴⁸一个农夫带了8个孩子，36个孙子，19个曾孙，和他同车来到罗马，使他非常高兴，⁴⁹卡修斯曾用画描写他向人民致词，斥责“种族自杀”的情景。⁵⁰他欣赏李维（Livy）所著历史有关道德的序文。文学受了他的影响都趋向海导与实用。他透过梅塞纳斯或亲自说服维吉尔和贺拉斯用诗篇为道德与宗教改革作了宣传；维吉尔就用他的作品试将罗马人领回到田园诗的境界和叙事诗的神前；贺拉斯的诗篇则以禁欲为主题。公元前17年，奥古斯都筹办三天的庆典、赛会和展览，以祝贺农神（saturn）时代的再度来临；贺拉斯受命谱制《时代之歌》（carmen saeculare），令27个男孩和27个女孩列队吟唱。艺术也被用以针对道德：和平圣坛表示罗马政府与人民生活的轻松；宏大雄伟的建筑到处出现，以夸耀帝国的实力和壮观；数十所庙宇的建造唤醒了人民几乎已经死掉的信心。

结果，奥古斯都认为道德改革须等宗教复兴。卢克莱修（Lucretius）、卡图卢斯（Catullus）和凯撒的不可知论时代已成过去，它的子民认为敬畏神明是智慧的青年。甚至尖苛的诗人奥维德（Ovid），不久也以伏尔泰式的口气说：“神之存在对人有其方便之处，我们应该相信有神在。”⁵¹保守的人回想着内战和它所给人们的痛苦，忽视宗教，召致天怒。在意大利，到处都有身历磨难的人，准备返回古老的祭坛，向诸神致谢，因为他们觉得幸福的恢复是神的赐与。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耐心地等待不太热心的雷必达（Lepidus）死亡而继任为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时说：“无数的人民为了我的当选涌

到罗马，真是前所未见。”^②他领导并踏着宗教复兴之路前进，他将他的政治与道德改革和宗教改革混为一体，希望容易被人接受。他把4个神学院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庄严和富裕，其中人员由他亲自委派，他认真参加他们的会议和典礼。他禁止在罗马举行亚洲或埃及式的崇拜，对犹太人则特别例外，他允许各省有宗教自由。他把大量礼物赠给寺院，并革新宗教庆典与节日。每逢旷世（Saecular）节日都举行宗教仪式与歌唱，其目的在恢复人神之间的好感。古代的神蒙君主如此照应又都新生起来，并再次接触人们戏剧性的冲动和神奇性的希望。奥古斯都死后，在宗教信仰倾扎混乱之中，罗马古教仍能屹立300多年；在新的标志和名义之下立即衰而复兴。

奥古斯都自己成了他之诸神的一个对手，他的叔祖给他开了先例：凯撒被谋杀后两年，元老院尊之为神，令全国拜祷。早在公元前36年，意大利各城的万神庙已设了屋大维的神位；到了27年，屋大维的名字也加入了诸神，在官定歌曲中由人歌颂；他的诞辰被定为宗教节与休假日；他死之后，元老院谕令他的神灵须与官定诸神同样受人崇拜。按照古制，这些行动都是出乎自然；没有人认为人神之间有不可互通的差异；神往往具有人形，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利库尔戈斯（Lycurgus）、亚历山大、凯撒或奥古斯都的神灵一样的神奇和神圣，尤其是宗教气味特浓的东方，埃及人视法老（Pharaohs），托勒密（Ptolemies），甚至安东尼为神；奥古斯都当然不次于那些。古人倒不会像现代人那样笨而愿意相信。他们深知奥古斯都是人；在神化他的或其他人的灵魂时，他们称之为圣人，当时向那种神化之人祈祷，就好像现在敬拜圣徒一样，并不荒谬。

意大利人把奥古斯都并人家神一起崇拜；这个民族祭拜祖先已数百年，他们作这项崇拜是没有困难的。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1年往访希腊，他见到彼邦也普遍敬拜他，在奉献和演讲时都称他为“救主”、“赐福者”、“神的儿子”；有人说他就是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和平的救星。^③省参议院将崇拜奥古斯都作为仪式的主要项目；地方和各市派任一个新教士负责侍奉这位新神。奥古斯都颇不以为然，不过他认为这可以增加元首政治的神圣气氛，可以促成教会和政府的团结，可以使不同的信仰一同合作，所以他还是接受了。于是这个银行家的孙子同意他变而为神。

第五节 奥古斯都其人

这位18岁继承凯撒，31岁统治世界，治理罗马达半世纪，缔造罗马帝国者，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他愚钝而又迷人；平凡无奇，但半个世界赞美他；身体柔弱，不太勇敢，但却征服了一切敌人，治理了联邦帝国，所组政府使广大地区享受无比的繁荣达200年之久。

雕刻家不惜消耗大批青铜与云石给他塑像：有的像显示他是历练严肃、略带傲气的青年，有的将他塑成教士型的凝重仪表，有的半身像充满威风，有的穿着军装——事实上这位哲人是不愿扮演武将的。这些塑像间或流露他的病容，但是，他平定内部的艰巨战斗，步步都是在健康朝不保夕的情况之下进行这一点，在像上并没有表露。他不讨人

喜欢，他的发色淡黄，头呈奇异的三角形，双眉连锁，两目明晰锐利；他的神色镇静而温和，苏埃托尼乌斯说，当一个高卢人来对他行刺时，结果改变了主意。他的皮肤敏感，患金钱癣，时好时坏；风湿病使他的左腿不良于行；一种类似关节炎的情形使他的右手失灵。公元前 23 年，一种类似伤寒的瘟疫袭击罗马，他也是患者之一；他有膀胱结石，严重的失眠；他的横隔膜扩大症每逢春季发作；每刮南风，他的鼻喉即行发炎。他怕冷，所以冬天穿上毛护胸、套裤、四层上衣和一件厚罩袍。他不敢让他的头晒太阳。他讨厌骑马，赴战场时乘坐小担架。⁸⁵年 35 岁时就已历历史上最紧张的镜头，他已未老先衰——神经紧张、多病、容易疲倦；没有人相信他会再活 40 年。他试过无数医生，其中 Antonius Musa 用一种冷敷和冰水浴为他治愈一种不明的病症（肝肿？）而得到了丰富的报酬；为了纪念 Musa，他使整个罗马医生免税。⁸⁶不过他大半是自己医治自己，他用热盐水和硫磺浴治他的风湿；他饮食轻淡——粗面包、乳酪、鱼、水果；遇有宴会，他或者预先吃饱，或者宴后单独再吃，而不动席上的东西。⁸⁷跟中古的圣哲一样，他也是用精神支持肉体，如同背负十字架一般。

他有不休的精力，不移的决心，锐利、审慎、机智的头脑。他身兼无数公职，责任之大仅次于凯撒。他本着良心克尽厥职，经常主持元老院会议，参加无数集会，审判大批案件，忍受典礼和宴会，计划未来的竞选，治理军队和领土，访问广阔地区而无遗漏，处理行政无微不至。他演讲不下数百次，讲词都是经过准备，力求简洁明了；他照稿宣读而不随口发表，否则他会失言。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为了同样的理由和个人甚至跟他妻子有要事交谈时，都要事先写好稿子，然后照稿宣读，这话也许是可信的。⁸⁸

他跟当时的多数怀疑论者一样，在失掉宗教信仰之后仍继续迷信。他随身带一块海豹皮以防雷电；他重视预兆，有时相信梦兆；凶日他不出游。⁸⁹但在另一方面，他有客观的判断和实用的思想。他劝告青年尽早从事积极工作，将从书本中学来的观念用于生活之体验与需要之上。⁹⁰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布尔乔亚式的头脑，稳健、节俭、谨慎、“急事慢做”（make haste slowly）是他最喜欢的格言。他虚心接受忠告和斥责，实为任何当权者所不及。哲学家 Athenodorus 跟他同住若干年后将回雅典，给他留下临别赠言：“在你发怒时，切记先把 24 个字母默诵一遍之后，再说话或采取行动。”奥古斯都感谢之余，再求他住一年：“沉默得来的报酬没有危险。”⁹¹

一个残暴自大的屋大维变成谦虚大度的奥古斯都，比凯撒由一个不安的政客变为大将和政治家更令人惊奇。这个准许安东尼将西塞罗的头挂在大会场的人，这个随便出人派系间而不加考虑的人，这个一直贪着色情的人，这个不顾友谊和侠义迫使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至死的人——这个顽固而又可恶的青年，不但没有被权势所伤害，在他生命的后 40 年中，反而成了正义、中庸、忠贞、大度和容忍的典型。骚人墨客对他所作的讽刺文章，他付之一笑，他劝告提比略说，能够将敌意的行为加以禁止或处置就够了，对于敌对的言辞不必压制。他不勉强别人也过他的简朴生活；请客吃饭他都提早退席，好让客人开怀大嚼。他不矫揉造作；他会拉住选民的衣服争取选票；他曾代他的律师朋友出席法庭；他不喜炫耀，出入罗马不令人知；在和平圣坛的浮雕中，他并未以任何阶级的标记以示和其他公民不同；他在早晨规定时间内接见百姓，使任何人得到亲切的招待。如果有人来递陈情书又迟疑不决时，他会半开玩笑似的责备他一番，“就好像他是在将一枚铜元递给一匹大象一样。”⁹²

奥古斯都一生习惯于权大势大，甚至习惯于为神，到了晚年，在痛心失望之下遂陷褊狭、残害敌对的作者，禁止挑剔的史书，不听奥维德（Ovid）的忏悔诗。据说，他的秘书 Thallius 因收取了 500 denarii 而泄露公事秘密，被他打断双腿；他曾迫使一个因与罗马妇女通奸的自由人实行自杀，总之，人们无法喜欢他。

第六节 一个神的末日

他的失败和悲剧几乎都发生在家庭之内。他的 3 个太太——Claudia、Scribonia、Livia——只替他生了一个孩子：Scribonia 为了报复她的离婚为他生了一女 Julia，他原希望 Livia 能够替他生一个儿子教育他使他承继国政；她为前夫生了两个优秀的儿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不幸与奥古斯都竟未生育，否则，他们的婚姻会很快乐。Livia 是一个有庄重之美的女人，个性坚强，但特别体贴；奥古斯都的重要措施都预先跟她研究，他尊重她的意见如同尊重贤明的友人的意见一样。当有人问她对奥古斯都何以能有如此的影响力时，她说：“保持绝对的贞洁……决干涉他的事务，对他所钟爱的情人装作不闻不问。”^⑧她是古典美德的代表，对道德宣扬不遗余力。得空时，她从事慈善活动，以私房钱帮助孩子众多的父母，给贫困的新娘购置嫁妆，并养许多孤儿。她的王宫几乎成了孤儿院；因为，奥古斯都在宫里和他妹妹 Octavia 的家中监管他孙子，侄儿侄女，甚至安东尼的六个遗孤的教育。他把男孩子们派到前线，监督女孩子们纺织，他“不许她们轻言妄动——除非光明正大，能够载于家庭日志之事。”^⑨

奥古斯都想尽量去爱 Livia 的儿子德鲁苏斯，把他领过来抚养，并愿将财产和政权传给他；他不幸早夭，奥古斯都初尝丧子之痛，他重视提比略而不爱，因为他的继承人必须是积极、专断、趋向于阴沉守密的人。他活泼俊秀的女儿 Julia 在童年时一定曾给他很多快乐。在 Julia 14 岁时，他就设法让他外甥（妹妹 Octavia 的儿子）离婚，而引诱他和 Julia 结婚。两年之后他的外甥马塞卢斯死了；Julia 难过一段之后就开始享受一种久所渴望的自由。不久，这位媒人皇帝又想有个外孙来继承他；于是又哄阿格里巴离婚，来娶风流寡妇 Julia（公元前 21 年）。Julia 18 岁，阿格里巴 42；他是个善良而又伟大的人，并很有钱。她把乡下的房子当作享乐和才智之士的沙龙，成为年青放逸者的领导中心，借以反棻清教徒，他们也是受 Livia 所领导的，谣言指控 Julia 对新丈夫不忠，并且拿一个不可信的问题想得一个不可信的答案，问题是 Julia 既与人通奸，怎么她的 5 个孩子又都像阿格里巴呢？^⑩阿格里巴死后（公元前 12 世纪），奥古斯都就寄望于 Julia 的长子盖恩斯（Gaius）和卢西乌斯（Lucius），特别钟爱，特别教育，还不到法定年龄时就让他们担任官职。

Julia 又成了寡妇，比从前更有钱更漂亮，她行为放荡，情人成群，立刻引起罗马的诽议。为了缓和议论，也许为了调解女儿与太太的磨擦，奥古斯都第 3 次给女儿作媒。Livia 的儿子提比略又被迫和他怀孕的太太（阿格里巴的女儿 Vipsania Agrippina）离婚，来娶同样不愿再嫁的 Julia（公元前 9 年）。这位年青的旧派罗马人尽量作个好丈夫；不过 Julia

不肯放弃她的享乐主义来迁就他的苦行生活，又开始她的非法恋爱。提比略忍无可忍地背负这项耻辱。《通奸法》(The lex Iulia de adulteriis) 规定要奸妇之夫告诉乃论；提比略为了维护她和他自己，他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和他的母亲 Livia 都希望奥古斯都收他为子，将帝国的领导权给他。当他发现奥古斯都已属意 Julia 和阿格里巴所生的孩子时，他就辞官退隐到罗得斯岛。他在那里过了 7 年的平民生活，献身于孤独哲学和星象学。Julia 则越来越自由，爱了张三弃掉李四，与朋辈狂欢聚饮，扰乱得法庭夜不安宁。⁴¹

此时(公元前 2 年)奥古斯都已是一个年达 60 的老病之人，他的家庭、他的荣耀、他的法律同时崩溃，他吃尽了一个父亲、一个元首所能吃的苦头。按照他的法律规定，女儿与人通奸，夫不告者父须控之。Julia 的不法行为铁证俱在，提比略的朋友扬言，他如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诉请法院。奥古斯都决定先行下手。在他女儿尽情放荡之时，发出一项命令，将他女儿放逐到 Pandateria 岛，那是坎帕尼亚岸外一块不毛的岩石。安东尼的儿子——她的情夫之一——被迫自杀，另有数人则被放逐。Julia 所释放的女奴 Phoebe 上吊而死，也不愿作证不利于她；这位心情烦忧的皇帝听到这种行为时说道：“但愿我是 Phoebe 的父亲，而不是 Julia 的父亲。”罗马人求他宽恕她的女儿，提比略也参加请求，可是赦免迄未来临，提比略再度做官，只是把她的住处移到 Rhegium 地方一个狭小的监房之中。她在那儿被人遗忘 16 年，伤心而死。

她的儿子盖恩斯和卢西乌斯已先她而死：卢西乌斯病死于马赛(公元 2 年)，盖恩斯在亚美尼亚受伤而死(公元 4 年)。奥古斯都孤立无援，又无继承人，当时德意志、高卢、Pannonia 又威胁反叛，他勉强地召回提比略，收他为子，共同摄政，并立即派他前去镇压叛乱。当他经过 5 年连续艰辛的征战凯旋归来时(公元 9 年)，所有原来痛恨他之清教主义的罗马人，现在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尽管奥古斯都虽仍在位，提比略的统治已经开始了。

他生命的最后一幕悲剧是不想活下去，但却求死不能。Julia 被放逐时，他年虽不高，实已衰老；别人 60 岁时仍然精力充沛。他自从 18 岁来到罗马，为凯撒报了杀身之仇，实现了他的遗志以来，已经身历各式生活，死里逃生多次，在那多事的 42 年中，多少战争与惊险，多少痛苦与疾病，多少阴谋与毁灭，多少高尚理想的失策，都落在他的头上——一个希望跟着一个希望毁灭，一个助手跟着一个助手死亡，最后只剩了这位严厉的提比略！他想，在一生的巅峰时期，像安东尼那样死于爱人的怀中，也许要好些。他回忆 Julia 和阿格里巴恩爱快乐，外孙们嬉戏宫内的情景，似乎又愉快又感伤，现在又一个 Julia——女儿的女儿长大了，并采取她母亲的道德行径，决心表演她的男友奥维德诗篇里面的色情艺术。公元 8 年，她与人通奸的证据确凿，奥古斯都一怒把她放逐到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个小岛，同时又将奥维德逐到黑海的 Tomi。“但愿我从来没有结婚，”这位衰弱萎缩的皇帝哀伤地说道，“或者死了，绝子绝孙！”他有时想要绝食而死。

所有他的伟大建设，似乎都要化为废墟，他为了平乱从元老院和议会争来的权力已经衰落。他对特权和奉承都已厌倦，元老们也不再开会，只有少数几个公民出席公众议事集会(comitia)。原来充满了建设野心的政府机关，现在已为能干之人视为虚浮糜费敬而远之。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和平，以及他给罗马取得的安全，已松懈了人们的骨气。没有人再愿意从军或者承认战争必定有周期性。浮华代替了质朴，性的放荡代替了父母的职责；这个伟大的民族已因本身的衰竭而趋向没落。

这位老皇帝对这一切不但看得非常清楚，且感到十分凄然，再也没有人恭维他所建立之奇妙的元首政治曾给人类带来长期的繁荣，再也无人恭维政治史上所记载的他的辉煌成就，他认为他跟达·芬奇一样，承认他已失败。

他在76岁时死于Nola(公元14年)。他用一句常用于评论罗马喜剧的话对在他病榻旁边的朋友说：“因为我的戏已演完了，现在请鼓掌吧！让我在掌声里鞠躬下台。”他抱住妻子说：“Livia 不要忘记我们的长期结合，再见。”他就以这样简单的告别式辞世而去。^④若干日后，元老们把他的尸体抬到墓地——战神马斯校场予以焚化，而贵族儿童则为他吟唱挽歌。

第二章 黄金时代

(公元前 30 年——公元 18 年)

第一节 奥古斯都的刺激

如果和平与安定比战争更有利于文学与艺术的产生,那末战争与深广的社会动乱,便为思想的植物翻起了土壤,滋润在和平时期成熟的种子。平静的生活,并不能产生伟大的思想或伟大的人物;但危机的压力及求生的必然趋向,却把呆滞死板的东西连根拔除,且加速了新思想与新方法的成长。战争成功后的和平,具有快速复苏的一切刺激;仅仅喜欢存在的人类,有时引吭而歌。

罗马人感激奥古斯都,因为他治愈了一直消耗民命的动乱之癌——即使是靠了一次大的战争。他们在破坏战乱之后不久能瞬即富庶;提起来使他们昂然自得的是,尽管他们是在无防卫的不安状况之下,他们似乎仍然是世界的主人。他们回溯往日的历史,从第 1 个罗马的建国者罗慕路斯到现在的第 2 个、从创建者而至复兴者,他们的评价像史诗一样美好;当维吉尔及贺拉斯把他们的感激、他们的光荣、以及他们的自豪注入诗篇时,当李维把上述情愫表现在散文中时,罗马人并不感到惊异。更好的是,他们所征服的地区只有一部分是野蛮的;其中广大地区,都在希腊文化的范围之内——有精纯的语言、柔美的文学、光辉的科学、成熟的哲学与高贵的艺术。这种精神财富现正倾入罗马,激起了模仿与竞争,迫使语言及文学的茁壮与滋长。上万个希腊字流入了拉丁字汇,上万件希腊的塑像或绘画进入了罗马的会堂、神殿、街道及家庭。

钱财从埃及宝藏的掠取者手中、从身在外境的意大利地主、从罗马帝国资源及贸易开拓者的手中,甚至转手到诗人及艺术家身上。作家把他们的作品奉献给富人,希冀能够得到酬礼,以资助他们尔后的耕耘;因此,贺拉斯把他的抒情诗赠给 Sallust、Aelius Lamia、Manlius Torquatus 和 Munatius Plancus。Messala Corvinus 聚集了一批作家同好,他们之中的名家就是提布卢斯(Tibullus)。梅塞纳斯收回了他的财产和诗集,当作礼物赠给维吉尔、贺拉斯和普洛佩提乌斯(Propertius)。直到暴躁的晚年,奥古斯都对文学始采放任政策;他乐于让文学和艺术来消磨他那滋扰政治的精力;如果人们让他治理国家,他会出资使人们著书立说。他对诗人的慷慨相当驰名,因而不论他到何处,都有一大群诗人随侍身侧。日复一日,每当他离宫之际,有一名希腊人坚持着要把诗作塞入他的手中时,奥古斯都也停下来酬对几行,令他的侍从送给那位希腊人。后者献给这位皇帝数枚 denarii 的金钱,歉然地表示他无法奉献更多。奥古斯都给了他 10 万 sesterces,奖赏他的

机智，而非赏识他的诗作。¹

新书源源出版，发展的比例前所未有。从愚人到哲士，人人都写诗。²由于任何诗歌及大部分文学上的散文都需要高声朗读，于是形成聚会，由作者对事先邀约或一般听众朗诵，或彼此互相朗诵（罕有相互容忍的场合）。尤维纳利斯（Juvenal）认为，一项被迫迁居乡村的理由，就是为了逃避充斥在罗马的诗人。³在拥塞于 Argiletum 那个地区的书店中，作家们麇集在一起评估文学的天赋，贫穷的嗜书者则偷偷摸摸地从他们买不起的书中读它几节。墙上的广告却贴出了新的书名和它们的定价。小册书的售价是 4 或 5 sesterces，普通书售价是 10 sesterces（合美金 1 元 5 角）；雅致的版本如马提雅尔（Martial）的讽刺短诗集，通常绘有作者肖像，约值 5 denarii。⁴各种书籍都输送到帝国的每一角落，或在罗马、里昂、雅典、及亚历山大同时印行；⁵马提雅尔知道了他的书在英国有人买卖时，感到非常欣慰。这时即使是诗人，都有私人图书馆；奥维德即曾兴趣盎然地描述过他自己的图书室。⁶我们从马提雅尔那里所得的资料得知，当时已有一些嗜书如命的人搜集豪华版本，或珍贵手稿。奥古斯都建立了两所公立图书馆；提比略、韦斯巴芗（Vespasian）、多米提安（Domitian）、图拉真（Trajan）及哈德良（Hadrian）等人，亦各有所建；到第 4 世纪时，罗马已有 28 所。外国学生及作家到这些图书馆与公共资料处所研读；因此，狄奥尼修斯来自赫利卡那斯（Halicarnassus），Diodorus 则来自西西里。罗马这时已是亚历山大城的劲敌，成为西方世界的著作中心。

这个鼎盛时期，使文学与社会都有了变化。文学及艺术有了新的品价。文法学者讲述的题材取自在世的作家；人们在街头上唱出他们作品中的诗句。作家与政治家及贵妇们混杂在豪华的沙龙里；此种历史直到法国兴盛时代，从未再见。贵族文艺化了，文学也贵族化了。Ennius 与 Plautus，Lucretius 与卡图卢斯的活泼生力，换来的是一种纤细的美，或者是表现上及思想上戏弄性质的错综复杂。作家们不再与平民混在一起，也不再描写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讲他们的语言；文学与生活两者已分门别户，终于从拉丁文学中吮吸元气与精神。形式的建立是以希腊为典范，希腊传统或奥古斯都的宫廷决定了主题。诗歌，当它能从忒奥克里托斯的（Theocritean）牧羊人或阿那克里翁的（Anacreontic）爱情中找到余暇时，则用教训的口吻歌唱农事的欢乐、先民的美德、罗马的光辉、以及其诸神的显赫。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成了召唤全国拥护奥古斯都思想的唠叨说教。

有两种力量，起而反对这种受国家管理的文学征召。其中之一是贺拉斯所厌恶的“俗众”，因为他们喜爱旧式的讽刺文学的韵味与独立性，而不愿屈就于新式的雕琢之美。其次是 Clodia 及 Julia 所属的妓院。这较年轻的一组完全背叛朱利安（Julian）的律法，不希望道德改革，有其自己的诗人、范围和标准。在文学上也像在生活上一样，这两种力量互相攻讦，使提布卢斯和普洛佩提乌斯的作品彼此相左，使维吉尔的贞静虔诚与奥维德的淫猥无耻互相匹配，打倒了两个 Julia，一位诗人流亡，最后在白银时代（Silver Age）两者都精疲力竭。但是巨大事件的骚动、财富与和平带来的闲暇、世人对罗马所承认的一一权势之威严，战胜了国家补助制度的腐化，产生了一个在形式上和语言上，在人类全部记忆中，文学最为完美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

第二节 维吉尔

这位最可爱的罗马人降生于公元前70年 Mantua 附近的一个农庄上，Mincio 河从那里缓缓地流向波河 (The Po)，从那时以后，在那里降生的只有少数罗马伟人；他们是在因耶稣降生而分界的那一世纪来自意大利，而后来来自各省。维吉尔的血管里也许含有一些凯尔特人 (Celtic) 的血液，因为 Mantua 很久以来即为高卢人所聚居；技术地说，他的出生是个高卢人，因为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高卢人 (Cisalpine Gaul) 从凯撒手中获得罗马特权，只是21年以后的事。这位以最动人的歌喉唱出罗马的雄伟与命运的人，永远表现不出罗马始祖坚韧的刚毅之气。却只能抚弄罗马人种所罕见的凯尔特人的神秘、温柔、风雅的琴弦。

他父亲任职宫廷时节省了不少钱，足够买一座农场从事养蜂工作。就在那个宁静的环境里，这位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北方水利灌溉的葱郁植物，在他日后的记忆中萦回不已，离开那些林野和溪水一步，他便没有真正的快乐可言。到12岁时，他被送到克雷摩那 (Cremona) 的学校去，14岁时被送到米兰，16岁时到罗马。他在罗马学修辞以及相关的课程，教他的人也正是从前教过屋大维的同一个人。也许从此以后，他才聆听到那不勒斯享乐主义者 Siro 的授课。维吉尔竭力以赴想接受享乐哲学，但是他的农村背景使他没有这种天赋。他似乎在受教育之后又返回北方了，因为在公元前41年时，有一位兵士强占了他父亲的农庄，我们知道他游泳逃命的事；屋大维和安东尼因为那块地区对他们的敌人有利而把它充公了。阿尔卑斯山南麓高卢人博学的地方总督 Asinius Pollio，虽曾竭力使这块地归还原主，但终于失败。他对这位年轻人给以保护以示补偿，并鼓励他继续他正在着手著作的牧歌 (Eclogues)。

到37岁时，维吉尔在罗马饮着佳誉之酒。《牧歌》刚好出版，很受欢迎；有些诗句曾被女伶在舞台上朗诵，受到了热烈的喝彩。^⑤这些诗是田园的速写，有时使用忒奥克里托斯 (Theocritus) 式的诗句，风格和韵律都很美，那是罗马有史以来听到的最富旋律美的六行诗，充满了哀思的柔情与罗曼蒂克的热爱。这位首府中的青年早已与乡土分离，把乡村的生活予以理想化；人人都乐于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牧羊人，随着他的羊群在亚平宁 (Apenine) 山坡上忽上忽下，因了无回报的爱情而心碎。

比这些忒奥克里托斯式的幽灵更为真实的，则是乡野景色。维吉尔也把它理想化了，但他不必去东施效颦。他曾听到伐木人的快活歌声，以及飞翔忙碌的蜜蜂；^⑥他也深知那个空虚失望的农人，像千千万万的其他农人一样丧失了土地。^⑦最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时代对终止派系倾轧与战争的希望。《神巫之册》(The Sibylline Books) 已经预言，过了铁器时代，农神的黄金时代即将再来。公元前40年，当维吉尔的保护人 Asinius Pollio 喜获麟儿时，这位诗人在他的《第四牧歌》中宣布，这个初生婴儿显示了一个乌托邦的降临：

预言圣歌唱出的最后时代来临；
 伟大纪元的延续更新。
 童女* 重返，农神的权柄再现；
 新人种降自高耸的云天。
 啊，贞洁的 Lucina（送子女神）！向出生之婴微笑，
 在他的时代中，铁器时代的人类先消，
 黄金时代的人类将在全世界飞扬，
 你自己的太阳神现在就是君王。

10年之后，这些预言应验了。战争用的铁器被放置一边；新一代掌权，以黄金为武器，迷恋黄金。在维吉尔生命中简短的余年里，罗马不再有动乱；繁荣及幸福大为增进，人们虽然没把奥古斯都当作太阳神作欢呼，却也把他视为一位救主。类似皇室的宫廷，欢喜这位诗人诗句中的乐观主义气氛；梅塞纳斯邀请他、喜爱他、看出他是屋大维改革的一个有用工具。此种判断颇有见地；因为从整个表面看来，那时已33岁的维吉尔，是个笨拙的乡下人，羞怯到了紧张口吃的程度，逃避任何唯恐被人认出或指出的公共场所，在健谈、积极、时髦的罗马社交场所局促不安。此外，比屋大维更差的是，他是个病夫，患头疼、喉疾、胃病、经常吐血。维吉尔终身未娶，他似乎从未有过比对埃涅阿斯更为丰富的爱过。显然的，有一段时间，他曾以他对一位童奴的爱意来自慰；至于他在那不勒斯的那段日子，人们却把他看成“处男”。^[1]

梅塞纳斯慷慨地对待这位青年，要屋大维归还他的农庄，并向他暗示一些歌颂农村生活的诗。那时（公元前37年），意大利正因为让如此多的国土成为牧野、果园、葡萄园而受到惩罚；Sextus Pompey 阻碍了从西西里及非洲输入的食物，粮食的缺乏造成了另一次革命的威胁。城市生活正消蚀着意大利青年的男子气；从每一种立场而言，这个国家都似乎需要恢复农业。维吉尔当然是欣然赞同；他了解农村生活；尽管他现在太脆弱而无法忍受艰苦，他仍然是个用温馨的回忆描绘迷人特色的人。他把自己隐藏在那不勒斯，做了7年的档案工作之后。他和他最完美的《田园诗集》(Georgics)同时脱颖而出。梅塞纳斯大感喜悦，把维吉尔带到南方去晋见屋大维，那时（公元前29年）屋大维刚好战胜克娄巴特拉(Cleopatra)面凯归。在一个名叫Atella的小镇上，这位人困马乏的将军一面休憩，把这首长达2000行的迷人诗句聆听了4天。它们甚至比梅塞纳斯所预见的更能与他的政策相符合。因为他现在建议，解散曾为他赢得世界的庞大陆军的大部分，把解甲归田的战士安置在农地上，立刻使他们安静下来，利用农村的劳力供养城市，并保护国家。从那一刻起，维吉尔才自由地只专心于想到诗。

在田园诗中，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从事最高贵的艺术——开垦大地。维吉尔借助赫希奥德(Hesiod)、Aratus、加图(Cato)、瓦罗(Varro)，把他们粗劣的韵文或生涩的诗句，转变为精心雕琢的诗篇。他忠实地描述了农业上各种不同的分科——土壤的种类及处理、播种及收割的季节、橄榄与葡萄的种植、牛马羊的饲养、以及蜜蜂的照顾。耕作的每一方面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使他人迷；他不得不用下列的话警惕他继续前进：

* 最后一位罗马之神 Astraea（正义之神），系是在黄金时代的传说中离开地球的。

2A

时光飞逝，一去永不回头，而
 我们被爱所迷，绕着每一个细节徘徊^⑩

他对动物的各种疾病，不但都有恰当的说明，且知道如何去医治。他用体谅及同情的态度描述一般的农家动物；他永远不厌其烦地欣赏它们单纯的赋性、它们挚情的感人力量、它们形体的完美。他理想化了乡村生活，但并未忽视辛苦与荣枯的变迁、令人疲困的劳苦、无休止地与昆虫战斗、旱灾与暴风雨的无情震撼。然而，工作胜于一切 (labor omnia vincit)；^⑪在这种勤劳之中，有一种给人尊严的目的和结果；没有一个罗马人会以耕田为耻。维吉尔说，道德的性质生长于农田；所有一切使得罗马伟大的古老美德，都在田间播种与施肥；在播种、维护、垦殖、除草与收获等过程中，几乎没有一样不与心灵的发展有着相似的一面。在田野里，生长的神迹和天空的奇幻，显示了万千种神秘的力量；离开田野时，较在城市中更为欣然的心灵，不但察觉到创造性生活的显现，且因宗教的直觉、谦逊与恭敬而益加深刻。于此，维吉尔迸射出他最著名的诗句，虽以卢克莱修的高贵回声为始，但却进入了一种纯粹维吉尔式的特质：

3

能知万物起源的人，能将一切恐惧与无情命运，以及贪婪之狱的诱惑踏在脚下的人，是快乐的。但认知乡村之神的人，认知牧神潘 (Pan)、山林之神西尔瓦诺斯 (Silvanus) 以及水泽女神莲芙 (Nymphs) 姐妹的人，也是快乐的。^⑫

他这个农民主张用祭品寻求诸神的眷属并利用它们的善意是对的；这些虔诚的行为以各种节目来调节工作的劳苦，使大地和生命富有意义、戏剧性、和诗意。

德来顿 (Dryden) 将《田园诗》视为“最佳诗人的最佳诗篇”。^⑬在训诫与美的罕有性情中，可与卢克莱修的《物性诗》篇 (De Rerum Natura) 齐名。罗马并未郑重地将它视为一种农业手册；我们还没听说有任何读过它的人把大会堂改为农场的事；诚然，正如塞内加 (Seneca) 所想的一样，维吉尔也许是纯粹取悦于城市人的脾胃才写出这些令人忘形的农村诗境。但无论如何，奥古斯都却觉得，维吉尔相当优异地完成了梅塞纳斯所交给他的任务。梅塞纳斯把诗人召入宫廷，赋予他一件更难的使命、一个更为广泛的主题。

第三节 艾内德

最初的计划原是歌颂屋大维的战斗。^⑭但是他的养父的推想世系，出自维纳斯及罗马建国者埃涅阿斯，则促使这位诗人 (也许是国王) 孕育了一篇描述罗马建国的叙事诗。此一主题发展的，经由预言，展示了罗马之扩张而成奥古斯都的帝国与和平。同时它也显示出了罗马特性在这些成就中的任务，并冀求使古老的美德广为流行；它要把它的英雄描写得像神祇一般的可敬，接受它们的引领，与奥古斯都的道德和宗教改革相配合。维

吉尔退隐到意大利的山林洞穴去，在《艾内德》(Aeneid)一作上再花十年的工夫(公元前29——前19年)。他以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法国小说家, 1821——1880)一般的忠实慢慢地写, 清晨先写几行, 午后再加重写。奥古斯都焦急地等待着这位诗人完工, 反复垂询它的进度, 再三迫使维吉尔把任何完成的片断拿给他。维吉尔尽可能地虚与委蛇, 最后, 他终于把第二、第四及第六卷读给他听了。安东尼的遗孀 Octavia 听了他的描写她儿子马塞卢斯的那一段时, 当即昏倒, 不久即告死亡。^⑩这首叙事诗既未完成, 亦未作最后校订。公元前19年, 维吉尔访问希腊, 在雅典晋见奥古斯都, 在迈加拉中暑, 于是立即返国, 于抵达 Brundisium 后不久即行辞世。^⑪他在临终前要求他的朋友把他所写的诗稿焚毁, 他说, 至少还需三年的时光才能使它有个完整的面貌。奥古斯都禁止他们执行这位诗人的要求。

每一个学童都知道《艾内德》一作的故事。当特洛伊城(Troy)起火燃烧时, 被杀勇士赫克托尔(Hector)的阴魂显现在鞑靼尼亚联军首领“虔诚的埃涅阿斯”面前, 要他从希腊人的手中取回特洛伊城的“神器及家神”——特别是智慧之神 Pallas Athene 的神像, 据说特洛伊人的生存要靠她来维护。赫克托尔说, “去找这些”神圣的标志, “只要你到海上漫游一番, 你就会体认到这个城市。”埃涅阿斯和他的老父 Anchises 及儿子 Ascanius 联袂逃走。他们扬帆而行, 在各个地方停泊; 但诸神的声音总是命令他们继续前进。大风浪把他们吹到了迦太基附近的海岸上, 一位腓尼基的公主 Dido 正在那里建筑城市。(当维吉尔写到此事时, 奥古斯都正在执行凯撒重建迦太基的计划。)埃涅阿斯与她堕入了爱河。有一及时而至的暴风雨, 促使他俩在同一个山洞中躲雨, 于是完成了 Dido 所认为的婚姻。有一段时间埃涅阿斯接受了她的解释, 与她和志愿加入他的人们, 共同担负建筑的工程。然而在古代神话中, 从不大关心人间婚姻的无情神祇, 却警告他离去; 这并不是他非兴建不可的都城。埃涅阿斯遵从了, 唱着他的一首主题曲, 离开了悲伤的皇后:

啊, 王后, 我永不否认, 你是最最值得我爱的人, ……我从未举起新郎的
火把, 亦从未作过婚姻的誓言……而今, 太阳神已命我扬帆离去……不要让这
些怨尤把你自己和我销毁。我在意大利探索, 绝非出诸我的本意。^⑫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秘密。事隔8个世纪美情文学之后的我们, 用其本身的话, 来论断维吉尔和他的英雄时, 在浪漫式的爱情及婚姻以外的关系上所增添的意义, 远超过了希腊或罗马所作的解释。对古人面言, 婚姻是家庭的结合, 而不是肉体或心灵的结合; 宗教与祖国的要求, 超越了个人的权利或念头之上。维吉尔以同情的态度对待 Dido, 用他最好的诗句提出来告诉我们, 她是如何跃身于葬礼的火葬堆中, 活活被烧死; 然后他跟着埃涅阿斯到了意大利。

特洛伊人在库米(Cumae)登陆, 步行进入拉蒂姆(Latium), 受到了他们的国王 Latinus 的欢迎。他的女儿 Lavinia 已经许配给邻境 Rutuli 的英俊酋长 Turnus。使她疏离了她的未婚夫和父亲; Turnus 向他及拉蒂姆宣战, 于是激战发生了。为了鼓舞埃涅阿斯的士气, 库米的神巫 Sibyl 把他带过 Avernus 湖的岩穴, 进入地府(Tartarus)。由于维吉尔所写的是埃涅阿斯流浪的《奥德赛》(Odyssey)及其战斗的短篇《伊里亚德》(Iliad),

所以他在奥德赛 (Odysseus) 的冥府 (Hades) 之行中作了先导, 因而成了但丁 (Alighieri Dante) 的榜样和前导。维吉尔说, “入地狱, 甚容易”——¹⁸然而他的英雄却发现此路苦不堪言, 这个下层世界颇为混乱复杂。在那里他遇见了 Dido; Dido 嘲笑他对爱所作的誓言; 在那里, 他看到了有罪的世人接受各式各样的折磨, 像恶魔一般的叛逆神人 (demigods) 在那儿牢房之中受苦。然后, 神巫 Sibyl 带他走过秘密的小路, 走到了“极乐之林” (Blissful Groves), 生活善良的人在绿谷中取暖, 享受永无穷尽的欢欣。他那在途中去世的父亲 Anchises, 则在这里向他列述 Orpheus 的天堂、炼狱及地狱的道理, 并以活动画的全景向他揭示来世的光辉和罗马的英雄。在后面一景中, 维纳斯向他展示亚克兴角之战和奥古斯都的胜利。他的灵魂复活, 埃涅阿斯返回现世, 杀死 Turnus, 用雄壮的手在他周围散布死亡。他娶了鬼魅般的 Lavinia, 当她父亲去世时, 他便继承了拉蒂姆的王位。不久之后, 他在一场战争中倒下, 被送到了“极乐世界” (Elysian Field)。他儿子 Ascanius (或 Iulus) 建造 Alba Longa 城, 作为拉丁民族的新首都, 从那时起, 他的后裔罗慕路斯和勒莫着手建设罗马。

对像维吉尔这样一个和善的人, 我们若因他对国家和他的皇上所作的这些感恩的奉承, 而对他有所挑剔, 或对他非出本愿且毕生未完成的作品有所求疵的话, 似乎不太适宜。当然, 他模仿希腊的范式; 除了讽刺诗和散文之外, 实际上所有的罗马文学都是如此。战争的景像只是叙事诗《伊里亚德》中嘈杂之声的微弱回音, 曙光女神 Aurora 也像荷马笔下粉红色手指的黎明之神 Dawn 一样, 时常上升。Naevius、Ennius 和 Lucretius 借给这位诗人几段插曲、几个片语、有时是整整数行; 罗得斯岛的 Apollonius, 则以他的 *Argonautica* 一作, 为 Dido 的悲剧性爱情提供了一个榜样。对这种剽窃, 在维吉尔的时代是被认为合法的, 正如在莎士比亚时代一样; 所有地中海的文学, 都被视作每一个地中海人的文化遗产和仓库。神话的背景已令我们厌倦, 现在我们要自行另创; 但这些神圣与干预, 即使是对怀疑的罗马读者而言, 也都是亲切可喜的。我们在疾病缠身的维吉尔的流畅的史诗中, 忽略了荷马那种一泻千里的叙述, 那种感动《伊里亚德》巨人们或伊萨基 (Ithaca) 朴实土人的血肉事实。维吉尔的故事往往慢条斯理, 他的人物除了埃涅阿斯所放弃或毁灭的以外, 几乎都是贫血的, Dido 是个活生生的女人, 她娴雅、温柔、热情; Turnus 是个单纯诚实的武士, 被 Latinus 所出卖, 注定要被可笑的诸神判定无功而死。读了原诗的 10 篇之后, 我们对埃涅阿斯的“虔敬”感到愤恨, 正因为那种虔敬才使他没有自己的意志, 为他自己的反叛找借口, 只有靠超自然的干预才为他带来成功。我们并不欣赏他那种伤害好人的空谈演说, 在人性对真理作最后考验的那种竞争的隙上, 增加一种令人生厌的词藻。

若要了解与欣赏《艾内德》一作, 我们必须时时提醒我们自己, 维吉尔所写的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而是为罗马所作的一部圣典。并不是他为我们提出任何明白的神学。在他戏剧背后操纵的诸神, 与荷马笔下所描写诸神的一样恶毒, 同样没有人类的幽默; 诚然, 故事中的一切灾祸与痛苦并非由男人和女人造成, 而是由罗马人所崇拜的神祇所导致。不过, 维吉尔想出这些神祇也许只是作为诗的机体、险恶环境之象征、和引起分裂的机遇; 总之, 他在天神 Jove 和不具人格作为万物主宰的命运之间, 来回摆动。他喜欢农村与郊野诸神甚于奥林帕斯山诸神; 他把握机会去纪念它们, 描述它们的祭仪; 他希望他的同胞能恢复虔心 (Pietas) ——对双亲、祖国及诸神的虔敬之心, 这种虔敬是靠了

上古农业信条而滋润的。他哀伤地说：“啊，为了古老的虔敬和信念！”但是他反对地狱的传统观念，因为在地狱的里面，所有的死者都忍受着相同的阴森命运；他以 Orpheus 和毕达哥拉斯的再生思想和来世观念自误，竭尽全力使奖善的天堂、净身的炼狱及惩罚的地狱意念格外生动。

《艾内德》一作的真正宗教是爱国主义，其至上之神就是罗马。由罗马的命运来推动它的结构，故事中所有的灾难，都能在“建立罗马种族的庄重大业”中找到解释。这位诗人对罗马帝国深以为傲，因而使他对希腊的文化毫不羡慕。且让其他人种化成生动的青铜和大理石雕像，标出星球运行的轨迹吧：

但你，啊，罗马人，必须是统治者
你的艺术要教导和平之道，
宽恕谦卑的人，打倒傲慢者。^⑧

维吉尔也不痛恨共和国的衰亡；他知道，扼毙共和国的是阶级战争，而非凯撒；他在诗中的每一阶段都预示奥古斯都的复兴之治，称赞它是农神 Saturn 之治的重临，并承诺他进入诸神之列，以示奖励。没有人曾把文学的使命履行得比他更为完美。

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位虔诚的、道德的、爱国的、拥护帝制的宣传家保持一份温情呢？部分理由是因为每一页上都有他那种温良的精神；因为我们感觉到他的同情心已经从他那正直的意大利而扩展到了全人类，乃至及于一切生物。他了解宵小与伟人的痛苦、战争的齷齪可怕、使高尚人士潜行的短暂人生、忧伤与苦痛、以及使消损与恶化人生美景的“伤心事”。当他写到“夜莺在白杨的树荫下哀鸣，悼念她那些失去的幼莺，有些狠心的耕夫看到它们，在羽毛未丰时，把它们从巢中掠走；她整夜哭泣，栖息在小枝上，再唱出她那哀怜的歌，使树林中充满了她悲伤的调子。”^⑨这并不仅仅是模仿卢克莱修。但是一再把我们吸回到维吉尔的，是他言语的坚定可爱。他每写一行都沉思默想，“像母鹿舐她的幼子使它成形一样地推敲。”^⑩这并不是枉费精神的；唯有曾想跃跃欲试的读者，才能猜想得到他的苦思，如此流畅的努力，他用很多响亮的旋律润饰这篇叙述，每隔一页都值得让人引用，引人朗读。也许这篇诗太过于含有统一的美了；倘若它通畅的气势延长下去，即使是“美”也都使我们发腻。维吉尔的诗里有纤巧的阴柔之美，但是却罕有卢克莱修的阳刚与思想，或“惊涛怒海”召唤荷马的汹涌之势。当我们想象到他鼓吹自己永远不能收回的信念，把每一插曲、每一诗行都需要人工艺术雕琢的一篇史诗写了10年时，然后随着他苦思不得以及没有自发的火焰点燃他的想象之火，或激发人物生命等烦苦的思想以终，这时我们才开始了解属于维吉尔的忧郁。不过在他的媒价上面（若不谈他的题材），他这位诗人却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人为的技巧很少有达到较此更为辉煌的奇迹。

他死后两年，他的法定遗嘱执行人把诗公诸于世。有些人对他贬抑：一位批评家刊印了他的缺点专集，另一位把他剽窃的部分详细列出，还有一位则把维吉尔的诗与早期别人相近似的诗印行了八卷《类似集》(Resemblances)。^⑪但是，罗马很快就宽恕了此种文学上的共产主义，贺拉斯欣然地将维吉尔举到与荷马等高的地位，各学校也举行《艾内德》的1900周年纪念。罗马的庶民及贵族都装腔作势地歌颂他；匠人及店主、墓碑与墙

上碑文，都引用他的话；神殿中的祭师用他史诗中的暧昧诗句传达神谕；把维吉尔的作品信手翻开，用醒目的第一段当作警句或预言的这种习俗从而开始，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名声日增，直到中世纪他被世人视为术士及圣徒。若不是他在《《农事诗集》集》(the Fourth Ezlogue)中预言了救主的莅临，若不是他在《艾内德》中把罗马描写为“圣城”，宗教的力量怎能振兴世界？他不是在那可怕的第四集中描绘了“最后审判”、恶人的受苦、炼狱的洁净之火、在天堂中得到福祉者的喜乐吗？维吉尔也像柏拉图一样，是个天生就具有基督的信仰——尽管他有他的异教之神。但丁喜爱他诗中优美，不但把他当做过往地狱及炼狱的向导，而且视之为流畅的叙述与优美语言的艺术指南。米尔顿在写他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及黑魔与人类壮大的演说时，曾经想到他。我们原以为对维吉尔应有更多苛评的伏尔泰，却把《艾内德》列为古人遗留给我们的最佳文学著作。^⑨

第四节 贺拉斯

在妒嫉仅次于爱的文学世界里，最令人欣喜的画面之一就是维吉尔之把贺拉斯介绍给梅塞纳斯。这两位诗人曾于公元前40年相遇，其时维吉尔年方30，而贺拉斯只有25岁。一年后，维吉尔为他打开了梅塞纳斯的大门，直到逝世，他们三人都保持着不渝的友谊。

公元1935年，意大利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举行2000年诞辰纪念。他降生于Apulia省的Venusia小镇。他父亲以前是奴隶，后来力争上游，成为一名收税员——或如某些人所说的，一个鱼贩子。^⑩Flaccus一字的意思是耳朵下垂；Horatius这个字可能就是他父亲曾经服侍过的主人之名。不知怎地，这位自由人发迹了，便把Quintus送到罗马去学修辞，送到雅典去读哲学。他在雅典参加了布鲁图(Brutus)的军队，获得了军团(古罗马3000至6000人)的指挥之职。“为祖国而死，快乐又光荣”；^⑪但是惯于模仿Archilochus的贺拉斯，却在战争进行中丢弃他的盾牌，溜之大吉。战事结束后，他才知道全部的财产和遗产已被抢夺一空，“可耻的贫穷逼迫我去写诗。”^⑫然而，他的生活实际上却是靠作为一个财务官的书记去维持的。

他短小精悍，骄傲而又怕羞，不喜欢一般群众，但又没有适当的服饰与门路跻身于与他教育相等的圈子。他由于对婚姻过于谨慎而未结婚，凡是那些具有真正或仅具诗形，足以表示成熟的高等妓女，都能使他自感满足。他以学者的严谨与错综的韵律描写妓女，认为他由于没有勾引有夫之妇而大受报偿。^⑬他由于太穷而不致自毁于性欲，于是他转向书籍，用最微妙的希腊韵律，以希腊文与拉丁文写作抒情诗。维吉尔看到其中的一篇之后，便向梅塞纳斯推奖。这位和善的享乐主义者，受到了贺拉斯羞怯的恭维，并在他那世故思想中发现一种诡谲的意味。公元37年，梅塞纳斯带了维吉尔、贺拉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搭乘运河航船、驿马车、轿子或步行，横过意大利，前往Brundisium作了一次旅行。不久之后，他把贺拉斯介绍给屋大维，后者要贺拉斯做他的秘书。这位诗人以没有

工作热情予以婉谢。公元 34 年，梅塞纳斯给了他一所房子，以及位于 Ustica 之萨宾 (Sabine) 谷内一座有生产入息的农场，距罗马约 45 英里。这时，贺拉斯可以自在地住在城中或乡下，像作家们所梦想的一样，以懒散闲适或勤勉小心的方式从事写作。^{*}

他在罗马停留了一段时间，享受了匆促世界中一位享乐者的生活。他与各阶层的人混杂一处，研究构成罗马的各种形态，以临床的快乐心情观察着罗马的愚行罪恶。他在两本《讽刺诗集》中把这些类型描述了一部分（公元前 34 年及前 30 年各 1 册），最初是以 Lucilius 为范式，后来则采比较温和、更为宽容的笔调。他把这些诗称为教诫——绝非真正的说教，而是几乎以通俗的六脚韵写成的非正式会话，有时是精密的对话；他承认，它们是道地的散文而非韵文，“因为你不会把像我这样写更近散文的人叫做诗人。”我们可以在这些鲜活的诗句中，见到活生生的罗马男人和女人，听他们像罗马人一般讲话：不是牧羊人、农民、及维吉尔笔下的英雄，也不是奥维德笔下传奇性的色狼及英雄，而是冒失的奴隶、自负的诗人、夸大的演说者、贪婪的哲学家、饶舌的碎嘴子、急切的闪族人、商人、政治家、娼妓；终于使我们觉得，这就是罗马。贺拉斯以杀人者般的恶作剧，在那种鬼把戏中为往古遗产的猎取者莫立了成功的法则。^⑤他讥笑嗜食美味但又因痛风而跛行的老饕。^⑥他提醒“厚古者”说，“假使有某种神明要把你带回往日去，你必然每次都要拒绝。”^⑦过去主要的迷人之处，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无需再重行过那种日子。他像卢克莱修一样，对于那些在城中渴望乡村，在乡村渴望城市的人；对于那些因为别人比他们拥有的更多而不满现状的人；对于那些认为别人的老婆好而不满自己老婆的人，感到奇怪。他归根结底地说，疯狂嗜钱就是罗马的病根。他向热切淘金的人问道：“你们为什么要笑 Tantalus？是因为他渴时水总是从他的唇边流走，只要把名字交换一下，这个故事所指的就是你。”^⑧他也自我讽刺：他当面告诉他的奴隶说，他这位道学家的脾气很坏，永远不了解自己的心灵和目标，且像任何人一样，是他情感的奴隶。无疑的，他曾向他自己和别人推介金科玉律；^⑨他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一个标准。”^⑩即使聪明的人，对此既不会短少，亦不会过多。打开他《讽刺诗集》的第二集时，他就向一位朋友抱怨说，第一组被人评为太野蛮、太软弱。他向人请教，别人告诉他说：“休息一下。”“什么？”这位诗人反对道：“根本不写诗了？”“是的。”“但是无法入睡。”^⑪

他若有一段时间听别人的劝告，他的表现就好了。他的次一著作《长短句抒情诗集》(Epodes, 公元前 29 年)，是他作品中价值最少的：生硬、粗糙、缺乏气势、枯燥无味、两性淫秽的，若有可以原谅的地方，只有把它视为 Archilochus 抑扬格韵律的实验。也许他的嫌恶“罗马的烟尘、财富和噪音”，^⑫增加了他的痛苦；他忍受不了“无知与思想恶劣的群众”给他的压力。他自谓是在京城人类的废物中被人推挤与和人冲撞的人，他大喊：“噢，乡村的家！何时我才能见到你以现有之古籍，以所有之睡眠及闲散时刻，何时我才能痛饮生命眷顾的甜美遗忘？毕达哥拉斯的兄弟们，何时才能把豆子送给我吃？还有蔬菜夹咸肉呢？噢，神圣的夜晚与宴乐！”^⑬他在罗马逗留的时间愈来愈短；他在萨宾别墅消磨的时间那样多，以致他的朋友，甚至梅塞纳斯，都抱怨他把他们与他的生活隔断

* 于 1932 年出土的贺拉斯房产，原来是一座宽敞的大厦，长 363 英尺，宽 142 英尺，有 24 个房间，3 间浴池，几间拼花地板，及一所正式的大花园，周围由有顶的回廊围绕着。此外是一座广大的农庄，由 8 名奴隶及 5 家佃农耕作。^{①a}

了。离开城市的燥热与灰尘之后，他在纯净的空气、安祥的日常生活和他农场上纯朴工人中发现了一种清新的喜悦。他的健康不佳，像奥古斯都一样，大多皆以素食维持生命。“我的纯净溪流、我的数亩林地、我之确信玉米之收成有望，给我带来了比许多拥有非洲沃土的豪华地主还多的福祉。”³⁸正如奥古斯都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对乡村生活的喜爱，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希腊文学中罕见的温暖表现。

远离商务烦虑的人是快乐的，
即使人类最古老的祖先，
用自己的牛，耕祖传的田，
免除一切债务，
仰卧于古老的冬青树下，或柔软的草地之上
是何等甜美！
当溪流在高高的两岸之间流泻，
而林地的鸟儿歌唱，
而清泉跳跃水花飞浅，
引入进入安静的睡乡！³⁹

不过，应该补充的是，这些诗句是以贺拉斯式的讥诮，借用城中一个放债人的口予以诵出，此人把这几句诗朗诵出来之后，立即忘了它们，迷失于他的钱币之中。

他对那些与他声名攸关的颂歌（odes）给予“乐而不倦”^{*}的劳心之处，也许就在这些他所常去的地方，他厌倦了音步的诗，那种永无休止的整齐步调，像那种冷酷的断头台一样，突然把诗行割开的急剧停顿。他在年青时曾经喜欢过萨福（Sappho）、阿尔凯奥斯（Alcaeus）、Archilochus 以及阿那克里翁（Anacreon）那种活泼微妙的韵律；现在他建议把这些“萨福式”（Sapphics）和“阿尔凯奥斯式”（Alcaics），这些抑扬格和十一音节的诗，移植到罗马抒情诗的形式之中，以表现他对爱与酒、生与死、宗教与国家等思想，以崭新的诗节，警句般的简练，音乐般的旋律，以及复杂交织的思绪来挑逗人心。他并未想使它们适合于单纯或匆忙的人；诚然，他在第3组严格的开始后，对此等人有这样的警告：

我压恶且躲避卑俗的大众。
肃静！我，缪司神的祭司
要为少女和青年唱出
前所未闻的歌声：—

假使少女们注意听了贺拉斯颠三倒四的玩笑话，顺从了他的意愿而手舞足蹈的话，她们定会为这些颂歌所表现的欺骗人的享乐主义而惊喜。这位诗人描述友谊、吃喝、玩乐的乐趣；我们很难从这种赞美诗中推测到他们的作家是吃得少和喝得少的隐士。为什么

* 这是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加在贺拉斯身上的一句奇异但颇适当的片语。⁴⁰

要让罗马的政治和遥远的战事来烦扰我们呢？他这样问（预期读者对这几页的意见）。为什么要把将来计划得如此慎密，何况将来的形势会讥笑我们的计划？青春与美触动我们的心弦而后再倏然飞逝；让我们及时行乐吧，“躺在松林下，把我们灰白的卷发，围上玫瑰花环，薰以叙利亚的甘松香。”⁴⁶即使我们说话时，妒嫉的时间正在流逝；抓住机会，“捕捉这一天。”⁴⁷他诵出一连串放荡的女仕，他自称曾经爱过她们。她们是：Lalage、Glycera、Neaera、Inacha、Cinara、Candia、Lyce、Pyrrha、Lydia、Tyndaris、Chloe、Phyllis、Myrtale。我们无需相信他这些有罪的言论，因为这些几乎都是当代诗人们迫不得已的文学活动；这些仕女或名字，也曾在别人的笔下出现过。当时有德行的奥古斯都并未被这些抑扬格诗式的私通所骗；他很高兴地在它们当中发现，对他的王权、他的胜利、他的随从、他的道德改革、以及他的太平盛世，大为称赞歌颂。贺拉斯的《饮酒歌》——Nunc est bibendum⁴⁸——就是在得到克娄巴特拉（Cleopatra）死讯和攻占埃及的消息时写成的；即使是他那业已世故的心灵，一想到罗马帝国前所未有的胜利及扩张时，也都突然激动起来。他警告他的读者说，新法律无法取代旧道德；他对奢侈与通奸的蔓延、轻浮与讥刺的怀疑感到悲叹。他在提到上次的战争时说：“哎呀！这是我们创伤与罪行的耻辱，是我们被杀兄弟的耻辱！我们艰苦的这一代逃避了什么呢？还有什么不法行为没被我们做过？”⁴⁹除了返回古代的单纯与踏实之外，什么都救不了罗马。凡是难以相信任何事情的怀疑论者，都会在古代的圣坛之前低下他白发苍苍的头来承认！若无神话，人就死亡，因而慷慨地把他的笔借供害病的神祇使用。

在世界文学中，酷似这些诗的作品还没有。这些诗细腻但却有力，优美而又雄浑，精微而又复杂，以完美的艺术隐藏了它们的技术，而他们的功力看来却似颇轻松平易。这是胜过维吉尔的另一音阶上的音乐，旋律不足，智力过之，并非为了少女与青年而写，而是为了艺术家与哲学家而作。其中很少有激情、热情、或“美文”（fine writing）；即使是句子颠倒，措词也是简单的。不过在较伟大的抒情诗中，思想中有一种傲然与庄严的气概，仿佛帝王在下诏，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铜像：

我竖立了一座纪念碑，比铜像更经久，
比金字塔高贵的巅峰更崇高；
没有侵蚀的风暴，
没有强力的北风，
没有数不清的岁月，
没有时间的疾驰能够使它倾倒。
我将不会完全死去。⁵⁰

被他痛骂的群众对于《颂歌》不闻不问，批评家指摘它是枯燥乏味的虚饰之作，清教徒则叱责这些情歌。奥古斯都却宣称这些诗是不朽之作，请他再写第四组，以庆祝德鲁苏斯和提比略在德国所立的功勋，并选贺拉斯去为“旷世竞技”（Secular Games）去写“竞技纪念诗”。贺拉斯答应了，但无灵感。《颂歌》所费的努力已使他精疲力竭。在他最后的作品中，他放松心情，用对话式写成了《讽刺诗集》（Satires）的六音步诗，他的《使徒书》（Epistles）如同坐在安乐椅上所写的一般。他一直希望成诗人、一位垂死的神

学家，所以贺拉斯到了45岁那样老时，才成熟到讨论神、人、道德、文学及艺术。

上述作品中最著名的，由后世批评家提出命名的“诗的艺术”(The Art of Poetry)是对Piso族某些姓名不详的族人所讲的；它并非正式的论著，只是谈如何写作的一点忠告。他说，依照你的能力选择题材，小心不要以举山之力去捉老鼠。^⑧理想的书籍，既有教益又有趣味；“凡能把实用与愉快化而为一的人，都会得到每一个人的拥护。”^⑨避免用那些新字、废字，或是字母过多的长字。能简洁就尽量简洁。直入事物的中心(in medias res)。写诗时不要以为情感就是一切。如果你希望读者有所感，你自己必须先有所感，这是千真万确的。^⑩但是艺术并不是感觉；它是形式(此处又是古典形式对浪漫形式的挑战)，^⑪若要获致形式，要日夜研读希腊文；把你所写的东西涂掉，删除每一段华而不实的字句；把你的作品交给胜任的批评家，留心你的朋友。如果它能通过这一切考验，把它置诸脑后8年；如果到那时你仍然没遗忘，就把它出版，但要记住：除了时间之外，你永远无法把它招回：(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倘若你写戏剧，让动作(而不是你的言辞)来演示故事和描绘人物。不要在舞台上表演恐惧。遵守动作、时间与地点的统一；使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在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在一个地方。要研究人生与哲学，因为若无观察与了解，即使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形式，也是空洞的东西。要勇于求知(Sapere aude)。

贺拉斯本身遵守了所有这些箴言，除了一件——他没学习哭泣。因为他的感情太淡薄，或者已被压抑成了静默，所以他很少达到赋予真挚同情或“在宁静中忆起的情感”，以形式的高度艺术。他太温文了，“对什么都不感惊异”^⑫是一种不良的忠告；对诗人而言，每一件事都应该是一个奇迹，即使是它天天与他碰面，像日出或一棵树一样。贺拉斯观察了人生，但不太深切；他研究了哲学，但却顽固地保持着一种“平稳的心境”，^⑬只有他的《颂歌集》才超越了“中庸之道”。^⑭他像一个禁欲主义者一般地崇尚美德，又像个享乐主义者一般地尊崇快乐。“那么，谁是自由的呢？”他问，又像芝诺(Zeno)一样回答：“有智慧的人，凡主宰自己的人，不怕贫困、不惧死亡与束缚的人，蔑视他的情感、讥笑野心而本完整无缺的人。”^⑮他最高贵的诗篇之一，唱出这样一首斯多噶派的调子：

只要公正果决
即使天崩地裂
仍然不改其乐——^⑯

虽然如此，他仍然以感人的诚笃自诩为“伊壁鸠鲁猪圈中的一条猪。”^⑰像伊壁鸠鲁一样，他蕴蓄的友谊比爱多；像维吉尔一样，他歌颂奥古斯都的改革，且一直保持独身。他竭力宣扬宗教，但他并不着迷。他觉得死亡可以解决一切。^⑱

* 几乎在中世纪被忽视了的贺拉斯，到了第17及第18世纪，才获得他应得的地位，那时正是现代古典主义的时代，每一位政治家及小册子的作者，尤其是在英国，都把这位诗人的字句变成庸俗的滥调。布瓦洛(Boileau)的《诗艺》(L'Art poétique)复活了贺拉斯的Ad Pisones，形成并冷却了以这两果的法国戏剧；英国诗人蒲柏(Pope)的《批评论》(Essay on Criticism)企图在英国得到类似的冷冻，但被拜伦的火融化了。

他的暮年就笼罩于此种思想之中。他忍受了不少痛苦——胃病、风湿和许多别的疾病。他喃喃地说：“岁月如流，逐一带走了我们所有的欢乐。”⁵¹ 他向另一位朋友说：“唉，哦，Postumus，疾驰的岁月溜走；不论是虔诚的心灵，急迫的年华、或不可征服的死亡，都无法拉平我们的皱纹。”⁵² 他回忆，在他的第一首讽刺诗中，如何希望在大限来到时满足地了结生命，“像一个已经尽情的宾客。”⁵³ 现在他又自言自语说：“你已经玩够了、吃够了、喝够了，该你走的时候到了。”⁵⁴ 自从他对梅塞纳斯说他不会比资助他的人更久于人世以来，已经过了15年。⁵⁵ 公元前8年，梅塞纳斯去世，数月后，贺拉斯亦随之而逝。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罗马皇帝，然后躺在梅塞纳斯的墓旁，从此安息。

第五节 李 维

奥古斯都时代的散文，其成就不若诗歌之高。由于法律的制订，雄辩之术式微，各种决定，实际上（若不是在形式上），已由元老院议会转移到了王子的枢机室。学术继续着它那宁静的进程，在它神秘的兴趣保护之下，躲过了当时的风暴。只有在历史的编写上，那个时代才产生了散文杰作。

公元前59年出生于意大利帕多瓦（Padua）的李维（Titus Livius），来到首都，致力于修辞学及哲学，用最后40年（公元前23年至公元17年）的余生去写一部《罗马史》。这就是我们对他所知道的一切；“罗马的史学家不写历史。”⁵⁶ 他像维吉尔一样，来自波河地区，保留了简朴与虔诚的古老美德，并且——也许是出于悲悯之心——对“不朽之城”（指罗马）产生一种热烈的敬意。他的作品是基于一个庞大的计划，且已完成；在它那142部“书”中，只有35部传给我们；仅看这些集中的6卷，我们即可察知全部著作的浩大。显然地，都是分部印行的，每一部有一个独立的标题，全部都在一个总标题《建城以来》（Ab urbe condita）之下，奥古斯都打算宽恕书中的共和情绪和英雄人物，因为它的宗教、道德与爱国的论调，与罗马皇帝的政策颇为一致。他把李维罗致成自己的友人，并鼓励他继续做一个散文的维吉尔，继续维吉尔的未竟之功。他在自公元前753年到前9年的漫长旅程中曾想停下笔来，理由是他业已获致不衰的声名；他说，他继续下去的理由是因为他停止写作时会感到坐立不安。⁵⁷

罗马的史学家，把历史看做修辞学及哲学的混血儿；如果我们相信它们的话，它们是以流畅的叙述解释道德的条规——用一个故事来装饰道德的写意。李维曾受过辩士训练，他发觉辩术受到责难，也是危险的，泰纳（Taine）说“他转学历史，以便仍做一名辩士。”⁵⁸ 他用一个严肃的序言开始，谴责当时失德、奢侈与懦弱；他告诉我们说，他钻入以往的旧籍之中，以便遗忘他当时的罪恶，“那个时代，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弊病，又不能忍耐他们的救药。”他要透过历史提出使罗马之所以伟大的美德——家庭生活的团结与神圣、子女的孝心、人与神之间的每一种神圣关系、庄严誓言的神圣义务、斯多噶式的自我抑制与力量（gravitas）。他要使斯多噶式的罗马极为高贵，以使对地中海的征服看来好像是出于道德上的诫命，像是一种神圣的秩序与法律，加之于东方的混乱及西方的

野蛮。波利比奥斯（Polybius）把罗马的胜利归诸于其政府的形式；李维却要把它归诸于罗马特性的自然结果。

他作品的主要缺点，便源于这种道德上的意向。他给我们很多迹象，在私下里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但是他对宗教的敬意却是如此深厚，以致使他几乎接受了任何迷信，在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预兆、预言及神谕，直到我们感觉到，原来这也像维吉尔的作品一样，真正的演员乃是诸神。他对早期罗马的神话表示怀疑；对不太令人置信的神话一笑置之；但当他继续下去时，他便不再分辨传说与历史，以很少的分别态度追随他的先辈，并以其表面的价值，接受了早期史家用以抬高其祖先身价的赞美的罗曼史。⁶⁶他很少参酌原始的资料来源或纪念碑，从不费神去考察行动的场地。有时他用多页的篇幅去旁注波利比奥斯的言词。⁶⁷他采用古代教士的编年法叙述执政官所作的大事；结果除了他的道德主题而外，他的作品中找不出肇因的痕迹，只有一连串漂亮的插曲。他分不出早期共和时代粗暴的贵族与他那时的贵族政治之间的差异，在创造罗马民主制度的刚健平民与摧毁罗马的腐败暴民之间，他也不加区别。他的偏见总是适于贵族的。

在李维的著作中，使罗马永远认为对的爱国的自豪，就是他之所以伟大的秘密。这在他的长期努力中，给了他持久的快乐；作家很少能够如此忠实地执行如此浩大的计划。它给予当时的读者（也给现代的我们）一种罗马壮大与命运之感。这种堂皇的意识促成了李维风格的活力、他人物刻划的生动、他描写的鲜活有力、他散文的雄伟气势。在他的历史中所洋溢的创词，不但是辩术中的杰作，且成了学校的范例。风雅之美散见于作品之中：李维从不大叫，从不严以责人；他的同情心比他的学术更宽广、比他的思想更深邃。当他提到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时，他值得原谅地失败了，但是他用疾速及辉煌的叙述予以补偿，在描写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时达到了颠峰。

他的读者并不在意他的失实与偏颇。他们喜欢他的风格与故事，他把过去描绘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使他们欣喜若狂。他们把《建城以来》视为散文的史诗——奥古斯都时代最高贵的纪念碑之一。自此以后，使罗马的历史与性格在人类观念里放一异彩达 18 世纪之久的，即是李维的著作。即使是在属地内的读者，都为这种史无前例的征服与伟大勋业所做的庞大记载深受感动。小普林尼谈到一位西班牙人，他深受李维的作品所感动，因而从遥远的加的斯（Cádiz）前往罗马，希望一睹他的风采。他达到了他的目的，表示了他的钦慕之情，无视于罗马的其他胜迹，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他那大西洋岸的家乡。⁶⁸

第六节 爱的反叛

此时的诗歌虽继续隆盛，但并未完全遵循奥古斯都的愿望发展。只有超级艺术家像维吉尔或贺拉斯者流，才能创造出合乎政府要求的好诗；较能干的人拒绝受命，较差的又不能遵命而行。在诗的三种主要来源中——宗教、自然、爱情——有两种已经落在帝王的控制下；第三种仍然无法管束，即使是在贺拉斯的《颂歌》中也是如此。而今，在提布卢斯（Tibullus）以及普洛佩提乌斯（Propertius）的温和、在奥维德粗率的诗歌中，

逃出了宣传的衙门，发起了一项以鼓舞的欢乐的为始、到悲剧的结果止的叛变。

提布卢斯（Albius Tibullus）公元前54年至19年像维吉尔一样，当内战波及到了他的出生地——蒂伯附近的小镇 Pedum 时，他就丧失了祖先的土地。Messala 把他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准备将他带往东方，但提布卢斯在途中病倒，又折返罗马。离开了战争与政治使他感到高兴；他可以纵情于无性之爱（genderless），以亚历山大城式希腊人的文体磨琢挽诗（elegiac verse）。对 Delia（其余不详，也许一个名字代表很多人），他提出了常见的恳求，“像个看门人坐在她那冷漠的门前。”⁹⁵像提醒许多少女一样提醒她：青春不再，转瞬即逝。他对 Delia 之已婚并没有惊扰；他使她的丈夫和醇酒同眠，但是当她的新情人在他身上玩同样的把戏时，他恼火了。⁹⁶这些古老的题材本不致侵扰奥古斯都；使得提布卢斯、普洛佩提乌斯及奥维德不合一个难以征召新兵的政府之意的，是这群放荡者之具有说服力的反黩武主义。提布卢斯讥笑那些在可勾引妇女时去自求死路的武士。他哀欢农神时代的消隐，他想象着，那时：

没有军队，没有仇恨，没有战争……人类用木杯饮酒时没有战争……只给我爱吧，让别人去参战……当子女成群，在纯朴的茅屋中安享余年的人，他才是英雄。他跟随着羊群，儿子赶着小羊，贤妻则在家中烧水，以浸洗疲惫的肢体。因此，让我活到白发在头上闪亮，用我老父的语调讲述已逝的日子。⁹⁷

普洛佩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公元前49年——前15年）的歌唱得不太纯朴与亲切，具有较多雕琢，类似描述平时欲乐的即景诗。他生于 Umbria，在罗马受教育，不久就爱上了诗，虽然很少读者能从他的炫学中领略他的思想，梅塞纳斯却把他带到他那 Esquiline 的圈子里去。他洋洋得意地描述了台伯河岸上的晚宴，那时他用伟大艺术家雕刻的酒杯畅饮来兹波斯的名酒，“像坐在王座上一样，坐在快乐的仕女群中，”注视着船艇在下面的河上驶过。⁹⁸为了要取悦他的恩主及王子，普洛佩提乌斯时时拨弄着他的七弦琴，歌颂战争；但对他的情妇 Cynthia，他却唱另一个调子：“我为何要为了安息（帕提亚）的胜利而抚养儿子？我们的儿子没有一个要当兵。”⁹⁹他向她保证说，即使是世界上全部的战争荣耀，也抵不上与 Cynthia 共渡一宵。¹⁰⁰

在所有这些终生在维纳斯高峰爬上爬下的享乐主义者中，奥维德是一个适当典型、一名桂冠诗人。Sulmo（Soloma）曾见他生于距罗马东方90英里之遥的亚平宁山脉一个可意的山谷里，从他晚年漂流在外的冷酷日子来说，Sulmo 的葡萄园、橄榄树、玉米田及小溪流，看来该是多么美好啊！他那富有的中层阶级的父亲把他送到罗马去读法律，因此，当他听说这个孩子要做诗人时，感到十分震惊；他向儿子提示荷马的可怕命运，据最高的权威透露，荷马死于盲与穷。奥维德听了这个，便设法在罗马民选长官的法庭中弄到一个法官的职务。使他父亲大感失望的是，他拒绝谋取检察员的职位（他可由此一跃而为元老院的议员），退而从事文学与爱的耕耘。他辩称，他情不自禁地要做诗人，“我对韵律咬字不清，而韵律不招自来。”¹⁰¹

奥维德悠闲地到雅典、近东、及西西里去旅行返回时，参加了罗马最放荡的阶层。拥有魅力、机智、教育与金钱的他，可以做任何事。他早年结婚两次，两度离婚，然后在公共牧草上浪游了一个时期。他唱着：“让过去的取悦于别人吧，我庆幸我生在这个时代，

它的道德标准与我的气质甚为相投。”⁸⁸他嘲笑《艾内德》一作，给它下了一个结论：维纳斯之子既然建立了罗马，若只是出于虔诚的话，它就应该成为爱的城市才是。⁸⁹他对一个漂亮的妓女昏了头，用 Corinna 一字作为她或她们的化名。他用以描述她的那些猥亵对句，自然不难找人出版；在《恋情》(Amores) 的名目之下，它们不久(公元前 14 年)便上了罗马青年的嘴边与琴弦。“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想知道我所唱的这个 Corinna 究系何人。”⁹⁰他在《恋情》的第二集中，用一篇杂乱的宣言把它们神秘化了起来：

吸引我的热情的，不是什么固定的美；有一百种理由使我总在爱中。如果那是一位尤物，把羞怯的双眸投在她的膝上，我就会燃烧。而她的纯洁就是我的陷阱；她若是一块美玉，我就会因为她并非质朴单纯而迷恋。希望在柔软的卧榻上享受她的温柔拥抱。倘若她是严峻，扮成一个不屈的萨宾族(Sabine)贵妇，我想她会让步，但也会大大自夸。如果你精通诗书，你就会以你稀有的成就赢我……有一位步履轻巧，我便爱上了她的步伐；另一位步伐粗重，但能用爱的轻触使之软化。因为这一位唱得很甜……我就要在她歌唱时频施偷吻；这另一位用轻捷的手指，在喃喃的弦上舞动——谁不会爱上这种灵巧的双手？另一位用她的动作吸引我，有节奏地摆动她的双臂，以柔美的艺术款摆她那柔弱的腰身——对每个动作都能发火焰的我，没有什么可说了；若把 Hippolytus (希腊神话 Atheseus 之子，为后母所害)放在我的地位，他就会变成 Priapus (葡萄园之神)……无论高矮，都合我意；我被两者所毁……我的爱是她们全体眷顾的对象。⁹¹

奥维德(Ovid)因未歌颂战争光荣而致歉；丘比特(Cupid)来偷了他诗中的一个韵脚，而使它残缺不全。⁹²他写了一出失败的剧本 Medea，却受到了好评，但大部分来说，他喜爱“维纳斯底懒散的影子”被人称为“一个无可取的著名歌者”而感到心满意足⁹³这就是一千多年前行吟者们的短歌(lays)，像他们一样，唱给已婚的女士听，使男女之间的挑逗成为人生大事。奥维德教 Corinna 如何在她躺在她丈夫的卧榻上时，用信号和他互通款曲。⁹⁴他向她保证他那永恒的忠实，他那严格的一夫一妻的通奸思想：“我不是爱情不专的汉子，不是一个同时爱 100 个女人的人。”终于他获得了她的青睬，唱出了胜利的赞歌。他赞扬她拒绝他那样久，并劝她不时再度拒绝他，以使他能够永远爱她。他与她争吵，打她；事后又懊悔、悲伤、爱她爱得比以前更加疯狂。他像罗密欧似地祈求黎明延迟到来，希望一阵惠风把曙光女神的车轴折断。Corinna 接着又欺骗他，他发觉她不把他为崇拜她而题赠的诗善加处理时，便怒不可遏。她吻他，直到他宽恕她，但是他却不原谅她对他爱的新技巧；一定是另有别人教给她的。⁹⁵几夜之后，他又“立即和两个少女坠入爱河，每一个都长得很美，每一个在衣着及成就上都有深度。”⁹⁶不久他又害怕，怕他同时脚踏两条船会使他失败；然而他又觉得为爱而死是幸福的。⁹⁷

这些诗作，于《朱利安改革法》通过后 4 年为罗马社会有限度地接受了。元老院巨族如：Fabii、Gorvini、Pompomii 等，仍然继续在他们的家中招待奥维德。这位诗人带着成功的喜悦，发行了一种名叫《爱的艺术》(Ars amatoria, 公元前 2 年)的调情手册。他说，“我奉维纳斯之命作爱的导师。”⁹⁸他简洁地警告读者说，他的教导只适用于妓女与奴

隶；但是他笔下所描绘的附耳密语、秘密幽会、情书、挖苦与机智、受骗的丈夫以及足智多谋的婢女等，都是暗示罗马的中上阶级。为免得使他的教训太简易，他又增加了另一篇论著《爱的矫治》(Remedia amoris)。最佳的补救之道是努力工作，其次是打猎，第三是心不在焉：“在你的女士清晨梳洗完毕之前使她惊奇一番，亦颇有用。”⁹⁸最后，为使双方都不吃亏。他又写了一册 De medicamina faciei feminineae——一种用韵文撰写的化妆品手册，其中部分内容为自希腊剽窃而来。这些小册子的销路颇佳，因而使奥维德名声大噪。“只要我驰名世界，一两个讼棍说些什么对我都无关紧要。”⁹⁹他却不知道，这些讼棍之一就是奥古斯都，他也不知道王子讨厌他的诗，认为那是侮辱了《朱利安律》，当皇室的丑闻碰到了诗人粗心的头脑时，这种侮辱他就不会得到宽恕。

约在纪元3年，奥维德第3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是罗马最著名的家族之一。这时46岁的他，始行安顿下来，过着家庭生活，似乎与 Fabia 生活于互信与快乐之中。年龄对他发生了法律对他不能发生的影响，冷却了他的火焰，他的诗受到了尊重。他在 Heroides 一作中，再度描述了名女人的爱情故事。她们是：Penelope、Phaedra、Dido、Ariadne、萨福、海伦、Hero；他叙述得也许过于冗长了，因为一再反复，即使所说的是爱情，也都要变成无聊的事了。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句由 Phaedra 口中说出的话，却表达了奥维德的哲学：“Jove 宣告说，美德是使我们快乐的一切。”¹⁰⁰约在公元7年，他出版了他最伟大的作品《变形记》(Metamorphoses)。这15册“书”，以迷人的六音步诗句列述无生物、动物、人类与神祇的著名变化。由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中的一切几乎都改变了它们的形态，所以奥维德在组织上得以运用古典神话的全部范围，从创造世界到奉祀凯撒，都包括在内。这些都是古老的故事，直到一代以前，还在每个大学里生动的讨论，它们的影像尚未被现代的革命所消除：法厄同(Phaethon)的战车、Pyramus 与 Thisbe、Perseus 与 Andromeda、Proserpine 之被掳、Arethusa、Medea、Daedalus 与 Icarus、Baucis 与 Philemon、Orpheus 与 Eurydice、Atalanta、维纳斯与其爱人 Adonis，以及其他许多神和人；这就是千百件诗篇、绘画及塑像等之得以得到题材的宝藏。如果吾人仍旧必须学习这些古老的神话，最轻易的办法，莫过于阅读这种人神凑合的大杂烩了——这些故事是以令人怀疑的幽默与含有色情的意味说出，情节的发展用了相当的耐心，实非一般泛泛的戏谑者所能企及。所以，这位自信的诗人最后终于宣布了他自己的不朽：“我将永远活着，”是不足为怪的。

当奥古斯都把他放逐到黑海上寒冷而野蛮的 Tomi 的消息传来时，他几乎未写一字抗辩。直到如今，那个地方仍然象 Constanta 一样并不引人。对于这位毫无准备的诗人而言（这时他已51岁），实是一项打击。在《变形记》一书接近尾声时刚刚写完一篇对帝王的优美献辞，承认他的政治风范是奥维德那一代所享有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根源。以 Fasti 为标题，他已完成了半首几乎是庆祝罗马宗教节日的虔诚诗篇。在这些诗句中，他正踏上以历书创造史诗的路子，因为他在古代的宗教故事中以及对其宗祠与诸神的奉祀中，运用了同样明晰、精纯而又柔美的字句，和他在致力于希腊神话与罗马爱情时所用的活泼通畅的叙述。原想把这件作品献给奥古斯都，为他对宗教复兴的贡献和他曾经一度讥讽的信仰所作的翻悔文章。

他为何被逐，罗马皇帝的诏令未加说明，直到如今，仍没有把握揣摩出它的原因，但皇帝放逐他的孙女 Julia 和下令把奥维德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中拿走时却提出了一些线

索。这位诗人显然曾在 Julia 的轨外行动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不是目睹、就是同谋、再不然就是主犯。他自己宣称，他是因了一项“错误”和他的诗而受惩罚，并暗示，他是某种粗鄙景象非出本愿的观察者。⁸⁸他得到了那年（公元 8 年）剩余的几个月时间料理他的事务，那道诏令的规定是贬谪（relegatio），比放逐为轻，让他保有自己的财产，比放逐为重的是命令他留居在一个城市中。他焚毁了《变形记》的手稿，但有些读者已有抄本并且加以保存。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他；⁸⁹少许人敢于陪他闲谈，直到他离去；他的妻子在他的请求之下留下来，用爱情与忠贞支持他。另一方面，当这位抒情诗人带了他的欢乐，启航驶出 Ostia，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一切，踏上长远的旅途时，罗马毫不注意。大海波涛汹涌，几乎整个旅程中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诗人曾一度想到波涛会把船只吞没。等他看见了 Tomi 时，他只恨没有死去，因此，只好暗自悲伤。

在航行途中，他开始了我们叫做《哀歌》（Tristia）的诗章。然后他继续写下去，并把它们寄给他的妻子、女儿、继女和他的朋友。可能是这位敏感的罗马人夸张了他那新家的恐怖：一块没有树木的岩石，上面什么都不长，而黑海（Euxine）的迷雾却遮掩了太阳；冷得怕人，有几年的积雪，整个夏天都不溶化；黑海，整个冬天都填满了寒冰，多瑙河也冰冻得厉害，使得内陆野蛮人向这个佩刀的 Getae 人与杂种希腊人的混合城市从事突击时，都找不到一个障碍物。当他想到罗马的晴空与 Sulmo 的绿野时，他感到无比痛心。他的诗（在形式上与句法上仍然美好），却达到了从前未曾到达的感情深度。

这些《哀歌》人以及寄给他朋友的诗简《黑海寄情》（Ex Ponto），几乎具有他伟大作品的一切魅力。即使是在学校时都使他感到得意的一个简单字汇、以意境和意像所生动地揭示出来的画面、用心理学的微妙笔触注入生命的人物、具有凝炼的经验与思想的措词、*一段滔滔的谈话及轻松流畅的诗句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流放生活中与他相伴，一种使他早期的诗作不值一顾的严整和柔顺与他相伴。他从没表现过人物特性的力量；以前他曾一度用肤浅的性爱把他的诗糟蹋，现在他又在诗句中倾出眼泪和对王子的恳切奉承。

他妒忌这些能够传抵罗马的诗章。“去吧，我的书，去以我的名义向我喜爱的地方致意”并“向我祖国那亲爱的泥土致敬”；⁹⁰他说，也许会有勇敢的朋友将它呈给慈悲的皇帝。他仍在每一封信中希望得到宽恕，或乞求至少能有一个较为温和的家。他每天都想念他的妻子，在夜晚呼唤她的名字；他祈求能在临死以前亲吻她变白了的头发。⁹¹然而宽赦偏偏不来。一度过 9 年的放逐生活之后，这位年届花甲的断肠人迎接了死亡。他的尸骨，依他的生前所请，被带回意大利，安葬在首都的附近。

他对他之名垂久远的断定，得到了时间的证明。他在中古所得的名望与维吉尔势均力敌，他的《变形记》和 Heroides 成了中古传奇的泉源；薄伽丘（Boccaccio）和塔索（Tasso），乔叟（Chaucer）和斯宾塞（Spenser），都从他的身上吸取灵感；文艺复兴期的画家都在他的诗中发掘题材。他是古典时代的伟大浪漫主义者。

他的去世结束了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鼎盛时代。奥古斯都时代，跟纪元前 5 世纪时雅典的伯里克里斯时代（Periclean Age）或伊丽莎白时代一样，并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文

* 例如：“我明白与赞成较好的，追随较坏的事物”，“我们的心中有神灵，靠了它的行为，我们才有生命的温暖。”

学时代；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散文中的夸大修辞及诗歌中形式的完美，都很少是出自人人之心。在这里，我们看不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悲剧、看不出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苏格拉底（Socrates）、甚至是卢克莱修（Lucretius）与西塞罗（Cicero）的意味。皇室的保护、激励、滋养了罗马文学，也压抑、缩小了罗马文学。这个贵族时代，正如奥古斯都时代、或路易十四时代、或18世纪的英格兰一样，提高了节制与优美的情调，在文学上趋向于“古典”风格，以理性与形式支配感觉及生活。这种文学，较热烈创造的时代，更为纤美，但笔力较差；较为成熟而影响较小，但以古典的范畴而言，这个时代应得到名符其实的赞誉。在这种完美的艺术中，从未有过如此冷静的表现；即使是奥维德的纵酒狂欢，也都被冷却成为一种古典模式。在他、维吉尔及贺拉斯的作品中，达到了它的颠峰。后世将永远不会再有如此丰富、如此谐和、如此精巧、如此简练、如此柔和、如此美妙的格调了。

第三章 君主专制之另一面

(公元 14 年——96 年)*

第一节 提比略

当伟人们向情感低头时，世人对他们便更加喜爱，但当情感支配到政策时，该帝国就要崩溃。奥古斯都明智地选择了提比略，唯为时已晚。当提比略不倦地以他指挥的才能拯救国家时，皇帝几乎是爱上了他，不料一封信就结束了“这位最和蔼的人……最英勇、最正直的指挥官。”^①其后的哀伤使奥古斯都变得像以后的奥里略 (Aurelius) 一样的昏聩；他罢黜提比略，易以他的一些优柔的孙儿；强迫提比略放弃幸福之婚姻，去戴 Julia 的绿头巾；奥古斯都仍怀憎恶，让他在罗得斯与哲学一同衰老。最后，当提比略接长罗马的元首政治时，他已五十有五，成了一位大梦初醒的厌世者，对于权力已经毫无兴趣。

若要了解他，我们必须记得他是一位克劳迪安人 (Claudian)；结束于尼禄时代的朱利亚—克劳狄安王朝 (Julio-Claudian dynasty) 的朱利亚支派，就是由他而始。他从双亲那儿承受了意大利人认为最荣耀的血统，最狭隘的偏见及最强的意志。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而外貌良好；但面上粉刺加重了他内心的羞怯、举止的笨拙、忧郁的特质及对退隐之热爱。^②波士顿博物馆里的那座提比略的精美头像，显示他是一位具有宽阔的前额，大而深的眼睛及面露愁容的青年祭师；他在年青时即颇严肃，爱调笑的人称他为“老头儿”。他接受了罗马、希腊，环境与责任所能提供的教育，精习过两种古典的语言及文学，写过抒情诗，涉猎过占星学，并“忽视过神祇”。^③他深爱他的弟弟德鲁苏斯 (Drusus)，尽管这位年青人较他受人欢迎；他原是 Vipsania Agrippina 的一位忠实丈夫，他对朋友之慷慨，使他们可以放心地送他礼物而得四倍之回赠。这位当时最严格及最有才干的将军，获得了全体士兵的敬爱，因为他注意他们的福利，无微不至；宁以战略制敌，而不以流血取胜。

他的美德毁灭了他。他相信传统 *Mos Maiorum* 的故事，希望见到在新巴比伦再生的罗马的严肃特质；他赞成奥古斯都的道德改革，并表示要严厉实施。他对在罗马巨锅中熔合的种族混杂并不热衷；他给它面包，但不给它竞技，他不出席富人所举办的竞技而得罪了它，他相信唯有以贵族的苦行品格及优雅的爱好的，始可挽救罗马沦于粗俗。所谓贵族也不过是些“硬着脖子”，外貌沉静，言词幽缓，自觉优越及严格节用公款的人。他

* 除经写明的年代外，其他概当公元后。

是误生于享乐时代的一位苦行主义者，由于他太冷静诚实而不能学习塞内加 (Seneca) 的手腕，一面以美丽语言宣扬教条，另一面却言与行违。

奥古斯都死后的 4 个星期，提比略出席元老院，要求恢复共和，他对他们说他不适于统治这样大的国家；“在一个人才济济的城邦里……几个公务部门可由一群最好、最有才干的公民来担任。”⁶⁴元老院不敢从命。双方经过一再礼让之后，最后他只好接下政权“作一个不幸而负重的苦役”，希望元老院有朝一日能让他退隐，还他自由之身。⁶⁵这幕戏双方都表演得很出色。提比略想要的是元首政制，如其不然，他便设法避开它；元老院对他既怕又恨，但不敢再像以往一样建立一个以君主会议为基础的共和国。元老院需要较少之民主而非较多；当提比略 (公元 14 年) 说服他们把选举政府官吏的权利从百人大会接过来后，元老院感觉很高兴。有一个时期，公民为失去他们投票所得的收入而大发牢骚。现在所留给一般人唯一的政治权利，就是以暗杀手段来选举皇帝，提比略之后，民权从大会转入军中时，就演成武装投票了。

他似乎真的厌恶君主专政，将他自己视作一个行政首长及元老院的支柱。他拒受一切带有君王意味的头衔，而对首席元老 (Princeps senatus) 一职已感满足。他禁止了一切奉他为神或崇拜他“天才”之作为，并明白表示他厌恶阿谀。当元老院拟以对凯撒和奥古斯都所作的一样以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月份的名称时，他严肃地将此项奉承推在一旁笑道：“若有 13 个凯撒的话，你们该怎么办呢？”⁶⁶他拒绝了修订元老院名单的建议。他对这旧有的“诸王会议” (assembly of kings) 再谦恭不过了；他出席它的一切集会，“纵是一件极小的事体”，也要交由该会裁决，他像一个普通议员一样就位发言，且常站在少数的一边，而当与他意见相左的议案被通过时，他也不表反对。⁶⁷据苏埃托尼乌斯说：“当他及他的家属面临恶言攻讦及讽刺时，他能自制和忍耐；他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应该有言论与思想的自由。”⁶⁸与他敌对的塔西佗也承认：

他的提名是经过判断的，那些执政官及民选长官享有他们旧有地位的荣耀。下属官吏可自由行使职权而不受王室之控制。除了违犯王权者外，法令均依正轨而行，国家岁入均由廉正人员管理……各省未曾增加新的负荷，旧税之征收亦不苛暴……奴隶之间的秩序亦极良好……所有皇帝与个人间的权益问题，概由法院依法裁决。⁶⁹

提比略的此种蜜月继续了 9 年之久，在那段期间内，罗马、意大利及各省享有了他们历史上之优良政权。尽管对受灾家属及城镇曾有多次救济，并悉心修缮公共财物，但并未增加税额，亦未发动掠夺战争，且不受有子女或近亲者之遗赠，在提比略继位时国库有 1 亿 sesterces 之积存，至他死亡时则增为 27 亿 sesterces。他以身作则不以法令限制奢侈。他对国内外各方面事务均细心治理。他在信中对那些急想增加税收的省长说：“一个优秀牧羊人的职责是修剪而非诈取羊毛。”⁷⁰身为君王的他，虽精于战争的艺术，却拒受战场上一切的荣耀；他在长期执政官的第 3 年即保持了帝国的和平。

* 元老院应该听他的话，将一年分为 13 个月，每月 28 天，另在年底加一个 (闰年两个) 闰假日 (intercalary holiday) 才是。

破坏他政府进步的也就是这种和平政策。他那位英俊而有名望的侄儿（在德鲁苏斯死后曾被收养为子）Germanicus，在德国曾赢得数次胜利，希望继续将它征服。提比略反对而使该帝国之人民心怀怨恨。因为 Germanicus 为安东尼（Mark Antony）之孙，那些仍然梦想恢复共和国的人们想利用他为号召。当提比略将他调至东方时，半数的罗马人称这位年青的指挥官为王子嫉妒的牺牲者；而当 Germanicus 突然病故时（公元 9 年），几乎全罗马的人民都怀疑他被提比略所毒死。受提比略之命赴小亚西亚的 Cnaeus Piso 被控有罪，由元老院审讯，他预知难逃罪名，自杀而死，以便为他家属保留家产。提比略是否有罪，无事实根据；我们仅知他曾要求元老院给 Piso 一个公平的审判，而 Germanicus 的母亲 Antonia，直至死亡时为止，仍是提比略最忠实的朋友。^①

这件轰动的案子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关于皇帝的秽闻传遍了整个罗马，现在激起了 Germanicus 的遗孀 Agrippina 对他的愤怒，她引诱提比略利用凯撒时判决叛国罪的叛国律。因为罗马无检察官或检察长，（在奥古斯都以前）没有警察，发现有人违法，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也必须向法院告发。倘若被告宣判有罪，告诉人可得到被告 1/4 的财产，其余由国家没收。奥古斯都曾使用此一危险的程序加强他的婚姻律。现在，当阴谋丛集来加害提比略时，告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乃起而揭发这些阴谋；元老院中支持王子的人主张立即起诉。皇帝想制止他们。他完全以损毁奥古斯都雕像的同一案情来解释此项法律；但塔西佗说：“即使他不受处罚，亦会受到诽谤。”他向元老院说：他的母亲 Livia 希望对破坏她名誉的人给予同样宽大的待遇。^②

Livia 本身就是国家的一大问题。提比略之未能再婚，使他无法避开此一果敢女人的操纵国政。她认为她的操纵已为他清除了登极的道路，虽然他已是年近 60 的人，但她让他了解，叫他掌权只是作为她的代表。^③在提比略当政的前几年，官方文书均由她及他本人签署。卡修斯说：“她对与他平等共理国事感到不满，希望比他位高一等……要像唯一统治者一样总管一切。”^④提比略长期容忍；但至奥古斯都死后 15 年时，他终于为自己另外建了一座官殿，使他母亲毫无异议地占有了奥古斯都所建的旧宫。流言说他虐待他母亲，且饿死了他那放逐的妻子。同时 Agrippina 也极力促使她儿子尼禄继承——假如可能的话取代——提比略。^⑤他对这件事情也极力容忍，仅以一句希腊话来责备她：“亲爱的女儿，假若你不是皇后，你认为人家是错待你吗？”* 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他元配所生的独子——德鲁苏斯是个无用的浪子，残忍、粗鄙而又放荡。

提比略用以忍受这些苦难的自制力已使他的神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愈来愈少见人，除了他几个好友之外，对任何人均现出忧戚的面容、苛厉的言词。有一个似乎对他始终忠心耿耿的人，他就是 Lucius Aelius Sejanus。他以禁卫军司令官的身份，声言保护皇帝为其天职；不久，除了在这位诡诈的大臣的安排监视之下外，任何人不克谒见皇帝。提比略愈来愈信任他，将国事托他代管。Sejanus 使他相信皇帝的安全要靠禁卫军的就近保护。奥古斯都曾派 9 个步兵大队中的 6 个驻扎在京城四郊；提比略现在允许 9 个步兵队在 Viminal Gate 扎营，该地距离皇官及神殿仅数里之遥；这些卫队起初是那里皇帝的

* 阿格里巴与 Julia 所生之女 Agrippina 由于提比略与 Julia 之婚姻关系而成了他的继女，又由于他之收养 Germanicus 而成了他的媳妇。他的儿子尼禄（Nero）系尼禄皇帝（Emperor Nero）的叔父，他的女儿小 Agrippina 则是尼禄皇后的母亲。

保护人者，后来又变成了他的主子。在这种情况下，Sejanus 更大胆贪婪的弄权。他开始举荐官吏，接着出卖官位，最后则企图攫夺政权。要是真正的罗马元老院早就将他推翻了；但是当时的元老院有很多例外，已变成享乐主义者的俱乐部，怠惰得连提比略所促其保留的权利也不能加以有效的发挥。它不但未能罢黜 Sejanus，相反的，却以投票通过使罗马塞满了他的铸像，并在他的暗示之下，将 Agrippina 的拥护者一个个地予以放逐。当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死亡之时，罗马人窃窃私议，认为 Sejanus 毒毙了他。

在极端痛苦与失望之下，提比略现已成为一个 67 岁，孤寂而忧闷的老人，离开了喧嚣的都城，移至人迹罕近的隐居处卡普里岛。流言仍然毫无阻碍地追踪他。有人说他想掩藏他憔悴的身影及满脸瘰疬的面容，沉缅于美酒与鸡奸。⁹⁶ 提比略饮大量的酒，但并不饮醉；那种邪恶的传说也许是有意中伤。⁹⁷ 塔西佗说他在卡普里岛的朋友大部分是“希腊人，他们除文学涵养外，另无杰出之处。”⁹⁸ 除经由 Sejanus 向他的官员及元老院传达他的意见及希望外，他还是不断的细心处理国政。因为元老院愈来愈惧怕他或 Sejanus 或他来往徘徊的禁卫兵，所以接受了皇帝委他为司令的愿望；在宪法上不加变动，在提比略方面也没有明显地缺乏诚意的表现，元首政治在建议恢复共和的人操纵之下变成了君主政体。

Sejanus 利用他的职权，以违犯“王法”为由放逐了他更多的敌人，疲惫的皇帝也不再干涉。如果苏埃托尼乌斯的话可以相信的话，现在的提比略经常自觉犯有残忍罪；⁹⁹ 我们听不可靠的塔西佗说，他曾以谍报人员听到 Poppaeus Sabinus 阴谋叛国为罪名，请求判处他死刑。¹⁰⁰ 1 年以后（公元 27 年），Livia 在她前夫的家中悲寂而死；提比略自从离开罗马后只与她见过一次面，未参加她的葬礼。现在“国母”的限制消除了，Sejanus 使提比略相信 Agrippina 和她的儿子尼禄也是 Sabinus 的共谋，因此母亲被放逐于 Pandateria，儿子放逐到 Pontia 岛，不久他就自杀而死了。

其他欲得到的东西全得到了，Sejanus 现在要进一步攫取王位了。由于提比略致函元老院推荐 Agrippina 之子盖尤斯（Gaius）作为元首政治的继承人，激怒了 Sejanus，因此他阴谋杀害皇帝（公元 31 年），Germanicus 之母 Antonia 冒着生命危险给他警告，使提比略得免于难。这位年老的王子还未到达完全失去决心的时候，他秘密任命了一位新禁军统帅，逮捕了 Sejanus，并向元老院控告他。元老院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遵从他的愿望。他们先宣判他充军而在当晚将他勒毙。恐怖统治接踵而至，一部分是由元老们领导，因为他们的权益，亲属或朋友曾受到 Sejanus 的损害；一部分是由提比略所领导，因为他的恐惧与愤怒加上内心所累积的幻觉，使他激起了报复的怒火。Sejanus 的每一重要密探或其支持者均被处死，甚至他的幼女亦未能幸免；因为法律禁止处决处女，所以她先被奸污，后被勒毙。他离异的妻子 Apicata 在自杀前曾致函提比略，声言 Antonia 的女儿 Livilla 曾参与 Sejanus 毒害她的丈夫——皇帝的儿子德鲁苏斯，提比略下令审判她，但她绝食而死。两年后（公元 33 年），Agrippina 在流亡中自缢；她在监禁中的另一儿子也在牢中饿死。

Sejanus 死后，提比略挨过了 6 年漫长的岁月。也许是他的神志已经错乱；也只有借这个假定，我们才能解释他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听说他现在对叛国罪之控诉案非但不加制止，反而加以支持；在他当政期间，总共 63 人，因上述罪名被起诉。他请求元老院保护“一个年老而寂寞的人”。经过 9 年的自我监禁后，他于纪元 37 年时离开了卡

普里岛，访问坎帕尼亚的一些城市。在 Misenum 的卢库卢斯 (Lucullus) 的别墅停留期间，他在一阵眩晕之下昏倒，看起来似已死亡。朝臣们立刻奔告即将接位的盖尤斯，后来得知提比略苏醒了，俱感震惊。一位与此有关的朋友，以一只枕头将提比略闷死，结束了这场尴尬的局面（公元 37 年）。⁵¹

蒙森 (Mommsen) 说他是“这个帝国最有才能的一位统治者”。⁵² 他一生几乎历经了所有的不幸；死后又遭塔西佗的笔诛。

第二节 盖尤斯

人民高呼：“提比略滚到台伯河去！”来庆祝老皇帝的过世，并为元老院批准盖尤斯 (Gaius Caesar Germanicus) 为继承人而欢呼。盖尤斯是 Agrippina 伴随 Germanicus 参加北方战役时所生的，并在军人之中长大；他曾模仿他们的穿着，并以军中所穿的半筒靴而昵称他为小靴子 (卡利古拉) (Caligula)。他现在宣称他的政策将依照奥古斯都的原则，一切事务将与元老院密切合作。他将 Livia 及提比略所遗留给他的 9000 万 sesterces 发放给人民，并给 20 万接受公禄的人各加 300 sesterces 作为礼物。他恢复了公众议事集会选举行长官之权，并保证降低税率，多办竞技，召回被提比略放逐的所有受害人，并虔诚地将他亡母的骨灰移至罗马。他的一切似乎都与他祖先成一对比——奢侈、爽快、慈悲。他继位 3 个月之后，人民即向神供奉了 16 万头祭品，借以感谢神明、赐给他们一位如此可爱而仁慈的王子。⁵³

他们已经忘记他的血统。他的祖母是安东尼之女，他的外祖母是奥古斯都之女；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战火再度点燃了起来，而结果是安东尼胜。小靴子 (卡利古拉) 虽以他的决斗、斗剑及驾车等技术而自豪，但却为“癫痫症所苦”，有时“几乎使他无法行走或集中思想”，⁵⁴ 当它发作时他躲藏在床下，且因见了埃特纳 (Aetna) 火山的火焰而恐怖地逃路。他觉得他很难入眠，夜晚经常在他宽大的宫殿中徘徊，渴求天明。他身材高大，除秃顶外全身多毛；他的凹眼及太阳穴使他看来不可侵犯，他以此为乐。他“在镜前练习各种可怕的表情”，⁵⁵ 他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是个善于辞令的雄辩家、富于机智、并具有肆无忌惮的幽默感。因为迷恋戏剧，他曾接济很多演员，而他本身也曾私自客串演出与跳舞；为了希望能有观众，他好像要召开重要会议似的，召集元老院的领袖们，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舞步。⁵⁶ 假若他是一个负责的劳工，过着那种平静的生活，也许可以使他坚定起来，但权力的毒素却使他发狂。神志像政府一样需要节制与平衡；凡夫之人不可能是全能而理智清明的。当小靴子 (卡利古拉) 的祖母 Antonia 给他忠告时，他反驳她说：“你记着，我有权可以对任何人做任何事。”在一次宴会中，他提醒他的来宾说，他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死在现在的位置上；当他拥抱他的妻子或情妇时，他也会很愉快的说：“只要我一声令下，你这美丽的脑袋就搬家。”⁵⁷

因此，不久之后，这位对元老院如此敬重的年轻君王竟下令元老院，强制他们尊从东方式的屈从与恭顺。他要元老们吻他的脚，以示尊敬，并要他们为此荣耀向他致谢。⁵⁸

他羡慕埃及及其许多风范，因此罗马也采用了很多，并且渴望能像法老一样被人当作神明予以崇拜。他将伊希斯教（Isis）定为罗马正式宗教之一。他并未忘记他的曾祖父曾计划以东方君主政制统一地中海区域；他也想到定都亚历山大城，但却不信任该地人民的机智。苏埃托尼乌斯描述说，他是生活在“经常与他姊妹通奸”的情况中。⁹²他似乎认为这是埃及一种优良的习俗。他在生病时立他妹妹 Drusilla 为他的王位继承人；当她结婚时，他使她离婚，“待她有如他的合法妻子。”⁹³对其他想要得到之妇女，他假借她们丈夫之名，寄给他们离婚信件，然后邀约她们来苟合；凡是有地位的妇女，没有一个未被 he 染指过，除了这些及部分同性恋外，他还利用时间结了 4 次婚，他在参加 Livia Orestilla 及 Gaius Piso 的婚礼时，将新娘带到他的居处，与她结婚，数日之后又与她离异。他听说 Lollia Paulina 很美，便派人请她来，让她与前夫离婚，与他结婚，又和她离婚，并禁止她此后与任何男人发生关系。他的第四位妻子 Caesonia 和他结婚时已与前夫怀孕。她既不年青，又无美貌，但他却很忠实地爱着她。

这种儿戏似的政府里有一旁白，头脑简单的人最易受骗。小靴子（卡利古拉）机巧地修改了商业阶级的名册，将其中优良之分子升入元老院。但是他的奢侈不久将提比略所遗给他的全部财产挥霍殆尽。他不用清水沐浴而用香水；一次宴会消耗了 1000 万 sesterces。⁹⁴他建造寻乐用的大彩船，船上有柱廊、客厅、浴室、花园、果树及宝石镶嵌的船尾。他令他的工程师们在 Baiae 海湾建一大桥，动用太多之船只，以致使罗马由于缺乏船只运送玉米而发生饥荒。新桥落成之日，大肆庆祝，像现代化一样以泛光灯照明；人们狂饮、小舟翻覆、很多人溺毙。他从 Basilica Julia 屋顶向下抛撒金银币，而愉快地观看他们拼命地争抢。他酷爱赛马，在竞赛时他一次赏赐驭马人 200 万 sesterces 之多。他为一匹竞赛的马 Incitatus 建造一座大理石马厩，一个象牙马槽，邀请吃晚饭，还建议要它作执政官。

为了筹募一生供奉的农神节经费，小靴子（卡利古拉）恢复了向皇帝献礼的习俗；他在官中的台阶上亲自接受人民前来献礼。他鼓励公民们在他们遗嘱中写下他的名字作为财产继承人。他对每一样东西均课征赋税；所有食物均征出售税，对所有诉讼案件也予征税，对搬运工人工资征 12.5% 的税金。苏埃托尼乌斯证明他对妓女每次接客的收入均须收税，而且法令规定：“一朝为妓，终身纳税，即使从良亦不能免。”⁹⁵他控告富人叛国，处他们死刑，以增加库存。他亲自拍卖斗士与奴隶，强迫贵族参加投票；若其中有人瞌睡，小靴子（卡利古拉）就以他的点头为得票，因此等一个瞌睡的人觉醒后，发现他已拥有 13 个斗士，但却损失了 900 万的 sesterces。⁹⁶他强迫元老与武士在竞技场中像斗士一样地决斗。

3 年后，有人阴谋结束这个可耻的闹剧。小靴子（卡利古拉）发现后，以恐怖统治配合其变态寻乐心理，加以报复。他命令刽子手杀害人犯时“要使他们遍体鳞伤，让他们自己感觉是在走向死亡。”⁹⁷假若卡修斯所说的可以相信的话，他曾强迫他那圣洁的祖母 Antonia 自杀而死。⁹⁸苏埃托尼乌斯叙述说，当格斗的野兽缺乏肉来喂饲时，小靴子（卡利古拉）便令拿“所有秃顶的”罪犯去为大众的利益喂野兽。他以烙铁炮烙高阶人犯，活埋、喂兽，关入铁笼并锯成两半。⁹⁹我们无法证明真伪的 these 故事，必须依照传说予以记载；不过苏埃托尼乌斯喜爱谣传，元老塔西佗怨恨那些皇帝，而卡修斯的记载又系在两个世纪以后所写。¹⁰⁰比较可靠的报告是小靴子（卡利古拉）曾以放逐 Carrinas Secundus 和

处决另两位教师；引起元首政治与哲学间的斗争。年青的塞内加已被判决执行，但却免于难，因为他经常多病，总认为他迟早自己会死亡的。小靴子（卡利古拉）的叔父克劳狄乌斯（Claudius）也因为（或伪装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书呆子而逃脱。

小靴子（卡利古拉）最后的兴趣是宣布他自己是神，与天神朱庇特同等。因此天神及其他诸神的神像均被斩首而代之以皇帝的头，他喜欢坐在 Castor 及 Pollux 庙里的神位上，接受神似的崇拜。有时他会同天神的神像讲话，多半为责难之词；他曾令人为他设计一种机器，以这种机器他可以毫无逊色地回报天神的雷电。^④他为自己建立一座神庙，召来一群祭司，供上一些上好牺牲，并指派他珍贵的马为祭司之一。他托称月之女神已下凡来拥抱他；并询问 Viteilius 能否看见她。“看不见，”这个聪明的朝臣回答：“只有你们神才能互相看见。”^⑤但是这种事骗不了人民。当一个高卢皮匠看到小靴子（卡利古拉）乔装天神而被问及他对皇帝的看法时，他简单的回答说：“一个大骗子。”小靴子（卡利古拉）听到了，但并未处罚这个豪爽而有勇气的人。^⑥

由于纵欲过度，也许是感染了梅毒，这位体胖、头小而半秃、眼凹、面容苍白、神情阴险的“神”，29岁就已变成一位老人了，他的死亡不但来得颇为突然，而且是来自他很早即以礼物收买的禁卫军。禁卫军中有一位将领 Cassius Chaerea 感觉小靴子（卡利古拉）每天以猥亵的言语作为口令侮辱他，因此在王宫的一条秘密过道里将他杀了（公元41年），消息传出后，市民们不敢相信，恐怕这是王室所使的鬼计，用来察看谁最喜欢皇帝死亡。为了证实这件传言，刺杀人又杀了小靴子（卡利古拉）的最后一个妻子，并将他女儿的脑浆迸在墙上，卡修斯说：那一天小靴子（卡利古拉）才晓得他并非神祇。^⑦

第三节 克劳狄乌斯

小靴子（卡利古拉）死后使帝国陷入了危险的状况。国库空虚，元老大半丧亡，人民背离，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反叛，犹太（Judea）以武力坚持要将崇拜的神像放入耶路撒冷庙里。无人知道在何处可找到一位能面对这些难题的适当统治者。禁卫军把无能的克劳狄乌斯从一个角落里抬出来，宣布他为统领（imperator）。元老院惧怕禁卫军，也许是宁与一个无害的腐儒而不愿与一个鲁莽的精神病者打交道，批准了禁卫军的选择；于是，克劳狄乌斯（Tiberius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在犹豫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他是 Antonia 和德鲁苏斯之子，Germanicus 和 Livilla 的兄弟，是 Octavia 和安东尼，Livia 和提比略的孙子，他于公元前10年生于 Lugdunum，今之里昂（Lyons），此时50岁。他身体高大肥壮，有一头白发和一副和善的面孔；但小儿麻痹症及其他疾病使他身体衰弱。他的双腿脆弱细小，走起路来有点踉跄之态，头往复的摆动。他喜爱美酒佳肴，但为痛风所苦。他有点口吃，而他的笑声，以一个皇帝来说，似乎太喧闹了。无情的谣言传播者说：他发怒时“口冒白沫，鼻孔流涕。”^⑧他是由妇女及获得自由之奴隶抚养长大，因此养成了胆小与敏感的个性，而这两种性质都不适合一个统治者，并且也没有机会练

习管理政事。他的亲戚们认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废人；他那位继承 Octavia 温顺性格的母亲，说他是“一个未完成的怪物”，而当她想强调男人的愚笨时便称他为“一个比我的克劳狄乌斯还大的大笨蛋。”由于到处受人蔑视，他生活于卑微的安全之中，整日沉湎于赌、书和酒之中。他精通“古代”的艺术、宗教、科学、哲学及法律，而成为一位语言学家及博古家。他写伊特鲁里亚、迦太基及罗马的历史，骰子戏及字母方面的文章，一部希腊喜剧及一部自传。科学家及著名学者都与他通信，并将他们的著作题献给他；老普林尼曾 4 次引证他的话作根据。身为皇帝的他，教导人民医治蛇咬之方，在生日那天预测日蚀，借以预防迷信上的忧惧，并解释其原因。他的希腊语讲得很好，并以此种语文写了几部著作。他头脑不坏，他对元老们说他为了保护脑袋曾经伪装愚笨，这话也许不假。

他作了皇帝后的第一件事是奖赏禁卫军士兵每人 1.5 万 sesterces，以谢他们拥立之功。小靴子（卡利古拉）也曾赠送过这种礼物，但并未明显表示是因得王位而赠之报酬；现在克劳狄乌斯接受了军队的统治权，取消国民会议选举行政长官之权。他以较为明智的宽大方法，结束了对有关叛国罪嫌的控告，以这种罪而遭拘禁的人均予释放，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人，归还没收之财产，将盖尤斯偷来的雕像送给希腊，废除盖尤斯所加的一切税赋。但他将刺杀小靴子（卡利古拉）的刺客处死，理由是宽恕一个刺杀皇帝的人是不安全的。他取消俯身致敬之礼并宣布不要将他当神崇拜。像奥古斯都一样，他修缮寺庙，并热心恢复旧宗教。他亲自处理公务；他甚至“对出售货物及出租房屋等处亦往巡行，一切他认为不当之事均加以纠正”。^④但是实际上，他虽和奥古斯都一样地温和，他的实际政策却超过了奥古斯都的谨慎保守，到了凯撒的大胆与多变，如：政府与法令的改革，公共场所的建筑，提高各省的地位，授给高卢人公民权，以及征服不列颠并使之罗马化。

他所表现的意志、个性、学问及智慧，使每一个人惊奇。像凯撒和奥古斯都一样，他认为地方行政长官太少并未经过训练，元老院太骄傲及缺乏耐性，不能为地方及政府作复杂之工作。他向元老院屈服，给它许多权利与尊严；但真正的政府工作还是他自己亲身执行，一个他所委派的内阁及民事机关渐渐成立，就像凯撒、奥古斯都及提比略时代一样，系由皇帝家族中的自由人所构成，并使用“公共”奴隶担任文书及次要的工作。这种官僚政治由四个阁员所领导：一个主管交通之国务卿，一个主管帐务之财政部长，另一个主管申诉之部长、一个主审案件之检察长。有才干的自由人——那喀索斯（Narcissus）、帕拉斯（Pallas）及卡利斯塔斯（Callistus）担任上述前 3 个职位。他们的当权与富有是自由人阶级地位普遍提高的象征，此种变化已经继续了几个世纪，但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又达到一个新的顶点。当贵族阶级反对授权给这些暴发户时，克劳狄乌斯便恢复了监察权，使他自己当选是职，修改元老院合格人员名单、剔除反对他政策的主要分子，另由武士与各省中增加一些新元老。

这些行政机构使他树立了建设与改革的雄心。他改良了法院诉讼程序，宣布了迟延判决的惩罚令，每周复耐心地坐在那里作法官数小时之久，并禁止对任何公民施用苦刑。亚平宁山上的树木已伐光，为了防止洪水经常危害罗马，他在台伯河下游另外开一水道。为了加速粮食的进口，他在靠近 Ostia 地方又增建一港口（Portus），并建有宽敞的库房、船坞、两道大防波堤及一个水道连接该港与台伯河淤塞河口之上游。他完成了小靴子

(卡利古拉)时即已开工的克劳狄乌斯水道,并另外建筑一个 Anio Nouns 水道,两者工程均非常浩大,而且以美丽高大的拱门著名于世,鉴于 Marsians 的陆地定期地被 Fucinus 湖泛滥的湖水所侵没,他拨国款,于 11 年间雇用了 3 万劳工,从该湖通过一座山至 Ciris 河挖掘一个 3 英里的隧道。在未将湖水放入地道之前,他在来自意大利各方,聚集在四周山坡上的观众面前,在这条隧道中举行了一次由 1.9 万犯人操纵的两个舰队之间的假想海战。战士们并口呼历史上的名句向皇帝致敬:“凯撒万岁!我们将死的人向你致敬。”⁶⁵

各领地在他统治之下跟奥古斯都时代一样地繁荣。他对渎职官员的处罚很果决,但犹太税吏菲利克斯(Felix)的案子例外,因为他的暴政被圣保罗的裁判官之弟帕拉斯掩饰了。他终日忙着处理各领地各方面之事务;全国到处可见的诏书与题铭,更显出他的挑剔与唠叨,但也表现出他致力公益的智慧与意愿。他力求改善交通与运输,保护旅客免受盗匪洗劫,减低各社区公立机构之费用。像凯撒一样,他想把各领地之地位提高与意大利一样,成为罗马联邦的一份子。他实现了凯撒的计划,给予阿尔卑斯山北方的高卢人充分的公民权;假若当时他的计划成功的话,他已将公民权授给全国所有的自由人了,⁶⁶1524 年在里昂出土的铜匾,为我们保存了部分散漫的言词,其中有他劝说元老院请准持有罗马公民权的高卢人进入元老院及担任公职的文字。同时他不使军队腐化,或边疆遭受侵袭,他经常保持军队忙碌与齐备,像 Corbulo、韦斯巴芑及 Paulinus 等大将,都是经他选择并受他鼓励而成名的。为了决定完成凯撒的计划,他在公元 43 年进犯不列颠,征服了她,于 6 个月内回到罗马。凯旋归来后,他违反先例,赦免了被俘的不列颠国王 Caractacus。罗马人讥笑他们奇怪的皇帝,但是他们仍是爱戴他;有一次当他离开国都时,一个谣言传布开来,说他已被杀害,全城人民感到如此的悲痛,以致元老院不得不发布正式声明,说克劳狄乌斯仍然健在,不久即返罗马。

他之所以会在那个顶点上跌下来,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太过复杂的政府,使他无法亲自监督,另外是因为他的个性太温和了,容易受他的自由民及家属的欺骗。这个官僚政治改良了行政,但也制造了成千新的贪污机会。那喀索斯和帕拉斯都是极优秀的行政官,他们认为他们的薪给与他们的功绩不相称。为了弥补差额,他们出售公职,以威胁勒索贿赂,擅给人民加以罪名,企图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死亡时成为古代最富有的人。那喀索斯有 4 亿 sesterces (6000 万美元);帕拉斯很可怜,因为他仅有 3 亿 sesterces。⁶⁷当克劳狄乌斯抱怨国库出现赤字时,罗马爱说笑话的人们说,假若他能邀这两位自由民入伙,那就绰绰有余了。⁶⁸古老的贵族家庭现在都已相当贫穷,当他们想同皇帝讲一句话必须乞求以前的奴隶时,他们以惊恐与羡慕的眼光看这些财富与权势,内心充满忿怒。

克劳狄乌斯忙着写信给他任命的官吏及学者,准备诏书及讲词,还要注意他太太的需要。这样的人应该过僧侣的生活,隔绝爱情;他的太太们使他分心,因此他的内政并不如外交那样成功。他像小靴子(卡利古拉)一样结过 4 次婚。第 1 任太太在婚礼当天死亡,以后两个相继离异,然后于 48 岁时娶了 16 岁的 Valeria Messalina。她并不很漂亮:她的头是扁的,脸是红的,而胸部是畸形的;⁶⁹但一个女人并非美才能通奸。当克劳狄乌斯当了皇帝时,她僭取了皇后的权利与态度,她趁他的成功大出风头,让全国人庆祝她的生日。她爱上了舞师 Mnester;当他拒绝她的希求时,她便请求她的丈夫令他恭顺一点;他的丈夫同意了她的请求,舞师只好忠实地屈服于她。Messalina 对她制服的简单公式感

到很得意，又将其使用到其他男人身上；凡是再拒绝她的人，均听从她的官更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褫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由，甚至生命。⁵⁵

皇帝容忍这些反常现象，也许是要确保他自己的嗜好。苏埃托尼乌斯说：“他对女人的爱毫无节制，”他又特别分明说：克劳狄乌斯“完全未曾犯过鸡奸。”⁵⁶卡修斯说，“Messalina 给了他一些妩媚的女仆作为同床人。”⁵⁷胡作妄为需要金钱，这位皇后便出卖官职、推荐书及契约。尤维纳利斯（Juvenal）曾传下这么一段故事，说她伪装进入妓院，接待所有的寻芳客，并欣然地接纳他们的报酬；这则故事也许是取材于 Messalina 的后继者兼对头的小 Agrippina 一些失落的回忆录。塔西佗说，当克劳狄乌斯“专心致志于他的监察任务时”⁵⁸——包括督导改进罗马的道德，Messalina 便“放纵爱情”。最后，当她的丈夫在 Ostia 时，她便“以壮丽和一切习俗的仪式”正式与一位英俊的少年 Caius Silius 结婚。⁵⁹那喀索斯经由皇帝的近妾⁶⁰报告皇帝，说他们正在密谋起义杀害他，以便拥立 Silius 继位。克劳狄乌斯急忙赶回罗马，召集禁卫军，令将 Silius 及 Messalina 的其他爱人一并诛杀，然后神经疲倦地退回他自己的房间。皇后躲藏在她为玩乐而没收的卢库卢斯花园里。克劳狄乌斯派人送给她一封信，邀她去说情，那喀索斯恐怕皇帝会宽恕她，并深惧她会反抗他，所以他派了一些士兵去杀她。他们发现她与她母亲在一起，一刀结束了她的性命，将尸体留在她母亲的怀中。（公元 48 年）克劳狄乌斯对禁卫军说，假若他以后再结婚，他们可以将他杀掉。从此以后，他再未提过 Messalina。^{*}

在一年之内，他对于到底是与 Paulina 结婚还是与小 Agrippina 结婚一事犹豫不决。Paulina 为小靴子（卡利古拉）的前妻，为一富婆；听说她戴的首饰价值 4000 万 sesterces；⁶¹也许克劳狄乌斯爱慕她的金钱胜过她的风韵。小 Agrippina 是老 Agrippina 与 Germanicus 所生的女儿；她的血管里也流着屋大维及安东尼倔强的血液，并接受了母亲的美貌、才能、果决及狂妄的报复心理。她已两次守寡，和第一任丈夫 Cnaeus Domitus Ahenobarbus 生一子名尼禄，此子的继位问题变成他生活中主要的热望；她从她的第二任丈夫 Caius Crispus 那儿继承了他的财富（据传他被她所毒毙），因而加强了达到目的愿望。她的问题是要变成克劳狄乌斯的妻子，以便除掉他的儿子 Britannicus，然后以收养的方式使尼禄成为皇帝的继承人。她是克劳狄乌斯的侄女，这件事不但未能阻止她的野心，反而给她亲近和挑逗的机会，使得这位年老的统治者也不得不作伯父的身份了，有一天他突然在元老院出现，要求元老院，为了国家的利益让他结婚。在元老院同意、禁卫军耻笑之下，Agrippina 登上了后座（公元 48 年）

她 32 岁，克劳狄乌斯 57。他的精力已在衰退，而她却正在顶点，她运用了她全部的诱惑力说服了皇帝，收养尼禄为子，并且将她 13 岁的女儿 Octavia 嫁给一位 16 岁的青年（公元 53 年）。她所僭取的政治权力一年比一年多，最后终于与皇帝并肩坐在王座上。她召回克劳狄乌斯以前放逐的哲学家塞内加，作她儿子的家庭教师（公元 49 年）；她并使她的朋友 Burrus 担任禁卫军司令。她就这样按部就班地以男人似的手腕统治政权，并在皇室之中建立了秩序与经济制度。假若不是她陷人贪婪与报复的境地，她的得势对罗马还是一种恩赐。她将 Lollia Paulina 处死，因为克劳狄乌斯无意中赞美了 Lollia 优美的身

* 关于 Messalina 的重婚一节，Ferrero⁶²和 Bury⁶³两人曾想予以巧饰过去，惟塔西佗保证说：“不但有那一时期的作家和严肃的老一辈人可以证明，且各方面亦均有迹可寻。”⁶⁴

材。她毒死了 Marcus Silanus，因为她怕克劳狄乌斯指定他为继承人。她与帕拉斯密谋推翻那喀索斯，使这个富有的权贵在地牢里结束了一生。皇帝由于健康欠佳、操劳太多、嗜欲过度、身体虚弱，而让帕拉斯和小 Agrippina 建立了另一恐怖王朝。人们被控告、放逐或杀害，因为国库被公共事业及各种竞技所耗尽，需要以没收的财物来补充。在克劳狄乌斯当政的 13 年内，共有 35 个元老及 300 个骑士被处死。其中有些也许是真的谋叛或犯罪，我们不得而知。后来尼禄说，他曾检查过克劳狄乌斯所有的文件，看来没有一件刑案是皇帝下令执行的。⁶³

在第五度结婚过后 5 年，克劳狄乌斯对小 Agrippina 之所作所为有了警觉，他决定要结束她的权利，指定 Britannicus 为他的继承人，以遏阻她为尼禄所作的计划。但小 Agrippina 的决心胜过犹豫。当她察觉了皇帝的意向后，她不顾一切危险；她给克劳狄乌斯有毒的蘑菇吃，经过 12 小时的痛苦后，他连一句话也未能讲就死了（公元 54 年）。当元老院祀奉他为神时，已继位的尼禄说，蘑菇一定是神仙的食物，因为克劳狄乌斯吃了它以后，就变成神明了。⁶⁴

第四节 尼 禄

尼禄的父方属于 Domitii Ahenobarbi 一系。这是因为他们家族遗传青铜色似的胡子而如此命名的。500 年来，他们在罗马以能干、粗率、傲慢、勇敢及残暴著名。尼禄的祖父酷爱竞技与戏剧，参加战车驾驶竞赛，将金钱慷慨的花在野兽及格斗表演上，曾经因为虐待他的雇工及奴隶而受到奥古斯教的责备，他与安东尼和 Octavia 所生之女 Antonia 结婚。他们的儿子 Cnaeus Domitius 更以通奸、乱伦、残忍及叛逆提高了此一家族之声名。公元后 28 年，他与当时仅 13 岁的小 Agrippina 结婚。由于了解他太太及他自己的血统，他说，“我们之间不可能生出好人来。”⁶⁵他们将他们的独子名为卢西乌斯 (Lucius)，加上古罗马姓氏尼禄 (Nero) 二字，以萨宾人的话说，意为英勇健壮。

他的主要老师是教他希腊文的苦修者 Chaeremon 和教他文学与道德而非哲学的塞内加。Agrippina 以后者会使尼禄不能胜任当政工作为由而不许教他哲学；⁶⁶对哲学来说，这个结果是值得赞誉的。塞内加像其他许多老师一样，抱怨说他的辛劳受到他母亲的阻挠：这孩子一受到斥责，就去找他母亲，而且一定可以得到慰抚。塞内加设法以谦逊、礼貌、朴实及坚忍去训练他，假如他不能将哲学的教义与辩论零碎地传授给他，至少也可将他所写的哲学论文题献给他，希望他的学生有一天能够读到它们，这位年青的王子是位好学生，他可以写出不太坏的诗篇，能以他老师一样的优美态度在元老院演说。克劳狄乌斯死时，Agrippina 在寻求承认她儿子的王位方面并无多大困难，尤其是她的朋友 Burrus 以禁卫军的力量全力支持他。

尼禄拨款犒赏士兵，并赠每个公民 400 sesterces。他向他的前任致颂词，颂词是一篇无情的讽刺诗，描写已故皇帝被逐出奥林帕斯山的状况，作者塞内加不久将以匿名发表。⁶⁷尼禄还是和以往一样向元老院致敬。他很谦和地说他太年轻，并宣布说在他所有的

权利中，他只保留指挥军队的权利——一个哲学家的学生最实际的选择，这项承诺也许是诚意的，因为尼禄忠实地保持了5年，⁸⁵——那5年的时间，后来图拉真认为是帝国政府历史上最美好的一段。⁸⁶当元老院建议以金或银来塑造雕像时，这位17岁的皇帝拒绝了这项奉献；有两个人因赞助 Britannicus 被起诉时，他撤回这项告诉；并在对元老院发表的演讲中保证在他当政期间遵守塞内加所颂扬的慈悲宽大政策。有一次，有人请他为一死刑罪犯签一死刑执行状时，他叹道：“但愿我从未学过写字！”他废除或减低严苛的税赋，对杰出但贫穷的元老，他给予养老金。他深知他尚不成熟，允许 Agrippina 管理他的事务；她接待使者，将她的肖像与他并刻在银币上。塞内加和 Burrus 担心这种母治的流弊，利用尼禄的自尊心，密谋夺回他行政的权力。这位忿怒的母亲宣布 Briannicus 为皇位的真正继承人，威胁着要像拥立一样废除她的儿子。尼禄以毒死 Britannicus 作为对抗。Agrippina 退隐到她的别墅，以写回忆录来作为她最后报复的一击——毁谤她所有的敌人及她母亲，为塔西佗及苏埃托尼乌斯提供了不少可怕的资料，以后他们根据这些资料为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及尼禄的形像着上了阴暗的色彩。

帝国在哲学家首相的指导及新行政机构的推动下，内外欣欣向荣。边疆防卫良好，黑海海盗敛迹，Corbulo 收回亚美尼亚作为罗马的保护国，与安息（帕提亚）签订了一项条约，维持了50年的和平。法院贪污案件减少，各领地官僚人员也大为改进，财政是以经济而明智的方法管理。也许是出于塞内加的提示，尼禄作了一项长远的计划，取消所有的间接税，尤其是在边疆及港口所收之关税，使全国各地均可自由贸易。由于收税财团的影响，此一计划在元老院遭到了挫败——此一挫折显示元首政治仍然有其组织上的限制。

为了转移尼禄对于国事的干扰，塞内加和 Burrus 让他无限制地沉缅于女色。塔西佗说：“当罪恶对各阶层的人发生魔力之时，指望君主仍过着节约与自制的生活是没有用的。”⁸⁷宗教信仰也不能促使尼禄向善；半瓶醋的哲学开启了他的智力，但并未使他的判断成熟。苏埃托尼乌斯说：“他轻视一切宗教仪式，并在他以往最尊敬的女神昔比里的像上便溺。”⁸⁸他趋向于过度的饮食，奇特的欲念，奢侈的宴会，仅鲜花一项有时就得花费400万 sesterces 之谱。⁸⁹他说只有小气鬼才去计算他所花的钱。他羡慕并忌妒佩特罗尼乌斯 (Caius Petronius)，因为那个富有的贵族教过他罪恶与爱好结合的新方法，塔西佗在描述享乐主义者理想的一篇古典名著中描写佩特罗尼乌斯道：

白天睡眠，夜晚以营业、寻欢、作乐度日。怠惰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成名之道。其他人要以劳力与勤奋去达成到的一切，他却以寻欢及豪华的逸乐来完成。与自认懂得社会上的享乐，但却耗尽财产的不同的是，他过着豪华的生活，但并不挥霍；享乐，但不浪费；耽于欲嗜，但不昏乱；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高雅的酒色之徒。他讲话轻快欢愉，带有某种雍容的魅力，当那种自然而坦率的性情向外流露时。他更具吸引力。他在比希尼亚 (Bithynia) 作总督及以后作执政官时，他的优雅与飘逸证明活泼的心志与柔和的态度，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相结合……他从办公室又回到他爱好的事物，罪恶的嗜好或接近罪恶的乐趣中……因受尼禄及其同伴之珍爱……让他作韵味与高雅的裁判人。未经他的认可，没有任何事物会被视为精美与珍贵。⁹⁰

尼禄的美巧尚未到达这种享乐主义的艺术境地。他化装去逛妓院，他夜晚与同道人游荡街头，常去酒馆，抢劫店铺，侮辱妇女，“奸淫男童，剥去所遇人之衣衫，殴打、伤害、谋杀。”⁷¹一位元老曾因极力抵御伪装的皇帝而被逼自杀。塞内亚曾想宽恕尼禄与以前的一位奴隶 Claudia Acte 间的关系，以转移他的欲念，但由于 Acte 对他太忠实而使他不得不维持他的感情；他不久将她交换了另一个在爱的各方面都较她高雅的女人。Poppaea Sabina 出生高贵而又富有；塔西佗说：“除诚实的心地外，她拥有一切”；她是属于那些成天化装的女人之一，只有被人需求的时候才存在。她的丈夫 Salvius Otho 向尼禄夸耀她的美貌；皇帝立刻派他去治理 Lusitania（葡萄牙），然后向 Poppaea 进攻，她拒绝作他的情妇，但假若他和 Octavia 离婚，她同意作他妻子。

Octavia 默默地承受着尼禄的侵犯，她自出生即被迫生活在放纵情欲的洪流中，但仍保存了她自己的谦和与贞洁。Agrippina 为了面子不惜牺牲生命来保护 Octavia 抵抗 Poppaea。她想尽方法来阻止其子离婚，甚至献上她自己的妖媚。Poppaea 以她的绝招反击获胜；青春发挥了作用。她痛骂尼禄，说他惧怕他的母亲，并使他相信他母亲正阴谋推翻他。最后，在他迷惑的疯狂中，他同意杀害这个曾经生他并给了他半个世界的女人。他想毒死她，但她防备周全，因她惯用解毒剂。他曾试想把她溺毙，但她在船毁之后却能安全游泳上岸。他的手下追到她的别墅，当他们捉到她时，她脱光身上衣服说：“把你们的剑插进我的子宫吧。”经过多次打击她才死亡。皇帝见到这裸体的尸体说：“我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一位美丽的母亲。”⁷²据说，塞内加与这次的阴谋无关；但哲学史上最悲惨的一页说他如何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尼禄向元老院解释 Agrippina 如何阴谋反叛，案子被侦破后她自杀了。⁷³元老院接受了他的解释，集体来迎尼禄回罗马，并感谢神明保佑了他的平安。

这位杀母者原来只是一个热爱好诗篇、音乐、艺术、戏剧及竞技的 22 岁青年，真叫人难以置信。他羡慕希腊人各种体育竞赛及艺术能力，并设法把竞技引进罗马。公元 59 年，他创立了青年竞技会；一年后，以奥林比亚 4 年一次的节会为范本，举行典型的尼禄庆祝会（Neronia），会中有赛马、体育及“音乐”——包括演说与吟诗。他建了一座圆形竞技场，一座健身房及一个堂皇的公共浴池。他的体操技术精良，变成了一个驭御车的热爱者，最后决定参加竞技。以他视希腊的思想来说，这种作法不仅适当，而且也最合乎古希腊的传统。塞内加认为这事太荒唐，企图将这种表演限制在私人体育馆举行。尼禄驳斥了他，邀请大众来参观他的表演。观众来临，喝彩如狂。

这位肆无忌惮的登徒子所真正想要的，是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有了一切的权力之后，他也渴望每一项成就。他最大的功劳是苦心致力于雕刻、绘画、音乐及诗。⁷⁴为了改进歌唱技巧，“他经常仰卧，胸前放一块铅板，以灌洗或呕吐来洁净他自己，拒食一切有害噪音的水果及食物。”⁷⁵为了同一目的，在某几天除大蒜及橄榄油外，不进任何饮食。一天傍晚，他召集最重要的元老们到皇宫来给他们看一架新的水风琴，并向他们说明它的原理及构造。⁷⁶他对 Terpnos 所弹奏的竖琴如此着迷，以致他常消磨整个晚上练习那种乐器。他将一些艺术家与诗人聚集在他四周，在皇宫里与他们竞赛，将他的绘画与他们比较，倾听他们的诗篇，也朗读他自己的诗作。他被他们的赞誉所欺骗，当一位占星家预测他将失去王位时，他很愉快的回答说，他将以其的艺术来谋生。他梦想有一天能公开表演水

风琴、笛、箫等，然后以演员或舞蹈家的角色在维吉尔的 *Turuns* 一剧里出现。公元 59 年，他在台伯河他的花园里，以竖琴手的姿态登场，作了一次公开的演奏。在以后的 5 年多时间中，他控制为大规模观众演奏的欲望；最后，他在那不勒斯作了大胆尝试；那里希腊精神占优势，人们会原谅与了解他。看他表演的观众是那么拥挤，一俟观众离开后，会堂即散成了碎片。有了这次的鼓励，这位年青的皇帝便以歌手及竖琴手的角色在罗马的庞培戏院中出现。在这些演奏中他所唱的诗显然是他自己的作品*，现存的一些片段仍可显示出他中度的才华。除开许多抒情诗外，他以特洛伊为主题写了一首长篇史诗（以帕里斯（Paris）为主角），另外开始一篇更长的史诗，以罗马为主题。为了表现他的多才多艺，他走上舞台作演员，饰演俄狄浦斯（Oedipus），赫拉克勒斯，Alcmaeon，甚至还演了 Orestes 的杀母一戏，人民感觉很高兴，因为有一位皇帝来娱乐他们，并依照传统跪在舞台上求他们喝彩。在客栈，在街头，到处都在唱着尼禄所唱的歌曲。他所热爱的音乐也在各阶层流传开来。他的声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逐渐上升起来。

元老们对这些表演较之皇宫里那些放纵与倒错情欲的谣传更觉得恐惧。尼禄回答说，希腊将运动与艺术竞赛限于公民阶级的习俗，远较罗马限于奴隶的习俗为优；当然竞技不应以缓慢处死刑犯的方式来进行。这位年青的传教者下令说，只要他一天在位，竞技场中的战斗就不许有死亡事件发生。⁹为了恢复希腊的传统，增加他自己表演的的威严，他说服或强迫某些元老以演员、音乐家、运动家、斗士及战车御者的身份公开参加竞争。有些贵族如 Thrasea Paetus 等，在尼禄来元老院演讲时，以缺席来表示他们对他的作为不满；其他的人像 Helvidius Priscus 等，在那些贵族沙龙里——唯一自由言论避难所——强烈地攻击他；罗马一些苦修哲学家们从来没有像这样公开地批评过在位者的顽忽与享乐。有人计划罢黜他。他的谍报发现了，他像他祖先一样，以恐怖政治来对抗，叛国律再度复活。（公元 62 年），凡是反对者或富有者的死亡对文化或经济有益时，就会遭到控诉，因为尼禄现在也跟小靴子（卡利古拉）一样，以糜费、礼品和竞技耗空了国库，他公开宣布，凡是人民遗嘱上留给皇帝的数目不足时，他便要没收他们全部的财产。他剥削了许多庙宇的香火钱，溶解金银所制的神像。当塞内加向他抗议并私下批评他的行为——更糟的是他的诗——尼禄将他赶出官庭（纪元 62 年），让这位老哲学家在他别墅里渡过他最后 3 年的隐居生活。Burrus 于数月前死亡。

现在尼禄四周的随从都是新人，大多气质粗劣。市行政官 Tigellinus 变成了他主要的参谋，为他开辟了每条寻欢的道路。62 年尼禄以不妊为由与 Octavia 离婚，12 天后与 Poppaea 结婚。人们沉默地抗议，他们推倒尼禄为 Poppaea 所塑之雕像，而在 Octavia 的塑像上饰以鲜花。忿怒的 Poppaea 使尼禄相信 Octavia 正在计划再婚，并准备发动革命，拥立她的新伴来更替他的政权。据塔西佗说，尼禄邀请了曾经杀害 Agrippina 的 Anicetus，叫他承认曾与 Octavia 通奸，将她牵入一件谋叛的案子。Anicetus 完全遵照指示行事，后被放逐在撒丁，过着安逸富有的生活。Octavia 被放逐到 Pandateria。她到达该地数天之后，皇帝的密探就去谋杀她。她只不过 22 岁，不敢相信一个无辜者的生命这么快就结束。她乞求前来杀她的人说，她现在只是尼禄唯一的妹妹，不会对他有所损害。他们割下了她的头，带回 Poppaea 处领赏。元老院得悉 Octavia 已死，感谢神再一次保佑了皇帝的平

* 苏埃托尼乌斯声称他曾看过皇家的文稿，上面有尼禄的文章和修正的手迹。⁹

安。⁶⁹

现在，尼禄本身也是一位神了。Agrippina 死后，一位执政官当选人建议为“被奉为神的尼禄”建立庙宇，63年，当 Poppaea 为他生了一女时，这个婴儿亦被选为神。但她不久夭折了，当 Tiridates 来接受亚美尼亚的皇冕时，曾将这位皇帝当作密特拉神 (Mithras) 一般予以跪拜。当尼禄建造“金宫”(Golden House) 时，他先建造一座高达 120 英尺的巨像，上装一个与他相似的头，和太阳神一样，四周环以光圈。实际上，在此时 25 岁的他，已是一位堕落汉了，便便的大腹、瘦弱的四肢、肥胖的面孔、黑斑的皮肤、弯曲的黄发及无神而灰暗的眼睛。

作为一位神兼艺术家，他对他所继承的皇宫缺点感到不悦，于是，他计划建造他自己的宫室，但 Palatine 已经太拥挤了，在它的基地上，一边是最大圆形竞技场 (Maximus Circus)，另一边是公共大会堂 (Forum)，其余便是贫民窟。他哀伤罗马的散漫发展，没有像亚历山大或安条克那样给予科学的设计。他梦想重建罗马，成为罗马的第二位建立者，并拟更其名为“尼禄市”(Neropolis)。

公元 64 年 7 月 18 日，圆形竞技场发生大火，蔓延迅速，燃烧了 9 天，烧毁了该城 2/3 的建筑。火灾发生时尼禄正在 Antium；他急忙赶回罗马，及时到达，眼见 Palatine 皇宫烧成灰烬。连接皇宫与梅塞纳斯花园的 Domus Transitoria 新建不久，却是首先倒下的建筑物，公共集会场、神殿及台伯河以西地区得能幸免于难；全城其他各地有无数的房屋、寺庙、珍贵的原稿及艺术品被烧毁，在拥塞的街道上、在倒塌的房屋中，成千的人丧失生命；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因恐怖而疯狂，听信谣言，说尼禄曾下令放火，并散布燃烧剂以加速它的燃烧，他自己却站在梅塞纳斯花园的塔楼上，在七弦琴的伴奏之下，一面唱着特洛伊之劫掠，一面观望大火肆虐。他极欲控制火头，供给救援；他下令开放所有的公共建筑及御花园以收容灾民；在马斯 (Mars) 校场野建了一座帐篷城，向四周乡区征募食物，为人民安排食宿问题。⁶⁹他无言地容忍忿怒的大众对他的非难与讥讽。据塔西佗（我们不可忘了他的元老院成见）说，

那些厌恶他们那种邪恶作为的人们中找到一位，一般称之为 Chrestiani (基督徒的人)，这个名字是由基督 (Chrestus) 而来，他在提比略当政时遭到犹太税吏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的迫害。由于那个事件以后，他所创立之教派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暂时阻止了危险迷信的发展；但它不久又复活了，以新生的力量不仅在犹太……甚至在罗马城传布开来，这条公共的污水沟，将世界各地的罪恶与卑鄙汇成一股急流。尼禄仍是运用他惯常的诡计。他找到一群放荡无耻的可怜虫，诱使他们自己承认有罪；于是一批基督徒在这些人的作证下被判有罪，当然不是证明他们曾在罗马纵火，而是说他们对整个人类怀有深沉的怨恨。他们在非常残忍的方法下被处死；尼禄还以嘲笑与讽刺来增加他们的痛苦。有些人被兽皮覆盖，让野狗来争食；其他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些被活活的烧死；很多被包着易燃物，夜晚点着作烈炬……最后这种残暴的措施引起每个人的痛惜。人性对基督徒。发生了慈悲之情。^{69*}

* 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及卡修斯一致指控尼禄为了重建罗马而纵火焚城，唯是否有罪，查无实据。

当废物被清除后，尼禄喜形于色地依照他的梦想来重建这个城市。他请求全国各个城市为此捐献，凡是老家被毁的人均可以用这项经费来重建。新街道修得宽而且直，新房屋要有正面，第一层要以石头建筑，两邻建筑间必须留一空隙，以防火灾延烧。将城下之泉水导入积水池，以备未来火警之用。尼禄支用国库经费在各主要大道上建造柱廊，为数千家庭供给了遮荫的门廊。好古家及老年人失去了这座古城美丽而威严的景色；不久大家都同意一个更健壮、更安全、更美丽的罗马已从火后的废墟上矗立起来了。

尼禄假若能像重建罗马那样改良他的生活的话，他的罪过也许可以得到宽恕。但 Poppaea 于 65 年死亡，当时她怀有身孕，可能是腹部被踢所致；传说她曾斥责尼禄竞赛晚归，这是他给她的回答。⁵²他对她的死感到很悲伤，因为他曾热切地期待一个嗣子。他将她的尸体涂以贵重的香料以防腐，为她举行豪华的葬礼，并向尸体宣读颂歌。他发现一位名叫 Sporus 年青人，很像 Poppaea，将他阉割后正式与他结婚，“把他完全当女人看待”；因此有人说尼禄的父亲也曾有过这么一位妻子。⁵³同年他开始建造他的“金宫”；其奢华的装潢、费用及范围——包括一个广大区域，一度曾容纳过数千贫民——重新引起了贵族的憎恨及人民的怀疑。

突然间，尼禄的密探告知他说有人阴谋拥立 Calpurnius Piso 登位（公元 65 年）。他的密探逮捕了几个次要的密谋人，以刑罚或威胁逼供，牵连诗人卢卡（Lucan）及塞内加，一点一点地使该计划真相大白。尼禄的报复是那么凶猛，以致罗马人相信一项谣言，说他立誓要铲除整个元老阶级。当塞内加接到自杀命令后，他略加辩论后就顺从了；卢卡也同样地切开了血管，死时还在背诵诗篇。Tigellinus 忌妒佩特罗尼乌斯在尼禄面前得宠，收买了他手下的一个奴隶，作不利他主人的证明，引诱尼禄赐他一死。佩特罗尼乌斯死得很悠闲，他先把血管切开，然后又加以缝合，以他平日愉快的态度与朋友交谈，并向他们朗读诗篇；散了一会步，小睡片刻，然后又切开血管，很安静的逝去。⁵⁴元老院中苦修哲学的代表人 Thrasea Paetus 虽未参与阴谋，但却以对皇帝不够热诚、不欣赏尼禄的歌唱及赞美加图（Cato）的生活为理由而处死。他的女婿 Helvidius Priscus 仅遭放逐，但另两个人则因写诗赞扬他们而被处死。苦修派哲学家鲁弗斯（Musonius Rufus）及大法学家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均被放逐；塞内加的两个兄弟——卢卡之父 Annaeus Mela——及曾在科林斯释放圣保罗的方伯 Annaeus Novatus 均受令自杀。

背后的敌人清除后，尼禄于公元 66 年离开罗马，参加奥林匹克竞技，并在希腊作旅行演奏。他说：“希腊人是唯一懂音乐的人。”⁵⁵在奥林比亚他驾驶一辆四马二轮战车竞赛，他被摔出车外，几乎被压死，后来回到他的战车继续参加比赛，但未抵终点他就弃权了。裁判们辨得出皇帝与运动员，仍然颁给他胜利的皇冠。群众们向他喝彩，他喜不自禁地宣布说，此后不仅是雅典和斯巴达，即是整个希腊都免除一切对罗马的贡物。希腊各城为了迎合他，1 年之内举办了奥林匹亚，Pythian, Nemean 及 Isthmian 竞技会；他以歌唱家、弹竖琴者、演员及运动员等身份参与。他很谨慎地遵守各种竞赛规则，对竞技的对手礼貌周到，他胜利后总是赐给他们罗马公民权予以安慰。在旅游中接到犹太背叛，及整个西部均纷纷揭竿面起的报告后，他叹息一声但仍继续他的行程。苏埃托尼乌斯说：他在戏院演唱时，“不管任何理由，一律不准离开。因此有妇女在那里生产，也有假死抬出的。”⁵⁶在科林斯时，他下令在运河上动工，照凯撒所计划的切断地峡（Isthmus）；这个工

作已开始，但是又在第二年的骚乱中停工。唯恐再有暴乱与反叛发生，他回到意大利（公元 67 年）正式凯旋进入罗马，并把他在希腊所赢得的 1808 件奖品作为他胜利的纪念品予以展示。

悲剧很快即赶上了他的喜剧。68 年 3 月，里昂的高卢行政官 Julius Vindex 宣布高卢独立；当尼禄悬赏 250 万 sesterces 要他的首级时，Vindex 反驳说：“凡将尼禄首级拿来者，我亦给奖。”⁸⁷当尼禄准备以战争来对付这位强有力的敌手时，他首先顾虑到的是挑选车辆，随他载运他的乐器及演戏的道具。⁸⁸但在 4 月间消息传来说，驻扎西班牙的罗马军司令加尔巴（Galba）已倒向 Vindex。正向罗马进军中。元老院听说禁卫军准备背弃尼禄另寻适当的出路，便宣布加尔巴为皇帝。尼禄将一些毒药放进一个小盒子里，这么样武装之后便从他的“金宫”逃至 Servillian 花园，准备到 Ostia 去。他请一些禁卫军官像在宫中一样地跟从他，大家都拒绝，其中有一位还引证了维吉尔的一行诗说：“那么，死是这么困难吗？”他无法相信全能力量突然消失了。他向好几位朋友乞援，但无人答应。他走到台伯河去跳水自杀，但是缺乏勇气。一个名叫 Phaon 的自由人，愿意将他藏在他的 Via Salaria 的别墅里；尼禄把握了这个机会，趁夜离开罗马中心，在黑夜中骑行了 4 英里。当天夜里在 Phaon 的地下室里渡过一夜，穿着一件粘满泥土的紧身上衣，又困乏又饥饿，听到声响就发抖。Phaon 的仆人带来消息说，元老院已宣布尼禄为人民的公敌，并下令逮捕他，抓到后要以“古法”惩罚。尼禄问“古法”是怎样的。有人对他说，“剥去罪犯的衣服，以铁叉穿颈，钉在柱子上，然后活活打死。”他听后感到非常惊惧，企图自戮；但他误以匕首尖先作试验，发现它惊人地锋利。他哀伤地说：“多么伟大的艺术家要死了！”

第二天黎明，他听到马蹄的得得声：元老院的士兵已经追踪而至。他念了一行诗——听！信差的脚步踏着了我的耳鼓膜——将短剑插入喉管；他的手颤动，他的自由人 Epophroditus 帮他将刀尖插到底。他曾请求他的朋友代他保持全尸。加尔巴的密探允许了他的愿望。他的老妈及旧情妇 Acte 将他埋葬在 Domitii 地下室的墓地里（公元 68 年）。很多人对他的死感到高兴，头上戴着自由帽在罗马到处乱跑。但有更多人哀悼他，因为他过去对贫民的慷慨正如对贵人的残苛一样。他们热切听信谣言。说他并未死去，正在向罗马进攻；当他们都确信他已死时，数月之内都纷纷向他墓前献花致敬。⁸⁹

第五节 三位短命皇帝

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于公元 68 年 6 月抵达罗马。他出生高贵，因为他父方是天神朱庇特的血统，母方是弥诺斯（Minos）与怪牛的妻子 Pasiphae。他接位的第一年，头发已脱落，手足因痛风而弯曲得不能穿鞋子或拿书。⁹⁰他也有一般人正常或不正常的恶癖，但这些并不是他当政如此短暂的原因。最使军队与人民震惊的是他对公费的节制，及对法律执行之严谨。⁹¹他上台后，凡是曾经接受尼禄礼物或养老金的人，必须缴纳 1/9 到国库，如此引起了上千的新敌人，加尔巴的日子也完了。

一位破产的元老 Marcus Otho 宣布说，他只有当上皇帝才能还清所有的债务。⁹²禁卫

军拥护他，进军到公共会议场，遇到加尔巴正坐在担架上。加尔巴毫无抵抗地伸出颈子，他们割下他的头、臂及双唇；其中一人将头送给 Otho，因为他头发稀少而带血，那人无法抓牢，便将拇指插入他口中。正当罗马在德国及埃及的军队分别欢呼他们的将军——Aulus Vitellius 及韦斯巴芑 (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为皇帝时，元老院匆忙拥立 Otho 继位。Vitellius 以他精良的军队进出意大利，扫清了北边守军及禁军微弱的抵抗。Otho 当政了 95 天后自杀而死，Vitellius 登上王座。

这表示罗马军事制度不良：像加尔巴这样一位老人还让他带兵远驻西班牙，而 Vitellius 这样怠惰的享乐者，居然还让他领兵驻扎德国。他是个美食家，把元首政治当作一种宴会，因此当政后每餐饭都是大摆筵宴。他在空隙中间来治理国政；当这空隙愈来愈短时，他便把国事交给他的自由人 Asiaticus 管理，后者不到 4 个月的时间便成了罗马的巨富之一。Vitellius 听说韦斯巴芑的将军 Antonius 正向意大利进军，企图推翻他，他授权他部属去防守，自己继续宴会。69 年 10 月，Antonius 的部队在有史以来的一次大血战中，在克雷摩那击败了 Vitellius 的守军。他们乘胜进入罗马，而当 Vitellius 的剩余部队英勇地在为他作战时，他却在皇宫之中避难。塔西佗说，人民“成群结队去观看这次战斗，就如屠杀的景色只是娱乐他们的公开演出一样。”当战事正在进行当中，其中有些人趁火打劫，抢劫商店及住户，但妓女们却大发利市。⁸⁸ Antonius 的军队获胜后，不分地区的屠杀，无限制的抢劫，人民像往常一样正准备欢迎胜利者，协助他们搜出他们的敌人。Vitellius 从密室里被拖出来，半身赤裸，颈子套一活结，引导游街，被人浇大便，慢慢折磨他，最后在一念慈悲中将他杀了（公元 69 年 12 月）。尸体挂于钩上，拖着游街，然后扔到台伯河里。⁸⁹

第六节 韦斯巴芑

能够遇到一位有见识、有能力、有荣誉的人，是多好的一种慰藉！正在忙着指挥对犹太作战的韦斯巴芑，抽空来就任士兵们为他所赢得，而元老院忙着予以承认的显位。当他就位后（公元 70 年 10 月），全心致力恢复这个遍受搅扰的社会秩序。由于他深知他必须学习奥古斯都的勤劳，因此他塑造与他相同之品行与政策。他与元老院和好，并重建宪政；他释放或召回被尼禄、加尔巴、Otho 及 Vitellius 判处冒犯君主的罪犯 (lèse-majesté)；他改编军队、限制禁卫军之人数及权力、委派有才能的将领压制各领地之叛乱，不久即封闭守门神 (Temple of Janus) 作为和平的标志与保证。

他年已 60，但身体健康，体力旺盛。他的体型四方，性情坦率，头部宽大、光秃，容貌粗俗但有威仪，小而锐利的眼睛可以看出一切虚伪。他身上没有一丝天才的踪迹；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有实际智慧的人。他出生在靠近 Reate 的萨宾村，祖先是纯粹的平民。他的继位等于是四重革命：平民登上王位，领地军队战胜禁卫军而立其首领为王，Flavia 王朝取代了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及意大利中产阶级的简朴习惯与德性代替了皇宫中奥古斯都及利维娅 (Livia) 后代的浪费与享受。韦斯巴芑从未忘记和掩盖他质朴的祖

先。当家谱学家追溯他的家世，说他祖先为海格立斯（Hercules）的骑士时，他笑得他们无话可说。他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回到他的老家去享受一番乡村生活与食物，他不让他的老家有任何改变。他轻视奢华与懒惰，吃农家食物，每月禁食一天，并向浪费宣战。凡是经他提名为官的罗马人，来到他面前有香水味道时，他说：“我倒宁愿闻到你有大蒜味道”，并取消他的提名。他使他自己容易让人亲近，言谈和生活与人民立于平等地位，常嘲弄他自己来取笑，允许每个人自由批评他的行为与品德。发现阴谋反叛时他宽恕那些叛逆者，并说他们是傻瓜，不了解一个皇帝所背负的烦恼与重担。他只发过一次脾气。在尼禄时代被放逐的 Helvidius Priscus 回到元老院后，要求恢复罗马共和，并毫无掩饰与限制地诽谤韦斯巴芗。他告诉他如果他想继续诽谤的话，请他不要出席元老院，Priscus 拒绝从命。韦斯巴芗将他放逐并不惜沾污令誉下令将他处死。后来他很懊悔，苏埃托尼乌斯说，其后“他在朋友坦诚的言词……与哲学家们的大胆批评下都表现了极大的耐性。”⁹⁶ 后者并不像犬儒学派及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坚忍，他们认为每个政府都是骗局，因此攻击每个皇帝。

为了给元老院补充由于家族的限制与内战所造成的损伤，韦斯巴芗身兼都察官，从意大利及西部各领地召来一千户杰出的家族，将他们列入贵族或骑士阶级，在多次剧烈的抗议下将他们填补在元老院里。这些新贵族在他以身作则的刺激之下，改善了罗马的道德与社会。其时罗马的社会既未被懒散的财富所破坏，其离开劳动与土地的程度亦未到达轻视生活与行政上的一般工作；这与皇帝的命令与正派的生活有关。其中产生了一些统治者，从多米提安以后的百年间，均能给予罗马优良的政府。他了解皇室过去使用自由人作行政官所带来的害处，韦斯巴芗以各领地来的人员或罗马日渐扩展的商业阶级的人士来取代他们。在他们协力之下，他在9年之内完成了一项复员的奇迹。

他计算，要想使破产的情况变成有清偿债务的能力，需要400亿 *sesterces* 方能济事。⁹⁷ 为了筹齐这个数目，一切事物均征税，各领地的贡物增加，原已征税的希腊又重新加征，夺回并出租公有土地，出售皇宫及地产，由于他坚持这种经济制度而被人民指责为小气的农夫。甚至使用公共小便所也要抽税，他的儿子提图斯（Titus）反对这种有失体面的收入，但这位老皇帝手拿一些银币在他儿子的面前说：“孩子！你闻闻看有没有味道。”⁹⁸ 苏埃托尼乌斯指责他以出卖公职来增加帝国的收入，并提升各领地最贪婪的官员，以使他们贪污自肥，然后他突然召集他们，审查他们的帐目，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不过这位狡诈的财政家，决未将这些收入移作私用，他将所有金钱投入罗马的经济复兴、装饰建筑及促进文化上。

直到这位粗率的军人当政，才首创了古代的国家教育制度。他命令发放公费给某些拉丁及希腊文学的合格老师，服务满20年者支发养老金，也许这位老滑头感觉老师们与民意的形成有关，支给他们薪俸可为政府说些好话。或许为了相同的理由，他恢复了很多古庙，甚至在乡区。他重建了 Vitellius 时被焚烧的天神朱庇特庙、女神 Juno 及 Minerva 庙，并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和平女神 Pax 的神庙。同时还开始了罗马另一闻名各地的大建筑——圆形剧场（Colosseum）。上层阶级的人看到他们的财产被征收去供作国家公共建筑

* 苏埃托尼乌斯所开之一些数字，往往由于不可置信而遭排斥，唯其可能系根据贬值之货币所计算，而非夸张失实，亦未可知。

及作无产阶级的工资，感到很哀伤；而工人们也并不见得特别感恩。他发动人民作清除近来战争所留之废物的运动，他自己首先带头担一担，以身作则。一个发明家给他看他创造升降机的计划，这种机器在移除废物与建筑上可节省很多人力，他拒绝说：“我要养我的贫民。”⁶⁹韦斯巴芗在这次延缓使用发明物的事件上证明他认识了由于技术所造成的失业问题，因而决定与工业革命对抗一番。

各领地从来没有像这样繁荣过。以金钱来说，他们的财富较奥古斯都时代增加两倍，因此，他们的贡物虽然增加，但却没有损害。韦斯巴芗派能干的阿格里科拉 (Agricola) 去治理不列颠，授权提图斯去平定犹太人的叛乱。提图斯占领了耶路撒冷，带着大屠杀所有一切的荣耀回到罗马。这是一次壮观的胜利，街上排了一长列的俘虏与战利品，因此修建了一座有名的拱门来纪念这次的胜利。韦斯巴芗对他儿子的成功颇感自豪，但有一件事使他烦恼，那就是他儿子带回一位漂亮的犹太公主贝勒奈斯 (Berenice) 作情妇，并希望与她结婚。这位皇帝不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和情妇结婚，他自己自从太太死后便与一位自由女人同居，并未想到要同她结婚；而当这个 Caenis 死后，他便将他的爱分给了几个宠妾。⁷⁰他认为继承问题必须在他未死之前，予以解决，以免陷入无政府的状态。元老院同意，但要求他提名“优中之优者”——也许是位元老；韦斯巴芗暗示提图斯为最优人选。为了缓和情势，这位年青的征服者遣走了贝勒奈斯，在乱交中寻求安慰。⁷¹皇帝随即与他联合执政官，并将政府大权逐渐授与他。

公元 79 年，韦斯巴芗再度回到 Reate。他在萨宾乡下喝了 Cutilia 湖很多可致泻的水，患了严重的痢疾。虽然卧病在床，他仍然接待使者，处理其他公务。虽然感到死神快要来临，但仍保持他坦率的幽默。他说：“啊！我想我要变成神了。”⁷²当他快要昏厥的时候，他仍在随从的扶持下挣扎着要站起来，他说：“作为一个皇帝，应该要站着死。”说完这句话后，他结束了他 69 年完满的生活及 10 年慈善的政权。

第七节 提图斯

他的长子提图斯 (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是皇帝中最幸运的一个，他在当政的第二年死亡，时年 42 岁，仍是“人们所爱的对象”；时间未给他滥权或逞欲的机会。年青时即以残忍战争而出名，后以生活散漫而污损了名声；现在，他不但未让万能的权力迷醉他，反而改良他的道德，使他的政府成为智慧与荣耀的模范：他最大的缺点是毫无节制的慷慨。他一天未送礼物让某些人高兴，即认为那一天是浪费了；他在表演与竞技方面花费了太多的金钱；他使充实的国库变成跟他父亲即位时一样的空乏。他完成了圆形剧场，并建造了另一个市立浴场，在他短暂的执政官期间无人被处死刑；相反的，他将检举人加以鞭笞放逐。他发誓宁肯被杀而不肯杀人。当他发现两个贵族密谋推翻他时，他给他们一次警告就感满意；然后派人去告诉密谋人的母亲，说她们的儿子平安无事，以减轻她们的忧虑。

他的不幸是由于一些无法控制的大灾难。纪元 79 年发生 3 天大火，烧毁了很多重要

的建筑，包括天神朱庇特、Juno 及 Minerva 庙；同年维苏威火山埋葬了庞贝及成千的意大利人；一年后罗马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瘟疫。提图斯尽其所能来减轻此项灾难所造成之痛苦。“他不仅表现了一个皇帝的关怀，同时也表现了一个作父亲的超然之爱。”^⑧他于公元 81 年在他父亲逝世时的同一农宅死于热病。除继他王位的弟弟外，全罗马都为他的死而哀伤。

第八节 多米提安

要想给多米提安 (Domitian) 描绘一客观的画像，较尼禄更难。关于他当政时的主要资料，我们只有塔西佗及小普林尼两个来源；他们虽是在他下面发迹，但是他们属于元老派，与他在一次战争中发生冲突，几乎弄得两败俱伤。我们可拿斯塔提乌斯 (Statius) 及马提雅尔 (Martial) 两位诗人对他们的敌意见证提出反证，这两位诗人是靠多米提安为生，几乎把他捧上天去。也许他们四人全对，因为 Flavians 王朝也像朱利亚—克劳狄安王朝一样，开始时像天使加百列 (Gabriel)，而结束时却像魔鬼路济弗尔 (Lucifer)。在这方面，多米提安的灵魂跟着他的肉体走：年轻时他很谦和、文雅、英俊、高大；晚年“他腹部突出，两腿细长，头发脱落”——虽然他曾写过一本《论头发的保养》的书。^⑨在少年时他写诗；在晚年他不信任他自己的诗文，而让他人为他写演讲词及文告。假若提图斯不是他兄弟的话，他可能会更愉快一点；但只有最伟大的人才能对他们朋友的成功处之泰然。多米提安的忌妒首先化成沉默的忧郁，然后又变成反抗他哥哥的密谋；提图斯不得不去求他父亲宽恕这个小儿子。当韦斯巴芗死后，多米提安宣称他父亲曾许他参与国事，但皇帝的遗嘱已遭篡改。提图斯请他作他的同伙及继承人；多米提安拒绝，并继续谋叛。卡修斯说，当提图斯病倒时，多米提安用雪包他身体，以加速他的死亡。^⑩对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我们无法评定；至于说他狂嫖并纳提图斯之女为妾，“对于女人与男童都同样的极尽放荡与淫乱之能事”，^⑪是否属实，我们亦无法肯定。

当我们注意到多米提安的实际政策时，我们发现他在前十年非常严谨与能干。正如韦斯巴芗曾以奥古斯都为楷模一样，多米提安似乎亦接收了提比略的政策与态度。他自任生活监察人，禁止低级嘲骂文章之发行（虽然他对马提雅尔的讽刺短诗视若无睹），加强《朱利安律》之通奸罪，企图结束童妓，减少鸡奸，禁演哑剧，因为太下流，对被乱伦或通奸罪的服事女灶神的修女，他下令执行，并不准再有阉割行为发生，阉人奴隶的价格曾普遍高涨。他避免任何形式的流血事件，甚至对祭祀用的公牛亦复如此。他正直慷慨，不贪婪，有子女的人他不征遗产税，5 年未缴的欠税一律撤销，不赞成控告。他是一个严格而公正的法官。他用自由人作书记，但品德不好即不再雇用。

他统治的期间为罗马伟大建筑时代之一。公元 79 年与 82 年的大火曾造成巨大的破坏与贫困，多米提安重拟公共建筑计划，借以供给职业和散发财物。^⑫他希望以美化或加大神庙。来复活旧信仰。他再一次重修朱庇特、Juno 及 Minerva 的庙宇，仅黄金打成的门及镀金的屋顶即花费了 2200 万元之多；罗马人赞赏这种成果，但哀叹他的奢华。当多

米提安为他自己及其行政人员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时，人民很合理地批评他耗费太大，但对他奢侈的竞技却闭口不言，他举办这种竞技是想缓和人民对他那种提比略式的作风的不满。他奉献一座庙给他父亲及兄弟；他恢复了阿格里巴浴场及万神庙，Octavia 回廊，爱色斯及 Serapis 庙；他加大圆形剧场，完成提图斯浴池，并开始修建图拉真时所完成的一些建筑。

同时，他以他最大的耐性鼓励文学与艺术。Flavian 人像雕塑在他当政时达到了顶点；他的硬币最突出。为了促进诗的发展，他于纪元 86 年举办 Capitoline 竞技，包括文艺与音乐竞赛；为此他在马斯校场建立了一座赛跑场与音乐厅。他对斯塔提乌斯中度的天才及马提雅尔不凡的天才均给予适度的协助。他重建被大火烧毁的公共图书馆，并派抄写员至亚历山大城抄写原稿以刷新其内容——凯撒大火后该馆仅损失极少部分宝藏之另一证明。

他将帝国治理得极为良好。身为行政官，他有提比略的果敢与决断，逮捕盗用公款的人，严密监视所有官吏与发展。像提比略曾节制 Germanicus 一样，多米提安从不列颠撤回了阿格里科拉，这位富有进取心的将军曾带了他的军队冲到苏格兰边界；很明显地，他还希望继续前进，但多米提安反对。这次召回是出于忌妒，皇帝为了这一次的召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这一朝的历史是由阿格里科拉的女婿写的。在战争中他也很不幸。在公元 86 年，Dacia 人越过多瑙河，侵入罗马领地 Moesia，击败了多米提安的将领。他自己接替指挥，他的战斗计划优良，但当他正要进入 Dacia 时，罗马驻上日耳曼之行政官 Antonius Saturninus 说服了驻美因茨的两个军团宣布他为皇帝。这次叛乱由多米提安的援军镇压，但战略不定让敌人得有准备的机会。他渡过多瑙河与 Dacia 人遭遇，显然地遭到了一场反击。他与 Dacia 国王 Decebalus 谈和，每年送他一点怀柔的礼物，然后回到罗马，庆祝 Chatti 及 Dacians 的双重胜利。自此以后他对莱茵河与多瑙河间，及另外由多瑙河北转与黑海间的石灰建筑，或设防的道路已感满足。

Saturninus 的反叛为多米提安时代的转折点，为他自己好与坏的分界线。他一向很严肃；现在变成了残忍。他有能力统治好的政府，但只能作为一个独裁君主；元老们在他之下很快失去权力；他那牢不可破的监察权力立即使元老院屈服和怀恨。甚至在卑下人中盛行的虚荣心，对于多米提安更是无法遏止；他使首都中充满了他的塑像，他宣布他的父亲、兄弟、姊妹及他自己为神，订立了一个新的祭师阶级。由 Flaviales 家族来主持这些新神的崇拜，并要求官吏们在公文中称他为“我们的主和神”。他坐在王位上鼓励来朝的人拥抱他的双膝，在他华丽的皇宫里建立东方的宫廷礼节。此一元首政制由于军队的掌权及元老的衰落，已变成了违宪的君主专制。

为了反抗这种新发展，不仅是贵族，即连哲学家们以及从东方传入之宗教，亦皆纷纷起来反叛。犹太人及基督徒都拒绝崇拜多米提安的神格，犬儒学派的人公开指责政府，苦修者虽然也接受国王，但保证反对暴君，赞成诛杀暴君。公元 89 年，多米提安将哲学家们驱出罗马，到了 95 年，他又将他们逐出意大利。早期的命令也适用于星相家们，他们对皇帝死亡的预测，为无信仰的人带来了新的恐惧，并为迷信打开了方便之门。93 年，多米提安处决了一批不愿在他雕像前献祭品的基督教徒；依照传说，这些人中包括他的侄子克莱门斯 (Flavius Clemens)。^⑩

在他执政官的最后几年，皇帝惧怕别人的阴谋几乎使他疯狂。他在门廊的柱壁上排

满发光的石块，以使他在墙下走过时可从反光中看到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他说很多统治者的下场很惨，是因为他们直到阴谋成功后才相信。他像提比略一样，年纪愈大愈听信检举人的报告；而当密告人倍增时，凡是稍有名望的人都感受密探的威胁，即使是在家里也是一样。Saturninus 叛变之后，告诉与判决的案子急速地增加；贵族们被逐或被杀，疑犯遭受苛刑，甚至遭到“火烧阴处”之痛。^①恐惧的元老院——包括以沉痛的心情记述这些事件的塔西佗在内——也成了审判的机构，而于每次执行后都要感谢神的拯救国王。

多米提安的一大错误是胁迫威吓他自己的家人。纪元 96 年，他赐他的书记 Epaphroditus 一死，因为 27 年前他曾帮助尼禄自杀。在这个皇室家庭中的其他自由人，感觉他们自身遭受威胁。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决定杀死多米提安，皇帝的妻子 Domitia 也参与阴谋。在他临死的前一晚，他因恐惧而跳下床来。约定时间一到，多米提安的仆人首先击打，其他 4 人也相继参与攻击；多米提安极力挣扎，死时 45 岁，当政 15 年（公元 96 年）。消息传到元老们的耳中时，他们拆下并击碎他们室内所有他的雕像，并下令将全国所有他的雕像及有他名字的碑文一律予以销毁。

历史对这一“暴君的时代”并不公平，因为它是出于最显赫与最偏私的历史学家的手笔。不错，苏埃托尼乌斯的杂谈经常证实——或跟着——塔西佗漫骂；但对文献及铭文加以研究的人曾斥责他们两人都误将十个皇帝的恶行当作了一个世纪、一个帝国的纪录。就是在最坏的统治者中，也各有他们的优点——提比略的勤政、小靴子（卡利古拉）的风趣，克劳狄乌斯的智慧，尼禄的审美，多米提安的能干。在奸淫谋杀的背后形成了一个行政组织，此一组织在这段期间中，供给了各领地一个优等的政府。帝王们的本身就是他们权力的主要牺牲者。血液中的某种疾病经过欲火的燃烧后，使得朱利安—克劳狄乌斯王朝像 Atreus 的后代一样的悲惨；而制度上的某种缺点，则使 Flaviaus 王朝在一代中从坚忍的政治才能除格到恐怖的残忍，以至垮台，这 10 个人中有 7 个遭到横死；他们几乎全部皆有烦恼，四周布满谋叛、蒙骗、阴谋，企图由一个混乱的家庭统治世界。他们沉溺于嗜欲，因为他们知道他的权力是多么的短暂；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就像命定早夭和暴毙的人们一样。他们沉没了，因为他们超出了法律的限制；他们愈来愈不像人，因为权力已使他们成了神祇。

但我们决不能赦免这个朝代或元首政治的无耻与罪恶。它虽曾给帝国带来和平，但却给罗马带来恐怖；它曾以高度残忍与淫乱的榜样破坏了道德，它曾以较凯撒及庞培更凶猛的内战撕毁了意大利，它曾使各岛充满放逐的罪犯、杀尽了优秀和英勇的人们。它曾以奖赏那些贪财密探的方法，购买他亲戚和朋友反叛的资料。它曾以人为的暴政替换罗马法治的政府。它虽曾以积聚的贡金营造巨大的建筑，但却以逼使有才能或创造力的人接受奴役或趋于沉默的方法阻止了人们灵性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它使军队高于一切。皇帝对于元老院的权力，不是在于他的才能、传统或威望；而是寄于禁卫军之刀尖上。当各领地的军队看出了皇帝的造成方式，以及首都馈赠与战利品的丰富时，他们便驱逐了禁卫军，本身也干起拥立国王的勾当来。然而，为时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以收养而非继承、暴力或财富所选出的伟大统治者的睿智，理应掌握辖下的军团以保持边境的安全才是，但是由于哲学家的爱心，当白痴再度登上王座时，军队就会滋闹，混乱就会冲破秩序的脆膜，内战将与待机而起的蛮族结合起来，推翻奥古斯都的天才所建立的高贵但不稳定的政府结构。

第四章 白银时代

(公元 14—96 年)

第一节 业余艺术家

传说上把公元 14 年到 117 年的拉丁文学称为“白银时代”(The Silver Age),暗示着奥古斯都时代优点的衰落。传统是时间的呼声,时间是选择的媒介:敬谨之人,一定会尊重他们的判决,因为,只有青年才比这 20 个世代知道得更清楚。不过,我们不妨暂时保留我们的判断,先给卢卡、佩特罗尼乌斯、塞内加、老普林尼、Celsus、斯塔提乌斯、马提雅尔、昆体良——以及以后各章中所述的塔西佗、尤维纳利斯、小普林尼和爱比克泰德(Epictetus)——一个公平的发言机会证,只当我们从没听说过他们是属于一个颓废时期一样来欣赏他们。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着某些东西衰颓,某些东西兴旺。在警句、讽刺文、小说、历史及哲学方面,“白银时代”属罗马文学的巅峰,因其在写实主义的雕刻及整体建筑方面,代表了罗马艺术的最高境界。

普通人的言谈重新进入了文学,消失了语尾变化,松懈了句子的构造,以高卢人的粗鲁省略了字尾的子音。约在第一世纪中叶,拉丁文的“V”(一直读如我们的 W 与 B(在母音之间时)两个字母,都软化成一种像英文中的 V 音;因此“有”字 habere 读成了 havere,为意大利文的 avere 及法语的 avoir 作了准备;而“酒”字 Vinum,由于懒惰地模糊了最后子音的变化,则开始与意大利文的 Vino 和法文的 Vin 相接近。拉丁语正准备哺育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法文。

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修辞学是舍弃了流畅面发展,文法则放弃了诗味而成长,有才干的人都超越前者,致力于研究此一语言的形式、进化及其精确性,编纂业已“古典”了的内容,制订文学创作上堂而皇之的法则、法庭上的雄辩术,诗的韵脚,及散文诗的韵律。克劳狄乌斯曾想改革字母;尼禄几乎是用他那日本式的范本使诗大为流行;老塞内加写修辞学手册的理由是:雄辩之术足使力上加力。没有辩才,只有将军始能在罗马出人头地;即使是将军,也必须要是演说家才行。修辞学的狂热掌握了文学的一切形式:诗歌富于雄辩,散文富于诗意,而老普林尼自己在他六册《博物学》中写出了动人的一页。人们开始关心他们片语的平衡和子句的旋律;史学家来写口若悬河的演说,哲学家渴望着隽语短句,人人都写 sententiae——凝炼的智慧之丸。整个的文明世界都在写诗,在租用的大厅里或剧院内、在案几旁、甚至(像马提雅尔所抱怨的)在浴室中向朋友们朗诵。凡是从事于公开竞赛而获得奖品的诗人,都受到市政当局的欢宴,受到皇室

的奖励；贵族与王子，征求献词或供品，并以宴会或钱财给他们做酬劳。诗的狂热使时代中成熟的作者有一个快乐的一面，而城市则随着性的放纵与周期性的恐怖而日月无光。

恐怖与诗歌在卢卡的生命中相逢。老塞内加是他的祖父，哲学家的塞内加是他的叔叔。他在公元 39 年生于科都巴（科尔多瓦），取名为 Marcus Annaeus Lucanus。他在童年时被带到罗马，生长在诗与哲学互争雄长及政治阴谋成为生活焦点的贵族圈子里。21 岁时，他在“尼禄竞技”（Neronian Games）中以《尼禄颂》一诗参加竞赛，并且获奖。塞内加把他在宫廷中介绍大家，这位诗人不久便与皇帝互相吟咏叙事诗了。卢卡在与王子的吟诗大赛中获得首奖而铸成了大错；尼禄不准他再出版，卢卡引退，遂在私下里以一首有活力而符合修辞学的叙事诗 Pharsaia 当作报复，这首诗系以庞贝的贵族社会为观点来看内战（公元 64 至 69 年查理一世与议会之争）。卢卡对凯撒很好，用闪亮的字句来写他：“有待做之事，不想已做之事。”^①但是书中真正的英雄却是年轻的小加图（Cato），卢卡在一段名句中把他与神相提并论：“获胜的原因使诸神欢悦，而失败的理由却使加图欣然。”^②卢卡也喜爱失败的理由，并为它而死。他参加了以 Piso 取代尼禄的密谋，被捕后精神崩溃（他只有 26 岁），透露出其他同谋的名字，据说甚至包括了他的母亲。当尼禄确定了他的死刑时，他反而恢复了他的勇气，召集他的朋友来一次盛宴，与他们尽情吃喝，然后割开血管，宣读他反对专制政府的诗文，流血而死（公元 65 年）。

第二节 佩特罗尼乌斯

我们并不确定（只是一般的意见）：著有 Satyricon 一书，至今仍不乏读者的佩特罗尼乌斯，就是卢卡死后一年被尼禄赐死的盖恩斯·佩特罗尼乌斯（Caius Petronius）。该书的本身，也未包含构成线索的一个字；用有力的辞句描写《美的裁判》（arbiter elegantiarum）的塔西佗，并没提及这本声名狼藉的杰作。约有四十首讽刺短诗属于一位佩特罗尼乌斯，包括一句几乎综括卢克莱修的断语：“世上最初创造诸神的是恐惧。”^③然而，这些断片对作者的身份也没有说出什么。

Satyricon 是一部讽刺诗文集，可能有 16 册，其中只有最后两册尚存，本身又不完整。它们是用混杂的拉丁意识写成的讽刺诗——散文及韵文，冒险故事与哲学，烹调和房事等之混杂。这种形式有些要归功于 Menippus 的讽刺作品。Menippus 是叙利亚的一位犬儒学者，他约在公元前 60 年用 Gadara 文写《米利都传奇》（Milesian Tales）或爱情罗曼史，在希腊世界即已广受欢迎。由于所有这些现存的资料都迟于佩特罗尼乌斯，所以 Satyricon 堪称人所共知最古老的小说。

身为一名贵族名士，且是格调优雅的大师而竟创作出像 Satyricon 这种极为鄙俗的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其中所有的活跃人物都是罗马的庶民、奴隶的前身或奴隶，一切景象都是低下的生活情形；奥古斯都时代上层社会的文学气势，在这里全然结束了。这个故事的叙述者 Encolpius 是个与人通奸的人、同性恋者、骗子、窃盗，他认为人同此心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在谈到他自己和他的朋友时说：“为了改善我们共同的财富，无

论什么时候，只要机会一到，凡是能伸手的地方我们都会捞它一笔。这是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的事。”^⑧故事是在妓院中开始，Encolpius 就在那里与 Ascyrtos 相遇，后者系在那儿逃避一项哲学演说。他们在各城镇中大胆妄为和在意大利南部所作的轮唱，构成了成串的漂泊故事；他们对英俊的奴童 Giton 的争夺，使他们对流浪流汉式的传奇故事中合而又分。最后他们来到商人 Trimalchio 的家中；至此，这部残余作品的其余部分便转而描写 Trimalchionis 家的晚餐了，这是文学上最为奇异的一顿晚餐。

Trimalchio 是一个发了财的赎身奴隶，他购买了大批的大地主领地 (latifundia)，过着一种有宫殿设备和鱼塘气氛的暴发户的奢侈生活。他的房地产之多之大，必须要写一份每日公报，才能使他了解他的收入情况。他恳求他的宾客饮酒时是这样的：

如果这种酒使你不感兴趣，我就换。我无需去买，感谢老天爷。凡是这里使你垂涎三尺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乡下产品之一，我虽还没看过那些土地；但是他们告诉我，那是在往 Terracina 和塔兰托 (Tarentum) 去的地方。我已经有意把西西里也加到我另一小份财产中，如此万一我要到非洲去时，我就能沿着我自己的海岸航行……谈到白银，我是个行家；我拥有的酒杯，大如酒罐。……我还有一千只碗，系由 Mummius 留给我保管……我买贱卖贵；尽管别人另有不同的想法。^⑨

同时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他虽向奴隶大声喊叫，但也容易宽恕他们。他的奴隶多得只有 1/10 见过他。当他想起他的出身时，他豪爽地说：“奴隶也是人，他们喝的牛奶跟我们的一样……我的奴隶，只要他们活着，就可以喝自由之水。”为了证明他的意向，他叫人把他的遗嘱拿来，念给他的宾客听。其中包括他墓志铭的内容，它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自豪的话，他“由贫而富，留下 3000 万 sesterces，从没听过一个哲学家的话。”^⑩

晚宴用了 40 页的篇幅；此处只需节录几句话，即可表达出它的气派：

有一个圆盘，周围刻着十二宫的符号，每一个符号上都放着一种与之完全相配的食物。牡羊大巢菜放在白羊宫上，牛肉放在金牛宫上……未生产过的母猪胎盘放在处女宫上……在天平宫上，天平的一边盘子里放着馅饼，另一边则是糕饼……四位舞者随着音乐的节拍走了来，揭开盘子上的盖子。下面……填了馅的阉鸡和母猪的肚，中间是一只野兔。四角上，是四个 Marsyas 的人形，从他们的囊袋中喷出浓郁的调味汁，洒在游动着的鱼上……接着另一只盘子端了上来，里面装的是一只野猪，猪牙上吊着篮子，篮子里装满了枣子，盘子四周，是用点心做成的吃奶的仔猪……当切肉者用刀刺入野猪的腰部时，画眉鸟随着流出来，每个客人有一只。^⑪

三只白色的公猪走入房中，让宾客们挑选一只下厨烹食；选上的猪在他们吃着的时候烧烤；不久再度送来；用刀去切时，作料及肉布丁从腹中冒出。等餐后点心端上来时，Encolpius 已经没胃口了；但是 Trimalchio 促请他的客人继续吃，向他们保证这些点心完全是用猪做的。一只铁环从天花板上降下来，给每一位客人送来一个装着香水的乳色石

膏瓶子，同时由奴隶把空了的杯子添上醇酒。Trimalchio 喝醉了，向一个男孩示爱；他的胖妻子提出抗议，他便把一个杯子掷在她的头上。“这个叙利亚舞妓记性真坏。”他说，“我把她从拍卖台上带来，使她成为一个女人，现在她却像青蛙一样自鸣得意起来了……但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假使你是在小阁楼里出生，就不能睡在宫殿里。”^⑧他说她是这样的人。他命他的大管家把她的像拿离他的坟墓，“否则我死了还要受她的唠叨。”

这是有力而野蛮的讽刺文学；只在它的细节上是逼真的，也许对如罗马人生活的一小片断是真的。如果这是出于尼禄时代的佩特罗尼乌斯之手，我们就不得不把它视为一个总是人不敷出的贵族，为这位暴富的自由人所作的无情的讽刺画。书中没有悲悯、没有柔情、没有理想；失德与腐化被视为当然的事，对下流社会的生活劲味十足，既无愤激之情，亦不表示意见。于此，下层社会带着它本身的批判与风味、带着它本身活泼的词汇与欢愉的活力直接流入了古典文学。有时故事达到了荒谬淫猥、以及使 Gargantua 与 Pantagruel（按系 16 世纪法国小说家 Francois Rabelais 的小说人物，——译者注）史诗讽刺的顶点。Apuleius 的《金驴》(Golden Ass) 步了他的后尘；17 个世纪以后的 Gil Blas（法国小说家 Lesage 所著）与它一较短长；Tristram Shandy Laurence Sterne 所著小说及《汤姆琼斯》(Tom Jones) 也继续了它那曲折的传统。它是罗马文学中最奇怪的一本书。

第三节 哲学家

在这个混乱而又复杂的时代中，当自由如此有限而生活又如此自由时，哲学便与荒淫同时并盛，两者并不因携手联合而以为耻。本国宗教的衰微，留下了一个要哲学来设法填补的道德真空。父母们把孩子送去听演说，他们自己也跟着去听，演说的内容是为人们提出合理的文明人的行为法则，或为赤裸的心愿加以形式的外衣。那些有钱的人，出钱雇哲学家住在家中，一则担任教职，二则当作精神导师，三则作为饱学的伴侣；因此奥古斯都有 Areus，几乎向他请教任何事情，而正为了他的缘故（如果我们可以信任一个统治者的话），才对亚历山大宽大。当德鲁苏斯死后，Livia 便把“她丈夫的哲学家请来，帮她承担她的痛苦。”^⑨——塞内加如此说。尼禄、图拉真、当然还有奥里略，都请了哲人和他们一起住在宫中，正如现代国王有礼拜堂牧师一样。人们在临终的霎那都会要传唤哲学家去计划他们的逝世，就像几世纪以后他们要请牧师一样。^⑩

广大的民众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些收取薪金或费用的智慧导师。哲学被人抬举为食物和饮料的十足代替品，而对这行职业缺乏高尚见地的哲学家，却成了大众取笑的对象，昆体良的批评话题，卢奇安 (Lucian) 讽刺诗的目标，以及皇室敌对的箭靶。其中有许多人都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穿上了哲学家的粗陋外袍，蓄了满脸胡须，露出一副精于贪食、贪婪与虚浮的嘴脸。卢奇安的一个人物说：

对人生的短暂观察，使我深信荒谬与卑污……弥漫在世人所追求一切目标之中。在这种心灵状态下，我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跟哲学家学取一切的

真理。因此我选了他们中的佼佼者——假如面貌的庄重、肤色的白净、与胡须的长度是遴选标准的话……我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中。相当可观的钱投了下去，而到他们使我的智慧完美的時候，还要付的更多，我就要以宇宙的秩序接受教育了。不幸的是，距离驱散我往日的无知的目标愈来愈远，他们日复一日地用始与终，原子与空虚，物质及形式等的东西，弄得我愈来愈迷糊。我最大的困难是，虽然它们本身各异，而他们所说的一切又都充满矛盾，但他们都希望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我拉向他自己的一方……虽然，其中之一往往无法正确地告诉你从迈加拉（Megara）到雅典的英里数，但是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太阳距离月亮的英尺数。¹¹

大多数罗马的哲学家，都遵循斯多噶的信条。享乐主义者太忙于追求醇酒、美人及食物，没有时间研究理论。在罗马，到处都是犬儒哲学的行乞鼓吹者，忽视了思考，召唤人类过一种单纯而又枯燥的生活；他们答应大众的要求：哲学家应该贫穷，结果成了最不受各派尊敬的人。但塞内加却使他们之一成为他的密友。他问：“为什么我不应该敬重 Demetrius？我已发现，他什么都不缺乏。”而当那位几乎赤裸的犬儒学者拒绝小靴子（卡利古拉）给他价值 20 万 sesterces 的礼物时，这位百万富翁的贤哲为之惊异不已。¹²

由于罗马的斯多噶学者是一种实行家而不是一个冥想家，所以他逃避形而上学，认为那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追求，而在坚忍主义中追求一种不需超自然的监督与指挥亦能维护人类尊严、家庭团聚及社会秩序的行为哲学。他的行为法则精义是自制：他要使理智驾驭情感，训练他的意志一无所欲，以使他心灵上的和平不受外物的系绊。在政治上，他承认在天父之下的人类有广大的手足之情；同时，他爱他的国家，随时准备为避免国家或他本身受辱而死。生命的本身永远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假如它一旦变成一件罪恶而不再是一种恩赐之时，他可随时予以丢弃。人的良知高于任何法律。君主政体是统治大而繁杂之领域的一种不得已的需要；但杀害暴君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事。

罗马的斯多噶哲学，最初获益于罗马的元首政制；政治自由方面的限制，将人们从大会堂赶进了书房，并使人群中之佼佼者趋向于一种使自制较之奔放的君王更为优异的哲学。只要这些思想下公然攻讦皇帝，不攻讦他的家庭或公认的神祇，政府也就不限制思想或言论自由。但是等教授们及其元老院的保护人开始抨击苛政时，在哲学家与独裁政府之间便引起一场战争，直到有适应能力的皇帝在朝廷中与他们联合起来为止。当尼禄命令处死 Thrasea 时（公元 65 年），他也同时放逐了 Thrasea 的好友鲁夫斯（Musonius Rufus）——第一世纪时罗马最忠实与坚定的斯多噶哲学家。鲁夫斯给哲学下的定义，是探索正当的行为，并很认真地实践他的探求。尽管蓄妾在当时是合法的，但他仍加以抨击，并要求男人应具有和他们要求女人的相同的性道德标准。这位古代的托尔斯泰主义者（Tolstoian）说，性关系只在婚姻及生殖方面才是准许的。他相信两性的教育机会平等，欢迎女子去听他的讲学；但是他要求她们，要从教育及哲学中去寻求使她们成为完美女性的方法。¹³ 奴隶也参加他的讲授；其中之一——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则青出于蓝地使他的老师得到了光彩。尼禄死后，内战在罗马引燃时，鲁夫斯挺身走向进击的军队，向他们演说和平的福祉与战争的可怕。（Antonius）的部队嘲笑他，并恢复了他们的最后判决。将哲学家从罗马赶走的韦斯巴芗，虽然给了鲁夫斯例外的优遇，但他却保留了自己

的嫔妃。

第四节 塞内加

斯多噶哲学，在塞内加 (Lucius Annaeus Seneca) 的生命中发现了它最值得怀疑的表现方法，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最完美的措词。他约在公元前 4 年生于科都巴 (科尔多瓦) (Corduba)，不久即被带往罗马，在那儿接受了一切可能获得的教育。他从他父亲那儿吸收了修辞学，从 Attalus 那儿撷取了斯多噶哲学，从 Sotion 那儿学到了毕达哥拉斯哲学，实用政治学却得自他的姑父——在埃及的罗马总督。有一年的时间他试吃素食，然后又放弃了，不过在饮食方面始终保持节制；他在他的四周环境里是个百万富翁，但他的嗜好并不多。他的气喘及肺虚弱症相当严重，以致常想自杀。他当过律师，并于公元 33 年被选为会计官。两年后，他与 Pompeia Paulina 结了婚，与她共渡了一段相当长期和好的日子，直到逝世。

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后，他放弃了法律，耽溺在写作上。当 Cremutius Cordus 被小靴子 (卡利古拉) 迫逼自杀时 (公元 40 年)，塞内加为 Cordus 的女儿 Marcia 写了一篇悼文，那是修辞及哲学学校正规使用的形式。小靴子 (卡利古拉) 原想以傲慢的罪名把他处死，但是塞内加的朋友救了他，理由是：不管怎样他不久即会死于肺病。不久之后，克劳狄乌斯控告他与 Germanicus 的女儿 Julia 有染；元老院判他死罪，但是克劳狄乌斯把死刑减为放逐到科西嘉岛。这位哲学家在那座荒瘠的小岛上，在与奥维德的 Tomi 岛上同样原始的人民中，过了 8 年孤苦的日子 (公元 41 年至 49 年)。起初，他以真正斯多噶派的镇定来应付他的不幸，并以一封动人的慰问信写给 Helviam 去安慰他的母亲；然而，当艰苦的岁月滚滚逼至时，他的精神崩溃了，他以谦卑求恕的语气给克劳狄乌斯的秘书 Polybium 写了一篇陈情书。此举失败后，他只好用写悲剧来减轻他的痛苦。

这些奇特的作品 (其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雄辩之士)，目的可能是在供人研究而非用于舞台；我们没听说这些作品有任何一个被上演过；充其量，只有一些优异的插曲或出色的对话被谱成音乐，由丑角表演。这位温和的哲学家用暴力来使舞台具体化，仿佛他要在戏院中与血腥的竞技表演一较短长一样。尽管有这些大胆的努力，但由于思想家的成份太多，终究无法成为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他偏重观念而忽视人物，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表达思想、意见或讽刺的机会。他的戏剧中虽有一些佳句，但因其余的部分，可能会被人忘记。然而应该补充的是，很多的好批评家还没赞同这种判决。文艺复兴时代批评家中的首脑斯卡利杰 (Scaliger) 就认为塞内加优于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当古代文学的生命复苏时，在现代演说中能当作第一个剧本范式的，仍将是塞内加的作品，由于他的作品，才产生了古典形式与构成高乃依 (Corneille) 与拉辛 (Racine) 戏剧中所著称的统一，并支配了法国的舞台，直到 19 世纪。对这种影响感觉较少的英格兰，自从 Heywood 把塞内加的戏剧译成英文后 (公元 1559 年)，成了英国第一出悲剧的范本，并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留下了痕迹。

公元48年,年轻的 Agrippina 接替了 Messalina 对克劳狄乌斯和罗马的权力。她急于想把她那11岁的儿子尼禄变成一位亚历山大,于是寻找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而在科西嘉找到了他,她召回了塞内加在元老院的席次。他以5年的时间教养这位幼主,另外并以5年的工夫引领这位皇帝及国家。在这10年期间,他为尼禄的教化及斯多噶哲学写了种种注解——《论愤怒》、《论人生的短促》、《论灵魂的宁静》、《论仁慈》、《论幸福的人生》、《论圣贤的坚贞》、《论利益》、《论天道》等。这些正式的论文,并没把他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它们像他的戏剧一样,闪耀着警句与妙语的气氛;但是这些,一页接一页地继续进出,终于使读者厌乏,失去了它们的迷人之处。然而,塞内加的广大读者却时常读他的论文,严峻的昆体良¹³纵然对他那悦人的机智隽语不悦,尽管“甜言蜜语”(Sugar Plum)及“耀眼的美人斑”(glaring patches)会冒犯 Fronto 的典雅古风,但大众却不嫌厌;使人兴奋的是,这位富有的首相却像他的学生一样对他言谈恭顺,还竭力获得他的欢心。多少年来,塞内加一直是意大利杰出的作家、政治家和葡萄的种植者。

他显然充分地利用了他的职位及学识而从事投资,使他的世袭财产予以增值。如果我们相信卡修斯的话,就会知道他以极高的利润贷款给乡下人士,甚至当他把英国的款额突然收回4000万 sesterces 时,竟在当地引起恐慌及造反。¹⁴听说,他的财产增高到3亿 sesterces (约3000万美元)。¹⁵公元58年, Messalina 的一位控告者 (delator) 老友 Publius Suius 公开攻击这位首相为“伪君子、奸夫、放荡子;攻讦朝臣而从不离开宫廷;指摘奢侈,却又展示500张杉木及象牙餐桌;指责富有的人,但却用高利贷把各省的钱财都吸干了。”¹⁶塞内加像凯撒一样,当他可能被处以死刑时,有个辩驳的机会就满足了。在他的《论幸福的人生》一文中,他复述人们对他的控诉,他的答复是:圣贤并非必定贫穷;倘若财富来得清白,他就要;但是他必须要能够随时放弃它而没有深切的懊悔。¹⁷同时在他精美的家具中,他过着禁欲主义者的生活。他睡在一张挺硬的席子上,只喝白水,他吃得过分节省,以致死时因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¹⁸“过多的食物,”他写道:“足使智力迟钝;饮食超量,扼杀精神。”¹⁹人们对他性生活不检的指摘,在青年时期也许属实,但他却因对妻子的不渝柔情而名闻遐迩。事实上,他从未下过决心他究竟更喜爱哪一种——哲学还是权势、智慧还是享乐;他从不相信它们之间有什么互不相容之处。他承认,他是个极不完美的圣哲。“我坚持赞美的不是我日前所过的日子,而是我理应要过的生活。我保持着遥远的距离追随它,匍匐而行”²⁰——以我们而言,谁又不是这样的呢?他若不是真诚的说:“仁慈之心,无人能胜过国君或王子,”²¹他至少可以像鲍西亚 (Portia) 那样恰当地表达了他的情感。他指责格斗至死的搏斗方式,²²尼禄也禁止他们格斗。他以塔西佗所称的“那种表现智慧的美德”,²³折服了很多别人对他的批评。他对完美的要求,不像他身体力行得那样深。

我们已经看到,他把罗马帝国治理得不错,也知道因他宽恕尼禄最恶的罪行而使他的名声黯然失色,“让更多的大恶逝去吧,以便有力量去做小善。”²⁴他自感无颜,希望解除他在皇室的服务;他把罗马皇帝的宫殿形容为“一座禁闭奴隶的悲惨监狱。”他希望能尽毕生之力研究智识,避开权势的黑暗迷宫。兴之所至,他会常常把政治的烦恼放在一边。在16岁的时候,像一个渴望求知的青年一样,参加 Metronax 的哲学演讲。²⁵公元62年,在他66岁之时,他请求辞去在政府中日趋减小了的职位,但是尼禄不放他走。公元64年的大火灾之后,当尼禄要求全国捐赠重建罗马的捐献时,塞内加捐赠了他财产的大

部分。渐渐地，他从宫中退出的心愿得偿了；他住在他自己坎帕尼亚的别墅中之时间越来越多了，几乎希望以修道院一般的隐居，避开罗马皇帝的注意与监视。有一段时间，他为了怕食物中有毒，曾以野果及泉水度日为生。

就在这种缓慢的恐怖气氛之下，他完成了（公元63年至65年）他的自然之研究（*Quaestiones Naturales*），以及他作品中最可爱的“道德书札”。此系一些即兴的亲切随笔书信，寄给他的朋友 Lucilius —— 西西里的富裕总督、诗人、哲学家及坦诚的享乐主义者。在罗马的文学中，比这采取斯多噶哲学以适合百万富翁所需要的温文作品更为娱人的书，并不多见。非正式的论文从此开始，它将是普卢塔克（Plutarch）与卢奇安（Lucian）、蒙田（Montaigne）、与伏尔泰（Voltaire）、培根（Bacon）与艾迪生（Addison），以及斯特尔（Stelle）等人所偏爱的媒介。阅读这些文章作品，就像与一个开明、文雅而又宽厚，对文学、政治与哲学都达到最高造诣的罗马人互通款曲一样。它们是以伊壁鸠鲁的宽宏和柏拉图的魅力、说话的芝诺。塞内加因其体裁的粗疏（虽然如此，但仍不失为可爱的拉丁文。）向 Lucilius 致歉说：“对你而言，我希望我的作品，就像你和我促膝而坐或并肩而行时我的谈话一样。”^⑧他补充说：“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多数人，只是为你；我们彼此之间，任何一方都足以作为对方的听众”^⑨——虽然，毫无疑问的，这位老作家曾经希望，后代子孙会偷听他的谈话。他生动地描写了自己的气喘，而无丝毫自怜之状；他兴高采烈地将最后一小时的“喘息”称作“预习死亡的方法”。这时他虽已67岁，但只是生理上的年龄：“我的心灵坚强灵敏；它对我提出老年的问题，它说老年才是它的开花时期。”^⑩他庆幸的是，他终于有时间去读他已搁置很久的好书。显然地他是重读伊壁鸠鲁的著作，因为他常常而且热心地以名声狼藉的斯多噶主义者的姿态引述他的话。他被小靴子（卡利古拉）、尼禄、及其他成千人的过度的个人主义与恣意放纵骇得心惊胆战；他希望在道德成熟以前能对那些困扰的诱惑提供某种制衡的作用；他似乎曾决心用这位大师的嘴来驳正享乐主义者——尽管他们诋毁他的名字，不敢去了解他的学说。

哲学的第一课是，我们不可能事事聪明。在无限的空间中我们只是渺小的碎片，在永恒的时间中我们只是短暂的片刻；用那种叉状的原子来描述宇宙或者上帝，必定会使各星球快乐地震颤。因此，塞内加对于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应用贡献不大。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证实他是个一神论者、多神论者、泛神论者、唯物论者、柏拉图主义者、一元论者、与二元论者等。对他而言，上帝有时是个属人的神，他俯视一切，“爱护好人，”^⑪答应他们的祈祷，以神圣的慈悲帮助他们；^⑫在另一段文字中，上帝是一连串未知的因果关系中的“第一因”，最终的力量就是命运，“公允地执行人类与神界事物的一个不可改变的原因……，带领着心甘情愿的人，拖曳着满怀勉强的人。”^⑬只消一个似有若无的犹豫，便遮掩他心灵的观念：它是一种赋予肉体以生命的细小的物质呼吸；但它也是“一个神明客居在”人类的骨骼上。^⑭他满怀希望地谈到超越死亡的生命、知识与美德将达到完美之境；^⑮他再次把不朽称为“美梦”。^⑯说实在的，塞内加从未把这些事情想得透彻到成为一个首尾一贯的（或必然的）结论；他以一种小心的模棱谈到它们，宛如一个八面玲珑的政客。他对他父亲的修辞课程遵行得相当成功，并以使人无法抗拒的辩才表现出每一个观点。

同样的踌躇毁损也加惠了他的道德哲学。他过于自制，所以不够实际；过于宽大，所以自制不了。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不道德的人，耗尽体力，败坏心灵，使两者都无法满足；

贪婪及奢侈破坏了宁静与健康，权势只能使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兽类。一个人怎样才能免于这种可耻的困扰呢？

我今天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读到的是：“如果你要享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须作哲学的奴隶。”凡屈服于她的人，便可当下得到解脱……一度治愈了的身躯，常常再度罹病……但是心灵，一旦治愈之后，便一劳永逸。我要告诉你，我所指的健康是什么；只要心灵满足和自信；只要体察到人人都在祈求的那些事情，以及追求与遗赠的一切利益。幸福人生的关系皆属无关紧要……那末我就给你一个衡量你自己和你的发展的法则：有那么一天，当你了悟到成功者都是可悲的人物时，那时你将归于自主。”⁵¹

哲学是智慧的科学，而智慧的生活的艺术。快乐是目标，但德政（而非享乐）是道路。往日可笑的金科玉律，要受到经验的矫正与不断的澄清；结果，诚直、正义、自制及仁慈所带给我们的快乐要比追求享乐多。享乐是好事，但只在符合德性时才行；它不可能是智者追寻的目标；凡把享乐当作生命终极的人，都像一只无毫无选择的狗，人丢给它的每一块肉都衔而食之，整块地咽下去，然后，不但不知道品尝，反而目瞪口呆地张着嘴站在那里，热切地等待着更多的来。⁵²

但一个人怎样获得智慧呢？要每天磨练，不管进度如何平常，每天检点你的行为；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与智慧及德行较你为优者交往；以知识的圣贤做你无形的导师与法官。读贤哲之书，可使你得到助益；并不是哲学概论的大意说明，而是原著；“订下较高的希望，用摘要的方式撷取杰出人士的智慧。”⁵³“这些智者中的每一个人都会送给你更愉快、更专一的智慧，没有一个人会让你空手而返……把自己投入他们保护之下的人，是多么幸福、将有个多么高贵的晚年！”⁵⁴“读好书，读的次数要很多，而不是读很多书；进度要缓慢，不要贪多；“只有当好奇心与茫茫然受到阻遏时，精神才能成熟调合。”⁵⁵“一个井然有序的人，它的基本迹象就是置心于一处和周旋于一个团体中的能力。”⁵⁶“要避开群众，‘人在混处时较独处时易滋邪恶。倘若你不得不与众人共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收敛你的身心。’”⁵⁷

斯多噶哲学的最后一课是对于死亡的漠视与抉择。生命并不像功德的延续那样永远欢愉；生命中那段间歇性的狂热过去之后，安睡是好事。“还有什么比在和平刚开始就烦恼更卑贱的呢？”⁵⁸如果一个人觉得人生是痛苦的，且能在不严重地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予以抛弃的话，那末他就应该无拘无束地选择他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塞内加向 Lucilius 讲述自杀时，宛如他就是 Lucilius 的继承人：

这就是我们何以不能抱怨生命的一个理由，它并未使任何人违反他自己的意愿……为了减轻你的体重，你已把血管割裂。倘若你想刺穿你的心脏，裂开的伤口就没有必要；一枝刺络针便能开启自由之路，只消一枚刺针的代价就能买到宁静⁵⁹……无论你向何处望，都是烦恼的尽头。你看到那个危崖了吗？——那是通向自由的坡路。你看见那河流、那池沼，那海洋了吗？——自由就在它们的深处。⁶⁰……但是我说得太多了。如果一个人连一封信都结束不了，他又怎

能结束他的生命?⁸³……至于我自己,我亲爱的 Lucilius 啊,我已活得够久。我已经满足尽兴,我等待死亡。再见。⁸⁴

生命照他的话把他带走了。尼禄派了一名保民官,去调查他被控密谋拥立 Piso 为王的结果;塞内加答复说,他对政治已不再感到兴趣,唯求平静度日及参予一项“软弱且狂妄的立宪行为”的机会而已。保民官回报说:“他没有恐惧的征候,没有伤感的迹象……他的言谈和神情都显示出心境的安祥、凛然、与坚定。”尼禄说:“回去,叫他去死。”塔西佗说:“塞内加听到这个口信时,镇定而又自若。”他拥抱他的妻子,请求她以他生命的光荣与哲学的教训作为安慰。但是 Paulina 却拒绝后他而死;当他把他血管割破时,她也把她自己的血管割断。他召来一位秘书,口授了一封向罗马人民告别的信。他请求了一杯毒药,像苏格拉底那样的决心赴死。当医生把他放在温水浴中减轻痛苦时,他用水泼向距他最近的仆从说:“一杯奠酒,敬上救主 Jove。”经过不少痛楚后,他便逝去(公元 65 年)。医生在尼禄的命令之下强行把 Paulina 的手腕绑缚起来,为她止了血;她比她丈夫多活了几年,但她那死亡的苍白却使她永远记着她那坚忍的决心。

死亡荣耀了塞内加,使一代的人忘怀了他的态度和他那些前后矛盾的所在。他像所有斯多噶的学者一样低估了感觉与情感的力量和价值,夸大了理性的价值与可靠性,太过于信任同时生长善与恶两种花朵的大自然。然而,他使斯多噶主义人性化,把它贬抑到人可生活的范畴之内,将它造了一条通往基督教的广阔门户。他的悲观主义、他对当时失德的指摘、他之以德报怨的忠告、⁸⁵以及他的视死如归,⁸⁶足使 Tertullian 称他为“我们的塞内加”,⁸⁷并使奥古斯丁(Augustine)大喊,“一个基督徒比他的异教徒所说,究能多些什么?”⁸⁸他不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他至少请求要终止屠杀与淫逸,呼吁人们过纯朴高尚的生活,减少“仅为了生而尊贵或生而低下的名衔”所产生的公民、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差别。⁸⁹原是尼禄宫中一名奴隶的爱比克泰德,从他的教诫中获益最多。内尔瓦(Nerva)及图拉真多少曾受过他作品的影响,受他在良知与人道主义政治家风范的激励。从古代的末期直到中世纪,他一直受人欢迎;而当文艺复兴来到时,彼特拉克(Petrarch)曾把他与维吉尔并列一起,并在塞内加的散文上聚精会神地磨练他自己的作品。蒙田的内弟把他的作品译成法文,蒙田引述他的作品时,像塞内加引用伊壁鸠鲁的作品一样热衷。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把他的作品一读再读之后,⁹⁰成了美国的塞内加。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独创的思想;但这或许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哲学中,一切的真理都是古老的,只有错误才是创始的。尽管他有这些过失,他仍是罗马哲学家中之最伟大者,至少以他的书来说,他是人群中最睿智、最慈祥的人。除了西塞罗之外,他是历史上最可爱的伪君子。

第五节 罗马的科学

至此我们已经给塞内加太多的篇幅;然而我们对他还没谈完,因为他也是个科学家。

在他退休与去世之间那段丰富的日子里，他曾以《自然之研究》自娱，给雨、电、雪、风、慧星、彩虹、地震、河川、及泉水等寻求自然的解释。他在他的戏剧 *Medea* 一作中提出，在大西洋以外尚有另一个大陆存在的理论。⁸⁵他以相似的直觉凝望着浩瀚的星辰说：“在太空深处运行着的星球，从没被人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⁸⁶他又以高瞻远瞩的态度补充说：“我们的子孙将来要学好多，我们现在猜想不到的事情！——别人期待几百年后的事情，到那时我们的名字已被遗忘！……我们的后裔将对我们的愚昧无知感到惊讶。”⁸⁷我们也感到惊异。虽然说塞内加一直是口若悬河，但对亚里士多德及 Aratus 的补益却不多，反而从 Poseidonius 剽窃来的倒有不少。他相信占卜，却蔑视西塞罗，他陷入荒诞的哲学目的论，却憎恨卢克莱修，他在科学的每一个转折处灌输道德教训；他可以巧妙地把谈话题材从吃蚝转到奢华、从彗星转移到生物的退化。基督教教父（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就曾喜欢过这种气象学与道德论的混合物，并《使自然之研究》一著成为中世纪最为流行的科学教科书。

罗马还有几位具有科学头脑与兴趣的人物，如瓦罗（Varro）、阿古利巴、Pomponius Mela 和 Celsus 等人；但他们很少超出地理、园艺、及医学范围之外。至于其余各项，科学本身还没与魔术、迷信、神学与哲学分离；它是东拼西凑的观察与传说所组成，很少对事实作新的探索，至于实验，更是少之又少。天文学仍停留在巴比伦及希腊所传下的状况。计算时间依旧用水钟及日规，或者是奥古斯都窃自埃及设置在战神校场的巨型方形尖塔，其阴影落在有铜板刻纹的铺石地上，指出小时及季节两者。⁸⁸白昼及黑夜则因日出日落而有不同的分划；每天有 12 小时，如此在夏季白昼的一个小时要比冬天长些，夏季夜晚的小时则比冬天的夜晚短些。天文学几乎被普遍地接受。普林尼在他的时代（公元 70 年）就曾指出，无论学者与卑夫全都相信：每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他降生时的星宿。⁸⁹他们煞有介事地讨论，植物的生长或者是动物的求偶季节取决于太阳；* 人类体质与道德的素质，也受太阳支配的气候因素所影响，个人的性格与命运也像这些一般现象一样，是尚未充分了解的天体状态所造成的结果，只有后世柏拉图学苑的怀疑论者（他们拒斥天文的强不知以为知）及基督徒（他们讥讽天文学为盲目的偶像崇拜）才排斥天文学。地理学，因为航海的缘故而有较为切实的研究。Pomponius Mela（公元 43 年）印行了地图，图上的地球表面划分成一个中央热带及南温带与北温带。罗马的地理学家，知道有欧洲、西南亚与南亚、及北非；至于其余各地，他们只有模糊的概念及迷人的传说。西班牙和非洲的船长们到过葡属的西非马得拉群岛与西属加那利群岛，⁹⁰但没有哥伦布之士起而尝试塞内加的梦想。

意大利科学中最深刻、热心、非科学的产物就是老普林尼（Caius Plinius Secundus）的《博物学》（*Historia Naturalis*，公元 77 年）。虽然几乎终生为作军人、律师、旅行家、管理人、及西罗马舰队的首脑而忙碌，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关演说、文法及标枪的论文，一部罗马史、一部罗马在德国的战史，以及在洪水后唯一幸存的 37 册《博物学》等论著。他在 55 年之中如何完成这一切作品，在他侄子的一封信中有所说明：

他有敏捷的领悟能力，令人难以置信的热心，及无与伦比的不眠精力。他

* 今日仍有许多农人依照月亮的种种转变情况去播种。

在午夜或凌晨一时起床，从未迟于早晨两点以后，起床后便开始他的文学著作……他通常在天亮以前等候韦斯巴芗，后者似乎选在那个时候办理业务。当他完成了罗马皇帝付托他的事情之后，他送家回到自己的书房。中午，一段短暂的进膳时间后……他常常在夏季的阳光中休息；但在那段时间里，他听其他作家读给他听，同时他摘录要点和笔记……像他自己的方法一样，无论读什么都这样……此后他通常来一个冷水浴，喝少许饮料，休憩片刻。然后，宛如新的一天开始，他恢复研读直到晚饭，再把一本书读给他听时，他再摘记……这就是他在城镇的嘈杂与匆忙中的生活方式。但在乡下，他的全部时间都专注在读书上，除非他真正地泡在水里；别人为他擦揉及揩拭的整个过程中，他都从事于听别人读书给他，或授听写。在他的旅途中，有个速记员总是在他的马车中或座轿里随侍身侧……有一次，他因为我步行责骂我：“你无需浪费那几个钟头，”他说，因为他认为所有没用于读书的时间都是浪费掉了。⁶⁸

他的书经过了相当的剪裁，成了一部个人的百科全书，概述出他那时代的科学及谬误。他说“我的宗旨是把全球已知存在的每一件事都做一般的说明。”⁶⁹他讨论到2万个项目，且因省略了另一些而致歉；他参考了473位作家的著作达200册，以古文献中少有的公正态度，坦然将他的成绩归功于各部分的原作者，他在文中指出，他发现有不少作家，逐字抄写他们前辈的作品而不注明出处。他的格调呆板、即使有时华美，但我们自然无法指望百科全书有迷人的韵味。

老普林尼是从排斥神开始；他认为，那些神只是自然现象，或是星球、或是祭典，而加以拟人化及视为神明罢了。唯一的神明是大自然，也就是自然力的总和；这位神对尘俗之事显然不予特别的关注。⁷⁰普林尼婉拒测量宇宙。他的天文学是一堆荒唐的东西（例如“在屋大维与安东尼的战争中，日色无光几达1年之久”）⁷¹但他却记下了极光之神（aurora borealis），⁷²且以约与现代相近的精确度说出了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周期各为2年、12年、及30年，并论证到地球的球形问题。⁷³他提到在他那时代从地中海突出的岛屿时，他的推测是：西西里和意大利、维奥提亚及埃维亚、塞浦路斯与叙利亚等，都是由海洋的耐性逐渐分离而成。⁷⁴他在谈到辛勤劳瘁地开采稀有金属时感到遗憾地说：“千万只手磨破了，只为装饰那么一个小小的指节。”⁷⁵他希望，但愿人间从未发现铁，因为它使战争更可怕：“仿佛要更快速一点为人类带来死亡一样，我们使铁如虎添翼，教它飞行。”⁷⁶——这是指铁箭装上羽毛，帮助它们保持方向而言。继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之后，他在anthracitis（无烟煤）一词之下提到一种“可燃的石头”，⁷⁷但对于煤并未多谈。他说到希腊人称为asbestinon（石棉）的“一种不易燃烧的亚麻，用以保存帝王的尸体。”⁷⁸他描述或列出很多动物，赞扬它们的伶俐，并教我们预定它们的性别之法：“如果你想要雌性的，就让母兽在交配时面向北方。”⁷⁹他在医学方面著有12本奇书——也就是说，论述各种矿物及植物方面的治疗价值。第20至25册是一套罗马植物志，那是中世纪传下来形成现代医学的最初植物知识。他提出各种治疗方法，从中毒、口臭⁸⁰及至“脖子疼”，无不具备；⁸¹他提供“促进性欲的刺激剂”，⁸²警告妇女勿在性交之后打喷嚏，以免当场流产。⁸³他劝人说，性交使身体疲乏、耳音嘎哑、腰酸背痛、目光无神、心情忧郁、并使人“精神涣散”；⁸⁴这是与贝克莱（Berkeley）主教的沥青水相颉颃的万灵妙药。

在这些无稽之谈中间，出现了许多有用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古代的工业、礼仪、或药物方面的东西；还有有趣的隔代遗传、石油、与出生后的变性等。“Mucianus 告诉我们，有一次他曾在阿尔戈斯（Argos）看到一个人，此人原名 Arescusa，后来易名为 Arescon；此人原先嫁给一个男人为妻，但不久之后他长了胡须，并发展出其他男性特征，并以此娶了妻子。”^⑧有价值的暗示随处可见；例如，希姆莱（Himly）（公元 1800 年）于研究 Jusquiamus 及莨菪对瞳孔的作用时，即先研读普林尼^⑨关于在白内障手术前使用 anagallis 汁那段话。^⑩在绘书及雕刻方面，有些珍贵的章节，成为我们古代艺术上最古老而重要的史料。

普林尼对博物学并不以为满足；他也想作一位哲学家；他把他对人类的论断分散在整个作品中。他认为，动物的生活比人的生活更好些，因为“他们从不妄想荣耀、金钱、野心、或死亡”；^⑪它们学东西而无需有人教，且永远不必穿衣服；它们不会跟它们的同类同种作战。“金钱的发明是人类幸福的致命打击；它的存在有了利润的产生，靠了它，有人能坐吃闲饭，有的人却要靠劳力工作”。^⑫因此，身在外地的大地主所拥有的广大田产日渐增加，牧野代替了荒芜的可耕地。以普林尼的估计而言，人生的痛苦多于快乐，死亡就是我们至高无上的恩典。^⑬人死之后，一无所有。^⑭

《博物学》一书，是代表罗马人愚昧的永久纪念碑。普林尼把迷信、预兆、恋爱符、及魔术治病等，像任何别的事情一样勤勉地搜集起来，显然的，他对其中大部分都相信。他以为，一个人，特别是吃斋的人，能够把口水吐到蛇嘴中而使蛇致死。^⑮“在 Lusitania 地方，雌马是靠西风而受孕，这是尽人皆知的事”^⑯——这是雪莱（Shelley）的《颂歌》中所遗漏的一点。普林尼谴责魔术；但他告知我们说：“接近经期的妇女，必定使人意志混乱，她摸过的种子不会结实；她在果树下所坐过的树，果实将从树上掉下来。只消她瞥视一眼，足使钢铁的刃变钝，使象牙失去光泽；如果她的目光落在一大群蜜蜂上，它们会立刻暴毙。”^⑰普林尼驳斥天文学，后来反而又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源于太阳及月亮活动的“预兆”。^⑱“在 M. Acilius 任执政官时，其他时候也很常见，天上降乳及血。”^⑲当我们回想到，这本书（及塞内加的那本《自然之研究》）及是罗马自然科学对中世纪的主要遗产，并把它们与 400 年前亚里士多德及泰奥弗拉斯托斯相关的作品和性质作一比较时，我们便开始感觉到一个垂死文化的慢性悲剧。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但他们却丧失了他们遗产中最为珍贵的部分。

第六节 罗马医学

他们在医学上有较好的表现。医药科学，也是他们从希腊借来，但他们把它制订得较好，并恰当地运用在个人及公共卫生上。罗马几乎受沼泽地带包围着，易受恶毒的水患侵害，所以对公共卫生有特殊的需要。我们听说，约在公元前第 3 世纪时罗马曾有疟疾，疟蚊在蓬蒂内的沼地寄生。^⑳随着奢侈的日增，痛风因而蔓延；小普林尼告诉我们，他的朋友鲁弗斯在从 33 岁到 67 岁自杀前时，一直受它折磨，只比“那个盗匪多米提安”多

活一天而已。^⑧在罗马讽刺文作家们的笔下，有些地方表示出公元第一世纪时曾有性病的出现。^⑨于公元前 23 年，公元 65 年，79 年及 166 年，意大利中部均曾发生传染病的大流行。

古代的人，是用魔术和祈祷来对付疾病和瘟疫；即使是现在，他们仍请求怀疑但却谦和的韦斯巴芗用他的唾液来治疗他们的盲症，触摸他的脚来治他们的跛足。^⑩他们抱病带着许愿物前往医神 Aesculapius 及智慧女神 Minerva 的庙去还愿，不少的人都抱了感激治愈的心情留下他们的献礼。但在公元前 1 世纪时，他们求诸世俗（非宗教）的医药者愈来愈多。那时还没有行医用药的法律规章；鞋匠、理发师、木匠，随心所欲地、把医学加入他们的行业中，兼以魔术为之辅助，混合调配，广为招徕，出售自制的药品。^⑪当时照例也有冷言热语和抱怨。普林尼即连续用加图的咒语骂希腊医生，因为他们“引诱我们的妻子，给我们毒药吃以自肥，在我们的痛苦上学习，拿我们的生命做实验。”^⑫佩特罗尼乌斯、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亦参加了此种攻击；一个世纪以后，卢奇安刻薄地批评那些低能的开业医生，他们把他们的无能隐藏在仪器的优点之上。^⑬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医学在亚历山大城、Cos、Tralles、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Ephesus）和帕加马等地有极大的进步；从这些中心，产生了一些希腊医生，他们大大提高了罗马的医术水准，使凯撒让此行在罗马成为有投票权的职业，奥古斯都免除它的税捐。Prusa 的 Asclepiades 赢得了凯撒、克拉苏（Crassus）及安东尼的友谊。他宣称，心脏的功能是在体内抽送血液及空气；他开药方或开急性泻药的机会极少，达成了用水疗（沐浴、热敷、及灌肠）、按摩、日光浴、运动（步行、骑马）、节食、素食，及戒肉食等惊人的治疗方法。他因治疗疟疾、喉部开刀手术、及对疯人的人道管理而驰名。^⑭他收了一些学生，带着其中的部分随他外出应诊。他死后，他的学生设立了一所学院，（Collegia）并在 Esquiline 自建了一所集会处，名叫“医学会”（Schola Medicorum）。

在韦斯巴芗当政之时，学堂（Auditoria）开办了医学教育，合格的教授由国家付薪。教授用的语言是希腊语，一如现在的处方用拉丁文一样，因此之故；对使用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都能了解。从这些国立和学校中毕业的人，可以得到“国家医生”的头衔，而到了韦斯巴芗之后，他们可以单独在罗马合法地行医。^⑮Aquilia 法监督全国医生，使他们负责疏忽之责；若有医生因疏忽或过失致人于死时，则受到 Cornelia 法的严厉惩罚。^⑯庸医继续存在，不过良医日益增加。接生婆把大多数的罗马人带到世界上来，大多数这种妇女都受过良好的训练。^⑰约在公元 100 年左右，军医达到了古代医学的顶峰；每一军团（3000 至 6000 人）有 24 名外科医生，急救与野战救护勤务有良好的编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露营地区都设有医院。^⑱私立医院系由医生开设；中世纪的公立医院，就是从这些演化而来。医生由国家任命及支薪，对贫民施以免费治疗。^⑲富人则自己拥有医生，待遇优厚的主治医师（Chief healer）则照顾皇帝、皇室的家庭、仆从、以及副官。有时家庭与医师订约，定期检查他们的健康与疾病；在这种方式之下，Quintus Stertinius 每一年要赚 60 万 sesterces。^⑳外科医生 Alcon，曾被克劳狄乌斯罚 1000 万 sesterces，但不数年的收入就付清了。^㉑

医学这个职业此时已达到高度专业化的程度。计有尿道学家、妇科学家、产科及眼科等科医生、眼及耳科专家、兽医、牙医等。罗马人能做成金牙、有线的牙、假牙、装假牙的架子，及假牙床等。^㉒女医生也为数不少；其中有些人著有堕胎指南——堕胎，是

名女人与娼妓等普遍的事。外科医生做更深入而专精的区分，很少人从事一般医疗。曼德拉草汁（Mandragora juice）或阿托品（atropin）被用为麻醉剂。^⑩在庞贝废墟中，已发现了两百多种不同的外科仪器。解剖是非合法的，但往往以检查受伤或垂死的斗士作为代替。水疗法属于常事；广大的公众浴场（thermae）就有几分像是水疗机构。马赛（Marseilles）的 Charmis，即因以冷水浴治病而发财。肺病患者则被送到埃及或北非去。硫磺被当做一种皮肤病的特效药，并于传染病后熏蒸房屋，作为消毒。^⑪药品是最后一项，但却是常用的方法。医生制药的方法多秘而不宣，但为它们大事宣扬，借以说服患者花钱去卖。^⑫消炎药身价颇高；蜥蜴的腐肉可用为泻药，人类的内脏有时开成药方，Antonius Musa 主张用狗的粪便来治疗咽喉炎，盖仑（Galen）却使用男孩的粪便治疗喉咙肿胀。^⑬为了补偿以上各种方法的不足，一位乐观的庸医，无论治什么病几乎都用酒。^⑭

此一时代中唯一知名的医学作家是一位罗马人，并且还不是一名医生。Aurelius Cornelius Celsus 是一位贵族，约在公元 30 年时，他在研究战争、农业、辩术、法律、哲学、及医药之余，编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名叫 De Artibus 其中只有医药部分 De Medicina 留传下来。这是从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到盖仑之间 6 个世纪传诸后世的最伟大的医学作品；另外使它杰出的原因是用相当纯而古典的拉丁文写成，因而 Celsus 授与它的名号是 Cicero medicorum。他把希腊文的医学名词翻译成拉丁文专有名词，至今仍独霸医学界。第六部书所表现的内容，是相当可观的古代性病知识。第七部，对外科方法有明晰的说明；它包括了外科缝合线最早的著名记载，对扁桃腺切除术、膀胱结石侧而割治术、整形外科、及白内障开刀等都有记述。结合起来，这是罗马科学文献中最完善的成就，并使我们知道，假若普林尼没加以保留，我们对罗马的科学就会有更好的评价。可惜的是，学者们的结论认为：Celsus 的论著大部分都是希腊原文的编纂或释义。^⑮在中世纪散失的这部著述，是在希波克拉底或盖仑以前印行的。在第 15 世纪时重被发现，对现代医学重建的刺激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七节 昆体良

当韦斯巴芗在罗马设立修辞学的国立教席一职时，他派给了一个生于西班牙的人——像白银时代许多作家一样。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是在公元 35 年（？）生于 Calagurris。他到罗马去学修辞。并在罗马开设修辞学校。学校中知名的几位学生有塔西佗及小普林尼等人。尤维纳利斯形容他年轻时的仪表为：英俊、高贵、聪明、教养好、声音及表达能力优异，有元老院议员的风范。他在老年时退休，把《演说训练》（Institutio Oratoria，公元 96 年）以古典的体裁写出，以指引他的儿子。

我想，这部作品将是我给我儿子的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他的才能是如此杰出，所以需要父亲做最热切的培养……我不分昼夜地追求这个计划，加速它的完成，惟恐死亡使我未完成的大事中辍。不幸的事如此突然震撼了我，不料

现在我辛勤的结晶，除了我自己以外谁都不感兴趣……我已经丧失了当初以最高期望塑造他，我原用以安慰我之余年的一切希望都依赖他身上了。^⑩

他的妻子在19岁时去世，给他留下两个儿子；其中之一5岁即已夭折，“有如夺走了我的双目之一”；而今另一个也去了，抛下了这位老先生“比我一切最亲近、最亲爱的人多虚度几年。”

他对修辞学下的定义是能言善道的科学。演说家的训练应该在出生前开始：最好他应该出身于教养良好的家系，这样他才能从潜移默化中得到正确的言谈和良好的礼仪；只有一代不可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绅士。未来的演说家应该研究音乐，使他懂得音乐的和谐；应该学舞蹈，使他的姿态优雅而有韵味；应该学戏剧，用姿态和动作使他的辨才富于活力；学健身术，以使他保持健康和体力；学文学，以构成他的风格，训练他的记忆，装备各种伟大的思想；学科学，使他对自然有些了解；学哲学，以便在理性的要求下与智者的教诫下塑造他的性格。一切准备都有了，但是若没有虔诚的行为及高贵的精神以产生演说时那种无可抗拒的诚心，仍然毫无裨益。然后，学生必须要尽量多写，并且要用最大的细心。这是一项艰苦的训练，昆体良说：“我深信，在我的读者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计算它的金钱价值。”^⑪

雄辩的本身具有五个方面：观念、组织、格调、记忆及表达。选好了题材，清晰地想出宗旨之后，让雄辩者从观察、询问、及阅读中去搜集资料，然后以合乎逻辑及心理学的要求予以安排——以使它的每一部分都各得其所，像几何学一样自然地逐次引伸下去。^⑫一个组织严谨的演说包括前言、命题、证明、反驳、及结论。只有需要完全记忆时，讲辞才应该写出来；否则，书面资料的零碎记忆会阻碍或混淆临时组成的体裁。倘若是书面的，就必须要小心。“如果写得快，就永远无法写好；先要写得好，不久就能写得快”；要避免“时下作家群中视为时髦的听写懒习。”^⑬“清晰是第一要件，然后是简洁、华丽、及有力”。严格地予以反复改正：

删节之重要不亚于写作。修掉夸张的部分，把平凡的地方提高，紊乱的地方重新安排，把生硬的语言加上节奏，太过于果断的地方要修改……改正的最佳方法是把写好的东西搁置一段时间，如此我们再看到它时就可能有耳目一新之感，就如它是另一个人的作品一样，如此，我们便不致把自己的作品像对待初生婴儿一样地情感用事。^⑭

表达一如作曲，应该触动情绪，但却要避免华丽面过多的手势。“使我们的演说流畅的，是感觉及想象力，”但是“举手大叫狂呼、气喘吁吁、摇头摆尾、双手合击、拍腿、捶胸、打前额，你会直接进入你听众中较低下者的印象中。”^⑮

除了这些宝贵的意见之外，昆体良在他第十二部书中又加入了自古相传的最佳文学批评。他热心地论到古人与今人之间的古今战争，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令人置疑的事实。像Fronto一样，他不希望返回加图及Ennius时的粗陋单纯，但尤有进者，他要避开塞内加“耽于情欲及感染的”影响；他偏爱西塞罗的刚健而又优美的讲辞，以之作为学生的模范，西塞罗实是一位胜过希腊人的罗马人。^⑯昆体良自己的风格往往具有教师的味道，为定

义、分类、及区别所粘滞，只有在斥责塞内加时才振振有词；但那也是一种有力的风格，他的威严时常点燃起人性与机智的特性。在善意的文字后面，我们总可感受到他那宁静的善良；读他的作品，对道德有刺激的作用。也许有幸能亲聆他训诫的罗马人从而做了一些道德的革新工作，这种革新胜过了任何文学上的异彩，抬高了小普林尼和塔西佗时代的尊贵地位。

第八节 斯塔提乌斯与马提雅尔

我们还剩下最后两位诗人，他们属于同一时代，追求同一个君王的宠爱与保护，但却彼此互未提及：一个是帝国罗马史上最纯正的诗人，另一个则是最粗劣的诗人。斯塔提乌斯 (Publius Papinius Statius) 是那不勒斯的 (Neapolitan) 一位诗人兼文学家之子；他的环境及教育所给予他的，除了金钱与天才之外，样样都有。他讲数目字时含混不清，他即与而吟的诗作震惊了茶楼酒馆，他根据七强对底比斯之战 (War of the Seven against Thebes) 写了一首叫做 Thebaid 的叙事诗。今天我们不能读这种作品，因为它的进展皆为死了的神仙所阻滞，通畅的诗句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催眠力 (virtus dormitiva)。但他当时的人却喜欢它；群众聚集在一起，在那那不勒斯的一家戏院内聆听他的朗诵；他们了解他那神话式的结构，欢迎他情感的细腻，觉得他的诗句在舌头上轻快地滚动着。Alban 诗歌竞赛时的评判员，颁给他第一奖；富人与他为友，帮助他防止贫穷；^⑩多米提安亲自在 Flavin 家中请他晚宴，斯塔提乌斯报答他的方法是把宫廷描述成天堂，把这位皇帝比喻为神。

他把最令人兴奋的诗 *Silvae* 题赠给多米提安及其他赞助人，给他的父亲与朋友，那是用轻松愉快的诗句写成的朴实的田园诗和颂词。然而在 Capitoline 的竞赛会中，另一位诗人赢得了殊荣，斯塔提乌斯的星运在多变的罗马衰微了，他劝服心有不甘的妻子返回他的童年故居。在那那不勒斯，他开始写另一部叙事诗 *Achilleid*；后来突然间他于公元 96 年去世，死时仍是一位 35 岁的青年。他不是一名伟大的诗人；但是他在过于尖刻的文学作品中及史无前例地腐化与粗鄙的社会里，奏出了一个受人欢迎的亲切与温柔的音符。要是他也像马提雅尔一样淫猥的话，他也会跟他同样著名。

马提雅尔 (Marcus Valerius Martials) 是在公元 40 年生于西班牙的 Bilbilis。24 岁时他到罗马，获得了卢卡及塞内加的友情。昆体良劝他学法律以谋生，但马提雅尔却宁愿饿死也要学诗。他的朋友们在 Piso 叛谋中突然被扫除，于是他迫不得已卖诗度日，凡是给他一餐饭吃的富人，他就把一篇短诗给他。他住在一个二楼的阁楼里，可能是只身一个；因为尽管他为他称为是他妻子的人撰写了两首诗，但它们极为鄙秽，所以“她”这个人一定是他虚构的人，或是个鸨母。^⑪

他的诗 (他让我们知道)，整个的罗马帝国都读，即使是平定东西罗马的哥特人 (the Goths) 也读；他听说他自己几乎像赛马一样家喻户晓时，感到非常欣喜；但当他眼瞧着他的出版商因出售他的书致富而自己却无所获时，颇感烦恼。他在一首诗中降格地暗示

他急需一件外袍；皇帝的一位富有的自由民 Parthenius 就送给了他一件；他用两节诗以为答谢，一节是赞美袍子的新，另一节表明它的便宜，不值一文。他适时找到了一些更慷慨的保护人；其中有一个送给他在诺门坦（Nomentum）的一小块农地，不管怎样，他筹到了款就在奎里奈（罗马七山之一）（Quirinal）山麓设置一个简单的家。接二连三地，他变成了富人的“食客”或常客，在早晨谒见他们，偶尔地得到礼物；但他对自己的情况感到羞愧、悲叹，他没有勇气安于贫穷，借贫穷而自由。^⑭他对不起贫穷的代价，因为他必须要跟那些能买他诗的人混在一起才行。他对多米提安大加歌颂，他说，如果主神朱庇特和多米提安同日邀请他参加晚宴的话，他一定回绝主神的邀请；但这位罗马皇帝却偏偏邀请了斯塔提乌斯。马提雅尔妒嫉这位比他年轻的诗人，因而转弯抹角地说，一首活生生的警句短诗，比一首死板板的叙事诗值钱。^⑮

警句妙语的短诗，迄今仍是对任何当前事件而作的绮想作品，有时是一种献辞，一种恭维，一种墓志铭；马提雅尔把它锤炼成为更短简、更锋利的形式，加上讥讽的刺。当我们有几口气的短暂时间读完他这些 1561 首短诗时，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间，以 12 本书发行的，读者却只想将它们当作主菜前的开胃小菜，一样略加品尝，而不把它当作一餐持久的大宴。而今看来，其中大多是琐屑了些；它们的暗讽是地方性的、暂时性的、太具时间性，不能持久。马提雅尔并不把它们看得很认真；他也同意，坏的多于好的，但他不得不凑足一卷。^⑯他是作诗法的大师，知道诗歌这方面的韵脚和技巧；但是他像他散文贵族佩特罗尼乌斯一样，骄傲地避免了修辞学。他对产生他那时代文学的神话内容毫不在意；他对真王的男女及他们相关的生活感到兴趣，且津津有味或痛恨地描写他们。他说：“我的作品有人的味道。”^⑰他能“描下”某些拘泥的贵族或尖刻的百万富翁，某些傲慢的律师或著名的雄辩家；但是他更喜欢谈论理发师、补鞋匠、小贩、骑士、特技师、拍卖人、毒害者、堕落者、及妓女。他描写的景象不是古代的希腊，而是浴室、剧院、街头、马戏团、家庭、及罗马的住宅等。他是无名小卒心目中的桂冠诗人。

他对金钱的兴趣甚于爱情，并时常把后者看成一种性别。他的作品略带感伤，他极温和地提到一个朋友孩子的死去；但他的书中没有华丽的词藻，甚至连贵人的愤怒都没有。他唱出恶味的连祷，并补充说：“在这些所有臭味之中，我最喜欢你的，巴萨（Bassa）。”^⑱他描写其中一位女士说：

加拉（Galla），你那一束长发自远方。你把皓齿搁置一旁，一如你放起你的丝裳；你在一个木盒中躲藏静卧，你的脸与你分离而眠；你用晨间的眼眉丢个眼色。为了你那陈腐的尸体，尊敬之心感动不了你，而今你可出把尸体看成你的祖先之一了。^⑲

他用没有男子气概的报复态度，写出曾拒绝他的那些女人，以清道夫的细致，把他讽刺诗的污泥丢向她们。他的情诗是写给男孩子们的；他对“你的香吻，残酷的小伙子。”的芳香欣喜若狂。^⑳他的情诗之一，产生了英文中著名的一个对名：

我不爱你，Sabidius，我说不出理由；

我只能说的是——我很讨厌你。*

Hoc tantum possum dicere, non amote^⑩

的确，马提雅尔不喜欢的人很多。他描写他们时，是用只见之于现在最秘密的公共墙壁上明显的化名和语言。^⑨他总是谤诽他的对头，一如斯塔提乌斯始终称赞他的朋友一样。有些受他诽谤的人，便以他的名义出版一些比他自己的诗更猥亵的作品，以表示对他的报复，或者功讦那些马提雅尔曲意讨好的人。从这些技巧上完善的讽刺短诗中，我们可以整理成一本完全是《酒吧间尿道学》(Barroom Urology) 的字汇书。

但是马提雅尔的猥亵对他自己而言毫不觉得难过。他与他那时代的人共同分享它，绝不怀疑，即使是皇宫深闺中的高贵仕女都会喜欢他的诗。“Lucretia 觉得面红耳赤，把我的书放在一边，但那是因为 Brutus 在场。等 Brutus 走开，她会读的。”^⑩那时的诗准许猥亵，只要韵脚及措辞正确就行。有时马提雅尔吹嘘他的淫荡；“在我的作品中，没有一页不是满纸荒唐言。”^⑪大多时候，他有点不好意思，并请求我们相信，他的生活要比他的诗纯洁清白。

最后，他厌倦了以奉承与攻讦求食的公伎俩；他开始渴望一种较为宁静、健全有益的生活，并渴念他的西班牙故园。这时他已 57 岁，两鬓花白，满脸胡须，他告诉我们，他显得格外黝黑，无论是谁，一眼就看出他是在 Tagus 附近出生的人。他为小普林尼赠上一首诗的花束，他得到的回报是一笔使他到 Bilbilis 去的路费。这个小镇欢迎他，因为他的名声而原谅了他的道德缺憾；他在小镇上找到了比较单纯，但比罗马那些人更慷慨的赞助人。有一位慈善的妇女赠给他一栋中等的别墅，他在别墅里度过他的余年。公元 101 年时，普林尼这样写着：“我刚刚才听到马提雅尔的死讯。这个消息使我深为痛楚。他是一个有机智的人，尖刻讽刺，他在诗中把盐和蜂蜜混合在一起，更多的是，加上了他的坦直。”^⑫如果普林尼都喜欢他，这个人一定具有某种内在的美德。

* 原文为 Non amo te, Sabidi, nec possum dicere quare;

第五章 成长中的罗马

(公元 14——96 年)

第一节 播种者

古罗马的农艺，属于白银时代 (the Silver Age) ——即 Junius Columella 所写的“庄稼人” (公元 65 年)。像昆体良、马提雅尔和塞内加一样，他来自西班牙；他曾在意大利开垦了几处田庄，然后退休住在罗马的一个寓所之中。他发觉，最好的土地已被别墅及富豪们的庭园所占据；次佳土地，则作了橄榄果园及葡萄园；留下来耕种的，只是最差的土地了。“我们已经把土地的耕作让给我们最低下的奴仆，他们却像野蛮人一样处置那些土地。”他认为，意大利的自由人，本应该在土地上工作的，借以磨励自己，但他们却在城市中退化：“我们把双手用在马戏班和剧院里，而非用在农作和葡萄园中。”Columella 喜欢土地。他感到，在大地上的有形文化，比城市里的文明教化更为健康；务农是“智慧的血亲” (consanguinea sapientiae)。为要把人们引回到田野上去，他用洗炼的拉丁文润饰他的题材。当他谈到花圃和花卉时，他便沉浸在热情的诗句中。

就在此一时期，自然主义者普林尼发表了他那首早熟的铭句：“广大的农田毁灭了意大利” (latifundia perdidere Italiam)，塞内加、卢卡、佩特罗尼乌斯、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也产生了类似的判断。塞内加把牧场形容得比那些脚镣互连的奴隶所开垦的王国还要广阔；Columella 说，有些田产，大得使他们的主人骑着马都永远也走不遍。^①普林尼提到的一座田庄，有 4117 个奴隶，7200 头牛，25.7 万余其他的动物。^②由格拉克兄弟、凯撒和奥古斯都所作的土地分配，固然已经增多了小地主的数量。但其中有许多土地都在战时放弃，被富人购买。当罗马的帝政消灭了各省份的掠夺事件时，许多贵族的财富便都流入了大农场。大地主领地之所以扩展，是因为蓄养牛只、生产油类和酒所获得的利润多于谷物和蔬菜；获利更多的原因，是发现经营牧场所需要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只在单一的管理之下。到了耶稣降生的第 1 个世纪末期，上述这些优点已被奴隶费用的提高以及奴隶迟滞怠惰的工作所抵销。^③长期的转变，开始从奴隶制度变为农奴制度。由于和平的到来而减少了战俘们流为奴役的数量，一些大地主便不再用奴隶经营田地，反把田产分成小份，租给自由佃农 (Coloni, Cultivators)，佃农则付出佃租及劳力。大多数属于政府的所有地 (ager publicus)，现在多用这种方式工作。小普林尼的广大财产也是如此，他把他的佃农形容为：健康、强壮、性情好、健谈的农人——正如我们当今在意大利所看到的一样，经一切变化之后，依然如故。

耕种的方式和工具，主要是仍沿袭几百年前的方式。犁、铲、铁、锄、草耙、镰刀和耙子等，保存了他们的耕作方式几乎达 3000 年而未改变。水或兽类转动的磨子碾着玉米。螺旋抽水机或水车，把水从矿场中抽出来，或送入灌溉沟渠中去。农作的轮种，保护了土壤。施肥、田中的紫花苜蓿、马草、黑麦与豆子，使土壤更肥。^④种子的选择，有了高度发展。在巧妙的照料之下，使坎帕尼亚（Campagna）及波河河谷的沃土，一年能有三、四次的收获；^⑤就以紫花苜蓿的种植而言，每年可收割 4 至 6 次达十年之久。^⑥除了欧洲最稀有的蔬菜之外，什么都种，有些是保存在暖室里，以备各季出售。各种果树和坚果树，样样都多，因为罗马的大将与商人、外国商人与奴隶、曾带来了很多的新品种：波斯的桃子、亚美尼亚的杏子，Pontic Cerasus 的樱桃，叙利亚的葡萄，大马士革的李子，小亚细亚的梅子和榛子，希腊的胡桃，非洲的橄榄和无花果……聪明的树艺家，把胡桃接枝在杨梅树上，把梅子又接枝在法国梧桐上，把樱桃接枝在榆树上，普林尼列举了 29 种不同的种在意大利的无花果树。^⑦“由于我们农人的兴趣，”Columella 说：“意大利已经学会了种植几乎全世界的水果。”^⑧同样，又把这些艺术传入西方及北欧。我们丰美的食物，有着广大的地区和长远的历史背景，我们所吃的每一种食品，说不定都是我们在东方和古代遗产的一部分。

橄榄果园固然很多，而葡萄园更到处都是，在山坡上造成了美丽的梯形。意大利出产 50 种名酒，单是罗马一地，每年就饮 2500 万加仑——每一个男人、女人、孩童、奴隶或自由人平均每一星期饮 2 夸脱。大多数的酒，都是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生产，即由罗马所资助的大规模作业。^⑨大部产品都予输出，并把有关酒的风雅传给了喝啤酒的国家如德国和高卢人。在这第一个世纪期间，西班牙、非洲和高卢人，都开始种植他们自己的葡萄；意大利的葡萄酒商，先后失去了他们各省的销路，使他们的国内市场充斥，构成罗马几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之一。多米提安试图消弭这种趋势，并恢复谷类的种植，其方法是禁止再在意大利种植葡萄，命令把各省的葡萄园摧毁一半，^⑩这些命令引起了反抗的怒潮，因而无法执行。到了第 2 世纪，高卢人的酒和西班牙、非洲及东方的油，开始把意大利的产品纷纷挤出地中海市场之外，意大利的经济衰微于焉开始。

半岛上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牧野。最廉价的土地和奴隶，可用来饲养牛、羊与猪，科学的繁殖方法，开始受到注意。马匹的饲养，主要是用于战争、狩猎及运动，很少用于拖曳；公牛用来曳犁及车，骡子用来驮物。母牛、山羊和绵羊，供给 3 种奶，意大利人用这 3 种奶制造美味的乳酪，以迄于今。猪只，被赶到布满了橡子及硬果树的林中；斯特拉博（Strabo）说，罗马主要依赖意大利北部橡树林中的肥猪而活。家禽使农田肥美，又可帮助家庭增加食物，而蜜蜂，则供应了古老而可贵的糖的代用品。如果我们再增加几亩亚麻和大麻、加一点狩猎和多加一些渔业，我们就可以看到 1900 年前意大利田园景色，正像现在一样。

第二节 工艺家

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划分，并不像我们现代的国家那样富于地域

性，也许在健全的经济制度之下，也不会划分得如此明显。古代的农家（小屋、别墅或田产），实际上是个制造工厂，男人们的双手从事十多种重要工业。妇女的技能，使房间和环境充满了有益身心的艺术。那里的树林都变成了住处、燃料和家具，牛只杀掉，烹而食之；杂粮磨好，烘烤成饼；油与酒加工挤压；把食品烹制好并加保存；毛与亚麻清洗好，并予编织；有时，粘土烧成容器、砖和瓦，把金属打成工具；那儿的生活具有教育上的充实感和多样性，我们现代人广阔的活动但却偏狭的特长，很少能有人企及。这种百工的多样性，也不是落后或原始的经济表现；最富有的家族，都是最能自足的，他们能制造出日常必需品的极大部分而引以自豪。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从事联合农业及家庭工业的经济合伙组织。

等到一个工匠承担了数个家庭的某一工作，并在他们大家都能接近的中心地带开设起他的店铺时，农村经济便补充（而非取代）了家庭工业。因此，磨坊的主人承碾许多田地上的粮食；尔后，他烤成面包，最后他又予以分送。在庞贝（Pompeii）古城中，掘出了40家面包店，在罗马，面点的制造者是一个独立的同业公会。有一些类似的合约商在橄榄未成熟时买下产品，等成熟时再采摘果实；⁹⁵然而大多数的田庄，都是继续自己制油，自己烤自己的面包。农人和哲学家的衣着，都是朴素的手织品，富人所穿的外衣，虽亦是在家中纺织，但都是在浆洗店里刷、洗、漂白和剪裁。工厂里，已能纺织一些精致的毛织品；至于那些没做成帆或网的抽纱，则由工厂制成女用的外衣及男用手帕。⁹⁶到了下一阶段，布料便会送给染工，染工不但在布上染色，而且在上面压印一些像我们在庞贝壁画上看到的衣物上的精美图案。皮革的制作也达到了工厂化的阶段，但鞋匠通常仍是属于个别的手工，制出鞋子来待价而沽；有些专业化鞋匠，则只为女性的纤足缝制花式的拖鞋。

天然物的生产工业几乎完全是出自奴隶或犯人之手。Dacia、高卢及西班牙的金矿和银矿、西班牙和英国的铅与锡、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的铜、西西里的硫磺、意大利的盐场、爱尔巴岛的铁、Luna, Hymettus 及 Paros 的大理石、埃及的斑岩，总之，地下的一切天然资源，都归国有、都为国家所经营、或是租自国家，为国家岁收提供一项主要来源；单是西班牙的黄金，每年便为韦斯巴芑生产4400万元。⁹⁷矿藏的搜求，是罗马帝国征战的主要资源；塔西佗说，英国的矿业财富，是克劳狄乌斯战役“胜利的奖品。”⁹⁸木柴及焦炭是主要燃料。在Commagene、巴比伦王国（Babylonia）和安息（帕提亚），⁹⁹都知道石油为何物，而Samosata的保卫者则把它作成火把投向卢库卢斯的军队；不过还没有把它当作商业燃料应用的迹象。煤系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及意大利北部所发现，但主要为铁匠使用。¹⁰⁰化铁成铜的艺术已从埃及扩展到整个的罗马帝国。大多数的铁匠、铜匠、金匠和银匠，都有一个工厂，一两个学徒。在加普阿（Capua）、Minturnae、Puteoli、阿圭利亚（Aquileia）、科莫（Como）和其他各地，由数个工厂及炼制所联成一个制造工场；在加普阿的工场，显然是由外资资助的大规模的资本企业。

* 公元第4世纪时，有一种火箭，充以石油精，用弓弦或弩炮发射，系当时战争武器之一。据Ammianus Marcellinus说：“此箭不论落在何处，均可燃烧不熄；以水浇之，其势益炽；除撒沙之外，无法扑灭。”

建筑业方面，组织良好而又专精。运木者（Dendrophoroi）伐木、运木；木工建屋、制家具；泥水匠调合水泥；建屋人奠立地基；建筑师建造拱门；parietarii 砌墙；tectores 抹上石灰；albarii 则予粉刷；artifices plumbarii 安装水管（通常是用铅管）；marmorii 铺大理石的地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各行业之间的权限冲突。砖与瓦是由陶器制厂供应，很多陶器业已达到了工厂阶段。图拉真、哈德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都拥有此种使他们致富的工厂。^⑧Arretium、Mutina、Puteoli、Surrentum 和 Pollentia 的瓷窑，供应了全欧洲及非洲各省以及意大利的常用餐具。这种大批生产并无艺术境界可言；坦白地说，重点是放在量的多寡上；目前充斥在意大利市场的有标记的瓷器（terra sigillata），显然是劣于 Arretium 的早期产品。正如我们所见，优良的技术是见之于玻璃上。

现在工厂出产的玻璃、砖瓦、陶瓷及金属品，不能使我们认为当今工业的资本主义源于古代的意大利。罗马本身只有两个大工厂——一个造纸工厂和一个染色工厂；^⑨也许现有的金属及燃料数量都不多，政治的利益似乎比工业的进展更属正当而体面。意大利中部的一些工厂中，几乎全部工人和一些经理人员都是奴隶；至于在意大利北部的工厂中，自由人的比例比较大。奴隶的数量仍然很多，足以滞碍机械的发展；厌怠的奴工由于对产品没有利害关系，故不可能有什么新发明；有些节省劳工的机器受到排斥，是因为机器或能引起技术上的失业；人民的购买力太低，以致不能刺激或支援机械化的生产。^⑩当然，意大利、埃及和希腊世界中许多常用的简单机械仍是有的，例如螺旋压榨机、螺旋唧筒、水车、动物拉动的粮磨、纺车、织布机、起重机及滑车、陶瓷用的旋转模子……。但是公元 96 年的意大利人的生活，高度工业化的程度直到 19 世纪，在奴隶制度及财富极为集中的原则下，实难有较深入的进步。罗马法律为要求每一份子在从事工业行为时，都必须是一个合法而负责的合伙人，因而限制了大型组织；罗马法律禁止“有限可靠性”的公司，只有在执行政府合约时才准许合资公司成立。由于类似的限制也及于银行界。所以罕有为大型企业提供资本者。罗马或意大利的工业发展，从来没能与亚历山大（Alexandria）或东希腊（Hellenistic East）时代的工业发展等量齐观过。

第三节 交 通

自从凯撒而至康茂德（Commodus），在罗马昼间禁止通行有轮车辆；人们只好步行，或乘坐奴隶抬行的轿子或担架。至于较长距离的行动，人们则骑马或坐在马拉的驿车或四轮马车中。乘坐驿马旅行车，平均每天可行 60 英里。有一次，凯撒曾乘马车 8 天，行 800 英里；信差把尼禄的死讯带到西班牙给加尔巴，在 36 个小时之内驰行了 332 英里；罗马皇帝提比略，日夜兼程地骑行了 3 天达 600 英里，及时赶到垂死的兄弟身边。全部使用马车或马匹的公共邮递，平均每天 100 英里。此系奥古斯都仿自波斯系统，视为帝国行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携带官方文件时，叫做“公共邮递”（Cursus publicus），一如担任政府公务的工作，或者叫做 commonwealth。私人个别使用时，只是在极少面经由政府特许状（diploma）的准许之下，或给以持有人某种特权的护照，及让他首途前往会晤外

5B

交要员时。更快捷一点的传送方法，有时是点与点间事先安排好的闪光信号；用这种原始的电报，在 Puteoli 一艘运粮船的到达，能很快使忧愁中的罗马人知道它已到来。非官方的文件，是由特殊信差、商人或旅行中的朋友所携送；有些迹象显示，在帝国统制下，有些传递私家邮件的公司存在。那时所写的信件少于现在，但却优于现在。然而，凯撒时代在西欧及南欧方面传递的消息，都比铁路修建以前的任何时代都快。公元前 54 年，凯撒的信件在 29 天之内从英国送到罗马的西塞罗；在 1834 年，Robert Peel 爵士匆匆地从罗马到伦敦，却需时 30 天。⁸⁹

交通和运输，受执政官大道 (consular roads) 的助益极大。这些大道就是罗马法律的触须，执政们因为这些大道的影响，而使罗马人的心灵成为王国的意志。它们使古代世界达到了商业革命，影响所及，足可比美第 19 世纪铁路对商业的影响。直到蒸汽运输开始，中世纪及现代欧洲的道路，仍较 Antonines 帝国下辖的道路逊色。当时仅意大利一地，就有 372 条主要道路，1.2 万英里铺设了的通衢大道；而 Antonines 帝国，则有 5.1 万英里的铺设公路和一条广远的次要道路网。公路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法国的里昂、波尔多 (Bordeaux)、巴黎、Rheims、卢昂和布洛涅 (Boulogne)；其他公路则通至维也纳、美因茨 (Mainz)、奥格斯堡、科隆 (Cologne)、乌得勒支 (Utrecht) 和荷兰的莱顿 (Leiden)；从阿圭利亚开始，一条公路绕过亚得里亚 (Adriatic)，与 Egnatia 大道相连，到达希腊的帖撒罗尼加 (Thessalonica)。巨大的桥梁取代了爬行于千万溪流的渡船。执政官大道的每一英里路，都有界石标出了到达次一城镇的距离；4000 个这种界石，至今犹存。在路途中间还为疲惫的旅客设有座椅。每隔 10 英里便有一个站 (Statio)，供有歇足处，能够雇到新换的马匹；每隔 30 英里有一个客栈 (mansio) —— 作为商店、沙龙和妓院的旅社，⁹⁰主要的歇脚点就是城市 (Civitates)，通常设有良好的旅社，有时这些旅社是由市政府所拥有及管理。⁹¹大多数的旅邸管理人，都伺机偷窃旅客，尽管每一站都有警卫士兵，盗贼在夜间仍使公路上无法安全。可以买得到的“旅游指南”，上面显示出道路、驿站和中间的距离。⁹²富人们为了鄙弃旅社，都自购行李，随身带着奴隶，夜间睡在有守卫的马车中，或朋友家中与沿途的官舍里。

尽管有这一切困难，在尼禄时代的旅行要比我们出生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多。塞内加说：“很多的人都不惜长途跋涉，一睹遥远的景物”；⁹³希腊的历史家普卢塔克曾说到“环游世界的人，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耗费在旅社和船上。”⁹⁴受过教育的罗马人，蜂拥地前往希腊、埃及和希腊属亚洲 (Greek Asia)，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历史纪念碑上，寻求治病的圣水或气候，漫步在寺庙中的艺术品之间、受教于著名的哲学家、修辞学家或医生，毫无疑问地使用保萨尼阿斯 (Pausanias) 当作他们的旅行指南 (Baedeker)。⁹⁵

这些“豪华之旅” (grand tours)，通常要涉及到一个或多个纵横交错在地中海上百余条商道的商船航行中。“瞧那些港湾和大海，”尤维纳利斯叫着说：“布满了巨大的船舶，人比陆地上的还多。”⁹⁶罗马的相对港口，如 Puteoli、Portus 和 Ostia 都活跃着、建造船只的工人，填塞船缝的 stuppatores (修船工)，把沙子像重沙袋一样装入船中的 saburarii 人、把粮食一袋袋卸下的 sacrarii 人、前去秤量粮食的小艇上的测量员，则管理大船与海岸之间的供应船、urinatores 人潜入水底搜取落人海中的货物。就只是运玉米的驳船，在每一个工作天中就有 25 艘之多被拖上台伯河 (Tiber)。倘若我们再把建筑用石、金属、油料、酒和成千种其他物品的运输加起来，便能想象到一个河上的画面——繁盛的商业、装卸

机械的噪音、码头工人、脚夫、装货夫、商人、经纪人、以及职员。

船只是用帆推动，更由一或两排桨来辅助。平均起来，船只比从前的更大了；Athenaeus 所形容的一艘运粮船是 420 英尺长，船上有一根 57 英尺长的船辐；⁹⁸但是这只是相当例外的一个。有些船只，有 3 层甲板；许多船都能载 250 吨货，有几艘甚至载货 1000 吨。约瑟夫斯 (Josephus) 提到的一艘船，载有旅客及船员达 600 人之多；⁹⁹另一艘船，载了一个埃及的方尖石塔，尺寸像纽约中央公园的尖塔那样大，还加上 200 名水手，1300 名旅客，9.3 万蒲式尔的麦子，和许多麻布、胡椒、纸张与玻璃；¹⁰⁰然而，正像圣保罗 (Saint Paul) 所知，除了沿海岸航行而外仍然是危险的；在 11 月与 3 月之间，只有少数几条船能够冒险航越地中海，仲夏之时，在季候风的狂吹之下往东航行几乎完全不可能。夜晚扬帆倒属常见，每一个港口都有良好的灯塔。海盗的危险，在地中海几已绝迹。为了要消弭海盗，根绝叛变，奥古斯都除了在帝国内的十多个点上派有舰艇支队外，并在亚德里亚海的拉韦那 (Ravenna) 和那不勒斯湾的 Misenum 两个地方驻守了两个舰队。我们可以拿两百年来从未听说有这两个舰队的存在的事实，来判断普林尼所谓的“罗马和平的泱泱之风”。

由于出航系决定于气候及商务上的方便，故客轮的船期大多不固定。船资并不高，例如从雅典到亚历山大是两个 drachmas (约合美金 1.2 元)；但是旅客须自备食物，很可能大多睡在甲板上。船速像船资一样，因风向风力而异，平均每小时 6 海里；渡亚得里亚海，也许要 1 天，或者像西塞罗那样，从 Patrae 到 Brundisium 需时 3 周。一艘快速客轮，在 24 小时内能赶 230 海里。¹⁰¹风向有利时，6 天的时间能从西西里到亚历山大城，或者从加的斯 (Gades) 到达 Ostia，4 天的时间从乌提卡 (Utica) 到达罗马。¹⁰²最长又最危险的航行，是为时 6 个月的从阿拉伯的亚丁到印度，因为印度洋的季节风迫使船只沿着海盗出没的海岸航行。约在公元 50 年以前，有一位名叫 Hippalus 的亚历山大籍的希腊商船船长，他测绘了季节风的周期，发现在某一季节他能直航印度洋而且安全渡过。这种发现对海洋的重要，实不逊于哥伦布的航行对大西洋的重要。从那时以后，从红海上的埃及港口出发，40 天便可抵达印度。约在公元 80 年，一位姓名不详的亚历山大船长，写了一本书，名叫红海环航记 (Periplus of the Erythrean Sea)，当作商人们沿东非海岸与印度间的贸易手册。同时，另一些海轮发现了通过大西洋至高卢、英国、德国、甚至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及俄国等航线。¹⁰³在人类的记忆中，在此之前的各大海洋从来也没载送过这么多的船只、产品和人们。

第四节 工程师

载运货物的船只与道路、连接道路之桥梁、停泊船只的港坞、把清水载运至罗马的渠道、把乡镇的污物及城市废物排除的沟渠等，都是罗马、希腊与叙利亚的工程师们在大批的自由劳工、军人和奴隶的配合之下建造而成。他们用吊架和直梁上的滑车提运笨重的建材或石块，吊架和直梁是用人或动物转动踏板上的绞盘而操作。¹⁰⁴他们在无情的台

伯河沿岸，筑成三级式的墙堤；以使水位低时不致露出河床。^{*}他们在 Ostia 为克劳狄乌斯、尼禄和图拉真疏浚了一个复式港口，在马赛、Puteoli、Misenum、迦太基、Brundisium 和拉韦那各开辟了一个小型港湾，并在亚历山大重建了最大的一座港口。他们把 Fucine 湖弄干，然后在—座岩石山下凿通—条隧道，以使湖底成为耕地。他们在罗马的地下构筑了许多水泥、砖或瓦的暗渠，这些暗渠存留下数百年之久。他们把坎帕尼亚 (Campania) 的沼泽完全吸干，使它成为可居之地，因为从那里的遗迹可以看出很多豪华的宫殿。^{**}他们执行了惊人的公共设施工程，这些工程使凯撒及其他各王减缓了人民失业的人数，也美化了罗马。

执政官大道，是比较简单的成就之一而已。那些道路怎能与现代的公路相比？当时道路的宽度，是从 16 到 24 英尺，但是接近罗马的部分，此种宽度包括长方形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在内。他们以大胆的初期经济牺牲向目标勇往直进，达到尔后长久节约的目的。他们用巨资兴建的桥梁，越过无数的溪流，用砖与石建造的拱形长桥跨过池沼，不用移山填海的凿填工夫而能在陡峭的山上攀缘而行，沿着强有力的堵墙保护下的山麓或高堤爬行。他们铺设的程度，悉依当地可用的原料而异。通常，底层是一个 4 至 6 英寸的沙床，或者是 1 英寸的灰泥。再上面，就是铺的 4 层石头：地层 (statumen)，是 1 英尺深，由水泥或粘土砌成的石块组成；rudens，是 10 英寸厚填牢的水泥；中央 (nucleus) 是 12 至 18 英寸层层叠叠铺设良好的水泥；砂土或岩浆凝固的多角形石板 summa crusta，直径是 1 至 3 英寸，8 至 12 英寸厚。石板的上层表面，是光滑的，接合处密接得天衣无缝。表面偶或也有水泥铸成的；在不太重要的道路上，铺的是碎石；在英国，路是铺在碎石底床上水泥里面的燧石所构成的。地基深得使人不可能想到排水问题。总而言之，那是历史上最耐用的道路。其中有很多现在仍然使用；可惜它们那些为骡马及小型车辆而设计的步行陡路，已经不得不因现代交通而弃置。^{††}

连接这些道路的桥梁，本身就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高度典型。罗马人承受了古埃及托勒密王朝 (Ptolemaic Egypt) 的水利工程原则的遗产；他们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留传下来的方法，直到现在仍保持不变。他们在水底建立地基和桥柱时，把古时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把桥桩的一个双圆柱打入河床，每一圆柱紧围上木板，在两圆柱之间吸水，用石块或石灰把挖空的底部盖妥。就在这个地基上竖立桥柱。在罗马，有八座桥梁跨越台伯河：有些桥梁，像 Sublicius 桥一样的古老，在那上面，一片金属都没用过；有些建筑良好，像所建的桥，直到现在仍旧在用。用这些桥距，罗马的圆拱进而在白人世界里千千万万的溪流上建筑桥梁。

老普林尼认为，引水沟渠是罗马最伟大的成就。“如果你注意那些巧妙地导入城市供大众及私人使用的丰足水源；如果你观察那些保持适当高度和阶层的高水道、那些必须穿透的山崖、必须要填平的洼空，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全地球赠予人世者无他，神奇二字。”^{‡‡}从远处的流泉，有全长 1300 英里的 14 个渠道，每天把约 3 亿加仑的水，引过无

* 1870 年，意大利政府建立了许多统一宽度的堤防，但在旱季的效果不良。

** 显然地，Volsci 人曾于公元前 600 年前排干蓬蒂内沼泽 (Pontine marshes)。他们的罗马征服者却疏忽了各排水道，而使该地区再度成为沼泽及疟疾区。凯撒计划将其重开，奥克斯都和尼禄对这件工程有所进展；但直至 1931 年，工作始行完成。

数隧道，越过壮观的拱桥，带入罗马，其数量像任何现代城市中的每人所需一样大。^⑧这些建筑，也有它们的缺点；在铅管中产生漏水，需要经常修理；西罗马帝国（the Western Empire）的末期，全部渠道已不堪使用。^{*}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它们曾把丰足的水送到家庭、公寓、宫廷、喷泉、公园及千人同时人浴的浴场时，它们遗留下来的足能产生海战的人工湖泊时，我们便能开始觉悟到：罗马虽然恐怖而腐败，但它仍然是经营最好的古代都城、古今以来设备最好的城市之一。

第一世纪的尾声中，在水利部门居首位的人是 Sextus Julius Frontinus，他的著作使他成为罗马最著名的工程师。他曾任副执政官、英国的总督、并担任好几任的执政官。像现在的英国政治家一样，他能找出时间从事著述，同时治理国家；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军事科学的著作，其中的结论部分 *Stratagemata* 保留至今，^{**}并为我们留下了他个人对罗马水系的记载。他描述他任职水利部时所发现的腐败和不法行为，及宫廷与妓院如何从总水管偷窃用水，他们贪婪的程度曾一度使罗马的水源枯竭。^⑨他说出他坚决的改革；极其详细地说出每一渠道的水源、长度及功用；他的结论像普林尼一样：“谁敢把这些非凡的水道与沉滞的金字塔或者著名但却无用的希腊作品相比拟呢？”^⑩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诚坦的功利主义的罗马人，除了实利而外，对美的欣赏标准不高；我们可以了解他并且承认：一个城市在没有巴台农神庙（Parthenon）之前应该先有清水。从这些平实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暴君时代，仍有旧式的罗马人——有能力而忠实的人、有理性的行政长官，他们使罗马帝国在统治失当的君王统治下繁荣，为君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开拓出一条坦途。

第五节 商 人

政府及交通的进步，使地中海的贸易扩展到空前的广度。繁忙的买卖交易方法之一，就是在乡间到处叫卖的小贩，从黄磷火柴到昂贵的输入丝绸，他们什么都卖；到处拍卖的人，也是沿街传布公告的人、遗失物品及逃失奴隶的宣告人；每天的市场及定期集市上，店主和顾客讨价还债，用假秤或加铁头的秤骗人，还要用锐利的眼睛留意营造司（aedile）的度量衡检查员。商业界较高的特权阶级，是那些自造商品的店铺，这些店铺是工业及商业的骨干。港口或港口附近是批发商人（*magnarii*），他们把新近从国外买来的物品卖给零售商或消费者；有时，船主或船长会在甲板上直接出售货物。

意大利处于“不利的”商业平衡之下达 2 世纪之久——以买多卖少而得意。输出的是一些 Arretine 陶瓷、一些酒和油、一些金属、玻璃以及坎帕尼亚的香水；其他产品都保存在国内。同时，批发商人在帝国的各地区都有代理商，为意大利购买货品。外国的

* 其中之一是 *Aqua Virgo*，现在注入 *Fontana di Trevi*；另外三个业已恢复，现在仍为罗马供水。

** 第三册是用一种指导性的提示开始的：“战争引擎的发明，早已达到了它极限，我看不出这种艺术有什么更深的进步。”^⑪

商人，则以希腊或叙利亚籍的推行员，在意大利兜售及放置他们的物品。用这种双重的手续，半个星球的千百稀珍使人们大快朵颐，美衣用以蔽体，装饰罗马贵族阶级的家庭，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说：“凡是想看尽天下万物者，必须走遍世界或者留在罗马。”⁶⁶来自西西里的是玉米、牛、兽皮、酒、毛、细木器、雕像、珠宝；来自北非的是玉米和油；来自昔兰尼加（Cytenaica）的是阿魏树脂；来自中非的是斗技场上的野兽；来自衣索匹亚及东非的是：象牙人猿、龟壳、珍贵的大理石、黑曜石、香料及黑奴、来自西非的是油、兽、香椽、木材、珍珠、染料、铜；来自西班牙的是鱼、牛、毛、金、银、铅、锡、铁、朱砂、软木、小麦、亚麻、马匹、火腿、咸肉及最好的橄榄和橄榄油；来自高卢的是布匹、酒、小麦、木材、蔬菜、牛、家禽、陶瓷、乳酪；来自英国的是锡、铅、银、兽皮、小麦、牛、奴隶、牡蛎、狗、珍珠及木器制品。从比利时，大群的鹅直赶到意大利，为贵族们供应鹅肝。来自德国的是琥珀、奴隶及毛皮；来自多瑙河的是小麦、牛、铁、银与金；来自希腊及希腊各岛的是廉价的丝绸、麻布、酒、油、蜂蜜、木材、大理石、翡翠、药品、艺术品、香水、钻石和黄金；来自黑海的是玉米、鱼、皮毛、兽皮、奴隶；来自小亚细亚的是精制的亚麻及毛织品、羊皮纸、酒、土耳其地毯及其他各种的无花果、蜜、乳酪、蚝、地毯、油、木料；来自叙利亚的是酒、丝、亚麻、玻璃、油、苹果、梨、梅子、无花果、枣子、安石榴、坚果、甘松香、香膏、提尔紫、及黎巴嫩的香柏；来自（叙利亚）巴尔米拉（Palmyra）的纺织品、艺术品、香水、药品；来自阿拉伯的焚香、树胶、沉香、没药、鸦片、生姜、肉桂、和宝石；来自埃及的有玉米、纸张、亚麻、玻璃、珠宝、花岗石、玄武岩、和斑岩。有上千种精緻的产品从亚历山大城、黎巴嫩的西顿（Sidon）、叙利亚的提尔（Tyre）、上土耳其的安条克（Antioch）、塔尔苏斯（Tarsus）、希腊的罗得斯（Rhodes）、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和其他东方各大城市传到罗马及西方，同时东方也从西方接收原料及金钱。

除了这一切而外，还有从罗马帝国以外输入的主要商品。及波斯的宝石、上好香精、摩洛哥皮料、地毯、野兽和阉人；从中国（经由安息（帕提亚）或印度、或高加索）传来的是生熟丝绸；罗马人认为，丝绸是树上梳理下来的植物类产品，把它当作黄金那样贵重。⁶⁷大多数这种丝绸运到 Cos 岛去，在那儿为罗马及其他城市的仕女们制成衣裳；在公元 91 年，相当贫穷的 Messenia 不得不在宗教仪式中禁止其妇女穿着透明的丝绸；正因为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穿了那种丝袍，才打动了凯撒和安东尼（Antony）的心。⁶⁸同样地，中国人从罗马帝国输入了地毯、珠宝、琥珀、金属、染料、药品及玻璃。中国的史学家提到一位由“安敦”王（即奥理略——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派来的大使，于公元 166 年由水路晋见汉桓帝；很可能地，那是一队冒使节之名的商人。在山西省，发现了 16 枚罗马币，年限是从公元前 42 年到公元 180 年（从提比略到奥理略）。从印度传人的是胡椒、甘松香及其他香料（与哥伦布所寻求的相同）、药草、象牙、黑檀、檀香、靛青、珍珠、红玛瑙、条纹玛瑙、紫水晶、红玉、钻石、铁器制品、化妆品、纺织品、虎及象。我们可以判断出贸易的数量，罗马人酷爱奢侈，因而说出：意大利从印度输入的东西，除了西班牙之外，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⁶⁹史特拉博说，仅仅是埃及的一个港口，每年便有 120 条船驶往印度及锡兰。⁷⁰为了交换，印度用金块及金币换取大量的酒、金属及深红染料与其他物品（每年约 1 亿多 sesterces）。一笔同样的款数流入阿拉伯及中国，也可能流入西班牙。⁷¹

此一庞大的贸易数字，制造了2世纪的繁荣，然而不够稳固的基础终于毁灭了罗马的经济。意大利并未力求输入与输出相等；她挪用矿业经费、征收50多省的人民税收，以弥补国际间的贸易差额。当较丰富的矿苗枯竭时，追求奢侈的兴味依然不减，于是罗马又想用征服新的矿区（如Dacia）把一度健全的通货降格——把更多的金块变成更多的硬币，以防止输入制度的崩溃。当行政费用及战费的数字更接近帝国收入的利润时，罗马只好以物付物，尚且不足。意大利的依赖输入食物，是她的主要弱点；等她无法强迫其他国家为她输送食物及战士之时，也就是她天数已尽之日。同时，各省不但恢复了繁荣，而且又取得了经济的主动；公元1世纪时，意大利商人几乎在东方港口绝迹，而叙利亚及希腊商人，则在提洛（Delos）及Puteoli建立了基础，并且在西班牙及高卢以倍数增加。在从容的历史动荡中，东罗马帝国正准备再度支配西罗马帝国。

第六节 银行家

生产及商业的资金从何而来呢？首先，是靠了国际上尊崇的相当可靠的通货之支持。自从第1次罗马——迦太基战争（First Punic War）以来，罗马遭受了慢性的贬值，因为国库觉得，用增值金钱添少货品的自然通货膨胀来支付政府的战债是轻而易举的事。原来值1磅铜的青铜币（as），到了公元前241年已跌减为2盎司，到了公元前202年减成1盎司，至公元前87年，则是0.5盎司，至公元60年时只值1/4盎司了。罗马共和的最后一个世纪，大将们铸发他们自己的硬币，通常是金币（aurei），值100 sesterces。由于这种军用铸币，君王的铸币因而骤降，帝王都追随凯撒的习惯，于铸发金币时把他们的肖象印在上而，当作国家保证的象征。那时sesterces是由铜制成，而非用银，而且价值又改变为4个青铜币了。* 尼禄把denarius的银含量，从原有量降低了90%，图拉真降低为85%，奥理略降低为75%，康茂德降到70%，塞普提摩斯（Septimius Severus）降到50%，尼禄把aureus从1/40磅的金减为1/45，卡拉卡拉（Caracalla）减为1/50，随着这些贬值而来的是一次价格普涨，但是直到奥理略时代，收入似乎才等量提高；也许这种有控制的通货膨胀是牺牲债权人的优势能力及机会，以解救债务人的简单方法，这种方法若不予阻止，将使财富集中到足以造成经济冻结及政治革命的程度。尽管有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把罗马的财政制度视为历史上最成功、最稳定的制度之一。2世纪以来，单一的金融标准制度，为整个罗马帝国所尊重；而由于有了这种稳定的媒介，投资及商业，才有人类记忆中前所未有的繁盛。

结果，银行业者所在皆是。他们是换钱的人，接受支票户头及盈利的储蓄，发行旅行支票及兑换钞票，经管、收买及卖出不动产，投资与收帐，贷款给个人及合伙人。此

* 关于尼禄以后的时期，罗马的通货相当于共和国时总价值2/3··as等于美金2.5分。sesterces是10分，denarius是40分，而等于美金2400元（以1942年的美国通货计算）。由于再度忽视了小的变化，所以读者记住：一切相等数目都是相当模糊的概数。

一银行制度源于希腊及希腊东部，大多操之于希腊人及叙利亚人，甚至在意大利及西罗马帝国亦复如此；在高卢，叙利亚人与银行家这两个字是同义字。^⑧在奥古斯都的埃及，战利品的压力之下，本已降到4%的利率，于他死后又升到6%，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已达到12%的法定最高额。

公元33年，著名的“大恐慌”，显示出罗马帝国内银行及商务发展及复杂的相互依赖。奥古斯都大量的铸币，也大量的挥霍，他的理论是：日增的流通、低度的利率、及物价上涨，都可以刺激商业。它们确已刺激了商业，但是由于方法不能永远一成不变，所以早在公元前10年停止滥铸之时，即已有了反应。提比略却反跳到相反的理论——最经济的经济才是最佳的经济。他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强烈地限制新通货的发行，使国库积蓄达到27亿sesterces。流通方法所造成的匮乏，因提款向东方换取奢侈品而更形恶化。价格跌、利率升、债权人取消债务人赎回抵押品的权利，债务人求助于高利贷人，如此使贷款几乎消失。元老院要求每一元老把财富以高百分比投资在意大利土地上；借以阻止首都的输出；元老们便据此收回借债不接受抵押来提高现金，危机因而更大。元老Publius Spintner通知Balbus及Ollius的银行说：他为了要遵守新法律，必须提出3000万sesterces时，商行便宣布了他的破产。同时，亚历山大城的一家商行的失败，Seuthes and Son（因为他们丧失了3艘满载贵重香料的船）与提尔的Malchus一家大染业的Maximus倒闭，而引起了谣言说：罗马Maximus及Vibo的银行，将因其向上述各商行的大量贷款而告崩溃。等存款人开始对这家银行“挤兑”时，银行便开门大吉。就在当日稍后，另一家更大的Pettius兄弟银行，也暂停了付款。几乎在同一时间，传来了新消息：伟大的银行制度业已在里昂、迦太基、科林斯及拜占庭全部失败。罗马的银行接踵关闭。金钱只能在高过合法限度以上很多才能借到。提比略终于用停付土地投资法案，向银行分配1亿sesterces无息借贷3年，以不动产为抵押两种方法面对危机。因此才使私家人借贷人不得不降低他们的利率，使金钱从囤藏中再现，使信心逐渐恢复。^⑨

第七节 阶 级

几乎罗马的每一个人都以疯狂的追求方式去崇拜金钱，只有银行业者予抨击。奥维德作品中的一位神说：“如果你幻想着蜂蜜比手上的现金要甜，那末你对你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就知道太少了！”^⑩——1世纪以后，尤维纳利斯尖刻地高呼“最为神圣庄严的财富（sanctissima divitiarum maiestas）。”到了帝国的终期，《罗马法》禁止元老阶级在商业或工业上投资；虽然他们让自己的自由投资逃过了这项禁令，他们却蔑视他们的代表权，支持以出身统治的办法，以取代用金钱或神话或武力统治的唯一办法。经过了一切革命及消除之后，旧式的阶级划分仍然保留，但却以崭新的头衔出现：例如元老院的议员及骑士阶级、法官及官员们，都被称为honestiores，即英语中的men of honors或官员；其余都称为humiliores，即“卑下（lowly）”、或是“tenuiores”即“弱小（weak）”。一种尊崇感常常与元老的傲然之气交织在一起：他担任一连串的公职而无薪给，个人费用反而不

少；他以不凡的能力及忠诚执行重要职务；他为大众运动出钱、协助他保护下的平民、释放他的部分奴隶，以施舍的方式在生前死后使人民分享他的部分财富。由于他的地位所承袭的义务责任，他需要有 100 万 *sesterces* 才能加入或保持元老阶级。

有位名叫 Gnaeus Lentulus 的元老，拥有 4 亿 *sesterces*；但是这是一种例外，罗马最大的财富是属于那些不耻于弄钱与做生意的商人。为了要削减元老院的权力，帝王都以高位宠顾商人，保护工业、商业及财政，并且依靠骑士来支持罗马元首政制，以防止贵族的阴谋。这种第二阶级的资格，需要 40 万 *sesterces*，并要有君王的特别提名。结果，很多财主都属于平民阶级。

平民阶级，变成了那种默默无闻的商人、自由工人、小农地主、教师、医生、艺人及被释奴隶的大杂烩。户口调查时对“平民”（*Proletarii*）的定义不是以他们的职业，而是依他们的后裔（*proles*）为准；有一篇古拉丁论文把他们称为“对国家只贡献孩童的平民。”⁵⁹他们大多数人在商店、工厂、及城市的商业中找到工作，平均每日有 1 *denarius* 的工资（约合美金 4 角）；此种工资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虽有提高，但是提高的比例不比物价涨得快。⁶⁰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像饮食一样自然，只是速度不同而已；我们一定能在每一个时代之每一种形态的社会及政府中找到实例；但是却罕有像古罗马那样彻底与冷酷的。以前一度大家都穷，而不知道自己真穷；而今，财富在掌肘之间反而闹穷，并且在意识上感到穷。然而，绝对的贫穷被赈济物、主人对保护下平民的偶或施赠、以及被诸如 Balbus 之流的富人、贵族遗产所防止，Balbus 曾为罗马的每一位市民留下了 25 个 *denarii*。阶级区分倾向于世袭或排他性的社会地位，但能干的人亦可摆脱奴隶的身份，可以赚钱发财，可在君王下而，服务而得升高位。自由民的儿子，变成了充分自由人，他的孙子更可以当元老院的议员；不久，便有一位自由民的孙子 Pertinax 将做帝王。

在第一世纪期中，许多高级官署都充满了自由人。他们往往主办各省的帝国财政、罗马水道、皇帝的矿场、采石场与房地产、及供应军营的粮饷。自由人民奴隶（几乎全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管理皇家宫殿，并在帝国内阁占重要职位。小型工业及商业，逐渐落入自由人的控制之下。有些人因而变成了大资本家或大地主；有些人则聚集了当时最大的财富。他们的过去，很少给予他们任何道德标准或提高了的利益；他们获得了自由之后，金钱便变成了他们生活中专一的兴趣；他们毫无顾忌地赚钱，然后毫无趣味地花用。佩特罗尼乌斯在 *Trimalchi* 中对他们痛加贬责，较为温和的塞内加则对那些买画作装饰的新富们加以嗤笑。⁶¹这些讽刺，一部分也许是出于阶级上的嫉妒反应，因为社会地位看到了它古时剥削与奢侈的特权受到了侵犯，故而不能宽恕那些起而分享其额外收入与权利的人们。

自由民的成功，必定给与在意大利做大部手工工作的阶级某种慰藉的希望。据 Beloch 估计，公元前 30 年在罗马的奴隶约有 40 万人，或几近全人口的半数；在意大利约有 150 万人。如果我们相信 Athenaeus 的席间闲谈，有些罗马人竟有 2 万奴隶。⁶²关于奴隶需要穿着明显的衣着的一项建议，由于惟恐让他们体会到他们数字上的优势而被元老院否决。⁶³盖伦（Galen）约于公元 170 年左右在帕加马（Pergamum，古希腊王国）计算了一下，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为 1：3——亦即占 25%，很可能这个比例在其他城市中没有大的差异。⁶⁴a 入的价格不同，农奴值 330 到 70 万 *sesterces*（约合美金 10.5 万），这是 Marcus Scaurus 付给文法学家 Daphnis 的价钱；⁶⁵平均价格是 4000 *sesterces*（400 元）。在工业及零

售商业中，80%的雇工是奴隶，大多数在政府从事手工或书记工作的人，系由“公奴”（*servi publici*）所担任的。国内奴隶有多种情形及种类的不同：个人奴仆、手艺人、家庭教师、厨司、美容师、音乐家、抄写员、图书管理员、艺人、医生、哲人、阉人、担任侍者的漂亮男童、及靠他们的缺陷取悦于人的瘸子；罗马有一种特殊市场，使你能买到缺腿、无臂或3只眼的人、巨人、矮人、或是阴阳人。^⑧家用奴隶有时被鞭打，偶也被杀。尼禄的父亲杀死了他的自由民，因为他们拒绝按照他所希望的去狂欢。^⑨塞内加在一篇论愤怒的文章中，有一段愤怒的文字描述出“木架及其他刑具、地牢与其他牢狱、在坑中的囚犯身边引火、拉尸体的钩子、各式各样的链子，不同的惩罚方法、支解四肢、额上烙印”等。^⑩显然地，所有这些都进入了农奴的生活中。尤维纳利斯形容一位女士说，她在烫头发，要有奴隶一个接一个地在面前被鞭打，^⑪奥维德描绘了另一位女主人，她的发针往她女仆的臂上刺；^⑫但是这些故事有它们文学虚构的特性，绝不能视为历史。

我们现在是在夸大现代的犯罪与不道德的同一理由之下，处于夸大过去的残酷的危险之中——因为残酷本身的稀奇是有趣的。大体上说，帝国控制下的国内奴隶的命运，都因了日渐被纳入家庭、因了互相忠实、因了某些主人需要奴隶在大酒筵上侍奉的风俗、以及因了与现代殊异的就业保障和职业的固定，而逐渐光明起来。家庭生活的欢乐并没抛弃他们，他们的墓碑上流露出的字句，与自由人的墓碑充满了同等的情意。有一个墓碑上面这样写着：“Eucopion 的父母为他立了这个墓碑，他在世6个月零3天；这个最甜美、最愉快的婴儿，虽然还不能讲话，却是我们最大的喜悦。”^⑬另外一些墓志铭，则显示主奴之间最深厚的情感关系；有一位主人宣称，一个死去的奴仆，对他说来，像他的亲生的儿子一样宠爱；有一位青年贵族，为他的保姆的去世而悲悼；一位保姆，表现了她对已逝的人的悲痛，一位博学的女士，为她的图书管理员立了一个优美的纪念碑。^⑭斯塔提乌斯写了一首“因宠仆之死向 Flavius Ursus 致慰诗。”^⑮奴仆冒了生命的危险保护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多人宁愿自动陪着他们被放逐；有些人曾为他们牺牲性命。有些主人，使他们的奴隶自由，和他们结婚；有些人把他们视为好友；塞内加与他的奴隶一同进食。^⑯礼仪和感性的提高、主奴间肤色差异的消失、斯多噶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来自东方的不分阶级的信仰等，对缓和奴隶制度都有一份贡献；但是基本因素还是拥有人的经济进步、以及奴隶费用的提高。有很多奴隶，因具有高度的文化能力而被尊敬——如速记员、研究助手、商业秘书及经理人、艺术家、医生、文法学者与哲学家等。在很多状况下，一个奴隶可以自力经营商业，把他赚来的收入给他的主人一份，把其余的当作他的私房钱（*peculium*）来保管，那就是专属于自己的“小钱”。用这种赚得的钱，或者靠了忠厚与优越的服务、或者靠了个人的吸引力，通常一个奴隶可以在6年内得到自由。^⑰

工人（甚至奴隶）的状况，多少是受到了“同业公会”（*collegia*）或工人组织的救助。到了此一时期，我们对这些东西听得多极了，并且已经相当专门化了；从前就已有小喇叭手、号角手、木箫手、低音喇叭手、笛手、风笛手等的同业公会组织。通常“同业公会”是以意大利的自治区为典范：它们有一个地方总督辖属阶级组织，一个或多个他们所敬仰的庙神，和每年一度的盛宴。像城市一样，他们征求并找到富人当他们的赞助人，用协助、资助他们的旅游、会堂、和宗祠等方式，再回敬他们。若想把这些社团与我们现在的工会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依照我们的互助会的眼光来看，从他们无穷无尽的办公处所和荣衔，他们兄弟之情的欢愉和满足，他们质朴的互助，我们可以把他们想

象得更要好些。富人常鼓励这种公会 (guild) 的组成, 并且在他们的遗言中提起。在诸“同业公会”中, 人人都是“兄弟”, 妇女都是“姐妹”, 部分“同业公会”中奴隶可以与自由人同坐一席或共同与会。每一位“名望好的会员”, 死后都保证会有一个堂皇的葬礼。

共和国的最后 1 世纪中, 各阶级的领导人发觉, 许多的“同业公会”都能被人说明去投票拥护任一特定的候选人。在这种方式下, 这些社团便成了贵族、财阀、激进分子们的政治工具; 他们竞争的腐化, 助长了罗马民主政治的毁灭。凯撒曾使它们失去法律的凭借, 但是它们却又复活; 奥古斯都只留了几个有用的之外, 其余全部解散; 图拉真再度禁止它们; 奥理略容忍它们; 显然地, 无论在法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 它们一直坚持下来。终于, 它们变成了基督教进入及盛行在罗马生活的媒介。

第八节 经济与国家

在帝国之下的政府, 控制经济生活的情形如何呢? 曾尝试过但并大部失败, 未能恢复农民的所产权; 这时的帝王要比元老院更为开明, 元老院是受大地主领地的所有人所控制。多米提安曾设法鼓励人民在意大利种植谷物, 但是并没成功; 结果意大利始终处于饥荒的恐惧中。韦斯巴芗掌握埃及, 迫使元老院承认他为王, 然后才使意大利成为麦子的主要来源; 塞普提摩斯用掌握北非来如法泡制。国家一定要确使并从而监督谷物的输入及分配; 它便授权给商人, 把谷物带至意大利; 克劳狄乌斯保证定他们不受损失, 尼禄则使他们的船只免付财产税。运输船的延迟或沉没才是激起罗马人革命的唯一原因。

罗马的经济是一种放任 (laissez faire) 制度, 以国有天然资源, 如矿业、采石、渔业、盐储及相当广阔的可耕地等为之调节。^⑧ 罗马的军队制造他们建筑物所需要的砖和瓦, 并常用于公共建设, 特别是用于殖民地。战争兵器及机器的制造, 可能是保留给国家的兵工厂; 在第 1 世纪时, 也许已经有了诸如我们所闻第三世纪的那种政府所有的工场。^⑨ 公共工程, 通常是在严格的政府监督之下, 让给工作表现良好而贪污最少的私人包商承造。^⑩ 约于公元 80 年, 这种企业在君王的自由人利用政府奴工的执行下日益增多。很明显地, 在全部过程中, 失业人数的减少是政府企业目的之一。^⑪

1% 的奴隶税、轻度关税、及偶尔间载货通过桥梁及城镇的通行税, 而使商业略增负担。营造司, 在良好的法律制度下来监督零售商人,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佩特罗尼乌斯作品中的那位易怒人物,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们比其他时代的类似官吏并不高明; “他们勾结面包商与恶棍之流的人物……资本主义者的大口总是开着的。”^⑫ 财政易受政府金融的操纵, 并与财政部竞争, 而财政部又似乎是帝国内最大的银行业; 它以农民的收成做抵押借款给农民; 以家具为保证借款给城市的居民,^⑬ 商业受战争的协助, 因为战争开辟了新的资源和新的市场, 获得商路的控制权; 因此, Gallus 的远征进入阿拉伯, 确保了至印度的通路, 以对抗阿拉伯及安息 (帕提亚) 的竞争。老普林尼抱怨说, 战役业已进行, 罗马的仕女及纨绔子对香水就有了更广的选择。^⑭

我们绝对不要夸大古罗马的财富。在韦斯巴芗统治下的国家岁入, 最多是 15 亿

sesterces——还不到现在纽约市预算的 1/5。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积存大财产的方法，还是未知之数，或已被忽略，因而还没发展出我们现代世界上庞大而可资课税的工业。罗马政府用在海军的费用不多。用于偿付国债者全无；国家是靠收入而活，而非靠国债。由于工业大多限于国内性质，故其送到消费者的产品对贸易及课税上的阻力也比现在小。人们都为他们本地而生产，而不是为广大市场而生产。他们为自己做得多，为看不到的别人做得少，不像我们。他们运用体力较多，工作的时间较长效率较小，绝不错过他们梦境以外的一千件奢侈品。即使是我们不太丰足的年月，他们都无法开始跟我们的财富相比；但是他们却享有了相当程度的繁荣，为地中海各国前所未闻，总括而言，也永没再有那种繁荣。那是古代世界物质的全盛期。

第六章 罗马及其艺术

(公元前 30 年——公元 96 年)

第一节 希腊人的功绩

罗马人本身并不是一种懂得艺术的人民。在奥古斯都以前，他们是战士。以后，他们是统治者；他们靠了政府在秩序及安定的建立上有较好而高尚的建树，在对美的创造及欣赏方面都较逊色。他们不惜为已故大师的作品，付出巨资，但却把活在当代的艺人视如贱仆。塞内加和善地说：“我们崇拜偶像，然而却蔑视创造偶像的人。”^①只有法律、政治及手艺，只有农业（用代理），似乎才是高尚的生活方式。除了建筑家而外，大多数在罗马的艺术家都是希腊奴隶或自由民，或者是佣工；几乎全部靠双手工作，并区分为工匠；拉丁的作家们，很少想到去记录他们的生活和姓名。尔后罗马的艺术几乎完全是逸名的；没有鲜活的人格，像米隆（Myron）、菲狄亚斯及普拉克西特利斯一样把它的历史赋予人性，普罗托格尼斯才使希腊的唯美故事放出异彩。这时的历史学家局限于报导事件而非描写人物，编列钱币、花瓶、塑像、浮雕、图画及建筑等的目录，竭力地希望他们的搜集能够表达出罗马的威严。艺术作品，是借耳、目及手来引起灵魂的共鸣，而不是用智慧；因此，当把它析释成思想及文字时，它们的美便消褪；思想的天地只是许多世界中的一种；每一种感觉都有它本身的特质；因此，每一种艺术亦有其自身的特有的媒介——这是无法转译成语言的东西，即使是由艺术家来写有关艺术的文章亦属徒劳无功。

有一件特殊的不幸笼罩了罗马的艺术；我们从希腊艺术来看它，希腊艺术似乎在最初即成了它的模式和主人。正像印度的艺术是以奇特的形状来滋扰我们一样，罗马的艺术亦以类似的单调重复来使我们心寒。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见过 Doric、伊奥尼亚（Ionic）和科林西恩式（Corinthian）的圆柱和柱头建筑、那些理想化了的浮雕、那些诗人、统治者和神仙的塑像；即使是壁画令人惊愕的庞贝，都使我们知道那是希腊真迹的翻版；只有“集锦”式的建筑柱式，才是罗马所固有的，尚且它违背我们古典的统一、单纯及自制的意向。当然，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艺术是压倒性的希腊化。经西西里及希腊意大利，经坎帕尼亚及伊特鲁里亚，最后经过希腊、亚历山大城及希腊化东方（Hellenic East），希腊的审美方式、方法及理想，都传入了罗马艺术。当罗马成为地中海的主人之时，希腊艺术家便涌入了这个新的财富与保护中心，为罗马的寺院、宫殿及广场制造了无数希腊杰作的拷贝。每一位征服者，都带回不少样品，每一位显贵豪富，都为了残存

的珍宝及希腊工艺而搜索城市。逐渐地，意大利变成了购买盗窃而来的绘画博物馆，其饱和度足使罗马艺术建立了格调达1世纪。以艺术而言，罗马是被希腊的世界所吞没了。

所有这些，有一半是真实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艺术史，是轩缘与拱门 (architrave and arch) 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它是意大利本土的写实主义从希腊艺术入侵意大利半岛中复兴的一种战斗，希腊艺术所描绘的神而不是人、是类型的或柏拉图式的观念的，而不是俗世的个人，追求形式上的高尚完美而不是感觉与言辞的写真。有助于在伊特拉士坎古墓上雕刻人物的那种雄劲的地方艺术，蛰伏于希腊的征服及尼禄对希腊艺术的迷醉之间；但它终于打破了希腊的窠臼，以写实的雕刻，印象主义的绘画，以及圆拱与拱形圆顶的建筑，造成了革命化的古典艺术。由此种种，加之以罗马从外界模仿而来的美，使罗马成为西方世界艺术之都达18个世纪之久。

第二节 工匠的罗马

凡是想一游 Flavian 时的罗马，及从 Ostia 往北上溯台伯河的古代旅人，最初都会注意到泥河的湍急，把山丘与谷地的土壤冲携至海。在此一简单的事实中，潜伏了缓慢侵蚀的悲剧，产生了在河流上双向商业 (two-way Commerce) 的困难，台伯河口的周期性淤塞，以及几乎每年春天氾滥在罗马低地的水患，因而限制了居民往日船只可达的上流商店，常常浸坏了储存在码头谷仓中的玉米。当河水下泻时，则使房屋塌毁，使人畜皆亡。^②

旅人接近罗马时，立刻就会被它的商场 (Emporium) 所吸引。商场是沿河的东岸开设，长达1000英尺，充满了杂乱的工入、仓库、市场、及流动物资。在商场的那边，Aventine 山巍然矗立，公元前494及449年，愤怒的平民所作的“静坐罢工”，就在它的山头举行。在左岸的同一点上，是凯撒遗留给百姓的一些公园，公园后面就是 Janiculum 山，距岸东不远的美丽的 Aemilius 桥，展现出了牛只市场，(Forum Boarium) 以及 (依然屹立的) 命运之神 Fortune 及黎明之神 Mater Matuta 的庙宇。再往北，右面幽然现出宫闱及庙宇林立的巴勒登丘及 Capitoline 二山。左岸，是阿格里巴 (Agrippa) 的花园，再过去，便是梵蒂冈山 (Vatican hill)。城中心的北部，东岸以外，伸展着 Campus Martius 或“战神校场” (Field of Mars) 的宽敞的草坪和华丽的建筑物；这儿是 Balbus 及庞贝剧场、Flaminius 的马戏场、阿格里巴浴场，及多米提安的运动场；罗马的军队曾在这里操练，运动员在这里竞赛，赛车在这里举行，人们在这里玩球，^③议会在这里召集，在帝王监督之下，进行着民主幻象的活动。

在该市的极北部下船，旅客可看到一些 Servius Tullius 王做的城墙遗迹。罗马可能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后曾加重建。然而罗马武力的存在，及首都的安定，竟让这座古代城堡倾废；直到奥勒利安 (Aurelian) (公元270年) 才构建了另一座城墙——一种已逝的安全象征。墙上曾开大门，通常是单拱门式或三拱门式，以便使大道从而通过，城门的名称是因路名而起。在城市中遨游，先东后南，游客可以看到萨卢斯特 (Sallust) 的

豪华公园、尘土飞扬的禁卫队 (Praetorians) 兵营、Marcian 及 Appian 的拱门、与克劳狄乌斯的水道。在右侧，依顺序是 Pincian 山、奎里奈 (罗马七山之一) 山、Viminal 山、Esquiline 山及 Caelian 山，离开城墙，在 Appian 大道上向西北进行，沿巴勒登丘山的北坡，经过 Capena 城门可达新街 (Nova via)，然后往北走，经过迷宫殿般的圆拱及建筑物，站立在古时的大会堂中——罗马的首脑及心脏。

那里原本是一个市场场所，约 600 英尺长，200 英尺宽；现在 (公元 96 年) 商人业已退到附近的街市中或其他的大会堂里去，但是在毗连的会堂 (basilicas) 中，人们都在收税人协会 (publican's Corporation) 里出卖股份，与政府签订合约、在法庭里自辩、或者向律师请教如何逃过法律。在大会堂的四周，就像纽约周围的“华尔街” (Wall Street) 一样，建立了一些神仙的庙宇，有些大一点的是为财神 (Mammon) 而建的。内外饰建了大批的塑像，宏伟建筑物的列柱回廊，所遮的阴影使几株古树都黯然失色。从公元前 145 年到凯撒，它一直是议员的集会场所。会场两端，都有一个名叫 rostrum 的讲台，因为早期的一个台子上曾经陈列了一个在公元前 338 年从 Antium 掳获的船头 (ostra)。在西边，是“金哩碑” (Millenarium Aureum)，奥古斯都筹建了一排镀金的铜柱，用以标明几条执政官大道的交点及起点；柱上刻着从罗马可以到达的主要市镇及其距离罗马的距离。沿西南侧，是“神圣之路” (Sacra Via)，通至 Capitoline 山的罗马主神朱庇特及农神 Saturn 的神殿。此大会堂的北方，访客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会堂，那是 Lulium 会堂，凯撒所建，用以代替较旧的地区；附近是为奥古斯都及韦斯巴芗所设计的另一些小会堂；没多久，图拉真将把其中最大的予以清扫与整饰。

即使是这样一次匆忙的巡礼，古代的游客仍能感觉得到城市人口的拥挤繁杂，以及迂迴曲折的街道。其中有一些是 16 至 19 英尺宽；大多数都是东方式的曲折小巷。尤维纳利斯抱怨着说，车子在夜间颠簸在高低不平的路上，使人无法安眠，擦肩磨踵的人群，使昼间的步行宛如作战。“尽管我们十分匆忙，仍被前面涌来的人群所阻，被后而一层密密的人群所挤。有一个人，把一只肘刺到我的身上，另一个人把轿杆往我身上插；一个人用柱子，另一个人拿酒桶，往我头上碰。我的双腿粘满了污泥；大脚从四面八方向我践踏；一个大兵把他那平头钉靴不偏不倚地踩在我的脚趾上。”^④主要的大路，是用五角形的熔岩石块铺设而成。有时是结实地镶入水泥，直到我们现在，仍有一些安装在原地。没有街灯；无论是谁，要想在黄昏后外出就要带灯笼，或者跟随着拿火炬的奴隶；不管是哪一种，他都会碰到许多盗贼的铁手套。门户用锁及钥匙扣紧；窗户也于夜晚上闩，那些住在底楼的人则用铁棒严守——像现在一样。除了这些危险以外，尤维纳利斯还补充提出了从楼上窗户中投掷出来的软硬物体。总而言之，他认为，若不先立下遗嘱，只有傻瓜才敢出去晚餐。^⑤

由于没有公共车辆把工人从家中运送至工地，所以大多数平民都居住在市区中心附近的公寓中，或住在工场上方与后面的房间里。一座砖房公寓，通常可包括整个的广场，因而把它称为“岛” (insula)。很多这种建筑物，有 6 或 7 层楼高，建筑得相当薄弱，以致有几幢塌倒时，压死数百居民。奥古斯都把建筑物前缘的高度限制为 70 罗马尺，但显然地，法律明准后面可以有较高的高度，因为马提雅尔提到“一位可怜虫，他的顶楼是往上走 200 级。”^⑥很多公寓的底楼设有商店；有些还在二楼上设有阳台；有少数的房子，是在顶上用含有额外空间的拱桥通道与对街上的公寓相连——那是特殊平民住的危险的

坡屋。这种“岛”，几乎占满了“新街”，巴勒登丘的维多利亚山（Clivus Victoriae）及 Subura——一个位于 Viminal 与 Esquiline 之间的娼妓出没地区。里面住着商场的码头工人，Macellum 的屠夫、Piscatorium 会堂的鱼贩、牛只市场的牛郎、蔬菜（Holitorium）市场的菜贩及罗马工厂、店铺与商业界的工人。罗马的贫民窟遍布在大会堂的边缘。

大会堂外面的街道，排满了商店，劳工及交易的吵闹声不绝于耳。水果贩、书商、香水商、女帽商、染匠、花匠、磨刀的、制锁的、药剂师及其他所需要的办膳食的，人类中的弱点与浮华，以他们凸出的小摊位阻塞了大道。理发师在空地上向人招揽，因为空地上人人都能听到；酒馆多不胜数，在马提雅尔看来，罗马似乎是一个大沙龙（酒吧）。^⑦每一行业都想移到某些区域或街道的中心，往往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因此制草鞋的人是聚集在 Vicus Sandalarius、制马鞍的人就集中在 Vicus Lorarius、吹玻璃的人集中在 Vicus Vitrarius、卖首饰的聚集在 Vicus Margaritarius。

意大利的艺人都这样的店铺中工作——只有出色的人，收入才高，才过逍遥自在的豪华生活。卢库卢斯给 Arcesilaus 100 万 sesterces 去做女神 Felicitas 的塑像，Zenodorus 收 40 万，才制罗马信使神 Mercury 的巨像。^⑧建筑家与雕刻家的名位与医生和教师不分高下，化学家则被视为追求自由的艺人；不过做罗马技术性工作做得最多的人，原是或正是奴隶。有些主人，则使他们的奴隶接受雕刻、绘画及技巧训练，把产品拿到意大利及国外销售。在这种店中，劳工的分工极为明显；有些人擅长画许愿还愿的人像，有些人擅长装饰性的建筑飞檐；有些人专为塑像雕刻玻璃眼睛；不同的画家，绘出错综图画、或花卉、或风景、或动物、或人物，同时轮流在同一张画上作画。^⑨有几位艺术家是仿制名手，制造任何畅销时期的古董。公元前最后 1 世纪的罗马人，在这方面很容易受骗，因为像大多数“新富”（nouveaux riches）一样，他们是依然照费用及稀者为贵去衡量物品的价值，而不是以美及用途为标准。在罗马帝国时期，当富有不再是一种殊荣时，人的审美力提高，一种真诚的优美之爱，为千千万万的家庭增加了精致的器皿，以及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即今伊拉克）、及希腊都极少为人所知的装饰品。艺术之于古老，一如工业之于现代。那时的人虽尚无法享用现代我们用机器大批推出的丰足的有用制品，但是，如果他们够仔细的话，则能以美好的东西装饰自己，在热心磨练而成的艺术形式中获得优美、恬静的快乐。

第三节 伟人之家

冀求研究中产阶级居处的访客，将会在远离市中心纵横交错的大道上如愿以偿。由于不安定与天热，它们那灰泥砖房的外表，仍然像以前一样，以朴实的式样建造着；罗马的中产阶级，对过往的旅客绝不浪费艺术。建两层楼以上的房屋不多。地下室很少；屋顶闪耀着红瓦；窗户上安装着百叶窗，或偶尔间装几块玻璃。人口通常是双门，每一扇门都有金属的柄。地板是水泥或砖的，常是镶嵌成方形，其上没有地毯。建筑内部的中庭四周，是分组排列的主要房间，这就是修道院及大学四方院子的建筑嚆矢。在富者的

房舍中，一、两间房间用于沐浴，通常是用浴缸，很像我们自己的浴室。自来水管，罗马人铺设得相当好，是20世纪以前无可匹敌的，铅管把水从渠道及干管引入大多数公寓与家庭中；配件和旋塞是用铜制成，有些还铸成高度装饰性的设计。^④铅制的导管及管槽把雨水从屋顶排下。大多数的房间都是用轻便的炭盆供暖的；有些家庭，有很多别墅及宫廷、公共浴场等，可以享有烘烤木柴或焦炭的炉干供热系统，使热气通过地板或墙内的瓦管，供应到各个房间里去。^{*}

在帝国的早期，有一种希腊的新建筑加诸于罗马的富人之家。由于无法永远在前庭内部保有一己之私，他便在前庭后面建造一个露天的空院（peristylum），种植了花卉及灌木，饰以塑像，绕以回廊，在中央造一喷泉或浴池。院子周围，建造一批新房屋：一间餐厅，一间妇女房舍，一间收藏艺术品的pinacotheca，一间放置书籍用的书架，和家神用的lararium；也许有多余的卧室以及名叫exedrae的小凹室——即凹入的隐密小屋。比较节俭的家庭，用天井代替花园；尽管是找不到空间，罗马人把种花的箱子放在窗内，或在屋顶上种植花草或灌木，塞内加说，有些大屋顶上，有葡萄架、果树、和种在泥箱中的遮阳树；^⑤不少人家有在阳光中晒肚皮的“日光浴室”（solaria）。

很多罗马人都厌倦了罗马的嘈杂与匆忙，而躲到安静平淡的乡间去。不分贫富，都养成了爱好自然的感性，把古希腊时期任何可见的一切抛诸脑后。尤维纳利斯认为，当一个人有能力在意大利的某一个宁静的城镇中买一栋漂亮的房子，四周是“一个修整的花园，能够宴请一百信名奉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哲人时”，而偏偏住在都市中，每年付房租住在罗马一间阴暗的小阁楼，那才是傻瓜呢。^⑥家境优裕的人，每年初春迁出罗马，住进亚平宁山麓（Appennines）或者在湖海之滨的别墅中。小普林尼把他在拉蒂姆岸边Laurentum的乡间房舍，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描述。他把它说成“大得足使我感到方便，维持起来又不昂贵”；但是当他继续说下去时，我们会怀疑他的谦虚成分了。他描写说，“一个小走廊，由釉彩窗户罩着，顶上是檐檐……一间漂亮的餐厅，有最后一波海涛碎浪温柔地冲刷着，”宽敞明亮的窗户，使我们看到“三个方向的景色，犹如三个不同的海面”一个前庭，“可通入树林和山上”；有两间客室，“一间半圆形的图书室，室内的窗户，可以整天都能吸收到阳光”；一间卧室，几间仆人寝室。在对而的一侧是一间“雅致的客厅，”第二餐厅、及四间小型寝室；浴室套房中，含有“一间舒适的更衣室、”一个冷水浴池、一间温水浴室中设有烧成不同温度的三个浴池，和一个热水浴池（calidarium）；全部是由热气管中央供热法烧水。外面是游泳池、球场、储藏室、五色缤纷的花园、私人书房及宴客大厅、以及一座含有两个房间一间餐厅的了望塔。普林尼结论说：“现在告诉我吧，还没有正当理由让我把时间与情感寄托在这个舒适的退隐之所吗？”^⑦

倘若一位元老能有那样一幢别墅在海滨，另一位元老有一幢别墅在科莫（Como），那末我们就能想象到卡普里岛（Capri）——提比略的极尽奢华的房产，或者想到Alba Longa市多米提安的财产——更不用说哈德良不久要在蒂伯所建造的那一座了。配合这种奢侈浪费，访客一定能感悟得到巴勒登丘的百万富翁及帝王宫廷的豪华了。在国内建筑方面，

* 维特鲁威（Vitruvius）描述这些暖气炕（hypocausta）时，认为是公元前100年传下。^④至公元10年，已相当普遍，特别是在北部及英国，甚至英国现在仍渐渐恢复这种思想。

罗马人无意去模仿古希腊，因为希腊家庭是平凡的，只有寺院才是壮观的；他们的宫廷，系以半东方化的希腊诸王寓邸为模式；托勒密 (Ptolemaic) 式的建筑，把克娄巴特拉的金色带到了罗马，使皇室的建筑陪衬了君王政治色彩。奥古斯都的宫廷（因它坐落的山而得名），随着皇室行政能力的增加而逐渐扩展。他的大部继承人多为自己或他们的随员增建宫室；例如提比略的 domus Tiberiana、小靴子的 domus Gaiana、尼禄的 domus aurea 等。（译注：domus，即 house，有官邸、别墅之意）

这一栋“金宝” (Golden House) 变成了罗马的过眼奇观。仅仅建筑物即占地 90 万平方英尺，这还只不过是从小巴勒登丘延伸到邻近山麓 1 英里见方的别墅之一小部分而已。有一座巨大的公园环绕宫廷而建，还有许多花园、草地、鱼池、狩猎场、鸟舍、葡萄园、小溪、喷泉、瀑布、湖泊、皇室的游艇、游乐室、凉亭、花房，及 3000 英尺长的回廊。有一段愤慨的讽语涂写在墙上，足可视为代表性的言论：“罗马变成了一个人的居处。公民们，是迁徙到 Veii 的时候了——除非那个地方也真的括入了尼禄王的家中。”⁶⁵ 宫廷的内部，闪耀着大理石、青铜器、和黄金，再加上难以计数的科林斯首都镀金金属、数以千计的塑像、浮雕、绘画、以及购置或掳自古典世界的艺术品；其中之一，就是 Laocoön。有些墙壁上，镶了一些珍珠母及各种不同的名贵宝石。大客厅的天花板上包了一层象牙花，只要皇帝颌首示意，一阵芳香的香水，便从象牙花上喷落在宾客身上。餐厅有一个球面的象牙天花板，上面绘着代表天空和星辰的色彩，并且用隐藏的机器使它不停地慢慢转动。一间套房，供有热水浴、冷水浴、温水浴、盐水浴和硫磺浴。当罗马的建筑家 Celer 及 Severus 即将完成这座巨大的建筑工程而尼禄就要迁居时，他说：我终于有住的了。”百年以后，此一罗马的凡尔赛宫 (Versailles)，由于在周围的贫穷包围之中过于昂贵、过于危险而无法维持，以至失修荒废。韦斯巴芗在它的废墟上面建造了罗马的圆形大竞技场 (Colosseum)，提图斯及图拉真则在上面建造了他们广大的公共浴场。

多米提安也沾染了尼禄的建筑狂。Rabirius 为他建立了 domus Flavia，虽不像尼禄的博物馆那样巨大，但是在华美堂皇及装饰方面并不输于它，仅仅一面边厢，即包含了一个断案集会的大会堂，很可能那就是皇帝审讯最后上诉案件的法庭；在同一边厢中，包括了一个有圆柱列包围这中庭 (Peristylum)，占地 3 万平方英尺。连接这一边厢的，是一间宴客大厅，地板是红色斑岩及绿色的蛇纹石，迄今仍在；今已消失了的，是精细的大理石屏风及漂亮的柱形窗子，从窗子里，用餐者可以看见水喷酒在 nymphaea（或喷泉）外侧的大理石底部。我们应该补充一句，多米提安只有在接待宾客及处理政务时才使用此一建筑；通常，他是在奥古斯都的较为朴实的宫中。无疑地，这些皇家大厦是帝国门面的一部分，专为打动当地居民、访客及大使人物而设，帝王自己（也许小靴子（卡利古拉）及尼禄例外），逃离这些礼仪房舍的束缚拘泥，享受家宅邸中的安祥与亲切，并且像安东尼·庇护所说的，享受“作人的乐趣。”⁶⁶

第四节 装饰艺术

在这些宫室及富豪之家中，拥有成百的艺术品，使任何东西即使不为了美观，至少是昂贵的。地板常常是杂色的大理石，或者是镶嵌的木工，这两件东西五颜六色小方块（tesserae）的配合，产生了突出的真实永恒的图画。家具并不像我们现在那样多、那样舒适，然而大多有优异的设计及工艺技巧。桌子、椅子、凳子、榻、床、灯与日用器皿，都由耐久性的物质制成，装饰极为豪华；最好的木料、象牙、大理石、银、铜及金，都经过细密的加工及磨制，装饰成植物或动物的形式，或镶上象牙、龟壳、打出浮雕式的铜器、或珍贵的石器。桌子有时用高尚的松柏木雕制而成；有些是金银镌刻而成；多数都是大理石或青铜的。椅子的种类样样都有，从摆凳到宝座，但是，对于造成脊椎骨畸形的问题方面，不如我们计算得到周到。床是木器或铁器制成。床腿细小但却结实，腿部常是动物的头或脚形；铜网（而不是弹簧），支撑着填草或羊毛的床垫。形式雅致的青铜三角架，代替了我们现代的三角柜（end tables）；随处都是鸽笼式的小柜子，放置卷轴书册之用。铜制的火盆暖着屋子，青铜吊灯则照亮了房间。镜子也是铜的，磨制得很细，浮雕或镌刻着花式或神话的图案；有时制成横或直的凸形或凹形，把反射出来的人形改变成可笑的瘦长或胖圆形。⁷¹

坎帕尼亚的各工厂，配合西班牙丰富的矿产输出，为广大的市场大规模地制造银器；银器用品那时在中级及上层阶级人士已很普遍。公元1895年，一位挖掘人曾在Boscoreale的一座别墅的水池中，发现了可观的银器收藏品，显然是拥有人于公元79年逃离维苏威（Vesuvius）火山的余烬未果之前，把它们藏储在那里的。在16只银杯中，有一只还看出一个几近完美单叶（Simple foliage）图样；有两只表示着高浮雕的骨架；另一只上面的图画是奥古斯都在战神及爱神之间加冕登基，表示二者都是人类的敌神；最可笑的是斯多噶派的鼻祖芝诺，讥讽地指着伊壁鸠鲁，后者则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大块蛋糕，同时有一只猪，前足立起，彬彬有礼地想讨取一份。

帝国早期的钱币及宝石，证明了雕刻艺术的进步。奥古斯都时代的也一样，亦有同样良好的趣味，有时是相同的设计，“和平祭坛”（the Altar of Peace）就是一例。从非洲、阿拉伯及印度输入的宝石，则雕制成戒指、胸针、项链、手镯、杯子、甚至镌入墙中。至少在一只手指上戴一枚戒指，是社交必需品；有少数的花花公子，每只手指都戴戒指，而不只戴一只手指。罗马人用戒指做成私章，因此他们喜欢使印章有独特的设计。罗马有些收入最好的艺术家是宝石匠，像Dioscurides，他就是为奥古斯都刻印的人。谈到玉石的雕刻，“黄金时代”达到一种永远无法凌驾的程度；现在在维也纳的gemma Augusta，列为现存最佳制品。收集宝石及玉石，已成为富有的罗马人——庞培、凯撒及奥古斯都——的嗜好；由于世袭，使皇室的宝石库日丰，直到奥理略才把它出卖，辅助支付他对Marcomanni的战费。因为皇玺及宝石官方保管人而演变出英国的“掌玺官”（Keeper of the Great）。

同时，加普阿 (Capua)、Puteoli、库米及 Arretium 等的陶工，却把各式各样的陶瓷艺术品充斥在意大利的家庭中。Arretium 有容量 1 万加仑的调和大桶。其所出产的红釉餐具，1 世纪以来是意大利销路最广的产品；它们的样品几乎到处都有发现。铁制的戳记，是中空的浮雕式，用以烙印在每一个花瓶上、灯上或烧制制造者姓名，有时也印上当年执政官的姓名作为制作年代。到此程度，古人已知印刷艺术；他们之所以未曾予以发展，乃因为奴隶模绘员的工资便宜。⁴⁹

从磁器起，库米、Liternum、和阿圭利亚的艺人便转而制造艺术玻璃。^{*}“波特兰花瓶”，就是著名的实例；^{**}更好一点的，是在庞贝发现的“蓝玻璃花瓶”，活生生地描写出酒神 Bacchus 葡萄成熟庆宴的优美活动。⁵⁰ 普林尼及斯特拉博说，当提比略在位时，吹玻璃的艺术是从西顿 (Sidon) 或亚历山大城传入罗马的，⁵¹很快地便制出了杂色的小玻璃药瓶、杯子、碗及其他这种精美的制品，使它们一度成为艺术收藏家及百万富翁们心爱的猎物。尼禄在位时，曾付出 6000sesterces 买了两个小的吹制玻璃杯，即现在所熟知的“千花” (millefiori)，那是用不同色彩的玻璃棒熔合而成。甚至价值更昂贵的，是从亚洲及非洲输入的“萤石”花瓶。它们的制法是把白色及紫色玻璃细丝并排成列，形成一种所希望的型式，然后烧制；或以彩色玻璃片嵌入透明的白胎之中。庞培于 Mithridates 得胜后，曾带一些至罗马；奥古斯都虽然把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金盘子熔化掉，但是却把她那萤石玻璃制成的盅子予以珍藏起来。尼禄为那样一个杯子付出 100 万 sesterces；佩特罗尼乌斯在垂死之前，摔碎了另一个，以免落入尼禄的手中。总而言之，罗马人在制玻璃方面至今举世无双；世界上的艺术收藏品中，其珍贵之价值能胜过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及大都会艺术馆之罗马玻璃艺术品者甚少。

第五节 雕 刻

从陶瓷演进至雕刻，是经过烘制的粘土——赤陶浮雕、小型塑像、玩具、模仿的水果、葡萄、鱼等——最后到全尺码的雕像。上了釉彩的赤陶——majolica——庞贝废墟中蕴藏颇多。庙宇的山形墙及屋檐，都饰以赤陶的 palmettes、acroteria、笕嘴及浮雕。希腊入对这些装饰嗤之以鼻，在帝国统治下，它们已不够时髦；奥古斯都对粘土并不友善。

也许由于他对 Attic 建筑方式的兴趣，才使罗马的浮雕、雕刻达到了与希腊的最佳作

* 约于耶稣纪元前 2000 年，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发现，把沙与碱性物质在高温中溶化时，能产生绿色的半透明液体（由于沙中的氧化铁所致）；再加上锰及氧化铅便能使产品无色，完全透明；不同的色调可因不同的化学药品而产生之——例如蓝色，是由钴产生的。流质的糊状物，是用手或吹成模子；径使糊状物变硬，然后在轮子上磨切。

** 这种用玻璃加层的花瓶，可能源于希腊，是于公元 1770 年在罗马附近所发现，由波特兰公爵购得，于 1810 年借给英国博物馆。1845 年，有一个疯子把它捣碎为 250 片，但是恢复原形的技术相当成功，以致当时的公爵在 1929 年把它出售时，曾有人出价 15.2 万元。这项开价因视为太低而拒绝出售。⁵²

品相当的境地。约一代时间，罗马艺术家所雕刻的喷泉、墓碑、圆拱及圣坛，都含有精炼的神韵、技巧上的准确性、形式上宁谧的尊严、几分塑制及透视的风范，而使罗马的浮雕能跻身于世界的艺术杰作之林。公元前13年，元老院为庆祝奥古斯都安抚西班牙及高卢返国时，特下令在战神校场建立“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这是罗马雕刻遗物中最高贵的一件。这个纪念碑也许以帕加马(Pergamum)的圣坛为范式，才有了这种形式，全凭巴台农神庙(Parthenon)建筑的饰带，才有了它的列式的花边；圣殿是屹立在围墙内的台子上，其周围的围墙，有一部分是以大理石雕成的浮雕；而今所残存的，只是这些墙上的石板。^{*}一块石板代表Tellus——大地女神——她臂上有两个婴孩，她身旁生长着玉米及花卉，各种动物悠闲地卧在她的脚前。这些就是奥古斯都改革的前导思想：家庭恢复其亲子关系、国家恢复为农业社会、帝国恢复和平。中心人物是无与伦比的；真的，在它那成熟的母性及女性的美、温和、优雅的统一之中，有一种为庄严的巴台农神庙女神所无法匹敌的柔和的完美。外墙的饰带上，有一条莨苕叶形的装饰矮轴、宽瓣的芍药及罌粟花、以及丛丛簇簇的常春藤；这也是突出的一类。另一个一条显示出两排行列，以相反的方向进行着，在“和平女神”的圣坛前相遇。这两群都是庄严肃穆的人，可能是奥古斯都、Livia及皇室家族，伴随着贵族、僧侣、服事女灶神的修女(Vestal Virgins)和孩童。最后一批人的羞怯天真，栩栩如生。一个是婴儿，牙牙学步似地蹒跚而行，对仪式毫无兴趣；另一位是个男孩，已经是值得骄傲的年龄；还有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束花球；还有一个男孩，经过一些恶作剧之后，受着母亲温和地劝告。尔后，孩子们在意大利艺术上的地位日益提高。然而罗马的雕刻却永远未能再度表现那种披布(drapery)的优势地位、那种自然而有效果的组合、那种光线与阴影的调节。这里，正像在维吉尔的作品中一样，宣传找到了完美的媒介。

这些浮雕中，唯一能成罗马劲敌的，是建在凯撒归来的将军们返国时进入的拱门上面的雕刻。留存下来最好的，系由韦斯巴芗着手兴建，到多米提安完成，用以纪念占领耶路撒冷的提图斯拱门。一件浮雕显示着燃烧中的城市，墙壁在塌毁，人们惊惶而逃，财富遭罗马的军人掳劫；另一幅描绘着提图斯驾着战车，在兵士、动物、行政官、僧侣及犯人之间，驱车进入罗马，后面伴随着神殿的大烛台，与各种战利品。这些艺术家采取了大胆的实验：他们把不同的人像雕成不同的层次，再把它们分布到各异的平面上；他们雕琢出的背景，给人以深度的幻觉；他们画的是整体，表示出充实与距离上更多的阴影。所显示出的动作，不是独立的片断，而是有连续性的，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建筑物的饰带上面，以及后来在图拉真及奥理略时代的柱子上的一样；因此，动作及生命感表现得更好。人像并不是像希腊的和平祭坛，把人物理想化和把人像变成Attic式的恬静气氛；它们取材于现实生活，以意大利的写实主义与生气蓬勃的俗世传统雕刻而成。作品的主体不是完美无缺的神，而是活生生的人。

使罗马雕刻与希腊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种活泼有力的写实主义；但由于这种倾向自我的再现的忠实，使罗马人加之于艺术的贡献很少。约于公元前90年，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Pasiteles，到了罗马，住在那儿达60年之久，他在银器、象牙及金器方面

^{*} 最大的碎片仍然于最近在罗马的Museo delle Terme发现；其余的则保存在梵蒂冈、佛罗伦萨的Uffizi Gallery及巴黎的罗浮博物馆。

有卓越的成就，采用了银镜，巧妙地复制了一些希腊杰作，著作了五卷艺术史；他是他同时的 Vasari 及 Cellini 两人的综合。另一位希腊人 Arcesilaus，他为凯撒的祖先 Venus Genetrix 雕了一个著名的塑像。雅典的 Apollonius，大概是在罗马，雕刻了气势感人的梵蒂冈的——Torso Belvedere——一件颇为纯和的作品，目的不在表现凸出的肌肉，而是表示出一个充分健壮有力的人；我们只能说，就目前而言，它是完美的。曾有一段时间，各画室都忙于用希腊的形式雕刻于意大利的神祇，甚至加之于诸如“机缘与贞操”的神圣抽象事物之上。可以假定地说，雅典的 Glycon 是在这一时期于罗马雕塑了 Farnese Hercules。我们无法说明 Apollo Belvedere 究竟属于哪一年代或国家；也许那是原作的罗马复制品，出于雅典的 Leochares 之手。每一位学者都知道，它那文静的美是如何激起德国的古代艺术史学家 Winckelmann 对 Uranus 发生迷醉。²³这时的 Juno 有了两种著名的化身：一个是那不勒斯博物馆的斑岩 Farnese Juno，另一个是 Terme 的 Ludovisi Juno——冷静而又严肃、公平而又正直；使人开始了解到 Jove 的漫游。

所有这些，及 Capitoline 博物馆中优美的 Perseus 和 Andromeda，都是希腊形式的，理想化及普遍化了的，并且是令人厌烦的神圣。更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些半身塑像，构成了从庞培到君士坦丁期间罗马青铜大理石的相学字典。其中也有些是理想化了的，特别是朱利亚-克劳狄安王朝的头像；但是古伊特鲁里亚的写实主义，及随时可见的令人不悦的面型，都在印证罗马人所代表的丑陋，尽管表现出来的是强大。其中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雕像遗留在公共场所，以致有时使人觉得似乎是属于谢世者居多，属于在世活人者反而少。有些风头人物急不择待，便在死前先为自己立像，直到妒嫉的皇帝为求生存余地而禁止这种早熟的不朽。

最伟大的半身塑像，是柏林的黑色玄武岩制成的“凯撒头像”（Head of Caesar）。我们不知道它代表谁；不过那稀疏的头发、尖锐的下巴、薄而瘦削的面孔，因焦思而出现的粗纹，由于觉醒而生的果决等，都与传说的属性若合符节。仅居其次的，是那不勒斯的凯撒巨头；在这里，他那皱纹几乎已表现了痛苦，仿佛这位一代巨人终于发觉，没有任何心灵广阔得足以了解世界，更不用说统治世界了。写实的程度到了冷酷无情的作品，是现存于哥本哈根 Ny Carlsberg Glyptotek 的庞培像；他年青时的一切英勇胜利，被人遗忘得成为一个肥胖呆滞的战败者。至于奥古斯都，他有五十来个塑像留传下来，其中很多都是巧妙的：青年时代的奥古斯都（在梵蒂冈），严肃、敏锐、高贵——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实际青年的最佳肖像；30 岁时的奥古斯都（在大英博物馆）——一座热烈、果敢的铜像，令人想起苏埃托尼乌斯所说的话：皇帝一瞥可镇大乱；僧侣时代的奥古斯都（在 Terme），一个深沉而富于思想的面孔从披布的牢狱中挣脱而出；在 Prima Porta 的 Livia 别墅的废墟中发现的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 imperator），现存梵蒂冈。这位风云人物的胸牌上面，覆盖着神秘而使人迷惑的浮雕，* 姿态僵硬，对那样一个残疾者而言，两腿过于强健了一点；但头部有一种沉静及半自信的力感，显示了伟大艺术的技巧与心灵——他全然无法忘怀波利克里托斯的 Doryphoros。

Livia 自己在那位艺术家的心中是幸运的，他为她雕塑的头像现在保存在哥本哈根。

* 他们所塑的像有安息（帕提亚）军旗的返国、被征服省份的降服、和平时期大地的肥沃、以及 Jove 广被四方的罩袍等。

头发是雄劲的，弯曲的罗马人的鼻子，表现了她的性格，两眼显得体贴而又温柔，双唇漂亮但却坚定；这就是安静地站在奥古斯都王座后面的女人，推翻了她的一切对手和敌人，控制了每一个人——除了她的儿子。提比略的像也雕得很好；虽然是理想化了的，但是在 Lateran 博物馆的坐像，却是出自曾在关罗（Cairo）雕塑闪绿岩（diorite）Chephren 的杰作名手。克劳狄乌斯却不这样幸运；当然，雕刻家在开他的玩笑，不然就是在描述塞内加的 Pumpkinification，当雕刻家把他雕成忧愁的朱庇特时：肥胖、厚道、沉默。尼禄曾竭力想发展一种美感，然而他真正的热望却是名望与权力；在他看来，对 Zenodorus（此一时代的 Scopas）的功用而言，还不如把他的时间用在制造 110 英尺高的尼禄王巨像当作阿波罗看待更为有效。^{*} 哈德良把它移到 Flavian 圆剧场的前面，而这个圆剧场从那时起即源于 Colosseum（罗马大圆形竞技场之意）这个名字。²²

在诚实的韦斯巴芑之下，雕刻重新返回真实。他让他自己坦诚地代表真正的罗马庶民，具有粗壮的特征、有皱纹的眉毛、光秃的头顶，及巨大的耳朵。就是在 Terme 中的那座胸像较为温和，表现出为国事而操劳的神情，或者像是那不勒斯巨头上那副煞有介事的面孔。提图斯带了酷似方形头盖及朴实的容貌到我们面前；把沿街叫卖的健壮小贩看成人类的宠儿是件困难的事。多米提安在崇尚实际的 Flavian 王朝时代有良好的心性，让他自己在世时为人痛恨，以至在死后把像都给毁了。

当艺术家离开宫廷到街头漫步时，他便能把意大利的顽童作自由的表现。有位老人（当然是没有哲学家首相那样多的智慧与银币），摆起哲学家的姿态，曾经一度被人标以“塞内加”的卡片。在著名的艺术家手中，运动员能使他们的肌肉享有一段时间的不朽；斗士也像塑像一样，找到了最好的住处，从贵族的别墅，到 Farnese 的宫殿，都有他们的踪迹。当罗马的雕刻家处理女性人像时，他们便变得心气平和起来；他们虽常雕塑易怒的泼妇，但是也塑造一些娴雅庄重的服事女灶神的修女（Vestal Virgins），偶然间塑出温柔的化身，像大英博物馆中的 Clytie，以及像 Watteau 与 Fragonard 的娃娃那样具有纤弱媚态的贵族仕女。²³ 他们擅长于孩童的塑造，如大都会博物馆中的青铜“男童”，或者是 Capitoline 的“稚气”（Innocenza）。他们能以惊人的逼真度雕塑出动物的各种形态，如公元 1929 年在 Nemi 发现的狼头，或者圣马可教堂（St. Marks）的跃马。他们很少能达到伯里克里斯派（Periclean schools）的那种流畅的境地；但那是因为他们喜爱个性甚于类型，喜爱真实中赋予生命的残缺美。以其全部模仿而言，他们在塑像艺术的历史中占有极高的地位。

第六节 绘 画

古代的游客在罗马的寺院、住宅、回廊及方场中，发现的绘画甚至比雕刻更普遍。他会在这些地方碰到波利格诺托斯（Polygnotus）、宙克西斯（Zeuxis）、阿佩莱斯

* 此系：包括座基在内，高 153 英尺，自由神像不含底基，高 104 英尺。

(Apelles)、普罗托格尼斯 (Protagenes) 以及其他古代大师的作品,对富裕的罗马帝国而言,其珍贵的程度一如文艺复兴时的绘画之于富庶的美国;他可以从他们保存良好的亚历山大城及罗马诸派的产品中,见到更为丰富的藏品。意大利的艺术是古老的,那儿的每一堵墙上都雕刻了装饰。罗马的贵族曾一度学习画艺;但是希腊文化的侵入,使得罗马的绘画成了希腊文化的产儿而居于屈从的地位。最后,Valerius Maximus 惊异地说,Fabius Pictor 若是屈身去画康泰庙 (Temple of Health) 的壁画就好了。³此中也有一些例外:至共和国末期,奥理略雇用了一批娼妓做他女神的模特儿而得享盛名;奥古斯都时代,一位哑吧贵族 Quintus Pedius,因为他的缺陷使他不能从事大部分的专业工作而接受了画艺;尼禄为他“金宫”的室内装饰雇了一位画家 Amulius,“经常穿着宽阔的袍子,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绘画”。⁴但这些人都是希腊人群中的佼佼者,他们在罗马、庞贝、以及整个半岛,以希腊或埃及的事物为主题,绘制希腊绘画的复制品或其变体。

绘画艺术实际上是局限在壁画及 tempera (涂料混以蛋黄等物以使色彩晦暗的一种画法及用此法所作之画) 画上。壁画是在新抹好的墙壁上绘以用水润湿的色彩;至于 tempera,则是把颜料与粘性胶浆混合在一起,敷在一层干燥的表面上。肖像画家有时使用一种蜡画法,把颜料溶化在热蜡中。尼禄曾使人把他的像绘在一块 120 英尺长的画布上——是我们所知的蜡料使用的嚆矢。绘画,如众所周知,原系用于塑像、寺院、舞台布景,以及为了展示凯旋或议场情景而作的麻布绘画;但其适于绘制之处还是在墙的外面或里面。罗马人很少把家具靠墙放置,或在墙上挂画;他们宁愿使用整个空间绘一幅画,或一组互相关联的设计。这样,壁饰便成为房屋的一部分,成为建筑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

维苏威火山的讽刺幽默,为我们保存了约有 3500 幅壁画——在庞贝一地的画,比古典世界全部发现的都多。尽管庞贝是个小镇,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有多少此种壁饰光耀了古典意大利的家庭及宗祠。最好的遗物已经移进那不勒斯博物馆;即使是在博物馆里,它们的柔和典雅依然能给我们深刻的印象;然而,只有古人才知道它们彩色上的全部深度以及使得每一幅画都能显示功用与地位的建筑结构。在维蒂之家 (House of Vettii) 中,壁画仍然留于原处 (in situ); 在一间餐室里,画着狄奥尼修斯突袭安睡中的 Ariadne; 在对面的墙上,是描绘代达罗斯 (Daedalus) 向 Pasiphaë 展示他的木牛;另一端,赫尔墨斯 (Hermes) 安静地望着火神 Hephaestus 把 Thessalian 国王 Ixion 绑在苦刑轮子上;另一间房子里,有一连串的幽默壁画,画着无忧无虑的邱比特,滑稽地模仿着庞贝的工业,包括维蒂的酒业。时间的推移曾经一度浸蚀过这些灿烂的画面,但仍有足够的遗物能把观者惊得目瞪口呆;人形画得几乎至善至美,人体的色彩栩栩如生的,依然能使活人血液在血管中奔腾跃动。

由于参考了这些庞贝绘画,才使艺术鉴定家试着去了解古代意大利绘画艺术的性质,划分它的时期与风格。这种方法颇为危险,因为庞贝的画近乎希腊者多,近于拉丁者少;不过,从罗马及其市郊的古画遗物上看来,与庞贝的发展尚称吻合。在第一或表面装饰形式时期 (the First or Incrustation Style, 公元前第 2 世纪),墙上往往着以与镶嵌的大理石石板 (crustae) 相似的色彩,与庞贝的“House of Sallust”一样。在第二或建筑形式时期 (the Second or Architectural Style 公元前 1 世纪),壁上的绘画是模拟一幢建筑、或其正面、或它的列柱。所看见的柱子,仿佛是从里面向外看的,空旷的乡野画在柱与柱之

间；用这种方法，艺术家使人有置身于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里的感觉，室外是凉爽的树木与花卉、原野与溪流、驯良或娱人的动物；蛰居在室内的居民，只稍对墙而观，便可想象身处卢库卢斯的花园之中；他可以垂钓、泛舟、狩猎、或耽于养鸟的乐趣中而不致受季节限制；大自然被搬入室内了。第三或华丽装饰形式时期（the Third or Ornate Style，公元1至50年），纯粹为了装饰而运用建筑形式，以风景辅助人物。在第四或错综复杂形式时期（the Fourth or Intricate Style，公元50至79年），艺术家让他的狂想奔放而出，发明了奇幻的结构与形态，将它们置于嘲讽凝重，重叠错综的花园与柱梁、别墅与亭阁的现代派的杂乱之中，²⁶再加上无意识的记忆和充溢的光线，偶尔还达到印象画的效果。在所有这些类似的形式中，建筑是绘画的侍女兼主人，为绘画所役使，也使用了绘画，并赋予传统以形体，而此一传统，经过了16个世纪之后，又在法国画家普桑（Nicolas Poussin）的作品中再度苏醒过来。

主要的残存绘画主题中，很少有超越希腊神话的范围，这是一件可惜的事。我们厌烦了这些相同的神明、森林之神、英雄、及罪人——天神及战神、酒神与牧神、阿喀琉斯（Achilles）与奥德赛、Iphigenia 与 Medea；尽管任何一个可能的理由，都能与文艺复兴背道而驰。也有一些静物画，到处都有漂布者、旅舍老板或一个屠夫，闪亮在庞贝的墙上。爱情常常支配了画面：一位少女坐着默思，心中的某种秘密，与站在她旁边的爱神 Eros，并非没有关连；少年男女们含情脉脉地在草地上跳跃；美女与俊男狂欢着，仿佛全镇除了醇酒与爱情之外，不知有别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些墙饰上的表现来判断的话，庞贝的女仕便理当有她们适宜的生活中心。我们看到她们全神贯注于“指骨”（Knucklebones）游戏，或者幽雅地抚弄着七弦琴，或口衔金笔，默然作诗；她们的脸上有成熟的静穆，她们的体型健康丰满，她们的长袍曳地，有着 Pheidias 的幅度和韵律，她们步行时，像海伦一般自觉到她们的神圣。其中之一表演 Bacchic 舞，显然非常轻灵微妙；她的右臂、手与脚，像绘画历史上任何名画那样可爱。这些杰作中必然亦有一些男性人物：忒修斯（Theseus）战胜人身牛头的怪物弥洛陶诺斯（Minotaur）、海格力斯拯救 Deianira 或认领 Telephus、阿喀琉斯愤怒地使顽强的 Briseis 投降；在最后一幅画中，每一个人物都接近了完美的程度，使庞贝的绘画达到了它的极致。当然也表现了幽默：一位头发散乱的教师倾身绊倒在木棍上；一个快活的色狼，以可笑的醉态摆动着他的两腿；一位光头的无赖 Silenus，沉迷于音乐的狂热之中。酒馆及妓院也有适当的装饰，对于热心的观光客，无须告诉他们，男性生殖力之神普里阿普斯（Priapus）至今仍然炫耀他在庞贝古壁上稀有的权力。在“别墅细目”（Villa Item）全程中的另一端，是一连串的宗教绘画，显示了该地之用来庆祝酒神神话仪式的情况：在一幅壁画上，一个虔诚入迷的小女孩，读着一本圣书；另一幅，是一行少女往前进行，吹着风笛，奉献供物；在第三幅上，是一位裸女垫着足尖起舞，同时有一位新加入的教徒跪在地上，为某种仪式上所需要的鞭打而显得精疲力尽。²⁷比这些都更精彩的，是在 Stabiae 废墟中发现的壁画，预言了波提切利（Botticelli），16世纪意大利画家的出现，题名为“春”：一个女子缓缓地走过花园，采摘花朵；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她的背部以及她那优雅的转头姿势；很少艺术曾把这一种简单主题的诗境表现得如此动人。

从这些废墟中发现的全部绘画，其中最伟大的是在 Herculaneum 所发现的 Medea，现存于那不勒斯博物馆——那是一位沉思的妇女，她衣饰华丽，默想着她的孩子的被人谋

杀；很显然地，这是凯撒花 40 talents（约合美金 14 万 4000 元）向拜占庭艺术家 Timomachus 买来的那幅画的复制品。^{26a}

那种性质的画在罗马很少找到。但是在 Prima Porta 的 Livia 郊外别墅中，发现了那幅风景画的最重要的样本，²⁶ 直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使意大利超过希腊的作品。眼睛仿佛是被吸引着跨过一座院子，到达大理石的格子架，架外是一丛植物及花卉，复制得极为精确，连现在的植物学家都不能识别它们，把它们分类；每一片叶子都经过精细地描绘与着色；处处都有鸟儿栖息，昆虫在绿叶丛中爬行。稍为逊色一点的，是公元 1606 年在 Esquiline 发现的“Aldobrandim 婚礼”，曾由鲁本斯（Rubens）、范戴克（Vandyke）与歌德予以热心的研究；也许那是希腊作品的翻版；也许是罗马希腊人或者罗马人的真迹；我们只能说，这些人物——宁静羞怯的新娘、向新娘劝善的女神、悉心准备的母亲、等着弹琴及唱歌的少女——均皆画得颇为细腻而且富于感性，足使这种壁饰成为古典艺术中的一件杰出的遗物。

罗马的绘画无创造力可言；希腊艺术家们把相同的传统与方法随身带至各地；即使是这些图画上含混的印象主义作风，说不定也是亚历山大城技巧的支派。但是它们中间有着细致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可以说明何以阿佩莱斯和普罗托格尼斯等画家享有与波利克里托斯和普拉克西特利斯等雕刻家同样高超的令誉。有时，色彩宛如乔尔乔涅（Giorgione 16 世纪威尼斯画家）所敷的一般丰实；有时，光线与阴影的微妙层次，表现出伦勃朗（Rembrandt 17 世纪荷兰画家）的作风；有时，一个粗犷的人像能捕捉到梵高（Van Gogh）稚拙的写实主义。这里的透视法往往错误，而草率的技法则在成熟的观念背后踟躇。不过，新鲜的活力补救了这些缺憾，披布的韵律能引人注目，而林地的景色对拥挤的城市居民而言必定是快活的。我们现在的欣赏兴趣愈益受到约束；我们喜欢让墙壁保留它自己的意义，直到昨天为止，我们才犹豫着为它涂上油漆。然而对意大利人而言，墙就是牢狱，很少向世界打开一而窗子；他希望把障碍忘掉，被艺术诱入绿色的宁静之中。或许他是正确的：画在墙壁上的一株树胜过千百个在窗外褻渎天空、在阳光中溃烂的杂遝的屋顶景色。

第七节 建 筑

（一）原则、材料及形式

我们已为我们受过高度熏陶的观光客保留了罗马艺术最伟大的部分，在这种艺术熏陶之下，罗马最能保护自己抵抗希腊的入侵，并表现了她全部的创造性、勇气与力量。然而，创造性并不是单性生殖；它像亲子关系一样，是前存要素（pre-existing elements）的奇异综合。一切文化，在少壮时都是折衷的，正像教育始于模仿一样；但当精神或国家一经成年之时，它便在它一切作品及语言（如果有的话）留下特质。罗马，像其他的地

中海城市一样，从埃及与希腊撷取了 Doris、伊奥尼亚、以及科林斯等等形式；如也从亚洲采取了拱门、拱顶与圆顶 (arch, vault and dome)，并以这 3 种技术，在世人未见到之前，建造了一个有宫殿、城堡、圆形竞技场及浴场的城市。罗马的建筑变成了罗马精神及国家的艺术表现；豪放、严整、壮观、以及蛮力，在诸山建立了这些举世无匹的建筑。它们是石造的罗马灵魂。

大多数罗马杰出的建筑家都是罗马人，而非希腊人。其中之一的维特鲁威·波力欧 (Marcus Vitruvius Pollio)，著作了一部世界名著《论建筑》(约在公元前 27 年前后)。* 维特鲁威于凯撒麾下在非洲担任军中工程师，并在屋大维统治下做过建筑家之后，于老年退休，将罗马最崇高的艺术归纳了一些原则。他承认说：“大自然并未赋予我发展的才干，我的面貌因年月而老丑，疾病已夺去了我的精力；因此我希望用我的知识与书籍来赢获宠爱。”²⁸ 正如西塞罗及昆体良使哲学成为雄辩家的先决条件一样，维特鲁威则把哲学视为建筑家的先决条件；哲学能改善他的目的，而科学能改进他的方法；它能使他“慷慨、温和、正直、忠实、无贪；因为，若没有良好的信心及洁净的双手，便不会有真实的作品。”²⁹ 他描述了建筑材料、秩序及要素，以及罗马建筑物的各种类型；他对机械、水钟、速度计、** 渠道、城镇计划及公共卫生，提出补充说明。为了反对由 Hippodamus 在许多希腊城市所建立的矩形设计，他建议采用在亚历山大时代（及现代华盛顿）使用过的辐射状排列；然而罗马人却继续在他们军营的矩形计划上设计他们的城镇。他警告意大利说，在好几个地区中，饮水导致了甲状腺肿，他宣称中毒现象可因铅的作用而起。他将声音解释为空气的震动活动，并写出现今在建筑声学上最古老的论题。他的著作于文艺复兴期中再度被发现之后，深深地影响了达文奇 (Leonardo da Vinci)、帕拉第奥 (Palladio) 以及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维特鲁威说，罗马人建筑时使用木材、砖头、灰泥、水泥、石块和大理石。砖是墙壁、拱门和拱顶的常用材料，经常用做水泥的墙面。灰泥也常用为墙面，它是由沙、石灰、大理石末和水组合而成，需要精细磨制，铺上好几层，往往厚达 3 英寸；因此，它才能保持形状达 19 个世纪之久，像大圆形竞技场的某些部分一样。罗马人在制造及使用水泥方面，至我们现代以前一向是无敌的。他们采取那不勒斯附近丰足的火山灰烬，和以石灰及水，把砖、陶器、大理石及石头的碎屑投入，制出坚若岩石的模形 (opus caementicum)，几乎可以注成任何形状，从公元前 2 世纪以迄于今。他们像我们一样将其铸造在木板钉成的凹槽中。用这种方法，他们能用拱形顶端没有横向冲力的坚韧圆顶，涵盖广大而无支撑的空间；这样，他们才盖起了万神庙 (Pantheon) 及大浴场的顶部。石块用于大部寺院及较为矫饰的家庭中。有一点与 Cappadocia 不同之处，是半透明质的，主要是石块建成的寺院，把全部通口关闭时仍有充分的光线。³⁰ 希腊的征服带来了对大理石的兴趣，这种兴趣最初因输入廊柱、大理石，最后是开采 Luna 附近的 Carrara 采石场而得到满足。在奥古斯都以前，大理石主要是限用于柱子及石板；在他的时代中，则用于砖和水泥的墙面；只有在这种表面的观念下，他才使罗马到处都成为大理石城；大理石

* 有些学者怀疑该作是第 3 世纪的伪书，但是证据所趋，辨为真确。²⁸

** 更确切地说，就是里程表。一只木栓固定在轮轴上，这个轮轴借助齿轮推动另一较小的轮子，小轮较慢的旋转促使小石子落入盒中。²⁹

的实墙是少有的。罗马人喜欢把埃及的红灰花岗石、希腊埃维亚 (Euboea) 的白绿纹大理石、北非 Numidia 的黑及黄色大理石，与他们自己的白色 Carrara、玄武岩、雪花石膏及斑岩，交织在同一间建筑物中。建筑材料从来没有这样复杂或如此彩色缤纷过。

罗马在 Doris、伊奥尼亚及科林斯等建筑形式上，增加了 Tuscan 及集锦 (Composite) 式，并予以一些修改。柱子通常是单独石的柱子，而不是重叠的石鼓。Doris 式的柱子。采用了伊奥尼亚式的底基，呈现一种新的无凹槽的细长型；伊奥尼亚式的柱头。有时是四个螺旋形饰，使每一面都有同样的外观；科林斯式的柱子及柱头发展成一种超于任何希腊范式以外的纤细美，但在尔后数十年中，这种形式已被过度的雕琢所破坏。类似的画蛇添足，是在伊奥尼亚的螺旋形饰上加以花式，做成为集锦式的柱头，就像提图斯拱门的一样；有时螺旋的终点是动物或人形，用以暗示鸟嘴，及预示了中世纪建筑的方式。过分浪费的罗马人，常常把好几种方式混合在同一建筑上，像马塞卢斯的剧院就是一例；尔后，他们又过度节俭地使侧面的柱子与内殿相连，像尼姆 (Nimes) 的方屋 (Maison Carrée) 一样。甚至当拱门的发展取法了柱子的原有支撑用途时，罗马人仍然将它们加于其上，作为一种无作用的装饰品——一种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不定的时代的习惯。

(二) 罗马的神殿

几乎罗马所有的神殿，都保持了希腊的楣式结构原则——即由柱子支持楣梁 (即主梁)，支撑屋顶。奥古斯都在艺术上是保守的，一如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因此，在他命令下承建的大多数殿堂，都拘泥于正规的传统。从他的时代开始，帝王为他们奥林匹克竞争者增建了许多房室，以建筑的虔诚掩饰他们的淫逸，以至使山上屋宇林立，使砖砌金镶的寺院阻塞了街道。当然朱庇特是他们所宠爱的受惠者。在许多朱庇特之中，他把其中之一当作 Tonans 朱庇特，朱庇特神；另一个是 Stator 朱庇特，他曾在战时遏阻罗马人逃难，与 Juno 及 Minerva 共享罗马最神圣的八神殿，在 Capitoline 山顶上。在中央两侧有三层科林斯式柱廊的小室中，是金及象牙质的 Optimus Maximus 朱庇特——至大至伟的 Jove 的巨像。传说把这个罗马人崇拜的至高圣殿的最初形式，归功于 Tarquinius Priscus 烧毁及重建，已经有好几次；斯提利科 (Stilicho 公元 404 年) 偷去了它那镶金的铜门给他的兵士发饷，汪达尔人 (Vandals) 却拿走了房顶上镀金的砖瓦。铺道上的一些碎屑迄今依然存在。

在同一座山上的北峰，矗立着财神或守护神 Juno Moneta；这里是罗马的铸币厂，当然从它的名字而产生了我们野心的根源。它的南侧；是农神 Saturn 的神殿——是罗马神殿中最古老的神；根据罗马人的记载，最初落成日期是公元前 497 年；现存的还有八根伊奥尼亚式柱子及一个横楣。在山麓的大会堂中，是众始神 (god of all begininngs) Janus 的小庙；庙门只在战时才开启，在古罗马历史中只关闭过 3 次。大会堂的东南角上，是于公元前 495 年建立的 Castor 及 Pollux 庙；从提比略重建至今，只留传给我们 3 根科林斯式的细柱子；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罗马最好的柱子。

奥古斯都在他自己的会堂中增加了一个战神 Mars Ultor (复仇者) 之殿，是在 Philippi 面前发誓而建的；庄严的圆柱中只有 3 个还在。内殿的一端，是一个半圆形的厢堂 (apse，

即教堂东面的半圆形小室),注定了将成为早期基督教教堂的一种建筑形式。奥古斯都在巴勒登丘山(the Palatine Hill)上全部用大理石为太阳神阿波罗建了一座豪华的神殿,为的是纪念他在希腊亚克兴角(Actium)之役的协助;他更用雕刻家米隆(Myron)及Scopas的作品来装饰它,在神殿附近增建了富丽堂皇的图书馆及艺廊,并竭尽他的一切所能,使人想到神把希腊留给罗马,使他成了世界的精神及文化领导等。甚至奥古斯都的朋友们窃窃私议说,他的母亲已溘然长逝,阿波罗假扮成一条灵敏的蛇,生出了聪明的太子。

城市的西北部,是伊希斯的大庙,在巴勒登丘山上,是昔比里宽大的圣殿。漂亮的庇护所是以“健康”、“荣誉”、“美德”、“和谐”、“信心”及“财富”等拟人化的抽象概念而建立。几乎所有这些都含有塑像及绘画的陈列馆。韦斯巴芗在他那伟大的“和平祭殿”中聚集了尼禄“金宫”中的很多艺术瑰宝,以及耶路撒冷的一些遗迹,都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在牛只市场的Fortuna Virilis殿,具有罗马史上保存最完整的奥古斯都前期建筑物。首都的仕女们经常前往膜拜,因为她们相信,那些女神会教导她们如何在男人面前隐藏她们的缺点。

除了这些以及上百的其他古典矩形圣殿之外,罗马的建筑师增添了几座圆形神殿,显示了一些因圆顶而产生的问题的新技巧。在传统上,此种形式是从宗教上保留在巴勒登丘山很多世纪的罗慕路斯(Romulus)的圆舍演变而来。几乎同样悠久的是距Castor及Pollux圣殿不远之漂亮的“女灶神之家”(Aedes Vestae或House of Vesta);它那圆形的内殿,用白大理石做墙面,围着漂亮的科林斯式的圆柱,其屋顶是镶铜的圆顶。与它相邻接的是“女灶神宫。——是环绕在绕柱式宫廷Atrium Vestae而建,有84个房间,呈修道院状。那时,万神庙还不是圆形的庙宇;因为阿古利力所建的是矩形,但只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圆形广场;哈德良的建筑家在这个空地上建筑了圆形的神殿及雄伟的圆顶,迄今仍然是人类最华丽的作品之一。

(三) 拱式的建筑革命

罗马在非宗教的现世建筑成就大于其它的神圣建筑。因为她能脱离传统的枷锁,使工程与艺术结合(即实用及力量、美与形式的结合)得自成一统。希腊建筑的原则一向是直线式的(不论有多么细致的调节,如巴台农神庙);垂直的圆柱、水平的横楣、三角形的山形墙。特属于罗马的建筑原则是曲线。罗马人希望讲究堂皇、大胆、规模;但是除非使用令人眼花缭乱的阻柱,否则他们无法用直线及横梁原则支撑巨大建筑物的屋顶。因此他们以圆拱(通常是用它的圆弧形)、拱形圆顶(是圆弧的延伸)、以及圆顶(轮状的拱形)解决了这个问题。也许是罗马的将领与侍从把逐渐熟悉的拱式形状从亚洲与埃及传入罗马,而唤醒了长久为正统希腊形式所压抑的早期罗马及Etruscan传统。于是罗马把圆拱做大规模的运用,以致整个建筑艺术都把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崭新而长久的名字。罗马人在把水泥灌入屋顶木架以前,要沿张力线用砖铺成一个拱弯的网,据此发展成为接合的拱形圆顶;在建筑物的右角跨过两个圆锥或桶形圆柱时,他们制造了一个拱弯及穹窿的网,以便能够支持较重的上层建筑及承担横向的冲力。这些都是罗马拱式建筑革命的原则。

使这种新形式臻于完美的工程是大浴场和圆形竞技场。阿格里巴、尼禄及提图斯的

浴场，是一连串浴室积聚而成，此为戴克里先（Diocletian）浴场的滥觞。它们是用灰泥及砖砌成，以水泥作墙面，构筑到雄伟高度的纪念性建筑物。内部装饰富丽，地有大理石及镶木的铺道、彩色缤纷的圆柱、雕花的天花板、绘画与塑像。它们也设有更衣室、热和冷水浴室、暖气房、游泳池、健身房、图书室、阅览室、研究室、会客室、可能还有画廊。大多数房舍，都是用大的泥土管子装在地板下面或墙内的中央传热系统供给暖气。这些浴室（*thermae*）是建筑物中最宽敞而豪华的公共建筑，在这一方面可谓古今无匹。它们是社会主义消闲活动的一部分，罗马的元首政治以之执行它那与日俱增的君主政治。”

这种仁慈的专制政治（*Paternalism*）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剧院。罗马的剧院，虽比现代各大都市中的剧院少得多，但是大得多。最小的一个是由 *Cornelius Balbus* 于公元前 13 年在战神校场建筑的一座，有 7700 个座位；奥古斯都重建了庞培的剧院，有 1.75 万个座位；他又完成了另一座名叫马塞卢斯的剧院，有 2.05 万个座位。这些剧院都有围墙，与希腊的不同，看台是由圆拱或拱顶式的石质建筑所支持，而不是靠在山坡上。只有舞台才有屋顶；但是观众常常靠了麻布的凉篷来遮太阳，在庞培剧场的凉篷能遮盖 550 英尺宽的空间。在入口的顶上，是高官显贵们的包厢。有些舞台设有帷幕，戏剧开始时帷幕并不是升到顶上去，而是垂下放入槽中。舞台约升高 5 英尺。背景通常是采取精心设计的建筑方式，边厢相连，以有助于艺人把他们的声音投向广大的听众。塞内加提到“舞台技术人员，发明了自动升到顶上的交手（*scaffolding*，即台架），或静静直入云霄的表演场所。”^a 改换景幕时，是用转动的棱柱，或者把座位移动到边厢去，或往上升，如此可显露出次一场景。传音设计，是把空瓶罐放入舞台的地板或墙壁中以为辅助。^b 观众的席位，是靠了溪水流过水道而冷却；有时，把酒、水、番红花汁等的混合物用管子输导到最高的一排座位上，然后当作香水向观众喷洒。^c 塑像用来装饰内部，大张的绘画用做布景。可能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剧场或歌剧院能够比得上庞培剧场的规模与壮观。

更为普遍的是马戏场、体育场、与圆形剧场。罗马有好几个体育场，主要用于运动竞赛、赛马或赛车，以及某些壮阔的竞争场面，是在战神校场的 *Flaminius* 马戏场上演，更常用的地点，是凯撒在巴勒登丘与 *Aventine* 山之间所重建的 *Maximus* 马戏场。这是一座巨大的椭圆形场地，2200 英尺长，705 英尺宽，三面有可容纳 18 万观众的木质座位。^d 图拉真用大理石翻造了这些木质座位，由此我们便可以想象到罗马的财富。

相形之下，圆形竞技场算是中等建筑了，只容 5 万观众。它的计划并不新；希腊意大利的城市中，很久以前便有了圆形剧场；正如我们所见，在公元前 53 年 *Curio* 就“设计”了一座；凯撒在公元前 46 年建筑了另一座，公元前 29 年，*Statilius Taurus* 造了第 3 座。*Flavian* 圆形剧场（*Amphitheater*，罗马人称为 *Colosseum*），是从韦斯巴芗开始，由提图斯完成（公元 80 年）；建筑者的名氏不详。韦斯巴芗选择尼禄“金宫”花园中的湖当作剧场所在地，位于 *Caelian* 及巴勒登丘山之间。它是由石灰质松石（*travertine Stone*）构建成椭圆形，约 1790 英尺左右。外墙高 157 英尺，区分为 3 层，第 1 层有一部分是用 *Tuscan-Doric* 圆柱、第二层用伊奥尼亚式圆柱，第三层是用科林斯式圆柱所支持，每个

* 罗马的浴室，对于许多现代化建筑所面临的以最小的阻碍，占最大的空间问题，提供了范式。美国的宾州火车站及纽约的中央火车终点站，就是杰出的实例。

柱间的空隙上都有一个拱门。主廊上，有桶状拱顶做屋顶，有时以中古时代的修道院式相交叉。内部也分成三层，每一层都用拱门支持，区分为同中心圆圈形的包厢及座位，由楼梯分割成为“楔形”(cunei)。现在内部的设置，是由巨匠在一大块石质中刻成圆拱、通路及座位。塑像及其他装饰品点缀了整个剧场，很多排的座位都是用大理石制成。共有80个入口，其中两个是专为君王及其随员使用；这些入口及出口能在几分钟之内把巨碗形的剧场疏散一空。287英尺长，180英尺宽的竞技场，包围在一条15英尺高的墙内，墙顶上装着铁栅栏，以防观众受到野兽的伤害。圆形竞技场并不是漂亮的建筑物，它本身的庞大显露出了一些罗马特性中的粗犷及豪迈。它是古典世界遗留下来的所有废墟中，惟一最堂皇壮观的一个。罗马人把它建筑得像些巨人；当然，若要求他们将它们当珠宝一样雕琢，那未免就太过份了。

罗马的艺术接收了Attic、Asiatic及亚历山大等形式的折衷混乱状态——严谨、广大与高雅；它从未完全将它们作有机的统一，而这是美的必要条件。典型的罗马建筑物的粗犷方面有着东方色彩；它们令人惊叹，而并不美；甚至哈德良的万神庙也是建筑上的奇迹，而不是艺术的整体。除了某一阶段而外（如奥古斯都时代的浮雕与玻璃），在这一时期我们别想寻找感受上的优美或手法上的精娴；我们指望的是工程师的艺术，那就是：追求稳定、经济和应用上的完美、暴发户的迷惑装饰与大场面、军人的坚持实在、斗士充满了魄力的艺术。罗马人不像珠宝匠那样琢磨艺术品，那是因为征服者不能变成珠宝匠。他们的琢磨手法象征征服者。

无疑地，他们创建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迷人的城市。他们做出了人人都能懂的造形艺术、绘画艺术及建筑艺术，构筑了每一位市民都能使用的城市。自由群众虽然是贫穷的，但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却拥有大部分罗马的财富：他们食用国家的玉米、他们几乎不用花费，就能坐在戏院里、马戏场中、圆形剧场与运动场上看表演；他们在大浴室中运动、休息、娱乐及教育自己，他们享受几百条列柱下的荫凉，他们在街道上长约数英里的柱廊之下漫步，就只在战神校场就有3英里长。世界上一向没见过这种都城。城中心，是个喧嚣的大会堂，里面商业繁忙、雄辩之声不绝于耳，活跃着震撼帝国的辩论；其次是一圈壮丽的庙宇、会堂、宫殿、剧场及浴室等，繁富无匹；再次，是一圈熙攘的店铺及林立的公寓；另外还有一圈房屋与花园，然后又是神殿及公共浴场；最后是一圈别墅及房舍，把城市挤到乡下去了，大海围绕了山峦；这就是凯撒下的罗马——骄傲、威风、辉煌、现实、残酷、邪恶、混乱而又崇高。

第七章 享乐主义的罗马

(公元前 30 年——公元 96 年)

第一节 人 民

让我们进入罗马人的居室、神殿、剧场及浴场，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地生活；我们将会发现，罗马人的本身比他们的艺术更为有趣。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在尼禄王时代罗马仅只是地理上的名词。奥古斯都未能察觉到独身生活、无嗣主义、堕胎、长者杀害婴儿、释放奴隶以及对较为肥沃的新土之利用等等情形，已经转变了罗马人民的种族特性、道德气质，甚至人相学。

罗马人曾一度被性的刺激而陷入血亲关系中，也由于他们渴望死后蒙祖先坟墓的庇护，而有以致之；但现在上阶层和中阶层的人已知道把性与血亲关系分开，也对来世抱怀疑态度。以前，子女的抚养是对国家的光荣义务，且受公意的约束施行；现在城市人口已拥挤到饱和点，若再要求更多的生育似乎是荒谬的。但相反的，富有的单身汉及无子嗣的丈夫，仍然为谄媚遗产的人追求着。尤维纳利斯说：“让你为朋友所羡慕的，莫若有不妊之妻。”^①在佩特罗尼乌斯的书中，有一个人说：“Crotona 只有两种居民——谄媚者及被谄者；那里的主要罪恶就是让孩子长大继承你的钱财。就像一个静止的战场：只有尸体及攫食尸体的乌鸦。”^②安慰一位丧失了独生子的母亲时，告诉她现在是多么受人欢迎；因为“没有子嗣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权力。”^③格拉克兄弟有 12 个孩子；无论在尼禄王时代的贵族或是罗马时的骑士 (equestrian Rome)，像这种多孩子的家庭恐怕连五家都没有。以前，婚姻曾是终生的经济联合，现在对千百万罗马人而言都是一种没有重大精神意义的过眼云烟，一种生理上互取互予的松懈合约或政治的辅助品。为要避免未婚遗囷人的无能，有些妇女选阉人当作节育的丈夫；^④有些女人则与贫穷的男人假冒结婚，条件是妻子无需生儿育女，她可以随心所欲要多少爱人都行。^⑤节育的方法，是机械及化学两种都用。^⑥倘若这两种方法失败，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堕胎。哲学名士及法律虽然认为有罪，但是连最好的家庭都视若罔闻。尤维纳利斯说：“贫苦的女人忍受生儿育女的危险，以及一切抚育的麻烦……然而金屋的象牙床上究竟多久才藏一位孕妇呢？神奇伟大的是堕胎医生的技术，效力宏大的是为人堕胎者的药物！”然而他告诉当丈夫的人说：“欢欣吧，就给她一眼节育药……因为假使她怀孕，你就要成为衣索匹亚人的父亲了。”^⑦在这样开化

的社会中，杀害婴儿便罕见了。*

有钱阶级的不生育，已被移民及穷人的多产而抵销，使罗马及大帝国的人口继续增加。根据 Beloch 的估计，早期帝国的罗马人口是 80 万人，吉本的估计是 120 万人，Marquardt 的估计是 160 万人。^{**} Beloch 所计算的罗马帝国人口是 5400 万，吉本的计算是 1 亿 2000 万。[†] 贵族的数目仍像以前一样的多，但是他们的出身几乎已完全改变。我们不再听到有 Aemilii、Claudii、Fabii、Valerii，只有 Corneli，迟至凯撒时代仍是罗马趾高气扬的一族。有些已因战争及政治上的原因而消失；有些则因家族限制、生理的退化而衰微；或因穷困而使他们沦为平民鄙夫。他们的居住地，已被罗马商人、意大利市政的显贵，以及省城的贵族所占有。公元 56 年，有一位元老院的议员说：“大多数武士和许许多多的议员，都是奴隶的后裔。”[‡] 经过一、两代之后，新的贵族阶级适应了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孩子越来越少，奢侈日多，向东方的人欲横流投降。

最初是从大陆来的希腊人比来自昔兰尼加 (Cyrenaica)、埃及、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的人要少。他们是热心、聪明、温和的半东方人；许多是小本商人或进出口商人；有的是科学家、作家、教师、艺术家、医生、音乐家、演员；有的人诚实地，或贪婪地献身哲学；有些是具有才干的行政官和财政家，大多数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几乎全部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多半出身奴隶，没有良好的家世；他们虽已获得自由，但外表上，仍保有对罗马富豪的奴性，而骨子里，却因为罗马富豪依赖古希腊文化的残余为生，而心怀愤恨和蔑视。都城的街道，因为好动、健谈的希腊人而嘈杂不宁；在街上所听到的希腊语要比拉丁语多；一个人若想闻名于各阶层，就非得用希腊文不可。几乎所有早期罗马的基督徒都说希腊语；叙利亚人、埃及人及犹太人也是如此。有许多埃及的商人、艺术家及工匠住在战神校场 (Field of Mars)。瘦小、谦和、机警的叙利亚人，在都城中随处可见，他们忙于从事商业、手工艺、秘书工作、财政及欺瞒的活动。

犹太人，在凯撒时代已经是都城人口中的主要分子。少数人早在公元前 140 年就来了；[§] 很多人都是公元前 63 年庞培战役后被掳至罗马的战俘。他们很快地便获得了自由，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勤劳节俭，或者是他们对宗教习俗的严格遵守，使他们的主人觉得有必要让他们获得自由。公元前 59 年，民众大会中的犹太公民极多，西塞罗 (Cicero) 指这些人为政治上的鹵莽者起而反对他们。[¶] 总而言之，共和党对犹太人怀有敌意，但民众及君主对他们友善。^{‡***} 1 世纪末时，他们在都城中的人数达到了 2 万人。^{§§} 大多数居住在台伯河西岸，而使他们常遇洪水的定期泛滥。他们在附近的船坞工作，从事手工艺或担

* 约在第一世纪时，Columna Lactarin 地基，因为少女或私生子常被丢弃在这而得名，由国家提供护士，喂养和救助在这里拾获的婴孩。[¶] 然而，除了最文明的社会外婴儿的遗弃问题，是随处可见的习俗。

** 公元 1937 年，罗马的人口是 117 万 8000 人。

*** 他们坚决拥护凯撒，到头来得他的保护。奥古斯都也萧归曹随；但是对一切外国宗教信仰都得保持敌意的提比略，却征用了 4000 犹太人，送去撒丁当自杀队，把其余的人逐出罗马 (公元 19 年)。[¶] 12 年后，深信他是受了 Sejanus 的哄骗，把这件事处理错误；于是他撤销布告，下令犹太人得奉行他们的宗教，实行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受到烦扰。[¶] 小靴子 (卡利古拉) 在罗马保护他们，在国外压迫他们。克劳狄乌斯放逐了一些暴乱分子，但是颁布了一项通令 (第 42 号)，确认犹太人在帝国全境中享有自己法律之下的生存权。公元 94 年，多米提安把罗马的犹太人赶到 Egeria 去；公元 96 年内尔瓦又把他们迁回，恢复了他们的民权，准许他们享有一代的和平。

任零售商人，肩挑着货品在城中售卖。他们之中也有富人，但只有少数几位大商人；叙利亚人及希腊人掌握了国际商业。犹太教堂在罗马很多，各有其学派、学者、gerousia 及元老议员。⁹⁸犹太人的分离主义，他们的对多神论与偶像崇拜的轻视，他们严格的道德标准，他们的拒往剧场或参观运动竞技，他们奇特的风俗和宗教仪式，他们的贫穷和不洁等等，形成了种族对立。尤维纳利斯指责他们的生育，塔西佗则抨击他们的一神教论，Ammianus Marcellinus 斥责他们的酷嗜大蒜。⁹⁹由于血腥占领耶路撒冷，大批的犹太俘虏和神圣战利品，用以庆祝以及拱门上的浮雕，提图斯的凯旋胜利，使他们的恶感更为加深。韦斯巴芗对犹太人倍加凌辱，命令每年流离在外邦的犹太人所付出维持耶路撒冷寺院金钱的半数，按年奉献出来，用以重建罗马。然而，很多有学问的罗马人都羡慕犹太人的一神教；有些人还皈依了犹太教，甚至有几个上等家庭还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当作崇拜休息的一天。¹⁰⁰

如果我们在希腊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犹太人之外，加添一些从非洲而来的 Numidia 人、努比亚人和衣索匹亚人；少许由亚洲来的阿拉伯人、伊朗人、Cappadocians、亚美尼亚人 (Armenians)、佛利几亚人和比希尼亚人 (Bithynians, 在小亚细亚)；由 Dalmatia (南斯拉夫)、色雷斯、Dacia 及德国来的强悍的“野蛮民族”，由高卢蓄须的贵族，由西班牙来的诗人与农夫、以及由“不列颠来的纹身的野人”，¹⁰¹我们便想得到一个由很多异族构成的四海一家的罗马。马提雅尔对罗马娱乐的设施感到惊讶，因为罗马的高等妓女为了逢迎取悦她们的常客，而会说各种各样的语言，极尽诱人之媚态。¹⁰²尤维纳利斯不满地说，叙利亚的奥龙特斯河 (Orontes) 正注入台伯河，¹⁰³塔西佗把都城形容为“世界上的污秽场。”¹⁰⁴东方人的面孔、生活方式、衣饰、语言、姿态、争执、思想和信仰，构成了罗马城鼎沸生命中的一大部分。到了第 3 世纪，政府成为东方式的君主国；到了第四世纪，罗马和宗教成为东方的教义，世界的主人将跪倒在奴隶的神像面前。

在这混杂的人种汇集中，有不少的贵族阶级。他们对于尼禄王后 (Poppaea) 的作为敢怒不敢言，愤怒的元老院议员冲入了元老院，抗议对 Pedanius Secundus 奴隶的大屠杀。¹⁰⁵这种普通人都具有的起码德行，是不假外求的；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值得做为模范，而基督徒小型社团的虔诚和忠顺，使只追求欢乐的异教徒世界感到烦恼。但是大多数流入的人群，都因为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环境、文化及道德规范而风俗败坏；多年来的奴役生活毁灭了他们正直行为基础的自尊心；久与习俗各异的人群相处，损坏了他们风俗赖以形成的道德观。假使罗马不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吞没了这样多外国血统的人群，假使罗马让这些新归入的人进学校而不使之入贫民窟，假使罗马视他们为有许多潜在优点的人看待的话，假使罗马定期地关闭人大门让同化的速度赶上外人流入的速度，说不定罗马就能从注入的文化中吸取种族及文化上的新活力了，以及保留了罗马人的罗马，和西方的希望与堡垒了。但这项使命太重大了。战胜的城市，在来自各方强大的征服者之下，其臣民原有的血统被冲淡了，有学问的各阶层，反被拖曳到曾是她奴隶的文化中。大量生育压倒了优生生育；儿女众多的人征服了不孕之人，反而在主人之家“鹊巢鸠占”。

第二节 教 育

我们对罗马人的童年生活所知不多，但是我们能从罗马的艺术品及诗文中判断，他们的儿童从小被爱，但溺爱不当。尤维纳利斯抑制住他的愤怒，写出了一段动人的话，告诉我们要如何在孩子面前做出好榜样来，我们必须使他们远离邪恶的事务和声色，即使在我们过分溺爱的时候，也别忘了教他们尊敬别人。²⁷ Favorinus 在一项谈话中模仿卢梭的口吻，要求身为母亲的人要喂奶给她们的婴儿。²⁸ 塞内加及普卢塔克也同样地提到这种方法，虽然效果不大；但授母乳是任何家庭都容易做到的事，而且没有不良后果。^{*}

初期教育来自于保姆，她们多半是希腊人。常常用神话故事，“从前有个国王和王后……”小学仍然属于私塾的性质。有钱人家常为孩子们聘请家庭教师，不过昆体良像爱默生一样，反对这种方法，认为这会使孩子们无法形成正常的友谊关系及刺激他们彼此竞争。通常，自由阶级的男女孩童7岁时入小学，每条路上伴随着一个孩子头（child leader；paedagogus）以保护他的安全及行为。这种学校在大帝国中到处都有，甚至乡间小镇上也有；庞贝墙上的文字即表示出了民众的学识，也许那时的教育在地中海世界普及的程度与往日或日后相同。孩子头及老师通常是希腊的自由民或奴隶。在贺拉斯年青时的故乡小镇上，每一位学童每月缴给老师 8 asses（合美金 4 角 8 分）；²⁹ 350 年后，戴克里先把小学老师所得的学费最高额固定为每一学童每月 50 个 denarii（美金 20 元）；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教师地位的提高和青铜币（as）值的贬值。

大约在 13 岁，男女孩童成绩好的学生便毕业进入了中学；公元 130 年时，罗马已有中学 20 所。学生可以在中学里多学一点文法、希腊语、拉丁及希腊文学、音乐、天文、历史、神话学、哲学等，通常是以古典诗人为题用演说评论的方式而教授。女孩和男孩所学的功课差不多，不过她们多半专注于音乐及舞蹈方面。由于中学老师几乎是希腊的自由民担任，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偏重希腊的文学和历史；第二世纪结束前，罗马文化沾染了希腊风味，几乎一切较高的教育都是用希腊文施教，拉丁文学因而普遍地被希腊 Koine 与古代文化所吞没。

我们的大学及专科教育相等于罗马教育，由古希腊修辞学教师的学校所提供。罗马帝国的雄辩之士极多，他们在法庭上为诉讼人辩护，或为他们撰写讲词、或公开演说、或向小学生传授艺术，甚至于四种全来。其中有很多人旅游于城市与城市之间，讨论文学、哲学或政治，并示范表演如何用演说技巧处理任何问题。小普林尼在这告诉我们一位年方 63 岁的希腊人 Isaeus：

* 当时的玩具和游戏像现在一样多。罗马儿童也玩单脚跳踢石头、拔河、掷钱游戏、捉迷藏、蒙眼睛；他们也玩洋娃娃、滚铁环、跳绳、木（竹）马及风筝。罗马青年玩 5 种不同的球类运动。有一种和我们的橄榄球（Football）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们是用臂与手，不用腿和脚。³⁰

A 他提出好几个讨论的问题，让他的听众自由选择他们所喜欢的题目，有时甚至指出他应该站在那一方面自卫；于是他站起来，穿上长袍，开始讨论……他中肯地介绍出他的主题，口齿清晰，辩论机敏，逻辑有力，修辞高雅。⁶¹

这些人可以开学校、聘请助教、招集大批年约 16 岁的学生。每一科目付费高达 2000 sesterces。主要课目是演说、几何、天文与哲学——包括了许多我们现在所称的科学。这些就构成了专为富有自由民而设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假使他们没有实质的工作可做。佩特罗尼乌斯抱怨着说，就像每一代一样，教育无法使年轻人解决成熟问题；“我们的年轻人过于愚笨，各学校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对日常生活上的事情一点都学不到，视听均无。”⁶²我们只能说，他们向勤勉的学生教导如何以简洁快速的思维明辨各种年龄人的正当职业，以及罗马雄辩家口若悬河的能力。这些学校显然是不授与学位。学生可以任意久留，任选多少科目都行；Aulus Gellius 在学校里直留到他 25 岁。女性也可以入学，甚至已婚的。凡是喜欢更深入研究的人，则到哲学的发源地雅典去攻读哲学、到亚历山大攻读医学、罗得斯岛学诡辩的最新技巧。西塞罗每年用 4000 美元来维持他的儿子在雅典大学攻读。

到了韦斯巴芗的时代，雄辩学校数量的增加与影响力大到使足智多谋的君王都认为，要把较重要的人物罗致到政府控制之下，并对主任教授付给国库高薪（最高的是每年 10 万 sesterces，约 1 万美元）。我们并不知道韦斯巴芗资助了多少老师和多少城市。但知道谁有私人捐赠高等教育资金，诸如小普林尼在科莫(Comum)设立的就是一例。⁶³图拉真曾为 5000 个家境贫穷智力聪明的男孩提供奖学金。到了哈德良统治时代，政府对中学财源一直是从整个帝国内的许多自治市筹措而来，还为退休教师附设有养老金。哈德良及安东尼耐斯免除了每一城市中杰出教授的税捐及其他市民负担。正当迷信增长、道德沦丧与文学衰微之际，教育却达到了它的最顶点。

第三节 两性

3 青年的道德生活方面，女孩从小就被小心地保护着，男孩则受到较宽的监督。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宽容地准许男性寻花问柳。妓院是合法的但受限制，法律规定设在城墙之外和只许夜间开放；妓女要到 aediles (古罗马司掌公共建筑物及保安警察等的官吏) 那里登记，并且要穿着制服，而不能穿长外衣。有些妇女登记为妓女，以避免通奸被捉时受到法律惩罚。价格时有调整，以便适应各种顾客的能力范围而有所差别；我们曾听说过有“有 1/4 铜钱的女人”(quarter-of-and-as woman) 这句话。之后，又增加了有学问的娼妓，想以诗歌、歌唱、音乐、舞蹈及文雅的谈吐赢得顾客的心。我们无需到门墙外面去，便能找到这一类或其他容易追求的仕女；奥维德向我们保证，在门廊下、马戏场、剧院中，都能邂逅她们，她们简直是“多如星辰”；⁶⁴尤维纳利斯发现她们在寺院的辖区内，特别是在慈祥的女神伊希斯庙中寻欢。⁶⁵基督徒作家用责备的口吻说，娼妓出现

在内殿之中以及罗马神殿的圣坛间。⁶⁶

男妓也有，为法律所禁止，但为风俗所容忍，同性恋随东方的狂放而盛行。贺拉斯唱着（为谁唱呢？）：“我深中了爱的利刃，因为 Lyciscus 温柔地说，要胜过任何女人”；出于这种热情，他“才能为仕女或纤弱青年的火焰”⁶⁷所解脱。马提雅尔最具讽刺的短诗，是指鸡奸而言：尤维纳利斯未出版的讽刺诗，代表了一位妇女反对这种恶行竞争的怨言。⁶⁸ Priapeia 是本价值低劣、男女不分的色情诗集，泛滥在世故的年轻人与不成熟的成人中。

然而婚姻却与这些不正常的发泄勇敢的挑战，在焦心的父母及婚姻掮客的协助之下，至少能为每一位少女找到一个临时丈夫。如果 19 岁还没结婚的话，已被认为是“老处女”，但这仅属少数。订婚的双方彼此很少见面，也没有追求这回事，甚至情书往来都没有；塞内加怨尤说，任何事情都是先试后买，只有新郎不能先试新娘。⁶⁹ 甚至婚前情感上的爱恋也是不寻常的；情诗是献给已婚妇人的，或是赠给诗人从未想到婚嫁的女人；女人的大胆越轨行为发生在婚后，与中世纪及现代法国的情形相似。老塞内加推测罗马的妇女有普遍的通奸行为，⁷⁰ 他的哲学家儿子认为，一个已婚的女人周旋于两个爱人之间是司空见惯的典型。⁷¹ 奥维德讥诮地唱着：“所谓纯洁的女人，仅仅是那些未被求过婚的女人；对妻子桃色绯闻生气的男人，才是个乡巴佬。”⁷² 这些，也许是出于文学的幻想；可靠一点的是 Quintus Vespillo 给他妻子写的墓志铭：“婚姻至死而不离异者几稀；但我俩欢愉度过四十一载。”⁷³ 尤维纳利斯说有一个女人，在 5 年内结婚了 8 次。⁷⁴ 为财产和政治而非为了爱情才结婚的女人认为，倘若她们向丈夫和情人放弃嫁妆，才算履行了她们的责任。尤维纳利斯中的一位淫妇向她那露水之欢的丈夫解释说：“我们不是一致同意做我们所喜欢的事吗？”⁷⁵ 女人的“解放”像现在一样澈底了，摒绝了特权的礼仪和呆板的法律条文。立法约束了女人，但习俗使她们自由。

在许多情形之下，“解放”就是我们现代的工业化。有些女性在工厂或制造厂中工作，特别是在纺织工厂；有些人当了律师及医生；⁷⁶ 有些人在政治上颇有力量；总督的妻子检阅部队，并向军队演说。守护女灶神的修女们为她们的朋友稳固政治地位，庞贝的女人在墙壁上宣布了她们的政治选择。加图警告说，如果女人获致了平等，她们会把平等变成统治，保守的人对他的警告嘘唏不已，幸灾乐祸的瞧着。尤维纳利斯看到了女伶人、女运动员、女斗士和女诗人而感到惊异；⁷⁷ 马提雅尔描写她们在竞技场中和野兽，甚至狮子搏斗的情形；⁷⁸ 斯塔提乌斯就提到了死于那种搏斗的女人。⁷⁹ 仕女们坐在轿子里招摇过市，“四面暴露，使人人可见”；⁸⁰ 她们与男人在回廊中、公园里、花园内和寺院的空地上谈天论地；陪男人参加公私宴会、涉足戏院剧场，奥维德说：“她们袒胸露臂，迷惑得你想人非非。”⁸¹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多彩多姿、人欲横流的社会，一定使伯里克里斯时代的希腊人大惊失色。春天，时髦的女人在 Baiae 的船艇上、海滨及其他风景区游乐场中，荡漾着她们的笑语、她们的自以为美、她们的风骚大胆和她们的政治阴谋。那些老头子想吃天鹅肉吃不到，渴慕之余酸溜溜地斥责她们，渴慕的心情斥责她们。

像现代一样，轻佻或不道德的女人占极少数。专注于艺术、宗教或文学的女士，虽然并不出众，却为数不少。Sulpicia 的押韵诗被认为与提布卢斯的诗齐名，值得传诸后世；虽然是过分描写性爱，但读给丈夫听，倒也算上贞洁的。⁸² 马提雅尔的朋友 Theophila 是一位哲学家，是斯多噶学派、快乐主义学派的真正专家。有些妇女，忙于慈善事业及社会服务工作，为城镇捐建寺院、剧院及廊柱，捐赠学院，成为女赞助人。在 Lanuvium 一个

碑铭中提到了“妇女大会”(a curia mulierum); 罗马设有一座 conventus matronarum; 也许意大利有一个全国妇女俱乐部联谊的组织。无论如何, 当我们读过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后, 发现罗马竟有如此多的善良女性而令人费解。虽然安东尼好几次背叛他的妻子, 但 Octavia 始终忠于丈夫, 并忠实地抚养他的异国子女; 她可爱的女儿 Antonia、德鲁苏斯守贞的寡妇和 Germanicus 完美的母亲; Mallonin 公然责骂提比略的恶行, 后来终于自杀; 当克劳狄乌斯命令 Caecina Paetus 自尽时, Arria Paeta 把匕首刺入她的胸中, 在垂死之际, 把匕首交给她的丈夫, 坚定地说: “一点也不疼”;⁵⁴ Paulina 曾企图与 Seneca 同归于尽; 尼禄王将 Politta 的丈夫处死时, 她便开始绝食, 后来她父亲受到同一刑罚时, 她又与父亲一起自杀;⁵⁵ 自由民女 Epicharis, 忍受了各种苦刑, 而不吐露 Piso 的谋叛; 无以计数的妇女, 当她们丈夫被放逐时, 努力保护及隐藏她们的丈夫, 不得已时仍随丈夫流亡在外, 或者像 Helvidius 的妻子 Fannia 一样, 冒极大的险, 付出极高的代价来保护她们的丈夫: 就只是这几件, 便足以推翻马提雅尔及尤维纳利斯讽刺诗语中那些娼妓女人的论调。

在这些女英雄的后面, 许许多多的无名贤妻, 她们的婚姻忠贞和母性牺牲, 维系了整个罗马生活的结构。古罗马人的美德(孝顺、稳重、纯朴)、亲情之爱, 强烈的责任感、避免浪费与虚饰等, 仍然留存在罗马人的家庭中。像小普林尼书简中所描写那样高尚、健全的家庭, 并不是始于内尔瓦及图拉真, 他们静静地渡过了好几任暴君统治; 在君王的密谋、人与人之间不互助、品格低落和粗鄙的娼妓薰染下, 他们依然独存。从友侪之间和父母对子女的墓志铭上, 我们可以窥知上述这种家庭的一鳞半爪。有一个墓碑上写着: “Primus 之妻 Urbilia, 白骨长眠黄泉下。卿情珍贵胜吾生, 享年廿三即逝仙。最足钟爱是吾妻, 慰吾心者永别离。” (Here lie the bones of Urbilia, wife of Primus. She was dearer to me than life. She died at twenty-three, beloved of all. Farewell, my Consolation!) 另一个是: “敬致爱妻, 枕边之人。幸福岁月, 一十八春; 爱卿情弥, 永誓不娶。” (To my dear wife, with whom I passed eighteen happy Years. for love of her I have sworn never to remarry)⁵⁶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纺绵织毛, 责教子女、指导奴仆、慎用有限的财源, 与丈夫共同膜拜自古就有了的家神。尽管罗马是不道德的, 但是, 在古代使家庭水准提高的, 不是希腊, 而是罗马。

第四节 服 饰

我们若从几百件塑像上来判断, 尼禄王时代的罗马男性, 在身材和特征上要比共和国初期的男人强壮但不失温柔。当时的规律, 使他们很多人在个性上是坚强、严肃, 可怕而非可爱; 然而饮食、酒和懈怠却把另一些人塑造成使将军反感的人。他们仍然修面刮须, 或者由理发师去为他们修饰。一个年轻人的第一次修面, 是他生命中神圣的一天; 多半人都虔敬地把他那原始的络腮胡子奉献给一位神。⁵⁷ 普通的罗马人继续沿用共和国的传统, 把他们的头发剪得很短, 但是日渐增多的花花公子, 却喜欢把头发弄得卷卷的;

安东尼和多米提安就是这类型的代表。很多人都戴假发，有的人还在头上画描出类似头发的图形。^⑨不管是哪一个阶级，无论是在室内或室外，他们都穿着简单的长袍，或者是宽短上衣；只在正式场合才穿外袍，例如平民侍从被接见时、贵族在元老院中或观赏竞技时。凯撒身穿紫袍，当作一种官服的标记；很多显贵因而也模仿他；但不久紫袍便成为君王的特权。当时并没有使人讨厌的长裤、没有使人眼花缭乱的钮扣、没有长统袜；不过在第二世纪时，男人开始用绷带或布条裹腿了。足上物，则从草鞋（在皮或木鞋底上，把皮条从大趾及二脚趾之间穿起来——像日本式样），到全皮的高筒鞋，或者是皮及布制的高筒鞋，通常是在穿戴礼服时与外袍同时穿着。

罗马帝国早期的妇女，从壁画、塑像及硬币上看来她们的服饰格外像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女人，惟一不同的是她们的肤色都比较呈暗褐色。她们的身材有点纤细，她们的长袍使她们的姿态给人一种飘飘然之感。她们懂得利用阳光、运动、和新鲜空气。有些勤练哑铃，有些拼命游泳，有些就节食；另一些人，则用紧身裙束起酥胸。^⑩女性的发式，通常是往后面梳的，在颈后打一个结，常用网兜起来，在头顶上系一条带子或者丝带。后来因时尚所趋，需要一种更为高尚的发式，而用铁丝当架子缠上德国少女传人的棕色假发。^⑪一位时髦的妇女，可能要用好几个仆人，花数小时的时间用在修指甲和为她修饰头发上。^⑫

化妆品也像现在一样多。尤维纳利斯把“美容”术（*beautification*）形容为当时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医生、王后及诗人们，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著作。^⑬一位罗马少女的闺房就是化妆品用具的大库房——镊子、剪刀、刀片、锉子、刷子、梳子、洗澡用的刮子、发网、假发，以及大瓶小罐的香水、面油、油、膏、浮石（*Pumice-stone*）、肥皂等。脱毛剂用以去除毛发，加了香料的药膏则用以把毛发做成波状或固定毛发。很多妇女喜欢在脸上涂敷一种夜间化妆品，那是由 *Poppaea* 用面团和驴奶调制面成的混合剂，因为她发觉，这种混合剂有助于弥补不良的肤色；所以无论她旅行到何处，都有驴子跟着她；有时她竟赶一大群驴，在驴奶中沐浴。^⑭搽胭脂能使面部变白，眼眉及睫毛染成黑色描画一遍，有时太阳穴上的血管都用蓝色的细线描绘过。^⑮尤维纳利斯愤愤地说，一位富家女“涂满了 *Poppaea* 的面膏，粘住了她那不幸的丈夫的嘴唇，”而他却从没看到她的脸。奥维德认为，这些艺术都是虚幻的，因而他奉劝女士们把这些花样在他们的爱人面前收藏起来——只要梳整他们的头发，便能使他神魂颠倒。^⑯

精细的女子内衣，使汉尼拔罗马前期女性简单的长袍增色不少。围巾落在两肩上，面纱使脸上有一种诱人的神秘。在冬天，柔软的皮毛披围在无数燕瘦环肥的身段上。丝绸相当普遍，男人和女人都用它做衣服穿。丝与麻都是用上好的染料染上各种颜色的；罗马人常用 1000 *denarii* 的代价，去买 1 磅双染的提尔的羊毛。^⑰金银线刺绣，用以装饰衣着、屏风、地毯、及床单。女人的鞋子，是用软皮或布料制成，有时是裁成网状细工的形式；边缘可以镶上黄金或是嵌上珠宝；^⑱高跟鞋常用以补足天生的缺陷。

珠宝是女人装饰中重要的一部分。戒指、耳环、项链、护符、手镯和胸针，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Lollia Paulina* 曾穿过一件衣服，从头到脚都缀满了翡翠和珍珠，她还把收据随身携带，收据上开出那些珠翠价值 4000 万 *sesterces*。^⑲普林尼描述了 100 多种用于罗马的珍贵玉石。专家对这些东西的仿制，成为一种繁兴的工业；罗马人的玻璃“翡翠”，优于现代的仿制品，迟至 19 世纪仍被珠宝商人们当作真品出售。^⑳男人及女人都

喜爱大而特出的玉石。有一位元老院的议员，在他的戒指上镶了一颗大如榛子的蛋白石(an opal as big as a filbert)。安东尼听到了这件事，将他放逐；他逃之夭夭，在手指上带走了价值 200 万的 sesterces；毫无疑问地，那时候的珠宝，常是防止通货膨胀或革命的阻遏物。除下层阶级外，银盘当时已经很普遍。提比略及尔后诸皇帝曾下诏禁止奢华，但是却行不通，很快地又被忽视。提比略因而屈服，并且承认贵族与暴发户的浪费使罗马及东方的工匠大行其道，容使地方上的贡品从首都又流回去。他说：“若无奢侈品，罗马及其他省何以为生？”

罗马人的衣饰，并不比现代女人的衣饰更奢华，远不及中世纪贵族的服装那样华丽和昂贵。时装在罗马的变化，也不像现代都市那样快；那时一件好的长袍，可以穿一生而式样不变。但是与卢库卢斯及庞培把东方的掠夺物和享乐主义带回来之前共和国的标准相比较之下，上层社会的罗马已成为一个华服、美食、漂亮的家具和堂皇家庭的享乐主义的乐园了。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几乎是政治权力）被剥夺，贵族只好从 Curia 退居到他的宫廷中，并且自暴自弃，不用道德只用哲学去追求快乐和生命的艺术。

第五节 罗马人的一天

家庭的奢侈，远超过了服饰的奢华。大理石和镶嵌细工的地板；多色大理石、雪花石膏(alabaster)和条纹玛瑙的圆柱；天花板有时镶了金黄色^①的玻璃板；^②墙上绘有堂皇的壁画，或镶上昂贵的玉石；橘木的桌子配上象的厚腿；靠墙的长沙发椅上，装饰了龟壳、象牙、银或金；一般富翁付 80 万 sesterces 而购买亚历山大城的锦缎或巴比伦的家具套子，尼禄王出价 400 万 sesterces；^③铜柱床上挂了蚊帐；青铜烛台、大理石或玻璃烛台；塑像、绘画及艺术品；科林斯式的铜瓶或 Murrhine 的玻璃花瓶等等，这些都是尼禄王时代堆满私邸中的一些装饰品。

在这种家庭中，主人好像住在博物馆里一样。一定要收买许多奴隶保养财富，再雇其他的人保护它。有些房舍竟有 400 名奴隶之多，从事于守护、监管、和制造；大人物的生活，即使是在他的私室之中，仍然是消磨在奴仆环侍之下。左右有仆从侍候膳食，足下有奴隶侍候脱鞋宽衣，休憩时仍有仆从在每一个门前守候——这并不是天堂乐园。为确保这些财富，他们大约在 7 点钟就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接见他的“顾客”与食客，把面颊伸出去供他们亲吻。这些事情忙了 2 个小时后，他才进早餐。然后，他接见并回拜朋友们的正式访问。礼仪上的要求是，必须回拜每一友侪的访晤，帮助朋友的法律诉讼和候选提名，参加女儿的订婚和儿子的生日，念自己的诗，或签署遗嘱。这些及其他社会服务，都是用仁慈与谦恭的态度去履行的，而不能逾越任何文明。接着他们又前往元老院，或着手致力于政府政令，或照料私事。

普通的人，生活就简单多了，但是也够刻苦的。清晨礼貌的招呼后，便开始工作直到中午。乡野村夫是日出而作的；由于几乎没有夜生活，罗马人充分利用昼间。中午只吃便餐，晚餐是在 3、4 点钟，阶级越高的人，时间越晚。午饭及午睡之后，农人及受雇

的贱民继续工作，直到几近日落；其他人追逐户外消闲活动，或泡在公共浴室中。帝国内的罗马人，他们的沐浴比敬神都更富宗教色彩。像日本人一样，他们认为在众目睽睽下沐浴要比私下独浴好，除了埃及人外，在古人中没人能和他们的清洁相匹敌。他们随身携带手帕（sudaria），用来擦汗，⁹¹用牙粉和牙膏刷牙。在共和国的初期，每8天沐浴一次即已足够；这时必须每天洗澡，否则会遭受马提雅尔式讽刺的危险；盖伦说：即使是乡下人也天天沐浴。⁹²大多数家庭都有浴缸，富有之家则有浴室套房，房内闪耀着大理石、玻璃、或银质的装饰及水龙头。⁹³但大多数罗马自由人都依赖公共浴室。

通常，这些都属私有。公元前33年，罗马有170个浴室；在第四世纪，有856个，另外还有1352个游泳池。⁹⁴比这些设备更普遍的是由国家建造，特定的人所管理，由数百名奴隶组成的大澡堂。这些由阿格里巴、尼禄、提图斯、图拉真、卡拉卡拉、亚历山大、塞普提摩斯、戴克里先及君士坦丁创设的“热水浴堂”，都是国营社会的不朽成就。“尼禄浴场”（Baths of Nero）有1600个大理石座位，可一次容纳1600个浴者；卡拉卡拉浴场及戴克里先浴场，各容纳3000人。任何市民都能入浴，门票是1 quadrans（一分半）；⁹⁵政府可以维持收支平衡，当然燃油及服务都已包括在门票中了。浴场从天亮直到下午1时是为妇女开放，2点到8点是男人沐浴时间；但大多数君王都准许混合人浴。通常，游客是先到更衣室更换衣服；然后到体育馆去打拳、摔跤、跑步、跳高、投铁饼或长矛、或玩球。有一种球戏，像我们竞赛用的重皮球（medicine ball）；两个球队抢一只球，带球往前走互相攻守，与现代大学里的那套玩艺一样。⁹⁶有时，职业球员到浴场去，并担任表演。⁹⁷那些让别人代他们运动的老人，会去按摩室，让奴隶擦揉掉他们的脂肪。

走过浴室间，市民进入浴池——实际上是个暖气室；从温水浴池，再走进热水浴池——热气室；如果他希望更自由地多出点汗，可以移入出汗室（laconicum），在极热的蒸气中喘息。然后，他再来个暖水浴，用一种从高卢人那里学来的新玩艺——肥皂，冲洗干净，那时的肥皂是用兽脂及山毛榉或榆树灰制成的。⁹⁸这些暖室是最受欢迎的，并把浴室以希腊的名字命名；也许罗马想治疗或减轻风湿及关节炎，才有这些浴室。⁹⁹沐浴者继续到冷浴室（frigidarium）去，来个冷水浴；他也可以浸在游泳池（piscina）里。接着让人用油或膏之类的东西擦揉；通常以橄榄制成的，但并不抹掉只是用刮子刮掉，用毛巾擦干，这样便有些油渗到皮肤上，补充被温水浴烫掉的皮。

沐浴者很少就此离开浴场的。因为浴场也是俱乐部；有玩骰子和下棋的房间，¹⁰⁰绘画及雕塑的艺廊，朋友们可以聚坐谈心的谈论室，图书馆及阅览室，音乐家演奏及诗人朗诵的大厅，或者供哲学家谈天论地的地方。在浴后的下午几个小时里，是罗马社会最好的聚会时间；两性在欢愉但却有礼仪的团体中自由地混合在一起，嬉戏或谈论；在那里（和在竞技场及在公园里一样），罗马人可以纵情谈笑，尽量谈他们所喜爱的街谈巷议，得知一天中的一切新闻及丑闻。

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在浴场中的餐厅里吃晚饭，不过多数人都是在家吃晚饭。也许是因为运动及温浴使人疲倦，所以习惯上，是在进餐前躺靠一阵子。从前，当男人斜倚小憩时女人是分离而坐；后来女人倚在男人身侧。“环桌三面躺椅的餐厅”（triclinium）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都是有3个睡椅，围着一个餐桌排列成为方磁式（square-magnet form）每一张睡椅通常容纳3人。进餐者把头倚卧在他的左臂上，他的臂曲肱在睡椅上，这时身体从进餐桌斜伸出去。

较穷阶级的人，继续依杂粮、乳酪产品、蔬菜、水果和坚果等为生。老普林尼把罗马食物中各式各样的蔬菜列出了一大堆，从大蒜到葡萄渣子都有。富裕之家食肉，通常都有过量的现象。猪肉是所喜爱的肉食；普林尼赞赏猪，因为他们能供给 50 种不同的美味。^⑧猪肉腊肠，在街道上的流动摊炉上就有出售，像我们现在路边上的一样普遍。

当在宴会中进食时，他希望吃到很珍奇的食物。晚宴于下午 4 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或到次日。餐桌上点缀着花束及荷兰芹 (Parsley)，空气中扬溢着外国香水的扑鼻香味，睡椅上有柔软的椅垫，仆从们身穿制服英挺而立。在开胃的菜 (qustatio) 及最后的甜汤 (secunda me Cunsa，在第二个桌子 (Second table) 之间，都是主人及大厨师引为自傲的珍馐佳肴。珍奇稀罕的鱼肉、鸟肉、水果，不但引起好奇心，而且令人垂涎欲滴。鲱鱼 (Mullet)，是用 1000 sesterces 1 磅的价格购得；Asinius Celer 付了 8000 才买一条；尤维纳利斯咆哮不平地说，渔人的价值还不及一条鱼。为了要给宾客们增加一份喜悦，鲱鱼可以买活的，当着大家面前烹调，这样，他们可以欣赏鱼在死亡前夕痛苦挣扎时身上不同的颜色。^⑨Vedius Pollio 在大水池中饲养这种一英尺半长的大鱼，用不中意的奴隶肉喂它们。^⑩鳝鱼和蜗牛公认为美味，但是法律却禁食鼯鼠 (dormice)。^⑪鸵鸟翅膀、红鹤的舌、鸣禽的肉和鹅肝，都是喜欢吃的好菜。提比略手下有一位著名的老饕名叫 Apicius，* 他喂母鹅无花果吃，使它的肝变肥，因而发明了肥鹅肝饼 (pâté de foie gras) 这道菜。^⑫大餐盛宴之后，在习俗上准许客人使用催吐剂把胃弄空。有些贪吃的人，便在餐间这样做，然后回来又大填饥肠；塞内加说：“他们为吐而吃，又为吃而吐。”^⑬但这仅属特殊情形，不会比吹嘘的美国每饮必醉者的醉酒更糟。更有趣的是向宾客致赠礼品的习惯，或使花束与香水从天花板上往客人身上飘落，或者以音乐、舞蹈、诗篇与戏剧来欢娱佳宾。为酒而松弛下来，但却因为有异性在场而刺激起来的谈话，才将晚间结束。

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样的宴会在习惯上是罗马人一天生活的写照，或者认为罗马人的一天生活要比现代很普遍的餐间雄辩 (dinners-cum-oratory) 更常见。历史也像新闻，因为它喜欢特殊。往往避开诚实人和没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或者正常的一天中，那些不被人知道的例行公事，所以才错误地认为所有罗马人都是这样的。其实，大多数的罗马人，也像我们的左邻右舍和我们自己一样：他们早晨硬撑着起床、吃得多、工作繁、游玩少、爱得多、恨得少、争吵少、谈话多、梦中惊醒了梦境、又再进入梦乡。

第六节 罗马人的假日

(一) 剧 院

有许多省份膜拜神仙，因而使罗马有许多假日，从前是宗教上的壮观肃穆，而今只

* Apicius 在放纵奢华的生活中，浪费了大批财产；当财产减剩到 1000 万 sesterces (150 万元) 时他自杀了。^⑭200 年后，有一本烹调法巨著就是归功于他利用古代使用的方法所写成。

是为了世俗上的快乐。一到夏季，许多贫民离开潮湿的酷暑，到郊外或河畔酒馆或者丛林中饮酒、跳舞、吃饭和在空旷的原野相爱。那些家境宽裕的人，便去西岸一带的浴室区，或者与富人在 Baiae 海湾一起游乐。到了冬天，往南方去是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罗马人必有的热望，倘若可能，就去 Rhegium 或塔兰托。回来时带着一层日晒的红皮肤，以证明自己的阶级。但是留在罗马的人，觉得消遣既多又便宜。诸如诗歌朗诵、演说、演奏会、滑稽戏、戏剧、运动会、猜奖、赛马、赛车、男人与男人之间或与野兽之间的生死搏斗、在人工湖泊中似假又真的海战——从没有城市有这样多娱乐节目的。

罗马帝国的早期，在罗马纪元年代中有 76 个节日是举行竞技的。其中有 55 个是举行舞台剧竞赛的，专门是戏剧或滑稽剧；22 个是马戏团里、运动场上、或圆形大剧院内的活动。直到公元 354 年竞技的数目才增为 1 年献演 175 天。⁶¹这表示说，罗马的戏剧没有发达；相反地，舞台剧发展时戏剧 (drama) 却衰微了。原始的戏剧，是写出来读的而不是演的；戏院本身仅有古罗马及希腊悲剧与古罗马喜剧与滑稽剧而已。红演员支配了舞台，并赚得大批财富。悲剧演员 Aesopus，过了豪华的一生之后，遗下 2000 万 sesterces。喜剧演员 Roscius，一年内赚 50 万 sesterces，富有得很，甚至有好几季的时间他都是无酬演剧——使这位奴隶的前身成为贵族财富巨子，真是对金钱的一大讽刺。马戏及圆剧场中的节目吸引了大众兴趣，但降低了大众的水准，罗马的戏剧因而消失在竞技场中，成为罗马节日的另一位烈士。

由于对表演及布景的强调而不注重情节与构想，使戏剧渐渐地由舞台走入的滑稽剧及哑剧 (Mimes and Pantomimes)。滑稽剧包含的对白不多，题材是从下层生活选取而来，依赖人物素描，配合巧妙的模仿技术而演出。原已消失在集会与大会所中的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在这些短暂的闹剧中再度复苏了片刻，这时一个丑角冒着杀头的危险，以一个帝王或他宠爱的人为对象，用巧妙双关语方式去赚取喝彩声。小靴子 (卡利古拉) 便有一位演员是在这种含义下活活烧死在圆形剧场中。⁶²在吝啬鬼韦斯巴芗安葬那一天，便有一幕滑稽剧模仿葬礼的仪式。在送葬的行列中，尸体坐起来问道，这个葬礼用了国家多少钱。“1000 万 sesterces，”是给他的答案。皇帝的尸首又说：“给我 10 万 sesterces，把我扔进台伯河里去吧。”⁶³只有这种滑稽剧准许妇女担任演员；由于这些人自动地被区分在娼妓中，当然她们的淫猥是毫无损失的。在特殊情形时，例如 Floralia，观众会要求这些表演脱掉每一件袍子。⁶⁴男人女人都观赏这些节目，像我们现在一样。西塞罗在那里找到了不少新娘，她们也找到了他。

由于根本压抑演说，并把主题提高到古典文学中的内容，哑剧 (“完全模仿”) 便从滑稽剧中脱颖而出。对以前的语言来说是有益处的；能讲几国语言的罗马人 (其中有数量可观的人只懂最简单的拉丁文)，懂得语言，对表演会了解得更好。在公元前 21 年，有西里西亚 (Cilicia) 的 Pylades 及亚历山大城的 Bathyllus 两位演员来到罗马，表演了只由音乐、动作、姿态和舞蹈构成的一出独幕剧，因而把哑剧传入了——在希腊化东方业已普遍。厌倦了古代的戏剧及豪迈的诗章，罗马转而迎接新艺术，他们叹于演员的风采和技巧、欣赏他们道具的豪华、面具的华美和滑稽、他们那曾接受训练及注意饮食的完美身段、他们那东方人富于表情的双手、他们对不同人物的快捷而入木的扮演技术、他们对色情场面感觉得上传神的表演。观众可分为疯狂的观众和戏院雇来捧场的人两种；身份地位高的女人，与演员们坠入情网，她们用礼物和拥抱追求他们，有一个人真的迷上了

多米提安的妻子。除了滑稽剧之外，哑剧渐渐地把一切敌手从罗马的舞台上赶走，戏剧却向芭蕾舞屈服。

（二）罗马人的音乐

由于音乐及舞蹈的高度发展，才使这种成功变为可能。在共和国的统治下，舞蹈曾一向被视为可耻的；年轻的西庇阿（Scipio）便被迫关闭教授音乐及舞蹈的学校，⁹⁶西塞罗批评说：“只有疯子在清醒时才跳舞。”⁹⁷然而哑剧使舞蹈始而时髦，继而成为一种狂热；塞内加说，几乎每一个私人家庭都有一个跳舞台子，男人和女人的脚步发出共鸣；富有的家族，后来都有一位舞师、一个厨师和一名哲学家，当作他们家庭设备的一部分。在罗马盛行的舞蹈中，有双手及上体韵律的活动，甚至腿脚。妇女培养这种艺术，不但是为了艺术本身的迷人，而且因为它能使她们柔顺和娴雅。

罗马人的爱好音乐，只次于爱好权力、金钱、女人和血液。几乎像罗马文化生活中每一件事一样，她的音乐是来自希腊，必须向那种把艺术和退化混为一谈的保守主义中奋斗，打出一条生路。公元前115年，罗马的都察官（censors）曾禁止演奏任何乐器，只有意大利的短笛例外。1世纪后，长一辈的塞内加仍然认为音乐是懦弱的，没有男子气概；然而同时，瓦罗却致力于一本叫《论音乐》（De Musica）的书，这种论说再加上其他希腊的资料，便成为许多罗马音乐理论作品的支柱。⁹⁸最后，丰富与动人的希腊乐风与乐器终于战胜了罗马人的拙笨和单纯，音乐成为女人（常是男人）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到了公元50年代，音乐迷醉了各个男女和阶级；男人和女人，把一整天的时间用在听音乐、作曲或歌唱乐曲上；终于，甚至帝王也在音阶上载浮载沉（到、来、米、法……意思）冷静的哈德良和柔弱的尼禄王，都对自己的七弦琴感到自傲。抒情诗本来是配合音乐而唱的，音乐除了为诗而作外几乎不存在；古代音乐是附属于诗歌，所以对我们来说，音乐是趋于压倒字词。圣歌音乐是普遍的，常能在婚礼、游戏中、宗教仪式及葬礼上听得到。青年及少女们演唱他的《时代诗歌》（carmen saeculare）时的景情和声音，更使贺拉斯深受感动。在那种合唱团中，虽然唱时是唱不同的八度音阶，但全体都唱同一个音符；很显然地有部分歌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基本乐器是笛子和七弦琴。我们现在的管乐及弦乐乐团，仍然是这些方式的化身；最壮观的交响乐，是吹、拉、弹和打击等方法的适当配合。以笛子伴奏戏剧，目的是激起情绪；七弦琴随歌曲而奏，是要提高人的心灵。笛子是长的，有很多的孔，要比现代的乐器有更大的表现范围。七弦琴和cithara很像我们现在的竖琴，但形状的变化很多。在希腊人中，它们一向是大小适中的，罗马人把它们加大了，到Ammianus时把cithara形容为“大得像马车”；⁹⁹总之，罗马的乐器与我们的一样，主要是在声音的宏亮及形状大小上，根据原有的乐器加以改良。七弦琴的弦，是用肠线或腱做的，数量多到十八条，是用拨子或手指拉弹的——只用手指便能弹奏较快的旋律。在第一世纪初期，从亚历山大传来了水压风琴（hydraulic organ），琴上有好几个音栓、音柱、和好几排风管。尼禄王对它宠爱倍至，镇静的昆体良对它的变化多端和动人的力量深受感动。

正式的音乐演奏会时而举行，音乐竞赛在某种公开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是最平常的晚餐，也需要一点音乐；马提雅尔向他的宾客承诺，至少会有个吹笛的人在宴间

助兴；^⑧至于 Trimalchio 的盛宴，揩拭餐桌时都配合着歌唱的韵律。小靴子（卡利古拉）则在他的游艇上自备了一个交响乐团和一个合唱团。在哑剧中，也有交响乐演奏着——那就是由一个合唱团载歌载舞地伴和着管弦乐。有时由某一演员独唱一部分，或由职业性歌星念出歌词，演员表演动作或跳舞。一出哑剧有 2000 歌手及 3000 名舞师来配合，^⑨这种情形并不稀罕。管弦乐的主要灵魂是笛子，辅之以七弦琴、铙钹、管乐器、喇叭、“syringes”和 scabella——各种扳子，系在演奏者的脚上，能发出惊人巨响，骇人的程度有甚于现代管弦乐队的声量达到最高时。塞内加提到了各个人演奏中的和声 (harmony)，^⑩但是还没有迹象显示古代的管弦乐队使用对换式的和声。伴奏部分，常用比歌曲高一个音符奏出，然而就我们所知，它并不是遵循一个明显的次序。

音乐名家和较小的演奏家都很多，音乐天才从各省聚集到世界黄金的中心来，而在奴隶制度之下准许对合唱团及管弦乐队给以大规模的训练，却并不花钱。很多有钱的家庭或团体，都有他们自己的音乐，并把最有前途的送到名师那里接受高深的指导。有些人成为七弦琴手 (citharoedi) 举行演奏会，在演奏会中他们一面唱一面弹七弦琴；有些人擅长歌唱，通常唱自己作的曲子；有些人像 Cannus 一样，举行风琴或长笛演奏会。Cannus 用贝多芬的口吻夸口称，他的音乐能够减轻痛苦增加乐观、提高赤诚之心、激起爱情火花。^⑪这些专门人才继续在帝国各地做长期演奏旅行，获得喝彩、赚得费用、得到官方的纪念品和崇敬；尤维纳利斯说，有些人竟为了一笔加添的酬金而出卖爱情。^⑫妇女们为了名家弹过的琴弦拨子而大打出手，而且因为她们心目中的音乐偶像在尼禄王及 Capitoline 神殿演奏竞赛获胜，而在圣坛上献上她们的供品。我们能隐约想象到，当各行各派的音乐家和诗人在大众面前群英竞技时的壮大场面，以及屏息以待的优胜者，从皇帝的手中接受橡叶冠时的情景。

我们对罗马的音乐知道得有限，不足以描述出它的特性来。很明显地，它比希腊音乐更响亮、更充实、更无羁些；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特性，已经从埃及、小亚细亚及叙利亚注入其中。老年人叹息着说，近代的作曲家正放弃古典风格中的严谨和高贵，用放浪的曲调和喧人的乐器扰乱青年人的心灵和神经。当然人们对于音乐的爱好不及歌唱。舞台上的歌曲流行在活泼、轻狂的百姓之间，其范围普及到罗马的街巷门窗；哑剧复杂的曲调，深深地烙在人间的脑海中，往往钟爱哑剧的人可以从旋律的第一个音符，说出它是属于那一出和那一幕。罗马对音乐并没有真正的贡献，或许只有把较好的演奏组织予以扩大。但是它充分地运用音乐，用轻快的弹性反应使音乐增加了光彩；它把古老世界的音乐遗产搜集到它的寺院、剧场和家庭中；当它把音乐流传下去时，便把乐器以及那些现在触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增加深度的音乐元素，留给教堂了。

(三) 竞技 (艺) 活动

战争似乎已经结束——动人的大竞技与活动成为罗马年代中最兴奋最刺激的事。它们的举行，主要是庆祝宗教节如大地之母 (Great Mother) 芦、谷神节 (Festival of Ceres)、花神节、太阳神节和奥古斯都节；它们可能是“平民活动”以取悦平民，或者是“罗马人活动” (Roman Games)，以纪念罗马城和罗马女神 (Goddess Roma)；它们也许是与凯旋、候选人、竞选、或皇室寿辰有关而举办；或像百年纪念节日一样，纪念罗马

历史上的某种周期。就拿纪念 Patroclus 的阿喀琉斯活动而言，那些意大利活动原来是对死人祭礼。公元前 264 年时 Brutus Pera 的葬礼时，他的儿子举行了一个 3 人决斗“奇景”；公元前 216 年的 Marcus Lepidus 的葬礼上，有一场 22 人的打场面；在公元前 174 年 Titus Flaminius，以斗剑活动纪念他父亲的逝世，斗剑中有 74 人格斗。

最简单的大众活动，通常是在体育场举行的运动竞赛。参加人员大多是职业选手及外国人，他们长跑、掷铅球、摔角、和拳击等。习惯于残忍搏斗表演的罗马群众，只是温和地倾向运动而已，但却热衷于悬赏式的拳赛。竞赛时，大批的希腊人几乎都是拼死而斗，拳赛的手套上，是把 3/4 英寸的铁箍加在手指关节上。温顺的维吉尔几乎用现代的词句描写一场比较温和的拳击竞赛：

接着 Anchises 之子拿出了同等重量的皮手套，绑在比赛者的双手上……。
各就各位，脚尖着地蓄势以待，单臂举起……。各自把头收回，躲开了对方挥出之拳，以手制手。他们击出很多重拳，狠狠地挥向彼此的身侧、胸部、耳朵、眼睛和双颊，发出来的声音随他们的挥打而回响…… Entellus 伸出他的右拳；Dares 稍一闪躲便溜到一侧……Entellus 愤怒地追得使 Dares 在竞技场上急奔，拳头加速落下，忽而右拳、忽而左拳……埃涅阿斯来收拾这场竞赛，Dares 的同伴把他引到船去，只见他双膝颤抖，他的头左右摆动，从他的口中吐出牙齿和鲜血。^⑩

更加刺激的是在 Maximus 马戏团的赛马。连续两天，赛马四十四场，有些是马和骑师，有些是由两匹、三匹及四匹马并驾而拉的两轮轻马车。赛马的费用，可由富人拥有的养马场中支出；骑师、驾车人及每一厩的马车都有化装，或涂上鲜明的颜色——白、绿、红或蓝；整个罗马，当这些竞赛时期到来时，便依据这些颜色区分为不同的派别，红及绿色尤其特殊。在家中、学校里、讲堂上、大会堂中，有半数的谈话题材是有声望的骑师及马车御者；他们的照片到处都是，他们的胜利是在 Acta Diurna 宣布；其中有些人因此而赚大钱，有些人的铜像被竖立在公共广场里。到了指定的日子，男男女女约有 18 万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像赶节日一样走向大跑道。热情升华成为狂热。激动的一派人会去嗅马粪，以确信他们心目中的马匹已有适当的喂养。^⑪观众络绎不绝地走过排列在围墙外面的店铺及妓院；他们鱼贯地进人数百个人口，热切吃力地分批坐到巨大的马蹄形座位中去。小贩为观众出售坐垫，因为座位多为硬木，节日要持续一整天。元老院议员及其他显贵各有其特殊的大理石座位，石上装饰有青铜器。皇室的包厢后面，是一套豪华的房间，可供君王及其家属食、饮、休息、沐浴及住宿。赌博是热门玩艺，钱财的转手，就像日子一样瞬息流变。从台下的开口处涌出了马匹、骑师、御者和马车；每当颜色一出现时，该派的那群人的喝彩声便震撼了看台。御者大多为奴隶；穿着鲜明的紧身战袍，戴了闪闪发光的头盔；只见一手持鞭，腰带上系了一把小砌刀。马车上的拖索是绑在腰间的，以防意外发生。沿椭圆形竞技场的中间有一条脊线，那是一个 1000 英尺长的岛，装饰着埃及尖方形石塔及塑像；一端是些当目标用的圆柱标竿 (metae)。赛车通常是跑 7 圈，约等于 5 英里长。技术试验的好坏，有赖于在标竿转弯时既快、又捷、而安全；碰撞的情形时有发生，人、车、和马匹扭成一团，造成引人注目的悲剧。当人与

车向最后的竿柱竞驰时，着了迷的观众像上涨的海潮，站起来招手，挥舞着手帕，大叫与祈祷，呻吟和咒骂，或者兴奋地到了忘我迷醉狂喜的地步。接获胜者的喝彩声，远达城市之外都能听到。

在罗马的庆祝节目中，最惊人的是模拟海战 (sham naval battle)。第一个盛大的海战表演，是由凯撒在市郊专门挖掘的一个盆地中举行。奥古斯都为了庆祝“复仇战神”(Mars the Avenger) 神殿的落成典礼，在一个长 1800 英尺、宽 1200 英尺的人工湖上，用 3000 战士重演了一次“Salamis 之战”。以前曾提过，克劳狄乌斯为庆祝“Fucine 隧道”的完工，动用了 1.9 万人，做了一次古希腊式的 3 层桨与 4 层桨战船的战斗。他们的战斗士气令人失望，所以必须再为他们增派士兵，以便有适当的流血。^⑩在“提图斯竞技场”落成时，曾把整个竞技场灌水，再演一次曾引起“伯罗奔尼撒战役”的科林斯人对 Corcyra 的战斗场面。在这些战役中的斗士，不是往日战俘就是已被定罪的犯人。他们互相残杀，直到有一方被杀戮净尽为止；如果他们斩杀英勇，胜利者便能得到自由。

动物及斗士们在圆形剧场及竞技场中的比赛使活动达到顶点，(在韦斯巴芗前称为圆形剧场，以后，称为圆形竞技场。)竞技场是一个宽广的木质地板，上面撒了沙子；地板的一部分可以降低下去，然后在更换布景时再很快地升上来；只稍短短的一霎那，整个地板能淹上一层水。地板下面有巨型房舍，用以拘禁动物、放置机器，供当天表演节目的人休息。竞技场守卫围墙正上方，是垫石或大理石的高台，台上装饰华丽的座位上，坐着元老议员、教士及高级官员；再上面就是 Suggestum (一种特别座包厢)，皇帝和皇后坐在象牙及金质的宝座上，周围环坐着他们的家属和随员。在这个贵族圈后面，坐着的是骑士阶级，共有二十排座位。有一条饰以塑像的隔墙，在台中央把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分开。任何自由人无分男女都可以进来，显然是不收门票的。群众便利用皇帝在场的时候(在这里或者在马戏场中)，向他提出隐情——求他宽恕一个囚犯或者失败了斗的斗士，求他解放一名勇敢的奴隶，求他让名噪一时的斗士出现在大众面前，或向他请求某种小的改革。从最高的墙顶上，有布篷从上面向竞技场的栏杆打开，以便遮住会场中可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到处都有喷泉喷出一股芳香的清水，使空气凉爽舒适。中午时，大多数观众都匆忙地跑下来吃午饭；获得特准的小贩就在身边兜售食物、糖果和饮料。偶尔皇帝也会下令或赏赐给全体群众饱餐一顿，也许在你争我抢的群众中散发礼品。有时，如果竞赛是在夜晚举行，会有一大圈灯光组成的灯圈从上面照下来，照落在竞技场上和观众身上。一队队的乐队，在节目更换时演奏乐曲，并配合搏斗的高潮奏出使人激动的激昂曲调。

圆顶剧场中最简单的节目是外国兽类展览。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有象、狮、虎、鳄鱼、河马、山猫、人猿、豹、熊、野猪、狼、长颈鹿、鸵鸟、鹿、美洲豹、羚羊、和珍禽等；圈在皇帝与富人的动物园中，并训练它们技巧表演或引人发笑的把戏；人猿是教它们滚枕木、驾马车、或在戏中表演；公牛的背上，可供孩童跳舞；海狮被训练得当别人叫它们名字时，能用叫声回应；大象能听着另一只象的敲钹声而起舞，或让它们走绳索、坐在桌子上、或者写希腊或拉丁字母。各种动物，可以仅让它们穿上鲜明与可笑的衣着整队排列；然而通常，都是用它们来彼此争斗，或与人斗，或被人们用箭或标枪猎杀而死。尼禄王时代，有一天有 400 只老虎与公牛及大象搏斗；另一天，在小靴子 (卡利古拉) 时代，杀害了 400 只熊；在圆形竞技场落成之日，有 5000 头动物丧命。^⑪假使动

物不愿拼命，它们会被鞭子、匕首及烫烙铁被迫出战。克劳狄乌斯曾使约一师的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与豹搏斗；尼禄王让他们与400只熊及300只狮子搏斗。^⑩

在克里特岛（Crete）及帖撒利（Thessaly）久已流行的人斗公牛，是由凯撒传入罗马，在圆形剧场中是一件常见的场面。^⑪定了罪的犯人，有时穿了皮衣模仿动物，专门投给野兽狼吞虎咽；在这种状况下的死亡，尝尽了一切痛苦，伤痕之重，足能使医生用来研究人体内部的解剖。全世界都知道一个奴隶名叫Androcles死里逃生的故事；Androcles逃走被捕后，被丢进竞技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但是故事告诉我们，那只狮子还记得Androcles曾为它在爪上拔掉一根刺，因而拒绝伤害他。Androcles得被宽释，依靠在酒馆中展览他那只文明的狮子过日子。^⑫被定罪的人，有时必须实际扮演一些著名的悲剧角色：他也许代表女巫Medea的对手，被穿上一套转瞬间便燃成火焰的袍子，把他烧光；他也许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在火葬堆上被活活烧死；（如果我们相信北非神学家Tertullian的故事）；他也许会像Atys一样，被公然阉割；他也许扮演Mucius Scaevols，把手放在燃烧的焦炭上，直到手皱缩为止；他也许变成Icarus的化身，从高空跌落在一群野兽之中；他也许是Pasiphaë，忍受公牛在他身上蹂躏的痛苦。有一位不幸的人，打扮成Orpheus，他带着他的七弦琴，被送进竞技场，装饰成悦人的树丛和小溪；突然间，饥饿的动物从山林深处狂奔而出，把他撕得粉碎。^⑬抢犯Laureolus，是在竞技场中被凌辱而死，以娱百姓；但是他垂死的时间拖延太久，所以又带来一只熊，当他被挂上十字架时让熊一块一块地吃他的肉。马提雅尔用生动及赞许的方式描写这种惨状。^⑭

最主要的节目是人与人的武装战斗，包括二人决斗或集体决斗。参加比赛的人都是战俘、死刑犯或不服从的奴隶。胜利者有屠杀他们掳获囚犯的权利，这是自古就被承认的，罗马人认为，在竞技场上给俘虏一个求生的机会是他们的慷慨。被判处死罪的人，从帝国各地每一角落带到罗马来，送进斗士学校习练武艺，不久就出现在竞技活动中。如果他们勇猛拼命地从事战斗，便能赢得立刻被释放的自由；倘若他们只是战胜苟命而已，他们必须随着假日的到来而一战再战；假使这样战斗下去，3年来都能战胜，就转升为奴隶，如果又使主人满意，两年就会得到自由。罪犯从事斗士这一行，是限于杀人犯、抢劫犯、纵火、渎圣罪和叛变罪，然而献媚的地方官为要应付皇室的需求，而竞技场又逢缺人时，也会逾越这些限制的。^⑮即使是武士或元老院的议员，也会被判罪为格斗的武士，有时热爱观众的喝彩，往往促使骑士阶级的人挺身而出，志愿担任斗士。在冒险犯难的引诱之下，有不少人投入斗士学校。

早在公元前105年，罗马就已经有了这种学校。在帝国统治下，罗马有四所，意大利有好几所，亚历山大有一所。凯撒时代的富人，有他们自己训练奴隶成为斗士的学校。他们用毕业的人在平时担任护卫保镖，战时担任侍从，雇他们到私人宴会上去打斗，送他们参加竞技活动。在进入职业性的斗士学校时，许多新手都先盟誓，“忍受棍棒的鞭打、火烧，死于刀剑之苦”。^⑯训练和纪律都很严酷；饮食由医生监督，医生列出大麦来发达肌肉；违反规定的便受鞭笞、烙印、及用锁链囚禁的惩罚。这些随时有生命之虞的候选斗士中，并非人人都不满于自己的命运。有些人因得胜而洋洋自得，只想到自己勇武技高，而不顾到他们的危险；有些人却怨尤他们获准出战的机会不够多；^⑰这些人们怀恨提比略，说他举办的竞技太少。他们有求名的刺激和安慰；他们的名字被崇拜者涂写在公共场所的墙上；女入爱恋他们，诗人为他们歌颂，画家为他们画像，雕刻家为后世雕刻他

们那钢铁似的双头肌和骇人的眉头。不过，很多人还是为他们的囚禁生涯、他们残忍的生活、他们短暂的寿命而叹息。有几个人自寻短见；有一个人用洗厕所的海绵窒喉而死，另一个人把头撞入转动中的轮辐中间，有些人在竞技场上切腹自杀。

比赛前夕，有一餐丰盛的宴会招待他们。比较粗迈些的人尽情地暴食豪饮；另一些人，向妻子和儿女感伤地告别；那些身为基督徒的人则聚在一起，来一次最后的“爱的晚餐”（agapé or Supper of love）。第二天早晨，他们穿上节日服装走进竞技场，从头到尾整队而行。通常他们都配有矛、剑、刀，及戴了钢盔、盾牌、防肩板、护胸板与胫甲。根据他们所使用的兵器可区分为：retiarii，他们用网把敌手缠绕，用短剑刺杀之；secutores，用盾及剑追杀敌人；laqueatores，是用弹弓射杀；dimachae，是他们双手各持短剑一把；essedarii，他们是在战车上作战；bestiarii，是与兽类搏斗的人。除了这些类别之外，斗士们从事单人、双人或成组决斗。如果单打的受了重伤，竞技的筹备人便问观众的意愿，观众若竖起大姆指（或者摇动手帕），就表示仁慈，做宽大的处置；若把大姆指往下伸（Pollice Verso），表示胜利者可以立刻去杀死战败者。^{①7}任何背叛公意贪生怕死的斗士，都会引起人们的憎恶，并用烫烙铁刺激他的勇气。^{①8}集体搏斗有更多的屠杀，有成千的人在搏斗中做生死斗。在奥古斯都举办的八项竞赛中，有一万人参加这种大规模的战斗。穿着 Charon 服的群众们用尖棍棒刺失败者，看他们是否装死，若是装死的，他们便用木锤击他们的头。另一些参加的人打扮成为信使神，用钩子把尸体拉出场外，同时摩尔族的奴隶（Moorish slaves）用锹子把染了血的地面铲起来，为下一个送死的人铺上新鲜的沙土。

大多数罗马人维护斗士竞技活动，其理由是：牺牲者是因重罪而被判死罪的人，他们所受的痛苦可以当作对别人的警戒，注定处死的人接受面对创伤及死亡的训练，可以激发人们斯巴达人勇武的美德，经常目睹流血及战斗的景象，使罗马人适应战争的需要和牺牲。对任何事物都不满的尤维纳利斯，认为竞技活动无伤大雅；具有高度文明的小普林尼，赞扬图拉真皇帝推出了强迫男人“高贵的负伤与蔑视死亡”的场面；^{①9}塔西佗谴责说，洒在竞技场上的血，只是普通人的“贱血”（cheap gore）罢了。^{②0}西塞罗憎恶这种屠杀；他说：“对一个高尚而有人性的人来说，眼瞧着一个高尚的动物被无情猎人刺入心中，或我们自己的弱辈被一头力量大得多的动物残酷地肢解，这又算得上是什么娱乐呢？”但是他又补充说：“逼迫犯人搏斗时，是呈现在我们面前反抗痛苦及死亡的最佳纪律。”^{②1}乘中午休息时，顺道走到了竞技场，这时大部群众已离开去吃午餐，他看到数百名犯人被驱策到竞技场上，用他们的鲜血娱乐剩下来的观众，因而使他感到震惊。他写着：

我回到家中，益发的觉得好贪婪、好残酷、好无情哟！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碰巧赶上了一个正午表演，本想寻乐、益智及松弛一下……使人的眼睛在同类相搏斗中得到休息。然而刚刚相反……这些中午搏斗的人被送到竞技场，身上毫无铠甲；他们受了四面八方的围击，每一个观众都每击必中……早晨他们把人丢给狮子群；中午他们把人丢给观众。观众的要求是：曾杀死敌手的胜利者，应该轮到他面对别人杀害他了；最后的胜利者再保留到下一轮的屠杀……座位几乎都空了，还进行着这种事情……人类啊！对人类本来是一种神圣的事，但为了运动和一时之快而遭杀身之祸。^{②2}

第七节 新信仰

宗教界承认竞技活动是宗教庆祝的适当方式，并以庄重的程序举行之。守护女灶神的修女及祭司在圆剧场中、马戏团里及竞技场前，都拥有荣誉席位。主持的皇帝就是国教的最高祭司。

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者们，除了对正常的道德生活外，竭尽所能地使古老的宗教信仰复苏；甚至像尼禄王及小靴子（卡利古拉）等他们之中自称为无神论者，都按传统对公认的神奉行一切宗教仪式。Luperci 的祭司依然在他们的节日沿街跳舞；Arval Brethren 依旧向战神喃喃地读出没人懂的拉丁祷文，预言及占卜为人们所乐道，广泛地为人们所信；只有少数的哲学家才相信占星学，排斥占星家的帝王反而转向他们求教。魔术与妖术、巫术与迷信、符咒与咒文、“凶兆”与解梦等，……都深深地交织在罗马人的生活中。奥古斯都像现代心理学家那样勤奋地研究他的梦境；塞内加看见女人坐在首府的台阶上等候爱神降临的欢愉，因为她们的梦境告诉了她们，她们是神所爱慕的。^④每一位执政官都以献奉阉牛来庆祝他的就职典礼；讥笑任何事情的尤维纳利斯，为了庆贺一位朋友的平安远航，亲自割杀两只羔羊和一只公牛。寺院中充满了金银供品；圣坛前燃烧着红烛；虔诚信徒们的热吻，吻遍了神像的唇、手和脚。古老的宗教似乎仍是生气蓬勃；它创造了新神，像 Annona（为罗马搜集硬币的世界硬币搜集者），在对命运之神及罗马的崇拜中注入了新生命，给予法律、秩序和暴虐政治强有力的支持。要是奥古斯都于死后一年复生，他定会宣称他的宗教复活是一项快乐的成功。

尽管表面上如此，然而古代的宗教信仰却已从头到底都不健全了。帝王们的祀奉神明，并没表现出上层阶级对他们的统治者有多么尊重，反而是他们对神明何等轻视。在有学问的人群中，哲学即使是护卫信仰，但都也消减了信仰力量。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就是受到影响的一个例子；人们并没提到他，而是因为实行伊壁鸠鲁主义容易，要去研究伊壁鸠鲁或是做他的门人较难。前往雅典、亚历山大城、及罗得斯岛去接受较高深教育的富家子弟，在那些地方找不到罗马信条的支持物。希腊诗人取笑罗马的万神庙，罗马诗人都高兴地去模仿。奥维德的诗在假定诸神是无稽的传说；马提雅尔的讽刺诗，把他们看成笑话；似乎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的。在滑稽剧中，有很多是讥笑诸神的；有一个人把月亮女神（Diana）鞭到台下，另一个人表演 Jove 在垂死前夕说他的遗嘱。^⑤尤维纳利斯像前 5 世纪的柏拉图，及他以后 18 世纪的我们自己一样，尤维纳利斯指出，我们对神明暗中默察的恐惧，已失去了它遏阻伪证罪行的力量。^⑥即使是在穷人的墓碑上，我们都能看到日益增加的怀疑主义，和某些毕露无遗的荒淫。有一个墓碑上写着：“过去的我不是我，不得不是我，现在的我不是我，我无所畏惧”（I was not, I was, I am not, I care not.）；另一个上面写着：“我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我一无所知”（“I had not been, I am not, I know not.”）；还有一个：“我的所食所饮，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已拥有自己的生命。”^⑦（What I have eaten and drunk is my own; I have had my life.”）另外的墓碑写着：

“除坟墓之外，吾一无所信。”又有一个补充说：“没有地狱、没有渡神、没有小鬼在阴间。”（“There is no Hades, no Charon, no Ceberus”）。还有一位饱受忧愁的灵魂写着：“我永生无需惧怕饥馑，永远不付租金，至少已没有血肉之苦”；一位忧愁的诗人卢克莱修为一个入土的人写着：“以前把他塑造出来的元素，今又重归原主。生命只是借给人类；他不能对它永远保存。他行将归去之日，向上帝偿付债务。”^⑩

无论有多坦诚，怀疑不可能长久取代信仰。我们跻身于社会的一切欢乐之中，但是还没有找到幸福。纯粹的怀疑消磨了快乐，它的放荡淫乱使快乐枯竭；无分贫富，仍然是要忍痛、受苦、死亡的。哲学——最起码是像斯多噶主义一样忧越得近乎冷酷的一个主义——永远也不能为普通人赋予信心去美化他的贫穷、鼓励他的怨道、安慰他的痛苦、鼓舞他的希望。旧式的宗教业已实现了这些功能中的最初一个，而未及于其余各项。人类希望表现，因而为他们制定了礼仪；人类希望不朽，所以为他们创出各种竞技活动。来自异国的人（被奴役的人或是自由的人），感到被排斥在这个民族主义崇拜的界限之外；因此他们随身带着自己的神，建造他们自己的寺院，奉行他们自己的礼俗；就在西方的心脏地带，他们播种了东方的宗教。介于征服者的信条及失败者的信心之间，于是形成了一种古罗马军队的武器无用武之地的战争方式；心灵上的需要将决定战争的胜利。

战俘、返国士兵及商人带来了新神。从埃及与亚洲来的商旅在 Puteoli、Ostia 和罗马设起神殿以敬拜他们传统的神明。罗马政府对待这些外国的宗教信仰，大多采取宽容政策；由于它不准外国人进入他自己的宗教，所以最好是他们应该奉行输入人的宗教礼仪，而不能完全没有宗教。相对的要求是，每一种新信仰都应该对其他各宗教的教理保持同样的宽容，并应该把对皇帝的“伟才”及罗马女神的敬服，包括在它的宗教仪式之中，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在这种宽仁的鼓励之下，业已在罗马生根了的东方信仰，变成了人民的主要宗教。克劳狄乌斯希望使崇拜的祭礼赋予文明，他除掉了曾烦扰敬拜大地之母（Great Mother）的种种限制；他让罗马人侍奉罗马，在 3 月 15 至 27 的春分期间制订罗马的节期。在这耶稣纪元第一个世纪中，罗马的主要敌神是司繁殖的爱色斯女神，即司母教、多产、和贸易的埃及女神。政府屡次三番地禁止他们在罗马的宗教崇拜，但是屡禁屡生；皈依者的虔诚克服了国家的权威，小靴于（卡利古拉）使用公款为她在“战神校场”建了一所巨大的祠庙，以志庆祝国家权力的屈服。Otho 及多米提安曾参加伊希斯节；康茂德剃了光头，谦卑地步行在各祭司的身后，双手虔诚地捧着埃及猴神 Anubis 的塑像。

神权的入侵势力，一年比一年增大。来自意大利南部的是崇拜毕达哥拉斯——请求素食主义与再生。来自 Hierapolis 的是 Atargatis（即罗马人所熟知的“叙利亚女神”）、Aziz（即 Doliche 的宙斯）、和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神；叙利亚的商人和奴隶把他们的信仰扩展出去；最后，是一位名叫 Baal 的叙利亚青年祭司升登为 Elagabalus 的宝座——太阳之神的崇拜者。从敌对的安息，传来了对另一个太阳神密特拉的信仰；他的皈依者都加入了“白昼对黑夜”与“善对恶”宇宙大战（The Great cosmic War of Light against Darkness, of Good against Evil）的士兵行列；那是一种搏得男性（而非女性）的刚健信仰，受到了驻守在边远地带罗马军团的欢迎，因为他们远离他乡，听不到本国神明的呼唤。来自犹太国的是一位强硬的一神论者耶和華，他支配了在虔诚及规则之下最艰困的生活，但是却把道德的典范和勇气赐给他的门人，在患难中妥善地支持他们，他也为最谦卑的穷人

生命中赋予某种高贵的气质。在向他祈祷的罗马犹太人中，是一些崇拜他那道成肉体及死而复活的儿子的人们，至今仍与其他的人多少有别。

第八章 罗马法*

(公元前 146 年——公元 192 年)

第一节 大法家

法律最足以说明罗马精神的特征，在历史上罗马代表秩序，就如同希腊之代表自由。希腊留下的民主与哲学，成为个人自由的依据；罗马留下了法律与政绩，则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如何将这两种不同和极端相反的遗产相互协调，是伟大政治家的责任。

法律既是罗马史的精髓，所以罗马史与法律便无法划分。本章系对以前与以后所述加以概略的补充。罗马的法律酷似英国——没有固定性成文的约束，而是由连续不断的判例予以领导，领导而不阻止其变革。由于人民财富的增加，生活的逐渐复杂，议会、元老院、地方首长和帝王都在颁布法令；法典扩充之速有如帝国领土之伸张，其威力并可立即达到任何新辟的国境，罗马为了训练律师，指导法官，为了使人民不遭受非法的判决，对于法律势须制成有系统而容易被人了解的形式。为了达成这种要求，Publius Mucius Scaevola（执政官，公元前 133 年）与其子 Quintus（执政官，公元前 95 年）曾致力于简化罗马法，使它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西塞罗（Cicero）（政治家与作家，公元前 106—43）的法学著述不但洋洋大观，并且编著一项标准法典以图保持他个人已得的财富和已失的信心。马略与苏拉（将军与执政官）二人有不同的法律创制，庞培是强而有力的法律，凯撒是革命性的立法，奥古斯都则有他的新宪法。这些法律，不知给那些有志统一立法的人造成多少困扰。著名法学家 Antistius Labeo，指称凯撒和奥古斯都的政权是由篡夺而来而宣布他们的立法无效，于是更加重法律的混乱。及至共和帝政趋于稳定，首先以压力执行法律，继而以法律施行压力，其新法始获得人民和法界的承认。到公元后两百年间，罗马法终于在西方奠定根基，可与希腊的科学和哲学奠基相提并论。

凯撒虽曾定下统一立法的目标，直到哈德良（公元后 117）时才实际开始，哈德良是受教育最好的罗马君主，他招集一批法家为其枢密顾问，责成他们把军事执政官们历年变化无穷的政令代以永久性的政令，以便让意大利未来的法官们遵守。

希腊自梭伦以后即无法学著作问世，也无法典，不过希腊在亚洲和意大利的城市都有很完备的都市法。哈德良曾遍游这些城市，故对他们的情形甚为熟悉，他可能受了他们法制的影响而从事罗马法的改进与整理，到他的继承人安东尼时法典编纂工作继续进

* 本章所讨论的内容，可能无助于律师和引发其他人的兴趣。

行，由于希腊斯多噶派（Stoics）哲学在罗马半官方中享有相当声誉，所以罗马法颇受希腊影响。斯多噶派人士认为法律与道德必须一致，只要有犯罪的意图就是犯罪，无犯罪意图而有犯罪行为者不算犯罪。在该派熏染之下，安东尼主张凡是疑案的判决都须有利于被告，嫌犯在罪证未确定之前不能视之为罪犯——这是文明法律两项崇高的原则。^①

法律既受到君王的重视，使法学方面的人才辈出，皇帝法律顾问 Salvius Julianus 因为学识丰富刻苦进修，经元老院票决予以双倍的薪俸。他的答书（Responsa）被认为是条理分明，他的汇编对于民法与军法的编纂有条不紊，《执政官永久诏令》（Praetorian Perpetual Edict）就是他以首席顾问的身份制定的。又有一个名叫盖尤斯的法家，他的法律在 1886 年由德国史学家 Niebuhr 所发现，而今被认为是查士丁尼以前《罗马法》的权威，在他 60 年以后，Papinian, Paulus 和 Ulpian 三人使《罗马法》达到高峰，当司法行政成了暴力和动乱的牺牲品时，他们予以合理的订定并使趋向一贯，他们之后，这种伟大的科学便趋没落。

第二节 罗马法的根源

科学和哲学的术语大半来自希腊，法学术语大半出于拉丁。法律的总称为 ius，特种法律称为 Lex*。查士丁尼（公元后 529）对法学的定义是“法学是科学兼艺术”、“是与非的科学”、“善良与公平的艺术”。^②一般法律（ius）包括成文法与不成文法或习惯法。特种法律如民法（ius civile）与万国法（ius gentium）。民法用于官式教礼时为公法，用于民间法律关系时为私法。

《罗马法》有 5 个泉源：

（1）在共和政体之下人民的意愿就是法律，民意团体的提案经元老院同意即行公布施行。

（2）在共和政体下，元老院在理论上无立法权；他们可向执政官们建议，这种建议渐渐成为指令，然后变成强制，到共和末期这种建议便成为法律，不过在 600 年期间由议会和元老院通过的法律很少。

（3）特种法律由执政官以公告颁行之，每个新任执政官都张贴公告于壁上以昭示他任期之内的法律原则，巡回法官和地方首长也可发布同样公告，执政官们运用其统制权既可解释法律又可制定法律，《罗马法》就是这样将他固定的基本法律和首长们的变化见解合而为一。当一项法令或一项条文能由后任首长在他的公告中继续采用时就成为法律（ius honorarium）。到了西塞罗时代，这种官府告示已将《罗马法》的原典《罗马法典》（the Twelve Tables）取而代之，但是首长们会常常改变前任的定案，又有时抵触前任的原则，以致法律的朝令夕改，和执法者的独断独行，更使濫用法权的情形趋于严重。为了避免其变化无常，哈德良乃指令将一切法律都统一起来制定一永久性法典，除皇帝之

* 特种法律 lex，法文是 droit 和 loi，德文是 Recht 和 Gesetz

外他人不得变更。

(4)《帝王法》(The Constitutiones principum)在第二世纪期间亦成为法律之一部,他们有四种形式:(a)皇帝所颁的政令,全国一致遵行,但人亡之后,法即失效。(b)帝王以法官身份所作的判决有法律效力。(c)皇帝对法律或道德问题的解答——一般使用书信,或者对某一问题的简短批示,例如图拉真对政府官员的请示所答复的明智而精简的信件都被纳入法律,他死之后经久有效。(d)皇帝对官员的指令渐渐成为详尽的行政法。

(5)某种情形之下,博学的法家之意见也可以立法,博学的法家们坐在公开的会场里(后来可坐在家里),对于那些请教的人发表法律意见,请教的人常常是法官或律师,他们像犹太的大法官一样地调解矛盾、辨别异同,他们根据生活环境与匡策需要对古法加以解释,予以整顿,他们的书面解释其效力仅次于法律,奥古斯都在两种情形之下承认他们的意见有法律效力:法家们经过皇帝授权者;其解答已密封送达主审法官者,这些解答便成为《查士丁尼和法典》和《汇编》的来源与基楚。

第三节 自然人法

大法官盖尤斯说“一切法律都和人或财产或行为有关。”⁸人(persona)字的意思最初是演员的假脸,后来又指人所表演的角色,最后就指人的本身——似乎是说:我们绝不可能了解一个人,仅对其所演角色与所带面具予以识别而已。

罗马法内的第一种人是罗马公民。凡是由于出生、收养、释放、或经政府承认而属于罗马种族的人均属之。公民分为三级:(1)正式公民,享有选举权、任职权、自由婚配权、受法律保护得签订商业契约权。(2)无选举及任职权之公民,但是有婚姻和签订商约之权。(3)被释放之奴隶,虽有选举和订约之权,但是没有任职权以及婚姻自主权。正式公民又享有某些特权:如家长权(Patria potestas)——父亲支配子女权,丈夫控制妻子权,物主支配财产权(包括奴隶),罗马所偏爱的城镇或属地的公民(Latinitas or ius Latii)享有和罗马人订契约之权但不能通婚。他们的文职官员(magistrate)任满之后可取得正式公民资格,帝国的各个城市都有其公民和取得公民身份的条件,一个人可由于无比的忍耐同时成为几个城市的公民。罗马公民最可贵的特权就是他的身体、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之。他在涉讼之时可不受刑求或粗暴,《罗马法》最值得赞美的是它保护个人对抗国家。

第二种人是父亲,当法律渐渐取代习惯之后父权亦逐渐减弱,可是由 Aulus Fulvius 因参加 Caitline 的叛军而被其父召回处死一事看来,父权的余威仍旧存在,不过大体上是国权增强父权削弱;民主离开了政府而打进了家庭,在共和初期父亲就是国家;家长组织成区议会,族长组成元老院,在人口增加,分子复杂,生活流动而商业化的情形下,家法与族法即行失势;契约取代了门阀地位,法律取胜了习惯,⁹孩子自父母取得充分自由;妻子得到丈夫的尊重,个人不再受团体的制裁,图拉真曾强迫一个虐待儿子的父亲将儿子释放,哈德良将父亲对家人的生死大权转交法院,安托尼耐斯禁止一位父亲卖子为

奴，^⑤于是那些古老的权利便很少有人再用，法律的发展不能追随道德，那并非由于法律不求长进，而是由于经验所示，新法在没有经过再三考验之前不能轻易颁行。

罗马男人失掉了旧权利，其妇女则取得新权利。不过妇女们很聪明，她们故意装作没有自由，共和法律认为妇女不能有独立法律行为，她们须永久受男性监护，盖尤斯说“按照我们的祖先，因为妇女意志薄弱，她们虽已成年，仍须有人保护。”^⑥在共和末期，由于妇女的媚力和争取，加上男人的宠爱，其法律的依赖性便大为减低，从老加图到康茂德，罗马社会是由妇女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沙龙式妇女风范所统制。奥古斯都为了尊重现实，规定凡是生育3个合法子女的妇女都有自主权。^⑦哈德良规定妇女如取得监护人同意可任意处分自己财产，事实上这种同意也很快被取消，到第二世纪末期，对年满25岁的自由妇女已停止一切强迫监护。

婚姻仍须取得双方父亲的同意才算合法，^⑧买卖式的婚姻仍旧存在。新郎必须当五个证人面前付给新娘一块青铜，而新娘的父亲，监护也要同意。^⑨也有许多同居式的婚姻，妻子为了防止沦为丈夫的私产，每年可以3次不归宿，于是也保持住控制自己财产的权利，除了嫁妆外。其实丈夫为了避免在破产时财产悉数偿债，他们的产权常用妻子的名义。^⑩sine manu 式婚姻可由夫妻任何一方终止之，其他婚姻只有丈夫可以终止，男人通奸不为大过，女人通奸则失去财产继承权。丈夫发现妻子通奸不得杀之，其处置权属于父亲，实际属于法院，其罪刑是放逐。法律视纳妾为婚姻的代替，而非婚姻的陪衬；一个人不能同时纳妾二人；妾之子女为私生子，无继承权。韦斯巴芗、安东尼·庇护和奥理略都是妻子死后和蓄妾姘居的。^⑪

罗马法曾为鼓励亲子之爱而努力，但结果失败了。杀婴当然为法所禁止，但生而畸形或有不治之疾者例外。为人堕胎者充军并没收其财产之一部，若妊妇因堕胎而死亡，为之者处死；^⑫不过如同现在一样，这种法律当时多被逃避，子女不分年龄均受父亲管制，除非父亲曾3次售子为奴，或其子已被释放，或任公职教职，或其女已婚，或为守护神之修女，有祖父在世孙子由祖父管制。^⑬按奥古斯都法律，儿子从军的军饷，担任公职的薪俸，从事宗教工作或自由职业的报酬都不再交给父亲，父亲仍可卖子为奴，与以前所不同者，此时奴隶可保留其公民权。

奴隶无法定权利，《罗马法》不承认奴隶为人，而称之为不具人格之人（impersonal man），^⑭盖尤斯在《罗马法》“人”篇曾研究奴隶，那是出于错误的同情心；奴隶应属于法律的“物”篇。奴隶不能有财产，不能承继财产，不能遗赠财产；奴隶婚姻无法律地位，所生子女为私生子，女奴的丈夫虽为自由人，但所生子女仍为奴隶。^⑮主人可引诱奴隶而不负赔偿责任，奴隶受人伤害只能由主人提出控诉，自己不得为之，在共和法律之下，不管有无理由，主人对奴隶可任意殴打、监禁、投人兽圈令野兽捕杀，或令其饥饿而死，或将其杀死，奴隶逃亡而被捕回者，加以烙印或将其钉死，奥古斯都夸耀说他曾捕回3万个奴隶，凡是无人认领的都被钉死，^⑯假如奴隶杀死了主人，则他家里的奴隶全体处死，当Pedanius Secundus (urban prefect) 被奴隶所杀时，他家的400奴隶全都殉难，当时元老院中有少数人反对，愤怒的民众当街求情，可是元老院指示必须执法，他们认为如此主人的生命才得安全。^⑰

或者是出于帝国的德意，或者是由于奴隶来源日益减少，奴隶的情况渐渐改善了。克劳狄乌斯禁止杀害无用的奴隶，并且规定凡被抛弃的病奴，在病愈之后自然的成为自由

人。大概是尼禄时候，主人要将奴隶投入兽圈令野兽捕杀时须经文职官员 (magistrate) 的许可，尼禄又许可被虐待的奴隶以他的铸像为避难所，并指派法官听取诉冤，法院大门已为奴隶而开启，这是《罗马法》一项宽大而革命性的进步。多米提安规定凡任意伤害奴隶者有罪，哈德良规定非经首长许可不得任意杀害奴隶，安东尼·庇护允许被虐待的奴隶以庙宇为避难所，假如奴隶提出伤害证据他就可更换于其他主人。奥理略鼓励受奴隶损害的主人将案件诉诸法院而不要私自惩罚，他认为如此才可使法律和审判逐渐代替残忍和私相报复。⁴⁸到第三世纪，大法家 Ulpian 宣布一项极少有人建议的理论——“按照自然法则，人类生而平等”⁴⁹其他法家们主张：如果对于一个人究竟是自由或者是奴隶的问题无法解决时，一切怀疑都应偏向自由。⁵⁰

法律对奴隶虽然缓和，但是奴隶仍受控制，是为《罗马法》最大的缺陷。最后最恨的事是解放奴隶时须要纳税和种种限制，许多主人为了逃税都将奴隶草草释放，不举行法律仪式，不申请官式证明，经法律手续释放的奴隶其公民权利仍受限制，习惯规定他须天天向旧主人请安，如有需要仍须侍应，在某种情形之下须将一部所得奉献旧主，被释放者死后无遗嘱时其财产自动的属于现存主人，如留有遗嘱，其财产之一部应遗赠其主。⁵¹所以奴隶被释放之后一定等到旧主死去才真正呼吸到自由空气。

自然人法须包括近代所谓刑法在内，罗马法认为侵犯个人，背叛国家，或侵犯法人（社会或商业团体）者为犯法。凡以行动或言论危害国家、进行叛乱、反对国教、受贿、勒索、贪污、或侵吞公款者均属叛国。由上列罪状看来，贪污之风已不自今日始，而且传之久远。侵犯个人之罪有伤害、许欺、猥亵、谋权等。西塞罗提到 Scantinia 法有禁止鸡奸的规定。按《罗马法典》(the Twelve Tables) 规定：伤害人体者用同样伤害处罚犯者，后来改为罚款。自杀者不犯罪，有时还可得奖，例如被赐死之人，法律保障其遗嘱有效，使其财产顺利地传给继承人，那就是给与最后自由选择之权。

第四节 财产法

所有权、义务、交易、契约和负债等问题占据了《罗马法》之最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物质的保有，在财富增加，贸易扩展之下，其法律应该极富弹性，而非简陋法规可以应付。

所有权是来自继承或所得，家庭财产既以父亲为保管人，所以子孙便是未来的所有人。⁵²父死而无遗嘱者子女自然为继承人，其中结婚生子最年长者继承大半。法律对遗嘱限制很严，其措词须依官式规定，遗嘱人一定要将财产之一部给儿女，一部给生育子女三人的妻子，有时候须给兄弟姐妹或尊亲属，取得死者遗产必须代偿其债务代尽其义务。所以一个罗马人常会发现他所取得的遗产是赤字，死者如无子女亦无遗嘱，其财产与债务由父系之同系亲属继承。到帝国末期，此种男性观念逐渐减低，到查士丁尼时候父系及母系亲属有平等继承权，加图时候的旧法禁止财产在 1 万或多于 1 万 sesterces 的人将产业一部或全部遗赠给妇女，其规定直到盖尤斯时仍载之法典，不过爱情是会设法逃避

这项规定的，遗嘱人往往先将遗产留给合法继承人，然后令他发誓，答应到指定日期之前，将该遗产转交他所指定的妇女，经过这样手段，罗马财产大部都落入妇女手中。赠送也是逃避遗产法的手段、不过自己处分者必死，而将财产赠人者法律要加澈查。

所得是由于交付，或由于胜诉而取得。交付须当证人之面赠送或买卖，不经这种仪式之买卖法律不予保护。另外一种潜在所有权，就是对财产的暂时持有或使用；借用国有土地者，可因使用时效而取得所有权，例如占有两年之后无人提出异议而可永久占有，这种宽大的占有观念是因为使贵族们取得公地之故，²⁴由于这种所有权观念，凡妇女与人同居一年不曾3次不归宿者而成为该男人之财产。

义务是法律所强制的作为，义务发生或由于不法行为，或由于契约。不法行为是对人或其财产所犯的错误——通常是用罚金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契约是法所强制要达成的协议，协议不一定用书面，在证人面前所作口头协议比书面更受尊重。到纪元后200年时情形发生了变化，从前订契约时所必需的证人或庄重仪式已无必要，只要是明确的契约，法律都予承认。于是使商业日趋活跃，记帐方式日趋普通，不过法律对商业交易非常注意：对卖方提出卖者小心，对买方提出买者小心的警告，以防止文明社会不可避免的欺骗，例如法律规定凡售卖奴隶或牲畜之人，须将奴隶或牲畜的生理缺陷向买方说明，不能以不知情解脱责任。²⁵

债务是由于贷款、质押、存款或信托，消费性贷款多半用动产或不动产为担保，贷款不能归还时债权人得没收其担保品，共和初期法律规定借款不还者，债权人可执债务人为奴。^{*} Poetelia法（公元前326年）将以上规定改为债务人须为债主服役以偿债但不失其自由。凯撒以后，债主可出售违约人的押品而不危害他的身体，不过债权人执债务人为奴的案子到查士丁尼时候还在发生；商业上的不履行债务适用破产法，拍卖债务人的财产以偿之，但允许债务人保留其最后所得为生活费，情形又变得缓和。

对财产所犯的主要罪行是毁损、窃盗和掠夺——暴力窃盗，按《罗马法典》。窃贼被发觉者先经拷打再交与受害人为奴，如果窃贼是奴隶，则先行拷打再推下山崖摔死。社会安全进步了之后，执政官的法律将其刑罚减轻，改为由窃贼照2倍到4倍赔偿受害人。²⁶《财产法》最后成为最完善的法典。

第五节 程序法

尽管《罗马法》的诉讼程序如何复杂、如何专门，在古人之中罗马人是最爱兴讼的。当然我们的法律诉讼在他们看来也是迂回缓慢。文化愈老，诉讼愈久。在共和时代，原告、被告和文职官员（政府中有执行法律权之官吏）都须遵守法律程序、稍有偏差其行为即属无效。盖尤斯说：“如某人控诉某人割了他的葡萄秧，他若称之为葡萄秧就算败诉，他应称之为树，因为《罗马法典》里面只通称树，并未特别提到葡萄树。”²⁷当事人双方均

* 抵押者仅限于法律所允许承受的抵押，nexum——这个含糊的名词，是要有神圣的宣誓。

须向文职官员缴纳若干现金，败诉者遭没收；被告另须提出保证金，以保证他继续出庭，然后由文职官员将讼案移转给那些合格法官，法官有时交下一种指令，指定当事人之一方或多方要如何进行或不能如何进行，若被告败诉，其财产，有时连他本身都归原告所有。

约在公元后 150 年，一些特殊行为和措词已不必要。双方当事人和文职官员可共同决定案件如何提交法官，并由文职官员将案由和问题拟就指令交与法官。公元后 200 年改由文职官员亲自判决，到 300 年末期这种规定的程序已不存在，文职官员的即决裁判仅对皇帝负责，皇帝对他可任意委派或撤换，是为君主独裁的先奏。

当事人可以指导他们的案件，法官决定之，并可免请律师，不过代书 (iudex) 不一定谙熟法律，当事人对专门问题也不能随时应对，所以一般都委请律师 (Advocati) 和法律顾问 (pragmatici) 等等、当时法律人才辈出、天下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律师，跟现在一样，法律成了作官的门径。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中一个人物，他收集了许多法典授与其子说“学学法律”、“法律可以赚钱”，⁹⁸法律学生初由私人教师教授原理，第二步是参加名法家的会议，然后作开业律师的学徒。早在公元前 200 年时，罗马学校到处设有律师 (iurisconsulti) 供人请教法律问题。Ammianus 不满他们收费过高，说“他们真是打个呵欠都要钱，只要顾客肯出钱，连杀母者都能脱罪。”⁹⁹教师被称为民法教授 (iuris civilis professores)，所以有教授的名衔，是由于法律准许他们公开授徒，以及猎取官方当局的许可证开业。¹⁰⁰

由此出身的律师其中不免有人以卑鄙手段出卖其所学，¹⁰¹例如因为受贿而故意将委托人的案子弄得理由不足，¹⁰²寻找法律漏洞使罪犯脱罪，煽动富人彼此兴讼，为了赚钱而故意拖延讼期等等……¹⁰³由于竞争激烈，他们为了博得声望，于是有人手上带着借来的指环，随身带着侍应的仆人，手里提着大批案卷，故意在街上来去匆匆，并且雇了捧场人对他的发言鼓掌。¹⁰⁴克劳狄乌斯规定律师每案收费不得超过 1 万 sesterces，可是这种限制很容易被避免，¹⁰⁵据说，韦斯巴芗当政时，曾有律师积聚了 3000 万 (3000 万美元) 的财富，¹⁰⁶当然任何时代都有愿意用他们清楚而有训练的头脑为真理与正义服务而不计较收费的律师和法官。

犯人有由法官或民选官单独审问而后报告议会、元老院，或皇帝者。有时由副执政官从 850 个元老或骑士陪审名单中抽选出若干人组成陪审团来审政，通常是 51 人或 75 人。有两个永久性的特别法庭：十人法庭 (Ten Men) 审理民事；百人法庭 (Hundred Men) 审理财产和遗赠案件，法院任人自由旁听，普林尼曾描写过，有很多人听他演讲法庭的事。¹⁰⁷尤维纳利斯¹⁰⁸和 Apuleius¹⁰⁹抱怨法庭的拖延和受贿，但是往往在特殊的案件中，不失其正义之言。

审理时之自由发言为近代法庭所少见，双方可各请几位律师，有的准备证据，有的提出证据，审理由书记作成笔录，有人会用速记，速度之快可以毫无遗漏，马提雅尔说有许多书记，他们的手要比说的还快。¹¹⁰法院对付证人有他的传统办法，昆体良说：

审查证人首要是明了其类型，胆小的人容易害怕，愚笨的人容易上当，暴躁的人容易发怒，虚荣的人欢迎奉承，狡猾和阴险的人必然恶毒顽强，应该马上斥退……假如他的过去有缺点，则可以对抗他。¹¹¹

诉讼争辩概由律师为之，他们可向法院提出图片说明罪行；可以抱着小孩争论，可以揭示当事人的伤痕、为人辩护要针对这些武器，昆体良说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律师，当他的对手将当事人的几个孩子带进法庭准备为判决前的辩论作一总结时，他（这位律师）便在这些孩子之间掷了一把骰子；孩子们去抢骰子，结果破坏了对手的结论。^④法庭为了取证，常对当事人的奴隶加以刑求。哈德良严格限制对奴隶使用刑求，除非不得已始可用之，他并提醒法院不可信赖刑求的证据。然而法院刑求迄未停止，到第三世纪时甚至扩大到自由人。^⑤败诉人可上诉较高法院，如果他有力负担，最后可上诉到皇帝。

刑罚是由法律规定，不是由法官自己任意处断。罪刑因犯者的身份与地位而不同，奴隶之刑最重；奴隶可被钉死，公民则否；凡是读过《使徒行传》的人都知道，从无罗马公民受过严刑苦打，或上诉皇帝之后被处死的。一个生而自由的或生后变为自由的人，一个有偿债能力的人或破产的人——一个兵士或平民，其犯罪相同而处罚不同，最轻的罪是罚款，但是由于币值变动之速超过法律所定罚款，便有不规则的情形发生。《罗马法典》规定殴打自由人者罚他廿五只驴子（原始规定罚廿五磅铜），由于物价高涨由驴子降为六毛钱，但对奴隶仍罚廿五只驴子。^⑥有的罪罚是丧失说话的权利，不能出现或代表他人在法庭上提起诉讼，最重的刑罚是失去公权。失公权者或是不能继承或是被放逐，或者黜为奴隶。放逐之罪最重：罪人带上锁链，监禁在冷僻之处，财产充公。流亡之罪较轻：犯人离开意大利可任其所之；驱逐之罪不没收财产，被逐者须去到所指定的遥远城镇。监禁之刑并不常用，罚在公共工程、煤矿、石矿作苦工者有之。在共和期间，判处死刑之自由人为了逃生可离开罗马或意大利。在帝国时期，常用死刑而且残酷。战俘偶或其他罪人，会被弄进 Tullianum 牢狱任他饿死，让他在黑暗污秽的土牢中被鼠辈或虫虱咬死。^⑦Jugurtha 就在那里死去，反抗提图斯保护耶路撒冷的英雄 Simon Ben-Giora 亦然，据传说彼得和保罗被钉死之前曾在那里辗转呻吟，并写下他们对新基督世界的最终呼唤。

第六节 万国法

罗马使用武力或外交取得了若干领土，领土之内有五花八门的法规，《罗马法》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巧妙地领导他们。其中有许多国家比罗马历史悠久，他们有光荣的传统和自我得意的特殊文化，以补偿他们军事上的失败。但罗马对这些情形应付自如。首先为驻罗马的外侨派一个执政官（Praetor peregrinus）然后再给意大利和各属地派一个，授权让他联合彼此法律之共存，这些副执政官历年所颁政令渐渐产生了统治帝国的《万国法》（*ius gentium*）。

此项《万国法》并非《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不是一般国家为了规定彼此间的关系所认可的书面拘束。就他们平时与战时所遵守的某些共同习惯来讲，古代也有他们的《国际法》——彼此对商人与外交人员之保护，举行葬礼时之停止攻击，放弃使

用毒矢等等。罗马法家用他们的爱国作品来描写 *ius gentium*——《万国法》，如何可通行于各国。其实《万国法》是为了适应罗马统治权而制定的部分法令，事实上它是地方法（local law），其目的是用来统治意大利各民族和各属地，而不给他们公民资格与权利。

哲学家们也在他们的爱国作品里说国际法就是自然法（law of nature）。斯多噶派对自然法的定义是“将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注入人心的道德法”，他们认为“自然”是一种理性体系，是一切事物的逻辑和秩序；这种秩序在社会上自然发展，自然成为人的意识就是自然法。西塞罗有一篇名著说明他的理想：

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调和的真理，它包罗宇宙，永不变更，永无止境……吾人不能反对它、改换它、废止它，不能利用任何立法来解除对它的义务，我们不必在本身之外去寻求对它的了解。这种法无分罗马与雅典，无分现在与未来——对任何国家或时代都有效并永久有效……不遵守的人就是否认他的本身和本性。⁴⁶

安东尼在位时，斯多噶派哲学理想最为盛行，上项理论可说是对此派哲学理想最透澈的说明。Ulpian 又把该项哲理进一步发展，认为阶级之分和特殊权利是错误的、是入的，他和基督教所持人类生而平等的观念几乎是齐一步调。不过当盖尤斯对《万国公法》所下定义为“天理对人类的立法”⁴⁷这种解释使得他错把罗马武力当作了神意。因为《罗马法》是罗马武力的理由和后盾；《民法》和《万国法》是聪明的征服者对其他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和维持尊严的工具。在强者欺凌弱者方面来讲，《罗马法》可算是自然天理了。

这种冠冕堂皇的法律不乏其可贵之处。胜者的统治既然无法避免，那就请他们把规则明白地定了出来，在这种意义之下，《罗马法》就是权力维持。罗马在历史上应该创造伟大的法制可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爱好秩序，也有方法维持秩序；他们对混乱而复杂的各国算是奠立了至上权威与太平。别的国家也有法律和立法家，像汉摩拉比和梭伦都曾颁布过小型立法、不过从没有人像 Scaevolus 到查士丁尼时代那种罗马法家的杰出头脑，将那些法律加以调和、统一和编纂。

《万国法》富有弹性，遂使《罗马法》容易流传到中古和近代。当野蛮侵入西方，毁坏了这项法律遗产时，查士丁尼的典章制度能在君士坦丁堡被收集汇编，供帝国延续于东方，可算是非常之幸运。经过这项努力，各种手段和不屈不挠的方法，《罗马法》影响了中古时代的寺院法，启迪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成为下列各国的基本法——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甚至大英帝国的苏格兰、魁北克、锡兰和南非。英国法律的平衡法、海事法、监护制度、和遗产的原则，就是采用罗马的寺院法。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犹太希腊的基督教义、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和《罗马法》——是古代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遗产。

第九章 哲学家帝王

(公元 96——180 年)

第一节 内尔瓦皇帝

罗马君主政体的世袭制度随着多米提安皇帝（公元前 81——96）的被刺消失了 100 年。元老院从不承认君权系由承继而来，他们屈服了 123 年，直到了这时，才又恢复了权威。像罗马开国初期一样，元老院提名一位最有资望的人或是大将军为之。这项果敢的作为，当然是由于 Flavia 王室之没落，意大利和属地的流血事件，才使得元老院重振声威。

内尔瓦（Marcus Cocceius Nerva）意外的被奉为至尊，当时年已花甲。这位来自教廷的内尔瓦，相貌英俊雄伟，绝不会有人想到他是一位可敬而患有胃病的法家。也没有人会料到他是一位宽和可亲，被人称为“当代的提布卢斯”^①的诗人。元老院选他为君王可能是因他老而无害。他的一切政策都与元老院磋商，并且保证他不会危害他们的生命。他赦免了多米提安所放逐的人，恢复其财产，缓和他们的仇意。将价值 6000 万 sesterces 的土地分配给贫民，并建周济制度（alimenta）——一项国家基金用以鼓励及资助农民养育子女。他免除许多税捐，降低了遗产税，解除韦斯巴芗所加于犹太人的捐献。他节省自己家用和政府开支以弥补国家的财政。他对任何阶级都公正，他说“我准备随时放弃王位，而回到我平静的居民生活。”^②然而他即位一年后，那些先他而存在的禁卫军因不满他的节约而包围王宫，要求他释放刺杀多米提安的刺客，并杀死他的几个顾问。他引颈准备受戮，可是他们没有杀他。羞愧之余，他想退位，但被朋友劝阻，乃效法奥古斯都的前例，收养一为元老院同意、不但能治国而且能统御卫队的义子为继承人。他对罗马的最大贡献是选了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janus）为王。3 个月后，也就是即位的第 16 个月，他驾崩了。

收养制度由他在无意中恢复，于是任何皇帝在位之时，如果感觉大权衰落，都可物色一个最有能力，最适当的人来继承王位，免得自己一旦去世，因争夺王位而引起内战。所幸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都未生子，他们都采用收养办法，既不忽略自己的后代也不影响亲情之爱，在收养制度持续期间，罗马的王朝都由最优秀者来继承，其盛况为世所少见。^③

第二节 图拉真皇帝

图拉真是正在率军戍守科隆（Cologne）之时奉召继位，可是他没有立即放下戍边职责，延迟将近两年才返回罗马。他出生在西班牙一个定居甚久的意大利家庭，他和哈德良皇帝统治时代，是在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取得了政治上的领导权，正如塞内加、卢卡和马提雅尔等之获得文学上的领导者一样。他是众将军之中第一位，以他属地出生的特性和教育，使那些罗马本籍的将军们恢复了他们久已失去的朝气。属地人民称帝而未遭到反对，这是罗马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图拉真从未就此放下他的将军之风，他坐的是军车，仪表威严，面貌虽不出众，但是非常健壮、高大，常参加徒步行军，全副武装和军士们一同跋山涉水。他的勇气表现了斯多噶派生死无所谓的精神，有人告诉他说 Licinius Sura 要阴谋背叛他，他就到 Sura 家里去吃饭，对于所招待的食物毫不怀疑地随便食用，并请 Sura 的理发师给他刮胡子。⁵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常把 Dio 带在车上听他讲解哲学，可是他承认对 Dio 所谈的一无所知——这是哲学的缺憾。⁶ 他的思想敏锐清楚，从不讲废话。他自负但不摆架子。他不利用职权，常和朋友共饮食共狩猎。偶尔也不能免俗和朋友搞同性恋。他不与其他女人做爱，免除其妻 Plotina 的困扰。这一点，罗马人认为是值得赞扬的。

他到罗马时年 42，那种纯朴、亲切、谦虚马上就征服了饱尝暴政的人民。元老院推举小普林尼致欢迎颂词。同时，Dio Chrysostom 当着他的面，发表了斯多噶学派对皇室职责的意见。普林尼和 Dio 都指出皇帝并非国家主人而是第一号公仆，皇帝原是元老院代替人民选出的行政代表，普林尼说“指挥众人之人须由众人选出”，⁷ 这一切他都恭聆其详。

这种贤明的开始在历史上并不新鲜。最使罗马惊奇的是图拉真尽量来满足他们的希望，他把几所前任皇帝每年只使用几个星期的别墅都给部下。普林尼说“除非他朋友也有的东西，他不以任何东西为私有”，⁸ 他的生活过的和韦斯巴芗一样地纯朴。一切重大问题他都请教元老院，因为他发现：只要不用过激言语，就能获得绝对权力。元老院欢迎他的统治，只要他遵守维持他们威信和尊严的体制。元老院跟其他人一样，为了享受自由而极渴望安全。他们很高兴，发现图拉真属于保守派，他绝不会剥夺富人的财产来安抚穷人。

图拉真是位能干、精力充沛的行政首长，是位稳健的理财家，和公正的法官。《查士丁尼法典》“宁可宽纵罪人而不错罚无辜”⁹ 就是他的原则，由于周密的监督开支（加上征服所获），他完成广大的公共工程，不但不加税，反而减税，他公布政府的收支预算以接受审查与批评。他视元老们为伙伴，要求他们和他一样诚惶诚恐地忠于职责。贵族们担任了官职，他们玩乐而不忘工作。由图拉真和他们往来的信件中，可以见到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贵族们卖力的情形。许多东方城市因理财无方而濒临破产，图拉真就派像普林尼一样的监护人加以协助，加以牵制。这项处置虽然削弱了城市的独立和自治，但是这种措施是无可避免的。否则，地方政府由于浪费与无能一定会自寻绝路的。

图拉真好大喜功，是个纯粹的帝国主义者。他认为秩序重于和平。他到罗马尚未一年就去征讨 Dacia。其面积约有 1940 年罗马尼亚那样大，它像一只手掌伸入日耳曼腹地。图拉真预见到将来和日耳曼斗争时 Dacia 的军事价值，如能兼并之，罗马便可控制沿 Save 到多瑙河然后到拜占庭的一条通路——亦即通往东方的要道。此外，Dacia 又富有金矿，在—项完美的策划和神速的行动之下，他率军直趋 Dacia 的首都 Sarmizegetusa，而迫之降顺。由一个罗马雕塑家所留下来令人有深刻印象的塑像看来，Dacia 国王 Decebalus 的面貌高贵坚强。图拉真授他为属国之王而返回罗马（102），Decebalus 不久背信再谋独立，图拉真又率军返回（105）再攻，当时横跨多瑙河的桥，其建筑技巧，在工程上堪称奇迹，国王战死，图拉真留下强大驻军镇守，掳获了 1 万名的战俘，然后返回罗马庆祝凯旋。展开为期 123 天的各项活动。之后，Dacia 成为罗马属地，罗马人移民到那里互通婚姻，搅乱了纯正的拉丁语文。Transylvania 地方的金矿派由地方收税官掌管，不久即把战费收回。图拉真从 Dacia 取去百万磅白银和 50 万磅黄金，以酬劳军队的辛苦——替罗马赢得了最后一次为数可观的战利品。

当时约有 30 万市民请求赏赐，皇帝就用这项战利品赏赐他们。每人约得 650 denarii（约值美金 260 元），余者足够遣散军队，举办庞大的公共事业，补助政府开支和美化城市，焕然景象是奥古斯都以来仅见的。他一方面修整水道、一方面开辟水道、至今犹存。开辟 Ostia 大港口，挖凿运河以连接台伯河（Tiber）和克劳狄乌斯港口。扩建旧路、修筑通过蓬蒂内沼泽的新路，设立 Beneventum 到 Brundisium 间的转运站，重新开放克劳狄乌斯隧道、疏浚 Centumcellae 及 Ancona 港口的淤泥，开辟拉韦那水道系统，以及在 Verona 建立圆形竞技场。

不过，他并不主张都市内的建筑争奇斗胜；而鼓励使用余钱来改善贫民的环境。凡遭受地震、火灾或风灾者他立即救济，他要求元老们投 1/3 的资金来改良农业，后来发觉这种办法造成地主垄断，遂将资金以低利贷给小户用以改良土地和修建房屋。^⑥为了奖励生育而扩大生育补助，农民可办利息 5 厘的质押贷款（普通利率之半），再由地方慈善机构将利息分配给贫民，抚养一子者每月可得 16 sesterces（折合美金 1 元 6 角），抚养一女者得 12。数目似乎不大，不过当时每月有 16 到 20 sesterces 就够农家抚养一个孩子，^⑦补助其父母之外，小孩本人还可领取赈谷。哈德良和安东尼又将补助办法推广，并有私人解囊捐助，例如普林尼每年捐 3 万给科莫地方的儿童，Caelia Macrina 遗留百万给西班牙 Tarracina 地方的儿童。

图拉真和奥古斯都一样，对意大利与属地之间则偏袒意大利，对罗马与意大利之间则偏袒罗马。他对 Apollodorus 的建筑天才加以充分利用（新路、水道和多瑙河桥的设计人），他受命清除整排的房屋，将奎里奈（罗马七山之一）山铲平 130 英尺，加上邻近土地，造了一个大会堂，其面积超过以前所有会堂之总和。周围的建筑庄严宏伟，可作为世界上最富强国家的首府。进入图拉真大会堂必先经过图拉真凯旋门。会堂内部长 370 英尺，宽 354 英尺，地面铺着磨光石，四周环绕着高墙与回廊；东西两壁是 Doris 式的锯形柱廊，会堂的最中心，矗立着 Basilica Ulpia 宫，（以图拉真的宗教命名）作为政府商业与财政机关；其外部饰以 50 根独立巨石柱，地面铺了大理石，本厅围绕着花岗石的柱廊。屋顶、横梁漆上青铜色。凯旋门会堂北端建有两座图书馆，一座陈列拉丁文作品，另一座是希腊作品。图书馆之间为大天柱，后面是图拉真的圣庙，会堂之工程惊为世界建筑

的杰作。

这些仍然屹立的圆柱，首先应归功于运输上的成就，那是由 18 块立方体大理石加上而成，每块重约 50 吨，用船由 Paros 岛运来，到 Ostia 再装上驳船，由人力逆流拖拉，然后滚转上岸送到现场，各石块又平分为 32，8 块作柱基，基中三面饰以雕刻，另一面通到一个 185 级的大理石螺旋形楼梯。柱干由 21 条石块筑成，直径 12 英尺、高 97 英尺、顶上是图拉真的塑像，手持地球仪，石条在未装好之前先刻以浮雕，描写征服 Dacia 的经过。这些浮雕可说是积 Flavian 写实主义和古式雕刻之大成，它们不讲求希腊雕刻的静态美或理想风格，而是着重描写实际人物或战争场面，使人看了有逼真之感。就像高乃依 (Corneille)，拉辛 (Racine) 之后的巴尔扎克 (Balzac) 和左拉 (Zola) 的表现一样。在 124 个连环画面里，有 2000 人物：我们看到了征服 Dacia 的经过；罗马军队全副武装由基地出发；由浮桥渡多瑙河；进入敌国扎营；弓、矢、戈、矛、镰刀、石头横飞；一个村庄陷人火海，其妇孺跪向图拉真哀求；Dacia 妇女拷问罗马战俘；兵士们向皇帝献上首级；Dacia 医生救治伤患；Dacia 的王侯相继仰药自尽；Dacia 国王首级献与图拉真；被掳男女老幼排成大队驱入异乡罗马为奴等等，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雇用者并非是排外好战主义者；他们表示了图拉真的宽大，也暗示一个民族为争取自由所表现的英勇事迹；画面上最漂亮的人物是 Dacia 国王。这是一种奇异的史料，由于过分密集，而无法达成其充分的效果；有些图案显得十分粗糙，令人怀疑其雕刻是否出自一名 Dacia 战士之手；于此，重叠法最早替代了透视法；其全部的格局，正像非狄亚斯的著名雕刻，只为一些好吹毛求疵的人所蔑视；但它和古典静态的风格却有偏差；后者从未表现出罗马人性格中超人的活力。它所采用的“连续法”¹¹——即是每一情景均渐次混入次一情景中——是承袭了提图斯拱门的作风，而带进了中世纪的浮雕。虽亦有其缺点，但其连环故事的雕刻法从奥理略时代罗马的圆柱及 Areadvis 时代君士担丁堡的圆柱，到拿破仑时代，巴黎“凡都姆广场”上的柱石都一再模仿。

图拉真由完成多米提安的公共浴室而实现了他的建筑计划，但是 6 年的和平使他厌烦，行政工作不能激发他的潜力，蛰居宫中毫无生趣。安东尼想从事凯撒的计划可是他失败了，自己何以不能继续？何以不把安息（帕提亚）问题作一劳永逸的解决？何以不在东方建立战略防线？何以不夺取经亚美尼亚和安息（帕提亚）到中亚细亚、波斯湾、和印度的通商要道？

仔细的安排之后他又率军出征 (113)，一年之后征服亚美尼亚，再一年进兵美索不达米亚，夺得 Ctesiphon 而到达印度洋——他是一位空前绝后面临大海的罗马将军，国人的地理知识与他的胜利并进，元老院几乎不停地收他攻城掠地的消息，Bosparus、Colchis、Ariatic、Iberia、Asiatic、Albania、Osrhoene、Messenia、Media、Assyria、Arabia Petrea，最后终于征服了安息（帕提亚）。安息（帕提亚）、亚美尼亚、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划为罗马属地。这位新亚历山大封王赠爵乐极得意。立在红海之滨，他已有英雄迟暮之感，他叹息年迈不能进军印度河，但是很自慰于建立了红海兵舰，以控制通往印度的交通和商业。最后，他只得在战略要点留下守军，不得已地返回罗马了。

他和安东尼都犯了推进太快、深入敌境太远的毛病，而忽略了巩固他所征服之地，所以行抵安条克就接获情报，他所废革的安息（帕提亚）王 Oeroes，又募集军队攻克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部；各新属地都发生叛乱；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昔兰尼的犹太人在暴动；

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和不列颠也发生不满的信号。老将军本想再赴沙场，怎奈躯体已不作主，他的东征西战已使心力憔悴，加上水肿和中风，一切雄心都在瘫痪的身躯里消失。他黯然伤神、无可奈何地派了 Marcus Turba 去教平非洲犹太人的叛乱，派他的侄儿哈德良继续统率驻在叙利亚的罗马大军。他自己则由担架送到西里西亚海岸以便乘船回罗马，元老院已经为他准备奥古斯都以来最盛大的凯旋庆祝，不幸他途中死在 Selinus (117)，时年 64，在位 19 年。骨灰送回首都，长眠在他自己所指定的墓地大天柱之下。

第三节 哈德良皇帝

(一) 统治者

这位最杰出的罗马皇帝究竟是因为色情而得取得王位呢？还是因为图拉真赏识他的才干而取得王位呢？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获得答案。据卡修斯说：“他的受命系因图拉真死而无嗣，其寡妻 Plotina 与哈德良有染，故而代他谋取王位。”⁹³ Spartianus 常反复地说这个流传。⁹⁴ Plotina 和哈德良否定这种谣言，但是谣言不绝直到哈德良死亡，他为了消弥谣言，曾经重重赐赠其军队。

哈德良的祖先住在亚得里亚海岸的 Adria 镇，他的自传说后来他的祖先移居到西班牙。图拉真于公元 52 年生在西班牙的 Italica，而他于公元 76 年亦出生于此地。他的父亲死于 86 年，就由图拉真和 Caelius Atianus 监护，Caelius Atianus 为了培养他对希腊哲学的爱好遂给他取别号为 Graeculus，他也学习歌唱、音乐、医学、数学、绘画和雕刻，后来又涉猎多种艺术。图拉真召他到罗马 (91) 并以侄女妻之 (100)，照所遗留的胸像看来，萨宾娜 (Vivia Sabina) 甚为美貌，非常出众，但哈德良无法从她那获得永久的快乐。也许他太爱犬马，经常带它们狩猎，犬马死了则修墓葬之。也可能他对妻子不忠实，她不曾生育，她虽常常陪他旅行，事实上他们是一辈子过着分居的生活，他虽然对她礼貌、周到、相敬如宾，但是却没给她爱情。当他的秘书苏埃托尼乌斯对她说话失礼时，他开除了秘书。

哈德良即位第一项决定是修正他叔父的帝国主义政策，他曾谏阻图拉真不要在征服 Dacia 之后立即远征安息 (帕提亚)，以免劳民伤财，胜利不能持久。可是图拉真的将领们求功心切，对他极端不满，现在他将镇守亚美尼亚、亚述、安息 (帕提亚) 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团撤除，改亚美尼亚为保护国 (clientkingdom)，划定幼发拉底 (Euphrates) 河为帝国东方疆界，他是效仿奥古斯都，扮演图拉真的凯撒，他尽量使用和平管理以巩固祖先用暴力所争得的国土。统率图拉真军队的将军们——Palma、Celsus、Quietus、Nigrinus——认为他的政策为懦弱不智，他们认为休兵就只能自卫，只能自卫，就等于自取灭亡。当哈德良率军驻守多瑙河时，元老院宣告 4 名将领阴谋颠覆政府，事败已由元老院处决，这事使罗马人大为震惊，因为这些将军没有经过审判，哈德良虽立即奔回罗

马辩解他对此事毫无关系，可是谁能相信？他保证非由元老院授命他不会处死任何元老，他对人民赠送金钱以收买之，举办各种竞赛以娱乐之，免除欠税达 9 亿，税册当众焚毁，以智慧、正义和平治国达 20 年，但不得民心如故。

早期写他传记的人说他高大、漂亮、卷发、满面胡须掩盖其天然缺陷，⁹¹于是罗马留须之风大盛。他体格健壮并经常运动以保持活力。主要运动为狩猎，曾数度徒手搏狮而杀之，⁹²他的个性多变很难形容，据说他严厉而快活，幽默而庄重，好色而不随便，冷酷而自由，苛刻而同情。大智若愚，变化多端。⁹³他有敏捷、无私、怀疑和洞察的心智，他尊重传统以免和时代脱节。他最推崇斯多噶派哲学并经常研读该派始祖爱比科蒂塔的著作，可是他任性玩乐又违反了该派的理论。他不信宗教但是迷信，他嘲笑神谕但是喜欢魔术问卜。他谦逊而顽固，时而残忍但多半仁慈，他这种矛盾的性格也许是为了适应情况。他探问病患，救助不幸，将现行救济扩及孤儿寡妇。对艺术家、作家、哲学家都慷慨赞助。他对歌唱、跳舞、弹琴、样样精通，画的不错，雕刻平平，他著有文法、自传、拉丁文、希腊诗，有庄重的，也有猥亵的。⁹⁴他喜欢希腊文学甚于拉丁文学，他喜欢老加图的朴实拉丁，而不喜欢西塞罗的华丽拉丁。在他的影响之下，作者们多模拟古体，他把领公俸的教师纳入一个大学，给以优厚待遇，为他们建一所堂皇的雅典博物馆，媲美亚历山大博物馆。他以召集学者、思想家，用难题刁难他们，嘲笑他们的矛盾和争执为乐。高卢的 Favorinus 在这项哲学聚会之中最为精明，他的朋友挖苦他的辩论竟然输给哈德良，他说道“任何一个指挥 10 万大军的人必定是对的。”⁹⁵

除了这些广泛的知识兴趣之外他有实用的头脑，他取法多米提安使用自由人担任幕僚工作，起用确实有能力的商人为官。再由他们和元老及大法官组成个委员会，在定期会议中共商国策，又指派一位财政顾问，负责侦察税款的贪污，结果使国家税收大增。他本人跟拿破仑一样地监督政府各部门，对他们的业务知之甚稔，而使那些主管们大为惊奇，Spartianus 说“他的记忆真了不起，他能在同时写、述、听，兼和人们交谈。”⁹⁶——这种传说不无可疑。在他的苦心 and 官吏们辅佐之下，帝国之治可谓空前绝后。这种太平盛世也就是官僚政治的勃兴，也更使皇帝趋向君主专政。哈德良是尽量遵守和元老院合作的规矩，不过他所任命的官吏和他们的命令已得寸进尺地侵犯到元老院的主权。所谓当局者迷，他也未能料到这些众多而多能的官吏有一天会使纳税人负担不起。反之，他认为在他的政府之内任何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出头，都能打破阶级脱颖而出。

像他那种清楚而有条理的头脑，对于那些年久累积、含混、相互抵触的法律当然不满。所以指派 Julianus 将以往副执政官 (Praetor) 们的法令加以整理，并希望进一步编成统一法典，是为《查士丁尼法典》的基础。哈德良无论在罗马或出游时，他都代表最高法院，并被称为公平多学的法官，只要法条许可他总是宽大为怀。他颁布许多命令，大部是帮助弱者对抗强者，奴隶对抗主人，小农对抗大户，佃户对抗地主，消费者对抗零售商、批发商和中间人的欺骗。⁹⁷他不收受长辈们或不认识人的馈赠，并下令从宽处理对基督教徒的指控。⁹⁸他以身作则让地主将土地租给佃户种植果树，在结果之前免其租金。他不是急进的改革者，不过是在人性范围之内和天赋不平的情形之下，尽量为大众寻求幸福而已。他保留旧有的东西，但是随时间需要也会注入些新的内容，他有一次对事务感觉厌倦，正好有位妇女前来请愿，他拒绝说“没有时间召见”，女人哭着说：“那就请你不必为王了。”他就听取了她的诉愿。⁹⁹

A

(二) 漫游者

和他的前任们不一样，哈德良关心罗马，也不忘地方。他效仿奥古斯都的先例，决定去访问各属地，考察其情况和需要以解决其困难。他对各地的生活、艺术、服装、信仰都感兴趣。他要看看希腊的名胜古迹，要沉缅于自己所赞美的希腊文化。Fronto说：“他喜欢统治世界，也喜欢环游世界。”⁶¹121年他自罗马动身，随行的不是皇家的华贵行列，而是专家、建筑家、营造者、工程师和艺术家。他首先到了高卢，慷慨地济助其各层社会。⁶²次到日耳曼，视察帝国对未来敌人的防卫。他将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防线加以修改和延长。他虽爱好和平但熟知兵法，绝不让他的绥靖作风减弱国家装备，以给敌人乘虚而入的机会。他颁布严格的军纪。在营中和士兵共同生活，吃士兵伙食，不乘车，行军20里全副装备，徒步而行。他所表现的耐力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地道的学者和哲学家。他奖赏优秀军人，提高军队的法律和经济地位，给与新式和充分的装备，休闲之时不以纪律约束，不过娱乐以不违反任务为限，罗马军纪情况在他当政时为最好。

然后顺莱茵河而下驶经不列颠(122)，他下令从Solway Firth到Tyne河口建筑一座城墙，用以划分罗马和那些野蛮人，然后又回高卢，行经Avignon、尼姆和其他城镇，在西班牙北部的Tanagona住下过冬。他独自一人一家主人花园散步时，突遭奴隶拔剑行刺，结果他把奴隶制服交与其主，原来那人是精神错乱。

123年春，非洲北部的摩尔人(Moors)攻打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的罗马城镇。他率兵击之，摩尔人大败被驱入山，他然后乘船到以弗所，过冬之后到小亚细亚各城镇，聆听请愿和诉苦，惩治不法，奖励多才，并拨款建筑寺院、浴室和戏院。库齐库斯(Cyzicus)、尼西亚(Nicaea)和伊兹米特(Nicomedia)曾遭地震，他拨用国款重建之。并在库齐库斯建一寺院，该寺曾一度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⁶³再从黑海到Trapezus向东行进，他令Cappadocia的长官调查黑海各港口并向他提出报告。再西南行经Paphlagonia，到帕加马过冬。125年秋，驶到罗得斯然后到雅典；在此愉快地过了一冬然后回乡。年时50，好奇心不减，途经西西里，登埃特纳(Etna)火山，在海拔1.1万英尺高处观日出。

他离首都5载，能将政务托付属僚实不简单；他像一个多能的经理一样，已经训练出一个自治政府。回罗马后约住年余，旅行之欲未减，创造世界的野心依旧。公元128年再度出发，此次到了乌提卡(Utica)，迦太基(Cathage)和北非的繁华新城市。秋季回罗马，停留不久又去雅典过冬(128—129)。他被推为雅典首席民政官(archon)，欣然地主持竞赛和节庆，高兴入民呼他为解救者、太阳、宇宙神和世界救主。他和哲学家、艺术家打成一片，取法尼禄和安东尼的高雅而去其所短。他对雅典法律之混乱颇感不便，遂指派法官小组编纂之。他看到雅典在受失业的困扰，并决心使雅典恢复伯里克里斯时代的光辉，于是召集建筑家、工程师和艺匠，进行一项比罗马公共工程还浩大的建筑计划。其中有一所大理石墙壁，120支圆柱，金色屋顶，房间宽大，石膏塑像、绘画、雕像互映生辉的图书馆首先落成。体育馆、水道、Hera庙和宙斯庙相继完工，建筑计划中最了不起的是奥林匹亚殿(Olympieum)(131)，此殿系由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在600年前就开始，Antiochus Epi-phanes继之又失败，哈德良离去之时，雅典城之清洁、繁荣、美丽已驾乎任何时代之上。⁶⁴

公元129年春，他乘船到以弗所再游历小亚细亚，到Cappadocia检阅驻军，在安条克拨款建水道、庙宇、戏院各一和公共浴室。秋季到巴尔米拉(Palmyra)和阿拉伯，130年到耶路撒冷，圣城残破未复，和提图斯60年前离开时无异。贫苦的犹太人住在乱石之间的兽洞里，荒芜之状使哈德良不忍，他对这块荒地开始动脑筋。他打算把希腊罗马文化合一的东方跟东方世界完全分开；想把锡安(Zion)变成异教的根据地，他下令将耶路撒冷按罗马殖民地的方式重建，并更名为Aelia Capi toline以纪念哈德良的氏族和罗马的朱庇特神庙，对一个最贤明的政治家来讲，这是一项重大的心理错误和方法错误。

他续向亚历山大城港行进(130)，向议论纷纷的群众答以宽怀的微笑，在此重修庞培之墓，充实其博物馆，然后率妻萨宾娜和他心爱的安提诺乌斯悠哉游哉的向尼罗河上游行进，安提诺乌斯为一希腊少年，是他到比希尼亚之前遇到的，他的活泼英俊，明亮的大眼，卷曲的头发挑动他的爱心。遂成为哈德良最喜欢的随从，彼此形影不离，萨宾娜也不加反对。不过到处议论纷纷，称该少年为宙斯(指哈德良)的侍酒童；也许这位无嗣皇帝认为他是天赐之子而特别钟爱之。可是正当哈德良最快乐之时，这位年仅18岁的少年死了——显然是在尼罗河灭顶。据Sportionus说这位世界之王像女人一样地痛哭不止。就在河边为他建庙而葬之，并命世人奉之为神。庙之周围建Antinoöpolis城，定为拜占庭的首都。哈德良黯然神伤地返回罗马。谣言又把故事重编：说皇帝由神卜得知，他所最爱的人必须死掉，他的雄才大略才能实现；安提诺乌斯闻之才自动赴死的，这种传说使他的晚年更为痛苦。

回到罗马(131)，他认为他已创建一个进步的帝国，就是奥古斯都时代也不及此时之繁荣；地中海区域从来不曾如此生气蓬勃过；文化传播之深远无时可比，罗马皇帝无人像他那样爱民。奥古斯都认为各属地是供意大利征敛的地方；他们须为意大利而省吃俭用。现在凯撒和克劳狄乌斯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罗马不是意大利横征暴敛者，而是一个负责并照顾各领土的政府，这块领土是由希腊精神治理东方，罗马精神治理本土和西方。哈德良在有生之年目睹这两种精神结合了，他曾应允他要“视帝国为人民的财产来治理，而不视为私有。”⁶⁹他是实现了他的诺言。

(三) 建筑师

哈德良的艺术成就媲美于其治国之才；就在编著《罗马法》之时重建了万神庙。他那样史无前例的大兴土木都是亲自指挥。有的建筑物都是他亲自设计，工程进行中都由他的专家们逐步检查，由他修建的大工程无数，但是都没有刻上他的名子。罗马到处享受到他智慧与权力的结合。

他的杰作是重建万神庙——一座保存得最完好的古建筑。这座阿格里巴所建的长方形寺院已毁于火，只剩下前面科林斯式(Corinthian)的门廊。哈德良命他的建筑家和工程师在这遗迹之北建一道地罗马式的圆形寺院。寺院内部直径123英尺，完全不用支柱，使人有宽大感，只有歌德式大教堂(Gothic cathedrals)可以比拟。其墙壁厚20英尺，外部砌砖，基部镶大理石。门廊的天花板用铜板，当Dope Urban八世教皇把他拆除时足够铸造110门重炮和圣彼得教堂祭坛上的神龛。⁷⁰大铜门的外层包金，内部墙壁开了七个神龛，为放置神像之用。圆形天花板是由墙壁向内合拢，为罗马工程界一伟大成就，那是

将天花板的筋络灌上凝结物，结成一片，这种独体可以绝对安全。圆顶之上开一 26 英尺直径的天窗，使内部得到充分的光线。这种建筑形式从拜占庭式，罗马式到圣彼得式，到华盛顿人会堂都是一个系统。

据说哈德良要为维纳斯和罗马神合建一庙，他把计划送给 Apollodorus，这位老建筑家对他的计划加以尖刻的批评而被处死。⁶⁹该庙以它的特点著称，在罗马属最大：有两个内殿，每殿供一神，二神相背而坐；屋顶为半圆形铺以镀金铜瓦；为城中灿烂的美景之一。此外他又给自己造一所宽大的住所——一座别宫，别宫在蒂伯（Tibur）的遗址，现在仍吸引大批游客。别宫占地方圆 7 里，宫内房间和花园各式各样，其中摆满名艺术品。欧洲的几个大博物馆都因为收集到其残留物而益显丰富。别宫的设计不注重建筑的匀称整齐，只要是需要或喜爱便随便增建而不考虑协调问题。罗马人或许跟日本人一样，对匀称的建筑形式觉得讨厌，而喜欢一种新奇不规则的款式。除了雕廊画柱、图书馆、神庙、戏院、音乐厅和赛马场之外，这个花钱不在乎的建筑师又加建一个小型柏拉图学院，一个亚里士多德书院和一个芝诺的拱廊——他好像要在这虚浮的富贵之中对哲学加以修正。

别宫落成未几年，哈德连即离人世，他是否曾在此处获得快乐我们不得而知。公元 135 年犹太人起而革命，使他大怒，他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并发誓战到临死方休。时年 59 岁，忽患重病——类似肺病和水肿——使他身体精神和意志一起崩溃，脾气变得暴躁，动辄发怒；他怀疑老友们要阴谋杀他夺位，便将其中数人处死——可能是在神志不清之时所为，但吾人不敢断定。

为了防止宫廷之中争夺王位，他指定他的朋友韦鲁斯（Lucius Verus）为继承人，卢西乌斯未几死去，他在蒂伯别墅将安东尼（Titus Aurelius Antoninus）召到床前，收为义子托以王位。他又为未来长久打算，建议安东尼也把宫中的两个少年收养为子并替国家培育之，一个是 17 岁的奥理略（Marcus Annius Verus），一个是 11 岁的小韦鲁斯（Lucius Aelius Verus），前者是安东尼的侄儿，后者是卢西乌斯的儿子。凯撒的头衔，就由哈德良赐予安东尼。从此以后，每位法定继承人都被赐予凯撒之名，以备登基。

哈德良的病情日益严重；鼻孔常流血不止，他痛苦之下想快点死去，他已备好坟墓，他愿效法斯多噶派哲学家 Euphrates 为年老多病所苦而请求仰药自杀，⁷⁰他要求毒药或一支剑，但随侍之人不给。他命令一个奴隶刺死他，奴隶因而逃亡。他要求医生给他毒药，结果医生自杀。⁷¹最后他找到一把小刀正要自刎又被人夺去。他悲叹他有权处死任何人，竟无权处死自己，他辞退了医生，决心吃那令人速死的饮食，终于精力耗竭痛苦而死（138），享年 62 岁，在位 21 年。他留有一首小诗，表达的风格像但丁的哀伤，写他在痛苦中回忆过去：

Animula vagula, blandula,

Hospes comesque corporis,

Quae nunc abibis in loca,

Pallidula, rigida, nudula,

Nec ut soles dabis iocos?

我灵，至美者，倏忽而逝者，

躯壳之伴侣与朋侪，
 汝掩然而谢，何处归去？
 留下苍白、僵硬，赤裸的一个人，
 不复嬉戏，不复嬉戏兮！⁶⁹

第四节 安东尼·庇护皇帝

安东尼几乎没有过失或罪行，所以没有他的历史。他的祖先是从他祖父时来自尼姆；他的家庭为罗马富户之一，他 51 岁即帝位，他所领导的是帝国最公平的政府而不是最无能的政府。

他是以往加冕皇帝中最幸运的一个。据说他高大英俊、健康沉静、文雅果断、谦和能干、善辩而恶巧言，平易近人而不受阿谀。假如我们相信他义子奥理略的话，我们一定会否认“世人无法了解的完美怪物。”元老院称他为庇护，表示他是罗马温良美德的模范，又称他为 *Optimus Princeps*，表示他是最好的君主，他朋友众多而无敌人，但他也有他的悲伤与不幸。当他上任亚洲地方总督 *Proconsul* 时，丧其长女；小女作了奥理略的情妇；他的太太 *Faustina* 因为貌美而被人诽谤不贞。他对谣言不加理睬；于太太死后反以其名义设立一项基金，并为她建庙，以示纪念，为恐影响孩子们的幸福和继承，他不再婚，仅有一妾。

若照“智力”二字的狭义来讲，他不是有智力之人。他没有学识，对文学家、哲学家或艺术家都不重视，不过还是吝给予帮助并邀请之。他信教但不爱哲学，诚恳地敬拜古神，并以身作则，作为其义子，奥理略的楷模，而使后者永志不忘，奥曾自勉道：“样样都向他学习，切记他的恒心、平衡、虔诚、沉静、不爱虚荣……他多有容易满足，多么勤苦，多么耐力，对宗教多么虔诚而不迷信。”⁷⁰

他能宽容非罗马的教义，缓和哈德良对付犹太人的办法，继前任之后对基督教抱宽大的态度。他不是扫兴的人；喜欢风趣；开过许多有趣的玩笑；他玩乐、钓鱼、和朋友打猎，从他的行为无人会想到他是皇帝。他喜欢别墅的清静，不爱宫廷的豪华，公余都和家人共聚，他就位之后，立即把无忧无虑老来享受清福的念头抛弃，他发觉太太指望着王后的荣华富贵，而责备地说“你还不知道我们把以前所有的都失去了？”⁷¹他明白他所继承的无它，而是人间的操劳。

他就位时首先将大量私产捐入国库，免除人民欠税，并赠以金钱，负担节日游乐费用，购买酒、油、米、麦，免费配给平民，以解除缺乏。他继哈德良在意大利和各属地建筑计划，不过略有缓和。他善于理财，所以死后国库结存达 27 亿 *sesterces*。他的收支公开，他以元老院一份子的资格和其他元老共商大计而不独断。除了大政之外就是行政小节他也悉心料理；“他关心一切的人和事如同关心他自己一样”⁷²他继续实现哈德良的法律自由，男女通奸订为同等罪刑，禁止恶主蓄奴，限制对奴隶使用刑求，严厉惩罚主

人杀害奴隶，他奖励教育，供给贫儿就学，扩大教师和哲学家的特权。

他尽其所能治理属地而不亲自出巡，在位期中不曾一日离开罗马或其近郊。对各属地都派以有能力，有道德的总督，他切望使帝国免于战祸：“他老是用西庇阿（大西庇阿）的话，就是宁可救人一命而不杀戮一百个敌人，”^⑧为了平息 Dacia，阿哈伊亚和埃及的变乱，他也从事小规模战争，不过都责令部下为之。他对哈德良的警戒防线觉得满意，有些日耳曼部落认为他的温和是懦弱，于是蠢蠢欲动，在他死之后，纷纷入侵，帝国大为震动，这是他的一个污点。

各属地在他的统治之下都很幸福；他们宁愿臣服帝国而不愿陷入混乱与争斗。他们的请愿如雪片飞来，他总是准其所请；他们信赖他对灾难的解救，属地的作家——斯特拉博、斐洛、普卢塔克、Appian 爱比克泰德，阿里斯提得斯——唱着罗马和平女神（Pax Rromana）的颂歌；Appian 说他在罗马目睹真有外邦使节，得意地请求让他们的国家加入罗马统治，^⑨从没有王朝让人民如此自由，或对民权如此尊重过，^⑩世界似乎进入理想，人间被一个智慧的慈父治理了 23 年。^⑪

安东尼除了平安死去之外已无所求，他 74 岁时患了胃病发着高烧，他将奥理略召到床前托以国政，命仆人将他房间幸运之神的金像移到奥理略房内，对官员们说了“公平无私”（aequanimitas）的警句，随即安然去世（161 年），全国各阶级各城市争相追悼纪念他。

第五节 哲学家即帝位

Renan 说“假如安东尼不以奥理略为继承人，他将是个无与伦比的好君主。”^⑫吉本（Gibbon）说“假如请人指出，在历史上究竟那段时间人类最快乐最幸福？他会毫不犹豫地，从内尔瓦就位到奥理略死亡这段时间，他们当政时期的政府都是以人民幸福为宗旨。”^⑬

奥理略（Marcus Annus Verus）于 121 年出生在罗马，他的祖先安尼族人（Annii）约在百年之前来自科都巴（科尔多瓦）（Cordova）附近的 Succubo，大概由于他们诚实才取得 Verus（真实的意思）为姓。奥理略生后 3 个月丧父，遂由当时任执政官的祖父领养。哈德良是他祖父的常客；他酷爱此子，且认为他有帝王之资，50 年之后奥理略曾述说“我感谢我的好祖父，好父母，一个好姊妹，好教师，好亲族，好朋友，简直样样都好。”^⑭不过算下来他也有不好的事，他有个靠不住的太太，和不成器的儿子，在他的《沉思录》（Meditations）中他曾枚举这些人的美德，以及自己如何以虚心、忍耐、勇敢、有分寸及诚恳的态度跟他们学习，又如何“脱离富人的习气而养成朴素的生活”^⑮——尽管他的四面八方都是财富。

没有孩童受过像他那样无休的教育，童年时他爱帮助寺院和教士们作礼拜，他对古老和难解的祈祷文都能默记。他的信心从来虽然被哲学给动摇，但是他对宗教仪式仍严格执行。他爱好竞赛、运动，甚至捕鸟与打猎，锻炼身心可谓不遗余力，不过 17 位教师对他当小孩子时候来说，未免负担太重，4 个文法教师，4 个修辞学教师，1 位教法律，8

位教哲学的人平分了他的精神，其中以修辞学教师 M. Cornelius Fronto 为最有名气，奥理略虽然喜欢他，尽量以好学生对待老师的感情对待他，彼此亲密互相通信，其实他非常反对修辞学，他认为那是无意义而不诚实的艺术，他所深爱的实在是哲学。

他感谢老师们没有教他逻辑和卜术，也感激斯多噶派哲学家 Diognetus 解除了他的迷信，Junius Rusticus 教他认识爱比克泰德（斯多噶派始祖）的理论，Sextus 教他生活顺乎自然，他哥哥给他讲述布鲁图、加图、Thrasea、Helvidius 等人的事迹；“因而我得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自由的观念”⁴⁵；斯多噶派哲学思想已占据了皇帝的宝座，他感谢 Maximus 教他“自治是不可受任何引诱；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愉快、温雅与尊严并重，对所交待的事情要任劳任怨。”⁴⁶由此可见当时的哲学家们是没有宗教时的传道士，而不是没有生气的形而上学者，奥理略笃信他们，有一段时间他因为诚心禁欲几乎毁损了他天生瘦弱的身体。12 岁那年，他就是哲学家的装束，母亲让他睡床他坚持不肯，宁席地而卧。童年时就成了禁欲派（斯多噶派），他感谢着说：“我保持了青春；时期未到之前我不以成人自居，我宁愿等待而不管需要……我不曾像 Benedicta 誓守单身而忽然结婚……后来我忽然想要恋爱，我就马上好了。”⁴⁷

有两种力量把他从职业哲学家里拖了出来。一项是有小职位接连地派给他；行政的现实性阻止了少年深思的理想化，另一件是他跟安东尼·庇护的关系密切。当他住在宫中，在无尽期的学习情形下，他不讨厌安东尼的长寿，而继续其斯多噶派的朴素生活，继续研究哲学和行政；他义父的诚实和致力国事的精神大大地影响了他。奥理略就是安东尼的族姓，他和卢西乌斯被收养时都冠以此姓。韦鲁斯（小韦鲁斯）后来成为浪子，玩乐场中的能手，146 年底护想把政府交出一部，就指定奥理略和他分治，留给韦鲁斯（小韦鲁斯）的只有空虚的爱。安托尼耐斯一死，奥理略就个人为王了，不过他不忘哈德良的期望，乃正式让卢西乌斯与他分享王权并以女 Lucilla 妻之。自始至终这位哲学家都犯了仁义的错误，分担统治创下了恶例，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时，已使帝国分裂和软弱了。

奥理略请元老院把庇护奉为神，并把他为太太建的庙加以修缮，然后重新开启奉献给安东尼和 Faustina*。他对元老院尽量客气，也非常高兴他的几个哲学朋友成为元老院一员。意大利全境和各属地都欢呼他是柏拉图梦想之实现：“哲学家作了皇帝”。不过他不想建立乌托邦（Utopia——理想国之意），他和安东尼都是保守派；宫廷里培育不出激进派。他是哲学家皇帝，斯多噶派要比柏拉图派更适合。他警告自己说“千万别希望实现柏拉图的共和国（Plato's Republic），把人类稍加改良就够了，不要认为这种进步不重要，谁能改变人类的意见？若是不能改变他，你除了能制造不高兴的奴隶和伪君子之外还能作什么？”他已发现，不是人人都想成为圣贤；他只好伤心地顺从一个腐败而邪恶的世界。“不朽的神都同意忍受了无数年代，不但不恼怒，反而降福给那些恶人；而生命如朝露的你难道就不耐烦了吗？”⁴⁸他宁肯信赖榜样而不信任法律，他自己真是公仆；背负一切行政责任和决断，就是韦鲁斯（小韦鲁斯）所应该注意但被忽略的责任他也负责。他不允许自己奢侈，对待众人如朋辈一般，因为太容易被人接近所以劳累不堪。他不是大政治家；把大量公款赠给人民和军队，副执政官的卫队每人送 2 万 sesterces，增加领取赈

* 科林斯式建筑的十个大巨柱是会堂遗址保留至今最完美的，回廊未遭损坏，保留的完完整整。内殿仅其大理面石有点毁损，和 San Lorenzo 教堂一起，仍然留存在 Miranda。

济的人数，常常举办费用浩大的竞赛，豁免大批欠税和捐款；这样慷慨虽不乏先例，但是在显然将有叛乱或战争发生，并且已经在若干属地发生之时这种大方就不智了。

他也埋首哈德良着手而未完成的法律革新，他增加法院开庭日数以减少审问时间，自己时常充任法官，对重大罪行不予宽赦，但非常怜悯，他有一套计划保护犯人对付狱吏，保护债务人对抗债权人，保护属地对付统治者。扩大救济，设立贫民埋葬基金，其妻逝世后又设立资助青年妇女的基金。他禁止男女同浴，不准对伶人与斗士破格赏赐，规定各城市按其财力举办竞赛，比赛用剑须加护帽以防流血，人民喜欢他的人但反对他的法律。当 Marcomannic 战争时他征募斗剑士入伍时，人民很气，幽默嚷着说：“他剥夺了我们的娱乐；他要叫我们作哲学家。”⁶⁸ 罗马人已经要准备作清教徒了。

他的哲学家声名，和哈德良与安东尼时的长期和平所引起的内忧外患造成了他的不幸。162 年不列颠 (Britain) 发生了革命，Chatti 人侵罗马日耳曼 (Roman Germany)，安息 (帕提亚) (Parthian) 王 Vologases 三世向罗马宣战，奥理略选派能将救平北方之乱，但是委派卢西乌斯担当征讨安息 (帕提亚) 的重任，卢西乌斯只到了安条克，那里美貌多才的 Panthea 在韦鲁斯 (小韦鲁斯) 眼里真是集雕塑杰作于一身；加上她迷人的歌声，高深的琴艺，文学和哲学修养，韦鲁斯 (小韦鲁斯) 一见之下，就像 Gilgamesh 一样把祖宗三代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纵身玩乐、打猎，最后沉于酒色。这时安息 (帕提亚) 正长驱直入到了叙利亚 (Syria)，奥理略对他未加评论，给他军中的副主管 Avidius Cassius 发一道战斗计划，于是不但把敌人逐退，并再次把罗马旗帜竖在 Seleucia 和 Ctesiphon，该两城已被夷平免得再供安息 (帕提亚) 作为攻战基地，韦鲁斯 (小韦鲁斯) 自安条克回罗马，国人迎其凯旋，他倒很豪气地坚持和奥理略分享战功。

韦鲁斯 (小韦鲁斯) 带回一个目不可见的胜利者——瘟疫。恶病起初是在 Avidius 军中在夺得 Seleucia 时发现，因为蔓延迅速迫使 Avidius 赶快撤军到美索不达米亚。安息 (帕提亚) 人大乐，认为是他们的神替他们报仇，撤退的军队把瘟疫带到叙利亚；韦鲁斯 (小韦鲁斯) 胜利凯旋又带一部分士兵回罗马；所到之处无不感染。史家们描述瘟疫的灾害多于瘟疫的性质；他们大概说那是斑疹伤寒或黑死病之类。⁶⁹ 盖仑说那像似伯里克里斯当政时蹂躏雅典人的病疫。全身满黑脓，患者咳的力竭声嘶，呼吸恶臭。⁷⁰ 灾害立刻传到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和高卢；不出一年 (166—167) 病死人数多于战死沙场人数，罗马每日死 2000 人，内有不少贵族；⁷¹ 尸骨堆积如山运出城去，奥理略面对无形敌人束手无策，只好尽其所能使之减轻；那时的医学又不能帮助他，疫病一直到使人发生免疫性或死光所有被感染者才算跑完全程。后果真是可怕，若干地区的人民都逃入丛林或沙漠；粮食无人生产，运输停顿，水灾又淹没大批粮食，饥荒继之而来。奥理略就位时快乐的气氛 (hilaritas) 不见了，人民惶惑恐惧，群起求神问卜，神坛上香烟缭绕供品堆积，只有到此求取安慰——个人保命，天赐平安的新宗教。

正当内部苦不堪言之时，又传多瑙河一带部落——Chatti、Quadi、Marcomanni、Iazyges——渡河，击溃 2 万罗马驻军，蜂拥而来指向 Dacia、Reatia、Pannonia、Noricum 的消息；传说有的已翻过阿尔卑斯山，所向无敌，包围阿圭利亚城 (靠威尼斯)，威逼 Verona，蹂躏意大利北部，使农田寸草不留。日耳曼族从来不曾有这样行动一致近逼罗马之事。奥理略在惊慌之中采取果断措施，他放开哲学的喜好，亲自出阵，他认为此战将是汉尼拔 (Hannibal) 以来罗马最重要的战争，他招募警察、斗士、奴隶、土匪、和遭受战争与

瘟疫之劫的外国野蛮人从军。并且，他还亲自到祭坛上主持这样的百年大祭，以致使得百牛借助一位巫师的口，传出一道口信，求他不要胜得太过：“如果你赢，我们就完了。”⁹⁸他筹措军费不用增税，而拍卖自己的衣服、艺术品、和宫中珠宝，他谨慎设防——从高卢到爱琴海建筑防卫工事，阻塞意大利的通路，他又向日耳曼和撒丁亚(Scythian)行贿，使他们袭击敌人后路。他痛恨战争，但此次竟鼓足勇气，训练有纪律的军队，率领他们作有策略的殊死战，从阿圭利亚城赶出敌人，追击至多瑙河，直至全体被俘或死亡为止。

他明白此次并未杜绝日耳曼之患；不过暂时相安而已，他率军回罗马，韦鲁斯(小韦鲁斯)在途中中风死去，和政治一样无情的谣言，传说是奥理略毒害了他。169年从1月到9月奥理略皇帝都居家休养，因为他身体素弱，此次消耗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他患胃病，虚弱得无力谈话；为了控制只好节食，每日1次流质食物而已，熟悉他健康状况和饮食的人，对他能够承担宫中和战场上的辛劳都觉惊异，有几次他请当时名医盖伦应诊，并称赞他那慎重不夸的处方。⁹⁹

也许由于连续的不幸，加上政治军事危机，使他的病情日渐严重，年仅48岁就已老态毕露，他的漂亮太太Faustina，大概不喜欢和哲学家共生活；她是个轻浮人物，渴望着她的哲学家丈夫所不能供给她的快活日子，谣言说她贞；小丑们讥他戴了绿头巾而且指出他的情敌。¹⁰⁰他像其父王对待其母Faustina一样，不但一无怨言，反而使那传说中的奸夫升官。对Faustina尽情体贴与尊重。她死了(175年)并奉之为神。他在《沉思录》中感谢神，因为她是“如此顺服而又钟情的太太。”¹⁰¹人们对她指责之事并无证据存在。¹⁰²她生育4个子女——1女死于幼年；1女嫁给韦鲁斯(小韦鲁斯)时郁郁寡欢，卢西乌斯死后，就一直守寡。161年Faustina生下1对双胞胎儿子；1个死于降生，1个就是康茂德。长舌的人说他是斗剑士给Faustina的礼物，¹⁰³康茂德也偏偏努力来证实这项谣言。这位小伙子英俊健壮；奥理略十分溺爱，把他送到军中以表示立他为嗣，敦请罗马第一流名师希望把他造成治国之材，可是他偏爱玩乐，显然厌恶书籍、学者、和哲学家；喜欢结交斗剑士和运动家。不久就学会扯谎、残暴和说粗话，较之朋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奥理略大慈爱以致不能管教或驱逐之；他一直希望教育和责任将来会使他觉醒而长成帝王之材。奥理略后来孤独，胡须不修，焦虑失眠，两眼无神，样子憔悴、只好放弃妻儿，委身国事和战争。

中欧部落攻击边界只是暂停，和平只是休战而已；这种要摧毁帝国争取自由的奋斗是不会永久停止的。169年Chatti侵入莱茵河上游地带。170年Chauci进攻比利时，又一支军包围了Sarmizegetusa；Costoboi越过巴尔干到希腊，在距雅典14里的Eleusis掳掠Mysteries神庙；摩尔人(Mauri)从非洲侵入西班牙；又有一个叫Lombards的新部落在莱茵河出现。这些人侵虽然再三挫败，但是由于生殖力强便日益壮大，节制生育的罗马人就日趋软弱。奥理略明白这是生死之战，一方必须摧毁对方，否则便得投降。

一个有罗马和斯多噶哲学训练和责任感的人，才能完全从一个奥秘的哲学家，转变为一个胜任而成功的将军；哲学家穿上皇帝的甲冑；就在这第二次Mracomannic之役(169—75)的混战之际，他在Granna河畔的营中，* 写成《沉思录》这本小书，世人因而铭记他。这本书是伟人最逼真的画像，使人们瞥见一个虚弱而容易被骗的圣者，为

* Granna river 可能就是Gran河，多瑙河的一个支流。

着扭转帝国命运，率领大军从事战斗之时，还不忘思虑道德和命运问题。他日间追剿 Sarmatians 人，夜间便以同情心记述之：“蜘蛛捉到了一只苍蝇便认为是丰功伟绩，人追到兔子亦然……或俘获 Sarmatian 人者……他们也不都像强盗吗？”^⑥

话虽如此，他仍旧和 Sarmatian, Marcomanni, Quadi, Iazyges 等部落苦战达 6 年之久。胜利之后，他的大军前进遥抵波希米亚 (Bohemia) 之北，他显然是想以 Hercynian 和 Carpathian 山为疆界；若是他成功了，日耳曼也将用拉丁语言接受罗马文明，所不幸者，当他的成功登峰造极之时忽传恶耗；Avidius Cassius 在救平埃及叛乱之后自己称帝，他只好匆促地和野蛮部族休战，仅只兼并多瑙河北岸一条 10 里长的土地，在其南岸留下驻守大军而已，他集合兵士并对他们说，假如罗马同意，他愿意让位给 Avidius，并保证饶恕叛军，然后进兵小亚细亚迎击 Avidius。其间有人杀了 Avidius，叛军遂瓦解，奥理略经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到亚历山大，他像凯撒一样痛惜他失掉了宽厚的机会，他在 Smyrna、亚历山大城和雅典等地外出时都不带护卫，穿哲学家披风，听名师演讲，用希腊话参加他们的讨论，在雅典时并捐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和伊壁鸠鲁各学派的教授席位。

176 年秋天，征战将近 7 年之后，他回到罗马，人民视他为帝国救星迎接他凯旋归来，胜利之中他想到了 15 岁的康茂德，并让他参加辅政，收养之制行将百年到此终结，世袭之制再度开始，奥理略知道他为帝国招来的危险；但是他若不给康茂德继承王位，他和他的同党就会发动内战，他的办法虽然不好，但其灾祸远比内战要轻，如此消弥了祸根，人民又得幸福，首都所受战祸不大，只是增税供给战费而已；而且边境苦战，国内贸易反而兴隆，财源自然茂盛，罗马国运和皇帝的名望都达到高潮；群呼皇帝为兵士、哲人、和圣人。

他的胜利并没有蒙混他；他明白日耳曼问题并未获得解决，他认为必须积极把疆界扩展到波希米亚山脉才能阻止日耳曼再度人寇。于是在 178 年，偕同康茂德，从事第 3 次 Marcomannic 战争，过了多瑙河，艰苦奋战之后又打败 Quadi 人，敌人已无抵抗，他正想占据 Quadi, Marcomanni 和 Sarmatians (大约包括波希米亚、多瑙河、加里西亚) 作为新属地时，忽在维也纳 (Vienna) 营中病倒，他自觉必死，遂召康茂德到床前，嘱他完成即将实现的政策，并把帝国疆界推到易北河 (Elbe)，以实现奥古斯都的希望。^{*} 然后就不进饮食，他病倒的第 6 天，仅以最后一口气挣扎而起，把康茂德交付军队，立为新王，然后回到床上用被单覆面死去。他的遗体尚未到达罗马，人民早已把他当神敬奉，认为他是天上神明，不过到人间小住而已。

* 公正无私的蒙森说：“我们不仅知道这位统治者的果决，而且得承认他也做了正当政策所不许可的事业。”

第十章 第二世纪的生活与思想

(公元 96 年—192 年)

第一节 塔西佗

内尔瓦和图拉真之治解放了罗马久被压制的思想，使他们当政时代的文学有强烈憎恨暴政的表现，当时的专制虽被停止，但是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普林尼在欢迎三个来自西班牙的第一位伟大皇帝时，在所致颂词中，就有反对暴政的呼声；尤维纳利斯也同声附和；伟大的历史家塔西佗（Tacitus）对过去口诛笔伐终生不休。

塔西佗出生何年何处，教名为何，都不可考。他的父亲可能是在比利时高卢作税官的 Cornelus Tacitus；此人发达后，家庭地位便由骑术师升为新贵族。^①这种推断是根据这位史家自己的陈述：“在阿格里科拉为执政官时（78）……他本可与名贵结亲，可是答应了我和他女儿的亲事。”^②他受普通教育，好口才使他风格活跃，那种反正自如、翻云覆雨的辩才在他的史书中随处留痕。普林尼时常在法庭上听他发言，赞美他是“堂堂的辩才”，称他是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③88 年他任副执政官，对于在元老院没有直言反对暴君一点觉得惭愧。^④内尔瓦令他为执政官（97 年），图拉真任他为亚洲总督，显见他是有事务才能和实用经验的人，他的书是整个生活的追述，是安乐老年成熟渊博的作品。

整个主题就是——反对暴政。在他的《演说者之对白》（Dialogue on Orators）里，（假如是他的作品），他认为雄辩之走下坡是因为自由受到了压迫。他在《阿格里科拉》中（一篇最完善的专论），很骄傲地述他曾任将军和属地首长的岳父政绩是如何昌隆，然后痛责多米提安把他岳父免职。在《日耳曼人的起源与现况》（On the Situation and Origin of the Germans）一文里，他把一个自由民族的活泼精神，和罗马专制之下的退化与懦弱加以对比，他称赞日耳曼人反对杀婴和不优待无子女之人，他目的不在描述日耳曼人，而是借之抨击罗马人。他的哲学目的虽然破坏了研究的客观性，不过以一个罗马官吏来称道日耳曼抵抗罗马，他的眼界起码是扩大了。^{*⑤}

塔西佗那些成功的论文引起了揭发暴君罪行的动机。他首先从自己记忆犹新的事，和前辈能够证明的事情开始——从加尔巴到多米提安死亡的一段期间；当这些“史记”（Historiae）赢得贵族政治的喝彩，认为是李维之后最佳历史著述时，他又继续用年表的方式，描写提比略、小靴子（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政史，他的 14 本“史

* 可能是公元 98 年写的，在图拉真对 Dacians 战役之前。

丛”（有人说是 30 本）有 4 本半留存下来，都是关于 69 至 70 年的事迹；年表原为 16 或 18，存在者 12。这些史记虽已残缺，但仍旧是现存的权威文献；我们由之可以模糊地想见其整个文献的伟大和感人。他也不想撰写奥古斯都、内尔瓦和图拉真的年表，想记述一些建设性的政绩以减轻以前著作的忧闷气氛，但是时不我待，他从黑暗面批判过去，后人也从黑暗面指责他。

他认为“史家的责任是批判人的行为，善良者因为美德而获得赞扬；邪想者因怕恶行受后世唾弃而有所顾忌。”^⑧这种观念是把历史当作最后的裁判，把史家当作神圣。这种想法——史家为说教者——是用可怕的实例来教授道德，这样一来，历史便落入辩论的形式，愤慨之时，滔滔指责恶易，若求其指责之公平则难；所以道德家不宜于写历史。塔西佗记忆暴君的恶行如亲身目睹，所以他对暴君的批评无法冷静，他只看到奥古斯都摧毁自由，而不见其他，他认为一切罗马天才都和亚克兴角*一样结束。^⑨他似乎不曾想到如何记载完美的政治，如何记载罗马怪杰们使属地经济繁荣的事迹；读过他的书就该知道罗马是个帝国，也是个城市。那些失传的书可能是记述各属地；传世的书也许不是可靠的历史指南，他虽然没有说谎，但也没有报导真实。他常引用的资料是历史、演讲、书信、Acta Diurna、Acta Senatus 和老世家的传说；他所听到的，大部分是关于贵族们如何被迫害，但他从来不想，元老被处死，皇帝被刺杀，不过是恶毒残忍有能的君主，和腐败残忍无能的官僚政治长期斗争之下容易发生的事件。他只是注重惊人之人和惊人之事；他描写的历史人物是最生动但最不公平。他不曾注意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他把人民生活、贸易情形、科学状况、妇女地位、信仰变迁、诗文、哲学、艺术的成就等等都忽略了。塔西佗对塞内加、卢卡和佩特罗尼乌斯之死没有提到；皇帝们只是杀人，但是没有建设。这位大史家可能是受了听众的限制；按当时习惯，他可能是把作品读给贵族朋友们听；他认为他们对罗马生活、工业、文学和艺术都很熟悉，故无须讲述；他们要听的是暴君们有刺激性的故事，斯多噶派元老们的英雄事迹，贵族阶级反抗暴政的战争故事等；我们不指责塔西佗没有把不想作的事作好，只是对他那偏狭的抱负和使用智慧的范围表示惋惜。

他无意伪装哲学家，他赞美阿格里科拉的母亲反对她儿子为哲学所吸引，她说“他对哲学有强烈的爱好，他宁愿不作罗马人和元老也不放弃哲学。”^⑩他的想象力和艺术天才跟莎士比亚一样，太富有创造的活力反而不能让他安静地思考生活的意义和可能发生的事。他有很多富于启发性的评论，也有不能确实的诋毁；对于神、人或国家没有一贯的见解；对于信仰问题有点含混，他认为^⑪信仰本国宗教比完全相信知识要好，他否认占卜、预兆、预言和奇迹，可是多少又相信一些；他过于绅士气，所以对别人所肯定的事又不得不承认其可能。总之，由世间所发生的事似乎可以证明诸神对于善与恶都不关心，^⑫可是一方面又证明确有某些不可知的力量左右人和国家的命运。^⑬——他希望阿格里科拉去到一个快乐世界，^⑭但是他又显然怀疑，于是只得用大智者的最后幻想——万古流芳——来安慰自己。^⑮

他也不满意乌托邦的理想，他说“大多数的改革计划最初都包括无限热情；新奇不

* 注：亚克兴角为一海岬，位于 Acarnania，其地建有阿波罗祖庙，奥古斯都征服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即于此。

久就消失了，计划便一无所成。”⁶⁸他勉强认为他那时候情形暂时不错，不过就以图拉真那样的才智，又何能防止新的堕落。⁶⁹罗马的人心已腐化到底，民众精神的紊乱已造成无政府的自由，⁷⁰“一群乌合之众喜欢革新和改变，并且准备变成最强者。”⁷¹他悲叹“人心险恶”，⁷²像尤维纳利斯一样藐视罗马的异族，他辱骂了帝国之后便不想再回去，不过他希望养子皇帝们要尊重自由和帝政。⁷³最后他认为品格重于政府；所以使一个民族伟大的不在其法而在其人。

我们本来在寻找历史，而找到的却是说教和戏剧，不管如何诧异，我们也要把塔西佗算作伟大史家之一，因为他著作的威力弥补了眼光的狭隘。第一，他观察入微、深刻、逼真，他所描绘的群像清楚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在舞台上比任何历史文学的人物都生气活现，但是他也有缺点，他给各种人物作的讲词都是他自己的语调和堂皇的文章；他把加尔巴写成笨伯，而使他的谈话像圣人，⁷⁴此外，他的历史人物没有照时间演变，提比略从始至终完全一样，塔西佗认为提比略一开始就表现人性是虚伪的。

塔西佗的格调始终伟大，没有任何作者能讲那么多而又紧凑。紧凑不是简略，他反而散漫冗长，2年多的历史竟写了400页之多，有时候又简短得到了费解的程度，要再用长句加以说明；他鄙弃动词和连接词，说那是智力残缺者的拐杖。他已经超过Sallust的扼要爽快，胜过塞内加的简短讽刺诗，胜过修辞学校所教的均衡短句，这种文体在长篇巨著里不免有单调节段出现，会使读者又兴奋又吃力，不过他总是使读者不忍释手，这种省字而不省人的战斗文体，这种不顾文法构造充满愤慨观测入微的手笔，这种用字不陈腐而讽刺入骨的体裁，都使他的作品有以往史家不能比拟的流畅、情调、和力量。他的色调阴沉，心情郁闷，舌箭唇枪，整个是但丁(Dante)不留情的姿态；所产生的力量令人无法抵抗，不管我们有什么保留或反对，都要被他的故事所吸引，人物在舞台上相继出现，又相继被打倒；一幕紧接一幕上演，一直到罗马毁灭，参加的分子死绝，当我们从这恐怖之室出现之时，我们不敢相信这种暴政、懦弱、和缺德会泛滥到哈德良等的全盛时期，和普林尼的朋友们的太平和乐之世。

塔西佗轻视哲学是不对的——哲学就是眼界；他的一切过失就是因为没有哲学。假如他能训练他的笔为一个开阔的胸襟服务，在那些苦心撰写人类事迹的史学家中，他的大名将首屈一指。

第二节 尤维纳利斯

不幸尤维纳利斯也有塔西佗的作风，一个是用尖刻的笔法描写帝王和元老，一个是以怨言来讽咏男和女。

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是富有自由民之子，出生在拉蒂姆的Aquinum(公元59年)，他到罗马读书，并执律师业作为消遣。据未证实的传说，他在多米提安死后不久，写了一首讽刺诗，描写伶人在宫中的势力，然后在朋友之中传阅；据说哑剧演员帕里斯大怒，就把他放逐到埃及。我们不敢断定故事的真假，也不知道他何时又回罗

马；总之，在多米提安死之前他没有东西发表。第一卷的16首讽刺作品出现在公元101年，其余4卷是长期之中断续发表的。那些诗大概是对多米提安时代作无情的记述；诗的愤慨是逼真的，但事实不一定可靠，不过其中可以看得出来，罗马虽有几个好皇帝，但是时间有限，谁都没有矫正那些被攻击的歪风。他的诗歌为罗马文体，再参考Lucilius、贺拉斯、Persius的作品，然后再应用在学校所学的修辞学来发泄他的辱骂和愤怒，罗马帝国不知被以辱骂为乐的人，形容得有多么黑暗。

尤维纳利斯到处取材，他毫不费力地对样样事都找出其可指责的一面。他认为“我们的罪恶已达绝顶，子孙后代永无超过可能。”^②邪恶的根源在子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他看不起那些曾经统治军队废弃皇帝的平民，现在有面包和马戏就可以收买他们；^③他憎恨那些东方面孔、服饰、习惯、气息，和他们的神；他反对犹太人的民族团结；最不喜欢“贪婪的小希腊人”——他们的祖先从前伟大不但忠诚，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民族的堕落子孙；他厌恶以告人不忠于国而致富的告密者；他不齿那些对无子嗣之人拥前拥后志在猎取遗产的人；靠在属地为官所获而终生奢侈的人；那些像蜘蛛结网一样拖延诉讼的聪明律师。那些性过度和性反常最使他作呕；登徒子于婚后发现过去的纵情放荡已使他性弱；花花公子那种不男不女的腔调；认为妇女解放就是和男人一样的妇女，以上等等都是他辱骂的对象和题材。

他的第六篇诗最为尖刻，完全是关于女性。Postumus想结婚，尤维纳利斯警告他说不可以。他形容罗马女人为自私、刻毒、迷信、浪费、好争、骄傲、虚荣、好讼、淫荡，几乎人人离过婚，喜欢爱犬甚于子女，^④爱好运动，对文学假装内行，口里说着维吉尔（罗马诗人），装腔作势地谈论修辞和哲学——^⑤“啊，上帝救救我们，不要让我们有个博学的太太吧！”^⑥他结论说：罗马几乎没有女人值得娶来为妻的，好太太是个珍禽，比白色乌鸦还难寻。他奇怪，阻街女郎到处都有，许多高贵令人迷惑的寡妇可去，为什么Postumus想结婚呢？保持独身不要结婚吧！离开这疯人院般的罗马，找个安静的意大利城市去住，那里有诚实的人，没有罪犯、诗人、坍塌的公寓和希腊人，^⑦把野心抛在脑后；你的目的不值得争取，劳苦无穷而享誉有限。过简朴的生活，垦植你的花园，不饥不渴不冷之外，不必多求；^⑧发挥同情心，对儿童要慈爱，保持身心健康（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⑨只有傻瓜才求长寿。

我们不难了解这种心情：盯住别人的缺点和社会的可鄙，再用自己的梦想来作比较该是多么舒服。尤维纳利斯的街角（street-corner）语汇，流畅通俗的文笔，冷酷的幽默，活泼的风格，都使我们欣赏不已。但是我们不能被文字的外表所惑；他气恼，因为他在罗马不得意，所以用恨而不公平的棒槌四面八方地打击，痛痛快快地报复。他的道德尺度对美好的过去很有偏见和误解，不过不失其崇高与正确；用那种无情无礼的道德标准，我们可以随时控诉任何时代。

塞内加对于这种不满知之甚稔，他说“我们的祖先从前不满，我们现在不满，^⑩我们的子孙也要对道德败坏，恶人当权，人们陷人罪恶，人类情形每况愈下等等现象不满。”任何不道德的社会，在它的外层总有健全的生活存在，连绵不断的传统，宗教的要求，家庭经济的压力，父母对子女本能的爱，妇女和警察的监视等等，足可使人们维持正派和清醒的生活。我们承认塔西佗是罗马的伟大史家，尤维纳利斯是伟大的讽刺家，不过若认为他们的描写的正确那就错了，若是读了普林尼的轻松乐观和善意的文字也毫不怀疑

的予以接受，那也是同样的错误。

第三节 罗马绅士

他（普林尼）在公元 61 年出生在科莫，当时取名 Publius Caecilius Secundus。其父拥有一处农场和一所别墅，并在城内任高职。普林尼早失父母，初由在上日耳曼任总督的鲁弗斯（Virginus Rufus）领养，后来又由其伯父老普林尼（Caius Plinius Secundus）收为继子，这位学者伯父著有一本《自然史》，不久亦死。他在罗马拜昆体良为师，昆体良宗西塞罗，他 18 岁执律师业；39 岁时值图拉真即位，他被推举致欢迎词，同年任执政官，103 年任占卜官，105 年为台伯河水利工作及罗马公役人员监察人，因为他有钱，所以对法律服务不取报酬，他在伊特鲁里亚、Beneventum、科莫、Laurentum 都有财产，并捐献 300 万的 sesterces 给别人。^④

他像一般贵族一样，以写作自娱。最初写希腊悲剧，然后作诗，内容轻松不免下流，有人批评他，他即认错，但是仍旧主张纵情于欢乐、智慧，以达极尽放情精神的诗。^⑤也有人赞美他，他从 97 到 109 年之间陆续有作品发表。他的作品不但要给社会人看，并且要博得被描写的朋友们的高兴，所以他抛开罗马生活的黑暗面，也不谈那些正经的哲学和政治问题，作品的价值照亮了罗马人物和贵族生活。

普林尼介绍自己是用蒙田一半的坦诚和全部的美词。他有作家们不可免的虚荣，“我最爱不朽之名”，^⑥他欣赏自己也推崇别人，他说“佩服别人美德的人他自己一定有很多优点”，^⑦听到了作家说别人好话我们应该觉得舒服。他的举动慷慨，写文章亦然，他对人随时帮忙：贷款、赠送，从替朋友侄女物色丈夫到发展自己故乡。他闻知昆体良无力为女儿备办嫁奁以匹配男方门第，他就赠送 5 万，并客气地说为数不多。^⑧为了替老同学取得骑术师的资格，他送他 30 万，一个朋友死后为女儿遗下大批债务，他悉数代她还清；有某哲学家遭多米提安放逐，他不顾风险贷与为数可观的钱，又在科莫建一所寺院，一所中学，一所贫儿学校，一所浴室，一所图书馆。

他最可喜之点就是爱他每一个家，他不是不喜欢罗马，不过觉得住在傍临湖海的科莫或 Laurentum 比较愉快。他在那里除了读书别无他事。他爱他的花园和背后的山景；他无需等待卢梭来教他爱好自然。他最乐道他的第 3 位夫人 Calpurnia 的温柔善良，对他的成就和书籍如何爱护和有帮助，（他认为）她读遍他的著作并能背诵很多；有的诗篇由她配上音乐吟唱；她有个情报团，当他有重要案件处理，要他们不断向她报告进展情形，她不过是他圈子里的贤淑妇人之一。此外他又讲到一个年仅 14 既淑静又有耐性又有勇气的少女，于订婚后不久发现自己有不治之症，竟毫无恐惧地等死；^⑨他又夸奖 Pompeius 的太太用优美的拉丁文给丈夫写的信是爱的抒情诗；^⑩ Thrasea 的女儿为了替丈夫辩护而情愿被放逐，又看护一个患恶病的亲戚，结果被传染而死；他感叹的说“她的美德、神圣、冷静、和勇气可谓举世无双！”^⑪

他的朋友不下百人，其中有的伟大，多数都有品德，他曾与塔西佗联合指控 Marius

Priscus, 因为他在非洲为总督时贪婪残民; 他们二人又互相切磋讲词和互相恭维: 塔西佗宣称文艺界承认他们二人是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 更把他捧上了天。⁶⁶他的圈内都是爱好文学和音乐的人, 都是背诵诗文和讲词的人, Boissier 说“文风之盛恐怕没有任何时代可比。”⁶⁷多瑙河和莱茵河畔到处是研究荷马和维吉尔的人, 泰晤士河 (Thames) 震撼着雄辩之声。⁶⁸那是个夫唱妇随、父慈子孝、主厚仆忠、朋友真诚、礼仪醇厚的社会。答复朋友说, “我将应约到府上吃晚饭, 但须事先讲好, 请让我早退, 并且不要破费, 座上只谈哲学, 但也不要超出限度”。⁶⁹

普林尼描绘的人物多半是来自各地的新贵, 他们多半担任公职, 分享图拉真的开明之治。他本人则奉命到比希尼亚省为执政官, 负责改善当地的财务。他的信札包括向皇帝的请示以及图拉真的扼要答复, 信函之中可以看出, 他事无巨细都靠皇帝指示, 但是不辱使命。最后一封信是向皇帝请罪, 因为他使用皇家的驿站马车送患病的太太回家。此后他就不在文学和历史界露面, 所留下来的是他本人的绅士印象和意大利的幸福时代。

第四节 文化衰落

关于这些杰出人物我们已谈论甚详, 他们的成就不会被埋没了。他们之后, 就没有伟大的异教拉丁文学出现。从 Ennius 到塔西佗, 智慧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已经无法再进一步。我们觉得可怕的是, 伟大的史书和年表变成了苏埃托尼乌斯漫骂性的史剧《伟人们的生活》(Lives of Illustrious men) (110); 历史到此已退步成传记, 传记又退步到传奇; 字里行间充满预兆、奇迹和迷信, 只有 Philemon Holland 的英译本 (1606) 才提高该书的文学水准。Fronto 的信札也不能和普林尼相比; 其中有的想要模仿古体反而把文字弄坏, 其中有的曾被热心老师修改过。Aulus Gellius 在他的 (169) Attic Nights 里主张古体运动——集古代无聊文学之大成; Apuleius 在他的《金毛驴》(Golden Ass) 中尤有过之。Apuleius 和 Fronto 都来自非洲, 他们的怪想法也许是因为古体拉丁在非洲和人民语言脱离不太远。Fronto 相信振兴文学, 须用通俗文字, 如同欲使花木繁茂需要翻动根部的土壤一样, 但是对一个人, 一个国家, 或一种文风来说, 青春会一去不返。东方化的生活和语言已经开始而且无法阻止, 东方化的希腊语和东方化的罗马语逐渐变成生活和文学的语言。Appian 是居住罗马的亚历山大希腊人 (Alexandrian Greek), 他记述若干罗马战役都是用希腊文; 纯粹罗马人 Claudius Aelian 亦然; 罗马元老卡修斯后来也用希腊文写《罗马史》, 罗马已经把文学领导地位交回给东方希腊不是希腊精神, 而是交还给说希腊话的东方人。伟大的拉丁作者将会再度出现; 不过他们将出自基督的圣徒。

罗马艺术的退化要比文学来得缓慢。建筑、雕刻、绘画、和剪嵌的技术水准仍旧可以维持。在梵蒂冈的内尔瓦头像依旧有 Flavian 时作品那种真实生动的精神, 图拉真大圆柱上面的浮雕虽不够精细但是有感动力。哈德良不遗余力地想恢复希腊古典, 但是找不到在伯里克里斯时代里面饰演非狄亚斯的角色; 在一个自封知足太平之世, 那种马拉松之役以后煽动希腊的灵感, 亚克兴角之役以后煽动罗马的灵感已不存在。哈德良的半身

像因为光滑的希腊线条以致失去特性；Plotina 和萨宾娜的头像够漂亮；但是女人气的 Antinous 像使人却步，哈德良想复古可能是错误：他结束了 Flavian 和雕刻的自然写实主义和个性表现，这种精神在意大利已有相当根基，凡事若违背自然便不会成熟。

东尼时代罗马雕刻还有一段剩余的光芒。至少有一次达到了完美，那是一个头戴面纱衣服朴素的妇女人像，雕塑的精致可爱、线条分明。^⑧奥理略的太太 Faustina 的像也好，雕塑得有贵族气，妩媚之态跟历史的讥讽相吻合。奥理略本人的像有多种姿态，自沉思老成充满少年英气的胸像，到卷发武装的学者，观光客对俯视罗马广场的奥理略骑像无人不晓。

浮雕始终是罗马所喜欢的艺术，伊特拉士坎和希腊人的在石灰石上雕刻神话故事的习惯，到哈德良时代又恢复起来，因为人们希望神最好具有人形和人体，当时人死火化已改为埋葬，纪念奥理略战役的凯旋门所遗留下来的 11 块雕板，充分地表现了自然风格；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出于想象，每个分子都有特性；奥理略谦和受降的感人画面；失败者没有野蛮的表现，而是为争取自由而战的神情。174 年元老院和人民所建的奥理略圆柱依然矗立在 Columna 广场；因为受了图拉真的圆柱的影响，它也是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同样敬重，用富有同情心的艺术作品，来描写 Marcomannic 战役。

一个时代的艺术形态和道德标准与皇帝的兴致有关。如竞技禁止残忍，法律体谅弱者，婚姻力求美满持久等……。道德败坏古往今来都不易避免，有的人公开败德，有的人秘密下流；不过到了尼禄时期，道德败坏稍具转好，不足为忧，男人女人又回复旧教或笃奉新教；哲学家也受欢迎。奥理略招待他们，容忍他们，他们不少人来到罗马；他们利用他的大度和权力，群集朝廷要求任命和给俸，他们发表无数演讲，又创办许多学校，在学生皇帝之下，为世界带来古代哲学的极致与其没落。

第五节 皇帝哲学家

奥理略 (Marcus Aurelius) 于死前 6 年，坐在营帐里写下他对人类生活和命运的思想。他的《自勉》(Ta eis heauton) 是否为了发表，我们不得而知；也有可能，因为圣者也不免有虚荣心，最伟大的实行家有时候也有想著述的弱点，奥理略不是专门作家；他用希腊文写作，所以把 Fronts 的拉丁文荒废了；并且这些《金箴》(Golden Thoughts) 是在旅行、战争、革命和艰难困苦之中写成；我们要原谅那些作品的杂乱无章和重复枯燥，书的价值是在其内容——厚道、坦诚、基督教异教徒的半清醒的启示，以及古代到中古的人物。

跟当时的思想家一样，他不把哲学当作一种描写无限大的空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道德思想和生活方式，他不为信神问题伤脑筋；有时他谈话像个不可知论者，承认自己不知；可是承认之后又不能免俗而仍旧信之，他说“住在一个无神的世界对我又有什么好处？”^⑨讲到神，他有时用单数，有时用复数，完全不注意神的来源。他参加聚会祷告，向古神献供，他内心是个泛神论者，对于宇宙秩序和神的智慧深深感动，对人和世界之

相互关系他有印度观念。他惊异一个小小的精液会长成小孩，机能体力和智慧的奇妙构造，以及吃了些少许食物就会呼吸等。^⑧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够领悟，我们就会发现宇宙之中也有跟人一样的秩序和创造力。“万物互相关联，神就是他们的结合力……一切有灵性的生物都有一个常理；一个神普及众生，一个实体，一个法律，一个真理……你个人秩序安定而众生纷扰那可能吗？”^⑨

他承认请神不要降灾给人是很困难，除非我们看透自然的统一体，我们就不能按事务的性质来评判事故的发生；但是谁能看得透呢？所以要想评判世界就是自大和荒唐；智慧要知道度德量力，要和宇宙秩序相和谐，要意识到世界背后的意志，并且要高兴与它合作。对于这种有眼界的人“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自然的；^⑩合乎自然的事就不是坏事；^⑪对于澈悟的人凡自然之事必然美好，^⑫宇宙真理决定一切事情，每个演员必须欣然接受他的剧中角色和命运，“处之泰然”（奥理略的临终遗言）就是“自愿接受自然所派给你的事情。”^⑬

宇宙啊！与我相合之事必与你相融。你说适时之事，我不会认为来之过早或过迟。自然啊！你四季所生之物都是我的香果，万物都是你生，你就是万物，万物都归与你。^⑭

把知识当作良好生活的工具，那种知识才有价值，“什么东西能指挥人呢？只有一样——哲学”^⑮——不是用论理和学问指挥你，而是不停的训练你养成优美的道德。“你或者已经正直，或者由它训练你正直。”^⑯神赋与人人一份内在的精神——他的理性。道德就是理性的生命（译者注：有道德才能有理性）。

这些是理性的原则，它通行于全宇宙，它测量宇宙的形式，它自己能延续到天长地久，包容万物的循环革新，它知道我们的后代不会看到什么新颖之事，我们的祖先也没有看到较多之事；不过一个四十岁的人，假如他有领悟，运用这种一律性，他已经看到了一切已然之事和未来之事。^⑰

奥理略认为他的环境迫使他为严格主义，“享乐既不好亦无用。”^⑱他鄙弃肉体和它的行为，谈话有时像 Thebaid 里的 Anthony：

看这暂短和微不足道的人事，昨日的一点精液明日便成千尸或灰烬……生命何其短，烦恼何其多……死状又何其惨……把它从里面翻出来，看它究竟是什么？”^⑲

心灵必须是能抵抗物欲、情欲、愤怒和仇恨的城堡，它必须专心工作，且能注意生活逆境或前途险阻。“人的价值跟他所努力的工作一样。”^⑳他不愿意承认世界上有坏人，对付坏人的方法就是切记他们也是人，他们是因宿命论而犯了过，使自己成了受害人。^㉑“若是有人害你，受害者是他自己；你的责任是原谅他。”^㉒假如坏人之存在使你难过，请想到你所认识的好人，请想到有过失之人也有他们的优点。不论好坏都是兄弟，^㉓一个神

之下的子民，就是那丑陋的野蛮人也是我们的同胞。“以奥理略而言，我的祖国是罗马，以人而言，我的祖国是世界。”^⑧难道这是不实用的哲学吗？反之，假若出子至诚，一种良好气质是天下无敌的，^⑨真正好人不会有恶运，因为不管什么坏事临头，他仍旧是他。

罪恶之事有时会妨害你的公正、高洁、适度、慎重、谦和，和自由吗？……假如有人恶骂你，杀害你，把你碎尸万段；这些事能让你的心灵不纯洁、不清醒、不公正、不聪明吗？人站在清泉之旁，对它诅咒，清泉不会停止流出清泉；假如他向内投掷泥土秽物，它会将其冲走而清新如故……他处处和你为难，请应用这个原则：那不是不幸，能够豁达地忍耐才是大幸……你看人能把握的东西多么少，他能像神仙一样渡过安静而快乐的一生。^⑩

奥理略的生活并不安静快乐；他在写这《第五篇福音》(Fifth Gospel)时必须屠杀日耳曼人，临死时将继承王位的儿子也不能安慰他，坟墓之外毫无快乐，结果灵与肉一同化为乌有。

肉体的转变或毁灭是让位给其他必死的人。生命不存在之后，升天之灵就转变和分散……回到基本的灵，让位给新的灵……^⑪你已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你应该消失在你出生之处……这也是自然的希望……那么经过这短短生命，听话地返回自然，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瓜熟蒂落，向生长你的自然祝福，向生长你的树致谢。^⑫

第六节 康茂德皇帝

奥理略将死，卫护官问他有何遗言，他说“去找那朝阳吧(The rising sun)，我已日暮。”朝阳时年19，健壮雄伟，无拘无束无惧。奥理略既已病危，有人希望他能打殊死战，可是他竟立刻与敌言和，本来敌人就要从多瑙河区域撤退，缴出大批武器，释放罗马战俘和倒戈分子；答应年年人贡，并劝服1万3000兵士参加罗马军队。^⑬在这种情形之下与敌媾和，全罗马都责难他；将官们眼看把到手的战利品失掉了而大怒，于是又打下去，不过康茂德(Commodus)在位期间，多瑙河部落没有侵扰。

这位年轻皇帝虽然不懦弱，但是对战争已经历太多；为了在罗马享乐，他需要和平，回到首都，他故意冷落元老院，而对平民破例赏赐——每人725 denarii，他的充沛精力在政治上无处发泄便从事打猎，因为练成了弓不虚发的技艺遂决定公开表演。有一段期间他离了官延，住进了斗士学校；比赛之时他驱着战车，在斗技扬和人畜搏斗；^⑭也许是他的对手故意让他赢；其实，就算河马、大象和老虎不认识他是皇帝，他也毫不把它们放在眼里。^⑮他的弓法纯熟，在一次表演中曾以百枝箭射杀百只虎。他让一只豹捕一死刑犯，

然后射死豹而使人无伤。⁶⁸他的功绩都记入在《海滩一天》(Acta Diurna)中,对每次表演他都以斗士身份向政府索酬。

我们所信赖的史家们,像塔西佗一样,以仇视贵族的传统观点来描写康茂德;不知他们所写的怪事之中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出于报复?我们相信康茂德吃喝赌博,挥霍公款,宫中畜养宫女三千,男童三千。自己偶或男扮女装,甚至公开亮相。据传说:他令一位崇拜 Bellona (司战女神)的人断去一臂以示虔诚;逼迫皈依伊希斯教(司丰饶之女神)的妇女用松果打她们的乳房至死;用他的大棒不分皂白地打人致死;把跛人集中一处一一用箭射杀……⁶⁹他有一妃显为基督教徒;据说他看在她的面上而赦免某些被判赴撒丁矿坑服刑的基督教徒,他被形容得禽兽不如,但她之委身于他,想必他也有可爱之处,而历史未予记载。

他和他的祖先一样,因为害怕暗杀而极端残忍。他的姑妈 Lucilla,阴谋行刺,发觉之后,被他处死。凡参加阴谋有证据之人或有嫌疑之人都被杀绝,奥理略时代留下的显要分子几乎无人可免。已敛迹百年的告密者又开始活跃并且得宠,于是新的恐怖又笼罩罗马。康茂德委派 Perennis 为侍卫司令官,并把大权转让给他,自己沉迷色情,Perennis 治国有方但是残暴不仁,他也制造恐怖而杀绝敌对之人,康茂德怀疑他要夺取王位,便把他交元老院处置,其职由有奴隶前身的 Cleander 接替(185),Cleander 的腐败残忍较 Perennis 尤有过之,卖官鬻爵收买法庭,元老和勇士多因背叛或批评被他处死。190年暴民包围康茂德的别墅要求将 Cleander 处死,皇帝接受他们的要求,Laetus 遂接替了 Cleander,掌权3年之后认为他的时机到来,有一天无意发现一个放逐名单中有他的拥护者和他的友人,还有 Marcia。192年终,Marcia 就给康茂德一杯毒药;可是毒药发作太慢,这位康茂德所豢养以备和自己角力的运动家,就把他勒死在浴室,康茂德死时仅年31岁。

奥理略去世时,罗马已过曲线之顶点,并开始下降。她的边界已超过多瑙河,伸到苏格兰与撒哈拉、高加索和俄罗斯,达到安息(帕提亚)国境。在民族复杂信仰纷歧的情况下,固然未能达成语言和文化的一统,至少使经济和法制已不分畛域。罗马把他们都纳入一个庞大国协,国协之中货物丰饶交易畅通;她保护帝国防止野蛮人侵,维持罗马的安全与和平达200年之久。白人世界都仰仗罗马并以她为世界中心,和万能不朽的都市。他的财富、荣耀和权力都是前所未见。

罗马在第2世纪的全盛繁荣之中,已经潜伏着第3世纪摧毁意大利的危机。奥理略指定康茂德为继承人就是崩溃的前奏,另外由于征战而将大权集中皇室也是序幕之一,康茂德在承平之日仍把持着奥理略在战时所擅用的特权。由于地方的独立自主,乃加强控制,反使自尊受到打击;为了不断增强国防和扩大政府组织而不断增税,已到民穷财尽地步。意大利的矿产减少,⁷⁰大批人民死于瘟疫饥馑,奴隶耕作衰退,政府开支和赈济使国库涸竭、货币贬值,意大利的工业遭到属地竞争而失掉了属地市场,没有经济专家能够用增强国内购买力的政策来弥补国际贸易,同时各属地已从苏拉、庞培、凯撒、卡修斯、布鲁图和安东尼等的横征暴敛之下苏醒过来;已往的技艺又渐恢复,新的工业欣欣向荣,新的财富推动着科学哲学和艺术,他们的青年使兵源充沛,他们有好的将军统率大军;意大利不久便落人其掌握,他们的将军各自称帝,罗马的征服事业已经终结,而且情况倒转,征服者已变成被征服者。

到东尼时代的末年,罗马已陷入文化和精神的低潮,议会、元老院之权力先后被剥

削，自由政治已失掉精神鼓励。皇帝既然大权在握，人民也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许多人和官吏都退隐田园从事私务，人民散漫，社会外表似乎完整但内部已经破碎。对民主幻想破灭之后就是对帝治幻想之破灭。奥理略的《金箴》是很悲观的思想，他有一种疑虑，他恐怕罗马问题不易解决，他恐怕繁殖力弱，爱好和平的民族无法长期抵抗繁殖力强的野蛮人。斯多噶派哲学以有号召力而盛行，以无号召力而终结。哲学家几乎都投入宗教的怀抱，斯多噶派哲学在上层社会取代宗教达 400 年之久，现已失去其代替性，统治命令已经从哲学家的书本回到神坛。异教曾经征服过哲学，现在亦已没落。异教庙宇附近已经听到外邦神的名字，由于属地兴起和耶稣的惊人胜利，罗马人已到难期。

第三部
基督时代

第一章至第五章历史大事年表

公元前

- | | |
|--|--|
| 1200: 哥德利·凯尔特人 (Goidelic Celts)
人侵英格兰 | Jannaeus) |
| 900: 不列颠尼 (Brythonic) 及比利吉
(Belgic) 凯尔特人入侵英格兰 | 102: 西里西亚 (Cilicia): 潘斐利亚
(Pamphylia) |
| 350: 马塞之皮西亚斯 (Pytheas) 探险北海 | 88—4: 第1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
| 248: 阿尔萨王朝 (Arsacid Dynasty) 兴起
于安息 (Parthia) | 88: 罗马人在近东大屠杀 |
| 241—10: 西西里 (Sicily) 成为一行省 | 83—1: 第2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
| 238: 撒丁及科西嘉之获得 | 78—69: 犹太女王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 |
| 211—190: 安息阿尔萨凯斯二世 (Arsaces
II) | 76: 拜占庭之画家提摩马库斯
(Timomachus) |
| 197: 西班牙之获得 | 75—63: 第3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
| 170—38: 安息米特拉达梯一世
(Mithridates I) | 74: 比希尼亚 (Bythynia) |
| 168: 马其顿之获得 | 74—67: 昔兰尼 (Cyrene) 与克里特岛
(Crete) |
| 167: 伊利里坎 (Illyricum) 之获得 | 69—63: 犹太王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
(Aristobulus II) |
| 146: 阿哈伊亚 (Achaea), “非洲”, 伊庇鲁
斯 (Epirus) | 64: 叙利亚 |
| 145—130: 托勒密七世 (Ptolemy VII) | 63: 本都及犹太成为罗马之行省 |
| 135—105: 犹太王约翰希尔卡纳斯 (John
Hyrcanus) | 63—40: 犹太王希坎诺斯二世 |
| 135—51: 波塞都尼 (Poseidonius) | 58: 塞浦路斯 |
| 133: 阿塔罗斯第三 (Attalus III) 传给帕加
马 (Pergamum) | 58—50: 凯撒征服高卢 |
| 124—88: 安息米特拉达梯二世 | 55—54: 凯撒在不列颠 |
| 121: 纳博讷省 (Gallia Narbonensis) | 50: 亚历山大里亚之英雄, 加大拉之墨勒
阿格 (Meleager) |
| 112—05: 朱哥泰战争 (The Jugurthin
War) | 46: 努米底亚 (Numidia) |
| 110: 拜占庭之物理学家斐洛 (Philo) | 40: 安息人入侵叙利亚 |
| 104—78: 犹太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 37—4: 希律大帝 |
| | 30: 埃及 |
| | 25: 加拉提亚 (Galatia) |
| | 25—4: 盖阿斯·盖阿斯远征阿拉伯之菲利 |

克斯 (Felix)

- 17: 上及下日耳曼之获得
15: 诺里库姆省 (Noricum); 拉地亚省
14: 海上阿尔卑斯 (Maritime Alps)
11: 莫西亚 (Moesia)

- 7: 地理学家斯特拉博 (Fl. Strabo)
4 (?): 基督之诞生
4—6: 犹太国王阿基老; 加利利省长希罗德·安提帕斯

公元

- 17: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40: 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a)
43: 不列颠
47: 卡拉克塔卡斯 (Caractacus) 之反抗
50: 药学家迪奥斯科里斯 (Dioscorides)
51—63: 安息与罗马之战争
55—60: 柯培洛 (Corbulo) 征服西美尼亚
61: 布狄卡之反抗
64: 科蒂安山
70—80: 罗马之征服威尔斯
77—84: 不列颠总督阿格里科拉
72: 塞琉西王朝之消灭
89: 在罗马之普卢塔克
90: 爱比克泰德
95: 狄翁 (Dio Chrysostom)
100: 大马士革建筑家阿波罗多拉斯 (Apollodorus)
105: 阿拉伯佩特拉亚 (今约旦)
107: 达契亚 (Dacia)
114: 亚美尼亚、亚述、美索不达米亚
115: 以弗所之医生索拉努斯 (Soranus)
117: 哈德良放弃亚美尼亚及亚述
120: 提尔地理学家马里努斯 (Marinus of Tyre, geographer)
122: 英格兰之哈德良墙 (Hadrian's Wall)
130: 在耶路撒冷旧址建立之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城 (Aelia Capitolina); 士麦那之数学家提恩 (Theon); 民科米底亚之历史学家阿利安 (Arrian); 天文学家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142: 英格兰之安东尼·庇护长城
147—91: 安息之沃洛加西斯三世 (Vologeses III)
150: 卢奇安, 爱略斯·阿里斯提德斯 (Aelius Aristides)
160: 盖伦 (Galen) 医生; 地理学家保萨尼阿斯 (Pausanias)
190: 哲学家塞克都斯 (Sextus Eurpiricus)
227: 阿萨息斯王朝之灭亡

第一章 意大利

第一节 地方志

在这一个极度危险的时代，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罗马帝国，其伟大实在远超过罗马（Rome）。我们在这个光芒万丈的中心留恋过久，它对历史学家们的影响，就好像和乡民们对它感到迷惘一样的深远。事实上，这个大帝国的生气和活力，再也不在这个腐败和衰微的首邑了。它所留下来的生命和力量，还有许多美的部分，以及大部分的精神生活，都蕴藏在各省的地方和意大利（Italy）。因此，除非我们能够对成千构成罗马世界*的城市作一番游历，我们对于罗马的意义，以及其在组织与和平方面的惊人成就，就无法获得一个公正的概念。

老普林尼（Pliny, 23—79，罗马自然科学家兼历史学家）在开始描述意大利时，他就自问：“我该如何来着手这项艰巨的工作呢？这么多的地方，人们如何能够把它统统都列举出来？而且，每一个地方的名气都如此之大！”^①在罗马附近的南方，有一个拉蒂姆古国（Latium），过去是罗马的保护者，后来变成了她的敌国，再后成了她的谷仓，最后又被有钱和有鉴赏力的罗马人视作别墅和郊区的乐园。沿首邑的大道及台伯河（Tiber）的西南方走过去，就是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的两个相互抗衡的港口，波尔都斯（Portus）和奥斯蒂亚（Ostia）。在公元第2及第3世纪期间，奥斯蒂亚港曾有过辉煌的时代，街头和剧场，都挤满了商人和码头工人，住宅和公寓的房子，也和今日罗马的建筑一样的显耀夺目；甚至到了15世纪的时候，从佛罗伦萨（Florentine）来的旅客，对这个城市的富庶和装饰的华丽，也还惊叹不已！此外，从一些遗留下来的圆柱，以及设计宏伟，上面刻有精致花纹浮雕的圣坛，也显示着，甚至这些经商的人们，也有过其吸收这种古典美的观念。

沿海向南行，就是安丁姆（Antium），今安齐奥（Anzio）。所有最有钱的罗马人，还有许多皇帝，以及受人喜爱的神祇，都在这里设有皇宫或庙宇，延伸到地中海（Mediterranean）去呼吸徐徐而来的清风；在绵延3英里长的废墟上所看到的，都是一些不朽的雕刻作品，如Borghese竞技场以及阿波罗皇宫（Apollo Belvedere）。附近有一座到现在依然屹立的纪念碑，使我们想起逝去已有19个世纪之久的“杰出公民”曾经目睹11

* 请参阅古罗马地图。本中心将出专册图表。

位竞技斗士与 10 只恶熊搏斗而死的光荣场面。^②在沿海群山之外的北方，阿奎姆 (Aquinum) 是尤维纳利斯 (Juvenal, 罗马诗人, 约公元 (60—140) 诞生之处; 阿尔皮姆 (Arpinum), 则以马略 (Marius, 罗马将军约公元前 157—86) 和西塞罗 (Cicero, 罗马政治家及演说家, 公元前 106—43 年) 引以为荣。离罗马 20 英里的地方, 是 Praeneste 古城 (今巴勒特纳 Palestrina), 在山坡的台地上有美丽的住宅, 有著名的玫瑰花园, 在山顶上有著名的庙宇, 为幸运女神 (Fortune Primigenia) 赐给孕妇好运, 并许以天机求财的地方。距离罗马 10 英里的图斯库卢姆 (Tusculum), 亦同样的有许多花园和别墅; 它是老加图 (Cato, 罗马军人政治家, 公元前 224—149) 的诞生地, 也是西塞罗发表《图斯库卢姆辩论》(Tusculan Disputations) 的地方。^{*}罗马郊区最负盛名地是蒂伯 (Tibur), 今提弗利 (Tivoli), 哈德良 (Hadrian—罗马皇帝, 在位期间 117—138) 在那里建有乡间别墅, 并为巴尔米拉 (Palmyra—叙利亚中部一古城) 女王芝诺比阿 (Zenobia— 在位期间 267—272) 遭受幽禁的地方。

罗马的北部, 伊特鲁里亚 (Etruria—在阿诺河与台伯河之间一古国) 在元首政治 (Principate) 统治之下, 慢慢地复兴起来。但佩鲁贾 (Perugia—伊特鲁里亚所属 12 个城市之一) 却大部分被摧毁了, 其中部分由奥古斯都 (Augustus, 公元前 63—公元 14, 罗马第 1 任皇帝) 所恢复, 并由其艺术家加以美化, 筑有一座古老的埃斯图斯堪拱门 (Etruscan arch)。阿勒提姆 (Arretium) 是梅塞纳斯 (Maecenas—约公元前 70—8 年, 罗马政治家及文艺奖助者) 的故乡, 以产瓷器闻名世界。Pisae 的名字已经古老褪色; 它的名字及其来由, 要从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us) 半岛的比萨 (Pisa) 追溯到希腊的一个殖民地。沿阿那斯河 (Arnus), 其居民系以经营木材业为生。再沿同一条河流溯江而上, 是罗马的一个新兴殖民地佛罗伦西亚 (Florentia), 而其低估其未来, 在各城中是罕有的。在伊特鲁里亚的西北顶端, 是卡拉拉 (Carrara) 采石地; 罗马最出色的大理石, 就从此地转运到卢纳 (Luna) 的港口, 装船运往首邑去。热那亚 (Genoa) 很久以来就是意大利西北部货物集散地; 我们知道, 远在公元前 1209 年, 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 在一次无情的商业战中, 就把它摧毁了。自从那次战争以后, 它曾经多次被人摧毁过, 但它总是复兴得更好。

在阿尔卑斯山 (Alps) 山麓, 是高卢人 (Taurini Gauls) 所建立的 Augusta Taurinorum 城, 后被奥古斯都所并吞, 成了罗马的一个殖民地; 它所铺筑的道路及水沟, 到现在仍然可在都灵 (Turin) 的街头看到; 还有在奥古斯都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大城门, 使我们想起这个城市, 曾经有过许多用以抵御北方侵略者的城堡。在这里有一条静静的波河 (Padus or Po), 发源于科蒂安山 (Cottian Alps), 向东流 250 英里, 将意大利北部分割为早期共和所称的波河北部 (Transpadane) 和南部 (Cispadane) 高卢。在这整个半岛上, 波河流域是土地最肥沃, 人口稠密和最富足的地区, 在阿尔卑斯山麓, 有许多湖泊——Verbanus 湖, 今马焦雷湖 (Maggiore); Larius 湖, 今科莫湖 (Como) 和 Benacus 湖, 今加尔达湖 (Garda)——风景之优美, 举世闻名, 使世代子孙及我们饱览湖光山色。自小普林尼的家乡 Comum, 有一条主要的经商大道通至 Mediolanum, 今米兰 (Milan), 在公元前第 5 世

^{*} Frascati 为继承图斯库卢姆传统的地方, 仍为意大利富豪渡假胜地; 有 Aldobrandini, Torlonia, Mondragone 等别墅。^③

纪时，即为高卢人所定居，而成为维吉尔（Virgil）时代的主要城市和教育中心；到公元286年前，它可能已取代了罗马，而成为西罗马帝国（Western Empire）的首都。未罗那（Verona）市控制着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的贸易。此地极为富足，建有一座圆形竞技场（最近修复），可容观众2.5万人。在蜿蜒的波河沿岸的城市有：普拉森舍（Placentia），今皮亚琴察（Piacenza）；克里莫纳（Cremona），今曼图亚（Mantua）及费拉拉（Ferrara）——原先均系筑来的海湾牵制高卢人的边疆城市。

在波河的北部及阿迪杰河（Adige）以东，为威尼斯（Venetia，阿迪杰河沿岸之古国）。此一地区系因伊利里亚（Illyria）早期之移民维内第人（Veneti）而得名。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西方历史之父）记述，这些部落的首长每年将其村落的未婚女子聚集，按各人的美色标价，使其与能付出价钱之男子结婚，并利用所获得之金钱为其他姿色较逊之女子提供诱人的嫁妆。^④威尼斯（Venice）本身虽尚未诞生，但在伊斯特拉半岛（Istrian peninsula）的波拉（Pola）、Tergeste（今的里雅斯特 Trieste）、阿奎莱亚（Aquileia）、Patavium（今帕多瓦 Padua），却有许多城邦聚集在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的顶端。波拉仍然遗留有罗马时代壮丽的拱门，宏伟的庙宇和圆形的竞技场，只不过稍逊于罗马典型的圆形大竞技场而已。在波河以南，自普拉森舍经过帕尔马（Parma）、穆提那（Mutina），（今摩德纳 Modena）、博诺尼亚（Bononia，今波伦亚 Bologna）及法文提亚（Faventia，今法恩扎 Faenze），至阿里米亚（Ariminum），有一连串许多重要的城市。在里米尼（Rimini），有无数由罗马工程人员所构筑的桥梁，其中还有一座保存得最完整的；Flaminian大道（古罗马大道，自罗马以北至今之里密尼，全长215英里），就是经由此桥，通过一座拱门，进入市区，其雄浑坚强的气势，正如罗马人的性格一样。有一条支路，系建筑在几条流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所形成的沼泽地隆起的部分，自博诺尼亚通至拉韦纳（Ravenna，罗马时代的威尼斯）；据希腊史地学家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3?——公元24）的描述，它是“用许多桥梁和渡船所造成的大道”。^⑤奥古斯都曾在那里驻扎过亚得里亚海的舰队，第5世纪时的几位皇帝，亦以该地作为官邸。意大利以北的土地肥沃，气候良好舒适，矿藏资源丰富，还有各项工业以及能以廉价来维持的河上贸易，使该地区在第1世纪时的经济优势，远胜过意大利的中部，并在第3世纪时，在政治上居于领导的地位。

东部海岸阿里米亚以南，为山多，风暴多，港口少的地区，尤其在布伦迪西姆（Brundisium 今布林迪西 Brindisi）以北，很少有城市的发展。不过，在安布利亚（Umbria）、皮切南（Picenum）、萨姆纽（Samnium）和亚浦利亚（Apulia，世界地图译厄表里厄）等地区，却有许多小城镇，其财富与艺术之价值如何，只有待研究庞贝古城（Pompeii）时，始能加以判断。亚细西安（Asisium）是普洛佩提乌斯（Propertius，罗马诗人，公元前约50——15）及 Saint Francis 的诞生地，萨西那（Sarsina）是普劳图斯（Plautus，罗马喜剧作家，公元前约254——184）的诞生地，阿米特努姆（Amiternum）出有萨卢斯特（Sallust，罗马历史学家，公元前86——35），苏尔莫（Sulmo）出有奥维德（Ovid，罗马诗人，公元前43——公元17），维纳西亚（Venusia）出有贺拉斯（Horace，罗马诗人及讽刺文家，公元前65——8）。贝内文坦（Beneventum）之所以出名，不仅皮洛士（Pyrrhus，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06——272）在那里吃过败仗，而且图拉真（Trajan，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公元98——117）及哈德良皇帝亦在那里竖立过

雄伟的大拱门；图拉真在其所建的拱门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浮雕，描述其对战争与和平所作贡献的事迹。在东海的海岸，布洛涅迪西姆（Brundisium）控制着达尔马提亚（Dalmatia），希腊及东方交通的孔道。在这个靴形的“后跟”部分塔兰托（Tarentum），过去曾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城邦（City-State），而且也是罗马富豪和上流人士冬季避寒的胜地。不过，它目前正在衰落中。在意大利的南部，有许多庞大的政治或社会集团，曾收购大部分的土地，将其改为牧场；各城市中农人失去保护，工商阶层亦亟渐萧条失势。在早期曾以其奢侈淫逸的财富为炫耀的希腊人社会，也因受到外邦蛮人的渗入，并为第2次的布匿人战争所摧毁无遗，而目前已逐渐缩小减为各个小城镇，并由拉丁人逐渐取代了希腊人。在意大利“靴尖”部分，里吉安（Rhegium，今勒佐 Reggio）有一个良好的港口，与西西里（Sicily）和非洲的贸易极为繁盛。在西海岸维里亚（Velia）可能很难记得巴门尼德（Parmenides，希腊哲学家，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及芝诺（Zeno，希腊哲学家，公元前336?—264?）

以其当作埃利亚（Elea）地方一样的，使其到处都充满了形而上学的诗歌和含有戏谑论调的那些日子。Paseidonia 虽已由罗马的殖民地改名为帕埃斯图姆（Paestum），但其所留下来的雄伟的庙宇，仍然使游客惊叹不已。希腊族人的血统也正与乡间“蛮族”——此处指意大利人——的血统溶合中，只有在坎帕尼亚（Campania）平原，仍然留有希腊的文化。

以地理而言，坎帕尼亚——沿那不勒斯（Naples）的山脉与海岸地区——系属萨姆纽（Samnium）的部分；但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工业方面较罗马进步，财力雄厚，人们拥挤在很小的空间，政治混乱不堪，文学竞争激烈，艺术家豪放不拘，生活豪华奢侈，大家都在各种多彩多姿而富有刺激的情形下过着紧张的生活。这里的土地肥沃，生产意大利最有名的橄榄和葡萄；因此，有出名的 Surrentine 和 Falernian 酒的生产。也许当瓦罗（Varro，罗马学者兼作家，公元前116—27）向世界挑战之时，他正想到坎帕尼亚：“你也许曾经漫游过许多地方，但你是否看过有任何比意大利开发得更好的地方呢？……意大利不是到处都栽满了果树，很像一个大的果园吗？”⁶在坎帕尼亚的南端，自萨勒南（Salernum）至苏伦敦（Surrentum）是一个峭峻的半岛。许多别墅躺在山间的葡萄园及果园中，点缀着海岸的景致。苏伦敦正如现在的索伦托（Sorrento）一样幽美；老普林尼称它为“大自然喜悦”，而将其所有的天赋都赏赐给它了。⁷两千年来，在那里很难说有什么改变；那里的人民及其风俗习惯也许还是一样，几乎就像众神一样的完全相同；而且，在那里的悬崖峭壁，也依然屹立在海的永无休止的包围中。

面对这个悬崖的，是极为不幸的 Capreae 岛，今卡普里岛（Capri）。在那不勒斯海湾的南面，庞贝古城和赫尔库兰尼恩古城（Herculaneum）的火山熔岩虽然静止了，但维苏威火山（Vesuvius）仍然在冒烟。其次就是称为“新城”的尼波利斯（Neapolis），是图拉真（Trajan）时代意大利城市中最希腊化的城市。我们可以在那不勒斯城的懒散中看到其古代沉醉于爱情、运动及艺术生活的反映。他们都是意大利人，但其文化、风俗、运动却是希腊化的。在这里有许多优美的庙宇、皇宫和剧场；每隔5年就举行音乐和诗歌的各项比赛，诗人 Statius 曾在这项比赛中得过首奖。在那不勒斯湾的西端是 Puteoli 港（今 Pozzuoli），因硫磺矿床的臭味而得名；⁸它曾促使罗马的贸易及对铁、瓷器与玻璃的制造业

繁荣；在此地有一座圆形竞技场，由于其保存良好的许多地下通道，使我们可了解到被迫与猛兽斗技的人和猛兽是如何进入竞技场的。横过 Puteoli 港口，就是光芒四射的 Baiae 地方的别墅，以其依山面水，倍加引人入胜。凯撒 (Caesar)，小靴子 (Caligula，罗马皇帝，公元 12—41) 和尼禄 (Nero) 都曾在此地游玩取乐；许多患有风湿病的罗马人亦到这里来洗温泉浴。这个地方以经营赌业和贱业赚钱出名；据罗马作家瓦罗说，那里的未婚女子都是公用财产，而许多男孩子都是女子扮装的；^⑩克劳狄乌斯 (Claudius，罗马皇帝) 以西塞罗曾去过那里一个，而认为是无法补偿的耻辱。^⑪哲学家塞内加 (Seneca) 问过：“你以为加图 (Cato)，曾住在一个安逸的皇宫之中，计算过那些乘船过去的荡妇以及粉刷着各种彩色华丽的游艇和飘浮在湖面上的玫瑰花吗？”^⑫

在 Baiae 以北数里处的一座死火山的凹地中，阿韦尔诺湖 (Avernus，古人认系地狱之入口——译者) 喷出含有硫磺的烟雾。据传说，这种含有毒质的瘴气，足能使所有飞过去的鸟类死绝，无一生还。在阿韦尔诺湖附近有一个洞穴，它就是在维吉尔史诗中所描述，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 (Aeneas) 将其易于下降 Averni 变成一个暗无天日的地狱之门 (Tartarus) 的地方。在这个湖以北，是 Cumae 的古城，由于其受姊妹城尼波利斯 (Neapolis) 的吸引，较佳的 Puteoli 和奥斯蒂亚 (Ostia) 港口，以及加普阿 (Capua) 工业之影响，目前正在慢慢地衰落中。加普阿在内陆 30 英里的地区，土地肥沃，有时 1 年能收获 4 次；^⑬而其所有的铜、铁工厂，在意大利是无可匹敌的。后来，因其协助过汉尼拔大将 (Hannibal)，罗马曾予以严厉的惩罚，致使其在两个世纪以来都无法恢复旧观。西塞罗曾说它是“政治死亡的地方”。^⑭凯撒曾以成千的新移民使其复原，而在图拉真的时代，又再度繁荣起来。

由於时间的仓促，所列这些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只不过是一些名字而已；我们误认它们只是地图上的文字，而很难认为它们乃是敏感的男人们所热衷于追求醇酒、美人和黄金的繁嚣的地方。我们转过来看看罗马一处居民所遗留的风土，并自其所保存很奇异的遗迹中，来重新体认一些古代街头谋生的活动。

第二节 庞贝古城

庞贝是意大利的小城之一，除虾露、白菜及葬礼之外，它在拉丁 (Latin) 的文学上，很少有人注意。庞贝古城是由奥斯坎人 (Oscans) 所建，其历史也许和罗马同一时期，居民都是希腊的移民，为苏拉 (Sulla，罗马将军及政治家，公元前 138—78 年) 所占领，并改为罗马的殖民地，部分于公元 63 年为地震所毁。其后，又于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摧毁，后来始逐渐重建。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火山爆发，飞砂走石，浓烟与火光冲天，一阵滂沱大雨，将火山爆发的岩浆汇成泥砂石块的狂澜，在 6 小时内，庞贝和赫尔库兰尼恩两座古城被掩埋到 8 至 10 英尺之深。当天整日至次日，天旋地转，房屋建筑，也为之震撼不已。剧场的观众，均为倒塌之废墟所埋葬，^⑮无数的人们均为尘土或烟灰所窒息，潮汐阻截了海上逃生的去路。老普林尼正在 Puteoli 附近的米西南 (Misenum) 港口指挥西

部的舰队。他受了助人并希望能以较近的距离观察火山爆发的好奇心所驱使，他登上了一艘小艇，在海湾的南岸登陆，而救起了好几个人，但当其队伍自高涨的喷岩和浓烟中走过时，这位科学家却被岩浆冲倒，于途中死亡。^⑤第2天清晨，其妻及侄儿参加汹涌的人潮沿海岸地区逃亡。而自那不勒斯至索伦托途中，火山继续爆发，满天乌黑，使白日变成漆黑的夜晚。在漆黑混乱中，有许多与丈夫或妻儿分离的难民，因其悲鸣与惨叫，更凭添了恐怖的气氛。有些人在祈求众神的救助，有些人则在呼叫，所有众神都已死亡，世界的末日业已降临。^⑥在第3日，总算雨过天晴，但岩浆与泥土，业已把庞贝古城的一切埋葬，只剩下残余的屋脊而已。赫尔库兰尼恩城亦已全部消失殆尽。

庞贝古城的人口，大约为2万人，其中可能有将近2000人丧生。有若干尸体为火山岩浆防腐的作用所保存：那么尸体因受雨水和浮石的作用，成为混凝土，干涸而硬化；将这些临时的模型填充起来，便变为一些可怕的石膏像。有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则在废墟上挖掘，取出有价值的东西；其后，这个地方便被放弃，而逐渐为时间的碎片所掩盖。1709年，有一位奥地利的（Austrian）将军，在赫尔库兰尼恩古城挖出一枝箭杆，但因其凝灰岩层太厚（在某些地方厚至65英尺），致使其挖洞工作必须以缓慢而费钱的打隧道的方法进行。庞贝古城的挖掘工作，于1749年开始，其后即在间断的情形下继续进行。目前，古城的大部分已被挖出，并发现有许多房屋、物件和隳刻的碑文，使我们在某些方面，对古代的庞贝古城，较古代的罗马获得更多的了解。

庞贝古城的生活中心，正如每一个意大利的城市一样，就是人们聚集的公共会堂（Forum）。毫无疑问的，它曾经是农人们以及其产品，在市集日的聚集点；在那里举行各项竞赛和公演戏剧。那里也是人们兴建庙宇和祠堂，崇拜众神的地方；在一边的尽头，有天神朱庇特（Jupiter），在另一端，则有太阳神阿波罗（Apollo），而其附近则为庞贝古城的爱神维纳斯（Venus）——该城的守护女神。但是，他们并不是信仰宗教的民族；他们为工业、政治、各项竞赛会和淫逸的生活大肆忙碌，而没有很多的时间来从事崇拜；而即使在崇拜时，他们亦以男性的阳具作为祭祀酒神仪式的冠盖。^⑦当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逐渐定型时，则在市场周围兴建大型建筑物，作为行政管理、会谈和贸易之用。

我们可以从现代意大利的城市来判断以往邻接的街道，如何为小贩沿途的叫卖声，买卖双方所引起的争议，日间往来的船只，以及晚间饮宴作乐的喧嚣声所震撼而感到不宁的情形。在各商店的废墟中，挖掘的工人们发现过有烧焦硬化的坚果、面包和水果，而为收藏家提供了难以错过的机会。街的尽头有小酒楼、赌窟、窑子馆，每一个人都热衷于一次就能逛尽所有的这些地方。

假如庞贝古城的人民没有把其情感涂抹在公众的墙上的话，我们也许就不能猜度到其生活的敏感情形如何。在那里抄下来的街头壁上文字（Graffiti）有3000份，我们可以想象到，那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存在。有时候，作者只不过刻上了姓名，或淫秽大胆的春宫画，就像人类到现在仍然喜欢做的一样；有时候，他们给敌人一些有希望的指示，诸如Samius对Cornelius说：“去上吊好了。”有许多隳刻的文字，常常都是描述爱情的散文：Romula记了一段，她“在此与Stephylus邂逅”；有一位爱情很专一的青年写道：“再见吧，Victoria，不管您到那里，祝您愉快。”^⑧

和这些文字一样多的，是有关公众事务，或私人方面的启事，雕刻的或印刷的都有，如地主刊登征求的广告，寻找遗失的物品；地方团体宣告参加市政运动候选人的启事。因

3 此，有“渔贩业已提名卢弗斯（Popidius Rufus）为市政主管工务的官员；木材商和木炭商请大家选举马尔塞林努斯（Marcellinus）为教皇。”⁹⁸有若干壁上文字，系公告角斗竞技赛会的，其他则宣布著名的角斗武士如 Celadus，勇敢果决的精神，“少女的叹息”，或细诉其喜爱的演员——“Actius，大家喜爱的人儿，请快回来吧！”⁹⁹庞贝古城以往是个欢乐的地方。它有 3 个公共浴堂，一座体育馆，一座可容 2500 人的小型剧场，一座可容 5000 人的大型剧场，以及一座圆形竞技场，可容 2 万人欣赏由代表角斗，作殊死战的刺激紧张的场面。有一篇记叙文描述：“由执政官所提供的 30 对角斗武士……将于 11 月 24、25、26 三天在庞贝角斗，并将有一场追逐战。请为 Maius 欢呼！为巴里斯（Paris）叫好！”Maius 是执政官或市政官；巴里斯（Paris）是著名的角斗武士。

由家庭室内的遗迹可以看出其生活的舒适和各种艺术品的装璜；门窗非常的考究，中央暖气的设备很珍贵难得；富豪的家里有浴室；有些住宅还有大院花园的室外游泳池。有的是水泥，或石板地；有的是拼花地板。有一位坦率的赚钱贩子，在其地板上写着：“喂，赚钱吧！”另外一位，亦在地板上刻着：“赚钱即是快乐！”¹⁰⁰古代的家具很少有发现；所有木做的东西，几乎已完全毁灭了；大理石或紫铜做的桌、凳、椅子、落地灯仍然存在。还有在家庭生活中常用的其他物件，如笔、打印台、秤、厨房用具、化妆用品及乐器等，均能在庞贝和那不勒斯的博物馆中看到。

由庞贝或其附近出土的艺术品就可以知道，不仅住在别墅的贵族们，就是在城镇经商的人，亦能在生活上享受到文化方面的乐趣。有一座在赫尔库兰尼恩出土的私人图书馆，藏书 1756 册或卷。其实，我们不必再重述我们曾经说过的 Boscoreale 杯，或那些绘在庞贝人住宅墙上的远景图画和风范优雅的仕女画像。许多住宅都有出色的雕刻作品，而且在公共会堂那里，还有 150 座艺术的雕像。在朱庇特神殿（Temple of Jupiter）中，有一座神的头像，可能系非狄亚斯（Pheidias——公元前 5 世纪之希腊雕刻家）亲手雕刻的杰作——浓密的鬃发和胡须之间透露着力与正义的内涵。在阿波罗神殿（Temple of Apollo）中，有一座黛安娜（Diana）的神像，它的脑后有个洞，让隐藏在它后面的辅佐者从中宣布神谕（Oracles）。在那不勒斯博物馆（Naples Museum）中，有一间著名的陈列室，所陈列的展品都是在赫尔库兰尼恩古城某一别墅中发现的铜器。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些不朽的收藏品中——安息的信使神墨丘利（Resting Mercury），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为一青年爱上其在池中的人影，因而变成花），或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酒醉的森林之神萨提儿（Drunken Satyr，半人半羊的神），及跳舞的农牧之神丰翁（Dancing Faun）——都是渊源于希腊或带有其技巧的作品；这些作品所显示的，是熟练的技巧，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公元前 4 世纪之雅典雕刻家）艺术特性——健美的肉体作放浪的欢乐。然而，其中有一座大胆写实的半身铜像，是庞贝的一位拍卖人 L. Caecilius Iucundus，秃头，面容严肃，但并非不仁之人。有关他的事迹，被刻在蜡板上业已在其庞贝的住宅中发现的有 154 块之多。这与他同代雕刻者——也许是意大利人——的作品，最高的人性，在粗犷与机智、智慧与缺陷的混合中表露无遗。它在那不勒斯博物院中，与其周围陈设的面无皱纹的男女众神相比，形成非常强烈的对照，使那些容貌光滑神情静穆的众神，不得不自认从未在人间真正活过。

第三节 自治生活

无论公私或个人与团体的生活，从来没有古代意大利那么紧张。但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实在太重要、太引人注意了，使我们无法分心对凯撒统治下的自治组织发生兴趣；它那令人混乱的复杂体制和严密的选举权分等，已不再是过去生活的部分，而系为我们现在的规范和主题了。

罗马帝国的基本特性，虽然是分为各个行省；但又由各拥有相当自治权和广大地区的城邦，组成一个大会。爱国主义的定义，是指爱其城邦，而非爱罗马帝国。通常，每一社区的自由人，都以行使其纯地方的选举特权为满足；而那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非罗马人，却很少到罗马去投票。由庞贝古城的例子看来，其首邑各种集会的衰退，并非随着罗马帝国各城邦类似的变迁而发生。意大利大多数的自治区都有一元老院（Curia），而大部分的东部城市，则有一参政会（boule），拟订各种政令和召开代表大会（Comitia, ekklesia），遴选执政官，并希望每一执政官，都因其有服务的荣誉感为其所服务的城市捐出相当的金钱，并依习惯要求其作临时公益或举办竞赛金的捐献。由于担任公职是无薪的服务，故自由人所行使的民主政治——或贵族政治——几乎到处都产生一种财富与权力的寡头政治。

自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第一任皇帝，在位期间公元前27—公元14），至奥理略（Aurelius，罗马皇帝，公元161至180）二百年来，都是意大利各城邦的繁荣时期。但在城市中，却大部分都是穷人；虽然各方面都曾注意到此一现象，但就历史的记载，富人以前从来都没有对穷人做过很多善事。实际上，市政经费，筹办戏剧、展览及各项竞赛、建筑庙宇、剧场、运动场、角力场、图书馆、公共会堂、沟渠水道、桥梁及浴堂，并以拱门、柱廊、绘画和雕像等装饰这些建筑的费用，都落在有资产的人身上；而且，在罗马帝国的最初两个世纪里，这些善举都系以竞相捐献的爱国热忱来完成的，甚至还有使捐献财物的家庭或维持捐献财物的政府破产的情形发生。在饥荒的时期，有钱人便购卖食物，免费分配给穷人享用；偶尔，他们亦为所有公民，有时甚至为所有居民，免费供应油料或酒类，或大众的餐食，或给以金钱。现存的碑文多是追念这一类慷慨事迹的。有一位百万富翁为威尼斯省（Venetia）的 Altinum 地方捐了160万银币（sesterce）兴建大众浴堂；有一富婆为 Casinum 地方兴建一座庙宇及一圆形竞技场；Desumius Tullus 为 Tarquinii 地方捐赠的浴堂，价值500万银币（sesterce）；曾为未斯巴芎安（Vespasian）军队所摧毁的克里莫纳城（Cremona）很快的就为私人的捐赠所重建；而且，还有两位医生倾其所有财富，为那不勒斯捐输。在人口稠密的奥斯蒂亚港，革马拉（Lucilius Gemala）邀请所有的居民参加宴会，铺筑一条又长又宽的大道，修复了七幢庙宇，重建市立浴堂，并捐给市库300万银币。^④在习惯上，有许多富有的人，逢有生辰，或当选为政府官员，女儿出阁，儿子成年的庆典，或为其捐赠给社区的建筑举行落成典礼的日子，便邀请许多市民参加庆祝宴会。为了报答这些善事，市民们便同意选举

A 捐赠的人为官员，塑立雕像，作颂辞或碑文纪念。但穷人们却不为这些恩惠所折服，他们指控有钱人利用剥削从事善举的行为；他们要求少有堂皇华丽的建筑，但要有更便宜的粮食；而且还要求少立雕像，多举行各项竞赛会。²⁸

当我们把各个皇帝对各城市的捐献，以帝国的经费用于建筑，减少灾难，并以国库的财力来支援公共工程和公务，而促使私人增加其慷慨的义行时，我们就会开始感受到意大利的城市，在早期帝国统治下的光辉和豪气。街道的铺筑，排水沟渠的整理和装饰；为穷人提供免费的医疗，以很少的费用为私人住宅敷设水管，供应净水，以低廉的价格为穷人提供粮食，透过私人的补助，经常提供免费的公共浴堂，并为穷困的人家供应营养食品，协助其抚育儿女，兴建学校、图书馆，演话剧，举办音乐会，并以亡命的罗马式的角斗安排各项竞赛会。在意大利各城镇的文明，并不像其首邑一样的着重物质文明的。他们不仅彼此竞相建造圆形竞技场，而且还兴建宏伟的庙宇；有的与罗马最好的庙宇一样出名，²⁹并使每个月份都有多彩多姿欢乐的宗教节日的庆祝。他们对艺术工作的花费豪迈，并为演说家、诗人、诡辩家、修辞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兴建讲堂。他们亦为市民们提供有关健康、卫生、娱乐和文康活动的各项设施，大部分伟大的拉丁作家，以及今日博物馆中若干最杰出的雕刻作品，都来自各城镇，而非来自罗马，诸如那不勒斯的胜利女神（the Nike of Naples），Centumcellae的爱神（Eros），Otricoli的天神宙斯。他们也和我们这个世纪以前的先贤一样的供养着很大的人口，并使其独得无比的安全，免受战争的困扰。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初二百年期间，是意大利半岛的全盛时期。

第二章 开化西邻

第一节 罗马和各省

意大利繁荣的污点，除了古代各国所共有的奴隶制度以外，就是其对各省剥削的半依赖性。意大利之所以免征税捐，是因其自各省获得很多劫掠的财富和纳贡；对于这些省份而言，有些财富的发展，都应归属于意大利的各个城市。有凯撒以前，罗马把各省划为征服的领土，各省的居民都属罗马的臣民，而只有少数是罗马的公民；所有各省的土地都是罗马的财产，由帝国政府依约予以收回的条件，分赠给人民所有。罗马为了减低暴乱的可能性，将所征服的地区分割为各个小邦，禁止省与省间发生直接的政治关系，故而到处都赞成工商界反对下层阶级。分治是罗马统治的秘诀。

西塞罗在指责威勒斯 (Verres) 时，也许有点夸张，他描写在罗马共和时期统治下，地中海 (Mediterranean) 的各个国家，都是一片荒凉：“所有各省都是哀怨叹息，人民怨气载道，所有的王国都反对我们的贪婪、残暴；从海洋的彼岸，无论远近，没有一个地方不认为我们的荒淫、不义。”^①元首政治 (Principate) 对各省的措施较为自由，但并非由于慷慨所致，而实多基于审慎管理的需要。税捐并不太重，当地的宗教、语言、及习惯，均受到尊重，除对政权不得加以攻击外，亦有言论之自由，当地的法律，与罗马的利益和主权无抵触者，一律予以保留。由于其采取具有弹性的贤明措施，故在所属的各邦之内，与各邦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阶级和特权；有若干城邦，诸如雅典 (Athens) 和罗得斯港 (Rhodes)，都是“自由市” (free cities)；他们不必纳贡，不受省总督管辖，而且只要他们能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宁，他们就可以自行管理其内政，不受罗马的干预。有若干古老的王国，如努米底亚 (Numidia，北非古国) 及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在小亚细亚道拉斯山脉之北)，并独准保留其国王，但这些只是受到保护的罗马“臣民”——受罗马的保护和政策的左右，而且在罗马有所要求时，要以人力和物力来帮助支援它。各省的总督，则独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限制总督权力的，只有各个自由市和罗马公民向其皇帝上诉的权力，以及由其省财政官 (quaestor, or procurator) 所行使的财务监督权。这种近乎无所不能的权力，招致滥权；虽然，在元首政治统治下，因省总督之任期延长及其丰裕之俸给，与其对罗马皇帝所负财政上之责任，使贪贼枉法之罪大为减少，但我们仍然可自普林尼的信札中及史学家塔西陀 (Tacitus, 公元约 55—117)^② 的若干记载中获悉，在罗马的第 1 世纪末叶，勒索和贪污，仍然并不是罕有的事情。

征收税捐是省总督及其助理人员的主要任务。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每一省都实施户口调查，以评定其应科之地价税及财产税——包括牲畜和奴隶。为了刺激生产，以1/10的捐款代替固的纳贡，故“征收员”（Publicans）不必再征收此类的税款；他们只收港口税，管理若干国有森林、矿产及公共工程的事务，并希望各省都能为每一新皇帝奉献一顶金质皇冠，并支付省政的经费。在若干情形下，各省亦以大量的五谷运往罗马。在东部仍然维持着古老的祷告仪式，并扩散到西部，在这种祷告仪式中，当地或罗马政府可以“要求”有钱人提供战争的贷款，为海军的舰只、公用的建筑、灾黎的粮食，或为庆祝与渔唱的歌舞团捐献。

西塞罗马在担任督察官的职务以后，他曾辩解，各省所缴纳的税捐，只够支付行政和国防的费用；⁵“国防”包括暴乱之镇压，而“行政”则推定其系包括各项津贴，致使罗马产生许多百万富翁。我们必须了解，无论用什么力量来建立安全与秩序，我们都要派出收税人员去征收，以期能获得较其所须费用更多的税捐。然而，不管所有的税捐如何，在元首政治统治下之各省，仍然繁荣不衰。罗马皇帝和元老院，对各省之官员实施慎审之督导，并对在其住地以外地区行窃者，加以严厉之惩罚。最后，自各省获得过多之财富，则以其作为货物的支付费用返还各省；因而使其工业获得支持，结果各省都较完全仰事寄生的意大利为强大。据希腊传记家普卢塔克（Plutarch，公元46?——120?）说，政府最重要的，应该给予人民两项福祉：自由与和平。他写道“有关和平，因为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现在可没有占领我们的需要了。有关自由，我们有了政府（罗马）所留给我们的；也许，如果我们要有更多的话，则可能不是好的现象。”⁶

第二节 非 洲

科西嘉（Corsica）和撒丁（Sardinia）被合称为一省，不属意大利的部分。科西嘉大部分都是山地的荒野地方，罗马人在那里用猎犬捕捉土人，将他们出卖为奴隶。⁷撒丁亦有奴隶，还有银、铜、铁和谷类等出产；它有1000英里的道路，和一个优良的港口Carales，今卡利亚里（Cagliari）。西西里已被改为几乎纯粹是一个农业省，作为罗马的“乳粥支持者”之一；其可耕之土地，大部分连同大地主的领地，一并辟为饲牛的牧场，由衣食不足的奴隶来管理。所以，他们经常都起来反抗、逃亡，形成土匪的组织。在奥古斯都时代，岛上的居民约有75万人（1930年为397.2万人），在65个城市中，最繁荣的为：卡塔尼亚（Catania）锡拉库萨（Syracuse）、托罗曼尼姆（Tauromenium，今陶尔米纳Taormina）、麦萨那（Messana）、阿格里真坦（Agrigentum）和帕诺穆斯（Panormus，今巴勒莫Palermo）、锡拉库萨和托罗曼尼姆有华丽的希腊剧场，目前仍在使用中。虽然，锡拉库萨曾遭到威勒斯的劫掠，但其令人难忘的建筑，著名的雕刻，以及到处都有的名胜古迹，使许多职业的导游人员，都靠其观光事业来发迹，⁸而且，西塞罗曾认其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大多数在市区的富豪，都在其郊区置有农庄或果园。所以，整个西西里的乡间，就像现今一样，充满了果树和葡萄园的芬芳。

经过罗马的统治以后，凡是西西里所失落的，都为非洲所获得了。非洲逐渐取代了西西里的地位，非情愿的成为罗马的谷仓；但罗马的军人、殖民、商人及工程人员却将它造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地区。毫无疑问的，当这些新征服者到达时，他们就发现了若干地区的繁荣；在地中海沿岸褶曲的山脉与撒哈拉沙漠（Sahara）外缘的阿特拉斯山脉（Atlas）之间，为 Bagradas 河（今 Medjerda）所流经的亚热带河谷，惟只有两个月的雨水来补偿曾为马戈（Mago，汉尼拔之幼弟）所教，并为北非古国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Masinissa）所强力推行的勤俭耕作之报酬。但后来经罗马发现以后，加以改进和扩充，由其工程人员在南部山地的各条河流之间，兴筑水坝，将雨季过量之雨水储存于水库，在河流干涸的炎热季节放水流入灌溉的沟渠。⁷ 罗马要求征收的税捐，并不比土著酋长所科的税为重，但罗马军团及其防御工事，对山地游牧民族的入侵，却能提供更佳的保护；浩瀚的沙漠或荒地均被开发为良田与安居的乐土。迨公元第 7 世纪阿拉伯人（Arabs）抵达此一河谷地区时，他们对其不必离开橄榄树荫就能自的黎波里（Tripoli）乘骑到达丹吉尔（Tangier），感到不胜惊奇。由此可见其出产橄榄油之多一斑。⁸ 所增建的城市，都因其建筑而声名骤升；文学亦有了新的心声。目前仍在荒野的罗马公共会堂、庙宇、沟渠和剧场的废墟，在都显示罗马非洲（Roman Africa）的富裕。那些衰落而变成荒土的田野，并不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而系由于政府的变迁所致——由一个经济有保障、有秩序和有纪律的国家，变为道路、水库和灌溉沟渠都遭受破坏，目无法纪，混乱不堪的国家。

首先恢复繁荣的，就是迦太基城（Carthage）的重建。在亚克兴（Actium）之役后，奥古斯都继盖阿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罗马保民官，提庇留·格拉古之弟）和凯撒未竟之计划，将一些忠心耿耿之军人，派到迦太基去殖民，希望能以土地来作为对他们获胜的奖励。在地理上而言，这一地区是十全十美的港口，肥沃的 Bagradas 三角洲，以及由罗马工程人员所兴建或修筑之优良的道路，很快地使迦太基能自乌提卡（Utica，在北非迦太基西方海岸）重新夺回其出入口的贸易地位；故在其重建的一个世纪以内，它就成为西部各省最大的城市。富商和地主都在古迹地区 Byrsa 兴建高楼大厦，或在花木扶疏的郊区修建别墅；但农人们则因大地主对于领地的竞争，土地被剥削，而成为无产阶级及奴隶，陷入贫民窟，由于其贫穷，故对宣扬人类平等的基督教福音至为欢迎。房屋的建筑高至六七层，公共建筑的大理石，闪闪发光，街头和广场，到处都是具有希腊风格的雕像，并再度为古迦太基的众神兴建神庙，而且直到公元第 2 世纪，梅尔卡特（Melkart，提尔城之神）仍然享有以活童作为牺牲的供奉。⁹ 人民对于豪华的享受、化妆品、珠宝、染发、赛车，以及斗兽的赛会的爱好，亦不下于罗马人。奥理略所兴建的各大公共浴堂，是城中许多观光的景致之一；此外还有讲堂、修辞、哲学、医学，以及法律学校；迦太基是仅次于雅典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的大学城。罗马哲学家阿普列乌斯（Apuleius）和迦太基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都曾到过这里来研究万象；而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对学生们的盛装艳服和不道德的行为则大感惊异，因为彼等最喜欢做的善事，就是冲进讲堂，驱散上课的教授和学生。¹⁰

迦太基是被称为“非洲”省的首邑，今为东突尼西亚（Tunisia）。在其南部的东海岸，都是商业繁盛的城市：哈德鲁梅（Hadrumetum），今苏斯（Sousse）；小莱普提斯（Leptis Minor）；塔普苏斯（Thapsus）；塔卡帕（Tacapae），今加贝斯（Gabes）；惟在本世纪，屡

遭战争的破坏，其古代的富裕，迨经过 12 个世纪以后，始逐渐复苏起来。再东沿地中海岸，有一个名为的黎波里斯 (Tripolis) 的地区，其中有 3 个城市：欧依亚 (Oea) 今为的黎波里 (Tripoli)，于公元前 900 年为布匿人 (Phoenicians) 所建；萨布拉塔 (Sabrata) 和今为拉布达 (Lebda) 的马格纳 (Leptis Magna)。马格纳是塞佛拉斯皇帝 (Septimius Severus, 公元 146 年——211) 的诞生地；他在那里所建的一幢公共会堂和市立浴堂的遗迹，至今仍使游客们或战士叹为观止。还有许多为来往频繁的骆驼商队所铺筑的道路，把这些港口和内陆的城镇连贯起来：Sufetula，现在虽然是一个小的村落，但却遗有一座罗马的大神殿废墟在那里；Thysdrus (今为 El Djem) 有一座可容 6 万人的圆形剧场；还有 Thugga (今为 Dougga)，从其剧场所遗之优雅的哥林多圆柱看来，可以证明其人民财富之多与风格之高。

迦太基以北是乌提卡，今尤提克 (Utique) 虽系其祖国，但亦为其誓不两立之敌人。当我们获悉，在公元前 46 年曾有 300 位罗马的银行家和批发商人在那里设有分支商行时，^⑧我们对在那里的罗马人之富有情况，也就可以得其大概了。它的领土向北达到 Hippo Diarrhytus，今之比塞大 (Bizerte)；有一条路自此沿海岸通至 Hippo Regius，今为波尼 (Bone)，不久即成为圣奥古斯丁的教区。南部的内陆是努米底亚省的首府锡尔塔 (Cirta)，今君士坦丁 (Constantine)；向西是 Thamugadi (今名 Timgad)，几乎完全与庞贝古城一样，保存着有柱廊的石铺街道、有盖的排水沟、宏伟的拱门，公共市集，元老院、公共会堂、神庙、浴堂、剧场、图书馆和许多私人住宅，在公共会堂的走道上，还有一个棋盘，上面刻有“狩猎、沐浴、游玩、尽情欢笑，这就是生活。”^⑨Thamugadi 约于公元 117 年，为非洲各省唯一的卫戍部队第 3 兵团所建。该兵团于 123 年复向西挥兵前进数里，攻占了更多的永久司令部，建立了 Lambaesis 城 (今名 Lambese)。他们的部队在那里成家安居，住在家中的时间比住在营区的时间为多，但他们的营舍却是一幢巍峨宏伟的大厦，所有的浴池足可与非洲任何的浴堂媲美。在营区以外，他们协助建了一座议坛，各种神庙，凯旋拱门，还有一座圆形斗技场，就中作些殊死角斗，以调节他们平时生活的沉闷无趣。

单独一个兵团之所以能够保护整个北非，而不受内陆掠夺部落的侵扰，乃因其系基于军事的目的，但却获得商业果实所修筑的道路网所致，使迦太基能与大西洋、撒哈拉沙漠地区和地中海联络。其主要的道路向西经锡尔塔至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a)，今名摩洛哥 (Morocco) 的首府凯撒里亚 (Caesarea)。在这里朱巴二世国王 (King Juba II) 以文明教导毛利族 (Mauri) 或摩尔族 (Moors)，此即该省有古今之名的由来。朱巴在塔普苏斯逝世以后，其王子幼时即被逮送罗马，以提高凯撒胜利的声望；其后被赦无罪，留在罗马求学，并成为当时学问最渊博的学者之一。奥古斯都立其为受保护的毛里塔尼亚国王，并令其在族人中传播其所热衷获得的古典文化。他成功地统治了 48 年之久；故其子民甚感惊异，读书人亦能如此有效地统治国家。但其子却为小靴子 (Caligula，罗马皇帝，公元 12——41 年)，逮至罗马，活活饿死。之后，该王国即为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所并吞，并将其划分为两省：毛里塔尼亚 Caesarriensis 和毛里塔尼亚 Tingitana (由其首府 Tingis，今名丹吉尔而得名)。

在这些非洲的城市里，有许多学校，不分贫富，大家都一样可以上学。我们听说有速记的课程，^⑩而诗人尤维纳利斯 (Juvenal) 称非洲为律师的培养所 (Nutricula

Causidicorum)。”在此一时期,非洲有过一大一小的作家——弗龙托(Fronto)和阿普列乌斯(Apuleius);只有在基督教的全盛时期,非洲的文学始能领导世界。阿普列乌斯是一位古怪而多彩多姿的人物,其“起伏善变”,较法国作家蒙田(Montaigne, 1533—1592)尤胜一筹。他出生在Madaura的望族(公元124),并在那儿求学,而将其大部遗产挥霍于迦太基和雅典。他到处漫游,信仰不定,最初沉醉于各种宗教的神秘中,玩过魔术,写过许多著作;其作品自神学到牙粉,无所不谈。在罗马等地发表有关哲学和宗教的演说,然后又回到非洲,在的黎波里与一位年岁比他大得多,钱也多得多多的女子结婚,而遭到其妻的朋友们和法定继承人的告诉,指控其以魔术引诱寡妇,要求判决其婚姻无效。他在法庭以答辩书为其辩护,此一答辩书就是后来经过修正,而留传给我们的一种格式。虽然,他获得胜诉,娶得了新娘,但人们还是坚持他是一位魔术师。而且,那些异教的后裔,总是喜欢以阿普列乌斯的奇迹作话题来藐视基督。后来,他在Madaura和迦太基城行医,并执行律师的业务,从事写作和演说,度过其余年。他的著作,大部分都是讨论有关科学和哲学的问题;其乡梓曾为他竖有纪念碑,尊其有哲学家柏拉图之风范。但如果他能再世的话,知道只有《金驴》(Golden Ass)一作被人传诵时,他必然会愤懑不平。

《金驴》是一部与讽刺作家帕特洛尼乌斯(Petronius, 罗马讽刺作家,卒於公元66年?)所著之《萨蒂利孔》(Satyricon)颇为类似,甚至更为奇妙的作品。这篇最先取名的《梅塔摩福西恩十一传》(Metamorphoseon Libril XI)——《变化十一书》(Eleven Books of Tranformations)的传奇,是一篇充满幻想的故事,描写帕特拉斯港(Patras)的韦鲁斯(Lucius)所讲人变驴子的故事。书中所叙述的,都是一连串大胆的冒险,还有高潮迭起的趣事,并以魔术、恐怖、猥秽,以及未能做到的孝行为插曲,趣味盎然。故事中的韦鲁斯叙述其如何漫游到帖撒利(Thessaly),与许多未婚女子寻欢作乐,而使其所到之处,都感觉到有一种变幻莫测的气氛。

夜晚刚过,新的一天就开始来临,我突然醒来,从床上起身,有一半是惊异,同时,也确实很想知道,看到一些神奇的妙事……我所看到的,没有一样与我所确实相信的确存在的一样,但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好像被魔术的魔力变为其他形状一样了。因此,我想,我可能会被它绊倒的石头,乃是坚硬无比;其次,就是我所听到正在鸣转的鸟儿、树木和流水,都变成羽毛、树叶和喷水池。还有,我也在想,那些雕像和影子,也会慢慢地在移动,墙壁会讲话,牛和其他的野兽,也会语言,叙述古怪的传闻;所以,我立刻就想到,我应该听从上天和阳光传来的神谕。¹⁵

现在,韦鲁斯准备要去冒险了,他用魔膏涂身,同时便非常渴望能变成一只鸟儿;但当他在涂抹时,他却变成了一只完完全全的驴子。之后,这个故事所记载下来的,是一只驴子的苦难,因其具有“人类的知觉和悟性”。他唯一的慰藉,就在其“有着长长的顺风耳,即使在远地方的一切事儿,我也可以听到。”据说,他如果能够找到一朵玫瑰,把它吃掉,便可恢复人身。在他经过了一段很久的愚人的变化之后,也终于完成了此一目标。由于他不迷恋生活,他首先就着手研究哲学;然后就是宗教,并作了一首感谢伊希

斯 (Isis) 女神的祈祷文, 就像基督徒呼唤上帝之母 (the Mother of God) 一样的惊奇。⁴⁶ 他为自己剃头, 并被收为伊希斯女神之第 3 位子弟, 然后铺好一条下凡的道路, 在梦中由“众神之王”奥西里斯 (Osiris 下界之主神, 审判死者之官, 为伊希斯女神之兄及丈夫) 派他回家去作律师。

没有几本书像它这样, 说的都是无稽之谈, 但也没有几本书, 像这样的用辞美妙, 令人欣赏不绝。阿普列乌斯曾用过各种不同的手法来描写, 每一种写法都极成功; 他最喜欢用丰富、玄妙、冗长的句法, 缀以韵律, 使用美丽的俚语, 带有古风的用字, 含情脉脉的俏语, 以及用一些诗韵般的散文来修饰。以一种带有东方色彩的温馨, 带来一种东方的神秘和肉欲上的享受。也许由于其所获得经验的关系, 阿普列乌斯希望给我们启示, 沉迷的肉欲的享受, 会使我们醉生梦死, 变成禽兽; 我们要能起死回生, 返回人类本来面目, 则惟有在心智和道德上能够完美无缺。他有时也沉醉在他偶然听到的故事中: 譬如, 有一位老妪在细诉古罗马的爱神丘比特和神话中的美女 Psychi 谈恋爱, 以安慰一个被绑架的女子的故事⁴⁷——讲述爱神维纳斯 (Venus) 之子, 如何与一位美丽的女子相爱, 如何使这位女子获得各种快乐, 但就是不让她看到他, 以及如何引起其母亲残酷的嫉妒; 然后, 在天上以喜剧收场。像这样的故事, 任何艺术家的笔, 不管其如何尝试, 恐怕都无法对这位老妪讲述古代故事的口齿, 加以更佳形容了。

第三节 西班牙

从丹吉尔横过海峡, 我们就可从罗马最新的一省到达最古老的一省。西班牙 (Spain) 在战略上扼守着地中海的门户, 贵重稀有的矿产丰富, 使其土地染满了贪婪的血渍, 山脉横贯, 阻止了交通、同化和统一。自从旧石器时代, 艺术家在 Altamira (在西班牙北部的 Santander 附近的洞穴, 以旧石器时代的彩色动物绘画著名——译者) 洞穴的壁上绘画野牛, 一直到我们这个动乱的时代, 西班牙到处都充满着热情刺激的生活。在 30 个世纪以来, 西班牙人都是一个傲慢好战的民族, 体瘦、坚忍、勇毅、冲动而执拗, 头脑冷静而善感, 节俭而好客, 有礼而尚武, 极易受刺激而怀恨, 但更易受感动而生爱。当罗马人到来时, 他们发现了甚至在当时就很难于识别的殖民: 非洲 (?) 的伊比利亚人 (Iberians), 意大利的利古里亚人 (Ligurians), 高卢 (Gaul) 的凯尔特人 (Celts), 以及有一层高高在上的迦太基人。如果我们相信其征服者, 则在罗马时代以前的西班牙人, 就近于未开化者, 有时住在城市的房子里, 有些住在乡间的茅舍或洞穴, 睡在地上或地板上, 并用多年来小心留下来的尿洗刷牙齿。⁴⁸ 男人穿黑色的外套, 女人穿“长外罩和灰色的长袍”。希腊史地学家斯特拉博 (Strabo) 曾很愤慨地说: 在某些地区, “女人牵着男人的手混杂在一起跳舞”。⁴⁹

早在公元前 2000 年, 西班牙南部——Tartessus 为布匿人的国家“Tarshih” (为一古国, 位置不详, 在《圣经列王纪》上第 10 章第 22 节曾述及——译者) 的居民曾发展过一种冶铜工业, 其产品之销售遍及地中海地区。因此, Tartessus 在公元第 6 世纪时, 就

发展了被称为有六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学和艺术。除了有一些粗糙的雕像和一座埋在沙石中的，以具有强烈和流畅的凯尔特人的风格，雕刻在希腊模型上的彩色半身人像外——《埃尔科小姐》(The Lady of Elche)，很少有什么遗留下来。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布匿人就开始染指西班牙丰富的矿藏；到公元前800年，他们业已占领了加的斯(Cádiz)和马拉加(Málaga)，并在那里建有大的神庙。至公元前500年时，希腊的殖民就在东北的沿海定居。大约在同一时期，迦太基人受其同族的布匿人之请，协助其镇压叛乱，把Tartessus和西班牙整个东、南部都征服了。在第1次及第2次布匿战争(Punic War)期间，由于迦太基人对这个半岛迅速的加以利用，使罗马人对当时所称伊比利亚(Iberia)所有的资源，觊觎不已，而最后汉尼拔(Hanibal，第2次布匿战争主角，历史名将)的通过意大利，也因西庇阿(Scipios)的进入西班牙而失色。这些分裂的部落曾为其独立作过壮烈的战斗；妇女们宁愿杀死其子女，也不愿让其落在罗马人的手中，被俘的土人，在十字架上临死时，还在激昂的唱着军歌。^④这次的征服，虽然花了两个世纪始告完成，但其征服的效果，却比其他各省更为彻底。格拉古兄弟(Gracchi)、凯撒和奥古斯都，把罗马共和冷酷无情的政策，改为怀柔温和的手段，获得良好与持久的效果，使罗马化的进行迅速；拉丁文的地位，亦获得承认，并使其能适应新的环境，经济繁荣，不久罗马便有很多诗人、哲学家、参政员和皇帝，都系来自西班牙。

自塞内加(Seneca——罗马政治家及哲学家，公元前4年?——公元65年)至奥理略时代，西班牙是罗马帝国经济的大支柱。由于西班牙矿产丰富，提尔(Tyre)最先获得利益后，迦太基亦成为富庶的国家，而今罗马亦同样的获得利益；西班牙之对意大利，就正如墨西哥(Mexico)和秘鲁(Peru)之对西班牙，同样具有价值。金、银、铜、锡、铁、铅都系以现代最彻底的方法来加以开采；在里奥廷托河(Rio Tinto)，人们仍然还可以看到那些因整块石英而沉在深渊的罗马人用过的箭杆，以及罗马人所遗留下来的矿滓所含铜量百分比之低，实在令人吃惊。^⑤奴隶和囚犯在矿山日夜辛勤的工作；在许多情形下，他们一连数月都见不到一点太阳。^⑥在矿山的附近，就有庞大的冶矿工业。虽然，西班牙的地势多山和不毛之地，但所出产的西班牙芦苇草(esparto)，可编制绳索、篮子、床垫和草鞋。饲养肥大之绵羊，以及其著名的毛织工业，并为罗马帝国提供古代所知最著名的橄榄油、酒和油料。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泰吉斯河(Tagus)、埃布罗河(Ebro)以及许多较小的支流，对罗马送西班牙产品至其港口和城市所必经之道路，有很大的帮助。

诚然，罗马在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统治，最显著和出色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大量增加或扩展。在贝提卡省(Baetica，罗马行省之一，今西班牙南部)，今名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有卡蒂阿(Carteia)，今名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蒙达(Munda)，马拉加(Málaga)，意大利卡(Italica，为图拉真皇帝及哈德良皇帝诞生地)，科都巴(科尔多瓦)(Corduba，今名Cordoba)，伊斯帕里斯(Hispalis)今名塞维尔(Seville)，加德斯(Gades)，今名加的斯(Cádiz)。科都巴(科尔多瓦)城是在公元前152年所建。为一个以学校出名的文学中心，卢卡(Lucan，39——65，罗马诗人)，塞内加家族和圣保罗的加利奥(Saint Paul's Gallio)都诞生于此；这种学术上的传统，一直持续到黑暗时代(Dark Ages)，并使科尔多瓦(Cordova)成为欧洲最有学术气氛的城市。加德斯是西班牙最热闹人多的城市，并为大家所熟知富庶的地方；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河口，控制着大西洋与非洲、

西班牙、高卢以及不列颠的贸易。由于女孩子们舞姿的优美,使其凭添了不少的名气。

罗马人所知道的葡萄牙(Portugal)是卢西塔尼亚(Lusitania)省;里斯本(Lisbon)被称为Olisipo。在诺巴·凯撒里纳(Norba Caesarina)——阿拉伯人(Arabs)现在称其为阿尔坎塔拉(Alcantara——桥梁之意)——由图拉真的工程人员所架设,跨过泰吉斯河的一座大桥,是罗马现有桥梁中最完善的桥,桥上所有拱门,都是高出河面 180 英尺,宽 100 英尺的巍峨宏伟的建筑;目前仍为繁忙的四线孔道。卢西塔尼亚的首府是埃默利塔(Emerita),今名梅里达(Mérida)。在那里有许多神庙,三条水渠,一座竞技场,一座剧场和一个模拟海战战场,以及一座全长 2500 英尺的大桥,都是非常值得自豪的工程建设。

再往东是塔拉康宁西斯省(Tarraconensis)在塞哥维亚(Segovia)城中,目前仍然可以享受到在图拉真统治时代所筑水渠输送进来的清洁用水。塞哥维亚以南,是托勒坦(Toletum),今名托利多(Toledo)在罗马时代,系以铁工厂出名。在东部海岸有一个大城,是新迦太基(Nova Carthago),今名卡特赫那(Cartagena),矿产丰富,渔业和贸易繁荣。在地中海以外为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s),其中有帕尔马(Palma)和波伦提亚(Pollentia),都是古老而繁荣的城市。沿海岸往北有瓦伦提亚(Valentia),塔拉科(Tarraco),今名塔拉戈那(Tarragona),巴尔西诺(Barcino),今名巴塞罗纳(Barcelona),以及比利牛斯山(Pyrenees)以南的古希腊城镇 Emporiae。旅行者沿这条山脉东端航行不远,就可到达高点。

第四节 高 卢

在以往所有船只都是吃水不深的时代,即使是海轮,也可以从马赛(Marseilles)通过罗纳(Rhone)到达里昂(Lyons);较小的船只还能继续航行,达到莱茵河(Rhine)上游 30 英里以内;在平原地区稍歇后,货物即能通过无数城市的别墅地区,进入北海(North Sea)。还有通过类似的陆上通道后,由罗纳及索恩河(Saône)通至卢瓦尔河而大西洋(Atlantic),由奥德河(Aude)至加龙河(Garonne)及波尔多城(Bordeaux),由索恩河至塞纳河,而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随着这些水路的贸易,在各处的集运点形成了许多城市。法兰西(France)和埃及(Egypt),是其河流所赋予的产物。

在某一意义上来说,法兰西的文化,是在公元前 3 万年,由“奥瑞纳人”(Aurignacianman)开始的;由于洞穴中发现的蒙蒂格纳(Montignac)证明,即使在那个时候,艺术家就能够画出颜色鲜艳和线条分明的图画。法兰西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和畜牧,到大约在公元前 1.2 万年的定居生活,以及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的耕种,然后经过长久的 1 万年以后,到达铜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900 年,有一个属于阿尔派恩(Alpine)族的圆头的新民族,开始自日耳曼(Germany)渗入,越过法兰西,扩展到不列颠和爱尔兰(Ireland),南下西班牙。这些凯尔特人,带来了奥地利(Austria)的 Halstatt(在奥地利中部一村庄——译者)早期铁器时代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前 550 年,他们自瑞士(Switzerland)的拉坦诺(La Tène)输入更发达的炼铁技术。迨罗马认识法兰西时,才把它称为凯尔特加

(Celtica);然后,一直到凯撒时代,这个名称才被改为加利亚(Gallia),即高卢。

这些移民赶走了若干土著民族,然后在一些独立的部落中定居。所以在他们所建立的城市中,⁵仍然留有这些独立部落的名字。凯撒说,高卢人高大、强壮,肌肉发达;⁶金黄色的浓发向后梳,长及颈背;有些人留须,也有许多人在嘴边蓄有卷曲的长胡子。他们系来自东方,也许自古伊朗人(Iranians)那里带回来穿着长裤的风俗,再加上染有许多颜色和绣有花边的紧身外套,横披披肩紧挨在两肩上。他们喜欢珠宝;在战时纵使无其他饰物,也戴有金质的装饰品。⁷他们爱吃大量的肉、啤酒和未冲淡的烈酒。如果我们相信阿庇安(Appian)的话,⁸他们“天性就是无节制的”。希腊史地学家斯特拉博称他们“在战胜时,则单纯,精神旺盛,好夸大……不能容忍,在战败时,则胆怯,不知所措”;⁹但敌人之应该著书立说,并不见得常常是好事。波赛都尼奥斯(Poseidonius)很震惊地发现,他们把敌人的头切下来,挂在马颈子上。¹⁰他们很容易受刺激而与人争论和战斗,有时候甚至在宴会上取乐决斗至死。凯撒说,“他们与我们一样勇猛好战。”¹¹阿米阿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形容他们为——

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适于服兵役。老年人开赴战场打仗的勇气,和壮年人一样的可嘉……事实上,一个高卢人如果把妻子召来,就是整队的外国人,也将无法与之匹敌,因其妻通常都远较其丈夫为壮为凶,尤其粗起了颈子,咬牙切齿,摆出粗大的胳膊,开始使出其浑身解数,拳脚交加地猛然袭来时为最。¹²

高卢人信仰的神有很多,因时间太久,目前实在无法知道各神的名氏。他们对死后快乐生活的信念很敏感,这是凯撒判断高卢人所以勇敢的主要原因。瓦勒里乌斯(Valerius Maximus)说,基于这种信念的力量,人借出去的钱,要等到天国时才偿还;波赛都尼奥斯(Poseidonius)曾力言其看到过高卢人在送葬时,写信给另一个世界的朋友,并把信件抛在火葬堆,俾去世的人能够把信件送出去;¹³但高卢人对于这些罗马故事的意见如何,我们也应该听听。在高卢有一个称为 Druids 的僧侣阶级,控制着所有的教育,并对宗教的信仰,积极的加以谆谆善诱。他们在神圣的丛林中举行多彩多姿的仪式,常常较在庙宇中举行的为多;他们以判处死刑的人犯作为牲品来祭祀众神。这种风俗对于没有看过执行电刑的人来说,将是极为野蛮的事。这些身为僧侣阶级的人,是高卢社会中惟一学问渊博,也是惟一有知识的分子。他们作圣歌、写诗、编撰史迹资料、研究“星象和其运动,宇宙和地球的大小,以及大自然的秩序”,¹⁴并制订适用的日历。他们还担任法官的职务,对各部落酋长的法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早期罗马的中世纪时代,高卢是一个以神权为外表的政治封建政体。

在这些酋长及僧侣们统治之下,凯尔特·高卢人(Celtic Gaul)的发展,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就达到了高峰。人口因受拉坦诺冶矿技术发展的生产力之影响,而随着增加,以致

* 在亚眠城(Amiens)有 Ambiani 族;在博未城(Beauvais)有 Bellovaci 族;在布尔日城(Bourges)有 Bituriges 族,在沙特尔城(Chartres)有 Canutes 族,在巴黎(Paris)有 Parisii 族;在波蒂阿城(Portiers)有 Pictones 族;在莱姆城(Rheims)有 Remi 族;在桑斯城(Sens)有 Senones 族;在苏瓦松城(Soissons)有 Suessiones 族等。

引起了一连串争夺土地的战争。大约在公元前400年,这些业已占领了中欧以及高卢的凯尔特人,又征服了不列颠、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北部。公元前390年,他们向南推进到了罗马;至278年,他们攻占了特尔斐(Delphi)古城,并征服了弗里吉亚(Phrygia,小亚细亚西北一古国)。在1个世纪以后,他们的势力开始衰弱,部分是由于财富和希腊方式的影响力减退,另一半乃由于封建诸侯的政治组织因素所产生的结果。正如在中世纪的法兰西一样,各个国王破坏了封建诸侯的权力,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但相反地,在凯撒前1世纪,诸侯却破坏了各个国王的权力,使高卢比从前显得更为支离破碎。除爱尔兰以外,各处的凯尔特人之疆域,均向后撤退;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征服了凯尔特人,罗马人亦把他们赶出了意大利,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则在日耳曼(Germany)和高卢南部,把他们征服了。公元前125年,罗马人因急于控制到西班牙去的道路,征服了南部的高卢,并将其版图改为罗马的一省。在公元前58年,高卢的领袖们曾央求凯撒协助其驱逐日耳曼人的侵入,凯撒应命,并提出其要求的代价。

凯撒和奥古斯都将高卢改为4个行省:在南部为纳博讷(Gallia Narbonensis),罗马人称为Provincia,我们称其为普罗旺斯(Provence,亦译普洛凡斯),当时由于希腊人在地中海沿岸的定居,大部分都已希腊化;在西南部为阿基坦尼亚(Aquitania),主要的人口均为伊比利亚人;在中部为卢格杜南西西(Gallia Lugdunensis),绝大多数均为凯尔特人;在东北部为贝尔吉卡(Belgica),以日耳曼人为主。罗马人承认这些种族的划分,并煽动他们破坏统一的反抗运动。部落的地区,仍然被保留作为行政管理的区域;地方长官(magistrates),则由有财产的业主来挑选,并由罗马以支持其对付下层阶级的手段来获得其对罗马的忠顺,对忠贞和有用的高卢人,乃赐以罗马公民的资格。由每一地区所选出来的代表,组成一个省政议会,每年在里昂(Lyons)开会一次;最初,这项会议曾非常审慎地仅限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崇拜仪式(Augustan Worship),但后来很快就变成向罗马总督提出要求,而后变为各项建议,以及各项请求的会议。此时身为僧侣阶级的人(Druids)极受迫害,并将其所掌握的司法权剥夺,因此,法兰西人乃接受了《罗马法》。差不多在1个世纪来,高卢人就这样悄悄地屈服在这个新的桎梏之下;在公元68年及其后71年,在温戴克斯(Vindex,罗马总督)和基维利斯(Civilis)统治之下,曾爆发过短暂的反抗暴乱;但其人民却很少支援这些运动。因此,爱好自由的运动却变成了繁荣、安定与和平的享受。

在罗马的和平时代(Pax Romana),高卢成为罗马帝国最富庶的部分。罗马对高卢在克劳狄乌斯统治下,进入元老院的贵族之富有,极感惊异。1个世纪以后,弗洛鲁斯(Florus)曾将高卢起飞的经济和意大利的衰落对比,⁸⁰森林的开垦,洼地的排水,农业的改进,甚至还使用了机械的收获机,⁸¹高卢遍地种植的都是葡萄和橄榄。早在第1世纪,普林尼和科卢梅拉(Columella)就曾赞赏过勃艮第(Burgundy)和波尔多(Bordeaux)的酒。在那里,虽然有广大的土地,由农奴及奴隶所耕作,但却为中世纪的封建诸侯所有;而且,也还有许多小型的业主。古代的高卢,就像现代的法兰西一样,其财富的分配,较任何其他开发的国家,都更为平均。在工业方面的进步,尤其快速。早在公元200年前,高卢的陶瓷业者和铁工,就在和意大利争夺德意志和西方的市场;高卢的纺织业,也在罗马帝国内做着最大的纺织生意,在里昂的工厂,不仅生产商业用的玻璃,而且还制造有艺术价值的各项用品。⁸²工业的技术,则世代相传,而形成古代继承的法宝。由罗马工程人员所修筑或改建的1.3万英里长的道路,对运输和贸易的功用极大。

由于这样繁荣的经济生活,使古凯尔特加(Celtica)的城市获得利益,而成为罗马高卢(Roman Gaul)的城市。在阿基坦尼亚,其首府布尔迪加拉(Burdigala),今名波尔多,是大西洋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利摩南(Limonum),今名利摩日(Limoges),阿瓦里卡(Avaricum),今名布里兹(Bourges),奥古斯托尼米托姆(Augustonestum),今名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都是早已富庶的城市;奥古斯托尼米托姆曾以40万古罗马银币付给Zenodotus,购买信使神墨丘利的一幅巨像。⁸在纳博讷省,亦有许多城市。所以,据普林尼描述,其“更像意大利,而非一个行省”。⁹最西端是托洛萨(Tolosa),今名图卢兹(Toulouse),以学校闻名。该省的首府为纳尔波(Narbo),今名纳博讷(Narbonne),是公元第1世纪时高卢最大的城市,为高卢货物输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要港口;Sidonius Apollinaris说:“这里有城墙、散步场、酒店、拱门、柱廊、公共会堂、剧场、庙宇、浴室、市场、牧场、湖泊、桥梁和海。”¹⁰再往东,自西班牙至意大利的多米提安大道(Via Domitia)上有Nemausus,今名尼姆(Nimes)。奥古斯都在那里建有美丽的卡累尔神庙(Maison Carrée)城,以纪念其孙子韦鲁斯和盖阿斯凯撒,其内部的柱廊不幸的被埋入庙宇的墙内,但其自由的哥林圆柱,却与罗马所有者一样的美观华丽。一座圆形的竞技场,可容2万人,仍然为定期举行赛美会的现场。罗马人所兴建,为尼姆输送饮水用的水渠,最后却变成了Gard河的桥梁;这个巨大无比的废墟,至今仍遗留在市区以外崎岖不平的乡间,高矮大小不同的拱门对比,相映生辉,显出罗马的工程艺术,的确不同凡响。

在地中海东部的罗讷口上,凯撒建阿勒雷特城(Arelate),今名阿尔勒(Arles),希望其能取代反叛的马赛利亚城(Massalia),作为造船中心和港口。在凯撒诞生之时,马赛利亚,今名马赛(Marseilles),就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一直到凯撒逝世时为止,它都保持着希腊的语言与文化,希腊的农业、植树、葡萄种植的栽培法,以及其文化,都经由这个港口,传到高卢;最重要的,西欧与古希腊和罗马都在此交换货物的贸易。它是罗马帝国的大学中心之一,尤其以法律学校最为著名;惟在凯撒以后,便逐渐衰落了,但仍维持其古代自由市的地位,不属省总督之管辖。再往东是弗伦尤里(Forum Iulii),今名弗雷瑞斯(Fréjus);安提波利斯(Antipolis),今名昂蒂布(Antibes)和尼西亚(Nicaea),今名尼斯(Nice)——这是在滨海阿尔卑斯(Maritime Alps)的城市。自阿勒雷特(Arelate)溯罗讷而上,可抵Avenio城,今名阿维尼翁(Avignon)和阿劳西奥(Arausio),今名奥兰治(Orange);在这里仍遗有一座奥古斯都时代的大拱门,以及一座罗马的大剧场,至今仍然可以欣赏到古代歌剧的演唱。

高卢各省中最大的一省是卢格杜南西西(Gallia Lugdunensis),由其首都卢格杜南(Lugdunum),今名里昂,得名,位于罗讷和索恩河汇合点,以及由阿格里帕(Agrrippa,罗马军人政治家及工程师)所筑各大道的交叉处。使其成为一个富庶地区的贸易中心和整个高卢的首府。铁、玻璃和陶瓷工业发达,使其在公元第1世纪时,就能维持20万的人口。¹¹向北有Cabillonum,今名沙隆(Chalon-Sur-Saône);凯撒杜南(Caesarodunum),今名杜尔(Tours);奥古斯托都南(Augustodunum),今名奥坦(Autun);Cenabum,今名奥尔良(Orléans)和Lutetia,今名巴黎(Paris)。据罗马皇帝朱利安(Emperor Julian)描述:“我在可爱的Lutetia度过了冬天(公元前357—58),因而高卢人都以Parisii为小城之名——河中一小岛……此地产名酒。”¹²

贝尔吉卡(Belgica)包括法兰西和瑞士部分,几乎全是农业地区;其工业大部分乃系附属各个别墅,由其所遗留下来的许多遗迹,可见当时贵族生活的豪华和舒适。在此地区,

由奥古斯都所建造的城市即今日的苏瓦松(Soissons)、圣公旦(St. Quentin)、桑利(Senlis)、博末(Beauvais)和特拉维(Trèves)等城。最后一个城市——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兰(Augusta Trevirorum)为防卫莱茵河部队之司令部所在地,因而著名;在迪奥克里先(Diocletian, 罗马名皇帝,245——313)统治下,它取代了里昂,而为高卢之首府;在第五世纪时,为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之城市,至今仍有许多古罗马的遗迹——如其所筑罗马城墙内之Nigra门(The Porta Nigra)、圣巴巴拉(St. Banbara)之浴室,在附近的Igel,有Secundini家族之墓,以及在其邻近Neumagen要塞营区之浮雕。

在这些城市中及其周围的生活,虽然已逐渐改变了其外表,以及其天然的条件,也在不断地蜕变中,但高卢人仍保有其固有的品格和穿着长裤的风格,并保存其语言有3个世纪之久。拉丁文之在第6世纪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其对罗马教堂的运用,但现亦正被其融汇于法文中。罗马在高卢所获得最大之胜利,就是文化的传统。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诸如Jullian和Funck-Brentano丰克-布洛涅塔诺等人,^④曾经想过,如果没有罗马的征服,法兰西也许会过得更好;但也有更伟大的历史学家们相信,罗马的征服,只是日耳曼人征服高卢的替身而已。德国古典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1902年诺巴力文学奖得主)说:如果凯撒未在那里获胜的话,

各民族移民可能早在400年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而且,也可能在意大利的文化,尚未在高卢,或多瑙河(the Danube),或非洲和西班牙生根以前,就已经有了。由于伟大的罗马将军和政治家,都有肯定的看法,在日耳曼的各个部落中所感受到的,就是罗马和希腊世界相互敌视的敌人;由于其坚定的政策,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积极防御系统,甚至还有细部的计划,教导人民以河流和人造的城池来保护罗马帝国的边疆……而为希腊、罗马的文化获得了开化西方所必须的喘息机会。^④

莱茵河是古罗马和初期文化之间的界线。高卢未能保卫那条界线;罗马却做了。而此一事实,即决定了欧洲到今天的历史。

第五节 不列颠

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有一支凯尔特人越过高卢,在英格兰(England)定居。他们在那里发现有一种黑发人,可能是伊比利亚人和头发淡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的混合人种。他们征服了这些土著,并与其通婚,最后分布在英格兰和威尔斯(Wales)各地。大约在公元前100年(由于自我本位对历史透视的缩影,把多事的各个世纪浓缩,并将各个主要的世纪,自杂乱的记忆中抹去),另外一支由欧洲大陆而来的凯尔特人,将其南部和东部不列颠的族人驱逐出去。迨凯撒到来时,发现该岛的居民有好几个独立的部落,每一部落都有一个野心勃勃的首长。凯撒为这些住在英吉利海峡以南,所谓

高卢的部落,取名不列颠民(Britanni);因凯撒相信,沿这两岸的居民,乃系同一种族之人。

凯尔特·不列颠人(Celt Britain),在风俗、语言和宗教上,大致与凯尔特·高卢人相像,但其文化较为落后。凯尔特·不列颠的文化,约在公元前6世纪,始由铜器进化到铁器,较高卢人落后3个世纪。大约在公元前350年,Massiliot的探险者皮西亚斯(Pytheas)氏,自大西洋航行至英格兰时,发现肯特(Kent,朱特人在英国所建之王国,在伦敦东方)的Cantii早已有繁荣的农业和贸易,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并有丰富的铜、铁、锡和铝等矿藏。在凯撒时代,当地的工业,就能在其各部落及欧洲大陆间产生积极的商业作用,并以铜和金铸造钱币。⁶⁸凯撒之侵人,乃是勘查性质的突击,他获得了双重的保证:第一是各部落间,无力作团结的抵抗;其次是各种粮食足能供其在适当时机,统率部队去进攻。在1个世纪以后(公元43年)克劳狄乌斯以4万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其部队之纪律,军备和熟练的技术,使当地的土著无法招架,不列颠因而沦为罗马的一省。公元61年,英国有一部落的女王布狄卡(Boudicca)或称Boadicea,起而领导反抗,指责罗马军官强暴其两个女儿,掠夺其领域,并将其许多自由人卖为奴隶。正值罗马总督保利努斯(Paulinus)忙于征服人岛(Isle of Man)时,布狄卡的军队,却击溃了与其对抗的1个军团,并直扑Londinium城——塔西陀(Tacitus)说,业已攻到了“商人的主要住宅区,和一个做买卖的大市场。”⁶⁹在那里,或在Verulamium,今名圣奥班斯(St. Albans)的所有罗马人都惨遭杀害;迨保利努斯及其兵团追上叛军时,被杀的罗马人及其盟友已达7万人。布狄卡女王及其二女同站在战车上英勇作战败北,饮毒液而亡,并有8万不列颠人被屠杀。

塔西陀说及其岳父阿格里科拉(Agricola,公元78—84年为不列颠总督)如何开化一个“粗野、分散和好战的民族”,设立学校,传播拉丁文,并鼓励各城市和富人兴建庙宇、公共会堂及公共浴堂。据讥讽的史学家说,“罪恶的诱惑逐渐地深入不列颠人的心中;浴堂、门廊和豪华的宴会,亦成为一时的风尚;以及那些在实际上,只用来训练奴隶的新礼仪,也为一般深信不疑的不列颠人称之为润饰人性的艺术。”⁷⁰在各次迅速的战役中,阿格里科拉带着这些艺术,征服了克来德河(Clyde)和福斯河(Forth)地区,击败了3万苏格兰人(Scots)的军队。当多米提安(Domitian,罗马皇帝,51—96)将其召回时,他还想继续挥兵前进。哈德良自索尔韦湾(Solway Firth)筑城(122—27),横过该岛70英里,到泰恩河(Tyne)口,以防苏格兰人的侵人;20年以后,Lollius更往北,在克莱德湾(Clyde Firth)和福斯湾(Forth Firth)之间筑了一条长33英里的安东尼长城(Wall of Antoninus)。在两个世纪以来,这些防御的城堡,使不列颠成为罗马的屏障。

当罗马的统治稳定之时,其统治乃采取较为宽大之政策,各个城市均由当地人组织的元老院、代表大会和地方行政长官来管理;乡间则如同高卢一样,交由部落的首长来治理,但应受罗马人的监视。惟其文化则不如意大利一样的城市化,亦不如高卢的一般丰富;但因为受罗马的刺激和保护,使不列颠的城市成为现在的形态,其中有四个城市为罗马的“殖民地”,在那里的自由人,均享有罗马公民的资格:卡穆洛杜南(Camulodunum),今名科切斯特(Colchester),为罗马在不列颠的第一个首府,并为省执政会议的所在地;林坦(Lindum),今名林肯城(Lincoln),宣布过其古代的特权;Eboracum,今名约克(York),为一重要之军事基地;以及Glevum,其名格洛斯特城(Gloucester)是由Glevum和盎格鲁撒克

逊(Anglo-Saxon)的“镇”字(chester)*所演变而来。切斯特(Chester)、温切斯特(Winchester)、多切斯特(Dorchester)、奇切斯特(Chichester)、莱斯特(Leicester)、锡尔切斯特(Silchester)、以及曼彻斯特(Manchester)等地,始于罗马统治的头两个世纪。这些都是很小的城镇,居民大约为6000人左右;但他们都筑有道路、排水沟、市集、公共会堂、庙宇以及以石为基的瓦顶房屋。在Viroconium,今名乐沙克特(Wroxeter),筑有一座能容6000人的公共会堂,还有可容数百人同时沐浴的浴室。Aquae Salis(咸水之意)。今为巴斯城(Bath)之温泉,由其所遗温泉浴堂(Thermae)显示,是古代著名的胜地。Londinium因位于泰晤士河(Thames)上,并有四通八达之道路,在经济和军事上占重要地位;人口达6万人后,不久就取代了卡穆洛杜南的地位,成为不列颠之首府。¹¹

大部分在罗马伦敦(Rome London)的住宅,都是砖墙和灰泥的房子,而小城镇的住宅,则为木造者,其建筑视天气而定:用山形的屋顶使雨水和积雪流出,窗户多,阳光充足;因为,据希腊史地学家斯特拉博说:“即使在晴天,能见到太阳的时间,亦不过三四个小时而已。”¹²但房屋的内部却采用罗马的式样——地板嵌花,浴室大,墙有壁饰,甚至远胜过意大利住宅的建筑,是利用热空气导进墙中和地板下的中央暖气。从表面矿脉就可开采的煤,不仅被用作房屋的取暖,而且也被用来作工业处理,如炼制铝矿的燃料。古代不列颠的各种矿产,显然系为国家所有,但却租给私人企业开采。¹³在巴斯有一制造铁器武器的工厂;¹⁴瓷器、砖瓦的制造,可能业已发展到在工厂制造的阶段,但大部分的工业,却仍停留在家庭、小型商店和别墅中制造的形态。罗马造的5000英里道路以及无数的水路运输,都是红砖内销的大动脉。在国外贸易方面,正好和不列颠目前的情形相反,数量不大;而且乃系以原料的输出来换取制造的货物。

在罗马统治的4个世纪期间,罗马的文化,对不列颠人及其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拉丁文成为政治、法律、文学以及少数知识分子的语言,但在乡间及城市中的许多工人阶层,却还保留着凯尔特人的口音;即使到目前,在威尔斯和爱尔兰的居民中,仍然有其各自的语言。在不列颠的罗马学校,除传播知识外,并决定了罗马形式的英文字母;大量的拉丁文成为英语的字汇。各种庙宇的建筑,都系以奉祀罗马的众神为主,但一般人却仍尊奉其凯尔特人的神祇和庆祝的节日,甚至在各城市中,罗马仍然无法往下扎根。罗马对不列颠的统治,虽然使其人民获得了稳固的和平,以及该岛在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以前,所无法得到的繁荣,但其人民对此一统治,却显得非常的冷淡。

第六节 蛮 族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Tiberius,屋大维义子,罗马帝国之第2位奥古斯都)之决定不征服日耳曼人,乃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若日耳曼人被征服,并像高卢一样的被加以罗

* Haverfield亦同样有解释;¹⁵更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变化字,是拉丁文Castrum,为堡垒,或Castra,为军营之意。大多数由罗马建造的不列颠城市,都系根据罗马军营的棋盘计划所设计的。

马化时,则几乎在俄罗斯(Russia)以西的整个欧洲,就可能只有一个组织,一个政府,一个古典文化,也许只有一种语言了;而且,中欧也可能业已成为对抗东部游牧民族的一个缓冲地区,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对日耳曼人的压力,曾引起其对意大利的侵入。

我们称他们为日耳曼人,但他们自己却从未用过这个名称。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其由来的时间。^{*} 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他们是在欧洲莱茵河与维斯图拉河(Vistula)间,多瑙河和北海(North Sea)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间各独立部落的混杂人种。自奥古斯都至奥理略两个世纪中,他们逐渐地由漂泊的牧猎生活,改变为从事农耕的村落生活;但他们在那时候还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迨他们很快地把其所耕种的土地用尽,他们就继续迁移,以武力征服新的土地。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塔西陀的话,则战争就是日耳曼人的酒和肉:

开垦土地,期待四季正常的生产,并不是日耳曼人的行为准则;你将更能使其去攻击敌人,使其在战场上流血,争取荣誉。以流汗去获得要流血才可以获得的东西,在日耳曼人看来,乃是军人所不值一试的懒惰行为。⁵⁹

罗马的历史学家,于悲叹其民族在奢侈与和平享乐的状态下腐败,衰落之余,用道学家的口吻,描绘日耳曼人的好战德性,以及女人用热情去鼓励他们上战场和并肩作战的情形。临阵退却,乃是终身的耻辱,其中还有许多因而自杀的情形。在斯特拉博笔下的日耳曼人,“比高卢人更野蛮,更高大”。⁶⁰ 罗马哲学家塞内加似曾读过塔西陀的作品,他的预言总结为:“对于那些身体强壮的人,以及那些不适于享乐、奢侈和具有财富的人而言,只要多加一点奇妙的技巧和纪律——我就没有什么可说了;你们(罗马人)只要能恢复祖先的美德,就可能对付他们,而立于不败之地了。”⁶¹

据塔西陀报导,在平时,这些战士是相当懒散的。他们以吃大餐和喝大量的啤酒过日子(可能在狩猎或收获之后),家事则任由妇孺去做。⁶² 日耳曼人娶妻,系以牛或武器作礼品,向女方父亲购买而来;对其妻子和子女操有生杀大权,但应获得其部落代表大会之认可;虽然如此,妇女们仍具有崇高之荣誉,并经常被请来裁决部落的各种纠纷。妇女们亦和丈夫一样,可以自由与其丈夫离婚。⁶³ 有若干部落酋长系多妻的,但普通的日耳曼人家庭,则为—夫—妻制,并维持崇高的婚姻道德(我们可以深信)。通奸罪,“很少听到”;在妇女方面的惩罚,是剪去其头发,并令其裸体通过大街,边跑边打。妻子愿意的话,得准予堕胎,⁶⁴ 但一般人都生有许多子女。无子女的男人很少;致其不必预留遗嘱,因为家庭的财产,系推定由父子继承,世代相传。⁶⁵

日耳曼的人口,包括四个阶级:(一)不自由的人,其中有些为奴隶,大部分都是农奴,限于在土地工作,并应向地主缴纳产品;(二)恢复自由的奴隶——不享受特权的土地承租人;(三)自由人——地主和武士;(四)贵族——其家系来自神的地主,但其权力则为世袭,并有武装的侍卫保护。部落的代表大会,系由贵族、侍卫和自由人所组成;他们携带武器出席会议,选举酋长或国王;通过议案时,则以矛相击,发生铿锵声,或以多数人沉重的喉声表示拒绝。第二和第三类的人,则部分从事日耳曼人所擅长的手工和冶矿工业;第四类的

^{*} 罗马所用拉丁文 *germanus*, 是形容词(由 *germen* 即子孙而来),指同父母所生之意;但就日耳曼人而言,则其有指条顿民族亲戚组织之意。

人,系为封建制度下日耳曼的地主和武士。

对于这样简单的社会组织而言,实际上很少有什么高级的文化产生。在这一时期,宗教也只限于由对自然的崇拜,转而膜拜神人同形的神祇。塔西陀称他们为战神 Mars,信使墨丘利以及大力士海格立斯(Hercules)——可能是指 Tiu(胜利之神 Tyr),Wodin(战神 Odin)和 Donar(雷神 Tor);我们仍然在不知不觉中,每周都有 4 天的日子来纪念他们和爱神 Freya。有一位女神 Hertha(大地之母),在处女时,因天神而受孕怀胎;由于各个不同的仙女,诸如小妖精、水妖、巨人和矮子,而产生了各种幻想和需要。祭祀战神 Wodin 要用人类为牺牲,对其他诸神,则奉以味美的动物为祭品。日耳曼人的崇拜,系在森林中的旷野举行,因为他们认为,把大自然的精神局促在人类手造的住宅,乃是悖逆情理的事情。他们没有像高卢或不列颠僧侣那样掌有大权的祭司阶级;但他们也有男女的传教士,主持宗教仪式,或权充法官审理刑事案件,以及以研究白马的动作和马嘶的情形来占卜未来的凶吉。他们也像高卢一样,亦有专以吟诗讴歌为业者,以粗犷的音调朗诵各部落的传奇古谈。他们亦有少数能写能读的人,并把拉丁字母修改为日耳曼的“文字”。艺术作品,简单朴素,但他们也有用黄金作成的作品,技术精巧。

罗马兵团自日耳曼撤出时,仍然保留对莱茵河流域的控制,并将其广大的谷地分为两个行省——上日耳曼(Upper Germany)和下日耳曼(Lower Germany)。后者包括荷兰(Holland)和科隆(Cologne)以南的莱茵兰(Rhineland)。此一过去很美的城市,罗马人称之为 Colonia Agrippinensis,系为尼禄的诞生地,曾被其作为纪念其母亲的殖民地(公元 50 年);50 年以后,乃成为莱茵兰最富庶的新殖民地。上日耳曼省,由莱茵河南行,经 Moguntiacum,今名梅因斯(Mayence),Aquae Aurelia,今名巴登巴登(Baden-Baden),Argentoratum,今名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 Augusta, Rauricorum,今名奥格斯特(Augst),至 Vindonissa,今名温迪斯格(Windisch)。几乎所有这些城市,一般都有许多庙宇、公共会堂、剧场、浴室和公共雕像的建筑。罗马派去防卫莱茵河的兵团人员,有许多都住在营外,与日耳曼的女人结婚,迨兵役终了时,就留下来在那里定居。在罗马时代,莱茵兰可能就像在 19 世纪以前的任何时期一样,人烟稠密,物产丰富。

据我们所知,罗马的军事工程人员,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筑有一条有城堡的道路和 300 英里长的城垣,每隔 9 英里,就有一个城堡。它对罗马的贡献有 1 世纪之久,但在罗马人的生育率,远落后于日耳曼人之时,却很少有什么用处了。尤以多瑙河,虽是古人所认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但其边防的作用,却更是脆弱。多瑙河以南是半开化的各省:腊埃提亚(Raetia)诺里库姆(Noricum)潘诺尼亚(Pannonia),大约包括在我们年轻时代所知道的奥地利(Austria)与匈牙利(Hungary)和索比亚(Serbia)。罗马人在现代的奥格斯堡(Augsburg,即奥古斯都城)所在地建一殖民地 Vindelicorum,作为从意大利通过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到多瑙河一条通路上的主要驿站。沿多瑙河,他们建立了两个筑有城堡的城市——一在今为维也纳(Vienna)的 Vindobona,一在布达(Buda)城鸟瞰佩斯(Pesth)城高地的(Aquincum。在潘诺尼亚东南,以及现为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西的萨沃河(Save River)上的锡尔米姆(Sirmium),今名米特罗维卡(Mitrovica),成为迪奥克里先时代所征服的四个首府之一。在潘诺尼亚以南的达尔马提亚省(Dalmatia),由于罗马人、希腊人和当地人经商的努力,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发展的港口有塞罗纳(Salona),今名斯塔拉托(Spalato),阿波罗尼亚(Apollonia,近瓦罗纳 Valona)和都拉基乌姆(Dyrrhachium),今名都

拉索(Durazzo)。罗马帝国时代最强悍的军士,都是来自多瑙河以南的这几个省份。而且,在第3世纪,也是由于这些地方诞生的军人皇帝,才能在二百年来阻挡住蛮族侵入的灾祸。潘诺尼亚以东,是达契亚(Dacia),今名罗马尼亚(Rumania)其首府萨米兹吉图萨(Sarmizegetusa)目前业已消失。在莫西亚(Moesia,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部分)的南部与东部地区的多瑙河上,有两个足以自夸的城市——Singidunum,今名贝尔格莱德和 Troesmis,今名伊格里刹(Iglitza);一个靠近伊斯克尔河(the Isker)的撒尔底迦(Sardica),今名索非亚(Sofia);以及在黑海(Black Sea)洞岸的3个主要城市:Istrus城, Tomi城,今名康斯坦察(Constanta)和 Odessue城,今名瓦尔纳(Varna)。在这些深受蹂躏的殖民地,企图以希腊的文化和罗马的武功来征服那些在大海以北生长和游牧的哥特人(Goths)、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匈奴人(Huns),以及其他蛮族的努力,终于落空。

罗马之无法使这些在多瑙河以南的各省开化,乃是导致其败亡的原因。对于这样一个老大的民族来说,这个任务实在太,而无法完成;因为这个伟大民族的活力,正随着其毫无生气的享受而逐渐消失。但在北部的部落,因有强健的体格,冒险患难的精神蓬勃。迨图拉真以金钱补助萨尔马特人来获得和平时,这正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理略以成千的日耳曼入移人罗马帝国定居时,则罗马的堤防就已决口。日耳曼军人被欢迎进入罗马的军队,并晋升为指挥官;因此,意大利人的家族就逐渐衰微,而大量的日耳曼入却在意大利成家立业。在此一情况下,罗马化的运动便背道而驰;蛮族人反而在同化罗马人了。

但无论如何,西方(如果非北方的话)之能获得古希腊和罗马的遗产,就是非常宝贵的成就了。至少,也许在战争的痛苦中产生了获得和平的艺术,而且,人类能够将其刀枪改造为犁头,不致使城市的安逸和贫穷的地方腐烂。当蛮族的祸患衰退时,由于西班牙和高卢地方的活力,可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而且,几个世纪来暴君的种子,也可能在残酷无情的罗马兵团所到之处,带来罗马的法律,以及令人激励的希腊文化,使其开花结果,并获得宽恕。

第三章 罗马希腊

第一节 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

罗马曾设法对希腊表示慷慨,而且,也确实做得不少。在新征服的阿哈伊亚省(Achaea)未设置关防;纳税也较罗马本身的税收人员以往所要求的为少;各个城邦也获准依其旧有的法律,实行自治。其中有许多城邦——雅典、斯巴达、普拉蒂亚、特尔斐以及其他各城邦——都是“自由市”,除对外宣战的权力外,不受其他的限制。

然而,由于希腊对古代自由的热望,以及受罗马大将、高利贷者和商人擅长廉买贵卖的压榨,所以,它还是参加了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的反抗,但却遭受到最严重的挫折。雅典惨遭蹂躏包围,在特尔斐,伊利斯(Elis),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各古城,其圣堂之财产,亦遭受劫掠。过了一代,凯撒和庞培(Pompey,罗马前三雄之一,凯撒之政敌),安东尼(Antony,凯撒部将之一)和布鲁图(Brutus,行刺凯撒的凶手之一),都曾先后在希腊决斗,在希腊征兵、征粮、收缴黄金,以及分两次征收 20 年的赋税,使各个城市陷于贫乏的绝境。在奥古斯都统治下,希腊的亚洲部分(Greek Asia),虽然恢复了旧观,但希腊的本土,却仍然贫乏不堪,由于其受到罗马征服的破坏,远不如因斯巴达所实行致命的专制,雅典所发生混乱的自由,以及人民和土地凋落所受影响之严重。因此,希腊许多富有创业精神的子孙,都远离乡土,而去追求更新和更富庶的土地。由于在埃及、迦太基和罗马都有新政权的兴起,以及在希腊东部(Hellenistic East)工业的发展,使其祖国的古典精神逐渐丧失殆尽。罗马虽对希腊大加赞赏,但对其艺术却加以大肆劫掠;斯考鲁斯(Scaurus)搬走了 3000 座雕像去做剧场,小靴子(Caligula)命令其妾之丈夫去希腊,到处搜掠雕像;单是尼禄就劫走了特尔斐城半数的雕刻。一直到哈德良时代,雅典人始终都无法展露一丝笑容。

伊庇鲁斯王国(Epirus),在马其顿战争(Macedonian Wars)时代,忍受了罗马人愤怒的冲击,元老院也任士兵们掠夺,其中有 15 万的伊庇洛特人(Epirots)被卖为奴隶。奥古斯都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为伊庇鲁斯建立一个新的首府,以庆祝其在附近亚克兴(Actium)的胜利。在那里的文化,一定曾受到相当的尊重,因为这个“胜利之城”,曾为希腊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建有住宅,并给予讲学的机会。马其顿的生活,比其忠心耿耿的芳邻要好;因其矿产及木材丰富,以及从阿波罗尼亚及都拉基乌姆跨过马其顿和色雷斯(Thrace)到达拜占庭(Byzantium)的埃格那提亚路(Via Egnatia),使其商业的生活加速发展。在这条大道沿线(部分仍保留迄今),有该省的各主要城市——埃泽萨

(Edessa), 培拉(Pella)和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ca)。此最后一个城市——我们所知, 今为萨罗尼加(Salonika); 但对现代的希腊人而言, 仍以其古名见称, 即色萨利之胜利(Victory of Thessaly)。它是该省的首府, 省参政会之所在地, 亦为巴尔干半岛(Balkans)与亚洲往来贸易的大港之一。再往东, 是色雷斯省, 以农业、畜牧和矿产为主; 但也有相当多的城市如撒尔底迦, 今名索菲亚(Sofia), 菲力波波利斯(Philippopolis)为其首府, 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 佩林塔斯(Perinthus)及拜占庭, 今名伊斯坦布尔(Istanbul)。商人和鱼贩在此金角(Golden Horn)发迹, 但在此腹地之希腊殖民, 则遭受蛮族之侵略。所有内陆之谷类, 均由此装运出口; 但所有经过西徐亚(Scythia)及黑海之商业, 则应缴付过路费。鱼群通过这个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时, 几乎是跃入网中。不久,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乃承认此一位置为古罗马、希腊世界的主要城市。

帖撒利在马其顿以南, 特产有麦和良马。埃维亚岛(Euboea)为古老之岛屿, 与维奥提亚(Boeotia)一样, 以牛著名。据狄翁(Dio Chrysostom)^①描写, 其在公元第2世纪, 又恢复到蛮族的时代; 尤其穷人, 不满土地与财富都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 富人不满日益加重的税捐和崇拜仪式; 以及家族不满私有财产和贫困, 几乎把繁荣的农村人口, 以及在卡尔西斯(Chalcis)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两地所饲养的牛群全部消灭。由于苏拉(Sulla, 公元前138—78年, 罗马军入政治家)之各项运动, 使维奥提亚在重税之下, 无法复苏。斯特拉博说, “底比斯, 只是一村庄”, 聚集在曾经一度为卡德米亚(Cadmea), 或需要塞的城堡。然而, 经1个世纪来的和平, 使普拉蒂亚获得若干繁荣; 喀罗尼亚(Chaeronea)是菲力普和萨拉战胜, 获得皇位的地方, 仍然保留着相当的盛名, 即使其最杰出的国民, 亦不愿离去; 普鲁塔克说, 因此城已变得甚小, 所以, 他亦不忍离去而使其更小,^②在普氏一生平静的事业与温和的思想中, 我们发现在令人沮丧的史实中, 也有更为美好的一面, 就是带有古代纯正美德的中层阶级的人, 能专心一致的为人民服务, 有温馨的友谊和父母的爱。在我们的故事中, 实在再没有比喀罗尼亚的普卢塔克更动人的人物了。

他大约在公元46年生于喀罗尼亚, 126年在家乡逝世。尼禄在希腊累战累胜时, 他还在雅典求学。他可能有相当一定的收入; 他旅行过埃及和小亚细亚, 并到过意大利两次; 在罗马以希腊文授课, 他可能还为其国家担任过某种的外交职务。他喜欢这个伟大的首邑, 以及当地新兴贵族的礼仪与荣誉的生活, 欣羨禁欲主义者的规范, 并同意罗马诗人恩尼乌斯(Ennius, 公元前239—169)的说法, 罗马是由道德与品格所造成的。当其想到当时在世和去世的贵族时, 他就想到以罗马的英雄和希腊的英雄作一比较。他不仅建议撰写历史, 或传记, 并主张以英雄的典型来作为美德和英雄主义的教育; 甚至其著作《比较列传》(Parallel Lives), 在其心目中, 亦就是《道德篇》。他一生都从事教学的工作, 从不放过说教的机会, 把道德的观念溶化在故事中, 但有谁能比他做得更恰到好处呢? 他在所著《亚历山大传》(Alexander)中告诉我们, 他对品格比历史更重视; 希望他所以把希腊的伟人和罗马的伟人搭配在一起来比较, 将为读者带来一些道德上的兴奋剂和若干英雄气概的冲劲。他曾经很坦率的承认, 由于长久的与名人为伍, 他自己亦获得了长进。^③

我们不能期望他亦具有一般历史学家的良心和精确性; 他对人名、地名和日期都有许多错误。有时候, (如我们能够判断的话), 他对各种事件亦有误解的地方; 他甚至对作家传记家的两大任务, 亦未能达成——由遗传、环境和现况来显示其主题的人物和作品的出处, 以及由成长, 责任和危机来显示品格的发展; 在普卢塔克的作品中, 就像希腊哲学家赫

拉克利特(Heracleitus,公元前5世纪)的著作一样,人的品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在所有读过其《名人列传》(The Lives)一书者,没有人能感觉到其中的缺点;因其描写生动,章节紧凑刺激,有感人的奇闻逸事,评论公正,风格高雅。在全书150页中,言必有物,句句中肯,没有一点杂乱的感觉。有100位名人——将军、诗人和哲学家,都已为本书的价值作了证人。法国作家罗兰夫人(Mme Roland,1754—1793)说:“它是伟人的牧场。”^④法国散文家蒙田写道:“没有普卢塔克,我实在很难下笔;它是我每日必读的一书。”^⑤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也有许多故事系取材于此,其对罗马政治家布鲁图的看法,应自普卢塔克回到罗马贵族的时代。拿破仑(Napoleon)几乎随时随地都携带着这本名人列传;德国诗人海涅(Heine,1799—1856),在阅读这些传记时,很难控制不跳上马背去征服法兰西。它是希腊所留下来最宝贵的一部书。

普卢塔克在地中海地区游历了一番之后,他回到了喀罗尼亚;有四子一女。他经常往来于雅典,从事演讲与写作,但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其家乡过着简朴的生活,直到寿终。他认为,以其所学去从事公职是一种责任,他的同胞选其担任过建筑监督官,而后为行政长官,国民参政会代表(Boeotarch)。他主持市政的各项庆典和节目,并以空闲时间,在特尔斐神殿担任神谕复现的祭司。他认为,由于知识上的怀疑,而拒绝固有的信仰,是不智之举;主要的事情不在教条,而系其对人类脆弱的道德所给予的支持,以及其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的成员与子孙之间。所结合而成牢不可破的关系。在他的判断中,宗教情感的刺激,是生命中最深切的经验。由于其容忍和虔敬,他对罗马人和希腊人祭祀礼仪所撰写的各篇论文,可说就是他对比较宗教的研究。^⑥他曾为所有的神辩护,而认为其只要离开尘世和凡俗的世事,都是一种至尊的范围,永生不灭而无法加以形容的。因此,介于中间的精神(神)就必须创造和管理世界。由于魔鬼的领导,另外亦有邪恶的精灵,此乃是大自然和人类所有混乱,缺少理性和恶习的根源与替身。普卢塔克认为,相信个人不朽的精神,是好的——获得报赏的天堂,洗涤罪恶的赎罪所,受惩罚的地狱;他深信,就是尼禄在赎罪所亦可能会变成纯洁,而认为只有少数人才会受到永久的惩罚。^⑦他谴责迷信之恐怖实在比无神论者更糟;但他却亦相信占卜、神谕天机、以及梦中的预兆。他并不伪装为原始的哲学家;他和公元前第2世纪的罗马哲学家阿普列乌斯(Apuleius)及许多同代的其他人一样,描写他自己是柏拉图(Plato)的一个门徒。他谴责享乐主义者,以深恐毁灭的阴影来代替地狱的恐惧,并批评斯多噶学派(Stoicism 即对苦乐表示冷淡之禁欲主义——译者)的“矛盾”;但他却像斯多噶学派一样,认为“遵循上帝的意旨,和服从理性,都是同一件事。”^⑧

他的讲演和论著等,经搜集成为《道德篇》(Moralia),因其中大部分都是阐扬生命智慧的说道,措词简要恳切,从讨论老人留任公职的适当性,到鸡或蛋的优先秩序,无所不谈,普卢塔克虽然喜爱图书馆,但他却承认,健康要比好书更为宝贵:

有些人由于贪食,就好像正在预备粮食去围攻什么似的,他们都赶去参加豪饮一番……粗淡的食物,更有益于健康……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 Memnon)在荒乱中撤退,只有黑面包和无花果充饥时,曾慨叹道:“这真是我从未有过的一种享受啊!”……酒如能在愉快的场合和水共饮,乃是最有益的饮料……尤其惟恐因肉食所引起的消化不良,因其最初是令人抑郁不快,而后所剩余的,是有害卫生的毒质。因此,除其他的食物以外,最好不使身体习惯于肉类的需

要,因为地球上大量的产品,不仅有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可以供人享受,并使人感到舒适的许多东西。但习惯业已成为一种非自然的第二天性,我们人类食用之肉类应……作为我们节食的支持者;我们应食用其他的食物……使能与自然更一致,不使理性的才能萎缩退化。事实上,这种才能,是由粗淡的食物所刺激而产生的。^④

他追随柏拉图,主张妇女平等的机会,并提出许多在古代受过教育的女性为例(有若干系为其圈子内的人);但他对男人犯通奸罪的看法,却与无宗教信仰的男人,采取一样宽恕的态度:

如男人在私生活上,因追求乐趣而采取放荡不拘的态度,与情妇或女佣人苟合,则其发妻不必发怒;为了她的地位,她应检讨使其丈夫与另一女子发生苟且行为的原因。^⑤

不论如何,由于这些动人的论著,受到人类温馨的共鸣,使我们大家都富有高度的人情味。我们不因其观念的平凡粗俗,而感到不快;他所主张的中庸之道,就是一剂解除我们这一代思想抑郁的良药;他的见识、幽默感以及其以实例教人的精神,在都使我们无法拒绝,甚至就是那些肤浅平凡的说话,也同样的具有效力。我们能够找到一位内心充满快乐的哲学家,实是一件令人精神振奋的事。他向我们提出建议,让我们来感谢生命所提供的共同恩典和赐予,并认识到再没有什么能比他们更具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我们所享受的许多福祉和舒适的生活,但我们也一定要……对此感到愉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以及我们所看到的阳光……好人岂不应该把每天的生活,都当作一次宴会看待吗?……因为,世界是最庄严的庙宇,也是最有价值的上主。人类出生来到这个庙宇,他的存在,并不是用人工雕成的毫无动作的石像,乃由于神圣性的心灵,使我们获得意识……甚至太阳、星星、月亮和清水常流的江河,以及生产粮食的地球,亦莫不如此……正因为这种生命,是步入神秘的高潮中,最完整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内心,应该永远都充满着欢欣和愉快。^⑥

第二节 晚秋的时间

普卢塔克经历过当时的两大运动:宗教的复苏,以及希腊文学和哲学的文艺复兴运动。前者是普遍性的,后者只限于雅典和希腊东部。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有6000繁荣的城市;但对希腊的思想没有什么贡献。帕特拉(Patrae)之所以能在罗马及中世纪历史上,甚至迄今,仍然存在,乃由于其西部商业和繁忙的纺织工业所致。奥林匹亚

(Olympia)之繁荣,是靠到菲迪亚斯(Pheidias)去参观宙斯(Zeus)或到奥林匹克(Olimpic)赛会观光的客人来往过访来维持。在希腊历史上,最轻松愉快的事,就是每4年举行一次的各种比赛,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到公元394年,由罗马狄奥多西人帝(Theodosius)予以终止。在希腊历史学家普罗第卡斯(Prodicus)和希罗多德时代,有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前来,对参加盛会的大众发表演讲。据狄奥克力索士顿(Dio Chrysostom)描述,作家在对过往的听众宣读其“愚昧的作品”,诗人在朗诵诗歌,演说家在慷慨陈辞,“许多诡辩学家,就像美丽的孔雀一样”,在向群众振翅,故弄玄虚;¹²但他所证明的,也不过是如同休息一样的肃静平凡。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第1及第2世纪)描写,观众都拥挤在无棚的看台上,汗流夹背,受太阳的煎熬,或雨淋,在兴奋激动之余,忘了一切。迨每一次竞赛结束之时,就引起一阵骚动、呼叫。¹³原来在涅墨亚(Nemean)、伊斯特米亚(Isthmian)、特尔斐(Pythian games,在特尔斐举行赛会,纪念阿波罗——译者)和Panathenaic等地举行的各项赛会,仍然继续不辍;同时并增加各种新的竞赛,如哈德良时代的泛希腊赛会(Pan-hellenia of Hadrian);其中有许多包括诗歌、演说、或音乐的竞赛。在希腊讽刺文作家卢奇安(Lucian)¹⁴著作中,有一个剧中人问,“在各项大的庆祝节目中,你岂能不听听古典音乐吗?”此外,还有竞技搏斗的活动,亦被介绍到科林斯的罗马殖民地;其后,即扩散到其他各个城市,直到酒神剧场(Theater of Dionysus)为屠夫污染为止。许多希腊人——狄翁、卢奇安和普卢塔克都曾抗议过对神的亵渎;犬儒学派(Cynic)哲学家 Demonax 要求雅典人,在其尚未打倒雅典可怜的祭坛以前,不准谈革新;¹⁵但罗马的各种赛会,仍然在希腊各地继续举行,直到基督教的全盛时期为止。

斯巴达和阿尔戈斯(Argos),仍然保持正常的活动,而埃皮达鲁斯(Epidauros)城,乃因病患之到来,以及前往古希腊之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庙(Asclepius)参观者络绎不绝而发迹;科林斯则由于控制着越过海峡之贸易,经凯撒之重建后,1个半世纪以内,成为希腊最富庶的城市。但因其人口复杂,种族不同,其中大部分都系离乡背井,道德沦落之罗马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埃及人;他们重商业利益,享乐,不讲道义。爱神阿佛洛狄忒旧庙(Temple of Aphrodite Pandemos)仍然继续为科林斯淫业之中心,营业不衰。据罗马哲学家阿普列乌斯(Apuleius)描写,其在科林斯所看过豪华的舞曲,正代表着帕里斯(Paris,荷马史诗中之特洛伊王子,曾诱走海伦,引起特洛伊战争——译者)的评价。“爱神维纳斯,除其美好的腰际有一点丝质的薄衣覆盖而外,全身赤裸;而这袭衣却在随风飘荡。”¹⁶自古希腊名女人阿斯帕西娅(Aspasia)以降,科林斯的风尚,就未有过改变。

从迈加拉(Megara)进入阿提卡(Attica)沿涂的农村一片荒凉,为穷困的一大景象。由于伐林、腐朽和矿藏的枯竭所造成的战争、移民、捐税,以及种族的自杀事件,致使罗马的和平难于实现。在阿提卡地区,只有两个繁荣的城市:埃莱夫西斯城(Eleusis),由于其神圣的宗教仪式,每年都吸引许多谋利的人到那里去;雅典则为古希腊的教育文化中心。雅典的古代制度——执政会议、代表大会,行政首长——仍然在发生作用。罗马已把Areopagus山(雅典最高法院,过去系设在此山——译者)初期作为裁判所及保障财产之地位予以恢复。统治者为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叙利亚国王)、罗马犹太国王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奥古斯都以及哈德良等,都曾与百万富翁如希罗德·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竞争为该城捐赠行善。希罗德以大理石重建大竞技场,几乎挖空了Pentelicus山,并在卫城山麓(Acropolis,为巴特农神殿所在地)筑诗歌朗诵台,或音乐厅。

哈德良则拨款完成奥林匹亚神殿(Olympieum),使天神宙斯获得安息之所,以纪念其盛年时期冒险犯难之精神。

同时,雅典人在文学、哲学及教育方面,并不作沽名钓誉的竞争,使许多有钱的青年和学者,都能到学校去。雅典大学(University of Athens)有教席10名,由市政当局,或皇帝捐赠;并有私人讲座和家教私塾之设立,主讲文学、语言学、修辞、哲学、数学、天文、医学和法律——通常在竞技场,或剧场,有时亦在庙宇或家中讲授。除演讲术或法律以外,所讲授之课程,多不考虑训练学生谋生之技能;其主要之目的,在淬励学生之身心,增进其理解能力,以及道德观念之灌输。这种教育使其产生了许多极有成就之知识分子,但也产生了无数陈腔滥调,在哲学和宗教上制造错综复杂的理论。

雅典有大部分的收入,要依赖学生。所以,要忍受各种笑谑的生活方式。“新生”要受到开玩笑的愚弄,致有时候,亦伤害到一般的市民;不同派别教授之学生,变成为激烈的行动队,相互攻击,有时还发生类似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在校园里“争夺手杖”等的暴乱。有些学生认为,他们在城里与妓女、赌徒厮混,要比跟哲学教授学习获益为多;我们自Alciphron所获得的资料显示,那些妓女们把教授当作不解风情和无能的对手。^⑩但在师生之间,常常也有一种欢愉的友谊存在。有许多老师邀请学生共进餐宴,指导学生阅读,探访病中的学生,并常常将学生进步的情形传报家长。除少数教授支领国家的薪津以外,大多数的教师,均靠学生所缴的费用为生。其中有4所讲授哲学的学校,校长的年薪为1万drachmas(合6000美元),由帝国之国库支付。

在这样的环境刺激之下,乃发展成为“第2个诡辩”时期——相互抗衡的演说家与哲学家,以精神或物质之报酬,往来各个城市,发表演说,教授学生,在法庭辩护案件,住在富豪人家,担任精神的雇问;有时候,亦为各城邦担任荣誉特使。在公元初3个世纪时间,整个罗马帝国,都非常盛行这种运动,尤以希腊世界为然。据狄翁(Dio,作家)说,当时的哲学家,多如补鞋匠。^⑪新派诡辩学家,也和旧派的人士一样,没有共同的主义,以能言善辩著称,吸引大量听众,因而在许多情形中,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或为皇室所喜爱,或因而致富。但他们与早期的诡辩家不同,很少提出宗教或道德的问题;他们比较重视形式和风格,着重演说的技巧,而不注意业已动摇的世界信仰和道德的大问题。诚然,新派的诡辩学家,是热爱古代信念的卫道者。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为我们这个世纪保存了主要诡辩家的生命。兹举一例为证。提尔(Tyre,布匿城邦之一,今黎巴嫩南端)的Adrian,在雅典攻读修辞学,而成为当地的修辞学泰斗;他在就职致开幕辞时,曾很自豪的说:“文学又再次来自布匿。”他乘坐备有银制马具的车子去演讲,穿着豪华,珠光闪闪。罗马皇帝奥理略过访雅典时,曾以难题要Adrian即席发表演说,以考验其才华;Adrian就以该命题发表演说,确实不凡。因此,奥理略即赏以各种荣誉,金、银、住宅和奴隶,应有尽有,并擢升其在罗马担任修辞讲座。虽然Adrian系用希腊文主讲,但其演讲之动听,确实非常引人,致使议士们都宁愿休会,老百姓亦放弃欣赏哑剧的机会,去听其演讲。^⑫像这样的行业,几乎宣布了哲学的死刑;因为哲学已为修辞学的浪潮所吞没,不再考虑何时去学习表达的问题。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犬儒学派。我们曾在别处有所讨论——他们穿着破烂,胡须、头发散乱,以及其随身携带的行囊、手杖,生活简朴;有时甚为卑猥。他们和托钵僧侣一样的生活,有一个僧侣团的组织,新皈依和长者的阶级不同,^⑬不结婚,也不工作,轻蔑文明的习俗与虚伪。谴责所有政府均为强盗与赘物,嘲笑所有的神谕,“神秘的宗教仪式”和神灵。人

人都嘲笑他们,尤以诡辩家卢奇安最为露骨;不过,就是卢奇安,对 Demonax 也极为钦仰,因其系受过教育之犬儒学派,放弃其财富,在恬静的穷困中生活。他一生(公元 50—150)都在帮助别人,为敌对的个人及城邦调解争端;雅典人对任何事物都要嘲笑,但对他却很尊敬。由于他拒绝对神奉献牲品,曾遭受雅典法庭的起诉,他以众神并不须要奉献的理由,以及宗教在乎对一切都能为仁慈作辩护,获得无罪的宣告。凡雅典国民会议遇有争论时,只要他一出现,即足以使其争议缓和,因此,不待其开口说话,他就离开了会场。在其年迈之时,他的习惯是,不请而随意到人家里去食宿,但雅典的每一家庭都在寻求此一荣誉。⁶⁴ 卢奇安对 Pevegrinus 极不同情,因其曾试图皈依基督教,放弃其接受犬儒学派的支配,遭诋罗马,呼吁所有希腊人起来反抗,并摆好自焚的柴堆,点火自焚,而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公元 165 年),⁶⁵使奥林匹亚的集会大为震惊。由于犬儒学派如此轻蔑生命的财富,此正其所以为基督教会之僧侣们所铺之路。

未斯巴芎安(Vespasian, 罗马皇帝, 公元 9—79), 哈德良和奥理略, 在雅典设立哲学讲座时, 对犬儒学派和怀疑学派都未加以注意。他们承认的, 只有 4 个思想的学派: 柏拉图学院(the Platonic Academy), 亚里士多德书院(the Aristotelian Lyceum), 禁欲学派(the Stoics, 即斯多噶学派)以及享乐学派(the Epicureans, 即伊壁鸠鲁学派)。柏拉图学院曾将柏拉图对理性的信仰, 冲淡为卡涅阿德斯(Carneades, 公元前 214—129)的普遍怀疑论; 但后者逝世以后, 该学派又复趋向于正统主义, 阿斯卡隆(Ascalon)的安条克(Antiochus)又回复到柏拉图对理性不朽和神的各个观念。他曾在柏拉图学院教过西塞罗(公元前 79)。亚里士多德书院, 当时正专注于 Theophrastus 氏(哲学家兼自然学家, 约公元前 371—287)对传统的自然科学之研究, 或对亚里士多德之著作, 作过度敬之评论。伊壁鸠鲁学派处在当时的宗教时代, 正逐渐衰微。所以, 很少有人敢于不利用权术, 而从事其主义之钻研者; 对大多数希腊的亚洲部分而言, 一说到享乐主义者, 无神论者以及基督教徒几个字, 就表示恐怖, 犹如亵渎神圣一般。⁶⁶

斯多噶主义(Stoicism, 即禁欲主义)在很久以来, 一直就是占尽优势之哲学。它之早期极为严正的完美主义, 因受到帕那提奥斯(Panaetius)和波赛都尼奥斯(Poseidonius)两氏之影响, 而变为温和了。他们都是罗得斯岛(Rhodes)人, 帕那提奥斯于西庇阿(Scipio, 罗马将领)逝世(公元前 129)后, 回到雅典, 担任斯多噶派首领。他解释上帝为充满在所有事物中的物质精神, 或生命, 故其出现在植物中, 则为生长的力量; 在动物中, 则为灵魂; 在人类的心灵中, 则为理性。他的继承者, 将这种模糊的《泛神论》(Pantheism)发展为比较可解的宗教哲学。这种在道德上修行的斯多噶理论, 逐渐演变而接近于犬儒学派的禁欲主义; 据一位观察者说, 在公元第 2 世纪期间, 犬儒学派与斯多噶主义者所不同的, 只在穿着破烂的外套而已。在爱比克泰德时代, 也和奥理略时代一样, 我们所看到的, 是这两种运动正向基督教的教义迈进。

第三节 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在公元50年左右,生于弗里吉亚(Phrygia,小亚细亚一古国)的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城,为一女奴之子,故其本人亦为一奴隶;由主人手中辗转买卖,到处漂泊,很少接受过什么教育。直到后来成为Epaphroditus的财产。Epaphroditus是一位在尼禄法庭中获得自由的人,很有势力,经其特准后,爱比克泰德始成为卢弗斯(Musomius Rufus,哲学家)的学生,以后把他释放。爱比克泰德的健康不佳,跛足,显然是受其主人虐待所致;但他仍能过着正常的生活,享年70岁。爱比克泰德一定在罗马讲过学,因其在多米提安禁止哲学家时代,他亦在逃亡的行列。他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希腊西北一古城)定居下来以后,有许多地方的学生,因受其演讲之吸引,纷纷前来该城听讲;其中之一是伊兹米特(Nicomedia)的阿利安(Arrian),后来成为卡帕多西亚省(Capadocia)的总督;阿利安可能系用速记将爱比克泰德的讲辞记录下来,然后出版为《辩证集》(Diatribai)——现在被列为世界名著,其名称为《言论集》(Discourses)。* 它不是正式说教,令人枯燥乏味的文章,而是含有古典风格简单的说话,平直、幽默,措词亲切,但却极为中肯有力。爱比克泰德的为人,严以律己,对人公正无私,对其粗犷的作风,亦加以嘲讽。Demonax在听到这位老处男商议婚姻大事时,曾以讥讽的口吻,提出与其女结婚之要求,但爱比克泰德并未表示不满;他以教授智慧之服务与“生男育女”同样伟大为理由,婉辞了这门亲事。^⑨后来,因为需要人协助他照料一位由其救起的弃婴,他还是结了婚。在爱比克泰德的一生中,他的声名远播整个罗马帝国,哈德良皇帝亦曾待以朋友之道。

爱比克泰德在这一方面,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像苏格拉底一样,他对于格致,或抽象的形而上学,都没有兴趣,故不想去建立什么思想体系;其唯一之主题及其热心所追求的,就是幸福的生活。他问道,“不管现存所有之事物是否为原子……或火,或地球所组成的,我要关心什么呢?学习善与恶的本质还不够吗?”^⑩哲学不是指阅读有关智慧的书,其意义在如何训练自己作明智之实践。所以,此一问题之本质在人必须约束其生活和行为,使其幸福尽量少靠外在的东西。这样并不必要去过遁世的独居生活;相反的,“享乐主义者和流氓恶汉”应负使人不为大众服务的责任;好人则将参加民事的活动。但他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运气的变化——贫穷、丧亲、羞辱、痛苦、奴役、监禁、或死亡;他必须了解如何去“忍受和扬弃”。

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说:“我失去了它,”而要说:“我已把它偿还了。”你有丧子之痛吗?它已被收回去了。你有丧妻之忧吗?她已经归去了。“我的农场被抢走了。”好吧,这也是被收回去了。只要上帝把它给了你,就当作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一样照料它……“啊呀!我应该有一条跛足吗!”奴隶!那么你是否因为一条卑贱

* 阿利安后来还出版过爱比克泰德“手册”大纲。

的腿,而责备整个宇宙?你岂不能把它作为一份免费的礼物,送给大家吗?……我必须要在异乡流浪,是否会有任何人,很镇静的面带笑容来阻止我不要去呢?“我要把你关进牢里去。”你关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我一定要死;那么,我死也要抱怨吗?……这些就是学哲学所应该历练,以及每天所应该把它写下来实行的……讲坛或监狱都是地方,只是一个高,另一个低罢了;但你在这两个地方之一,所能保持的道德目的则相同。”⁶⁰

奴隶在精神上,也能够自由,如第欧根尼(Diogenes,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约在公元前第2世纪);囚犯也能够自由,如苏格拉底;皇帝也能够为奴隶,如尼禄。⁶¹在好人的生活中,甚至死也是一件小事;如其发现邪恶,远超过善行时,他可以死而不惧;⁶²在任何情形下,他都可以镇静如常,迎接死神的降临,因为这是大自然的智慧之秘密。

为五谷亦有灵感,它们是否要祈祷,永远不被人收割吗?……我要奉告诸位,永生不死是一种天罪……船也会下沉。我应该做什么呢?不管我能做什么……我死而不惧,不退缩偷生,也不向上帝呼冤,我只承认,有生命就有死亡。因为我是全体的部分,正如1小时是1天的部分一样。所以,我必须像时间的到来和时间的过隙一样的生活⁶³……只能把自己当作缝制衣裳所用全部针线的一条线⁶⁴……不要以为事事都能如意,但要预知,事事的发生,本来就是一定的;这样,你就会感到心安理得了。⁶⁵

虽然,爱比克泰德时常说到,大自然乃是非人格之力量,但也却常常在其观念中,灌输有关人格、智力和爱的意义。由于在爱比克泰德的时代所特有的宗教气息,使其哲学与斯多噶学派的帝王所有的自我崇敬相近,故其作品极易为皇帝赏识,使其很快地获得共鸣。他具有当时当地所特有的能说善辩的秉赋,但他却解释说:“上帝创造若干供食用的动物,若干则用于耕种,其他乃生产乳酪。”⁶⁶他认为,人类的心智,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工具,只有神圣的创造者,才能使其存在。的确如此,只要有理性的话,我们就是世界理性的部分。如果我们能够追溯到我们祖先第一个人类时,则我们应该发现他是上帝所创造者。所以,在字义上来说,上帝就是我们大家的祖先,而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⁶⁷

人类是有悟性的,他看到过对世界的管理,他了解最伟大,而且包罗万象的社会,就是人类和上帝的制度(一体),以及万事万物的产生,尤其是有理性的生物,都是来自上帝的种子——为什么人类不应该自称为世界的公民呢?……他岂不是上帝的子民吗?……只要人类能够专心一意赞成一原则……我认为,他内心就不致有鄙卑或下流的思想……切记,当你在用膳时,想想要用膳的人是谁,以及你在给谁营养;当你与女人共住时,想想要这样做的人是谁……你总是与上帝有关系的,但很可怜的,你并不知道呀!⁶⁸

爱比克泰德在解释一段可能是由圣保罗(Saint Paul)所写的文告时,他勉励其学生,不仅要忠实的顺从上帝的意旨,而且更要在人群中成为上帝的使徒:

上帝说，“去罢，要为我作见证。”⁹⁰……想想看能够说些什么，“上帝差遣我到这个世界上来，作他的战士和见证人，告诉人吧，悲伤和恐惧都是徒然的；对一个好人来说，不管生死，他都不致遭遇到什么邪恶。上帝随时随地都在差遣我；他以贫穷和牢狱来磨练我，使我能为他在人群中作更好的见证。由于我所承担的是这样的使命，我岂能再担心我的地位，或谁是我的同僚，或他们说些什么吗？不，相反的，我的整个个性，岂不应该要受制于上帝及其律法与戒条吗？”⁹¹

至于他本人，除对事物的神秘与光辉有无限的敬仰和感激外，他还写过一篇歌颂创造者的非宗教性的《尊主颂》(Magnificat)，而成为宗教史上至尊的文献之一：

有什么语言能赞扬上帝的一切创造呢？……如果有意识的话，除唱诗赞美神，并宣扬其益处外，我们岂不应该或公开在私下多做一些别的事情吗？当我们在工作和吃饭之时，我们还不应该唱诗赞美上帝吗？……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多数人都成了盲者，那岂不应该有人来为你代替这个职务，并代表大家为上帝唱赞美诗吗？⁹²

虽然，我们在此找不出形容不朽的字，而且这些观念，乃导源于斯多噶学派和犬儒学派，但我们在这些文献中所发现的，实可与早期基督教的许多态度媲美。其实，爱比克泰德有时还超过基督教。他谴责奴隶制度，斥责死刑，并希望以病患的待遇来照顾囚犯。⁹³他主张每日力行省察的功夫，⁹⁴并宣告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⁹⁵的行为箴言；他还补充说，“如果有人说你的坏话，不必辩驳，只要说，“他不知道我还有其他的过失，否则，他不会只提到这些呢。”⁹⁶他要人以善报恶，⁹⁷而且在“受到辱骂时要容忍”；⁹⁸要常禁食，并“抑制物欲”。⁹⁹有时，他亦带着隐士不屑一谈的轻蔑的口吻，谈及肉体的存在：“在所有事物中，肉体是最污秽和最不愉快的东西……我们所以爱一件东西，使我们每天都愿为它作奇妙的服务，乃是令人不胜惊异的事情。我把这个袋子装满了东西，然后又把它倒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麻烦的呢？”¹⁰⁰其中有些段落颇有圣奥古斯丁的虔诚和纽曼(Newman, 英国神学家兼作家, 1801—1890)的口才：“主啊，从今而后，请照您的意旨使用我；我要一心侍候您，我是属于您的。我不求免除您看来好的一切。不论您在那里，请给我指引；不论您穿的什么，请给我穿。”¹⁰¹而且，他也像耶稣一样，吩咐他的门徒，不要去管明天：

把上帝作为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父和我们的守护者——这样还不够使我们免除忧惧吗？有人问，如果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如何能有东西吃呢？但对……动物，我们要说什么？每一种动物，都能自给自足，不缺少食物，也不会有不适合其生存的方式，并且还能和大自然和谐的生活？¹⁰²

基督徒诸如圣约翰克里索斯托(Saint John Chrysostom)和奥古斯丁赞扬过他，并将其所著 Encheiridion 稍加修改列为僧院生活的指南，也还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吗？¹⁰³谁会不知道爱比克泰德曾拜读过耶稣的教义，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改信基督教的人？

第四节 卢奇安与怀疑主义者

不管如何,在这个泛希腊文化的末期,仍有怀疑主义者将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411年,希腊哲学家)的怀疑论调复苏,以及嘲笑相信阿里斯提卜(Aristippus,公元前435—356?希腊哲学家,主福德合一说)的傲慢和柏拉图之美说的卢奇安。皮朗(Pyrrho,希腊哲学家,怀疑论之祖,公元前约365—275)学派仍未过时;诺萨斯(Cnossus,克里特之一古城)的Aenesidemus于公元第1世纪期间,在亚历山大港,将其各项否定的言论改写时,提出有名的《十个方法》(Ten Modes),或称为《矛盾论》,使知识成为不可能。^{*}在第2世纪末叶期间,有一位出身不明的塞克都斯(Sextus Empiricus),写过几部带有毁灭性的书,其中尚存在者三册,使怀疑哲学最后有了定型。塞克都斯把整个世界都认为是他的敌人;他将哲学家分成各不相同的派别。然后,依次逐一予以消灭。他的写作正如刽子手一般的犀利有力,并具有古代哲学家所特有的脉络一贯,条理分明的特性。有时亦带有几分讥讽的幽默,但他对于逻辑的剖析,则含有悲剧的气氛。

塞克都斯说,无论那一种辩论,对同样的说法,均能加以反驳;因此,到最后,讲理性实在是多余的事。除非有完全的归纳法为依据外,演绎法乃是不可信靠的;但完全的归纳法也是不可能,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否定的例子”何时会出现。⁶¹“原因”只是一个正常的先例(如休谟所重述者),所有知识都是相对的。⁶²同样的,善与恶没有客观的标准;道德的观念,随地方而改变。⁶³品德的定义,亦随朝代而不同。所有在19世纪时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可能性之辩论,以及在仁慈的无所不能者与世俗的苦难之间所有的矛盾,在此均有纪载。⁶⁴但塞克都斯完全是一位道地的不可知论者,因为他曾断言,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不能知道者;不可知论是一种教条。⁶⁵但他安慰我们,我们不需要确实性。因为或然率就足以应付一切现实的目的,以及在哲学的问题上中止判断(止住、不说话)就能使其获得一种随遇而安的和平,而不致扰乱心灵。⁶⁶同时,因为没有什么是肯定的,让我们来接受我们这一时代和这一地方的习俗和观念,并对我们古代的诸神作适度的崇拜。⁶⁷

如果卢奇安过去会笨拙到用标笈的方法来束缚其判断力的话,则其亦可能会属于怀疑学派。除了恻隐之心外,卢奇安在各方面都和伏尔泰(Voltaire,法国作家,1694—1778)相像。他写的哲学非常精辟,所以,没有任何人认为他系在从事哲学的著述。他好像

* 其中若下为:(一)不同的动物,甚至不同的人,其五官(例如眼睛)之构造与形式不同,故其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怎么知道那一种看法才真实呢?(二)这些器官所表达的,只是该物象的一部分——例如有限的颜色,音响及气味;很显明的,我们对这种物象所形成的知觉,乃是局部的,不可靠的。(三)某种观感有时与另一观感互相冲突。(四)我们的身心情况,会使我们的知觉带有色彩,或不带色彩——醒或睡,少或老,动或静,饥或饱,爱或憎。(六)某一物象之外观,随周围媒介之状况——光线、空气、冷热、湿气等而变;哪一种外观是“真”呢?(八)没有自知或绝对的东西,而只是与别的东西的关系。(十)个人之观念,视其所成长的环境之习惯、宗教和法律而定;任何人均无法客观的去思想。⁶⁸

在传播希腊文化一样,他生于遥远的科马吉尼省(Commagene)的萨莫萨塔城(Samosata);他说,“我是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来的叙利亚人(Syrian)”;其祖籍叙利亚,但可能有闪族(Semitic)的血统。⁹⁶他做过一位雕刻家的学徒;后来改投于一位修辞学家的门下。在安条克(Antioch)做过一段时期的律师后,成为一位“独立学者”,以教书为生,尤以在罗马及高卢为多;然后,(公元165)在雅典定居。晚年因贫困,曾获得有神论者但极为宽大的奥理略的救助,派这位不敬的怀疑论者在埃及担任公职,直到寿终,逝世日期不详。

卢奇安的著作,留下来的有76本小册子,直到现在,其中有许多仍和他在18个世纪以前对其朋友和听众所讲的一样清新、恳切。卢奇安曾试过各种形式的写作方法,但后来他发现善于对话录之写作,所著《神女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Hetairai),拥有广大之读者。但至少,自其作品中可知其对神之兴趣,比对描写风花雪月之韵事为浓厚;他对这些事情的处理,从未有过差错。在其所著《迈尼普斯传》(Menippus)中说,“当我年纪小时,听到荷马和赫希奥德(Hesiod,希腊诗人,约生于公元前8世纪,名仅次于荷马——译者)所写有关众神的故事——不贞的神,强夺的神,残暴、好讼、乱伦的神——我发现这一切都很割切,并深深发生了浓厚之兴趣。但当我转到人间的情况时,我所看到的法律,与诗人所描写的恰好相反;法律不容许有通奸、强奸的存在。”迈尼普斯感到很困扰的请求哲学家们为其解释此一疑难,但他们却忙于彼此间的辩论,致使其只有感到混淆不清。因此,他便为自己制作了翅膀,飞上天空去为自己找寻答案。天神宙斯慷慨地接待他,并准其观察奥林匹斯山众神的职司。宙斯则在静听各种祈祷,来自“一行像有井盖的洞口……其中在海边的一位祈求北风,另一位则祈求南风。农夫求雨,漂布者求太阳……宙斯也感到迷惑了。他不知道要准许谁的祈祷,致使其真心体会到柏拉图学派终止判断之经验,表示一种与皮朗本人的缄默与平衡相称的价值。”⁹⁷有些祈求为神所峻拒,有些祈求为神所准许,伟大的神安排日常的天候:“西徐亚(Scythia,在黑海东北与北海以东间,为欧洲及亚洲东南部地区之古名,今为苏俄之部分——译者)下雨,希腊降瑞雪,亚得里亚海有风暴,以及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降雪约一千蒲式耳(bushell,容量单位,约合我国三斗余)。”宙斯因其所属众神殿受到外来新神的潜入,感到心烦不安;故其即下达一道敕令说,由于奥林匹斯山都挤满了外国各神,使祭神的酒价大涨,旧有的真神正受到被驱逐的压迫,所以要组织一个7人委员会来审判缘由。在《诘问宙斯》(Zeus Cross-Examined)当中,一位享乐学派的哲学家问宙斯,众神是否也要受到命运的支配?温和的天神回答说,是的。然后,这位哲学家问:“那么,人类为什么要为你献祭呢?如果命运统治人类和众神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我们的行动负责呢?”宙斯说,“我明白了,你是与那些可恶的诡辩家站在一边的。”⁹⁸在《宙斯悲剧》(Zeus Tragoedus)一书中,这位神的心情忧郁,因为他看到许多人聚集在雅典,聆听享乐派的人Damis在否定,而禁欲派的Timocles却在证实众神的存在与切望的问题。Timocles不支而逃。所以宙斯对其未来感到失望。信使神赫尔墨斯(Hermes)乃安慰他说:“留下来的信徒还有许多——大多数为希腊人,人们的身体和残渣,以及对人无理的化外人。”⁹⁹像这样的说法,对卢奇安的思想,并没有提出指责,其所证明的,不是当时的容忍,就是希腊世界的毁灭。

但卢奇安之对修辞学和哲学的怀疑,与其对旧有宗教的怀疑,并无二致。在其所著《死者对话录》(Dialogues of the Dead)论集之一中,Charon(在希腊神话中以度死人灵魂过Styx河为职司的神)命令一位正在乘船过渡,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修辞学家,“把你常用冗

长的,以及那些对比的句子和均衡的子句删去”——否则,这只船必然沉定了。⁶⁶在“Hermetimus”一章中,有一位很热心的学生开始去研究哲学,希望能获得什么以代替信念,但他对教师们相互竞争对抗的虚荣心和贪婪的情形,大感震惊。由于他们相互间的论战、辩驳,使其在知识上和道德上,依然一片空白,毫无所得,因此,他下了这样的结论:“我要像躲开疯犬一样的离开哲学家。”⁶⁷卢奇安对哲学所下的定义是,试图“登上能看四方的高地”。⁶⁸从此一高地来看,生命之于他似乎是一种可笑的混乱和一种杂乱的乐章,使所有参加跳舞的人,只能各自依其个人的意志来转动舞步和大声的呐喊,“直到总管的人,把他们自舞台逐一的解散为止。”⁶⁹在“Charon”一章中,他画了一幅能以超人的肉眼自天顶见证到人类黑暗现实的图画;人类在耕作、劳动、争辩,以及在法庭争讼,放高利贷,欺诈和受骗,追求黄金或享乐;以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希望、恐惧、愚行和仇恨;最重要的,还有为每一个人类原子结成生命之网的命运之神;有人在群众中脱颖而出,然后却又一败涂地;而且,每一个人都依次为死神的使者带走。Charon 看到两军正在伯罗奔尼撒岛开火;他就批评说,“笨伯!可不知道,虽然,他们每一边都应该赢得整个伯罗奔尼撒岛,但到最后,他不过只能获得一席之地而已。”⁷⁰卢奇安生来本性公正,他为文讥讽富者之贪婪,贫者之嫉妒,哲学家之作茧自缚,众神之不存在。最后,他同意伏尔泰的说法,认为人必须要从事庭园之栽培。迈尼普斯在发现 Teiresias(希腊神话中的一位预言家)在下层世界时,曾问他,最好的生活是什么?这位年老的预言家就回答说:

普通人的生活最好,也是最审慎的选择。不要再去做形而上学的臆测愚行,探索来源和终结;把所有聪明的逻辑都当作无稽之谈,只要追求到一个目的——你如何才可以去做适合你做的事,而且要永不忿怒,永远含笑的去。⁷¹

如果我们把希腊人在本世纪初 2 个世纪的思想总结起来说,不论卢奇安如何,我们可以发现它(希腊的思想),绝大部分都是宗教的。人类曾一度对信仰失去信心而归于逻辑,但他们又对逻辑失去信心,之后又蜂涌着归于信仰。希腊的哲学,业已从原始的神学,经过早期诡辩学派的怀疑主义,到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希腊哲学家,公元前约 460—362)的无神论,柏拉图和睦悦人的言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以及斯多噶的泛神论,回到神秘主义、屈服和虔敬的哲学,完成一个循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业已由其创始人之功利主义的神话,经过卡涅阿德斯(Carneades)的怀疑主义,到博学专一的普卢塔克;不久就形成柏罗丁(Plotinus, 罗马哲学家,生于埃及,为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公元约 205—270)的天堂幻影。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希腊哲学家,公元前 540—510),在科学上的成就,虽已被人遗忘,但其再生的领悟,却又获得另一种生命;新毕达哥拉斯学派正在探讨数字之神秘论,厉行日常的反省,并祈求在最少数的神降凡以后,他们可能会——如果须经由涤罪所的话——享受到与上帝聚会的幸福。⁷²禁欲主义不再为贵族自豪和嘲笑的哲学,而为奴隶最后的正义之声;其所主张的世界最后浩劫之理论,对肉体之一切享乐,顺从上帝潜在之意志,在都为基督教之神学和理论铺路。这种东方的思潮,正在侵袭攻夺欧洲城堡了。

第四章 希腊文化之复兴

第一节 罗马埃及

埃及照理应该是最好的乐土,它不但受着尼罗河(Nile)灌溉而时常繁荣,且在整個地中海盆地上,是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富有谷类及水果,每年可收3次,其工业没有他国可及,输出及于100个国家,而且罕受对外战争及内战的干扰。然而——也许正因为这些缘故——约瑟夫斯(Josephus,犹太史家)写道:“埃及人在其全部历史中,没有享受过一天的自由。”^①他们的财富很诱人,但却为亚热带的气候所苦而没精打采,所以在其5000年历史中,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暴君或征服者。

罗马帝国不把埃及列为一个省份,而是当作皇帝的资产,派遣一个直接向他负责的地方长官去统治。用当地的希腊官吏去管理三省——下埃及、中埃及、上埃及——及36个州郡(nomes)的行政,其通用语言仍旧是希腊话。罗马无意使埃及的人口都市化,因为埃及的主要功能,只是罗马的谷仓。无数的大块土地,经由祭司之手,转入罗马或亚历山大的资本家,作为大地主的领地,由惯受无情剥削的埃及农奴(fellaheen)去耕种。托勒密王室(Ptolemies)的国家社会主义虽已衰退,但依然如故。在农业程序中,每一步骤皆由国家计划管制:由但求多产的官僚们决定应该下什么种子及其数量多少,每年由官方配发所需的种子,而将生产物收入政府谷仓,除去实物税之外输出罗马的定额,其余的则向市场出售。五谷和亚麻,从种子到发卖,全由国营,只有法尤姆(Fayum 古地区名,在孟斐斯西南)出产砖、香料及麻油。^②其他行业是准许私营的,但须接受重重的条规限制。所有矿产资源皆属国家所有,而大理石和宝石的采掘则是政府的特权。

埃及的国内工业由来很古,这时候更在如下几个大都市中扩张——托勒迈斯(Ptolemais)、孟斐斯(Memphis)、底比斯(Thebes)、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赛斯(Sais)、比巴斯提斯(Bubastis)、诺克拉提斯(Naucratis)、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等;在亚历山大城内,工业是这个首都的半个生命。很明显的,其造纸工业已经进到资本主义阶段了,因为斯特拉博告诉我们造纸原料的水草种植场主人曾经如何限制生产,以提高市价。^③僧侣们都利用其寺院土地,作为工厂,造出精美的亚麻布织品,为他们自己使用,也供应市场。在埃及,奴隶只限于做家务,外面的劳务罕用他们,因为所谓“自由”的劳工,其工资也很低,仅能免于饥寒而已。有时,工人要罢工,离开其工作岗位,走入寺院境内,受到庇护。于是,他们就会被饥饿所迫或甜言蜜语的劝诱,而回去工作。偶而增加工资,物价也

就上涨,一切又和过去一样。同业公会是许可的,但绝大部分是商人及管理人所组织的。政府利用那些公会作为代理人,替政府收税,及组织强迫劳工,从事堤防、运河及其他公共工程。

内地的贸易很活跃,但很缓慢。道路很坏,陆上运输要靠人、骡子或骆驼——那时候非洲都用骆驼代替挽马。大部分交通,都利用内河水道。一条大运河,河宽150英尺,是在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时代完成的,穿过尼罗河及红海(Red Sea),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在运河的阿尔西诺港(Arsinoë)、梅约斯荷莫斯港(Myos Hormos)及贝勒奈斯港(Berenice),每天都有好些船只开往非洲或印度。为生产及贸易提供资金的银行制度,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每一州的首府,各有一个州银行,作为收税机关及公款储存所。对农工商业的贷款,或由政府办理,或由僧侣以其寺院资财贷放,或由私营的贷款协会贷出。^④每一生产、加工、出售、出口或进口,甚至坟墓与葬礼,都要抽税;且时时征收额外指定税,贫民以实物纳税,富人则于做礼拜时缴纳。自奥古斯都至图拉真期间,这个国家——或其主人——都很富足,但这个好景一经过后,就由于无止境的献纳与抽税而使财源枯竭,及统治经济的昏眠而一蹶不振了。

走出亚历山大及诺克拉提斯二城之外,依然是愁眉苦脸、沉默寡言的埃及人;罗马化只接触到尼罗河口之地;到了第2世纪的时候,甚至希腊人的那个最大城市亚历山大,也呈现出东方大都会的特性、语言及风味了。有850万人口的埃及,那时候,其首都已有80万人(1930年为57.3万人),^⑤仅次于罗马的人口;而在工商业方面,则居第1位,一封不大可靠的哈德良皇帝的信说,在亚历山大城内,每一个人都很忙碌,每一个人都有职业,连跛子、瞎子都可以找到工作。^⑥此处有成千种的商品,其中尤以玻璃、纸张及亚麻织品,更是大规模生产的。亚历山大是那时代的衣服与时装中心,式样由它决定,物品也由它制造。它的最大港口,许多码头接连起来有9英里之长,它的商船队来往世界各海洋,结成一个商业网。它又是观光中心,备有许多旅馆、向导及翻译人员,为前来观光底比斯金字塔及帝王陵寝的旅客服务。那条主要大道,宽67英尺,两旁排列着支柱、拱廊及引人入胜的商店,店中都陈列着迷人的古代手工艺品。许多十字路口,都有广阔的空地,或方形,或圆形,称为Plateai(广场)——这就是意大利文Piazza及我们的Plaza与Place三个字的来源。在大道中心处,点缀着好些堂皇富丽的建筑——一个大戏院;一个商品陈列馆或交易所,属于海神(Poseidon)、凯撒及农神(Saturn)的几个庙宇,一个著名的天使庙(Serapeum),及以“博物馆”或“艺术之家”闻名于世的一群大学建筑。全城分为五区,其中一区完全属于宫廷、花园及托勒密王室(the Ptolemies)的行政大楼,这时候则改作罗马长官公署。此处,有一个很美观的灵庙,里面躺着本城创建人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其尸体装在玻璃框内,用蜜糖浸着。

在亚历山大城内,希腊人、埃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波斯人、衣索匹亚人、叙利亚人、利比亚人、西西里人、西徐亚人、印度人、努比亚人,几乎所有地中海人民,都有其一份。他们构成一种极易挥发燃烧的混合物,吵吵闹闹,凌乱不堪,聪明善谏,说话无耻,多疑而迷信,淫荡而不道德,对于戏院、音乐及种种竞赛,爱之若狂。狄翁把那里的生活情形,描写为“跳舞者、吹口哨者及谋杀者们一种永无止境的酗酒狂欢。”^⑦卡诺珀斯(Canopus)是最好的消遣郊区,夜间乘船航行5英里,前往该处寻欢的人,使运河上十分热闹。有好些音乐比赛会和赛马,都能使人兴奋喝彩,二者可说不相上下。

如果斐洛(Philo)^⑧的话可信,则此城的人口,犹太人占40%,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受雇于工商业,其生活十分贫苦。^①也有不少商人,有少数人是放债的,又有一些人很富,能在政府中获得令人妒羡的地位。他们的居住地,最初只限于全城1/5的地区,这时候人口膨胀,溢居界外,已占有2/5的地方。他们仍受其自己的律法与长老管理,埃及托勒密王室曾给予他们特权,凡与他们宗教抵触的法令,他们不必遵守,罗马也加以认可了。他们为其庄严华丽的犹太大会常而荣耀,那是一个有列柱的会堂,因为很大,远离圣殿的教徒们,根本听不到祭司的话,所以要利用一套信号,才能使他们适时应唱圣歌。^②据约瑟夫斯说,亚历山大犹太人的道德生活,与纵淫的“异教徒”相比较,是可以作为后者模范的。^③他们对于知识的教养很积极,对于哲学、历史及科学,都很有贡献。在此城中,各时代都有种族斗争的骚动。约瑟夫斯有一篇短文,题为《反阿庇昂》(Against Apion,阿庇昂是反犹太领袖),我们在其中发现所有原因、论据及故事,正是今天困扰犹太人与非犹太教徒之关系的。公元38年,一群希腊暴民侵入犹太人的几个会堂,坚决地要每一犹太会堂,各置一个小靴子(Caligula,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的像,作为他们的神。罗马的埃及行政长官弗拉卡斯(Avillius Flaccus)取消犹太人的亚历山大市民资格,并命那些迁往于原定犹太地区之外的犹太人,必须在数日之内,回到其原先的犹太地区去。在这事件经过当中,希腊居民曾将犹太区外的犹太人房屋,焚毁了400家,且杀死或用棍打伤好些犹太人。又逮捕了犹太元老院议员38人,在一个戏院中当众鞭笞。成千成万的犹太人丧失了他们的家,他们的事业及他们的储蓄。弗拉卡斯的继任人将此事报告小靴子皇帝,就有各别的两个代表团——5名希腊人及五名犹太人——前往罗马(公元40年),向小靴子各自陈说其原因。小靴子还没有审判这件案子就先死了。克劳狄乌斯皇帝恢复亚历山大犹太人的权利,认可他们的市民资格,并严令双方和平相处。

第二节 斐 洛

往见小靴子的犹太代表团,以哲学家斐洛为团长,斐洛的兄弟是犹太首长,或在亚历山大经营犹太出口业的经理。据优西比乌斯(Eusebius)说,斐洛出身于一个古祭司的家庭。^④我们对子他的生活,别无所知,但是,他的许多著作,向希腊世界详细解说犹太教义,那些著作已经表现出他的虔信宗教与豁达大度的性格。他生长于僧侣环境中,尽忠于他的人民,然而却很爱好希腊哲学。他的毕生目标,就是要使犹太人的《圣经》及其生活习惯,与希腊人的思想,特别是“最神圣的”柏拉图哲学,加以调和。为达到他的目的,他抱定这样的原则,所有事情、性格、教条及《旧约圣经》的律法,都有一个寓意的及照字面解释的意义,而代表若干道德上的或心理上的真理。他用这种方法,任何事情都能够证明。他用希伯来文写的著作并不好,而他的希腊文却写得太好了,仰慕他的人士甚至说“柏拉图的文章像斐洛”。^⑤

与其说他是哲学家,毋宁说他是神学家。他是一个神秘者,他的至诚成为柏罗丁及中古意识的前兆。在斐格看来,神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的,是灵的永生,无法形容的。理性能够

知道他的存在,但不能用品格来描写他,因为每一品格都是限定。把他想象成人类的形状,那是退让于人类的感觉想象了。神无所不在,“人能发现那里没有神在吗?”⁹⁸但他不是万事万物;物质也是永生不灭和不能创造的,然而,除非注入圣灵之力,他就没有生命,不会动,也没有形。神使用一群中间的灵异,即犹太人所谓的安琪儿(angel),希腊人所谓的“丹摩尼斯”(daimones)及柏拉图所谓的观念(Ideas),以赋予物质以形,并使其与人发生关系,就创造了世界。斐洛说,那些中间的灵异,一般人会想象如人,其实只在神意中存在,一如神的思想 and 力量。⁹⁹把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就构成斯多噶学派所谓的理性,或圣理,用以创造和指导世界。斐洛在哲学与神学之间,观念与拟人化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他认为理性有如一个人。当他诗意盎然的瞬间,他称“理性”为“神的长子”,¹⁰⁰是智慧处女为神所生的儿子。¹⁰¹他又说,神透过理性,已向人类显示了他自己。因为灵魂是神的部分,灵魂透过理性就生起一个神秘的幻象,那幻象不是神,而是理性。也许,如果我们自己能够除去物质的与意识的污点,并实行禁欲,作长时间的冥想,变成纯灵性的瞬间,我们或会有一入神的片刻,而看到神自己。¹⁰²

斐洛的“理性”,是在思想史上最有力量的观念之一。其前人为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柏拉图及斯多噶派,非常明显;可能他或知道近时的犹太文学,曾经作成一个人具有神的智慧的人,以为世界的创造主;他一定是被《圣经箴言篇》(第8章22节)所感动,在那一节中,智慧说:“在耶和華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斐洛与耶稣为同时代的人,他显然没有听到过耶稣其人,也就不会知道基督神学的形成。犹太教师们大皱眉头,以为他的譬喻解释,可能是用作借口,而忽视对于律法的完全服从;他们认为理性说是从一神论中退却;他们又把斐洛那么热心于希腊哲学,视为文化同化,种族意识冲淡的威胁,结果将使分散的犹太人消灭。但是,基督教的神父们却很赞美这位犹太人所说的沉思默祷,常引用他的譬喻教理,以答覆批评希伯来《圣经》的人,并加入诺斯替派(Gnostics)与新柏拉图派,承认神的神秘幻象为人类事业的顶峰。斐洛曾试图居间调和希腊主义与犹太主义。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他失败了;从历史观点来看,他是成功的;其结果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三节 科学的进步

在科学方面,亚历山大高居希腊世界的首位,那是不争的事实。托勒密必须列于最有影响力的天文学家之林;尽管有了哥白尼(Copernicus),世界上迄今还时常引用托勒密的活。他生于尼罗河畔的托勒迈斯(他的名字即由此而来),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却居住于亚历山大,他在那里从事天体观测,自公元127至151年。他反对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的地球绕日运动之说,世界上还记得他,主要就是此事。这个千古流传的错误,写在托勒密所著星辰的《数学排列》,阿拉伯人用一个希腊文的最高级形容词 Al-megiste(最伟大的)以名其书;中世纪,又把这个词儿讹为 Almagest,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书名。此书一直支配着天文界,直到哥白尼推翻其说。可是,托勒密所主张的不过是把前代天文学家,特别是

喜帕斯斯(Hipparchus)的作品与观察,加以系统化而已。他把宇宙描画成一个球形图,天体每日绕着一个不动的地球而旋转。在我们看来,这个见解似乎很奇怪(虽然无法知道,未来的哥白尼,对于目前的托勒密,又将有何作为),然其地球中心的假设,较之当时天文学界所知的太阳中心观念,更能准确地计算恒星与行星的位置。^④托勒密更进一步提出“不全圆”的理论,以解释行星轨道,并发现月球的出差,或轨道光行差。他用迄今仍然使用的视差法,以测量月球与地球的距离。算定其距离为地球半径的59倍。此数字与现今所认定的很接近;但是,他也跟着波赛都尼奥斯错,低估了地球的直径。

正如《数学排列》一书汇集古代的天文学而成为最后的形式一样,托勒密的《地理大纲》(Geographical Outline),也是古代地球表面知识的摘要。此处又是一样,他勤勉制成的地球上各主要城市的经纬度表,也因接受波赛都尼奥斯对地球的谨慎估计而弄错了;但是,经过托勒密转播之后,这个错误很有鼓励性,哥伦布即因此相信,向西航行相当时间,可能到达印度。^⑤托勒密在地理上首先使用平行线与子午圈等名词;在他所制的各种地图上,成功地在平面上画成投影的球形。但是,与其说他是天文学家或地理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数学家;他的著作,内容以数学公式为主。在《数学排列》中,他制了一份很精美的弦线表。他把地球半径分成60个Partes minutae primae(第1小分),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分;每1小分又再分成60个Partes minutae secundae(第2小分),就是我们现在的秒。

托勒密虽有许多错误,确具有真正科学家的镇静和耐心。他努力使所有结论皆凭观察——由他自己观察的很少。在一个工作场内,他作过一次长系列的实验;他的Optica(折光的研究),受到喝彩,被誉为“古代最出色的实验研究”。^⑥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及数学家,又写了一本《四书》(Tetrabiblos),以讨论星辰对人类生活的支配。

同时,一个名气较小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也正给与这个古典世界一个间接的机会,以表演工业革命。他是才华出众的一个发明家或编辑人,但我们所知道他的事情,仅仅是一个书名《英雄》(Hero),那是当时*发行于亚历山大的一部长系列论文集,所讨论的为数学和物理学,那些论文,透过阿拉伯文的译本,而保存下来。他曾坦白地预告读者,他所介绍的定理或发明,不一定是他自己的,而是几世纪累积下来的。在《折射光学》(Dioptra)那篇论文里,他描写一种像经纬仪似的工具,并定下一些法则,经过研究,可测量实际无法接近之点的距离。在《机械》(Mechanica)论文里,他考虑过那些单一的器具,如轮子、轴、杠杆、滑车、楔子及螺丝等的各别用法及互相结合。在《气学》(Pneumatica)那篇论文里,他研究空气压力,实验78次,大都是好玩的变戏法之类,例如,把分离容器上部的通气孔关闭,可使酒壶或水壶底洞中的酒或水,向上溢出来。

这些玩意儿引起他的兴趣,他便开始用活塞的活门,制造压水唧筒、火力引擎唧筒、水压时钟、水压风琴及一个蒸汽引擎。最后这个奇巧的新发明,是利用一个管子,把热水发出的蒸汽,通到一个球形容器里面,再透过另一面的弯曲排泄口出去,使这个球形容器,朝着与放汽的反对方向旋转。这位“英雄”极富幽默感,因此限制着他,不能把他的发明发展为工业用途。他利用蒸汽以支持一个球悬在空中,使一个机器鸟唱歌,使一个铸像吹喇叭。同

* 关于阿基米德的年代颇有争论,Pauly-Wissowa说他生于公元前50年;Heiberg,Diels, and Heath说大约在公元225年。^⑦

样的,在《反射光学》(Catoptrica)那篇论文里,他研究光的反射,说明怎样制造种种镜子,能使一个人自见其背,或现出头部在下的倒像,又或3只眼睛、两个鼻子等等。他告诉魔术师们如何运用神秘的装置,以表演种种把戏。当一个硬币嵌在壶口内的时候,他能使壶中的水倾倒在出来。他制造一个神秘的机器,使热水通过其中,流入水桶,再用滑车增大其重量,可以打开庙门。所有这些以及100种其他玩意儿,只使这位“英雄”成功地成为一个魔术师,却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瓦特(Watt)。

亚历山大成为医学教育中心,由来已久。诚然,在马赛、里昂、萨拉哥萨(Saragossa)、雅典、安条克、科斯岛(Cos)、以弗所、士麦那(Smyrna)及帕加马(Pergamum),都有著名的医科学校;但是,每一罗马行省的医科学生,都到这个埃及首都去学习。甚至迟至4世纪中,当埃及已经衰落的时候,阿米阿努斯(Ammianus Macellinus)还写道:“评定一个内科医生的手术,只要他说曾在亚历山大受过训,就足够了。”²⁸分科已在进行,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 约公元225年)说:“没有人能做全科医生,必须成为伤科、热病、眼科、肺病的各别专科医生。”²⁹尸体解剖已在亚历山大实行,甚至似乎还有过活体解剖的例子。³⁰是处的外科手术,早在第1世纪的发展,已像欧洲各地19世纪以前的情形。在内科医生也不少,其中一位名梅特罗多拉(Metrodora)的,写过一篇讨论子宫病的论文,迄今仍保存着。³¹那时期的医学史上,很有一些大名鼎鼎的名字;以弗所的卢弗斯(Rufus of Ephesus)描写过眼的解剖术,已能区别出运动神经与感觉神经,且改善了外科手术中制止血流的方法;亚历山大的马里努斯(Marinus of Alexandria)的头部外科手术,很享盛名;而安提鲁斯(Antyllus)则是那时代最伟大的眼科医生。西里西亚的迪奥斯科里斯(Dioscorides of Cilicia)写过一本《药品学》(Materia Medica 公元40—90年)。用科学方法叙述600种草本药,这本书写得太好了,直至文艺复兴之前,还是药品学的权威著作。他建议用子宫套以避孕;³²而他用于外科麻醉的曼陀罗华药酒之处方,在1874年,还成功地使用过。³³

约在公元116年,以弗所的索拉努斯出版一本著作,讨论子宫病与生产,及婴儿的看护;在迄今保存下来的古代医学著作中,此书的地位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编辑的医学书,及盖仑(Galen)的著作。他叙述用一个子宫镜和一个助产椅,可使子宫手术很完善,他提出差不多等于现代的食物疗养法及手术意见,例如用油冲洗新生婴儿的眼睛,³⁴他建议过五十种避孕法,大部分是在阴道上用药,³⁵还有,凡生产危及母亲生命时,他(与希波克拉底不同)是允许堕胎的。³⁶索拉努斯是古代最伟大的妇科医生,他的妇科著作无人可及,要到他死后一千五百年,才有帕雷(Pare)的更进步著作。他写过四十篇论文,如能全部保存至今的话,他或许可与盖仑齐名。

那时期最著名的内科医生,是一个帕加马建筑师的儿子,他为其子取名盖仑(Galenus,即Galen,字尾加us是罗马名字),意思是清静与和平,希望其子不要像他的妈妈。³⁷这个青年,14岁时首先爱好哲学,而且一生没有摆脱其诱惑。17岁时转学医科,先后求学于西里西亚、布匿、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希腊及亚历山大(一种流动型的古代学校),在帕加马一所斗士学校中做过外科医生,有一个时期曾在罗马行医(公元164至168)。在那里,他的医疗成功,有很多富人向他求治,他的讲演,也吸引了不少名流。他的声名远播,每一罗马行省,都有人写信给他,请教医疗事情;他也很自信的寄与药方。他的善良父亲,忘记了替他取名的意义,劝他不要加入党派,要常常说老实话。盖仑遵照他父亲的话,把罗马许多医生的无知与贪财暴露出来,而数年之后,他就不得不逃开他的敌人了。

奥理略皇帝召他回去,医治他的幼子康茂德(Commodus)(161—192年),并命他随同远征马科曼尼战役(Marcomannic);但是,盖仑很聪明,避开了远征,很快就回罗马去。自是之后,除他的著作外,我们对于他的事情就一无所知了。

盖仑著作等身,差不多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量齐观。据说他有500卷著作,其中约118卷,迄今仍保存着,约有2万页,包含各科医学,也有一些是属于哲学的。今天,那些著作已经罕有医学价值,但是,有很丰富的意外事情的知识,而其活泼的辩论精神也将长久存在。他之爱好哲学,使他养成一个坏习惯,只依据极小部分的归纳法,便用演绎法大事推论;他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过分自信,也常常使他误入武断主义的歧途,而无法达到科学家的心境;又因他是医学泰斗,他的所有严重错误竟延续数世纪之久。虽然如此,他毕竟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及古代最有经验的内科医生。“我承认毕生犯有一种毛病——不相信任何人的陈述,只要可能的话,总要等待到我亲自试验过才相信。”⁶⁸由于罗马政府禁止解剖人体,无论死的活的,他就解剖死的或活的动物,有时候,他从人猿、狗、牛、猪的解剖所见,便轻易作成入类骨骼构造的结论。

虽然他有这些缺点,盖仑对于解剖学的贡献,还是大于古代的任何一个人观察家。他描写的头盖骨、脊梁、肌肉组织、乳糜管、舌与下颚骨腺的输管、心瓣等,都十分正确。他说明一颗割取下来的心,在身体外面仍能继续跳动;他证明动脉内所容纳的是血,不是空气(亚历山大医学院400年来所教的是空气)。他没有先于哈维(Harvey)发见血液循环现象;他认为,血的绝大部分,是在静脉内一进一退的流动,其余的则自肺部与空气混合,从动脉中进退运动。他是解释呼吸机械论的一个人,他的推测很对,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主要成分是易燃的。⁶⁹他区别出肋膜炎与肺炎,说明静脉瘤、癌症及肺结核,并认定后一种是传染性的。特别是,他首创实验神经学。他首先从事脊髓切断面实验,确定每一切片的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之功能,了解交感神经系统,认出了12对头盖神经中的7对,且知道切断喉部神经后,可随意使人患失语症。他说明脑的某一面受伤,会使身体的另一面发生神经错乱。他治好希腊诡辩家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左手第四第五两个指头的麻痹症,其法是刺激其臂部的神经丛,使控制那些指头的尺骨神经兴起。⁷⁰他在症状学方面十分熟练,他喜欢不询问病人迳自处方。⁷¹他多用饮食、运动及按摩以治疗病人,但他对于药品也是专家,到过很多地方去采取稀有之药。与他同时的医生,仍盛行使用腐肉及尿治病,他对此处方大加谴责;⁷²他建议用晒干的蝉治腹痛,用羊屎治肿疡,又列举很多种病可用消毒蛇的药治疗——那是一种很著名的解药,曾替米特拉达梯大王解过毒,奥理略皇帝且每天饮服,此药方包含有新鲜蛇肉在内。⁷³

由于大发轻率的理论,使他作为实验家的纪录,也连带被他自己弄得失色了。他嘲笑魔术与符咒,承认做梦可以预见,他认为有关月亮的词儿,影响病人的状况。他拾取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之说(血、粘液,及黑与黄胆汁),* 而加上一点毕达哥拉斯四元素(地、水、火、风)的学说,试图把所有疾病皆归于这四体液或四元素的错乱。他是一个坚定的活力论者,确信一种Pneuma,即充满活力的呼吸或精神,可使身体的每一部分生气勃勃。当时已有好些前代医生,提出生物学的机械解释,例如阿斯克列皮阿德(Asclepiades)说,生理学应该作为物理学的一科;盖仑反对此说,他认为机械只是许多零件的总和,有机体则不

* 参阅现代医学有关线分泌的重要论述。

然,整体对各部分作有目的之控制。而且,只有目的才能解释器官的起点,组织及其功能。盖仑又认为,宇宙也是如此,只有解释为某些神圣计划的工具,才能获得了解;不过,神的作用惟有透过自然法则,没有奇迹,而最佳的启示就是自然本身。

盖仑的目的论与一神论,使他得到基督徒的爱好,后来又为回教徒的喜爱。当欧洲遭受野蛮民族侵入时,他的所有著作几乎全部损失于骚乱中,但在东方,却被阿拉伯学者所保全,到11世纪以后,又由阿拉伯文转译为拉丁文。那时候,盖仑变成了无可批评的权威,一个中世纪医学的亚里士多德。

希腊科学的最后创造时代,随着托勒密与盖仑而终止。实验停止了,教条支配一切;几何的重述代替了数学,生物学变成了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变成了普林尼;而医学则要等到中世纪时,才由阿拉伯与犹太的医生,恢复为最崇高的科学。

第四节 沙漠诗人

从埃及越过红海,就是阿拉伯。无论埃及的法老,波斯的阿开民王朝(Achaemenids),叙利亚的塞琉西王朝(Seleucids),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或罗马帝国,都没有征服过这个神秘的半岛。阿拉伯沙漠只知有阿拉伯游牧民族,但在其西南的一个山脉和一条溪流,却带来了较为温和的气候,及果实累累的植物,其地叫菲利克斯(Felix),即今天的也门(Yemen)。在那幽谷深处,隐藏着沙巴国(Saba),即《圣经》的示巴(Sheba),盛产乳香、没药、肉桂、沉香、甘松、旃那、树胶及名贵的宝石。沙巴人以他们建筑在马利亚巴(Mariaba)及其他城市的寺庙、宫廷及柱廊而引以为荣。⁴⁹阿拉伯商人不但以高价出售阿拉伯产品,且以商旅队与西北亚洲贸易,又从海上与埃及、安息及印度经商。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派遣加卢斯(Aelius Gallus)远征,想合并这个王国于帝国之内;罗马军团没有到达马利亚巴,即回师埃及,因疾病及天热,死亡甚众。奥古斯都引为自满的是,罗马军队毕竟毁灭了沙巴的阿达那港(Adana,今亚丁港),从而控制着埃及与印度之间的贸易。

自马利亚巴往北的主要经商大道,是通过本半岛的西北角,古代称为阿拉比亚佩特拉(Arabia Petra),是以其首都佩特拉(Petra)而得名的。佩特拉位于耶路撒冷(Jerusalem)南方约40英里之处。此城之得名,是因其四周皆为悬崖削壁所围绕,城在中间,占着战略位置。公元前2世纪,纳巴泰阿拉伯人(Nabatean Arabs)在是处建立一个王国,靠着商旅队的过境而慢慢的富强起来,国境扩张,自红海海岸的路斯康(Leuce Come),沿着巴勒斯坦的东方国境,经杰勒萨(Cerasa)与波斯特拉(Bostra),以至大马士革。在国王阿雷塔斯四世(King Aretas IV 公元前9年——公元后40年)统治之下,是该国登峰造极时期。佩特拉变成一个希腊化的城市,说阿拉米语言(Aramaic),尚希腊人的艺术,满街华丽得像亚历山大。这时期是属于最佳的大冢时代,大冢是在城外石壁中开凿成的——正面为2层的希腊柱廊,工程很粗糙,但很壮观,约有100英尺高。106年,图拉真皇帝把皮特亚巴并入帝国,自是之后,设一阿拉伯行省,以波斯特拉为首府,而象征财富与权力的建筑,也就转到此城了。沙漠商旅队的会合点也转移到波斯特拉及巴尔米拉(Palmyra),佩特拉从此凋零,那些

大冢便沦落为“牧人的厩房。”^④

这个大帝国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直至我们这个世纪以前，其都市化的情形，历史上未曾重见。卢库卢斯(Lucullus)、庞培、凯撒、希律，希腊的诸王及罗马的诸帝，莫不以创建新城与修葺旧城而自豪。因此，沿地中海东岸北行，差不多不消 20 英里就必然会碰到一个城市——拉斐亚(Raphia，即今拉法)、加沙、阿斯卡隆(Ascalon)、约巴(Joppa 即今雅法)、阿波罗尼亚(Appolonia)、撒马利亚(Samaria-Sebaste)及凯撒里亚(Caesarea 今 Kaisaria)等。这些城市虽在巴勒斯坦境内，人口却有半数是希腊人，语言、文化及制度，皆受希腊人的支配。当异教徒侵略犹太国的时候，那些城市是希腊人的桥头堡。希律花了很多钱建筑凯撒里亚城，使其配得上以奥古斯都凯撒之名为城名；他为此城筑了一个优良的港口，一个很高的寺庙，一个戏院，一个竞技场，及“用白石建筑的豪华宫室与无数大厦”。^⑤再往内陆进去，又有其他希腊化的巴勒斯坦城市——利维阿斯(Livias)、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杰勒萨(Gerasa 今哲拉希 Djerash)及加大拉(Gadara 今喀特拉 Katra)等。在杰勒萨，有 100 个廊柱排列在主要的大街上；其寺院、戏院、浴堂及水槽的残存物告诉我们，在 2 世纪的时候，这城是多么的繁荣。

加大拉有两个戏院的断垣残壁，皆留有希腊戏剧的纪念物。此城是以其学校，教授及作家著名的。在公元前 3 世纪中，此处住有一个迈尼普斯，他是犬儒派哲学家及幽默家，他的讽刺散文教导读者，除了清高的生活外，任何事情都是徒然的。他的言行给与后来的革马拉(Lucilius)，瓦罗及贺拉斯 3 人做了一个模范。在他的《叙利亚的雅典》(Syrian Athens)里说，约与阿那克里翁(Anacreon)同一时代，墨勒阿格(Meleager)费尽推敲，做了一首讽刺诗给美丽的少女和漂亮的男孩子们，他笔下所写的爱情是这样的：

晶莹的玉杯欢欣含笑，只因接触了徐诺斐拉之口，其甜如蜜，钟爱如醇。她怀着无限福惠的仁心，赐我芳唇亲吻，长时拥抱，尽情畅饮，令我魂飞九霄。^⑥

这些火焰之一，熄灭得很快，只在他的追忆中，燃烧得特别光亮——那是赫利奥多拉(Heliadora)，他在提尔所爱的人。

我将编织紫罗兰与碧绿的桃金娘；
也将编织水仙花，与百合争光；
也将编织甜蜜的番红花，与蔚蓝的堇青；
最后我将编织蔷薇，使真情一吐衷肠；
尽我所有编成这个美丽绝伦的花园，去与
我的多拉会于甲板上，秀发让我饱尝。^⑦

至是，“她突然被海德斯(Hades)夺去，她的花蕊蒙尘，黯然失色。啊，地母我神呀，我祈求你，把她轻轻拥抱在你的胸怀。”^⑧

墨勒阿格把自萨福(Sappho)到他的希腊诗人的所有哀悼诗，集成一本的诗选(Stephanos)，因此而使他大名不朽；后来，这本诗集，又被收入下述的另一本《希腊名诗

选》(Greek Anthology)。* 这本诗集所收的希腊讽刺诗,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推敲得光辉夺目,有如珠宝,而其装模作样,毕竟是空空如也,从花枝上采下这些 400 朵“花”,来编成这个褪色的花圈,是不智之举。这诗集中的诗,有一些是纪念被人忘怀了的伟人,或著名的雕像,又或为已故的亲属而做;有一些诗则好像是复制品,正如当一个妇人因生产三胞胎而死时,必然会说:“经此之后,让妇女们为孩子祈祷罢。”⁹⁸有一些诗好像芒刺,讽刺医生、悍妇、证人、教师及戴绿帽子的男人;或讽刺一个守财奴,他在昏迷不省人事当中,一嗅到铜钱气味便复活了;或讽刺这样的文法老师,他的孙子的文法三性完全成功;⁹⁹或讽刺这样的拳击师,他退休及结婚后所受的打击,较之在比赛时所受的打击还要多;又或讽刺一个矮子,他被一个蚊子叨去,还以为被侍酒神抓走了。有一篇仅有的讽刺诗,赞美“只和一个男人睡的名女人。”其他是以祭品献给神;莱斯(Lais)把她的镜子挂起,现在不用它了,因为镜子照出来的人不像她;尼西亚斯(Nicias)于服侍男人 50 年之后,把她亲切的腰带解下来,献给女神。有几节诗,赞美饮酒过量而得动脉扩张病的人,说是比学识更聪明。有一首诗,将光荣归于一个奸夫的一夫一妻制,而死生不渝,这个奸夫死于船只失事,至死仍由其情妇拥抱着。有些是异教徒哀悼生命短促的挽歌;有些是基督徒保证快乐复活的。当然,绝大多数的诗,都是属于为男女的美丽而举怀祝福,及高唱痛苦的爱情陶醉之歌:每一件事情,凡后来文学谈到的色魔的渴望,这里都说得简短而充实,更甚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夸大。墨勒阿格把一个蚊子当作他的拉皮条的人,托他带信息给他的临时女人。而他的邻居斐罗登(Philodemus),即罗马执政官西塞罗的哲学老师,则将其忧郁的调子加以调整,而赠给他的桑多(Xantho):

白蜡般的两颊,柔香的胸膛,
 一双深深的眼睛,无限幽思深藏,
 甜蜜的朱唇,带来欢乐洋洋——
 给我唱一首歌罢,桑多,唱,唱……
 音乐中止得太快了,再来一曲罢,
 再来一个有苦有甜的诗歌悠扬,
 用香喷喷的玉指轻拨琴弦,
 啊,爱情多快乐呀,桑多,唱,唱。¹⁰⁰

第五节 叙利亚人

再沿着海岸北上,就是古代的布匿诸城,后为罗马合并,与巴勒斯坦各为叙利亚行省

* 《墨勒阿格》这本诗集,在 6 世纪中,与 Musa Paidiké 的诗并编为一集,后者是同性恋诗集,编者 Strabo of ardis(公元前 50 年)。其后复有增加,主要的是基督徒的诗。这部诗选的现有形式,是公元 920 年左右,在君士坦丁堡出现的。

的一部分。这些沿海城市的勤勉工人,以手工业技术见长,其优越地位是作为传统性的商业港,它们的商人富有而善贾,派遣船只和代理商到世界各地,因此,在一千年盛衰荣枯循环的世局中,它们独能长保生气勃勃。提尔城的高楼大厦比罗马的更高,⁹⁸而其贫民窟则比罗马的更坏;此城有一种染坊的臭味,但他们一想到全世界都买他们的有色纺织品,特别是紫色的丝绸,也就足以自慰了。西顿(Sidon)可能是最初发现吹玻璃的艺术之地,那时代,此城的专业就是玻璃与青铜工业。贝利图斯(Berytus 即今贝鲁特)以医学、修辞学及法律等学校闻名;伟大的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和帕皮尼安(Papinian)很可能都是从这里的大学生毕业后,才到罗马去的。

罗马帝国各行省中,没有一省能超过叙利亚之工业与繁荣的。其处,现在只有 300 万人口,还是生活惟艰,而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已有 1000 万人口了。⁹⁹当时,那里有 50 个城市,皆得享受清洁的水,公共浴室,地下排水系统,干净的市场,体育馆与体育场,讲演与音乐,学校、寺院及会堂,柱廊和拱廊,雕像与绘画的陈列馆,完全是基督降生后第 1 世纪的希腊城市之特色。¹⁰⁰自西顿越过黎巴嫩(Lebanon),就是叙利亚省内最古老的一个城大马士革,此城四周为沙漠所环绕,形成要塞,而被称为金河的那一条河,主流支流到处分布,使其地成为一个花园,许多商旅的道路辐辏于此,三洲的物品皆涌入大马士革的市集。

回过来,越过黎巴嫩对山,自尘土飞扬的道路北进,现代的旅行家惊奇地发现,在名叫巴勒贝克(Baalbek)的一个小小的村镇上,有二个庄严神圣的大寺及一个神庙进口处(Propylaeum),此镇曾一度获得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的光荣名字,意思是希腊——罗马——叙利亚人的太阳城。奥古斯都曾移殖一小部移民于此,此城便壮大起来,成为太阳神巴力(Baal, the Sun-God)的圣地,又成为通往大马上革、西顿、贝鲁特等诸道路的交会点。在安东尼·庇护皇帝及其后继任人统治期间,罗马、希腊及叙利亚的建筑师与工程师等,在古代腓尼基人的太阳神庙故址,建筑一个朱庇特神庙。此庙系用许多巨大的独石所建,其采石场在 1 英里之外;有一块独石的面积,为 62 乘 14 乘 11 英尺,要筑一个宽大房屋,是要足够的石块的。有 51 个大理石台阶,宽度 150 英尺,通往神庙进口处,那是科林斯式的柱廊。过了有廊柱的前院及院子,就是主庙所在,其中的 58 个石柱,仍旧高耸云霄,其高度为 62 英尺。在那些巨柱附近,还有一个较小庙宇的断垣残壁,是属于维纳斯、巴克斯(Bacchus)及得墨忒尔诸神的;也还有 19 个石柱存在,且雕刻有一个漂亮的看门人,刻得很精致。在晴空如洗的阳光之下,那些石柱的孤寂的壮丽,炫耀人眼,不愧为人类最佳作品之一。我们凭吊这些遗迹,边看边想,觉得比意大利的建筑更好,罗马帝国真够伟大,能在散布各地的许多城市中,建筑更伟大更堂皇的寺庙,而非人口稠密的首都所能料想得到的,其财富与勇气,技术与兴趣,真令人佩服。

旅行家再向东走,自荷姆斯(Homs,古代的伊米沙 Emesa)越过沙漠,以至塔德莫(Tadmor),希腊译名是巴尔米拉(Palmyra),意为迈拉德的 一个手掌(a Myriad Palm)。到了此城,又可看到一个同样的风景。自伊米沙及大马士革至幼发拉底河,的三条大道上,有两处泉水涌出,泉水所经之处,四周土地肥沃,再加上巴尔米拉的幸运位置,遂使此城繁荣富庶,以至成为东方主要城市之一;而此城与其他殖民地远隔,又使它得以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尽管名义上是否属于塞琉西王朝或罗马帝国的。它的广阔的中央大道,两侧都有遮荫的柱廊,共有 454 个廊柱;四个主要的十字路口,都有雄伟的拱门,迄今还有一个拱门存在,同时也就可概其余了。巴尔米拉城的荣耀是在它的太阳庙,那是公元 30 年建成的,

献与三位一体的神：巴力(Bel即Baal)与日(Yarhibol)月(Aglibol)。此庙的规模，是继承着亚述人的至大无外之传统。庙的院子是罗马帝国中最大的一个，其无与伦比的柱廊长达4000英尺，许多地方是用科林斯式的柱子，每一排四柱并列。在院内及庙内，有许多画及雕刻，其现存者显示出，巴尔米拉在艺术方面，也像在地理方面一样，是接近安息的。

自巴尔米拉向东，一条大道可到幼发拉底河畔的都拉·欧罗巴斯(Dura-Europus)。公元100年，是处的商人不让巴尔米拉人的三位一体神庙专美，建筑了一个半希腊式半印度式的庙；一位东方画家，在寺院墙上大画壁画，历历如约的告诉我们，那就是拜占庭及早期基督徒之东方艺术的起源。⁵⁹循着这条大河更向北去，又有另外2个重要渡口的市镇，在塔普萨卡斯(Thapsacus)与宙格马(Zeugma)二处，从太普塞卡斯转向西方，旅行家通过贝罗亚(Beroea，即阿勒坡Aleppo)及阿帕梅亚(Apamea)，到地中海的雷俄狄西亚(Laodicea)——此城仍保留着其古代名称拉塔基亚(Latakia)，也仍旧是一个活跃的港口。在此城与阿帕梅亚之间，有奥龙特斯河(Orontes R.)流向北方，以至叙利亚首府安条克(今名安达基亚Antakia)。又有一个了不起的道路网，把东方的货物带到安条克，而此城的下游14英里之处，地中海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Seleucia Pieria)则带进西方的物产。安条克城，大部分建筑在山坡上，城下就是奥龙特斯河；此城风景如画，与罗得斯齐名，二者都是希腊人东方殖民地的最美丽城市。此城有一个街灯系统，夜间明亮如画，行人安全。一条大道长达4.5英里，铺上花园岩石，两旁都有柱廊，行人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无日晒或淋雨之苦。每一个家庭，都有充分的清水供应。全城的希腊人和叙利亚人混合人口有60万人，而犹太人则是著名的放荡者，尽情地追求快乐，讥笑那些前来统治他们的傲慢的罗马人，流动于马戏团与斗技扬之间，妓院与浴室之间，并充分利用著名的郊区达夫尼公园(Daphne)。节日很多，阿佛洛狄忒女神则每一节日都有她的份。在布鲁马利亚(Brumalia)节期间，那是占着12月大部分日子的最长节日，据当时的人说，全城都像酒肆一样，街上通宵达旦都是歌声与闹酒声，⁶⁰安提阿有修辞学、哲学及医学等学校，但不是学习的中心。全城人口日间忙于生活；当他们需要信仰时，他们就去找占星家、魔术师、奇迹演出人及江湖医生等。

在罗马统治之下，叙利亚的一般状况是，其繁荣比其他省更能持久不衰。除服务于家庭者外，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自由人。上层阶级是希腊化的，下层则仍旧东方型；在这同一城市中，希腊哲学家与寺院的妓女及阉了的祭司们交往；甚至到了哈德良皇帝时代，还时常拿小孩作祭神的牺牲。⁶¹雕刻与绘画是半东方式的，半中世纪的而孔与外貌。政府及文学上，通用希腊语文，但是，人民仍讲当地语言，以阿拉米语为主，学者很多，其声名传及世界。大马士革的尼古拉(Nicolaus of Damascus)，除做过安东尼、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及希律的顾问外，还从事一种烦难的工作，著了一部世界史——这一种劳工，据他自己告诉我们，大力士海格立斯(Hercules)自己都会不敢做的。⁶²就其难懂之处而言，时代已埋葬了他的全部著作，就其消闲性质而论，则仍可提供我们一读。

第六节 小亚细亚

叙利亚北方,是罗马的保护国科马吉尼(Commagene)王国,稍后改为行省之一,它的人口稠密的首都在萨马萨塔(Samasata),卢奇安就是在那里生长的,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有一个小王国奥斯罗尼(Osrhoene);罗马将其首都埃泽萨(Edessa,即乌尔法)筑成要塞,作为对抗安息的一个基地;我们在讲到基督时代,将听到更多它的事情。从叙利亚向西,到了亚历山大·伊西(Alexandria Issi),又名亚历山大里达(Alexandretta),就进入西里西亚(今属土耳其)境内了。这是西塞罗的原籍省区。沿小亚细亚南部海岸的入民,文化很高,但在道拉斯(Taurus)山上的居民则尚未开化。西里西亚的首府塔尔苏斯(Tarsus,亦作Tersous),据当地出生的圣保罗说,是“微不足道的城市”,然是处的哲学学校则很著名。

过了西里西亚,进入地中海上,塞浦路斯岛追求着极古的生活,如开采铜矿,砍伐丝柏树,造船等,且须忍受着接二连三的征服者们。有厚利的矿产属于罗马政府所有,开矿的工作则由奴隶担任。盖仑曾经叙述过,在他的时代,此岛的一个矿场倒塌,压在数百名工入——基于地质观点,这是人类追求舒适与权力所造成的定期灾害。

在西里西亚北方,是干燥而多山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有贵重的金属矿产,出产小麦,从事畜牧,还有奴隶输出。在其西方是利考尼亚(Lycaonia),此省得以在历史上有名,是因为圣保罗曾经访问过是处的3城:得尔俾(Derbe)、里斯特拉(Lystra)及以哥念(Lconium)。再往北是加拉提亚(Galatia),其得此名,是因为高卢人于公元前3世纪移民于此;是处最著名的出产,是佩辛纳斯的黑石(Black Stone of Pessinus),此石送往罗马,作为神母西比里(Cybele)的表征;其主要城市是安色拉(Ancyra),那是2509年前的赫梯人(Hittites)首都,也是今天的土耳其首都。在西里西亚的西方,是皮西迪亚省(Pisidia),在此省内,有几个好城市,例如桑索斯(Xanthus)即为其一,此城居民更于布鲁图(Brutus)之前集体自杀,到这时候已经复原了。又如阿斯彭达斯城(Aspendus),其戏院保存得很好,人置身其中,似乎还可听到米南德(Menander)或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歌声。

皮西迪亚的西方及北方,是罗马的“亚洲省”(Asia),又分为弗里吉亚(Phrygia)、卡里亚(Caria)、吕底亚(Lydia)及密细亚(Mysia)4省。在这里,事过1000年后,希腊伊奥尼亚(Ionia)文化还是很灿烂,照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说,当时有500个城市,其入口比今天此地区所能维持者多得多。乡间土地肥沃,其工艺品的技术时时进步,由于他们在意大利、非洲、西班牙及高卢的市场日见富足,所以此处的各港口都很能获利。弗里吉亚是山地,但也有几个值得自夸的大城市,如阿帕梅亚·色来尼(Apamea Celaenae)——斯特拉博列为在亚洲省内仅次于以弗所的城市——及雷俄狄西亚,此城的荣幸,是出了不少博爱主义的哲学家及百万富翁。克尼都(Cnidus)到此时还是很重要,所以成为罗马的同盟;但是,从希罗多德到狄奥尼修斯(Dionysius)——一个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一个无可批评的史家——赫利卡那城(Halicarnassus)则衰落了。米利都虽然仍旧是一个有生气的港口,但已经不再像昔年的繁荣;在狄杜马(Didyma)附近寺院内的阿波罗神殿,继续用谜语为

人解答问题；而这地区说故事的人，则正在编造那些披甲歹徒“米利斯人的故事”(Milesian tales)，这些故事不久就发展而成为希腊人的小说。普里恩(Priene)是一个小城市，但其市民竞尚美丽建筑，而使城市美化。此处，在公元前第1世纪中，一个名叫菲莱(Phile)的女人，被选举为市长；在希腊殖民地中，因为富裕及受罗马的影响，女人地位已经提高。马格内西亚(Magnesia)是在梅安得河(the Maeander)河畔，有许多寺庙，可比亚洲省境内近乎最完美的那个寺院——那是公元前129年，献与Artemis的，其设计人是那时代最高建筑师赫尔莫吉尼斯(Hermogenes)。在迈卡勒(Mycale)，其众议院(Koinon or Commons)仍是每年集会一次，作为伊奥尼亚人的一般议会及宗教联合会。

说到卡里亚外面的诸岛，科斯岛的繁荣，是靠丝织品工业及医科学校，这个学校颇富希波克拉底的传统色彩。罗得斯(即罗斯岛Rose)尽管已在衰落中，还是希腊世界中最美丽的城市。当罗马内战之后，奥古斯都为了解救东方各城市的困苦，准许其豁免一切债务，罗得斯不肯捡这个便宜，仍然忠实地履行了所有义务。其结果，罗得斯迅速恢复了作为爱琴海钱庄的地位，再度成为来往亚洲、埃及船只的中途港。罗得斯城的著名，由于其已倒的阿波罗巨像，美丽的建筑，驰名的雕像，整齐清洁的街道，有权能的贵族政治之政府，及举世闻名的修辞学与哲学的学校等。其阿波罗尼奥斯·莫洛(Apollonius Molo)教凯撒及西塞罗那些写作艺术，透过他们二位，稍后便影响了整个拉丁散文。

这时期内，最著名的罗得斯人是波赛都尼奥斯，他是古代最后一个伟大的综合哲学家。他于公元前135年生于叙利亚的阿帕梅亚，最初，他是以长跑健将成名的。他在雅典受学于帕那提奥斯(Panaetius)，学成后即以罗得斯为家。他服务于罗得斯政府，做过地方长官及大使，旅行过许多罗马省区。回到罗得斯后，开始讲学，像庞培、西塞罗等罗马名人，都曾听他讲斯多噶派哲学。83岁时，他迁居罗马，1年后死在是处。他所著但已失传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自公元前144至82年间，罗马及其属地的全史——古代学者很推崇，说是相等于波利比奥斯(Polybius)的大作(《罗马史》)。他的旅行高卢的报告，及讨论海洋的论文，成为斯特拉博著作的基本资料。他估计太阳与地球的距离——5200万英里——较之古代其他学者的估计，更接近现代所公认的数字。他跑到加的斯(Cádiz)去研究潮汐，解释为日月的联合作用。但他低估了大西洋海面的距离，他预言一个航海者，自西班牙航行8000英里后，将可到达印度。虽然他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受了不少与他同时的唯心论者的思想——求神、卜卦、占星、精神感应术，及灵魂有神秘地与神相会之力，对于这些，他解释为世界的生命力。西塞罗慨然许之为最伟大的斯多噶派哲学家；我们或者也可认为他是新柏拉图派的前驱，从芝诺到柏罗丁(Plotinus)之间的一个桥梁。

自卡里亚沿着亚洲海岸北上，旅行家就进入吕底亚省及其伟大的以弗所城。此城在罗马统治之下，其繁荣是空前的。虽然罗马亚洲省的正式首府是帕加马，而罗马总督及其幕僚则驻在以弗所；以弗所又是全省的主要港口，也是省议会集会之所。它有包含多种语言的人口22.5万人，自慈善的雄辩家以至嘈杂不堪的迷信贱民，应有尽有。各街道的路面都铺得很好，有街灯设备，且有几英里长的街道，建有柱廊遮荫。有不少一般的公共建筑，其中有一些，迟至1894年才发掘出来：一个陈列馆或科学中心，一个医科学校，一个建筑得奇形怪状的图书馆，及一个能容5.6万个座位的大戏院；大概就在这个戏院之内，德米特里(Demetrius)曾经鼓动人民反对圣保罗。城市中心(及总银行)是阿尔忒弥斯神庙，四周环竖着128个柱子，每个柱子都是一个国王所赠的礼物。庙内阉了的祭司，由好些女教士

及大群奴隶服侍着；祭仪是东方和希腊的混合式；代表女神的那个粗野的神像，格外多两个乳房，象征着多产。每年的阿尔戴米斯节，使整个5月成为狂欢、宴会及各种赛会的日子。

士麦那(Smyrna)的居民虽然都是渔民，环境却特别好。足迹无处不到的旅行家泰亚那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称是处为“阳光下面最美丽的城市”。³³此城值得骄傲的是，既长又直的所有街道，双层的柱廊，其图书馆及其大学。出生于此城的子弟，有好些名人，其中最著名的爱略斯·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 公元117—187年)，用了许多字眼，来形容这些罗马——希腊城市的壮丽。

自东边往西走，沿着一条实际比名字(金路)更美的街道，由一个庙走到另一个庙，由一个山岗走到另一个山岗。站在卫城之上，海在你脚下流动，四郊在你身旁，这个城市以三面可爱景致，注满你的灵魂之杯。……在海滨光辉闪耀的东西，是一大群体育馆、市场、戏院……自来水及公共散步场，而每一家庭都有自来水供应。无数的奇观、竞技及展览等，简直是说不尽的，而其手工艺品也是种类繁多。对于喜欢过安详生活的人，及希望成为哲学家而无虞欺诈的人，在所有城市中，此城是最适宜的一个。³⁴

爱略斯是许多修辞学教授及哲学教授之一，他的名气很大，希腊各地的学生纷纷前来士麦那求学。菲洛斯特拉托斯说，他的老师波里摩(Polemo)实在太伟大了，“他与各城市交谈，好像城市是他的下属，与皇帝们交谈，好像皇帝不是他的上司；与神交谈，好像他与神平等。”³⁵当他在雅典讲演时，他的最大的雄辩对手希罗德·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也作为一个慕名的学生来听讲。为赏付其特权，希罗德送给他15万元希腊币(约等于9万美元)；波里摩没有道谢，一个朋友向希罗德暗示，大概他嫌少了；希罗德再送去10万元，而波里摩也以为应得的而从容地收下了。波里摩用这笔意外之财，以修饰他这个第二故乡的城市；他参加士麦那政府，调和各党派意见，并做过士麦那的大使。据传统的说法，他发现患了关节炎，无法医治，便跑到雷俄狄西亚，自己关闭在他的祖先坟墓中，自行绝食而死，时年56。³⁶

萨迪斯(Sardis)是克罗伊斯(Croesus)的古代首府，在斯特拉博时代，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城市”。西塞罗对于米蒂利尼(Mytilene)的美丽优雅曾留有深刻的印象，在3世纪的时候，朗戈斯(Longus)更形容此城有如威尼斯(Venice)。³⁷帕加马城的光辉，是因为它的大祭坛及耗费甚巨的大建筑，那都是阿泰利德(Attalid)诸王的财库中拨款建造的，而其财库则取自国有森林、农地、矿场及工厂的奴隶劳工。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III)预料罗马扩张及社会革命，而先期处置，于公元前133年，将其国土赠与罗马。后来国王欧迈尼斯二世(King Eumenes II)的庶子阿里斯托尼(Aristonicus)，宣称那次赠与出于强迫，应属无效，乃号召奴隶及自由贫民起而叛乱，击败一支罗马军队，占据了好些城市，又获从格拉古兄弟之教师布洛修斯(Blossius)的协助，计划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希尼亚(Bithynia)与本都(Pontus)等邻国国王，及被占城市的商人阶级，皆参加罗马，镇压这次叛乱，最后，阿立斯托尼死于罗马狱中。这一次叛乱，以及几次米特拉达梯战争，摧残帕加马的文化生命，达半世纪之久，而安东尼又劫去帕加马著名图书馆的图书，以补赏亚历山大的图书损失。

那是在凯撒驻留是处期间被焚毁的。到未斯巴芎安皇帝时,帕加马一定是复原了,因为老普林尼断定,帕加马是亚洲最繁华的城市。在安东尼统治之下,帕加马又一度兴起建筑风气,且在其阿斯克列皮埃姆(Asclepieum),发展一个医科学校,盖仑就是从这个学校出去,才到社会上行医的。

再往北去,是亚历山大·特拉列斯(Alexandria Troas),已被奥古斯都指定为纪念罗马人祖先的殖民地,因为罗马人推测其祖先原是特洛伊人,这个传说使罗马对于这一地区的统治,得到许多便利。在古特洛伊城附近的小山希沙利克(Hissarlik),筑了一个新伊利亚城(New Ilium),那是旅行家的目的地,响导人员会对他们指出,荷马史诗《埃利亚德》所描写的每一地点,及帕里斯王子审判赫拉(Hera)、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及雅典娜(Athena)的岩穴。在普洛旁提斯(Proponitis),西齐喀斯(Cyzicus)建造了许多船只,派遣一个无所不往的大商船队出去,只有罗得斯的商船差可与其对抗。是处,哈德良皇帝建了一个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神庙,那是亚洲的一个荣誉。据卡修斯(Dio Cassius)说,庙中的石柱有6英尺直径,75英尺高,而每个柱都是一块石头所建。⁶⁶此庙建在山上,巍然屹立,奥理略认为有了此庙,港口的灯塔便成为多余的了。

从红海到黑海,在罗马和平时代,约有100个城市,都很繁荣。

第七节 伟大的米特拉达梯

沿着小亚细亚北部海岸,有比希尼亚、本都二国,其内陆全是山地,然木材及矿藏则很丰富。是处,由色雷斯人、希腊人及伊朗人相混合的人口,数量已压倒了古代的赫梯人种了。系出希腊——色雷斯的一个王室,统治着比希尼亚,建都于伊兹米特(Nicomedia 今IS——mikmid),另有两个大城,一在普鲁萨(Prusa,一在尼西亚(Nicaea 即Is—nik)。约在公元前302年,一个波斯贵族,其尊号为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他自卡帕多西亚与本都二处自建一个王国,成为男子世传君主制的希腊化王朝,分别在科马纳·庇蒂卡(Comana Pontica)及锡诺普(Sinopl or Sinob)二处,各建一个都城。这个王朝的统治区继续扩张,后来便与罗马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由此造成的米特拉达梯战争,以那个勇敢的国王之名为名,倒是很适当的。那个国王联合亚洲西部及欧洲的希腊人,造成一次大叛乱,倘获成功,则历史亦须改头换面了。

米特拉达梯六世还是一个11岁的孩子,就继承了本都的王位。他的母后兼监护人要夺王位,还想谋害他。他逃出宫廷,隐姓埋名,跑到森林中,以打猎为生,以兽皮为衣服,历时7年。约在公元前115年,本都一次政变,废了他的母后,恢复他的王位。他处在东方宫廷的阴谋特性中,小心防范,每日饮一点毒药,积之日久,凡他的亲近人士所能免致的各种毒药,他都能免疫了。在他试验过程中,他发见许多解毒药。他因此而对医药大感兴趣,把资料汇编成书。这本书很有价值,后为庞培所得,命人译成拉丁文。他的野处与严格的生活,养成他身体坚强,意志似铁。他长得魁梧奇伟,曾把自己的一副披甲,送到希腊特尔斐,使那些崇拜他的人大乐。他对乘马与作战是专家,我们相信他跑得很快,足以追上一头鹿。

能驾御 16 匹马挽曳的战车,骑在马上一天可走 120 英里。^⑧他自夸有过人的饭量和酒量,能御许多妻妾。罗马史家告诉我们,他曾杀死他的母亲,他的兄弟,3 个儿子及 3 个女儿;^⑨但是,罗马所说只是片面之词。他是一个受过相当教育的人,能说 22 种语言,从来没有用过一个翻译官;^⑩他研究过希腊文学,爱好希腊音乐,喜欢装饰希腊神庙,在他宫中有好些希腊学者、诗人及哲学家;他收藏许多艺术作品,他所发行的硬币十分美观。但是,他周围都是半野蛮人的环境,他自然也和他们一样淫佚与粗暴,且承认他那时代的迷信。他为自卫而抵抗罗马,并不是像伟大的将军或政治家一样,具有远见的用兵,只不过是狗急跳墙仓卒之举而已。

他的母后曾经放弃一些国土,本都王国比前缩小了,而像他这样一个国王,自然不会满意的。他获得希腊军官及雇佣军的协助,征服了亚美尼亚(Armenia)及高加索(Caucasus),越过库班河(Kuban R.)及刻赤海峡(the Strait of Kerch),进入克里米亚(Crimea)半岛,使黑海东岸、北岸及西岸的所有希腊人城市,都臣服于他。由于希腊军事力量的崩溃,那些希腊社会,被野蛮人侵入内地,无法抵抗,他们便接受米特拉达梯的希腊军队,视之为救星。那些臣服的城市,包括锡诺普、特拉佩祖斯(Trapezus 今特拉贝松 Trapizon)、潘提卡帕姆(Panticapaeum, 今克赤 Kerch)及拜占庭;但是,比希尼亚控制着赫勒斯旁特(Hellespont 今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本都的地中海商业,要受敌对国王的摆布。公元前 94 年,比希尼亚国王尼科美德二世(Nicomedes II of Bithynia)死,二子竞争王位。其中之一乞援于罗马,另一个名叫苏格拉底(Socrates)的则求助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利用罗马内战的时机,出兵侵入比希尼亚,立苏格拉底为其国王。罗马不愿意博斯普鲁斯海峡落入敌国之手,命令密斯立对提及苏格拉底退出比希尼亚。米特拉达梯答应撤兵,而苏格拉底则拒绝去国。罗马的亚洲总督将苏格拉底废黜,另立尼科美德三世为王。这位比希尼亚新王,受着罗马总督阿奎琉斯(Maniaus Aquilius)的鼓励,率兵侵入本都,而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遂开始,自公元前 88 年打到 84 年。

米特拉达梯认为他的唯一生存机会,只有靠鼓动东方希腊人叛变,反抗其意大利大君主。他自称是希腊人的解放者,派遣军队去解放亚洲各希腊城市,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由于各城市的商人阶级反对,他便请求各民主党派支持,承诺半社会主义的改革。同时,他的 400 艘军舰的本都海军,歼灭了罗马的黑海舰队,他的 29 万人的陆军,也大破尼科美德的俾斯尼亚军及阿奎琉斯的罗马军。为表示嘲笑罗马的贪婪,^⑪这位胜利的国王,将黄金溶液灌入被俘的阿奎琉斯总督之喉内——阿奎琉斯在不久之前,刚自西西里镇压反叛奴隶获胜。小亚细亚各希腊城市,夺取了罗马的防御,打开城门,让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入城,并宣称他们忠于他的战争号召。于是,在他暗示之下,于某一指定的日期,那些希腊人将所有城内的意大利人一齐杀光,包含男女老幼,一共杀了 8 万人,事在公元前 88 年。据阿比恩说:

以弗所的意大利人躲在阿尔戴米斯神庙内,紧紧抱住女神的神像,以弗所人将这些难民劫走,杀掉。帕加马的罗马人到埃斯叩雷比庙(Temple of Aesculapius)避难,被帕加马人用箭射杀。亚德拉美人(Adramyttium)迫入海中,捕杀游水逃走的人,又溺死他们的孩子。在卡里亚境内的高纳斯(Caunus),意大利人逃到女灶神(Vesta)神像附近,当地居民追捕,先杀其小孩,次杀其母,最后

再杀男人。……这些行为很明显，他们恨罗马人之甚，正如他们之怕米特拉达梯，因而促发这次暴行。”

毫无疑问的，在罗马统治之下受害最深的贫民阶级，就是领先发动这次疯狂屠杀的人；至于那些久受罗马保护的有产阶级，看见这样野蛮的报复，一定也会发抖的。米特拉达梯以他们干得好，特下令所有希腊城市免税5年，并许其对内政完全自治。同时，据阿比恩说，^⑧他又宣布“取消所有债务，解放奴隶，没收许多财产，重新分配土地”。各社区的领导人密谋反抗，被他发觉，捕杀了1600人。有许多希腊城市，甚至在雅典和斯巴达，哲学家们及大学教授们，^⑨协助着下层阶级取得政权，向罗马及富人宣战。提洛(Delos)上的希拉人，因获得自由而得意忘形，一天之内，屠杀了2万名意大利人。米特拉达梯的舰队占领了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他的陆军更进占埃维亚、帖撒利、马其顿及色雷斯。由于富庶的亚洲省叛变，罗马国库收不到那里的贡献，而罗马的投资人也得不到利息，遂使意大利财政陷入危机，这与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及秦那(Cinna)的革命运动不无关系。而意大利本身也在分裂，萨谟奈人(Samnites)和卢卡尼亚人(Lucanians)，都派人往见这位本都国王，约为同盟。

罗马元老院面临着到处的战争与革命，遂将罗马各神庙中历年积聚的金银卖掉，给苏拉(Sulla)的军队作经费。苏拉怎样攻占雅典，击败叛军，拯救了罗马帝国，并给予米特拉达梯一个宽大的和平条约，前已说过，不必重述。这位本都国王回到他的国都，默默地重新组织其陆军及舰队。罗马的亚洲司令官麦利那(Murena)决心在其力量尚未壮大之前，进兵攻击本都。这是第2次米特拉达梯战争，自公元前83年到81年，麦利那战败，苏拉申斥他违反和约，命令中止敌对行动。6年之后，比希尼亚国王尼科美德三世遗嘱中以其国上赠予罗马。米特拉达梯发觉到，现已控制波斯普鲁斯的罗马势力，一旦进展到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及本都的边境，他的王国很快就会被罗马吞并。在第3次米特拉达梯战争中(公元前75年至63年)，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抵抗卢库卢斯(Lucullus)和庞培，作战亘12年之久，最后被他的同盟及左右出卖，逃往克里米亚。这位现已69岁的老战士，在克里米亚试图组织一支陆军，打算越过巴尔干(Balkans)，自北方入侵意大利。他的儿子法尔那西斯(Pharnaces)反抗他的政权，军队也拒绝冒险远征，于是，这位流亡国王便企图自杀。他服毒，但因他的身体已能免疫而终于无效；他想用刃自杀，而两手软弱无力，不能将刃插入体内。他的朋友及侍从人员，受他的儿子之命，用剑矛等结束了他的老命。

第八节 无谓的议论

小亚细亚各城市，于这些不时发作的几次战事之后，恢复得很快，这就说明了罗马的统治是成功的。伊兹米特城成为比希尼亚——本都省的首府，后来又为迪奥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的分治都城；尼西亚则因基督教史上在那里召开过最重要的会议，而将永垂不朽。这两个城竞争建筑，各不相让，以致图拉真皇帝不得不派遣小普林尼前往制止，以

免二皆破产。尼科米底亚对文学的贡献,是靠着阿利安(Flavius Arrianus)的著作,此人已于爱比克泰德的文集中提到过。阿利安做过卡帕多西亚总督6年,雅典执政官1年,然后就利用时间,写了许多历史,今所存者,只有《亚历山大远征》一书,并附有一篇《印度》。那本书是用简明的希腊文写的,因为阿利安的作风甚至生活,都是以色诺芬为榜样的。他以古代作家的毫不客气的态度说道:“这部书是,其实我自幼年起就一直,相当于故乡、家庭及官署之对我同样重要;因此,我不认为不足以跻身于用希腊文著作的最伟大作家之林。”⁷²

黑海沿岸的其他城市,都有良好的建筑,及著名的学者。梅尔里亚(Myrlea)有32万居民;⁷³阿马斯特里斯(Amastris),今Amasra)以“一个整洁可爱的城市”而使普林尼印象甚深,出产的黄杨树也很著名;锡诺普因其为渔业中心而繁荣,地方出产的木材与矿产也大量输出,阿米索斯(Amisus 今Samsun)和特拉佩祖斯都靠渡海与西徐亚(Scythia,今南俄)贸易为生;阿马西亚(Amasea or Amasia)则为古代最好的生育与住家的地方。

斯特拉博自己使我们确信,他生长于一个富有家庭,与本都王室有亲戚关系。他患有斜视,仍可自他的名字中看出。⁷⁴他到处旅行,显然是负有外交使命,并尽量利用每一机会,以收集史地资料。他写过一本现已遗失的历史,那是继续波利比奥斯大著写下去的;公元前7年,他发行了一本伟著地理,那17册书,差不多全部保留下来了。他也像阿利安一样,一开始便宣称他的著作之价值:

我要求读者的原谅,请他们不要过早责备我的冗长讨论,其实是有些人,热诚地渴望获得古代著名的知识和事物。……在本书内,我没有谈到小事,我所集中注意的是高尚而伟大的事情……极有益处或值得记忆或足以赏心悦目的事情。正如判断一个巨型雕像的优点一样,我们并不仔细地审查其每一各别部分,只考虑其全般印象……对于我的此书,也应作如此判断。因为这也是一部巨著。……堪称为哲学家的著作。⁷⁵

他借用波利比奥斯及波赛都尼奥斯之处,皆坦承不讳,而借用厄拉多塞(Eratosthenes)的则稍有隐讳,对于这三人的错误之处,皆有严厉的批评,并暗示说,他自己的书如有错误,也是渊源于此。⁷⁶但是,他还是坦诚地郑重感谢他的资料来源,对于那些来源的选择也没有任何歧视。他说罗马帝国的扩张,也扩大了地理知识,但又相信,仍有些整个的大陆,迄今未明——可能是在大西洋内。他相信地球是椭圆体(但他用椭圆体这个字,可能还是意味着圆面而已),又相信,如果有人自西班牙向西航行,将会适时到达印度。他描写海岸线,由于侵蚀或突然破裂,常在变动中,猜想有一天,会因地下的激变,而使苏伊士(Suez)裂开,两海连结起来。在他那个时代,其著作可说是勇敢地综述全球知识,应该列为古代科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在他那个时代,比斯特拉博更著名的是狄翁,狄翁(Dio)意为金口(40—120)。他的家庭在普鲁萨早已著名;他的祖父曾花了全部财产赠予比希尼亚城,然后又赚回另一笔财富;他的父亲也有与祖父同样的经验;而他自己也是如法炮制。⁷⁷他成为一个演说家及诡辩家,到罗马后,却受了卢弗斯(Musonius Rufus)的影响,转变为斯多噶派哲学家。公元82年,多米提安(Domitian)皇帝驱逐他,不许到意大利及比希尼亚。他被禁止使用其财产及

所得,作为一个一文莫名的哲学家,四处流浪了13年,他讲演拒绝接受金钱,大部分要靠双手工作,赚钱来买面包。当内尔瓦(Nerva)皇帝继位之后,放逐的他一变为贵宾;内尔瓦及其后任的图拉真皇帝,皆与他做朋友,且随他的要求,赐给他的城市许多恩惠。他回到普鲁萨,以他的大部分财富,美化这个城市。另一哲学家控告他擅用公款,他被普林尼审判,显然是无罪而释放。

在他的后面,还有80名雄辩家。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那些雄辩多属空谈,没有什么内容;他们所患的毛病是,空洞的铺张,欺骗的类比,及修辞上的花样;他们把半个观念,拉长到半百页篇幅;难怪有一个不耐烦的听众抱怨说,“你的无休无止的问题,要说到太阳下山罢。”¹¹但是,此人极有魅力及口才,否则他就不会成为那个世纪最成名的演说家,人们为了他的讲演,会使一次战争中止。老实的图拉真皇帝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我喜欢你好像喜欢我自己一样。”¹²博利斯坦河(Borysthenes 今聂伯河 Dnieper)上的野蛮人听他讲演,其愉快之情,不下于聚集于奥林匹亚的希腊人,或亚历山大的兴奋群众;有一支军队即将反叛内尔瓦皇帝,听了这个衣不蔽体的放逐者一篇急就讲演,遂被绥抚而受命。

他之所以能吸引听众,也许不在于他的文雅的希腊语,而在于他的痛斥时事的勇气。在异端邪说流行的古代社会,他差不多孤零零地斥责娼妓;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更罕有敢像他那么明目张胆地攻击奴隶制度的。(可是,当他发现他的奴隶逃走时,他还是有一点生气。)¹³他对亚历山大人的演说,是斥责他们奢侈、迷信及缺德。他选择伊利安作一次讲演,他辩称,特洛伊城是根本不存在的“荷马是历史上最大胆的说谎者”。在罗马的心脏地区,他举出乡间的事,以攻击这个都市,把贫苦农村的悲惨故事,描绘得有声有色,从而警告听众说,土地已被人忽视了,文明的农业基础已经衰退。在奥林匹亚,他于一大群迷恋世俗享受的俗人当中,痛斥当时的无神论者及享乐主义者。狄奥说,虽然通俗的神的概念可能不太合理,明智的人必能了解,纯朴的心灵要纯朴的观念及明晰如画的象征。说老实话,没有人能够想象上帝的模样,甚至非狄亚斯(Pheidias)的高贵塑像,也是人神同形同性论者的假定,与原始人类以为神与一星或一树相同,都是同样不可靠的。我们无法知道神是什么,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天的虔信,神是存在的,而且我们认为,哲学而没有宗教,那是一种黑暗和绝望的东西。唯一的真正自由是智慧——那是说,辨别是非的知识;通往自由之路,不是经由政治或革命,而是经由哲学;而真正的哲学并不包含书本上的推测,而是遵照心声的指示,诚意实行道义与美德;所谓心声,是在某种神秘意识里所感觉到的,在人心深处的神的语言。¹⁴

第九节 东方潮

宗教经过伯里克里斯时期及希腊语时期的所有学者及贱民之怀疑,忍耐地等待它的时代,培养它的根源,到这第2世纪时候,由于哲学受挫于无限及人类的希望,自承其限制因素,并放弃其权威,宗教便不知不觉地再度支配人类。人民本身从未失去他们的信仰,大多数人皆接受荷马所描写的死后概况,“从事航行之前必以牺牲献祭,且于死人口中置放

一枚银币,使死者于渡过地狱冥河时付给船钱。罗马的国策,欢迎已定的祭司之协助,且为地方诸神建筑昂贵的寺庙,以觅取大众的支持。所有巴勒斯坦、叙利亚及小亚细亚地区,教士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哈达德(Hadad)、阿塔伽蒂斯(Atargatis)二神,仍受着叙利亚人的崇拜,在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且有一个很具威严的神庙;Tammuz神的复活,仍在叙利亚各城市中欢呼,并且叫喊着“上帝复活了!”又在接近他的节日时,庆祝神的升天。⁵⁶在希腊,狄俄尼索斯神的苦难、死、复活,也举行同样的庆祝仪式。妈(Ma)女神的崇拜,则自卡帕多西亚起,传播到伊奥尼亚及意大利;其祭司们(称为 fanatici)随着喧天的鼓角声,跳得头昏眼花,彼此用刀砍刺,然后以他们的血,遍洒女神及其崇拜者。⁵⁷罗马这样制造新神,不遗余力,凯撒、Antinoüs 诸人,及许多地方上道德高尚人士,或在其生前,或在其死后,都被举行盛典,列为圣者。由商业与战争的交替生产,到处盛建万神庙,而满怀希望的祈祷者,以千人之舌赞美千神。偶像崇拜者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丛敌对的教义,常在折衷主义的混淆中而被合并。

在吕底亚与弗里吉亚,意大利与非洲,到处都崇拜神母西比里,而那些祭司们,一如过去,自行阉割,以模仿她所心爱的阿提斯(Attis)。她的节日是在春季,到那时候,崇拜者皆绝食、祈祷,并哀悼阿提斯之死;祭司们割破手臂,自饮其血;一队庄严肃穆的行列,将这位青年神运往他的坟墓。但在第2天,人们为庆祝阿提斯的复活及大地的新生,街头到处是兴高采烈的欢呼。于是,祭司们叫道,“拿出勇气来罢,啊,神秘呀!神已经得救了,你们也就会得救的。”⁵⁸到节日的最后一天,行列抬着这位“伟大母亲”的神像,凯旋式通过人群,群众皆向她欢呼,在罗马是呼喊 Nostra Domina,意思是“我们的夫人”。⁵⁹

比西比里更广泛地受人崇拜的,是埃及的女神伊希斯(Isis),她是一位不幸的母亲,爱的慰藉者,以永生礼物带给世人的神。所有地中海的全体人民都知道,她的伟大的丈夫奥西里斯(Osiris)之死,及其死后复活;在这伟大的历史海滨,差不多每一城市,对于他的复活,都举行庆祝,在壮丽的行列中,欢欣鼓舞的崇拜者们,高唱着“我们又发现了奥西里斯”之歌。⁶⁰伊希斯以画像或雕像出现,手中抱着她的圣子何露斯(Horus),那些虔诚的连祷者高呼“天后”,“海星”及“圣母”。⁶¹在所有异教的祭仪中,这是事事都与基督教最接近的,例如,其故事的缠绵悱恻,仪式的高雅,教堂的庄严而欢乐的气氛,晚祷生动的音乐,由身穿白袍的剃发祭司们组成的光明正大之牧师团,⁶²使妇女喜悦与安慰的尊敬及其机会,以及它给予每一国民及每一阶级的普遍欢迎等。这个伊希斯宗教自埃及传扬出去,公元前4世纪传到希腊,3世纪传到西西里,2世纪传到意大利,其后便传遍罗马帝国的每一角落;她的圣像曾在多瑙河、莱茵河(Rhine)及赛纳河(Seine)各流域发现,在伦敦曾掘出她的一个神庙。⁶³地中海的人,对于她的神圣创造及女性母爱,至今崇拜不衰。

同时,男性之神密特拉(Mithras),则自波斯传到罗马国境上的大部分地区。据稍后的拜火教(Zoroastrian)之理论,密特拉是光明之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之干。他本身也是光明、真理、纯洁、荣耀之神。有时又说他就是太阳,领导宇宙战争,讨伐黑暗势力。他时常调停于他父亲与其门徒之间,又保护、鼓励那些门徒,领导他们与魔鬼、说谎者、不洁者及黑暗王子阿里曼(Ahriman)所做的其他坏事等,从事生死斗争。当庞培的士兵自卡帕多西亚把这个宗教带回欧洲的时候,一位希腊艺术家为密特拉画了一个像,双膝跪在牛背上,用匕首刺入牛头,此一想像就变成了普遍的信仰象征。每星期的第七日,对这位太阳神举行一次圣祭;每年12月底,信徒们就为密特拉庆祝圣诞,这位“无敌的太阳”,在冬

至日那天,获得每年一次的胜利,击败黑暗势力,自那天起,日光就一天比一天加长。⁵⁴ 德尔图良(Tertullian)曾说起,密特拉教有一个教士团,以一人团长,又说起有若干童男童女为神服役;每天的祭品供献在神的供坛上,崇拜者各取食其一部分面包和酒,仪式的最高潮,以钟声为号。⁵⁵ 在地下圣堂之前,火光熊熊,永不熄灭,地下圣堂里面,是这位青年神扑在牛背上的像。密特拉教阐扬最高道德,保证其“士兵”毕生与恶魔作战,不论任何方式都可以。其祭司们说,人死之后,必须出现于密斯拉的审判席前;于是,不洁的灵魂就交给黑暗神阿里曼,去受永久的痛苦;洁净的则经由七重天而上升,每一阶段,都要流一点人的成分出去,最后始由阿胡拉·马兹达亲自接引着,进入充满光辉的天堂。⁵⁶ 这个激励士气的神话,在两世纪中,自西亚传播到欧洲(跳过希腊),远至哈德良墙(Hadrian's Wall)的北方(苏格兰),都建有密特拉的教堂。天主教神父们,发现基督教与密特拉教之间,有那么多相同的事,大为震惊;因而辩称,他们全是自基督教中盗去的,否则就是魔鬼撒旦(Satan)的混淆策略。究竟那个信仰借自何方,实在很难说;很可能,两者都吸收于东方宗教风气的流行思想。

在地中海区域内,每一伟大的崇拜对象,都具有种种“神秘”,通常是净化、牺牲、创始、启示及再生等仪式,而以神的死去与复活为中心。西比里的新信徒于准许加入崇拜之初,要赤身露体置于一个地窖内,上面宰一头牛,这个作为牺牲的动物之血,落在这个候选信徒身上,洗净他的罪,给予一种新的灵及永生。那头公牛的生殖器,代表他奉献的丰富,须置放于祭祀的器皿之内,而献于这位女神。⁵⁷ 密特拉教也有相似的仪式,古典世界称为 Taurobolium,意思是抛弃一头牛。阿普列乌斯(Apuleius)曾用使人入神的词句,描写伊希斯教的最初入教仪式——长时间的见习绝食、禁欲及祈祷,沉浸于圣水中使其洁净,最后,这位女神的神秘幻象给予无穷的赐福。在埃莱夫西斯城(Eleusis),候选人须自承其罪(尼禄因此而沮丧),在一定时间之内,禁食某些食物,沐浴于海湾,以洗净灵魂及身体,然后是供奉牺牲,通常是一头猪。在得墨忒尔女神的3天节日中,初入得墨忒尔教者一同哀悼她的女儿被海德斯抢走;在这3天之中,初入教者只能食些供神的饼,及由面粉、水、薄荷混合起来的食物。到了第3日夜间,一幕宗教戏剧,演出珀耳塞福涅的复活,同时,主持仪式的祭司便宣布,每一个已经洁净的灵魂也同样的再生了。⁵⁸ 在印度教或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之下,各教派的题材各有变化,希腊全境的俄尔甫斯派(Orphic Sect)的教义说,灵魂被连续犯罪的身体所囚禁,要忘形地与狄俄尼索斯神会合,才能自这个衰败的肉体中解救出来。俄尔甫斯派的兄弟会会员们聚会在一起,共饮一头公牛的血,这头牛是作为牺牲献与垂死无力的救世主的,而牛也与救世主一样是垂死的。团体去取祭品来饮食,是地中海各种信仰中一种常见的特点。他们取食供祭的食物,常常是认为凭靠神的权力,于是,神就庄严地授与那些陪餐者。⁵⁹

所有各教派都握有魔术的可能性,东方的贤士们(The Magi)将他们的艺术传给西方,并替旧魔术取了一个新名字。地中海世界很多魔术师、奇迹表演者、预言者、占卜者、苦行圣者、科学解梦者等。每一不寻常的事发生,都被广泛的喝彩,视为未来事情的一种神圣预兆。希腊语的 Askesis,本来是用以表示健身运动的,那时候,变成了肉体的精神抑制;人们折磨自己,毁伤自己的肢体,饥饿自己,或用链子自缚于一处。有些人由于自己拷打或克制而死。⁶⁰ 在埃及沙漠地区,靠近马利奥提斯湖(Lake Mareotis),有一群人,包含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男人与女人,住在偏僻之处的墓穴内,避免性的关系,于安息日相会,共同祈祷,

自称 Therapeutae,意思是灵魂医治者。^④数百人相信,关于俄尔浦斯(Orpheus)、赫尔墨斯(Hermes)、毕达哥拉斯及女预言家等人的著作,都是由于神的指示或感悟的。普拉彻尔(Perachers)宣称,神的启示游行于诸城之间,显然是实行奇迹般的治疗。阿波诺泰卡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bonoteichus)训练一条蛇,把头藏在他的臂下,而在蛇尾装上一个半人的面具;他宣称,这蛇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神(the god Asclepius),来到世界上,为世人预言;假头之内,置有芦笛,他将芦笛的音译给人听,因此发了一笔巨额横财。^⑤

除那些骗子外,可能也有数以千计的异教忠诚传道者。早在3世纪中,菲洛斯特拉托斯在他所著的《泰雅那的阿波罗尼奥斯之生活》(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中,曾替那些传教士绘了一幅理想画像。这个阿波罗尼奥斯16岁即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兄弟会的严格教规,不得结婚、吃肉、饮酒,不剃胡须,保持5年沉默。^⑥他把祖传家产分赠亲戚,以一文莫名的僧侣身份,浪游波斯、印度、埃及、西亚、希腊及意大利。他吸收贤士们、婆罗门僧侣及禁欲主义者的学问。他访问过任何教派的寺院,也恳求祭司们放弃以动物为牺牲,崇拜太阳,接受其诸神,并告诉他们,在他们后面,有一位不可知的最高的神。他的刻苦和虔诚的生活,使他的信徒们宣称,他是一个神的儿子,然他自己只是简单地自称为阿波罗尼奥斯之子。相传他有过多奇迹,如大门关闭着可以走过去,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懂,赶走过邪神,使一个已死的女孩子起来。^⑦但是,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魔术师。他向神祷告说,“允许我,只有一点点,别无所求。”一位国王请他自择一种礼物,他答道,“干果和面包”。^⑧说到再生,他嘱咐他的信徒们不要伤生,不要吃肉。他告诫他们避免与人不和、诽谤、嫉妒及憎恨;他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哲学家,我们不能恨所有世人。”^⑨菲洛斯特拉托斯说,“有时候,他讨论共产主义,并教人应该帮助别人。”^⑩他被控扰乱治安和妖术惑众。他自愿到罗马去,在多米提安皇帝之前答辩。他被关在牢里,又逃走了。他大约死于公元98年,享寿很高。他的门徒宣称,他死后曾向他们显现过,然后就肉身上升天堂。^⑪

这些新信仰究竟具有什么优点,能使半个罗马、半个帝国接受呢?一部分是因其不分阶级、不分种族的特性;他们接受所有的民族,所有自由人,及所有奴隶,而其漠视门户与财富的不平等,更使人得到慰藉。他们的寺庙做得很宽敞,以欢迎人民进来,正如奉祀神同样重要。西比里和伊希斯都是圣母,最知道人的痛苦;她也和数百万遗孀一样的哀痛。她们能知道罗马诸神所罕知的事情——战败者的空虚心灵。人们渴望于回到母亲身边者多,依靠父亲者较少;遇到狂喜或极度痛苦的时候,总会自然出口叫一声妈;因此,男人和女人都能自伊希斯和西比里二神得到安慰和庇护。甚至在今天,地中海的崇拜者们,也是时常诉愿于圣母玛利亚的多,诉于天父及天父之子的少。人们常常复诵的可爱的祈祷词,所呼唤的也不是处女玛利亚,而是享儿子之福的圣母玛利亚。

这些新信仰不但更深入人心,其悲欢交替的圣歌行列,也使人的想象及意识,感到十分精彩动人;而其给人带来新勇气与新精神的神学的仪式,又多诉于人生常事。这些新宗教的祭司职,并非由那些偶而披上僧衣的政客们担任,而是由各阶层的男女去做,先为见习修道士,渐渐地成为永久的教士。靠着他们的协助,有错误行为的灵的良知将会净化;有时候,身体为疾病所缠,也会由于一句感人的话或仪式,而恢复健康;至于举行祭礼的种种神秘,则象征着希望,甚至死亡都可以克服的希望。

人们渴望其家庭、其部族的光荣与生存,能够发扬光大而持久不衰,这个愿望曾经升华于一个国家,那是他们的创造,也是他自己的集合体。到那时候,旧部族的世系,已在新

的和平变动中被溶蚀了；而新的帝国只是征服阶级的化身，而不属于无权势的大众平民。专制君主高高在上，打击参加者而合并市民于一国，于是便在底层产生个人主义，而感染及于全体大众。在饱尝臣服、贫穷、贡献或剥削的生活之后，对于个人不朽与无穷快乐的诺言，就是东方诸信仰的最后和无可抵抗的吸引力；也正是基督教的吸引力，基督教综合、吸收、并征服其他宗教。整个世界似乎正在协力同谋，为基督教铺路。

第五章 罗马与犹太

(公元前 132 年—公元 135 年)

第一节 安 息

介于本都与高加索之间,是恼人的亚美尼亚山区,相传是处的最高峰,就是挪亚(Noah)的方舟停泊之处。这地区的许多肥沃的谷地,是由安息及美索不达米亚通往黑海的道路所必经;因此之故,罗马帝国便夺取了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是印欧族,与赫梯人及弗里吉亚人是近亲,但他们有安纳托利亚人的大鼻子。他们是活力充沛的种族,忍苦耐劳地从事农业,手工业技术高明,其善于经商更非他族可及;他们善用其困难地形,以富其国,他们的国王虽缺乏权力,却很豪华。大流士一世(Darius I)在贝希斯顿的碑铭(公元前 521),将亚美尼亚列名于波斯各省之间;稍后,它们成为塞琉西名义上的属国,接着又依次臣属于安息及罗马;但是,由于地理上的遥远偏僻,始终是一个实际的独立国。其最著名的国王,是提格兰大帝(Tigranes the Great 公元前 94—56 年),他征服卡帕多西亚,于亚美尼亚故都阿尔塔塞塔(Artaxata)之外,增设一个第二都城提格拉诺索塔(Tigranocerta)。他又曾参加密斯立对提战争,反抗罗马。当庞培接受他认罪的时候,他给这位胜利的将军 6000 talents(共合 2160 万美元),给予罗马军的每一百夫长 1 万 dracmas(共合 6000 美元),每一士兵 50 dracmas。¹在凯撒、奥古斯都及尼禄统治期间,亚美尼亚承认罗马的宗主权,又图拉真在位期间,曾有一个时候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然而,亚美尼亚的文化是伊朗的,其政策常倾向于安息。

安息人数百年来占据着里海以南地区,成为塞琉西王朝的臣民。他们是西徐亚人—图拉尼人语系(Scythian—Turanian Stock),换言之,其种族是属于南俄和土耳其斯坦(Turkstan)的。约在公元前 248 年,一个西徐亚酋长阿萨息斯(Arsaces)反抗塞琉西政权,使安息成为一个主权国,建立下阿萨息斯王朝(Arsacid dynasty)。公元前 189 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被罗马击败,国势从此衰弱,不能防御国土,对抗半野蛮的安息人的随时侵扰,到了公元前 2 世纪之末,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都被吞并,成为一个新的安息帝国(Parthian Empire)。这个新王室分建 3 个都城,依季节轮流居住:安息境内的赫卡通皮洛斯(Hecatompylus),米底境内的埃克巴塔那(Ecdatana)及底格里斯河(Tigris R.)下游的泰西封(Ctesiphon)。泰西封对河就是塞琉西的故都塞琉西亚,此城在安息领土之内,历数百年,始终还是一个希腊人的城市。阿萨息斯王朝的统治者,仍旧保留着前朝所建立的行政机构,那是塞琉西所建,但已被沿袭自阿开民诸王(Achaemenid Kings)

的封建主义所掩蔽。安息帝国的人民大众,由农奴及奴隶所组成,工业很落后,但是,安息铁工能制精良的钢,“其新兴的商业,则很赚钱”。²国家财富的来源,一部分是几条大河的沿河贸易,一部分是靠陆路商旅队,那是横贯安息国境,往来于亚洲东部与西方之间的。公元前 53 年,安息人在卡雷(Carrhae)击败罗马执政官克拉苏(Crassus)自是以至公元 217 年——那是罗马皇帝马克里努斯(Macrinus)向安息购买和平之年——二百余年,罗马为了争夺那些东西通商路线及对红海的控制权,不断地与安息战争。

安息人富者太富,贫者太贫,都不爱好文学。贵族们正如历代贵族一样,宁讲求生活艺术,而不屑艺术生活,农奴都是文盲,工匠太忙,商人忙于做买卖,根本无法产生伟大艺术或伟大著作。人民初时讲的是巴列维(Pahlavi)语言,文字则用阿拉米(Aramaic)文写在羊皮纸上,到这时候,就改用楔形文字了;但是,安息的文学没有留下一点儿。我们所知道的是,泰西封也和塞琉西亚一样,很欣赏希腊戏剧,因为在欧里庇得斯的《巴克彻》(Bacchae 酒神的女侍)一书说,在泰西封曾以克拉苏的头作为剧中的一个角色。在巴尔米拉、都拉·欧罗巴斯、亚述(Ashur)等处发见的壁画与雕刻,可能是伊朗艺术家的作品;他们混合着希腊型与东方型的粗糙作品,日后自中国以至拜占庭都受其影响,一个很生动的乘马弓箭手的浮雕,一直保留至今,由此联想,倘能有更多作品遗留下来,我们对于安息艺术,也许要作较高的评价。³a 在摩苏尔(Mosul)附近的阿特拉(Hatra),一个安息国王的阿拉伯诸侯,约在公元前 88 年,用灰石建筑的一个宫城,有七个拱门圆顶的大厅,是一种强有力而仍不脱野蛮的建筑形式。又在银器和宝石的雕刻上,也还留下有安息优良作品。

安息人最喜欢的艺术是个人的装饰。男女二性都卷发;男子留卷缩的须及下垂的上唇胡子,穿紧身衣和囊状的裤子,通常外加一件五颜六色的长袍;女人以精致的绣花衣服裹体,头上插花。安息的自由人以打猎行乐,大饮大食,只要有马可乘,决不步行。他们是勇敢战士及可敬的敌人,对待俘虏有礼,容纳外国人为高官,收容避难者;可是,有时也会肢解敌人死尸,拷打证人,小有过犯辄受鞭笞。他们实行多妻制,妻子多少依各人的财富而异,女人戴面罩,与外界隔绝,不贞的妻子要受严厉处罚,但许可离婚,差不多男女皆可随意。⁴当安息的苏雷那(Surena)将军率领军队对克拉苏作战时,他带着 200 名妻妾,以 1000 匹骆驼输送他的行李。⁵总而言之,安息给与我们的印象是,他们的文化不及阿开民时代的波斯人,但较之罗马人而论,则为更讲道义的绅士。他们容忍各种宗教,允许希腊人、犹太人及基督徒与他们共同举行宗教仪式,毫无阻碍。他们自己从正统的拜火教转变,而崇拜日月,宁信密特拉而轻阿胡拉·马兹达,很像基督徒之宁信耶稣而轻耶和華(Yahveh)。拜火教的祭司们(Magi)被阿萨息斯王朝末代君王所轻视,他们就煽动推翻这个王朝。

公元 209 年,沃洛加西斯四世(Vologases IV)死,其二子 Vologases 五世与 Artabanus 四世争夺王位。Artabanus 战胜,接着又在尼西比斯(Nisibis)击败罗马军队。两帝国之间亘 3 世纪的战争至是结束,安息获得有限度的胜利;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罗马军团在不利的状况下与安息骑兵对抗。然后,Artabanus 获胜后,又碰到一次内战。击败他的人名叫 Ardashir 或 Artaxerxes,是波斯封建领主。他于公元 227 年,自称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并建立其 Sassanid 王朝。拜火教再度恢复,波斯从此又进入一个更伟大的时代。

第二节 哈斯莫尼安王朝

公元前143年,西蒙·马克贝(Simon Maccabee)利用安息、塞琉西、埃及、罗马之间的互相战争,自塞琉西国王手中,恢复犹太独立。一个很孚众望的代表大会,举他为第2次犹太人联邦(Second Jewish commonwealth,公元前142年——公元70年)的将军及最高祭司,并规定由他的哈斯莫尼安家族(Hasmonean)世袭其职。在这位祭司国王——哈斯莫尼安王朝统治之下,犹太再度实行神权政治。这是塞米族社会向来如此的一个特性,他们把属灵的与世俗的权力密切地结合为一,在家族中如此,在国家内也是如此,他们只有神,没有君主。

哈斯莫尼安王朝知道这个小王国很衰弱,经二代人的努力,并用外交与武力,以扩张其领土。到公元前78年,他们已经征服和兼并了萨马利亚(Samaria),埃多姆(Edom)、摩押(Moab)、加利利(Galilee)、伊都密亚(Idumea)、外约旦(Transjordanian)、加大拉(Gadara)、培拉(Pella)、杰勒萨(Gerasa)、拉菲亚(Raphia)及加沙(Gaza),使巴勒斯坦的疆土,像所罗门(Solomon)时代一样广大。那些勇敢的马克贝子孙,曾经为自由而奋斗,复以武力强迫,使那些新臣服的人民接受其犹太教及割礼。³⁷然在同一期间,哈斯莫尼安家族本身却已失去了宗教的热情,而且经过法利赛人(Pharisees)的激烈抗议,对于全人口中的希腊化分子,一再允许让步。撒罗米女王(Queen Salome Alexandra)公元前78——69才把这种趋势转变过来,并与法利赛人讲和;然而,当她还没有死的时候,她的二子希尔卡纳斯二世(Hyrchanus II)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Aristobulus II),就开始继承战争了。公元前63年,庞培带着他的胜利的罗马军团,驻在大马士革,犹太内战中的双方,皆向庞培请求承认。当庞培决定支持希尔卡纳斯时,阿里斯托布鲁斯就带着他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城内设防抵抗。庞培围攻这个都城,占据其低地部分;阿里斯托布鲁斯的部属退守神殿围墙之内,仍抵抗了3个月。据说,帮助庞培制服他们的,是他们的虔诚之心;因为庞培料想他们在安息日不会战斗,他命令罗马军队每逢安息日就赶筑土山,用撞角冲城,在对方毫无阻碍之下进行,以便于第2天开始突击。在守者方面,祭司们在安息日依旧在神殿中祷告并供奉牺牲。城陷之日,有1.2万人被杀;只有少数人抵抗,没有人投降,大多数人皆跳墙而死。³⁸庞培命令他的官兵不许劫取神殿中的库藏,他却为罗马取得1万talents(合美元360万元)的赔款。所有哈斯莫尼安家族征服的各城市,都脱离了犹太而转属于罗马帝国;希尔卡纳斯二世被立为最高祭司及名义上的犹太统治者;但又受安提帕特(Antipater)的保护,安提帕特是协助罗马军团伊都密亚的人。独立的君主国就此告终,犹太变为罗马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

公元前54年,克拉苏前往泰西封做俘虏之前,先到耶路撒冷,劫取庞培留下来的神殿库藏约1万talents。及新闻传来,得悉克拉苏战败被杀,犹太人就利用机会,再度宣告自由。朗吉努斯(Longinus)继克拉苏为叙利亚总督,讨平巴勒斯坦的叛乱,把3万名犹太人卖作奴隶,时在公元前43年。³⁹就在那同一年内,安提帕特死了;安息人扫荡前进,越过沙漠,进入犹太,立哈斯莫尼安家族的最后一位君主安提柯(Antigonus)为他们的傀儡国王。

安东尼和屋大维(Octavian)的对策是,任命安提帕特之子希律(Herod)为犹太国王,用罗马的基金拨作他的犹太军队之军费。希律逐走安息人,保护耶路撒冷,使免于劫掠,将安提岷那捕送安东尼处死,所有支持这个傀儡国王的犹太人领袖,一律斩杀。自是很顺利的,犹太便进入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统治时期(公元前37—4年)。

第三节 希律大帝

希腊那个时代,产生很多这样的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能力而无顾忌,有勇气而无忠贞,而希律的性格则正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他走的路线可说是具体而微的犹太的奥古斯都:像奥古斯都一样,他以独裁命令,制压了自由的暴乱,以希腊的建筑师及雕塑家美化其都城,扩张他的领土,使国内繁荣,其成就多靠狡计,少用武力,随便结婚,皆因子女的背叛而破裂,他知道每一好运气,但不快乐。约瑟夫斯描写他为这样一个人:有好汉型之勇和熟练的技能,一个最好的射箭和投掷标枪的狙击手,一个不凡的猎者,曾在一天之内捕捉40头野兽,及“一个锐不可当的战士”。¹⁶除这些优点外,他应该再加上一些个性的魅力,因为所有在安东尼、克娄巴特拉、或屋大维面前中伤他的人,都说不过他,或不及他的行贿之道。他与罗马三巨头之间,每经一次危机,其权力与土地就比前扩大一次。最后,奥古斯都对他评价说,“他统治那么一个小国,未免大材小用”,把过去哈斯莫尼安所属的巴勒斯坦各城市,一律划归他的王国,甚至还希望希律或能统治叙利亚与埃及。”“这个伊都密亚人”既慷慨,又残忍,他给与他的臣民的恩惠,正好与他加于他们的伤害相等。

他的性格之养成,一部分是因为有许多人他恨,那些人或是被他击败的,或是有些亲属被他杀害了;一部分是因为人民对他含有蔑视的敌意,他们或因他的严厉独裁而愤怒,或因他不是犹太人之故;他之得为国王,是靠着罗马的金钱援助,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始终是帝国的朋友及附庸,然人民则日夜图谋,要想自帝国控制之下重获自由。由于课税过重,及宫廷豪华建筑计划与国家财富不成比例,犹太国的适度经济,由支持不住而终于破产。希律想尽种种方法,以抚慰人民,都失败了。在年岁不登的时候,他豁免赋税,他游说罗马减轻其抽取的贡额,为国外的犹太人取得特权,饥馑或其他灾难的迅速救济,维持内部秩序及对外的安全,并发展陆上的天然资源。盗匪没有了,商业振兴了,市场及港口皆有熙熙攘攘的活跃现象。然而,同时则因这位国王的淫荡行为,处罚人民的残酷,以及希尔卡纳斯二世之孙,也就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阿里斯托布鲁斯,“不幸”在沐浴时溺死,以致人民大众对他更无好感。祭司们的权力已被他停止了,祭司领导人皆由他指派,祭司由是恨他,阴谋反抗;而他明显地决心要使犹太成为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又使法利赛人恨他入骨。

在他统治之下的有许多城市,论人口,论文化,都是希腊多于犹太,而希腊文化优雅而花样多,也使他印象很深,希律自己本来就不是犹太人,也不信仰犹太教,自然想在其国内寻求文化的统一,及他的统治的壮丽外观,因此他很鼓励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衣服、观念、文学及艺术等。他左右尽是希腊学者,以国家的最高事务付托他们,又任命大马士革的一

位希腊人尼古拉(Nicolas)做他的政府顾问及史官。他不惜耗费巨资,在耶路撒冷兴建一座戏院和一个斗技场,又为奥古斯都及其他异教人士立纪念碑以为点缀,且将希腊的体育与音乐比赛及罗马的斗剑等介绍进来。”还有美化耶路撒冷的其他建筑,在人民看来全是外国的建筑形式,他又在公共场所设置希腊的裸体雕像,犹太人对于这裸像的吃惊,不下于看见比赛场上的裸体摔角者。他为自己建了一座王宫,无疑的又是希腊型,里面尽是些金制的、大理石制的名贵家具,王宫的周围,则仿照他的罗马朋友的风格,有几个大花园。他又告诉人民,那座500年前由Zerubbabel所建的圣殿,未免太小,他建议把旧庙拆掉,在原址另建一个大的,人民听到此说,惊骇万状。他不顾他们的抗议和恐惧,终于实现了他的计划,建起这个气象万千的新圣殿,那就是日后被提图斯(Titus)所毁的。

在莫赖厄山(Mt. Moriah)上,开垦出一块750平方英尺的土地;在其四周边界上,都建有走廊,以雕刻着奇奇怪怪的杉木盖顶,而以许多排科林斯形式的石柱支持它,每一个柱都是用大理石独石所建,柱很大,要3人联手才能围满。在这个大院内,有好些换钱的摊位,以便进香客把他们的外币换成圣殿内可以接纳的钱;又有许多畜舍,客人可在是处购买牲畜,作为供献的牺牲;以及许多房间或柱廊,那是供给老师和学生们聚会,共同研究希伯来文及律法的;还有嘈杂的乞丐们,那是无可避免的东方光景。有一磴宽大的阶梯,从这个“外院”,通往有墙围着的内部,非犹太人是不能入此的;此处是“妇女院”,“只有已经洁净的人,才可以带着其妻子进去”。²¹崇拜者越过这个第2围墙,走上另一磴阶梯,通过镶有金银板的大门,进入“祭司院”,在那里,圣坛为露天设置,烧过的牺牲就置放在上面,以供奉耶和华。还有另一磴阶梯,通过高75英尺,宽24英尺,上面悬吊着一个驰名的金葡萄树的大铜门,就进入寺院的本部,但只许祭司们进去。那是全部用白大理石建筑的,以墙壁的凹凸不齐形成的建筑式,其正面是镶金的。里面用大绣幔交叉隔开,其颜色有蓝、紫、深红3种。在绣幔前面,有一个金制的分为七枝的蜡烛台,一个香坛,一张桌子承着未经发酵的“供神面包”,那是由祭司们放在耶和华之前的。幔幕后面是“至圣所”(the Holy of Holies),在早先的圣殿,还容有“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据约瑟夫斯说,这个新殿则“一无所有”。人足只有一年一次踏上此处,那是在“赎罪日”(the Day of Atonement),由最高祭司一人进去。这个历史性的建筑,主结构8年完成,但其装饰又继续了80年之久,当提图斯的罗马军团到来时,才算是刚好完成。²²

这个伟大的庙宇,被列为奥古斯都世界的最不平常事物之一,人民皆因此而自豪;他们因其富丽堂皇,而原谅了那些科林斯式的廊柱,及违反犹太人禁止偶像崇拜的那个金鹰——那是置于圣殿入口之处的,象征着犹太人的敌人和主人罗马帝国。同时,出外旅行归来的犹太人带回消息,希律重建巴勒斯坦的其他城市,完全是希腊建筑,又说,他如何开销国家的基金及(谣传)藏在大卫(David)坟墓中的金子,²³用于建设凯撒里亚的一个大港,并慷慨赠与那些外邦城市,如大马士革、比布鲁斯(Byblus)、贝利图斯(Berytus)、提尔、西顿、安条克、罗得斯、帕加马、斯巴达及雅典。很显然的,希律不仅是要做犹太国王,还想做希腊世界的崇拜者。但是,犹太人以宗教为生,他们坚信耶和华有一天会拯救他们,将他们从束缚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今在他们统治者个人的精神上,希腊胜过犹太,预示着对于他们的大不幸,正不下于安条克(Antiochus)的迫害。他们计划谋杀希律,被他发觉,他将阴谋者多人逮捕,酷打后处死,有些人甚至全家处斩。²⁴他又在人民中布置间谍,伪装身份去窃听他们谈话,每一句含有敌意的话都加以惩罚。²⁵

他击败每一个敌人，只有他的妻儿们例外。他的妻子有 10 个，一次同时有过 9 人，子女则有 14 个。他的第 2 位妻子马利安娜 (Mariamne)，是希尔卡纳斯二世的孙女，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姊妹，这两人都是被希律杀死的。约瑟夫斯说，她是“一个纯洁的妇女，然天性有一点粗暴，她对待丈夫很专横，因为她知道他太爱她，情愿做她的奴隶……她也嘲笑他的母亲和妹妹，因为她们家世寒微，大概对她们说话太不客气，因此，在王室那几个女人之间，有着牢不可解的仇恨。”希律的妹妹使他相信，马利安娜正在阴谋毒死丈夫。他在宫廷内当众指责他的妻子，众人也一致谴责她，于是她就被处死。她的罪名是很可怀疑的，希律有一个时候，悔恨得发狂；他反覆叫喊着她的名字，派遣仆人去召唤她，放弃了公务，跑到沙漠去，“苦苦地折磨自己”，带着热病和神志不清回到宫里。马利安娜的母亲与他人联合，企图废去希律；他却忽然神志恢复，重登王座，并将所有阴谋者处死。其后不久，他的第一妻子所生之子安提帕特向他提出证据，证明马利安娜所生之子亚历山大和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人共谋反叛；他把这件事交给 150 人组成的议会去处理，他们将这两位青年王子判处死刑（公元前 6 年）。2 年后，那位大马士革的尼古拉又判定安提帕特自己图谋篡位。希律把这个青年王子带到自己面前之后，自己就“哭起来，伤心他的儿子们使他遭受的种种不幸”。³⁶在一念慈悲之际，他命令将安提帕特下狱。

同时，这位老王也因疾病与悲伤，身体衰弱不堪。他患的病是水肿、溃疡、热病、痉挛及呼吸困难。他于挫败了那么多人谋害他之后，却企图自杀，但被阻止了。他听说，其子安提帕特曾设法贿赂狱卒释放，即下令将其处死。其后 5 天，他自己也就死了（公元前 4 年），时年 69 岁，为他的全体人民所恨。他的敌人曾经批评他：“他窃取王位像一只狐狸，统治像一只老虎，死时像一只狗。”³⁷

第四节 律法与先知

希律的遗嘱，将他的王国分给仅余的 3 个儿子。菲力普 (Philip) 分得东部的巴塔尼 (Batanea) 地区，包含伯赛大 (Bethsaida)、卡皮托勒斯 (Capitolias)、杰勒萨、费拉德尔菲亚及波斯特拉等城市。希律·安提帕 (Herod Antipas) 分得约旦河外的彼利亚 (Peraea)，及北方的加利利，是处包含埃斯德赖拉 (Esdraela)、太巴列 (Tiberias) 及拿撒勒 (Nazareth) 等城。阿基劳斯 (Archelaus) 分得撒马利区 (Samaritis)、伊都密亚及犹太，包含如下许多名城：伯利恒 (Bethlehem)、希伯伦 (Hebron)、贝尔谢巴 (Beersheba)、加沙、加大拉、伊马乌斯 (Emmaus)、詹姆尼亚 (Jamnia)、约巴 (Joppa)、凯撒里亚、杰里科 (Jericho) 及耶路撒冷。有若干巴勒斯坦的城市，希腊人占绝大多数，及若干叙利亚人；加大拉人以猪著名，证明该地区也不是犹太人。所有沿海岸城市，除约巴与詹姆尼亚外，皆以非犹太教徒占多数，约旦境内 10 个城市也是如此；而在内陆的村镇，则几乎全是犹太人。这样的人种区分，对罗马是好的，对巴勒斯坦则是一个悲剧。

我们必须回想起英国的清教徒 (Puritans)，借以了解虔信宗教的犹太人所引起的反击，即非犹太教社会的多神论与不道德。对犹太人而言，宗教是他们的法律、国家及希望的

根源：他们认为，其宗教若被江河日涨的大希腊主义的洪流冲走，就等于民族自杀。因此，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相互仇恨，使这个小国陷于种族斗争、政治动乱及定期战争的热潮中。不但如此，犹太国的犹太人讥笑加利利人为愚昧的堕落者，加利利人则讥笑犹太人为律法蛛网所捕的奴隶。其次，犹太人与撒马利人之间也有不可解的宿怨，撒马利人说，耶和華选择为家之处，是他们的盖里济姆山(Gerizim)，不是耶路撒冷的锡安山(Zion)，而全部《圣经》除《摩西五书》(《旧约》前五章)外，他们概不接受。³⁸所有这些派系意见一致之处，是仇恨罗马势力，罗马使他们付出很大代价，以换取并不欢迎的和平待遇。

这时候，巴勒斯坦的人口约有 250 万人，其中可能有 10 万人住在耶路撒冷。³⁹他们大多数都说阿拉米语言，祭司及学者们都懂希伯来文；官吏、外国人及大多数作家们则用希腊语文。人民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们耕种土地，种植果园、葡萄、及饲养牛羊等家畜。到耶稣的时候，巴勒斯坦已有相当的剩余小麦输出了。⁴⁰其椰子实、无花果、葡萄、橄榄及酒、油等，都是极佳的产品，为地中海各地所争购。他们依然遵守着老诫律，每 7 年一次的安息年，必须让土地休息。⁴¹手工业大都是世代相传的，一般都有行会(guilds)组织。犹太人很尊敬工人，大多数学者都是手舌并用。较之地中海其他国家，奴隶算是少的。小商业很繁荣，而资产很大经营范围很广的犹太商人，则此时还很少。约瑟夫斯说，“我们不是经商的人民，我们住在一个乡区(东部犹太)没有一个海岸，无意从事国外贸易。”⁴²金融的运用规模很小，要到希勒尔(Hillel)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希律的暗示，才废除《申命记》(Deuteronomy)律法(15 章 1 至 12 节)所要求的，每 7 年豁免债务一次。耶路撒冷的圣殿，本身就是国家银行。

在圣殿之内，有一个 Gazith 厅，那是以色列长老大会的会所。这个制度可能是在塞琉西统治时代所起，用以代替《民数记》(Numbers)(11 章 16 节)所说的作为摩西顾问的早期长老会。最初，系从祭司寡头政治中，由最高祭司选拔会员，到罗马时代，法利赛人及专业的律法士人数增加，议会的会员是彼此互选的。⁴³这 71 位长老会会员，由最高祭司主席，自称为所有各处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哈斯莫尼安诸王、希律以及罗马，只于犹太国内的一个犹太人违反犹太律法时，才承认长老会有此权力。犹太国内的犹太人触犯宗教律法时，他们可以通过死刑宣判，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是不能执行的。⁴⁴

这个议会亦如世界上大多数议会一样，内有二派争取支配权——一个保守团体，由高级祭司们及撒都该教派(Sadducee)领导；一个自由团体，由法利赛人及律法士们领导。高级教士及上层阶级人士，大都属于撒都该派，此字原作 Zadokim，系因其创始人 Zadok 而得名；他们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在宗教上是正统派；他们主张实行成文律法，但反对传统口述的及法利赛人随意解释的额外仪式。他们怀疑永生不死，以获得世上的好东西为满足。

法利赛人，撒都该派称之为分离派(Perushin)，其意思是，他们(像善良的婆罗门一样)忽略了仪式简洁的要求，以致和那些信守宗教洁净的人分离了。⁴⁵他们是马卡比父子(Maccabean)时代的皈依者之延续，那是严格实行律法的。约瑟夫斯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下的定义是，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人团体，他们声音比他人更信仰宗教，解释律法更正确。”⁴⁶为此目的，他们特于《摩西五书》的成文律法之外，加上公认的律法士所作之口头传统解释与决定。照法利赛人判断，为了澄清摩西法典费解之处，为了确定对于某些特殊事例的律法援用，有时且为了修饰其文字，以适应业已改变的生活需要与情况，这些解释是

必要的。他们既严格，又宽大，随处减轻律法，如希勒尔对于利息的法令，即是一例；可是，他们要求完全遵守口头传统，一如遵守成文律法。他们认为，只有透过这样的完全服从，犹太人才能逃避同化及消灭。为使安于罗马的统治，法利赛人寄希望于肉体与灵魂的不死，以为慰藉。他们生活简朴，谴责奢侈，时常绝食，勤于洗涤，而且时常有意识地激励其美德；只有他们代表犹太教的道德力量，赢得中等阶级的支持，并给予信徒们一种信仰与法则，使他们于大悲剧到临的时候，仍得免于瓦解。圣殿被毁（公元 70 年）之后，祭司们失去了影响力，撒都该派消失了，而法利赛人则透过其法律学家，成为一种分散而永不败亡的人民之老师和牧人。

最极端的犹太派系，是艾赛尼派教徒（Essenes）。他们的虔诚，渊源于皈依派（Chasidim），他们的名称或系从 Chaldaic aschai（沐浴者）而来，他们的教条与实践，则来自苦行理论与食物摄生法的潮流，在耶稣之前的最后 1 个世纪中，这个潮流曾经风靡世界。他们可能受了婆罗门教、佛教、拜火教、毕达哥拉斯哲学派及犬儒学派等思想的影响，耶路撒冷是商业的十字路口，各种思想都会传来是处。他们在巴勒斯坦境内约有 4000 人，自行组织一个严格的体系，确实遵守成文的与口头的两种律法，他们生活在一起，差不多像禁欲的独身主义者，到死海西方沙漠绿洲恩加迪（Engadi）去耕田。他们住在公有的家屋中，静寂地共同用膳，以全体投票选择其领袖，个人的财产与收入皆加入公共财库，并遵奉皈依派的格言：“我的你的都属于你。”²⁰ 约瑟夫斯说，他们中有很多人“活到一百多岁，因为他们饮食简单，生活规律。”²¹ 每人都穿亚麻布白衣服，解过大便即用小锹掘土掩覆，便后就像婆罗门一样洗净屁股，而在安息日大便则认为渎神。²² 他们中有少数人娶了妻，住在城市，但仍实行托尔斯泰（Tolstoian）的规律，与妻子同居只是为了生孩子。这一派的会员们，避开所有肉体的快乐，透过冥想与祈祷，神秘地与神相会。他们希望经由虔诚、禁欲及沉思默想，或可得到不可思议的神秘力，能预见未来。像他们那时代的大多数人民一样，他们相信天使和守护神，认为疾病是被魔鬼所缠，并试图以魔术的方式来驱邪。而他们的“神秘教条”，就成为犹太神秘哲学（Cabala）的若干部分。²³ 他们期待一个弥赛亚（Messiah）降生，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人人平等的天国；只有一生没有污点的人，始能进入那个王国。²⁴ 他们是热心的和平主义者，拒绝制造兵器；但是，当提图斯的罗马军团攻击耶路撒冷及圣殿时，这些艾赛尼派教徒就加入其他犹太人，共同守城守庙，差不多全体战死。照约瑟夫斯所描写的他们的习惯及其遭受的灾害，我们就好像置身于基督徒的气氛了：

虽然他们受尽酷刑及烧死扯裂，以致肢体不全，又备受每一虐待，被迫读其立法者，或食教规所禁的食物，但他们都不肯那样做；决没有一个人肯讨好施刑的人，或流下一滴眼泪。他们在极痛的时候发微笑，嘲笑刑求者，于极愉快的表情中弃绝生命，好像期待着重生一般。²⁵

这些撒都该派、法利赛人、艾赛尼派，是在耶稣基督上一代人中，为犹太教的主要宗派。至于耶稣常与法利赛人并提的学者（Scribes，《圣经》译为“文士”）则不是一个宗派，而是专门职业；他们是对于律法有修养的学人，在会堂中讲演律法，在学校中教授律法，在公共或私人场合辩论律法，及在特殊案件中引用律法。其中有少数人是祭司，有一些人是撒都该派，而以法利赛人为最多；在希勒尔之前 2 世纪的他们，也就是希勒尔之后的拉比

(rabbi 法师)。他们是犹太的 iurisprudentes, 其律法意见, 经过时间的选择, 及由老师到学生的口头传授, 就成为口头传统部分, 而法利赛人遂与成文律法同样尊重。这些传统是在摩西法典影响之下, 产生出数以千计的细部告诫, 旨在适应每一环境。

在这些非僧侣的律法教师中, 能确定的最早人物是希勒尔, 然甚至希勒尔其人也几乎是在传奇的迷魂阵中, 据说是他的一个子孙所编造的。据我们所知, 他于公元前 75 年(?), 生于巴比伦(Babylon)的一个破落世家。他长大成人后即到耶路撒冷, 在是处娶妻生子, 靠双手劳工养活一家人。他的每日所得工资, 以半数付作学校学费, 这个学校有二位著名老师, 舍马亚(Shemaya)与阿布托林(Abtolim), 详细讲解律法。一天, 他没有钱交学费, 不能进去, 他便爬到一个窗台上, 去听“活神的话”。故事告诉我们, 他冻僵了, 跌倒在雪地上, 到翌晨被人发现时, 已经冻得半死。³⁸后来他也做了受人尊敬的拉比或老师, 以谦虚、忍耐、温和著名。有一篇传记说, 有一个人打赌, 他能使希勒尔发怒, 结果他失败了。³⁹他定下 3 个原则, 作为人生指南: 爱人、爱和平、爱律法及懂律法。一个即将改信犹太教的人, 请他在站着的人能够受得了的短时间内, 把律法解释清楚, 希勒尔答道: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句话是将《利未记》(Leviticus)所记的“金律”, 由积极的语句改成谨慎的消极形式。希勒尔又教诲他人说: “非设身处地, 不可评判你的邻人。”⁴⁰他想设法平息各宗派的争论, 定下七条法则, 作为解释律法的标准。他的解释是自由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 他促进了贷款及离婚的获得。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不是改革家, 他忠告与他同时代的青年反抗者说: “你不要自己脱离全体大会”。他承认希律为一个不可逃避的魔鬼, 而被希律任命为以色列长老大会的主席(公元前 30 年)。大会中的多数派法利赛人很喜欢他, 因此迄至他死时(公元 10 年)为止, 他始终是这个大会的领袖。为了纪念他, 这个官署由他的家人世袭, 达 400 年之久。

这个大会以次要地位尊敬希勒尔的对手, 那是保守派拉比沙马伊(Shammai)。他对律法的解释较严, 驳斥离婚, 要求照字面应用成文律法, 不论新的情况如何。犹太教师们像这样的分为保守与自由两个团体, 早在希勒尔之前 100 年, 即已存在, 希勒尔之后依然继续下去, 以迄于圣殿被毁之日。

第五节 大期待

犹太人的文学, 能从这时期留传至今的, 差不多完全是宗教性的。对于正统派希伯来人而言, 为上帝造偶像, 或以雕塑艺术装饰寺院, 似乎都是亵渎神的; 那时代的犹太人也是一样, 在他们看来, 除赞美神及荣耀律法外, 如果为了其他目的而写哲学或文学, 都是错误的。自然也有许多例外, 其中尤以苏珊娜(Susannah)那个美丽的故事, 可以作为例子。这故事说, 有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 被两个不满意她的长老诬控她不贞, 幸亏有一个名叫但尼尔(Daniel)的青年替她作证, 巧妙地答复反讯问, 才使她无罪获释。甚至这样罗曼蒂克的

* The Talmud 说, 希勒尔的答复中, 还加上了一句话: “这就是全部律法, 其余都是律法的注解。”⁴¹

A 故事,也有《但尼尔书》(Book of Daniel)的若干版本将其收入。

一本名为《西拉克之子约书亚》(Joshua Son of Sirach)的书,现在我们知道是一本伪经,可能至迟是在这时期出现的;这是许多经外书之一,没有作者姓名,没有来源根据,更没有被收入犹太《经书旧约》之内;但有丰富的美感与智慧,不应该被排斥于《传道书》(Ecclesiastes)与《约伯记》(Job)二书伴侣之外。在此书 24 章之内,以其第八章《箴言》为例,我们再度发现基督或化身的话:“智慧是神的第一个作品,创作于太初。”在公元前 130 年与公元 40 年之间,有一个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或若干希腊化的犹太人——出版一本《所罗门智训》(Book of the Wisdom of Solomon),此书像希腊哲学家斐洛一样,想调和犹太教与柏拉图哲学,并号召希腊化犹太人,回头去将其律法译成像以赛亚(Isaiah)以来的任何高尚散文一样的东西。另一本比较次要的著作,《所罗门诗篇》(Psalms of Solomon,约公元前 50 年),则多处预言到以色列的救世主。

希望借着救世主的来临,自罗马与世俗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几乎所有这时期的犹太文学,全部都有这种呼声。许多著作都用《启示录》的形式,其目的是把过去当作神所启示于若干先知的未来胜利之前奏,从而使过去成为可了解的和可原谅的时代。大约作于公元前 165 年的《但尼尔书》,鼓励以色列人反抗叙利亚国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迨至此时,那些不相信耶和華会让他们长久受外邦人统治的犹太人当中,仍流传着这本书。《以诺书》(Book of Enoch)大概是在公元前 170 至 66 年之间,由几个作家所写的,以神赐给这位族长——以诺——的目睹光景为其形式,在《旧约创世纪》中(第五章二十四节),以诺曾“与神同行”。此书译述撒旦与其军队的下降,其后继起的事是魔鬼侵入,人类遭劫,弥赛亚为人类赎罪,及天国的出现。约在公元前 50 年,犹太作家们,开始出版《西卜林神谕集》(Sibylline Oracles)在此书中,种种女预言家,皆代表犹太教的守护者,以对抗非犹太主义,并预言,犹太人必能击败所有敌人,获得最后胜利。

这种拯救之神的思想,可能是自波斯与巴比伦传人西亚的。⁸在拜火教的信条中,全部历史与整个人生,都是为了光明的神圣武力与黑暗的恶魔力量之战争;到了最后,救世主太阳神就会前来审判全体人类,并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永久统治。在犹太人看来,罗马的统治,不过只是魔鬼的暂时胜利部分。他们斥责所谓善良文化的贪婪、背信、残酷与崇拜邪神,及一个享乐世界的无神论快乐主义。据《智慧之书》说:

邪恶的人说:我们的生命是短促和枯燥的,一个人死了,就毫无补救;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能从坟墓中回来……我们鼻孔中所呼吸的像烟一样,在我们心脏跳动中引起一阵小小火花;一俟那个火花熄灭,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灰,我们的灵魂就像轻风一样消逝,我们的名字被人忘记,我们的生命有如云去无踪,有如日光照耀之下的朝雾消散……来呀,让我们尽量享受目前的好处。……莫让春光等闲消逝;让我们及时以玫瑰花蕊为冠,莫待其枯萎;让我们在每一处地方,留下我们快乐欢笑回忆。⁹

此书作者说,享乐主义者的这些理由是虚妄的;他们把马车挂在流星上,因为快乐只是一种空虚和短暂的事。他说:

这邪恶者的希望，像被风吹走的壳壳，被大风暴消灭的薄霜；它的消逝，有如寄宿一天的旅客之追忆。只有正义长存，谨守正义即与上帝同在。于是，他们定会进入光荣的王国，由上帝亲手赐与美丽的王冠。⁴⁰

依照《启示录》，魔鬼统治的结果，或由于上帝自己的直接干涉，或派遣其子或代表，即弥赛亚或基督^{*}到世上来。一百年以前，先知以赛亚不是已经向他预言了吗？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和平的君。（用《圣经》译文）⁴¹

以赛亚描写弥赛亚为世上之王，他将生于大卫的王室，许多犹太人皆同意此说；还有其他说法，例如：《以诺书》和但《以理书》的二位作者，则称之为“人子”（Son of Man），并描写他自天上下来。《箴言书》中的哲学家，及《所罗门的智慧》中的诗，⁴²或者皆受了柏拉图的“观念”（Idea）或斯多噶派的 *anima mundi* 之影响，视弥赛亚为具有肉身的智慧，第一个神子，也就是“道”或“理”（Word or Reason），这在不久之后的斐洛哲学中，将表现一个很伟大的角色。差不多所有这类《启示录》的作者，都认为弥赛亚必将迅速获胜；但是，在《以赛亚书》著名的一章里，却把弥赛亚想象如下：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華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用《圣经》译文）⁴³

不过，大家一致公认，最后，弥赛亚一定征服邪教徒，解放以色列，⁴⁴以耶路撒冷为他的都城，使全体人类接受耶和華及摩西的《律法》。⁴⁵其后，全世界就会有一个快乐的“好时代”到来；所有土地都很肥沃，每一种子都能生产千倍，美酒盈仓，贫穷消逝，所有的人都健康、善良、公正、友好，全世界为和平所支配。⁴⁶有些预言家认为，这个快乐时代或将中断，黑暗与魔鬼的势力将向这个快乐王国作最后一次突击，世界将因骚乱与大战而消灭。在最后的“神日”，死者都会起来，受耶和華或“人子”的审判，神将授给“人子”绝对的和永久的统治权，以治理一个革新的世界，即神的王国（The Kingdom of God）。坏人皆投入地狱，⁴⁷只有善良的人才被接受到神的王国，去享无穷之福。

本质上，犹太的思想动向，与当时的非犹太的理论，是并行不悖的，那理论是，任何一种人民，鉴于其民族的命运，对现状失去了信心，一旦想及未来，自然就会想到精神的及个别方式的拯救。各种神秘的宗教已经把这个希望带给数以百万计的希腊本土人，大希腊的东方人，及意大利人；但是，希望得那么真诚，需要得那么迫切的，则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犹

* Messiah（弥赛亚，希伯来文作 *Mahsiah*），在《旧约》中时常出现。犹太人所译的希腊文《旧约》（Septuagint）中，*the Anointed* 意思是涂过圣油的，即基督。

太。地上的穷人与孤寡者，被压迫与被侮辱者，都希望他们的被征服与所受的苦难，能得到神的救赎。《启示录》说，不久，就会有一个救世主到来，当他胜利的时候，所有公正的人都会被他救起，甚至会自坟墓中救起，而进入永享至福的天堂。像西蒙(Simeon)这样的老圣徒，像帕努尔(Phanuel)的女儿安娜(Anna)那样神秘的妇女，永不离开圣殿附近，绝食、等待、祈祷，但望能在死前得到救赎。一种大期望充满着每一个人的心中。

第六节 反 抗

在历史上，为争自由而战的人民，从没有像犹太人那么不屈不挠的，也没有那么以寡敌众的。自麦卡贝(Judas Maccabee)到科彻巴(Simeon Bar Cocheba)，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为重获自由而奋斗，常常死去很多人，但从未丧失他们的精神或希望。

当希律大帝死后，犹太民族主义者，逐走希勒尔的和平委员会，宣言反抗希腊的继承人亚基老，并在圣殿附近扎营。阿基劳斯的军队屠杀了他们3000人，其中有许多人，是来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的(公元前4年)。接着又在5旬节日，他们再度集合反抗，又被大屠杀一次；圣殿的修道院被全部焚毁，神殿的宝库被罗马军团洗劫一空，有许多犹太人因绝望而自杀。爱国分子到乡间组织游击队，使许多罗马支持者生命岌岌可危；其中有一队，在犹大(Judas the Gaulonite)领导之下，攻占加利利首府塞佛利斯(Sepphoris)。叙利亚总督瓦鲁斯(Varus)带着2000兵进入巴勒斯坦，毁灭了数千市镇，2000叛民被钉十字架处死，有3万犹太人被卖充奴隶。一个犹太闻人组织的代表团前往罗马，请求奥古斯都取消犹太王国。奥古斯都免去阿基劳斯的王位，改犹太为罗马的二级行省，其省长须受叙利亚总督之命(公元6年)。

在提比略皇帝(Tiberius)期间，多难的巴勒斯坦暂时获得和平。继任的小靴子(Caligula)皇帝想以罗马皇帝为全帝国各宗教的统一崇拜者，命令各宗教的崇拜仪式，都要加上供奉他的像，并命耶路撒冷的官员，于圣殿中设置他的雕像。先是，在奥古斯都与提比略二代，犹太人已经同意于献祭耶和华时，须说奉皇帝之名；但是，要把异教徒的偶像置于圣殿中，则使他们深恶痛绝，据说因此遂有数千犹太人前往叙利亚，请于实行皇帝敕令之前，先将他们杀死。⁵⁹旋因小靴子一死，情况才缓和下来。继任的克劳狄乌斯皇帝受希律之孙阿格里帕(Agrippa)的影响，命他为犹太国王，差不多统治巴勒斯坦全部地区，幸亏阿格里帕突然而死，才解除了山雨欲来的另一次暴乱，而克劳狄乌斯也就恢复巴勒斯坦为省区(公元44年)。

唯利是图的罗马公民所选择的历任省长，大都是无能之辈或无赖之徒。凭其哥哥帕拉斯(Pallas)之力，做了巴勒斯坦省长的菲利克斯(Felix)，据史家塔西陀批评说，“拥有一个国王的权力，而只具有一个奴隶的头脑。”⁶⁰费斯图斯(Festus)的统治比较公正，但未竟其志而死。如果犹太史家约瑟夫斯的话可信，阿尔比努斯(Albinus)但勤于掠夺与抽税，且因获取酬金释放囚犯而发了一笔横财；他说，“监狱里释放一空，留下来的一些人则为没有东西送给他的。”⁶¹这位罗马朋友及羡慕者(约瑟法斯)又说，“弗洛鲁斯(Florus)只像一个剑

子手,不像一位省长”,好些城市全城被掠,他不但自盗,他人的盗劫,如许他分赃,他就默许。他的这些报告,还保留有若干战时宣传味道;毫无疑问的,那些历任省长们曾经诉说,犹太人是很难镇压的人民。

犹太的“热情青年”(Zealots)与“剑客”(Dagger-men),组织了好些游击队,以抗议这种暴政。他们的队员誓除不忠的犹太人,混入街头人群中,自其奉命要杀的人背后去行刺他,然后即乘人群的慌乱而逃逸。⁵⁹当弗洛鲁斯自圣殿财库中提走 17 talents (6.12 万美元)时,一群愤怒的暴民集合在圣庙之前,高呼撤他的职,有些青年则手提篮子,请他捐款救贫。弗洛鲁斯的军团驱散这些群众,劫掠几百户人家,并杀死其居民,叛民首领则或被拷打,或被处以磔刑。据约瑟夫斯说,在那一天中,有 3600 名犹太人被杀。⁶⁰年老的或善良的希伯来人劝青年们忍耐,辩称,反抗那么强大的帝国,将是民族自杀;然青年及贫民反指责他们是帮凶者或胆小鬼。于是耶路撒冷一城,甚至每一家庭之内,都分成二派:一派占据着本城的高地部分,另一派则在低处,彼此互相攻击,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公元 68 年,二派发生一次激战,激烈派获胜,杀了 1.2 万名犹太人,差不多全是富人;⁶¹于是,叛乱变成了一次革命。有一支叛军部队,在梅察达(Masada)地方包围着罗马警备部队,先说服他们放下武器,然后又把他们全部杀死。而在那同一天内,巴勒斯坦省会凯撒里亚的非犹太人,也组织起来,屠杀了 2 万犹太人;又把另外数千名犹太人卖充奴隶。有一天,大马士革的非犹太人,也杀死 1 万名犹太人。⁶²犹太革命分子怒不可抑,将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境内的许多希腊城市毁灭,有好些城市烧得片瓦无存,所杀及被杀的人无数。约瑟法斯说,“那时候的常见现象是,到处城市都是满街满巷的尸体……无人掩埋,那些尸体老幼不分,女尸也没有什么遮掩。”⁶³至 66 年 9 月,革命分子已在耶路撒冷获胜,且几乎占有全部巴勒斯坦。主和派已经名誉扫地,其中大多数人现在也已参加造反了。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祭司名叫约瑟夫斯(按即上述史家),那时候还是 30 岁的青年,干劲十足,才华焕发,而且智慧过人,能实现其每一愿望。他奉革命党之命防守加利利,他坚守着约土帕塔城(Jotopata),抵抗未斯巴芑安(Vespasian)将军的围攻,最后只剩下 40 名士卒,和他躲在一个山洞内。约瑟夫斯想投降,那些士兵威胁他说,如果他这样做,就杀死他。既然他们宁死不肯被俘,约瑟夫斯就说服他们抽签决定次序,依次一个杀一个;最后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人,他就劝诱那人与他一同投降。他们带上铁链,即将解送罗马的时候,约瑟法斯预言,未斯巴芑安将军将做皇帝。未斯巴芑安释放了他,渐渐地把他当作顾问,关于对犹太人战争的事,常采纳他的意见。未斯巴芑安前往埃及后,约瑟夫斯就随同提图斯将军,围攻耶路撒冷。罗马军团接近耶路撒冷,促成犹太人一次为时已晚和执迷不悟的团结。据塔西陀断定,有 60 万叛众,聚集在此城内。所有能服役的人都武装起来了,女人的尚武精神也不下于男子。⁶⁴约瑟夫斯自罗马战线上,吁请城内被围的人投降;他们骂他卖国贼,决心作战到底。犹太人迫于饥饿,一再冒死出城,以搜集粮食;有数千人被罗马军队所俘,钉死于十字架上;据约瑟夫斯报告,“这许多人太伟大了,房屋不足以尽收十字架,而十字架又不敷死者所需”。围城 5 个月,到最后期间,城内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为死尸填塞了;食尸鬼徘徊其间,谋害死人;据说,有 11.6 万具尸体从城墙上抛下。有一些犹太人吞下金币,自耶路撒冷潜逃出来,罗马人或叙利亚人俘获他们,破开其肚皮,或在死人的腐肉中,去寻觅金币。⁶⁵罗马军队已占此城一半的时候,提图斯向叛众提出他所认为宽大的条件,但被他们拒绝了。罗马军队纵火焚烧,圣殿着火,这个伟大建筑大部分都是木材所建,很快就化为

灰烬。残余的防御者仍然英勇作战，据狄奥(Dio)说，他们以死在圣殿之地自豪。⁶⁸有些是彼此互相杀死，有些是扑在自己枪上而死，有些则跳入火中烧死。胜利者毫不宽容，他们见到犹太人就杀，无一获免；有 9.7 万难民，被逮捕卖充奴隶；其中有许多人，在贝利图斯(Berytus)、凯撒里亚菲利皮(Caesarea Philippi)及罗马庆祝凯旋的场合，有如斗败公鸡，终被折磨而死。这次耶路撒冷围城及其后发生的悲剧，据约瑟夫斯说，犹太人一共死了 119.7 万人；塔西陀估计则为 60 万人(公元 70 年)。⁶⁹

到处的抵抗，依然继续到 73 年为止，然就其实质而言，圣殿的毁灭，就是叛乱终止与犹太国灭亡之象征。所有那些参与叛变者的财产，一概没收转卖。犹太国内的犹太人已经寥寥无几，剩下一些人则在饥饿边缘中讨生活。连那些最穷的犹太人，现在也要向罗马的异教寺庙奉献，其数额为过去虔诚的希伯来人每年献与耶路撒冷圣殿的半数。大祭司及以色列长老大会已被取消。犹太教改变为这样一种形式以至于今日：一种没有中央寺庙，没有最高祭司，没有献祭仪式的宗教。撒都该派不见了，而法利赛人和拉比们，则成为一群无家可归的人民之领导者，那些人民一无所有，仅有的是他们的会堂及其希望。

第七节 散居异邦

有 100 万犹太人，或向外逃亡，或沦为奴隶，自地中海加速向各地散布，犹太学者们，以希律所建圣殿被毁的时候，作为犹太人散布(Diaspora)开始之日。然据我们所知，早在 600 年之前，当他们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犹太人的散布就开始了，且曾在亚历山大殖民中重振起来。因为他们已占有肥沃土地，而犹太人的孝道与律法又严禁杀婴，所以犹太人的扩张，是由于生物学的与经济的双重原因；希伯来人在世界商业上所表演的角色，则殊不足道。在耶路撒冷陷落的 50 年前，斯特拉博以反闪族的夸大态度说道：“地球可居住的地方，很难发现没有这个民族，及不受他们支配的一处地方。”⁷⁰又在这次散布之前 20 年，斐洛也写道：“几个大陆上……到处有犹太人殖民地……各岛屿及几乎全部巴比伦地区，也是如此。”⁷¹到公元 70 年的时候，有数千犹太人居住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及安息的其他城市；在阿拉伯半岛，及由是处过去的衣索匹亚，也是人数很众，叙利亚及布匿境内尤多；又在塔尔苏斯、安条克、米利都、以弗所、萨迪斯、士麦那等处，犹太人有很多殖民地；只在提洛、科林斯、雅典、菲利皮、帕特拉(Patrae)及帖撒罗尼迦等处，人数稍少。在西方的迦太基(Carthage)、锡拉库萨、Puteol、加普阿(Capua)、庞贝、罗马，甚至罗马名诗人贺拉斯的故乡维纳西亚(Venusia)等处，也都有犹太人的社区。总而言之，在罗马帝国之内，犹太人的总数当有 700 万人——约为帝国全人口的 7%，比今天美国的犹太人比率大一倍。⁷²

他们的人数、衣、食、割礼、贫穷、野心、繁荣、排外性、智慧、憎恶偶像以及很不方便的安息日崇拜等，在在都引起反闪族思想，小之如戏院内的笑谑，及尤维纳利斯(Juvenal)与塔西陀二人著作所述的轻蔑，大之则有当街谋害及大规模的屠杀。亚历山大的阿庇昂自告奋勇，成为攻击犹太人的主要发言人，而约瑟夫斯也写了一本文笔犀利的小册子以答复他，

的攻击。*

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约瑟夫斯随同提图斯回到罗马,跟着这位他的人民之征服者,参与展示犹太俘虏及战利品的一次凯进行列。未斯巴芑安赐给他罗马市民及一项津贴,又在他宫廷中赐给他一个住宅,及犹太地区内一些很有收益的土地。⁶⁶为报答皇恩,约瑟夫斯就取了未斯巴芑安家族的名 Flavius,并写了一部《犹太战争》(约在公元 73 年),为台塔斯在巴勒斯坦的行动辩护,也为自己的背叛辩护,且借罗马力量的显示,以沮丧以后的反叛者。在他晚年,他益感孤独,便开始写《犹太人的古代史》(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此书改善了非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成就、风俗、性格之看法,从而也就重获犹太人对他的好感。他的叙事简明有力,他说希律大帝像普卢塔克一样迷人,但是,他的偏见和目的,损毁了他的客观性。这部古代史巨著费时多年,耗尽了他的体力,全书 25 册,最后 4 册是由他的秘书们,跟据他的笔记而写成的。⁶⁷此书出版时,约瑟夫斯还只 56 岁,然由于一生在冒险、争论及精神寂寞中生活,身体已经很衰老了。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靠着其性格的弹性,渐渐地重建其经济的及文化的生活。当耶路撒冷被围期间,有一个希勒尔的高年学生约翰兰(Johanan ben Zakkai),唯恐在此次屠杀中,消灭了所有教师及口头传说解释者,乃自城中逃出,到邻近地中海的押甫尼(Yabne)或詹姆尼亚(Jamnia),于一个葡萄园内,建立一个书院,耶路撒冷既陷,约翰兰就在詹姆尼亚组织一个新长老会,其会员不是祭司、政客及富人,而是法利赛人和拉比,拉比就是律法教师。这个议会(Bet Din)并无政治权力,然对于宗教或道德的事,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犹太人,都承认其权威。议会选择一个族长为首领,族长可任命犹太社区的管理官员,也有权开除桀傲不驯的犹太人。约在公元 100 年,族长迦玛列(Patriarch Gamaliel)以其严格纪律,首先统一议会,然后统一詹姆尼亚的犹太人,终于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全部统一起来。在他领导之下,将希勒尔和沙马伊(Shammai)等所作的互相抵触之《律法》解释,付请检讨及票决;希勒尔的解释大都批准,对所有犹太人皆具有拘束力。失国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现在既然《律法》为不可缺少的凝结力,所以《律法》的教授,就成为犹太分布区会堂中的主要职务;而会堂则代替圣殿,祷告代表献祭,拉比代替祭司。解律者(Tannaim)解释每一条口译《律法》,通常引用《圣经》以支持其说,有时也加上一些故事、训诫及其他资料,作为例解。最著名的说律者,是拉比阿吉巴(Rabbi Akiba ben Joseph)。他在 40 岁的时候(约在公元 80 年),才和他的 5 岁儿子一同上学,学习阅读。不久,他就能默背《摩西五书》的全部。研究了 13 年后,他在詹姆尼亚附近一个村中,于一棵无花果树下,开办他自己的学校。他的热情与理想,勇气与幽默,甚至他的强有力的教条主义,吸引了很多学生。公元 95 年,消息传来,多米提安(Domitian)皇帝正在策划一种对付犹太人的新法案,阿吉巴被选出,偕同族长贾末利尔及另外二人,向这位罗马皇帝亲自诉愿。当他们正在罗马时,多米提安死了。继位的内尔瓦(Nerva)皇帝听着他们的申诉,颇为同情,而为了重建罗马而加于犹太人的特税(fiscus Ludaicus)遂告中止。阿吉巴自罗马回到詹姆尼亚后,即以余生之年,把口译《律法》编成法典,此书后由他的学生及其继任人犹达族长(Judah the Patriarch)继续完成。这个法典虽系古典式,然靠着学者和教授们的记录,世代相传,其口头传统部分,迄今仍成为现行《律法》教本。阿吉巴的方法很不合理,而其结论却很正确;

* 约瑟夫斯听说他的一位叔父强迫阿庇昂接受割礼,非常高兴。⁶⁸

他援引自一种离奇注解的自由原则，每一成文律法的字，都变成了神秘的意义；也许他观察到，只有在神秘的形式中，人们才会接受理性的教义。从阿吉巴起，便出现了神学与伦理的组织与注解，复经由塔木德(Talmud)传至迈蒙尼德(Maimonides)，最后成了烦琐哲学家的思想方法。

阿吉巴活到 90 岁的时候，他已经衰弱而保守，但是，又像他幼年时代一样，再度处在革命的环境中。公元 155 至 156 年，昔兰尼(Cyrene)、埃及、塞浦路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再度起而反抗罗马；那时候的每日大事，就是犹太人对非犹太人，及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互相屠杀；据狄奥说，昔兰尼(在利比亚)屠杀了 22 万人，塞浦路斯屠杀了 24 万人；这数字是难以置信的，可是，我们知道昔兰尼自遭此劫，永未恢复，塞浦路斯则在此后几世纪中，不许有希伯来人居留岛上。这次起义是被镇压了，但是，劫后余生的犹太人却保留着可怕的希望，期待一个弥赛亚到来，领导他们胜利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由于罗马的愚蠢，叛变遂再起。公元 130 年，哈德良皇帝宣称，有意在圣殿旧址，兴建一个罗马主神朱庇特(Jupiter)的神庙；131 年，他又下令禁止割礼及公开教授犹太律法。⁶⁵有一个巴科克巴(Simeon Bar Cocheba)自称为弥赛亚，在他领导之下，犹太人又作了古代的最后一次努力，以恢复他的故乡及自由(132 年)。毕生祈求和平的阿吉巴，也接受巴科克巴为众所期望的赎罪者，而为革命祝福。叛众抵抗罗马军团，英勇战斗了 3 年，最后终因缺乏食物及补给品而被击败。在巴勒斯坦境内，罗马人毁灭了 985 个市镇，屠杀了 58 万人；据说，死于饥饿、疾病及焚毙的人数，比被杀人数更多；差不多犹太全境，都变成了荒地。巴科克巴本人在贝特亚(Bethar)防御战中战死。无数的犹太人被卖充奴隶，因为人数太多，其价格低到只换一匹马。有数千人藏在地下水槽中，以避免被俘；旋被罗马军队围住，他们相继饿死，其获得保全生命者，是以死人肉为食。⁶⁶

哈德良决心消灭犹太教的恢复力，不但禁止割礼，更禁止安息日及任何犹太假日的仪式，也不许公开举行任何希伯来仪式。⁶⁷所有犹太人，都要缴纳一种很重的新人头税。每年只规定一天日期，准许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在那一天，可以走到圣殿遗迹之前痛哭。耶路撒冷废墟上，现已另建一个非犹太人的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城，城内建有朱庇特和维纳斯二神庙，及一些体育馆、戏院和浴室等。詹姆尼亚的犹太长老会已被解散，禁止再设；另在利德(Lydda)地方，准许成立一个毫无权力的小型议会，但禁止公开讲授《律法》，违则处死。有好几个拉比不服从这个禁令，皆处死刑。现年 95 岁的阿吉巴，坚持着要教授他的学生，被下狱监禁 3 年，他在狱中还是照样传教；他被审问，判罪，接着他就死了；据说，他临死时口中还念着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听呀，啊，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一个。”⁶⁸

安东尼·庇护虽已将哈德良的禁令放松，然经过巴科克巴反叛的大劫之后，犹太人几世纪都没有复原。自是以进入中世纪，他们放弃了所有世俗之学，只有医学一门除外；弃绝希腊主义的每一形式，只靠他们的拉比、神秘诗及《律法》，获得安慰并借以团结。从来没有其他人民经历过那么长久的流亡或那么艰苦的命运。犹太人自被逐出他们的圣城之后，最初是被迫投降于异族，后来则投降于基督教。他们分散于帝国的每一行省以及省外之地，沉沦于贫穷与耻辱中，甚至连哲学家及圣哲之士都不肯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退出公共事务，专门从事私人研究与崇拜神，热情地保存他们学者的话，并准备把那些话写下来，最后

终于编入于《巴比伦与巴勒斯坦的提尔麦德》。犹太教因恐惧而藏匿且黯然无光，及其于孙——基督教则出来征服世界。

第六章至第十章历史大事年表

下列所有的年代除第一个外,皆属公元后;且公元150年以前所有的年代均不确定。

公元前4年:基督降生

公 元

- | | |
|------------------------------------|---------------------------------------|
| 30:耶稣钉死十字架;保罗皈依基督教 | 193—211:塞佛拉斯在位 |
| 45—47:保罗第1次传道 | 194:Montanus 声誉鹊起;亚历山大的克雷芒著作风行 |
| 50—53:保罗第2次传道 | 200:Tertullian 著 Liber Apologoticus |
| 51:保罗在雅典 | 202:Zephyrinus 任罗马主教 |
| 53—57:保罗第3次传道 | 203:兴建塞佛拉斯拱门;Origen 崭露头角 |
| 58—60:保罗被菲力克斯监禁 | 205—270:柏罗丁 |
| 61—64:保罗被囚于罗马 | 211—217:卡拉卡拉在位 |
| 64:尼禄王时的迫害;彼得与保罗之死 | 212:卡拉卡拉普及公民权 |
| 65:利诺斯任罗马主教 | 215:兴建卡拉卡拉浴室;摩尼诞生 |
| 77:Cletus 任罗马主教 | 218:Callistus 一世任罗马主教 |
| 60—100:四福音书著成 | 218—222:Elagbalus 在位 |
| 89:克雷芒一世任罗马主教 | 222:乌尔班一世任罗马主教 |
| 90:约翰书信著成 | 222—235:亚历山大·塞佛拉斯在位 |
| 98:Evaristus 任罗马主教 | 228:额尔比安遇刺 |
| 106:亚历山大一世任罗马主教 | 235—258:Maximinus 在位 |
| 116:Xystus 一世任罗马主教 | 236:Fabian 任罗马主教 |
| 126:Telesphorus 任罗马主教 | 238—244:Gordianus 一世、二世、三世在位 |
| 137:Hyginus 任罗马主教 | 241—272:Shapur 一世为波斯国王 |
| 141:庇护一世任罗马主教 | 244—249:阿拉伯人菲力普人主罗马 |
| 150:贾士丁第1次护教 | 248:Cyprian 任迦太基主教;Origen 写驳 Celsus 书 |
| 156:Anicetus 任罗马主教 | 249—251:狄希阿斯在位;数学家 Diophantus 声誉鹊起。 |
| 166:波利卡普殉道 | 251:葛内路斯任罗马主教 |
| 175:Eleutherius 任罗马主教 | 251—253:Gallus 在位 |
| 177:里昂殉道事件 | 253—260:Falerianus 在位 |
| 178:Irenaeus 任里昂主教 | |
| 190:维多一世任罗马主教 | |
| 193:Pertinax 和 Didius Tullianus 在位 | |

- 253—268:加列努斯在位
 254:Marcomanni 人入侵北意大利
 255:Shapur 进犯叙利亚
 257:瓦莱里安敕令对付基督徒
 259:哥特人侵占小亚细亚
 260:第1次颁宗教容忍诏书
 260—266:Odenathus 统治帕尔迈拉
 266—273:芝诺比阿和朗占纳斯统治帕尔迈拉
 268—270:克劳狄乌斯二世在位
 270—275:奥里安在位
 271:蛮族入侵意大利
 275—276:塔西陀在位
 276—282:Probus 在位
 282—283:Carus、Carinus、Numerianus 在位
 284—305:迪奥克里先在位
 286—305:Maximianus 分治帝国
 292:加莱里乌斯与 Constantius 分任“凯撒”
 295:兴建迪奥克里先浴室
 296:Marcellinus 任罗马主教
 301:迪奥克里先颁价目诏书
 303—311:迪奥克里先迫害基督徒
 306:君士坦丁被立为“凯撒”
 307:Maxentius 与马克希米安号称“奥古斯都”;兴建 Maxentius 教堂
 307—309:马赛拉斯一世任罗马主教
 307—310:Lactantius 作 Divinae Institutiones
 307—313: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号称“奥古斯都”
 309—310:Eusebius 任罗马主教
 312:Mulvian 桥之役;颁布《米兰敕令》
 313:Eusebius 著《教会史》Eusebius
 313—323: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分治帝国
 314:召开阿尔勒会议
 314—336:施尔菲斯特一世任罗马主教
 315:兴建君士坦丁拱门
 323:李锡尼败阵 Adrianople
 324—327:君士坦丁独得帝位
 325:尼西亚会议
 326:君士坦丁杀子、侄及妻
 330:迁都君士坦丁堡
 337:君士坦丁之死

第六章 耶 稣*

(公元前 4 年—公元 30 年)

第一节 发轫期

基督存在过吗?这位基督教创始者的生命史,是否就是人类悲苦、幻想和希望的产物,就像印度守护神(Krishna)、埃及奥西利斯神(Osiris)、弗里吉亚的阿提斯神(Attis)、希腊的阿多尼斯神(Adonis)和狄俄尼索斯神(Dionysus)以及波斯的密特拉神(Mithras)这一类的神话故事呢?在 18 世纪初期,英国博林布鲁克派(Bolingbroke)的政治学家们,就曾私下讨论过,耶稣根本就没有出生过的可能性。这件事,甚至使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也感到震惊不已,沃尔内(Volney)在他 1791 年出版的《帝国的灭亡》(Ruins of Empire)一书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怀疑。拿破仑在 1808 年会晤德国学者维兰德(Wieland)的时候,不谈论政治或战争方面的问题,却问他是否相信基督历史的真实性。^①

在现代人类心智活动中最具深广影响力之一者,为对《圣经》“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其对《圣经》真实性及合理性所作之大量的攻击,亦曾遭到反击,来维护基督信仰的历史基础。这项批判所产生的结果,可能和基督教本身一样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两百年来的这项争论,首先是由德国汉堡的东方语言教授赖玛鲁斯(Hermann Reimarus)在默默无声的情形下所进行的,他在 1768 年去世的时候,遗留一部关于基督生平的手稿,赖玛鲁斯为了慎重起见,这部长达 1400 页的著作,在他生前并没有出版,直到他死后 6 年,才由德国批评家及戏剧家莱辛(Gotthold Lessing),不顾一些朋友的反对,发行了其中的一部分,赖玛鲁斯认为,耶稣不能被视为基督教的创始者,只不过是犹太人世界末日论者之中的一个杰出人物,换言之,赖玛鲁斯认为,耶稣基督并没有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只希望人类为世界的毁灭预作准备,以便接受上帝对人类的最后审判。德国哲学家及神学家赫尔德(Herder)在 1796 年指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基督,与《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基督迥然不同。在 1828 年,德国学者保利努斯(Heinrich Paulus),以 1192 页对基督的生平,作了一次摘要的归纳,他对耶稣在世时所显的神迹,作了一个推理的解释——他接受发生过这些神迹的事实,不过他把这些神迹的出现,归功于自然的原因和自然的力量。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在他 1835 和 1836 年间

* 译注:6、7、8 章引用《圣经》文句甚多而经文人地之译名与前文所译者不尽相同,不免前后有歧出现象,请读者留意。

出版的《耶稣的生平》(Life of Jesus)中,反对这种折衷的说法,他认为四福音书里面记述的超自然事迹,应该列为神话;同时避免使用这些事迹来叙述耶稣的生平,而要重新写出基督的真正行谊。施特劳斯的这本长篇巨著,使《圣经》批判成为德国思想界的扰动中心长达1个世代之久。在同一年 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对使徒保罗的《书信》提出了攻击,他认为其中除了《加拉提亚书》、《哥林西前书》、《哥林西后书》及《罗马书》以外,其他全部都缺乏真实性。1840年,鲍尔(Bruno Bauer)开始一连串引起热烈争论的写作。他认为耶稣就是一个神话人物,是第2世纪融合犹太、希腊及罗马各神学所产生的一个人格化的崇拜对象。1863年,法国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其推理式的论述,使当时广大的群众震惊惶惑。这本书搜集了德国对基督教的各种批评,把四福音书的问题,公诸于整个知识界。到了19世纪的末叶,卢瓦齐神父(Abbe Loisy)的法国学派,对此评论到达了最高潮。因为他极力主张严格地分析《新约圣经》的真实性,以致天主教当局觉得非把他和一些“前进分子”逐出教会不可。同时, Pierson、Naber、Matthas 的荷兰学派,更进一步致力于此一运动,他们处心积虑地去否认耶稣存在的史实。在德国, Arthur Drews 将这种否定的主张,予以更明确的说明。英国的史密斯(W. B. Smith)和罗伯逊(J. M. Robertson),也发表了类似的否定言论。两个世纪的讨论,结果似乎是推翻了基督存在的可能性。

基督存在的证据如何呢?教会以外的最早考证,是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所著的《犹太人的古代史》(Antiquities of Jewes 可能写在公元93年),其中有如下的记载:

那时候,有个耶稣。如果称他为人,他应该是个圣人,因为他行了许多奇妙的事迹,教导民众,并且乐于接受真理。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跟随他。他就是弥赛亚。^②

这段奇怪的记载,也许有它的真正根据,不过作者是犹太人,按理说,他应该热烈取悦当时和基督教有冲突的罗马人和犹太人;可是在他这部著作里,竟有这样对耶稣的崇高赞颂,因而使人产生了怀疑。基督教的学者们,也批评这段叙述,几乎毫无疑问是原著的窜改。^③在《犹太法典》(Jelmud)中,曾提到“拿撒勒人耶稣”(Yeshu'a of Nazareth)的地方,但因出书的年代很晚,所以很可能是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④并不能当作历史的考据。最早述及耶稣的非基督教文献,是小普林尼^⑤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请求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指示如何对待基督徒。5年之后,罗马史学家塔西陀^⑥记述了尼禄王(Nero)对罗马基督徒的迫害,并且说明在公元64年,罗马各地的基督徒,已经日渐增多。这项记载,由于极符合塔西陀的风格、笔调及偏见,因而所有的《圣经》批评者,只有 Drews 一人怀疑它的真实性。^⑦罗马传记作家及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 70?—121?)叙述过同样的迫害事件,^⑧并且报导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放逐犹太人(约在公元52年)的情形,说是“受耶稣鼓动的犹太人,制造群众的骚乱”。^⑨这段记载,与《使徒行传》非常符合,其中提到克劳狄乌斯的一项指令,指示“这些犹太人应该离开罗马”。^⑩这些资料,证明了基督徒的存在,并未说明基督本人;但是除非我们假设有基督存在,否则我们就要倾向一种难以相信的推测,认为耶稣是在1个世代之中捏造出来的;此外,我们必须

假定罗马的基督教团体，是在大约公元52年以前某些年代成立的，来符合罗马王下达的指令。大约在这第1世纪的中叶，一个名叫Thallus的非基督徒，辩称基督死后的反常黑暗，完全是自然现象的一次巧合（Julius Africanus保存有片断的资料）；⁴¹这次辩论，认为基督的存在，是当然的事，甚至对初期基督教最痛恨的外邦人或是犹太人的反对分子，对于基督的存在，似乎从来没有否认过。

教会方面关于基督存在的证据，最初出现在圣保罗的书信上。其中有一部分的来源不可靠；不过在公元64年以前的几封，几乎举世公认它们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没有人怀疑过保罗存在的真实性，或是怀疑过他和彼得、雅各及约翰一再会晤的真实性；同时保罗也承认这些人都亲身结识过基督。⁴²一般人所接受的使徒书信，常常提到“最后的晚餐”⁴³和耶稣的受难。⁴⁴

至于四福音书，则没有如此简单。在头两个世纪，基督徒之间，曾流传着很多的福音书。现在所保留的四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福音”一字的原文，即希腊字 euangelion，这是《马可福音》的开端用语，意即“佳音”（glad tidings）——弥赛亚来到，上帝的国临近了。《马太》、《马可》及《路加》3本福音书，是自同一个观点叙述的：它们具有彼此对称的内容和主题，可以对照阅读。它们是用希腊的通俗文字所记载，没有一定的文法或文学的修饰。不过，这些福音书的简单格调所代表的坦率和力量，彼此的类似性和背景的生动有力、深厚的感情，以及故事的动人，赋予这原来简陋的原文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后来英王詹姆斯时代的钦定英译本，虽有很多的偏差，但是在文词方面，则已经修饰得非常隽永。

现存最早的四福音抄本，仅能溯至第3世纪，而原著显然写在公元60年到120年之间，因此，历经两个世纪由于抄写上的失误，同时，为了适合神学，或翻版人士的宗派，或因时代的影响，都可能改变了四福音书的内容。公元100年以前的基督教写作者，常常引用到《旧约圣经》，从未引述《新约圣经》。在公元150年以前，唯一提及基督教福音的，是Papias。他大约在公元135年的时候，报导有一个来历不明的“老约翰”说，马可是从记忆中，把彼得传述给他的话，写成了他的福音书。⁴⁵Papias又说：“马太用希伯来文抄录了《基督语录》（Logia）”——显然即早期用阿拉米文（Aramaic）写的基督的语录。保罗可能有一些这类的文件，因为他虽然没有提过四福音书，但是时常直接引用耶稣说的话。^{*}批评《圣经》的人士，通常都同意《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认为出现在公元65年到70年之间。因为这本福音书有时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复述同一件事情，⁴⁶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根据《基督语录》，以及另外一些可能是早期马可本人的原作。显然早在耶稣的某些使徒以及他们最亲近的门徒仍然在世的时候，现代所用的《马可福音》便已经开始流传；所以它的内容，和他们新汇集与译述的基督事迹之间，似乎不可能有重大的差异。⁴⁷我们可以参考明智而深虑的施未策（Schweitzer）的意见，提出一项结论，即《马可福音》确实是一部“真实的历史”。⁴⁸

教会正统的习惯，是将《马太福音》列于第1位。依据Irenaeus⁴⁹的记载，《马太福

* 1807年和1903年，Grenfell与Hunt在埃及Oxyrhynchus的残迹中，发现了12件零星的《基督语录》，大致与四福音书的记载相符。这些史料的年代，都不早过于第3世纪，不过它们可能是早期原稿的抄本。

音》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即阿拉米文写的；不过流传到我们手中的，只有希腊文本。由于《马太福音》显然是摹仿《马可福音》写的，甚至可能是摹仿《基督语录》写的，所以批评者多数认为《马太福音》是马太的一位门徒写的，而非出自马太本人的手笔。不过即使是最表怀疑的学者们，也都承认这本福音书的年代，早在公元85年至90年之间。⁶⁹马太为了希望转变犹太人的信仰，他所引用的耶稣神迹，多于其他的几本福音书；同时，过于热切地去证实，许多《旧约》的预言被应验在基督身上，乃至令人产生怀疑，不过在四种福音书之中，《马太福音》是最动人的一部，也是无意识的世界文学杰作之一。

圣路加的福音书，咸认为出现在第1世纪的最后10年。这本福音书希望把早期关于耶稣的记载，加以协调一致，它的目的，并非要转变犹太人的信仰，而是希望说服非犹太人。路加自己很可能不是犹太人，他是保罗的朋友，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⁶⁴《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一样，大部分来自《马可福音》，⁶⁵《马可福音》里面661节中，《马太福音》借用了600多节，《路加福音》借用了350节，而且大部分一字不改。⁶⁶在《路加福音》里面，很多《马可福音》所没有的内容，出现在《马太福音》之中，并且也是一字不差；显然《路加福音》也借用了《马太福音》的内容，或是路加与马太采用了某个现已消失的共同来源。路加借用其他内容的时候，也发挥了一些自己的文学技巧；勒南（Renan）认为这本福音书，是一本文字最美的书。⁶⁷

第四部福音书，并不佯称是耶稣的传记；它是以前神学的观点对基督的叙述，认为基督就是“圣言”（divine Logos），就是“道”（Word），是世界的创造者及人类的救赎主。这本福音书，在很多细节和对基督的一般描述，与其他3本福音书都有矛盾之处，⁶⁸这部半诺斯替教式（Gnostic）的著作，以及它所着重的抽象玄学观点，促使很多基督教的学者，怀疑它的作者究竟是否使徒约翰，⁶⁹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一项古老的传说，不可轻易地加以否定；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并非个个皆属愚昧无知，最近的研究结果认为，第四本福音书是在第1世纪的末叶问世，而这本福音书和“约翰的书信”是同一个作者的传说，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两者的观点相同，格调也一致。

简言之，在这几部福音书里面，显然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有很多可疑的历史记载，有很多和其他神话相似的记载；有很多显然为了应验《旧约》预言而安排的事迹；也有很多叙述，可能是为了后来的教义或教会的礼仪，而树立一个历史依据。四福音书的作者们，与西塞罗、萨卢斯特（Sallust）、及塔西陀具有同样的观念，认为历史是传输道德思想的工具。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言论，可能由于过去的人知识低落，而有记忆上的偏差；也可能在抄录复制的过程中，发生错误或有修改。

即使的确有以上这些弊端，但是四福音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成立，其矛盾，只在它们的细节，而非本质的问题。在基本上，几部福音书都非常一致，对基督的生平有一贯的叙述。圣经的批判者，极力地寻找各种论据，来严厉考验《新约》的真实性，如果依照这一批判所作的评论，很多古代的伟人——例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以色列国王大卫（David）、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都要被列为传奇式的神话人物。^{*}纵使四福音书的作者存有偏见或有神学的主观成见，然而他们却坦率地记录了

* 一位伟大的犹太学者说（也许说得过分了一点）：“如果亚历山大或凯撒的历史，有像四福音书那样的古老资料来源，我们就不该稍存怀疑了。”——见J. Klausner 著《从耶稣到保罗》，第260页。

一般人可能要加以隐藏的一些事迹——例如使徒们彼此竞争地位；耶稣被捕之后，使徒们的星散；彼得的否认耶稣；耶稣在加利利不能显神迹；并提到有些听众认为耶稣可能精神错乱；耶稣早期对他传道的犹疑；他承认不知道未来；他的痛苦时刻；他在十字架的绝望呼喊，读过这些记载的人，当不会怀疑这些事迹里面的人物。如果说，只凭几个头脑简单的人，在一个时代之中，竟能够捏造出这样一个才能超越而引人入胜的人物来，捏造出一个制定如此崇高的伦理道德和仁爱精神的人物来，那么这项捏造工作的惊人才能，远比四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更难令人相信。对《圣经》的“高等批评”流行了两个世纪之后，基督的一生，他的品格和教义，仍然赢得人们理智上的认识；同时在西方人的历史上，占有最具影响力的地位。

第二节 成长期

马太与路加，都记载耶稣出生于“希律任犹太国王的时候”²²——所以时间在公元前3年以前，不过路加的记载，说明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在位的第15年^{23a}——即公元28至29年的时候，耶稣接受了约翰洗礼，当时耶稣大约30岁；照这样推算，耶稣应该出生在公元前2年至1年之间。路加又说：“当基林努斯（Quirinius）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罗马王奥古斯都曾令谕天下人纳税……”基林努斯于公元6年至12年，担任驻叙利亚的总督；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基林努斯在犹太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其时是在公元6至7年；²⁴关于这项人口普查，我们没有进一步记录，德尔图良²⁵的记载，在公元前8至7年间，叙利亚总督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在犹太进行了1次人口普查；如果这就是路加记忆中的那次人口普查，则基督的出生年代，必须在公元前6年以前。关于基督出生的明确日期，我们并不清楚。希腊神学家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约在公元200年），当年记录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年鉴编纂者认为基督出生在4月19日，有些说是5月20日；克雷芒本人认为是公元前3年11月17日，早在第2世纪的时候，东方的基督教在1月6日庆祝耶稣的诞辰，公元354年的时候，包括罗马在内的一些西方教会，在12月25日纪念基督的诞辰；这是当时推算错误的冬至日，冬至也就是白昼开始加长的日子；这一天原来是密斯拉教（Mithraism）的主要的节日，也就是所谓太阳神（即密特拉教所奉的太阳神）的誕生日。东正教有一段时期，维持1月6日是耶稣诞辰，并且指责西方的教友崇拜太阳及崇拜偶像。不过到了第4世纪的末叶，东方的教会也采用了12月25日作为耶稣的诞辰。²⁶

马太和路加记载的耶稣诞生地点，是耶路撒冷以南5英里的伯利恒；所以他们记载说，耶稣的一家，是迁移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的。马可没有提到伯利恒，只是把基督称

为“拿撒勒人耶稣”。* 基督的父母亲，给他取名为约书亚（Yeshu'a）意即“耶和华救主”，希腊和罗马人叫他耶稣。（Lesous, Lesus）。

耶稣显然出生在一个大的家族，因为他的邻居对他的卓越教诲感到惊奇时，曾经提出过以下的问题：“这人从那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么？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么？”⁶⁰路加叙述天使报佳音（Annunciation）的故事时，运用了一些文艺的修辞，作成《新约》中的伟大诗篇之一——《圣母颂》。

在《圣经》故事里，除了耶稣之外，圣母玛利亚算是最令人感动的人物。她满怀母爱的喜乐之情，含辛茹苦地抚养耶稣；对他少年时候的学习精神，深引为荣；对他后来提出的教义和主张，感到惊服不已；她希望耶稣离开追随他的群众，回到家里安静的休养（玛利亚曾对耶稣说：“……你的父亲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她孤苦无援地亲眼看到她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她悲痛欲绝的抱着耶稣的尸体。如果这不是历史，也是一部上乘的文学著作，因为其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写下了远胜过两性爱情的动人故事。后来关于玛利亚和一个罗马士兵之间的一段谣传故事，被评为“愚蠢的捏造”。⁶¹其次在一些伪造或非正统的福音书里，还有一些关于基督出生在山洞或马槽、牧羊人和三贤者朝拜圣婴、无辜者大遭屠杀以及逃亡埃及的故事；思想成熟的人，对这些无伤大雅而又富于诗意的流行故事，不会产生反感。关于童女怀孕生子一事，保罗和约翰都没有记载；至于马太和路加，则经由不同的家谱，从约瑟把耶稣归宗为大卫的后裔；相信耶稣是大卫后裔的立论，显然早于童女怀孕生子之说。

四福音书的作者，很少记载基督的少年生活。基督出生第8天行割礼。约瑟是个木匠；因为职业世袭的影响，所以相信基督也过了一段愉快的木匠生活。他了解他村子里的工匠、地主、仆役及附近的奴隶；他的言论中，充满了关于这些人物的词句。他很欣赏乡间大自然的美丽、花木的优雅色彩以及宁静而丰硕的果树。关于他在圣殿询问学者的记载，并非难以置信的故事；他很机警，具有好奇心，何况在近东地区，12岁的孩子已经接近成熟的时期。不过他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怎么回事”，他的邻居问道：“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⁶²他参加过礼拜集会，很乐意听人讲述《旧约圣经》；尤其是《旧约》中预言和赞美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有助于他气质的形成。基督可能还读过希伯来先知但尼尔和以诺的书，因为他后来传教的时候，常提到他们两人关于弥赛亚、最后审判及天国来临的见解。

耶稣当年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宗教骚乱的紧张气氛，成千成万的犹太人，渴望着以色列救赎主的来临。魔法和巫术、妖魔和天使、附灵和驱邪、显奇迹和听预言，以及占卜和问星象之类的活动到处流行，三贤朝拜圣婴的故事，在当时可能是一般人相信星象的必然现象。⁶³术士们周游在各个市镇，巴勒斯坦的良善犹太人，每年都要跋涉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Passover Festival），当时耶稣必定获悉了犹太苦修教派的一些状况，也了

* 批评者怀疑马太和路加选择伯利恒作为耶稣诞生地点，是为了支持“耶稣是弥赛亚（Messiah 救世主）”的主张，并且符合犹太预言所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的家族，曾经住在伯利恒。不过批评者无法提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怀疑之论。

解了他们近乎佛教苦行僧的生活；* 可能耶稣还听说过名叫“拿撒勒”的教派，这一派居住在约旦河以外的 Perea 地方，他们拒绝参加庙堂的礼拜，也不受《摩西》律法的束缚。⁶⁶ 不过使耶稣产生宗教热诚的因素，要算玛利亚侄子约翰讲道的影响。

约瑟夫斯所记述的约翰生平，颇为详细。⁶⁷ 我们喜欢把施洗约翰描述成一个老人；其实，他显然和耶稣的年龄相同。马可和马太笔下的约翰，是一身毛布装束，以干蝗虫和蜂蜜果腹，站在约旦河边，呼吁民众悔改。约翰赞成犹太苦修教派的苦行主张，不过他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只需要一次洗礼，他的“施浸者”（The Baptist）的称呼，可能相当于希腊文的 Essene，即犹太苦修教派。⁶⁸ 约翰在他的洗罪仪式中，谴责伪善和放荡的生活，他警告罪人为最后的审判作准备，声称天国近了。⁶⁹ 约翰说，如果犹太人全体悔改，洗清他们的罪过，弥赛亚和天国立刻就会来临。

路加说，大约在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的第 15 年或稍晚的时期，耶稣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浸礼，当时耶稣“大约 30 岁”，⁷⁰ 受浸的这一决定，证明耶稣接受了约翰的教义；所以他自己传播的教义，大致和约翰的相同，不过他具有不同的方式和特性：他自己从不为别人施浸，⁷¹ 他不过荒野的生活，而居住在世人之间，在耶稣接受约翰施浸之后不久，加利利的希律王（Herod Antipas）便下令监禁约翰，四福音书的记载，说明约翰的被捕，是因为他批评希律王遗弃妻子另结新欢，娶了他兄弟菲力普（Philip）的妻子希罗底（Herodias），约瑟夫斯认为约翰的被捕，是因为希律王担心约翰假借宗教改革的名义，煽动政治反叛。⁷² 关于这件事，马可⁷³ 和马太⁷⁴ 叙述了莎乐美的故事来加以说明：撒罗米是希罗底的女儿，她在希律王面前表演了一场艳舞，因为非常迷人，所以希律王答应她提出任何要求作为报偿。撒罗米在她母亲的指使下，要求取下约翰的首级，于是希律王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四福音书里面，没有关于撒罗米与约翰之间存有恋情的任何记载，约瑟夫斯也没有提及约翰的死亡与撒罗米有关。

第三节 传道期

约翰被囚禁之后，耶稣接替了他的工作，开始宣讲天国临近的道，⁷⁵ 路加记载说，耶稣“回到加利利，并且在各会堂里教训人”。⁷⁶ 我们可以从耶稣的布道工作中，对这位追求理想的青年获得深刻的认识。他在拿撒勒的聚会场所，依序向群众读诵《旧约圣经》，并且选用了下面《以赛亚书》的一段话：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抚慰破碎的心灵，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⁷⁷

路加记载说：“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

* 佛教向西方传教的团体，远到过埃及和北非的昔兰尼（Cyrene），⁷⁸ 所以很可能到过近东。

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⁴⁹当约翰被斩首的消息传出后，他的门徒便寻找一个新的领袖，于是耶稣承担了这份责任和危险，起初，他谨慎地隐退到静僻的乡村，始终避开政治纷扰，后来一天比一天放胆地宣讲福音，希望大家悔改认罪，信奉上帝，以致得救。有些听他讲道的人，以为他是死而复活的约翰。⁵⁰

我们对耶稣，很难获得客观的认识，这不仅因为一些研究的根据，往往是出自他的崇拜者，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传统道德观念，与耶稣具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是以他作榜样，因此如果我们寻找耶稣的任何缺陷，就会有受到伤害的感觉。耶稣的宗教意识极为强烈，所以他严厉谴责那些和他观点不同的人，他能够宽恕任何的过错，但是绝不原谅不信之罪。在四福音书里，有些不免令人困扰的记载，与其余关于耶稣的叙述极不调和，他似乎未加审慎思考地接受了当代一项最严厉的有关永恒地狱的观念，不信上帝的人和不悔改的罪人，要在地狱受烈火和蠕虫侵蚀的永罚。⁵¹他不容抗辩的表示，在天堂的穷人，不会获准给地狱的富人一滴水喝，⁵²他劝告人，“不要论断人，免得自己被论断”。可是他却咒诅那些不接受他福音的人和城市，以及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⁵³他对他的母亲，可能也稍有严厉之处。⁵⁴他具有希伯来先知的苦行热诚，而没有希腊哲人的宽宏镇静。有时他因为义愤填膺，而显得失去了他原有高度的仁慈，他的缺点，就是不惜代价地坚守他的信仰，也就是使他能够感动整个世界的信仰。

就其余各方面而论，耶稣可算是世间最令人敬爱的人物，我们没有关于他的形象资料，四福音书的作者们也没有描述他的外表，不过他的外貌，必然和他的精神魅力一样的美好，所以他吸引了大批的男女群众，我们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获悉，⁵⁵耶稣当时一如当地其他的人，穿的是长袍加外披，脚踏凉鞋，并且可能戴着一条披到肩膀的头巾，借以遮蔽太阳。⁵⁶当时很多妇女，觉得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而温柔的人物，因而使她们产生毫无保留的虔敬之心。关于一名妇女犯奸淫的故事，虽然只有约翰叙述过，但是并不能否定其真实性；这项记载，对约翰的神学理论并无助益，不过完全符合耶稣的性格。⁵⁷另外一个并非四福音书作者捏造能力所及的类似记载，是关于一名娼妓的故事。这个妓女，因蒙耶稣接纳她的悔罪，感动得跪在他的面前，把珍贵的没药涂在他的脚上，并且用她的头发擦干了她滴在耶稣脚上的眼泪，当时耶稣说，她的罪过，已经获得赦免，“因为她的爱多”。⁵⁸据说，当时母亲们都带着她们的孩子到耶稣面前，让他抚摸一下，记载说：“他抱起那些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⁵⁹

耶稣与先知们、苦修教派者、施洗约翰都不同，他不主张禁欲主义。据记载，他在一次结婚的筵席上，提供丰富的酒，他和“大众及罪人”生活在一起，他还收容了一个改邪归正的妓女，加入跟随他的行列。他虽然痛恨肉体的情欲，但是并不反对纯洁的愉快生活，偶尔他也参加富人的家庭宴会。不过一般而言，他常与穷人为伍，甚至和那些法利赛人及撒都该人所蔑视的 Ambaarez 人在一起。他知道不会受到富人的欢迎之后，就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项转变上，想让穷人和谦卑的人，在未来的天国里，列于至高的地位。他和凯撒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两人都站在低层民众的立场，以及他们都有怜恤的性格；除此以外，他们无论在外表、气质及趣旨上，都有天渊之别；凯撒希望用修改制度

* 《约翰福音》第7章第52节。在马可和路加的旧稿里，也有同样的记载，不过后来出版的福音书，已经删除了这类故事，可能是为了避免产生鼓励淫荡的副作用。⁶⁰

和法律的方式，来改造人群；耶稣则主张借改造人群的途径来重订制度和减少法律规定。凯撒易发怒，不过他的明察智慧，总会控制住他的情绪。耶稣始终明智过人，他回答法利赛人狡猾的问题时，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有如律师的技巧，没有人能够愚弄他，即使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也不含糊，不过他的意志力并非依靠他的学识，而是出于他自己锐敏的领悟，深切的感情以及纯一的目标。耶稣并没有自称无所不知；他对很多事件也会感到意外；只因为他的诚挚与热心，才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他的能力，正如他在拿撒勒和耶路撒冷的情形，不过他的才能卓越一点，似乎在他显现的神迹中，获得了证实。

他显现的神迹，可能大部分都是出于思想的感应力——一种信心坚强的精神力，对易受感动者所发生的影响。耶稣的出现，本身就有鼓励作用；再加上受到他乐观的启示之后，于是弱者变强，病者获愈。

至于说，在一些传奇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有过相似的事迹这一点，⁸⁵并不能证明耶稣的神迹就是神话，除了少数的例外，这些神迹并非不可置信的事；于今在法国著名的圣地 Lourdes，几乎随时都有类似的情形，同时无可置疑的，在耶稣所处的古老时代中，这类神迹奇事也发生在希腊的 Epidaurus 及其他精神治疗中心。耶稣的门徒们，也会作这种治疗，耶稣所行的神迹，可从两方面说明它们的出于心理作用：耶稣自己把他的治病方法，归功于病愈者的“信心”；耶稣在拿撒勒无法行奇迹，显然因为那里的人视他为“木匠的儿子”，面不相信他有超人的异能，所以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⁸⁶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福音书中记载说“她身上的七魔已被驱除”也就是说她患过精神病和被鬼附着，似乎在耶稣面前，病魔即告减退；她敬爱耶稣使她新生，且因着耶稣接近她，才获得神智清醒。另一次关于贾鲁斯（Jairus）的女儿复活的故事，耶稣直率地说，那女孩没有死，是睡着了——可能是在昏迷状态；耶稣叫她醒来的时候，一反他往常温和的态度，而用命令的口吻说：“闺女，起来吧！”⁸⁷这也并非说，耶稣把他的神迹视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其实他认为唯有借助于在他里面的神灵，才能够发生作用。我们不知道耶稣的观点是否错误，也不能在人的思想和意志的潜力上确定一个限度。耶稣在行过神迹之后，自己似乎感到精神疲惫，他并不愿意行神迹，也不许追随他的人宣扬他的神迹；他责备那些要求出现“预兆”的人；他引为遗憾的事，就是甚至他的门徒跟随他主要也是因他所行的神迹。

这些门徒们，很少会有人选他们来担负改造世界的工作。四福音书里面，据实辨明了他们的性格，也坦率地暴露了他们的缺点。他们公然存有野心；耶稣为了安抚他们，答应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让他们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⁸⁸当施洗约翰被囚禁之后，他的门徒之一安得鲁，便带着他的兄弟西门投奔耶稣。耶稣称西门为矶法（Cephas）意即“岩石”，希腊译音为彼得（Petros），彼得是道地的平凡人物；他冲动、热心、慷慨而又善嫉，有时候胆小怯懦，他和安得鲁都是加利利海的渔民；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当地渔民；这4个人放弃了他们的渔业，离家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亲近人物。马太是边区 Capernaum 镇的收税员，是罗马政府的公务员，从事公务或国家事务，因此遭受每个渴望自由的犹太人的愤恨，加略人犹大（Judas of Kerioth）是使徒中唯一来自加利利以外地方的人。12位使徒，将财物存积在一起，使用他们公积金委托犹大保管。当他们跟随耶稣到各地传道的时候，就在乡村生活，有时候在他们经过的郊外就地取食，也接受皈依他们的人和朋友们的招待。除了12位使徒之外，耶稣另外

设立 72 位门徒，并且在他计划要访问的地方，每个市镇派出两位门徒。他命令他们“不要携带钱囊、口袋，不要穿鞋。”⁸⁹良善和虔诚的妇女，参加了他们的行列，支援这些使徒和门徒的传道工作，她们担负了令人分心的家务琐事，这也是给予男子最大安慰的工作。耶稣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卑贱而目不识丁的小队人马，将他的福音传播到整个世界。

第四节 福 音

耶稣传道的时候，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采用简明的话语，及有趣的故事，使人能够逐渐领悟到他的教义，他用具有刺激性的警句，而不是推理性的议论，他善用直喻及隐喻，足可媲美任何文学名著。他所采用的“寓言”式方法，在东方非常通行，至于他有些引人入胜的类推，也许下意识地承受了先知、赞美诗的作者及犹太教法师⁹⁰的影响；然而他话语的直率，他比喻的生动多姿以及他本性的热诚真挚，使得他的言论成为最富鼓舞性的诗篇。他的话语当中有些表达的不够清楚，有些初看起来并不妥当，⁹¹有些尖酸刻薄并具讽刺性；然而可以说都是简洁、明了、有力的典型。

耶稣传道的起点是施洗约翰所讲论的福音，这福音的本身可以追溯至但尼尔及以诺。他说：天国近了；上帝即将结束这罪恶不义的地上世界；人子即将“来到云端之上”，来审判所有的人类，无论是已死的或仍活着的。⁹²悔改时间不多了，凡是已经悔改生活端正而爱神的人，并且相信神所差来的人，将要承受天国，并提升到那永无罪恶、痛苦及死亡的国度里，享受权利及荣耀。

因为他的听众们均很熟悉这些观念，所以耶稣并没有清楚的加以界说，以至于今日有许多概念仍隐晦难明。他所谓的天国是什么呢？是一个超自然的乐园吗？很明显的绝对不是，因为他的门徒及早期的信徒均一致地盼望一个属世的王国。基督是继承了犹太人的传统，并且教导他的门徒们向天父祈祷，“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只有当这个希望破灭之后，《约翰福音》里才引耶稣的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⁹³那么他所谓的天国是否仅是一个属灵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属世的乌托邦？有时他说到天国，是指一个纯净、无罪的灵魂所能到达的状态⁹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⁹⁵又有时他把天国描绘成一个将来的快乐美丽的社会，其中使徒将成为统治者，所有曾为基督的名而撇下一切或受苦的人，必要得着百倍的报酬。⁹⁶他似乎把道德的完整隐喻为天国，也是进入天国的准备及代价，而且也是所有得救的灵魂进入天国时应有的条件。⁹⁷

那么究竟天国何时来临呢？马上到来。“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⁹⁸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⁹⁹后来他稍微将这日子迟延了些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¹⁰⁰“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¹⁰¹在更多的富有政治性的场合中，他警告他的门徒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¹⁰²有许多预兆将会出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那时必有许

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⁶⁹有时耶稣将天国的来临，决定并等待于人的转回归向神及公义；通常他把天国的降临，视为神的计划，一个神奇至尊的恩典。

许多人把“天国”解释成如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并且认为基督是一个社会改革家。⁷⁰四福音书中某些部分，的确提供了不少这种看法的证据，基督很明显的责备那些积聚钱财，以及贪于享受的人，⁷¹他预言这些富有的人，将会面临饥饿及苦难，而贫穷的人必得饱足，并以“八福”来安慰贫穷人，保证天国是他们的。对于那位问耶稣，除了遵守诫命外还要做什么，才能进天国的青年财主，基督回答说：“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⁷²由此看来，使徒们似乎把“天国”解释成富人与穷人之间革命性的转变，我们可以在使徒及早期的信徒中发现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共产的集团，凡物公用。⁷³耶稣被捕受审时的罪名，即是他自称为“犹太人的王”。

但是一个保守者，亦能引证《新约》来反驳以上的论调，比方说基督曾结交马太，这人一直都是罗马帝国的官员；耶稣从来不批评政府，也从来不参与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政治改革他几乎很少插手，即使不得已时，他的态度也是非常谦恭、温和的，他曾劝告法利赛人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⁷⁴在另外一处，耶稣说了一个比喻，提到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分给他们，……”⁷⁵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不出，耶稣对于奴隶制度或者钱财生息有任何的不满，反而视这些制度为理所当然的事，基督显然很称许那位主人给他 10 个 minas（折合美金 600 元），而他又赚了 10 个 minas 的仆人；而指责那位主人给他 1 个 mina，而他仍原封不动的把 1 个 mina 保存直到主人回来的那位仆人，并且那位主人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⁷⁶这确是商场运作上一个很好的原则。在另外一个寓言故事当中，工人埋怨雇主，给予那后来只作一小时的工人之报酬，竟和那些整天劳苦受热的工人一样；耶稣使那雇主回答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⁷⁷耶稣似乎没有想到过消灭贫穷，他说：“你的贫穷随着你”，他像古代的人一样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仆人的职责，就是殷勤地侍候他的主人；“主人回来，看见他尽职，那仆人就有福了”。⁷⁸他并不企图攻击现存的经济或政治制度；相反地，他责难那些“一心一意只想进入天国的人”。⁷⁹耶稣所寻求的改革是更深一层的，若没有这样的改革，一切的改进只是表面的、肤浅的、暂时的，他认为若是能洗净人心中的自私、残酷、贪欲，乌托邦自然就出现，而那些由于人类的贪婪、暴力而必须有一些制度，及法律存在的需要，自然就消失了。这种革命可以说是所有的革命当中最艰深的，其他的革命多系一个阶级逐出另一阶级的政变，所以就灵性的观点来看，耶稣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

他的成就并不在于预示一个新的国度，而是在于描绘出一个理想的道德境界。在他刚出来宣传天国的福音时，⁸⁰就已将一些道德的条律公诸于世，希望世人能达到这标准而进入天国。因此在耶稣论到“八福”的时候，他空前地提高了虚心、贫穷、温柔及使人和睦之人的地位；他也劝人若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回转像小孩；不要过于关心钱财的积蓄、财产及政治制度；喜爱独身生活胜于婚姻生活；并且劝

* 译按：马太福音 11 章 12 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于此，耶稣毫无责难一心一意想进天国的人之意，与本文原意不尽相符

人放弃一切家庭的缠累；这些规条均非常人所能遵行，而只适合一些神所拣选进入天国之人的僧侣似的养生之道，因为天国里既没有法律、战争、财产，也没有婚姻及性别关系的存在。耶稣曾称赞那些“为上帝的国而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甚至“自愿为阉人者”；⁸⁸显然地这些只是为了少数虔诚的信徒而计划，而非一个连绵的社会所能适用的。就伦理方面的目的而言，这些道德条律似乎太狭窄了些，但就其见解而言，却是非常广泛，因为耶稣所说的博爱及“金科玉律”，不仅适用于朋友、邻舍，甚至适合于异邦之人及仇敌。在这些道德条律中隐约地描绘出了一个理想的境界；在那境界中，人不再是在殿中敬拜神，乃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人不再是用言语敬拜神，乃是用行为敬拜神。

这些道德观念是新的吗？不，没有一样是新的，只不过较以往有条理罢了。耶稣基督传道的主题——最后的审判及天国的来临——在前一百年就已流传在犹太人当中。早在《摩西律法》中即已对人谆谆教诲博爱精神，《利未记》说到：“要爱人如己”，“和你同居的外人，你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⁸⁹在《出埃及记》中也要求犹太人要善待他们的仇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⁹⁰许多先知们也列出了一个道德的标准；以赛亚⁹¹及何西阿⁹²两位先知开始将神圣而不可及的耶和华，叙述成仁慈爱人的神。希勒尔及孔子亦曾讲过“金科玉律”。但我们决不可因此而说耶稣承继并利用了前人丰富的道德知识。

因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耶稣也只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继续以往先知们未竟之工作，分享他们的观念，而他也仅向犹太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在他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仅限于犹太各城，他曾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⁹³因此当耶稣死后，门徒们犹豫不定，不知是否应把福音传给外邦不信的人。⁹⁴当耶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谈道的时候，他告诉那妇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⁹⁵然而，我们也不可由一位在耶稣之后，而现在又过世之人所记载的事，来论断耶稣。有一次当一位迦南妇人要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的时候，起先耶稣拒绝地说道：“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⁹⁶耶稣也曾告诉他所治疗好的大麻疯患者说：“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并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⁹⁷在他对门徒及众人讲道的时候，他说：“凡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⁹⁸在提到犹太人《律法》之修改及缓和的这件事上，耶稣曾表示绝无废除《律法》之意，他说：“我来不是要废除《摩西律法》，乃要成全。”⁹⁹“天地都废去了，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¹⁰⁰

然而，借着他的德行及感情的力量，他改变了许多的事。他在《律法》以外加了一条命令，就是过一个公正、仁慈单纯的生活以待天国的来临。对于《律法》中有关于性及休妻的事，他特别严厉，¹⁰¹但对于可以赦免的过犯，他的态度就和缓的多，¹⁰²并且他告诉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¹⁰³他放宽了对于饮食及洁净的条例，略去某种不必要的禁食。他把宗教由仪式而带入了真正的敬拜，尤其责备那些假装敬虔的祷告，故意行在人前的善行以及华丽不实的葬礼。有时，他留给人一种感觉，当天国来临的时候，

* 以上经文可能为对急于不信任保罗的犹太人基督徒所篡改；¹⁰⁴但不能确定。

《律法》将要废除。^⑩

所有犹太的宗派，除了苦修派（Essens）外，均激烈地反对他的“改革”，尤其憎恨他以神的地位自居，去赦免人的罪，他们惊讶地发现，耶稣居然与犹太人所憎恨的罗马官吏及下层社会的妇女有来往，当时许多圣殿里的祭司及最高法院中的官员，对于耶稣的行径，均抱以怀疑的态度；正如希律王之对约翰，他们注意其有无类似的或隐藏着某种政治革命的动机，以免罗马巡抚，会指责他们没有尽到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责。他们曾震惊于耶稣预言圣殿遭毁的事，然亦抱着疑信参半的态度，不知其是否仅是耶稣所用来自传道的一个隐喻。耶稣曾当众用尖酸恶毒的话指责法利赛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缝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你们这瞎眼无知的！……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⑪

耶稣这些话只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吗？也许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就像后来几世纪中无数以外表的虔诚来代替内在的真实的基督徒，这些人是应当受到斥责的。但是也有许多法利赛人，他们也同意《律法》应当可以有些改革，使得更合乎人性些。^⑫很可能有许多宗派的人，他们都是很诚实、很庄重、很可敬的，他们认为耶稣所忽略的部分仪文式的规条，规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它的目的只在于能够使处于富有敌意的世界中的犹太人，能借着这些规条而骄傲地、庄重地聚集在一起，与世有所分别。也有许多法利赛人很同情耶稣，曾警告耶稣，有人要谋害他。^⑬有一个拥护耶稣的人尼科迪默斯（Nicodemus），他也是个法利赛人，且十分富有。

最后临到耶稣的噩运，是因他不断的深信并且宣称，他就是弥赛亚，起初他的门徒只以为他是施洗约翰的继承者；渐渐地他们才开始相信，耶稣就是等待了已久的救赎主，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的束缚中拯救出来，而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⑭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当一位施洗约翰的门徒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耶稣亦做了以上同样含混的回答。为了避免他的门徒以为他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开始否认基督是大卫子孙的说法。^⑮然而，由于门徒们对他极度的期望，以及他发现自己有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逐渐地他开始相信，他的确是神所差遣的，但不是要恢复犹太的王权，乃是为了神的国度所做的准备。他并不以自己为与天父同等（见福音书的前3卷即《马太》、《马可》、《路加》）。他问：“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⑯在客西马尼（Gethsemane）的祷告中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

照你的意思。”^⑩他所用的“人子”这个名词，与但尼尔^⑪曾说的弥赛亚是相同的意思，但是起初耶稣并没有指明就是他自己，直到后来他说：“人子乃是安息日之主。”^⑫才表明出来，法利赛人认为这简直是大大的亵渎了神。有时，他称上帝为“天父”，并不带有独占的意味；然而，有时候他又称上帝为“我父”，很明显地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示他是上帝的“儿子”。^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禁止他的门徒，称呼他为弥赛亚；但是当耶稣与门徒在凯撒里亚菲利皮（Caesarea Philippi）境内的时候，他却称许彼得认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⑭在耶稣受难的那个星期一，他到耶路撒冷做了最后一次的哀恳，众门徒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当有几个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责备门徒时，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⑮在《约翰福音》中记载着，群众向他欢呼称他为“以色列王”。^⑯很明显地，他的追随者仍然认为他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能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权，而使犹太国成为至高的王国。就是因为这些欢呼，注定了耶稣基督为革命分子的必死命运。

第五节 受死与复活

逾越节近了，许多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去圣殿中献祭。圣殿的里面充满了卖鸽子及兑换银钱之人嘈杂的声音。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后，惊讶于这种吵闹，及将圣殿当作交易场所的现象，他和他的门徒愤怒地推倒了兑换银钱及卖鸽子的桌子，他们的银钱散布满地，并且用鞭子把他们赶出圣殿。几天之后，耶稣又在圣殿中教训众人，并没有遭到阻碍；^⑰但是到了晚上，他为了躲避被逮捕或谋杀，离开了耶路撒冷，而到了橄榄山（Mount of Olives）。

早在耶稣继施洗约翰传讲福音起，犹太人及罗马的官吏，还有许多教派的人士，就一直注意耶稣的举动，由于他并未获得许多的追随者，这些人已渐渐不再注意他了；但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使得这些人又开始怀疑，这一群冲动爱国分子聚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很可能冷不防地点燃一次致命的叛乱，来推翻罗马的统治，自成政府，并且给予宗教的自由，届时还需派兵去镇压一番。于是祭司长召开公会，并且表示他的意见说：“这一个人应该为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⑱大多数的人均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公会下令逮捕基督。

这项决定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耶稣的耳中，大概在公元30年* 犹太历7月14日（相当于西历4月3日），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朋友的家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的门徒希望他能利用他奇异的能力解救自己的性命；然而，相反地，他自己却

* 有关基督传道的时期及其受死的年代，曾有许多争论，从《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我们可知基督的受浸是在公元28—29年间。关于使徒保罗的年代，根据他自己所撰写的《加拉提亚书》1—2章，他被罗马巡抚审问的年代及其死去的传说是公元64年，显然他蒙召归主是在公元31年（参见本册第2章）

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也许他希望能借着他的死，而作众人的赎价。^⑩耶稣早已知道 12 门徒中有一个人要背叛出卖他，故在最后的晚餐时，他公开地指责犹大以色加略。^{*}他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喝；然后他们一起唱赞美诗，^⑪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⑫在一个如此严肃的情景之下，使人无法不相信，他应该会要求门徒不断地以圣餐来纪念他；他要门徒们认为他们所吃的饼是表明他的身体，所喝的酒是表明他的血。

据说那天晚上，有一小队人躲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客西马尼园中，有从圣殿差派出来的人，找着他们并逮捕了耶稣，^⑬他们先把他带到前任大祭司长安那斯（Annas）那里，然后才带到大祭司卡亚法斯（Caiaphas）的家中，据《马可福音》书的记载，公会（可能是当时犹太最高法院及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里的人已在那里集会，许多人都起来作假见证，诬告耶稣；并且说他曾扬言将要拆毁圣殿，当大祭司卡亚法斯问他是否弥赛亚，是否神的儿子，耶稣回答说：“我是。”^⑭到了第二天早晨，众祭司和民间长老大家商议，以“褻渎神”的罪名，治他死罪；于是决定把耶稣交给罗马派来监视逾越节群众的巡抚彼拉多（Pontius Pilate）。

彼拉多是一个很无情的人，由于残酷及勒索的罪名被控告，^⑮不久就要被召回罗马撒职查办；然而他却看不出面貌温和的耶稣，会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据《马太福音》^⑯的记载，耶稣模棱两可的回答说：“你说的是。”类似这种记载，很可能是事过境迁后人们的道听途说，很值得怀疑；如果我们相信《马太福音》的记载，那么我们可以如此的下结论说，耶稣那时候已决定以身赴死，那么保罗认为耶稣之死是为众人赎罪的理论，颇能成立。据《约翰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当时，更加上了以下的回答：“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然后彼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呢？”^⑰这个问题的提出，也许是由于《约翰福音》具有形而上学的倾向，但是也充分地显示罗马文化，与犹太理想主义间的冲突；前者是现实，并带有点怀疑性，后者则是温和而相信的。无论如何，当耶稣承认自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时，《律法》就一定要定他的罪，倒是彼拉多并不情愿判定耶稣的死罪。

“钉十字架”并不是犹太人的刑罚，乃是罗马人刑罚的一种，通常在钉十字架前先用鞭子，鞭答犯人的全身，直到身子发肿且流血。那些罗马士兵，更给耶稣戴上荆棘编成的冠冕，并且谑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在他的十字架上用希腊文、拉丁文及阿拉米文写着——犹太人的王耶稣。不管耶稣究竟是不是一个革命者，很明显罗马政府是以此来判他的罪；对这件事，塔西陀的看法也是这样。^⑱当彼拉多审判耶稣时，在他的庭院中，有一群人一直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然而当耶稣前往各各他（Golgotha）时，据《路加福音》的记载，^⑲有一群人跟在耶稣后面，内中有好多妇女，他们都为耶稣号啕痛哭，由此可知，大部分的犹太人并不同意把耶稣钉十字架。

所有愿意亲自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惨状的人，均可自由前往；罗马人认为必须以恐怖、严刑酷罚统治犹太人，对于死罪，他们选用的是西塞罗所称最残酷、最可怕的一种

* 有关犹大的故事，^⑩曾引起多种议论，但并不为人所接受。^⑩

刑罚，然而此种刑罚不会被施诸于罗马本国人民；^⑮罪犯的手和脚绑好后，钉在木头上，另外有一块突出的木板，支持住罪犯的脊椎骨或脚；除非执刑者发慈悲，把罪犯先处死了，否则通常遭害者将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两天到三天，忍受动弹不得的痛苦，又无法驱除寄生在袒裸身体上的小虫，然后渐至精力耗尽，心跳停止而死，甚至罗马的士兵，有时因同情罪犯，而给予一种会使人昏迷的酒。据说十字架是在巳初的时候被挂起来，也就是在早晨九点钟，据《马可福音》的记载，有两个强盗，与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他们两人还讥诮耶稣；^⑯然而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则强盗中的一个曾祈求耶稣纪念他。^⑰所有的门徒当中，只有约翰在场；和他在一起的并有三位玛利亚，一位是耶稣的母亲，一位她的姊姊，一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此外还有跟随耶稣的好些妇女，在远处观看。^⑱按照罗马的规矩，^⑲士兵们要分死者的外衣；因为耶稣只有一件外衣，所以他们拈阄分他的衣服，很可能我们会联想到《诗篇》22篇18节的记载：“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在这诗篇的起头就写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而这也正是马太及马可记载耶稣临死前绝望的呼喊，由这个记载，是不是显示耶稣在那些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原具有伟大信心，开始消失而转成怀疑呢？也许路加发觉这些话，与保罗的神学有不协调之处，所以他把“它”换成“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而这项记载与《诗篇》31篇5节完全一致，令人怀疑它的正确性。

有一位士兵怜悯耶稣口渴，把海绵蘸满了醋，绑在苇杆上送给他喝，耶稣喝了后说：“成了。”到了申初——约下午3点钟——耶稣大声喊叫，然后断了气，路加并且加上以下的记载：“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⑳再一次的显示出犹太人的同情心。有两位仁慈且富有影响力的犹太人，获得了彼拉多的同意，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涂了没药沉香，然后放在坟墓里。

究竟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呢？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两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仍然活着，于是罗马士兵把他们两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使他们加速死亡，至于耶稣，因为他们见他已死，只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水和血流出来，彼拉多表示非常惊讶，居然有人在钉十字架六小时后就死了，因此直到他获得了处理这件事的百夫长，向他证实耶稣的死，他才同意把耶稣的身体，自十字架上取下。

两天以后，非常爱耶稣且带有几分神经质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与雅各（James）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到耶稣的墓地去，她们发现坟墓是空的，于是又惊又喜的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耶稣的门徒，在路上她们遇见了一个人，她们认为那人就是耶稣，她们跪在他的面前，并且抱住他的脚；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她们报告这件又可疑又富希望的消息时，是多使人欢欣；于是，耶稣已胜过死亡，并证明自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的此种想法，弥漫在加利利人当中，并且兴奋地准备耶稣的显现，及奇迹的出现。据说就在这同一天，耶稣向两位正往伊马乌斯（Emmaus）去的门徒显现，并且与他们谈话，与他们一同吃饭，“他们的眼睛迷糊没认出他”；直到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耶稣，忽然他不见了。”^㉑于是门徒们又回到加利利，不久“他们看见他，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㉒当门徒在打鱼时，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照耶稣的吩咐撒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了。^㉓

《使徒行传》的开头记载着，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后40天，被接上天，对犹太人来说，圣徒在未死之前，就被上帝接升上天的观念，并不陌生；因为经上记载着摩

西，以诺，以利亚 (Elijah)，以赛亚 (Isaiah) 均是如此被接上天。耶稣的复活升天，正如其降生来地一样的神秘；但大部分的门徒似乎确信，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曾以肉身与他们同在，据路加的记载，^④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

第七章 使 徒

(公元 30—95 年)

第一节 彼 得

基督教起源于上帝对犹太人的默示——即天国降临的秘密启示；它的原动力来自基督的独特个性及异象；它的持久力来自于基督复活及信徒承受永生的信心；它的教条仪式取自保罗的神学，它的成长是吸收了异教的信仰及仪式；教会的得势是由于承袭了罗马组织的形式及特质。

很明显地使徒们一致相信，基督将会很快的再来，且在地上建立天国，*《彼得前书》中曾写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儆醒祷告。”^③在《约翰》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小子们哪！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可能是指尼禄、未斯巴芑安、多米提安）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④早期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建立在基督的救世，基督的复活及基督的再来，虽然有了这些教义，但是使徒们仍然不断的接受犹太教的仪式，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他们每天都到圣殿中”；^⑤他们遵守《律法》上对饮食及仪式的规定；^⑥起初他们只向犹太人传道，且往往是在圣殿中传道。^⑦

使徒们相信他们已由基督或者圣灵获得了启示、治病及口才的异能，据《马可福音》^⑧的记载，有许多病患及残废者去找他们治病，某些人果真得了医治，门徒治病的方法，乃是用油涂在病人的身上，这是东方所流行的治病方法。在《使徒行传》中，生动地描述过早期的基督徒聚集在一处，过着一种相互信赖的共产主义式的生活。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

* 关于这段时期，主要记载在《使徒行传》中，大致上一般人均同意《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同出一人之手；但怀疑是保罗的外邦朋友——路加的著作。因为《使徒行传》中并没有提到保罗的死，原著很可能是在公元 63 年完成，为要缓和罗马人对基督教与保罗的敌意；但是后来可能有人继续再写。其中充满了许多神奇的事，但是基本的故事，仍然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①到了第 2 世纪，许多关于“行传”与“书信”的伪经出现，记载基督复活升天后，使徒们的故事，这些“行传”都是当时的历史小说，并不见得有什么欺骗的企图；教会拒绝采用它们，但是虔诚的教徒却接受这些记载；而且逐渐地把它们和正史搞混了。《新约》中 12 使徒所写的 7 封书信，批评者只认为《彼得前书》大致上是真实的，^②并且指出约翰的书信与《约翰福音》的确同出一人之手，至于其余的部分，就怀疑其真实性。

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⁴³

由于皈依基督教的人，逐渐增多，于是使徒们任命了7位执事，并按手在他们头上，派他们管理供给之事。其时犹太当局，对于小规模且无大影响的宗派，通常是容许他们存在的，但是由于“拿撒勒”教徒仅仅在短短的几年，由120人增加到8000人，⁴⁴使得祭司们大为恐慌，后来彼得及其他使徒被逮捕，并到公会前受审问，撒都该人想治他们死罪，但有一位法利赛人，名叫迦玛列（Gamaliel）——可能就是保罗的老师——他劝公会的人应谨慎的处理此事，结果公会的人听从他的话，把使徒们鞭笞了一顿，然后释放了他们。稍后（大约公元30年）有一位被任命为执事的斯蒂芬（Stephen），因为被诬告说他褻渎神及摩西，而被召到公会前受审。⁴⁵他不顾一切地用猛烈的话为自己辩护：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豫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⁴⁶*

众公会的人非常恼怒，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有一个年轻的法利赛人名叫扫罗（Saul），他也喜悦斯蒂芬被害；从那日以后，扫罗在耶路撒冷城中，挨家挨户地逮捕皈依“这道”的人，下在监里。⁴⁷

那些带有希腊文化背景，且跟随斯蒂芬的犹太信徒，逃往撒马利亚及安条克（Antioch），在那里，建立了非常刚强稳固的教会。大部分的使徒们，因为仍旧遵守《律法》，故与犹太的信徒们，仍留在耶路撒冷而免于受逼迫。一面彼得把福音传到犹太各城，而“公义者”雅各——耶稣的兄弟，成为在耶路撒冷已没落且贫穷的教会的领袖。雅各尽其可能，严格地遵行《律法》，他的刻苦己身，堪与苦修教派者相匹敌；他不吃肉，不喝酒，只有一件外衣，并且从不刮胡修面，也不剪发，在他领导之下，基督徒们有11年之久，未再受到骚扰。大约在公元41年，另外一位雅各，即西庇太（Zebedee）的儿子被斩首；彼得被捕，但后来又逃了出来。公元62年，那位公义者雅各也遭处决，4年后，犹太人掀起了革命，反对罗马政府，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以致对政治漠不关心，于是离开了耶路撒冷城而定居在约旦河对岸信奉异教并亲罗马的Pella城，从那时候起，犹太教与基督教脱离。犹太人指责基督徒的叛逆及懦弱，而基督徒却为罗马皇帝提图斯（Titus）拆毁圣殿而感到兴奋不已，因为基督的预言果然得以应验。这两派之间的仇恨，使双方更坚持自己的信仰，也因此写成了许多最虔诚的文学著作。

从那以后，犹太的基督教无论在人数上、在力量上均逐渐走下坡，并且这个新的宗教也受希腊思想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加利利——这个耶稣几乎居住了一生的地方，如今

* 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斯蒂芬，彼得及保罗所说的话，可能是作者按照古代历史学家的习惯，自己所虚构的。

那些首批跟随他的人如抹大拉的玛利亚及其他的妇女均已默默无闻，且当地人对于传道者所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充耳不闻，那些渴望自由，且坚信“神祇有一位”的犹太人，均遭受这位对他们争取独立漠不关心的弥赛亚的排斥。他们对于“基督诞生在犹太一个小镇上的山洞或马槽中”这种宣布，感到不可思议。犹太的基督徒在叙利亚组成一个小集团，称为“贫穷者”(Ebionim)，苟延残喘的过了5个世纪，他们遵行全《律法》，并且过着非常清苦的日子，在第2世纪末，教会斥他们为异端。

在同时，使徒及门徒们，由大马色(Damascus)到罗马，主要将福音传给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⁹腓利在撒马利亚及凯撒里亚带领许多人皈依基督；约翰则在以弗所建立了极其稳固的教会，彼得也在叙利亚各地传道。彼得和许多使徒一样，也娶了一位“姐妹”作妻子，帮助他完成传福音的使命，¹⁰因为彼得具有治病的能力。因此在撒马利亚的时候，有一位巫师西门(Simon Magus)甚至想用金钱来换取彼得治病的能力，在约巴(Joppa)，彼得曾使大比大(Tabitha)从死里复活；在该撒里亚，他使一位百夫长成为基督徒，《使徒行传》中记载着，彼得在一次异象中被启示不仅要接受犹太信徒，也应接受外邦信徒，从那时起，虽然也经过了稍许的犹豫，他同意为外邦人施浸，而不必要他们行割礼。我们可以在《彼得前书》中，发觉早期传道者的热忱。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Pontus)、加拉提亚(Galat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亚西亚(Asia)及比希尼亚寄居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主。……你们虽是自由的，但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你们作仆人的，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辮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的，所以要敬重她。……不以恶报恶……最要紧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¹¹

我们不知道彼得于何时，经由何路线到达罗马，哲罗姆(Jerome)(约在公元390年)推算彼得首次到达罗马的时间，是在公元42年。虽经各种的议论，但彼得在罗马担任了建立教会的主要角色，这个传说，终被确认。¹²Lactantius认为彼得是在尼禄王(Nero)统治罗马帝国时，到达罗马；¹³可能他曾多次访问这个城市。他与保罗，一个是自由之身，一个是被囚之犯，但同样在那里带领许多人归主，直到他们俩人，大约在同一年，即公元64年，¹⁴为福音殉道而死，Origen记载“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因为他自己要求如此”，¹⁵或许他是希望这样能加速其死亡，但有虔诚之人，则认为因为彼得自认为不配与基督一样钉十字架。有古书记载，彼得的妻子也是在同时遇害，彼得亲见她的服刑然后自己才被钉死。¹⁶后来有个故事，称梵蒂冈广场附近的尼禄竞技场(Nero's Circus)，

就是当年彼得受死的地方，以后圣彼得教堂就在这里建立起来，并珍藏他的尸骸。

因为彼得传道所及之处，仅在小亚细亚及罗马，因此基督教里面仍保留了许多犹太民族的色彩。借着彼得及其他使徒，基督教继承了犹太人的一神论、清教主义及末世论。透过他们和保罗，《旧约》成为第1世纪基督教所知道的唯一《圣经》。一直到公元70年，基督教主要还是在犹太人的会堂或犹太人中传讲。希伯来崇拜神的仪式、典礼及祭袍都为基督徒各种仪式典礼中所采用。在天主教的弥撒中，逾越节羔羊也更升华为神的羔羊，即神赎罪的羔羊。设立长老，掌管教会，也是承继了犹太人任命掌管会堂之人的方法。许多犹太人的节期，例如逾越节、五旬节、都被列入基督教的年历中，但是在日期及内容上稍为改变。分散在各处的犹太人，也使得基督教的传播更快速。在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由于时常的迁移，及彼此间不断的联系，促进了罗马帝国经济、交通的发展，使得罗马帝国更趋于安全，而为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开了一条平坦大道。基督教在基督及彼得的传播之下，是属于犹太式的，在保罗之下，变成半希腊式的，在天主教里，则是半罗马式的，然而到了新教（Protestantism），原始基督教才渐渐被恢复了。

第二节 保 罗

（一）逼迫者

基督教神学的创始人，大约在公元10年，出生于基利家（Cilicia）的塔尔苏斯（Tarsus）。他的父亲是个法利赛人，按着他们祖宗严紧的《律法》，将他抚养长大；这位奉差遣为外邦人传道的使徒，一直以法利赛人自居，甚至当他拒绝了犹太教的《律法》之后，他仍是如此。他父亲并且是位罗马的公民，因此他也承袭了这种宝贵的公民身份。也许保罗这个希腊名字，就相当于希伯来的名字扫罗，所以他自幼就拥有这两个名字。²⁸他并没有接受正统的教育，因为没有一个是法利赛人允许他的儿子接受完整的希腊文化（Hellenism），且没有一个受过希腊文化训练的人会写出像保罗书信中那么糟的希腊文。然而，他却学会用流利的希腊话，向雅典的听众传道，偶尔他也引用希腊作品中著名的文句。我们可以相信某些斯多噶派神学及伦理学，借着塔尔苏斯的学术气氛而渗入了保罗的基督教神学中。所以他时常采用斯多噶学派的名词“气”（Preuma），而英文翻译者把它译为“灵”（Spirit），如同大多数的希腊城市，塔尔苏斯这个地方，也有许多信仰俄尔甫斯教（Orphic）或其他神秘宗教的人，他们相信他们所敬拜的神，已经为他们而死，且从死里复活，只要他们有信心，并借着某些独特的仪式，便可救他们免入地狱，并且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永生。²⁹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些神秘宗教为保罗预备了希腊人作为福音的对象，而也为希腊人预备了保罗给他们传福音。

当年轻的保罗学会了编织帐篷，并且在地方上的会堂接受教育后，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保罗告诉我们他在迦玛列的门下，按着他们祖宗严紧的《律法》受

教，⁶⁴迦玛列被公认为希勒尔的孙子；他继承希勒尔作公会的主席，并且继续传统，作解释《律法》的工作，他宽大为怀，体恤人的软弱。当严谨的法利赛人发现他居然会以欣赏的眼光凝视异教妇女时，大为震惊，⁶⁵他非常的博学，以致那些热衷于学术的犹太人，称他为《律法》之美质（the beauty of the Law）。并且给他一个特别的头衔拉巴（Rabban）即“我们的夫子”，在他之后，也只有6个人接受这个头衔。保罗从他及其他人那里学会了如何用精敏的或诡辩的方式去解释圣经，这种方式以后也被用以解释《犹太法典》。虽然保罗曾受过希腊文化的洗礼，然而他在心志上、性格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他从未对摩西五经有过任何怀疑之言，并且对于神对犹太人的特别选召，做为救世人的媒介，更是引以为荣。

他曾描述自己“其貌不扬”⁶⁶并且后来又加上如此的描写，“惟恐我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⁶⁷不过保罗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指明，到底是什么刺。依据传说对他的描述，在他五十多岁时，是个弯腰曲背，秃头且长满胡须的禁欲主义者；他的额头很宽，脸色苍白，有坚毅的表情及锐利的目光；这是一位画家 Dürer 在他许多伟大的作品中的一张对想象中的保罗的描绘，然而，事实上这些不过是文学上、艺术上的描述，而非历史上的描述。

他的思想的确是许多犹太人的典型：是有见识而热情的，但非和蔼有礼的；是富于情感及想象力的，而非客观而公正的；因为在思想上比较细腻，所以他在行动上非常有魄力。保罗甚至比斯宾诺莎（Spinoza）更是一个“醉心于神的人”（God-intoxicated man），按字面意思即充满了宗教热忱的人。他认为自己受圣灵启示，并赋予行神迹的异能。他也是一个很踏实的人，能够胜任很多辛劳的组织工作，并且有耐心地建立并维持基督教会。像许多人一样，他的缺点和美德是互为关连的，他是个冲动而勇敢，武断而果决，专制而有活力，狂暴但却富有创造性，在人的面前骄傲，然而在神面前却谦卑，生气时暴跳如雷，温柔时却又充满了慈爱的人。他劝追随他的人“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祝福”，然而却希望那些他的仇敌——即坚持必须受割礼的人——将他们自己割绝。⁶⁸他知道他的缺点，也曾试着去克服，并要求信徒们“宽容我的一点愚妄”。⁶⁹在他写给科林斯教会的第一封书信的附录中写到：“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他正符合他所扮演的角色，以完成他所作的。

起初保罗借犹太教之名而极力攻击基督教，但后来却奉基督之名而拒绝犹太教，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可称得上是使徒。他曾对斯蒂芬不遵守《律法》的言语大感震惊，因此参与了杀害斯蒂芬的行列，而导致了基督教第一次在耶路撒冷遭到逼迫，当他知道大马色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于是去求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各教会，逮捕所有“信奉这道的人”，并捆绑带到耶路撒冷（约公元31年）。⁷⁰他所以热心地逼迫基督徒，也许是由于暗中的怀疑；他可能很残忍，但并非毫无恻隐之心；也许是斯蒂芬被石头打死的异象，也可能是各各他基督被钉死的景象，扰乱了保罗往大马色路上的心境，并且激动他的幻觉，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他们一队人马将近大马色时，

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阿！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耶稣。”……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⁹

没有人能知道，到底保罗的这个关键性的经历之自然经过是怎么样的。长途旅行的疲倦，加上沙漠中炽热的太阳，或许是一束强光，照到这身体可能有癫痫，心灵又正被怀疑及罪恶感折磨的人，以致造成他的幻觉，而使得本来是极力抵挡基督的人，变成了最能为斯蒂芬所信奉的基督传道的人；他在塔尔苏斯所受的希腊文化，曾提到过有位救主，将要救赎全人类；他所有的犹太知识，也曾提到弥赛亚的来临，那么这位神秘、吸引人且又有许多人愿意为他而死的耶稣，为什么不可能是那位将来的救主呢？当他仍然瞎着眼，且身体非常虚弱的到达大马色的时候，他感觉到一位犹太信徒的抚慰及仁慈的手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后，就变得健壮了。”¹⁰过了几天，他进入大马色的各会堂里向会众宣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二）宣教士

大马色的长官，受了犹太人的唆使，下令要逮捕保罗；他的朋友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吊下去。有3年的时间，他都在阿拉伯的小村里传讲基督。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获得了彼得的宽恕及友谊，并且与他同住了一阵子。大多数的使徒均不太信任他，唯有一位初信基督的巴拿巴（Barnabas）伸出热忱的手欢迎他，并且说服耶路撒冷的教会将传讲天国福音的使命，托付给这位原是逼迫教会的保罗。于是他传福音给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使徒们或许是害怕他的过分热心，会危及其他使徒，于是把他送到塔尔苏斯。

于是有8年的时间，历史上没有关于他在塔尔苏斯的记载；也许再一次的，他感觉到流行在希腊人中的神秘救世神学的影响力，后来巴拿巴找着他，请他帮忙造就在安条克的教会。他们一起工作了一年的工夫（约公元43年——44年），使得许多的人相信了基督，而安条克很快就成为所有城市中，基督徒最多的一城。在那里他们首次以“信徒”“门徒”“弟兄”或“圣徒”互称，同时也被异教徒或许带有轻蔑意味地称之为基督徒（Christianoi），意即弥赛亚或受膏者的门徒。同时外邦人也是在这个地方，第1次接受新的信仰。其中有许多是敬畏神，尊贵的妇女，他们早已接受犹太的一神论及某些仪式。

安条克的信徒，不像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那样贫穷；少数的人是属于商人阶级，由于对于传福音的热心，他们积蓄了一笔款子，做为传福音之用。教会的长老“接手在”巴拿巴和保罗的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历史上忽视了巴拿巴而称此次行程为“圣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约在公元45——47年）。他们坐船到了塞浦路斯（Cyprus），在这个岛上做了非常成功的布道。又由帕福斯（Paphos）乘船到潘非利亚（Pamphylia）的佩尔吉（Perga），然后经过极其危险的山路，到了皮西迪亚（Pisidia）的安条克，在这里的会堂非常欢迎他们；但是当他们也对外邦人传道时，那些自认为正统的犹太人开始挑唆城内有名望的人，将保罗和巴拿巴逐出境外。在以哥念（Iconium），他们也遭遇同样的困难；在

里斯特拉 (Lystra)，犹太人甚至用石头打保罗，将他拖到城外，听任其死。但是保罗和巴拿巴仍然“充满了圣灵的喜乐”，又往得尔俾 (Derbe) 去，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然后他们沿着原路线回到佩尔吉，又行船至叙别亚的安提阿。在这里，他们面临一个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

原来耶路撒冷一些为首的门徒，听说保罗和巴拿巴接受了外邦信徒，而未要求他们受割礼，于是赶到安条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²对犹太人而言，割礼不仅是洁净的仪式，主要是象征古时犹太民族与神所立的约；所以这些犹太籍的基督徒，均为违背此约的想法所震惊。而保罗和巴拿巴也深知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密使，若是得胜的话，基督教永远不可能为大多数的外邦人所接受，那么，正如海涅 (Heine) 所言，基督教将沦为犹太人的“异端邪说”，且迟早也会自灭的。于是他们二人回到耶路撒冷 (约公元 50 年)，为这件事与使徒和长老们辩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使徒与长老，仍是只在殿中敬拜神，结果雅各勉强地同意了保罗与巴拿巴的意见；彼得却是为他们二人辩护；最后达成协议：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³很明显的，保罗是以答应用安条克教会的金钱，去支持耶路撒冷的贫穷教会，作为条件，才达成这项协议的。⁴

然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并没有轻易被放过。于是又有第 2 批正统的犹太基督徒，由耶路撒冷到安条克，发觉彼得与外邦人一同吃饭，便劝服他离开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而与犹太籍的基督徒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对这件事，彼得到底是站在那一边，不过保罗告诉我们在安条克⁵“他当面抵挡彼得”并且指责他的虚伪；也许彼得只不过希望像保罗一样，“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事”。

大约是在保罗 50 多岁的时候，他开始了第 2 次的宣教旅行。这次他与巴拿巴有了争执，以后巴拿巴留在他的故乡塞浦路斯，而不再在历史上出现了。保罗再一次访问小亚细亚各教会，并且在里斯特拉拣选了一位年轻的门徒提摩太 (Timothy)，于是保罗终于找到一位自己渴望已久、热切所爱的对象。他俩人一同经过弗里吉亚及加拉提亚一带地方，最远到达北方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的特洛阿斯 (Troas)。在这里保罗结识了路加，一位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聪明睿智，心地善良，也许就是第 3 本福音书及《使徒行传》的作者，他们俩人似乎有意要缓和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有的争执。从特洛阿斯、保罗、提摩太以及西拉，航行至马其顿 (Macedonia)，这是他们第一次到达欧洲。保罗和西拉在菲利普——即安东尼 (Antony) 曾征服布鲁图 (Brutus) 的地方——以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被捕，受鞭笞，并下到监里，但因他们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而被释放。然后保罗和西拉来到帖撒罗尼迦 (Thessalonéca)，一连三个安息日，在那里的会堂，对犹太人传道，少数人因此相信，并且开始组成教会；其余不信的人，耸动全城，来抵挡保罗，说他宣称另有一个王；他的朋友于是在夜间打发他们两人到比罗阿 (Berae)。这地方的人，都非常的渴慕接受这道；但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又往比罗阿去，公开指责保罗是犹太教的敌人，于是保罗，沮丧而孤单地航行往雅典 (约公元 51 年)。

在这个异教、科学、哲学的中心，保罗发觉自己非常孤单无靠。仅有少数的犹太人听他讲道，而他必须站在市场的地方，大声疾呼的与其对手争取听众，有些听众与他争辩；有些人嘲笑他说：“看看到底这个拣破烂的家伙，想要证明什么？”⁶也有不少人，对他所说的很感兴趣，于是把保罗带到阿雷奥帕古斯 (Areopagus)，以便安静地听讲。保罗

告诉他们他在雅典的时候，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这可能是捐赠者对某个不知名的神之帮助表达谢意。保罗则认为这是承认他们对神的无知。然后保罗又口若悬河说道：

你们所不认识的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都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所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⁸⁵

保罗企图调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这委实是种大胆的尝试，然而受他影响而改变的人数极少；雅典人因为听了太多的道理，以至于对任何道理均不热衷，于是保罗很失望地离开了雅典往哥林西（Corinth 前译科林斯，现随《圣经》译）去，哥林西这个地方，聚集了许多从商的犹太人，保罗在这里停留了18个月（约公元51—52年），平时以织帐篷为生，安息日则到会堂讲道，管会堂的及许多其他的人听了，就都相信，那些忧虑不安的犹太人又到罗马方伯迦流（Callio）面前控告保罗，指控他“劝人不按《律法》敬拜上帝”，迦流回答说：“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在堂前打他，“这些事迦流都不管。”⁸⁶保罗传福音给在哥林西的外邦人，其中有许多相信接受的。对这些人而言，基督教与他们以往所接受的，关于神秘信仰所提到复活救主的信息，大同小异，而保罗也受到不少的影响，而按希腊人所熟悉的说法，将基督教介绍给希腊人。

大约在公元53年，保罗由哥林西回到耶路撒冷，向教会问安，然后很快地开始了第3次的布道旅行，访问了安条克及小亚细亚的教会，并且以他的热忱与信心，来坚固众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两年，并且行了些非常的奇事，因此许多人视他为行神迹的人，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也许保罗在以弗所也曾告诉他们不要拜人手所作的偶像，致使制造阿尔忒弥斯神庙中偶像手艺的生意大受影响。有一个银匠名叫底米丢（Demetrius）是制造阿尔忒弥斯女神银龕的，聚集了同行的工人，起来闹事抵挡保罗及他所传的道，于是满城都骚动起来，众人受了德米特里的鼓动，大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阿尔忒弥斯啊！”如此约两小时之久，直到后来这城里的书记安抚众人，才把众人解散了。这事以后，保罗认为更有勇气前往马其顿。

他在他所建立的菲利皮、帖撒罗尼迦及比罗阿教会，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当他听到哥林西的教会，被纷争与淫乱之事搅扰时，不仅写信去责备他们，并且亲自到哥林西教会（约在公元56年）当面质问诽谤他的人，那些人指责保罗以传道谋利，讥笑他

* 保罗可能是引自克莱安西斯（Cleanthes）对宙斯神的赞美诗（Hymn to Zeus），或者是阿拉托斯（Aratus）的 Phai no mena。

所见的异象，并且重新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遵守犹太的《律法》。保罗一再提醒那些骚动的众人，无论在何处，他均以双手工作谋生；至于说到一些物质上的供应，难道说他没有为传福音而受到痛苦吗？——8次被鞭笞，1次惨遭石击，3次船舶遇难还有成千次遭遇到强盗、热心分子及种种的危险。⁹⁹这些人的扰乱言语，导致了那些坚持外邦人必须受到割礼的犹太人集团，死灰复燃，于是破坏了耶路撒冷协定，并且也搅扰了加拉提亚教会，要求他们遵行全《律法》。于是保罗写了一封很气急的信给加拉提亚人，信中表示他与皈依犹太教的基督徒，完全绝裂，宣称“人得救，并不是靠遵守《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他返回耶路撒冷，想在众使徒前为自己辩护，并且期待着在圣城庆祝五旬节，然而却不知有什么更大的患难正等待他，他希望能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甚至到西班牙，一直不停的传道，直到罗马帝国每一个省份都听到天国的福音，以及复活基督的应许。

（三）神学家

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及弟兄们，都非常热诚的接待保罗（约公元57年），但私底下，他们劝保罗说：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之礼，替他们拿出规费，……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¹⁰⁰

保罗非常乐意的接受了他们的劝告，并带了那4个人，一同行了洁净之礼。但是当有些犹太人，看见他在殿里，就算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的。”群众拿住保罗，抬他出殿，想要杀他，此时，一队罗马士兵逮捕保罗，使他不致落入群众手中。保罗转向群众分诉，证实他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身份，而他们却喊着要除掉他，后来当千夫长吩咐人用鞭子打他时，发现保罗竟是罗马人遂告住手。第2天，千夫长把保罗带到分会前，于是保罗开始在那里演讲，表明自己是个法利赛人，因此得到不少支持，但是他的仇敌，仍然想置他于死，千夫长恐怕保罗被害，于是吩咐兵丁把保罗带进营楼。那天晚上，保罗的外甥跑来警告保罗说，有40个犹太人已起誓，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千夫长唯恐出乱子，而连累自己，于是连夜派人将保罗送到凯撒里亚的总督菲利克斯（Felix）那里去。

5天后，大祭司同几个长老由耶路撒冷赶来向总督控告保罗，说：“我们看这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保罗承认他的确是在传讲一个新的宗教，但是又补充说道：“我信《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于是菲利克斯驳回控告者，然而他却把保罗囚在监里，并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如此达两年之久（约公元58—60年），也许菲利克斯指望保罗能以银钱贿赂他。

当费斯图斯 (Festus) 接了菲利克斯的职后, 建议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去受审。保罗唯恐那里的人对他不利, 遂行使其罗马公民的权利, 要求在帝王面前受审。过了些日子, 阿格里帕王 (Agrippa) 经过凯撒里亚, 给予保罗再一次申辩的机会, 最后断定保罗“因学问太大, 而癫狂”, 但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于是阿格里帕王对费斯图斯说, 这人若没有上告于皇帝, 就可以释放了。于是保罗搭乘一艘商船, 由于船只行驶得缓慢, 在未到达意大利以前, 他们遇到了暴风雨, 据说在这 14 天的风暴中, 保罗超越死亡并确信能得救的表现, 给予船上的水手及乘客极大的鼓舞。后来他们的船, 在马耳他岛 (Malta) 触礁而毁, 但是船上所有的人都安全地游到岸上。3 个月后, 保罗抵达罗马 (约在公元 61 年)。

在等待那些由巴勒斯坦 (Palestine) 来控告保罗的人, 及尼禄王来审判这件案子期间, 罗马当局对待保罗非常宽厚, 准许他住在一间由他自己选择的房子, 而由一个士兵看守他, 行动虽不很自由, 但是可以接待任何他想见的人。于是保罗要求接见在罗马的犹太首领, 他们都很耐心地听保罗讲道, 但是当 they 发觉, 保罗认为得救并不是靠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时, 许多人就走了; 对犹太人而言, 《律法》好像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及安慰, 保罗就对他们说: “所以你们当知道, 上帝这救恩, 如今传于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受。”⁴² 他这种态度, 也冒犯了他在罗马所建立的教会, 大部分犹太信徒均比较喜欢由耶路撒冷所传来的基督教; 他们仍旧施行割礼, 罗马人几乎无法将他们从正统的犹太人中区分出来, 这些犹太人非常欢迎彼得, 然而对保罗却非常冷漠。保罗使得许多外邦人回转向上帝, 这些人当中, 也不乏身居高位者; 但当他被囚期间, 许多痛苦不堪的折磨, 使得他的心灵益觉黑暗与孤寂。

然而他借着写信给远处的弟兄姊妹得了不少安慰。10 年中, 他写了许多类似这样的信, 无疑的, 其中数量比现在传下来, 签有他姓名的信还多的多,* 这些信并不是由他亲笔所写, 乃是由他口授, 别人笔录的; 通常最后他以潦草的字迹附加几笔, 而信中所有重复的地方, 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文法不对的地方, 他均保留毫无修改。然而他深挚的感情、为理想所作的奉献, 以及卓越且令人难忘的言辞, 使这些信成为文学上最强而有力、最富辩才的信件; 即使西塞罗动人的作品, 与这些信件比较起来, 也相形见绌。在信中, 他对他的教会说了许多关爱的话; 也强烈的攻击他无数的敌人, 责备那些犯罪、冷淡后退以及结党纷争的人; 然而字里行间流露出亲切温和的劝慰。

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诫, 心被恩感, 歌颂上帝。⁴³

也有许多基督徒所时常引用且珍爱的经句, 如“字句是叫人死, 精义是叫人活”;⁴⁴ “滥交是败坏善行”;⁴⁵ “对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⁴⁶ “贪财是万恶之根。”⁴⁷ 在他的书信中, 也曾坦白的承认自己的过错及虚伪之处:

* 这些书件当中, 以给加拉太人、哥林西人和罗马人的最为真确, 可能给帖撒罗尼迦人、腓利比人、歌罗西人和腓利门人的书信也是真的, 甚至给以弗所人的书信也可能是真的。⁴⁸

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甚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⁶³

这些书信都被妥善的保存，并且常常在众人聚集时被公开的宣读。到了第1世纪末了时，这些书信，已流传很广；罗马的克雷芒，在公元97年，曾提及这些书籍，此后依那爵（Ignatius）及波利卡普（Polycarp）均相继采用，渐渐地，保罗的书信也进入教会的神学中。保罗因自己忧郁的心灵及内心的悔意，并被转变他一生的基督的异象所激动，加之可能受斯多噶学派及柏拉图主义视物质及肉体为恶的影响，或可能是想起犹太人及异教徒均有为百姓罪恶献上赎罪羔羊之习俗，于是创造了一种神学，其中仅有小部分是秉承基督的言论。例如：每一个人都由母胎中承受了亚当的罪性，唯有借着上帝的儿子赎罪性的死，才能免于永远的刑罚。⁶⁴这种观念，异教徒比犹太人更能接受，像埃及小亚细亚、希腊这些国家，很早就接受奥西里斯神、阿提斯神及狄俄尼索斯，这些神均是为了救赎世人而死；诸如“救世主”（Soter）、“拯救者”（Zleutherios）的头衔，均加在这些神上，而保罗所称呼基督为“主”（Kyrios = (Lord))，这个“主”，也是希腊及叙利亚信徒对拯救众人而死的狄俄尼索斯神的称呼。⁶⁵在安条克及希腊各城中的外邦人，因为从不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仅能以接受他们众神的方式，来接受耶稣。保罗对他们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⁶⁶

此外，保罗又在这个很流行且安慰人的神学里，加上了些神秘的观念；而这些神秘观念，早在《智慧书》及斐洛的哲学中很流行。保罗说：“基督是上帝的智慧”⁶⁷，“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⁶⁸他并不是要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束缚的弥赛亚；乃是受死的基督，为要拯救全人类。透过这些解释，保罗可以忽略一些并非直接获知的有关耶稣的实际生活及言行，他也可以与那些比较不善于抽象推测，但曾经亲近过耶稣的门徒，居于同等的地位。他能在一幕包括全人类的伟大戏剧中赋予“神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极重要的角色，也能回答别人问他的一些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既然基督是神，为什么他允许自己被处死？他的回答乃是：基督之死，为的是拯救因亚当犯罪而陷在撒旦权势下的世人，他必须以死来打断死亡的锁链，为所有愿意接受神恩典的人，开启天国之门。

保罗认为有两个因素，决定何人可以借着基督的死而得救：一个是神的选召，一个是谦卑的信心。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已决定要拣选谁，要灭亡谁。⁶⁹然而保罗特别提到信

* 古代的犹太人与迦南人（Canaanites）、摩押人（Moabites）、布匿人（Phoenicians）、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及其他民族，均有将小孩，甚至是自己心爱的孩子作为牺牲，献给神，以求止息神怒气的一种习俗。随着时间的转变，也有将已定罪的犯人代替者，在巴比伦尼亚（Babylonia）此囚犯穿上皇帝的衣袍，代表王之子，然后受鞭打，并被吊死。在罗得斯岛（Rhodes）于 Cronus 神的节日中亦有类似的情形。逾越节以羔羊作为献祭品，可能是较文明的方法。Frazer 说：“在赎罪的日子，犹太人的大祭司将两只手放在活生生的羔羊头上，承认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罪恶，借此将百姓的罪转移到羔羊的身上，然后把羊宰杀了，丢到旷野之地。”⁷⁰

心的重要，认为信心就如同鱼饵，必须借着信心，才能抓住神的恩典；唯有借着信心——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的确据⁵⁷——人才能经历到奇妙的改变而成为一个新人，也才能经历到与基督合一及分享到基督之死的果子——得胜的生命。保罗更进一步的说到：好的行为以及行全《律法》的，还是不够，因为那些并不能改造人的里面，也无法洗净人的罪。基督的死，已结束了《律法》时期；现在再也不分犹太人与希腊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的或女的，因为在基督里，“全都合而为一了，”⁵⁸他也不厌其烦的劝诫人，有了信心，也要加上好的行为；在他所谈到爱的文章里，尤以下面这段最为有名：

“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赈济贫穷，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永不止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⁵⁹

对于性爱及婚姻，保罗给予最严厉的要求。有一段经文中⁶⁰暗示，保罗曾经结过婚，不过无法证明其真确性；书中记载曾说：“难道我们（保罗及巴拿巴）没有权利像其他使徒，主的兄弟和彼得一样，也要娶妻与我们同工吗？”但是在另一处，⁶¹他却说他是独身，他与耶稣一样不怜悯人肉体上的欲望。⁶²当他听到哥林西教会有性欲倒置及男女混交的事情时，简直是大大的震惊，⁶³责问哥林西教会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身体乃是圣灵的殿……你们应该以身体来荣耀神。”⁶⁴独身较婚嫁要好，但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若是离婚，不可再嫁娶，妻子必须顺服丈夫，奴仆必须遵从主人，“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作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⁶⁵如果这个世界即将结束，那么为奴的与自主的，有何区别呢？此外，国家的自由也是不重要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定的。”⁶⁶将这样一个凡事肯通融的哲学家保罗，置于死地，实在是罗马人的不智之举！

（四）殉道者

在保罗给提摩太的第2封信中写到：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德马（Demas）贪爱现今的世界……克雷森（Crescens）往加拉提亚去，提多（Titus）也走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惟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我现在被浇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67a}

虽然保罗说得很勇敢，但是却是非常孤独凄凉的，传说，他后来被释放，又到西班牙、亚洲一带去传道，结果又一次的被囚在罗马监牢里；或许他从未被释放过，没有妻子儿女的安慰，所有的朋友又远离他而去，那时，唯一支撑他的，就是他的信心，并且也许他的信心也不甚稳靠了。他也和他同时代的基督徒一样，以基督再来的盼望度日。他在给菲利普教会的信上写到：“我们渴望地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⁸⁷给哥林西教会的信中写着：“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主！愿你早日降临！”⁸⁸但是在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2封信，保罗责备他们，因为期待基督的来临，而忽略了世上的事物，“因为那日子来临以前，必有撒旦出现，并且自称是上帝。”⁸⁹在他最后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推测，当保罗在监狱时，他内心一定充满了对于他早期信仰与基督迟迟来临的挣扎。渐渐地，他把希望放在死后，把死后与基督在天堂合而为一的盼望，代替了基督再来的希望。而他这种为安慰自己所作信仰上伟大的调整，也使得基督教免于灭亡，保罗却又因此被捕受审，并且定了罪。基督的权势与凯撒的权势，发生正面的冲突，凯撒一时获胜。我们不知道保罗的罪状，到底是什么，很可能与他在帖撒罗尼迦被捕时一样，被控告为“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只有一王耶稣”。⁹⁰这样的罪状是必须处死的。关于这个案子的审判，古代并没有记录；但是 Tertullian 在公元200年的著作中记载，保罗在罗马被斩首而死，而 Origen 在公元220年的著作中写着：“保罗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王之下殉道的。”⁹¹可能因为具有罗马公民的特殊身份，保罗是个别被执刑的，而没有与那些公元64年一场大火后，被捕的基督徒一同被钉死。传说他与彼得是在同一个时间，分别为主殉道的，并且一本感人的传奇中记载这两个伟大的竞争者同时在死亡的路上相会了。传说保罗是在 Via Ostia 地方殉道的，而在第3世纪，纪念堂便在此建立，并重新整修，愈修愈好且屹立至今，就是所谓的圣保罗纪念堂（basilica of San Paolo fuori le Mura）。

这个纪念堂实在是他胜利最好的象征，那审判保罗，定他死罪的尼禄王，死的时候，显出一付怕死的样子，生前极力的逼迫基督徒，而他的逼迫并没有任何作用，由殉道的保罗产生出基督教的神学体系，借着保罗、彼得造成了令人敬佩的教会组织。保罗已在犹太的《律法》之内，寻到犹太人末世论（eschatology）的美梦，并且将它拓广成为能够感动人的信仰。带着政治家所有的耐心，保罗混合了犹太人的伦理学与希腊的形上学，而把四福音书里的耶稣变成了“神学的基督”。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奥理，一个新的复活的戏剧，可以吸引许多的信徒，并以教条代替言行来查考信徒的德行，于是导致中古时代的开始，这实在是个悲剧性的转变，但是，也许这是许多人的盼望；只有很少数的信徒能效法基督的榜样，但是唯有借着永生的盼望，许多人才能提起信心及勇气。

保罗所引起的影响，并不是马上可以察觉的，他所建立的教会，如同大海中的小岛；在罗马的教会是属于彼得的，他们仍旧只忠于彼得。当保罗死后1个世纪，他几乎完全被人所遗忘。但是当基督教第1代过后，许多关于使徒的口头传说已渐渐消失，于是成百的异端邪说开始搅扰基督徒的心灵，这时保罗的书信发挥了维持信仰的功用，也团结了原来分散的群众，成为强有力的教会。

虽然如此，那些由犹太教而分离出来的基督徒，在大体上仍旧是非常犹太化，他们个性非常强烈，道德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中世纪的人因为接受了异教的色彩，使

得基督教变成了多采多姿的天主教，而视保罗为外人，几乎没有为他建立任何教堂，也很少为他雕刻塑像，或用到他的名字。这样一直过了 15 个世纪，到马丁·路德 (Luther) 称他为宗教改革的使徒，加尔文 (Calvin) 在保罗的书信中，发现预定论的信条 (Predestinarian creed)，似乎这时候，保罗才被人记起。“新教教义” (Protestantism) 显示保罗胜了彼得；而基督教基本主义 (Fundamentalism)* 显示保罗胜过了基督。

第三节 约 翰

由于历史的偶然，将保罗的事迹非常明了地传达给我们，而使徒约翰却是默默无闻的神秘人物。《圣经》中除了 3 封书信外，还有两本非常主要的作品亦是约翰手著的。不过批评家推测《启示录》可能是在公元 69 至 70 年间写成，⁹⁸而且作者可能是另一位约翰——Papias 曾提到过的长老。⁹⁹Justin Martyr 则认为这本强有力的《启示录》，乃是出于基督所喜爱的门徒约翰之手；¹⁰⁰但是早在第 4 世纪时优西比乌斯¹⁰¹提出许多学者对于此书“真实性”的怀疑。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一位相当杰出的人物，因为在他写给亚洲地方的教会书信中，带着一种威吓权势的口吻，如果这本书的确是使徒约翰所著（我们暂时认为如此），那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约翰也同他的兄弟雅各一样，被称为“雷子” (Son of Thunder)。在以弗所、士麦那 (Smyrna)、别迦摩 (Pergamum)、撒狄 (Sardis) 以及其他许多小亚细亚的城市中，约翰被当地人认为是教会的领袖。据优西比乌斯的记载，¹⁰²约翰被罗马皇帝多米提安 (Domitian) 放逐到帕特摩斯 (Patmos)，而约翰也就是在这个爱琴海 (Aegean) 中的小岛完成了《约翰福音》及《启示录》。他活得非常久，以致有人以为他永不会死。

就形式上讲，《启示录》类似《但尼尔书》及《以诺书》。像这类采用预言式、象征性的异象，是当时犹太人著作中常使用的文学技巧；除了所提过的《启示录》外，尚有许多类似的作品，但都没有《启示录》这本书作者惊人的口才。作者一开始就以最普遍的信仰即在天国来临之前，必有撒旦来临，并且掌握世界，罪恶也达到全盛时期，来描写尼禄王的掌权，就如同撒旦的掌权时期。撒旦和他的随从背叛了神，天使长米迦勒 (Michael) 与他的使者，将撒旦打败了，于是他们被赶到地上，借着异教国家的权势，压迫、打击基督教。书中所说的敌基督的以及大兽均是指着尼禄王，他是从撒旦来的假先知，正如耶稣是由神而来的。罗马城被描写成“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住在地上的君主与他行淫”。她是“巴比伦的妓女”；是所有罪恶、不道德、偶像、淫乱的根源及中心；在那里，褻渎神且沾满了血腥的尼禄王，要求像基督一样地受基督徒的敬拜。

在一连串的异像后，作者看到了将要降临到罗马及其帝国的一切惩罚。将有蝗虫飞

* 译按：基督教基本主义 (Fundamentalism) 是 1518 年以来美国之路德会正统派：以绝对相信《圣经》之记载，以神迹、处女怀孕、基督复活等为基督教信仰之基本，反对《圣经》方面的高等批评或进化论。

到地上伤害地上的居民，除了 14.4 万个额头上有上帝印记的犹太人，其余的均如此受痛苦 5 个月。⁵⁷ 有神的使者要将神的怒气倾倒在地上，用可怕的痛苦折磨人，把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以致所有海中的生物都死了。另有神的使者要将日头的大热如火烤所有没有悔改的人；四位使者将要“率领 2 亿的军马”来杀人的 1/3；4 位骑在马上“用刀剑、饥荒、瘟疫、死亡和野兽杀害地上的人”。⁵⁸ 地要大大的震动，大块冰雹将要打在那仍存留的不信之人身上，罗马将要完全地被毁掉。地上的君王都跑到阿马基顿 (Armageddon) 平原上聚集，作他们对神最后一次的抵抗；但是他们终将被死亡所淹没。撒旦与他的军队，遭到各方的击败，最后被投入无底坑里 1000 年，唯有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免于这个大灾难；所有为基督的名而受苦者、所有曾“被羔羊的血所洗净者”，⁵⁹ 将要获得神丰富的赏赐。

1000 年以后，撒旦将被释放出来，再一次在人间到处捕食，罪恶也再一次临到不信的世人当中；罪恶的权势，将要做最后一次败坏神工作的努力。但是它们终将被克服，这一次撒旦和他的使者将要永远被抛在无底坑里，永无翻身之日。然后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在那可怕的日子，“所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⁶⁰ “所有信徒将要聚集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⁶¹ 这些人均是不听从基督呼召的。一个“新天新地”将要被造成，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每个门是颗珍珠，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河的两岸有生命树。罪恶的权势将永远地终止；基督的信徒将承受天国；“在那里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号或痛苦”。⁶²

《启示录》的影响是持久的、直接的，也是深奥的。其中预言，忠心的信徒将要得救赎，而抵挡压迫基督徒的人将要遭受到惩罚；这些宣布，成为受逼迫的信徒及教会莫大的精神食粮。其中所提到的“千年国度” (millennium)，也成为那些渴望基督再来之人的安慰。文中生动的景象，灿烂的文句，均被许多流行的基督教文学作品所采用。而从公元第 1 世纪起，一直到 19 世纪，人类把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均解释成《启示录》中预言的实现；亦收到了警醒世人的功效。

《启示录》与《约翰福音》同出于一人之手，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启示录》是犹太式作品，而《约翰福音》乃是属于希腊哲学。也许由于尼禄王的残暴逼迫基督徒，使徒约翰义愤填膺写了《启示录》这本书，而《约翰福音》乃是在他年纪老迈时，对于希腊的形上学已很老练的时候写成的（大约在公元 90 年）这个时候，他对主耶稣的记忆也许已衰退不少；而在伊奥尼亚 (Ionia) 的岛及城市中，无疑地他一定听了许多有关希腊神秘主义及哲学。柏拉图曾在一本书中将上帝的理念描写成各种模式 (Patterns)，万物乃是照此学模式借它而造成；斯多噶学派又把上帝纪念与神原始的启示 (Logos Spermatikos) 或上帝丰富的智慧联系起来；相信新毕氏学说者 (Neo Pythagoreans)，把以上所说的理念，变成了一个神人 (Divine Person)；斐洛则将其转变为神的理性 (Logos Reason of God)，——第 2 个神圣原理 (Divine Principle)，借着它，神创造了世界，也借着它，神

* 译注：按《圣经》此处是指“飞鸟”聚集，赴神的大筵席，吃君主与将军的肉……参见《启示录》19 章 17、18 节。

与世界相连通。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的从头重读一遍，记在心中，然后保留“道”（Word）来代替的希腊原义的“理”（logos），我们立刻可以察觉，约翰加入了这些哲学家的行列：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它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对希腊思想极有研究的斐洛认为，有把犹太教中某些辞句改成爱好逻辑的希腊人所能接受的言语之必要，同样在希腊文化的环境中度过将近2个世代的约翰，也把希腊的哲学气味加在神秘的犹太教条里，如“神的智慧”成为有生命的东西，⁸³并加在基督教的教条里，如耶稣是弥赛亚。不管是有意或是无意，约翰继续了保罗将基督教由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工作。在《约翰福音》中的基督，似乎不再是个活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当耶稣向犹太人讲道时，称呼“你们”而称犹太的《律法》为“你们的《律法》”；基督不是拯救以色列迷失之羊的弥赛亚，他乃是永生神的儿子；不仅是人类未来的审判者，也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透过这个观点，耶稣人性的一面，就几乎像诺斯替邪教所主张的被忽略了。而神性的基督就与希腊传统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一致了。其后的异教世界，甚至仇视闪族人的世界，均能接受基督如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神一样。

基督教并没有破坏异教，相反地，它接受了异教。许多已经消失的希腊思想，均在基督教的神学或礼拜中重生；统治了哲学几个世纪的希腊语，也成为基督教文学与仪式的传达工具；许多希腊的神秘气氛，也进入了感人的弥撒（Mass）仪式中。其他的异教文化也促成了基督教与各种不同文化、学说、信仰的融合。“三位一体”、“最后的审判”、永生及永远的惩罚的观念来自埃及；对圣母与圣子的崇拜及神秘的“通神论”（Theosophy），造成“新柏拉图主义”及“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并搅混了基督教教条（theosophy）；而基督教的修道制度（monastism），也可以在埃及找到它的范例及根源。对于“Great Mother”的特别敬拜是来自弗里吉亚；阿多尼斯神复活的剧剧乃是出自叙利亚；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或许是来自色雷斯（Thrace）。“千年国度”之说（millennarianism）、“最后的火灾”（final Conflagration）、上帝与撒旦、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这些都是出自波斯；而在《约翰福音》中亦曾记载：“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⁸⁴密特拉教的仪式与弥撒时的圣餐仪式非常相近。⁸⁵因此之故，基督教可以说是古代异教世界之最后最伟大的创作。

第八章 教会的成长

(公元 96—305 年)

第一节 基督徒

基督徒在私人的房子或小教堂集合，组织成犹太人会堂 (Synagogue)^① 的形式，每个集会称为一个 Ekklesia——一种希腊人民聚集在市政府的称呼。他们像伊希斯和密特拉信徒一样，欢迎奴隶参加，虽然没有解放奴隶的企图，但是在“天国里所有人都可得着自由”的应许下，奴隶们得着了安慰。早期的信徒，主要是以大众阶级占优势，其中也有些中下阶级，偶然也有些富有者。然而，他们绝不是 Celsus 所说的，“人们中的渣滓”，他们大部分过着有规律而且勤勉的生活，以财物资助传道工作，并且供给资金给一些穷困的基督教团体，虽然他们做了很少的努力，然而最后他们却赢得了偏僻地区的人民。

妇女们是被允许参加聚会的，并且在次要的角色中，也达到很突出的地步，但是教会要求她们过谦恭、顺服、退隐的生活，使外邦人抱愧蒙羞。在礼拜的时候，她们必需蒙着头，因为她们的头发被认为是最诱惑人的，纵使天使在服事时，亦会被妇女的头发所分心。^② 圣·哲罗姆 (St. Jerome) 甚至认为妇女的头发应该全剃掉。^③ 基督徒妇女还要避免化妆品和珠宝，尤其是假发，因为牧师的祝福，临到那些戴着假发的头上，就很难知道那一个头是受祝福的。^④ 保罗曾严厉的指示他的教会说：

女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她们总要顺服，她们如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在教会中男人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荣耀和形象，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⑤

这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对女人的看法，并不是罗马人的看法。也许这正代表着一种反动思想，以反对有些妇女自由渐增沦为放纵的现象，我们可如此相信，在这些严词谴责之下，虽是没有珠宝、香水，但借着面纱，基督教妇女仍然富有吸引力，并且能以灵巧的方法，运用她们古老的权力。未婚的妇女和寡妇，教会给他们找到许多有用的工作，她们组织成“姐妹”团体，办理慈善的工作，以后就形成了修女们不同的阶级，而那些修女真诚、亲切的态度，正是基督教最高贵的化身。

卢奇安 (Lucian) 大约在公元 160 年, 对基督徒有如此的描写: “那般最愚蠢的人, 鄙视一切尘世的事物, 而将一切的财物视为公有。”³⁰ 30 年后, 德尔图良宣告说: “我们所有的事物均为公用, 唯独妻子例外”, 他并且以其特有尖刻的语气说: “基于那一点, 我们拆伙了, 的确其他的人也是在那一点上如此。”³¹ 但我们不应该照着字面来了解这些话, 因为在另外一篇文章中, 德尔图良³² 也提到, 基督教的“共产”只不过按着各人所有的多寡, 将财物献出, 作为公众基金, 它最初的目的, 不过是便于施舍; 而富有的人, 也因惯于最后的审判, 而愿意献出他们的财物。许多早期的基督徒均同意苦修派的看法, 认为一个富有的人, 若不将他剩余的财物与人分享, 就无异于贼。³³ 雅各——耶稣的兄弟——也曾使用非常刻毒的话, 攻击一些富有的人, 他说:

瞎! 你们这些富足人哪! 应当哭泣号啕, 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 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 又要吃你们的肉, 如同火烧, 你们在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 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 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去承受天国吗?”³⁴

他又补充说到, 在天国里, 富足的人将要像花在炽热的阳光下凋谢。³⁵

共餐 (Common meal), 是共产主义的要素之一; 就像希腊罗马的集会, 偶尔一起聚餐一样, 早期的基督徒, 通常在安息日的晚间, 聚集在一起享用“爱宴” (agapé)。这种“爱宴”是祷告和读经开始, 然后由牧师将酒与面包祝谢了, 才分给大家吃, 最后仍以祷告和读经结束。信徒们相信面包与酒代表了基督的身体和血;³⁶ 信奉狄俄尼索斯神、阿提斯神及密特拉神的人, 也有类似的宴会, 而他们认为他们所吃的乃是这些神的化身。³⁷ “爱宴”最后的仪式是“爱的亲吻”, 在某些会众中, 这个仪式只限于男与男、女与女, 而在另外一些会众中, 这个严格的限制也没有强迫执行。许多参加者, 在这个仪式中, 发现了非宗教的喜悦; 德尔图良和其他一些人, 公开地指责说, 如此的仪式将会导致“性的放纵”。³⁸ 教会当局则建议, 亲吻时嘴唇不应该开, 如果亲吻带来了愉悦感, 不该再继续下去。³⁹ 第 3 世纪以后, “爱宴”就渐渐消失了。

不管这些插曲是否真实, 也不管传道者是否循循善诱地呼吁众人将仪式做到完美的地步, 我们可以相信, 早期基督徒的道德, 的确是异教徒对基督徒谴责的一个例子。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有些有智之士及有影响力的人, 不惜任何代价, 订了一个超然的伦理标准, 去节制人的原始本能, 以合乎道德标准。当信徒盼望天国来临的时候, 同时他必须相信有一位审判者, 他看得见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也知道每一个人的思想、念头, 没有一个人能逃避得了他, 也没有一个人能欺骗他; 在这种神圣的监视之下, 于是有了彼此的监察; 罪在这些小团体中很难隐藏得住, 若有人秘密地破坏了新的道德纪律, 而被人发现时, 将要公然地遭受到申斥。而曾经毁了异教的一些社会恶习如堕胎、杀婴等, 在基督教中是绝对禁止, 且视为与谋杀同罪;⁴⁰ 在许多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发现基督徒救了许多被弃的婴孩, 给他们施洗, 并且借着社会基金, 将他们抚养长大。⁴¹ 在其他方面, 教会禁止教友们涉足戏院或公共娱乐场所, 并且禁止基督徒参与异教节期的庆祝典礼,⁴² 不

过在这些方面收效并不大。大体上，基督教仍不断地夸张犹太人道德的严厉及苛刻；独身生活是最受人推崇的，而他们认为婚姻制度只是防止杂交及繁衍子孙的可笑方法；夫妻的婚姻关系也受到限制，⁹⁸夫妻中若有一方是异教徒，另一方是基督徒，唯有异教徒欲取消婚姻关系时，才能被允许离婚。鳏夫或寡妇如欲再婚，是绝对没人赞成的，至于“同性恋”更是会遭受到古代人少有的非难，德尔图良说：“至于性生活，基督徒是绝对以自己的妻子为满足的。”⁹⁹

当人们期待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些严厉的道德纪律和规条自然地宣布；但是当这个盼望消失的时候，人肉体的情欲再度升起，于是基督徒的道德也因此松弛了。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所著的小册子《哈玛斯的牧羊人》(The Shepherd of Hermas, 约在公元110年)，严厉地斥责基督徒中再度出现了贪心、不诚实、涂胭脂、染头发、画眼睑、醉酒及奸淫这些罪恶的事情。¹⁰⁰然而大体上，这段时期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仍是很好的；儿女均孝顺父母，朋友之间互相忠实，夫妻也彼此互敬互信，完全呈现出信心生活的快乐，因此普林尼不得不向罗马皇帝图拉真报告说，基督徒实在过着一个非常和祥而可为模范的生活。¹⁰¹盖伦对基督徒有过如此的描写：“他们如此不断地自律自制……他们如此强烈地渴望达到道德上最完美的境界，以至于他们几乎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¹⁰²由于他们相信全人类都因为亚当的罪而被玷污，而每一个人终要而临最后的审判；所以基督徒们都远离一切的引诱，指责“世界与肉体”，并且以禁食及种种的责罚压制欲望，非常谨慎、虔诚的度日，以预备那可怕日子的来到。他们对音乐、美食、外来的酒、温水浴或者刮胡修面均带着一种怀疑的眼光，认为这些事似乎与神的旨意不符合。¹⁰³一般基督徒认为他们的生活比他们以往信仰异教之神时更郁闷，唯有当他们偶而秘密地去拜他们以往的神时，生活才有乐趣。到了第2世纪，犹太人安息日的严肃气氛，才被基督徒的主日崇拜所取代。

在主日(Lord's Day)即星期日，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开始他们每星期一次的敬拜仪式。牧师(clergy)先读一段经文，然后领会众一起祷告，最后由牧师讲道；内容不外乎是一些教条式的教训、道德生活的勉励以及宗派间的争辩。在早期的聚会中，一般人，尤其是妇女可以说预言，就是以一种神魂超拔的神态，说出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只能以宗教的观点来解释。然而当这些行为引起了宗教狂热及神学上的混乱时，教会当局开始表示不满，最后终于禁止这种行为。因为牧师不得不除去迷信，所以才采取行动去压制这些举动。

到了第2世纪的末期，主日崇拜仪式渐渐采取天主教弥撒的形式。这种仪式，一部分是取自希腊神秘宗教中的洁净仪式、圣餐仪式，一部分是取自犹太圣殿中的敬拜仪式；借着圣餐仪式以及借着神的胜过死亡的权能，弥撒的内容渐渐丰富，其中包括了祷告，读诗篇，读经文，讲道以及诗歌的背诵，尤其最特别的就是以象征性的“神的羔羊”代替古老基督教中“有血的牺牲”。以往基督徒把酒和面包当作献给神的礼物，而现在他们把面包和酒想象成，经由牧师把它献给神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再一次地表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此在聚会当中，借着圣餐的仪式，许多信徒分享了他们救主的生命。这是一个时代所认可已久的观念；而异教徒不必接受这种观念；借着弥撒的玄义，把这种观念具体化表现出来，于是基督教成为所有神秘宗教中最伟大的一个。这种观念在起初，¹⁰⁴只是一种很低微的习惯，但是却很顺畅地发展成高尚的习惯；而它的被教会采纳，是

B 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以及教友们的必需物的原因之一；没有任何的仪式能够使得心灵寂寞的人得到如此的振奋，也没有任何仪式能够给予信徒们更大的勇气去面对这到处充满敌意的世界。*

圣餐的仪式，是早期基督教七个圣礼之一，它被认为是传递神恩典的神圣仪式。在此，教会也借着象征性的诗，去安慰信徒，并提高教友的尊荣，并借着神恩典的滋润，使得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得到再一次的更新。在第1世纪的时候，只有3种仪式——洗礼、圣餐、授职（holy orders），被认为是圣礼；但其实在以往教会的习惯中，早已有其他4个圣礼的根源了。早期的使徒及一些长老，在洗礼以外，更借着“按手礼”。使信徒接受圣灵；⁵⁸因此，渐渐地“按手礼”由“施洗礼”中分出来，而成为“坚信礼”（sacrament of confirmation）。⁵⁹当婴儿时期的洗礼，代替了成年后的洗礼时，人们渐渐觉得有一种年长后灵洗的需要；以往在公众前的认罪，这时变成了私底下向神父（Priest）认罪，当时的神父，宣称他们由使徒及主教的继承人，接受了这种特权，“可以捆绑罪，也可以释放罪”——接受教友的认罪，并且赦免他们的罪。⁶⁰这种“忏悔仪式”（Penance）也成为圣礼之一，在这个仪式当中，神父可以借着赦免教友的罪的时候，责骂他；这样一方面可以给予罪人一个激励他改进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罪人免于良心上的不安及悔意而造成的精神病。在这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婚姻仍旧是一般民间的仪式；但是后来经过教会准许后，婚姻不仅是契约而已，而且是彼此之间神圣的誓言。到了公元200年，“按手礼”更加了一个额外的任职仪式，借着这个仪式，主教擅用了独有的权力去任命神父，有效地执行这些圣礼。最后，教会又由《雅各书》（5章14节）中，导出一个临终涂膏仪式（extreme unction）即最后的祝福仪式，成为圣礼之一；神父将油涂在死者的感觉器官及四肢上，借此仪式，再一次地洗清死者的罪，好让他能以无亏的良心去见神。若是我们以当时的人对这些仪式的看法，来判断这些仪式的话，实在是很有可笑的；但是以鼓励及启发人性来看这些仪式的话，这些仪式的确是灵魂最有效的药剂。

基督徒生命中最后的荣耀，乃是“埋葬仪式”。因为新的信仰不仅宣布了灵魂的复活，也宣布了身体的复活，因此死者的遗体有了许多很好的照顾；埋葬的仪式由神父主持，每一个死者都有自己的坟墓。大约在公元100年，罗马的基督徒，依照叙利亚及伊特鲁里亚的传统，开始将死者埋在地下墓穴，也许并不是为了的隐藏，而是要节省空间和经费。当时罗马人在地下挖很长的地道，并且有不同的高度，而死者的尸体就是放在这些地下走廊的两边。犹太人与异教徒，也采用这种方法，他们也许只是为了方便。有些地道似乎特别的绕道，于是成为基督徒躲避罗马帝国逼迫的好地方。当基督教抬头后，这种将死者埋放在地下墓穴的习惯渐渐消失；而这些地下墓穴，变成了敬拜及朝圣的目标；到了第9世纪，才渐渐阻塞而被人遗忘了，直到公元1578年，才被人意外地发现。

早期的基督教艺术，大部分均保留在地下墓穴的壁画及浮雕中。据考古家研究的结果，大约在公元180年，出现了基督教最有名的一些象征物；鸽子——代表着灵魂脱离了今生的牢狱；长生鸟——由死灰中复生，代表着复活；棕榈叶——表示胜利；橄榄枝

* 在密特拉教的某些秘密宗教仪式中，崇拜者被当作面包与酒，献给他们的神。⁶¹16世纪当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Mexico）及秘鲁（Peru）时，他们非常惊奇地发现当地的印地安人，也有类似的仪式。⁶²

——和平的象征；鱼——因为希腊字的鱼 (i—ch—th—u—s)，正是下面这句希腊话中每一个字的字首 “Iesous Christos theou uios soter” 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在地下墓穴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像，叫做“好牧人”(Good Shepherd)，这个雕像，完全仿照 Tanagra 镇罗马神话中之信使神，携带一只羊的雕像。偶尔我们也可以在有些图画中，发现庞贝城 (Pompeian) 的优雅风格；例如装饰在 St. Domitilla 坟墓顶上的花、藤蔓以及鸟等；通常这些都是次等工匠的平凡作品，他们以东方的暗晦，代替了古典的清晰。在那些世纪当中，由于基督教过分重视来生，以至于对今生毫不关心，且基督教承袭了犹太人对雕像的嫌恶，他们将雕像与偶像混为一谈，并且指责雕像及绘画太过分夸耀裸体，因此当基督教渐渐地茁壮，而雕塑的艺术也就渐渐走下坡。但是——一些镶嵌的细工倒是普遍；教堂的地板、墙壁及浸礼所，均嵌有花叶形的小方格，以及“神的羔羊”和《圣经》中故事的图画。在一些雕刻精美的石棺中，也可以发现类似很粗的浮雕。在同时，建筑师也改变希腊罗马式的教堂以适合基督教崇拜的需要。因为以往藏置异教之神的小庙堂建筑型式，无法让教会容纳所有的会众，而现在新的教堂，有很宽阔的本堂及走道，可供教会之需，而教堂东面突出的半圆形或多边形部分，正好可利用作至圣所。基督教在音乐方面，也继承了不少的希腊的音乐符号、音阶等。有些神学家很不赞成妇女们在教堂中或公众地方唱歌；因为他们认为妇女的声音，很可能引起一些易受激动的男性，产生邪恶的念头。³¹然而，会众们时常借着赞美诗表达他们的希望、感谢以及快乐，于是音乐成为最美好的崇拜，以及基督教信仰中，最精致、最微妙的事奉。

除了基督教以外，在人类中没有任何更吸引人的宗教了。它不分个人、阶级和国家；它不象犹太教，只限于一个民族，也不象希腊罗马正式的宗教，只限于国家中的自由民才可以信奉。借着使全人类都能继承基督得胜死亡的胜利，基督教宣布了人类基本的平等，而现世所有不同的阶级，只是暂时性的。对于那些悲惨、残废、哀恸、气馁及受辱之人，它给予他们同情、怜悯、尊严，并且给予他们启发性的基督的故事；因着天国的盼望以及死后永不止息的幸福，而照亮了基督徒们的生活。甚至对于那些恶性重大的罪人，基督教以应许赦免他们，并且只要他们肯悔改，亦接受他们为教友。对于那些心灵被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人生的何去何从，罪恶及痛苦的解除……等所困扰的人，基督教提供了启示性的教义，使最单纯的灵魂，能得到心灵的安息。对于那些遭受贫苦及劳苦折磨的人，基督教借着圣礼和弥撒，带给他们如诗般的喜乐。此外基督教将博爱、仁慈、严谨、和平这些美德带给了在道德上几乎是真空且垂死的异教，及冷酷的禁欲派，败坏的放纵派，而被残酷、压迫及性关系混乱了的世界，以及满足于现状的帝国，亦接受了些基督教的道德。

因着适合人类的需要，这个新的信仰传播的非常迅速。几乎每一个信徒，都带有革命家的热诚，将自己做为一个宣传的中心。而罗马帝国的马路、河流、海岸线及贸易线等交通设备也大大地有利于教会发展的路线。东边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埃泽萨、Dura、塞琉西亚 (Seleucia) 及泰西封；南边经波斯特拉、佩特拉到阿拉伯 (Arabia)；西边经叙利亚到埃及；北边经过安条克到小亚细亚及亚美尼亚 (Armenia)；由以弗所及特洛阿斯越过爱琴海到哥林西、帖撒罗尼迦；经过埃格那提亚路到都拉基乌姆；越过亚得里亚海 (Adriatic)；到布伦迪西姆，或者经由 Scylla 及 Charybdis 到 Puteoei 及罗马；由西西里岛 (Sicily)、埃及到北非 (north Africa)；越过地中海 (mediterranean) 或阿尔卑斯山 (The

Alps) 到西班牙及高卢 (Gaul), 由此再到不列颠 (Britain)。于是十字架随着罗马帝国的势力渐渐扩散到各处, 而罗马的武力也为基督教铺直了道路, 小亚细亚是这几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大本营; 到了公元 300 年, 大部分以弗所及士麦那的居民均是基督徒。³² 这个新的信仰, 在北非也发展得很不错; 迦太基及 Hippo 成为基督徒学习及争论信仰的领导中心; 在这里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拉丁教会的教父 (Fathers) —— 德尔图良、Cyprian、奥古斯丁; 而弥撒中的拉丁经文及第一本拉丁文的新约《圣经》, 也是在此地形成。到第 3 世纪末期, 罗马的基督徒约有 10 万; 在罗马的教会已经能够给于其他地方的会众经济上的帮助, 而其主教 (bishop) 也因此教会中要求有至高的权威。总共合计, 到公元 300 年, 在东方大约有 1/4 的人是基督徒, 而在西方只有 1/20。然而在公元 200 年时, 德尔图良就曾说过: “我们 (基督徒) 好像昨天才诞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却充满了你的城邑、市镇、你的岛屿、你的部落、你的军营城堡、宫廷及国会议院。”³³

第二节 教条的冲突

基督教在这许多相互之间毫无关系而又有不同的传统与环境的各个地方发展之下, 若不导致成不同的教条与习惯, 也足够令人惊讶了。尤其是在希腊这个爱好辩论及形上学的民族之下, 基督教似早已注定要演变成一股异端的洪流。唯有借着这些异端才能稍微了解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虽然打击这些异端, 但多多少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形式与色彩。

只有一个“信仰”可将这些分散的会众联合起来: 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将要再来, 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 所有信他的人, 在最后的审判时, 将要接受永生的赏赐及祝福。但是关于基督再来的时间, 基督徒们均各持己见。当尼禄王死后, 提图斯王拆毁圣殿, 接着哈德良 (Hadrian) 王又破坏了耶路撒冷城, 许多基督徒都为这些大灾难而欢呼, 认为这些都是基督再来的预兆。到第 2 世纪末了, 当罗马帝国遭受混乱的威胁时, 德尔图良及其他的教父们均认为世界的末日近了;³⁴ 有一个叙利亚的主教带着他的会众, 进入沙漠之地, 希望能在中途遇见基督; 另有一个本都的主教, 因为宣布基督在一年之内再来, 而使得社会秩序大乱。³⁵ 当这些现象过去后, 基督仍未来, 因此许多聪明的基督徒开始重新解释基督再来的时间, 以缓和人的失望。在一封可能是巴拿巴³⁶ 所写的书信中, 曾提到基督将在 1000 年后再来; 某些很谨慎的信徒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他们认为, 当这个世代或犹太人灭亡了, 或者当福音被传遍到外邦各地, 基督才会再来; 《约翰福音》中也曾记载, 当基督离开信徒后, 他要差遣“圣灵”到信徒当中。最后, “天国”由地上而转变成在天上, 从今生转变成来生, 甚至连教会都反对千年国度的信息——基督将在一千年后再来——甚至指责其中的不当。基督再来的信念建立了基督教; 而对于天国的

盼望，也维持了基督教的生命。*

在公元后的3个世纪里，有一些跟随基督的人，开始在信仰上有了分歧，于是有了许多的教派，除了在基本的教义外，他们各自的教条均不甚相同。这些各自不同的宗教上的信念，都希望能获得成长中教会的采纳，然而教会不但不采纳他们，反而逐一地将其列为异端，假如我们想将这些宗教上的信念加以评述的话，我们就误解了历史的功能。诺斯替教——乃是一个希望借着神秘的方法，寻求神圣知识（gnosis）的教派，它不仅是异端，且是基督教的劲敌；其发生早在基督教以先，且在基督降生之前⁹⁹即已宣布救世主的理论。那个与彼得同称西门，而被彼得斥责为“买卖圣职”的撒马利亚魔术师，可能就是《大展览》（Great Exposition）的作者，这本书集合了许多东方关于如何引领人进入神秘境界而知道所有事情的迷津。在亚历山大城，俄尔甫斯教派、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及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传统，与斐洛“理性”哲学（Logos philosophy）溶混在一起，激动了Basilides（公元117年）、Valentinus（公元160年）及其他人而形成了一个有关神性流露，及世界拟人化的“依恩”（aeons）**的奇异之体系。在埃泽萨一地，Bardesanes（公元200年）借着散文与诗描写“依恩”，而创造了叙利亚的文学。在高卢信奉诺斯替教的马库斯（Marcus）。向妇女们透露她们的监护天使的秘密；他的这个启示是具有谄媚性的，但是他也因此得了不少的信徒。³⁸

然而早期的异端中，最大的倒不是诺斯替教，而是那些受他们神话所影响的人。大约在公元140年，Marcion，一个富有的Sinope青年，到了罗马，宣誓他要继续完成保罗将基督教由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工作。他认为四福音书中的基督，将他的父神描写成一位仁慈、宽大、充满爱的神；但是《旧约》中的耶和华，却是一个执法如山、暴虐好战严厉的神；这个耶和华绝对不可能是温和的基督的父亲。他并提出疑问，若神是善良的，为什么他会因为亚当的对知识的好奇，吃了禁果，喜悦女人，而判定整个人类必须因此受痛苦？耶和华的确存在，且是宇宙的创造者；但他却用物质造了人，因此将人的灵魂拘禁在罪恶的身体中，为了拯救人的灵魂，脱离罪恶的身体，一个更伟大的神，差遣了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于是基督以虚幻的，非真实的身体出现了，借着他的死，使得善良的人，获得灵性上的复活。Marcion并且解释说，所谓善良的人，就是那些跟随保罗，拒绝耶和华及犹太的《律法》，及弃绝希伯来的经文，远避婚嫁及所有感官之乐，以及能够借着禁欲主义而克服肉体之人。Marcion为了宣传这些观念，特地发行了只有《路加福音》，与保罗书信的《新约圣经》。于是罗马的教会，把他逐出教会，并且将他来罗马时所奉献给教会的金钱，均退还给他。

* 成千的基督徒包括以传道为业者，均把这个时代的混乱纷扰解释成基督再来的预兆，而更有上百万以上的基督徒、非基督徒，甚至无神论者，还相信有个即将来临的地上乐园，其中没有战争、罪恶。根据历史的报导，天堂的信仰与乌托邦的信仰，二者像是井中的两个吊桶，当其中一个被放入井中时，另一个就被提起来。当古典的信仰开始败坏，于是在公元前430年，共产主义的激动言论便在雅典兴起，而到了公元前130年共产主义开始革命；当这些共产主义的运动均告失败时，复活的信仰在基督教中达到鼎盛的成功；到了18世纪，基督教的信仰衰弱了，而共产主义又出现了。由此看来，宗教的远景，仍是无虑的。

** 译按：按诺斯替教派的说法，世界最初有善灵与恶质的敌对，原善（最高的神）不时射出一些属灵的活物，名“依恩”（aeon）。

当诺斯替教与 Marcion 的思想，同时在东方与西方很迅速的传播时，已有一个新邪教首领在密细亚 (Mysia) 一带出现。大约在公元 156 年，Montanus 严厉地抨击基督徒尘世成分的增加，以及教会中，主教专权的渐长；他要求基督徒能回到原始单纯且严谨的境界，全会众均有先知讲道或说启示性言语的权利。有两个妇女，Priscilla 及 Maximilla，因为接受了 Montanus 的论调而落入宗教的神魂超拔状态中；而她俩的言论也成该教派中活的神谕；而 Montanus 本人，当他在说预言时，带着一种动人的忘形的神态，以至于一些追随他，富有宗教狂热的佛里几亚人，认为 Montanus 就是基督曾应许的圣灵保惠师。他宣布天国已经近了，《启示录》所提到的新耶路撒冷城，也将要由天降临在附近一个平原上。他带领了许多人搬到那所说的预定地，以至于许多城镇都搬空了。在早期的基督教生活中，婚姻与亲情的关系，非常不受重视，而所有的财物都是公共享有，大多数的人都是专一的禁欲，而准备自己见基督。⁹⁹当公元 190 年左右的时候，罗马总督安东尼在小亚细亚压迫基督徒，成百的 Montanus 的信徒，因为渴望乐园，均聚集在安东尼的席前求死，愿为理想而殉道，安东尼无法成全他们全部，只将一部分的人处死，而对那些释放的人说：“可怜人啊！若是你们都想死，难道没有绳子和悬崖吗？”¹⁰⁰在罗马的教会禁止这个教派，视之为异端，第 6 世纪的时候，查斯丁尼 (Justinian) 下令消灭这个教派，而许多虔诚的 Montanus 的信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用火将他们自己活生生的烧死。¹⁰¹

其他一些较小的异端，从未断绝过。Encratites (派) 戒肉、酒及性欲；Abstinentes 派则实行自我禁欲，并且视结婚为罪；Docetists (派) 认为基督的身体不过是个幻像，并非真有血肉之躯；Theodotians (派) 认为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基督义子论者 (Adoptionists) 及 Samosata 一地的保罗的追随者，认为基督曾降生为人，但是借着道德的完整，而达到了至圣境界；形相神格唯一论者 (Modalists)。撒伯里乌派 (Sabellians) 以及神格唯一论者 (Monarchians)，认为基督与上帝是同一个人，一性论派 (Monophysites) 认为他们的本质 (nature) 是一个，一志论派 (Monothelites) 认为他们的意旨是一个。虽然充满了各样的异端，但是教会借着优越的组织，坚固的教条，以及对信徒们的需要更清楚的了解，而克服了那些异端。

到了第 3 世纪，东方又有了新的危机。公元 240 年，当 Shapur 一世加冕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波斯神秘家，泰西封的摩尼 (Mani)，宣称自己是真神所差遣到世上来的弥赛亚，为的是要改善人类宗教及道德生活。他借用祆教 (Zoroastrianism)、密特拉教、犹太教、诺斯替教的教义，将世界分成两个敌对的领域，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他认为世界是属于黑暗的王国内，并且人是由撒旦所造的，然而光明之神的使者，秘密的将一些光明的因子——思想、智慧及理性，传给人类。他并且强调说，即使是女人——撒旦用来引诱男人犯罪的杰作——在她里而还是有不少光明的因素。若一个人远离性的诱惑、偶像，以及巫术，并且过一个素食主义及禁食的禁欲生活，那么他里面的光明因子，将会克服他犯罪的冲动，而使得他能够得救。经过 30 年很成功的传道之后，摩尼在拜火教僧侣的建议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皮又被塞满了稻草，挂在苏萨城的一个城门上。摩尼的殉道，更点燃了信徒们狂热的信心；于是摩尼教传到了西亚及北非，奥古斯丁也曾醉心于此达 10 年之久，并且历经迪奥克里先 (Diocletian) 的逼迫，以及伊斯兰教 (Islam) 的征服，仍能苟延残喘达 1000 年之久，直到成吉思汗 (Genghi Khan) 的来临。

那些古老的宗教仍然占据了帝国大多数的人，犹太教聚集了一些被放逐的穷人，将他们分散到各个会堂，使他们虔诚地遵行《犹太法典》。叙利亚人仍旧拜他们的太阳神巴力（Baals），埃及人的祭司仍很忠心地照顾他们动物的神庙。西比里（Cybele）、伊希斯、密特拉仍受到人们的崇拜，直到第4世纪的末期；当奥勒利安（Aurelian）做罗马帝国的皇帝时，修正后的密特拉教会获得了罗马帝国的信仰。他们仍旧是到庙中去许愿与献祭，全帝国各地的人都热心信仰这个为帝王所赏识的宗教。但是渐渐地他们这种信仰生活已不符合古典的教条，除了少数的人仍旧虔诚的过他们信仰的生活外，大多数的人已是不再警醒了，于是一些希腊人及罗马人，不仅因此放弃了他们以往所信仰的这个宗教，更放弃了生活的意志，并且由于过度的家庭节育、生理上过分的亏耗，战争的蹂躏，使得他们的信徒人数更加减少，而他们的教堂中也渐渐失去了耕耘者。

大约在公元178年，当奥里略（Aurelius）在多瑙河与Marcomanni人争战时，异教徒曾企图乘机抵抗基督教。我们仅能由Origen的《驳Celsus书》（Against Celsus）中对此略知一点，而这本书中所引用的一部分乃是出自Celsus所著的《真言》（True word）中。Celsus这个人不是个纯理论派的哲学家，而是个绅士，他觉得他所享受的文明与古罗马的信仰有密切的连带关系；他决定以打击基督教这个劲敌以保护古罗马的信仰。因此他对这个新的宗教细加研究，甚至连满腹经纶的Origen都惊佩于他的博学。Celsus特别攻击《圣经》的可靠性、耶和華的性格、基督所行的神迹的重要性，以及基督的死与他全能的神性间的矛盾。他并且讥笑那些相信末日的火灾、最后的审判、身体的复活的基督徒：

认为神会像厨子一样，带着火将全人类烤焦，唯有基督徒能幸免此祸，这种想法，简直是荒唐！不仅是现存的基督徒，即使是去世已久的基督徒，也要复活穿上他原来的身体。实在，这简直是蠕虫的盼望！……唯有那些愚昧无知的奴隶、妇女及小孩，及没有受过教育的裁缝师、补鞋匠、漂布者及罪人……或神所赦免的傻子，才会相信基督教的这套理论。⁴²

Celsus对基督教的传播，以及基督教对异教，对服兵役及对罗马帝国的藐视及敌意，大为震惊；若是罗马帝国的居民均屈服于这一个和平主义的哲学，那么罗马帝国如何保护自己的疆土，如何能抵抗盘据在边疆的野蛮民族？他认为一个好公民，应该信仰自己国家及那个时代的宗教；其实这还算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支持道德的品格及对国家忠心的统一信仰。于是Celsus不计以往他曾给予基督徒的侮辱，苦苦哀求他们能回转向罗马古老的神，敬拜罗马帝国的守护神，共同防卫危急的帝国。没有一个人注意他，连异教文学也未曾提过他；若不是Origen为了辩驳而提到他，他可能早被人遗忘了。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就比Celsus聪明多了，他知道一个死的信仰是无法抢救罗马帝国的命运的。

第三节 柏 罗 丁

此外, Celsus 还是个与时代脱节的人, 他要求人们从一个使许多人陷入某个令大家皆成神明的神秘世界退出时, 举止要像风雅的怀疑论者。作为宗教基础的此一超理性能力的意识, 普遍地凌驾于一个光辉时代的唯物论与定命论之上。所以哲学不再致力于那些属于科学领域的感官经验, 而专心研究看不见的世界, 信奉新毕氏学说者及新柏拉图主义者将毕达哥拉斯的轮回说和柏拉图的神圣理念 (Divine Ideas) 的研讨, 发展成禁欲主义, 希望借生理感官上的饥渴, 而使得灵性上的知觉敏锐些, 并且借着自洁, 而能使从天堂被贬谪到人间的灵魂, 再度的回到天堂。

柏罗丁是这个神秘的通神论的顶尖人物, 他是公元 203 年出生在 Lycopolis, 受希腊教育, 却有个罗马名字, 是操埃及土语的埃及人。他在 28 岁那年, 开始对哲学发生了兴趣, 于是遍访名师, 但是均不能使他满意, 最后他终于在亚历山大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人——Ammonius Saccas。Ammonius Saccas 是个基督徒而改信异教, 和他的学生奥利金一样企图使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趋于一致。当柏罗丁受教于其门下 10 年后, 为了想直接的学习古波斯僧侣术士 (magi) 和婆罗门 (Brahmans) 的智慧, 于是他加入了开往波斯的军队, 到达美索不达米亚, 又回到安条克, 最后又到罗马, 一直停留在罗马, 直到他死。他的哲学主张, 在当时非常的流行, 以至于罗马的皇帝加列努斯 (Gallienus) 请他做朝廷中的大臣, 皇帝允许他在坎帕尼亚建立一个柏拉图的理想国 (Platono-polis), 以《共和国》的原理治理国家, 但是后来, 可能是加列努斯唯恐柏罗丁失败没面子, 就撤回他的同意。

尔后, 柏罗丁, 身居奢华的罗马, 仍如品德高洁的圣人, 因而再度的赢回他在哲学上的声誉, 他向来不注意他的身体, Porphyry 曾说: “柏罗丁深以他的灵魂有一个躯体而感到羞耻。”⁶⁶ 他拒绝别人描绘他的肖像, 因为他认为身体是人类最不重要的部分。——似乎给艺术家追求寻人的灵魂的一点暗示。他不吃肉只吃少许面包, 没有什么特别习惯, 举止很温和, 他远离一些性的关系, 但并不定罪他们。当 Origen 前往听他讲课时, 他羞惭的想结束当时的演讲, 他说到: “当听众无法由演说者获得些东西时, 演讲者的兴趣也自然降低。”⁶⁷ 他不是一个具雄辩之才的演说家, 但是他兢兢业业的精神及其专一真挚的态度, 更代替了演讲术。只有到了他晚年, 不得已的情形下, 才把他的教义写成著作, 公诸于世。不论 Porphyry 如何校订, 他从来不改他的原稿, 故 “Enneads” 这本书, 成为哲学史上最杂乱无章而又最难懂的作品。^{*}

柏罗丁是位理想主义者。因此, 他虽然态度自若地确认物质的实在, 但又汲汲于辩说: 就物质本身而言, 它仅是形式 (form) 之无定形状的可能结果。而物质之能获得形式,

* 因为毕氏理论中, 9 是一个完全数, 9 是 3 的平方, 而 3 是一个完全和谐的数,⁶⁸ 所以 Porphyry 把柏罗丁的 54 篇论文, 安排成 9 篇 1 组, 共 6 组。

端在于其内在的能 (energy) 或是魂 (soul)。构成世上诸种形式的本质 (nature)，便是能或灵魂的总合。真实 (reality) 有高低之分，低层次的真实，无法产生高层次的真实；高层次的存在 (灵魂) 能导致低层次的存在 (具体的形式)。各个人的成长过程——从子宫内的孕育、器官的组成，到完全成熟——便是各个人内在之主要原理。(灵魂) 的运作结果。躯体是依循灵魂的热望与引导而渐渐塑成的。每一事物都有灵魂——一种创造外在形式的内在能量。物质若摒弃成熟的形式，则属邪恶；物质是局限式的发展，而邪恶具有善 (good) 的可能性。

唯有借着理念 (idea) ——即借感觉、知觉、思想，我们才能知道物质，我们所称的物质，就如休谟 (Hume) 所说，仅是一束理念，至多它也不过是压迫我们神经末梢，令人困惑的假定性的东西。(穆勒之“感觉永久可能性”)。理念，不是物质性的；所以在空间中扩展之概念，显然不适用于它们。去拥有理念，并运用理念，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reason)；这乃是人类灵魂、心智、躯体三体合一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唯有借着感觉，理性才能测定；唯其成为创造性的和塑造性之魂的最高形式时，理性才是自由的。

身体乃是灵魂的器官及监牢，灵魂知道它乃是高于身体的实体，它能感觉到它与宇宙中最大的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魂之间的关系；借着完全思维，它渴望再度与宇宙中至高属灵实体会合，虽然灵魂知道自己已堕落到非常羞耻的地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柏罗丁似乎有点毫无层次的屈服他以往曾公开表示拒绝的诺斯替教，并且描写了灵魂不同高度的降落，由天堂降至肉体的人身中；一般说来，他颇喜爱印度的轮回观念，即由低层次，转到高层次，或由高层次转向低层次，生命的形式是按照每个化身中的善及恶而定。有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毕氏学说的信仰者，认为那些过分喜爱音乐的人，他来世将会变成喜欢唱歌的鸟；而那些过分讲理论的哲学家，来世会变成老鹰。⁶⁵灵魂越是被彰显，它就越是想寻出它的来源，就好像一个迷途的小孩，或流浪在外的人更渴望家的温暖，假如，灵魂具有美德，真正的热爱文学、艺术、科学……等九位女神，它将会寻找到可以达到神那里的梯子。那么就让灵魂洁净自己吧！让它热烈地渴望一些看不见的精髓吧！让它在沉思之中而遗忘这个尘世吧！然而，也许在突然之间，一切凡俗的喧嚣都静止了，而物质也不再击打心灵之门时，灵魂就要觉得自己被沉浸于神里，亦即最后属灵的实体。(梭罗 (Thoreau) 在悠然自得地驾舟于华尔腾湖 (Waldenpond) 上时，曾写道：“欲的消逝，是神的诞生。”柏罗丁说：

这个事发生时，只要灵魂是合乎神的标准的话，将要看见神，……也将要发现自己被智慧之光所照亮，或者，她可能把自己想象成真光，没有任何重担，头脑敏捷，变成好像神一样。⁶⁶

但是，究竟神是什么！“他”也是三位一体的——个体 (unity)、理性 (reason) 及灵魂 (soul)。“他是超越所有生命之外的。”⁶⁷我们对它毫无所知，除了知道它是存在的！若是我们用一些实际的形容词，或用偏狭的代名词，冠在它头上，都是对它不当的限制；也许我们只能称它为“元一及起首” (One and First) 的，及我们欲望所能及的最好的事务。由它所流露出来的，乃是世界理性 (World reason)，相当于柏拉图所称的“理念” (Ideas)，是形成万物的模式及统治万物的法则，我们可以这么说，它们乃是神的思想，世

界的次序及理念，“理念”乃是持久的，然而物质却是随时变形的万花筒，“理念”才是宇宙间唯一持久的实体。虽然“独一”与“理生”使整个宇宙合而为一，然而它们都不是宇宙的创造者，这种功能乃是借着神的第3个特性（aspect）——即给予人能力及预定的形式，充满于万有中赋予生命的来源。从原子到行星，每一样物体均有一个魂，而这些魂都是世界性的魂（World-Soul）的一部分。每一个魂唯有就能（energy）或活力来讲，才是永恒的；而就性格来讲，并非永恒的。⁵⁸“不朽”并非人格的残存物；它乃是魂对于不朽事物的吸收。⁵⁹

美德乃是灵魂超向神的一种运动。美不止像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所想象的，只是和谐及均衡而已，而是事物中活的灵魂和看不见的神性；灵魂支配身体，形式支配物质，理性支配事物；而艺术，是将这些理性与灵性之美，变成另一种媒体。魂可以经过培养，而由追求物质与人外在的美，进升而寻求内在美及其法则，以及科学和科学所显示出的次序之美的追求；最后他追求宇宙中“独一者”之美，即那将能万物聚集在一起，而使互相冲突的均化为和谐的，宇宙中最高实体（reality）的美。⁶⁰至终，美与美德均归于一，即部分与整体的一致与合作。

当你深察你的内在时，若是觉得自己不够美，那么你可以模仿雕塑家，……他把这里去掉一块，又把另一处弄平；把这个线条刻得浅一点，把另外一个线条刻得更清晰一些，直到完成一个非常可爱的面孔，他的工作才告完成。你是否也是：去掉你所多余的，修直你弯曲的部分，……从未停止雕琢你自己的塑像，直到……你看到在你心灵中，已有完全的良善。⁶¹

在这种哲学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与同一时代的基督教，有着相同的属灵气氛，就是由对一般世上事物的兴趣而转向宗教，由对国家的忠心转向对神。柏罗丁与（Origen）之所以成为同道好友，并非偶然，而且克雷芒（Clement）在亚历山大发展了一种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柏罗丁是异教伟大哲学家的最后一位，就像爱比克泰德及奥里略一样，他也是一位不信基督的基督徒，基督教几乎接受他每一样作品，而奥古斯丁的许多文章中，也随声附合那些至高神秘的神魂超拔境界。透过斐洛、约翰、柏罗丁及奥古斯丁，柏拉图征服了亚里士多德，并且进入教会中最深奥的神学中。至此，哲学与宗教间的缝隙即告消失，这也就是一千年来，哲学沦为神学挑水担柴之女仆的原因。

第四节 信仰辩护者

其后，教会开始赢得罗马帝国中，许多上智之士的支持。由安条克的监督依那爵是将哲学带入了基督教，并且用辩论压倒了基督教一切的仇敌，开始了使徒时代之后，强而有力的教父时代。查斯丁（Justin）因为拒绝放弃他的信仰，而被判丢入野兽群中，当他前往罗马赴刑的途中，曾写了几封信，其视死如归的精神跃然于纸上：

我要求你们不要拦阻我，我愿意为神而死，我恳求你们不要对我施以不合时宜的仁慈，让我被野兽吞食吧，如此我能到神那里去……我要引诱野兽出来，他们将成为我的坟墓，将我全人吞吃，当我沉睡时，我就不再累着任何人……我渴望着那些为我预备的野兽……让火与十字架临到我，让我与猛兽搏斗，让他们来撕裂我的四肢百骸，让魔鬼的酷刑临及我，如此，我可以到达耶稣基督那里！⁵³

Quadratus、Athenagoras 以及其他一些人写了基督教的《护教书》(Apologies)，通常都是寄给罗马皇帝。

菲力克斯，允许 Caecilius 去卖力的保护异教，但屋大维 (Octavius) 却有礼貌的回禀他说：Caecilius 已经几乎被说服而成为基督徒了。撒马利亚的贾士丁，当安东尼掌权的时期，到了罗马，在那里办了一所基督教哲学的学校，并且曾想以两封很流畅的“护教书”说服罗马皇帝及哲学家 Verissimus，他为基督教辩护说：基督徒都是很忠心的百姓，他们按时缴纳税金，若是好好的待他们，将是罗马帝国有力的支持者。他很顺利的在罗马教学了几年，但是他锐利的言辞，使他四面树敌。在公元 160 年，他的敌对者，唆使罗马当局逮捕他及他的 6 个门徒，将他们全处死。20 年后，里昂 (Lyons) 的主教 Irenaeus，为了教会的统一，在其所写《斥异端》(Adversus Haereses) 书中，厉害地打击异端。他并且说到：使基督教免于分离成千百个教派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谦卑的接受权威性的教义——即教会主教团的令谕。

在这段时期，基督教最有力的护教者，乃是德尔图良，他是公元 160 年出生在迦太基，其父乃是罗马百夫长，他在阿普列乌斯 (Apuleius) 曾就读的学校中，学习修辞学，然后他又到罗马学习法律。他本是个异教徒，后来改信基督教，并且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女子为妻，放弃了他以往以为乐趣的许多异教风俗，据哲罗姆说，他后来被任命为执事。以往他所学的修辞学及法律，成为他现在为基督教辩护的最有效的工具。希腊的基督教是比较神学化、形上学化，也比较神秘化；德尔图良则使得拉丁基督教比较伦理化、法律化及实际化。他有西塞罗的活力及恶毒，有尤维纳利斯 (Juvenal) 的讽刺及粗野，有时他也能与塔西陀在文章的尖酸上一争长短。Irenaeus 曾用希腊文写作；由于德尔图良与菲力克斯，西方的基督教文学变成了拉丁化，而拉丁文学也变成了基督教化。

公元 197 年，罗马派在迦太基的地方官，审问那些被控对帝国不忠的基督徒；德尔图良为此，特地写了《辩护书》(Apologeticus)，寄给想象中的法庭，成为他所有著作中最流利、最有名的一本。他向罗马人保证，基督徒一直为着所有帝国的官长及皇帝祈祷，……也为帝国的安全、勇敢的军队、忠心的元老院及世界的太平而祷告。⁵⁴他赞美一志论派的伟大，并发现公元前的作家们即已预先提到一志论派，他以一种快乐的语气喊着说：“看哪！灵魂的见证人，就是基督徒！”⁵⁵1 年以后，他一改以往说服式的护教法，而成为残忍的攻击，他发行一本《观察》(De Spectaculis)，把罗马的戏院描写成淫猥之城，把罗马的竞技场描写为人类最残忍的表现，并且他最后以威胁的口吻结论说：

世界的末日就将来临，你们将要看最后审判的奇观，……这个世界，及其

中之人将要被火烧尽。那日将要有非常壮观的场面！当我目睹那么多自以为会进天堂的君主，在地狱的深处吼叫，以及那些逼迫耶稣之名的官吏，将被比他们所燃过更烈的大火熔化。还有那些反对基督徒的贤人及哲学家，当着他们自己徒弟们面前，被火焚烧时，满面羞愧的景象，……以及那些善于演悲剧的演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悲剧，……四轮马车的御者，在火焰的轮子中烧得发红，我将如何的惊异嘻笑，欢乐并高兴！⁵⁹

他不健全的想象力，并未使他迈向正统信仰，当他年老的时候，以往年轻时追求快乐的精力，现在成为他弹劾不信之人的能力。他曾用最粗俗的字眼称一妇女为“罪恶之门”并且对她说：“耶稣之所以被钉死，就是因为女人的缘故，”⁶⁰他曾一度喜爱哲学，并且写了一些有关哲学的作品，例如《生机论》(De Anima)，将斯多噶学派的形上学应用到基督教；后来他放弃了所有与启示无关的论据，并且以他的教条的“不可信”而欢欣：“神的儿子死了；这的确是可信的，因为这实在是荒谬；他被埋而后再复活：这是非常确定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⁶¹他 58 岁的时候，开始沉迷于阴沉的清教，并且拒绝正统信仰的教会，指责他们被太多的世务所污染；他接受一神教，认为它是基督教训较正直的应用的一个例子。他指责所有担任士兵、艺术家及政府官员的基督徒；并指责那些不遮盖女儿面孔的父母，以及那些允许忏悔后的罪人领圣餐的主教；后来，他甚至称罗马的教皇为“奸淫者的牧人”。⁶²

尽管他如此，教会在非洲还是很昌盛的。许多既能干又肯奉献的主教如 Cyprian，使得迦太基教区，几乎与罗马教区一样富有且有影响力。在埃及的教会成长比较慢，历史上并无其早期发展的记载；第 2 世纪末了，在亚历山大，我们听说有一个采问答式教学法的学校——圣道学校 (Catechetical School) 这个学校把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结合起来，而产生了两位主要的教父，即克雷芒与 Origen Adamantius，他们均是爱好与精通异教文学之人；若是他们的灵性能更高一等，那么基督教与古典文化之间的裂痕，可能就会减小。

当 Origen Adamantius 17 岁时，他的父亲以基督徒的罪名而被逮捕，并且判处死刑。当时 Origen 也希望一同被囚并殉道，他的母亲因为无法阻止他，最后只好把他所有的衣服藏起来。奥利金则写信去鼓励他父亲说：“为了我们的缘故，千万留意，不要改变你的志。”⁶³他父亲被斩首而死，留下年轻的 Origen 照顾他的母亲及 6 位弟妹。因为他亲眼见到许多人殉道，深受激励，而决定过禁欲的生活。他时常禁食，睡得很少，行在赤裸裸的地面，而不穿鞋子，他使自己受寒赤裸，最后他严格地解释《马太福音》19 章 12 节，而把他自己阉了。^{*} 公元 203 年，他继承克雷芒做圣道学校的校长，虽然那时他只有 18 岁，但是他的博学及口才，吸引了许多学生；异教徒及基督徒均对他很有兴趣，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有些古代的人，估计他的著作约在 6000 部；当然有的只是些简单的小册子；甚至杰论问说：“有谁能读完他所有的著作呢？”⁶⁴ 因为他对《圣经》之喜爱，以及自动不断地背诵，以至于《圣经》已成为他思想的一部分，他花费 20 年的时间，雇用了许多抄录员、

* 吉本 (Gibbon) 说：“Origen 向来以寓意的方式诠释《圣经》，但不幸地，唯有这个例子，他采用了经文的字面涵义。”

誊写员整理并对照着校勘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以及由 72 位犹太学者及 Aquila、Symmachus 与 Theodotion，翻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 由于 Origen 对希伯来文的精通，以及对这些分歧的译本的比较，他为教会提供了一本最正确希腊文译本 Septuagint，他又在《圣经》的每卷书上加上注释，有时这些注释，占极大的篇幅。他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 这本书，是基督教系统神学的最初创作品。在一本《杂集》里，他从异教哲学家的作品中，指出所有基督教的教条。为了使他的工作清晰易明，他开始采用比喻的方式，异教哲学家们曾用这种方式使荷马与理性相合，而斐洛也曾利用这种方法使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熔为一炉，Origen 辩解说：《圣经》除了字面涵义外，还带有两层更深的涵义——即有道德上及属灵上的两层涵义，而这较深的涵义是得之秘传的，只有有学识的少数人能测透。若按字面上来了解，他怀疑《创世纪》中的事实，他解释说这些事实不过是象征耶和華神对待以色列人不愉快的各方面，并且他认为这些就和撒旦引耶稣到一座高山上，并示以地上万国的故事一样属于稗官野史。⁶⁹ 有时他说，《圣经》中的故事是虚构的，为的是传达某种属灵的真理，⁶⁹ 他并且问到：

那一个有见识的人能想象，在最初的 3 天，有昼有夜而没有太阳、月亮或星星？谁愚蠢到会相信神像个农夫，在伊甸立一个园子，并且在园中种了一颗生命树，……凡吃了生命树上果子的人，将得着生命？⁶⁹ *

由 Origen 处理事物的方法、态度，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是属斯多噶派；信奉新毕氏学说，信奉柏拉图学说及信奉诺斯替教之人，然而他却是决心要作个基督徒。也许要求一个人放弃他曾为之出版千册又倾其一生的精力信仰，是太过分了一点。他也与柏罗丁一样，在 Ammonius Saccas 的门下受教。因此我们要想将 Origen 的哲学与柏罗丁等人的哲学区别的话，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在 Origen 的想法中，神并非耶和華，他乃是万物的第一原理；基督亦非《新约》中的耶稣，他乃是造成世界的道；基督乃是父神所造的，因此是附属于神。⁶⁹ 如同柏罗丁一样，Origen 也认为灵魂在未进入人的身体内时，经历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曾为许多不同的化身；当人死后，灵魂又循着原路回到神那里；即使是最纯洁的灵魂，也要暂受炼狱之苦；但是最后所有的灵魂均将得救。在最后的审判之后，将有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又有另一个世界，然后又有另一个新世界……每一个要比前一个更好，这样连续不断的改进，最后渐渐达成神的计划。⁶⁹

我们用不着奇怪为何亚历山大的主教 Demetrius，以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位装饰自己教区又与皇帝有密切联络的聪明哲学，他拒绝任命 Origen 于圣职体系中，因为 Origen 受过阉割，无资格承当此职，但是当 Origen 旅行到近东的时候，有两位巴勒斯坦的主教，却任命他为执事。Demetrius 为此提出严重的抗议，认为这样做侵犯了权利，于是召集了所有神职人员，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取消对 Origen 的任命，并且把他逐出亚历山大。他后来到了凯撒里亚，继续教书的工作，在那里他完成了最有名的护教论文《驳 Celsus 书》(Contra Celsum 公元 248 年)。其中他豁达地承认 Celsus 辩论的能力；但是他答辩说：若是基督教的教义中，有某些是很难了解，或很不可能的话，那么异教有更多可疑难信

* 这本订名 Hexapla (即六行刊本意)，仅部分留存，而 Tetrapla (包括四种希腊译本) 也已失传了。

之处。最后他结论：并非基督教与异教均是荒唐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种较拜偶像或其他方式更高贵的生活方式。

公元 250 年时，Decians 逼迫基督徒到达了凯撒里亚，那时奥利金 65 岁，也被逮捕，躺在拷问台上，被镣铐、铁圈锁住，置于狱中许久，不久 Decians 死了，于是 Origen 被释放出来，因为狱中的痛苦摧毁了他的身体，再加上他平日的禁欲生活，他出狱后只活了 3 年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就像他刚出来教书一样，身无分文，他可以算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基督徒。当他所传的异端，已不仅是少数学者的秘密时，教会方面认为有必要否认 Origen，到公元 400 年时，教皇 Anastasius 谴责他的“冒渎思想”（blasphemous opinion），而在公元 553 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中，宣布 Origen 可诅可咒。然而几乎后来几世纪中的基督教博学之士均以他的著作作为依据做研究的工作，而一般异教的思想家们，咸认为他对基督教的维护是前无古人的。由于他的缘故，基督教成为不仅仅是安慰人的宗教，也成为了以《圣经》支持本身，以理性为依据的成熟的哲学。

第五节 教会的组织

教会方面的指责 Origen，或许能被谅解。因为他的寓意释经的原则，不仅可能证明一切事情，同时也使得《圣经》的故事以及基督在世的生活，变成无关紧要；但当人们计划去维护自己信仰时，这种释经的原则使人按个人的判断来随意解经。教会当局而临敌对强大的罗马政府时，感到有统一各派的需要，因为若是教会任由说空话的学者随意发表异端邪说，或由入迷的先知等入将它分裂成上百个脆弱的各教派，那就没有安全可言了。Celsus 就会讥讽地批评基督教是“分裂成如此多教派，每一派都欲求自己的独立”。¹⁴当公元 187 年时 Irenaeus 出 20 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后来在公元 384 年时 Epiphanius 计算出总共有 80 个教派。每当基督教的信仰中，有外来的观念渗进时，就有一部分信徒另组新的教派。教会觉得它试验性的青年时期结束了，而成年时期近了，它必须制定一个范围，宣告做为教友的条件。以下 3 个艰难步骤是需要做到的，就是——教规的形成、教义的决定及教会的组织。

在第 2 世纪中，基督教的著作包括有各种福音书、书信、启示和行传等。对于接受何者为基督教信条的权威性解释，则各教派间有极大的差异。西方教会承认《启示录》，但东方教会普遍反对它；而东方教会接受《希伯来书》及《雅各书》，西方教会却摒弃它。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把 1 世纪末的一本论文——《十二使徒的教训》——当作神圣的经典。Malcion 出版的新约《圣经》给教会当局一个方向。不知道是在何时，我们现在所用的《新约圣经》中的各部分被认为是圣典——即被认为是可信的，是默示的，我们只知道《新约》的拉丁文片断由 Muratori 在公元 1740 年发现，这本以他命名的《新约》上注明的年代是公元 180 年，然而我们相信在那以前《新约》已经决定由那几卷书组成。

在第 2 世纪时，教会常召集宗教会议。当第 3 世纪时，就只有主教们的会议；3 世纪末，这些主教决定用“加特力”（Catholic 即“普及”之意）代表信仰基督的人。正统教

义虽历经各种异端学说的困扰，仍得以存在，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固定信条的需求，以缓和各种争论，平息各种怀疑，同时也因为它为教会的权力所支持。

教会组织的问题主要是决定权力的中心。自从耶路撒冷的母教会衰微后，每一个会众，除非加入其他的教团，显然都有独立的权力。然而在罗马的教会宣称是由彼得所建立的，并且引述耶稣所言：“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⁶⁶这段话被人怀疑是经后人窜改加入的且是一种只有莎士比亚才肯用的双关语；但也有可能彼得未曾在罗马建立教会，却在那里传教及任命主教。⁶⁷Irenaeus（公元178年）写到彼得“将主教的圣事委托利诺斯（Linus）办理”。公元200年德尔图良证实了这个传说。迦太基的主教Cynrian，在公元252年，力劝所有的基督徒，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⁶⁸

彼得的继承者在历史上并无记载。再下一位继承人教皇*克雷芒，于公元96年写信给在哥林西的教会，要求会众保持和谐或次序；⁶⁹这封信存留至今，克雷芒以此得名。在这里我们看到，仅仅于彼得死后30年，罗马的教皇，就以权威的口气对远方的会众说话。其他的主教，虽然承认罗马主教的最高权力地位，但仍一再地怀疑他压倒性的决定权。东方教会以犹太历7月14日为复活节，而不论这一天是星期几；西方的教会却将复活节定在这天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士麦那的主教波利卡普在公元156年访问罗马，企图说服罗马主教Anicetus采用东方教会的复活节日期，但没有成功，同时他回去时，也拒绝了教皇希望东方教会接受西方教会的复活节算法的建议。教皇维多（Victor），在公元190年，Anicetus的要求并以命令下达；在巴勒斯坦方面的主教们遵行了，但在小亚细亚的主教们却拒绝。维多写信给各教会的会众，若有反对此命令的教会将被逐出基督教。许多的主教，甚至有些是西方的主教，对如此严厉的措施表示反对，显然地，维多无法坚持他的命令。

维多的继承人Zephyrinus，是一个头脑简单和未受过多少教育的人。⁷⁰为了便利管理罗马广大的主教区域，Zephyrinus将Callistus升为副主教（archdeaconate），Callistus的操守比他的学识更令人怀疑，据他的敌人所说，他原是一个奴隶，后来变为银行家，因盗用银行的存款被判服劳役，释放后，又因在犹太人的集会所暴动，而被送往萨丁尼亚的矿区，后来他暗地将自己的名字放入被赦罪的名单中而逃脱了。此后他在Antium过了10年痛苦而平静生活。当他被任命管理罗马教皇的墓地时，他将墓地迁到Appia大道。Zephyrinus死后，Callistus被选为教皇，Hippolytus和一些神父们公开指责他，认为他不是适当人选，并另设立一个敌对的教会和教皇。由于教义上不同的看法，更加强了基督教的分裂，Callistus对于那些在受洗之后，犯了死罪（包括通奸罪、谋杀罪及背教罪）的人，如果向教会方面忏悔的，仍旧允许他再加人教会。Hippolytus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宽大，在他所著的一本《向所有异端辩驳书》（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中，曾特别提到这点。Callistus将他逐出教会，任命其他适当人选管理教会，并有力的主张，罗马教廷对于所有基督教世界具有至高的权力。

* 爸爸（papa）一词，后英文变成 pope（教皇），在最初3世纪所有基督教各主教均可称为“爸爸”的。

Hippolytus 的教派在公元 235 年结束；但到了公元 251 年——当葛内路斯 (Cornelius) 当教皇时，借着两位执事，此一教派又告复兴，这两位执事一位是迦太基的 Novatus，另一位是罗马的 Novatian，他们建立了分裂的教会，严格排斥那些受浸后仍犯罪的人。Cyprian 主持的迦太基会议及葛内路斯主持的罗马会议，决定逐出这些分裂的团体。Cyprian 请求葛内路斯的支持来加强他的职权；但当教皇史蒂芬一世 (公元 254——257 年) 宣布，凡异端教派而改信者不需要再受洗，Cyprian 召开非洲方面的主教会议，反对这项命令。史蒂芬俨若另一个加图 (Cato)，将他们逐出教会，而引起了一个宗教上的迦太基与罗马之战；幸而他在位不久即死，使战争停止，而避免了势力强大的非洲教会之脱离。

罗马教廷虽然有时过度伸张，也有时挫败，然而罗马教廷的权势却每 10 年都有增加。它的财富及善行提高了其威望；基督教世界的任何重大事件，均要向他请示，由他决定对异端的处置方法，与各项经典采用与否。但在学者方面，它却十分缺乏，它不能以拥有像德尔图良，Origen 及 Cyprian 安等人而自夸；它将注意力放在组织方面，而忽略了学术方面；它只建立及管理教会，由其他的人著作或讲述。Cyprian 虽是个反叛者，但在《论加特力教会的统一》(De Catholicae Ecclesiae Unitate) 一书中，也承认彼得的座堂是所有基督教会的中心，并声明所有基督徒共同一致持守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加特力教会的主要精神及依靠。⁵¹ 在第 3 世纪中叶，教皇的地位非常稳固，财源非常丰富，甚至德西乌斯 (Decius) 情愿在罗马有一个敌对的皇帝，也比有一个教皇更好些。⁵² 罗马帝国的首都自然成了基督教教会的首都。

就像犹太给予基督教的是伦理方面的观念，希腊给予基督教的是神学，而现在罗马给予它的是组织；所有这些再加上一些敌对的信仰，综合成了基督教。罗马教会不仅接受了罗马在接受基督教前的各种宗教上的服装及形式——即异教徒的袈裟及法衣、香料和斋戒中用的圣水、圣坛前的蜡烛及常明灯、圣者的祝祷、古希腊式的会堂建筑、罗马式的法典及教皇称号，且到了第 4 世纪，拉丁文成了加特力仪式所用的语文。最重要的是教会承袭了罗马政府的体制，当地上政权衰亡时，它变成了新的统治者。不久，主教们代替罗马地方行政长官成了各城市的掌权者，及维持秩序的人，大主教变为各省省长的支持者；主教们的宗教会议也好像是省级会议，罗马教会步上了罗马帝国的后尘；它征服了各省，美化了首都，在各地建立了它的纪律并获得了统一。我们可以这么说，教会的产生导致罗马政府的灭亡，而教会也因继承和接受了罗马政府的责任而更趋成熟。

第九章 帝国的没落

(公元 193—305 年)

第一节 闪裔的朝代

公元 193 年 1 月 1 日，康茂德皇帝 (Commodus) 被暗杀，数小时之后，元老们非常高兴的选出了他们之中最受尊敬的一位 Pertinax 为帝，Pertinax 原为地方行政长官，秉公行事，承袭了安东尼优良的传统，极其勉强的接受了这一个地位崇高，却十分危险的职位，这一位被 Herodias 形容为“贬低自己，如同平凡的人”^①的皇帝经常参加哲学家的演讲会，提倡学术，充实国库，减低赋税，并且把以前康茂德皇宫中的金银、丝绢、刺绣以及美丽的女奴都拍卖了，狄奥·卡修斯曾称赞他说：“事实上，一个好皇帝所该做的事，他都做了。”^②但是，一些曾为奴隶的平民，因 Pertinax 的缩减经费，致未能领到奖金，仇恨在心，乃暗中与不满皇帝恢复各样纪律的侍卫队勾结，于公元 300 年 3 月 28 日，300 名士兵闯入宫中，将 Pertinax 击倒在地，以枪刺他的头，携带回营中。为此，人民与元老们均极忧伤，并纷纷躲藏起来。

侍卫队的领袖们宣称，谁出价最高者，便赐与其王位，Didius Julianus 经妻女怂恿，停止进餐，进行估价。来到军营中，他发现一对手出价 5000 块希腊币 (drachmas) (折合美金 3000 元)，给每个士兵，以求换取王位，侍卫队的办事员由一个一个的百万富翁前经过，鼓励他们抬高价钱，当 Julianus 应许给予每个士兵 6250 个希腊币时，侍卫队宣布他为皇帝。

但由于这种不名誉的登位，愤怒的罗马人民乃求助于戍守不列颠、叙利亚及潘诺尼亚的罗马军团，前来废除 Julianus，这些军团，因未获捐赠，各自拥护其军长为帝进军罗马。班诺尼亚军团司令塞佛拉斯 (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Geta)，以其骁勇善战及善于贿赂而跃登元首位 (Principate)，向他的士兵们保证在他登位以后，每一个人都可得到 1.2 万希腊币。于是他率领军队，在一个月之内由多瑙河到达了罗马城外 70 英里之处；击败了那些前来阻止他的军队，克服了侍卫队，但又赦免他们，以降服他们的领袖。于是，他的军队违反先例的全副武装进入了都城，然而他自己却换上了平民的衣服。一个保民官发现正在皇宫中惊骇哭泣的 Julianus，便领他进入浴室，并斩其首 (公元 193 年 6 月 2 日)。

非洲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些基督教最有力的维护者，塞佛拉斯即在此诞生 (公元 146 年)，并接受其早期教育，他是在一个操古布匿语 (Punic-speaking) 的布匿家庭中

长大的，曾在雅典研读文学与哲学，后来又在罗马操律师业，除了他稍带闪语的拉丁话以外，他是当时受到最好教育的罗马人之一，而且喜爱与诗人、哲学家为伍，但他决不让哲学妨碍他的战事，也不因对诗文的爱好而使个性变为柔弱。他外貌英俊，体格壮硕，且穿着简朴，吃苦耐劳，足智多谋，不畏战争，而且谈吐机智，判断力敏锐，说谎而无顾忌，爱金钱胜于荣誉。他治国极有才干，却也相当的残暴。^③

元老们做错了一件事——支持他的对手 Albinus，塞佛拉斯动用了 600 名卫兵，迫使元老们承认他的王权，然后他杀死大批的元老，没收贵族的财产，他自己因此而成为半个半岛的地主。至于那些元老的空缺则由君主任命，主要选自东方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当代的大律师帕皮尼安、保利努斯 (Paulus) 和乌尔比安 (Ulpian) 极力维护专制权力，塞佛拉斯除了颁布命令之必要外，他皆忽视元老院的存在；他总管财物，以军队统治，使罗马的元首政治成为世袭的军事君主政体，扩充军队、提高军饷，耗去了不少国家的财力。除了意大利的居民外，他都实行强迫性的兵役制。因此，地方军团都情愿选一位不理政事的皇帝。

此外，这位踏实的勇士，极相信占星术，且善于圆梦并解说各种预兆。在他即位前 6 年，首任夫人去世，他便向一位富有的叙利亚女子 Julia Domna 求婚，因为占星球上显示此女子将登后座。Julia Domna 为 Emesa (地名) 事奉 Elagabal 神的一位有钱祭司的女儿。很久以前，曾有一陨石坠落于 Emesa，当地人将其奉祀于一个俗丽的庙堂中，并视其为神的化身或神的象征而崇拜之。Julia 为塞佛拉斯生了两个儿子，卡拉卡拉 (Caracalla) 及 Geta，而后来真跃登后座。

由于她过于美貌，不甘受制于一夫一妻制，但忙于政事的塞佛拉斯却也无暇嫉妒。她聚集了一些文人，力倡文艺。她坚强的个性与强大的影响力加速了君主政体的东方化，在这种政治东方化方面，迪奥克里先时达于最高潮，道德上，则在 Elagabalus 时达于最高潮。

塞佛拉斯在位的 18 年之间，有 12 年处于战争状态中，他快速而残忍的击败他的敌人。经过 4 年的围攻，他摧毁了拜占庭，因此，帮助扩展中的哥特人 (Goths) 除去了一个障碍；他侵入安息，占领了泰西封，并吞美索不达米亚，加速了 Arsacid 王朝的衰微。他晚年苦于痛风而脾气暴躁，为了不使度过 5 年和平日子的军队疏于战事，他亲自率军远征苏格兰 (Caledonia)，几次大捷后，打败了苏格兰人 (Scots)，他撤退到不列颠，在约克 (York) 度过了余年 (死于 211 年)。他曾说：“我样样事都做过，但都没什么价值。”^④ Herodian 曾说：“卡拉卡拉对他父亲病症的拖延感到不耐烦……，而教唆医生不择任何手段，尽快的结束那老人的生命。”^⑤ 塞佛拉斯曾责备奥理略将帝位让与康茂德，但现在他自己却传位给卡拉卡拉和 Geta，并且附带一个讥刺性的忠告：“尽量想法使你的士兵富有，除此而外，什么事都不用操心。”^⑥ 他是以后的 80 年中唯一善终在床上的皇帝。

曾有人说：很少伟人能使他的子孙如他自己一样伟大，像康茂德和卡拉卡拉的成就都远不及他们的父亲。卡拉卡拉幼年时是一个乖巧驯服的男孩，但成年以后，却变成沉迷于狩猎与战争的野蛮人，他捕捉野猪，赤手空拳的与狮子打斗，在皇宫中，他豢养了一群狮子，并让其中的一只常与他同桌共食，同床共眠。^⑦ 他特别喜欢与斗士及军人为队伍，常和他们饮酒作乐，而让元老们在前厅久候。他不愿与弟弟共享帝国的王权，而于公元 212 年暗杀了 Geta，这青年死于母亲怀中，鲜血溅满了她的衣服。据说，卡拉卡拉也将 Geta 的 2 万个随从、许多的平民以及被指控为犯奸淫罪的四位服事女灶神之圣火的

修女一起处死。⁴⁸当军队对这种手足相残的行为有所非议时，卡拉卡拉赐以相当于塞佛拉斯一生所存入国库中的钱，以塞其口。他支持兵士与穷人来对抗商人与贵族阶级。我们在卡修斯的著作中所读有关他的故事，可能就是一位元老的泄愤之作。为了急于增加国家的收入，他将遗产税提高了10%，但因注意到只有罗马的居民才需要缴税，他将参政权扩大给所有罗马帝国男性成年的自由民（公元212年），这些人获得公民身份，正是公民必须担负最大义务，而有最小权力的时候。他为塞佛拉斯建了一座至今尚存的拱门，以及公共浴场，由其巨大的废墟，犹可看出古代建筑之伟大。但一般说来他自己沉迷于战争中，而将内政交与母亲。

他让母亲 Julia Domna 主管请愿及通讯事宜，有时也参与或代替他接待国内外的显要；谣传她用乱伦的手段控制了他，亚历山大城的智者比喻他们为 Jocasta 和 Oedipus（译按：Jocasta 系 Oedipus 之母，因命运播弄母子结婚，待发现后，Jocasta 遂自杀。）而激怒了卡拉卡拉一面为了报复这种侮辱，另一面，惟恐埃及会在他和安息作战时叛变，他亲临亚历山大城进行一次大屠杀，杀尽了该城所有的壮丁。⁴⁹

然而，亚历山大城的建立者，一直是他所羡慕而且引为模范的人，他把1.6万军队组织成他所谓的“亚历山大的方阵部队”，他们全身马其顿武装，卡拉卡拉并梦想降服安息如同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一样；他努力做一个好军人，和他的军队共甘苦，帮助他们挖掘沟壕、建造桥梁，且争战显出勇敢，常向敌人挑战，进行一对一的格斗。但他的士兵并不像他那样的急于征服安息，他们喜爱战利品远胜于战争；在卡雷——克拉苏（Crassus）被打败之地——士兵们将他刺杀（公元217年）。马克里努斯——侍卫队的司令官——自立为帝，并且命令顽抗的元老院封卡拉卡拉为神。Julia Domna 则被放逐到安条克，在6年之内，接连失去帝国、丈夫与儿子的 Julia Domna 绝食而死。⁵⁰

她的妹妹，Julia Maesa 像她一样的聪明能干，在小 Julia 回到 Emesa 时，她发现2位很有希望的孙子，一个是她女儿 Julia Soaemias 所生，是事奉巴力神的一位青年祭司；他的名字叫 Varius Avitus，就是后来的 Elagabalus，意即“创造之神”。* 另一个是她女儿 Julia Mamaea 所生，是个10岁的男孩叫 Alexianus，就是以后的亚历山大·塞佛拉斯（Alexander Severus），虽然 Varius 是 Varius Marcellus 的儿子，但 Maesa 散布谣言说他是卡拉卡拉的私生子，并且给他取名为 Basianus；帝国的王位比她女儿的名誉更重要，何况 Marcellus 已不在世。叙利亚境内的罗马军队已半数被劝服为叙利亚教派，对这14岁的祭司特别的尊敬，何况 Maesa 曾暗示如果 Elagabalus 做了皇帝，她将捐赠一大笔钱给他们，士兵们被说服并应允了她，但当马克里努斯亲自带着雄厚的兵力出现时，这般图利的兵士，立即动摇，Maesa 和 Soaemias 立刻跳下四轮马车，率领着即将被软化的军队打了一场胜仗。当时叙利亚的男人如同女人，而女人却像男人。

在公元219年的春天，Elagabalus 进了罗马城，身穿绣金色线的紫色丝袍，两颊涂上了朱红色，双目经修饰而明亮，手臂挂满了极贵重手镯，颈项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在他漂亮的头上配戴了一个镶有宝石的皇冠。他的祖母与母亲也一同出现在这盛大的场面中。当他第1次出席元老院时，他要求让母亲坐在他身边，并且参与商议，但 Soaemias 聪明地婉拒了，她以能主持妇女的“小元老院”为满足，这种妇女的小元老院为哈德良的

* 拉丁作者将其误译为 Heliogababus——（太阳神）。

Sabina 所创始，专门讨论一些有关女性的服饰、珠宝、特权及礼仪。Elagabalus 的祖母 Maesa 则参与治理国事。

这一位年轻的皇帝的确有他吸引人的地方，对马克里努斯的拥护者，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的行动。他热爱音乐，有动人的歌喉，擅长笛子、风琴、喇叭，他太年轻而无能统治帝国，他仅求享有帝国的一切，见尔神不是他的神，玩乐反成为他的神，他用尽方法去寻欢逐乐，他邀请各种不同阶级的自由民去参观宫殿，有时会与他们一同吃喝作乐；常会分给他们奖券、奖品，从一幢装修好的房子到一捧苍蝇，他喜欢与客人们恶作剧；让他们坐在灌气的椅垫上，使椅垫突然爆炸；用酒灌醉他们，使他们酒醒时处在一群不会伤人的豹、熊及狮子之间。从 Lampridius，我们可确信 Elagabalus 在宴请他朋友的筵席上所花的钱，从不少于 10 万古罗马币 (sesterces) (相当于 1 万美元)，有时甚至达 300 万古罗马币，在宴会的食物中，他常将金币与豌豆、玛瑙与扁豆、珍珠与米粒、琥珀与大豆混在一起，他会以马匹、四轮马车，阔人赏赐给人，而且命令每一位客人将席上的银盘、高脚杯带回家去。他自己的东西一切都必需是最好的——他游泳池的水中洒以玫瑰提炼的香水，他浴室的装置物是玛瑙和金子做成的，他的食物必需是稀世珍品，他的衣服由皇冠到鞋子都必需镶满了珠宝，谣传他的戒指从不戴第 2 次，他旅行时，需要 600 辆马车装载他的行李及宫女。由于一位占卜者曾预言他将死于非命，他预备了各种贵重的自杀工具，以备不时之需：紫色的丝绳、金子做成的宝剑以及放在蓝宝石或翡翠中的毒药。^①但最后他却被杀死于营中的厕所里。

或许他元老院中的敌人捏造或夸张了这些故事；当然，一些有关他性方面的堕落是不足采信的。无论如何，他曾以虔敬的行为净化他的贪欲，而且努力向罗马人传扬他的叙利亚巴力神，他行过割礼，并且曾经想阉割，以荣耀他的神，他以从 Emesa 带来的圆锥形黑石头，做为 Elagabal 神的象征，并且特地建造一座华丽的庙宇供奉他，这一个镶了珠宝的石头放在由 6 匹白马所拉的车中，皇帝亲自护送入庙，虽然他承认其他的宗教，也支持犹太教，并且计划使基督教合法化，但是他始终坚持他的石头是万神之神。^②

他的母亲耽溺于情爱之中，Julia Maesa 无法控制此事，但唯恐如此将导致这个由叙利亚女人掌权之著名王朝的崩溃，遂决心出面制止，她一面游说 Elagabalus 立他的表弟亚历山大·塞佛拉斯为王位继承人，另一方面，她和 Mamaea 共负训练教育这男孩的责任，使他知道如何处理自己分内的事，又用尽各种办法让元老及百姓们都认为他是那位身为祭司却为色情狂者的 Elagabalus 最适当的继承人。其时 Elagabalus 之所以独犯罗马人民，并非因其放荡或淫秽的行为，而是因他使罗马主神朱庇特屈居于叙利亚的巴力神之下。当 Soaemias 发现 Maesa 的阴谋后，就鼓励罗马的侍卫队起来反对她的妹妹及外甥，然而理由充分，立场坚定的 Maesa 和 Mamaea 反利用侍卫队，杀死了 Elagabalus 以及他的母亲，并且拖着他的尸体游行市区后，投入了台伯河 (Tiber) 中。最后，在元老院的同意下，侍卫队宣布亚历山大为帝 (公元 222 年)。

亚历山大·塞佛拉斯和前一个皇帝一样，即位时只有 14 岁，他的母亲倾全力在德、智、体各方面训练他，他以劳动及运动强健其体格，每天在冷水中游泳一个钟头，饭前喝一品脱的开水，且粗茶淡饭以维其生。渐渐的，他长成一位精于各种运动与战术，高大强壮又英俊的青年，他研究希腊、拉丁文学，但在 Mamaea 的坚持下，他并未过分沉迷于其中，Mamaea 曾引用威吉尔 (Virgil) 的诗句教导他，维吉尔曾呼吁罗马人将自己优

美的文化传播给别人，并组成一世界国家，而以和平来统治。他是一个卓越的画家与声乐家，善弹风琴并奏七弦琴，然而除他的家眷外，他不愿在任何人面前表演。他穿着简朴，言行谦逊，“在爱情享乐方面极有节制，且绝对与变童无涉。”⁷³他尊重元老院，以与自己相等的地位对待元老们，在皇宫中招待他们，甚至出入他们家中。他仁慈而和谒，探视病患而无分贵贱，对任何有美誉的公民，立即赐见，他从不记仇，在位14年中，未曾流过人民的血。⁷⁴他的母亲曾斥责他说：“你把刑法定得太宽大，使得王权更不易受人尊敬。”但是他回答说：“是的，但我却使它更持久、更安稳。”⁷⁵他实在是个善良的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掺杂。

他承认他的表兄想以叙利亚的 Elagabal 神代替罗马主神朱庇特是一件荒谬的事；他和母亲共同努力复修罗马的庙宇并恢复他们的祭神仪式。他哲学的头脑认为所有的宗教，不过是以不同方式敬拜同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尊重所有正当的信仰，而且在他每天早上祈祷的私人教堂中，供奉着朱庇特、俄尔甫斯、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Tyana）、亚伯拉罕（Abraham）以及耶稣基督等诸神像，他常引用基督教的一句名言“你不愿别人怎样待你，也不要怎样待别人”；并刻于皇宫及许多公共建筑的墙壁上，他以犹太人及基督徒的德行劝诫罗马人民；安条克和亚历山大不很著名的学者称他为“犹太会堂的会长”，他的母亲善待基督徒，保护 Origen，并要儿子解释他有弹性的宗教观。

亚历山大即位后不久，Julia Maesa 就去世了，Mamaea 以及他的家庭老师乌尔比安共同决定国策，革新行政，她不计较个人的权势，一切的措施都以国家利益为首，聪明而且有节制的治理罗马帝国的政事，而把荣耀归于亚历山大以及伟大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她和乌尔比安选出16位杰出的元老，为皇室的顾问，所有重大的措施，非经他们认可，不得施行。她能控制一切事务，但不能控制对儿子的爱，当亚历山大结了婚，并显出对妻子的偏爱时，Mamaea 把她逐出皇宫，亚历山大毫无选择的余地，只有向他母亲屈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积极的管理政事，如同他传记中所载“他甚至天未明即开始处理公事，且持续到深夜，丝毫不觉疲倦与厌烦，反而总是显得欢愉而沉着。”⁷⁶

他的基本政策是重振元老院以及贵族的威望，以削弱分裂的军事统治的力量，他似乎认为，统治是取决于出身，而非取决于金钱、神话或刀剑。在元老院的合作之下，他从事一百种营利事业，并且大量裁汰皇宫中、政府机关以及地方行省的冗员，他卖去了皇室中大部分的珠宝，以充实国库。可能在少数元老赞成之下，他鼓励并且重组工会与商会，并“允许他们从会员中选出代表”。⁷⁷为了要维持社会的善良风气，他下令逮捕娼妓，放逐同性恋者。他一方面减轻赋税，一方面复修罗马圆形剧场（Colosseum），卡拉卡拉的大浴场，又建造了一座公共图书馆，修筑长达14英里的水道，以及一些新的市浴场；并负担全帝国建筑浴场、水道、桥梁及道路的经费，为了降低利率，他以4%的低利贷款于人民，甚至不收任何的利息，把钱借给穷人去买地耕田，整个帝国又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且备受赞扬，彷彿回到了奥理略时代的盛况。

但是正像波斯人和日耳曼人欺骗他们的哲学家国王一样，现在他们又来欺骗这位圣人皇帝，在公元230年，波斯 Sassanid 王朝的创始人，Ardashir 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威胁叙利亚，亚历山大就写了一封富哲学意味的信责备他的暴行，并且劝他说：“每一个人应该知足的在他自己的疆土内。”⁷⁸ Ardashir 则称他为“弱者”，并且扬言要占领所有叙利亚以及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土地，这年轻的国王在母亲的陪同下，和 Ardashir 开战了。

历史对这次战争的胜负并未明载，但是，无论如何 Ardashir 退出了美索不达米亚，转而向东迎战，而且罗马公元 233 年的钱币上刻有亚历山大头戴胜利的冠冕，而他的脚下则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同时，Alemanni 人和 Marcomanni 人趁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要塞防守队被调去增援叙利亚军队之际，突破罗马边境的堡垒，蹂躏了东方的高卢；亚历山大在庆祝完他的波斯大捷之后，再度和 Mamaea 率军前往美因茨 (Mainz)。在母亲的劝告下，他和敌人和谈，每年给予他们相当的金额，以维持和平，军队不满他这种怯懦的作风，纷纷起而叛变，他们也无法谅解他的俭约、严格的纪律及使他们诚服于元老院及一个女人统治下的作风，于是封驻潘诺尼亚军团的司令官 C. Julius Maximinus 为帝，率军攻入亚历山大的营帐中，杀死了他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朋友（公元 235 年）。

第二节 战乱时期

造成历史上第 3 世纪军权至上的局面，并非出于偶然。内乱使帝国衰微，这种情形特别显在边境地区。自图拉真皇帝之后，继之以塞佛拉斯，罗马版图停止扩张，这是帝国遭侵扰的信号。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来征服各国，如今蛮族亦同时联合起来攻击罗马帝国，帝国基于防卫的需要，遂造成军人威望及军权大为提高的情势；将军取代哲学家而跃登帝位，贵族的统治也变成了武力的统治。

Maximinus 是个极其优秀的军人，是个壮健的农夫之子，历史记载他身長 8 英尺，且有一只粗得足以将其妻子手镯当做戒指戴上的拇指；他未受任何教育，不屑于受教育，但又羡慕受教育，他喜爱在多瑙河或莱茵河畔的营帐中生活，所以在位的 3 年中从未到过罗马。为了支援他的战役，安抚他的军队，他向富人大量征税，以致引起上层阶级的叛变。并且推举有财富、有学问的非洲总督 Gordanus 为帝以对抗他，Gordianus 已逾 80 高龄，他联合其子，然而他们终究无法抵御 Maximinus 所派遣的军队，儿子在战争中阵亡，而父亲则自杀身死。为了报复，Maximinus 慨然采取放逐及没收财物的手段，使整个贵族阶级几乎被摧毁，Herodian 曾说：“每一天都可目睹，昨日的首富沦为今日的乞丐。”⁹⁸经塞佛拉斯重新整顿的元老院勇敢地起来反抗，并宣布 Maximinus 的帝位是不合法的，另从元老中选出了二位皇帝 Maximus 和 Balbinus，前者率领一临时组成的军队。迎战刚刚翻越阿尔卑斯山，围困阿奎莱亚的 Maximinus 军队，Maximinus 确是个卓越的将军，并拥有精良的部队；此时，元老院以及地主阶级的命运似乎是注定了；但一群 Maximinus 的士兵，因为不满他严厉的刑罚，在军营中把他杀死了。Maximus 胜利地回到罗马，但是不久即与 Balbinus 同被侍卫队暗杀了。侍卫队又立了 Gordian 三世为帝，后经元老院追认。

在这里，我们将不详细重述那些流血事件所牵涉的人名和战役。从亚历山大到奥勒利安的 35 年间，曾产生了 37 位皇帝。在波斯战争中，Gordian 三世被他的军队所杀（公元 244 年）。他的继承人菲力普 (Philip the Arab) 在维罗纳 (Verona) 被德西乌斯所击败

并杀死（公元249年）。德西乌斯是一位富有并具文学艺术修养的伊利里亚人，他对罗马的贡献使他在历史上获得极高的荣誉，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他提出了一个复兴罗马宗教和道德的计划，而且下令毁灭基督教。然后，他回到多瑙河，对付哥特人，亲见他的儿子被杀于其身旁，他对已告动摇的军队说：“失去一个人，并不重要。”仍努力向前攻打敌人，最后他自己死于罗马历史上最惨的一次战争中（公元251年）。后来的二位皇帝 Gallus 和 Aemilianus 在公元253年先后被他们自己的军队谋杀了。

年逾60的罗马新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即位后不久就和法兰克人（Franks）、Alemanni（人）、Marcomanni（人）、哥特人、西徐亚人（Scythians）以及波斯人发生战争，他立儿子加列努斯（Gallienus）为西帝国的统治者，自己则为东帝国皇帝，而且带兵入美索不达米亚。他年事已高，工作又繁重，不久就去世了。35岁的加列努斯是一个智勇双全又富文学艺术修养的人，似乎不该生在这混战的世纪中，他在西帝国革新内政，并率领军队战胜接二连三来袭的敌人，但他仍有时间研究并提倡哲学与文学，并促成短期的古典文艺的复兴，然而，他的种种才能终究无法抵挡这时代各样的灾祸。

公元254年，Marcomanni（人）袭击潘诺尼亚和北意大利。公元255年，哥特人侵略马其顿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西徐亚人和哥特人入侵小亚细亚，波斯人入侵叙利亚。公元257年，高卢人携获Bosporan王国的舰艇，毁坏了黑海（Black Sea）沿岸的希腊城市，火烧特拉佩祖斯城并奴役其人民，又袭击本都。公元258年，他们占领了Chalcedon、伊兹米特、普鲁萨、Apamea和尼西亚（Nicaea）；同年，波斯征服了亚美尼亚（Armenia），而Postumus自称为高卢的独立统治者。公元259年，Alemanni（人）偷袭意大利，但在米兰（Milan）被加列努斯所败。公元260年，瓦莱里安在埃泽萨被波斯人击溃，并于被囚期间去世，至于何时、何地，则不得而知。Shapur一世率领大队骑兵经叙利亚，进军安条克，劫掠这城市，杀死了数千人，也增加了数千个奴隶，塔尔苏斯被占领而且破坏了，西里西亚（Cilicia）和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被侵占，Shapur满载战利品荣归波斯；在这10年中，罗马帝国发生3件可耻的悲剧事件：一位罗马皇帝开了先例，打了败仗，另一位皇帝，则被敌人俘虏，且为了应付各方同时来袭的敌人，而牺牲了帝国的统一，在这些打击之下，加之内部益趋纷乱，军队的暗杀皇帝，使帝国的威望大减；罗马四境的敌人，不再诚服于这个过去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罗马本国的臣民及公民亦复如此。于是叛变4起：西西里和高卢被压迫已久的农民点燃了一场狂暴的农民暴动；Ingenuus在潘诺尼亚自命为东部行省的最高统治者。公元263年哥德人航渡过伊奥尼亚海岸，破坏以弗所，并烧毁月神之庙（Temple of Artemis），以希腊文化为主的东帝国陷入了恐怖状态。

然而，一个意外的联盟却解救了在亚洲的东帝国的危机。统治罗马附属地巴尔米拉的Odenathus将波斯人赶出美索不达米亚，而且在泰西封大败他们（公元261年），然后，自称为叙利亚、西西里、阿拉伯、卡帕多西亚和亚美尼亚之王，但公元266年被谋杀，而由他年幼的儿子继承王位，他的遗孀芝诺比阿（Zenobia）则掌实权，她自称为克娄巴特拉（Cleopatra）的后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研究希腊文学和哲学，精通拉丁文、埃及文和叙利亚文，曾著有一本东方的历史，她坚守贞操，全心全意做一位好母亲，⁶⁰她刻苦己身，以狩猎为乐，常率军步行数英里路，治国严厉而有智慧，任命哲学家朗吉努斯（Longinus）为辅弼大臣，聚集学者、诗人及艺术家于她的朝廷中。并以希腊、罗马、亚

洲式的宫殿美化其都城，这些废墟至今，仍令沙漠中的旅人叹为观止，她感于帝国的没落，计划建立一新的朝代及王国，她控制卡帕多细亚、加拉提亚和大部分的比希尼亚(Bithynia)，她建立强大的军队和舰队，征服了埃及，在一次丧生了亚历山大城一半人口的大捷中，占据了该城。这一位诡谲的“东方皇后”佯称为罗马帝国权力的代理人；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她的胜利是罗马崩溃戏剧中的一幕。

眼见罗马帝国的财富与没落，蛮族纷纷涌至巴尔干和希腊。当萨尔马特人再一次的掠夺黑海沿岸的城市时，一支哥特人乘坐 500 艘船，航经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一路上连续的占领岛屿，最后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泊船，劫掠雅典、阿尔戈斯、斯巴达、哥林西和底比斯(公元 267 年)。当他们的海军带着掳物回到黑海时，另一队人马则打开了一条通往多瑙河的陆路通道，加列努斯在色雷斯的 Nestus 河迎战他们，且获一次大捷，但 1 年之后，他被自己的军队谋害了。公元 269 年另外一大群哥德部落人侵马其顿，围困帖撒罗尼迦，抢劫希腊、罗得斯、塞浦路斯以及伊奥尼亚海岸。克劳狄乌斯二世(Claudius II)时，夺回帖撒罗尼迦，将哥特人逐至 Vardar 山谷，并肆行杀戮于 Naissus(即现代的 Nish)(公元 269 年)，设若他于此次战役中失败，则哥特人将势如破竹，直抵意大利，而无入能抵御。

第三节 经济的衰微

政治的混乱加速经济的崩溃，经济的衰微也促成政治的腐败；两者互为因果。罗马人的政治才能从未为意大利建立起健全的经济生活；或许，这狭窄的平原半岛未曾为意大利的远大目标，提供足够的基础条件。

西西里、非洲和埃及价廉的谷物阻碍了罗马农作物的生产，大葡萄园的出产也无路销售，农民则抱怨过重的赋税耗尽他们原本不安定的收入，使他们所剩无几，不足以修护排水装置及灌溉河渠，于是河道淤塞，偏地沼泽，疟疾的流行减少了罗马及其近郊平原的人口，广袤的一片沃土被改为住家，那些领地内的遥领地主们(absentee owners)则尽量剥削劳力与利用土地，自己在城里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当乡村逐渐荒凉时，都市建筑事业与娱乐场所却大获其利。许多地主与自耕农放弃了农场，往城市求发展，使意大利大部分的农田变成那些懒散的奴隶所耕植的土地。但是，后来因为第 1、2 世纪的战争，引起的饥荒，造成农奴数目的锐减，身价的提高，这种领地逐告荒废。为了引诱自由工人回到田地上工作，大地主们将他们的土地分割成若干部分，分租给那些耕种者，而地主只从佃农求取少数租金，或出产的 1/10，并使佃农在地主私人的农庄或别墅中，义务工作一段时间。在许多情况下，地主发现解放奴隶使他们成为自耕农的收获更大。第 3 世纪时，由于受到城市中的革命以及外来的骚扰，地主们纷纷逃往自己的农庄，农庄的防

御设备增强了，渐渐的演变成为中世纪的城堡。*

由于奴隶的缺乏，使得自由工人在农业与工业上的地位，一时大为提高。当富人的财富因为战争和政府而减少时，穷人的贫穷也未见改善。⁹²那时的工资约为 20 世纪初期，美国工资的 6% 到 11%，而物价则为 33%。⁹³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一些从穷人中招募的士兵时常加入攻击富人的争斗中，并且认为他们既为帝国服役，就有资格充公那些捐赠的钱，或更直接的去抢劫富人的财物。⁹⁴商业的萧条，使工业也蒙受损失，当各行省由顾客变为竞争者时，意大利的对外贸易衰退了；同时商路也因为蛮族的抢劫，变得如庞培以前那样的不安全；货币的贬值与价格的不稳，致无人愿意做长期的投资。版图不再扩张，因意大利不再能供给或开发更大的领域，过去，罗马因搜括被征服地的金银财宝而致富；现在，金钱则转移到更工业化的希腊语行省，渐渐兴盛的小亚细亚迫使罗马城被一个东方都城所取代，意大利变得更穷了。由于人民的贫困，购买力降低，意大利工业的国内市场销路渐走下坡。⁹⁵土匪、重税以及因奴隶缺乏，无人修筑的道路等种种因素，使国内的贸易受到阻碍。各农庄变得更自给自足，而且物物交换代替用钱购买。大规模的生产都被小商店所取代。

经济问题发生，贵金属也减少；色雷斯的金矿和西班牙的银矿，产量都日渐递减，而很多的金银都被用在艺术与装饰方面。面临此种情况，当战火连绵时，从塞佛拉斯以来的皇帝，为了供应帝国的花费，以及军队补给品，货币一再的贬值，在尼禄王统治时代，银币的合金成分是 10%，在康茂德时 30%，塞佛拉斯时 50%，卡拉卡拉则用含 50% 银的合金做为钱币。约至公元 260 年左右，银的纯度曾降低到 5%，⁹⁶政府的制钱厂发行了数量空前的小硬币。帝国强迫人民承认这些币面的价值，而不论其实际的价值如何，但是，税金则必需以金子或实物缴付，⁹⁷物价急速上涨。在巴勒斯坦 (Palestine) 第 1 到第 3 世纪之间，物价上涨 1000%。⁹⁸埃及的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使在第 1 世纪价值 8 希腊币的小麦，在第 3 世纪末时高达 12 万希腊币。⁹⁹其他行省，所受到的祸害较小，但大致说来，通货膨胀破坏了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影响信托基金及慈善基金，使许多行业都不稳定，毁坏了罗马帝国经济命脉所依赖的贸易及资金。

Pertinax 以后的皇帝都没有因贵族与小资产阶级的干扰而受挫，他们也觉察得出大商人以及元老们对他们这些来自外地，行军事专制而又巧取豪夺的人深怀敌意；内尔瓦 (Nerva) 到奥理略皇帝期间，元老院与皇帝之争一度中断，其后又告恢复了，统治者故意利用捐款、救济金和公共事业去讨好军队、农夫及无产阶级，以为稳固他们王权的基础。

帝国所受的灾难仅次于意大利。迦太基和北非因为距那些入侵的蛮人较远，繁荣如昔；埃及则由于党争、卡拉卡拉的大屠杀、芝诺比阿的远征、繁重的赋税、倦怠无生气的劳工和罗马每年榨取他们谷物等因素而衰败。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虽然遭受外来的侵扰

* 佃农制度 (Colonnate)，可能是始于奥理略时代，当时将被掳的日耳曼人安置于帝国田产上 (公元 172 年)，使其世代相传的保有土地，但得按年缴税并应召入伍，且未获帝国许可，不得擅离所分配的耕种地。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获得边境土地或沿多瑙河和莱茵河“缴纳什一税的土地”上罗马的这役兵士。¹⁰⁰这种帝国佃农制度的广被采用，则在塞佛拉斯时代，他将所拥有的土地分成许多块，分给佃户耕种，佃户得缴纳税金或实物。塞佛拉斯是模仿埃及托勒密王朝的作法，而一般的地主又模仿塞佛拉斯。佃农制度原是由君主开始实行，却导致封建制度的产生，动摇了君主政体的基础。

与掠夺，但他们的工业却度过了这一个难关。希腊、马其顿和色雷斯因受蛮族的骚扰而破坏，拜占庭自遭塞佛拉斯的围攻，迄未恢复。由于战争的需要，罗马卫戍部队和军用补给品一批批的送到日耳曼边境，所以河流沿岸的许多城市，像维也纳、Karlsburg、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美因茨因而兴起。高卢曾因日耳曼人的入侵而混乱，60个城市被劫掠；大部分的城市和乡村均退缩在新造的围墙内，并放弃上古、中古时代为防御外侮而造的罗马大道。同样的，在不列颠，城市愈变愈小，别庄则愈变愈大，⁹阶级斗争和重税减少了财富——或许藏匿于乡村中，罗马帝国崛起于文明和都市化；却以野蛮和农村化结束。

第四节 异教文化的兴起

康茂德被杀后，罗马帝国便日趋衰败，然而，在这些悲惨的年代中，却产生了记数法代数、罗马法学界的权威、古典文学评论的范例、罗马最壮观的建筑、最古老的爱情故事以及最伟大的哲学家。

《希腊文选》(The Greek Anthology)以代数的幽默方式略述亚历山大城的 Diophantus 的生平：童年占他一生岁月的 $\frac{1}{6}$ ，再过一个 $\frac{1}{12}$ 他开始长胡子，又一个 $\frac{1}{7}$ 后，他结了婚，5年后他的儿子出生了，但寿命只有他的一半，而且在儿子去世后的第四年，他也跟着离开了人间——因此他享年 84 岁。¹⁰在他所有著作中，现存最重要的是一本有关代数的论文——《算数论》(Arithmetica)，它解答了一次定方程式、二次定方程式和到六次的不定方程式，对我们用 X 所代表的未知数，他称为数 (arithmos)，而以希腊字母 ω , ϑ 表示，对于其他的乘幂，他也用希腊字母表示，在他以前，有一种没有符号的代数；为了训练青年人的头脑，柏拉图 (Plato) 大力提倡以某种比例将苹果分配给若干人一类的算术题目，¹¹在第 3 世纪，阿基米德 (Archimedes) 曾提出类似的难题；埃及人和希腊人也曾以没有代数符号的代数方法，解决了一些几何难题，可能 Diophantus 是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解法做了一个有系统的分类；¹²由于时代的机遇，把他的一套理论保存下来，且透过阿拉伯人，我们从他那里找到了那种清晰的、奥秘的符号表示，由此而形成世界所有的数量关系。

罗马法学界的三大巨头——帕皮尼安、保利努斯和乌尔比安得宠于塞佛拉斯，而且都成为帝国的辅弼大臣，他们都主张专制的君主政体，因为人民已授权给皇帝。帕皮尼安所著《问题与答案》(Quaestiones and Responsa)，以其思路清晰又富人道、正义而著名。查士丁尼所搜集的资料，亦多取自这些著作中。当卡拉卡拉杀死 Geta，他令帕皮尼安写一篇文章为其行为做法律上的辩护，但帕皮尼安拒绝了，他说：“杀害兄弟比较容易，但为此行为作辩护却难。”卡拉卡拉一怒之下，下令将他斩首，一位兵士在皇帝面前以斧行刑。乌尔比安继他之后而为法学家权威及人道主义的提倡者，他认为奴隶生而自由，男女权利平等。¹³他的作品也和以前许多法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一样，具有崇高的地位。由于他的断案极其正确，因此，他的判案几乎有 $\frac{1}{3}$ 留存于查士丁尼的《汇编》(Digest) 中。

Lampridius 曾说：“亚历山大·塞佛拉斯根据乌尔比安的忠告与谏言治国，才会成为如此的一位好皇帝。”⁸⁸但是乌尔比安曾把他的几个对手处死，所以公元 228 年，他在侍卫队中的敌人，将他报复性的杀死。迪奥克里先时，奖励并资助并办研究法律的学校，并任命法学家将图拉真以后的法律编纂成法典。在这以后，法理学鲜为人所注意，直至查士丁尼时，方由长眠中苏醒过来。

第 3 世纪的绘画，继续庞培和亚历山大时代的系统。它所留下来少数的作品，都具有东方色彩，极其粗糙，多随着时间而流失。另外，因为要为皇帝们刻人像，此时的雕刻达到空前的成就，卡拉卡拉的一座鬚发、蹙额，状极残暴的雕像，至今尚在那不勒斯的博物馆中。两座著名的雕像，即在此时完成：Farnese Bull 和 Farnese Hercules 两人也均显示当时精湛的雕刻技术。从亚历山大·塞佛拉斯石棺上的浮雕，可看出雕刻家们仍采用古典风格，但是从罗马纪念塞佛拉斯的拱门上，则很明显地看出罗马帝国正以粗糙、雄伟的浮雕，代替原来朴素而高雅的风格，或许这也是意大利回复野蛮的一种预示。

罗马建筑此时到达颠峰状态，塞佛拉斯在 Palatine 建造他最后的一座皇宫，其东翼有七层楼高。Julia Domna 为女灶神殿前庭和至今尚存的女灶神庙宇筹备基金。卡拉卡拉为埃及神话中司丰饶的伊希斯女神之夫 Serapis 建造一座宏伟的庙宇，有一些漂亮的破片现在还在。亚历山大·塞佛拉斯时建造完成的卡拉卡拉浴室，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废墟之一，但因大部分是抄袭图拉真浴室 (Trajan Baths) 的式样，故其对建筑学没有什么贡献。这个由砖和三合土制成的建筑物，面积 27 万平方英尺——超过英国下议院 (Parliament) 和威斯敏斯特大厅 (Westminster Hall) 的总面积，一个螺旋形的楼梯直上墙顶，英国名诗人雪莱 (Shelly) 曾在上面写了一首《获释的普罗米休士》(Prometheus unbound)，这建筑物由 200 根花岗岩、雪花石膏和斑岩的柱子支撑着，四周站满了雕像，大理石的地板和墙壁上镶嵌着雕工细致的景物，水由巨大的银嘴中流入池及盆中可同时容纳 1600 人洗澡。加列努斯和德西乌斯也建造了类似的浴室，而且后者的工程师将圆顶架在十边形大厦上，以拱墙支撑十角。公元 295 年马克西米安建造了一个最大的浴室，却谦逊的命名为迪奥克里先大浴室 (Baths of Diocletian)，这里同时可容约 3600 人，而且附有体育馆，音乐厅和演讲厅；迪奥克里先曾在伊兹米特、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大兴土木；马克西米安美化米兰市，加莱里乌斯美化锡尔米姆，Constantius 美化 Trèves。

文学的成就较小，因为它很少获得皇帝财务上的资格，图书馆的规模变大，数目也增加。第 3 世纪时，一位医生私人藏书 6.2 万册，并且 Ulpiana 图书室 (Bibliotheca Ulpiana) 以拥有历史文件而出名。迪奥克里先送了一批学者到亚历山大城抄写古典书籍，再带回罗马图书馆。当时的读书人很多，而且很受欢迎；Philostratus 曾把他们的名字详记在他的《诡辩家们的言行录》(Lives of the Sophists) 中。Porphyry 继柏罗丁之后攻击基督教，并且提倡素食论。扬布利科斯 (Iamblichus) 尝试着去调和柏拉图主义与异教神学，而且相当成功的影响了朱利安皇帝，Diogenes Laertius 将哲学家的思想以及生平事迹写成一本生动的故事，Naucratis 的 Athenaeus 读遍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书后，写了一本有关食物、调味品、妓女、哲学家作品的书——《餐桌上的诡辩家》(Deipnosophists)。这本书原是一本主题较晦暗无味的对话录，却借着书中一些古老习俗的启示及一些伟大人物的暗示，而使整本书显得生动起来。朗吉努斯，可能是巴尔米拉的朗吉努斯，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在高尚事物中》(On the Sublime)；文学所产生的特有乐趣 (文中如此的

写着)；是由于作者坚信的力量和真挚的个性使得读者们被“吊上了胃口。”比希尼亚·尼西亚的卡修斯 55 岁时开始写《罗马史》(History of Rome) (可能在公元 210 年)，19 年后完成，内容从罗慕路斯到他自己，在他的 80 本“书”中，现存者不及半数，共综合成为 8 大册，取材尚称丰富，水准则不算高，它有栩栩如生的故事，富有启发性的言辞和既不陈腐无味，也不过分保守，而带一点哲学意味的旁白，然而像李维一样，他文中许多的预言破坏了全文，也如塔西陀为元老院的作对，作很冗长的提示。且像所有罗马史一样，它局限于政治与战争的兴衰胜败——似乎一千年的生活，除了苛税与死亡外，没有别的。*

在这 1 世纪，比这些历史学家更有意义的是爱情小说的出版：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 的爱情诗，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文学，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 所讲的《爱尔兰故事》(Milesian Tales) 以及其他公元前第 2 世纪及以后的作品。这些爱情和冒险故事很合伊奥尼亚百姓的胃口。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非洲的阿普列乌斯(Apuleius)，希腊的卢奇安，叙利亚的 Iamblichus，用不同的方式，写成以歹徒及其冒险为题材的传奇，当时并无特别强调爱情。第 1 世纪时，或许为了要迎合日渐增多的女性读者，才在以冒险为题材的小说中穿插些爱情故事。

我们现存最古老的例子是 Emesa 的 Heliodorus 所写的《埃及故事集》(Aethiopica)，至于这本书的时间，仍在争论中，但我们大致可推测为第 3 世纪，它以一种典雅的笔法开头：

一天很愉快的开始了，太阳已照上了山顶，一群武装的海盗，抵达一斜坡顶，俯瞰尼罗河的赫拉克流第口(Heracleotic mouth)，驻足而静观海洋，见无可掳掠的船只，他们把眼睛转到脚下的岸边；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⁶⁶

我们马上就可看到年轻英俊而富有的 Theagenes 和可爱、哭泣的公主 Chariclea；他们被海盗劫走了，在那里，他们遭受一连串的不幸、误会、搏斗、谋杀和团圆，其内容之曲折，足可构成现代的长篇小说。然而，在佩特罗尼乌斯和阿普列乌斯看来少女的贞操是取决于一念之间的事，这就是故事的大意和主旨；Heliodorus 的书中，使 Chariclea 经过多次勉强地逃脱，才保持了贞操，Heliodorus 并写有关淑女们必备德性等枯燥的训词，这或许多少有一点受基督教的影响；的确，这位作者后来成为帖撒罗尼迦的主教。《埃及故事集》不注意地带出了一连串模仿的作品：它做了。塞万提斯之《蒲西尔与色即是爱》(Persiles Y Sigismunda) 一作的蓝本，作了塔索之遇救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 一作中的克罗琳达的故事，而且化成了斯居代里(Mme de Scudéry) 夫人所作之许许多多传奇小说；成了千万春情故事中的媚药、暗号、呻吟、娇弱、晕昏以及大团圆结局的来源，此外 1500 年后的英人理查森还取了它的克拉丽莎(Clarissa)·哈尔劳

* 最古的抄本，有的认为作者是戴奥尼西·朗吉努斯(Dionysius Longinus) 有的认为是戴奥尼西或朗吉努斯，没有其他更可靠的线索。在古人中我们所知唯一精通文学的朗吉努斯，即是芝诺比阿的辅弼大臣加西阿斯·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他以其学识闻名于帝国；Eunapius 称他为“活图书馆”(a living library)，而 Porphyry 则将他列为“第一等的评论家。”⁶⁷

(Harlowe) 做他小说的主人公和书名。

在古代散文中最著名的爱情故事是《达菲尼斯和克洛》(Daphnis and Chloë), 关于作者, 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是 Longus; 而且猜想他是第 3 世纪的人。达菲尼斯一出生就被遗弃, 后来被一位牧羊人救起并抚养成人, 其后, 他也成为一个牧羊人。由 Longus 描写乡村生动的文字中可看出, 他和他的诗人偶像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 都偏爱乡村。达菲尼斯爱上了一个农夫的女儿, 她也是在襁褓中即被弃获救的, 他们一起愉快的牧羊, 天真地一块裸浴, 偶而沉醉于亲吻中, 一位老邻居以他自己年轻时思爱成病的心情, 向他们解释他们的狂恋: “我饭茶不思, 不能休息, 也无法入睡, 我的心灵忧郁而沉重, 心跳加速, 四肢发冷。”⁸最后, 被他们现在变富有的父亲们知道了, 给了他们一笔钱, 但不重视财富的达菲尼斯和契洛仍然回去过着简朴的牧人生活。这是一篇文辞极其优美而简洁的故事。公元 1559 年 Amyot 把这篇文章译成法文, 而成为圣皮尔 (Saint-Pierre) 写《保罗与维吉及尼》(Paul and Virginia) 的范本, 并引发了无数绘画、诗词和音乐作品的灵感。

与此类似的一首不完整的诗, 《维纳斯之夜》(The Eve of Venus), 没人知道这是何人或何时写的; 或许是属于第 1 世纪的作品。⁹此文是属于卢克莱修 (Lucretius) 式的顿呼法及 Longus 式的爱情诗歌——说到爱之女神, 使所有生物欲火中烧, 她才是世界真实的创造者:

明天让他爱那从未被爱者,
明天让他爱那曾经被爱者,
清新的春天来临了, 而且唱出了她的恋歌;
世界又再生了, 春日的爱使鸟儿比翼双飞,
等待已久的森林也张开了他们的树叶,
享受春天阵雨的滋润;
明天让他去爱那从未被爱者,
明天让他去爱那曾经被爱者。

这首玲珑透剔的诗句就这样向前流泻着, 在滋润的雨水中, 在花卉的形状中, 在欢宴的歌声中, 在青春的忸怩尝试中, 以及在常去的林地里的胆怯约会中, 发现爱的运作; 而含蓄的允诺则在每一个诗节之后反覆低徊: *Cras amet qui numquam amavit, quique amavit cras amet* (大意为不忘约会的意思)。于此, 我们可在异教徒的这首最后一则伟大的抒情诗中, 听到中世纪扬抑格诗句的韵律, 以及吟游诗人的一种谐和悦耳的预告。

第五节 东方的君主政体

一场黑死病使大部分的哥特人及罗马人丧生, 其时克劳狄乌斯二世亦死于此疫, 军

队选立一位 Illyrian 农人之子为继承人，奥勒利安 (Domitius Aurelianus) 以其健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从最卑微的身份而跃登帝位，他的绰号叫“剑不离身者” (hand on sword)，军队能够选出这样一位苛求他人如苛求自己的人为皇帝，显示出他们良知的复苏。

在他的领导下，除了多瑙河外，罗马各处的敌军都被击退，在多瑙河，奥勒利安割让达契亚给哥特人，希望他们成为帝国与边远游牧部落之间的隔栏。可能因此而使非常眼红的 Alemanni 和汪达尔人 (Vandals) 进犯意大利，但经过 3 次交战后，奥勒利安征服并驱散了他们。奥勒利安计划一次远征，但又惟恐当他不在时，罗马会受到攻击，他便说服元老院拨款由同业公会 (guilds) 在都城的四周建造了新墙，这些围墙也象征着帝国王权的衰微以及罗马和平的结束。

愿攻不愿守的奥勒利安，决心重建帝国，他先攻打东方的芝诺比阿，然后是高卢的 Tetricus。当他的将军 Probus 从芝诺比阿儿子手中夺回埃及时，奥勒利安正经由巴尔干半岛，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在 Emesa 击败了皇后的军队，而且围攻其都城，她企图逃走并且向波斯求援，但终被虏；全城投降，而蒙恕宥，但朗吉努斯却被处死 (公元 272 年)。当这位皇帝率军回达达尼尔海峡时，巴尔米拉叛变并且杀死了留驻当地的卫戍部队，他立刻以凯撒般的速度调转回头，再度围攻并攫取该城，其后他任其军队在城中掠夺，摧毁城墙，破坏贸易，最后留下一座空城——以前曾是，今日也是。芝诺比阿在罗马被囚，并被允许在蒂伯较自由地度过她的余年。

公元 274 年，奥勒利安在 Châlons 将 Tetricus 打败，而且收复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因帝国重新获得统治权，兴奋的罗马人高呼他为“世界的复兴之主”。战后，他致力于和平的工作，改革币制，革新内政，严定刑罚，重整军队。同时，他认为帝国内部道德和政治的混乱是由于宗教的不统一，又看到东方宗教对政治的贡献，于是他统一各种新旧信仰为崇拜太阳神的一神教，而且认为皇帝是神在尘世的代理人，他对那些心存疑虑的士兵和元老们说，他成为皇帝，是出于神的意旨，并不是他们的选择或认可。奥勒利安并在罗马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太阳神庙，他希望 Emesa 的巴力神及密特拉教 (Mithraism) 的神会渐形消没。他的一神论和君主政体相互为用，一步步的进展着，由他的宗教政策中，可看出帝国的权力在逐渐的减小，而宗教的力量却在逐渐的增强；王之所以为王，是由于神的恩典，这就是古代埃及、波斯和叙利亚等东方政府的观念。在接受这种观念之下，奥勒利安使开始于 Elabahalus 而全盛于君士坦丁和迪奥克里先的君主政体的东方化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公元 275 年，奥勒利安带领军队，经过色雷斯，要和波斯解决一些事情，一群军官却误以为他计划处决他们，就把他暗杀了。后来，他们发现所犯的错误时，大为震惊，要求元老院指派一位继承人，此时，整个帝国没人要这份定期必死的荣耀，最后，75 岁的塔西陀接受了，他自称是历史学家的后裔，并且举例说明那一位说话简洁的悲观论者的说教。但在登基后 6 个月，他就因操劳过度而死，那些在悔恨中的士兵们，又重获大权，并且拥立 Probus 为帝 (公元 276 年)。

这是一次很好的选择，也是 Probus 应得的荣誉，因为他是一位廉正而有勇气的杰出人才。他把日耳曼人逐出了高卢，汪达尔人驱出 Illyricum，并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筑一道墙，以一言而吓倒波斯人，为整个罗马帝国带来了和平，并向百姓们保证以后不再有武器、军队和战争，又以法律统治这世界，于是展开了这理想国的序幕，他命令军队清

理荒野，排干沼泽，种植葡萄树，并从事许多公共事业。然而，军队却憎恨这种理想化，暗杀了他（公元 282 年）。并为他建立一纪念碑，以示哀悼。

现在被拥立为帝的是一个达尔马提亚的自由民之子迪奥克里先，他的聪明能干，以及对执政官、地方长官、侍卫队宫廷司令圆滑的手段和委婉的态度使他脱颖而出，他政治上的天分比他在军事上的奇才更胜一筹。他登基的时候正是一段较格拉古兄弟到安东尼更混乱的时期；他像奥古斯都一样，安抚各派系，保卫疆土，扩张王权，并借助宗教及宗教的拘束力施行统治。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帝国，中经奥勒利安而得复兴，至迪奥克里先时予以重建。

他第一个重大的决定，显示王国的情况以及罗马城的没落，他放弃以罗马城为首都，而在小亚细亚拜占庭以南数英里路外的伊兹米特建立帝国的都城，元老院仍在罗马集会，执政官们继续举行他们的典礼，各样竞技会、运动会照样举办，大街小巷仍挤满了熙来攘往的人群，然而权力与领导已由此经济渐趋衰败，道德渐形沦丧的都城离去。迪奥克里先根据军事上的需要采取行动，他觉得亚洲、欧洲必须加以防卫，然绝非一个远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城市所能鞭及，因此任命一位能干的将军马克西米安与他共治帝国以防卫西方，马克西米安以米兰而非以罗马城为首都。6 年后，为进一步的便利统治与防御，两位“奥古斯都”（Augusti）各自选了一位“凯撒”，做为副手及继承人。迪奥克里先立加莱里乌斯（Galerius），后者将都城设在锡尔米姆，而且负责多瑙河附近的行省；而马克西米安则指派 Constantius Chlorus，后者设都于 Augusta Trevirorum。这两位“奥古斯都”并保证 20 年后退休，传位给二位“凯撒”，然后这两位“凯撒”再各选一位“凯撒”为助手及继位者，如此一代代的传下去。“奥古斯都”各把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凯撒”，如此在法律关系外，更加上血缘关系。在这种情形下，迪奥克里先希望王位之争夺战永不再发生，皇室再度掌握实权，而帝国在 4 个战略要点上共同防御内乱与外患，这是一种明智的安排，具有各样的优点，但却破坏了统一，减少了自由。

这个君主政体虽被分割了，但却是专制的，每一条法律都是以 4 个人的名义发布的，且通行于整个帝国，统治者的指令，不需经过罗马元老院的批准，所有政府官员均由统治者指派，整个帝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更加强这体制，迪奥克里先使人民不但倾服于皇帝的才干，进而将皇帝视为朱庇特的化身而崇拜之，马克西米安也谦逊的同意自己不过是海格力斯的化身；智慧与力量从天而来，以恢复地上的秩序与和平。迪奥克里先戴着一顶嵌满珍珠的王冠，身穿金丝的长袍；他的鞋子饰以贵重的宝石，他独处于宫廷中，而且要求客人当着太监与侍从面前，向他行跪拜之礼，并亲吻他长袍的边缘。然而他不过是个俗世的凡人，无疑地，对这种神秘的气氛及表面的仪式也自觉可笑。但他的帝位并非正统的，为了巩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乱和军队的反叛，他尽量用神力及威严，使他们不敢存非分之想。Aurelius Victor 说：“他要求别人叫他‘统治者’，但他的行为却像一位父亲”¹⁰。这一位自认为是神与王的奴隶之子采用东方专制政体，正意味着古代共和制度最后的失败，放弃马拉松（Marathon）的成果；像亚历山大一样，它承继古波斯帝国阿开民王朝的各种礼仪及学说，并承袭了托勒密王朝、安息王朝和 Sassanid 王朝时代埃及式的宫廷。从这东方化的君主政体产生了拜占庭的建筑以及欧洲的王权直到法国大革命，其后所需要的乃是在一个东方的都城，将东方的君主与东方的信仰结合为一，拜占庭风格起于迪奥克里先。

第六节 迪奥克里先的社会主义

他以凯撒的精力去重组政府各个部门，又提升许多平民及军官为贵族，并使贵族成为一种世袭的阶级，具有东方极尊贵的地位；拥有极多的头衔；并得遵守许多的繁文缛节。他和他的同僚又将帝国划分为 96 行省，72 教区，4 县，指派这些平民及军事领袖分掌各区划，这是一个道地的中央集权国家，认为地方自治，如同民主政治，是和平与安全的奢侈品，而且解释它的独裁政治是由于危急战争的需要。战争开始了，而且光荣的胜利了。Constantius 收复不列颠，加莱里乌斯大败波斯人，波斯人割让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底格里斯河以外的 5 行省，罗马的敌人在 30 年之内都受阻不得前来。

在和平的时代，迪奥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却面临经济萧条的难题，为了克服这种不景气并防止革命事件的发生，他以管理经济代替以往的供需律，^④他保持金币固定的重量和纯度，以建立一健全的币制——这种重量和纯度的标准在东罗马帝国一直保持到 1453 年。他以半价甚至免费的把食物分给穷人，并且承办广大的公共事业以挽救失业者。^⑤为了城市和军队日用品的供应，他收购许多工业，归国家经营，最先的是谷类的进口，他说服从事这种事业的船主、商人和船员接受政府的控制，以换取安全的保障。^⑥帝国自古拥有许多采石场、盐及各种矿物，此时禁止盐、铁、酒、油及谷类由意大利出口，而且严格管制这些货品的进口。^⑦接着，他又控制供给军队、机关和朝廷日用品的工厂。像纺织厂、食品厂、军火厂，政府都会要求一最低的产量，以本钱卖给国家。并使厂商负责执行命令及各种计划，如果效果不好，政府便将这此工厂完全收归国有，并供给大量的劳工。^⑧渐渐的，经过奥里安和迪奥克里先，意大利大部分的工厂及各种行业均在帝国的控制之下，对于屠夫、面包师、泥水匠、建筑工人、吹玻璃工人、铁匠、雕刻家，政府都有详细的规章。^⑨罗斯脱夫柴夫 (Rostovtzeff) 曾说：“各社团组织不像是他们公司的主人，反而像是帝国派来的管理人，他们必须受不同部门长官以及军事单位司令的约束。”^⑩商会及工会从政府得到不少的特权，而且经常运用压力，行使帝国的政策，他们就像政府的机关，协助编组劳工而且代政府向会员们收税。^⑪第 3 世纪末期和 4 世纪初期，政府也以同样的手法控制军备、粮食和衣着工业。保罗·路易 (Paul-Louis) 曾说：“每一行省有特别的地方收税官，监督工业活动，在每个大城镇，帝国像一个有财有势的雇主，……高高的站在那些被重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实业家之上。”^⑫

如此的一个制度是不能没有物价管制的，在公元 301 年迪奥克里先和他的副手们下一诏书 (Edictum de pretiis)，规定罗马帝国内所有重要物品的法定最高价格及各种劳役的最高工资，序言中攻击那些屯积居奇，垄断经济市场，以抬高物价的投机者：

那些没有人性的人，好像没有看到我们市场中的物价不正常的升高，没有丰收，也没有过多的补给品，但人们为何不再像以前热烈的购买？……有些人的目的是保持财富，放高利贷以及追求不正常的利润……整个世界充满了贪心

的人，当我们的军队在为全体的安全作战时，奸商则以高于市价四倍、八倍，甚至高得不可形容的价钱敲诈他们，使他们有时候必须用尽所有的军饷及奖金去购买一样东西，以至于全国百姓所缴纳来供养士兵的税金，最后都落入那些讨厌的窃贼手中。^{50*}

直至今日这诏书仍是世界上以政府法令代替经济法则最著名的例子，但它很快而且很彻底的失败了，商人仍然私藏物品，货物被垄断的情形，比以前更严重，迪奥克里先则被指责为纵容物价的高涨。⁵¹于是内乱复起，而这诏书只得放宽，以恢复生产及分配，⁵²最后终于被君士坦丁大帝取消了。

庞大的行政费用是这经济制度最大的缺点。它所需要的官僚是如此的多，以至于 Lactantius 当初无疑地经过政府的同意，只估计一半的人数，⁵³为了维持这些官僚、朝廷、军队、都市建筑计划和赈济品，捐税史无前例的高。同时，由于帝国尚未发现向人民贷款，以隐匿其浪费，延搁其结帐的方法，所以帝国每年的花费，必须和税收相抵。为了避免贬值的货币做为税金，迪奥克里先规定：人民必须缴纳实物，而且纳税人应将这些实物运送至政府的仓库中，于是成立一组织以将货物运至目的地，⁵⁴在每一市中，市政官员必须负责税金是否短缺。⁵⁵

因为每个人都试着逃税，帝国组成一特别的小组，以查验每人的财产及收入；妻子、儿女和奴隶们常因被逼供家中暗藏的财富而遭受酷刑；对于逃税者，则有更严厉的刑罚，⁵⁶第3世纪末期，逃税风气很盛，第4世纪，风气更甚。富人们藏匿他们的财富，技工放弃他们的职业，农夫离开他们赋税繁重的土地，成为雇工，许多乡村和城镇（像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因为过重的税额，而被弃；⁵⁷最后，在第4世纪，成千成万的市民逃至边界，要求蛮族的保护。⁵⁸

或许为了遏止这种流动性，以及确保军队和城市有足够的食物，并使帝国有稳定的税收，迪奥克里先诉诸于别种措施，在田地中、工厂中、公会中建立了农奴制。由地主负责替他的佃农缴清赋税，政府规定除非佃农还清了债务，否则不准随意离开地主的土地。我们不知道这具有历史性的法令公布的确切日期，但在公元332年，君士坦丁大帝的一条法律认可批准了这种规定，而且让佃农被“束缚”在他耕种的田地上；他未得主人同意前不能离开；当土地被卖出，他和他的家眷也跟着被卖。⁵⁹但是他们并未提出任何抗议，或许像今日的德国，这种法律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保障。在这种及其他的方式下，第3世纪的农业由奴役，经自由，到农奴，然后迈进中古时代。

工业上也用同样的方法以保持稳定，劳工们被“冻结”在他们的工作上，未经政府

* 由诏书上的限价，可看出公元301年的物价与工资：麦、扁豆、豌豆一蒲式耳 (bushel) 3.5 美元；大麦、黑麦、豆一蒲式耳 2.1 元；一品脱 (pint) 的酒 21 至 26 分；一品脱橄榄油 10.5 分；猪肉 1 磅 10.5 分；牛肉、羊肉 7 分；鸡 2 只 52.5 分；包心菜或莴苣 5 颗 3.5 分；绿葱 20 颗 3.5 分；上好蜗牛 20 只 3.5 分；大的苹果或桃子 10 个 3.5 分；无花果 25 个 3.5 分；头发 1 磅 5 分；鞋子 1 双 62 分至 1.38 元不等。农场工人一日工资 23 至 46 分；石工、木工、铁匠、面包师一日 46 分；理发匠每替一人理发 1.75 分；抄写者写 100 行字 23 分；小学教员每月由每个学生得 46 分；希腊、拉丁文学或几何教师每月由每个学生得 1.84 元；律师辩护一件案子得 7.36 元。⁶⁰

同意，他们不得自由转业，每一个社团或公会负责各行业及指派的工作，没有人可以脱离其所加入的公会，⁶¹所有从事工商的人民均被强制加入某个或其他的公会，职业选就，即须世代相传。⁶²当一个人想要迁居他地或转业时，帝国便提醒他意大利正受蛮族骚扰，人人应坚守自己的岗位。

公元 305 年，迪奥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逊位，加莱里乌斯和 Constantius Chlorus 各成为东、西帝国的皇帝，此时年方 55 岁的迪奥克里先在 Spalato 度过他残余的 8 年，并亲眼看到这 4 人统治集团在内战中崩溃，而他未加任何的干预。当马克西米安怂恿他东山再起，结束这场争斗时，他回答说，如果马克西米安看见他家后院肥大的包心菜，他就不会要求他为追求权力，做这么大的牺牲。⁶³

他应该可以休养并种植他的包心菜了，他曾经结束半世纪的混乱局面，重建政府，制定法律，恢复了工业的稳定和商业的安全，而且安抚波斯和蛮族。除了少数谋杀事件外，他可称是一位真诚的立法者和公平的裁判人。他建立了一个费用浩大的官僚体系，结束了地方自治，他严酷的惩罚反对党，迫害教会，而且最后将帝国人民变为一个阶级社会，一端是未受教育的农民，另一端则为专制君主。罗马所面临的局势，实在是不允许自由放任的政策，马卡斯·奥理略和亚历山大·塞弗拉斯曾尝试过，但他们都失败了。四面受敌的罗马帝国做了一个国家在艰苦战争中所该做的一切事情；它接受强有力领导者的独裁，税金重到无可容忍的地步，团体自由高于个人自由。迪奥克里先以较高的代价，而在更困难的环境下，恢复了奥古斯都的伟业，当代以及后世的人尊称他为“黄金时代之父”，君士坦丁继续了他的伟业。

第十章 基督教的胜利

(公元 306—325 年)

第一节 教会与国家之争

(公元 61—311 年)

在基督教产生以前，罗马政府对那些正统宗教以外的信仰大多采取容忍的态度，对这些信仰的支持者，并不要求什么，除了偶而要他们对罗马诸神及皇帝作一些崇拜仪式。这些皇帝对在他们的统治下各种信仰中，唯独基督徒和犹太人拒绝加入他们对罗马神灵的献祭感到非常忿怒。那时，在皇帝雕像前面燃烧香料，是一种对整个帝国效忠的表现，就好像今天我们为取得公民身份而必须宣誓，以表忠心。教会方面，他们憎恶罗马人以宗教附属国家的观念，并将敬拜皇帝视为一种多神教及偶像崇拜的行为，告诫他们的信徒不惜任何代价地拒绝这种行为。于是罗马政府就认定基督教是一种激烈的运动——可能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为要推翻他们已建立的秩序。

在尼禄王前，这两派势力还能共同生活，相安无事。这时法律免除犹太人参加崇敬皇帝的仪式，而基督徒初时因为和犹太人混居一处，也享有这种特权。但是彼得(Peter)、保罗(Paul)的被处死与许多基督徒的被烧死，使得他们两派间一向容忍的局面，演变成永无止境的敌对状态与间歇性的战争。相继这些事后，无怪基督徒们倾全力以对抗罗马政府：指责其道德沦丧及盲目的崇拜偶像，讥笑其神灵，欢欣于其所受的灾祸，¹并预言帝国的早衰。由于对信仰的狂热，这些因无法尤姆忍异说而变为偏执的基督徒宣称：凡有机会接受基督而拒绝他的人，必将遭受永远的折磨；多数基督徒，且声音非基督的世界或基督以前的世界均遭同样的命运；只有苏格拉底是幸免了。另一方面，异教徒则回报以“人间的渣滓”、“无礼的野蛮人”来咒诅基督徒，更指控他们为“人类中可憎的一群”。他们并将帝国的灾难归因于异教神明的忿怒，因为基督徒对他们的毁谤并没有被国家所干涉。²于是民间传出许许多多有关异教徒与基督徒间互相中伤毁谤的故事。许多罪状都被加于基督徒身上，诸如行邪术、无私德、在逾越节宴席(Paschal feast)³上饮人血、崇祭驴子等。

但是他们间的歧见极深，并不只是好斗而已。异教徒文明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而基督教文明则建立于宗教之上。对一个罗马人来说，他的宗教只是政府结构及仪式的一部分，而他崇高的道德标准则止于爱国心；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宗教是与政治社会分离且超越政治社会的；他最崇高的忠诚心是属于基督的而不是属于凯撒。德尔图良曾

订下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谕旨：任何人都不须要遵守他认为不公平的法律。⁴⁴基督徒尊敬他的主教，甚至于他的执事，都远超过罗马地方官员；并将他们基督徒间的法律问题，交给教会当局处理，而不求于官方。⁴⁵他们这种不过问世事的态度，在异教徒看来是逃避公民应尽的义务，减弱国家本质与意向。德尔图良劝告基督徒们不要服兵役；后来 Celsus 就以许多人听从德尔图良的建议为证据，提出告诉，以期终止这种拒服兵役的举动，而 Origen 则答以：虽然基督徒拒绝为帝国出战，但他们会为帝国祈祷。⁴⁶基督徒的领袖劝导他们的信徒避免与非基督徒为伍，避免参加他们各种不人道的竞技场，及那些表演猥褻的戏院。⁴⁷与非基督徒间的婚姻是绝对禁止的。那些身为奴隶的基督徒，被人控告因改变主人的孩子或妻子的信仰而导致家庭的失和；基督教于是又被控以破坏家庭的罪名。⁴⁸

对基督教的反对力量，来自人民者更甚于国家。因为罗马官员们都是有教养，能容忍的人；而大多数的异教百姓却憎恶基督徒们的脱俗、超群与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纷纷要求当局以侮辱神明的罪状，惩罚那些“无神论者”。德尔图良注意到“民众的怨恨已渐渐转向我们了”。⁴⁹从尼禄王起，罗马法律似乎已规定所有宣称为基督徒者处以死刑。⁵⁰但大多数的皇帝常有意疏忽这条法律。⁵¹因为，一旦被控，基督徒们都可以在帝王的雕像前烧香而免罪；所以很显然地，他们仍可以做他们基督徒所要做的事。⁵²那些拒绝进香的就被监禁、鞭打、放逐或做矿工，甚至被处死刑，但这种情形较少。多米提安曾驱逐一些基督徒出罗马；但“因本性尚属善良”，德尔图良说道：“他很快的就停止了他的所为，招回那些被放逐者。”⁵³普林尼那时以一个业余者非正式的身份来执行这项法律（公元 111 年），且看他给图拉真的信：

我观察那些被告发为基督徒者的方法是这样的：先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承认，再重复问两次，并以死刑加以威胁，假如仍坚持下去的，我就下令将他们处刑……那些几乎为人们所摒弃的庙宇，现在已成为人们常去之处了……那些从前无人问津的动物，现在已成了祭祀时不可或缺牲物了。

图拉真的回信：

你在调查基督教徒这件事上所用的方法是非常适当的……“对这些人不可作不必要的搜查”；当被告发而真的有罪时，他们必将遭受刑罚；但如被告否认他是基督徒，且提出证据……并敬拜我们的神，他可被释放……任何没有控告者签名的资料，都不可作为反对任何人的证据。⁵⁴

上文引号中显示了图拉真只是勉强的执行这早就已存在的法令。然而，我们听说在他执政期间曾有两位著名的殉道者：一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西蒙；另一位安条克主教依那爵；可能还有其他默默无闻的殉道者。

哈德良皇帝是个怀疑论者，能接受各种观念，指示他的部下对基督徒宽容一些。⁵⁵但到了较严正虔诚的安东尼时对基督徒又加逼迫。在士麦那，群众要求 Asiarch 的菲力普执行这项法律；他就在竞技场将 11 名基督徒处决（公元 155 年）。那些狂暴的群众更加激动，他们叫喊着要致 Polycarp 主教于死地，Polycarp 是个品德高尚已届 86 岁的老圣徒，传说他在年轻时认识使徒约翰。罗马士兵在郊外的一个隐蔽所捉到他，他毫无抵抗地被带到 Asiarch，菲力普逼他道：“发誓赌咒，辱骂基督，我就放你走。”在《殉道者行传》(Acts

of the Martyrs) 中记载着 Polycarp 的回答：“86 年来，我侍奉我的主，他从未加害于我；我怎能亵渎救我的王呢？”群众们叫喊着要将他活活烧死。在基督教见诸文字的资料中记载着火焰无法烧到他，“但他像面包在火中被烤；我们还闻到一股像燃香或其他高级香料所发出的馨香之气。最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叫一个刽子手将他刺死。当刽子手刺下时，飞出一双鸽子，并流出大量的血，将火熄灭了，群众哗然。”⁴⁸

品行高洁的奥理略在位时，对基督徒的逼迫又重新修订了。当饥荒、洪水、鼠疫与战争不断的发生，倾覆了这个一度欢乐的王国，流言传说这些灾祸是起于对罗马神明的否认与忽视。奥理略亦震慑于此，在公元 177 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凡以新的教义“鼓动心理不平衡的人”，而造成骚动的宗派，必将受到惩罚。同年，在里昂和维也纳二地，愤怒的异教徒们又发动了一次对基督徒的暴动，只要信徒们稍离家门，就遭石击。罗马皇帝派在里昂的官员下令逮捕当地基督的领袖。主教 Pothinus，90 岁，因酷刑死于狱中。他们又派了一个使者到罗马，请皇帝指示如何处置那些在监狱中的人犯。奥理略下令凡否认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可以释放，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依法处死。

每年一度的节日在里昂举行，代表们从高卢涌向省城里昂。在庆祝会的高潮，那些基督徒犯人，被带进竞技场中受审。凡改变初衷的就被释放，47 个坚持者，都被各种不同的残暴酷刑弄死了。Attalus 在基督徒的社会中，地位仅次于 Pothinus，被迫坐在一个烧红的铁椅上活活烤死。⁴⁹ Blandina 是一个女奴，每天从早到晚受尽酷刑，然后被绑入大袋中，摔入斗技中，被牛用角抵死。她的刚毅不屈，使得基督徒们相信，基督已使他的殉道者无感于痛苦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兴奋或恐惧过度，也是对痛苦无法感受的。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使在受刑将死时，仍会感谢基督。”^{50*}

在康茂德统治下，对基督徒的逼迫减轻了。到塞佛拉斯时又重新开始逼迫信徒了，甚至受洗礼也是一种犯罪行为了。在公元 203 年，许多基督徒都在迦太基殉道了。其中一个年轻母亲叫 Perpetua 的，留下一段她被囚期间感人的故事，她的父亲恳求她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但她终于与另一位年轻母亲被一只公牛掀倒并用角刺死；在她后来的受审中，我们听说她精神恍惚地说：“我们何时被抛出去？”传说告诉我们她如何引导那位极其不忍的斗士，将他的刀刺向她的喉咙。⁵¹ 叙利亚的各女皇，模仿塞佛拉斯，对罗马神明并不表示关心，而对基督教也不闻不问的加以容忍。直到亚历山大·塞佛拉斯在位时，各个敌对的信仰间，才好像建立了和平关系。

蛮族的再度进犯，又终止了这段暂时的休战时期。为了了解在德西乌斯（或奥理略）统治下的逼迫，我们必须想象一个在连绵战火中的国家，一面惊惧于严重的挫败，一面防备敌人的进犯。在公元 249 年，一股宗教的狂热横扫过罗马帝国，男女老少齐集到庙宇，去崇祭神明。在这爱国狂热与恐惧中，唯独基督徒例外，仍然厌憎与拒服兵役，⁵² 谩骂诸神，并将帝国的崩溃解释为预言中“巴比伦 (Babylon)”之倾覆及基督再来的序幕。德西乌斯利用群众激动的心情做为促使国家团结及对国家忠贞的一个机会，他颁布了一道令谕要求所有王国内的居民对罗马诸神表示尊敬。当然了，这并不是要基督徒放弃本

* 我们对里昂迫害的情形得知于一封由“在高卢的卢格杜南和维也纳基督的仆人们写给在亚洲和弗里吉亚的信徒的信”，此信被保存于优西比乌斯所作《教会的历史》中。关于这段报导或许有些夸张之处。

身的信仰，但必须加入全国性的祈求会，祈求那些人民所信仰，而经常拯救罗马帝国的诸神。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同意了；在亚历山大港，根据戴奥尼西（Dionysius）：主教说“背教的情形极其普遍”；²⁰在迦太基与士麦那也是如此；或许这些基督徒认为祈求会是一种爱国的表示。但在耶路撒冷与安条克的主教死在狱中后，罗马与图卢兹（Toulouse）的主教也被处死（公元 250 年）。成百的罗马基督徒被关在地牢里；他们中一些被砍头，一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一些在星期假日时被抛给野兽吞食。一年后，逼迫情形减少了；到公元 251 年的复活节就几乎消除殆尽了。

6 年后，瓦莱里安在位时，面临另一次蛮族入侵的危机，帝国又陷入恐怖状态，皇帝下令“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罗马帝国的仪式，”禁止任何基督徒的集会。教皇西克斯图斯二世（Sixtus I）抗拒这项命令，他与四个辅祭（Deacon）同时被处死刑。迦太基的主教 Cyprian 被砍头，塔拉戈那的主教被活活烧死。在公元 261 年，加列努斯发表了第一个对基督徒容忍的令谕，视基督教为一种认可的宗教，并且下令凡由基督徒没收的财产应全数归还。这以后的 40 年中，偶有少数逼迫事件发生，但大致说来，这数十年给与基督教前所未有的安宁，并使其快速地成长。3 世纪时的暴乱、恐怖使得民心由衰败的帝国转而寻求宗教的慰藉，并发现他们在基督教中所得的，确比在其他敌对的宗教中更丰盛。教会中富有的信徒出资建筑大教堂，并允许所有信徒分享其中的欢乐。不受欢迎的神学逐渐在人们中消失；基督徒与异教徒们相处的更融洽了，甚至互通婚姻。到了迪奥克里先时的东方君主政体，似乎命定要去巩固宗教的安全、和平，如同政治上的安全与和平一般。

然而加莱里乌斯却视基督教为君主专制的最后阻碍，鼓动他的皇帝恢复人们对罗马诸神的崇拜。迪奥克里先迟疑不定；他不愿做不必要的冒险，并比加莱里乌斯更确实的估计过此种工作的艰巨。但有一天，在帝国的祭典中，基督徒们做了一个十字架以驱走邪魔，所以当占卜师献祭牲畜的肝藏上找不到他们所要说明的记号时，他们就罪责邪教信徒及不信者的在场。迪奥克里先乃下令所有参加祭典的人都当向诸神献祭，否则将遭受鞭打，所有兵士同样得遵命而行，否则就被开革（公元 302 年）。说也奇怪，基督教的作家竟与异教祭司们的看法一致；Lactantius 说，²¹基督徒的祈祷，冷落了罗马诸神；而戴奥尼西在 30 年前也如此写过。加莱里乌斯捉住每个机会，向皇上游说宗教团结，对这新兴君主国的重要性；最后迪奥克里先终于被说服了。在公元 302 年的 2 月，四位统治者下令拆毁所有基督教教堂，烧毁有关基督教的书籍，解散基督教集会，没收他们的财产，排除基督徒担任公职，如发现他们聚会就处以死刑。此令既出，一队兵士开始行动，先行焚毁伊兹米特的大教堂。

但这时基督徒为数众多足可起而反抗。革命运动终于在叙利亚爆发了，在伊兹米特，纵火者曾 2 次放火焚烧迪奥克里先的宫殿。加莱里乌斯控诉基督徒纵火；但他们反指控他对基督徒的暴行；成百的基督徒于是被捕受刑，但却无法定他们的罪名。到 9 月，迪奥克里先下令被囚的基督徒，凡愿意崇拜罗马神明的就可释放，拒绝者将遭受罗马所知的各种刑罚。由于群众藐视他的命令，激怒了他，于是指示各省长官，挨户搜查所有基督徒，然后用许多方法强迫他们崇拜诸神。最后，或许是想将这棘手的问题留给他的继位者，他宣告退位。

马克西米安在意大利，以军事上彻底准确的作风严格地执行命令，加莱里乌斯登基

后，在东罗马帝国支持各种迫害事件。除了高卢和大不列颠外，各地殉道者不断的激增，优西比乌斯告诉他们，（或许他由于愤慨而有些夸张），基督徒被鞭打至皮肉裂开，伤口又被倒以盐、醋，为一块块的被割下来喂野兽，或绑在十字架上让饥饿的野兽撕食。有些犯人的手指被箭戳穿；有些眼球被挖出来；有些被绑着手脚吊起来；有些喉咙里被灌入溶化了的铅；有些被砍头或被钉死十字架上或被棒子打死；还有被四分五裂的。⁸³这种事情，我们在异教徒的作品中却找不到。

对基督徒的逼迫延续了8年，使得基督徒不论是正统的或讲异端的死了将近1500人。更有许多无法计数的人遭受各样的迫害。成千个基督徒变节；传说甚至罗马主教Marcellinus也被迫否认他的信仰。但大多数被逼迫者都坚持不变；那些在痛苦折磨下仍不变的忠贞事迹，坚固了信心动摇的信徒，并且赢得了更多人士的信仰。当各种蛮横暴行不断的加诸于基督徒身上时，激起了异教徒的同情心；一个正直善良的公民就有勇气反抗、批评那凶狠的压力。从前人们鼓动政府毁灭基督教；而现在却不与政府站在同一阵线上，许多异教徒干冒生命危险，私藏保护基督徒，直到危险过后。⁸⁴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患了一种致命的病，自认对基督教的政策失败了，于是接受了妻子的劝戒与基督教妥协，颁布一项令谕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并要求基督徒们为他祈祷。⁸⁵

迪奥克里先的逼迫，是对教会最大的一次考验，也是教会获得了最大的胜利。然而，在逼迫的初期，由于信徒们经过半世纪安逸不受骚扰的日子，各种天然缺点渐形暴露，使基督教的力量暂时削弱。但很快这些叛教者向教会忏悔，并要求重新加入教会。由于那些已死的殉道者和为基督受苦的“忏悔者”忠贞的事迹，使得他们的信仰能在一地一地的传开；而这些殉道者的行谊借着夸张的叙述及动人的故事在唤醒与坚定基督徒的信仰上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德尔图良曾说：“殉道者的血，好似一粒粒的种子。”⁸⁶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挠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加添人数，当敌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词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凯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

第二节 君士坦丁的兴起

迪奥克里先在他那达尔马提亚（Dalmatian）的宫殿里安静度日，眼见他所进行的逼迫与他4人统治的政治制度都失败了。在他退位后帝国陷于前所未有的纷乱中，加莱里乌斯就说服Constantius，让他指定塞佛拉斯和Maximinus Daza为“凯撒”（公元305年）。立刻，有根据世袭的原则者，提出权利要求，希望马克西米安之子Maxentius能继任他父亲的职位，此一决定似乎激怒了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Favius Valerius Constantius）生于莫西亚的Naissus（约公元272年）是Constantius与其身为比希尼亚酒女的婬妇海伦娜（Helena）的私生子。⁸⁷Constantius在做《凯撒》前，迪奥克里先曾要求他抛弃海伦娜娶马克希米安的继女狄奥多拉（Theodora）为

妻。君士坦丁受过很少的教育。他很早就从军了，在对埃及、波斯的战役中显露了他的英勇机智。加莱里乌斯一继迪奥克里先为帝，就将这个年轻的军官留在他的左右，以 Constantius 忠实的行为作人质，以后，Constantius 要他将儿子送还时，他很技巧的拖延下去；但君士坦丁逃出他的监视，夜以继日的骑马经由欧洲到布洛涅 (Boulogne) 与父亲会面，一起参加不列颠的战役。高卢的军队非常忠于仁慈的 Constantius，因而也爱护这英俊、勇敢、有活力的青年，所以当父亲死于约克 (公元 306 年) 时，军队就拥护君士坦丁为“凯撒”，甚至还封他为“奥古斯都”——皇帝。他接受了较低的头衔，因为他解释说若无军队做他的后盾，他的生命即将难保。加莱里乌斯由于地处遥远鞭长莫及，只好勉强地承认君士坦丁是“凯撒”。君士坦丁成功地击退了法兰克人，并将蛮族的王丢到高卢的竞技场喂野兽。

同时在罗马，侍卫队尽力想恢复旧都的领导地位，拥护 Maxentius 为帝 (公元 306 年)。塞佛拉斯从米兰南下袭击罗马；马克西米安震慑于此种混乱的局面，应其子的要求，恢复王位，参加战斗；塞佛拉斯被他的军队所弃并被处死 (公元 307 年)。为了使自己能应付日益纷乱的局面，年老的加莱里乌斯指派了一个新的“奥古斯都”——李锡尼 (Flavius Licinius)；听到这个消息后，君士坦丁也自命为同样的职位 (公元 307 年)。一年后，Maximinus* Daza 亦冠以同样的头衔，所以在迪奥克里先计划中原本只有两个“奥古斯都”，现在变成 6 个了；大家都不愿只做个“凯撒”。Maxentius 与其父起争执；马克西米安就到高卢去请求君士坦丁的帮助；时值君士坦丁在莱茵河与日耳曼人作战，马克西米安企图代替他的位置作高卢军队的指挥官；但君士坦丁进军经由高卢，在马赛 (Marseilles) 围捕了这位企图篡夺其位的马克西米安，并允其自杀而死 (公元 310 年)。

加莱里乌斯的死 (公元 311 年)，消除了阴谋与战争间最后的障碍物。Maximinus 与 Maxentius 阴谋来推翻李锡尼与君士坦丁，而后二者也共谋推翻他们。君士坦丁抢了先机穿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了都在都灵 (Turin) 附近的军队再转到罗马突击，同时更加紧管束他的军队。在公元 312 年 10 月 27 日，他在罗马以北 9 英里外的 Saxa Rubra 与 Maxentius 的军队对阵，以其优异的战略将 Maxentius 逼到台伯河，除了横过 Mulvian 桥，后无退路。优西比乌斯说，⁹⁸在战火燃烧前一天的中午，君士坦丁看到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悬在空中，上面写着希腊字 en toutoi nika——“胜利在这个标记中”。* 据优西比乌斯与 Lactantius 说，⁹⁹到第 2 天早晨，君士坦丁梦见一个声音命令他将他兵士们的盾上弄一个“X”的标志中间有一直线穿过然后弯转到上面——这就是基督的记号。起来后，他就遵照着做了，然后带着这个旗帜 (以后即成为后期罗马帝国的军旗) 赶到前线，旗上织有 Christ 的第一个字母与一个十字。当 Maxentius 展开他那无敌的太阳旗帜，而君士坦丁则与基督徒共患难同生死，在他的军队里基督徒为数众多，如此造成了宗教史上的转折点。对那些君士坦丁军队里崇拜太阳神的人，这个十字并没有触怒他们，因为原来他们以往出征时，军旗上亦有一十字形的太阳神的光。¹⁰⁰无论如何，君士坦丁赢得了这场 Mulvian 桥之役，Maxentius 与他成千的军队在台伯河阵亡。胜利者进入罗马，备受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

* 通常流传下来是以拉丁文写成的：in hoc vince 或 in hoc signo vicces——意即“用这标记，就必得胜”。优西比乌斯是唯一记载这个异象的人。⁹⁸很明显地，他的用意是为了教训人，他辩称：“当皇帝向有意写他历史的我陈述此事时，确曾发誓赌咒的证明此事的真实，……谁能怀疑他所说的呢？”⁹⁹

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公元313年初，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米兰相会商讨统治帝国的计划。为巩固基督教在各地的支持，他们颁布了一个《米兰敕令》，重申加莱里乌斯时对宗教的容忍，并将它扩大到所有的宗教，且下令将近几次逼迫时被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基督徒。在这项实际上承认异教失败的历史性宣言公布后，君士坦丁返回保卫高卢，李锡尼则移师东边去征服Maximinus（公元315年）。当Maximinus死后，君士坦丁与李锡尼成了帝国的无敌统治者了。李锡尼娶了君士坦丁的妹妹，一直为战争所困扰的人民也都为他们和平的远景而欢欣鼓舞。

但这两个“奥古斯都”都没有完全抛弃他们想获得最高统治权的希望。在公元314年，他们间的仇恨达到战争的地步。君士坦丁侵入潘诺尼亚，击败了李锡尼，所有罗马帝国统治区除了色雷斯外，都向他称臣。李锡尼将他的失败归咎于基督徒的支持君士坦丁，所以又恢复了他在亚洲与埃及对基督徒的逼迫。再将他在伊兹米特宫殿里的基督徒赶出，叫所有的兵士敬拜异教的神，禁止男女同时参加基督徒的崇拜仪式，最后禁止城内所有基督徒的礼拜式。不服从的基督徒就丧失他们的地位、公民权、财产、自由或生命。

君士坦丁捉住机会不仅帮助东部的基督徒，并将整个东部归于他的统治下。当蛮族侵入色雷斯后，李锡尼无法驱走他们，君士坦丁就带领他的军队从帖撒罗尼迦去援救李锡尼所在的省区。蛮族被赶走后，李锡尼抗议君士坦丁的侵入色雷斯；如此既然二者都不求和平调解，战火又重新点燃了。这位基督教的护卫者带着13万人率领着16万军兵的异教护卫者首先交战于阿德里安堡，然后到Chrysopolis，君士坦丁终获胜利，而成了全国唯一的统治者（公元323年）。李锡尼在君士坦丁赦免其罪的承诺下，终于投降了，但第2年他以阴谋叛国的罪名被处死刑。君士坦丁召回被放逐的基督徒，并恢复他们的权利与财产。一方面他还是宣布全国宗教自由，但这时他明确地表示自己是基督徒，并要求他的臣民与他一同接受这个新的信仰。

第三节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

他的言词是否真诚——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行为亦或是一种圆滑的政治手腕？可能是后者。^⑤他的母亲海伦娜在与Constantius 仳离后就信服了基督；可能他是基督教的美德来教育她的儿子的；且无疑地，他是因在基督十字的旗帜下而获得常胜的事迹印象深刻。但只有怀疑论者会将这种宗教对入性的感触运用的如此恰当。有人引述他的话，“是司命运的女神使人成为皇帝”^⑥——当然这只是句谦虚的话。在他高卢的宫廷中，他经常被一些异教学者、哲学家们围绕着。^⑦他皈依基督教后，极少遵从基督教仪式中所需的礼仪。在他写给主教的信中，很明白的说他并不关心基督教中引起激烈辩论的各种神学争论，虽然为了帝国的团结，他愿尽力去镇压一切异议。当他在位时，对待那些主教们如同他的政治帮手，召集他们，主持他们的会议，同意执行任何多数决议所订出的意见。一个真正的信徒应先为基督徒再作政治家，但对君士坦丁来说恰好相反。基督教对他来说

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在他的一生中，曾看过3次大逼迫的失败；他知道基督教在这种逼迫下仍不断地成长。它的信徒为数仍少；但他们是一个团结、勇敢而强壮的队伍，异教徒虽占多数，在他们中间却因许多分歧的信条而分裂，这些信条对这般麻木不仁的灵魂已无说服力及影响力。在Maxentius统治下的罗马及李锡尼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基督徒特别多，君士坦丁基督徒的军队可抵过一打军团以对抗他们。他对基督徒条理不乱的秩序与道德行为，在祭典仪式中不杀生的现象，对神职人员的尊敬，无怨的接受生活上各种的不平等，以及盼望来世的欢乐等均有极深刻的印象；可能这个新的宗教可以净化罗马的道德，革新婚姻与家庭制度，并减低对阶级战争的狂热。基督徒们即使受了较苦痛的压迫，也极少反抗国家；他们的教师教导他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并告诉他们君权的神授。君士坦丁企望专制君主制，这种政府必须受到宗教的支持；因为，一般教会层级节制的纪律及无上的权威，似乎与君主专政有一种精神上的相关性。或许主教与执事间完美的编制，还可成为一种使帝国安定、统一、有规律的工具？

然而，在异教徒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必须谨慎行事。所以他仍沿用含糊的一神论的说法，使每个教徒都能接受。在他握权的早期，传统祭拜中，要求祭司长作的仪式，他都一一照办；他重修异教的庙宇，并令各地赞助修建。在落成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时，异教与基督教的仪式他都采用。他并用异教徒的秘方，来保护收成或治疗疾病。⁶⁶

渐渐地，当他权力更加稳固时，他公开支持基督教。公元317年后，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的除去，直到公元323年，货币上只有些无关宗教的刻字了。在他在位时，成文法上，给予主教们一种权力，使他可以在自己的教区内作审判工作；⁶⁷另有法律豁免教会不动产的捐税，⁶⁸使基督教协会成为一种审判团体，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接受遗产，并将殉道者留下的遗产全数交给教会。⁶⁹君士坦丁捐钱给需要钱的团体，在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地方兴建教堂。禁止在新首都敬拜偶像。否认了他所颁布的《米兰敕令》，他禁止异端宗派的集会，最后下令毁坏其会堂。⁷⁰君士坦丁给予儿子接受正统的基督徒教育，经常资助他母亲教会里的慈善事业。教会都为这种远超他们所敢期望的神恩而欢乐。优西比乌斯四出讲道，其间充满了感谢及赞美的颂词；帝国内所有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为他们神的得胜而感恩。

3件事情的发生，破坏了这美好的日子：修道院派的分离，多纳图斯派（Donatist）分裂，阿莱亚斯异端（Arian heresy）的崛起。在德西乌斯与迪奥克里先逼迫期间，教会已成为帝国内最富有的宗教组织，因此它不再对财富过分的攻击。Cyprian抱怨他的教民都热衷于金钱，女基督徒们涂抹胭脂，主教们掌握了有利的职位，靠此来发财，放高利贷，一遇危险就放弃自己的信仰。⁷¹优西比乌斯感叹于执事们的勾心斗角，以求教会中的高位。⁷²一方面基督教改变了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也改变了它，于是基督教中的修道主义兴起，以抗议这种灵与肉体的互相调整。少数人希望避免放纵私欲，而专心寻求早期基督徒一心所求的永生。随着犬儒学派人士的作风，一些禁欲主义者放弃所有财产，穿着哲学家式的破袍，靠救济度日。他们中一些像隐士保罗，到埃及沙漠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大约公元275年，一个埃及的僧侣叫安东尼（Anthony）的，开始过他25年的独自生存，最初在坟墓里，后来在一所废弃的山顶城堡，最后在一个石头凿成的洞穴。每天在

可怖的幻像与美梦中挣扎，并克服了它们，直到他的声望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而使得这沙漠住满了存心过隐士生活的人。到公元325年，Pachomius觉得独居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于是召集了所有隐士到埃及Tabenne的一所修道院，他们建立了一个修道者的会社，过僧院生活，后来在西方有很大的发展。教会最初反对这种修道的运动，但后来为了平衡政府对其不断的干涉，他们接受了这种运动。

在君士坦丁的皈依基督教后一年，教会中发生裂痕，使教会在得胜的当时，即有遭毁灭之虞。迦太基的主教多纳图斯(Donatus)，与另一个同名并有相同性格的执事，他们坚持凡在基督徒被逼迫时代，将《圣经》交给异教警察的主教们，应丧失他们的职位与权力；由他们主持的洗礼、圣职等也都无效；圣礼的有效与否，也要看服侍者的灵命情形而定。教会拒绝采用这项严格的议案时，每当现任主教们不符合要求时，多纳图斯清教徒派信徒就设立敌对的主教。君士坦丁一向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统一的力量，因而，他对这相继而来的混乱、暴力感到非常惊慌，同时也被多纳图斯派与非洲农民间的激烈运动，偶而的联盟所震惊。公元314年，他在阿尔勒(Arles)召集了一个主教会议，重申他对多纳图斯派信徒的警告，下令那些分派论者重回教会，凡是反抗的团体就将丧失他们的财产与公民权利(公元316年)。5年后，他偶然想到《米兰敕令》，便只好收回命令，容忍多纳图斯派的信徒。分裂仍然继续着，直到回教徒征服了非洲，压制了正统与异端教派。

这些年中，在亚历山大港眼见在教会史中最具威力的异端兴起。大约在公元318年，一个来自埃及Baucalis城的执事，提出一个有关基督神性的问题，震惊了他的主教。一个博学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大略的描写他的样子为：

阿里乌(Arius)……高而瘦，略带忧郁，外貌严肃。他是个有名的禁欲主义者，这可从他的穿着看出来——一件短而无袖的紧身衣，披着一件用作外衣的围巾。说话的态度温柔；但他讲词却很有说服力。在亚历山大城，许多奉献的童女，对他都很尊敬；他并有许多忠实可靠的神职人员支持他。⁴⁹

据阿里乌说，基督与造物者并非同一个，说他是“道”，是所有受造之物的首生者及最高者，更恰当些。亚历山大主教与阿里乌互相争辩。后者辩称，假如“子”是由“父”所生，那他们之间必有一个时间差异，所以“子”不可能与“父”永远同在。再说假如基督是受造的，那必是无中生有，不是得自“父”的实体，所以基督与“父”并不是“同体”的。⁴⁹“圣灵”是由“道”产生的，而非与“道”同等的。从这些教义中，我们看见了从柏拉图经过斯多噶、斐洛、柏罗丁、Origen到阿里乌观念上的一贯性；柏拉图主义曾深深地影响基督教神学，而现在却与教会发生了冲突。

亚历山大主教对这种观念的产生与其迅速的传到神职人员当中感到非常震惊。于是他在亚历山大城召开一个埃及的主教会议，劝服他们解除阿里乌与他信徒们的圣职，并将会议的经过情形作一份声明，寄给其他主教。有些主教们加以反对，许多执事同情阿里乌，所以整个亚细亚各行省，牧师与信徒对这件事有各派不同的看法。优西比乌斯说，许多城市都因这种“骚动与紊乱”而弄得鸡犬不宁……“基督教因此带给异教徒一个亵渎嬉笑的话题，甚至成为他们戏剧的主要题材。”⁵⁰君士坦丁在推翻李锡尼后，回到伊兹米

A 特，从主教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就写封信给亚历山大与阿里乌，要求他们模仿哲学家的冷静，平静的商讨他们间的歧见，或至少不将他们间的争辩公诸于世。这封被 Eusebius 保存的信，充分的说明了君士坦丁缺乏神学观点以及他宗教政策中所包含的政治意图。

我一心想要统一各种的信念，使人民皆奉一神；因为确信，假如我能引导人们在这件事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地容易。但是，天啊！我听说你们间的争论更甚于近来在非洲所发生的。追究其原因，竟是这般微小，根本不值得如此剧烈的争辩。亚历山大，你只是想知道你的执事们在法律观点上是如何想法，或甚至他们对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想法。而阿里乌，就是你有这种想法，也应该藏在心里……你们没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公开化……因为这种问题只会带来无聊、困扰，它唯一的好处是增长人们的才智……这只适合小孩子们作的，而不是你们这些执事与明理的人所该作的。⁴⁹

这封信并未奏效。对教会来说圣父与圣子是“同体”（homoousia）而非仅是相似（homoiousia）的问题，无论在神学上或政治上都是极重要的。如基督不是上帝，那么整个基督教义就将瓦解；但如果允许对这问题的分派，那么信仰的混乱就会毁灭教会的团结与权势，因而教会协助国家的价值也就消失了。并且当争论传开后，东希腊也激动起来，于是君士坦丁下决心要结束这场争论，他召开了第一次全教会性的会议，召集所有主教在他首都伊兹米特附近比希尼亚的尼西亚城聚会，并负担他们所需的经费。有 318 个主教来参加会议，其中一个说道：“这是一个由多数低阶层神职人员组成的会议。”⁵⁰这个说法说明了教会正在庞大的成长中。大部分的主教们来自东部的省份，因为许多西部的教区都较忽视这个问题。教皇西尔韦斯特一世（Silvester I）因病受阻，同意由一些执事代表他去。

会议是在一个帝国宫殿的大厅中举行。由君士坦丁主持，他首先以一篇简短的讲词呼吁主教们恢复教会的团结。他“很有耐心的聆听他们间的辩论”，优西比乌斯写道，“他缓和争执派间的冲突”，⁵¹最后自己也加入了辩论。阿里乌一再强调他的观点：基督是受造者，与圣父原非同等，只是“因他们间的关系而有神性”。但聪明的质问者迫使他承认：假如基督是受造者，并有个开端，那他必会改变；如他可改变，他就可能由善变为恶。阿里乌的回答虽很有逻辑、诚恳，但却自毁了他的立场。Athanasius，一个极具辩才又好斗的副主教，是亚历山大带来作为神学的武器。他辩称：如果基督与圣灵不是与圣父同质，多神论就获胜。他承认，将一个上帝想象成 3 个不同的身位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原因就在于“三位一体”（Trinity）的奥秘。结果，大会中除了 17 位主教外，大家都同意他的说法，一致签名，以表赞同。而阿里乌他们则要大会将“同质”（homousion）改为“同类”（homoiousion）才同意签署。大会拒绝了他们，且经由皇帝认可颁布了以下的信条：

我们只信一神，全能之父，万物的创造者；只信一主，耶稣基督，天父之子，为天父所生……而非所造，与天父具有“同质”……为拯救我们来到世间，穿上肉身，成为人，受死，第 3 天又复活，升天，将要审判地上的活人及死人

..... * 神

后来只有 5 位，最后只有 2 位主教，拒绝签名。这两个主教与尚无悔意的阿里乌，遭教会咒诅，同时被皇帝驱除出境。罗马帝国并颁布一项敕令：凡所有阿里乌作的书都应烧毁，私藏者处死。***

君士坦丁为庆祝这次会议的圆满结束，设了皇家宴会款待所有参加的主教们。在席散前，君士坦丁要求他们今后不要相互攻击得体无完肤。⁹他以为已终止了这场争论，而他自己也不再改变观点，不过他的确已尽力维护教会的团结。会议签署了一项多数决议，认为为了今后教会的组织力与生存，需要一个固定性的教义；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在基本信仰上一致而使中古世纪的教会有天主教（Catholic）之名。同时又显示以基督教代替异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更肯定了君士坦丁与基督教间的联盟。一种植基于新宗教的新文明，从那行将枯竭的文化与濒临破产的教条废墟中兴起，欧洲开始步入了中古时期。

第四节 君士坦丁与文明教化

大公会议后的一年，君士坦丁将拜占庭从废墟中重建为一座新城，称其为新罗马（Nova Roma），而后人以他的名字名之。公元 330 年，他离开罗马与伊兹米特而定都于君士坦丁堡。那里他处在那令人难忘、华美壮观东方式的宫庭内，感觉到此城对军队与人民在精神上影响力足可弥补那庞大的费用。他以精明的外交政策与手腕保卫他的军队，以人道的法令来缓和专制，提倡文学与艺术。他勉励那些在雅典的学校，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所大学，由国家聘请教授，教授希腊文、拉丁文、文学、哲学、修辞学与法律学，并为国家训练官员。¹⁰他扩大各省医师与教师的权利。命令省长成立建筑学校，以各种利益奖励人们入学。艺术家们免服公民义务，使他们能够有时间尽全力于他们所学，并传给后代。帝国的艺术珍藏在君士坦丁堡内，使得它成了一个优雅的首都。

在罗马，建筑早在 Maxentius 时就开始了。一所大的会堂，由 Maxentius 时开工，直到君士坦丁才完成。这所建筑物，代表了西方古典建筑的最佳创作。为了配合一个大的浴室，这幢大楼占地 330 英尺长，250 英尺宽。中央大厅有 144 英尺长，82 英尺宽，屋顶是由三个交叉的混凝土圆顶构成的，高 120 英尺，部分由八个大支柱顶着，这支柱对着 6 英尺高的哥林西式圆柱，走道是由花色大理石砌成的，墙壁支柱与柱间，竖着许多雕像，壁的本身则延伸过屋顶，好似是中央圆顶的悬空支柱。后来的哥德式与文艺复兴

* 这些条文与公元 362 年所修订现今所用的“尼西亚信条”（Nicene Creed）不同。

** 大会另外下令所有教会，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每年由亚历山大的主教，根据星象规则指订日期，然后由罗马主教颁布。提到执事独身的问题，大会要求结婚的牧师们节欲；但上底比斯（Upper Thebes）主教，说服当地同为执事者仍然保持他们的习俗，在接受圣职后禁止结婚，但准许那些在受任圣职前就已结婚的牧师与其妻共居。¹¹

时期的建筑，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这种的圆顶与支柱。布拉曼特（Bramante），设计圣彼得教堂，他计划要“建造万神庙，高过君士坦丁的教堂”⁶⁵——那就是，由一个巨大的圆顶盖住教堂中央的空间。

这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在罗马建了许多教堂，为了庆祝他当年 Mulvian 桥大捷，又于 313 年兴建那座直到今天还矗立在 dei Trionfi 大道上的拱门。这是罗马遗迹中保存得最完整的作品之一。尽管其上有部分物件失窃，仍未明显的破坏其原有的壮丽。4 个成比例的支柱立在三个雕刻的柱基上，将 3 个拱隔开支持一个装饰华丽的柱顶线盘。顶楼则放着从图拉真与奥理略时代留下的浮雕、铸像；在支柱间的圆形浮雕，是得自哈德良时代某些建筑中，其中另两件是君士坦丁时代的艺术品。那随意刻画出来蹲着的身形，那正争吵着的丑陋的侧面并露着前腿，头堆在头上，替代了原有的透视法，一切都显出一种粗俗的技巧与风格。但线条的刻画分明，却也显出光与暗的差别，空间立体的协调，并且他的主题，表现出一种活力。这些看来，义大利的艺术已决心要回到原始时代似的。放在乐校广场（Palazzo dei Conservatori）中君士坦丁那巨大的身形特别表现出这种原始的风味，使看到的人都怀疑，一个主持尼西亚会议时谦和、慈善的人，在这里看起来却像个冷酷的野蛮人——除非是这位艺术家预先表现了吉本（Gibbon）那句讥讽性的话：“我是描述野蛮与宗教的得胜。”⁶⁶

第 4 世纪初期，一种新的艺术形成了——即借缩图来装饰书籍。文学作品这时亦以基督教为主题。Lucius Firmianus Lactantius 在他所著《圣职制度》（Divinae Institutiones）文中（公元 307 年），详细解说了基督教的理论，而在《大迫害》（De Mortibus Persecutorum）文中（公元 314 年），他以雄辩家西塞罗式的优雅但阴险恶毒的来描述那些逼迫基督徒的皇帝最后的结局。Lactantius 写到：“宗教是不受拘束的、非强迫的，而是自由的。”⁶⁷此语其后造成一种异端，是 Lactantius 生前所无法弥补的。还有在宗教文学上更有名的，凯撒里亚（Caesarea）地方的主教优西比乌斯，他在为前任主教 Pamphilus——一个他最崇敬的人——作主教书记与图书馆管理员时就开始他的文学生涯。Pamphilus 在接收 Origen 的藏书后，就建了一个人尽所知，最大的基督教藏书处。整日埋首于这些书中，优西比乌斯成为那时代最博学的传教士了。当 Pamphilus 在加莱里乌斯的逼迫下死后（公元 310 年），优西比乌斯对事后人们不断询问他自己是如何逃生的事不堪其扰。后来，由于他作了阿里乌与亚历山大的调解人，又树立了许多敌人；但他却成了君士坦丁宫廷上的记录人，并被任命纂写皇帝的传记。一部分他在文学上的作品现被收集在一本最完整的古代纪年历史《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中。优西比乌斯将宗教历史与俗世历史，按同时发生的年代，对照着写出，并尽量将亚伯拉罕到君士坦丁间重大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找出。后来所有纪年史就都依据他的“规条”。

优西比乌斯到处收集资料，在公元 325 年完成了这本《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这本书，描写自创始到尼西亚会议期间教会的发展。这本书的第 1 章，是最早的历史哲学——描写时间即上帝与撒旦的战场，所有发生的事件都在促使基督的得胜。这本书虽编排的次序不太恰当，但描写的却非常深刻。资料是经过谨慎选择审查过的，所以它与任何其他古代历史著作一样精确。优西比乌斯为后代查询方便，他引证了重要的资料。他学识丰富，笔锋常带感情，辩论到神学观点时，文笔特别生动、锋利，他公然地排斥那些不能造就基督徒读者或不能支持他哲学观点的事，他设法写出大公会议的实

况，而尽量避免提到阿里乌与 Athanasius。他以同样不实在的笔法将《君士坦丁的传记》(Life of Constantine) 写成一篇颂词，不像写传记。这书首先以 8 大章描述有关皇帝的虔诚与善行，并写出他“如何在 30 多年中以虔诚的态度统治国家”。从这本书看来，没有人曾想到君士坦丁曾杀死自己的儿子、妻子与侄儿。

就和奥古斯都一样，君士坦丁对什么事都处理得很好，只是家庭总是不和谐。他与母亲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显然她是受君士坦丁的要求，到耶路撒冷去，将那据说是建在教主的坟上阿佛洛狄忒女神的庙拆毁。据优西比乌斯记载道，其上的圣墓与基督受死的十字架，突然发亮。君士坦丁下令在这墓地上盖造一教堂，并将那些遗留的圣物保存在这圣地里。就好像在古时，异教徒珍藏他们在特洛伊战争 (Trojan War) 中遗留下来的古迹，就连罗马本身也曾夸耀过特洛伊城安危所系的智慧女神 Pallas，如今，基督徒世界不但改变了古代人类外表的生活方式，并更新其本质，开始搜集并膜拜基督与圣徒的遗物。海伦娜在传说中基督所诞生的地方伯利恒兴建了一所教堂，她对待那里的修女们非常谦恭，当一切就绪后，她返回君士坦丁堡，死在儿子的怀中。

君士坦丁曾两度结婚：原配是 Minervina，她为他生了个儿子名 Crispus；继室是马克西米安的女儿 Fausta，为他生了 3 儿 3 女。Crispus 长大后成了一个优秀的兵士，曾帮助父亲在对李锡尼战中立下大功。在公元 326 年，君士坦丁下令将 Crispus 处死；几乎在同时又将其妹 Constantia 与李锡尼所生之子 Licinianus 处死；又不久 Fausta 又在其丈夫令下受死。我们不知道这连串事件发生的原因，Zosimus 确信是 Crispus 向 Fausta 求爱，Fausta 在皇帝面前控告他；但海伦娜因爱 Crispus，过切，为他报仇，就说服他丈夫，说是 Fausta 引诱他们的儿子。^⑥或许是 Fausta 计谋除去 Crispus，这样她自己的儿子就可继承王位，而 Licinianus 之死，可能是由于他阴谋得到昔日父亲所拥有的王国。

Fausta 的愿望，在她死后终于实现了，在公元 335 年，君士坦丁将帝国遗留给他的儿子与侄儿。两年后，在复活节上，他庆祝在位 30 年。后来，感到死之将至，他到附近 Aquyryon 洗一次热水浴。当他病情加重，请了一位牧师为他作受洗礼，他有意延迟到现在才受洗，是希望借此洗尽他一生的罪污。然后这位年届 64，疲惫不堪的君王，脱去皇室的紫袍，换上初信圣徒所着的白长衣，安详的去世。

他是个有权威的将军，杰出的行政人才，卓越的政治家。他继承了迪奥克里先中兴的大业，并完成它；经由他们的努力罗马帝国又持续了 1150 年之久。他承袭奥理略与迪奥克里先的君主专制政体，一方面是为着虚荣心与野心的驱使；另一方面无疑的，他认为在这动乱时代，专制的统治是必要的。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将帝国分给他的儿子们；也许他早已想到他们会像他当初一样为争夺王权而战，不过他认为如果只传给一个人，他们更会争战不已。他的判处妻子、侄儿、儿子死刑的行为是否正确，我们无法判断，因我们不知这些事件是因何引起的；但他经常满心为统治帝国的事困扰着，有时恐惧与多疑都会使他一时丧失理智；到他年高体衰之时，谣言也不断加诸于他。基督教对他来说，开始纯为政治工具，后来却成了他坚贞的信仰了。于是他成了整个王朝上最有毅力的传教士，全力消除异端邪说，在各样的事上求问上帝。他比迪奥克里先更智慧，以一个新的宗教，富有活力的组织，纯净的道德律使这个古老的帝国重获新生。由于他的协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且历经 14 个世纪成为欧洲生活与思想的主流。所以如果我们说，除了奥古斯都，教会将君士坦丁称为最伟大的皇帝，是一点都不足为奇的。

尾 声

(一) 罗马衰颓的原因

当今一位著名的学者曾说过：“如何说明罗马帝国的兴起与如何说明罗马帝国的衰颓，是历史上两个最重大的问题。”^①如果我们记得罗马帝国的衰颓，犹如她的兴起一样，并非起于一因，而是多原因的，也非由于一、二个事件而是历时三百多年的整个过程，那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这两个问题。有些国家持续的时间还不如罗马帝国衰败期间来得长久。

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其灭亡，常非由于外力的摧毁，而是其内部的腐蚀所造成的。罗马帝国倾覆的基本原因，是在于她的人民、她的道德风气、阶级间的斗争、商业的败落、官僚作风的专制政治、繁重的课税及浩费繁大的战争。

基督徒作家们对罗马的败坏早已深深地察觉到。公元200年间德尔图良，曾高兴地预言世代的结束，这可能是异教世界毁灭的前奏。Cyprian在公元250年对基督徒之被认为是帝国的不幸之源的指控加以反驳，而将帝国之衰败，归之于自然的因素。

你必须了解这世界已日渐衰老，失去了先前的活力，这证明它是自形衰残。
雨水和阳光均告减退，矿产几已用竭，农人在田里无法工作了……^②

蛮族的侵入，以及蕴藏丰富的矿脉经多世纪的挖掘，无疑地，使罗马帝国贵重金属的供应量大为减低。在意大利中南部滥伐树木，土壤被流水冲蚀，农夫不顾灌溉河渠，及无秩序的政府，使意大利比以前更贫穷，然而，其原因并非在于土地本质的贫瘠，亦非气候的转变，乃因愁眉不展，满面沮丧的人们，对一切漠不关心所造成的结果。

生物上的因素倒是比较基本的，在哈德良皇帝（公元76年——138年）以后，罗马西部的人口锐减。虽然有人怀疑，但蛮族的大量迁入罗马帝国于奥理略、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奥勒利安、Probus、君士坦丁诸帝年间，那是无容置疑的。^③奥理略为了要补充他的军队，便征募奴隶、武士、警察、罪犯；各种危机日渐增加，自由民日形减少，奴隶入数也随而降低。因此田园荒芜，而以意大利为最，Pertinax把这些农场赐给愿意耕种的人。对人源的不足，塞佛拉斯也制定了一条法律。^④希腊几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在锐减着，亚历山大港曾夸耀其人口众多。但据戴奥尼西主教计算，在他那个时代（公元250年），该地的人口已减成半数。他因“目睹入种不断地减少与绝迹”，^⑤而深觉痛心。唯在帝国以外或境内的蛮族及东方人仍日形增加。

人口递减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主要在于家庭节育。首先被受遇教育阶级所实行，而

后大众阶级，也因过高的生殖能力而行节育。^⑧到了公元100年左右，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整个农业阶级，借着顾全帝国粮食的名义，去唆使乡村人们也同样实施节育。到了第3世纪，整个西方各省都仿效，而在高卢大大地减低了人力资源。^⑨虽然杀婴被视为有罪，然贫苦愈甚，此风愈长，^⑩过度纵欲，减低了生育能力，迟婚或不婚也造成同样的结果，在东方习俗传入西方之时，阉割之风也大为兴盛。侍卫队的司令官 Plantianus 阉割了一百个男孩送给他女儿，作为结婚礼物。^⑪

除了节育以外，导致人口减少的原因，厥为战争、叛乱及瘟疫，在奥理略、加列努斯与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传染病使大部分人丧生。公元260—265期间，黑死病的流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遭袭击。据说在罗马，连续几星期，每天几乎死亡5000人。^⑫罗马近郊大平原 Campagna 的蚊子对入侵 Pontine 沼泽地的人类大加侵扰，痢疾剥削了拉蒂姆及托斯卡纳 (Tuscany) 贫入与富人的体力。战争、叛乱所造成的大毁灭，与避孕、堕胎、杀婴等方式的运用，不但妨碍人口增加，同样也妨碍了优生，最有能力的人结婚得最迟，生育最少却又死得最快。施舍削弱了穷人，而奢侈则腐化了富人，长久的承平日子，夺去了半岛上入民勇武的资质与战术。移居于北意大利并充斥于军队中的日耳曼人，不论在品德或体格上都比苟延残喘的本国兵士来得优秀，如果时间许可，经过长时期的同化，他们可以吸收古典的文化，并使意大利的血脉更为壮大，然而，没有够多的时间让他们同化。再者，意大利人久已掺入了东方人的血统，体质较纯种罗马人更差，智能则较强。那些急遽繁衍的日耳曼人，不能了解古典文化，既无法接受，也无由传播；而繁衍快速的东方人则一心欲摧毁罗马文化；而拥有此文化的罗马人民，却因图不孕不育之乐，而自毁其文化。从而，罗马帝国之被征服，实非由于外来蛮族的侵袭，而是其境内蛮族不断地繁殖所造成的结果。

道德低落，促成帝国的瓦解，难得的纯朴和信心所造成刚健的性格，也在耀眼的财富和不信仰的自由中消失殆尽，中上阶级的人有足够的财富屈服于外界的引诱，除非自爱之心制止了自己。都市人口日形稠密，使人们间的接触频繁，同时也造成管理的监督上的困难。移民带了千百种的文化，文化的不同，使彼此间产生摩擦，又导致了相互间的漠不关心。美学和道德的标准也因追随时尚而降低，色情泛滥，而政治上的自由却大为减少。

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认为基督教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⑬他和他的追随者^⑭辩称：因为这个宗教，毁了旧的信仰，而旧信仰却是罗马人民道德及国家安定之所系。基督教不仅对古典的文化宣战（包括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它将东方的神秘色彩带进罗马现实而恬淡的生活中；它使人们的思想，由积极的现实生活转变为消极地准备世界末日的来临，更使人由苦修与祷告，求得个人的解脱而不由效忠国家而求取集体的拯救。当掌握军权的君王想求帝国的统一时，基督徒却从中破坏了，它又使它的信徒们无心于公务，并拒服兵役，正在帝国企图鼓舞人们去打仗之际，基督教散布和平与不抵抗的观念。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对以上严厉的抨击，的确有某部分属实，然而，基督教并非存心造成信仰上的纷乱，以致渐使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在基督出现前，旧的宗教即已告瓦解，古罗马哲人恩尼乌斯和卢克莱修曾较以后任何异教徒作者更严厉的抨击过旧的宗教。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是道德

沦丧之始，至尼禄王时已败坏到了极点，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就因为罗马帝国之日渐萎缩，才使基督教快速地发展。

人们对国家渐渐失去信心，并非由于基督教促使其如此，而是因罗马帝国为了保全财富而不恤贫穷，为了捕获奴隶而去打仗，为了奢侈的享受而尽力课税，不能把人民从饥饿、疾病、侵扰及贫困中解救出来。尚值得原谅的是他们由凯撒的散播战争转变为基督的散播和平，由难以置信的暴行，变为前所未有的善行，由没有盼望，没有尊严的生活，转向一个安慰他们贫穷且提高他们人性尊严的信仰。罗马帝国的灭亡即非由于蛮族的入侵，更非缘于基督教之兴起，事实上，在蛮族侵入，基督教兴盛之际，罗马帝国已剩下一个空壳子了。

前已述及罗马帝国衰颓的经济因素，是了解迪奥克里先大事改革的先决条件。于此，我们只须概括地回忆一下：各地谷量短缺，奴隶来源中断，大庄园均告败落；运输退化，贸易受阻；省与省的竞争，丧失了省市场；意大利的工业方面，无法达成输出与输入间的均衡，导致贵重金属的流到东方；贫人与富人间毁灭性的冲突；救济金、军饷、一个庞大的政府以及不事生产的宫廷人士所需与日俱增的费用；货币贬值；才能又无法施展；资本因繁重的课税而变成公有；资金与劳工的流出，农业上受农奴制度的束缚，工业上受阶级制度的束缚。凡此种种皆导致意大利物质生活根基逐渐的腐朽。直到最后，经济衰颓以后，罗马的权势只剩下一个政治性的“鬼魂”（Political ghost）。罗马失败之政治原因，只有一样：暴政摧毁人民的公民意识，也丧失了其政治的才能，非诉诸暴力，国家无由贯彻其政治意志，罗马人民对政府国家不再感觉兴趣，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娱乐、军团、或寻求自己的解脱，爱国心原存在于异教徒心中，如今也消失殆尽。^④在 Pertinax 之后，元老院逐渐失去其权势与威望，而变得慵懒，奉承而贪财。连最后可能把罗马从穷兵黩武、混乱的局面中救出的机会都丧失了。帝国派遣到地方去的一些吹毛求疵的人，一些吸血鬼，不再是第一流的人才。而官员得负制定税额、定时足额的收税、繁复的仪式、施惠捐助、竞技赛的举办、蛮族入侵之险、阶级的斗争等责任，遂令人人逃避官职，正如人们逃税或离开农场工厂一样。

人们故意贬抑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免被选任公职，有些人逃往他乡，有些改业务农，也有出家为僧者，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放宽尺度，允许基督教的牧师，免服公职，免缴几种赋税，这是异教僧侣一直享有的权利。教会很快地挤满了应征圣职的人群。城市却抱怨公职人选的缺乏与税收的不足，最后君士坦丁大帝只得规定，凡能胜任市政职务的人，不准录为圣职人员，^⑤警察把那些不喜欢政治荣耀的人抓起来，正如逮捕逃税、逃避兵役的人一样，强迫他们回到城市去为政府做事。^⑥最后连儿子也得继承父亲的社会地位，并接受官职，这种农奴式的世袭制度成为了富人阶级牢不可破的桎梏。

加列努斯唯恐元老院背叛，令元老们脱离军队，当意大利不再生产军事物资时，这道命令使半岛的军事力量完全瓦解。地方军队和佣兵的兴起，塞佛拉斯的废除侍卫队，地方势力的产生，与他们之间夺取王位，使意大利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先，即失去其领导的重心，甚至失去其独立自主的地位。罗马帝国的军队，不再是罗马人组成的军队，而是由各省人民，主要是蛮族所组成，他们不为他们的祭坛、家庭而战，却为薪水、战利品而战。他们宁愿攻击劫掠帝国的城市，而不愿意应付外来的侵略。他们多数是农夫之子，嫉恨富人及都市，视其为穷人及乡村的剥削者，于是乘内部纷乱之际，彻底地劫掠

各城，不留给外来蛮族侵扰的机会。⁶⁶是时，军事问题比内政问题更趋严重，边疆的城市反成了政治中心，罗马城却成为凯旋式的剧场，帝国建筑的展览所，政治古董的博物馆，权力分散，多首都的建立，使行政统一破坏无遗。版面扩展过大使政治家难以统治，军队无法保卫的帝国遂告分裂。高卢与不列颠为了对抗日耳曼与苏格兰都各自选出了司令，又尊之为王。脱离芝诺比阿的统治，西班牙、非洲几乎毫无抵抗地臣服于蛮族。在加列努斯统治时约有 30 个将军各统治了 30 个地区，不受中央的控制。这一出帝国破败的恐怖戏剧，其内部的因素实为主要的幕后人物，蛮族不过是乘虚而入，而生理上、道德上、经济上，以及政治才能上的失败，才真正导致帝国混乱、沮丧乃至败亡。

西罗马帝国衰颓的外在因素，是亚洲西北的匈奴人扩张而移入的结果。由于被中国的军队和中国万里长城（Chinese Wall）阻挡了他们东侵的势力，于是便向西方发展，公元 355 年，其势力远达伏尔加河（Volga）和 Oxus，使俄国的撒姆西亚（人）移到巴尔干半岛，哥特人也被侵袭，因而转到罗马的边界，他们被准许横渡多瑙河定居在莫西亚（公元 376 年）；因受罗马官员的虐待，遂起而叛变，大败罗马军于阿德里安堡（公元 378 年）使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颇受威胁，公元 400 年，阿拉里克（Alaric）领导西哥特人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境内，公元 410 年，他们捣毁并占据了罗马。公元 429 年，Gaiseric 率领汪达尔人远征西班牙与非洲，并在公元 455 年也占领罗马。公元 451 年阿提拉（Attila）领导匈奴人进攻高卢和意大利，虽然受挫于 Chalons，但也攻下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公元 472 年，一位潘诺尼亚将军 Orestes 立其子为帝，而称之为 Romulus Augustulus。4 年后，在罗马军队中，居多数的蛮族佣兵，推翻了这位“小奥古斯都”，并另立 Odoscer 为意大利国王，承认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至高无上，而罗马皇帝也接受他为属国国王。东罗马帝国一直持续至公元 1453 年，斯时，西罗马帝国早已灭亡。

（二）罗马人的成就

探讨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要比去了解她长期苟延残喘地生存要容易得多。

罗马帝国最主要的成就，端在于征服了地中海世界，吸取其文化，并给地中海世界带来了约 200 年的秩序、繁荣及和平，两世纪以来，抵挡蛮族的入侵，并将其古典文化遗产播送至西部各地。

罗马帝国的统治术是无可匹敌的，当局曾拘禁 1000 名政治犯。她把自己建立在一个自私的寡头政治和反开化的僧侣体系上，她建立起自由民主政体，却又让贪污腐败与暴行，给破坏无遗；她剥削别人，来支持一个无以自存的意大利，当其无力剥削之际，意大利遂告崩溃。她在到处造成有如沙漠之地，却称之为“和平”。但她却在万恶中建立起一个了不起的法律体系，为欧洲各国所采用，自罗马 10 人团（Decemvirs）时代至拿破仑，人们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保护，因此也激励并持续了工业的发展。罗马又建立行政与立法分立的政体，此二者相互制衡的原理，颇影响了革命时代美、法二国的制宪者。她曾一度成功地揉合了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及民主政治，而赢得史学家、哲学家、臣民及敌人的喝彩。她让 500 多个城市实施地方自治，开始她以残酷、贪婪治理帝国，以后则改以容忍与公正治国，而使版图之广，为前所未见；她启迪蛮荒，使荒漠之地成为繁荣之区，

以长久和平的奇迹来赎罪。今日，我们的最高级劳心者们，也一心为一个纷乱的世界寻求恢复“罗马帝国的和平”（Pax Romana）。

在那个伟大的体制中，罗马帝国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它渊源于希腊文化，而独创一格。由于她过于注重政治方面，使其在思想领域上不若希腊人之有所创见，但她吸取并妥善保存，从埃及、迦太基、希腊及东方传人的技术、知识及艺术等文化遗产，她在科学上无大成就，工业技术也无甚长进，但因其越洋贸易，而使世界致富，遍布各地的公路网，成为繁华生活的命脉，经由这些路线及数千座壮丽的桥梁，古代农耕的技术、手工艺、艺术、建筑学、投资。与储蓄之方法、医药的组织、军事医院、都市的卫生，得以流传至中古及现代的世界。此外，各类的水果、坚果树，及各样农业上或装饰用的植物也由东方而移植于西方。甚至取暖设备，也是由温暖的南方传到寒冷的北方。南方创建了文明，而为北方所征服、摧毁，或借用。

教育并非始于罗马帝国，但于罗马帝国时却有长足的发展，并获国家的支持，制定了课程表一直沿用至今。她并没有发明拱门、圆顶等，但却大胆巧妙地沿用，而使其建筑举世无双；所有中古的教堂，都沿用她这种长方形的建筑。她并没有发明雕刻人像，但却富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希腊人所不能达到的逼真的境界。她并没有发明新的哲学理论，但享乐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在留克利希阿斯和塞内加身上找到了最完美的形式。她并没有发明文学各种体裁，甚或讽刺散文亦非她创始；然而谁能够尽说西塞罗之于雄辩术，维吉尔的论文、散文文体对于但丁（Dante）、塔索（Tasso）、米尔顿的影响……，驯至李维及塔西陀之于历史著述，贺拉斯及尤维纳利斯之于德莱顿（Dryden）、斯威夫特（Swift）及蒲柏（Pope）的影响究有多深呢？

她的语言，辗转讹误，而成为意大利、罗马尼亚、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及拉丁美洲的言语；半个白人世界属于拉丁语系。直到18世纪，拉丁文在西方一直是科学、学术、哲学的世界语，植物学与动物学也采用拉丁文为国际性的术语，罗马教堂的重大仪式或正式文件亦复如此；药方上及法律用语，也惯用拉丁文，不但如此，它且经由直接的使用，再透过罗马语言（系 *regalis, regal, royal; paganus, pagan, peasant*），使英语词汇丰富并具有弹性。罗马文化的传统，对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每天诚不知有多少都在受其影响。

当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异教的教堂组织结构、祭司长的称号、祭袍，对玉母娘娘（Great Mother）及诸神的膜拜、超感官的意识等仍到处可见，旧日节期的欢乐与庄严，及古老仪式典礼的虚华，均如母血注入这个新宗教中，被俘的罗马又俘掳了她的征服者。政权与治术由此行将倾覆的帝国转至强而有力的教皇手中；断剑之威为慰藉之笔所代替；教会的传教士取代帝国的军队，沿罗马各公路涌至西方；叛乱的各行省，因接受了基督教，重又承认罗马的君权，经过信仰时代长期的挣扎，古都的王权得以持续并滋长，直至文艺复兴时，古典文化始得复生，而此一不朽之城再度成为世界生活、财富及艺术的中心。1953年，当罗马庆祝其开创2680周年纪念时，她能回顾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难忘悠久的政府与文明。祈愿她能重振前威。

耐心的读者，谢谢你。

第一部 中文索引

二 画

十二铜表法 Twelve Tables, P21, 27, 28, 58, 60, 63.

三 画

大马士革 Damascus, P62.
 大神母 Cybele, P74, 75, 120.
 大莱普提斯 Creat Leptis, P84.
 女灶神之庙 Temple Verta
 女预言家之书 Sibylline Books, P52.
 小托斯卡纳 Cicero's Tusculum (Little Tuscany), P12.
 马尔希亚 Caius Marcius, P31.
 马耳他 Malta, P35.
 马西尼萨 Masinissa, 努米底亚国王 (238—148B. C.), P45, 84, 94.
 马库斯·库尔提乌斯 Macus Curtius, 传奇故事中的英雄, P52.
 马略 Marius, 名 Caius, 曾任将军与执政官 (157—86B. C.), P5, 24, 93, 94, 95, 96, 97, 98, 99, 101.
 马焦雷湖 Maggiore, Lago, 古称 Lacus Verbanus, P6.
 马赛 Marseilles, 古称 Massalid, P37, 41, 95, 135, 137.
 马赛勒斯 Marcellus, 名 Marcus Claudius (268? —208B. C.), P42, 44, 66, 73, 136, 144.
 马德拉群岛 Madeira Islands, P35.

四 画

丹吉尔 Tangier (古称 Tingis), P34.
 乌提卡 Utuca (又名 Utique), P34, 35, 64, 84, 85, 140, 141.
 切利尼 Cellini, 名 Benvenuto, 意大利艺术家 (1500—1571), P10.
 尤里安 Julian, 又名 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罗马皇帝 (331—363), P18.
 尤鲍 Juba I (? —约公元 19 年), P36.
 巴利阿里群岛 Balearic Islands, P35.
 巴莱里亚 Valerian, P62.
 扎马 Zama, P42, 44, 68, 73, 84.
 比利牛斯山 Pyrenees, P41, 94.
 比萨 Pisa (古名 Pisae), P62.
 比提尼亚 Bithynia, P45, 118, 120, 127, 129.

- 瓦罗 Varro, 名 Caius Terentius, 罗马执政和将军 (约生于公元前 216 年), P42, 113, 121, 122, 143。
- 瓦莱里 Valerii, 罗马一部落, P20。
- 瓦勒留斯 Publius Valerius, P17。
- 贝尼文坦 Benuentum (又名 Benevento), P32, 33, 62。
- 贝勒罗方 Beleerophon, P10。
- 韦豆隆尼亚 Vetulonia, P18。
- 韦斯塔 Vestar, P12。

五 画

- 丘比特 Jupiter (又叫 Jove), P49, 50, 51, 65, 80。
- 丘西 Chiusi (古名 Clusium), P10。
- 丘迈 Cumae, P17, 30, 32, 99。
- 他林敦 Tarentum, P30, 32, 33, 62, 78, 92, 104, 140。
- 以弗所 Ephesus, 今名 Ayasuluk, P150。
- 加尔巴 Sulpicius Galba, 政治家 (约在公元前 2 世纪), P70。
- 加尔达湖 Garda, Logo di (古称 Lacus Benacus), P6, 118, 120。
- 加图 Cato Uticensis, 亦称小加图, 名 Marcus Porcius, 哲学家及爱国者 (95—46B. C.), P46, 60, 85, 103, 104, 105, 106, 112, 128, 129, 130, 131, 135—137, 141, 145, 150。
- 加图 Cato, 亦称老加图, 名 Marcus Porcius, 罗马将军与爱国者 (234—149B. C.), P6, 55, 56, 57, 59, 70, 71, 72—74, 76, 77, 78, 82, 83, 85, 106, 122。
- 加拉太 Galatia (今名 Anatolia), P69。
- 加塔拉斯 Catullus, 名 Caius Valerius, 诗人 (87—54B. C.), P56, 81, 105, 112, 113, 118, 119, 120, 131。
- 卡尼阿德士 Carneades, 希腊哲学家 (213—129B. C.), P76。
- 卡皮托利诺 Capitolino, P13, 31, 50, 65。
- 卡龙达斯 Charondas (约生于 500B. C.), P28。
- 卡米拉斯 Camillus, 名 Marcus Furius, 将军和贵族领袖 (? —365B. C.), P22, 31, 32, 95。
- 卡利马科斯 Callimachus, 文法学家和诗人 (320? —240? B. C.), P120。
- 卡拉拉 Carrara, P11。
- 卡修斯 Cassius Longinus varus, 名 Caius, P107。
- 卡修斯 Cassius Longinus, 名 Caius, 将军和谋叛者 (? —42B. C.), P128, 139, 144, 145, 147, 150。
- 卡修斯 Dion Cassius Cocceianus (又叫 Dio Cassius), 罗马历史学家 (155—240?), P14, 22, 152。
- 卡塔基纳 Cartagena, P40。
- 卡斯托 Castor, P31。
- 卡普阿 Capua, P12, 32, 43, 44, 92, 107, 143。
- 卡蒂利内 Catiline, 又名 Lucius Sergius Catilina, 谋叛者 (108? —62B. C.), P109—112, 113, 128, 129, 130, 138, 141。
- 卢加拉斯 Lucullus, 名 Lucius Licinius, 将军 (? —57? B. C.), P102, 103, 104, 108, 109, 129, 130。

- 卢卡尼亚人
 卢西吕士
 卢西塔尼亚
 卢克里霞
 卢克雷卡鲁斯
- 卢修斯
- 发源论
 台布尔
 台伯河
 史泰迪阿斯
 圣山
 圣史
 尼尼微
 尼布尔
- 尼布甲尼撒
- 尼波斯
 尼采
 尼禄
- 布鲁希亚人
 布鲁图
- 布鲁图
- 弗龙托
 弗里吉亚
 弗拉米纽斯
 弗拉库斯
 弗朗索瓦花瓶
 本杰尼禄
 汉尼拔
- 甘多尔福
 生第南
 皮克顿
- 皮拉斯
 皮斯托亚
 艾米利
 闪族
- Lucanians, P30, 32, 43.
 Lucilius, 名 Caius (180—103B. C.), P59, 77.
 Lusitania (今之葡萄牙), P70.
 Lucretia (生于公元前 6 世纪), P16, 22.
 Lucretius Carus, 名 Titus, 诗人 (99? — 55? B. C.), P50, 58, 75, 78, 81, 113—116, 118, 124, 125.
 Scipio Asiaticus, 名 Lucius Cornelius, 将军 (约生于 190B. C.), P68, 73.
 Origines, 老加图著, P83, 122.
 Tibur, 又名 Tivoli, P30, 62, 96, 118.
 Tiber, P6, 12, 13, 18, 31, 63, 74, 93, 121, 135, 143.
 Caecilius, Staius 戏剧家 (? — 168B. C.), P80, 81.
 Sacred Mount, P21, 22.
 Sacred History, P78.
 Ninevech, P10.
 Niebuhr, 名 Barthold Georg, 德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1776—1831), P16.
 Nebuchadrezzar, 巴比伦国王 (公元前 605—562 年是其统治时期), P34.
 Nepos, 名 Cornelius,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 (100—29B. C.), P113.
 Nietzsche, 名 Friedrich Wilhelm, 德国哲学家 (1844—1900), P83.
 Nero, 全名 Nero Claudius Caesar Drusus Germ—anicus, 罗马皇帝 (37—68), P46, 55, 65, 73.
 Bruttians, P30, 32.
 Brutus, 名 Marcus Junius, 政治家 (85—42B. C.), P102, 122, 139, 141, 144, 145, 146, 147, 150.
 Brutus, 名 Lucius Junius (约在公元前 6 世纪), 执政官, P16, 17, 18.
 Fronto, 名 Marus Cornelius (110? — 180?) P85.
 Phrygian, P104, 144.
 Flaminius, Titus Quinctius (约在公元前 200 年), P42, 68, 76.
 Flaccus, 名 Valerius (约在公元前第 3 世纪), P82.
 Francois Vase, P10.
 Punchinello (又叫 Punch), P59.
 Hannibal, 迦太基将军 (247—183B. C.), P34, 40, 41, 42, 43, 44, 45, 46, 57, 65, 68, 71, 74, 75, 83, 94, 95.
 Castel Gandolfo, P12.
 Sentinum, P32.
 Fabius Pictor Quintus, 将军及历史学家 (约生于公元前 3 世纪末), P57, 59.
 Pyrrhus, P25, 26, 32, 33, 57, 73, 78, 83.
 Pistoia (古称 Pistoria), P112.
 Aemilii, 罗马部落, P20.
 Semites, P34, 35, 81.

六 画

- 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马其顿国王 (356—323B. C.), P25, 32, 34, 128, 144, 153.
- 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P73, 120, 121.
- 亚平宁山脉 Apennines, P5, 12, 42, 96.
- 亚克兴 Actium, P109, 153.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希腊哲学家 (384—322B. C.), P6, 23, 36.
- 亚美尼亚 Armenia, P103, 134, 140, 152.
- 亚得里亚 Adria, (古称 Hadria, 又叫 Atria), P12, 42.
- 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 P12, 32, 40, 42, 120, 137, 138, 150, 152.
- 伊利里亚 Illyrian, P40, 43.
- 伊庇鲁斯 Epirus, P25, 32, 33, 103, 138.
- 伊快人 Aequi, P32.
- 伊特拉士坎人 Etruscans, P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19, 30, 31, 32, 65, 79, 96.
- 伊特鲁里亚 Etruria, 又叫 Tuscia, P7, 10, 11, 12, 14, 15, 18, 19, 30, 31, 32, 43, 52, 58, 59, 96, 109, 111.
-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雅典演说家 (436—338B. C.), P83, 126.
- 伊奥尼亚 Ionian, P8, 69, 98, 103, 104, 120, 150.
- 伊斯米亚 Isthmca, P68.
- 伊斯特里亚 Istria, P59.
- 伊壁鸠鲁 Epicurus, 希腊哲学家 (342? —270B. C.), P76, 78, 114, 115, 117, 118, 124.
- 伏尔西亚人 Volscians, P15, 30, 31, 32.
- 伏尔泰 Voltaire, 法国文学家 (1694—1778), P79, 103, 118.
- 列日 Liège, P132.
- 华兹华斯 Wordsworth, 名 William, 英国诗人 (1770—1850), P114.
- 吕西安 Lucian, 希腊讽刺诗人 (120? —200?), P49, 67.
- 吕底亚 Lydia, P7, 10, 98.
- 多斯西亚 Tuscia, P31.
- 安东尼 Marcus Antonius, 名又叫 Mark Antony, 罗马将军 (83—30B. C.), P56, 112, 122, 128, 136, 138, 140, 142, 144, 145,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 安库斯·马基乌斯 Ancus Martius, P14.
- 安条克 Antioch, 又名 Antakia, P45, 51.
- 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IV (200? —164B. C.), P85.
- 托勒密 Ptolemies, 139, 153.
- 托勒密十一世 Ptolemy XI, Auletes or Neos Dionysos, 埃及国王 (80—51B. C. 是其统治时期), P139.
- 托勒密十二世 Ptolemy XII, 埃及国王 (51—47B. C. 是其统治时期), P139, 140.
- 托勒密六世 Ptolemy VI, Philometor, 埃及国王 (181—146B. C.), P139.
- 托斯卡纳 Tuscany, P7, 12.
- 朱韦纳尔 Juvenal (又名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罗马讽刺诗人, P55, 59.
- 朱古达 Jugurtha, 努米底亚国王 (? —104B. C.), P94.

B

- 朱利安历法
 朱里
 毕达哥拉斯
 百人会议
 米开朗琪罗
 米利都
 米纽修斯
 米洛
 米诺斯克里特
 约克
 西西尔
 西西利
 西西里
- 西庇阿 (大阿非利加)
 西庇阿 (小阿非利加)
 西庇阿 (科尼利)
 西庇阿
- 西庇阿
 西里
 西里西亚
 西徐亚
 西顿
 西塞罗
- 论乡村生活
 论自然
 论事物之本性
 论拉丁文
 那不勒斯
 齐诺
- Julian Calendar, P143.
 Julii, 罗马一部落, P20.
 Pythagoras, 希腊哲学家 (约公元前 540—510 年), P78, 125.
 Centurial Assembly, P22, 23—28, 37, 51.
 Michelangelo (1475—1564), P6.
 Miletus, P127.
 Minucius, 名 Quintus (约公元前 2 世纪), P70.
 Milo, 皮拉斯将军, P33.
 Minoan Crete, P18.
 York (古称 Eboracum), P62.
 Sicels, P6.
 Siceli, P6.
 Sicily, P6, 33, 35, 36, 37, 38, 39, 40, 43, 44, 50, 54, 62, 73, 85, 89, 90, 95, 96, 108, 110, 137.
 Scipio Africanus Maior, Publius Cornelius, 将军 (234—183B. C.), P42, 44, 45, 46, 66, 68, 73, 74, 76, 77, 83, 90.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 Publius Cornelius, 将军 (约生于公元前 185—129 年), P36, 46, 70, 73, 77, 81, 85, 90, 91, 92.
 Scipio Africanus, 名 Pablius Cornelius, 大阿非利加西庇阿的儿子 (约生于公元前二世纪), P76.
 Scipio 名 Publius Cornelius, 将军, Scipio Africanus Majas 的父亲 (? — 211B. C.), P42, 43, 44, 72.
 Scipio, Clavus Cneius Cornelius, 罗马将军 (? — 211B. C.), P44.
 Caere, 今名 Cervetri, P9, 11.
 Cilicia, P102, 108, 109, 127, 135, 151.
 Scythia, P144.
 Sidon, P34.
 Cicero, 名 Marcus Tullius, 演说家和文学家 (106—43B. C.), P13, 14, 17, 28, 55, 57, 58, 65, 75, 77, 78, 81, 82, 92, 85, 106, 107, 101, 102, 103, 104, 109—113, 122—126, 127—131, 134, 135, 136, 137, 138, 140, 141, 143, 144, 145, 147, 149, 150.
 On Country Life, P121.
 Periphyseos, P114.
 De Rerum Nature, P114.
 On the Latin Language, P121.
 Naples, 古称 Neapolis, P6, 12, 30, 32, 104, 109.
 Zeno, 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 (336? — 264? B. C.), P118, 145.

七 西

- 伯罗奔尼撒人
 佛兰德斯
 佛尔西
 佛罗伦萨
- Peloponnesian, P60.
 Flanders, P132.
 Vulci, P10.
 Florence (古名 Florentia), P10.

- 克卢细安 Clusium, 又名 Chiusi, P18, 31.
- 克利斯提尼 Cleisthenes, 雅典执政官 (约生于公元前 510 年), P15.
- 克劳迪 Claudii, 罗马一部落, P20.
- 克劳迪厄斯 Caius Claudius, 海军指挥官 (约生于公元前 3 世纪), P37.
- 克里托劳斯 Critolaus, 希腊哲学家 (约公元前 2 世纪), P76.
- 克里夏斯 Clitias, 制陶工人, P10.
- 克里特 Crete or Candia (古名 Creta), P45.
- 克里特人 Cretans, P8.
- 克拉苏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将军 (112—53B. C.), P102, 103, 107, 108, 122, 128, 129, 130, 132, 134, 143, 144.
- 克罗托纳 Crotona, P30, 32, 43.
- 克娄巴特拉 Cleopatra VII, 埃及女王 (69—30B. C.), P56, 128, 139, 140, 141, 142, 144, 150, 151, 152, 153.
- 克雷迭斯 Creates of Mallus, 斯多噶派哲学家 (约公元前 2 世纪), P76.
- 克雷莫纳 Cremona, P40, 70.
- 利比亚 Libya, P37, 39, 41.
- 利古利 Liguri, P6.
- 利古里 Ligures, P35.
- 利夏士 Lysias, 雅典演说家 (450? —380? B. C.), P76.
- 努马·庞毕里 Numa Pompilius, 罗马第 2 任国王 (约在公元前 8 世纪到 7 世纪), P13, 14.
- 努米托 Numitor, 传奇故事中的拉丁国王 (公元前 8 世纪), P12, 13.
- 努米底亚 Numidia, P42, 45, 84, 94, 122, 128, 141.
- 努曼第亚城 Numantia, P70.
- 听哪 Tinia, P8.
- 坎尼 Cannae, P30, 42, 57, 69, 74, 125.
- 坎帕尼亚 Campania, P12, 18, 32, 39, 59, 62, 130.
- 希伦 Hellens, P6.
- 希伦二世 Hiero II (324? —216B. C.), P37, 38.
- 李必达 Lepidus, 名 Marcus Aemilius, 古罗马三执政之一 (? —13B. C.), P149, 150.
- 李维 Livy, 又叫 Titus Livius, 历史学家 (59B. C. —17A. D.), P13, 14, 15, 18, 20, 22, 31, 40, 44, 49, 58, 71, 75, 90.
- 李锡尼 Licinius Calvus (Stolo), Caius, 罗马护民官及执政 (约生于 376—361B. C.), P22.
- 杜快塔斯 Titus Manlius Torquatus, 狄克推多 (约生于 363—340B. C.), P32.
- 条斯坎览 Tusculum, P30, 103, 123.
- 狄巴拉斯 Tibullus, 名 Albius, 诗人 (54—19B. C.), P49, 119.
- 狄俄尼索斯神 Dionysus, P51, 75, 150.
- 狄奥庞巴士 Theopompus, 希腊历史学家 (约生于 378—? B. C.), P8.
- 狄摩西尼斯 Demosthenes, 演说家和政治家 (384? —322B. C.), P76, 123.
- 苏拉 Sulla, 名 Lucius Cornelius, 又名 Felix, 曾任狄克推多 (138—78B. C.), P17, 27, 94,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5, 108, 109, 110, 111, 113, 127, 128, 129, 141.
- 辛尼阿斯 Cineas, 希腊哲学家 (约生于 280B. C.), P25.

- 辛辛纳特斯
 里吉安
 里米尼
 阿文蒂诺山
 阿卡·洛伦蒂
 阿尔巴隆加
 阿尔代亚
 阿尔邦山
 阿尔卑斯
- 阿尔美娜
 阿尔勒
 阿尔菲耶里
 阿尼奥阿河
 阿那克里翁
 阿克齐乌斯
 阿利亚河
 阿纳托利亚
 阿里廷
 阿里西亚
 阿里斯托芬
 阿拉里亚
 阿波罗
 阿波罗
 阿茂里
 阿格里帕
 阿基米德
 阿基利斯
 阿塔拉斯
 阿塔拉斯三世
 阿提卡
 阿提库斯
- 阿普利亚
 阿雷佐
- Cincinnatus, 名 Lucius Quinctius (519? —439? B. C.), P27.
 Rhegium, P30.
 Rimini, P12.
 Aventino, P13, 65.
 Acca Lorentia (Lupa), 罗慕路斯和雷米斯的乳母, P13.
 Alba Longa, P12, 14.
 Ardea, P11, 16, 30.
 Mt. Alban, P12, 62, 65.
 Alps, P5, 6, 8, 12, 31, 40, 41, 42, 44, 70, 94, 107, 132, 134.
 Alcmena, P80.
 Arles (古名 Arelate or Arelas), P143.
 Alfieri, 名 Vittorio, Count (1749—1803), P5.
 Anio, P21.
 Anacreon, 希腊 lyric 诗人 (560? —475B. C.), P121.
 Accius, 戏剧家 (170—? B. C.), P78.
 Allia, P31.
 Anatolian, P8.
 Arretium, P7, 62.
 Aricia, P30.
 Aristophanes, 希腊戏剧家 (448? —380? B. C.), P79.
 Alalia, 阿拉里亚之战在公元前 535 年, P9.
 Apollo the Healer, P51.
 Apollo, P9.
 Amulius, 拉丁传奇中的篡位者 (公元前 8 世纪), P13.
 Agrippa, 名 Marcus Vipsanius, 将军 (63—12B. C.), P151, 152.
 Anchimedes, 希腊数学家及科学家 (287? —212B. C.), P58, 62.
 Achilles, P32, 80.
 Attalus, 帕加马国王, P74.
 Attalus II, 帕加马国王 (138—133B. C. 是其统治时期), P91.
 Attica, P5, 6, 11, 15.
 Titus Pomponius Atticus, 学者和哲学家 (109—32B. C.), P102, 103.
 Apuleius, 讽刺作家和哲学家 (约公元前 2 世纪), P119.
 Arezzo (古称 Arretium), P10.

八 画

- 佩斯
 依格里亚
 凯撒
- 图列乌斯
 图里
- Pais, 名 Ettore, 意大利历史学家 (生于 1856 年), P15.
 Egeria, P14.
 Caesar, 名 Caius Julius, 罗马将军、政治家和历史家 (100—44B. C.), P5, 19, 21, 24, 41, 54, 56, 58, 81, 93, 94, 97, 101, 102, 104, 105, 106, 109, 111, 112, 118, 119,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149, 153.
 Servius Tullius, 罗马第 6 任国王 (约在公元前 6 世纪), P15, 17.
 Thurii (又名 Terra Nuova), P32, 43.

- 图拉真 Trajan, 全名 Marcus Ulpius Nerva Trajanus, 罗马皇帝 (52—117), P25, 77。
- 孟米厄斯 Mummius Achaicus, 名 Lucius, P69。
- 宙斯 Zeus, P49, 51。
- 帕加马 Pergamum, 今名 Bergama, P68, 69, 74, 76, 91。
- 帕尔马 Parma, P12。
- 帕多瓦 Padua, P12。
- 帕库维乌斯 Pacuvius, 名 Marcus, 戏剧家 (220—130B. C.), P78。
- 帕纳迪 Panaetius, 斯多噶派哲学家 (约生于公元前 180—110 年), P77, 124。
- 帕拉蒂 Palatine, P6, 13, 123, 131。
- 帕埃斯图顿 Paestum (又名 Pesto), P5, 30。
- 帕维亚 Pavia, 古名 Ticinum, P42。
- 帕提亚 (安息) Parthia, P134, 136, 144, 145, 151, 152。
- 帕鲁西亚 Perusia, P7。
- 庞贝 Pompeii, P11, 30, 59, 123。
- 庞培 Pompey the Great, 又名 Cnaeus Pompeius Magnus, 将军 (106—48B. C.), P98, 101, 102, 105, 106, 107, 108, 109, 124, 128—130, 131, 132, 134—139, 141, 144, 146, 148, 151。
- 彼得那 Pydna, P69, 77。
- 拉丁人 Latins, P6, 13, 30, 32, 34。
- 拉丁平原 Latium, P12, 14, 20, 32, 37。
- 拉韦纳 Ravenna, P12, 62。
- 拉努维安 Lanuvium (又名 Civita Lavinia), P30。
- 拉埃柳斯 Laelius Sapiens, 名 Caius (生于约 186—? B. C.), P77, 80, 81, 85。
- 拉莎 Lasa, (or Mean), 伊特拉士坎女神, P9。
- 拉维尼亚 Lavinia, P12。
- 拉雷斯 Lares, P9。
- 昆提良 Quintilian, 又名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雄辩家 (约 40—118?), P83。
- 昔兰尼加 Cyrenaica, P35。
- 欧比斯庙 Temple of Ops, P148。
-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雅典戏剧家 (480—406B. C.), P78, 118, 134。
- 法比 Fabii, 罗马部落, P20。
- 法比尤斯 Fabius Pictor, Caius, 画家 (约生于公元前 303 年), P65。
- 法比尤斯 Quintus Fabius Maximus, 将军 (? — 203B. C.), P42, 55。
- 波力比阿 Polybius (204? — 112? B. C.), P5, 23, 30, 31, 35, 36, 38, 39, 43, 77, 122。
- 波尔塞纳 Lars Porsena (约生于公元前 6 世纪), P18, 30。
- 波利克莱塔 Polycleitus, 希腊雕刻家 (约在 452—412B. C.), P76。
- 波利奥 Asinius Pollio, 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 (76B. C. — 4A. D.), P121, 122。
- 波河 Po, 古称 Padus, P6, 31, 32, 41, 42。
- 波斯图米 Aulus Postumins, 狄克推多 (496B. C.), P31。

- 波普洛尼亚 (Populonia), P8。
 波鲁克斯 Pollux, P31。
 波碧里阿斯 Popilius, P85。
 狗头山 Cynoscephalae, P68。
 直布罗陀 Gibraltar (古名 Galpe), P34, 35, 37, 143。
 罗马人民的生活 Life of the Roman People, 瓦罗著, P122。
 罗马谷神 Ceres, P48, 51, 67, 125。
 罗马酒神 Bacchus, P75, 125。
 罗讷河 Rhone R., 古称 Rhodanus, P8, 41。
 罗得岛 Rhodes, P69, 76, 104, 110, 127, 140, 150。
 罗曼 Roman, P13。
 罗慕路斯 Romulus, 罗马第1任国王(公元前8世纪), P13, 15, 18, 20, 65, 95, 106, 112。
 罗缪勒斯之宫 House of Romulus, P6。
 非德耐 Fidenae (今 Castel Giubileo), P12。

九 画

- 保卢斯 Lucius Aemilius Paulus, 罗马执政和将军(?—216B. C.), P42, 46, 69, 76。
 修昔底斯 Thucydides, 希腊历史学家(471?—400? B. C.), P6。
 哈兹得鲁堡 Hasdrubal, P38, 40, 42, 44。
 哈密尔伽 Hamilcar Barca, 迦太基将军(?—229B. C.), P38, 39, 40。
 哈斯德鲁巴 Hasdrubal, 迦太基将军(约在公元前2世纪), P85。
 哈德良 Hadrian, 全名 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 P6。
 奎里纳莱山 Quirinale, P13。
 恺良 Caelian, P13。
 柏尔修 Perseu, 马其顿最后一任国王(公元前178—168年为其统治时期), P69, 70, 76。
 柏拉尼斯特 Praenest (今 Pulestrina), P12, 96, 99。
 柏拉图 Plato, 希腊哲学家(427—347B. C.), P58, 76, 106, 124, 125, 135, 141, 145, 153。
 洛克立 Locri, P30, 32, 43。
 济慈 Keats, 名 John, 英国诗人(1795—1821), P114。
 珀那忒斯 Penates, P9。
 科兰肯纳 Coruncanus, 名 Tiberius (约生于280B. C.), P28。
 科尔内托 Corneto (古名 Tarquinii), P12。
 科尼利 Cornelii, 罗马部落, P20, 72。
 科立奥雷那·马尔希亚 Coriolanus Marcius (公元前491年被放逐), P31。
 科西嘉 Corsica, P33, 35, 37, 39, 43。
 科里奥利 Corioli, P31。
 科拉定 Collatinus, Lucius Torquinius (约在公元前6世纪), P16, 17。
 科林斯 Corinth, 14, 69, 85, 143。
 科莫湖 Como, 又称 Lacus Larius, P6。
 突尼斯 Tunis, P34。
 贵里纳斯 Quirinus, P13。

贺拉斯 Horace, 又叫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拉丁诗人 (65—8B. C.), P49, 50, 76, 78, 118, 119, 120。

十 画

埃尔巴岛 Elba, P8。
 埃米利亚努斯 Aemilianus, P80。
 埃纳河 Aisne (古称 Axona), P132。
 埃哥第麦士 Ergotimus, 希腊制陶工人, P10。
 埃涅阿斯 Aeneas, P12, 78。
 埃维亚 Euboea, P58。
 埃斯基利诺 Esquilino, P13。
 埃斯基涅斯 Aeschines, 雅典演说家 (389-314B. C.), P76。
 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希腊哲学家 (500—430? B. C.), P114, 117。
 拿维士 Naevius, 名 Cnaeus, 戏剧家和诗人, P60, 78, 119。
 格拉胡斯 Gracchus, 名 Caius Sempronius, 政治家 (153? —121B. C.), P90, 92, 93。
 格拉胡斯 Gracchus, 名 Tiberius Sempronius, 政治家 (162? —133B. C.), P90, 91, 92, 96。
 格拉胡斯 Gracchus, 名 Tiberius Sempronius, 政治家, 格拉基兄弟的父亲 (约在公元前第2世纪), P70, 73, 90。
 格拉基兄弟 Gracchi, P21, 40, 73, 89, 92, 95, 99, 109, 125, 143。
 泰匹亚 Tarpeia, P13。
 泰尔昆 Tarquin, 又名 Lucius Tarquinius Priscus, 罗马第5任帝王 (约在公元前7到6世纪), P8, 14, 15, 17, 18, 66。
 泰尔昆 Tarquinius, 今之 Corneto, P7, 9, 10, 14。
 泰尔昆·苏柏巴王 Tarquin the Proud, 全名 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罗马第7任帝王 (约在公元前6世纪), P15, 18。
 (塞克斯都) 泰尔昆 Tarquin, 名 Sextus, 泰尔昆·苏柏巴士的儿子 (约在公元前6世纪), P15, 16。
 泰伦提乌斯 Terence, 又名 Publius Terentius Afer, 戏剧家 (190? —159B. C.), P72, 80, 81。
 泰西塔斯 Tacitus, 名 Caius Cornelius, 历史学家 (约55—120), P15, 122。
 海涅 Heine, 名 Heinrich, 德国诗人 (1797—1856), P58。
 热那亚 Genoa (古名 Genua), P62。
 特里比亚河 Trebia R., P72。
 特洛伊城 Troy (古称 Toria, 今名 Hissarlik), P12, 50。
 翁布里亚 Umbria, P32, 79, 96。
 翁布里亚人 Umbrians, P6, 30, 43。
 荷马 Homer (约生于公元前第9世纪), P78, 144。
 莫里哀 Moliere, 又名 Jean 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 P80。
 莫姆森 Mommsen, 又叫 Christian Matthias, 德国历史学家 (1817—1903), P41, 132。
 莱克尔加斯 Lycurgus, 斯巴达立法者, 约生于公元前9世纪, P28。
 诺拉 Nola, P32, 97。
 高卢人 Gauls, P12, 21, 22, 30, 31, 32, 40, 41, 42, 43, 44, 70, 71,

高汀·福克斯

102, 127, 132, 133, 136, 137, 142。

Caudine, Forks, P32。

十一画

商博良

Champollion, 名 Jean Francois (1790—1832), P7。

基利索洛拉斯

Chrisoloras (1355? — 1415), P76。

得墨忒耳

Demeter, P51。

族派会议

Tribal Assembly, P22, 23, 24, 25。

曼尼雅

Mania, P9。

曼利

Manlii, 罗马一部落, P20。

曼利

Manlii, 罗马部落, P20。

曼图亚

Mantua, P5, 9, 12。

曼塔斯

Mantus, P9。

梅迪奇

Medici, 名 Lorengodé, Florentine 诗人及学者 (1448—1492), P103。

梅南德

Menander, 希腊戏剧家 (342—291B. C.), P79, 80, 81。

梅塔蓬图姆

Metapontum, P30。

梭伦

Solon, 雅典立法者 (638? — 559? B. C.), P21, 28。

梵蒂冈

TVatican, P13。

第欧根尼

Diogenes of Seleucia, 斯多噶派哲学家, P76。

第勒尼安海

Yrrhenian Sea, 即 Etruscan 海, P7, 8。

维也纳

Vienna (古称 Vindobona), P62。

维吉尔

Virgil, 全名 Publius Vergilius (or Virgilius) Maro, 诗人 (70—19B. C.), P5, 9, 49, 50, 78, 82, 118, 119, 120, 122。

维吉尼亚

Virginia, Lucius Virginius 的女儿 (约生于公元前 5 世纪), P22, 58。

维米纳

Viminal, P13。

维纳斯

Venus, P12, 65, 114, 117, 143, 145, 151。

维里亚图斯

Viriathus (约生于公元前 2 世纪), P70。

维拉诺瓦

Villanova, P6, 7, 8, 10, 12。

维罗纳

Verona, P12, 62, 118。

维爱

Veii, P7, 22, 31, 50。

维爱的阿波罗

Apollo, of Veii, P11。

维特鲁维亚

Vitruvius, Pollio, 名 Marcus, 建筑师、工程师 (公元前 1 世纪), P10。

菲力普五世

Phlip V, 马其顿国王 (220—179B. C.), P68, 69。

菲利蒙

Philemon, 希腊戏剧家 (361—263B. C.), P79。

菲迪亚斯

Pheidias, 希腊雕刻家 (约生于 490—432B. C.), P76。

萨卢斯特

Sallust, 又名 Caius Sallustius Crispus, 历史学家 (86—35B. C.), P36, 97, 110, 111, 113, 122, 141。

萨迪尼亚

Sardinia, P33, 35, 37, 39, 43, 78, 89。

萨宾

Sabines, P6, 13, 14, 20, 30, 82, 107。

萨福

Sappho, 希腊诗人 (约公元前 7 世纪), P119, 121。

萨摩斯岛

Samos, P104, 109。

雪莱

Shelley, 名 Percy Bysshe, 英国诗人 (1792—1822), P114。

十二画

- 博洛尼亚 Bologna, 古称 Felsina, 又改称 Bononia, P6, 12.
- 塔尔苏斯 Tarsus, P150, 151.
- 塔纳奎 Tanaquil (约生于前 6 世纪), P8.
- 塔拉斯·好斯迭里 Tullus Hostilius, 罗马第 3 任国王 (约在公元前 7 世纪), P14.
- 塔蒂乌斯 Tattius, 名 Titus, 萨宾国王 (公元前 8 世纪), P13.
- 奥比安法 Oppian Law, P71.
- 奥比阿斯 Oppius, 名 Caius, 罗马护民官, P13, 17, 25, 77, 85.
- 奥古斯都 Augustus, 又名 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罗马皇帝 (63B. C. — 14A. D.), P89, 97, 118, 121, 122, 140, 142,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 奥林匹斯山 Olympus, P31, 49.
- 奥诺特里亚 Oenotria, P6.
- 奥维德 Ovid, 又叫 Publius Ovidius Naso, 诗人 (43B. C. — 17A. D.), P50, 55, 118, 119.
- 奥雷柳斯 Aurelius, 名 Marcus (全名 Marcus Annii Aurelius Antoninus), 罗马皇帝和哲学家 (121—180), P13, 17, 25, 77, 85.
- 提尔 Tyre, P34.
- 提洛 Delos, P63, 64, 73.
- 斯巴达克斯 Spartacus, 奴隶领袖, P107, 108.
- 斯拉西麦卡斯 Thrasymachus, 希腊诡辩家 (约在公元前 5 世纪), P76.
- 斯科帕斯 Scopas, 希腊雕刻家 (生于公元前 400 年—约 340 年), P76.
- 普劳塔斯 Plautus, 名 Titus Maccius, 喜剧戏剧家 (约生于 254—184B. C.), P8, 53, 57, 72, 74, 78, 79, 80, 81.
- 普来埃帕斯 Priapus, P49.
- 普里阿摩斯 Priam, P12.
- (老) 普林尼 Elder Pliny, 全名 Caius Plinius Secundus, 为自然主义及百科全书家 (23—79), P5, 11, 9, 52.
- 普拉克西特列斯 Praxiteles, 希腊雕刻家, P76.
- 普罗佩提乌斯 Propertius, 名 Sextus, 诗人 (49—15B. C.), P119.
- 普鲁塔克 Plutarch, 希腊传记作家 (46? — 120?), P36, 58, 68, 95, 98, 99, 107, 109, 139, 145.
- 渥尔索 Vulso, 名 Cnaeus Manlius, 将军, P70.
- 腓尼基 Phoenicia, P34, 36, 40.
- 腓尼基 Phoenicia, P9.
- 鲁比肯 Rubicon, 又名 Fiumicino, P41, 65, 124, 136.
- 鲁图里 Rutuli, P15.

十三画

- 塞内加 Seneca, 名 Lucius Annaeus, 斯多噶派哲学家 (4? B. C. — 65A. D.), P77, 118.
- 塞尔特人 Celts, P31, 41, 99.
- 塞尔蒂韦里亚 Celtiberian, P70.
- 塞尼阿姆 Samnites, P30, 32, 33, 37, 43, 98.

塞多留
塞克斯塔斯

Quintus Sertorius, 将军 (? — 72B. C.), P107.
Sextius, 名 Lucius, 罗马护民官和执政官 (约生于 376—366B. C.), P22.

塞浦路斯
塞琉古四世
塞琉西亚城
塞维利亚
塞萨洛尼迦
锡尔塔
锡拉库萨
雷古拉斯
雷亚
雷吉拉斯湖
雷麦斯

Cyprus, P131, 145, 151, 152.
Seleucus IV, Philopator (187—175B. C.), P69.
Seleucia, P76.
Seville (古名 Hispalis), P143.
Thessalonica (又称 Salonika), P62.
Cirta, P84.
Syracusae, P33, 36, 37, 38, 43, 66, 73, 110.
Regulus, 名 Marcus Atilius (? — 250B. C.), P38.
Rhea Silvia (生于公元前 8 世纪), P12.
Lake Regillus, P31.
Remus, 罗慕路斯的孪生兄弟 (公元前 8 世纪), P13, 65.

十四画

赫尼西
赫拉克利亚

Hernici, P32.
Heraclea, P32.

十五画

墨西拿
德尔斐
德西厄斯
德漠克利特
撒哈拉
撒留卡斯

Messana (又名 Messina), P37.
Delphi, 又名 Kastri, P52, 98.
Decius Mus, 名 Publius, 罗马执政 (? — 340B. C.), P32.
Democritus, 希腊哲学家 (460? — 362? B. C.), P115, 117, 125.
Sahara, P35.
Zaleucus, 希腊立法者 (约生于 660B. C.), P28.

十六画

霍雷弟
霍雷修斯
霍滕西娅法

Horatii, 罗马部落, P20.
Horatius Cocles (约生于公元前 6 世纪), P18.
Lex Hortensia, P22.

十七画

黛朵

Dido (又名 Eeissa), 提尔国王 Belus 的女儿, P34, 36.

第二部 中文索引

二 画

- | | |
|----------|---------------------------------|
| 七弦琴手 | Citharoedi |
| 七强对底比斯之战 | War of the Seven Against Thebes |
| 十人法庭 | Ten Man |

三 画

- | | |
|------------|--|
| 万神庙 | Pantheon, P164, 168, 306. |
| 凡尔赛宫 | Versailles, P255. |
| 千花 | Milleflori |
| 女灶神之宫 | Aedes Vestae or House of Vesta |
| 小靴子 (卡利古拉) | Caligula (Gaius, 盖尤斯), Caius Caesar Germanicus, 罗马皇帝 (12—41), P77, 78,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6, 215, 220, 221, 223, 225, 270, 280, 282, 284, 287, 288, 314. |
| 马略 | Marius, Caius, 将军和执政 (157—86B. C.), P290. |
| 马提雅尔 | Martial (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 拉丁讽刺诗人 (40? — 102?), P174, 213, 214, 216, 229, 232, 233, 234, 234, 235, 252, 253, 274, 275, 278, 281, 285, 287, 296, 300. |
| 马塞卢斯 | Marcellus, 名 Marcus Claudius, 奥古斯都的女婿 (43—23B. C.), P164, 170, 178, 265, 267. |
| 马赛 | Marseilles (古称 Massalia), P171, 230, 241. |

四 画

- | | |
|--------|---|
| 乌托邦 | Utopia |
| 乌拉尔河 | Urals, P163. |
| 乌得勒支 | Utrecht (古称 Trajectus), P239. |
| 乌提卡 | Utica (Utique), P240, 305. |
| 公众议事集会 | Comitia |
| 公共邮递 | Cursus Publicus |
| 内尔瓦 | Nerva (Marcus Cocceius Nerva), 罗马皇帝 (32—98), P255, 270, 275, 299, 309, 314, 315. |
| 双向商业 | two-waycommerce |
| 尤维纳利斯 | Juvenal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讽刺诗人 (约生于 60—140), P174, 202, 216, 229, 230, 235, 239, 245, 247, 252, 254, 269,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9, 282, 286, 287, 296, 314, 316, 317. |

巴比伦王国
巴台农神庙
巴尔扎克
巴尔米拉
巴勒登丘
巴萨
文职官员
月亮女神
比希尼亚
比希尼亚
毛里塔尼亚
瓦罗

贝克莱
贝勒奈斯
长短句抒情诗集
韦斯巴芗

韦鲁斯 (小韦鲁斯)

韦鲁斯

五 画

丘比特
代达罗斯
以弗所
加尔巴

加百列
加图 (小加图)

加图 (老加图)

加拉
加的斯
加普阿
半神半人
卡利斯塔斯
卡图卢斯
卡拉卡拉

卡修斯
卡修斯

Babylonia 或 Babylon (巴比伦), P226, 237, 277.
Parthenon, P242, 258, 266.
Balzac, Honoré de, 法国小说家 (1799—1850), P302.
Palmyra (圣经上为泰德穆尔), P243, 306.
The Palatine, 山, P207, 251, 253, 255, 266, 267.
Bassa, P233.
Magistrate
Diana
Bithynia, P162, 204, 306, 319.
Bithynia, P162, 204.
Mauretania (摩洛哥), P199, 302, 305.
Varro, Marcus Terentius, 学者及作家 (116—26B. C.), P176, 226, 281.
Berkeley, George, 爱尔兰哲学家 (1685—1753), P227.
Berenice (28? —?), P212.
Epodes
Vespasian (Titus Flavius Sabinus Vespasianus), 罗马皇帝 (9—79), 174, 201, 210, 211, 212, 213, 220, 227, 229, 230, 237, 248, 252, 255, 258, 260, 266, 267, 271, 280, 284, 293, 296.
Verus, Lucius Aurelius (Lucius Ceionius Commodus Verus), 罗马皇帝 (127—169), P307, 310, 311, 312.
Verus, Lucius, 哈德良的朋友 (? — 138), P307.

Cupid, P189, 261.
Daedalus, P261.
Ephesus (Ayasoluk), P229, 243, 305.
Galba (Sarpis Sulpicius Galba), 罗马皇帝 (3B. C. — 69A. D.), P209, 210, 238, 314, 316.
Gabriel, P213.
Cato, Uticensis, Marcus Porcius, 哲学家和爱国者 (95—46B. C.) P208, 217, 310.
Cato, Marcus Porcius, 将军和爱国者 (234—149B. C.), P176, 229, 231, 274, 293, 294, 304.
Galla, P233.
Cádiz (Gades), P187, 240.
Capua, P237, 257.
demigods
Callistus, P200.
Catullus, Caius Valerius, 诗人 (87—54B. C.), P167, 174.
Caracalla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Bassianus Caracallus), 罗马皇帝 (188—217), P244, 278.
Cassius Longinus, 名 Caius, 将军及谋判者 (? — 42B. C.), P159.
Dion Cassius Cocceianus, 又名 Dio Cassius, 罗马比希尼亚历史学家 (155—240?), P159, 164, 167, 195, 198, 199, 202, 207, 213,

- 卡普里岛 303, 319, 323.
 卢卡 Capri (古称 Capreae), P196, 197, 254.
 卢西乌斯 Lucan (Marcus Annaeus Lucanus), 诗人 (39—65), P208, 216,
 217, 232, 235, 300, 315.
 卢克莱修 Lucius Caesar, 凯撒的孙子 (? — 2A. D.), P170, 171, 203.
 卢库卢斯 Lucretius, Carus, 名 Titus, 诗人 (99? — 55? B. C.), P167,
 177, 180, 182, 192, 217, 226, 287, 288.
 卢奇安 Lucullus, 名 Lucius Licinius, 将军, P159, 197, 237, 253, 262,
 277.
 卢梭 Lucian, 希腊讽刺作家 (120? — 200?), 219, 223, 229.
 卢梭 Rousseau, Jean Jacques, 法国哲学家 (1712—1778), P272, 318.
 古罗马广场 Forum
 古埃及托勒密王朝 Ptolemaic Egypt, P241.
 台伯河 Tiber, P188, 200, 206, 207, 210, 270, 280, 301, 318.
 四分之一铜钱的女人 Quarter-of-an-as-Woman
 圣保罗 Saint Paul, P240.
 失乐园 Paradise Lost
 尼西亚 Nicaea (Is-Nik), P305.
 尼姆 Nimes (古称 Nemausus), P265, 305, 308.
 尼禄 Nero (Nero Claudius Caesar Drusus Germanicus, 原为 Lucius Domi-
 tius Ahenobarbus), 罗马皇帝 (37—68), P193, 196, 202, 203,
 204, 205, 206, 208, 209, 210, 215, 217, 219, 220, 222, 223,
 225, 238, 239, 241, 244, 247, 248, 255, 257, 260, 266, 267,
 269, 275.
 尼禄 Nero, 老 Agrippina 的儿子 (约生于公元前第 1 世纪), P195, 196.
 尼禄市 Neropolis, P207.
 尼禄庆祝会 Neronia, P205.
 尼禄竞技 Neronian Games, P217.
 左拉 Zola, Emile, 法国小说家 (1840—1902), P302.
 布瓦洛 Boileau-Despréaux, Nicolas, 法国诗人、讽刺家及评论家 (1638—
 1711), P185.
 布洛涅 Boulogne (古称 Gesoriacum), P239.
 布匿战争 Punic War, P163.
 布鲁图 Brutus, 名 Marcus Junius, 政治家 (85—42B. C.), P159, 181, 310,
 323.
 平民 Proletarii
 平等邦协 Commonwealth
 幼发拉底 Euphrates, P163, 303.
 民法 ius civile
 汉尼拔 Hannibal, 迦太基将军 (247—183B. C.), P187, 311.
 田园诗集 The Fourth Ezlogue
 白银时代 Silver Age
 石板 Crustal
 艾内德 Aeneid (弗吉尔), P178, 179, 180, 189.
 艾迪生 Addison, Joseph, 英国散文家和诗人 (1672—1719), P223.

六 画

- 乔尔乔涅
Giorgione da Castelfranco (Giorgio Barbarelli), 威尼斯画家 (1478? —1511), P263。
- 乔叟
Chaucer, Geoffrey, 英国诗人 (1340? —1400), P191。
- 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马其顿国王 (356—323B. C.), P163, 164, 168, 207, 219, 238, 278。
- 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P159, 174, 188, 198, 214, 229, 240, 243, 245, 250, 257, 261, 263, 277, 280, 287, 306, 313。
- 亚平宁山
Apennine, P175, 188, 200。
- 亚克兴角
Actium (海战 31B. C.), P163, 164, 179, 266, 315, 319。亚克兴为一海岬, 位于 Acarnania, 其地建有阿波罗神庙, 奥古斯都征服安东尼及克娄巴特拉即于此。
-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希腊哲学家 (384—322B. C.), P222, 226, 228, 313。
- 亚美尼亚
Armenia, P163, 171, 204, 207, 236, 302, 303。
- 亚得里亚
Adriatic, P171, 239, 240, 303。
- 伊利亚特
Iliad
- 伊希斯教
Isis, P198, 288, 323。
- 伊兹米特
Nicomedia (Is—nikmid), P305。
- 伊特鲁里亚
Etruria (或 Tuscia), P200, 250, 259, 318。
- 伊萨基
Ithaca, P179。
- 伊奥尼亚
Ionic
- 伊壁鸠鲁
Epicurus, 希腊哲学家 (342? —270B. C.), P185, 223, 224, 255, 256, 287。
- 伏尔泰
Voltaire, 名 Francois Marie Arouet de, 法国作家 (1694—1778), P167, 181, 223。
- 伦勃朗
Rembrandt Van Rijn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荷兰画家 (1606—1669), P263。
- 关罗
Cairo, P260。
- 华尔街
Wall Street
- 吉本
Gibbon, Edward, 英国历史学家 (1737—1794), P270, 309。
- 同业公会
Collegia
- 后裔
Proles
- 地方总督
Proconsul
- 地府
Fortarus
- 地峡
Isthmus
- 多米提安
Domitian (Titus Flavius Domitianus Augustus), 罗马皇帝 (51—96), P174, 211, 213, 214, 215, 228, 232, 233, 236, 248, 251, 254, 255, 258, 260, 270, 276, 281, 288, 294, 299, 302, 304, 314, 316—317, 318。
- 多瑙河
Danube, 古称 Danubius 或 Ister, P163, 214, 301, 302, 303, 305, 311, 312, 313, 319, 322, 323。
- 妇女大会
acuria mulierum
- 守门神
Temple of Janus, P210。
- 守护女灶神的修女
Vestal Virgins

- 安东尼 Antonius, 名 Marcus, 又名 Mark Antony, 罗马大将 (83—30B. C.), P159, 168, 169, 170, 171, 175, 178, 197, 199, 202, 203, 227, 229, 243, 275, 276, 277, 302, 305。
- 安东尼·庇护皇帝 (又称皮奥斯) Antoninus Pius (Titus Aurelius Fulvius Boionius Arrius Antoninus Pius), 罗马皇帝 (86—161), P255, 273, 290, 291, 292, 293, 294, 298, 299, 301, 307, 308。
- 安尼族人 Annii, P310, 311。
- 安条克 Antioch (Antakia), P207, 243, 302, 306, 311。
- 安息 (帕提亚) Parthia, P163, 188, 204, 237, 243, 248, 259, 302, 303, 311, 323。
- 安提诺乌斯 Antinous, 哈德良最宠爱的人, P306, 306—320。
- 托尔斯泰主义者 Tolotoian, P220。
- 托姆琼斯 Tom Jones
- 托勒密 Ptolemies, P168, 255。
- 执政官 Consul
- 执政官道 Consular roads
- 收税人协会 Publicans' Corporations
- 朱利亚——克劳狄安王朝 Julio Claudian Dynasty
- 朱利安 Julian Aqueduct, P164。
- 朱利安律 Julian Laws
- 朱利安通奸刑法 lex Julia de adulteriis, P171。
- 朱利安婚姻法 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 P166。
- 朱庇特 Jupiter, 古罗马主神, P65, 199, 209, 213, 252, 260, 265, 306。
-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希腊哲学家 (约 540—510B. C.), P182, 288。
- 毕达哥拉斯学说 Pythagoreans
- 百人法庭 Hundred Men
-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意大利艺术家 (1475—1564), P264。
- 米尔顿 John Milton
- 米利都 Miletus, P229, 243。
- 米利都传奇 Milesian Tales
- 米隆 Myron, 希腊雕刻师 (约 450B. C.), P250, 266。
- 约瑟夫斯 Josephus, Flavius, 犹太历史学家 (37—95?), P240。
- 约瑟夫斯 Josephus
- 自由佃农 Coloni, Cultivators
- 自然之研究 Quaestiones Naturales
- 芝诺 Zeno, 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 (336?—264? B. C.), P185, 223, 256, 307。
- 西尔瓦诺斯 (山林之神) Silvanus, P177。
- 西西里 Sicily, P162, 174, 188, 218, 223。
- 西庇阿 (大阿非利加) Scipio Africanus Maior, Publius Cornelius, 将军 (234—183B. C.), P309。
- 西庇阿·(小)阿非利加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 Publius Cornelius, 将军 (约 185—129B. C.), P281。
- 西里西亚 Cilicia, P280, 303。
- 西徐亚 Scythia, P163。

- 西顿 Sidon, P243, 257。
 西塞罗 Cicero, Marcus Tullius, 演说家和文学家 (106—43B. C.), P160, 162, 169, 192, 225, 226, 231, 240, 264, 270, 273, 280, 281, 286, 290, 291, 294, 298, 304, 318。
 讽刺诗集 Satires
 达·文奇 Vinci, Leonardo da, 意大利艺术家 (1452—1519), P165, 172, 264。
 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迈加拉 Megara, P178。
 那不勒斯 Neapolis (现名为 Naples), P175, 176, 232, 240, 259, 260, 264。
 那喀索斯 Narcissus (?—54A. D.), P200, 201, 202, 203。

七 画

- 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比希尼亚政治家 (495?—429B. C.), P161, 311, 319。
 伯里克里斯时代 Periclean Age, P191, 274。
 伯里克里斯派 Periclean School, P260。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us, P237。
 但丁 Alighieri, Dante, 意大利诗人 (1265—1321), P179, 181, 316。
 克劳狄乌斯 Claudius I, 全名 Tiberius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 罗马皇帝 (10B. C. —54A. D.), P162, 199, 200, 201, 203, 204, 215, 221, 222, 229, 237, 241, 248, 260, 270, 275, 284, 285, 288, 293, 296, 301, 306, 314。
 克劳迪安 Claudian
 克里特岛 Crete, 或 Candia (古名 Creta), P162, 285。
 克拉苏 Crassus Dives, 名 Marcus Licinius, 将军和三执政之一 (112—53B. C.), P163, 220。
 克娄巴特拉 Cleopatra VII, 埃及皇后 (69—30B. D.), P169, 176, 184, 243, 255, 257。
 克莱门斯 Clemens, Flavius, 多米提安的亲戚 (?—95), P214。
 克雷摩那 Cremona, P175, 210。
 利库尔戈斯 Lycurgus, 斯巴达宪法制定者 (约生于公元前第9世纪), P168。
 利维娅 Livia
 别墅细目 Villa Item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I the Great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 罗马皇帝 (272—337), P245, 259, 278, 298, 302, 310。
 坎帕尼亚 Campagn, P236。
 坎帕尼亚 Campaniam, P160, 171, 197, 223, 241, 242, 250, 256。
 希姆莱 Himly, Karl, 心国医学教授 (1772—1837), P228。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希腊医生 (460—357B. C.), P230。
 希腊化东方 Hellenic East, P250。
 希腊化东方 Hellenistic East
 希腊属亚洲 Greek Asia, P239。
 庇西特拉图 Peisistratus, 雅典暴君 (605—527B. C.), 305。
 庇护 Pius, 见安东尼奈斯·庇护
 库米 Cumae, P178, 257。

- 库齐库斯
 忒修斯
 忒奥克里托斯
 批评论
 李维
 极乐之林
 极乐世界
 极光之神
 汪达尔人
 沉思录
 犹太
 狄奥尼修斯
 狄奥尼修斯
 苏拉
 苏埃托尼奥斯
 苏格拉底
 谷神节
 财神
 里昂
 阿尔戈斯
 阿尔凯奥斯
 阿尔卑斯山北麓的高卢人
 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高卢人
 阿圭利亚
 阿托品
 阿米尼乌斯
 阿那克里翁
 阿里斯提得斯
 阿佩莱斯
 阿拉伯
 阿哈伊亚
 阿格里巴
 阿格里科拉
 阿喀琉斯
 佩特罗尼乌斯
 使徒书
 Cyzicus, P305.
 Theseus, P262.
 Theocritus, 希腊田园诗人(约生于公元前第3世纪), P174, 175.
 Essay on Criticism
 Livy, Titus Livius, 历史学家(59B. C. —17A. D.), P167, 173, 186, 187.
 Blissful Groves
 Elysian Field
 Aurora borealis
 Vandals, P265.
 Meditations
 Judea, P199, 201, 207, 214, 270—271.
 Dionysius, P261.
 Dionysius, 希腊历史学家, P174.
 Sulla, Lucius Cornelius (Felix), 狄克推多(138—78B. C.), P159, 290, 323.
 Suetonius Tranquillus, 名 Caius, 历史学家(70—121?), P160, 161, 163, 165, 169, 194, 196, 198, 202, 204, 206, 207, 208, 211, 215, 259, 303, 319.
 Socrates, 雅典哲学家(469—399B. C.), P192, 225.
 Festival of Ceres
 Mammon
 Lyons (Lugdunum), P174, 199, 201, 239, 245.
 Argos, P228.
 Alcaeus, 希腊抒情诗人(620—580B. C.)
 Transalpine Gaul
 Cisalpine Gaul
 Aguleia (Aquileja), P237, 239, 257, 312.
 Atropin
 Arminius, 日耳曼民族英雄(18B. C. —19A. D.), P163.
 Anacreon, 希腊抒情诗人(560? —475? B. C.), P174, 183.
 Aristides, Publius, Aelius, 别号 Theodorus, 希腊修辞学家(117—187), P243, 309.
 Apelles, 希腊画家(约330B. C.), P260, 263.
 Arabia, P163, 271, 306.
 Achaea, P162, 309.
 Agrippa, 名 Marcus Vipsanius, 将军(63—12B. C.), P159, 161, 164, 170, 171, 195, 226, 251, 266, 278, 306.
 Agricola, Cnaeus Julius, 统治者(37—93), P212, 314, 315.
 Achilles, P262.
 Petronius Arbiter, Gaius, 作家(? —66), P183, 204, 208, 216, 217, 219, 229, 233, 235, 246, 248, 257, 269, 273, 296, 315.
 Epistles

八 画

- 凯厄斯——佩特罗尼乌斯
凯尔特人
凯撒
- 周期竞技
和平圣坛
和平圣坛
图拉真
- 宙克西斯
帕加马
《农事诗集》
帕多瓦
帕里斯
帕拉弟奥
帕拉斯
帖撒利
帖撒罗尼加
庞贝
庞培
- 弥洛陶诺斯
弥诺斯
彼拉多
彼特拉克
拉韦那
拉辛
拉蒂姆
昆体良
- 易北河
昔兰尼
昔兰尼加
欧里庇得斯
法厄同
法老
波尔多
波利比奥斯
波利克里托斯
- Caius, Petronius (即比陀罗尼亚)
Celtic
Caesar, 名 Caius Julius, 罗马将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100—44B. C.), P159, 160, 164, 168, 169, 171, 175, 180, 190, 194, 195, 200, 201, 208, 214, 215, 222, 229, 235, 239, 241, 243, 244, 248, 251, 252, 256, 258, 259, 263, 267, 268, 270, 276, 284, 285, 290, 302, 303, 306, 313, 323.
Tecular games
Ara Pacis, P167, 169.
The Altar of Peace
Trajan (Marcus Ulpius Nerva Trajanus), 罗马皇帝 (52—117), P174, 204, 214, 219, 225, 238, 241, 244, 248, 252, 255, 258, 267, 273, 275, 278, 286, 292, 299, 300, 301, 302, 303, 314, 315, 316, 319, 320.
Zeuxis, 希腊画家 (约生于 430B. C.), P260.
Pergamum (Bergama), P229, 246, 258, 305.
Georgics
Padua (古称 Patavium), P186.
Paris, P206.
Palladio, Andrea, 意大利建筑家 (1518—1580), P264.
Pallas (约生于第 1 世纪), P200, 201, 203.
Thessaly, P285.
Thessalonica (Salonika), P239.
Pompeii, P237, 257, 261, 262, 272, 274.
Pompey the Great; 全名 Cnaeus Pompeius Magnus, 将军, 古罗马三执政之一 (106—48B. C.), P159, 161, 215, 257, 259, 277, 290, 323.
Minotaur, P262.
Minos
Pontius Pilate, P207.
Petrarch (Francesco Petrarca), 意大利诗人 (1304—1374), P225.
Ravenna, P240, 241, 301.
Racine, Jean Baptiste, 法国戏剧家 (1639—1699), P221, 302.
Latium, P178, 179.
Quintilian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修辞学家 (约 40—118?), P216, 219, 222, 231, 232, 235, 264, 272, 296, 318.
Elbe, 古名 Albis, P163, 313.
Cyrene, P162, 302.
Cyrenaica, P243, 270.
Euripides, 雅典戏剧家 (480—406B. C.), P192, 221.
Phaëthon
Pharaohs, P168.
Bordeaux (古称 Burdigala), P239.
Polybius, 希腊历史学家 (204?—122? B. C.), P187.
Polycleitus, 希腊雕刻家 (约 452—412B. C.), P259, 263.

- 波利格诺托斯 Polygnotus, 希腊画家 (约 465B. C.), P260。
 波希米亚 Bohemia, P298, 313。
 波河 The Po
 波提切利 Botticelli, Sandro (Alessandro Filipepi), 意大利画家 (1447? — 1510), P262。
 牧歌 Eclogues
 环桌三面躺椅的餐厅 Triclinium
 罗马女神 Goddess Roma
 罗马日耳曼 Roman germany
 罗马和平女神 Pax Romana
 罗马法典 The Twelve Tables
 罗马竞技 Roman games
 罗得斯 Rhodes, P171, 193, 243, 273, 287, 305。
 罗慕路斯 Romulus, 罗马第 1 任皇帝 (公元前第 8 世纪), P173, 179, 266。
 范戴克 Vandyke, Sir Anthony, 法兰德斯画家 (1599—1641), P263。
 诗艺 L'Art Paëtiqued
 诗的艺术 The Art of Poetry
 迦太基 Carthage, P178, 187, 200, 241, 245, 305。
 金币 Aurei
 金驴 Golden Ass
 金宫 Golden House
 金哩碑 Millenarium Aureum

九 画

- 俄狄浦斯 Oedipus, P206。
 保萨尼阿斯 Pausanias, 希腊旅行者和地形学专家 (约在第 2 世纪)
 变形记 Metamorphoseo
 叙利亚 Syria
 哀歌 Fristia
 哈德良 Hadrian, 又叫 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罗马皇帝 (76—138), P164, 174, 238, 254, 260, 273, 281, 290, 291, 292, 293, 294, 297, 299, 301,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1, 319—320。
 复仇战神 Mars the Avenger
 奎里奈 (罗马七山之一) Quirinal, P233, 252, 301。
 屋大维 Octavian, 见奥古斯都
 帝王法 The Constiutions
 战神校场 Field of Mars, P172, 207, 258, 268, 270。
 拜占庭 Byzantium, P263, 301, 306。
 指骨游戏 Kunchlebones
 柏拉图 Plato, 希腊哲学家 (427—347B. C.), P181, 223, 226, 251, 287, 310。
 查士丁尼 Justinian I the Great (Flavius Anicius Justinia—nus), 拜占庭皇帝 (483—565), P291, 292, 294, 295, 298。
 神圣之路 Sacra Via

A

神巫之册
科林西恩
科林斯
科莫
科都巴(科尔多瓦)
科隆

美因茨
美的裁判
美索不达米亚
贺拉斯

首席元老
哥特人
哥特式大教堂

The Sibylline Books
Corinthian
Corinth
Como (古称 Comum), P237, 254, 273, 301, 318。
Corduba (Cordova), P217, 309。
Cologne (古称 Oppidum Ubiorum, 后称 Colonia Agrippinensis), P239, 300。
Mainz (古称 Magontiacm), P214, 239。
arbiter elegantiarum
Mesopotamia, P253, 258, 302, 303, 311。
Horace, 又叫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拉丁诗人(65—8 B. C.), P162, 167, 173, 174,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92, 272, 274, 281, 317。
Princeps Senatus
the Goths, P232。
Gothic cathedrals

十 画

埃涅阿斯
埃特纳
埃特纳火山
埃维亚
埃斯库罗斯
埃塞俄比亚
恋情
旅行指南
朗吉努斯
格拉克兄弟
泰纳

泰奥弗拉斯托斯
海格立斯
爱比克泰德

爱的艺术
爱的矫治
爱默生

特洛伊城
监察官
荷马
莱茵河
莱顿
莲芙(水泽女神)
诸主会议

Aeneas, P176, 178, 179, 283。
Aetna, P197。
Etna, P305。
Euboea, P227, 265。
Aeschylus, 希腊戏剧家(525—456 B. C.), P192。
Ethiopia, P163。
Amores
Baedeker
Longinus. Caius Cassius, 法学家(约生于第1世纪), P208。
Gracch, P235, 269。
Taine, Hippolyte Adolphe, 法国历史学家和评论家(1828—1893), P186。
Theophrastus, 希腊哲学家(?—287B. C.), P227, 228。
Hercules, P211, 262。
Epictetus, 斯多噶派哲学家(60?—120?), P216, 220, 225, 304, 309。
Ars amatoria
Remedia amoris
Emerson, Ralph Waldo, 美国散文家、诗人和哲学家(1803—1882), P229, 272。
Troy (古称 Troia, 现为 Hissarlik), P178, 207。
Censors
Homer (约生于公元前第9世纪), P160, 319。
Rhine, P163。
Leiden (古称 Lugdunum Batavorum), P239。
Nymphs, P177。
Assembly of Kings

诺门坦	Nomentum, P233。
颂歌	Odes
高乃依	Corneille, Pierre, 法国戏剧家 (1606—1684), P221, 302,
高卢	Gaul, P163, 164, 171, 237, 240, 243, 244, 245, 258, 304, 312。
高卢人	Gauls, P175, 200, 201, 236。

十一画

勒莫	Remus, 罗慕路斯的双生兄弟 (公元前第 8 世纪), P179。
商场	Emporium
培根	Bacon, Francis, Baron Verulam, Viscount St. Albans,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 (1561—1626)
基尔特 (公会)	Guild
密特拉神	Mithras, P207。
康茂德	Commodus, 全名 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罗马皇帝 (161—192), P161, 165, 238, 244, 288, 293, 312, 313, 322, 323。
康泰庙	Temple of Health
曼德拉草汁	Mandragora Juice
梅塞纳斯	Maecenas, 名 Caius Cilnius, 政治家 (? —8B. C.), P159, 161, 164, 167, 173, 176, 177, 181, 182, 186, 188, 207。
梭伦	Solon, 雅典立法者 (638? —559? B. C.), P290。
梵高	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 P263。
梵蒂冈山	Vatican hill
清教徒	Puritan, P167。
盖仑	Galen (Claudius Galenus), 希腊医生 (130—200?), P230, 246, 278, 311, 312。
盖尤斯	Gaius, 法学家 (约第 2 世纪), P291, 292, 293, 294, 295, 298。
盖尤斯	Gaius, 见小靴子
盖恩斯	(Gains) Caius Caesar, 奥古斯都的孙子 (? —4A. D.), P170。
祭司长	Pontifex Maximus
第一或表面装饰时期	the First or Incrustation
第二或建筑形式时期	the Second or Architectural Style
第三或华丽装饰形式时期	the third or Orante Style
第四或错综复杂形式时期	the Fourth or Intricate Style
维也纳	Vienna (古称 Vindobona), P239, 256。
维吉尔	Virgil, Publius Vergilius (或 Virgilius) Maro, 诗人 (70—19B. C.), P162, 167,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1, 184, 185, 186, 187, 192, 206, 209, 225, 258。
维多利亚山	Clivus Victoriae, P253。
维苏威	Vesuvius, P213, 256, 261。
维特鲁威·波力欧	Vitruvius Pollio, Marcus, 建筑师和工程师, P254, 264。
维奥提亚	Boeotia, P227。
菲利克斯	Felix, Antonius, 犹太税吏 (约生于公元后 1 世纪), P201。
菲狄亚斯	Pheidias, 希腊雕刻家 (约 490—432B. C.), P250, 302, 319。
营造司	Adeile
萨卢斯特	Sallust (Caius Sillustius Crispus), 历史学家, P251。

萨宾
萨宾娜
萨福
雪莱
黄金时代

Sabine, P182, 210, 212.
Vivia Sabina, 哈德良之妻 (? — 138), P303, 306, 320.
Sappho, 希腊诗人 (约生于公元前第 7 世纪), P183, 190.
Shelley, Percy Bysshe, 英国诗人 (1792—1822)
Golden Age

十二画

塔兰托
塔尔苏斯
塔西佗

Jarentum (Taranto), P218, 280.
Tarsus, P243.
Tacitus, 名 Caius Cornelius, 历史学家 (约生于 55—120), P167, 194, 195, 196, 197, 198, 202, 204, 205, 206, 207, 210, 213, 215, 216, 217, 222, 230, 232, 237, 271, 286, 314, 315, 316, 318, 319, 323.

塔索
奥古斯丁
奥古斯都

Tasso, Torquato, 意大利诗人 (1544—1595), P191.
Augustine, Saint, 神学家 (354—430), P225.
Augustus, 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罗马皇帝, P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3, 174, 176, 177, 178, 179, 180, 183, 184, 185, 186, 187,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7, 200, 201, 203, 210, 212, 213, 215, 216, 217, 219, 226, 229, 235, 241, 248, 250, 252, 255, 256, 257, 259, 260, 261, 264, 265, 266, 268, 269, 270, 284, 286, 287, 287, 290, 292, 293, 299, 301, 303, 305, 306, 313, 315.

奥古斯都大帝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
奥龙特斯河
奥林匹亚殿
奥格斯堡
奥勒利安

Augustus Imperator
Ara Pacis Augustae
Orontes, P271.
Olympieum
Augsburg (古称 Augusta Vindelicorum), P239.
Aurelian (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 罗马皇帝 (212? — 275), P251.

奥理略

Aurelius, Marcus (Marcus Annius Aurelius Antoninus), 罗马皇帝和哲学家 (121—180), P193, 219, 238, 243, 244, 258, 293, 307, 308, 309, 309, 310, 311, 312, 313, 320, 321, 323, 324.

奥维德

Ovid, 又叫 Publius Ovidius Naso, 诗人 (43B. C. — 17A. D.), P167, 170, 171, 174, 182, 187, 188, 189, 190, 192, 221, 245, 247, 273, 274, 276, 287.

奥德赛
掌玺官
提比略

Odysseus, P178, 262.
Keeper of the Great
Tiberius, 全名 Tiberius Claudius Nero Caesar, 罗马皇帝 (42B. C. — 37A. D.), P161, 163, 169, 170, 171, 174, 193, 194, 195, 196, 197, 199, 200, 204, 213, 214, 215, 238, 243, 245, 254, 257, 260, 265, 270, 275, 277, 279, 285, 314, 316.

提尔
提布卢斯

Tyre, P243, 245, 276.
Tibullus, Abbius, 诗人 (54—19B. C.), P173, 174, 188, 274, 299.

提图斯

Titus (Titus Flavius Sabinus Vespasianus), 罗马皇帝 (40—81),

- P211, 212, 213, 255, 258, 260, 267, 271, 278, 306。
Delos, P244。
- 提洛
斐洛
Philo Judaeus, 希腊之犹太哲学家(约 20B. C. — 约 54A. D.), P309。
- 斯卡利杰
Scaliger, Joseph, Justus, 法国评论家和学者(1540—1609), P221。
- 斯宾塞
Spenser, Edmund, 英国诗人(1552? — 1599), P191。
- 斯特尔
Stelle, Sir Richard, 英国散文家和戏剧家(1672—1729), P223。
- 斯特拉博
Strabo, 希腊地理学家(63B. C. ? — 24? A. D.), P236, 243, 257, 309。
- 斯塔提乌斯
Statius, Publius Papinius, 诗人(约生于 61—96), P213, 214, 216, 232, 233, 234, 247, 274。
- 斯提利科
Stilicho, 将军(? — 408), P265。
- 普卢塔克
Plutarch, 希腊传记作家(46? — 120?), P223, 239, 272, 309。
- 普里阿普斯
Priapus, P189, 262。
- 普拉克西特利斯
Praxiteles, 希腊雕刻师(385—约 320B. C.), P250, 263。
- 普罗托格尼斯
Protagenes, 希腊画家(约 330—300B. C.), P250, 261, 263。
- 普洛佩提乌斯
Propertius, 名 Sextus, 诗人(49—15B. C.), P173, 174, 187, 188。
- 普桑
Poussin, Nicolas, 法国画家(1594—1665), P262。
- 智慧的血亲
Consanguinea Sapientiae
- 最大圆形竞技场
Maximus Circus
- 蒂伯
Tibur (Tivoli), P188, 307。
- 鲁弗斯
Rufus, Corellius, 小普林尼的朋友(? — 96?), P228。
- 鲁弗斯
Rufus, Musonius, 斯多噶哲学家(约生于公元前第 1 世纪), P208, 220。
- 鲁弗斯
Rufus, Virginius, 小普林尼的监护人, P318。
- 鲁本斯
Rubens, Peter Paul, 法兰德斯画家(Flemish, 法兰德斯昔为欧洲的一个国家, 位于北海沿岸; 今成为比利时之东、西法兰德斯两省及法国北部之一部分。1577—1640), P263。
- 黑海
Black Sea, 古称 Pontus Euxinus, P163。
- 黑海寄情
Ex ponto

十三画

- 塞内加(老塞内加)
Seneca, Marcus Annaeus, 修辞学家(约生于公元前第 1 世纪), P217, 235, 274, 281。
- 塞内加
Seneca, Lucius Annaeus, 斯多噶派哲学家(4? B. C. — 65A. D.), P177, 194, 202, 203, 204, 205, 208, 216, 217,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8, 231, 232, 235, 239, 246, 247, 250, 260, 267, 272, 274, 279, 281, 282, 287, 300, 315, 316, 317。
- 塞浦路斯
Cyprus, P162, 227, 237。
- 塞普提摩斯
Septimius Severus (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罗马皇帝(146—211), P244, 248, 278。
- 新街
Nova Via
- 禁卫军
Praetorian Guard

- 福楼拜
罪犯
蒙田
蒙森
蒲柏
蓬蒂内沼泽
路济弗尔
雷必达
鲍西亚
- Gustave Flaubert, 法国小说家 (1821—1820)
l'ess — majesté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法国哲学家和散文家 (1533—1592), P223。
Mommsen (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德国历史学家 (1817—1903), P197, 313。
Pope, Alexander, 英国诗人 (1688—1744), P185。
Pontine Marskes, P228, 241, 301。
Lucifer, P213。
Lepidus, 名 Marcus Aemilius, 三执政之一 (? — 13B. C.), P167。
Portia (《威尼斯商人》一书中的人物), P222。

十四画

- 豪华之旅
赫尔墨斯
赫克托尔
赫利卡那斯
赫希奥德
赫拉克勒斯
- Grand Tours
Hermes, P261。
Hector, P178。
Helicarnassus, P174。
Hesiod, 希腊叙事诗诗人 (约生于公元前 800 年), P176。
Heracles, P168, 206, 285。

十五画

- 德来顿
德鲁苏斯
摩尔人
撒丁
撒哈拉
潘 (牧神)
鞑靼尼亚
- Dryden, 名 John, 英国诗人和戏剧家 (1631—1700), P177。
Drusus Senior, 名 Nero Claudius, 将军, 奥古斯都的继子 (38—9 B. C.), P163, 170, 184, 193, 195, 196, 199, 219, 275。
Moors (古称 Mauri)
Sardinia, P206, 270, 323。
Sahara, P163。
Pan, P177。
Dardanian, P178。

十六画

- 薄伽丘
- Boccaccio, Giovanni, 意大利小说家 (1313—1375), P191。

十七画

- 戴克里先
- Diocletian (C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Jovius), 罗马皇帝 (245—313), P267, 272, 278, 310。

第三部 中文索引

一 画

- 一志论派 Monothelites, P451, 456。
一性论派 Monophysites, P451。

二 画

- 人岛 Isle of Man, P351。
十个方法 Ten Modes, 或称为矛盾论, P365。

三 画

- 也门 Yemen, P375。
卫城 Acropolis, P359。
士麦那 Smyrna, P373, 382, 405, 441, 449, 481, 483。
大卫 David, 犹太国王(公元前1010—974年是其在位时期), P396, 402, 414, 416, 423。
大马士革 Damascus (圣经译大马色), P375, 378, 394, 395, 396, 397, 404, 430, 432, 433, 448。
大比大 Tabitha, 彼得使他从死里复活(公元第1世纪), P430。
大流士一世 Darius I Hystaspis, 波斯国王(558?—486? B.C.), P392。
小莱普提斯 Leptis Minor, P340。
小靴子 Caligula (Caius Caesr Germanicus), 罗马皇帝(12—41), P333, 341, 355, 370, 403。
马丁·路德 Luther, Martin, 德国宗教改革领袖(1483—1546), P441。
马太 Matthew,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P413, 415, 416, 417, 419, 421, 426。
马戈 Mago, 迦太基农业作家, P340。
马可 Mark, St., 传福音者(约在公元第1世纪), P413, 415, 417, 418, 426。
马尔塞林努斯 Marcellinus, 罗马教皇(其在位期间296—304), P335。
马耳他 Malta, P437。
马西尼萨 Masinissa, 努米底亚国王(238—148B. C.), P340。
马克西米安 Maximian (Marcus Aurelius Valerius Maximianus Herculus), 罗马皇帝(240?—310), P472, 476, 479, 483, 484, 485, 492。
马克里努斯 Macrinus, 全名 Marcus Opellius Severus Macrinus, 罗马皇帝(164?—218), P393, 464, 465。
马利亚巴 Mariaba, P375。

- 马利安娜 Mariamne, 希律大帝的妻子 (约在公元前 1 世纪末), P397。
 马利奥提斯湖 Lake Mareotis, P389。
 马库斯 Marcus, 高卢诺斯替教派者 (约在公元第 2 世纪), P450。
 马里努斯 Marinus of Alexandria, 著名外科医生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至第 2 世纪间), P373。
 马其顿 Macedonia, P434。
 马其顿战争时代 Macedonian Wars, P355。
 马拉加 Malaga, 古称 Malaca, P344。
 马科曼尼战役 Marcomannic War, P374。
 马格内西亚 Magnesia, 今之 Manissa, 马格内西亚之役在公元前 190 年, P381。
 马格纳 Leptis Magna, 今之 Lebda, P341。
 马略 Marius, 名 Caius, 罗马将军和执政 (157—86B. C.), P330。
 马焦雷湖 Maggiore, Lacus Verbanus, P330。
 马赛 Marseilles, 古名 Massalia, P345, 373, 485。
 马赛利亚 Massalia, 今名马赛, P348。

四 画

- 丰翁 (跳舞的农牧之神) Dancing Faun, P335。
 丹吉尔 Tangier, 古名 Tingis, P340, 343。
 乌尔比安 Ulpian, 又名 Domitius Ulpianus, 著名的法学家 (? —228), P378, 463, 466, 471, 472。
 乌提卡 Utica, 今之 Utique, P340, 341。
 内尔瓦 Nerva, P387, 406, 470。
 切斯特 Chester, 古称 Deva 或 Devana Castra, P351。
 厄拉多塞 Eratosthenes, 希腊天文学家及几何学家 (276? —196? B. C.), P386。
 天使庙 Scrapeum, P369。
 太巴列 Tiberias, 今之 Tabariah, P397, 478。
 孔子 Confucius, 中国哲学家 (551—479B. C.), P422。
 尤维纳利斯 Juvenal, 又名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讽刺诗人 (约生于公元 60 年至 140 年), P330, 341, 405, 456, 497。
 尤提克 Utique, 今之尤提卡 Utica, P341。
 巴力 Baals, P378, 452, 464, 465, 475。
 巴门尼德 Parmenides, 希腊哲学家 (约生于公元前第 6 世纪), P332。
 巴尔干半岛 Balkans, P356, 385。
 巴尔米拉 Palmyra, 圣经中叫泰德穆尔, P330, 375, 378, 379, 393, 468, 472, 475。
 巴尔西诺 Barcino, 今之巴塞罗纳 Barcelona, P345。
 巴列维 Pahlavi, P393。
 巴克斯 Bacchus, P378。
 巴利阿里群岛 Baleares, P345。
 巴里斯 Paris, 古称 Lutetia, P335。
 巴科克巴 Bar Cocheba, 名 Simeon, 犹太叛乱领袖 (? —135), P407。
 巴拿巴 Barnabas, 名 Joses, 使徒, P433, 434, 439, 449。
 巴勒贝克 Baalbek, P378。

- 巴勒莫 Palermo, P339。
- 巴勒斯坦 Palestine, P375, 376, 377, 394, 397, 398, 403, 404, 406, 407, 416, 437, 458, 470。
- 巴塔尼 Batanea, P397。
- 巴斯城 Bath, P351。
- 巴登巴登 Baden—Baden, P353。
- 巴塞罗纳 Barcelona, P345。
- 比巴斯提斯 Bubastis, P368。
- 比布鲁斯 Byblus, P396。
- 比利牛斯山 Pyrenees, P345。
- 比希尼亚 Bithynia, P382, 383, 384, 385, 386, 430, 469, 484, 489。
- 比罗阿 Beroea, 今之 Verria, P434, 435。
- 比较列传 Parallel Lives, 普卢塔克著, P356。
- 比萨 Pisa, 古称 Pisae, P330。
- 比塞大 Bizerte, P341。
- 比雷埃夫斯 Piraeus, P469。
- 毛利族 Mauri, 参看摩尔族 Moor, P341。
- 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a, 今之 Morocco, P341。
- 毛里塔尼亚·廷吉塔那 Mouretania Tingitana
- 犬儒主义 Cynicism, P360, 361, 364, 387。
- 瓦尔纳 Varna, P354。
- 瓦伦提尼安 Valentinian I (Flavius Valentinianus), 罗马皇帝 (321—375), P493。
- 瓦伦提亚 Valentia, 今之 Valencia, P345。
- 瓦罗 Varro, 名 Marcus Terentius, 学者及作家 (116—26B. C.), P332, 333, 376。
- 瓦特 Watt, 名 James, 苏格兰发明家 (1736—1819), P373。
- 瓦莱里安 Valerian, 全名 Caius 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 罗马皇帝 (?—260), P468, 483。
- 瓦勒里乌斯 Valerius Maximus, 历史学家 (约在公元第1世纪), P346。
- 瓦鲁斯 Varus, 名 Publius Quintilius, 叙利亚总督 (?—9A. D.), P403。
- 贝内文坦 Beneventum, 今之 Benevento, P331。
- 贝尔吉卡 Belgica, P347, 348。
- 贝尔格莱德 Belgrade, 古称 Singidunum, P353, 354。
- 贝尔谢巴 Beersheba, P397。
- 贝利图斯 Berytus, 今之 Beirut, P378, 396, 405。
- 贝罗亚 Beroea (即阿勒坡 Aleppo), P379。
- 贝特亚 Bethar, P407。
- 贝勒奈斯港 Berenice, 今之 Benghazi, P369。
- 贝提卡省 Baetica, 今之 Andalusia, P344。
- 韦斯巴芗 Vespasian (Titus Flavius Sabinus Vespasianus), 罗马皇帝 (9—79), P336, 361, 383, 404, 406, 428。
- 韦鲁斯 Lucius (阿普列乌斯所著金驴一书中之人物), P342。
- 韦鲁斯 Lucius Caesar, 奥古斯都的孙子 (?—2A. D.), P348。

五 画

- 世界史 Universal History, 波赛都尼奥斯著, P381。

- 丘比特
乐沙克特
以弗所
- 以利亚
以哥念
以诺书
以赛亚
加大拉
加贝斯
加卢斯
加尔文
加尔达湖
加龙河
加列努斯
- 加利亚
加利利
加利奥
- 加沙
加图
- 加拉提亚
加的斯
加莱里乌斯
- 加普阿
加德斯
北海
卡皮托勒斯
卡亚法斯
卡利马科斯
卡利亚里
卡里亚
卡帕多西亚
卡拉卡拉
- 卡拉克塔卡斯
卡拉拉
卡修斯
卡涅阿德
- Cupid, P343.
Wroxeter, P351.
Ephesus, 今名 Ayasoluk, P373, 380, 381, 384, 405, 430, 435, 437, 441, 448, 468.
Elijah, 犹太预言家, P427.
Iconium, 今之 Konia, P380, 433.
Book of Enoch, P401, 402, 416, 441.
Isaiah, P401, 402, 422, 427.
Gadara, 今喀特拉 Katra, P376, 394, 397.
Gabes, P340.
Aelius Gallus, 将军 (约在公元前第 1 世纪), P375.
Calvin, 名 John, 法国宗教改革者 (1509—1564), P441.
Garda, 古称 Lacus Benacus, P330.
Garonne, 古名 Garumna, P345.
Gallienus, 全名 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 Egnatius Gallienus, 罗马皇帝 (其在位时期是公元 253—268 年), P453, 468, 469, 472, 483, 494, 495.
Gallia, 即高卢, P346.
Galilee, P394, 397, 403, 404, 415, 417, 419, 426, 429.
Gallio, 即 Marcus Annaeus Novatus, 圣经译迦流 (?—65), P344, 435.
Gaza, P376, 394, 397.
Cato, 名 Marcus Porcius, 亦称老加图, 罗马将军及爱国者 (234—149B. C.), P330, 333.
Galatia, 今之 Anatolia, P380, 430, 434, 436, 439, 469.
Cadiz, P344, 381.
Galerius, 全名 Caius Galerius Valerius Maximianus, 罗马皇帝 (约在公元 250—311 年), P472, 476, 477, 479, 483, 484, 485, 491.
Capua, P333, 405.
Gades, 今之 Cádiz, P344.
North Sea, P352.
Capitolias, P397.
Caiaphas, 犹太大祭司 (约在公元 18—36 年), P425.
Callimachus, 希腊文法学家及诗人 (320?—240? B. C.), P473.
Cagliari, 古名 Carales, P339.
Caria, P380, 381, 384.
Cappadocia, P338, 362, 366, 380, 386, 388, 392, 430, 468, 469.
Caracalla, 全名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Bassianus Caracallus, 罗马皇帝 (188—217), P463, 464, 466, 470, 471, 472.
Caractacus
Carrara, P330.
Dio Cassius, 即 Dion Cassius Cocceianus, 罗马比希尼亚历史学家 (155—240?), P383, 405, 407, 462, 464, 473.
Carneades, 希腊哲学家及演说家 (213—129B. C.), P361, 367.

- 卡诺珀斯 Canopus, P369。
- 卡累尔神庙 Maison Carrée, P348。
- 卡塔尼亚 Catania, 古称 Catana, P339。
- 卡塔赫那 Cartagena, P345。
- 卡普里岛 Capri, 古称 Capreae, P332。
- 卡蒂阿 Carteia, 今之 Algeciras, P344。
- 卡雷 Carrhae, 今之 Harran, P393, 464。
- 卡德米亚 Cadmea, P356。
- 卡穆洛杜南 Camulodunum, 今之科切斯特 Colchester, P350, 351。
- 卢瓦尔河 Loire (古名 Liger), P345。
- 卢瓦齐 Loisy, 名 Alfred Firmin, 法国东方学者及圣经学者 (1857—1940), P412。
- 卢卡 Lucan (Marcus Annaeus Lucanus), 诗人 (39—65), P344。
- 卢卡尼亚人 Lucanians, P385。
- 卢弗斯 Popidius, Rufus, P335。
- 卢弗斯 Rufus of Ephesus, 希腊医生 (约在公元 98 年至 117 年), P373。
- 卢弗斯 Rufus, Musonius, 斯多噶派哲学家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362, 386。
- 卢西塔尼亚 Lusitania, 今之 葡萄牙, P345。
- 卢克莱修 Lucretius Carus, 名 Titus, 诗人 (99?—55? B. C.), P474, 494。
- 卢库卢斯 Lucullus, 名 Lucius Licinius, 将军 (?—57? B. C.), P376, 385。
- 卢纳 Luna, 今之 Luni, P330。
- 卢奇安 Lucian, 希腊讽刺作家 (120?—200?), P359, 361, 365, 366, 367, 380, 445, 473。
- 卢格杜南 Lugdunum, 今名里昂 Lyons, P348, 482。
- 卢格杜南西西 Galla Lugdunensis, P347, 348。
- 台伯河 Tiber, P329, 365, 485。
- 史密斯 Smith, 名 William Benjamin, P412。
- 四书 Tetrabiblos, 托勒密著, P372。
- 圣公旦 St. Quentin, 古称 Augusta Veromanduorum, P349。
- 圣巴巴拉 St. Barbara, P349。
- 圣皮尔 Saint-Pierre, 名 Jacques Henri Bernardin de, 法国作家 (1737—1814), P474。
-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 Saint John Chrysostom, P364。
- 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早期基督教会之领袖 (354—430), P340, 341, 364, 449, 451, 455。
- 圣奥班斯 St. Albans, P350。
- 圣路加 Luke, St. 传福音者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414, 415, 416, 417, 418, 426, 428, 434, 439。
- 外约旦 Transjordanian, P394。
- 尼古拉 Nicolas, P396, 397。
- 尼西比斯 Nisibis, 今之 Nisibin, P393。
- 尼西亚 Nicaea, P348, 385, 468, 489, 491。
- 尼西亚斯 Nicias, 希腊名诗选内的人物, P377。
- 尼波利斯 Neapolis, 参看 Naples。

- 尼罗河 Nile, P368, 369, 371, 473。
- 尼科波利斯 Nicopolis, P355, 362。
- 尼科迪默斯 Nicodemus, 犹太法利赛人(公元第1世纪), P423。
- 尼科美德二世 Nicomedes II Epiphanes, 比希尼亚国王(公元前142年到91年是其统治时期), P384。
- 尼科美德三世 Nicomedes III Philopator, 比希尼亚国王(公元前91年到74年为其在位时期), P384, 385。
- 尼斯 Nice, 古称尼西亚 Nicaea, P348。
- 尼禄 Nero (Nero Claudius Caessar Drusus Germanicus), 原名 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 罗马皇帝(37—68), P333, 353, 355, 356, 357, 362, 363, 389, 392, 412, 428, 430, 437, 440, 441, 442, 449, 470, 480, 481。
- 布尔日城 Bourges, P346。
- 布尔迪加拉 Burdigala, 今之波尔多 Bordeaux, P348。
- 布伦纳山口 Brenner Pass, P331, 353。
- 布伦迪西姆 Brundisium, 今之布林迪西 Brindisi, P331, 448。
- 布达 Buda, P353。
- 布狄卡 Boudicca, 或称 Boadicea, 不列颠一部落之女王(?—61), P350。
- 布拉曼特 Bramante, 名 Donato d'Agnolo, 意大利建筑家和画家(1444—1514), P491。
- 布洛修斯 Blossius, 名 Caius, 希腊哲学家(约在公元前第2世纪), P382。
- 布洛涅 Boulogne, 古称 Gesoriacum, P485。
- 布匿战争 Punic War. 第1次布匿战争, First Punic War, P37; 第2次布匿战争, Second Punic War, P332, 344。
- 布鲁马里亚 Brumalia, P379。
- 布鲁图 Brutus, 名 Marcus Junius, 政治家(85—42B. C.), P355, 357, 380, 434。
-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P366, 379, 380。
- 弗龙托 Fronto, 名 Marcus Cornelius, 修辞学者、雄辩家(110?—180?), P342。
- 弗伦尤里 Forum Iulii, 今名弗雷瑞斯 Frejus, P348。
- 弗里吉亚 Phrygia, P347, 362, 380, 38, 392, 411, 434, 443, 482。
- 弗拉卡斯 Flaccus, 名 Avillius, 埃及行政长官(约在公元第1世纪), P370。
- 弗洛鲁斯 Florus, 名 Lucius Annaeus, 历史学家(约在公元第1世纪), P347。
- 弗洛鲁斯 Florus, 犹太省长(约在公元第1世纪), P403, 404。
- 弗雷瑞斯 Fréjus, P348。
- 未罗那 Verona, P331。
- 本都 Pontus, P382, 383, 384, 385, 386, 392, 430, 449, 468。
- 汉尼拔 Hanibal, 迦太基将军(247—183B. C.), P333, 344。
- 汉谟拉比 Hammurabi, 巴比伦国王(约在公元前1950年), P414。
- 瓜达尔基维尔河 Guadalquivir, P344。
- 申命记 Deuteronomy, P398。
- 皮切南 Picenum, P331。
- 皮西亚斯 Pytheas, 希腊海上探险者(约在公元前350年), P350。
- 皮西迪亚 Pisidia, P380, 433。

- 皮洛士 Pyrrhus, 伊庇鲁斯国王 (318—272B. C.), P331。
 皮朗 Pyrrho, 希腊哲学家 (365—275B. C.), P365, 366。
 艾赛尼派 Essenes, P339。

六 画

- 亚历山大 Alexander of Abonoteichus, P390。
 亚历山大 Alexander, 亚历山大主教 (约在公元第4世纪), P488, 489, 491。
 亚历山大 Alexander, 希律大帝的儿子 (?—6B. C.), P397。
 亚历山大·伊西 Alexandria Issi, 今之 Alexandretta, P380。
 亚历山大·特拉列斯 Alexandria Troas, P383。
 亚历山大·塞佛拉斯 Alexander Severus (Marcus Alexianus Bassianus Aurelius Severus Alexander), 罗马皇帝 (约在公元第1世纪, 208—235), P464, 465, 466, 467, 472, 479, 482。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马其顿国王 (356—323B. C.), P369, 415, 464, 466, 472, 473, 476, 489。
 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P340, 365,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5, 382, 387, 405, 434, 450, 453, 455, 457, 458, 459, 464, 469, 471, 472, 483, 488。
 亚伯拉罕 Abraham, P466, 491。
 亚克兴 Actium, 亚克兴之役在公元31年, P340, 355。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希腊哲学家 (384—322B. C.), P361, 367, 374, 375, 455。
 亚述 Ashur, P393。
 亚美尼亚 Armenia, P384, 392, 448, 468。
 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 P331, 353, 366, 448。
 伊马乌斯 Emmaus, 今之 Kuloniyeh, P397, 426。
 伊比利亚 Iberia, P344。
 伊比利亚人 Iberians, P343, 347, 349。
 伊利里亚 Illyria, P331, 468。
 伊利斯 Elis, P355。
 伊希斯 Isis, P342, 343, 388, 389, 390, 444, 452, 472。
 伊庇洛特人 Epirots, P355。
 伊庇鲁斯 Epirus, P355。
 伊甸 Eden, 伊甸园, P458。
 伊兹米特 Nicomedia, 今之 Is-nikmid, P362, 383, 385, 468, 472, 476, 483, 486, 488, 489, 490。
 伊格里利 Iglitza, P354。
 伊特鲁里亚 Etruria, Tuscia, P330。
 伊都密亚 Idumea, P394, 395, 397。
 伊奥尼亚 Ionia, P380, 388, 442, 468, 469, 473。
 伊斯兰教 Islam, P451。
 伊斯克尔河 Isker, P354。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P356。
 伊斯帕里斯 Hispalis, 今名塞维尔 Seville, P344。
 伊斯特米亚 Isthmian, P359。

- 伊斯特拉半岛
 伏尔加河
 伏尔泰
 休谟
 优西比乌斯
 传道书
 伦巴第
 各各他
 吉本
 名人列传
 吕底亚
 地理大纲
 多切斯特
 多米提安
 多米提安大道
 多纳图斯
 多纳图斯派
 多瑙河
 安丁姆
 安东尼
 安东尼
 安东尼
 安东尼
 安东尼
 安东尼·庇护
 安东尼墙
 安布利亚
 安色拉
 安达卢西亚
 安那斯
 安条克
 安条克
 安条克
 安条克三世
 安条克四世
- Istrian, Peninsula, P331.
 Volga, 古称 Rha, P496.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法国作家 (1694—1778), P365, 367, 411.
 Hume, 名 David, 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711—1776), P365, 454.
 Eusebius, Pamphili, 凯撒里亚主教兼历史学家 (260? —340?), P370, 441, 482, 484, 485, 487, 488, 489, 491, 492.
 Ecclesiastes, P401.
 Lombardy, P496.
 Golgotha, P425.
 Gibbon, 名 Edward, 英国历史学家 (1737—1794), P457, 491.
 The Lives, P357.
 Lydia, P380, 381, 388.
 Geographical Outline, P372.
 Dorchester, 古称 Durnovaria, P351.
 Domitian, 又名 Titus Flavius Domitianus Augustus, 罗马皇帝 (51—96), P350, 362, 386, 390, 406, 428, 441, 481.
 Via Domitia, P348.
 Donatus, 迦太基主教及多纳图斯派的创始人 (约在公元第 4 世纪), P488.
 Donatist, P487, 488.
 The Danube, 古名 Danubius 或 Ister, P349, 352, 353, 354, 388, 452, 462, 467, 468, 470, 475, 476, 496.
 Antium, 又称 Anzio, P329.
 Anthony, Saint, 埃及僧侣 (251—356?), P487.
 Antonines, P383, 462.
 Antonius, 名 Marcus, 又名 Mark Antony, 罗马将军 (83—30B. C.), P355, 379, 382, 395, 434, 476.
 Antonius, 罗马总督 (约在公元 190 年), P451.
 Antoninus Pius, 全名 Titus Aurelius Fulvius Boionius Arrius Antoninus Pius, 罗马皇帝 (86—161), P378, 407, 456, 481.
 Wall of Antoninus, P350.
 Umbria, P331.
 Ancyra, 今之 Angora, P380.
 Andalusia, P344.
 Annas, 大祭司长, P425.
 Antioch (in Pisidia), P433.
 Antioch, 今名 Antakia, P366, 373, 379, 396, 405, 429, 433, 434, 435, 438, 448, 453, 455, 464, 466, 468, 472, 483.
 Antiochus, 希腊柏拉图派哲学家 (约在公元前第 1 世纪), P361.
 Antiochus III the Great, 叙利亚国王 (公元前 223 年至 187 年是其在位期间), P392.
 Antiochus IV Epiphanes, 叙利亚国王 (200? —164B. C.), P359, 396, 401.

- 安娜 Anna, 帕努尔的女儿, P403。
- 安息 Parthia, P375, 379, 380, 392, 393, 394, 395, 405, 463, 464, 476。
- 安得鲁 Andrew, 传道者, P419。
- 安提帕特 Antipater, 希律大帝的儿子 (? —4B. C.), P397。
- 安提帕特 Antipater the Idumean, 希律大帝的父亲 (? —43B. C.), P394, 395。
- 安提波利斯 Antipolis, P348。
- 安提柯 Antigonus, Judea 国王 (约在公元前 43 年), P394。
- 安提鲁斯 Antyllus, 眼科专家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373。
-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亚洲征服者 (1162? - 1227), P451。
- 托尔斯泰 Tolstoy (Count Leo Nikolaevich), 俄国小说家 (1828—1910), P399。
- 托罗曼尼姆 Tauromenium, 今之 Taormnia, P339。
- 托洛萨 Tolosa, 今名图卢兹 Toulouse, P348。
- 托勒迈斯 Ptolemais, 今之 Menchieh, P368, 371。
- 托勒坦 Toletum, 今之托莱多 Toledo, P345。
- 托勒密 Ptolemy Claudius, 希腊埃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几何学家 (约在公元 127 到 157 年), P371, 372, 375。
- 托斯卡纳 Tuscany, P494。
- 扬布利科斯 Iamblichus, 叙利亚新柏拉图派哲学家 (? —333?), P472。
- 朱巴二世 Juba II, 努米底亚国王及历史学家 (? —19A. D. ?), P341。
- 朱利安 Julian (Flavius Cladius Julianus), 又被称为 Apostate, 罗马皇帝 (331—363), P348, 472。
- 朱庇特 Jupiter, 又称 Jove, P334, 407, 465, 466, 476。
- 死者对话录 Dialogues of the Dead, 卢奇安著, P366。
- 死海 Dead Sea, 古称 Lacus Asphaltites, P399。
-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希腊哲学家 (约在公元前 540 年到 510 年), P367, 374, 389, 390, 453。
- 米兰 Milan, 古称 Mediolanum, P330, 468, 485, 486。
- 米尔顿 Milton, 名 John, 英国诗人 (1608—1674), P497。
- 米西南 Misenum, 今之 Miseno, P333。
- 米利都 Miletus, P380, 405。
- 米底 Media, P392。
- 米迦勒 Michael, 天使长, P441。
- 米南德 Menander, 希腊喜剧戏剧家 (342—291B. C.), P380。
- 米特拉达梯一世 Mithridates I, 本都国王 (约在公元前 302 年), P383。
- 米特拉达梯六世 Mithridates VI, Pontus 国王 (132? —63B. C.), P355, 374, 383, 384, 385。
- 米特罗维卡 Mitrovica, P353。
- 米蒂利尼 Mytilene, P382。
- 约土帕塔 Jotopata, P404。
- 约巴 Joppa, 今之雅法 (圣经译约帕), P376, 397, 430。
- 约伯记 Job, P401。
- 约克 York, 古称 Eboracum, P350, 463, 485。
- 约柜 Ark of the Covenant, P396。

B

- 约瑟
约瑟
约瑟夫斯

约翰

约翰兰
色诺芬
色萨利之胜利
色雷斯
芝诺
芝诺比阿

西卜林神谕集
西门
西门
西比里
西尔韦斯特
西西里
西克斯图斯二世
西庇太
西庇阿

西庇阿
西里西亚
西拉
西拉克之子约书亚
西徐亚
西徐亚人—图拉尼人语系
西顿
西塞罗

西蒙
西蒙
西蒙·马克贝
达夫尼公园
达尔马提亚
达达尼尔海峡
达佛尼斯和克洛
达契亚
迈加拉
迈卡勒
迈尼普斯
迈尼普斯传
迈蒙尼德

Joseph, 玛利亚的丈夫, 基督的父亲, P416。
Joseph, 基督的兄弟。
Josephus, 名 Flavius, 犹太历史学家 (37—95?), P368, 370, 395, 396, 397, 398, 399, 403, 404, 405, 412, 415, 417。
John, St. 使徒及传福音者, P413, 416, 417, 418, 419, 426, 430, 441, 442, 443, 455, 481。
Johanan ben Zakkai, 犹太法师 (约在公元第1世纪), P406。
Xenophon, 雅典历史学家和将军 (435? — 355?), P386。
Victory of Thessaly, P356。
Thrace, P355, 383, 385, 443, 469, 470, 471, 475, 486。
Zeno, 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 (336? — 264? B. C.), P332, 381。
Zenobia, 名 Septimia, 巴尔米女王 (在位期间 267—272), P330, 470, 473, 475, 496。
Sibylline Oracles, P401。
Simon Magus, 撒马利亚巫师 (公元第1世纪), P430, 450。
Simon, 基督的兄弟, P416, 419。
Cybele, P380, 388, 389, 390, 452。
Silvester I, 罗马教皇 (公元 314—335 是其在位时期), P489。
Sicily, P332, 339, 384, 388, 448, 468, 469。
Sixtus II, 罗马教皇 (257—258), P483。
Zebedee, 雅各和约翰的父亲 (第1世纪), P419。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 Minor, 名 Publius Curnelius, 将军 (约生于公元前 185 到 129 年), P361。
Scipios, 罗马贵族家族名, P344。
Cilicia (圣经译基利家), P273, 380, 431, 468。
Silas, 保罗的同僚 (公元前第1世纪), P434。
Joshua Son of Sirach, P401。
Scythia, P356, 366, 386, 392。
Scythian—Turanian stoch, P392。
Sidon, P378, 396。
Cicero, 名 Marcus Tullius, 演说家和文学家 (106—43 B. C.), P330, 333, 338, 339, 361, 377, 381, 382, 414, 425, 437, 456, 491。
Simeon, P403。
Simeon, 耶路撒冷主教和殉道者 (87 B. C? — 107 A. D?), P481。
Simon Maccabee, Judea 国王 (约在公元前 142 年), P394。
Daphne, P379。
Dalmatia, P332, 353, 468, 476, 484。
Hellespont, 今之 Dardanelles, P469, 475。
Daphnis and chloee, 作者是 Longus, P474。
Dacia, 今之罗马尼亚 Rumania, P354, 475。
Megara, P359。
Mycalae, P381。
Menippus, 叙利亚犬儒学派哲学家 (约在公元前 60 年), P376。
Menippus, 卢奇安著, P366。
Maimonides, 西班牙犹太法师及哲学家 (1135—1204), P407。

那不勒斯 Naples, 古称 Neapoles, P332, 333, 334, 335, 336, 337, 472。
那喀索斯 Narcissus, 或称 Dionysus, P335。

七 画

伯利恒 Bethlehem, P397, 415, 416, 492。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us, P330, 358, 367。
伯赛大 Bethsaida, P397。
但丁 Dante, 意大利诗人 (1265—1321), P497。
但尼尔 Daniel, P400, 416, 420, 424。
何西阿 Hosea, P422。
何露斯 Horus, P388。
佛罗伦西亚 Florentia, 佛罗伦萨的古名, P330。
克劳狄乌斯 Claudius I (Tiberius Claudius Drusus Nero Germanicus), 罗马皇帝 (10B. C. —54A. D.), P333, 341, 347, 350, 370, 403。
克劳狄乌斯二世 Claudius II, 全名 Marcus Aurelius Claudius Gothicus, 罗马皇帝 (214—270), P469, 474。
克里米亚 Crimea, P384, 385。
克里特岛 Crete, P373。
克里莫纳 Cremona, P331, 336。
克拉丽莎·哈尔劳 Clarissa Harlowe, P473。
克拉苏 Crassus Dives, 名 Marcus Licinius, 罗马将军及三执政之一 (112—53B. C.), P393, 394, 464。
克罗伊斯 Croesus, 吕底亚国王 (约在公元前 560 年), P382。
克罗琳达 Clorinda, P473。
克娄巴特拉 Cleopatra VII, 埃及女王 (69—30B. C.), P379, 395, 468。
克莱安西斯 Cleanthes, 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 (300? —220? B. C.), P435。
克莱蒙费朗 Clermont—Ferrand, P348。
克莱德湾 Clyde Firth, P350。
克雷芒 Clement I, 或 Clemens Romanus, 罗马教皇 (30? —100?), P438, 460。
克雷芒 Clement of Alexandria, 全名 Titus Flavius Clements, 神学家及作家 (150? —220?), P415, 455, 457, 459。
克雷森 Crescens, 圣保罗的同僚, 后背弃保罗 (公元第 1 世纪), P439。
利古里亚人 Ligurians, P343。
利未记 Liviticus, P400, 422。
利考尼亚 Lycaonia, P380。
利诺斯 Linus, 罗马主教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460。
利维阿斯 Livisa, P376。
利德 Lydda, P407。
利摩日 Limoges, P348。
利摩南 Limonum, 今名利摩日 Limoges, P348。
努米底亚 Numidia, P338, 340, 341。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I the Great, 又名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 罗马皇帝 (272—337), P341, 356, 452, 475, 478, 479,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5。

- 坎帕尼亚
 希尔卡纳斯二世
 希伯伦
 希沙利克
 希拉波利斯
 希波克拉底
- 希罗多德
 希罗底
 希罗德·阿提库斯
- 希律·安提帕
 希律大帝
- 希勒尔
- 希腊名诗选
 库班河
 忒奥克里托斯
 怀疑学派
 李维
 李锡尼
- 杜尔
 条顿人
 沃尔内
- 沃洛加西斯
 沙马伊
 沙巴国
 沙特尔城
 沙隆
 犹大
 犹大
 犹大
 犹太人的古代史
 狄杜马
 狄俄尼索斯
 狄翁
- 狄奥尼修斯
 狄奥多西
- 狄奥多拉
 玛利亚
- Campania, P332, 453.
 Hyrcanus II, Judea 国王 (? —30B. C.), P394, 395, 397.
 Hebron, P397.
 Hissarlik, P383.
 Hierapolis, P362, 388.
 Hippocrates, 希腊医生及医学作家 (460—357B. C.), P373, 374, 381.
 Herodotus, 希腊历史学家 (484? —425B. C.), P331, 380.
 Herodias, 希律·安提帕的妻子 (公元第1世纪), P417.
 Atticus Herodes, 名 Tiberius Cladius, 希腊修辞学者及百万富翁 (104? —180), P359, 382.
 Herod Antipas, 犹太国王 (约在公元第1世纪), P397, 417, 423.
 Herod the Great, 犹太国王 (62? —4B. C.), P359, 376, 379, 395, 396, 397, 398, 400, 403, 405, 406, 415.
 Hillel, 犹太法师 (60B. C. ? —10A. D. ?), P398, 399, 400, 403, 406, 422, 432.
 Greek Anthology, P376.
 Kuban R., P384.
 Theocritus, 希腊园诗人 (约在公元前第3世纪), P474.
 Skepticism, P361.
 Livy (Titus Livius), 历史学家 (59B. C. —17A. D.), P473, 497.
 Licinius (Caius Flavius 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 罗马皇帝 (? —325), P485, 486, 487, 488, 492.
 Tours, P348.
 Teutones, P347.
 Volney, Comte de, Constantin François de Chasseboeuf, 法国作家 (1757—1820), P411.
 Vologases IV, 安息国王 (? —209), P393.
 Shammai, 犹太法师 (约在公元前第1世纪), P400, 406.
 Saba, 圣经上称示巴 Sheba, P375.
 Chartres, P346.
 Chalon-Sux-Saône, P348.
 Judas Iscariot (of Kerioth),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P419, 425.
 Judas, the Galilite, 犹太叛乱领袖 (约在第1世纪初), P403.
 Judas, 耶稣的兄弟, P416.
 The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P412.
 Didyma, P380.
 Dionysus, 酒神, P335, 388, 389, 411, 438, 443, 445.
 Dio Chrysostom, 参看 Dion Chrysostomus, 希腊修辞学者 (约在图拉真统治时代), P356, 359, 360, 369, 386.
 Dionysius, 希腊历史学家 (54? —7B. C.), P380.
 Theodosius I, 又名 Flavius Theodosius, 罗马皇帝 (346? —395), P359.
 Theodora, 君士坦丁大帝的妻子 (公元第4世纪), P484.
 Mary, 耶稣的母亲, P390, 416, 417, 426.

- 玛利亚 Mary, 耶稣的姨母, P426。
 纳巴泰阿拉伯人 Nabatean Arabs, P375。
 纳尔波 Narbo, 今之纳博讷 Narbonne, P348。
 纳博讷 Gallia Narbonensis, P347。
 纳博讷 Narbonne, P348。
 纽曼 Newman, 名 John Henry, 英国神学家兼作家 (1801—1890), P364。
 苏瓦松 Soissons, P346, 349。
 苏尔莫 Sulmo, 今之 Soloma, P331。
 苏伊士 Suez, P384。
 苏伦敦 Surrentum, 今之索伦多 Sorrento, P332, 334。
 苏拉 Sulla, 名 Lucius Cornelius, 罗马将军及政治家 (138—78B. C.), P333, 356, 385。
 苏珊那 Susannah, P400。
 苏埃托尼乌斯 Suetonius Tranquillus, 名 Caius, 历史学家 (70?—121?), P412。
 苏格拉底 Socrates, 尼科美德三世的兄弟 (约在公元前第1世纪), P384。
 苏格拉底 Socrates, 雅典哲学家 (469—939B. C.), P362, 414, 480。
 苏萨 Susa, P451。
 苏雷那 Surena, 安息将军 (约在公元前54年), P393。
 辛布里人 Cimbri, P347。
 里吉安 Rhegium, 今 Reggio, P332。
 里米尼 Rimini, 参看 Ariminum。
 里昂 Lyons, P345, 347, 349, 373, 456, 482。
 里奥廷托河 Rio Tinto, P344。
 里斯本 Lisbon, P345。
 里斯特拉 Lystra, P380, 434。
 阿马西亚 Amasea 或 Amasia, P386。
 阿马基顿 Armageddon, P442。
 阿马斯特利斯 Amastris, 今之 Amasra, P386。
 阿开民 Achaemenids, P375, 392, 393。
 阿瓦利卡 Avaricum, 今名布里兹 Bourges, P348。
 阿韦尔诺湖 Avernus, 今名 Lake Averno, P333。
 阿尔戈斯 Argos, P359, 469。
 阿尔比努斯 Albinus, 犹太官吏 (约在公元前第1世纪), P403。
 阿尔皮姆 Arpinum, 又称 Arpino, P330。
 阿尔西诺港 Arsinoë, P369。
 阿尔坎塔拉 Alcantara, P345。
 阿尔忒弥斯 Artemis, P435。
 阿尔卑斯山 Alps, P330, 349, 448, 467, 476, 485, 496。
 阿尔派恩 Alpine, P345。
 阿尔勒 Arles, 古称 Arelate 或 Arelas, P488。
 阿尔塔塞塔 Artaxata, P392。
 阿尔塔薛西斯 Artaxerxes Memnon, 波斯国王, P357。
 阿尔赫西拉斯 Algeciras, P344。
 阿布托林 Abotolim, 犹太法师 (约在公元前第1世纪), P400。

- 阿吉巴 Akiba be Joseph, 犹太法师 (40—138), P406, 407。
 阿多尼斯神 Adonis, P411, 443。
 阿米阿努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历史学家 (约在公元 4 世纪), P346, 373。
 阿米特努姆 Amiternum, P331。
 阿米索斯 Amisus, 今之 Samsun, P386。
 阿达那港 Adana, 今亚丁港, P375。
 阿那克里翁 Anacreon, 希腊抒情诗人 (560? —475? B. C.), P376。
 阿那斯河 Arnus, 即今之 Arno, P330。
 阿佛罗狄忒 Aphrodite, P379, 383, 492。
 阿佛罗狄忒旧庙 Temple of Aphrodite Pandemos, P359。
 阿利安 Arrian, 又名 Flavius Arrianus, 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100? —170?), P362, 386。
 阿利斯塔克 Aristarchus, 希腊天文学家 (约在公元前 280 年至 264 年), P371。
 阿劳西奥 Arausio, 今之奥兰治 Orange, P348。
 阿庇安 Appian, 又名 Appianus, 历史学家 (约在公元 2 世纪), P346, 384。
 阿庇昂 Apion, 希腊文法学家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405, 406。
 阿里乌 Arius, 希腊僧侣及阿里乌派的创始人 (280? —336), P488, 489, 490, 491, 492。
 阿里米尼亚 Ariminum, 今之 Rimini, P331。
 阿里曼 Ahriman, P388。
 阿里斯托尼 Aristonicus, 帕加马企图篡王位者 (? —129B. C.), P383。
 阿里斯托布鲁斯 Aristobulus, Hyrcanus II 的孙子 (公元前第 1 世纪), P395, 397。
 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 Aristobulus II, Judea 国王 (公元前 67—63 年是其在位时期), P394。
 阿里斯提卜 Aristippus, 希腊哲学家 (435? —356? B. C.), P365。
 阿里斯提得斯 Aristides, 希腊作家 (约在公元前第 2 世纪), P473。
 阿帕梅亚 Apamea, P379, 381。
 阿帕梅亚·色来尼 Apamea Celaenae, P380。
 阿拉比亚佩特拉 Arabia Petrea, P375。
 阿拉托斯 Aratus of Soli, 希腊诗人 (315—245B. C.), P435。
 阿拉米 Aramaic, P375, 379, 393, 398, 413, 414。
 阿拉里克 Alaric, 西哥德国王 (376? —410), P496。
 阿波罗尼亚 Apollonia, 今瓦罗纳 Valona, P353, 355, 376。
 阿波罗尼奥斯 Apollonius of Tyana, 希腊哲学家 (约在公元前第 1 世纪), P390, 466。
 阿波罗尼奥斯·莫洛 Apollonius Molo, 希腊修辞学者 (约在公元前第 1 世纪), P381。
 阿波诺泰卡斯 Abonoteichus, P390。
 阿迪杰河 Adige, 古称 Athesis, P331。
 阿哈伊亚 Achaea, P355。
 阿奎姆 Aquinum, P330。
 阿奎莱亚 Aquileia, 今之 Aquileja, P331, 467。
 阿奎利乌斯 Aquilius, 名 Manius, 将军 (? —88B. C.), P384。
 阿胡拉·马兹达 Ahura—Mazda, P388, 389, 393。
 阿格里帕 Agrippa, 名 Herod, 希律大帝之孙及犹太国王 (公元 41 年到 44 年是其在位时期), P403。

- 阿格里帕 Agrippa, Chalcis 国王 (30—100), P437。
- 阿格里帕 Agrippa, 名 Marcus Vipsanius, 将军 (63—12B. C.), P348。
- 阿格里科拉 Agricola, 名 Cnaeus Julius, 总督 (37—93), P350。
- 阿格里真坦 Agrigentum, 今名 Girgenti, P339。
- 阿泰利德 Attalid, P382。
- 阿特拉 Hatra, P393。
- 阿特拉斯山脉 Atlas Mountains, P340。
- 阿勒提姆 Arretium, 即今 Arezzo, P330。
- 阿勒雷特 Arelate, P348。
-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希腊数学家和科学家 (287? —212B. C.), P372, 471。
- 阿基劳斯 Archelaus, 犹太国王 (公元前 4 年至公元后 6 年是其在位时期), P397, 403。
- 阿基坦尼亚 Aquitania, 今之 Gallia Aquitania, P347, 348。
- 阿维尼翁 Avignon, 古称 Avenio, P348。
- 阿萨息斯 Arsaces, 安息国王 (约在公元前 248 年), P392。
- 阿萨息斯 Arsacid, P392。
- 阿塔罗斯三世 Attalus III Philometor, 帕加马国王 (公元前 138 到 133 年是其在位时期), P382。
- 阿塔迦蒂斯 Atargatis, P388。
- 阿提卡 Attica, P359。
- 阿提拉 Attila, 匈奴王 (406? —453), P496。
- 阿提斯 Attis, P388, 411, 438, 445。
- 阿斯卡隆 Ascalon, P361, 376。
- 阿斯克列皮阿德 Asclepiades, 希腊医生 (约在公元前第 1 世纪), P374。
- 阿斯克列皮埃姆 Asclepieum
- 阿斯克勒庇俄斯 Asclepius, 参看 Aesculapius, P359, 390。
- 阿斯帕西娅 Aspasia, 伯里克里斯的妻子 (470? —410B. C.), P359。
- 阿斯彭达斯城 Aspendus, P380。
- 阿普列乌斯 Apuleius, 讽刺作家及哲学家 (约在公元第 2 世纪), P456, 473。
- 阿普列乌斯 Apuleius, 讽刺诗人和哲学家 (约公元 2 世纪), P340, 342, 343, 357, 359, 389。
- 阿雷塔斯四世 Aretas IV, 沙巴国王 (9B. C. —40A. D.), P375。
- 阿雷奥帕古斯 Areopagus, P434。
- 阿德里安堡 Adrianople, 古称 Adrianopolis, P356, 486, 496。
- 麦卡贝 Judas Maccabee, 犹太爱国者 (约在公元前 167 年), P403。
- 麦利那 Murena, 名 Lucius Licinius, 罗马亚洲司令官 (约在公元前 83 年到 81 年), P385。
- 麦萨那 Messana, 今之 Messina, P339。
- 享乐学派 the Epicureans, 即伊壁鸠鲁学派, P361。

八 画

- 佩尔吉 Perga, 今之 Murtana, P433。
- 佩辛纳斯 Pessinus, P380。
- 佩林塔斯 Perinthus, P356。
- 佩特拉 Petra, P375, 448。

- 佩特罗尼乌斯
佩斯
佩鲁贾
依那爵
- 凯尔特·不列颠人
凯尔特·高卢人
凯尔特人
凯尔特加
凯撒
- 凯撒杜南
凯撒里亚
- 凯撒里亚
凯撒里亚菲利普皮
刻赤海峡
图卢兹
图拉真
- 图斯库卢姆
图斯库卢姆辩论
奇切斯特
孟斐斯
宙格马
宙斯
宙斯悲剧
帕夫拉戈尼亚
帕加马
- 帕加马
帕尔马
帕尔马
帕皮尼安
- 帕多瓦
帕那提奥斯
- 帕努尔
帕里斯
- 帕拉斯
- Petronius Arbiter, 名 Caius, 作家 (? —66), P473.
Pesth, P353.
Perugia, 今之 Perugia, P330.
Ignatius, Saint, 又被称为 Theophorus, 安条克主教 (? —107?), P438, 455, 481.
Celt Britain, P350.
Celt Gaul, P346, 350.
Celts, P343, 344, 345, 347, 349, 351.
Celtica, P345, 348.
Caesar, 名 Caius Julius, 罗马将军, 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100—44B. C.), P333, 336, 338, 340, 341, 344, 346, 347, 348, 349, 350, 355, 369, 376, 383, 388, 392, 414, 419, 421, 440, 477, 481, 484, 495.
Caesarodunum, 今名 Tour, P348.
Caesarea, 今之 Kaisaria, P376, 396, 397, 404, 430, 436, 458, 459, 491.
Caesarea, 今之 Cherchel, P341.
Caesarea Philippi, 或 Paneas (Banias), P405, 424.
The Strait of Kerch, P384.
Toulouse, 古名 Tolosa, P483.
Trajan (Marcus Ulpius Nerva Trajanus), 罗马皇帝 (52—117), P331, 332, 333, 344, 345, 369, 375, 378, 385, 387, 392, 412, 446, 467, 472, 481, 491.
Tusculum, P330.
Tusculan Disputations, P330.
Chichester, P351.
Memphis, P368.
Zeugma, P379.
Zeus, P337, 359, 360, 366.
Zeus Tragoedus, P366.
Paphlagonia, P385.
Pergamum, 圣经译别迦摩, 今名 Bergama, P373, 381, 382, 383, 396.
Pergamum, 参看帕加马。
Palma, P345.
Parma, P331.
Papinian, 又名 Aemilius Papinianus, 法学家 (? —212), P378, 463, 471.
Padua, 古称 Patavium, P331.
Panaetius, 斯多噶派哲学家 (约公元前 180 年至约 110 年), P361, 381.
Phanuel, P403.
Paris, 荷马史诗中之特洛伊王子, 曾诱走海伦引起特洛伊战争, P359, 383.
Pallas, 克劳狄乌斯的财务大臣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403.

- 帕埃斯图姆 Paestum, 今之 Pesto, P332。
- 帕特拉 Patrae, 今之 Patras, P358, 405。
- 帕特拉斯 Patras, P342。
- 帕特洛尼乌斯 Petronius Arbitr, 名 Caius, 作家 (? —66), P342。
- 帕特摩斯岛 Patmos, P441。
- 帕诺穆斯 Panormus, 今之 Palermo, P339。
- 帕福斯 Paphos, P433。
- 帕雷 Pare, 名 Ambroise, 法国外科手术之父 (1517—1590), P373。
- 帖撒利 Thessaly, P342, 356。
- 帖撒罗尼迦 Thessalonica, 今之 Salonika, P356, 405, 434, 435, 440, 448, 469, 473, 486。
- 幸运女神 Fortune Primigenia, P330。
- 底比斯 Thebes, 古称 Thebae, P368, 369。
- 庞贝 Pompeii, P333, 334, 335, 341, 405, 448。
- 庞培 Pompey, 又名 Cnaeus Pompeius Magnus, 罗马将军及前三雄之一 (106—48B. C.), P355, 376, 381, 383, 385, 392, 394, 470, 472。
- 弥赛亚 Messiah, P399, 402, 407, 412, 413, 416, 417, 423, 424, 425, 426, 430, 433, 438, 443, 451。
- 彼利亚 Peraea, P397。
- 彼拉多 Pilate, 名 Pontius, 犹太巡抚 (约在公元第1世纪的前半世纪), P425, 426。
- 彼得 Peter, St., 也叫 Simon 或 Simon Peter, 基督十二门徒之一 (? —64?), P413, 415, 424, 429, 430, 431, 433, 434, 437, 439, 440, 441, 450, 460, 480。
- 所罗门 Solomon, 犹太国王 (公元前 974—937 年是其统治时期), P394。
- 所罗门诗篇 Psalms of Solomon, P401。
- 所罗门智训 Book of the Wisdom of Solomon, P401。
- 抹大拉的玛利亚 Mary Magdalene, 被耶稣救治者 (公元第1世纪), P419, 426, 430。
- 拉韦纳 Ravenna, P331。
- 拉布达 Labda, P341。
- 拉坦诺 La Tène, P345。
- 拉塔基亚 Latakia, P379。
- 拉斐亚 Raphia, 今之拉法 Rafa, P376, 394。
- 拉蒂姆 Latium, P329。
- 昂蒂布 Antibes, 古称 Antipolis, P348。
- 昔兰尼 Cyrene, P407, 417。
- 杰里科 Jericho, P397。
- 杰勒萨 Gerasa, 今之 Djerash, P375, 376, 394, 397。
- 林肯城 Lincoln, 古称林坦 Lindum, P350。
- 欧迈尼斯二世 Eumenes II, 帕加马国王 (公元前 197—159 年是其统治时期), P382。
-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雅典戏剧家 (480—406B. C.), P380, 393。
- 法尤姆 Fayum, P368。
- 法文提亚 Faventia, 今之法恩扎 (Faenza), P331。
- 法尔那西斯 Pharnaces, 本都国王 (? —47B. C.), P385。

iB

- 法利赛人
Pharisees, P394, 395, 398, 399, 400, 406, 418, 421, 422, 423, 424, 429, 431, 432, 436.
- 法恩扎
Faenze, P331.
- 波尔多城
Bordeaux, 古称 Burdigala, P345, 347.
- 波尔都斯
Portus, P329.
- 波尼
Bone, 古称 Hippo Regius, P341.
- 波伦提亚
Pollentia, 今西班牙之 Pollensa, P345.
- 波利比奥斯
Polybius, 希腊历史学家 (204? —122? B. C.), P381, 386.
- 波利卡普
Polycarp, Saint, 士麦那主教和殉道者 (69? —155), P438, 481, 482.
- 波里摩
Polemo, Antonius, 希腊诡辩家及修辞学者 (约在公元第 2 世纪), P382.
- 波拉
Pola, P331.
- 波河
Po, 古名 Padus, P330, 331.
- 波罗的海
Baltic Sea, P352.
- 波斯特拉
Bostra, 今之 Basra, P375, 397, 448.
- 波蒂阿城
Portiers, P346.
- 波赛都尼奥斯
Poseidonius, 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 (135? —51? B. C.), P346, 361, 372, 381, 386.
- 的里雅斯特
Trieste, P331.
- 的黎波里
Tripoli, 古名 Tripolis, P340, 341, 342.
- 罗兰夫人
Mme Roland (Roland de la Platiere, Marie Jeanne), 法国吉伦泰党员 (1754—1793), P357.
- 罗纳
Rhone, 古名 Rhodanus, P345, 348.
- 罗伯逊
Robertson, 名 John Mackinnon, 不列颠新闻记者及学者 (1856—1933), P412.
- 罗得斯
Rhodes, P338, 361, 379, 381, 383, 396, 438, 469.
- 罗斯托夫采夫
Rostovtzeff, 名 Michael, 美国历史学家 (生于 1870 年), P477.
- 罗慕路斯
Romulus, 罗马第 1 任帝王 (公元前 8 世纪), P472.
- 耶路撒冷
Jerusalem, P375,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15, 416, 419, 424, 425, 427, 429,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42, 448, 449, 481, 483.
- 肯特
Kent, P350.
- 舍马亚
Shemaya, 犹太法师 (约在公元前第 1 世纪), P400.
- 迦太基城
Carthage, P340, 341, 342, 344, 355.
- 迦玛列
Gamaliel II, 犹太族长 (约在公元 100 年), P406.
- 迦玛列
Gamaliel, 法利赛人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429, 431, 432.
- 迦南
Canaan, P422.
- 迦流
Gallic, 参看加利奥.
- 迪奥克里先
Diocletian (C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Jovius), 罗马皇帝 (245—313), P349, 353, 385, 451, 463, 472, 475, 476, 477, 478, 479, 483, 484, 485, 487, 492, 495.
- 迪奥斯科里斯
Dioscorides, 希腊医学作家 (40—90A. D.), P373.
- 金角
Golden Horn, P356.
- 金驴
Golden Ass, 阿普列乌斯 (Apuleius) 著, P342.

变化十一书

Eleven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P342.

九 画

- 俄尔甫斯派 Orphic sect, P389, 431。
 俄尔甫斯教 Orphic, P450。
 俄尔甫斯 Orpheus, P390, 466。
 俄克喜林库斯 Oxyrhynchus, 今名 Behnesa, P368。
 保利努斯 Paulinus, 名 Caius Suetonius, 将军及总督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350。
 保利努斯 Paulus, 名 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德国新教的神学家 (1761—1851), P411。
 保利努斯 Paulus, 名 Julius, 法律学者 (约在公元 2 至 3 世纪间), P463, 471。
 保罗 Pau, St.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原称 Saul (10? —64?), P363, 380, 381, 413, 416, 424, 425, 426, 428, 429,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3, 444, 450, 480。
 保罗 Paul the Hermit, 埃及基督修道士, P487。
 保罗·路易 Paul-Louis, P477。
 保萨尼阿斯 Pausanias, 希腊诡辩家 (约在公元第 2 世纪), P374。
 勃艮第 Burgundy, P347。
 哈尔基斯 Chalcis, P356。
 哈达德 Hadad, P388。
 哈维 Harvey, 名 William, 英国解剖学者及医生 (1578—1657), P374。
 哈斯莫尼安 Hasmonians, 犹太家族名, P394, 395, 396。
 哈德良 Hadrian (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罗马皇帝 (76—138), P330, 331, 350, 355, 359, 360, 361, 362, 369, 379, 383, 407, 449, 465, 481, 491, 493。
 哈德良墙 Hadrian's Wall, P389。
 哈德鲁梅姆 Hadrumetum, 今之 Sousse, P340。
 威尼斯 Venetia, P331。
 威尼斯 Venice, P331, 382。
 威尼斯省 Venetia, P336。
 威勒斯 Verres, 名 Caius Cornelius (? —43B. C.), P338, 339。
 客西马尼 Gethsemane, P423, 425。
 屋大维 Octavian, 参看奥古斯都。
 帝国的灭亡 Ruins of Empire, 伏尔尼著, P411。
 拜火教 (即祆教) Zoroastrianism, P388, 393, 399, 401, 451。
 拜占庭 Byzantium, P355, 356, 379, 384, 393, 463, 471, 476, 490。
 挪亚 Noah, P392。
 施未策 Schweitzer, 名 Albert, 1875 年生于 Alsace, 哲学家、牧师、医生及音乐家, P413。
 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P415, 417, 420, 423, 424。
 施特劳斯 Strauss, 名 David Friedrich, 德国唯理主义神学家 (1808—1874), P411, 412。
 柏拉图 Plato, 希腊哲学家 (427—347B. C.), P342, 357, 358, 365, 370, 371, 401, 402, 442, 453, 454, 455, 471, 488。

- 柏罗丁 Plotinus, 生于埃及之罗马新柏拉图派哲学家 (205—270?), P367, 370, 381, 453, 454, 455, 458, 472, 488。
- 查士丁尼 Justinian I the Great, 又名 Flavius Anicius Justinian, 拜占庭皇帝 (483—565), P451, 471, 472。
- 查斯丁 Justin, 基督殉道者 (? —108), P455。
- 珀耳塞福涅 Persephone, P383, 389。
- 皈依派 Chasidim, P399。
- 神女对话录 Dialogues of the Hetairai, 卢奇安著, P366。
- 科马吉尼 Commagene, P366, 380。
- 科马纳·庞蒂卡 Comana Pontica, P383。
- 科卢梅拉 Columella, Lucius Junius Moderatus, 农业作家 (约公元第 1 世纪), P347。
- 科尔多瓦 Cordova, P344。
- 科西嘉 Corsica, P339。
- 科彻巴 Simeon Bar Cocheba, P403。
- 科林斯 Corinth, P359, 378, 379, 396, 405, 432, 435, 439, 440, 448, 460, 469。
- 科莫 Como, 湖, 今之 Lacus Larius, P330。
- 科都巴 (科尔多瓦) Corduba, 今名 Cordova, P344。
- 科隆 Cologne, 古称 Oppidum Ubiorum, 后改称 Colonia Agrippinensis, P353。
- 科斯岛 Cos, P373, 381。
- 科蒂安山 Cottian Alps, P330。
- 突尼西亚 Tunisia, P340。
- 美因茨 Mainz, 古名 Magontiacum, P467, 471。
- 费拉拉 Ferrara, 古称 Forum Alieni, P331。
- 费拉德尔菲亚 Philadelphia, P376, 397。
- 费斯图斯 Festus (圣经译费斯图斯), 犹太官吏 (约在公元 62 年), P403, 437。
- 费斯图斯 Festus, 参看费斯图斯。
- 贺拉斯 Horace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拉丁诗人 (65—8B. C.), P331, 376, 405, 497。
- 革马拉 Gemala, 名 Lucilius, 百万富翁, P336, 376。
- 哥白尼 Copernicus, 名 Nikolaus, 波兰天文学家 (1473—1543), P371, 372。
- 哥伦布 Columbus, 名 Christopher, 美洲发现者 (1446? —1506), P372。
- 哥林西 Corinth, 参看科林斯。
- 哥特人 Goths, P354。

十 画

- 哲罗姆 Jerome, Saint (Hieronymus, Sophronius Eusebius, 340? —420), P430, 444, 456。
- 埃尔科小姐 The Lady of Elche, P344。
- 埃布罗河 Ebro, P344。
- 埃皮达鲁斯 Epidaurus, P355, 359。
- 埃多姆 Edom, P394。
- 埃克巴塔那 Ecbatana, 今之 Hamadan, P392。

- 埃利亚 Elea, P332。
- 埃利亚卡皮托利纳 Aelia Capitolina, P407。
- 埃泽萨 Edessa, 今之 Urfa, P355, 380, 448, 450, 468。
- 埃格那提亚路 Via Egnatia, P355, 448。
- 埃涅阿斯 Aeneas
- 埃莱夫西斯 Eleusis, P359, 389。
- 埃维亚 Euboea, P356, 385。
- 埃斯叩雷比庙(医药神) Temple of Aesculapius, P384。
- 埃斯图斯堪拱门 Etruscan arch, P330。
- 埃斯德赖拉 Esdraela, P397。
- 埃雷特里亚 Eretria, P356。
- 埃默利塔 Emerita, 今之梅里达 Mérida, P345。
- 恩加迪 Engadi, P399。
- 恩尼乌斯 Ennius, 名 Quintus, 诗人和戏剧家(239-169 B. C.), P356, 494。
- 拿破仑 Napoleon I, 又名 Bonaparte, 法国皇帝(1769-1821), P357, 411。
- 拿撒勒 Nazareth, P397, 415, 417, 419, 429。
- 朗戈斯 Longus, 希腊诡辩家及小说家(约在公元第3世纪), P382。
- 朗吉努斯 Longinus, Lucius Cassius, 叙利亚总督(?-42 B. C.), P394。
- 朗吉努斯 Longinus, 名 Dionysius Cassius, 希腊哲学家和批评家(213?-272), P468, 472, 473, 475。
- 格拉古 Gracchus, 名 Caius Sempronius, 执政(153?-121 B. C.), P340。
- 格拉古兄弟 Gracchi, P344, 382, 476。
- 格洛斯特城 Gloucester, P350。
- 桑多 Xantho, P377。
- 桑利 Senlis, 古名 Augustomagus, P349。
- 桑索斯 Xanthus, P380。
- 桑斯城 Scns, P346。
- 泰亚那的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of Tyana, 希腊哲学家(约在公元第1世纪), P382。
- 泰吉斯河 Tagus, P345。
- 泰西封 Ctesiphon, P392, 393, 394, 448, 451, 463, 468。
- 泰恩河 Tyne, P350。
- 泰晤士河 Thames, 古称 Tamesis, P351。
- 海伦娜 Helena, 君士坦丁的姘妇(约在公元第3世纪), P484, 486, 492。
- 海格立斯 Hercules, P353, 379, 476。
- 海涅 Heine, 名 Heinrich, 德国诗人(1797-1856), P357, 434。
- 海德斯 Hades, P376, 389。
- 涅墨亚 Nemean, P359。
- 热那亚 Genoa, 古称 Genua, P330。
- 爱比克泰德 Epictetus, 斯多噶派哲学家(60?-120?), P355, 359, 361, 362, 363, 364, 386, 455。
- 爱略斯·阿里斯提得斯 Aelius Aristides, 希腊修辞学家(117-187), P382。
- 特尔斐 Delphi, 今之 Kastri, P347, 355, 357, 359, 383。
- 特拉佩祖斯 Trapezus, 今之 Trebizond, P384, 386, 468。
- 特拉维 Tréves, P349。
- 特洛伊城 Troy, 古称 Troia, 今名 Hissarlik, P383, 387, 492。

- 特洛阿斯
 秦那
 索尔韦湾
 索伦托
 索拉努斯
 索非亚
 索恩河
 荷马
 荷姆斯
 莎士比亚
 莫西亚
 莫赖厄山
 莱辛

 莱姆城
 莱茵兰
 莱茵河
 莱斯
 莱斯特
 诺巴·凯撒里纳
 诺克拉提斯
 诺里库姆
 诺萨斯
 诺斯替主义
 贾鲁斯
 都灵
 都拉基乌姆
 酒神剧场
 陶尔米纳
 高加索
 高卢

 高纳斯

 Troas, P434, 448.
 Cinna, 名 Lucius Cornelius, 狄克推多 (? —84B. C.), P385.
 Solway Firth, P350.
 Sorrento, 参看苏伦敦 Surrentum.
 Soranus, 希腊医学作家 (约在公元 98 年至 138 年), P373.
 Sofia, P354, 356.
 Säone, P345, 348.
 Homer (约在公元前第 9 世纪), P366, 383, 458.
 Homs, 古称伊米沙 Emesa, P378.
 Shakespeare, 名 William (1564—1616), P357, 460.
 Moesia, P354, 484, 496.
 Mt, Moriah, P396.
 Lessing, 名 Gotthold Ephraim, 德国批评家和戏剧家 (1729—1781), P411.
 Rheims, P346.
 Rhineland, P353.
 Rhine, 古称 Rhenus, P345, 349, 352, 353, 388, 467, 470, 475.
 Lais, 希腊名诗选里的人物, P377.
 Leicester, 古称 Ratae Coritanorum, P351.
 Norba Caesariona, 今之 Alcantara, P345.
 Naucratis, P368, 369.
 Noricum, P353.
 Cnossus, P365.
 Gnosticism, P371, 443, 450, 451, 454, 458.
 Jairus, 被耶稣救醒的女孩的父亲 (公元第 1 世纪), P419.
 Turin, P330, 485.
 Dyrrhachium, 今名都拉索 Durazzo, P353, 355, 448.
 Theater of Dionysus, P359.
 Taormina, P339.
 Caucasus, P384, 392.
 Gaul, P330, 343, 345, 346, 347, 348, 349, 353, 366, 380, 381, 449, 450, 467, 468, 471, 475, 482, 484, 485, 486, 496.
 Caunus, P384.

十一画

- 勒南

 培拉
 培拉
 基克拉泽斯
 基林努斯

 基维利斯
 密细亚
 密特拉神

 Renan, 名 Ernest, 法国东方学者及批评家 (1823—1892), P412, 414.
 Pella, P356.
 Pella, P394.
 Cyclades, P385.
 Quirinius, 名 Publius Sulpicius, 叙利亚总督 (? —21A. D.), P415, 426.
 Civilis, 名 Julius, Batavian 叛乱领袖 (约公元 71 年), P347.
 Mysia, P380, 451.
 Mithras, P388, 389, 393, 411, 444, 447, 452.

- 密特拉教
康茂德

康斯坦察
得尔俾
得墨忒尔
曼彻斯特
曼图亚
梅尔卡特
梅尔里亚
梅因斯
梅安得河
梅约斯荷莫斯港
梅里达
梅特罗多拉
梅塔摩福西思十一传
梅塞纳斯
梅察达
梭罗
理查森
盖仑

盖里济姆山
第欧根尼,
第勒尼安海
维内第人
维兰德

维吉尔

维多利亚
维纳西亚
维纳斯
维苏威火山
维里亚
维罗纳
维奥提亚
维斯图拉河
菲力克斯
菲力普
菲力普

菲力普
菲力普
菲利皮
- Mithraism, P389, 452, 475。
Commodus, 全名 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罗马皇帝 (161—192), P374, 462, 463, 470, 471, 482。
Constanta, P354。
Derbe, P380, 434。
Demeter, P378, 389。
Manchester, 古称 Mancunium, P351。
Mantua, P331。
Melkart, P340。
Myrlea, P386。
Mayence, P353。
Maeander, 今之 Menderez, P381。
Myos Hormos, P369。
Mérida, P345。
Metrodora, 亚历山大女医生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373。
Metamorphoseon Libri XI, 参看金驴 (Golden Ass)。
Maecenas, 名 Caius Cilnius, 政治家 (? —8B. C.), P330。
Masada, P404。
Thoreau, 名 Henry David, 美国哲学家及作家 (1817—1862), P454。
Richardson, 名 Samuel, 英国小说家 (1689—1761), P473。
Galen, 又名 Claudius Galenus, 希腊内科医生 (130—200?), P373, 374, 375, 380, 383, 446。
Gerizim, P398。
Diogenes, 斯多噶派哲学家 (约在公元前第 2 世纪), P363。
Tyrrhenian, 又称 Etruscan, P329。
Veneti, P331。
Wieland, 名 Christopher Martin, 德国诗人和小说家 (1733—1813), P411。
Virgil, 又名 Publius Vergilius, 或称 Virgilius Maro, 诗人 (70—19B. C.), P331, 333, 466, 497。
Victoria
Venusia, 今之 Venosa, P331, 405。
Venus, P334, 343, 359, 378, 407。
Vesuvius, P332, 333。
Velia, P332。
Verona, P467。
Boeotia, P356。
Vistula, P352。
Minucius Felix, 基督教作家 (约公元第 2 世纪), P456。
Philip II, 马其顿国王 (382—336B. C.), P356。
Philip the Arab (Marcus Julius Philippus “Arabs”), 罗马皇帝 (公元 244—249 年 是其任位时期), P467。
Philip (圣经译腓利), 犹太国王 (约在公元第 1 世纪), P397, 430。
Philip, 名 Asiarch (约在公元 155 年), P481。
Philippi, P405, 434, 435, 440。

- 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
 菲利波波利斯
 菲狄亚斯
 菲洛斯特拉托
 菲莱
 萨马利亚
 萨马萨塔
 萨卢斯特
 萨尔马特人
 萨布拉塔
 萨米兹吉图萨
 萨沃河
 萨图尼努斯
 萨姆纽
 萨拉哥萨
 萨罗尼加
 萨迪斯
 萨莫萨塔
 萨勒南
 萨提儿(酒醉的森林之神)
 萨蒂利孔
 萨谟奈
 萨福
 雪莱
 Arabia Felix, 今之也门(Yemen), P375。
 Felix, 名 Antonius, 古罗马巴勒斯坦省长(约在公元后第1世纪), P403, 436, 437。
 Philippopolis, P356。
 Pheidias, 希腊雕刻家(约生于490—432B. C.), P335, 359, 387。
 Philostratus, 名 Flavius, 希腊修辞学者及传记作家(约在第3世纪的前半世纪), P360, 374, 380, 382, 390, 472。
 Phile, 普里恩市长(约在公元前第1世纪), P381。
 Samaria, P394。
 Samasata, P380。
 Sallust (Caius Sallustius Crispus), 历史学家(86—35B. C.), P331, 414。
 Sarmatians, P354, 469。
 Sabrata, P341。
 Sarmizegetusa, P354。
 Save River, P353。
 Saturninus, 名 Lucius Appuleius, 急进分子领袖(?—100B. C.), P385, 415。
 Samnium, P331, 332。
 Saragossa, 古称 Caesaraugusta, P373。
 Salonika, P356。
 Sardis, 圣经译撒狄, P382, 405。
 Samosata, P366。
 Salernum, 今之 Salerno, P332。
 Drunken Satyr, P335。
 Satyricon, 帕特洛尼乌斯(Petronius)著, P342。
 Samnites, P385。
 Sappho, 希腊诗人(约在公元前第7世纪), P376。
 Shelley, 名 Percy Bysshe, 英国诗人(1792—1822), P472。

十二画

- 博未城
 博利斯坦河
 博林布鲁克
 博诺尼亚
 波斯普鲁斯海峡
 喀罗尼亚
 喜帕斯斯
 塔木德
 塔兰托
 塔卡帕
 塔尔苏斯
 塔尔苏斯
 塔西陀
 Beauvais, 古称 Caesaromagus, P346, 349。
 Borysthenes, 今蕞伯河, P387。
 Bolingbroke, P411。
 Bononia, 今之波伦亚 Bologna, P331。
 Bosphorus, P356, 384, 385。
 Chaeronea, P356, 357。
 Hipparchus, 希腊天文学家(160?—125? B. C.), P372。
 Talmud, P407。
 Tarentum, 今之 Taranto, P332。
 Tacapae, 今 Gabes, P340。
 Tarsus, 圣经译塔尔苏斯, P380, 405, 431, 433, 468。
 Tarsus, 参看塔尔苏斯。
 Tacitus, 名 Caius Cornelius, 历史学家(约在55—120?), P338, 350,

- 352, 403, 404, 405, 412, 414, 425, 456, 473, 475, 497。
Tarragona, 参看塔拉科。
Tarraco, 今名塔拉戈那 Tarragona, P345, 483。
Tarraconensis, P345。
Tasso, 名 Tarquato, 意大利诗人 (1544—1595), P473, 497。
Thapsus, 塔普苏斯之役在公元前 46 年, P340, 341。
Thapsacus, P379。
Tadmor, P378。
Orange, P348。
Augustonemetum, 今名克莱蒙—费朗 Clermont Ferrand, P348。
Augustodunum, P348。
Augustus, 全名 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罗马皇帝 (63B. C. —14A. D.), P330, 331, 336, 340, 341, 344, 347, 348, 349, 351, 352, 355, 359, 369, 375, 376, 378, 381, 383, 392, 395, 396, 403, 415, 476, 479, 492。
Augusta Trevirorum, 今之 Trèves, P349。
Orléans, P348。
Orontes. R., P379。
Osiris, P388, 441, 438。
Autum, 古称 Augustodunum, P348。
Olympia, P358, 361, 387。
Olympus, P366。
Augst, P353。
Augsburg, P353。
Aurelian, 又名 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 罗马皇帝 (212? —275), P452, 467, 475, 476, 493。
Aurelius, Marcus, 全名 Marcus Annius Aurelius Antoninus, 罗马皇帝及哲学家 (121—180), P336, 340, 344, 352, 354, 360, 361, 366, 374, 383, 452, 455, 463, 466, 470, 479, 482, 491, 492, 493。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诗人 (43B. C. —A. D. 17), P331。
Oscans, P333。
Osrhoene, 今 Diar Modhar, P380。
Ostia, P329, 333, 336。
Aurignacian man, P345。
Aude, 古名 Atax, P345。
Magnificat, P364。
Tiberius, 全名 Tiberius Claudius Nero Caesar, 罗马皇帝 (42B. C. —A. D. 37), P351, 403, 415, 417。
Tyre, P344, 360, 376, 378。
Titus, 圣保罗的同僚, 后背弃保罗 (公元第 1 世纪), P439。
Titus, 全名 Titus Flavius Sabinus Vespasianus, 圣经译提多, 罗马皇帝 (40—81), P396, 399, 404, 406, 429, 449。
Delos, P385, 405。
Tigranes the Great, 亚美尼亚国王 (公元前 94 年至 56 年是其统治
- 塔拉戈那
塔拉科
塔拉康宁西斯省
塔索
塔普苏斯
塔普萨卡斯
塔德莫
奥兰治
奥古斯托尼米托姆
奥古斯托都南
奥古斯都

奥古斯塔·特列维罗兰
奥尔良
奥龙特斯河
奥西利斯
奥坦
奥林匹亚
奥林匹斯山
奥格斯特
奥格斯堡
奥勒利安

奥理略

奥维德
奥斯坎
奥斯特罗尼
奥斯蒂亚
奥瑞纳人
奥德河
尊主颂
提比略

提尔
提多
提图斯

提洛
提格兰大帝

- 提格拉诺索塔
提摩太
斐洛
斯巴达
斯多噶学派
斯考鲁斯
斯居代里夫人
斯威夫特
斯宾诺莎
斯特拉博
斯特拉斯堡
斯塔拉托
斯蒂芬
普卢塔克
普劳图斯
普里恩
普拉克西特利斯
普拉彻尔
普拉森舍
普拉蒂亚
普林尼
普林尼
普罗旺斯
普罗泰哥拉
普罗第卡斯
普洛佩提乌斯
普洛旁提斯
普鲁萨
温切斯特
温迪斯格
温戴克斯
腊埃提亚省
腓尼基人
蒂伯
道拉斯
道德篇
时期), P392。
Tigranocerta, 今名 Sert, P392。
Timothy, 保罗的同僚(公元第1世纪), P434, 439。
Philo Judaeus, 犹太哲学家(约生于公元前20年到公元后54年), P370, 371, 401, 402, 405, 438, 442, 443, 450, 455, 458, 488。
Sparta, P359。
Stoicism, P357, 361, 364, 367, 371, 381, 386, 402, 438, 457, 458。
Scaurus, 名 Marcus Aemilius, 将军(约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 P355。
Scudéry, 名 Madeleine de, 法国小说家(1607—1701), P473。
Swift, 名 Jonathan, 英国讽刺作家(1667—1745), P497。
Spinoza, 名 Baruch, 荷兰哲学家(1632—1677), P432。
Strabo, 希腊地理学家(63B. C. ? --24A. D. ?), P331, 343, 346, 351, 352, 356, 368, 380, 381, 382, 386, 405。
Strasbourg, P353, 471。
Spalato, P353。
Stephen, 第一位基督殉道圣徒(?—30?), P429, 432, 433。
Plutarch, 希腊传记作家(467—120?), P339, 356, 357, 358, 359, 367, 406。
Plautus, 名 Titus Maccius, 罗马喜剧作家(约生于254—184B. C.), P331。
Priene, P381。
Praxiteles, 希腊雕刻家(385—约320B. C.), P335。
Preacher, P390。
Placentia, 即今之皮亚琴察 Piacenza, P331。
Plataea, P355, 356。
Pliny (C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 即小普林尼, 作家及演说家(61—114?), P338, 385, 412, 446, 481。
Pliny (Caius Plinius Secundus), 即老普林尼(23—79), 自然主义者和百科全书编纂者, P329, 332, 334, 347, 348, 375, 383。
Provence, P347。
Protagoras, 希腊哲学家(481—411B. C.) P365。
Prodicus, 希腊哲学家(约在公元前第5世纪), P359。
Propertius, 罗马诗人(50—15B. C.), P331。
Propontis, P383。
Prusa, P383, 386, 468。
Winchester, 古称 Venta Belgarum, P351。
Windisch, P353。
Vindex, 名 Caius Julius, 罗马总督(约在公元1世纪), P347。
Raetia, P353。
Phoenicians, P369, 378。
Tibur, 今之提弗利 Tivoli, P330, 475。
Taurus, P380。
Moralia, 普卢塔克著, P356, 357。

- 雅各 James, 西庇太的儿子, 使徒 (? —41?), P413, 419, 429, 441。
 雅各 James, 基督的兄弟, 又叫“公义者”(the Just), P416, 429, 434, 445。
 黑海 Black Sea, 古称 Pontus Euxinus, P354。

十三画

- 塞万提斯 Cervantes Saavedra, 名 Miguel de, 西班牙小说家 (1547—1616), P473。
 塞内加 Seneca, 名 Lucius Annaeus, 斯多噶派哲学家 (4? B. C. —65A. D.), P333, 344, 352。
 塞佛利斯 Sepphoris, P403。
 塞克都斯 Sextus Empiricus, 希腊哲学家 (约在第2世纪末), P365。
 塞纳河 Seine, 古称 Sequana, P345。
 塞罗纳 Salona, 今之斯帕拉托 Spalato, P353。
 塞哥维亚 Segovia, P345。
 塞浦路斯 Cyprus, P373, 380, 407, 433, 469。
 塞琉西 Seleucids, P378, 392, 394, 398。
 塞琉西亚 Seleucia, P392, 393, 405, 448。
 塞琉西亚·佩里亚 Seleucia Pieria, P379。
 塞普提摩斯 Septimius Severus, 又叫 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罗马皇帝 (146—211), P341, 462, 463, 464, 467, 470, 471, 472, 482, 484, 485, 493, 495。
 意大利卡 Italica (Sevilla la Vieja), P344。
 新伊利安城 New Ilium, P383。
 新毕达哥拉斯学派 Neo-Pythagoreans, P367, 442, 450, 453, 458。
 新迦太基 Nova Carthago, or New Carthage, 今之卡特赫那 (Cartagena), P345。
 新柏拉图派 Neoplatonism, P371, 381, 443, 450, 453。
 新教 Protestantism, P431, 441。
 滨海阿尔卑斯山 Maritime Alps, P348。
 禁欲学派 The Stoics, 即斯多噶学派, P361。
 福斯湾 Forth Firth, P350。
 蒙田 Montaigne, 名为 Michel Eyquem de, 法国哲学家及作家 (1533—1592), P342, 357。
 蒙达 Munda, 蒙达之役在公元前45年, P344。
 蒙森 Mommsen, (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德国历史学家 (1817—1903), P349。
 蒙蒂格纳 Montignac, P345。
 蒲柏 Pope, Alexander, 英国诗人 (1688—1744), P497。
 詹姆尼亚 Jamnia, P397, 406, 407。
 詹姆斯 James I, 英国国王 (1566—1625), P413。
 赖玛鲁斯 Reimarus, 名 Hermann Samuel, 德国学者 (1694—1768), P411。
 路斯康 Leuce Come, P375。
 锡尔切斯特 Silchester, 古称 Calleva Atrebatum, P351。
 锡尔米姆 Sirmium, 今之米特罗维察 (Mitrovica), P353, 472, 476。

36A

锡尔塔
锡安山
锡拉库萨
锡诺普
雷俄狄西亚
鲍尔

十四画

赛纳河
赛斯
赫卡通皮洛斯
赫尔库兰尼思
赫尔莫吉尼斯
赫尔墨斯
赫尔德

赫利卡那城
赫利奥多拉
赫利奥波利斯
赫希奥德
赫拉
赫拉克利特
赫勒斯旁特
赫梯

十五画

墨丘利
墨勒阿格
德马
德尔图良

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
德西乌斯

德莱顿
德漠克里特
摩尔族
摩尼
摩西
摩苏尔
摩押
摩德纳
撒丁

Cita, 现称 Constantine, P341.
Zion, P398.
Syracuse, P339, 405.
Sinope or Sinob, P383, 384, 386.
Laodicea, 今之 Latakia, P379, 380, 382.
Bauer, 名 Bruno, 德国神学家 (1809—1882), P412.
Seine, 古称 Sequana, P388.
Sais, P368.
Hecatompylus, P392.
Herculaneum, P332, 333, 334, 335.
Hermogenes, 希腊建筑师 (约在公元前第 2 世纪), P381.
Hermes, P366, 390.
Herder, 名 Johann Gottfried Von, 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及批评家 (1744—1803), P411.
Halicarnassus, 今之 Budrum, P380.
Heliadora, P376.
Heliopolis, 今之 Baalbek, P368, 378.
Hesiod, 希腊诗人 (约生于公元前 800 年), P366.
Hera, P383.
Heracleitus, 希腊哲学家 (约在公元前 500 年), P351, 371.
Hellespont, 今之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 P384.
Hittites, P380, 392.
Resting Mercury, P335, 348, 353.
Meleager, 希腊讽刺诗人 (约在公元前第 1 世纪), P376, 377.
Demas, 圣保罗的同僚, 后背弃保罗 (公元第 1 世纪), P439.
Tertullian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 神学家 (160?—230?), P340, 389, 415, 445, 446, 449, 456, 460, 461, 480, 481, 482, 484, 493.
Demetrius, 圣经译底米丢 (在圣保罗时代), P381, 435.
Demetrius, 参看德米特里。
Decius, 全名 Caius Messius Quintus Traianus Decius, 罗马皇帝 (200?—251), P461, 467, 468, 472, 482, 487.
Dryden, 名 John, 英国诗人及戏剧家 (1631—1700), P497.
Democritus, 希腊哲学家 (460?—362? B. C.), P367.
Moors, 古名 Mouri, P341.
Mani of Ctesiphon, 波斯神秘家 (215—273), P451.
Moses, P398, 402, 422, 426, 429, 432, 436.
Mosul, P393.
Moab, P394.
Modena, 见 Mutina.
Sardinia, P339.

3

- 撒马利 Samaritis, P397。
- 撒马利亚 Samaria—Sebaste, 今之 Sebustieh, P376, 429, 430, 450, 456。
- 撒尔底迦 Sardica, P354, 356。
- 撒旦 Satan, P389, 438, 440, 441, 442, 443, 451, 458, 491。
- 撒伯里乌派 Sabellians, P451。
- 撒狄 Sardis, 参看萨迪斯。
- 撒罗米 Salome, 希罗底的女儿, P417。
- 撒罗米 Salome, 到耶稣墓地去的, P426。
- 撒罗米女王 Queen Salome Alexandra, 犹太女王(公元前 78—69 年是其在位时期), P394。
- 撒哈拉沙漠 Sahara, P340, 341。
- 撒都该教派 Sadducee, P398, 399。
- 橄欖山 Mount of Olives, P424。
- 潘诺尼亚 Pannonia, P353, 354, 462, 467, 468。
- 潘非利亚 Pamphylia, P433。
- 潘提卡帕姆 Panticapaeum, 今克赤, P384。

十六画

- 穆勒 Mill, 名 John Stuart, 英国哲学家(1806—1873), P454。
- 穆提那 Mutina, P331。
- 辨论集 Diatribai, 爱比克泰德著, 即言论集 Discourses, P362。
- 戴奥尼西 Dionysius, 亚历山大主教(约在公元 3 世纪), P483, 493。

十七画

- 黛安娜 Diana, P335。

注 釋

Capital Roman numerals, except at the beginning of a note, will usually indicate volumes, followed by page numbers; small Roman numerals will usually indicate "books" (main divisions) of a classical text, followed by chapter or verse numbers, and sometimes additionally by section or paragraph numbers.

CHAPTER I

1. Pliny, *Natural History*, xxxvii, 77.
2. Virgil, *Georgics*, ii, 149.
3. *Ibid.*, ii, 198.
4. Strabo, *Geography*, v, 4. 8.
5. Polybius, *History*, i, 2. 15.
6. In Taine, *Modern Regime*, 17.
7. Aristotle, *Physics*, 1329b.
8. Thucydides, *Peloponnesian War*, vi, 18. 2.
9. Homo, *Primitive Italy*, 32; Toutain,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207.
10. Dennis, *Cities and Cemeteries of Etruria*, I, 36.
11. Herodotus, *Histories*, v, 94; Strabo, v, 1. 2; Tacitus, *Annals*, iv, 55; Appian, *Roman History*, viii, 9. 66; etc.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i, 30, regarded the Etruscans as indigenous to Italy; so did Mommsen, *History of Rome*, I, 155. Dennis, I, 17, Frank,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16, Randall-Maclver, *Etruscans*, 23, and Rostovtzeff,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II, 180, accept the tradition.
12. Dennis, I, 39.
13. Paul-Louis, *Ancient Rome at Work*, 66; Toutain, 211.
14. Dennis, I, 329.
15. Athenaeus, *Deipnosophists*, xii, 3.
16. Garrison, *History of Medicine*, 119.
17. Castiglione, *History of Medicine*, 192.
18. Aristotle in Athenaeus, i, 19; Dennis, I, 321.
19. *Ibid.*, 21.
20.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IV, 415.
21. Frazer, Sir J., *Magic Art*, II, 287.
22. Scholiast on Juvenal, vi, 565.
23. Frazer, I. c.
24. CAH, IV, 420-1; Mommsen, I, 232-3; Dennis, II, 168.
25. *Enc. Brit.*, VIII, 787.
26. Anderson and Spiers, *Architecture of Greece and Rome*, 121; Strong, E., *Art in Ancient Rome*, 21; CAH, VII, 386.
27. Pliny, xxxv, 6.
28. Rodenwaldt, G., *Die Kunst der Antike: Hellas*, 509.
29. Ovid, *Fasti*, iii, 15.
30. Livy, *History of Rome*, i, 9-13.
31. Frazer, II, 289.
32. Livy, i, 19.
33. Tacitus, *Annals*, iii, 26.
34. Cicero, *De re publica*, ii, 14.
35. Livy, i, 22.
36. *Ibid.*, 27.
37. Dio Cassius, *History of Rome*, fragment vii.
38. Strabo, v, 2. 2.
39. Livy, i, 35.
40. Pais, E., *Ancient Legends of Roman History*, 38.
41. Cicero, *Republica*, ii, 21.
42. Livy, i, 46.
43. Pais, 137-8.
44. Dio iii, 7, and frag. x, 2.
45. Livy, i, 56-7.
46. Syme, R., *The Roman Revolution*, 85n.
47. Cicero, *Republica*, i, 39; Coulanges, F., *The Ancient City*, 384.
48. Tacitus, *Histories*, iii, 72.
49. Mommsen, I, 414.
50. Dennis, I, 26.
51. Duff, J. W., *Literary History of Rome*, 6; CAH, IV, 407.
52. Livy, i, 8; Strabo, v, 2. 2; Dennis, II, 166.
53. CAH, VII, 384.
54. Livy, i, 8.
55. CAH, VIII, 387; Hammerton, J.,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 II, 1158.
56. Strabo, v, 2. 2.

CHAPTER II

1. Livy, i, 8.
2. Aulus Gellius, *Attic Nights*, vi, 13.
3. Livy, ii, 56; CAH, VII, 456.
4. Aulus Gellius, xx, 1. 45-51; Dio, frag. xvi, 4.
5. Livy, ii, 23-30; Dio, iv, 7 and frag. xvi, 6; Dionysius, vi, 45; Plutarch, "Coriolanus."
6. Livy, iv, 13; Dio, vi, 7.
7. Livy, iii, 52.
8. Dio, v, 7.
9. *Ibid.*
10. Livy, i, 43.

11. Frank, *Economic History*, 10; Smith, W.,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s. v. *exercitus*.
12. Mommsen, III, 60.
13. Plutarch, "Pyrrhus."
14. Coulanges, 244.
15. Dio, iv, 7.
16. Twelve Tables, iv, 1-3, in Monroe, P., *Source Book*, 337.
17. Twelve Tables, iii, 1-6.
18. *Ibid.*, viii, 3.
19. *Ibid.*, 21-26.
20. Cicero, *Pro Roscio Amerino*, 25-6.
21. Polybius, iii, 6.
22. Livy, vii, 24.
23. Vitruvius, *De Architectura*, ii, 12.
24. Polybius, vi, 37.
25. Frontinus, *Stratagems and Aqueducts*, iv, 1.
26. Frank, *Economic History*, 338; *Id.*,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 160; Fowler, W. W., *Social Life at Rome*, 32; Edwards, H. J., Appendix A to Caesar, *Galic War*.
27. Dio, vi, 95.
28. Livy, ii, 34; Dionysius, vii, 50; Dio, v, 7 and frag. xvii, 2; Appian, *Roman History*, ii, 5; Plutarch, "Coriolanus."
29. Polybius, ii, 15-20.
30. Livy, v, 42.
31. Dio, vii, 7.
32. Coulanges, 494.
33. Plutarch, "Sayings of Great Commanders," in *Moralia*, 184C.

CHAPTER III

1. Mommsen, II, 138.
2. Smith, R. B., *Carthage*, 29.
3. Appian, viii, 95.
4. Polybius, vi, 56.
5. Plutarch, *De re publica ger.*, iii, 6.
6. Frazer, *Adonis, Attis, Osiris*, I, 114.
7.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xx, 14.
8. St. Augustine, *Letters*, xvii, 2.
9. Appian, viii, 127.
10. Aristotle, *Politics*, 1272b.
11. *Ibid.*, 1273a.
12. Polybius, iii, 22.
13. Strabo, xvii, 1. 19.
14. Polybius, i, 20-1.
15. Cicero, *De Officiis*, iii, 26; *In Pisonem*, 43.
16. Gellius, vii, 4.
17. Polybius, i, 80.
18. Smith, R. B., *Carthage*, 151.
19. Polybius, i, 87. Flaubert has told the story with perfect art in *Salamambo*.
20. Mommsen, ii, 223.

21. Dio, frag. lii, 2.
22. Livy, xxi, 4.
23. Mommsen, II, 243.
24. Livy, xxi, 22.
25. Plutarch, *Moralia*, 195D.
26. Livy, xxii, 57.
27. Polybius, ii, 75, 118.
28. Livy, xxii, 50.
29. Livy, xxviii, 12.
30. Diodorus, xxvii, 9; Appian, vii, 59.
31. *Ibid.*, viii, 134.
32. Livy, xxxix, 51.

CHAPTER IV

1. Twelve Tables, iv, 1.
2. 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vi, 9.
3. Horace, *Satires*, i, 8, 35; Müller-Lyer, F., *Evolution of Modern Marriage*, 55; Castiglione, 195; Howard, C., *Sex Worship*, 65, 79; *Enc. Brit.*, 11th ed., XVII, 467; XXI, 345.
4. Pliny, xxviii, 19.
5. Livy, xxiii, 31.
6. Virgil, *Georgics*, ii, 419; Horace, *Odes*, i, 1.25.
7. Frazer, *Magic Art*, II, 190; the derivation is questioned by Fowler, W. W., *Roman Festivals of the Republic*, 99.
8. Virgil, *Aeneid*, vii, 761; Ovid, *Fasti*, vi, 753; *Metamorphoses*, xv, 497; Strabo, v, 3.12; Pliny, xxx, 12-13; Frazer, *Magic Art*, I, 11.
9. Boissier, G., *La religion romaine*, I, 27.
10. Livy, v, 21-2; vi, 29; Coulanges, 199.
11. Ovid, *Metam.*, xv, 626.
12. Livy, viii, 15; Lanciani, R., *Ancient Rome*, 143.
13. Fowler, W. W.,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he Roman People*, 337.
14. Mommsen, III, 11.
15. Cicero, *Pro Archia*, 4; Fowler, *op. cit.*, 30. The derivation is not certain; Cicero gives another in *De natura deorum*, ii, 28.
16. Reinach, S., *Apollo*, 109.
17. Livy, vii, 5.
18. Pliny, xxviii, 10.
19. Harrison, J.,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35.
20. Plautus, *Curculio*, 33-8.
21. Ovid, *Fasti*, iii, 523.
22. Howard, 66.
23. Athenaeus, xiv, 44.
24. Westermarck, 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I, 430; Cicero, *Pro Caelio*, 10.
25. Brittain, A., *Roman Women*, 135-6.
26. Coulanges, 63.
27. Plutarch, "Numa and Lycurgus."

29. Gellius, x, 23.
30. Abbott, F., *Common People of Ancient Rome*, 87.
31. Catullus, *Poems*, xxv.
32. Pliny, xxxiii, 16.
33. Fowler, W. W., *Social Life at Rome*, 50-1, 270.
34. Polybius, xxxi, 26.
35. *Ibid.*, vi, 56.
36. Cf. Appian, vi, *passim*.
37. Polybius, vi, 58.
38. Plutarch, *Quaestiones Romanae*, 59.
39. Livy, iii, 38.
40. Heine, H., *Memoirs*, I, 12.
41. Thompson, Sir E., *Greek and Latin Paleography*, 5.
42. Schlegel, A. W., *Lectures on Dramatic Art and Literature*, 202.
43. Livy, vii, 2; Bieber, N., *History of the Greek and Roman Theater*, 307.
44. In Duff, J., *Literary History of Rome*, 130.
45. Castiglione, 196.
46. Lanciani, R., *Ancient Rome*, 53.
47. Glover, T. R., *Conflict of Religion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13; Friedländer, L., *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Early Empire*, III, 141.
48. Twelve Tables, x, 9.
49. Pliny, xxix, 6.
50. Frank, *Economic Survey*, I, 12; CAH, VII, 417; for the contrary cf. Mommsen, *History*, I, 193, 238.
51. Pliny, xviii, 3.
52. Virgil, *Georgics*, i, 299.
53. Guhl, E., and Koner, W., *Life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503.
54. Cato, *de agri cultura*, viii; Varro, *Rerum rusticarum libri tres*, pref.
55. Cicero, *Letters*, vii, 1.
56. Pliny, xxxiii, 13.
57. CAH, VIII, 345.
58. Mommsen, *History*, III, 75.
59. CAH, X, 395; Frank,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340. For other comparative prices cf. *ibid.*, 66.
60. Twelve Tables, viii, 18; Tacitus, *Annals*, vi, 16.
61. Livy, vii, 19-21, 42.
62. Paul-Louis, 118.
63. Frank, *Economic History*, 119; for a contrary view cf. Ward, C. O., *The Ancient Lowly*, 208-9.
64. Livy, viii, 12;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ix, 43.
65. Mommsen, *History*, I, 248-9; Paul-Louis, 47.
66. 77% between 200 and 150 B.C.—Frank, *Economic Survey*, I, 146.
67. *Ibid.*, 41; CAH, VIII, 344; Paul-Louis, 102; Mommsen, *History*, II, 55.
68. Pliny, xxxvi, 24.
69. *Enc. Brit.*, XIX, 466.
70. Rickard, T., *Man and Metals*, I, 280.
71. Twelve Tables, x, 4.
72. E.g. in Plautus' *Captives*, 998.
73. Lucian, *Dialogues of the Dead*, xxv.

CHAPTER V

1. Livy, iv, 302.
2. Plutarch, "Flaminius."
3. Livy, xlv, 22.
4. Appian, vi, 9-10; Mommsen, *History*, III, 220.
5. Livy, xxxix, 7; Mommsen, 201.
6. Polybius, vi, 17.
7. Davis, W. S., *Influence of Wealth in Imperial Rome*, 74, 77; Mommsen, III, 83.
8. Polybius, xxxi, 25; Mommsen, III, 127; Sellar, W. Y., *Roman Poets of the Republic*, 234.
9. Mommsen, III, 40.
10. Polybius, xxxi, 25.
11. Guhl, 490.
12. Plutarch, "Cato the Elder."
13. Livy, xxxiv, 1.
14. Britain, 95.
15. Polybius, xxx, 14.
16. Mommsen, III, 21, 127.
17. *Ibid.*, 44, 294, 301-2.
18. CAH, VIII, 359.
19. Plutarch, "Marcellus."
20. Anderson, 137.
21. Cicero, *De divinatione*, ii, 24.52.
22. Polybius, vi, 56.
23. Livy, xxxix, 8.
24. Cicero, *De re publica*, ii, 19.
- 24a. Horace, *Epistles*, ii, 1.156.
25. Cicero, *De senectute*, viii, 26.
26. Cf. Bk. II of the *Republic*.
27. Appian, vi, 9-53.
28. Ennius, *Telamo*, frag. in Duff, 141.
29. Cicero, *De div.*, ii, 50.
30. Ennius, frag. in Gellius, xii, 4.
31. Ennius in Cicero, *Disp. Tusc.*, ii, 1.1.
32. Collins, W. L., *Plautus and Terence*, 33-4; Matthews, B., *Development of the Drama*, 98.
33. Cicero, *De re publica*, iv, 10.
34. Collins, 45.
35. Plautus, *Amphitryon*, iii, 2, 4.
36. Batiffol, L., *Century of the Renaissance*, 164.
37. Suetonius, *On Poets*, "Terence," ii.
38. Terence, *Heauton Timoroumenos*, prologue.

39. Terence, *Adelphi*, prologue.
40. Suetonius, l. c.
41. Plutarch, *Moralia*, 198E, 199C.
42. Pliny, vii, 28.
43. Livy, xxxix, 42; Plutarch, "Cato the Elder."
44. Fowler, *Social Life*, 191.
45. Pliny, viii, 11.
46. Plutarch, l. c.
47. *Ibid.*, Pliny, xxix, 7.
48. Appian, viii, 14.
49. Strabo, xvii, 3.15.

CHAPTER VI

1. Mommsen, *History*, III, 306.
2. Livy, xli, 28; xlv, 34.
3. *Ibid.*, xxxix, 29.
4. Heitland, W., *Agricola*, 161; Ward, I, 121.
5. Dio Cassius, xxxiv, frag. ii, 23; Livy, Epitome of Book xc.
6. Plutarch, "Tiberius Gracchus."
7. *Ibid.*
8. Appian, *Civil Wars*, i, 1.
9. Pliny, xxxiii, 14.
10. Appian, *Civil Wars*, i, 3.
11. Julius Philippus in Cicero, *De off.*, ii, 21.
12. Appian, *Civil Wars*, i, 4.
13. Plutarch, "Marius."
14. Sallust, *Jugurthine War*, xiii, xx-xxviii.
15. Plutarch, l. c.
16. *Ibid.*
17. Plutarch, "Sylla."
18. Sallust, xc.
19. *Ibid.*, xcvi.
20. Mommsen, IV, 142.
21. Appian, *Civil Wars*, i, 8.
22. Plutarch, l. c.
23. *Ibid.*
24. *Ibid.*

CHAPTER VII

1. Plutarch, "Caesar."
2. Davis, 13-14.
3. Cicero, *Ad Atticum*, iv, 15.
4. Plutarch, "Pompey."
5. Cicero, *Ad Quintum*, ii, 5.
6. Cicero, *Letters*, iii, 29.
7. Cicero, *Ad Quintum*, iii, 2.
8. Mommsen, V, 349.
9. Plutarch, "Cicero."
10. Cicero, *I In Verrem*, 13.
11. Frank, *Economic History*, 295.
12. Mommsen, IV, 173.
13. Frank, 289.
14. Cicero, *De off.*, i, 8.
15. Plutarch, l. c.
of History, 238.

16. Nepos, "Atticus."
17. Plutarch, "Lucullus."
18. Frank, *Economic Survey*, I, 354.
19. Macrobius, *Saturnalia*, iii, 13.
20. Varro, iii, 16; Cicero, *Letters*, ix, 18; Mommsen, V, 387.
21. Cicero, *Letters*, vii, 26.
22. Pliny, xxxvi, 24.
23. L. c.
24. *Historiae Augustae*, "Alex. Severus," 33; Livy, xxxix, 8f; Mommsen, V, 384; Ward, I, 406.
25. In Boissier, G., *Cicero and His Friends*, 164.
26. Cicero, *Pro Caelio*.
27.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28. Cicero, *Ad Atticum*, ii, 1; Plutarch, l. c., and "Phocien."
29. Appian, *Roman History*, vi, 16.
30. Plutarch, "Crassus."
31. *Ibid.*
32. Plutarch, "Sertorius."
33. Plutarch, "Pompey."
34. Cicero, *De lege Manilia*, vii, 18-19.
35. Cicero, *Pro Caelio*, 16.
36. Cicero, *Pro Sexto Roscio*.
37. Sallust, *The War of Catiline*, xv.
38. *Ibid.*; Plutarch, "Cicero."
39. Haskell, H., *The New Deal in Old Rome*, 125.
40. Sallust, *Catiline*, xx, 7-13.
41. Cicero, *III In Catilinam*, vii.
42. Haskell, 167.
43. Sallust, xxxiii, 1.
44. Cicero, *op. cit.*, viii.
45. *Ibid.*, i.
46. Cicero, *In Pisonem*, vi-vii.

CHAPTER VIII

1. Lucretius, *De rerum natura*, iii, 1053f; tr. W. D. Rouse.
2. *Ibid.*, iv, 1045-71.
3. Mommsen, IV, 207.
4. Fowler,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he Roman People*, 391.
5. Lucretius, i, 1-40.
6. *Ibid.*, i, 101.
7. V, 1202.
8. I, 73.
9. II, 646.
10. II, 1090.
11. VI, 35.
12. I, 430.
13. II, 312.
14. IV, 834.
15. V, 419.
16. V, 837.
17. II, 8.

18. V, 1116.
19. II, 29.
20. IV, 1052.
21. V, 925f.
22. II, 79.
23. II, 1148.
24. II, 576.
25. Shotwell, *Introduction*, 211.
- 25a. Appian, ii, 2.
26. Lucretius, v, 564.
27. VI, 1093.
28. In Eusebius, *Chronicles in Hadzsits*, G., *Lucretius and His Influence*, 5.
29. Sellar, *Poets of the Republic*, 277.
30. Voltaire, *Lettres de Menenius à Ciceron*, in Hadzsits, 327.
31. Apuleius, *Apology*, in Sellar, 411.
32. Catullus, *Poems*, li.
33. Id., ii.
34. V.
35. XI.
36. LXXXV.
37. LXX.
38. CI.
39. XXXI.
40. XXXVIII.
41. XCVIII.
42. Varro, pref.
43. Ibid., ii, 10.
44. 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iv, 27.
45. Ibid., vii, 5.
46. Sallust, *Jug. War*, lxxxv.
- 46a. Gellius, xvii, 18.1.
- 46b. Pliny, xiv, 17.
47. In Weise, O., *Language and Character of the Roman People*, 86.
48. Nepos, "Atticus," xvi.
49. Cf. the letter to Trebatius, in Cicero, vii, 10.
50. Cf. the letter to Lentulus in Cicero, i, 7 with the speech *Pro Balbo*, 27.
51. *Ad Atticum*, vii, 1.
52. *Letters*, xv, 4, to Cato.
53. Boissier, *Cicero*, 84; Frank, *Economic Survey*, I, 395.
54. *Ad Atticum*, i, 18.
55. Ibid., i, 7.
56. *Pro Archia*, vii.
57. *De div.*, i, 2.1; ii, 2.4-5.
58. *De off.*, ii, 17.
59. *De natura deorum*, i, 2, 8.
60. *De div.*, ii, 12.28.
61. *Academica*, ii, 41.
62. *De natura deorum*, i, 5.
63. *De div.*, ii, 47.97.
- 63a. *De natura deorum*, iii, 16.
64. Ibid., ii, 37.
65. Ibid., i, 1; *De legibus*, ii, 7; *De off.*, ii, 72.148.
66. *De legibus*, i, 7.
67. *De re publica*, i, 2.
68. Ibid., i, 44.
69. III, 21.
70. *De legibus*, i, 15.
71. *De amicitia*, xii, 40.
72. *De senectute*, xi, 38.
73. *Disp. Tusc.*, i.
74. *De legibus*, i, 2.

CHAPTER IX

1. Suetonius, *Supplement*, i, 3.
2. Suetonius, "Julius," 49.
3. Ibid., 4; Plutarch, "Caesar."
4. Suetonius, "Julius," 52.
5.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6. Quintilian, *Institutes*, x, 1.114.
7. Sallust, *Cataline*, ii.
8. Appian, *Civil Wars*, ii, 2.
9. Ferrero, G.,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Rome*, I, 261.
10. Boissier, *Tacitus*, 215f.
12. Mommsen, V, 132.
13. Caesar, *Gallic War*, i, 44.
14. Mommsen, V, 34.
15. Ibid., 38.
16. Cicero, l. c., 81.
17. Mommsen, V, 100.
18. Plutarch, "Pompey," "Crassus," "Cato the Younger."
19. Homo, L.,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184; Mommsen, V, 166.
20. Ibid., 385.
21. Appian, *Civil Wars*, ii, 3.
22. Cicero, *Pro Sextio*, 35; Mommsen, V, 108f, 370; Ferrero, I, 313; Boissier, *Cicero*, 213; Fowler, *Social Life*, 58.
23. Dio Cassius, xl, 57.
24. Plato, *Republic*, 562f.
25. Suetonius, "Julius," 77.
26. Appian, *Civil Wars*, ii, 5; Ferrero, II, 187.
27. Suetonius, "Julius," 32; Appian, l.c.
28. Syme, 89.
29. Cicero *ad Atticum*, viii, 16.
30. Ferrero, II, 212.
31. Cicero, *Letters*, xvi, 12, to Tiro, 49 B.C.
32. Cf., e.g., *De bello civile*, i, 43-52.
33. Ibid., i, 53; Appian, ii, 15.
34. Caesar, *Bello civile*, iii, 1.
35. Plutarch, "Caesar"; Appian, ii, 8.
36. Caesar, iii, 10.
37. Ibid., iii, 53.
38. Cicero, *Letters*, vii, 3 to Marcus Marius, 46 B.C.; *ad Atticum*, xi, 6.
39. Appian, ii, 10.
40. Plutarch, "Pompey."
41. Plutarch, "Marcus Brutus."
42. Caesar, iii, 88.

43. Plutarch, "Pompey."
44. Appian, ii, 13.
45. Mahaffy, J., *Silver Age of the Greek World*, 199.
46. CAH, X, 37; Buchan, *Augustus*, 117.
47. Suetonius, "Julius," 52.
48. Ibid.
49. Plutarch, "Caesar."
50. Dio Cassius, xlii, 49.
51. Appian, ii, 13.
52. Suetonius, "Julius," 80.
53. Pliny, xxviii, 2.
55. Frank, *Economic History*, 351.
56. Plutarch, "Caesar."
57. Cicero *Pro Marcello*, 6-10.
58. Cf. *ad Familiares*, viii, 14, 22-5; ix, 11.
59. In Cicero, *ad Atticum*, xiv, 1.
60. Dio Cassius, ii, 44.
61. Plutarch, "Brutus."
62. Appian, ii, 16.
63. Plutarch, 1c.
64. From a doubtful letter of Brutus in Boissier, *Cicero and His Friends*, 334.
65. Cicero, *ad Atticum*, v, 21; vi, 1-9.
66. Appian, ii, 16.
67. Suetonius, "Julius," 79.
68. Ibid., 81-87; Plutarch, "Caesar"; Appian, ii, 16-21.
69. Suetonius, 82.
70. Appian, 1c.

CHAPTER X

1. Ferrero, II, 126.
2. Boissier, *Cicero*, 192.
3. Appian, *Civil Wars*, ii, 2; Dio, xlv, 2.
4. Appian, iv, 11.
5. Ibid., 2-6; Plutarch, "Antony."
6. Brutus to Cicero, *ad Familiares*, xi, 20.
7. Plutarch, "Cicero."
8. Appian, iv, 4; Plutarch, "Antony."
9. Philo, *Quod omnis probus*, 118-20; Appian, iv, 8-10.
10. Plutarch, "Antony"; Appian, v, 1.
11. Ibid.; Athenaeus, iv, 29.
13. CAH, X, 79.
14. Suetonius, 17.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29, thinks the will a forgery; CAH, X, 97, accepts it as genuine.
15. Dio, li, 35.
16. Ibid., 6.
17. Ibid.
18. Ibid., Suetonius, 17.

CHAPTER XI

1. Suetonius, "Augustus," 33.
2. Dio, liv, 17.
3. Ibid., iv, 4.

4. Suetonius, 40.
5. Gibbon, 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Bury, I, 65.
6. Suetonius, 23; Dio, lvi, 17.
7. Plutarch, *Moralia*, 207D.
8. Charlesworth, M., *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8.
9. Suetonius, 41.
- 9a. Dio, liv, 18.
- 9b. Suetonius, 28.
10. Ibid., 42.
12. Augustus, *Res gestae*, iii, 21.
13. Dio, lv, 25.
14. Suetonius, 58.
16. Pliny, xiv, 5.
18. Cf. Himes, N., *Medical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 85f and 188.
19. Dio, liv, 19.
20. Tacitus, *Annals*, xv, 19.
21. Ibid., iii, 25.
22. Horace, *Odes*, iii, 24.
23. Davis, *Influence of Wealth*, 304.
24. Gellius, x, 2.2.
25. Ibid.
26. Dio, lvi, 1.
27. Ovid, *Ars Amatoria*, 637.
28. Augustus, *Res gestae*, ii, 10.
29. Buchan, 286.
30. Suetonius, 76-83.
31. Ibid., 81; Dio, lii, 30.
32. Suetonius, 76.
33. Ibid., 84.
34. Ibid., 90-2.
35. Ferrero, IV, 175.
36. Plutarch, *Moralia*, 207C.
37. Suetonius, 53.
38. Dio, lvii, 2.
39. Suetonius, 64.
40. Macrobius, *Saturnalia*, ii, 5, *ad finem*: "I never take on a passenger unless the vessel is already full."
41. Seneca, *Moral Essays*, III, vi, 32.1.
42. Suetonius, 99.

CHAPTER XII

1. Macrobius, ii, 4.
2. Horace, *Epistles*, ii, 1.117.
3. Juvenal, *Satires*, i, 2; iii, 9.
4. Martial, *Epigrams*, i, 67, 118; Friedländer, III, 37.
- 4a. Lanciani, *Ancient Rome*, 183.
5. Ovid, *Tristia*, i, 1.105.
6. Tacitus *De oratoribus*, 13.
8. Virgil, *Eclogues*, i, 46.
9. Ibid., i, ix.
10. Suetonius, *On Poets*, "Virgil," 9.
11. Virgil, *Georgics*, iii, 284.
12. Ibid., i, 145.

13. II, 490.
14. In Duff, *Literary History of Rome*, 455.
15. *Georgics*, iii, 46.
16. *Aeneid*, vi, 860f; Suetonius, "Virgil," 31.
17. *Aeneid*, ii, 293.
18. *Ibid.*, iv, 331-61.
19. VI, 126.
20. VI, 852.
21. IV, 508.
22. Suetonius, 23.
23. *Ibid.*, 43.
24. Voltaire,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art. *Epic Poetry*.
25. Suetonius, *On Poets*, "Horace."
26. Horace, *Odes*, iii, 2.
27. *Epodes*, ii, 2.41.
28. *Satires*, i, 1.
- 28a. *Epistles*, i, 16;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of the Roman Empire*, 61.
29. Horace, *Satires*, ii, 5.
30. *Ibid.*, ii, 7.105.
31. *Ibid.*, 23.
32. I, 1.69.
33. *Odes*, ii, 10.
34. *Satires*, i, 1.105.
35. *Ibid.*, ii, 1.1.
36. *Odes*, iii, 29.12.
37. *Satires*, ii, 6.60.
39. *Odes*, iii, 16.29.
40. *Epodes*, ii, 1.
41. Petronius, *Satyricon*, 118.
42. *Odes*, ii, 11.
43. I, 9.
44. I, 28.
45. I, 35.
46. III, 30.
47. *Ars poetica*, 139.
48. *Ibid.*, 343.
49. *Ibid.*, 102.
50. *Epistles*, i, 6.1.
51. *Odes*, ii, 3.
52. *Ibid.*, ii, 10.
53. *Satires*, ii, 7.83.
54. *Odes*, iii, 3.
55. *Epistles*, i, 4.16; cf. i, 17.
56. *Satires*, ii, 6.93.
57. *Epistles*, ii, 2.55.
58. *Odes*, ii, 14.
59. *Satires*, i, 1.117.
60. *Epistles*, ii, 2.214.
61. *Odes*, ii, 17.
63. Taine, H., *Essai sur Tite Live*, 1.
64. Pliny, *Natural History*, dedication.
65. Taine, l.c., 10.
66. E.g., Livy, ii, 48.
67. E.g., cf. Livy, xlv, 12 with Polybius, xxix, 27; or Livy, xxiv, 34 with Polybius, viii, 5.
68. Pliny, *Letters*, ii, 3.
69. Tibullus, i, 1.
70. *Ibid.*, i, 6.
71. I, 3, 10.
72. Propertius, ii, 34, 57.
73. *Ibid.*, ii, 6.
74. I, 8.
75. Ovid, *Tristia*, iv, 10.
76. Ovid, *Ars amatoria*, 157.
77. *Ibid.*, 99.
78. *Ibid.*, 171.
79. *Amores*, ii, 4.
80. *Ibid.*, i, 1; ii, 18.
81. II, 1.
82. I, 4.
83. II, 5.
84. II, 10.
85. III, 7; ii, 10.
86. *Ars amatoria*, 97.
90. *Remedia amoris*, 183.
91. *Ibid.*, 194.
92. *Heroides*, iv.
93. *Tristia*, ii, 103.
94. *Ex Ponto*, iv, 6.41.
95. *Tristia*, i, 1; iii, 8.
96. *Ibid.*, iii, 3.15; *Ex Ponto*, i, 4-47.

CHAPTER XIII

1. In Holmes,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108.
2. Suetonius, "Tiberius," 68.
3. *Ibid.*, 69.
4. Tacitus, *Annals*, i, 11.
5. Suetonius, 23.
6. Dio, lvii, 18.
7. *Ibid.*, 6; Suetonius, 30; Tacitus, *Annals*, iv, 6.
8. Suetonius, 27.
9. Tacitus, l.c.
10. Suetonius, 32.
11. Ferrero, G., *Women of the Caesars*, 136.
12. Tacitus, ii, 50.
13. *Ibid.*, iv, 57.
14. Dio, lvii, 11.
15. Ferrero, *Women*, 140.
16. Tacitus, iv, 57; Suetonius, 42-4.
17. CAH, X, 638.
18. Tacitus, iv, 58.
19. Suetonius, 60.
20. Tacitus, iv, 70.
21. *Ibid.*, vi, 50.
22. Mommsen, T.,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II, 187.
23. Josephus, *Antiquities*, xix, 1.15.
24. Suetonius, "Gaius," 50-1.
25. *Ibid.*
26. Dio, lix, 5.
27. Suetonius, "Gaius," 29, 32.
28. Dio, lix, 26.

29. Suetonius, 24.
30. Ibid.
31. Seneca *Ad Helviam*, x, 4.
32. Suetonius, 40.
33. Ibid., 38.
34. Ibid., 30.
35. Dio, lix, 3.
36. Suetonius, 27.
37. For a defense of Caligula cf. Balsdon, *The Emperor Gaius*, 33 etc.
39. Dio, lix, 28.
40. Balsdon, 161.
41. Ibid., 168.
42. Dio, lix, 29.
43. Suetonius, "Claudius," 29.
44. Dio, lx, 10.
45. Suetonius, 21.
46. Seneca, *Apocolocyntosis*, 3.
47. Tacitus, xii, 53.
48. Suetonius, 28.
49. Britain, 244.
50. Suetonius, 37; Dio, lx, 14.
51. Suetonius, 50.
52. Dio, lx, 18.
53. Tacitus, xi, 12.
54. Ibid., 25.
55. Dio, lxi, 31.
56. Ferrero, *Women*, 226.
57. Buchan, 247.
58. Tacitus, xi, 25.
59. Pliny, *Nat. Hist.*, ix, 117.
60. Tacitus, xiii, 43.
61. Dio, lxi, 34.
62. Ibid., 2.
63. Suetonius, "Nero," 52.
64. Dio, lxi, 3.
65. Tacitus, xiii, 4.
66. Henderson, B.,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Nero*, 75.
67. Tacitus, xv, 48.
68. Suetonius, 56.
69. Ibid., 27.
70. Tacitus, xvi, 18.
71. Dio, lxii, 15; lxi, 7; Suetonius, 26.
72. Dio, lxii, 14; Tacitus, xiv, 5, adds that some writers question the story.
73. Tacitus, xiv, 10.
74. Ibid., xiii, 3.
75. Suetonius, 20.
76. Ibid., 41; Dio, lxiii, 26.
77. Suetonius, 52.
78. Ibid., 11.
79. Tacitus, xiv, 60.
80. CAH, X, 722.
81. Tacitus, xv, 44.
82. Ibid., xvi, 6; Suetonius, 25.
83. Dio, lxii, 27; Suetonius, 27.
84. Tacitus, xvi, 18.
85. Suetonius, 22.
86. Ibid.
87. Dio, lxiii, 23.
88. Suetonius, 43.
89. Ibid., 57.
90. Suetonius, "Galba," 23.
91. Tacitus, *Histories*, i, 49.
92. Suetonius, "Otho," 5.
93. Tacitus, *Hist.*, iii, 67.
94. Suetonius, "Vitellius," 17.
95. Suetonius, "Vespasian," 13.
96. Ibid., 16.
97. Dio, lxv, 14.
98. Suetonius, 18.
99. Ibid., 21.
100. Tacitus, *Hist.*, ii, 2.
101. Suetonius, 23-4.
102. Suetonius, "Titus," 8.
103. Suetonius, "Domitian," 18.
104. Dio, lxvi, 26.
105. Suetonius, 22; Dio, lxvii, 6.
106. Frank, *Economic Survey*, V, 56.
107. Dio, lxvii, 14.
108. Suetonius, 10.

CHAPTER XIV

1. Lucan, *Pharsalia*, ii, 67.
2. Ibid., i, 128.
3. Petronius, *Epigrams*, frag. 22 in Robertson, J. M., *Short History of Free-thought*, I, 211.
4. Petronius, *Satyricon*, 11.
5. Ibid., 48.
6. 71.
7. 35, 40, 47.
8. 74.
9. Seneca in Boissier, G., *La religion romaine*, II, 204.
10. Tacitus, *Annals*, xiv, 59; xvi, 34.
11. Lucian, *Icaromenippus*, 4.
12. Seneca, *Epistulae Morales*, xii; *Moral Essays*, III, vii, 11.1.
13. Monroe, *Source Book*, 401.
14. Quintilian, *Institutes*, x, 1.125.
15. Dio, lxii, 2.
16. Friedländer, III, 238.
17. Tacitus, *Annals*, xiii, 41.
18. Seneca, *De vita beata*, xvii-xviii.
19. Davis, *Influence of Wealth*, 154.
20. Seneca, *Epist.* xv.
21. *De vita beata*, xviii.
22. *De clementia*, i, 3.
24. *Epist.*, vii.
25. Tacitus, *Annals*, xiii, 2.
27. Boissier, *Tacitus*, 11.
28. Seneca, *Epist.*, lxxvi.
30. Seneca, *Epist.*, lxxv.
31. Ibid., vii.
32. XXVI.

33. *De providentia*, ii, 6.
 34. *Epist.*, xli.
 36. *De providentia*, v, 8.
 37. *Epist.*, xxxi.
 38. *Ibid.*, cii; *ad Marciam*, xxiv, 3.
 39. In Henderson, *Nero*, 309.
 40. *Epist.*, lxxii and iii.
 41. *Ibid.*, lxxii.
 44. XXXIII.
 45. *De brevitae vitae*, xiv.
 46. *Epist.*, lxix.
 47. *Ibid.*, ii.
 48. VII; XXV.
 49. XXIII.
 50. LXX.
 51. *De ira*, v, 15.
 52. *Epist.*, lviii.
 53. *Ibid.*, lxi.
 54. *De ira*, ii, 34.
 55. *Epist.*, i, lxi.
 56. Tertullian, *De anima*, xx.
 57. In Acton, Lord, *History of Freedom*, 25.
 58. *Epist.*, xxxi.
 59. Gummere, R. M., *Seneca the Philosopher*, 131.
 60. Seneca, *Medea*, 364.
 61. *Quaestiones naturales*, vii, 30-33.
 62. *Ibid.*, vii, 25, 30.
 63. Pliny, xxxvi, 15.
 64. *Ibid.*, ii, 5.
 65. Plucarch, "Sertorius."
 66. Pliny's *Letters*, iii, 5.
 67. Pliny, *Nat. Hist.*, iii, 6.
 68. *Ibid.*, ii, 5.
 69. II, 30.
 70. II, 33.
 71. II, 6, 64.
 72. II, 90-92.
 73. II, 63.
 74. XXXIV, 39.
 75. XXXVII, 27.
 76. XIX, 4.
 77. XVIII, 76.
 78. XXV, 110.
 79. XXXVIII, 52.
 80. XXVIII, 80.
 81. VII, 5.
 82. XXVIII, 16.
 83. VII, 3.
 84. XXV, 13.
 85. Castiglione, 214.
 86. Pliny, ii, 5, 117.
 87. XXXIII, 13.
 88. II, 5.
 89. VII, 56.
 90. XXVIII, 7.
 91. VIII, 67.
 92. VII, 13.
 93. XVIII, 78f.
 94. II, 57.
 95. Jones, W. H. S., *Malaria and Greek History*, 61.
 96. Pliny's *Letters*, i, 12.
 97. Castiglione, 237.
 98. Tacitus, *Hist.*, iv, 81; Suetonius, "Vespasian," 7.
 99. Dill, Sir S., *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 92.
 100. Pliny, *Nat. Hist.*, xxix, 8.
 101. Lucian, "To an Illiterate Book-Fancier," 29.
 102. Pliny, xxvi, 7-8; Castiglione, 200; Garrison, *History of Medicine*, 106.
 103. Castiglione, 233, 240.
 104. *Ibid.*, 226.
 105. Soranus in Friedländer, I, 171.
 106. Castiglione, 237; Garrison, 118.
 107. Bailey, C., *Legacy of Rome*, 291; Williams, H. S., *History of Science*, I, 274.
 108. Pliny, xxix, 5.
 109. *Ibid.*, 8.
 110. Garrison, 119.
 111. Pliny, xxxv, 94.
 112. *Ibid.*, xxix, 5.
 113. Friedländer, I, 180-1.
 114. Castiglione, 234; Friedländer, I, 178; Duff, J., *Literary History of Rome in the Silver Age*, 121; Pliny, xxviii, 2.
 115. Frank, *Economic Survey*, I, 381.
 116. Bailey, 284.
 117. Quintilian, vi, pref.
 118. I, 12.17.
 119. I, 10.36.
 120. X, 3.9, 19.
 121. X, 4.1.
 122. II, 12.7.
 123. II, 5.21.
 124. Juvenal, vii, 82.
 126. Martial, xi, 43, 104.
 127. II, 53.
 128. IV, 49.
 129. I, 16.
 130. X, 4.
 131. IV, 4.
 132. IX, 37.
 133. I, 32; III, 65.
 134. I, 32.
 135. E.g., ix, 27.
 136. XI, 16.
 137. III, 69.
 138. Pliny's *Letters*, iii, 21.

CHAPTER XV

1. Columella, *De re rustica*, i, 3.12.
 2. In Davis, *Influence of Wealth*, 144.
 3. Pliny, *Nat. Hist.*, xviii, 4; Heitland, 224; Frank, *Economic Survey*, V, 175.

4. Columella, iii, 3.
5. Strabo, v, 4.3.
6. Frank, V, 158.
7. Pliny, xv, 68-83.
8. Columella, iii, 8.
9.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182-3.
10. Suetonius, "Domitian," 7.
11. Cato, *De agri cultura*, 144.
12. Pliny, xix, 2.
13. Paul-Louis, 274-6.
14. Tacitus, *Agricola*, 12.
15. Pliny, ii, 108-9.
- 15a. Ammianus Marcellinus, xxiii, 4.15.
16.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 868.
17. Paul-Louis, 287.
18. Frank, V, 229.
19.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252.
20. Haskell, H. J., *New Deal in Old Rome*, 24-6.
21. Scott, S. P., *Civil Law*, Fragments of Ulpian in Justinian, *Digest*, iil, 2.4.
22. Friedländer, I, 289-91.
23. Gibbon, Everyman Lib. ed., I, 50; Bailey, C., *Legacy of Rome*, 158.
24. Seneca *Ad Helviam*, vi.
25. Plutarch, *Moralia*, "On Exile," 604A.
26. Halliday, W. R., *Pagan Background of Early Christianity*, 88.
27. Juvenal, xiv, 287.
29. Athenaeus, ii, 239.
30. Josephus, *Life*, p. 511.
31. Mommsen, *Provinces*, II, 278.
32. Friedländer, I, 286.
33. Pliny, xix, 1, 4.
34. *Ibid.*, ii, 57.
35. Cf. the crane pictured on the tomb of the Haterii in the Lateran Museum, Rome, in Wickhoff, E., *Roman Art*, p. 50; cf. also Gest, 60, and Bailey, 462.
36. Reid, *Municipalities*, 28.
37. Gest, 110-131.
38. Pliny, xxxvi, 24.
39. Bailey, 290.
40. Frontinus, *Stratagems*, iii, 1.
41. Frontinus, *Aqueducts*, ii, 75.
42. *Ibid.*, i, 16.
43. In Friedländer, I, 13.
44. Carter, T. F., *Invention of Printing*, 86; Gibbon, Everyman ed., I, 55.
45. Tarn, W. W.,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206.
46. CAH, X, 417.
47. Strabo, xvii, 1.3.
48. Pliny, vi, 26, computes Rome's annual payment to India at 550,000,000 sesterces; but this is probably an exaggeration, for elsewhere (xii, 41) he estimates the yearly loss of Rome to India, China, and Arabia at 100,000,000 sesterces each.
49. Halliday, 97.
50. Tacitus, *Annals*, vi, 16-17; Suetonius, "Tiberius," 48; Davis, *Influence of Wealth*, 1. Renan, in *Lectures on the Influence of Rome on Christianity*, 25, and *The Apostles*, 170, compares Tiberius' relief measures to the Crédit Foncier of France in 1852; and Haskell compares the situation with the "easy money" period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3-9, the crisis of 1929, and 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The New Deal in Old Rome*, 183, 188).
51. Ovid, *Fasts*, i, 191.
52. In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I, 410.
53. Davis, 242.
54. Beard, M., *History of the Business Man*, 47.
55. Athenaeus, vi, 104.
56. Seneca *De clementia*, i, 24.
- 56a. Sandys, Sir J., *Companion to Latin Studies*, 354.
57. Pliny, vii, 40.
58. Friedländer, II, 221.
59. Boissier, *La religion romaine*, II, 330.
- 59a. Seneca *De ira*, iii, 3.
60. Juvenal, vi, 474.
61. Ovid, *Ars amatoria*, 235; *Amores*, i, 14.
62. In Holmes,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132.
63. Dill, 116.
64. Statius, *Silvae*, ii, 6.
65. Seneca, *Epist.*, xlvii, 13.
65. Dill, 117.
68.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105; Reid, 323, 521.
69. Toutain, 304.
70. Frank, *Economic History*, 280.
71. Frank, *Economic Survey*, V, 235.
72. Petronius, 44.
73. Rostovtzeff, 172; Declareuil, J., *Rome the Law-Giver*, 269.
74. Pliny, xiii, 23.

CHAPTER XVI

1. Seneca in Friedländer, II, 321.
2. Livy, xxiv, 9; Pliny's *Letters*, viii, 17; Tacitus, *Annals*, i, 70.
3. Strabo, v, 3.8.
4. Juvenal, iii, 235-244.
5. *Ibid.*, v, 268.
6. Martial, cxvii, 7.
7. Friedländer, I, 5.
8. Pliny, xxxv, 45.
9. Friedländer, II, 317, 330.
10. Mau, A., *Pompeii*, 271;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135; Gest, 96.

15. Suetonius, "Nero," 39.
16. In Boissier, *Rome and Pompeii*, 119.
17. Pliny, *Nat. Hist.*, xxxiii, 45.
18. Boissier, *Tacitus*, 223.
- 18a. *N. Y. Times*, Apr. 27, 1943.
19. Mau, 414.
20. Pliny, xxxv, 66; Strabo, xvi, 25.
21. Winckelmann, J., *History of Ancient Art*, II, 312.
22. Reid, 278.
23. Cf. Strong, *Art in Ancient Rome*, II, fig. 341.
24. Valerius Maximus, *Factorum et dictorum*, viii, 14.
25. Pliny, xxxv, 37.
26. Cf. Maiuri, A., *Les fresques de Pompeii*, Table XXXIII.
27. Cf. Rostovtzeff, *Mystic Italy*, *passim*.
- 27a. Pliny, xxxv, 40.
28. Duff, *Literary History of Rome*, 632.
29. Vitruvius, ii, 4.
30. *Ibid.*, i, 1.
31. *Ibid.*, x, 9.
32. Friedländer, II, 191.
- 32a. Seneca, *Epistles*, lxxxviii.
- 32b. Kirstein, L., *The Dance*, 49.
- 32c. Lucretius, ii, 416; Ovid, *Ars*, i, 103.
33. Pliny, xxxvi, 24.

CHAPTER XVII

1. Juvenal, v, 141.
2. Petronius in Henderson, *Nero*, 326.
3. Seneca *Ad Marciam*, xix, 2.
4. Juvenal, vi, 367.
5. Friedländer, I, 238.
6. Cf. Pliny, xxiv, 11: "They say that if the male organ is rubbed with [oil or gum of] cedar just before coitus, it will prevent impregnation." Cr. also Himes, 85f, 186.
7. Juvenal, vi, 592.
10. Gatteschi, G., *Restauri della Roma Imperiale*, 64.
11. Gibbon, I, 42; Friedländer, I, 17; Sandys, 355-7; Davis, 195; Paul-Louis, 15, 227.
12. Tacitus, *Annals*, xiii, 27.
13. Vogelstein, H., *Rome*, 10.
14. Cicero, *Pro L. Flacco*, 28.
15. Edersheim, A.,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the Messiah*, I, 67.
16. Tacitus, *Annals*, ii, 85; Suetonius, "Tiberius," 36.
17. Dio, lvii, 18; Schürer,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Div. II, Vol. II, 234.
18. Vogelstein, 17.
19. *Ibid.*, 31, 33; Renan, *Lectures*, 50.
20. Tacitus, *Annals*, ii, 85; Ammianus, M., xxii, 5.
21. Dill, 83-4.
22. Dio, lx, 33.
23. Martial, vii, 30.
24. Juvenal, iii, 62.
25. In Bailey, 143.
26. Tacitus, xiv, 42, 60.
27. Juvenal, xiv, 44.
28. Gellius, xii, 1.
29. *Enc. Brit.*, X, 10.
30. Horace, *Satires*, i, 6.75.
31. Pliny's *Letters*, ii, 3.
32. Petronius, 1.
33. Pliny's *Letters*, iv, 3.
34. Ovid, *Ars amatoria*, 98.
35. Juv., ix, 22.
36. Minucius Felix, *Octavius*, 67; Tertullian, *Apology*, 15.
37. Horaces, *Epodes*, xi.
38. Martial, viii, 44; xi, 70, 88, etc.; Juv., ii, vi, ix.
39. In Friedländer, I, 234.
40. Seneca the Elder, *Controversiae*, in Friedländer, I, 241.
41. Seneca, *Ad Helviam*, xvi, 3; *Ad Marciam*, xxiv, 3.
42. Ovid, *Amores*, i, 8.43; iii, 4.37.
43. Friedländer, I, 241.
44. Juv., vi, 228.
45. *Ibid.*, 281.
46. I, 22.
47. Boissier, *La religion romaine*, II, 197.
48. Juv., vi, 248.
49. Martial, *De spectaculis*, vi.
50. Statius, *Silvae*, i, 6.
51. Seneca, *Moral Essays*, i, 9.4.
52. Ovid, *Ars amatoria*, 113.
53. Martial, x, 35.
54. *Ibid.*, i, 14.
55. Tacitus, *Annals*, xvi, 10.
56. Friedländer, I, 265.
57. Tacitus, xiv, 5.
58. Martial, vi, 57.
59. Catullus, lxxxvi.
60. Ovid, *Ars*, 158; Kohler, K., *History of Costume*, 118; Pfuhl, E., *Masterpieces of Greek Drawing*, fig. 117.
61. Tibullus, i, 8.
62. Juv., vi, 502.
63. Pliny, xxviii, 12.
64. Guhl and Konar, 498.
65. Martial, ix, 37.
66. Ovid, *Ars*, 160.
67. Pliny, ix, 63.
68. *Ibid.*, xxxviii, 12.
69. IX, 58.
70. Friedländer, II, 181.
71. Pliny, xxxiii, 18.
72. Seneca, *Epist.*, lxxxvi.
73. Pliny, viii, 74.
74. Quintilian, vi, 3.
75. Galen in Friedländer, II, 227. The remainder of this chapter is particularly indebted to Friedländer's devoted accumulation of Roman mores.

76. Juv., vii, 178.
 77. Jones, H. S., *Companion to Roman History*, 116; Friedländer, I, 12.
 78. Seneca, *Epist.*, lxxxvi.
 79. Ker, W. C., in Martial, I, 244n.
 80. Gardiner, E. N., *Athletics of the Ancient World*, 230.
 81. Pliny, xxviii, 51.
 8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ug. 1, 1942, 1089.
 83. Ovid, *Art*, 165; *Tristia*, ii, 477-80.
 84. Pliny, viii, 51, 77.
 85. *Ibid.*, ix, 30, 31.
 86. *Ibid.*, 39.
 87. VIII, 82.
 88. VIII, 77.
 89. Seneca *Ad Helviam*, x, 9.
 90. *Ibid.*, 3.
 91. Sandys, 502.
 92. Mantzius, K., *History of Theatrical Art*, I, 217.
 93. Suetonius, "Vespasian," 19.
 94. Mantzius, I, 218.
 95. Boissier, *La religion romaine*, II, 215.
 96. Cicero *Pro Murena*, 6.
 97. Lang, P. N., *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35.
 98. Ammianus, xiv, 6.
 99. Martial, v, 78.
 100. Ammianus, xiv, 6.
 101. Seneca, *Epist.*, lxxxviii.
 102. Philostratus,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v, 21.
 103. Lang, 33.
 104. Virgil, *Aeneid*, v, 362f.
 105. Friedländer, II, 30.
 106. Dio, lxi, 33.
 107. Lecky, W. E.,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I, 280.
 108. Friedländer, II, 72.
 109. Pliny, viii, 70.
 110. Friedländer, II, 5.
 111. Boissier, *Tacitus*, 246.
 112. Martial, *De spectaculis*, vii.
 113. Friedländer, II, 43.
 114. *Ibid.*, 49.
 115. Epictetus, *Discourses*, i, 29-37.
 116. Seneca, *Epist.*, lxx.
 117. Friedländer, II, 61.
 118. Juv., iii, 36.
 119. Pliny II, *Panegyricus*, xxxiii.
 120. Tacitus, *Annals*, xiv, 44.
 121. Cicero, *Letters*, vii, 1, to Marcus Marius, 55 B.C.
 122. Seneca, *Epist.*, vii, xciv.
 123. In 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vi, 10.
 124. Tertullian, *Apology*, 15.
 125. Juv., xiii, 35.
 126. Abbott, *Common People of Ancient Rome*, 88; Dill, 498.
 127. Friedländer, III, 283.

CHAPTER XVIII

1.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527.
2. Justinian, *Digest*, i, 1, in Scott, *The Civil Law*.
3. Gaius, *Institutes*, i, 8.
4. Maine, Sir H., *Ancient Law*. This generalization has been questioned, but seems substantially true.
5. Justinian, *Codex*, vii, 16.1.
6. Gaius, i, 144.
7. *Ibid.*, 145, 194.
8. Buckland, W. W., *Textbook of Roman Law*, 113.
9. Gaius, i, 114.
10. Friedländer, I, 236.
11. Suetonius, "Vespasian," 3; *Hist. Aug.*, "Antoninus," 8; "Aurelius," 29.
12. Castiglione, 227.
13. Gaius, commentary, p. 66.
14. *Ibid.*, p. 64.
15. Gaius, i, 56.
16. Davis, *Influence of Wealth*, 211.
17. Tacitus, xiv, 41.
18. Renan, *Marc Aurèle*, 24.
19. Ulpina, in *Digest*, L, 17.32.
20. Lecky, I, 295.
21. Gaius, iii, 40-1.
22. Cicero *Ad Familiares*, viii, 12, 14.
23. Gaius, ii, 157; iii, 2.
24. Maine, 117.
25. Buckland, 64.
26. Gaius, iii, 189; iv, 4.
27. *Ibid.*, iv, 11.
28. In Friedländer, I, 165.
29. Ammianus, xxx, 4.
30. Ulpian in *Digest*, L, 13.1.
31. Quintilian, xii, 1.25.
32. Pliny's *Letters*, v, 14.
33. Martial, vii, 65.
34. Pliny's *Letters*, ii, 14.
35. Tacitus, *Annals*, xi, 5.
36. David, 125.
37. Pliny's *Letters*, vi, 33.
38. Juv., xvi, 42.
39. Apuleius, *Golden Ass*, p. 245.
40. Psalms, cxvi, 11; St. Paul, Epistle to the Romans, iii, 4.
41. In Taylor, H., Cicero, 77.
42. Quintilian, v, 7.26.
43. *Ibid.*, vi, 1.47.
44. *Codex Theodosius*, ix, 35, in Gibbon, II, 120.
45. Gellius, xx, 1.13.

46. Sallust, *Catiline*, 55.
47. Cicero, *De re publica*, iii, 22; cf. *De officiis*, i, 23; *De legibus*, i, 15.
48. Gaius, i, 1.

CHAPTER XIX

1. Ker, W., in Martial, II, 54n.
2. Dio, lxxiii, 13.
3. Renan, *Marc Aurèle*, 479.
4. Dio, lxxiii, 15.
5. Mahaffy, J., *Silver Age of the Greek World*, 307.
6. In CAH, XI, 201, 855.
7. Pliny II, *Panegyricus*, 50.
8. Justinian, *Digest*, xlvi, 19.5.
9. Bury, *Roman Empire*, 437.
10. Britain, 366.
11. Wickhoff, 113.
12. Dio, lxxix, 1.
13. *Hist. Aug.*, "Hadrian," i, 4.
14. *Ibid.*, xxvi, 1.
15. *Ibid.*
16. XIV, 1.
17. Martial, viii, 70; ix, 26.
18. *Hist. Aug.*, "Hadrian," xv, 10.
19. *Ibid.*, xx, 7.
20. Henderson, *Hadrian*, 207.
21.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v, 9.
22. Dio, lxxix, 6.
23. Fronto, M., *Correspondence*, A.D. 162; II, 4.
24. *Hist. Aug.*, "Hadrian," x, 1.
25. Winckelmann, I, 327.
26. Bevan, E. R., *House of Seleucus*, II, 15.
27. *Hist. Aug.*, viii, 3.
29. Simpson, F. M.,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123.
30. Dio, lxxix, 4; cf. Henderson, 247.
31. Dio, lxxix, 8.
32. *Hist. Aug.*, xxiv, 8.
33. Merivale, C., *History of the Romans under the Empire*, VIII, 255.
34. 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16.
35. *Hist. Aug.*, "Antoninus," iv, 8.
36. *Ibid.*, viii, 1.
37. IX, 10.
38. Appian, preface, 7.
39. Bury, 566.
40. Renan, *The Christian Church*, 159.
41. Renan, *Marc Aurèle*, 2.
42. Gibbon, I, 76.
43. Marcus, i, 17.
44. *Ibid.*, 1.
45. I, 14.
46. I, 15.
47. I, 14.
48. VII, 70.
49. *Hist. Aug.*, "Marcus," xxiii, 4.

50. Friedländer, III, 191.
51. Watson, P.,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297.
52. Castiglione, 244.
53. Galen, in Friedländer, I, 28.
54. Dio, lxxii, 14.
55. Ammianus, xxv, 4.
56. Williams, H., I, 280.
57. Renan, *Marc*, 469.
58. Marcus, i, 17.
59. Bury, 547.
60. *Hist. Aug.*, "Marcus," xix, 7.
61. Marcus, x, 10.
62. Mommsen, *Provinces*, I, 253.

CHAPTER XX

1. Boissier, *Tacitus*, 2.
2. Tacitus, *Agricola*, 9.
3. Pliny's *Letters*, ii, 1; vi, 16.
4. *Agricola*, end.
5. *Germania*, 25, 27.
6. *Annals*, iii, 65.
7. *Historiae*, i, 1.
8. *Agricola*, 4.
9. *Germania*, 34.
10. *Annals*, xvi, 33.
11. *Ibid.*, iii, 18; vi, 22.
12. *Germania*, i, 33.
13. *Agricola*, 46.
14. *Annals*, vi, 17.
15. *Agricola*, 3.
16. *Dialogue on Orators*, 40.
17. *Historiae*, iii, 12, 64.
18. *Agricola*, 18.
19. *Historiae*, i, 16.
20. *Ibid.*
21. Juvenal, i, 147.
23. X, 81.
24. VI, 652.
25. 434.
26. 448.
27. III.
28. XIV, 316.
29. X, 356.
30. Seneca, *De beneficiis*, i, 10; *Epist.*, xcvi.
31. Pliny's *Letters*, iii, 19.
32. V, 3.
33. 8.
34. I, 17.
35. VI, 32.
36. V, 16.
37. I, 16.
38. VII, 19.
39. VII, 20; IX, 23.
40. Boissier, *Tacitus*, 19.
41. Gibbon, I, 57.
42. Pliny's *Letters*, iii, 12.
43. Strong, II, fig. 435.

44. Marcus, ii, 11.
45. VII, 75.
46. *Ibid.*, 9; iv, 40, 27.
47. IV, 10.
48. II, 17.
49. III, 2.
50. X, 8.
51. IV, 23.
52. II, 17.
53. VII, 12.
54. XI, 1.
55. VIII, 10.
56. IV, 42, 48; viii, 21.
57. VII, 3.
58. II, 1.
59. IX, 38; vii, 26.
60. VI, 48.
61. 44.
62. XI, 18.
63. IV, 49; viii, 61; ii, 5.
64. IV, 21; viii, 18; ii, 17.
65. IV, 14, 48; ix, 3.
66. Dio, lxxii, 2-3.
67. *Hist. Aug.*, "Commodus," 2, 14, 15.
68. Dio, lxxiii, 19.
69. *Hist. Aug.*, 13.
70. *Ibid.*, 2, 10, 11.
71. Paul-Louis, 215.

CHAPTER XXI

1. Pliny, *Nat. Hist.*, iii, 6.
2. Dill, 239.
3. Fattorusso, J., *Wonders of Italy*, 473.
4. Herodotus, i, 196.
5. Strabo, v, 1.7.
6. Varro, *Resum rust.*, i, 2.
7. Pliny, iii, 6.
8. Strabo, v, 4.5.
9. Varro, *Sat. Men.*, frag. 44, in Friedländer, I, 338.
10. Boissier, *Cicero*, 168.
11. Seneca, *Epist.* li.
12. Strabo, v, 4.3.
13. Reid, 3.
14. Dio, lxvi, 22.
15. Pliny's *Letters*, vi, 16.
16. *Ibid.*, 20.
17. Rostovtzeff, *Mystic Italy*, 52.
18. Mau, 491; Boissier, *Rome and Pompeii*, 430.
19. *Id.*, *La religion romaine*, II, 296.
20. Mau, 226, 148.
21. *Ibid.*, 16.
22.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142; Dill, 194; Frank, *Economic Survey*, V, 98; Friedländer, II, 254.
23. CAH, XI, 587; Friedländer, II, 228.
24. As at Antium, Lanuvium, Tibur, Aricia.

CHAPTER XXII

1. Cicero, II, *In Verren*, iii, 207.
2. Tacitus, *Annals*, xii, 31.
3. Cicero, *Pro lege Manilia*, 6.
4. Plutarch, *De reip. ger.*, 32.
5. Mommsen, *History*, II, 205.
6. Livy, xxv, 29.
7. Reid, 288.
8. Toutain, 260.
9. Bouchier, E., *Life and Letters in Roman Africa*, 73.
10. St. Augustine, *Letters*, 185.
11. Friedländer, I, 312.
12. Boissier, *L'Afrique romaine*, 181-2; Davis, 200.
13. Bouchier, 33.
14. Juvenal, vii, 148.
15. Apuleius, 41; a fine example of Adlington's delectable translation (1566).
16. Book XI.
17. Books IV-VI.
18. Strabo, iii, 4.16.
19. *Ibid.*, 3.7.
20. *Ibid.*, 4.16-18.
21. Buchan, 310.
22. Gest, 201.
23. Caesar, *Bello Gallico*, ii, 30.
24. Pliny, xxxviii, 5.
25. Appian, iv, 7.
26. Strabo, iv, 4.5.
27. *Ibid.*
28. Caesar, v, 34.
29. Ammianus, xv, 12.
30. Caesar, vi, 14; Val. Max; ii, 6; Hammer-ton, J.,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 III, 1524.
31. Caesar, vi, 14.
33. Arnold, W. P., *The Roman System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142.
34. Pliny, xviii, 72.
35. Frank, *Economic Survey*, V, 133f.
36. Pliny, xxxiv, 18.
37. *Ibid.*, iii, 5.
38. Sidonius Apollinaris, *Poems*, xxiii, 37.
40. Jullian, C. *Histoire de la Gaule*, V, 35n.
41. In Mommsen, *Provinces*, I, 118.
43. See the statement of their case in Barnes, H. 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 434.
44. Mommsen, *History*, V, 100.
45. Caesar, V, 12.
46. Tacitus, *Annals*, xiv, 29.
47. Tacitus, *Agricola*, 21.
48. Haverfield, F., *The Roman Occupation of Britain*, 213.
49. *Id.*, *The Romanization of Britain*, 62; Collingwood and Myres, *Roman Britain*, 197; Home, G., *Roman London*, 93.

50. Strabo, iv, 5.2.
51. CAH, XII, 289.
52. *Time*, Mar. 17, 1941.
53. Tacitus, *Germania*, 14.
54. Strabo, vii, 1.2.
55. Seneca, *De ira*, v, 10.
56. *Germania*, 22.
57. Sumner, W. G., *Folkways*, 380.
58. *Ibid.*, 316.
59. *Germania*, 20.

CHAPTER XXIII

1. Dio Chrysostom, *Orat.*, vii.
2. Plutarch, "Demosthenes."
3. In Trench, R. C., *Plutarch*, 40.
4. *Ibid.*, 41.
5. In Glover, T. R., *Conflict of Religion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85.
6. Plutarch, *Quaestiones Romanae; De Iside et osiride*.
7. Plutarch, *Moralis*, introd., I, 15.
8. *Ibid.*, 37.
9. *Ibid.*, vol. II, pp. 123, 128, 131-2, 173.
10. *Ibid.*, 140B.
11. *De tranq. an.*, ix, 20.
12. Dio Chr., *Orat.*, xii.
13. Epictetus, *Discourses*, i, 6.26.
14. Lucian, "Of Pantomime," 2.
15. *Id.*, "Demonax," 57.
16. Apuleius, book X.
17. Alciphron, *Letters*, vi, p. 175.
18. Dio Chr., *Orat.*, lxxii.
19. Philostratus, *Lives of the Sophists*, 223f.
20. Renan, *Christian Church*, 167.
21. Our sole source for Demonax is an essay uncertainly ascribed to Lucian, and possibly colored with fiction.
22. Lucian, "Peregrinus Proteus."
23. Renan, *Christian Church*, 166.
24. Lucian, "Demonax," 55; Epictetus, *Discourses*, iii, 22.
25. *Id.*, frag. 1.
27. I, 12, 21; vi, 25.
28. IV, 1.
29. I, 24.
30. II, 5.
31. I, 2.
32. *Encheiridion*, 8.
33. *Discourses*, i, 6.
34. *Ibid.*, 9.
35. 3, 9; ii, 8.
36. I, 29.
37. III, 24; ii, 6.
38. I, 16.
39. I, 18, 19; frag. 43.
40. III, 10.
41. Frag. 42.
42. *Encheir.*, 33.
43. *Discourses*, ii, 10.
44. III, 12.
45. 13.
46. *Frag.* 54, 94.
47. *Discourses*, ii, 16.
48. I, 9.
49. *Ibid.*, introd., xxviii.
50. In Sextus Empiricus, *Hypotyposes Pyrr.*, i, 36f, and Gellius, xi, 5.6. For details cf. Owen, J., *Evenings with the Sceptics*, I, 323-5.
51. Sextus, *Hyp. Pyrr.*, ii, 104.
52. III, 29; i, 135-8.
53. III, 210.
54. *Adv. Dogmaticos*, i, 148; *Hyp. Pyrr.*, iii, 9-11.
55. *Ibid.*, i, 7.
56. *Ibid.*, i, 8, 25.
57. III, 235; *Adv. Dogm.*, i, 49.
58. CAH, XII, 449.
59. Lucian, "Icaromenippus," 25.
60. "Zeus Cross-Examined," 2-18.
61. "Zeus Tragoedus," 53.
62. *Dialogues of the Dead*, x.
63. "Hermotimus," end.
64. "Charon," 2.
65. "Icaromenippus," 17.
66. "Charon," 24.
67. "Menippus," 21.
68. Inge, W., *Philosophy of Plotinus*, I, 82.

CHAPTER XXIV

1.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i, p. 480.
2. Charlesworth, 26; Frank, *Economic Survey*, II, 330.
3. *Ibid.*, 337.
4. 445;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1288.
5. Josephus, *Wars*, ii, 16.4; Frank, V, 245.
6. Breccia, E., *Alexandria ad Aegyptum*, 41.
8. Dio Chr., xxxii, 69.
9. In Frank, V, 247; Mommsen, *Provinces*, II, 177.
10. Baron, S. W.,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I, 196-7.
11. Edersheim, I, 61.
12.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i, p. 489.
13.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i, 4.
14. Graetz, H., *History of the Jews*, II, 186.
15. Philo, *Quod Deus sit immutabilis*, 12.
16. Philo, *De mundi opificio*, i, 4; Inge, I, 98.
17. Philo, *De confusione linguarum*, 28.
18. In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110.
19. Philo, *De vita contemplativa*.
20. Usher,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40.
21. Bailey, 314.

22. Sarton, G.,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 274.
23. *Ibid.*, 202; Heath, Sir, T.,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 II, 306.
24. Ammianus, xxii, 16-19.
25. Philostratus, in Friedländer, I, 171.
26. Bailey, 283.
27. Sarton, 283.
28. Himes, 86.
29. Garrison, 30, 110.
30. Sarton, 282; Castiglione, 202.
31. *Ibid.*; Himes, 90.
32. Haggard, H., *Devils, Drugs, and Doctors*, 23.
33. Galen, *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introd., xv.
34. Galen in Thorndike, L.,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I, 117, 152.
35. *Ibid.*, 143.
36. Williams, I, 278.
37. In Friedländer, I, 174.
38. Castiglione, 225.
39. Thorndike, I, 171.
40. Strabo, xvi, 4.
41. Doughty, C., *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 I, 40.
42. Josephus, *Antiquities*, xv, 9.
43. MacGregor, R., *Greek Anthology*, v, 171.
44. Tr. by Goldwyn Smith in Symonds, J. A., *The Greek Poets*, 521.
45. Leslie, S., *Greek Anthology*, vii, 476.
46. *Ibid.*, p. 17.
47. *Ibid.*, ix, 489.
48. *Greek Anthology*, ix, 570.
49. Strabo, xv, 2.33.
50. Frank, IV, 158.
51.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135; CAH, II, 634.
52. Breasted, J. H., *Oriental Forerunners of Byzantine Painting*, pref.
53. CAH, XI, 638.
54. *Ibid.*, 646.
55. In Mahaffy, *Silver Age*, 211.
59. Philostratus, *Apollonius*, iv, 7.
60. Aelius Aristides, *Orat.*, xvii, 8, in Frank, IV, 750.
61. Philostratus, *Lives of the Sophists*, i, 25.
62. *Ibid.*
63. Longus, *Daphnis and Chloe, ad init.*, in Heliodorus, *Greek Romances*.
64. Dio Cassius, lxx, 4.
65. Appian, *Roman History*, xiv, 16.
66. *Ibid.*
67. Pliny, xxv, 3.
68. *Ibid.*, xxxiii, 14.
69. Appian, xii, 4.
70. *Ibid.*, 7.
71. Ferrero, I, 83.
72.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i, 12.
73. Reid, 376.
74. Williams, I, 255.
75. Strabo, i, 1.22-3.
76. *Ibid.*, 3.5.
77. Dio. Chr., xlvi, 3.
78. *Ibid.*, x, 21.
79. In Bigg, C., *Neoplatonism*, 70.
80. *Ibid.*, 73.
81. Dio. Chr., xii, 10; xiii, 28; xiv, 18; xxiii, 7.
82. Friedländer, III, 299.
83. Frazer, *Adonis, Attis, and Osiris*, 157.
84. Cumont, F., *Oriental Religions in the Roman Empire*, 53.
85. *Ibid.*, 55.
86. Frazer, 306; Boissier, *La religion romaine*, I, 383; Dill, 549f.
87. Plutarch, *De Iside*; Dill, 577; Halliday, W., *Pagan Background of Early Christianity*, 240.
88. Tarn, 296; Dill, 582.
89. Cumont, 41, 93.
90. Breasted, J., *Ancient Times*, 660; Weigall, A., *The Paganism in Our Christianity*, 129.
91. Dill, 610.
92. *Ibid.*, 601, 623.
93. Cumont, 158.
94. Guignebert, C., *Christianity, Past and Present*, 71.
95. Hatch, E., *Influence of Greek Ideas upon the Christian Church*, 283.
96. Frazer, *Adonis*, 229; Halliday, 317.
97. Hatch, 147.
98. Philo, *De vita contemplativa*, 18-40.
99. Lucian, "Alexander the Oracle-Monger."
100. Philostratus, *Apollonius*, i, 14.
101. *Ibid.*, 19; iv, 45.
102. I, 33-4.
103. Apollonius, epistles xliii and xiv in Philostratus.
104. Philostratus, iv, 3.
105. *Ibid.*, viii, 29-31.

CHAPTER XXV

1. Appian, *Roman History*, xii, 15.
2. Frank, IV, 197.
- 2a. In the State Museum, Berlin; reproduced in Pope, A., *Persian Art*, IV, 134A.
3. Rawlinson, G., *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 423.
4. Plutarch, "Crassus."
5. Sachar, 105.
6. Josephus, *Antiquities*, xiv, 2.9; Strabo, xvi, 2.40.
7. Josephus, xiv, 11.
8. Id., *Wars*, i, 21.

9. *Antiquities*, xv, 7; xvi, 5.
10. *Ibid.*, xv, 8.
11. *Ibid.*, 11.
12. *Ibid.*; *Wars*, v, 5; Foakes-Jackson and Lak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I, 5-7; Schürer, *Div. I*, Vol. I, 280.
13. *Antiquities*, xvi, 7.
14. Our sole authority for this is Josephus, *Ant.*, xv, 8.1.
15. *Ibid.*, 10.
16. XVII, 5.
17. Klausner, J., *Jesus of Nazareth*, 145.
18. Moore, G., *Judaism*, I, 23.
19. Baron, I, 131.
20. *Ibid.*, 192-3.
21. *Antiquities*, iv, 10.
22. *Against Apion*, p. 456.
23. Finkelstein, L., *Akiba*, 33.
24. Schürer, *Div. II*, Vol. I, 162; Moore, I, 82; Goguel, M., *Life of Jesus*, 471; Graetz, II, 54-5.
25. Zeitlin, S., *The Jews*, 43; *id.*, *The Pharisees and the Gospels*, 237; CAH, IX, 408.
26. Josephus, *Wars*, i, 8.14.
27. Philo, *Quod omnis homo*, 86; *Hypothetica*, 11.4 and 12; Josephus, *Antiquities*, xviii, 1.
28. Josephus, *Wars*, ii, 8.
29. *Ibid.*, 9.
30. Graetz, II, 29; Ueberweg, F., *History of Philosophy*, I, 228.
31. Klausner, 231; Graetz, II, 145.
32. Josephus, *Wars*, ii, 8.
33. In Moore, I, 313.
34. Hastings, J.,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s.v. Hillel.
35. Philo, in Eusebius, *Praeparatio evangelica*, viii, 7.
36. Babylonian Talmud, Abot, i, 42, Shab, 31a.
37. Abot, ii, 4.
38. Foakes-Jackson, 134; CAH, IX, 420.
39. Book of Wisdom, ii.
40. *Ibid.*, v.
41. Isaiah, ix, 6.
42. Book of Wisdom, xviii, 13f.
43. Isaiah, liii.
44. Daniel, ii, 44; vii, 13f; Song of Solomon, xvii.
45. Sibylline Oracles, iii, 767f in Klausner, *From Jesus to Paul*, 159.
46. Isaiah, ii, 4; xi, 6; Book of Enoch, i-xxvi; Sib. Or., ii, 303f in Klausner, 150.
47. Book of Wisdom, iv; Enoch, cviii.
48. Book of Wisdom, ii-iii.
49. Finkelstein, 163.
50. Tacitus, *Histories*, v, 9.
51. Josephus, *Wars*, ii, 14.
52. Graetz, II, 239.
53. Josephus, l.c.
54. *Ibid.*, v, 1f; Tacitus, v, 12.
55. Josephus, ii, 14.
56. *Ibid.*, ii, 18.
57. Tacitus, v, 13.
58. Josephus, v, 11.
59. Dio Cassius, lxxv, 4.
60. Josephus, ix, 3; Tacitus, v, 13.
61. Strabo in Josephus, *Antiquities*, xiv, 7.
62. Philo, *Legatio ad Caium*, 36.
63. Baron, I, 132-3; Bevan, E. R., *Legacy of Israel*, 29.
64. Josephus, *Against Apion*, ii, 3.
65. Josephus, *Life of Flavius Josephus*, p. 540.
66. Finkelstein, 141.
67. Baron, I, 191.
68. Dio Cassius, lxxix, 12f; Renan, *The Christian Church*, 106.
69. Moore, *Judaism*, I, 93.
70. Finkelstein, 276.

CHAPTER XXVI

1. Reinach, S.,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2; Guignebert, *Jesus*, 63.
2. Josephus, *Antiquities*, xviii, 3.
3. Scott, E., *First Age of Christianity*, 46; Schürer, I, 143. This conclusion applies also to the Slavonic version of Josephus; cf. Guignebert, *op. cit.*, 148.
4. Klausner, *Jesus*, 46; Goguel, 71.
5. Pliny the Younger, v, 8.
6. Tacitus, *Annals*, xv, 44.
7. Goguel, 94; Klausner, 60.
8. Suetonius, "Nero," 16.
9. *Id.*, "Claudius," 25.
10. Acts of the Apostles, xviii, 2. Quotations from the New Testament are in most cases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E. J. Goodspeed.
11. In Goguel, 9, 184.
12. E.g., Galatians, i, 19; I Corinthians, ix, 5.
13. I Cor., xi, 23-6.
14. *Ibid.*, xv, 3; Gal., ii, 20.
15. Eusebius, *E.H.*, iii, 39.
16. E.g., vi, 30-45; viii, 1-13, 17-20.
17. Klausner, *From Jesus to Paul*, 260.
18. Schweitzer, A.,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335.
19. Irenaeus, *Contra Haereses*, ii, 1.3.
20. Guignebert, *Jesus*, 30; CAH, XI, 260.
21. Guignebert, 467.
22. Foakes-Jackson and Lak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I, 268.
23. *Enc. Brit.*, X, 537.
24. *Ibid.*, XIV, 477.
25. Partially listed in *Enc. Brit.*, XIII, 95.

26. Scott, *First Age*, 217; *Enc. Brit.*, XIII, 98; Goguel, 150; CAH, XI, 261.
27. Matthew, ii, 1; Luke, i, 5.
- 27a. Luke, iii, 1, 23.
28. Josephus, *Wars*, ii, 8.
29. Tertullian, *Adv. Marcionem*, iv, 19.
30. *Enc. Brit.*, V, 642; III, 525.
31. Matt. xiii, 55; Mark, vi, 2.
32. Guignebert, *Jesus*, 127; Klausner, 23.
33. John, vii, 15; Mark, vi, 2.
34. Thorndike, 471.
35. *Enc. Brit.*, XIII, 26.
36. Guignebert, *Christianity*, 58.
37. Josephus, *Antiquities*, xiii, 5.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assage cf. Foakes-Jackson and Lake, I, 101.
38. Graetz, II, 145.
39. Matt., iii, 11-12.
40. *Ibid.*, 23.
41. John, iv, 2.
42. Josephus, *Antiquities*, xviii, 5.
43. Mark, vi, 14-29.
44. Matt., xiv, 1-12.
45. Mark, i, 14; Matt., iv, 12.
46. Luke, iv, 14.
47. Isaiah, lxi, 1-2.
48. Luke, iv, 19.
49. Luke, vi, 14.
50. Mark, ix, 48; Matt., xiii, 37.
51. Luke, xvi, 25.
52. Mark, xi, 12-14.
53. Matt., xii, 46; Luke, viii, 19.
54. Mark, i, 7; Matt., v, 40; Luke, vi, 29.
55. Guignebert, *Jesus*, 186.
56. Klausner, 69.
57. Luke, vii, 36-59.
58. Mark, x, 16.
59. Cf. Robertson, J. M., *Christianity and Mythology*.
60. Matt., xiii, 57.
61. Mark, v, 35f.
62. Matt., xix, 28.
63. Luke, x, 1-4.
64. Guignebert, *Jesus*, 52, 253; Goguel, 282, 287.
65. E.g., Matt., xx, 1-16.
66. Matt., xxiv, 30.
67. John, xviii, 36.
68. Mark, iv, 11, 30; xii, 34.
69. Luke, xvii, 20.
70. Matt., xix, 29.
71. Cf. Schweitzer, 212; Guignebert, 341.
72. Mark, xiv, 25.
73. Matt., x, 23.
74. Matt., xvi, 28.
75. Luke, xiii, 30.
76. Mark, xiii, 32.
77. Matt., xxiv, 6-12.
78. E.g., Kautsky, K.,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Kalthoff, A., *Rise of Christianity*.
79. Mark, x, 23; Matt., vi, 25; xix, 24; Luke, xvi, 13.
80. Matt., xix, 15.
81. Acts, ii, 44-5.
82. Matt., xxii, 21.
83. Matt., xxv, 14.
84. Luke, xix, 26.
85. Matt., xx, 15.
86. Matt., xxiv, 46; Luke, xvii, 7-10.
87. Matt., xi, 12.
88. Mark, i, 14-15; vi, 12; Matt., x, 7.
89. Luke, xviii, 29; xiv, 26; Matt., viii, 21f; x, 34; xix, 12.
90. Leviticus, xix, 17-18, 34.
91. Exodus, xxiii, 4-5.
92. Jeremiah, iii, 30.
93. Isaiah, i, 6.
94. *Ibid.*, i, 2.
95. Hosea, ii, 1.
96. Matt., x, 5.
97. Acts, x-xi.
98. John, iv, 22.
99. Matt., xv, 24f; Mark, vii, 27.
100. Matt., viii, 4.
101. Matt., xxiii, 1.
102. Matt., v, 17.
103. Luke, xvi, 17; Matt., v, 18.
104. Foakes-Jackson and Lake, I, 316.
105. Matt., v, 31-2.
106. Matt., v, 21-2.
107. Mark, ii, 25.
108. Luke, xvi, 16; Matt., v, 18.
109. Matt., xxiii, 1-34; xxi, 31.
110. Cf. Mark, xxii, 32-3, and Klausner, *Jesus*, 113.
111. Luke, xiii, 31-3.
112. Acts, i, 6.
113. Mark, xii, 35-7.
114. Matt., xix, 17.
115. Matt., xvi, 39.
116. Daniel, vii, 13.
117. Matt., xii, 8.
118. Matt., xi, 27; Luke, x, 22.
119. Matt., xvi, 16f.
120. Luke, xix, 37.
121. John, xii, 13.
122. Mark, xiv, 49; Luke, xxi, 1; xxi, 37.
123. John, xi, 50.
124. Mark, x, 45; xiv, 24.
125. E.g., Guignebert, *Jesus*, 454; Brandes, G., *Did Jesus Exist?*, 104.
126. Cf. Goguel, 497.
127. Mark, xiv, 26; Klausner, 326.
128. John, xiii, 33.
129. Mark, xiv, 43.
130. Mark, xiv, 61; Matt., xxvi, 63.

131. Philo, *Legatio*, 38.
132. Matt., xxvii, 11.
133. John, xviii, 38.
134. Tacitus, *Annals*, xv, 44.
135. Luke, xxiii, 26.
136. Cicero, *V in Verrem*, 64.
137. Mark, xv, 32.
138. Luke, xxiii, 39-43.
139. John, xix, 25; Mark, xv, 37.
140. Justinian, *Digest*, xlvi, 20.6.
141. Luke, xxiii, 48.
142. Luke, xxiv, 13-32.
143. Matt., xxviii, 16-17.
144. John, xxi, 4.
145. Luke, xxiv, 52.

CHAPTER XXVII

1. Foakes-Jackson and Lake, II, *passim*, and especially, 305-6; Scott, *First Age*, 110; CAH, XI, 257-8; Klausner, *From Jesus to Paul*, 215; Ramsay, W. M., *The Church in the Roman Empire*, 6-8; Renan, *Apostles*, p. v.
2. Shotwell, J., and Loomis, L., *The See of Peter*, 56-7.
3. I Peter, iv, 7.
4. I John, ii, 18.
5. Acts, ii, 16.
6. *Ibid.*, xi, 8.
7. V, 20.
8. Mark, vi, 13.
9. Acts, iv, 32-6; ii, 44-5.
10. IV, 4.
11. VI, 11.
12. VII, 51-3.
13. VIII, 2-3.
14. XI, 19.
15. I Cor., ix, 5; 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ata*, vii, 11; Eusebius, *E.H.*, iii, 30.
16. I Peter, i, i-iv, 8.
17. Shotwell and Loomis, 64-5.
18. Lactantius,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2.
19. Eusebius, ii, 25.
20. *Ibid.*, iii, 1.
21. Renan, *Antichrist*, 93.
22. Acts, xiii, 9; Coneybeare and Howson, *Life, Times, and Travels of St. Paul*, I, 46, 150.
23. Guignebert, *Christianity*, 75-6; Livingstone, R. W., *The Legacy of Greece*, 33, 54.
24. Acts, xxi, 3.
25. Renan, *Jesus*, 167.
26. II Cor., x, 9.
27. *Ibid.*, xii, 7.
28. Gal., v, 12.
29. II Cor., xi, 1.
30. Acts, ix, 1.
31. IX, 3-9.
32. IX, 18.
33. XV, 1.
34. XV, 27-9. The account in Acts harmonizes sufficiently well, *pace* Renan and others, with Paul's report in Gal. ii.
35. Gal. ii, 10.
36. *Ibid.*, ii, iii.
37. Acts, xvii, 18.
38. XVII, 22.
39. XVIII, 12.
40. II Cor., ii, 16.
41. Acts, xxi, 21-4.
42. XXVIII, 28.
43. Guignebert, *Christianity*, 65; Goguel, 105; CAH, XI, 257; Klausner, *Jesus*, 63.
44. Coloss., iii, 15.
45. II Cor., iii, 6.
46. I Cor., xv, 33.
47. Titus, i, 15.
48. I Timothy, vi, 10. The letters to Titus and Timothy, however, are of doubtful authenticity.
49. I Cor., ix, 19; x, 33.
50. Romans, v, 12.
51. Frazer, Sir J., *The Scapegoat*, 210, 413; Weigall, 70f.
52. Guignebert, *Christianity*, 88.
53. I Cor., xv, 51.
54. *Ibid.*, i, 24.
55. Coloss., i, 15-17.
56. Rom., ix, 11, 18; xi, 5.
57. Hebrews, xi, 1. Probably not Paul's.
58. Gal. ii, 24f.
59. I Cor., xiii.
60. *Ibid.*, ix, 5.
61. VII, 8.
62. Rom., xiii, 14.
63. *Ibid.*, i, 26.
64. I Cor., vi, 15.
65. *Ibid.*, vii, 20f.
66. Rom., xiii, 1.
- 66a. II Tim., iv, 9, 6.
67. Philippians, iii, 20.
68. I Cor., vii, 29; cf. I Thessalonians, iv, 15.
69. II Thess., ii, 1-5.
70. Acts, xvii, 7.
71. Eusebius, *E.H.*, iii, 1.
72. Cf. Revelation, xvii, 10.
73. Renan, *Antichrist*, 95; CAH, X, 726.
74. Duchesne, Mon. L., *Early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I, 99.
75. Eusebius, iii, 25.
76. *Ibid.*, iii, 33.
77. Rev., vii, 4; xiv, 1.
78. *Ibid.*, vi, 2-8.
79. VII, 14.

80. XX, 15; xxi, 8.
81. XIX, 18.
82. XXI.
83. Proverbs, viii, 22-31.
84. John, i, 5.
85. Justin, *Apology*, i, 66; Tertullian, *De Baptismo*, 5; Halliday, 9.

CHAPTER XXVIII

1. Duchesne, I, 38.
2. Tertullian, *Contra Marcionem*, v, 8.
3. Jerome, *Letters*, xciii.
4. Clement of Alexandria, *Paedagogus*, iii, 11.
5. Paul, I Cor., xi, 3.
6. Lucian, *Peregrinus Proteus*.
7. Tertullian, *Apologeticus*, xxxix, 11-12.
8. *Ibid.*, 5.
9. Renan, *Marc Aurèle*, 600.
10. James, v, 1; ii, 5.
11. *Ibid.*, i, 10.
12. Renan, *St. Paul*, 402.
13. Klausner, *From Jesus to Paul*, 113-4.
14. Tertullian, *De jejuniis*, i, 17; Duchesne, II, 253; Renan, *Christian Church*, 211; Robertson, *History of Freethought*, I, 244.
15. Clement of Alex., *Paedag.*, iii, 11; Renan, *Marc Aurèle*, 520.
16. Tertullian, *Apol.*, ix, 8.
17. Gibbon, I, 480.
18. Tertullian, *De spectaculis*, 1, 3.
19. Sumner, W. G., *War and Other Essays*, 54-5.
20. Tertullian, *Apol.*, xlvi, 10.
21. Friedländer, III, 204; Tertullian, *De exhort. castitatis*, 13; Lea, H. C., *Historical Sketch of Sacerdotal Celibacy*, 41; Robertson, *History of Freethought*, I, 244.
22. Pliny the Younger, x, 97.
23. Galen in Hammerton, IV, 2179.
24. Tertullian, *De spect.*, 23.
25. Perhaps anthropophagic; cf. Sumner, *Folkways*, 451.
26. Renan, *St. Paul*, 268.
27. Frazer, Sir J., *Spirits of the Corn and Wild*, II, 92-3; Carpenter, Edw., *Pagan and Christian Creeds*, 65-7.
28. Acts, viii, 14-17; xix, 1-6.
29. *Catholic Encyclopedia*, IV, 217-8.
30. Matt., xvi, 18; John, xx, 23.
31. Friedländer, II, 364.
32. Renan, *Marc Aurèle*, 449.
33. Tertullian, *Apol.*, xxxvii, 4.
34. *Id.*, *Ad uxorem*, i, 5; Renan, *Marc*, 551; Glover, *Conflict of Religions*, 341.
35. CAH, XII, 456.
36. Lake, K., *Apostolic Fathers*, I, 395.

37. Murray, Sir G.,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 196.
38. Renan, *Marc*, 292.
39. Duchesne, I, 196.
40. Friedländer, III, 192.
41. CAH, XII, 459.
42. Origen, *Contra Celsum*, in Glover, 252; Carpenter, 220.
43. Plotinus, *Enneads*, xlili.
44. Porphyry, *Life of Plotinus*, 14.
45. MacKenna, Stephen, *Essence of Plotinus*, 111.
46. Plotinus, *Enneads*, iii, 4.
47. *Ibid.*, vi, 9.
48. V, 1.
49. IV, 1; Ing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II 21-4, 92.
50. Plotinus, v, 1; iii, 7.
51. *Ibid.*, v, 11.
52. MacKenna, introd., xx.
53. In Lake, *Apostolic Fathers*, I, 23.
54. Tertullian, *Apol.*, xxx, 4.
55. *Ibid.*, xvii, 6.
56. *Id.*, *De spect.*, 30.
57. *Id.*, *De cultu feminarum*.
58. In Ueberweg, I, 303.
59. CAH, XII, 593.
60. Eusebius, vi, 2.
61. Gibbon, I, 467.
62. Jerome, *Letters*, xxxiii.
63. Shorwell, *Introduction*, 292.
64. Origen, *De principiis*, i, 15-16, in Hatch, 76.
65. Origen, op. cit., iv, 1, in Hatch, 76.
66. Duchesne, I, 255f.
67. Inge, *Plotinus*, II, 19, 102.
68. In Watson, *Marcus Aurelius*, 305.
69. Matt., xvi, 18.
70. Shorwell and Loomis, 64-5.
71. *Ibid.*, 60-1, 84-6.
72. Lake, I, 121.
73. Duchesne, I, 215.
74. CAH, XII, 198, 600.
75. Cyprian's Letters in Inge, *Plotinus*, I, 62.

CHAPTER XXIX

1. Herodian, *History of Twenty Caesars*, II, 83.
2. Dio Cassius, lxxiv, 5.
3. Herodian, II, 100, 103; III, 155.
4. *Historia Augusta*, "Septimius Severus," xviii, 11.
5. Herodian, III, 139.
6. Lot, F.,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10.
7. Dio, lxxix, 7.
8. *Ibid.*, lxxviii, 16.
9. Herodian, IV, 210; Dio, lxxviii, 22.
10. Dio, lxxix, 23.

11. *Historia Augusta*, "Elagabalus," 19-32; Dio, lxxx, 13; Herodian, IV, 253.
12. Dio, lxxx, 14; Gibbon, I, 141.
13. *Historia Augusta*, "Severus Alexander" 30, 39.
14. Herodian, VI, 5.
15. *Hist. Aug.*, "Severus Alexander," 20.
16. *Ibid.*, 29.
17. *Ibid.*, 33.
18. Herodian, VI, 8.
19. In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399.
20. Gibbon, I, 294.
21. Maine, *Ancient Law*, 177.
22. West, L., "Economic Collaps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Classical Journal*, 1932, p. 106.
23. Abbott, *Common People*, 174.
24. Rostovtzeff, *op. cit.*, 424, 442-3
25. *Ibid.*, 305.
26. Frank, *Economic History*, 489.
27. Ferrero, *Rui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58; Rostovtzeff,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II, 317.
28. Frank, *Economic Survey*, IV, 220.
29.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419.
30. Collingwood and Myres, 206.
31. Heath, II, 448.
32. Plato, *Laws*, 819.
33. Ball, W. W., *Short History of Mathematics*, 96.
34. Justinian, *Digest*, i, 1.4.
35. *Hist. Aug.*, "Severus Alexander," 51.
36. Roberts, W. R., introd. to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Loeb Library.
37. Heliodorus, *Greek Romances*, I.
38. *Ibid.*, 289.
39. In *Catullus, Tibullus, etc.*, p. 343.
40. In Burckhardt, J., *Die Zeit Constantins*, 54.
41. CAH, XII, 273; Frank, *Economic Survey*, III, 633.
42. Ferrero, *Ancient Rome and Modern America*, 88.
43. Toutain, 326.
44. West, l. c., 102.
45. Rostovtzeff, *Ancient World*, II, 329.
46. Toutain, 326; CAH, XII, 271;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 52.
47.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474.
48. Cunningham, W. C.,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I, 191-2.
49. Paul-Louis, 283-5.
50. Translation based on that of Elsa Glaser in Frank, *Economic Survey*, V, 312.
51. *Ibid.*, The prices are calculated on the valuation of gold at \$35 per oz.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1944.
52. Frank, *Survey*, III, 612.
53. Lactantius,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vii.
54. *Ibid.*, vii, 3.
55. Charlesworth, 98.
56. West, 105; Ferrero, *Rui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106.
57. Cunningham, I, 188.
58. Frank, *Survey*, II, 245; IV, 241.
59. Reid, *Municipalities*, 492; Arnold, 265.
60. Heitland, 382.
61. Davis, W. S., 233.
62. Frank, *Economic History*, 404;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409.
63. Gibbon, I, 377.

CHAPTER XXX

1. Renan, *Marc*, 592.
2. Tertullian, *Apol.*, xl, 1.
3. Minucius Felix, *Octavius*, ix, 5, in Tertullian, *Apol.*
4. Guignebert, *Christianity*, 164.
5. I Cor., vi, 1; Renan, *Marc*, 597.
6. Origen *Contra Celsum*, viii, 69, in Halliday, 27.
7. Tertullian, *Apol.*, xv, 1-7; Duchesne, I, 34.
8. Friedländer, III, 186.
9. Tertullian, *Apol.*, iv, 1.
10. Ramsay, 253; CAH, X, 503.
11. Duchesne, I, 82.
12. Bury, J.,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42.
13. Tertullian, *Apol.*, v, 4; Eusebius, iii, 17.
14. Pliny the Younger, x, 96-7.
15. Rescript of Hadrian in Eusebius, iv, 9. For a defense of its authenticity cf. Ramsay, 320.
16. From an account said to have been sent to the Christian churches by the elders of the church at Smyrna, in Lake, *Apostolic Fathers*, II, 321.
17. Renan, *Marc*, 331.
18. Tertullian, *Apol.*, xlv, 14.
19. *Memoirs of St. Perpetua*, in Davis and West, *Readings in Ancient History*, 287.
20. Rostovtzeff, *Ancient World*, II, 349.
21. Duchesne, I, 267.
22. Lactantius, *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x.
23. Eusebius, viii, 1f.
24. Gibbon, II, 57.
25. Eusebius, viii, 17.
26. Tertullian, *Apol.*, i, 13.
27. Ambrose in *Enc. Brit.*, VI, 297.
28. Eusebius, *Life of Constantine*, i, 28.
29. Eusebius, *E.H.*, viii, 2.
30. *Id.*, *Life of Constantine*, i, 28.
31. Lactantius, *De Mortibus*, xlv, 5.

B

32.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 4.
33. For the detailed evidence cf. Burckhardt, 252f.
34. *Hist. Aug.*, "Elagabalus," xxxiv, 4.
35. Lot, 29.
36. Flick, A. C., *Rise of the Medieval Church*, 123-4.
37. Duruy, V., *History of the Roman People*, VII, 510.
38. Kalthoff, 172; Lot, 98.
39. Eusebius, *Life*, ii, 36.
40. *Ibid.*, iii, 62f.
41. Duchesne, I, 290.
42. Eusebius, *E.H.*, viii, 1.
43. Duchesne, II, 99.
44. Eusebius, *Historical View of the Council of Nice*, 6.
45. *Ibid.*
46. Eusebius, *Life*, ii, 63, 70.
47. Eusebius, *Nice*, 6.
48. *Ibid.*, 15.
49.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 121.
50. Socrat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 8.
51. Duchesne, II, 125.
52. Ferrero, *Ruin*, 170.
53. Gatteschi, 24; Reinach, *Apollo*, 89.

54. Gibbon, VI, 553.
55. Lactantius, *Divinae Institutiones*, v, 19.
56. Eusebius, *Life*, i, 1.
57.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 15.

EPILOGUE

1. Reid, J. S., 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 54.
2. Cyprian, *Ad Demetrium*, 3, in Inge, *Plotinus*, I, 25.
3. Cf. West, op. cit., 103.
4. Frank, *Survey*, III, 575.
5. In Eusebius, *E. H.*, vii, 21.
6.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424.
7. Frank, *Survey*, III, 74.
8. Gibbon, I, 421.
9. Davis, *Influence of Wealth*, 214.
10. Gibbon, I, 274.
11. *Id.*, chap. xvi, etc.
12. Renan, *Marc*, 589; Ferrero, *Ruin*, 7, 74; White, E. L., *Why Rome Fell*, *passim*.
13. Montesquieu,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s Romains*, 36.
14.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 10.
15. Abbott, 201.
16. Rostovtzeff, *Roman Empire*, 445.

参考书目举要

to books mentioned in the Notes

(Books marked with an asterisk are recommended for further study.)

- ABBOTT, F., *The Common People of Ancient Rome*, N. Y., 1911.
 ACTON, LORD, *The History of Freedom*, London, 1907.
 ALCIPHON, *Letters*, London, n.d.
 ANDERSON, W., and SPIERS, R., *The Architecture of Greece and Rome*, London, 1902.
 APOCRYPHA AND PSEUD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Oxford, 1913. 2v.
 APPIAN, *Roman 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4v.
 APULEIUS, *The Golden Ass*, tr. W. Adlington, N. Y., 1927.
 ARISTOTLE, *Physics*, Loeb Library. 2v.
 * *Politics*, Everyman Library.
 ARNOLD, W., *Roman System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xford, 1914.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London, 1893.
 ATHENAEUS, *The Deipnosophists*, London, 1854. 3v.
 AUGUSTINE, ST., *The City of God*, London, 1934.
 Select Letters, Loeb Library.
 AUGUSTUS, *Res gestae*, Loeb Library.
- BAILEY, C., *The Legacy of Rome*, Oxford, n.d.
 BALL, W. W., *Short History of Mathematics*, London, 1888.
 BALSDON, J., *The Emperor Gaius*, Oxford, 1934.
 *BARNES, H. 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 Y., 1935. 2v.
 BARON, S.,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N. Y., 1937. 3v.
 BATTIFOL, L., *The Century of the Renaissance*, N. Y., 1935.
 BEARD, M., *History of the Business Man*, N. Y., 1938.
 BEVAN, E., *The House of Seleucus*, London, 1902. 2v.
 The Legacy of Israel, Oxford, 1927.
 *BIBL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King James Translation.
 BIEBER, M., *History of the Greek and Roman Theater*, Princeton, 1939.
 BIGG, C., *Neo-Platonism*, London, 1935.
 BOISSIER, G., *L'Afrique romaine*, Paris, 1935.
 * *Cicero and His Friends*, N. Y., n.d.
 La fin du paganisme, Paris, 1894.
 L'opposition sous les Césars, Paris, 1875.
 La religion romaine, Paris, 1909. 2v.
 Rome and Pompeii, London, 1896.
 Tacitus and Other Roman Studies, London, 1906.
- BOOKS OF ENOCH AND WISDOM, cf. *Apocrypha*.
 BOUCHIER, E., *Life and Letters in Roman Africa*, Oxford, 1913.
 BREASTED, J., *Ancient Times*, Boston, 1916.
 Oriental Forerunners of Byzantine Painting, Chicago, 1924.
 BRECCIA, E., *Alexandrea ad Aegyptum*, Bergamo, 1922.

- BRITAIN, A., *Roman Women*, Philadelphia, 1907.
 BUCHAN, J., *Augustus*, N. Y., 1937.
 BUCKLAND, W., *Textbook of Roman Law*, Cambridge U.P., 1921.
 BURCKHARDT, J., *Die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ssen*, Phaidon Verlag, Wien, n.d.
 BURY, J.,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N. Y., n.d.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 N. Y., n.d.
- CAESAR, J., *De bello civili*, Loeb Library.
 De bello Gallico, Loeb Library.
-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N. Y., 1924f. 12v.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N. Y., 1924f. 8v.
- CAPIES, W., *University Life in Ancient Athens*, N. Y., 1922.
 CARPENTER, EDW., *Pagan and Christian Creeds*, N. Y., 1920.
 CARTER, T.,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N. Y., 1925.
- *CASTIGLIONE, A., *History of Medicine*, N. Y., 1941.
 CATHOLIC ENCYCLOPEDIA, N. Y., 1913. 16v.
- CATO, M., *De agri cultura*, Loeb Library.
- CATULLUS, *Poems*, tr. Horace Gregory, N. Y., 1931.
- *CATULLUS, *Tibullus, and Pervigilium Veneris*, Loeb Library.
- CHARLESWORTH, M., *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P., 1926.
- CICERO, *Academica*, Loeb Library.
 De divinatione, Loeb Library.
 De finibus, Loeb Library.
 De legibus, Loeb Library.
 De natura Deorum, Loeb Library.
 De officiis, Everyman Library.
 De re publica, Loeb Library.
 De senectute and De amicitia, Loeb Library.
 Disputationes Tusculanae, Loeb Library.
 Letters, tr. Melmoth; cf. Middleton.
 Pro Milone and Other Speeches, Loeb Library.
- CLEMENT OF ALEXANDRIA, *Writings and Opinions*, ed. Kaye, London, n.d.
- COLLINGWOOD, R., and MYRES, N., *Roman Britain*, Oxford, 1937.
- COLUMELLA, *De re rustica*, Loeb Library.
- CONYBEARE, W. J., and HOWSON, J. S., *Life, Times, and Travels of St. Paul*, N. Y., 1869. 2v.
- COULANGES, F. DE, *The Ancient City*, Boston, 1901.
- CUMONT, F., *Oriental Religions in Roman Paganism*, Chicago, 1911.
- CUNNINGHAM, W. C.,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Cambridge U.P., 1900. 2v.
- DAVIS, W. S., *Influence of Wealth in Imperial Rome*, N. Y., 1913.
- DAVIS, W. S., and WEST, W. M., *Readings in Ancient History*, Boston, 1912.
- DECLAREUIL, J., *Rome the Law-Giver*, N. Y., 1926.
- DENNIS, G., *Cities and Cemeteries of Etruria*, Everyman Library. 2v.
- *DILL, SIR S., *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 London, 1911.
- DIO CASSIUS, *History of Rome, Troy*, N. Y., 1905. 8v.

- DIO CHRYSOSTOM, *Orations*, Loeb Library. 3v.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Loeb Library. 10v.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London, 1758. 4v.
 DOUGHTY, G., *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 N. Y., 1923. 2v.
 DUCHESNE, MON. L., *Early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1933. 3v.
 DUFF, J., *Literary History of Rome*, London, 1909.
 Literary History of Rome in the Silver Age, N. Y., 1930.
 DURUY, V., *History of the Roman People*, Boston, 1883. 8v.
- EDERSHEIM, A.,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the Messiah*, N. Y., n.d. 2v.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 24v.
- *EPICTETUS, *Works*, Loeb Library. 2v.
 Encheiridion, Girard, Kan., n.d.
- EUSEBIUS PAMPHIL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N. Y., 1839.
 Historical View of the Council of Nice, in preceding.
 Life of Constantine, in *Ancient Ecclesiastical Histories*, London, 1650.
 Praeparatio evangelica, Oxford, 1843.
- FATTORUSSO, J., *Wonders of Italy*, Florence, 1930.
 FERRERO, G., *Ancient Rome and Modern America*, N. Y., 1914.
 *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Rome*, N. Y., 1909. 5v.
 The Rui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N. Y., 1921.
 The Women of the Caesars, N. Y. n.d.
- FINKELSTEIN, L., *Akiba*, N. Y., 1936.
- *FLAUBERT, G., *Salamambo*, Modern Library.
 FLICK, A. C., *Rise of the Medieval Church*, N. Y., 1909.
 FOAKES-JACKSON, F., and LAKE, K.,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London, 1920. 5v.
 FOWLER, W. W.,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he Roman People*, London, 1933.
 Roman Festivals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N. Y., 1899.
 Social Life at Rome, N. Y., 1927.
- FRANK, T.,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Baltimore, 1927.
 Roman Imperialism, N. Y., 1914.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1933f. 5v.
- FRAZER, SIR J., *Adonis, Attis, and Osiris*, London, 1907.
 The Magic Art, N. Y., 1935. 2v.
 The Scapegoat, N. Y., 1935.
 Spirits of the Corn and Wild, N. Y., 1935. 2v.
- *FRIEDLANDER, L., *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28. 4v.
- FRONTINUS, *Stratagems and Aqueducts*, Loeb Library.
 FRONTO, M., *Correspondence*, Loeb Library.
- GAIUS, *Elements of Roman Law*, ed. Poste, Oxford, 1875.
 GALEN, *On the Natural Faculties*, Loeb Library.
 GARDINER, E., *Athletics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1930.
 GELLIUS, AULUS, *Attic Nights*, Loeb Library. 3v.
 GARRISON, F., *History of Medicine*, Phila., 1929.

- GATTESCHI, G., *Restauri della Roma Imperiale*, Rome, 1924.
 GEST, A., *Roman Engineering*, N. Y., 1930.
 GIBBON, 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veryman Library. 6v.
 Ed. Bury, J. B., London, 1900. 7v. Only when so specified.
 GLOVER, T. R., *The Conflict of Religions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London, 1932.
 GOGUEL, M., *Life of Jesus*, N. Y., 1933.
 GOODSPEED, E. J., *The New Testament, an American Translation*, Univ. of Chicago, 1937.
 GRAETZ, H.,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 1891. 6v.
 GREEK ANTHOLOGY, Loeb Library.
 GUHL, E., and KONER, W., *Life of the Greeks and the Romans*, N. Y., 1876.
 GUIGNEBERT, C., *Christianity Past and Present*, N. Y., 1927.
 Jesus, N. Y., 1935
 GUMMERE, R., *Seneca the Philosopher*, Boston, 1927
- HADZSITS, G., *Lucretius and His Influence*, London, 1935.
 HAGGARD, H., *Devils, Drugs, and Doctors*, N. Y., 1929.
 HALLIDAY, W. R., *The Pagan Background of Early Christianity*, London, 1925.
 HAMMERTON, J.,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n.d. 8v.
 HARRISON, JANE,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Cambridge U.P., 1922.
 HASKELL, H., *The New Deal in Old Rome*, N. Y., 1939.
 HASTINGS, J.,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N. Y., 1928. 12v.
 HATCH, E., *Influence of Greek Ideas and Usages upon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1890.
 HAVERFIELD, F., *The Romanization of Roman Britain*, Oxford, 1923.
 The Roman Occupation of Britain, Oxford, 1924.
 HEATH, SIR T., *History of Greek Mathematics*, Oxford, 1921. 2v.
 HEINE, H., *Memoirs*, London, 1910. 2v.
 HEITLAND, W., *Agricola*, Cambridge U.P., 1921.
 HELIODORUS, Longus, etc., *Greek Romances*, London, 1901.
 HENDERSON, B.,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Hadrian*, N. Y., n.d.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Nero, Phila., 1903.
 HERODIAN, *History of Twenty Caesars*, London, 1629.
 *HERODOTUS, *History*, ed. Rawlinson, London, 1862. 4v.
 HIMES, N., *Medical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 Baltimore, 1936.
 HISTORIAE AUGUSTAE, Loeb Library, 2v.
 HOLMES, T. R.,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8. 2v.
 HOMO, L., *Primitive Italy*, London, 1927.
 Rom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N. Y., 1930.
 *HORACE, *Odes and Epodes*, Loeb Library.
 Satires and Epistles, Loeb Library.
 HOWARD, C., *Sex Worship*, Chicago, 1909.
- INGE, DEAN W. R., *Th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London, 1929. 2v.
 IRENAEUS, *Adversus haereses*, Oxford, 1872.

- JEROME, *Select Letters*, Loeb Library.
 JONES, A.,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 Oxford, 1937.
 JONES, H., *Companion to Roman History*, Oxford, 1912.
 JONES, W., *Malaria and Roman History*, Manchester U.P., 1909.
 JOSEPHUS, *Works*, tr. Whiston, Boston, 1811, 2v.
 JULLIAN, C., *Histoire de la Gaule*, Paris, 1908. 6v.
 JUSTINIAN, *Digest*; cf. Scott, S. P.
 *JUVENAL AND PERSIUS, *Satires*, Loeb Library.
 JUVENAL, PERSIUS, SULPICIA, AND LUCILIUS, *Satires*, tr. Gifford, London, 1852.
- KALTHOFF, A., *Rise of Christianity*, London, 1907.
 KAUTSKY, K.,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Vienna, 1908.
 KLAUSNER, J., *From Jesus to Paul*, N. Y., 1943.
 Jesus of Nazareth, N. Y., 1929.
 KOHLER, C., *History of Costume*, N. Y., 1928.
- LACTANTIUS, *Works*, in *Ante-Nicene Christian Library*, vols. XXI-II, London, 1881.
- LAKE, K., ed., *The Apostolic Fathers*, Loeb Library. 2v.
 LANCIANI, R., *Ancient Rome*, Boston, 1899.
 LANG, P., *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 Y., 1941.
 LEA, H. C., *Historical Sketch of Sacerdotal Celibacy*, Boston, 1884.
 LECKY, W.,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N. Y., 1926. 2v.
 LESLIE SHANE, *The Greek Anthology*, N. Y., 1929.
 LIVINGSTONE, R. W., *The Legacy of Greece*, Oxford, 1924.
 LIVY, T., *History of Rome*, Everyman Library. 6v.
 LONGINUS ON THE SUBLIME, Loeb Library.
 LOT, FERDINAND,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N. Y., 1931.
 LUCAN, *Pharsalia*, Loeb Library.
 *LUCIAN, *Works*, tr. Fowler, Oxford, 1905, 4v.
 *LUCRETIUS, *De rerum natura*, Loeb Library.
- MACGREGOR, R., *The Greek Anthology*, London, n.d.
 MACKENNA, STEPHEN, *The Essence of Plotinus*, N. Y., 1934.
 MACROBIUS, *Works*, French tr., Paris, 1827. 2v.
 Opera, London, 1694.
 MAHAFFY, J., *The Silver Age of the Greek World*, Chicago, 1906.
 MAINE, SIR H., *Ancient Law*, Everyman Library.
 MAIURI, A., *Les fresques de Pompeii*, Paris, n.d.
 Pompeii, Rome, n.d.
 MANTZIUS, K., *History of Theatrical Art*, N. Y., 1917. 6v.
 *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tr. Long, Boston, 1876.
 MARTIAL, *Epigrams*, Loeb Library. 2v.
 MATTHEWS, B., *Development of the Drama*, N. Y., 1921.
 MAU, A., *Pompeii*, N. Y., 1902.
 MERIVALE, C., *History of the Romans under the Empire*, London, 1865. 8v.
 MIDDLETON, C., *Life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 London, 1877.
 MINUCIUS, FELIX, *Octavius*, in *Tertullian, Apologeticus*, Loeb Library.

- MOMIGLIANO, A., *Claudius*, Oxford, 1934.
- *MOMMSEN, T., *History of Rome*, London, 1901. 5v.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N. Y., 1887. 2v.
- MONROE, P., *Source Book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the Greek and Roman Period*, N. Y., 1932.
- MONTESQUIEU, CHARLES DE,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s Romains*, Paris, 1924.
- MOORE, G. F., *Judaism in the First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Cambridge, Mass., 1932. 2v.
- MULLER-LYER, F., *Evolution of Modern Marriage*, N. Y., 1930.
- MURRAY, G.,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 Oxford, 1930.
- NEPOS, CORNELIUS, *Lives*, N. Y., 1895.
- OVID, *Ars amatoria*, Loeb Library.
Fasti, Loeb Library.
Heroides and Amores, Loeb Library.
Love Books of, tr. May, N. Y., 1930.
Metamorphoses, Loeb Library. 2v.
Tristia and Ex Ponto, Loeb Library.
- OWEN, JOHN, *Evenings with the Sceptics*, London, 1881. 2v.
- PATER, WALTER, *Marius the Epicurean*, N. Y., n.d.
- PAUL-LOUIS, *Ancient Rome at Work*, N. Y., 1927.
- PFUHL, E., *Masterpieces of Greek Drawing and Painting*, London, 1926.
- PHILO, *Works*, Loeb Library. 9v.
- PHILOSTRATUS,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Loeb Library. 2v.
- PHILOSTRATUS AND EUNAPIUS, *Lives of the Sophists*, Loeb Library.
- PLAUTUS, *Comedies*, London, 1889.
-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London, 1855. 6v.
-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Loeb Library.
- PLOTINUS, *Select Works*, London, 1912.
- PLUTARCH, *De Iside et Osiride*, French tr., Paris, 1924.
De tranquillitate animi, tr. Harvard U.P., 1931.
Lives, Everyman Library. 3v.
Moralia, Loeb Library.
Quaestiones Romanae, tr. Holland, London, 1892.
- POLYBIUS, *Histories*, Loeb Library. 6v.
- POPE, A. U., *Survey of Persian Art*, London, 1938. 6v.
- PORPHYRY, *Life of Plotinus*, in MacKenna, S., *The Essence of Plotinus*, N. Y., 1934.
- PROPERTIUS, *Poems*, Loeb Library.
- QUINTILIAN, *Institutes of Oratory*, Loeb Library. 4v.
- RAMSAY, W. M., *The Church in the Roman Empire*, N. Y., 1893.
- RANDALL-MACIVER, D., *The Etruscans*, Oxford, 1927.
- RAWLINSON, G., *The 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 N. Y., n.d.
- REID, J., *Municipalities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P., 1913.

- REINACH, S.**, *Apollo, a History of Art*, N. Y., 1917.
A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 Y., 1922.
- RENAN, E.**, *Antichrist*, London, n.d.
The Apostles, London, n.d.
The Christian Church, London, n.d.
Lectures on the Influence of Rome on Christianity, London, 1884.
Life of Jesus, N. Y., n.d.
Marc Aurèle, Paris, n.d.
St. Paul, Paris, n.d.
- ROBERTSON, J. M.**, *Short History of Freethought*, London, 1914. 2v.
- RODENWALDT, G.**, *Die Kunst der Antike: Hellas und Rom*, Berlin, 1927.
- ROSTOVITZEFF, M.**,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1928, 2v.
Mystic Italy, N. Y., 1927.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N. Y., 1942. 3v.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26.
- SACHAR, A.**, *History of the Jews*, N. Y., 1932.
- SALLUST, Works**, Loeb Library.
- SANDYS, SIR J.**, *Companion to Latin Studies*, Cambridge U.P., 1925.
- SARTON, G.**,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altimore, 1930. Vol. I.
- SCHÜRER, 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Times of Jesus*, N. Y., 1890. 6v.
- *SCHWEITZER, A.**,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London, 1926.
- SCOTT, E. F.**, *First Age of Christianity*, N. Y., 1935.
- SCOTT, S. P.**, *The Civil Law of Rome*, Cincinnati, 1932. 17v.
- SENECA, Epistulae Morales**, Loeb Library. 2v.
Moral Essays, Loeb Library. 3v.
Quaestiones naturales, tr. in Clarke, *Physical Science in the Time of Nero*, London, 1910.
Tragedies, Loeb Library. 2v.
- SEXTUS EMPIRICUS, Works**, Loeb Library. 3v.
Opera, Leipzig, 1840. 2v.
- SHOTWELL, J.**,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 N. Y., 1936.
- SHOTWELL, J.**, and **LOOMIS, L.**, *The See of Peter*, Columbia U.P., 1927.
- SIDONIUS APOLLINARIS, Poems**, Loeb Library.
- SIMPSON, F.**,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London, 1921. Vol. I.
- SMITH, R. B.**, *Carthage and the Carthaginians*, N. Y., 1908.
- SMITH, WM.**,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Boston, 1859.
- SELLAR, W.**, *Horace and the Elegiac Poets*, Oxford, 1937.
Roman Poets of the Augustan Age: Virgil, Oxford, 1877.
Roman Poets of the Republic, Oxford, 1881.
- SOCRAT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London, 1892.
- STATIUS, Poems**, Loeb Library. 2v.
- STRABO, Geography**, Loeb Library. 8v.
- STRONG, E.**, *Art in Ancient Rome*, N. Y., 1928. 2v.
- SUETONIUS, Works**, Loeb Library. 2v.

- *SUMNER, W. G., *Folkways*, Boston, 1906.
 War and Other Essays, Yale U.P., 1911.
- SYME, R.,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
- SYMONDS, J. A., *Studies of the Greek Poets*, London, 1920.
- *TACITUS, *Annals*, Loeb Library.
 * *Histories*, Loeb Library.
 Works, tr. Murphy, London, 1830.
- TAINÉ, H., *Essai sur Tite Live*, Paris, 1874.
Modern Regime, N. Y., 1890. 2v.
- TALMUD, *Babylonian*, tr., London, 1935f. 24v.
- TARN, W. W.,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London, 1927.
- TAYLOR, H., *Cicero*, Chicago, 1916.
- TERENCE, *Comedies*, London, 1898.
- TERTULLIAN, *Apologeticus*, etc., Loeb Library.
- THIERRY, A., *Histoire de la Gaule sous l'administration romaine*, Paris, 1840. 3v
- THOMPSON, SIR E., *Introduction to Greek and Latin Paleography*, Oxford, 1912
- THORNDIKE, L.,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N. Y., 1929. 2v.
-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Everyman Library.
- TIBULLUS, *Poems*, cf. Catullus.
- TOUTAIN, J., *Economic Life of the Ancient World*, N. Y., 1930.
- TOYNBEE, A. J.,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1935. 3v.
- TRENCH, R., *Plutarch*, London, 1874.
- UEBERWEG, F., *History of Philosophy*, N. Y., 1871. 2v.
- USHER,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N. Y., 1929.
- VALERIUS MAXIMUS, *Factorum et dictorum*, Berlin, 1854.
- VARRO, M., *Rerum rusticarum*, Loeb Library.
- *VIRGIL, *Poems*, Loeb Library. 2v.
- VITRUVIUS, *De architectura*, Loeb Library.
- VOGELSTEIN, H., *Rome*, Phila., 1940.
- VOLTAIRE,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 N. Y., 1901.
- WARD, C. O., *The Ancient Lowly*, Chicago, 1907. 2v.
- WATSON, P. B.,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N. Y., 1884.
- WEIGALL, A., *The Paganism in Our Christianity*, N. Y., 1928.
- WEISE, O., *Language and Character of the Roman People*, London, 1909.
- WESTERMARCK, 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London, 1917. 2v.
- WHITE, E. L., *Why Rome Fell*, N. Y., 1927.
- WICKHOFF, F., *Roman Art*, London, 1900.
- WILLIAMS, H., *History of Science*, N. Y., 1909. 5v.
- WINCKELMANN, J., *History of Ancient Art*, Boston, 1880. 2v.
- WRIGHT, F., *History of Later Greek Literature*, N. Y., 1932.
- ZETTLIN, S., *The Jews*, Phila., 1936.
The Pharisees and the Gospels, N. Y., 1938.